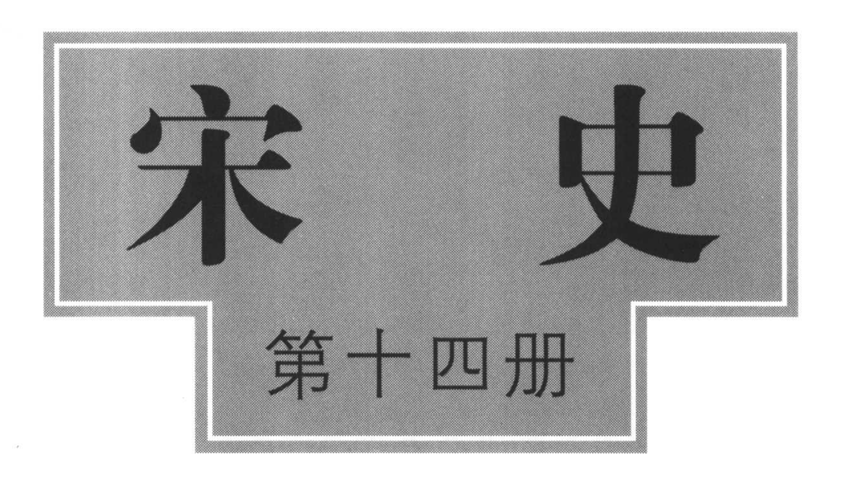


宋　史

第十四冊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二十四史全譯



主　　編　許嘉璐
副 主 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倪其心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宋史/倪其心分史主編 .—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4.1
(二十四史全譯/許嘉璐主編、安平秋副主編)
ISBN 7-5432-0891-1

I.宋… II.倪… III.①中國-古代史-宋代-紀傳體②宋史-譯文 IV.K244.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52643 號

二十四史全譯

宋　史

(全十六册)

策　　劃　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倪其心

出版發行　世紀出版集團·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　www.ewen.cc)
經　　銷　各地新華書店

印　　刷　商務印書館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規　　格　開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 667.5　字數 16,661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7-5432-0891-1/K·94
定　　價　全套 88 册　12 000 圓
《宋史》16 册　2122 圓

如有印裝錯誤,請與承印廠聯係。　T:56628900×813

二十四史全譯

書名題簽　江澤民

本書列入

國家"十五"出版規劃重點圖書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重點項目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二十四史全譯》編譯人員名録

顧　問　周　林　鄧廣銘　何兹全　陰法魯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史記》　安平秋

《漢書》　安平秋　張傳璽

《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北齊書》　許嘉璐

《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南史》　楊　忠

《魏書》、《北史》　周國林

《周書》、《隋書》　孫雍長

《舊唐書》、《新唐書》　黄永年

《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金史》　曾棗莊

《宋史》　倪其心

《元史》　李修生

《明史》　章培恒　喻遂生

譯　審（按姓氏筆畫排列）

江曉原　安平秋　李　勇　李夢生　孟繁華　周國林　孫雍長
翁俊雄　倪其心　章培恒　許嘉璐　郭樹羣　陳美東　曾棗莊
黄永年　喻遂生　楊　忠　趙慎修　顧全芳

譯　者（按姓氏筆畫排列）

刁忠民　于正安　于振波　于　潔　文師華　尹　波
王永强　王玉德　王延武　王志平　王建明　王建莉
王武子　王其禕　王洪涌　王清淮　王淑珍　王雪玲
王　嵐　王義謀　王德保　王曉波　王學曾　王麗萍
牛致功　毛遠明　毛雙民　兰　瑞　甘　露　石世華
田　農　史建橋　安平秋　匡鵬飛　吕玉蘭　曲安京
朱小健　朱元寅　朱邦薇　朱　玫　朱習文　朱瑞平
任　明　沈　重　汪少華　汪聖鐸　辛德永　冷鵬飛
杜華雲　李文澤　李　宇　李成甲　李仲祥　李　更
李長庚　李　林　李明曉　李季箴　李　軍　李海霞

李真瑜　李晉卿　李培芬　李國祥　李夢生　李　鳴
李曉明　吴大逵　吴洪澤　吴　鷗　余光煜　余和祥
余讓堯　邱居里　何本方　何宗旺　武建宇　屈超立
孟美菊　尚俊生　易　敏　虎維鐸　卓連營　周少川
周信炎　周國林　周　勤　周曉薇　祝尚書　胡迎建
胡和平　胡　茜　段塔麗　姚偉鈞　紀志剛　紀德君
海鑛珹　凌左義　高華平　唐光榮　唐建金　唐　瑛
秦　良　馬辛民　馬秀娟　馬美信　馬雪芹　馬啓俊
袁明望　袁　敏　孫力平　孫湘雲　孫雍長　孫曉梅
倪其心　徐奇堂　徐　勇　許紅霞　郭士樸　郭立傑
郭松柏　郭盛熾　郭　齊　郭鳳花　郭劍英　郭樹羣
郭聲波　張文澍　張立生　張和生　張怡青　張　羿
張海青　張　耕　張國艷　張　猛　張　萍　張傳璽
張賢蓉　張艷雲　曹亦冰　曹道衡　曹霜霜　陸三强
陳小盟　陳小監　陳正宏　陳　可　陳芳嵐　陳秉才
陳東有　陳　捷　陳蔚松　陳曉華　陳曉强　陳曉蘭
陳鴻彝　梅俊道　崔文印　崔玉生　崔　湜　崔曙庭
馮建民　曾棗莊　曾貽芬　曾　濤　閔慶定　超茶英
彭久安　黄永年　黄壽成　黄鳳顯　黄　毅　黄曉琴
葉樹發　喻遂生　鈕衛星　舒雅麗　焦　傑　賀嗣真
雷巧玲　賈二强　賈國偉　賈燕子　董　明　董恩林
董艷艷　楊世文　楊玉芬　楊洪林　楊　昶　楊海崢
楊麗嬌　解　冰　漆永祥　寧德衛　廖振佑　廖　强
鄭文瀾　鄭利華　趙二冬　趙立偉　趙伯陶　趙清永
趙望秦　趙　滉　趙慎修　趙澤光　趙　燕　熊　焰
鄧　飛　鄧瑞全　樊善國　歐昌俊　樂秀拔　劉小文
劉友林　劉玉才　劉延捷　劉建梅　劉　虹　劉敏芝
劉　瑛　劉　琳　劉　寧　劉漢東　劉韶軍　劉曙光
龍德壽　賴玉勤　闞萬鈞　韓結根　盧仙文　盧華巖
盧　偉　錢兵山　鮑道蘇　謝紀鋒　戴訓超　薛平栓
魏達純　譚漢生　嚴學軍　羅　超　羅會同　羅維明
蘇文英　蘇保榮　顧永新　顧全芳　顧志華　龔汝富
龔祖培

《二十四史全譯》文字整理説明

《二十四史》所涉及的文字包羅萬象,浩如烟海。作爲古籍整理和文白對照版本,如將工作本原文字完全照搬,則具有許多不合理性和不可行性。因此,對原文文字的整理是必然的。在這方面,我們主要作了如下工作:

(一)字體

我們這部書是繁體版,按編委會的要求,全書通篇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55 年聯合發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和其後有關規定中認定的規範字。并以此爲依據,規範用字,以避免大量的古字,造成讀者閱讀困難。對原文中的通假字及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中的異體字予以保留。這是本書關於用字的基本原則。

在此基礎上,對原文中大量存在的異體字,我們采取了具體分析、區别對待的方法,力求落實國家對語言文字的有關規定,同時亦兼顧到古籍的特殊性。爲此,我們首先根據《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辭源》等工具書對《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 1027 個異體字逐字進行了辨析,并將其分爲兩類:

第一類爲:如果原文中的某個異體字所具的詞義範圍等于或小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將此類異體字一律改爲規範字。例如:

①"幫"、"幇"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幫"。

②"氷"爲異體字,改爲規範字"冰"。

③"畂"、"畮"、"畆"、"畒"、"畞"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畝"。

此類異體字共 784 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 76%。一般情况下,均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

第二類爲:如原文中某個異體字所包含的詞義範圍大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須先對該異體字進行辨析,以確定其在具體語境中的含義,然後再决定取舍。如該異體字在原文中具體的詞義與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相同,則可將前者改爲後者;如前者的具體的詞義是後者所不具備的,則不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而須保留該異體字,以免造成混亂,影響文意。現以如下幾組字爲例,舉證説明:

菴(異體字)

庵(規範字)

①"編草結菴不違凉暑"《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

此句中的"菴"指草屋,與"庵"的詞義相同,可將其改爲規範字"庵"。

②"太后嘗以體不安服菴閭子"(《北史·后妃傳·魏文成文明皇后》)

此句中的"菴"指植物名,即青蒿,而"庵"不具有此義,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

③"本支菴藹四海蔭焉"(《晋書·后妃傳》)

此句中的"菴"讀 yǎn,"菴藹"指茂盛的樣子,爲固定詞組,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同樣,"菴蔚"一詞中的"菴"也不改爲"庵",而保留原字。

齎(異體字)

賫(規範字)

①"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史記·秦始皇本紀》)

此處的"齎"指携帶,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②"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冥"(《後漢書·馮衍傳》)

此處的"齎"指懷、抱,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③"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史記·陳丞相世家》)

此處的"齎"通"資",與"賫"詞義不同,不可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④"齎以薑棗"《史記·滑稽列傳》

此處的"齎"通"齊"(劑),指調配,與"賫"詞義不同,不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釐(異體字)

厘(規範字)

①"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史記·太史公自序》)

此句中的"釐"指長度,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②"乃詔有司釐定"(《新唐書·禮樂志十一》)

此句中的"釐"指整理,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③"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福,與"厘"詞義不同,不改爲"厘"而保留原字。

④"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祭祀用的肉,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⑤"魯人更立釐公"(《史記·齊太公世家》)

此句中的"釐"通"僖",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⑥"釐辨麥也始自天降"(《漢書·劉向傳》)

此句中的"釐"通"來",指小麥,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⑦"父没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後漢書·西羌傳》)

此句中的"釐"通"嫠",指寡婦,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而保留原

字。

拏挐(異體字)

拿(規範字)

①"不得拏訪追贓(《明史·劉澤清傳》)

此處的"拏"指捉拿,與"拿"同義,改爲規範字"拿"。

②"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此句中的"拏"指船槳,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③"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漢書·嚴安傳》)

此句中的"挐"指連綿、連續,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炤(異體字)

照(規範字)

①"挈火夕炤"

②"九司炤序"

③"分炤星晢"

④"循規烈炤"

以上四句均摘自《南齊書》卷十一。如按《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的規定,其中的"炤"只能都改爲"照",于此顯然不妥。因爲"炤"另外亦是"昭"的異體字。此處"炤"的詞義不易辨析,爲避免歧義,一律保留原文用字。

啑(異體字)

喋(規範字)

①"今已誅諸吕新啑血京師"(《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dié,"啑血"指踐血而行,謂殺人流血遍地,與"喋血"詞義相同,按《漢書·文帝紀》作"喋"。故將此處的"啑"改爲規範字"喋"。

②"始與高帝啑血盟"(《史記·吕太后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shà,通"歃"。《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中有曰:"王當歃血而定從。"其中"歃血"一詞正與例句中的"啑血"同義而不同字。因此雖異體字表中并未將"啑"收爲"歃"的異體,但爲保持本書同一詞匯用字的一致性及規範性,且區别于上例中的"啑 dié 血"一詞以避免混亂,故將此處的"啑"改爲"歃"字。原文中這類字的改動另見下例:

敺(異體字)

驅(規範字)

①"老弱奔走敺畜産遠遁逃"(《漢書·匈奴傳上》)

此句中的"敺"指驅趕,與"驅"同義,故改爲規範字"驅"。

②"至相敺撃"(《南齊書》卷十六)

此句中的"敺"通"毆",不能根據《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將其改爲"驅",故

將此處的“毆”改爲“毆”。

以上幾組例證中的語言文字現象較爲復雜,不能將其中的異體字一概而論地改爲《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相應的規範字。此類異體字共243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24%。

除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異體字之外,對于原文中出現的,而該表未收入的異體字,我們也按上述原則進行了處理。凡有其規範字的,經辨析後能用則用,不能用的則保留原字。下表中括號内的異體字均摘自原文,它們大致相當於前面所講的第一類異體字,在一般情況下,我們都將其改爲規範字。此種情況甚多,不能一一盡列。現將改動的出現次數較多的字例示如下:

髀(髀髀)　缶(缻)　黎(菞)　襌(禫)
辯(辯辯辯)　蓋(葢)　髈(膀膀)　善(譱)
飆(飈飈)　剛(剛)　料(料)　觴(觴)
餅(餅)　詬(訽)　躪(躪)　舐(舐)
豺(犲)　轂(轂)　櫑(櫑)　疏(踈疏)
躔(躔)　罐(罐)　騮(駵駵)　搜(捜)
諂(諂)　駭(駴)　攣(攣)　髓(髓)
嘲(謿)　侯(矦)　裸(臝)　鎖(鏁)
齜(齜)　齏(虀)　美(媺)　踏(蹋蹋)
弛(弛)　羈(羇)　滅(烕)　柝(榛榛榛)
欻(欻)　悖(誖)　秣(餘)　蜿(蜿)
垂(埀埀)　奸(姧)　彝(彛)　腕(腕)
齪(齪)　殲(殲)　腦(腦)　尪(尪尪)
瓷(甆)　韉(韉)　旆(旆)　誤(悮)
蹙(蹙)　剿(剿)　篷(篷)　舄(舄)
啖(噉)　秸(稭)　睥(睥)　隙(隙隙)
島(嶋)　截(截)　媲(媲)　溆(溆)
登(登)　贐(賮賮)　撇(擎)　璇(璇)
鐙(鐙)　鯨(鱷)　愆(僁僁僁)　燕(鷰)
貂(貂)　鞠(鞫)　鍥(鍥)　腰(署)
斗(鬥)　絶(絕)　縈(縈)　燁(爗)
陡(陡)　誑(誑)　蛆(胆)　曄(曅)
扼(扼)　框(閪)　麴(麯)　彝(彝)
愕(愕)　髡(髡)　紝(紝)　癰(癕)
鋒(鋒鋒)　攬(擥擥)　孺(孺)　禹(禹)
蜂(蠭)　雷(靁)　潸(潸)　輿(轝)

籲(龥)	燥(熮)	煮(鬻)	棕(椶)
鳶(鳶)	潴(瀦)	裝(裝)	菹(葅)

另外“秏”爲“耗”的異體字(《漢語大詞典》P4739),但在《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并未收入,對此類字要具體辨析:

“秏”作消耗、消費解時可改爲“耗”,如“士卒多秏,無尺寸之功”(《史記·李斯列傳》)中的“秏”可改爲“耗”。

“秏”通“眊”指昏亂時不改爲“耗”。如“天下秏亂萬民不安”(《漢書·董仲舒傳》)。

“秏”讀 mào,指無的時候不改爲“耗”,如“市中星衆者實其虚則秏”(《史記·天官書》)。

對原文中人名、地名等專名中出現的異體字,我們在基本不動的原則下也有辨析,目的也是爲了讀者閱讀時不産生歧意。如:“聃”、“耼”統一爲“聃”,“毌丘”、“母丘”統一爲“毌丘”。“鼂錯”、“鼌錯”統一爲“鼂錯”。地名中的“涼”、“況”、“峯”、“兗”等字,則均改爲“凉”、“况”、“峰”、“兖”等。如果專有名詞雖有異同,但讀者辨析無困難的,也在史自統一的原則下保持原文。如《舊唐書》爲“長孫无忌”,《新唐書》爲“長孫無忌”。專有名詞詞意爲歷史沿革的,亦不予統一,如:太山、泰山,雒、洛,勃海、渤海。

對原文中某些字,也本着從衆從俗的原則作了特殊規定。如“異”、“棄”、“災”、“傑”、“淚”等字,不一律依規定改爲“异”、“弃”、“灾”、“杰”、“泪”等,而保留原字。

對原文中某些訛字則參校殿本及中華本一律徑改。如:

“卧病床笫”(《元史》卷一百四十九),查無“床笫”一詞,據文意“笫”當爲“第”之訛,故校改爲“第”。

“設俎豆習禮讓”(《元史》卷一百九十五),查無“俎”字,據文意當爲“俎”之訛,故校改爲“俎”。

(二)字形

本書所用字形一律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64 年聯合發布的《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規定的新字形。

對原文中不規範的字形,如“杞”“妃”等字的右邊印成“已”或“巳”的一律改爲規範字形。對史書中爲避“正諱”、“家諱”等而造成的缺筆現象,凡不能查實的衹好一仍其舊,留待專家討論。

《二十四史全譯》版式説明

我們把《二十四史》譯爲白話文的宗旨是使更多的人讀懂《二十四史》，因此譯文力求準確傳述原文信息。但因爲存在着古、今文兩個系統之間事物、概念、詞語的差别，二者並不是一一對應的，翻譯中某種程度的“增”與“減”的替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爲了盡可能減少由此造成的信息傳達的不準確，故附排原文，使讀譯文時有所參照。又根據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把版式改爲横排，用兩欄相隔，原、譯文對排，段自取齊，便於讀者對讀對核。這樣大的版面變動，必然牽扯到史文原本的標題、目録之安排的合理性問題。爲此，我們以百衲本爲底本，參校了殿本、中華書局校點本的目録、標題、版面等有關形式，作了一些調整，謹説明如下：

（一）關於紀志表傳

《二十四史》作爲紀傳體史書，其體例創成於司馬遷的《史記》，爲歷代編纂者所遵循。内容一般分爲紀、志、表、傳四部份，但又各有不同。其中《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無志；《後漢書》、《三國志》、《梁書》、《宋書》、《南齊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晉書》、《南史》、《隋書》、《舊唐書》、《舊五代史》十五史無表。其順序基本如紀一、志二、表三、傳四排列，也有兩種不同情況。一是《後漢》、《魏書》志在傳後。二是作爲斷代合史的幾部史書，其中《三國志》和《舊五代史》，是分别各國排列紀、傳部份；《南史》、《北史》無志無表，紀傳部份不分國别按紀一傳二排列；《新五代史》是考（即志）在傳後，在世家之前，十國年譜（即表）在世家之後。如上兩種情況中，我們對《後漢書》及《三國志》作了改動。《後漢書》紀傳部份是六朝時宋人范曄所作，而《後漢書》的三十卷志是梁朝劉昭從晉朝司馬彪的《續漢書》中補出，所以百衲本及中華本都是紀傳與志分編，志書卷目單列序號，而殿本在整理刊刻時已將志改在紀後，統一排卷目。我們認爲，從叢書的角度説，殿本的排列更適於統一的原則，故《全譯》參用了殿本《後漢書》的排序形式。我們也查閲了有關資料，對《三國志》作了分析。文獻記載，《三國志》在西晉初年成書時爲三書：《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吴書》二十卷。中華書局點校本《三國志》出版説明有言：“《三國志》最早的刻本——北宋咸平六年（公元 1003 年）國子監刻本，《吴志》分爲上下兩帙，前有刻《吴志》的牒文。後來紹熙的重刻本裏，也保留着一頁咸平國子監刻《蜀志》牒文。可知咸平刻書時雖已合併爲《三國志》，但還是三書分别發刻的。”《三國志》成書七百餘年後傳至北宋時期時，當時

雕版印刷技術成熟，使正史的合刊整理成書有了可能，並成爲當時流行的出版形式，於是出現了從宋淳化年間刊刻的《三史》到嘉祐年間刊刻的《十七史》。應新體式的需要，記魏文帝黄初元年至晉武帝太康元年六十年間史事而分刊的《魏書》、《蜀書》、《吴書》至此合三而一，並且命名爲《三國志》。我們現在見到的二十四史叢刊有三種：一爲武英殿本，一爲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一爲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三本中除百衲本《三國志》是影印宋紹熙重刻本一仍其舊外，另外兩種版本的卷目排列都是從一至六十五卷統一排目，衹是文前標題内容各本有所不同。殿本爲：魏志卷一（頂格），武帝操（另行，前空二）；中華本爲：三國志卷一（頂格），魏書一（行末），武帝紀第一（另行，前空二）。我們認爲中華書局所選版本的《三國志》標題形式最適於横排本的編輯。衹是它稱“紀”，而且“紀”的序號與“傳”的序號銜接排列，例如：三少帝紀第四、后妃傳第五。這與其他各史紀與傳各自排序號的做法不同。然而殿本《三國志》目録考中第一條已説明：“……惟《三國志》既無本紀之稱，並無列傳之目……，今考證悉遵壽原書例，不書紀傳等字……”依此爲證，我們按殿本去掉《魏志》中的“紀”，這樣編排標題，全書就統一了。關於《魏書》、《舊五代史》版本形式歷來無二，因無書證支持，雖然是例外，也衹好保存原貌。《新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自唐開官修史先河後的唯一一部私修史，體例與他史不同，自有歐氏的主張，且歷代版本都如此，我們也不便改動。

（二）標題序號

由於二十四部史書成書、翻刻的年代不同，各版本類級標題的設置、形式甚至同一標題在各本中的具體内容或有異同。暫就各史中各卷的文前標題而言（它有似現代出版物中的章節標題），我們所見到的情形大致是：一卷爲單一内容的，如紀傳部份傳主占單卷、志書部份每卷衹有單一内容，一般都在卷首出現卷目内容標題；紀傳部份一卷多傳主、志書卷題下有分級内容的，卷目標題在各本中出現的形式很不一致。多數史卷把這級標題標在文前，有些史在文内；還有文前、文内皆無這級標題的（如《舊五代史》列傳）。我們就武英殿本、百衲本、中華書局點校本所輯各史粗略統計了一下，全書列傳部份把傳主之名設在文内的：百衲本有《三國志》（宋紹熙刊本）、《金史》（元至正刊本）、《新五代史》（宋慶元刊本）、《遼史》（元至正刊本）；殿本有《晉書》、《舊唐書》、《元史》、《後漢書》、《隋書》；中華本有《元史》、《新五代史》、《晉書》、《隋書》。志書的情況又有例外：殿本的《舊五代史》、《宋史》、《漢書》、《新五代史》、《遼史》諸史中某些志書出現文内標題，中華本的《新唐書》、《魏書》、《南齊書》、《舊五代史》、《宋史》、《舊唐書》、《明史》這七史志書文内亦有標題出現。百衲本各史志書中各卷文内標題時有時無很不統一。此外，還有各種體例不一的情況。史書作爲歷史遺存，不是一世一時一人之作，出現這些現象都可以理解。但是從叢書整理的

角度對體例統一作適度裁奪,在所難免。在編輯過程中,經反復研討,我們决定處理文前標題的原則是:(1)統一將大標題在後的形式,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古本形式有大標題在後、小標題在前的,在版式的演變中逐漸也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了。以《新唐書》文前標題爲例。百衲本所據宋嘉祐本爲"薛李二劉高列傳第十一、唐書八十六",殿本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李二劉高徐";中華本又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舉(附仁杲)李軌、劉武周、高開道、劉黑闥(附徐圓朗)"。從上可見大、小標題的次序在歷史上曾有所改變。我們在全譯本中,統一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如,原題爲"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改爲"列傳第四十七(另行)魏其武安侯列傳"(《史記》)。(2)各史中紀、志、表、傳序號拆出,統一排列序號。比如某些史,類傳不加序號,與傳序相混,像《新五代史》中有雜傳十九卷,原文標題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雜傳第二十七……新五代史卷五十七,雜傳第四十五",我們改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列傳第二十七,雜傳一……新五代史卷五十七,列傳第四十五,雜傳第十九"。列傳下的合傳如"宗室"、"后妃",類傳如"列女"、"良吏"及志下的分級内容標題爲四級標題,紀傳中無論專傳或以類相隨的合傳,傳主之名都標注爲五級標題,附傳人物又用小號字附後,可視爲六級。

(三) 標題的文字内容

在三本參校中,我們發現各本的標題都有一部份與内容是不一致的。我們的原則是,以傳文爲準改正文字,格式上的不同,則依三本中多出者改。如上述所談《新唐書》的文前標題,我們依從殿本的形式。統一各史卷的原則是:多數有則補,多數無則删,三本俱無,又没有資料可依的,則付之闕如,把這類卷題衹看作是原本的樣式,以便讀者核對原書查找。像現代出版物一樣,負責詳盡指示卷内分段内容的是段落標題。有這樣的標識,文意更加清晰,也更符合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所以,凡有文獻根據的,我們都據之補齊了段落標題,以便讀者檢索。

總之,自宋代首創正史合刊這一出版形式以來,歷代雖云"翻刻",但至少在版式上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也説明像《三國志》之類斷代史隨着納入正史系列叢書的系統整理,它在形式上愈發磨滅了當初"别創一格"的特質,而與叢書體例逐漸趨同,從而反映了形式上的整齊劃一確是出版系列叢書的審美需要。爲此,我們在編輯過程中,嘗試着做了一些版式上的調整,至於能否有助今人閲讀,又不悖於纂者的旨意,敬請廣大讀者指正。

《宋史》全譯出版説明

《宋史》是元朝末期史臣們編纂的紀、志、表、傳俱全的紀傳體巨著。記載的内容包括北宋、南宋。全書四百九十六卷,包括本紀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傳二百五十五卷,是二十四史中篇帙最浩繁的一部。其紀事上自趙匡胤"陳橋兵變",下迄陸秀夫背負幼帝蹈海身亡,記載宋朝十六帝二王共319年的歷史。

元至正三年(1343)三月,丞相脱脱等上奏,鑒於遼、金、宋三國的制度、典章、治亂、興亡,"恐因歲久散失,合遴選文臣,分史置局,纂修成書",用以"垂鑒後代,做一代盛典"。同月,元順帝下詔修遼、金、宋三史,"以中書右丞相脱脱爲都總裁官,中書平章政事鐵木兒塔識、中書右丞太平、御史中丞張起巖、翰林學士歐陽玄、侍御史吕思誠、翰林侍讀學士揭傒斯爲總裁官"。(《元史》卷四十一《順帝紀》)正式設局,分頭纂修三史。從至正三年(1343)開始纂修,到至正四年三月修成《遼史》,同年十一月修成《金史》,五年十月修成《宋史》。

至正三年(1343)任參議中書省事的蘇天爵在《三史質疑》中提到,當時保留下來的宋代官修史書,有"太祖至寧宗實録凡三千卷,國史凡六百卷,編年又千餘卷",還有理宗日曆二三百册,實録數十册,度宗日曆若干册(見《滋溪文稿》卷二十五)。元順帝至正年間正式纂修《宋史》時,又在江南等地購求殘缺的官修史書和野史、傳記、碑文、行狀等。可見元修《宋史》雖在宋亡後六十餘年,但宋代有關史料大都保存。在史料的處理上,《宋史》的編纂準《春秋》史例,疑事傳疑,信事傳信,不以己意妄加竄改,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原始史料的真實性。

《宋史》卷帙之浩繁,爲"二十四史"之首。篇幅長,又急於短時間内編成書,故參與此書的編著者比較多,有中書右丞相、領三史事阿魯圖,左丞相别兒怯不花,都總裁脱脱,總裁鐵木兒塔識、太平(即賀惟一)、張起巖、歐陽玄、李好文、王沂、楊宗瑞,史官斡玉倫徒、泰不華、杜秉彝、宋褧、王思誠,干文傳、汪澤民、張瑾、麥文貴、貢師道、李齊、余闕、劉聞、賈魯、馮福可、趙中、陳祖仁、王儀、余貞、譚慥、張翥、吴當、危素,另外還有提調官納麟、伯顔等23人。

《宋史》本紀共四十七卷,記十六帝二王,其編排順序爲:從宋太祖至宋欽宗爲北宋,時間是從公元960年至1127年四月,共167年。從宋高宗至衛王爲南宋,時間從公元1127年五月至1279年,共152年。公元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改蒙古國號爲元,時爲宋度宗咸淳七年,元世祖至元七年。1276年宋恭帝趙㬎降元,已表明南宋亡國,所以從這一年以後,《宋史》紀年改用元朝的年號。

《宋史》諸志也記事極詳。諸志的卷數和篇幅佔近三分之一,僅次於列傳。志書有《天

文志》十三卷、《五行志》七卷、《律曆志》十七卷、《地理志》六卷、《河渠志》七卷、《禮志》二十八卷、《樂志》十七卷、《儀衛志》六卷、《輿服志》六卷、《選舉制》六卷、《職官志》十二卷、《食貨志》十四卷、《兵志》十二卷、《刑法志》三卷、《藝文志》八卷。《宰輔表》五卷,記載整個宋朝的宰相和執政。《宗室世系表》二十七卷,記載兩宋的宗室。列傳部份,《后妃傳》、《宗室傳》、《公主傳》都是記載皇族中的人物。《諸臣列傳》一百七十七卷,類傳有《循吏傳》一卷、《道學傳》四卷、《儒林傳》八卷、《文苑傳》七卷、《忠義傳》十卷、《孝義傳》一卷、《隱逸傳》一卷、《列女傳》一卷、《方技傳》二卷、《外戚傳》三卷、《宦者傳》四卷、《佞幸傳》一卷、《奸臣傳》四卷、《叛臣傳》三卷、《世家傳》六卷、《周三臣傳》一卷、《外國傳》八卷、《蠻夷傳》一卷。

《宋史》的優點是:一,內容豐富,體例完備,志書詳細,列傳繁多。二,史料真實。《宋史》基本上是照宋代舊史而成的。在修撰的過程中,文字不加修飾,史料不隨意剪裁,祇是稍加排次而已,保存了大量的原始記載。三,是一部最系統、最全面地記録宋代歷史的典籍,也是探討這一段歷史的入門書和基本參考書,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和參考價值。

《宋史》的不足:一,存在着歷史的局限,同屬一事,記載矛盾。多處出現一人兩傳,內容迴異的情況。清代學者趙翼説:"史傳人物太多,修之者非一人,不暇彼此審訂,遂有一人而重出者。"(《廿二史札記》卷二十四)二,記載錯誤,史實失真。由於宋史志書的史料來源,主要是宋人所修的《三朝史》、《兩朝史》、《四朝史》和《中興史》,四史體例没有劃一,元史臣將各史之志彙爲一志,未能融匯貫通,因此首尾不相應之處極多。

《宋史》最早的版本是"至正本",元順帝至正六年(1346)杭州路刻印。次爲"成化本",明憲宗成化十六年(1480)兩廣總督朱英在廣州刻印,後來的版本幾乎都是以此爲底本。"至正"和"成化"二本,今存者已是鳳毛麟角,難以覓見。"南監本"是明世宗嘉靖年間南京國子監刻印的。"北監本"是明神宗萬曆年間北京國子監刻印的。"殿本",是清高宗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刻本。"局本"是清德宗光緒六年(1875)由金陵、淮南、浙江、江蘇、湖北五個書局刻印。"百衲本"是 1934 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印,用"至正"和"成化"二本配補影印而成,又同"殿本"作了對校,修訂了一些錯誤、脱漏之處,在行世的諸本中,是較爲標準的版本。"中華書局點校本"是 1976 年中華書局出版,以"百衲本"爲藍本,糾正了舊本中的訛誤、脱漏、衍文、倒置等許多錯誤,成爲《宋史》最通行的版本。

《宋史》全譯主編:倪其心。譯者:倪其心、李更、陳捷、顧永新、曹道衡、黄曉琴、劉建梅、吕玉蘭、楊麗嬌、陳曉强、趙燕、王學晉、于潔、汪聖鐸、張耕、王麗萍、舒雅麗、盧華巖、張和生、劉瑛、許紅霞、王嵐、劉虹、寧德衛、陳曉蘭、劉寧、吴鷗、馬辛民、劉延捷、李晉卿、閻萬鈞、賀嗣真、曹霜霜、趙二冬、張羿、海毓珹、袁明望。

宋史目録

第一册

第二册

第三册

第四册

第五册

第六册

第七册

第八册

第九册

第十册

第十一册

第十二册

第十三册

第十四册

第十五册

第十六册

宋史卷三百九十四

列傳第一百五十三

胡紘　何澹　林栗　高文虎　陳自强　鄭丙
京鏜　謝深甫　許及之　梁汝嘉

胡紘

胡紘字應期，處州遂昌人。淳熙中，舉進士。紹熙五年，以京鏜薦，監都進奏院，遷司農寺主簿、秘書郎。韓侂胄用事，逐朱熹、趙汝愚，意猶未快，遂擢紘監察御史。

紘未達時，嘗謁朱熹於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異也。紘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鷄尊酒，山中未爲乏也。"遂亡去。及是，劾趙汝愚，且詆其引用朱熹爲僞學罪首。汝愚遂謫永州。

汝愚初抵罪去國，搢紳大夫與夫學校之士，皆憤悒不平，疏論甚衆。侂胄患之，以汝愚之門及朱熹之徒多知名士，不便於己，欲盡去之，謂不可一一誣以罪，則設爲僞學之目以擯之。用何澹、劉德秀爲言官，專擊僞學，然未有誦言攻熹者。獨紘草疏將上，會改太常少卿，不果。沈繼祖以追論程頤得爲察官，紘遂以稿授之。繼祖論熹，皆紘筆也。

寧宗以孝宗嫡孫行三年服，紘言止當服期。詔侍從、臺諫、給舍集議釋服，於是徙紘太常少卿，使草定其

胡紘字應期，處州遂昌人。淳熙年間，推舉爲進士。紹熙五年，由於京鏜的推薦，監都進奏院，遷爲司農寺主簿、秘書郎。韓侂胄掌權，驅逐朱熹、趙汝愚，心中還覺得不够舒暢，於是提拔胡紘爲監察御史。

胡紘還没有顯達的時候，曾經到建安謁見朱熹，朱熹招待學生的衹有糙米飯，招待胡紘也没有兩樣。胡紘不高興，對别人說："這是不近人情。一隻鷄一杯酒，深山裏也并不缺少啊。"於是離去。到這時，彈劾趙汝愚，而且詆毁他援引朱熹是僞學的罪魁禍首。趙汝愚因此被貶謫到永州。

趙汝愚最初論罪離開朝廷，士大夫和學校士子，都憤恨不平，上疏論救的人很多。韓侂胄很憂慮這事，因爲趙汝愚的門下和朱熹的學生有很多是知名之士，不利於自己，想要全部驅除他們，覺得不能一個一個用罪名誣陷，就設計造出僞學的名目來排斥他們。任用何澹、劉德秀做言官，專門攻擊僞學，但還没有公開攻擊朱熹的。衹有胡紘起草了奏章將要送上去，恰巧改官爲太常少卿，没能上奏。沈繼祖因追論駁斥程頤而得以任監察官，胡紘就把奏稿給了他。繼祖論列朱熹，都是胡紘的手筆。

寧宗作爲孝宗的嫡親孫子要穿三年喪服，胡紘上言衹應當服喪一年。下詔讓侍從官、臺諫、給事舍人集會討論脱孝服，於是改胡紘爲太常少

禮。既而親饗太廟。

卿，讓他起草制定脱孝服的禮節。然後親到太廟祭祀。

紘既解言責，復入疏云："比年以來，僞學猖獗，圖爲不軌，動搖上皇，詆誣聖德，幾至大亂。賴二三大臣、臺諫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惡殞命，群邪屏迹。自御筆有'救偏建中'之說，或者誤認天意，急於奉承，倡爲調停之議，取前日僞學之奸黨次第用之，以冀幸其他日不相報復。往者建中靖國之事，可以爲戒，陛下何未悟也。漢霍光廢昌邑王賀，一日而誅群臣一百餘人；唐五王不殺武三思，不旋踵而皆斃於三思之手。今縱未能盡用古法，亦宜且令退伏田里，循省愆咎。"俄遷紘起居舍人。詔僞學之黨，宰執權住進擬，用紘言也。自是學禁益急。進起居郎，權工部侍郎，移禮部，又移吏部。坐同知貢舉、考宏詞不當而罷。未幾，學禁漸弛，紘亦廢棄，卒于家。

胡紘解除言官職責以後，又上奏章說："近年以來，僞學猖獗，謀幹不法之事，煽動太上皇，誣衊聖上德行，差一點導致天下大亂。幸虧依賴兩三位大臣、臺諫拼死力排斥他們，所以使首惡喪命，一群邪惡小人斂迹逃匿。自從御筆有'救正偏頗建立中正'的說法，有的人就誤會聖意，急着想奉承拍馬，提倡調停的議論，拿前些時候僞學的奸黨來依次進用，希望以後他們不加以報復。從前建中靖國年間的事情，可以作爲鑒戒，陛下爲什麽不覺悟呢。漢朝霍光廢掉昌邑王劉賀，一天裏殺掉群臣一百多人；唐朝五位王爺不殺武三思，一轉身就都死在三思的手裏。現今縱然未能全部采用古法，也應當姑且讓他們退處鄉間，認真反省錯誤。"不久遷胡紘爲起居舍人。下詔僞學黨人，宰相執政暫且停止進呈擬案，因爲胡紘進言的緣故。從此學禁更加嚴厲。進升起居郎，代理工部侍郎，改任禮部，又改吏部。坐同知貢舉、考試宏詞科不正確的罪名罷官。不久，學禁逐漸鬆弛，胡紘也被廢退捐棄，死在家裏。

何澹

何澹字自然，處州龍泉人。乾道二年進士，累官至國子司業，遷祭酒，除兵部侍郎。光宗内禪，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講。

何澹字自然，處州龍泉人。乾道二年進士，累積爲官至國子司業，遷爲國子祭酒，授任兵部侍郎。光宗接受禪位，拜爲右諫議大夫兼任侍講。

澹本周必大所厚，始爲學官，二年不遷，留正奏遷之。澹憾必大，及長諫垣，即劾必大，必大遂策免。澹嘗與所善劉光祖言之，光祖曰："周丞相豈無可論，第其門多佳士，不可并及其所薦者。"澹不聽。

何澹原來跟周必大要好，開始任學官時，兩年不提升，留正上奏升他的官。何澹懷恨周必大，等到升任諫官之長，就彈劾周必大，周必大於是被罷免。何澹曾經和好友劉光祖說過此事，劉光祖說："周丞相怎能没有可議論處，衹不過他的門下有很多正人君子，不要牽連到他所薦舉的人。"何澹不聽。

時姜特立、譙熙載以春坊舊恩頗用事。一日，光祖過澹，因語澹曰："曾、龍之事不可再。"澹曰："得非姜、譙之謂乎？"既而澹引光祖入便坐，則皆姜、譙之徒也，光祖始悟澹

當時姜特立、譙熙載由於原來在東宫的舊恩情頗掌權勢。一天，光祖到何澹那裏，就對何澹說："曾覿、龍大淵的事情不能再發生了。"何澹說："莫非說的是姜特立、譙熙載嗎？"然後何澹引領劉光祖進入别室客座，都是姜、譙一類人

諛諾。明年，澹同知貢舉，光祖除殿中侍御史，首上學術邪正之章。及奏名，光祖被旨入院拆號，與澹席甫邇。澹曰："近日風采一新。"光祖曰："非立異也，但嘗爲大諫言者，今日言之耳。"既出，同院謂光祖曰："何自然見君所上章，數夕恍惚，餌定志丸，他可知也。"進御史中丞。

物，劉光祖纔明白何澹是隨便答應自己。第二年，何澹同知貢舉，劉光祖授任殿中侍御史，首先獻上學術邪正的奏章。等到奏呈姓名的時候，劉光祖受旨進院拆看名號，和何澹的座位很靠近。何澹説："近來風采焕然一新啊。"劉光祖説："并不是標新立異，衹不過從前曾向您大諫説過的話，今天又説説它罷了。"出來以後，同院的人對劉光祖説："何自然見到您上的奏章，好幾天精神恍惚，要吃定心藥丸，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進爲御史中丞。

澹有本生繼母喪，乞有司定所服，禮寺言當解官，澹引不逮事之文，乞下給、諫議之。太學生喬嘉、朱有成等移書於澹，謂："足下自長臺諫，此綱常之所係也。四十餘年以所生繼母事之，及其終也，反以爲生不逮而不持心喪可乎？奉常禮所由出，顧以臺諫、給舍議之，識者有以窺之矣。"澹乃去。終制，除焕章閣學士、知泉州，移明州。

何澹有本家的繼母死了，請求負責部門規定服喪標準，禮部説應當離職，何澹援引没有趕上服侍的條文，請求下發到給、諫官討論這事。太學生喬嘉、朱有成等人寫信給何澹，認爲："足下自己是臺諫官的首長，這是三綱五常關係的大事。四十幾年來按本生家裏的繼母對待她，到她死了，反而以爲活着時没及時服事就不在心中悼念，可以嗎？奉常是制定禮法的部門，反而讓臺諫、給舍討論這事，有識見的人有可以炫耀的了。"何澹纔離職。服喪期滿，授任焕章閣學士、泉州知州，改明州。

寧宗即位，朱熹、彭龜年以論韓侂胄俱絀，澹還爲中丞，怨趙汝愚不援引。汝愚時已免相，復詆其廢壞壽皇良法美意，汝愚落職罷祠。又言："專門之學，流而爲僞。願風厲學者，專師孔、孟，不得自相標榜。"除同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遷知樞密院。

寧宗即位，朱熹、彭龜年因論列韓侂胄都被罷黜，何澹還朝爲御史中丞，怨恨趙汝愚不肯援引。趙汝愚當時已經罷免了丞相，又詆毁他廢弛敗壞壽皇的良法好意，趙汝愚削落職名罷免祠禄。又上言："專門的學問，流裔已變爲僞學。希望諷示激勵學習的人，要專一師奉孔、孟，不得互相自我標榜。"授任同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遷爲知樞密院。

吳曦賄通時宰，規圖帥蜀，未及賄澹，韓侂胄已許之，澹持不可。侂胄怒曰："始以君肯相就，黜僞學，汲引至此，今顧立異耶？"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宫。起知福州。澹居外，常怏怏失意，以書祈侂胄，有曰："迹雖東冶，心在南園。"南園，侂胄家圃也。侂胄憐之。進觀文殿學士，尋移知隆興府。後除江、淮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移使湖北，兼知江

吳曦賄賂買通當權宰相，謀求任蜀帥，没來得及賄賂何澹，韓侂胄已經答應了他，何澹堅持説不行。韓侂胄發怒説："開頭因爲君肯於相俯就，排斥僞學，援引到這個地位，現在反而要立異説了嗎？"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宫。起用爲福州知州。何澹在外地，經常怏怏不樂灰心失意，寫信祈求韓侂胄，有話説："身迹雖在東冶，心意還在南園。"南園，是韓侂胄家的花園。韓侂胄可憐他。進爲觀文殿學士，不久移爲隆興府知府。後來授任江、淮制置大使兼建康府知府，

陵。奉祠卒，贈少師。

移使湖北，兼江陵知府。奉宫祠而死，追贈少師。

澹美姿容，善談論，少年取科名，急於榮進，阿附權奸，斥逐善類，主僞黨之禁，賢士爲之一空。其後更化，凶黨俱逐，澹以早退幸免，優游散地幾二十年。

何澹姿容俊美，善於談論，年輕時就取得科名，急於榮顯仕進，阿諛附就權奸，斥退驅逐好人，主張禁止僞學，賢士被他掃蕩乾净。後來更化，壞人徒黨都被驅逐，何澹因較早被斥退幸免，游蕩於閑散官職將近二十年。

林栗

林栗字黄中，福州福清人。登紹興十二年進士第，調崇仁尉，教授南安軍。宰相陳康伯薦爲太學正，守太常博士。孝宗即位，遷屯田員外郎、皇子恭王府直講。

林栗字黄中，福州福清人。紹興二年進士及第，調爲崇仁縣尉，爲南安軍儒學教授。宰相陳康伯推薦他爲太學正，守太常博士。孝宗即位，遷爲屯田員外郎、皇子恭王府直講。

時金人請和，約爲叔侄之國，且以歸疆爲請。栗上封事言："前日之和，誠爲非計。然徽宗梓宫、慈寧行殿在彼，爲是而屈，猶有名焉。今日之和，臣不知其說也。宗廟之仇，而事之以弟侄，其忍使祖宗聞之乎！無唐、鄧，則荆、襄有齒寒之憂；無泗、海，則淮東之備達于真、揚，海道之防遍于明、越矣。議者皆言和戎之幣少，養兵之費多，不知講和之後，朝廷能不養兵乎？今東南民力，陛下之所知也，朝廷安得而不較乎？且非徒無益而已。與之歲幣，是畏之矣。三軍之情，安得不懈弛；歸正之心，安得不携貳。爲今日計，宜停使勿遣，遷延其期。比至來春，别無動息，徐於境上移書，諭以兩國誓言。敗之自彼，信不由衷，雖盟無益。自今宜守分界，休息生靈，不煩聘使之往來，各保疆埸之無事，焉用疲弊州縣，以奉犬羊之使乎？"

當時金人請求講和，約定互爲叔侄之國，而且提出歸還疆土的要求。林栗上密封奏章説："從前的和談，實在是没有辦法。但是徽宗的梓宫、慈寧太后的行殿在他們手中，爲這個而屈服，還算是有個名目。今天的講和，臣不知道説辭是什麽。宗廟的仇敵，却用弟侄身份服事他們，難道忍心讓祖宗聽到嗎！没有唐州、鄧州，就使荆州、襄州有唇亡齒寒的憂慮；没有泗州、海州，就使淮東的守備達到真州、揚州，海路的防守遍及明州、越州了。議論的人都説和議的歲幣少，養兵的費用多，不知道講和以後，朝廷就能不養兵了嗎？現在東南地區的民力，是陛下所瞭解的，朝廷怎能就不比較一下呢？況且并不僅僅是没有利益而已。給他們歲幣，是害怕他們了。三軍的人情，怎能不鬆懈；歸正人的心，怎能不有雜念。爲今天考慮，應當停止派遣使節，遷延時期。等到明年春天，如果没有其他動静，從容地在邊境遞交書信，拿兩國間的誓言告知他們。撕毁盟約的責任在他們，信用不發自内心，即使盟誓了也是没有用處的。從今天起應當守住疆界，休養生息，不必麻煩聘問使節的來往，各自保持國土的平安，哪裏用得着疲困凋敝州縣人民，來奉迎犬羊的使者呢？"

孝宗懲創紹興權臣之弊，躬攬權綱，不以責任臣下，栗言："人主莅權，大臣審權，争臣議權；王侯、貴

孝宗戒於紹興時大臣掌權弊病的教訓，親自總攬大權，不把責任交給臣下，林栗上言："君主臨朝掌握權力，大臣審慎運用權力，諫臣議論

戚善撓權者也，左右近習善竊權者也。權在大臣，則大臣重；權在邇臣，則邇臣重；權在爭臣，則爭臣重。是故人主常患權在臣下，必欲收攬而獨持之，然未有能獨持之者也。不使大臣持之，則王侯、貴戚得而持之矣；不使邇臣審之，爭臣議之，則左右近習得而議之矣。人主顧謂得其權而自執之，豈不誤哉。是故明主使人持權而不以權與之，收攬其權而不肯獨持之。”至有“以鹿爲馬、以鷄爲鸞”之語。方奉對時，讀至“人主常患權在臣下，必欲收攬而獨持之”，孝宗稱善，栗徐曰：“臣意尚在下文。”執政有訴於孝宗曰：“林栗謂臣等指鹿爲馬，臣實不願與之同朝。”乃出知江州。

有旨省并江州屯駐一軍，栗奏：“辛巳、甲申，金再犯兩淮，賴江州一軍分布防托，故舒、蘄、黄三州獨不被寇。本州上至鄂渚七百里，下至池陽五百里；平時屯戍，誠若無益，萬一有警，鄂渚之戍上越荆、襄，池陽之師下流增備，中間千里藩籬，誠爲虚闕。無以一夫之議，而廢長江千里之防。”由是軍得無動。

以吏部員外郎召。冬至，有事南郊，前期十日，百執事聽誓戒；會慶節，有旨上壽不用樂。迨宴金使，乃有權用樂之命。栗以爲不可，致書宰相，不聽，乃乞免充舉册官，以狀申朝廷曰：“若聽樂則廢齋，廢齋則不敢以祭。祖宗二百年事天之禮，今因一介行人而廢之。天之可畏；過於外夷遠矣。”不聽。

兼皇子慶王府直講。有旨令二王非時招延講讀官，相與議論時政，期盡規益。栗以爲不可，疏言：“漢武

權力的運用；王侯、貴戚是善於阻撓權力的，左右近臣是善於竊取權力的。權力歸於大臣，大臣就重要；權力歸於近臣，近臣就重要；權力歸於諫官，諫官就重要。因此君主經常憂慮權力歸於臣下，必定想要收攬起來獨自掌握它，但没有人能獨自掌握它。不讓大臣掌握它，王侯、貴戚就得以去掌握它了；不讓近臣審慎運用它，諫諍之臣議論它，左右近幸之臣就得以去議論它了。君主反而認爲得到了權力自己掌握着它，難道不是錯了嗎。因此聖明君主讓人行使權力却不把權力交給他，收攬權力却不肯獨自把持它。”甚至於有“以鹿當馬，以鷄當鳳”的話。正當奉命進見時，讀到“君主經常憂慮權力歸於臣下，必定想要收攬起來獨自掌握它”，孝宗贊好，林栗慢慢地説：“臣的用意還在下文。”執政中有人控訴到孝宗那裏説：“林栗説臣等人指鹿爲馬，臣實在不願和他同在一朝。”於是出朝爲江州知州。

有旨意省減合并在江州駐扎的一支部隊，林栗上奏：“辛巳、甲申年，金人兩次侵犯兩淮流域，依賴江州一支部隊分布防衛依托，所以舒、蘄、黄三州單單没有遭到劫掠。本州上游到鄂渚七百里，下游到池陽五百里；平時屯駐戍守，確實好像没什麽好處，萬一有警報，鄂渚的駐軍要向北越過荆、襄，池陽的部隊要往下游增防守備，中間的千里屏障，實際成爲空缺。不要因爲一個人的議論，就毁掉長江千里的軍防。”因此部隊得以没有變動。

以吏部員外郎召入朝。冬至日，在南郊祭祀，提前十天，百官聽誓戒；會慶節，傳旨意上壽時不奏樂。等到宴請金使，却有了權且奏樂的命令。林栗認爲不可以，上書給宰相，不聽從，於是請求免於充任舉册官，拿奏狀向朝廷申訴説：“如果聽音樂就是廢除齋戒，廢除了齋戒就不敢進行祭祀。祖宗二百年來敬侍上天的禮節，現在就由於一個聘問人員而廢除了。天應該敬畏，要超過外夷太多了。”不聽從。

兼任皇子慶王府直講。有旨意命令兩位親王可以不定時招請講讀官，互相議論時事朝政，期望能盡力規勸補益。林栗認爲不可以，上奏疏

帝爲戾太子開博望苑，卒敗太子；唐太宗爲魏王泰立文學館，卒敗魏王。古者教世子與吾祖宗之所以輔導太子、諸王，惟以講經讀史爲事，他無預焉。若使議論時政，則是對子議父，古人謂之無禮，不可不留聖意。”

說：“漢武帝爲戾太子開博望苑，最終毁了太子；唐太宗爲魏王李泰立文學館，最終毁了魏王。古代教授世子和我們祖宗用來輔助引導太子、諸王的，衹把講經讀史作爲該做的事，其他都不參預。如果讓他們議論時事朝政，就是對兒子議論他父親，古人認爲這是無禮，不能不讓皇上留心。”

除右司員外郎，遷太常少卿。太廟祫享之制，始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別廟神主祔于祖姑之下，隨本室南北向而無西向之位。紹興、乾道間，懿節、安穆二后升祔，有司設幄西向。逮安恭皇后新祔，有司承前失，其西向之位，幾與僖祖相對。栗辨正之。

授任右司員外郎，遷爲太常少卿。太廟祫祭的制度，是始祖朝東，昭朝南，穆朝北，其他神廟的神主祔在男女祖先的下面，隨着本室朝向南或北而没有朝西的神位。紹興、乾道年間，懿節、安穆兩后升祔太廟，負責部門設立帷帳是朝西的。等到安恭皇后新近升祔，負責部門沿續以前的錯誤，她的朝西的位置，幾乎和僖祖相對面。林栗辨析改正了錯誤。

除直寶文閣、知湖州。栗朝辭，曰：

臣聞漢人賈誼號通達國體，其所上書至於痛哭流涕者，考其指歸，大抵以一身諭天下之勢。其言曰：“天下之勢方病大瘇。非徒瘇也，又苦蹠戾。又類辟，且病痱。”臣每見士大夫好論時事，臣輒舉以問之：今日國體，於四百四病之中名爲何病？能言其病者猶未必能處其方，不能言其病而輒處其方，其誤人之死，必矣。聞臣之言者不忿則默，間有反以詰臣，即對之曰：今日之病，名爲風虚，其狀半身不隨是也。風者在外，虚者在内，真氣内耗，故風邪自外而乘之，忽中於人，應時僵仆，則靖康之變是也。幸而元氣猶存，故仆而復起，則建炎之興是也。然元氣雖存，邪氣尚盛，自淮以北皆吾故壤，而號令不能及，正朔不能加，有異於半身不隨者乎？非但半身不隨而已，半身存者，凜凜

授任直寶文閣、湖州知州。林栗上朝辭行，說：

臣聽説漢朝人賈誼號稱通曉國家政體，他在上書中至於痛哭流涕的那些，考察他的意旨所向，大多是由獨自的一個人論知天下大勢。他的話説：“天下大勢正在患足腫病。不僅僅是足腫，又苦於足掌扭曲。又好像腿癱，而且中風偏癱。”臣常常見到士大夫喜歡議論時事政治，臣總是拿這問題來問他：現在的國家政體，在四百零四種病裏面叫做患了什麽病？能説出病名的還不一定能開出藥方，不能説出病名的反而總在開藥方，這樣誤置人到死，是必然的了。聽到臣的話的人不是氣憤就是沉默，間或有反過來質問臣的，就回答他説：今天的病，叫做風虚，它的症狀就是半身不遂。風症是外表的，虚症是内部的，真氣在體内耗損了，所以風邪從外部凌駕人身，忽然擊中人體，當時就直僵僵地仆倒在地，就是靖康之變的事了。幸虧本元之氣還存在，所以仆倒了還能重新起來，就是建炎中興的事了。但是元氣雖還保存，邪氣却還很强盛，從淮河之北都是我們原來的國土，却號令不能達到，年號不能行使，和半身不遂的人有什麽不同？不但是半

乎畏風邪之乘而不能以自安也。今日論者，譬如痿人之不忘起，奚必賢智之士，然後與國同其願哉？而市道庸流，口傳耳受，苟欲嘗試以售其方，則湯熨針石，雜然并進，非體虚之人所宜輕受也。聞之醫曰："中風偏廢，年五十以下而氣盛者易治。蓋真氣與邪氣相敵，真氣盛則邪氣衰，真氣行則邪氣去。然真氣不充滿於半存之身，則無以及偏廢之體。故欲起此疾者，必禁其嗜欲，節其思慮，愛其氣血，養其精神，使半存之身日以充實，則陽氣周流，脉絡宣暢，將不覺舍杖而行。若急於愈疾而不顧其本，百毒入口，五臟受風，風邪之盛未可卒去，而真氣之存者日以耗亡，故中風再至者多不能救。"臣愚有感於斯言，竊謂賈誼復生，爲陛下言，無以易此。

身不遂而已，半身還留存的一邊，也戰戰兢兢畏懼風邪的侵襲而不能自己安心。現在議論的人，如像偏癱病人還不忘記振作的，難道必定要是賢能智慧之士，然後纔可以和國家同實現他們的願望嗎？而市井庸俗之輩，口耳相互傳授，如果打算做個嘗試而出賣他們的藥方，就會湯藥熱敷針灸砭石，亂七八糟一同用上，不是體虚的人所適宜輕易承受的。聽醫生説過："中風偏癱，年紀在五十歲以下而且氣血旺盛的人容易醫治。是因爲真氣和邪氣互相匹敵，真氣旺盛就邪氣衰竭，真氣運轉就邪氣被除去。但是真氣若不能充滿現存的一半身體，就無法達到偏癱的那一半身體。所以想要治好這病的人，必須禁忌他的嗜好欲望，控制他的思考憂慮，愛惜他的氣血，保養他的精神，讓半存的身體一天天充實，就能使陽氣周轉循流，脉絡宣和通暢，將會不知不覺地拋掉拐杖走路。如果急着治好疾病而不考慮自己的基礎，百毒入口，五臟受風，風邪的旺盛還没有完全除去，而真氣留存下來的却一天天耗盡，所以再次中風的病人大多數不能挽救。"臣感觸於他的話，私下認爲賈誼再活過來，替陛下分説，也不能變更這個結論。

知興化軍，又移南劍，除夔路提點刑獄，改知夔州，加直敷文閣。夔屬郡曰施州，其羈縻郡曰思州。施民譚汝翼者，與知思州田汝弼交惡，會汝弼卒，汝翼帥兵二千人伐其喪。汝弼之子祖周深入報復，兵交於三州之境，施、黔大震。汝翼復繕甲兵，料丁壯，以重幣借兵諸洞，而乞師於帥府。栗曰："汝翼實召亂者。"移檄罷兵，乃選屬吏往攝兵職，以漸收汝翼之權。命兵馬鈐轄按閲諸州，密檄至施，就攝州事。汝翼不之覺，已乃皇遽遁入成都。事聞，孝宗親札賜栗及成都制置使陳峴曰："田氏猶是羈縻州郡，譚氏乃夔路豪族，又且首爲釁

爲興化軍知軍，又移南劍，授任夔路提點刑獄，改爲夔州知州，加官直敷文閣。夔的屬郡叫做施州，它的羈縻州叫做思州。施州有叫譚汝翼的人，和思州知州田汝弼關係不好，適逢田汝弼死了，譚汝翼領兵二千人攻打他的喪禮。田汝弼的兒子田祖周入境報仇，戰爭發生在三州境内，施州、黔州大爲震恐。譚汝翼重新整治裝備兵械，統計男丁精壯，用重禮向諸洞借兵，并向帥府請派部隊。林栗説："譚汝翼實際是起頭鬧亂子的人。"傳達公文停止戰鬥，就選派屬下官吏前往代理軍事職務，逐漸收取譚汝翼的權力。命令兵馬鈐轄巡視考查各州，秘密發公文到施州，就職代理知州事。譚汝翼不察覺，後來就匆忙逃入成都。事情報告上去，孝宗親筆御札賜給林栗和成都制置使陳峴説："田氏還是羈縻州郡，譚

端，帥閫不能彈壓，縱其至此。如尚不悛，未免加兵，除其元惡。”時汝翼在成都，聞之逃歸，調集家丁及役八寨義軍，列陳于沱河橋與官軍戰，潰，汝翼遁去，俘其徒四十有三人，獲甲鎧器仗三萬一千。栗取其巨惡者九人誅之。田祖周由是懼，與其母冉氏謀獻黔江田業，計錢九十萬緡以贖罪，蠻徼遂安。

氏是夔路的豪門大族，而且開頭鬧事闖禍，守帥不能制服鎮壓，縱容他到這個地步。如果還不改悔，不能不派兵鎮壓，除去爲首作惡的人。”當時譚汝翼在成都，聽到消息逃跑回去，調集家丁和在八寨服役的義軍，列陣在沱河橋跟官軍作戰，潰敗了，譚汝翼逃走，俘虜他的黨徒四十三人，繳獲鎧甲兵器三萬一千。林栗將其中最壞的九個人處死。田祖周因此恐懼，和他母親冉氏謀劃獻出黔江的田地產業，共計錢九十萬緡用來贖罪，南方少數民族邊境於是安定。

既而汝翼入都訴栗受田氏金，詔以汝翼屬吏，省札下夔州。栗親書奏狀繳還，并辨其事。上大怒。會近臣有救解者，尋坐栗身爲帥臣，擅格上命，鐫職罷歸。既而理寺追究，事白，貸汝翼死，幽置紹興府。

後來譚汝翼到京城控訴林栗接受田氏的賄金，下詔把譚汝翼交主管官吏處理，省中文書下發夔州。林栗親筆寫成奏狀繳還，一并辯白這件事。皇上大爲惱怒。適逢近臣有解救的人，不久坐罪林栗自身爲帥臣，擅自阻止皇上命令，削職罷官回家。然後大理寺追究這事，案子明白了，赦免了譚汝翼的死罪，把他囚禁在紹興府。

居頃之，詔栗累更事任，清介有聞，復直寶文閣、廣南西路轉運判官，就改提點刑獄，又改知潭州。除秘閣修撰，進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召對便殿，奏乞仿唐制置補闕、拾遺左右各一員，不以糾彈爲責。從之。除兵部侍郎。朱熹以江西提刑召爲兵部郎官，熹既入國門，未就職。栗與熹相見，論《易》與《西銘》不合。至是，栗遣吏部趣之，熹以脚疾請告。栗遂論：“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爲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携門生十數人，習爲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今采其虛名，俾之入奏，將置朝列，以次收用。而熹聞命之初，遷延道途，邀索高價，門生迭爲游說，政府許以風聞，然後入門。既經陛對，得旨除郎，而輒懷不滿，傲睨累日，不肯供職，是豈張載、程頤之學教之然也？緣熹既除兵部郎

過了不久，下詔林栗屢次改换任命，有清廉耿介的名聲，復職直寶文閣、廣南西路轉運判官，就本路改爲提點刑獄，又改爲潭州知州。授任秘閣修撰，進爲集英殿修撰、隆興府知府。召在偏殿進見，上奏請求模仿唐朝制度設置補闕、拾遺左右各一名，不擔任糾察彈劾的責任。聽從他。授任兵部侍郎。朱熹以江西提刑召爲兵部郎官，朱熹來到京城，還没有到任。林栗和朱熹見面，談論《易經》和《西銘》的意見不一致。到這時，林栗派吏部催促他到職，朱熹因脚病請假。林栗於是議論：“朱熹本來不懂學術，僅僅竊取張載、程頤的一點殘餘，成爲虛浮誇誕的教主，説這是道學，妄自尊大。每到一地就携帶門徒十幾人，仿效春秋、戰國時的樣子，妄圖希求孔、孟歷經各國聘用的風氣。用太平盛世的法則衡量，就是爲亂之人的首領。現在采納他虛妄的名聲，使他入朝奏事，將要任命他爲大官，按次序一個個録用。而朱熹在剛聽到任命的時候，在半路拖延，勒索高價，門生相繼爲他游説，政府微言示意他已被允准，然後進入朝廷。經過朝見以後，得旨意授任郎官，却總是心懷不滿，天天趾高氣昂，不肯供職，這難道是張載、程頤的學

官，在臣合有統攝，若不舉劾，厥罪惟均。望將熹停罷，姑令循省，以爲事君無禮者之戒。”

問教給他這樣做的嗎？因爲朱熹既然授任了兵部郎官，臣應該有所統率管理，如果不舉奏彈劾，我的罪過就會跟他相等。希望把朱熹罷官，姑且令他遵命反省，作爲服侍君主不遵禮法的人的鑒戒。”

上謂其言過當，而大臣畏栗之强，莫敢深論。太常博士葉適獨上封事辯之曰：“考栗之辭，始末參驗，無一實者。其中‘謂之道學’一語，無實最甚。蓋自昔小人殘害良善，率有指名，或以爲好名，或以爲立異，或以爲植黨。近忽創爲‘道學’之目，鄭丙唱之，陳賈和之。居要路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務潔修，粗能操守，輒以道學之名歸之，殆如吃菜事魔、影迹犯敗之類。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栗爲侍從，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而更襲鄭丙、陳賈密相傳授之説，以道學爲大罪。文致言語，逐去一熹，固未甚害，第恐自此游辭無實，讒言横生，善良受害，無所不有！願陛下正紀綱之所在，絶欺罔於既形，摧抑暴横以扶善類，奮發剛斷以慰公言。”於是侍御史胡晋臣劾栗，罷之，出知泉州，又改明州。奉祠以卒，謚簡肅。

皇上認爲他言過其實，但大臣警畏林栗的强悍，没有人敢深入争論。太常博士葉適獨自上密封奏章争辯這事説：“考查林栗的言辭，始末參照驗證，没有一句實在話。其中‘説這是道學’一句，最不真實。自從當年小人殘害良善好人，大概都有指斥的名目，有的認爲是好求聲名，有的認爲是標新立異，有的認爲是樹立黨羽。近來忽然創出‘道學’的名目，鄭丙首先提倡，陳賈接着應和。當權的人秘密互相傳授，看見士大夫有稍爲潔身自好、大致有操守的，就把道學的名目加給他，差不多像是吃菜事魔、畫圖咒毁一類。從前王淮在臺諫表裏不一，暗中廢除正派好人，用的就是這套方法。林栗是侍從官，没有能傳達陛下的好意思慮，却再沿襲鄭丙、陳賈密相傳授的説法，把道學當成大罪。用深文周致的語言，斥逐一個朱熹，本來還没有大的妨害，衹恐怕從此浮辭不講事實，讒言憑空而生，善良好人受害，什麽事情不會發生！希望陛下端正法律綱紀管轄之處，杜絶欺瞞迷惑在剛出現的時候，摧毁抑制横暴之徒而扶助善良的人，奮起果斷地判決來慰撫公衆輿論。”於是侍御史胡晋臣彈劾林栗，罷免了他，出朝爲泉州知州，又改爲明州。奉領宫祠而死，謚號簡肅。

栗爲人强介有才，而性狷急，欲快其私忿，遂至攻詆名儒，廢絶師教，殆與鄭丙、陳賈、何澹、劉德秀、劉三傑、胡紘輩黨邪害正者同科。雖疇昔論事，雄辯可觀，不足以蓋晚節之謬也。

林栗的爲人强悍獨特有才學，但性格狹隘急躁，想要暢快自己的私人怨憤，以至於攻擊詆毁著名學者，廢止斷絶師門所教，幾乎和鄭丙、陳賈、何澹、劉德秀、劉三傑、胡紘等糾結邪黨妨害正人的人一樣了。雖然以前議論大事，雄强善辯值得一觀，也不足以掩蓋晚節的謬誤。

高文虎

高文虎字炳如，四明人，禮部侍郎閌之從子。登紹興庚辰進士第，調平江府吴興縣主簿。

高文虎字炳如，四明人，禮部侍郎高閌的侄子。紹興三十年進士及第，調爲平江府吴興縣主簿。

曾幾守官在吴，文虎從之游，故

曾幾在吴地任官，高文虎跟他交游，所以見

聞見博洽，多識典故。除國子正，遷太學博士。孝宗幸兩學，祭酒林光朝訪文虎具儀注，文虎輯國朝以來臨幸故事授之。兼國史院編修官，與修《四朝國史》。出知建昌軍，擢將作丞兼實録院檢討官，修《高宗實録》；又兼玉牒所檢討官，修《神宗玉牒》。自熙寧以來，史氏淆雜，人無所取信。文虎盡取朱墨本刊正繆妄，一一研核。既奏御，又修《徽宗玉牒》，考訂宣和、崇、觀以來尤爲詳審。

寧宗即位，遷軍器少監兼將作監；遷國子司業兼學士院權直；遷祭酒、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兼祭酒，升實録院同修撰、同修國史。

韓侂胄用事，既逐趙汝愚、朱熹，以其門多知名士，設僞學之目以擯之，遂命文虎草詔曰："向者權臣擅朝，僞邪朋附，協肆奸宄，包藏禍心。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朕獲承慈訓，膺受内禪，陰謀壞散，國勢復安。嘉與士大夫厲精更始，凡曰淫朋比德，幾其自新；而歷載臻兹，弗迪厥化。締交合盟，窺伺間隙，毁譽舛迕，流言間發，將以傾國是而惑衆心。甚至竊附於元祐之衆賢，而不思實類乎紹聖之奸黨。國家秉德康寧，弗汝瑕殄，今惟自作弗靖，意者漸于流俗之失不可復反歟？將狃于國之寬恩而罰有弗及歟？何其未能洗濯以稱朕意也！朕既深詔二三大臣與夫侍從言議之官，益維持正論以明示天下矣。諭告所抵，宜各改視回聽，毋復借疑似之説以惑亂世俗。若其遂非不悔，怙終不悛，邦有常刑，必罰毋赦！"

西掖詞命，舊率以數人共一詞，

聞廣博，懂得很多典故。授任國子正，遷爲太學博士。孝宗巡幸兩座學校，祭酒林光朝向高文虎咨詢具體的禮節儀式，高文虎采輯本朝開國以後臨莅巡幸的舊例交給他。兼國史院編修官，參與修《四朝國史》。出朝爲建昌軍知軍，提升將作丞兼實録院檢討官，修《高宗實録》；又兼玉牒所檢討官，修《神宗玉牒》。自從熙寧以後，史書雜亂，人們没有地方求取信史。高文虎拿全部朱印墨印版本糾正錯誤，一一研討核實，奏呈皇上以後，又修《徽宗玉牒》，考訂宣和、崇寧、大觀以後史實尤其詳密周到。

寧宗即位，遷爲軍器少監兼將作監；遷爲國子司業兼學士院權直；遷爲祭酒、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兼祭酒，升任實録院同修撰、同修國史。

韓侂胄當權，驅逐趙汝愚、朱熹以後，因他們門下有很多知名之士，設立僞學名目來排斥他們，就命令高文虎起草詔書説："從前權臣專擅朝政，僞學邪惡朋比阿附，協力肆行奸狡禍亂，暗中懷着害人之心。托賴上天威靈，祖宗福佑，朕仰承得到太后慈訓，接受禪位，陰謀被擊破消散，國勢重新安定。嘉獎優待士大夫奮發精忠重新開始，凡是和壞人朋比爲奸的，希望他們改過自新；但是經歷多年至現在，尚不肯實行這樣的變化。締結交换盟約，窺測等待機會，詆毁和贊譽互相錯亂，謡言間或出現，將因此混亂國事而迷惑人心。甚至私下裏比作元祐時的衆君子，却不想想實際上類似紹聖時的奸邪黨人。國家秉承德行務求康寧，不因罪過而絶棄你們，現在還祇是自作自受不肯安静，想來是以爲浸潤於流俗的過失而無法挽救了嗎？還是貪習國家的寬厚恩德而懲罰不到呢？爲什麼尚未洗心革面而合乎朕心呢！朕既已深切詔責兩三位大臣和那些侍從諫諍官員，更要維護堅持正確的言論來昭示天下了。旨意抵達之處，應當各自改正錯誤觀點，不得再假藉貌似正確的言論惑亂世俗。如果跟從錯誤不知後悔，堅持到底不知改正，國家有制定的刑罰，必定懲處絶不寬赦！"

中書省起草詞命詔書，以往大多用幾個人共

文虎以爲非所以崇訓戒、贊人才也，乃人人各爲之。遷兵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又兼祭酒，拜翰林學士兼侍讀、實録院修撰，修國史。除華文閣學士、知建寧府，力丐祠，提舉太平興國宫。以臺臣言奪職，卒。

文虎以博洽自負，與胡紘合黨，共攻道學，久司學校，專困遏天下士，凡言性命道德者皆絀焉。

同起草一篇詔書，高文虎認爲不能够因此提高訓練戒敕、贊詔的人才，於是改爲每人各自起草一篇。遷爲兵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又兼祭酒，拜翰林學士兼侍讀、實録院修撰，修國史。授任華文閣學士、建寧府知府，極力請求祠禄，提舉太平興國宫。因臺臣進言罷職，去世。

高文虎以知識廣博自負，和胡紘合爲一黨，共同攻擊道學，長期主管學校，專門困窘遏制天下士人，凡是談論性命道德的都被黜退。

陳自强

陳自强者，福州閩縣人，字勉之。登淳熙五年進士第。慶元二年，入都待銓。自以嘗爲韓侂胄童子師，欲見之，無以自通，適僦居主人出入侂胄家，爲言於侂胄。一日，召自强，比至，則從官畢集，侂胄設褥于堂，鄉自强再拜，次召從官同坐。侂胄徐曰："陳先生老儒，汩没可念。"明日，從官交薦其才。除太學録，遷博士，數月轉國子博士，又遷秘書郎。入館半載，擢右正言、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入臺未逾月，遂登樞府，由選人至兩地財四年。嘉泰三年，拜右丞相，歷封祁、衛、秦國公。

陳自强，福州閩縣人，字勉之。淳熙五年進士及第。慶元二年，到京城等候銓選。自以爲是韓侂胄小時候的老師，想要見他，没辦法通報自己，恰巧借住的那家主人出入韓侂胄家，替他向韓侂胄進言。一天，召見陳自强，等到那裏，已經聚集很多屬官，韓侂胄在堂上鋪設拜褥，向陳自强拜了兩拜，然後再招呼屬官們一起坐下。韓侂胄慢慢説："陳先生是位老儒，湮没無聞很可惜。"第二天，下屬官員交章上薦他的才能。授任太學録，遷爲博士，幾個月間升爲國子博士，又遷爲秘書郎。入館半年，提升右正言、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入臺没過一個月，就入主樞密院，從選人到兩府纔用四年。嘉泰三年，拜右丞相，歷封祁、衛、秦國公。

韓侂胄顓朝權，包苴盛行，自强尤貪鄙。四方致書饋，必題其緘云："某物并獻"；凡書題無"并"字，則不開。縱子弟親戚關通貨賄，仕進干請，必諧價而後予。日押空名刺札送侂胄家，須用乃填，三省不與也。都城火，自强所貯，一夕爲煨燼。侂胄首遺之萬緡，執政及列郡聞之，莫不有助。不數月，得六十萬緡，遂倍所失之數。創國用司，自爲國用使，以費士寅、張巖爲同知國用事，掊克民財，州郡騷動。

韓侂胄專攬朝廷大權，賄賂盛行，陳自强最爲貪心鄙陋。各地送來書信饋贈，一定要題寫在信封上説："某件物品一并獻上"；凡是信封上没有題寫"并"字的，就不打開。縱容子弟親戚交通關節收取賄賂，爲仕進干謁請托的，必定議定價格然後給予。每天簽押空白札紙送到韓侂胄家，需要用時就填寫，三省不能參與。京城火災，陳自强所囤積的財産，一個晚上被燒成灰燼。韓侂胄首先送他錢一萬緡，執政及各州聽説了，没有不幫忙的。没幾個月，得錢六十萬緡，於是超過所損失錢數的一倍。創立國用司，自己做國用使，讓費士寅、張巖任同知國用事，盤剥民財，州郡動蕩不安。

方侂胄欲爲平章，猶畏衆議，自

正當韓侂胄想要做平章，還畏懼衆人要有議

强首率同列援典故入奏。詔以侂胄爲平章軍國事。常語人曰："自强惟一死以報師王。"每稱侂胄爲恩王、恩父，而呼堂吏史達祖爲兄、蘇師旦爲叔。

論的時候，陳自强首先率領同官援引舊例上奏。下詔任命韓侂胄爲平章軍國事。常常對人說："陳自强衹有用一死來報答師王。"常稱韓侂胄爲恩王、恩父，而稱呼政事堂吏史達祖爲兄、蘇師旦爲叔。

侂胄將用兵，遣使北行審敵虛實，自强薦陳景俊以往。金人有"不宜敗好"之語，景俊歸，自强戒使勿言，侂胄乃决恢復之議。吳曦有逆謀，求歸蜀，厚賂自强。自强語侂胄："非曦不足以鎮坤維。"乃縱之歸，曦卒受金人命爲蜀王。侂胄奸凶，久盗國柄，自强實爲之表裏。

韓侂胄將要發動戰爭，派使節到北方瞭解敵情虛實，陳自强推薦陳景俊前往。金人有"不應當毁壞和好"的話，陳景俊回來，陳自强告誡他不要講，韓侂胄於是决定恢復國土的意見。吳曦有叛逆的圖謀，請求回到蜀地，重金賄賂陳自强。陳自强對韓侂胄說："除了吳曦没有人能鎮守西南。"就放他回去，吳曦最終接受了金人的任命爲蜀王。韓侂胄奸邪凶惡，長久盗竊國家權柄，陳自强實在是他的幫襯。

既開邊隙，朝野洶洶，三遣使請和。金人欲縛送首議用兵賊臣，侂胄恚憤，復欲用兵，中外大懼。史彌遠建議誅侂胄，詔以自强阿附充位，不恤國事，罷右丞相。未幾，詔追三官，永州居住，又責武泰軍節度副使、韶州安置。中書舍人倪思繳奏，乞遠竄，籍其家，詔從之。再責復州團練副使、雷州安置。後死於廣州。

既已開啓邊疆戰事，朝廷内外喧鬧不安，三次派遣使節請求講和。金人想要得到捆綁送上首先創議動兵的賊臣，韓侂胄憤恨，又打算出兵，朝廷内外大爲害怕。史彌遠建議殺掉韓侂胄，下詔說陳自强阿附而挂名官位，不體察國家大事，罷免右丞相。不久，下詔追貶三級，永州居住，又責授武泰軍節度副使、韶州安置。中書舍人倪思繳還奏章，請求貶竄遠方，抄没他的家，下詔聽從他。再次責罰授爲復州團練副使、雷州安置。後來死在廣州。

鄭丙

鄭丙字少融，福州長樂人。紹興十五年進士。積官至吏部尚書、浙東提舉。

鄭丙字少融，福州長樂人。紹興十五年進士。累積官職到吏部尚書、浙東提舉。

朱熹行部至台州，奏台守唐仲友不法事，宰相王淮芘之。熹章十上。丙雅厚仲友，且迎合宰相意，奏："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蓋指熹也。於是監察御史陳賈奏："道學之徒，假名以濟其僞，乞擯斥勿用。"道學之目，丙倡賈和，其後爲慶元學禁，善類被厄，丙罪爲多。

朱熹巡視部屬到台州，上奏台州守臣唐仲友不合法規的事，宰相王淮庇護他。朱熹奏章遞上十次。鄭丙同唐仲友非常要好，權且爲迎合宰相意圖，上奏："近來社會上士大夫中有所謂'道學'的人，欺騙世人盗取名聲，不應當信用。"大約就是指朱熹。於是監察御史陳賈上奏："道學的徒黨，假藉名聲來幫助他們的虛僞，請求排斥驅逐不予任用。"道學的名目，鄭丙首倡陳賈應和，後來發展爲慶元學禁，好人遭逢厄運，鄭丙的罪過最多。

嘗知泉州，爲政暴急，或勸之尚

曾經爲泉州知州，施行政治暴虐急迫，有人

寬，丙曰：“吾疾惡有素，豈以晚節易所守哉。”聞者哂之。丙官終端明殿學士，卒，謚簡肅。

勸他趨向寬緩，鄭丙說：“我素來痛恨邪惡，怎肯用晚節換掉遵守的準則。”聽到的人都嘲笑他。鄭丙官至端明殿學士，去世，謚號簡肅。

京鏜

京鏜字仲遠，豫章人也。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龔茂良帥江西，見之曰：“子廟廊器也。”及茂良參大政，遂薦鏜入朝。

京鏜字仲遠，是豫章人。紹興二十七年進士及第。龔茂良鎮守江西，見了他說：“你是在朝廷上做大官的材料啊。”等到龔茂良參決國家大事，就推薦京鏜入朝。

孝宗詔侍從舉良縣令爲臺官，給事中王希吕曰：“京鏜蚤登儒級，兩試令，有聲。陛下求執法官，鏜其人也。”上引見鏜，問政事得失。時上初統萬機，鋭志恢復，群臣進説，多迎合天子意，以爲大功可旦暮致。鏜獨言：“天下事未有驟如意者，宜舒徐以圖之。”上善其言。鏜於是極論今日民貧兵驕，士氣頽靡，言甚切至。上説，擢爲監察御史，累遷右司郎官。

孝宗下詔令侍從官推舉優良的縣令爲臺官，給事中王希吕說：“京鏜很早就登上儒學等級，兩度試爲縣令，有政績好的名聲。陛下需求執法官員，京鏜是適當的人選。”皇上讓引見京鏜，詢問政事的得失。當時皇上剛剛統理天下大事，專心致志謀求恢復國土，群臣的進言議論，很多是迎合天子的心意，認爲大功早晚可以實現。京鏜獨自上言：“天下的事情没有一下子就遂心如願的，應當從容不迫地謀求它。”皇上認爲他的話很好。京鏜於是極力論述今天民貧兵驕，士氣萎靡，話説得非常懇切周到。皇上喜歡，提升爲監察御史，累積遷官至右司郎官。

金遣賀生辰使來，上居高宗喪，不欲引見，鏜爲儐佐，以旨拒之。使者請少留闕下，鏜曰：“信使之來，以誕節也。誕節禮畢，欲留何名乎?”使行，上嘉其稱職。轉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

金人派遣賀生辰使來，皇上在爲高宗服喪，不想引見，京鏜任喪禮儐佐，用旨意拒絶他們。使者請求在京城留駐一些時候，京鏜說：“信使來朝，是由於生辰節慶。生辰禮節已經結束了，想要留下又用什麽名目呢?”使臣走了，皇上嘉獎他稱職。轉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

金人遣使來吊，鏜爲報謝使。金人故事，南使至汴京則賜宴。鏜請免宴，郊勞使康元弼等不從，鏜謂必不免宴，則請徹樂，遺之書曰：“鏜聞鄰喪者舂不相，里殯者不巷歌。今鏜銜命而來，繄北朝之惠吊，是荷是謝。北朝勤其遠而憫其勞，遣郊勞之使，蕆式宴之儀，德莫厚焉，外臣受賜，敢不重拜。若曰而必聽樂，是於聖經爲悖理，於臣節爲悖義，豈惟貽本朝之羞，亦豈昭北朝之懿哉?”相持甚久。鏜即館，相禮者趣就席，鏜曰：“若不徹樂，不敢即席。”金人迫

金人派遣使臣來吊唁，京鏜任報謝使回訪。金人的舊例，南方使臣到了汴京就賜給筵宴。京鏜請求免去宴席，郊勞使康元弼等人不肯，京鏜說如果一定不能免去宴席，就請求撤去音樂，并寫信給他說：“京鏜聽説鄰人有喪事時舂米不喊號子，鄉里人出殯時在巷子裏不唱歌。現在京鏜領命而來，對北朝好意的吊唁，表示感謝。北朝認爲遠路辛苦而憐憫行路的勞累，派遣郊勞的使節，完成宴會的儀式，好意没有比這個更深厚的，外臣受到賞賜，怎敢不再拜。如果說必須聽音樂，這對於聖人經書來説是違背情理的，對於臣子氣節來説是違背道義的，難道僅僅是留下對本朝的羞辱，而且難道昭示了北朝的美德嗎?”

之，鏜弗爲動，徐曰："吾頭可取，樂不可聞也。"乃帥其屬出館門，甲士露刃向鏜，鏜叱退之。金人知鏜不可奪，馳白其主，主嘆曰："南朝直臣也。"特命免樂。自是恒去樂而後宴鏜。孝宗聞之喜，謂輔臣曰："士大夫平居孰不以節義自許，有能臨危不變如鏜者乎?"使還，入見。上勞之曰："卿能執禮爲國家增氣，朕將何以賞卿?"鏜頓首曰："北人畏陛下威德，非畏臣也。正使臣死於北庭，亦臣子之常分耳，敢言賞乎!"故事，使還當增秩。右相周必大言於上曰："增秩常典爾，京鏜奇節，今之毛遂也，惟陛下念之。"乃命鏜權工部侍郎。

相持不下很長時間。京鏜到館所，贊禮的人催促他入席，京鏜說："如果不撤去音樂，不敢入席。"金人逼迫他，京鏜不爲所動，從容地說："我的頭可以拿去，音樂是不可以聽的。"就率領部屬走出館所大門，披甲武士拔刀對着京鏜，京鏜斥退了他們。金人知道京鏜不會改變，跑去報告國主，國主嘆息說："是南朝的直臣啊。"特別下令免去音樂。從此總是撤去音樂再宴請京鏜。孝宗聽說後很高興，對輔佐大臣說："士大夫平常誰不用節義期許自己，有能够臨危難不變節像京鏜那樣的嗎?"出使回來，入朝進見。皇上慰勞他說："你能堅持禮節爲國家增長氣勢，我拿什麼酬賞給你?"京鏜叩頭說："北人害怕的是陛下的威儀道德，不是害怕臣。即使臣死在北人朝廷，也是臣子的本分罷了，豈敢說到賞賜嗎!"按照舊例，出使回國應當升級。右相周必大對皇上說："升級是正常的規矩，京鏜有特異的氣節，是今天的毛遂，希望陛下體念他。"於是任命京鏜代理工部侍郎。

四川闕帥，以鏜爲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鏜到官，首罷征斂，弛利以予民。瀘州卒殺太守，鏜擒而斬之，蜀以大治。召爲刑部尚書。

四川缺少守帥，派京鏜爲安撫制置使兼成都府知府。京鏜到任，首先罷免橫徵暴斂，放鬆利益給予百姓。瀘州士兵殺死太守，京鏜捕獲他們斬下首級，蜀地因此大治。召還任刑部尚書。

寧宗即位，甚見尊禮，由政府累遷爲左丞相。當是時，韓侂胄權勢震天下，其親幸者由禁從不一二歲至宰輔；而不附侂胄者，往往沉滯不偶。鏜既得位，一變其素守，於國事謾無所可否，但奉行侂胄風旨而已。又薦引劉德秀排擊善類，於是有僞學之禁。

寧宗即位，很受尊崇禮遇，從政府屢次遷官爲左丞相。在這時，韓侂胄權勢震動天下，他的親近的人由宮中侍從沒過一二年就做到宰相，但不依附韓侂胄的人，常常沉淪不遇。京鏜得到相位以後，完全改變他平素的操守，對待國事隨意無可無不可，祇奉行韓侂胄的微言示意而已。又推薦引用劉德秀排擠打擊好人，於是出現僞學之禁。

後宦者王德謙除節度使，鏜乃請裂其麻，上曰："除德謙一人而止可乎?"鏜曰："此門不可啓。節鉞不已，必及三孤；三孤不已，必及三公。願陛下以真宗不予劉承規爲法，以大觀、宣、政間童貫等冒節鉞爲戒。"上於是謫德謙而黜詞臣吳宗旦，或曰，亦侂胄意也。

後來宦官王德謙授任節度使，京鏜就請求毀掉他的任命詔書，皇上說："授任王德謙一個人就停止，可以嗎?"京鏜說："這個門不能開。節度使不算完，必然會達到三孤；三孤也不算完，必然會達到三公。希望陛下拿真宗不給劉承規官職爲法則，拿大觀、宣和、政和年間童貫等人冒領節度使爲鑒戒。"皇上因此貶謫王德謙而罷黜詞臣吳宗旦，有人說，這也是韓侂胄的意思。

居無何，以年老請免相，薨，贈太保，謚文忠。後以監察御史倪千里言，改謚莊定。

過了不久，因年老請求免相，逝世，贈官太保，謚號文忠。後來因監察御史倪千里上言，改謚號爲莊定。

謝深甫

謝深甫，字子肅，台州臨海人。少穎悟，刻志爲學，積數年不寐，夕則置瓶水加足於上，以警困怠。父景之識爲遠器，臨終語其妻曰："是兒當大吾門，善訓迪之。"母攻苦守志，督深甫力學。

謝深甫字子肅，台州臨海人。少年時就聰穎靈悟，立志求學，連續幾年很少睡覺，晚間就打一瓶水把脚放在上面，來警醒困倦勞乏。父親謝景之知道他有遠大的才識，臨死時對妻子說："這個孩子將要光大我們的門户，好生教育啓迪他。"母親刻苦守節，督促謝深甫努力學習。

中乾道二年進士第，調嵊縣尉。歲饑，有死道旁者，一嫗哭訴曰："吾兒也。傭于某家，遭掠而斃。"深甫疑焉，徐廉得嫗子他所，召嫗出示之，嫗驚伏曰："某與某有隙，賂我使誣告耳。"

乾道二年進士及第，調爲嵊縣尉。年成有饑荒，有死在路旁的人，一個老太婆哭訴說："是我的兒子。在某人家做雇工，被打死了。"謝深甫感到懷疑，慢慢查訪到老太婆的兒子在别處，召老太婆來指給她看，老太婆驚恐伏在地上說："某人和某人有仇，是賄賂了我讓我誣告的。"

越帥方滋、錢端禮皆薦深甫有廊廟才，調崑山丞，爲浙曹考官，一時士望皆在選中。司業鄭伯熊曰："文士世不乏，求具眼如深甫者實鮮。"深甫曰："文章有氣骨，如泰山喬岳，可望而知，以是得之。"

越地守帥方滋、錢端禮都推薦深甫有朝廷大官的才幹，調崑山縣丞，任浙江曹試考官，當時有名望的士人都被選入。司業鄭伯熊說："文士世間并不缺少，要尋求有眼力如同謝深甫這樣的實在很少。"謝深甫說："文章有氣格風骨，就如同泰山高峰，可以一望而知，因此得到了他們。"

知處州青田縣。侍御史葛邲、監察御史顔師魯、禮部侍郎王藺交薦之。孝宗召見，深甫言："今日人才，枵中侈外者多妄誕，矯訐沽激者多眩鬻。激昂者急於披露，然或鄰於好夸；剛介者果於植立，而或鄰於太鋭；静退簡默者寡有所合，或鄰於立異。故言未及酬而已齟齬，事未及成而已挫抑。於是趣時徇利之人，專務身謀，習爲軟熟，畏避束手，因循苟且，年除歲遷，亦至通顯，一有緩急，莫堪倚仗。臣願任使之際，必察其實，既悉其實，則涵養之以蓄其才，振作之以厲其氣，栽培封殖，勿使沮傷。"上嘉納。問當世人才，對曰："薦士，大臣職也。小臣來自遠方，不足以奉明詔。"上領之，諭宰

爲處州青田縣知縣。侍御史葛邲、監察御史顔師魯、禮部侍郎王藺交章推薦他。孝宗召見，謝深甫進言："今天的人才，中心空虚外表華麗的人多妄言誇誕，矯情直言沽名偏激的人多炫耀自售。激昂揚厲的人急於表現自己，但有時接近於喜歡自誇；剛直耿介的人勇於樹立，但有時接近於鋒芒畢露；静退簡默的人很少迎合，但有時接近於標新立異。所以話還没來得及回答就已經意見不合，事還没來得及辦完就已經受挫被阻。從此趨向時俗追尋利益的人，專門爲自己打算，習慣做軟熟迎合的事，膽小怕事束手無爲，因循舊例苟且度日，年逝歲遷，也能做到達官顯貴，一旦事情緊急，却不可以倚仗。臣希望任用驅使的時候，一定要細察他的實際，全部瞭解他的實際之後，就涵育保養他來儲蓄他的才能，振作他來激勵他的志氣，栽培封護養育，不要使他沮謝受傷。"皇上嘉許接受。問當世的人才，回答說：

臣曰："謝深甫奏對雍容，有古人風。"除籍田令，遷大理丞。

"推薦士人，是大臣的職責。小臣來自偏僻遠方，不具備奉詔回話的資格。"皇上點頭同意他的話，告知宰相說："謝深甫奏事答問從容不迫，有古人的風範。"授任籍田令，遷爲大理寺丞。

江東大旱，擢爲提舉常平，講行救荒條目，所全活一百六十餘萬人。光宗即位，以左曹郎官借禮部尚書爲賀金國生辰使。紹熙改元，除右正言，遷起居郎兼權給事中。知閤門事韓侂胄破格轉遥郡刺史，深甫封還内降云："人主以爵禄磨厲天下之人才，固可重而不可輕；以法令隄防天下之僥倖，尤可守而不可易。今侂胄驀越五官而轉遥郡，僥倖一啓，攀援踵至，將何以拒之？請罷其命。"

江東大旱，提升他爲提舉常平，研究推行救荒條目，救活了一百六十多萬人。光宗即位，以左曹郎官借禮部尚書銜任賀金國生辰使。紹熙改元，授任右正言，遷爲起居郎兼代理給事中。知閤門事韓侂胄破格轉官爲遠郡刺史，謝深甫封還内廷降出的批示説："君王用爵位官禄來考驗激勵天下的人才，本來衹可重視不可輕視；用法律命令來防止天下的僥幸干進，更是應該謹守而不可改變。現在韓侂胄突然超越五級而轉任遥郡，僥幸的門户一開，攀比援引接連到來，拿什麽去拒絶他們？請求罷免這項任命。"

進士俞古應詔言事，語涉詆訐，送瑞州聽讀。深甫謂："以天變求言，未聞旌賞而反罪之，則是名求而實拒也。俞古不足以道，所惜者朝廷事體耳。"右司諫鄧馹論近習，左遷，深甫請還馹，謂："不可以近習故變易諫官，爲清朝累。"

進士俞古響應詔旨進言國事，語言涉及詆毁揭發，送瑞州聽候處分。謝深甫認爲："因上天示變徵求直言，没聽到奬勵賞賜反而怪罪他，就成爲挂名求言而實際拒絶了。俞古不值一提，所可惜的是朝廷的大體罷了。"右司諫鄧馹議論親幸近臣，貶官，謝深甫請求召還鄧馹，認爲："不可因親幸近臣的原故撤换諫官，成爲清明朝廷的牽累。"

二年，知臨安府。三年，除工部侍郎。入謝，光宗面諭曰："京尹寬則廢法，猛則厲民，獨卿爲政得寬猛之中。"進兼吏部侍郎，兼詳定敕令官。四年，兼給事中。陳源久以罪斥，忽予内祠，深甫固執不可。姜特立復詔用，深甫力争，特立竟不得入。張子仁除節度使，深甫疏十一上，命遂寢。每禁庭燕私，左右有希恩澤者，上必曰："恐謝給事有不可耳。"

二年，爲臨安府知府。三年，授任工部侍郎。入宫謝恩，光宗當面告知他説："京兆尹寬厚就廢弛法令，嚴厲就危害人民，衹有你任政能得到寬嚴適中。"進爲兼吏部侍郎，兼詳定敕令官。四年，兼給事中。陳源長期因罪貶斥，忽然單獨給予在京宫觀，謝深甫堅決認爲不可以。姜特立重新下詔進用，謝深甫極力争辯，姜特立最終没能入朝。張子仁授任節度使，謝深甫上奏章十一次，任命就中止。每逢宫内親屬私宴，左右的人有希冀得到皇帝恩惠的，皇上必定説："恐怕謝給事有不同意見罷了。"

寧宗即位，除焕章閣待制、知建康府，改御史中丞兼侍讀。上言："比年以來，紀綱不立。臺諫有所論擊，不與被論同罷，則反除以外任；給、舍有所繳駁，不命次官書行，則

寧宗即位，授任焕章閣待制、建康府知府，改爲御史中丞兼侍讀。進言："近年以來，法紀綱常都没有樹立。臺諫官有所議論抨擊，不是和被論列者一同罷免，就是反被授予外任；給事中、中書舍人有所繳還駁奏，不是命令下一個官

反遷以他官；監司有所按察，不兩置之勿問，則被按者反得美除。以奔競得志者，不復知有廉恥；以請屬獲利者，不復知有彝憲。貪墨縱橫，莫敢誰何；罪惡暴露，無所忌憚。隳壞紀綱，莫此爲甚。請風厲在位，革心易慮，以肅朝著。”禮官議祧僖祖，侍講朱熹以爲不可，深甫言：“宗廟重事，未宜遽革。朱熹考訂有據，宜從熹議。”

員書讀施行，就是反被改遷其他官職；監察部門有所考核糾察，不是被放在一邊不予過問，就是被糾察的人反而得到美差。靠奔走競爭得遂願望的，不再知道還有廉恥；靠請托依附獲得利益的，不再知道還有常刑。貪污穢行縱橫肆虐，没有人敢拿它怎麽樣；罪惡公然進行，没有顧慮忌怕。毁壞法紀綱常，没有比現在更厲害的。請求諷示激勵在官位的人，洗心革面改變想法，來嚴肅朝廷風紀。”禮官商議祧祭僖祖，侍講朱熹認爲不可以，謝深甫上言：“宗廟大事，不應突然改變。朱熹考訂有根據，應當聽從朱熹的建議。”

慶元元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遷參知政事，再遷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内侍王德謙建節，深甫三疏力陳不可蹈大觀覆轍，德謙竟斥。進金紫光禄大夫，拜右丞相，封申國公，進岐國公。光宗山陵，爲總護使。還，拜少保，力辭，改封魯國公。

慶元元年，授任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遷爲參知政事，再遷爲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内侍王德謙爲節度使，謝深甫三次上疏極力陳述不可以再繼續大觀時的錯誤做法，王德謙最終被斥逐。進爲金紫光禄大夫，拜右丞相，封申國公，進岐國公。光宗入葬陵墓，任總護使。回來，拜少保，極力推辭，改封魯國公。

嘉泰元年，累疏乞避位，寧宗曰：“卿能爲朕守法度，惜名器，不可以言去。”召坐賜茶，御筆書《説命》中篇及金幣以賜之。

嘉泰元年，屢次上奏請求離職，寧宗説：“你能替我守護法度，愛惜國家官位，不能説要離開。”召他坐下并賜給茶飲，皇上親筆寫了《説命》中篇以及金帛賜給他。

有余嚞者，上書乞斬朱熹，絶僞學，且指蔡元定爲僞黨。深甫擲其書，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季通不過自相與講明其學耳，果有何罪乎？余嚞蟣虱臣，乃敢狂妄如此，當相與奏知行遣，以厲其餘。”

有個叫余嚞的人，上書請求斬朱熹，絶僞學，而且指責蔡元定是僞黨。謝深甫扔掉他的上書，對同官們説：“朱元晦、蔡季通不過是自己互相研討彰明他們的學問罷了，真有什麽罪過嗎？余嚞是像蟣子虱子一樣的小臣，竟敢狂妄到這種地步，應當一起上奏進行驅逐，來警戒其他的人。”

金使入見不如式，寧宗起入禁中，深甫端立不動，命金使俟于殿隅，帝再御殿，乃引使者進書，迄如舊儀。

金國使臣進見不符禮節，寧宗起身進入宫禁，謝深甫立正不動，命令金使等在殿角，皇帝再次升殿，於是引領使臣獻進國書，最終都按照舊的儀式。

拜少保。乞骸骨，授醴泉觀使。明年，拜少傅，致仕。有星隕于居第，遂薨。後孫女爲理宗后，追封信王，易封衛、魯，謚惠正。

拜爲少保。請求退休，授任醴泉觀使。明年，拜少傅，退休。有顆星隕落在他的府第，於是逝世。後來孫女成爲理宗皇后，追封信王，改封衛、魯，謚號惠正。

許及之

許及之字深甫，温州永嘉人。隆興元年第進士，知袁州分宜縣。以部使者薦，除諸軍審計，遷宗正簿。乾道元年，林栗請增置諫員，乃效唐制置拾遺、補闕，以及之爲拾遺，班序在監察御史之上。

許及之字深甫，温州永嘉人。隆興元年進士及第，爲袁州分宜縣知縣。因部使者推薦，授任諸軍審計，遷爲宗正寺主簿。乾道元年，林栗請求增設諫官，於是仿效唐朝制度設置拾遺、補闕，用許及之爲拾遺，排班次序在監察御史之上。

高宗崩，及之言："皇帝既躬三年之喪，群臣難從純吉，當常服黑帶。"王淮當國久，及之奏："陛下即位二十七年，而群臣未能如聖意者，以苟且爲安榮，以姑息爲仁恕，以不肯任事爲簡重，以不敢任怨爲老成。敢言者指爲輕儇，鮮耻者謂之朴實。陛下得若人而相之，何補於治哉!"淮竟罷職予祠。

高宗逝世，許及之上言："皇帝既已親身實行三年的喪禮，群臣難於完全穿用吉服，應當在平常服裝之外加黑帶。"王淮掌權很久，許及之上奏："陛下即位二十七年了，而群臣還没有能符合聖心的人，都拿得過且過當作安定榮華，拿姑息養奸當作寬仁恕道，拿不肯接受事任當作簡肅端凝，拿不敢承擔埋怨當作老成持重。敢於説話的人被指斥爲輕佻儇薄，不知羞耻的人説成是樸厚忠實。陛下如果得這樣的人做宰相，對治理天下有什麽補益!"王淮最終罷職給奉祠禄。

光宗受禪，除軍器監，遷太常少卿，以言者罷。紹熙元年，除淮南運判兼淮東提刑，以鐵錢濫惡不職，貶秩，知廬州。召除大理少卿。寧宗即位，除吏部尚書兼給事中。及之早與薛叔似同擢遺、補，皆爲當時所予。黨事既起，善類一空，叔似累斥逐，而及之諂事侂胄，無所不至。嘗值侂胄生日，朝行上壽畢集，及之後至，閽人掩關拒之，及之俯僂以入。爲尚書，二年不遷，見侂胄流涕，序其知遇之意及衰遲之狀，不覺膝屈。侂胄惻然憐之曰："尚書才望，簡在上心，行且進拜矣。"居亡何，同知樞密院事。當時有"由竇尚書、屈膝執政"之語，傳以爲笑。

光宗接受禪位，授任軍器監，遷爲太常少卿，因言官罷職。紹熙元年，授任淮南運判兼淮東提刑，因鐵錢過多質量惡劣不稱職，降級，任廬州知州。召還授任大理少卿。寧宗即位，授任吏部尚書兼給事中。許及之早年和薛叔似一同提升爲拾遺、補闕，都是當時掌權者給與的。黨禁的事一出現，好人被一網打盡，薛叔似屢次遭到貶斥放逐，而許及之諂媚服侍韓侂胄，没有做不出來的事。曾經遇到韓侂胄過生日，朝官來上壽的都到了，許及之遲到，太監關門不讓他進，許及之就俯伏蜷屈爬進去。任尚書時，兩年没有升官，見到韓侂胄就流淚，叙述他受到知遇的心意以及衰頹的樣子，不知不覺跪了下去。韓侂胄同情地憐憫他説："尚書的才學名望，都記在皇上心上，馬上就要升官了。"過了不久，爲同知樞密院事。當時有"鑽洞尚書、下跪執政"的話，傳爲笑柄。

嘉泰二年，拜參知政事，進知樞密院事兼參政。兵端開，侂胄欲令及之守金陵，及之辭。侂胄誅，中丞雷孝友奏及之實贊侂胄開邊，及守金陵，始詭計免行。降兩官，泉州居

嘉泰二年，拜爲參知政事，進升知樞密院事兼參政。戰事爭端剛起來，韓侂胄想派許及之駐守金陵，許及之推辭。韓侂胄被殺，中丞雷孝友上奏許及之實際上贊助韓侂胄開啓邊釁，等到讓他守金陵，纔讓詭計没有得逞。降官兩級，在泉

住。嘉定二年卒。

州居住。嘉定二年去世。

梁汝嘉

梁汝嘉字仲謨，處州麗水人。以外祖太宰何執中任入官，調中山府司議曹事。建炎初，知常州武進縣。守薦其治狀，擢通判州事，加直秘閣，歷官至轉運副使。

梁汝嘉字仲謨，處州麗水人。因外祖太宰何執中而入仕，調中山府司議曹事。建炎初年，爲常州武進縣知縣。郡守推薦他治理的政績，提升通判州事，加官直秘閣，歷任各種官職到轉運副使。

臨安闕守，火盜屢作，命汝嘉攝事。汝嘉修火政，嚴巡徼，盜發輒得，火災亦息。遂命爲真，加直龍圖閣。以稱職，擢徽猷閣待制，試户部侍郎兼知臨安府。累遷户部侍郎，進權尚書兼江、淮、荆、廣經制使。

臨安守臣空缺，火災盜案多次發生，任命梁汝嘉代理任職。梁汝嘉整頓防火措施，嚴加巡視，盜賊一出現就被捕獲，火災也没有了。就任命他爲正式守臣，加官直龍圖閣。因稱職，提升徽猷閣待制，試户部侍郎兼臨安府知府。累積遷官爲户部侍郎，進爲代理尚書兼江、淮、荆、廣經制使。

汝嘉素善秦檜，殿中侍御史周葵將按之。汝嘉聞，紿中書舍人林待聘曰："副端將論君。"待聘亟告檜，徙葵起居郎。葵入後省，出疏示待聘曰："梁仲謨何其幸也。"待聘始知爲汝嘉所賣，士大夫以是薄汝嘉。汝嘉求去，以寶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觀。未幾，升學士、知明州，兼浙西沿海制置使，更温、宣、鼎三郡，復奉祠以歸。紹興二十三年，卒。汝嘉長於吏治，在臨安風績尤著。

梁汝嘉平素和秦檜很好，殿中侍御史周葵將要調查他。梁汝嘉聽説後，騙中書舍人林待聘説："副臺長將要議論您。"林待聘趕快報告秦檜，改任周葵爲起居郎。周葵進入中書省，拿出奏疏給林待聘看了説："梁仲謨多麽僥幸。"林待聘纔知道自己被梁汝嘉欺騙，士大夫因而看不起梁汝嘉。梁汝嘉請求離職，以寶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觀。不久，升爲學士、明州知州，兼浙西沿海制置使，歷經温、宣、鼎三州，又奉領宫祠還鄉。紹興二十三年，去世。梁汝嘉擅長吏治，在臨安時治績最爲顯著。

論曰：君子之論人，亦先觀其大者而已矣。忠孝，人之大節也，胡紘導其君以短喪，不得謂之忠；何澹疑所生繼母之服，士論紛紜而後去，不可以爲孝。彼於其大者且忍爲之，則其協比權奸，誣構善類，亦何憚而不爲乎？謝深甫出處，舊史泯其迹，若無可議爲者。然慶元之初，韓侂冑設僞學之禁，網羅善類而一空之，深甫秉政，適與之同時，諉曰不知，不可也。况於一劾陳傅良，再劾趙汝愚，形於深甫之章，有不可揜者乎？陳自强、鄭丙、許及之輩，狐媚苟合，以

論曰：君子對人的評論，也是首先觀察他的大節的方面而已。忠和孝，是人的大節，胡紘誘導他的君王服短期的喪禮，不能叫做忠；何澹對爲他本生家中繼母服喪的規定有疑問，衆人紛紛議論以後纔離職，不能算是孝。他們在這些大節的地方尚且忍心做，那麽那些協助勾結權奸，誣蠛陷害好人的事，又有什麽害怕而不肯做的呢？謝深甫的出仕退處，舊史稿上泯滅了他的污迹，好像没有什麽可指責的。但是在慶元初年，韓侂冑設立僞學的禁令，一網打盡所有的好人，謝深甫掌權，恰好和他同時，推委説是不知道，是不行的。何况是先彈劾陳傅良，又彈劾趙汝愚，表現在深甫的奏章裏，有無法遮掩的痕迹呢！陳自

竊貴寵，斯亦不足論已。若林栗之有治才，善論事，高文虎之自負該洽，京鏜之仗義秉禮，志信於敵國，抑豈無足稱者？然栗以私忿詆名儒，不爲清議所與；而文虎草僞學之詔，以是爲非，以正爲邪，變亂白黑，以欺當世，其人可知也。鏜暮年得政，朋奸取容，既愧其初服矣；況僞學之目，識者以爲鏜實發之乎！士君子立身行事，一失其正，流而不知返，遂爲千古之罪人，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强、鄭丙、許及之之輩，狐媚諂諛苟且迎合，來竊取貴顯恩寵，這是不值一提的。像林栗的有政治才能，善於論事，高文虎的自視廣博，京鏜的依仗道義堅執守禮，取信於敵對國家，又難道是不足以稱揚的嗎？然而林栗因私人怨憤詆毀著名學者，不被清正的輿論所許可；而高文虎起草禁僞學的詔書，拿正確當作錯誤，拿正派當作邪惡，混淆黑白，欺騙世人，他的爲人就可以知道了。京鏜晚年得掌大政，朋比爲奸苟合取容，已經有愧他原先的操守了；何況僞學的名目，有識之士認爲是由京鏜首先提出的呢！士大夫君子立身行事，一旦失去正道，就隨波逐流不知反悔，於是成爲千古的罪人，可以不警懼嗎！可以不警懼嗎！

宋史卷三百九十五

列傳第一百五十四

樓鑰　李大性　任希夷　徐應龍　莊夏　王阮
王質　陸游　方信孺　王柟

樓鑰

樓鑰字大防，明州鄞縣人。隆興元年，試南宫，有司偉其辭藝，欲以冠多士，策偶犯舊諱，知貢舉洪遵奏，得旨以冠末等。投贄謝諸公，考官胡銓稱之曰："此翰林才也。"試教官，調温州教授，爲敕令所删定官，修《淳熙法》。議者欲降太學釋奠爲中祀，鑰曰："乘輿臨幸，於先聖則拜，武成則肅揖，其禮異矣，可鈞敵乎?"

改宗正寺主簿，歷太府、宗正寺丞，出知温州。屬縣樂清倡言方臘之變且復起，邑令捕數人歸于郡。鑰曰："罪之則無可坐，縱之則惑民。"編隸其爲首者，而驅其徒出境，民言遂定。堂帖問故，鑰曰："蘇洵有言：'有亂之形，無亂之實，是謂將亂。不可以有亂急，不可以無亂弛。'"丞相周必大心善之。

光宗嗣位，召對，奏曰："人主初政，當先立其大者。至大莫如恢復，然當先强主志，進君德。"又曰："今之網密甚矣。望陛下軫念元元，以設禁爲不得已，凡有創意增益者，寢而勿行，所以保養元氣。"

樓鑰字大防，明州鄞縣人。隆興元年，應禮部試，負責官員認爲他的文辭偉麗，想要把他放在衆多士人的第一名，對策中偶然觸犯舊諱，知貢舉洪遵上奏，得到旨意放在最末等的第一名。送書啓感謝諸位恩公，考官胡銓稱贊他説："這是翰林的人才。"試教官，調爲温州教授，爲敕令所删定官，修《淳熙法》。議論的人想要把太學釋奠禮降爲中等祭祀，樓鑰説："皇帝駕臨巡幸，見到先聖就下拜，見到武成就肅立拱揖，這些禮節是不同的，能够對等嗎?"

改任宗正寺主簿，歷任太府、宗正寺丞，出爲温州知州。下屬樂清縣傳説方臘的禍變將再次發生，縣令拘捕了幾個人送到州裏。樓鑰説："判他們的罪又没有名目，放了他們又惑亂百姓。"把爲首的人編爲奴隸，驅逐他的黨徒出境，民間的流言於是平息。政事堂發下公文詢問緣故，樓鑰説："蘇洵有話説：'有作亂的形迹，没有作亂的事實，這就叫做將亂。不可以有處理作亂的急迫，也不可以像没有作亂時那樣鬆弛。'"丞相周必大心裏很欣賞他。

光宗繼承帝位，召見樓鑰，他上奏説："君主開始親政，應當首先樹立遠大的目標。最大的没有比恢復國土更大的了，但是應當首先加强君主的信念，增進君主的德行。"又説："今天法律的網羅太密了。希望陛下哀憐思念天下百姓，把設立禁令當成不得已的事情，凡是有意增加設立

新令的，停止下來不要再進行，這是爲了保養元氣。”

除考功郎兼禮部。吏銓并緣爲奸，多所壅底。鑰曰：“簡要清通，尚書郎之選。”盡革去之。改國子司業，擢起居郎兼中書舍人。代言坦明，得制誥體，繳奏無所回避。禁中或私請，上曰：“樓舍人朕亦憚之，不如且已。”刑部言，天下獄案多所奏裁，中書之務不清，宜痛省之。鑰曰：“三宥制刑，古有明訓。”力論不可。會慶節上壽，扈從班集，乘輿不出。已而玉牒、聖政、會要書成，將進重華，又屢更日。鑰言：“臣累歲隨班，見陛下上壽重華宮，歡動宸極。嘉王日趨朝謁，恪勤不懈，竊料壽皇望陛下之來，亦猶此也。”又奏：“聖政之書，全載壽皇一朝之事。玉牒、會要足成淳熙末年之書，幸速定其日，無復再展，以全聖孝。”於是上感悟，進書成禮。

授任考功郎兼禮部。吏部銓選都朋比作奸，很多人壅積不進。樓鑰說：“簡明扼要清明通達，就是尚書郎的人選。”把奸私全部革除。改爲國子司業，提升起居郎兼中書舍人。代君立言平易明達，得到制誥的正體，繳還詞奏沒有顧忌迴避。宮中有人私下請求恩寵，皇上說：“樓舍人我也怕他，不如暫且算了吧。”刑部上言，天下刑獄案件很多都要上奏裁奪，中書省的事務因此而不清楚，應當多加省減。樓鑰說：“三次原宥然後再處以刑罰，是古代已有的明確訓示。”極力論辯不可以。會慶節祝壽，隨從護衛排班集合，皇帝車駕却不見出宮。不久玉牒、聖政、會要等書編修已成，將要進奉重華宮，又屢次變更日期。樓鑰進言：“臣好幾年跟從朝班，見到陛下爲重華宮慶壽，歡呼聲震動北極天宇。嘉王每天趨見朝謁，恭謹勤勞毫不鬆懈，私下料想壽皇盼望陛下的來到，也和這個一樣。”又上奏：“聖政的一部書，完全記載壽皇一朝的政事。玉牒、會要補足淳熙末年的書，希望快些確定日期，不要再度拖延，以完成聖上的孝心。”因此皇上感動覺悟，獻書完成禮節儀式。

試中書舍人，俄兼直學士院。光宗内禪詔書，鑰所草也，有云：“雖喪紀自行於宮中，而禮文難示於天下。”薦紳傳誦之。遷給事中。乞正太祖東嚮之位，别立僖祖廟以代夾室，順祖、翼祖、宣祖之主皆藏其中，祫祭即廟而饗。從之。

試任中書舍人，不久兼直學士院。光宗禪位皇子的詔書，是樓鑰起草的，有話說：“雖然喪事自行經辦在宮中，但禮節儀式難以宣示於天下。”士大夫傳誦這些句子。遷爲給事中。請求糾正太祖朝東的神位，另建僖祖神廟而代替夾室，順祖、翼祖、宣祖的神位都藏在裏面，祫祭時到神廟進行供奉。聽從他。

朱熹以論事忤韓侂胄，除職與郡。鑰言：“熹鴻儒碩學，陛下閔其耆老，當此隆寒，立講不便，何如俾之内祠，仍令修史，少俟春和，復還講筵。”不報。趙汝愚謂人曰：“樓公當今人物也，直恐臨事少剛决耳。”及見其持論堅正，嘆曰：“吾於是大過所望矣。”

朱熹因議論時事觸犯韓侂胄，削去職名給補郡守。樓鑰進言：“朱熹是飽學大儒，陛下憐憫他年老，正當現在隆冬季節，站立講書不方便，爲什麽不給他在京宮觀之職，仍然命他修史，稍待春天温暖，再回到講筵來。”不答覆。趙汝愚對人說：“樓公是當前的人才，衹恐怕遇事較少剛正明決罷了。”等到看見他堅持論點堅定正直，嘆息說：“我在這方面大大超過所期望的了。”

寧宗受禪，侂胄以知閤門事與聞

寧宗接受禪位，韓侂胄作爲知閤門事參與聽

傳命，頗有弄權之漸，彭龜年力攻之。侂胄轉一官，與在京宮觀，龜年除待制，與郡。鑰與林大中奏，乞留龜年於講筵，或命侂胄以外祠。龜年竟去，鑰還爲吏部尚書，以顯謨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尋知婺州，移寧國府，罷，仍奪職。告老至再，許之。

事傳達命令，很有弄權的苗頭，彭龜年極力攻擊他。韓侂胄升一級，給予在京宮觀職，彭龜年除待制，給補外郡。樓鑰和林大中上奏，請求留下彭龜年在經義講席，或者任命韓侂胄奉領外地宮祠。彭龜年最終離開朝廷，樓鑰還爲吏部尚書，以顯謨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不久爲婺州知州，移寧國府，罷免，又削去職名。兩次告老，允准了他。

侂胄嘗副鑰爲館伴，以鑰不附己，深嗛之。侂胄誅，詔起鑰爲翰林學士，遷吏部尚書兼翰林侍講。時鑰年過七十，精敏絶人，詞頭下，立進草，院吏驚詫。入朝，陛楯舊班諦視鑰曰："久不見此官矣。"時和好未定，金求韓侂胄函首，鑰曰："和好待此而決，奸凶已斃之首，又何足恤。"詔從之。

韓侂胄曾做樓鑰的副手任館伴使，因樓鑰不依附自己，深深懷恨他。韓侂胄被殺，下詔起用樓鑰爲翰林學士，遷爲吏部尚書兼翰林侍講。當時樓鑰年過七十，精明敏捷超過常人，詞頭剛發下，立刻進呈制書草稿，院吏都覺得驚詫。上朝時，陛側執楯護衛舊臣仔細審視樓鑰説："好久不見這個官了。"當時和議尚未商定，金人要求將韓侂胄的頭顱封函送去，樓鑰説："和議等待這事決定，奸惡凶徒已死的頭顱，又有什麽可惜。"下詔聽從他。

趙汝愚之子崇憲奏雪父冤，鑰乞正趙師召之罪，重蔡璉之誅，毁龔頤正《續稽古録》以白誣謗。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升同知，進參知政事。位兩府者五年，累疏求去，除資政殿學士、知太平州，辭，進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嘉定六年薨，年七十七，贈少師，謚宣獻。

趙汝愚之子趙崇憲上奏請求洗雪他父親的冤枉，樓鑰請求治趙師召的罪，加重對蔡璉的處罰，銷毁龔頤正的《續稽古録》而辯白誣衊誹謗。授任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升任同知，進參知政事。在兩府任職五年，多次上疏請求離職，授資政殿學士、太平州知州，辭謝，進爲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嘉定六年逝世，享年七十七歲，追贈少師，謚號宣獻。

鑰文辭精博，自號攻媿主人，有集一百二十卷。

樓鑰的文章辭采精當博洽，自號攻媿主人，有文集一百二十卷。

李大性

李大性字伯和，端州四會人。其先積中，嘗爲御史，以直言入元祐黨籍，始家豫章。

李大性字伯和，端州四會人。他祖父積中，曾任御史，因直言列入元祐黨籍，纔住家在豫章。

大性少力學，尤習本朝典故。以父任入官，因參選，進《藝祖廟謨》百篇及公私利害百疏。又言："元豐制，六察許言事，章惇爲相始禁之，乞復舊制，以廣言路。"從臣力薦之，命赴都堂審察，僅遷一秩，爲湖北提刑司幹官。未幾，入爲主管吏部架閣

李大性年輕時刻苦學習，尤其熟悉本朝的典章舊事。因父恩蔭入仕，因而參加銓選，進《藝祖廟謨》百篇及公私利害百道奏疏。又上言："元豐時制度，六察司許可上言政事，章惇爲宰相纔禁止，請求恢復舊制，來拓寬進言之路。"侍從大臣極力推薦他，命他到政事堂接受審察，衹提升一級，爲湖北提刑司幹官。不久，入朝任

文字。丁母艱，服闋，進《典故辨疑》百篇，皆本朝故實，蓋網羅百氏野史，訂以日歷、實録，核其正舛，率有據依，孝宗讀而褒嘉之。

擢大理司直，遷敕令所删定官，添差通判楚州。郡守吴曦與都統劉超合議，欲撤城移他所，大性謂："楚城實晋義烏間所築，最堅，奈何以脆薄易堅厚乎?"持不可。臺臣將劾其沮撓，不果。會從官送北客，朝命因俾廉訪，具以實聞，遂罷戎帥，召大性除太府寺丞，遷大宗正丞兼倉部郎，尋改工部。

陳傅良以言事去國，彭龜年、黄度、楊方相繼皆去。大性抗疏言："朝廷清明，乃使言者無故而去，臣所甚惜也。數人之心，皆本愛君，知其愛君，任其去而不顧，恐端人正士之去者將不止此。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虚。'臣所以爲之寒心也。"

孝宗崩，光宗疾，未能執喪。大性復上疏言："今日之事，顛倒舛逆，况金使祭奠當引見于北宫素帷，不知是時猶可以不出乎?《檀弓》曰：'成人有兄死而不喪者，聞子臯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兄則死而子臯爲之衰。"'蓋言成人畏子臯之來方爲制服，其服乃子臯爲之，非爲兄也。若陛下必待使來然後執喪，則恐貽譏中外，豈特如成人而已哉。"遷軍器少監，權司封郎，提舉浙東常平，改浙東提刑兼知慶元府。召爲吏部郎中，四遷爲司農卿。明年，兼户部侍郎。

出知紹興府，甫一歲，召爲户部侍郎，升尚書。朝論將用兵，大性條陳利害，主不宜輕舉之説，忤韓侂胄意，出知平江，移知福州，又移知江

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遭母喪，服喪期滿，獻上《典故辨疑》一百篇，都是本朝舊事，大致是收集百家野史，用日曆、實録訂正，核對它們的正誤，全都有根有據，孝宗讀後嘉獎了他。

提升大理司直，遷爲敕令所删定官，添差通判楚州。郡守吴曦和都統劉超一同商議，想要撤出城池轉移别處，李大性認爲："楚城實際是在晋朝的義烏縣時修築的，最爲堅固，爲什麼要用脆薄來换掉堅厚呢?"堅持認爲不行。臺臣將要彈劾他阻撓成議，没有實現。適逢任送北方使臣館伴使的從官，朝廷因而派他訪察，把具體事實上報，於是罷免戎帥，召李大性入朝授太府寺丞，遷大宗正丞兼倉部郎，不久改爲工部。

陳傅良因進言國事離開朝廷，彭龜年、黄度、楊方相繼都離去。李大性上疏直言："朝廷清明，却讓進言的人無緣無故離開朝廷，臣甚爲惋惜。這幾個人的内心，都本來是愛護君主，明知他們是愛護君主的，還聽任他們離去而不顧及，恐怕正人君子離去的將要不止這些。孟子説：'不信任仁者賢人，國内就要空虚。'這就是臣所以爲此寒心的原因啊。"

孝宗逝世，光宗生病，没能主持喪禮。李大性又上疏進言："今天的事，顛倒錯逆，何况金國使臣祭奠時應當在北宫的素白帳下引見皇帝，不知那時還可以不出來嗎?《檀弓》説：'成地的人有兄長死了而不舉行喪禮的，聽説子臯將要任成宰，於是服喪。成地的人説："兄長死了就讓子臯給他服喪。"'這是説成人畏懼子臯來臨纔爲兄服喪，他的服喪是子臯給促成的，不是真爲他的兄長。假如陛下必定等待使者來了以後纔主持喪禮，就恐怕要讓朝廷内外的人譏笑，豈止是如同成人那樣就完了呢。"遷爲軍器少監，代理司封郎，提舉浙東常平，改爲浙東提刑兼慶元府知府。召爲吏部郎中，四次遷官爲司農卿。第二年，兼户部侍郎。

出朝爲紹興府知府，剛剛一年，召爲户部侍郎，升爲尚書。朝廷議論將要出兵，李大性逐條陳述利害，主張不適宜輕舉妄動的説法，違逆韓侂胄的心意，出朝爲平江知府，移知福州，又移

陵，充荆湖制置使。江陵當用兵後，殘毁饑饉，繼以疾疫，大性首議振貸，凡三十八萬緡有奇。前官虚羡，凡十有四萬五千緡，率蠲放不督，民流移新復業者，皆奏免征榷。邊郡武爵，本以勵士，冒濫滋衆，大性劾兩路戎司冒受逃亡付身，凡三千四百九十有七道，率繳上毁抹，左選爲之一清。江陵舊使銅鏹，錢重楮輕，民持貲入市，有終日不得一錢者。大性奏乞依襄、郢例通用鐵錢，於是泉貨流通，民始復業。除刑部尚書兼詳定敕令，尋遷兵部。

知江陵，充荆湖制置使。江陵正是戰争之後，殘破毁壞饑饉，跟着又流行瘟疫，李大性首先倡議發放救濟借貸，一共三十八萬緡還多。前任官虚報羡餘，共十四萬五千緡，全都蠲免不再催督，民衆流亡遷移重新恢復生業的，都上奏免去徵榷賦税。邊郡的武功爵賞，本來用以鼓勵將士，冒名濫施的愈來愈多，李大性彈劾兩路戎司接受假冒的已逃亡士兵的付身文書，一共三千四百九十七件，全部上繳塗毁，文官選舉因此整理一清。江陵從前通行銅錢，錢重紙幣輕，百姓拿了貨物到市集交易，有一整天得不到一個錢的。李大性上奏請求仿襄、郢事例通用鐵錢，於是錢貨流通，百姓纔能恢復生産事業。授任刑部尚書兼詳定敕令，不久遷爲兵部。

時金國分裂，不能自存，有舉北伐之議者，大性上疏以和戰之説未定，乞令朝臣集議，從之。尋以端明殿學士知平江府，引疾丐祠，卒于家，年七十七，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文惠。

當時金國内部分裂，不能保存自己，有倡導北伐建議的人，李大性上奏疏認爲和議戰争的説法没有决定，請求命令朝臣集會商議，聽從了他。不久以端明殿學士爲平江府知府，稱病請求祠禄，在家中去世，享年七十七歲，追贈開府儀同三司，謚號文惠。

李氏自積中三世官于朝，父子兄弟相師友，而大性與弟大異、大東并躋從列，爲名臣云。

李家自從積中起三代在朝廷任官，父子兄弟互爲師友，而李大性和弟弟李大異、李大東一同登上從臣行列，成爲有名的大臣。

任希夷

任希夷字伯起，其先眉州人。四世祖伯雨爲諫議大夫，其後仕閩，因家邵武。希夷少刻意問學，爲文精苦。登淳熙三年進士第，調建寧府浦城簿。從朱熹學，篤信力行，熹器之，曰："伯起，開濟士也。"

任希夷字伯起，他祖先是眉州人。四世祖伯雨任諫議大夫，後來任官閩地，因而移居邵武。任希夷年輕時專意求學，做文章精密勤苦。淳熙三年進士及第，調爲建寧府浦城縣主簿。跟從朱熹學習，誠信力行，朱熹很器重他，説："伯起，是能創業濟時的人啊。"

開禧初，主太常寺簿，奏："紹熙以來，禮書未經編次，歲月滋久，恐或散亡，乞下本寺修纂。"從之。遷禮部尚書兼給事中。謂："周敦頤、程顥、程頤爲百代絶學之倡，乞定議賜謚。"其後敦頤謚元，顥謚純，頤謚正，皆希夷發之。

開禧初年，爲太常寺主簿，上奏："紹熙以來，禮書没有經過編修銓次，年深月久，恐怕或許會散佚丢失，請求下本寺修纂。"聽從他。遷爲禮部尚書兼給事中。認爲："周敦頤、程顥、程頤是百世以來中斷的學術的倡導者，請求定論賜謚。"後來周敦頤謚號爲元，程顥謚號爲純，程頤謚號爲正，都是任希夷首先發起的。

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史彌遠柄國久，執政皆

進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史彌遠掌握國家權柄很久，執政都是備位充

具員，議者頗譏其拱默。尋提舉臨安洞霄宫，薨，贈少師，謚宣獻。

數的官員，議論的人很是譏評他的拱立静默。不久提舉臨安府洞霄宫，去世，追贈少師，謚號宣獻。

徐應龍

徐應龍字允叔。淳熙二年第進士，調衡州法曹、湖南檢法官。潭獲劫盗，首謀者已繫獄，妄指逸者爲首，吏信之，及獲逸盗，治之急，遂誣服。吏以成憲讞于憲司，應龍閲實其辭，謂："首從不明，法當奏。"時周必大判潭州，提刑盧彦德不欲反其事，將置逸盗于死，應龍力與之辨。先是，彦德許應龍京削，至是怒曰："君不欲出我門邪？"應龍曰："以人命傅文字，所不忍也。"彦德不能奪，聞者多其有守，交薦之。

徐應龍字允叔。淳熙二年進士及第，調爲衡州法曹、湖南檢法官。潭州捕獲搶劫强盗，爲首策劃的人已經關在獄裏，胡亂指認逃跑的人爲首領，官吏相信他，等到抓獲了逃走的强盗，審理他甚爲嚴急，於是無辜服罪。官吏把定性的案件交憲司覆核，徐應龍檢閲核實他們的口供，認爲："首犯從犯不明確，依法應當上奏。"當時周必大判潭州，提點刑獄盧彦德不打算重新處理這個案件，將要把逃亡强盗處死，徐應龍極力和他争辯。在此之前，盧彦德答應徐應龍舉薦他改京官，到這時發怒説："您不打算出我的門啦？"徐應龍説："用人命附會案卷，是我不忍心作的事。"盧彦德無法强迫他改變，聽到的人稱贊他有操守，交相推薦他。

改秩，知瑞州高安縣。吕祖儉言事忤韓侂冑，謫死高安，應龍爲之經紀其喪，且爲文誄之。有勸之避禍者，應龍曰："吕君吾所敬，雖緣此獲譴，亦所願也。"朱熹貽書應龍曰："高安之政，義風凛然。"主淮西機宜文字，知南恩州。

改官，爲瑞州高安縣知縣。吕祖儉進言政事觸犯韓侂冑，謫官死於高安，徐應龍替他經辦喪事，而且做誄文祭他。有人勸他避開禍害，徐應龍説："吕君是我敬佩的人，即使因此獲罪，也心甘情願。"朱熹寫信給徐應龍説："高安治政，正義凛然。"主管淮西機宜文字，爲南恩州知州。

陳自强當國，乃舊同舍，應龍丐雷州而去。召監都進奏院，遷國子博士、守工部員外郎，進户部侍郎，遷國子司業兼實録院檢討官、崇政殿説書、守秘書少監兼權工部侍郎。

陳自强掌朝政，是舊日太學同舍，徐應龍請外放雷州而離開朝廷。召入朝監都進奏院，遷爲國子博士、守工部員外郎，進户部侍郎，遷爲國子司業兼實録院檢討官、崇政殿説書、守秘書少監兼權工部侍郎。

時金主徙汴，應龍言："金人窮而南奔，將溢出而蹈吾之境。金亡，更生新敵，尤爲可慮。"兼侍講，言："人主不能盡知天下人材，當責之宰相；宰相不能盡知天下人材，當采之公論。李吉甫爲相，號稱得人，而三人之薦，乃出於裴垍之疏。"

當時金主遷都汴京，徐應龍上言："金人走投無路向南奔竄，將要溢出來進入我國國境。金朝滅亡，又産生新的敵人，更值得憂慮。"兼任侍講，進言："君主不能够全部瞭解天下的人才，應當責成宰相做這事；宰相不能够全部瞭解天下的人才，應當采納公衆的言論。李吉甫做宰相，號稱得到人才，而三個人的推薦，是出自裴垍的奏疏。"

遷吏部侍郎，進刑部尚書兼侍

遷爲吏部侍郎，進爲刑部尚書兼侍讀。徐應

讀。應龍在講筵，多指陳時政。一日讀吴起爲卒吮疽事，應龍奏："起恤士卒如此，故能得其死力。今軍將得以賄遷，專事掊克，未免多怨。"上驚曰："債帥之風，今猶未除邪?"宰相史彌遠聞而惡之，免侍讀。未幾，兼太子詹事。會景獻太子薨，請老，上不許，徙吏部尚書。以焕章閣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宫。嘉定十七年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文肅。

龍在講席上，經常指責陳述當時政治。一天讀到吴起爲士兵吸吮毒瘡的事，徐應龍上奏："吴起愛護士兵像這個樣子，所以能得到他們的拼死效力。現在軍隊將官可以用賄賂升遷，所以專門從事盤剥，不免遭到很多怨恨。"皇上吃驚地説："借債行賄軍帥的風氣，現在還没有除去嗎?"宰相史彌遠聽説了很討厭他，免去侍讀官。不久，兼任太子詹事。適逢景獻太子去世，請求告老，皇上不准許，改爲吏部尚書。以焕章閣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宫。嘉定十七年去世，追贈開府儀同三司，謚號文肅。

子榮叟，官至參知政事，謚文靖；深叟，官終將作監丞；清叟，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各有傳。

兒子徐榮叟，任官至參知政事，謚號文靖；徐深叟，官至將作監丞；徐清叟，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各自有傳。

莊夏

莊夏字子禮，泉州人。淳熙八年進士。慶元六年，大旱，詔求言。夏時知贛州興國縣，上封事曰："君者陽也，臣者君之陰也。今威福下移，此陰勝也。積陰之極，陽氣散亂而不收，其弊爲火災，爲旱蝗。願陛下體陽剛之德，使後宫戚里、内省黄門，思不出位，此抑陰助陽之術也。"

莊夏字子禮，泉州人。淳熙八年進士。慶元六年，大旱，下詔徵求直言。莊夏當時爲贛州興國縣知縣，上密封奏章説："君是陽，臣是君的陰。現在威福權柄移向下層，這是陰氣過盛。積蓄陰氣到達極點，陽氣散亂而不聚攏，它的弊害是火災，是旱災蝗災。希望陛下體現符合陽剛的德行，使得後宫貴戚、内省宦官，思慮不超越位分，這是抑制陰氣助長陽氣的方法。"

召爲太學博士。言："比年分藩持節，詔墨未乾而改除，坐席未温而易地，一人而歲三易節，一歲而郡四易守，民力何由裕?"遷國子博士。召除吏部員外郎，遷軍器監、太府少卿。出知漳州，爲宗正少卿兼國史院編修官，尋權直學士院兼太子侍讀。時流民來歸，夏言："荆襄、兩淮多不耕之田，計口授地，貸以屋廬牛具。吾乘其始至，可以得其欲；彼幸其不死，可以忘其勞。兵民可合，屯田可成，此萬世一時也。"

召入朝爲太學博士。進言："近年分封藩鎮守官，詔書墨字没乾就改授别的官，坐席還没坐暖就改换别的治地，一個人一年三次改官，一年裏州郡四次换郡守，百姓財力怎能充裕?"遷爲國子博士。召入授任吏部員外郎，遷爲軍器監、太府少卿。出爲漳州知州，任宗正少卿兼國史院編修官，不久代理直學士院兼太子侍讀。當時有流亡民衆來投奔，莊夏進言："荆襄、兩淮有很多荒廢的田地，計算人口授給土地，借貸給房屋廬舍耕牛用具。我們趁他們剛剛到達，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他們慶幸自己没死，可以忘却奔走辛勞。兵民可以合并，屯田可以成功，這是萬世一次的機會。"

試中書舍人兼太子右庶子、左諭德，言："今戰守不成，而規模不定，則和好之説得以乘間而入。今日之

試任中書舍人兼太子右庶子、左諭德，上言："現在戰不得守不得，而格局無法確定，所以和好的議論得以乘機而入。現在的憂患，没有

患，莫大於兵冗。乞行下將帥，令老弱自陳，得以子若弟侄若婿强壯及等者收刺之，代其名糧。”上曰：“兵卒子弟與召募百姓不同，卿言是也。”除兵部侍郎、焕章閣待制，與祠歸。嘉定十年卒。

王阮

王阮字南卿，江州人。曾祖韶，神宗時，開熙河，擒木征；祖厚，繼闢湟、鄯；父彦傳，靖康勤王：皆有功。阮少好學，尚氣節。常自稱將種，辭辯奮發，四坐莫能屈。嘗謁袁州太守張栻，栻謂曰：“當今道在武夷，子盍往求之。”阮見朱熹于考亭，熹與語，大説之。登隆興元年進士第。

時孝宗初即位，欲成高宗之志，首詔經理建業以圖進取，而大臣巽懦幸安，計未决。阮試禮部，對策曰：

> 臨安蟠幽宅阻，面湖背海，膏腴沃野，足以休養生聚，其地利於休息。建康東南重鎮，控制長江呼吸之間，上下千里，足以虎視吴、楚，應接梁、宋，其地利於進取。建炎、紹興間，敵人乘勝長驅直擣，而我師亦甚憊也。上皇遵養時晦，不得與平，乃駐臨安，所以爲休息計也。已三十年來，闕者全，壞者修，弊者整，廢者復，較以曩昔，倍萬不侔。主上獨見遠覽，舉而措諸事業，非固以臨安爲不足居也。戰守之形既分，動静進退之理異也。
>
> 古者立國，必有所恃，謀國之要，必負其所恃之地。秦有函谷，蜀有劍閣，魏有成皋，趙有

比軍隊冗雜更大的。請求把命令發到將帥，命令老弱士兵自行陳述，得以用兒子或弟侄或女婿强壯得達到標準的收留編排，頂替老弱的名額軍糧。”皇上説：“兵卒的子弟和招募百姓不一樣，卿説得對。”授任兵部侍郎、焕章閣待制，領宫祠還鄉。嘉定十年去世。

王阮字南卿，江州人。曾祖王韶，神宗時候，開拓熙河，擒獲木征；祖父王厚，繼而開闢湟、鄯；父親王彦傅，靖康時率兵救援朝廷：都有功勞。王阮年輕時就喜歡學習，崇尚氣節。常常稱自己是武將後代，辭語辯論奮起勃發，周圍同坐的人没有能説得過他的。曾經謁見袁州太守張栻，張栻對他説：“當前的大道存在於武夷山，您爲什麽不前往求取呢。”王阮在考亭見到了朱熹，朱熹跟他談話，非常欣賞他。隆興元年進士及第。

當時孝宗剛剛即位，想要實現高宗的願望，首先下詔經營建業而圖謀進取，但大臣怯懦偷安，計議没有决定。王阮在禮部考試，對策説：

> 臨安蟠踞幽深居處險阻，面向湖水背靠大海，肥田沃野，足以休養生聚，它的地勢有利於休養生息。建康是東南方的軍事重鎮，控制長江的呼吸生命，上下游全長千里，足以雄視吴、楚，接應梁、宋，它的地勢有利於前進奪取。建炎、紹興年間，敵人乘勝長驅直入，而且我們的部隊也過於疲憊。太上皇遵循天時韜晦休養，不能够平定，於是駐蹕在臨安，這是爲休養生息作考慮。過去三十年來，空缺的進行補全，損壞的進行修理，破敗的進行整頓，荒廢的進行修復，比起從前，像一倍與萬倍的無法相比。主上具備卓識遠見，拿來治理各項事業，本來若不是臨安就不足以做行都。攻戰防守的形勢既已分明，動静進退的道理也就互異了。
>
> 古時候建立國家，必然有所倚仗，籌策立國的關鍵，必然要背靠着它所倚仗的地勢。秦有函谷，蜀有劍閣，魏有成皋，趙有

井陘，燕有飛狐，而吴有長江，皆其所恃以爲國也。今東南王氣，鍾在建業，長江千里，控扼所會，輟而弗顧，退守幽深之地，若將終身焉，如是而曰謀國，果得爲善謀乎？且夫戰者以地爲本，湖山回環，孰與乎龍盤虎踞之雄？胥潮奔猛，孰與乎長江之險？今議者徒習吴、越之僻固，而不知秣陵之通達，是猶富人之財，不布於通都大邑，而匣金以守之，愚恐半夜之或失也。儻六飛順動，中原在跬步間，況一建康耶？古人有言："千里之行，起於足下。"人患不爲爾。

井陘，燕有飛狐，而吴有長江，都是它們所倚仗而建立國家的地形。現在東南方向的王氣，聚集在建業，長江千里，控制鉗扼着交會之處。放棄而不去考慮，退守幽深的地勢，好像將要過一輩子了，像這樣却説要籌策復國，果然能够得到好的策劃嗎？況且戰爭是要以地形爲根本的，湖山迴旋環繞，哪能比得上龍盤虎踞的雄壯？錢塘江潮奔騰迅猛，哪能比得上長江天險？現在議論的人衹熟悉吴、越的偏僻穩固，而不知道建業的四通八達，這就好像富人的財産，不流布在通都大邑，却裝在匣子裏守着，愚蠢地恐怕在半夜裏可能會丢掉一樣。假如皇帝車駕順勢而動，中原就在半步之間，何况一個建康呢？古人有話説："千里長途，起在脚下。"人的憂患就是不肯去做罷了。

知貢舉范成大得而讀之，嘆曰："是人傑也。"

知貢舉范成大得到并讀了它，嘆息説："這是人中的豪傑。"

調南康都昌主簿，以廉聲聞，移永州教授。獻書闕下，請罷吴、楚牧馬之政，而積馬於蜀茶馬司，以省往來綱驛之費、歲時分牧之資，凡數千言。紹熙中，知濠州，請復曹瑋方田，修种世衡射法，日講守備，與邊民親訪北境事宜。終阮在濠，金不敢南侵。改知撫州。

調爲南康都昌主簿，有廉潔的名聲，移任永州州學教授。獻書到朝廷，請求罷棄吴、楚牧馬的政策，而把馬集中在四川茶馬司，從而節省來往管理驛站的費用、每年按季節分别放牧的資金，一共幾千字。紹熙年間，爲濠州知州，請求恢復曹瑋的方田制度，重整种世衡的射法規定，每天研究守城軍備，向邊境居民親自咨詢北方邊境的事務。截止王阮在濠州，金人不敢南下侵略。改爲撫州知州。

韓侂胄宿聞阮名，特命入奏，將誘以美官，夜遣密客詣阮。阮不答，私謂所親曰："吾聞公卿擇士，士亦擇公卿。劉歆、柳宗元失身匪人，爲萬世笑。今政自韓氏出，吾肯出其門哉？"陛對畢，拂衣出關。侂胄聞之大怒，批旨予祠。阮於是歸隱廬山，盡棄人間事，從容觴咏而已。朱熹嘗惜其才氣術略過人，而留滯不偶云。嘉定元年卒。

韓侂胄早就聽到王阮的名聲，特别命他入朝奏事，將要用好官引誘他，夜裏派遣秘密使者去見王阮。王阮不回答，私下對親近的人説："我聽説公卿選擇士人，士人也要選擇公卿。劉歆、柳宗元喪失操守結交壞人，被萬世恥笑。現在政令都從韓氏發出，我豈肯出自他的門下呢？"上朝進見完畢，就振衣出城。韓侂胄聽説後勃然大怒，批寫聖旨給他祠禄。王阮從此隱居廬山，完全抛開人間事務，悠閑飲酒賦詩而已。朱熹曾經惋惜他的才氣謀略超越常人，却停滯没有遇合的機會。嘉定元年去世。

王質

王質字景文，其先鄆州人，後徙興國。質博通經史，善屬文。游太學，與九江王阮齊名。阮每云："聽景文論古，如讀酈道元《水經》，名川支川，貫穿周匝，無有間斷，咳唾皆成珠璣。"

王質字景文，他的先祖是鄆州人，後來遷居興國。王質廣博通曉經史，善於做文章。進入太學，和九江王阮齊名。王阮常說："聽景文談論古事，好像讀酈道元的《水經》，有名的大川和支流，貫通周流，没有間斷，咳嗽唾沫都成爲珠玉。"

質與張孝祥父子游，深見器重。孝祥爲中書舍人，將薦質舉制科，會去國不果。著論五十篇，言歷代君臣治亂，謂之《朴論》。中紹興三十年進士第，用大臣言，召試館職，不就。明年，金主完顏亮南侵，御史中丞汪澈宣諭荆、襄，又明年，樞密使張浚都督江、淮，皆辟爲屬。入爲太學正。

王質和張孝祥父子交游，深深被器重。張孝祥任中書舍人，將要推薦王質參加制科考試，適逢出朝任職没能實現。著有論述五十篇，談歷代君臣治亂的事，稱爲《朴論》。紹興三十年進士及第，因大臣上言，召他考試館職，不去。第二年，金主完顏亮南下侵略，御史中丞汪澈宣諭荆、襄，又過一年，樞密使張浚都督江、淮，都徵召他爲僚屬。入朝任太學正。

時孝宗屢易相，國論未定，質乃上疏曰：

> 陛下即位以來，慨然起乘時有爲之志，而陳康伯、葉義問、汪澈在廷，陛下皆不以爲才，於是先逐義問，次逐澈，獨徘徊康伯，難於進退，陛下意終鄙之，遂决意用史浩，而浩亦不稱陛下意，於是决用張浚，而浚又無成，於是决用湯思退。今思退專任國政，又且數月，臣度其終無益於陛下。
>
> 夫宰相之任一不稱，則陛下之志一沮。前日康伯持陛下以和，和不成；浚持陛下以戰，戰不驗；浚又持陛下以守，守既困；思退又持陛下以和。陛下亦嘗深察和、戰、守之事乎？李牧在雁門，法主於守，守乃有戰。祖逖在河南，法主於戰，戰乃有和。羊祜在襄陽，法主於和，和乃有守。何至分而不使相合？

當時孝宗多次撤换宰相，國家大計没有確定，王質就上奏疏説：

> 陛下即位以來，慷慨興起抓住時機有所作爲的志向，但陳康伯、葉義問、汪澈在朝廷，陛下都不認爲是人才，因此先貶逐葉義問，又逐去汪澈，衹對陳康伯猶豫不决，難以處理，陛下心中終歸是看不起他，於是决心起用史浩，但史浩也不符合陛下心意，於是决心任用張浚，但張浚也没有成功，於是决心任用湯思退。現在湯思退專權掌握國政，又將有幾個月，臣揣測他最終對於陛下也没有什麽用處。
>
> 宰相的任命不稱心一次，陛下的心情就沮喪一次。前些時陳康伯扶持陛下講和，和談不成功；張浚扶持陛下作戰，作戰又失敗；張浚再扶持陛下堅守，堅守又已困窘；湯思退又扶持陛下求和。陛下也曾深切瞭解講和、作戰、堅守的關係了嗎？李牧在雁門，方略主要是守，堅守於是有戰鬥。祖逖在河南，方略主要是戰，作戰於是有講和。羊祜在襄陽，方略主要是和，講和於是有堅守。哪裏至於完全分開而不讓它們互相重合？

今陛下之心志未定，規模未立。或告陛下，金弱且亡，而吾兵甚振，陛下則勃然有勒燕然之志；或告陛下，吾力不足恃，而金人且來，陛下即委然有盟平凉之心；或告陛下，吾不可進，金不可入，陛下又蹇然有指鴻溝之意。使臣爲陛下謀，會三者爲一，天下烏有不治哉？

現在陛下的心意還没有確定，格局還没有建立。有人告訴陛下，金國衰弱將要滅亡，而我們的軍隊士氣很盛，陛下就勃然興起勒石燕然山的雄心；有人告訴陛下，我們的軍力不足以倚仗，而金人將要進犯，陛下就萎靡而產生了結盟平凉的想法；有人告訴陛下，我們無法進兵，金人也不能入境，陛下又愁悶地有了指劃鴻溝爲界的意思。假使讓臣替陛下謀劃，會合三件事成爲一件事，天下哪有治理不好的呢？

天子心知質忠，而忌者共讒質年少好異論，遂罷去。會虞允文宣撫川、陝，辟質偕行。一日令草檄契丹文，援毫立就，辭氣激壯。允文起執其手曰："景文天才也。"入爲敕令所删定官，遷樞密院編修官。允文當國，孝宗命擬進諫官，允文以質鯁亮不回，且文學推重於時，可右正言。時中貴人用事，多畏憚質，陰沮之，出通判荆南府，改吉州，皆不行，奉祠山居，絶意禄仕。淳熙十五年卒。

天子心中知道王質忠誠，但妒忌的人共同讒毁王質年輕喜歡異端言論，就罷職出朝。適逢虞允文宣撫川、陝，徵召王質一同前去。一天命他起草給契丹的檄文，拿起筆立刻就作成了，辭氣激昂雄壯。虞允文站起來握着他的手説："景文是個天才。"入朝任敕令所删定官，遷爲樞密院編修官。虞允文掌握國政，孝宗命他推舉擬定諫官，虞允文認爲王質鯁直坦率不屈服，而且文學才能被時人推崇，可以任右正言。當時有受寵的宦官當權，很懼怕王質，暗中進行阻止，出朝通判荆南府，改吉州，都不到任，奉領祠禄住在山裏，斷絶了仕途的想法。淳熙十五年去世。

陸游

陸游字務觀，越州山陰人。年十二能詩文，蔭補登仕郎。鎖廳薦送第一，秦檜孫塤適居其次，檜怒，至罪主司。明年，試禮部，主司復置游前列，檜顯黜之，由是爲所嫉。檜死，始赴福州寧德簿，以薦者除敕令所删定官。

陸游字務觀，越州山陰人。十二歲能作詩文，因恩蔭補登仕郎。參加鎖廳試推薦爲第一名，秦檜的孫子秦塤恰好在他後面，秦檜發怒，以至於降罪主考官。第二年，應禮部考試，考官又把陸游放在前面，秦檜明顯地黜抑他，從此被嫉恨。秦檜死了，纔到福州寧德縣任主簿，因人推薦授任敕令所删定官。

時楊存中久掌禁旅，游力陳非便，上嘉其言，遂罷存中。中貴人有市北方珍玩以進者，游奏："陛下以'損'名齋，自經籍翰墨外，屏而不御。小臣不體聖意，輒私買珍玩，虧損聖德，乞嚴行禁絶。"

當時楊存中長期掌握宫禁部隊，陸游極力陳述不適當，皇上嘉賞他的話，就罷免楊存中。宦官有購買北方珍貴玩物獻進的，陸游上奏："陛下用'損'作爲齋名，除書籍筆墨以外，都屏棄不用。小臣不體會聖上心意，就私自購買珍貴玩物，虧損聖上德行，請求嚴加禁止。"

應詔言："非宗室外家，雖實有勋勞，毋得輒加王爵。頃者有以師傅而領殿前都指揮使，復有以太尉而領

應詔進言："不是宗室外戚的，即使實際有功勞，不得動輒加封王爵。前不久有因是太師太傅而任殿前都指揮使的，又有因是太尉而任閤門

閤門事，瀆亂名器，乞加訂正。”遷大理寺司直兼宗正簿。

孝宗即位，遷樞密院編修官兼編類聖政所檢討官。史浩、黄祖舜薦游善詞章，諳典故，召見，上曰：“游力學有聞，言論剴切。”遂賜進士出身。入對，言：“陛下初即位，乃信詔令以示人之時，而官吏將帥一切玩習，宜取其尤沮格者，與衆棄之。”

和議將成，游又以書白二府曰：“江左自吴以來，未有捨建康他都者。駐蹕臨安出於權宜，形勢不固，饋餉不便，海道逼近，凜然意外之憂。一和之後，盟誓已立，動有拘礙。今當與之約，建康、臨安皆係駐蹕之地，北使朝聘，或就建康，或就臨安，如此則我得以暇時建都立國，彼不我疑。”

時龍大淵、曾覿用事，游爲樞臣張燾言：“覿、大淵招權植黨，熒惑聖聽，公及今不言，異日將不可去。”燾遽以聞，上詰語所自來，燾以游對。上怒，出通判建康府，尋易隆興府。言者論游交結臺諫，鼓唱是非，力説張浚用兵，免歸。久之，通判夔州。

王炎宣撫川、陜，辟爲幹辦公事。游爲炎陳進取之策，以爲經略中原必自長安始，取長安必自隴右始。當積粟練兵，有釁則攻，無則守。吴璘子挺代掌兵，頗驕恣，傾財結士，屢以過誤殺人，炎莫誰何。游請以玠子拱代挺。炎曰：“拱怯而寡謀，遇敵必敗。”游曰：“使挺遇敵，安保其不敗。就令有功，愈不可駕馭。”及挺子曦僭叛，游言始驗。

事的，褻瀆混亂國家官職，請求加以訂正。”遷爲大理寺司直兼宗正寺主簿。

孝宗即位，遷爲樞密院編修官兼編類聖政所檢討官。史浩、黄祖舜推薦陸游善寫文章，熟悉典章舊事，召他進見，皇上説：“陸游盡力爲學有名聲，言論切實。”就賜進士出身。入朝進見，上言：“陛下剛剛即位，正是信守詔令顯示給人的時候，而官吏將帥一切玩忽職守的積習，應選取其中最成爲阻礙的，當衆棄逐他們。”

和議將要達成，陸游又上書政府和樞密院説：“江東自從吴國以來，没有捨棄建康而在别處建都的。皇帝臨時駐扎臨安是權宜變通，形勢不穩固，輸送糧餉不方便，海路太逼近，令人凜然畏懼意料不到的憂患。一旦講和以後，盟約誓言已經訂立，一舉一動都有拘束妨礙。現在應當與對方約定，建康、臨安都是皇帝駐蹕之地，北方使臣來朝見聘問，或者到建康，或者到臨安，這樣我們可有空閑建立都城，他們不至於懷疑我們。”

當時龍大淵、曾覿當權，陸游向樞密大臣張燾進言：“曾覿、龍大淵攬權結黨，迷惑聖上視聽，公趁此時不上言，以後將不能除去。”張燾立即報告皇帝知道，皇上追問這話從哪裏來，張燾用陸游作爲回答。皇上發怒，出爲通判建康府，不久改隆興府。言官論列陸游交結臺諫官員，鼓吹挑動是非，極力勸説張浚發起軍事行動，免官回鄉。過了很久，通判夔州。

王炎宣撫川、陜，辟舉爲幹辦公事。陸游向王炎陳述進取的方策，認爲經營略取中原必須先從長安開始，攻取長安必須先從隴右開始。應當積蓄軍糧訓練士兵，有機會就進攻，没有機會就堅守。吴璘的兒子吴挺代替掌握兵權，甚爲驕横恣肆，傾盡錢財交結死士，屢次因過失殺人，王炎無可奈何。陸游請求用吴玠的兒子吴拱代替吴挺。王炎説：“吴拱膽小怕事而缺乏謀略，遇上敵人必然失敗。”陸游説：“假使吴挺遇上敵人，哪能保證他不會失敗。即使得到成功，更加不能駕馭了。”等到吴挺的兒子吴曦叛變，陸游的話纔得到驗證。

范成大帥蜀，游爲參議官，以文字交，不拘禮法，人譏其頹放，因自號放翁。後累遷江西常平提舉。江西水災，奏："撥義倉振濟，檄諸郡發粟以予民。"召還，給事中趙汝愚駁之，遂與祠。起知嚴州，過闕，陛辭，上諭曰："嚴陵山水勝處，職事之暇，可以賦咏自適。"再召入見，上曰："卿筆力回斡甚善，非他人可及。"除軍器少監。

范成大爲四川軍帥，陸游任參議官，以文章相交，不拘泥禮節法度，別人譏諷他的頹放，因而自號放翁。後來屢經升遷官至江西常平提舉。江西水災，上奏："調撥義倉米發放賑濟，下公文給各郡拿出粟米給予災民。"召還朝，給事中趙汝愚駁斥他，於是給領宫祠。起用爲嚴州知州，經過京都，上朝辭行，皇上諭示説："嚴陵是山水優勝之處，供職辦事的閑暇，可以賦詩自娱。"再次召入朝進見，皇上説："你筆力迴旋非常佳善，不是别人比得上的。"授任軍器少監。

紹熙元年，遷禮部郎中兼實録院檢討官。嘉泰二年，以孝宗、光宗《兩朝實録》及《三朝史》未就，詔游權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免奉朝請，尋兼秘書監。三年，書成；遂升寶章閣待制，致仕。

紹熙元年，遷爲禮部郎中兼實録院檢討官。嘉泰二年，因孝宗、光宗《兩朝實録》及《三朝史》没有做完，詔令陸游權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免於參加朝請，不久兼秘書監。三年，書編成；於是升寶章閣待制，退休。

游才氣超逸，尤長於詩。晚年再出，爲韓侂胄撰《南園閲古泉記》，見譏清議。朱熹嘗言："其能太高，迹太近，恐爲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其晚節。"蓋有先見之明焉。嘉定二年卒，年八十五。

陸游才氣超群飄逸，特别擅長做詩。晚年再度出仕，爲韓侂胄撰寫《南園閲古泉記》，被清流譏議。朱熹曾經説："他的才能太高超，行迹太近俗，恐怕被有勢力的人所牽累，不能保全他的晚節。"是有先見之明的。嘉定二年去世，享年八十五歲。

方信孺

方信孺字孚若，興化軍人。有雋材，未冠能文，周必大、楊萬里見而異之。以父崧卿蔭，補番禺縣尉。盜劫海賈，信孺捕之，盜方沙聚分鹵獲，惶駭欲趨舟，信孺已使人負盜舟去矣，乃悉縛盜，不失一人。

方信孺字孚若，興化軍人。有傑出的才能，不到二十歲就能做文章，周必大、楊萬里見了他都認爲他與衆不同。因父親方崧卿恩蔭，補官番禺縣尉。海盜搶劫海上商賈，方信孺去捕捉他們，海盜正聚集在沙灘分贜，惶恐駭怕想要跑到船上，方信孺已經派人把强盜船扛走了，於是盜賊全部落網，不漏一人。

韓侂胄舉恢復之謀，諸將僨軍，邊釁不已。朝廷尋悔，金人亦厭兵，乃遣韓元靚來使，而都督府亦再遣壯士遺敵書，然皆莫能得其要領。近臣薦信孺可使，自蕭山丞召赴都，命以使事。信孺曰："開釁自我，金人設問首謀，當何以答之？"侂胄矍然。假朝奉郎、樞密院檢詳文字，充樞密院參謀官，持督帥張巖書通問于金國

韓侂胄實行恢復國土的計劃，諸將兵敗，邊疆的災禍無法停止。朝廷旋即後悔，金人也厭倦作戰，就派遣韓元靚來出使，而都督府也再次派遣壯武勇士給敵人送信，但都不能得到敵方的要點關鍵。左右親近大臣薦舉方信孺可以擔任使節，從蕭山縣丞任上召到都城，任命他出使的事。方信孺説："開始挑釁的是我們，金人如果問誰是主謀，應當怎樣回答他們？"韓侂胄震驚。暫以朝奉郎、樞密院檢詳文字名義，充樞密院參

元帥府。

至濠州，金帥紇石烈子仁止于獄中，露刃環守之，絶其薪水，要以五事。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於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忍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耶?"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生死度外矣。"

至汴，見金左丞相、都元帥完顏宗浩，出就傳舍。宗浩使將命者來，堅持五說，且謂："稱藩、割地，自有故事。"信孺曰："昔靖康倉卒割三鎮，紹興以太母故暫屈，今日顧可用爲故事耶? 此事不獨小臣不敢言，行府亦不敢奏也。請面見丞相决之。"將命者引而前，宗浩方坐幄中，陳兵見之，云："五事不從，兵南下矣。"信孺辯對不少詘。宗浩叱之曰："前日興兵，今日求和，何也?"信孺曰："前日興兵復仇，爲社稷也。今日屈己求和，爲生靈也。"宗浩不能詰，授以報書曰："和與戰，俟再至决之。"

信孺還，詔侍從、兩省、臺諫官議所以復命。衆議還俘獲，罪首謀，增歲幣五萬，遣信孺再往。時吴曦已誅，金人氣頗索，然猶執初議。信孺曰："本朝謂增幣已爲卑屈，况名分地界哉? 且以曲直校之，本朝興兵在去年四月，若貽書誘吴曦，則去年三月也，其曲固有在矣。如以强弱言之，若得滁、濠，我亦得泗、漣水。若夸胥浦橋之勝，我亦有鳳凰山之捷。若謂我不能下宿、壽，若圍廬、和、楚果能下乎? 五事已從其三，而猶不我聽，不過再交兵耳。"

金人見信孺忠懇，乃曰："割地

謀官，携帶督帥張巖的書信到金國元帥府通問。

到了濠州，金國元帥紇石烈子仁將他扣留在監獄裏，派人拔出刀四面環繞看守着他，斷絶他的飲食，用五件事要脅他。方信孺說："交還戰俘、歸還歲幣是可以的，綁送主謀，從古以來没有這麽做的，自稱藩臣、割讓土地，則是臣子不忍心談論的事情。"紇石烈子仁發怒說："你不想活着回去了嗎?"方信孺說："我接受命令走出國家大門時，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到了汴京，見到金國左丞相、都元帥完顏宗浩，出來住進旅舍。完顏宗浩派傳話的人來，堅持五件事的說法，而且說："自稱藩臣、割讓土地，原有舊例。"方信孺說："從前靖康時在變亂中割讓三鎮，紹興時因太皇太后的緣故暫且屈服，今天難道可以當作舊例嗎? 這件事不僅僅小臣不敢上言，督府衙門也不敢上奏的。請求當面見了丞相决定。"傳話的人引導上前，完顏宗浩正坐在帷帳裏，排列着武士接見他，說："五件事不接受，部隊就南下了。"方信孺辯論應對毫不屈服。完顏宗浩呵斥他說："從前發動刀兵，今天前來求和，是爲什麽?"方信孺說："從前起兵復仇，是爲了國家社稷。今天屈己求和，是爲了百姓生靈。"完顏宗浩不能折服他，交給他回信說："和還是戰，等再來時决定。"

方信孺回來，有詔旨命侍從官、兩省、臺諫官商議如何答覆。衆官集議交還俘虜，判罪主謀，增加歲幣五萬，派方信孺再去。當時吴曦已被殺掉，金人氣勢很衰落，但還堅持最初的說法。方信孺說："本朝認爲增加歲幣已經是卑下屈辱的了，何况是名分土地呢? 况且用理虧理直來衡量，本朝起兵在去年四月，如果說寫信誘降吴曦，則是去年三月的事，這事的理虧本來在你們這邊。如果按强弱來說，你們得到滁州、濠州，我們也得到泗州、漣水。你們誇耀胥浦橋的勝利，我們也有鳳凰山的捷報。你們認爲我們不能攻下宿州、壽州，你們包圍了廬州、和州、楚州就一定能攻下嗎? 五件事已聽從你們三件，而還不接受我們的意見，不過再打仗罷了。"

金人見方信孺忠信，於是說："割地的話姑

之議姑寢，但稱藩不從，當以叔爲伯，歲幣外，別犒師可也。”信孺固執不許。宗浩計窮，遂密與定約。復命，再差充通謝國信所參謀官，奉國書誓草及許通謝百萬緡抵汴。宗浩變前說，怒信孺不曲折建白，遽以誓書來，有“誅戮禁錮”語。信孺不爲動，將命曰：“此事非犒軍錢可了。”別出事目。信孺曰：“歲幣不可再增，故代以通謝錢。今得此求彼，吾有隕首而已。”將命曰：“不爾，丞相欲留公。”信孺曰：“留於此死，辱命亦死，不若死於此。”會蜀兵取散關，金人益疑。

且放下，但如稱藩不服從，要改稱叔爲稱伯，歲幣以外，再另外拿錢犒勞部隊。”方信孺固執不許可。完顏宗浩無計可施，於是秘密和他做了約定。回朝覆命，再派出任通謝國信所參謀官，奉送國書誓約草稿及答應的通謝錢百萬緡抵達汴京。完顏宗浩改變了先前的説法，惱怒方信孺不婉轉提議，突然帶着誓書前來，有要“誅殺囚禁”他的話。方信孺不爲所動，傳話的人説：“這件事不是犒勞部隊的錢可以了結的。”又另生枝節名目。方信孺説：“歲幣不能再增加，所以用通謝錢代替。現在得了這個又要那個，我衹好掉腦袋罷了。”傳話的人説：“不這樣，丞相就打算留下您。”方信孺説：“留在這裏是死，完不成任務也是死，不如死在這裏。”適逢蜀兵奪取大散關，金人更加懷疑。

信孺還，言：“敵所欲者五事：割兩淮一，增歲幣二，犒軍三，索歸正等人四，其五不敢言。”侂胄再三問，至厲聲詰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大怒，奪三秩，臨江軍居住。

方信孺回來，説：“敵人所想要的有五件事：割讓兩淮是第一，增加歲幣是第二，犒勞部隊是第三，索要歸正等人是第四，第五不敢説。”韓侂胄再三追問，以至於聲色俱厲地質問他，方信孺從容不迫地説：“想要得到太師的腦袋罷了。”韓侂胄大怒，降官三級，臨江軍居住。

信孺自春至秋，使金三往返，以口舌折强敵，金人計屈情見，然憤其不屈，議用弗就。已而王柟出使，定和議，增幣、函首，皆前信孺所持不可者。柟白廟堂：“信孺辯折敵酋於强愎未易告語之時，信孺當其難，柟當其易。柟每見，金人必問信孺安在，公論所推，雖敵人不能掩也。”乃詔信孺自便。

方信孺從春到秋，出使金國三個來回，用口舌挫折强大敵人，金人計策窮盡實情畢現，但是憤恨他不肯屈服，和議因此不成。後來王柟出使，確定和約，有增加歲幣、函獻頭顱，都是以前方信孺堅持不允許的。王柟告訴皇帝：“方信孺辯論折服敵人首領在剛愎自用不易進言的時候，方信孺承擔了困難的部分，我承擔了容易的部分。王柟每次見面，金人必然要問信孺在哪裏，這是公論所推重的，即使是敵人也不能遮蓋。”於是下詔方信孺自己任便居住。

尋知韶州，累遷淮東轉運判官兼提刑。知真州，即北山匱水築石堤，袤二十里，人莫知其所爲。後金人薄儀真，守將决水匱以退敵，城乃獲全。山東初内附，信孺言：“豪傑不可以虚名駕馭，武夫不可以弱勢彈壓，宜選威望重臣，將精兵數萬，開幕山東，以主制客，以重馭輕，則可

不久爲韶州知州，屢經升遷官至淮東轉運判官兼提刑。爲真州知州，在北山上蓄水修築石堤，長二十里，没有人知道是做什麽用的。後來金人逼迫儀真，守軍將領挖開蓄水池迫使敵人退却，城池於是獲得保全。山東剛剛歸附時，方信孺進言：“豪傑之士不能用空名駕馭指使，赳赳武夫不能用微弱的力量制服鎮壓，應當選擇有威信的朝廷大臣，率領精兵幾萬人，在山東開幕

以包山東，固江北，而兩河在吾目中矣。”坐責降三秩，再奉祠，稍復官。

府，以主制客，以重馭輕，就可以包括山東，鞏固江北，而兩河流域就在我們視野之中了。”因罪責降三級，再奉領祠祿，逐漸恢復官職。

信孺性豪爽，揮金如糞土，所至賓客滿其後車。使北時，年財三十。既齟齬歸，營居室岩竇，自放於詩酒。後貲用竭，賓客益落，信孺尋亦死矣。

方信孺性情豪爽，揮金如土，所到之處賓客坐滿後車。出使北朝時，年齡纔三十歲。後來因抵觸不合時而還鄉，在山中營建居室，用詩酒放縱自己。後來資金用度耗盡，賓客日益稀少，方信孺不久也死去了。

王柟

王柟字汝良，大名人。祖倫，同簽書樞密院事。倫使北死，孝宗訪求其孫之未祿者三人官之，柟其一也。調通州海門尉。乘輕舟入海濤，捕劇賊小吴郎，并其徒十七人獲之，獄成，不受賞。

王柟字汝良，大名人。祖父王倫，任同簽書樞密院事。王倫出使北國而死，孝宗訪求他的孫子中没有入仕的三個人授官，王柟是其中之一。調爲通州海門縣尉。乘小船入大海，捕捉大盜小吴郎，連同他的同黨十七個人一同抓獲，案子判決完畢，不肯接受賞賜。

韓侂胄以恢復起兵端，天子思繼好息民，凡七遣使無成。續遣方信孺往，將有成説矣，坐白事忤侂胄得罪。欲再遣使，顧在廷無可者，近臣以柟薦，擢監登聞鼓院，假右司郎中，使持書北行。柟歸白其母，母曰：“而祖以忠死國，故恩及子孫。汝其勉旃，毋以吾老爲念。”乃拜命，疾驅抵敵所。

韓侂胄用恢復國土挑起戰争，天子想要繼續通好安定人民，共七次派遣使節談判不成。接着派遣方信孺前往，將要達成協議了，由於報告事情觸犯韓侂胄獲罪。想要再派使節，看到在朝廷的臣子中没有勝任的，近臣把王柟推薦上去，提升監登聞鼓院，假右司郎中，派他拿了國書出使北方。王柟回家告知母親，母親説：“你祖父忠心爲國而死，所以恩德施及子孫。你要努力，不要把我年老放在心上。”於是拜受任命，飛馳抵達敵境。

金將烏骨論等四人列坐，問：“韓侂胄貴顯幾年矣?”柟對：“已十餘年，平章國事財二年耳。”又問：“今欲去此人可乎?”柟曰：“主上英斷，去之何難。”四人相顧而笑。有完顔天寵者，袖出文書，云：“王柟雖持韓侂胄書，乃朝廷有旨遣其來元帥府議和，宜詳議以報。”於是金人知侂胄已誅，和議遂决。

金將烏骨論等四個人按次序坐着，問：“韓侂胄富貴榮顯有幾年了?”王柟回答：“已經十幾年，任平章國事纔兩年罷了。”又問：“現在想要除去這個人可以嗎?”王柟説：“有主上的英明決斷，除掉他有什麽困難。”四人相互看着笑了。有個叫完顔天寵的，從袖子裏取出文書，説：“王柟雖然拿來的是韓侂胄的信，却是朝廷派他來元帥府議和的，應當詳細商議以後報告。”從此金人知道韓侂胄已經被殺，和議於是決定。

柟持金人牒歸，求函侂胄首，以起居郎許奕爲通謝使，柟爲通謝所參謀官。柟自軍前再還，議以侂胄首易淮、陝侵地，從之。柟奏：“和約之成，皆方信孺備嘗險阻再三將命之

王柟拿了金人的文牒回來，請求函封韓侂胄首級，派起居郎許奕爲通謝使，王柟任通謝所參謀官。王柟從前綫再次歸來，商議用韓侂胄首級换淮、陝被侵土地，聽從他。王柟上奏：“和約的達成，都是方信孺嘗盡艱險再三傳達命令的功

功，臣因人成事，乞録信孺功而蠲其過。”朝論以柟不掩人揚己多之。守軍器少監，知楚州，累官至太府卿。告歸，以右文殿修撰知太平州，加集英殿修撰，致仕。卒，贈寶章閣待制。

勞，臣是因人而成事，請求記載信孺的功勞而除免他的罪過。”朝廷議論因王柟不隱没别人顯揚自己而看重他。守軍器少監，楚州知州，累積官職到太府卿。告老還鄉，以右文殿修撰爲太平州知州，加封集英殿修撰，退休。去世，追贈寶章閣待制。

論曰：樓鑰渾厚正大，李大性直言不愧其先，任希夷請謚先儒，徐應龍在經筵多所裨益。莊夏、王阮、王質皆負其有爲之才，卒奉祠去國。陸游學廣而望隆，晚爲韓侂胄著堂記，君子惜之，抑《春秋》責賢者備也。方信孺年少奉使，而以意氣折金人。王柟北歸，請録信孺之功，長者哉！

論曰：樓鑰渾樸純厚光明正大，李大性正直敢言無愧於他的祖先，任希夷請求追謚從前的儒者，徐應龍在經義講筵上有很多補益。莊夏、王阮、王質都身負他們能有所作爲的才幹，最終奉祠出朝。陸游學問廣博聲望隆盛，晚年爲韓侂胄撰寫堂記，君子惋惜他，不過是像《春秋》那樣的對賢者的求全責備。方信孺是青年使臣，却用意志氣勢挫折金人。王柟從北方歸來，請求記録方信孺的功勞，是忠厚長者啊！

宋史卷三百九十六

列傳第一百五十五

史浩　王淮　趙雄　權邦彥　程松　陳謙　張巖

史浩

史浩字直翁，明州鄞縣人。紹興十四年登進士第，調紹興餘姚縣尉，歷温州教授，郡守張九成器之。

秩滿，除太學正，升國子博士。因轉對，言："普安、恩平二王宜擇其一以係天下望。"高宗領之。翌日，語大臣曰："浩有用才也。"除秘書省校書郎兼二王府教授。三十年，普安郡王爲皇子，進封建王，除浩權建王府教授。詔建王府置直講、贊讀各一員，浩守司封郎官兼直講。一日講《周禮》，言："膳夫掌膳羞之事，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之膳羞不會。至酒正掌飲酒之事，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世子不與焉。以是知世子膳羞可以不會，世子飲酒不可以無節也。"王作而謝曰："敢不佩斯訓。"

三十一年，遷宗正少卿。會金主亮犯邊，下詔親征。時兩淮失守，廷臣爭陳退避計，建王抗疏請率師爲前驅。浩爲王力言："太子不可將兵，以晉申生、唐肅宗靈武之事爲戒。"王大感悟，立俾浩草奏，請扈蹕以供子職，辭意懇到。高宗方怒，覽奏意頓釋，知奏出於浩，語大臣曰："真王府官也。"既而殿中侍御史吴芾乞

史浩字直翁，明州鄞縣人。紹興十四年進士及第，調爲紹興餘姚縣尉，歷官温州教授，郡守張九成很器重他。

任官期滿，授任太學正，升爲國子博士。因輪流進見時，上言："普安、恩平兩位王爺應當選擇一位來寄托天下人的期望。"高宗點頭。第二天，對大臣說："史浩是有用的人才。"授任秘書省校書郎兼兩所王府的教授。三十年，普安郡王升爲皇子，進封建王，授任史浩爲代理建王府教授。下詔建王府設置直講、贊讀各一員，史浩守司封郎官兼直講。一天講《周禮》，進言："膳夫掌管膳食的事情，年終就要結算，衹有王和王后、世子的膳食不作結算。至於酒正掌管飲酒的事，年終就要結算，衹有王和王后的飲酒不作結算，世子不在其内。因此知道世子的膳食可以不作結算，世子的飲酒却不可以毫無節制。"王起立而感謝說："怎敢不敬服這個教訓。"

三十一年，遷爲宗正少卿。適逢金國主完顏亮侵犯邊境，皇帝下詔親自出征。當時兩淮失守，朝廷大臣爭着陳述退却逃避的計劃，建王直言上疏請求率領部隊擔任前導。史浩替王極力上言："太子不可以率兵，應以晉國申生、唐肅宗在靈武的事情爲鑒戒。"王大爲感動覺悟，立刻讓史浩起草奏疏，請求扈從車駕而盡到兒子的職責，文辭意氣懇切周到。高宗正在發怒，讀了奏疏怒氣頓時消解，知道奏疏是史浩起草的，對大

以皇子爲元帥，先視師。浩復遺大臣書，言："建王生深宫中，未嘗與諸將接，安能辦此。"或謂使王居守，浩復以爲不可。上亦欲令王遍識諸將，遂扈蹕如建康。

臣説："真是王府的官員。"接着殿中侍御史吴芾請求派皇太子爲元帥，先去視察部隊。史浩又寫信給大臣，説："建王生長在深宫中，從没有和諸將接觸過，哪裏能做這個。"有人説讓王駐京留守，史浩也認爲不可以。皇上也想讓王普遍瞭解諸將，於是扈從車駕到建康。

三十二年，上還臨安，立建王爲皇太子，浩除起居郎兼太子右庶子。孝宗受禪，遂以中書舍人遷翰林學士、知制誥。張浚宣撫江、淮，將圖恢復，浩與之異議，欲城瓜洲、采石。浚奏："不守兩淮而守江，不若城泗州。"除參知政事。有詔議應敵定論，洪遵、金安節、唐文若等相繼論列，宰執獨無奏。上以問浩，浩奏："先爲備禦，是謂良規。儻聽淺謀之士，興不教之師，寇去則論賞以邀功，寇至則斂兵而遁迹，謂之恢復得乎?"薦樞密院編修官陸游、尹穡，召對，并賜出身。隆興元年，拜尚書右僕射，首言趙鼎、李光之無罪，岳飛之久冤，宜復其官爵，禄其子孫。悉從之。

三十二年，皇上回到臨安，立建王爲皇太子，史浩授任起居郎兼太子右庶子。孝宗接受禪位，就以中書舍人遷爲翰林學士、知制誥。張浚宣撫江、淮，將要謀求恢復，史浩和他意見不同，想要在瓜洲、采石築城。張浚上奏："不守兩淮却守長江，還不如在泗州築城。"授任參知政事。有詔旨命令討論對付敵人的根本原則，洪遵、金安節、唐文若等人相繼論述，宰相執政獨獨没有奏章。皇上拿這個詢問史浩，史浩上奏説："首先是準備防禦，這是所謂的良好法規。假如聽信淺薄無謀的人，興起發動不經訓練的軍隊，敵人走了就論功行賞而邀取功勞，敵人來了就收拾兵馬而躲藏行迹，還稱它是恢復大業可以嗎?"推薦樞密院編修官陸游、尹穡，召見，都賜給進士出身。隆興元年，拜爲尚書右僕射，首先進言趙鼎、李光的清白無辜，岳飛的久蒙冤屈，應當恢復他們的官爵，録用他們的子孫。都聽從他。

李顯忠、邵宏淵奏乞引兵進取，浩奏："二將輒乞戰，豈督府命令有不行耶?"浚請入覲，乞即日降詔幸建康，上以問浩，浩陳三説不可，退，又以詰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僥倖。"復辨論於殿上，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傑必起而收之。"浩曰："中原决無豪傑，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彼民間無寸鐵，不能自起，待我兵至爲内應。"浩曰："勝、廣以鋤耰棘矜亡秦，必待我兵，非豪傑矣。"浚因内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失幾會，乞出英斷。"省中忽得宏淵出兵狀，始知不由三省，徑檄諸將。浩語

李顯忠、邵宏淵上奏請求領兵進攻，史浩上奏："兩個將領擅自請求出戰，難道都督府的命令有行不通的嗎?"張浚請求入朝覲見，請求就在當天降詔旨行幸建康，皇上以這件事詢問史浩，史浩陳述三條理由不同意，退下來，又拿這事質問張浚説："帝王的軍事行動，應當在各方面有所保障，怎能嘗試行事圖謀僥幸成功。"又在朝堂上進行辯論，張浚説："中原地區長期淪陷，現在不攻取，豪傑之士必定會起來奪取了。"史浩説："中原肯定没有豪傑，如果有，爲什麽不起來消滅金國?"張浚説："他們在民間手無寸鐵，不能自己起來，等我軍到達時作爲内應。"史浩説："陳勝、吴廣用鋤頭柄、棘木棍滅亡秦國，一定要等待我們部隊的，就不能算是豪傑了。"張浚因進宫引見時上奏："史浩的心意無法

陳康伯曰："吾屬俱兼右府，而出兵不與聞，焉用相哉！不去尚何待乎？"因又言："康伯欲納歸正人，臣恐他日必爲陛下子孫憂。浚銳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下終不得復望中原。"御史王十朋論之，出知紹興。

扭轉，恐怕失去機會，請求作出決斷。"省裏忽然得到邵宏淵出兵的文書，纔知道他不通過三省，直接發檄文給諸將。史浩對陳康伯說："我們都兼任樞府，而發兵的事都不能參與知道，哪裏還能當宰相呢！不離職還等什麽？"因而又進言："陳康伯想要接納歸正人，臣恐怕以後必然成爲陛下子孫的憂患。張浚專心一意要進兵，假如一次失敗以後，恐怕陛下終究不能再看到中原。"御史王十朋彈劾他，出朝爲紹興知府。

先是，浩因城瓜洲，白遣太府丞史正志往視之，正志與浚論辯。十朋亦疏史正志朋比，并及浩，遂與祠，自是不召者十三年。起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持母喪歸，服闋，知福州。

在此之前，史浩由於要在瓜洲築城，報告派遣太府丞史正志去視察，史正志和張浚辯論。王十朋也上奏史正志依附勾結，一并牽連到史浩，於是給領宫祠，從此十三年不召見。起用爲紹興府知府、浙東安撫使。扶母喪還鄉，喪服期滿，爲福州知州。

淳熙初，上問執政："久不見史浩，無他否？"遂除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五年，復爲右丞相。上曰："自葉衡罷，虛席以待卿久矣。"浩奏："蒙恩再相，唯盡公道，庶無朋黨之弊。"上曰："宰相豈當有黨，人主亦不當以朋黨名臣下。朕但取賢者用之，否則去之。"

淳熙初年，皇上問執政："很久沒看見史浩，沒有别的事吧？"於是授任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五年，又爲右丞相。皇上說："自從葉衡被罷免，空着相位等候你已經很久了。"史浩上奏："蒙受恩典再度爲相，衹有竭盡公平正道，希望没有朋黨的流弊。"皇上說："宰相哪裏會有朋黨，君主也不應當用朋黨來看待臣下。我衹是選取賢能的人任用他們，不賢的人就逐去他們。"

樞密都承旨王抃建議以殿、步二司軍多虛額，請各募三千人充之。已而殿前司輒捕市人，京城騷動，被掠者多斷指，示不可用。軍人怙衆，因奪民財。浩奏："盡釋所捕，而禽軍民首讙呶者送獄。"獄成議罪，欲取兵民各一人梟首以徇。浩曰："諸軍掠人奪貨至於鬨，則始釁者軍人也，軍法從事固當。若市人陸慶童特與抗鬥爾，可同罰乎？陛下恐軍人有語，故一其罪以安之。夫民不得其平，言亦可畏，'等死，死國可乎？'是豈軍人語。"上怒曰："是比朕爲秦二世也。"浩徐進曰："自古民怨其上者多矣，'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豈二

樞密都承旨王抃建議因殿、步兩個都指揮使司部隊有很多空額，請求各招募三千人補充部隊。然後殿前都指揮使司就捕捉市民，京城騷動不安，被抓的人很多自己折斷手指，表示不能當兵。軍人仗恃人多，就搶奪百姓財物。史浩上奏："全部釋放所抓的人，并逮捕軍人市民爲首起哄的人送去審判。"官司成立量刑時，想要拿軍人市民各一人殺頭示衆。史浩說："軍士們抓人搶貨至於鬧事，那麽開頭挑動的人是軍人，軍法處理本來得當。至於市民陸慶童僅僅是和他們抵抗鬥争罷了，可以一同處罰嗎？陛下恐怕軍人有怨言，所以一概治罪來安撫他們。而民衆得不到公平對待，怨言也是可怕的，'同樣都是死，爲國而死可以嗎？'這難道是軍人說的話嗎。"皇上發怒說："這是把我比做秦二世了。"史浩從容

世事。"尋求去，拜少傅、保寧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兼侍讀。後有言慶童之冤者，上曰："史浩嘗力爭，坐此求去，至今悔之。"

進言説："從古以來百姓埋怨他們君王的多了，'這個太陽爲什麽還不滅亡，我寧可和你一同滅亡'難道是二世時候的事。"不久請求離職，拜爲少傅、保寧軍節度使，充任醴泉觀使兼任侍讀。後來有人進言陸慶童的冤枉，皇上説："史浩曾經極力争辯，因此獲罪請求離職，到現在都後悔這件事。"

趙雄嘗薦劉光祖試館職，光祖答策，論科場取士之道，進入，上親批其後，略曰："用人之弊，人君乏知人之哲，宰相不能擇人。國朝以來，過於忠厚，宰相而誤國，大將而敗軍，未嘗誅戮。要在人君必審擇相，相必當爲官擇人，懋賞立乎前，誅戮設乎後，人才不出，吾不信也。"手詔既出，中外大聳。議者謂曾覿視草，爲光祖甲科發也。上遣覿持示浩，浩奏："唐、虞之世，四凶極惡，止於流竄，三考之法，不過黜陟，未嘗有誅戮之科。誅戮大臣，秦、漢法也。太祖制治以仁，待臣下以禮，列聖傳心，迨仁宗而德化隆洽，本朝之治，與三代同風，此祖宗家法也。聖訓則曰'過於忠厚'。夫爲國而底於忠厚，豈有所謂過哉？臣恐議者以陛下自欲行刻薄之政，歸過祖宗，不可不審也。"

趙雄曾經推薦劉光祖考試館職，劉光祖答題，議論科舉考試選拔人才之道，送進去，皇上親自在後面批語，大略説："用人的弊病，是人君缺乏知人的明哲，宰相不能選擇人才。國朝以來，過於忠厚，做宰相的貽誤國家，做大將的敗亡軍隊，都未曾誅殺。關鍵在於君主必須審慎選擇宰相，宰相必須爲公選擇人才，厚賞懸立在前，誅殺設置在後，人才不出現，我是不相信的。"手詔發出去以後，朝廷内外大爲驚惶。議論的人認爲曾覿修改了詔書草稿，是針對劉光祖中甲科而發的。皇上派曾覿拿着給史浩看，史浩上奏："唐堯、虞舜的時代，四凶非常凶惡，僅是流放竄徙，上古三考的制度，不過是罷黜或提升，從没有過誅殺的條目。誅殺大臣，是秦、漢時的法律。太祖制定法度出於仁，待遇臣下本於禮，列朝祖宗心心相傳，到仁宗時德化昌盛融洽，本朝的政治，和三代是同樣的風格，這是祖宗的家法。聖上訓示則説'過於忠厚'。建國的根基就是忠厚，難道有所謂過分的地方嗎？臣恐怕議論的人以爲陛下自己打算推行刻薄的政治，把過錯歸於祖宗，不能不慎重。"

及自經筵將告歸，乃於小官中薦江、浙之士十五人，有旨令升擢，皆一時選也。如薛叔似、楊簡、陸九淵、石宗昭、陳謙、葉適、袁燮、趙静之、張子智，後皆擢用，不至通顯者六人而已。

等到即將從御前經史講席告老還鄉，就從小官裏面推薦江、浙的士人十五名，有旨意命令給予提升，都是當時推選的精華。例如薛叔似、楊簡、陸九淵、石宗昭、陳謙、葉適、袁燮、趙静之、張子智，後來都提拔任用，没有達到顯貴的衹有六個人而已。

十年，請老，除太保致仕，封魏國公。晚治第鄞之西湖上，建閣奉兩朝賜書，又作堂，上爲書"明良慶會"名其閣、"舊學"名其堂。光宗御極，進太師。紹熙五年薨，年八十

十年，請求告老，授任太保退休，封魏國公。晚年建府第在鄞縣的西湖上，建高閣收藏兩朝皇帝的賜書，又蓋堂，皇上爲他題寫"明良慶會"作閣名、"舊學"作堂名。光宗登極，進升太師。紹熙五年逝世，享年八十九歲，封爲會稽

九，封會稽郡王。寧宗登極，賜謚文惠，御書“純誠厚德元老之碑”賜焉。嘉定十四年，追封越王，改謚忠定，配享孝宗廟庭。

郡王。寧宗登極，賜謚號文惠，御筆親書了“純誠厚德元老之碑”賜給他。嘉定十四年，追封越王，改謚號爲忠定，配享孝宗神廟。

浩喜薦人才，嘗擬陳之茂進職與郡，上知之茂嘗毁浩，曰：“卿豈以德報怨耶?”浩曰：“臣不知有怨，若以爲怨而以德報之，是有心也。”莫濟狀王十朋行事，詆浩尤甚，浩薦濟掌内制，上曰：“濟非議卿者乎?”浩曰：“臣不敢以私害公。”遂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待之如初。蓋其寬厚類此。子彌大、彌正、彌遠、彌堅。彌遠嘉定初爲右丞相，有傳。

史浩喜歡推薦人才，曾經擬定陳之茂升官爲郡守，皇上知道陳之茂曾説過史浩壞話，説：“你難道是在用恩德報答怨恨嗎?”史浩説：“臣不知道有怨恨，假使因爲怨恨而用恩德報答他，就是存心做的了。”莫濟爲王十朋作行狀，詆毁史浩尤其厲害，史浩舉薦莫濟掌内制，皇上説：“莫濟不是譏議你的人嗎?”史浩説：“臣不敢由於私怨妨害公事。”就授任他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對待他跟從前一樣。大致上他的寬厚就像這樣。兒子史彌大、史彌正、史彌遠、史彌堅。史彌遠在嘉定初年任右丞相，有傳。

王淮

王淮字季海，婺州金華人。幼穎悟，力學屬文。登紹興十五年進士第，爲台州臨海尉。郡守蕭振一見奇之，許以公輔器。振帥蜀，辟置幕府。振出，衆欲留，淮曰：“萬里將母，豈爲利禄計。”皆服其器識，遷校書郎。

王淮字季海，婺州金華人。幼年聰穎靈悟，刻苦學習善作文章。紹興十五年進士及第，任台州臨海縣尉。郡守蕭振一見就認爲他是奇才，推許他是公卿大臣的材料。蕭振做四川軍帥，辟舉他做幕僚。蕭振出朝，衆人想要挽留他，王淮説：“走萬里路去奉養母親，難道是爲利禄考慮。”都服膺他的器量見識，遷爲校書郎。

高宗命中丞舉可爲御史者，朱倬舉淮，除監察御史，尋遷右正言。首論：“大臣養尊，小臣持禄，以括囊爲智，以引去爲高。願陛下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宰相湯思退無物望，淮條其罪數十，於是策免。至於吏部侍郎沈介之欺世盗名，都司方師尹之狡險，大將劉寶掊克結權倖，皆劾罷之。又奏：“自治之策，治内有三：正心術，寶慈儉，去壅蔽。治外有四：固封守，選將帥，明賞罰，儲財用。”上深嘉嘆。

高宗讓御史中丞舉薦可以擔任御史的人，朱倬推舉王淮，授任監察御史，不久遷爲右正言。首先論述：“大臣養尊處優，小臣保守俸禄，把閉口不言當做智慧，把引身退却當做清高。希望陛下端正聖心來端正朝廷，端正朝廷而端正百官。”宰相湯思退不孚衆望，王淮逐條論列他的罪過幾十條，於是罷免。至於像吏部侍郎沈介的欺世盗名，像都司方師尹的狡詐陰險，像大將劉寶的搜刮盤剥交結權幸，都彈劾罷免了他們。又上奏：“自治的方策，治理内部有三條：端正心術，寶貴慈愛節儉，除去閉塞蒙蔽。治理外部有四條：鞏固封疆守備，選擇將帥，明確賞罰，儲蓄財用。”皇上深爲嘉獎贊嘆。

除秘書少監兼恭王府直講。時恭王生子挺，淮白于丞相，曰：“恭王夫人李氏生皇嫡長孫，乞討論典禮。”

授任秘書少監兼恭王府直講。當時恭王生了王子趙挺，王淮告訴丞相，説：“恭王的夫人李氏生了皇嫡長孫，請求討論慶賀典禮。”錢端禮

錢端禮怒其名稱，奏："淮有年鈞以長之說。"上曰："是何言也，豈不啓邪心？"出淮知建寧府，改浙西提刑。入見，陳閩中利病甚悉。帝褒嘉之，且令一至東宫，皇太子待以師儒，特施拜禮。尋召，除太常少卿，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龍大淵贈太師，仍畀儀同三司恩數，張説除太尉、在京宫觀，皆封還詔書。除翰林學士、知制誥，訓詞深厚，得王言體。上命擇文學行誼之士，淮薦鄭伯熊、李燾、程叔達，皆擢用。

淳熙二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辛棄疾平茶寇，上功太濫。淮謂："不核真僞，何以勸有功。"文州蕃部擾邊，吴挺奏："庫彦威失利，靖州夷人擾邊。"楊倓奏："田淇失利。"淮謂："二將戰殁，若罪之，何以勸來者。"上嘗諭曰："樞密臨事盡公，人無間言，差除能守法甚善。"薦軍帥吴拱、郭田、張宣。除同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

時宰相久虚，淮與李彦穎同行相事。淮謂："授官當論賢否，不事形迹。誠賢，不敢以鄉里故舊廢之；非才，不敢以己私庇之。"上稱善。擢知院事、樞密使。上言武臣岳祠之員宜省，淮曰："有戰功者，壯用其力，老而棄之，可乎？"趙雄言："北人歸附者，畀以員外置，宜令詣吏部。"上曰："姑仍舊。"淮曰："上意即天意也。"雄又奏言："宗室岳祠八百員，宜罷。"淮曰："堯親睦九族，在平章百姓之先；骨肉之恩疏，可乎？"時辛棄疾平江西寇，王佐平湖南寇，劉焞平廣西寇，淮皆處置得宜，論功惟允。上深嘉之，謂："陳康伯雖有

生氣他所用的稱呼，上奏："王淮有年位尊崇長子的説法。"皇上説："這是什麽話，難道不會啓發邪惡之心？"派王淮出朝爲建寧府知府，改爲浙西提點刑獄。入朝覲見，陳述閩地的利益弊病很是詳細。皇帝表揚嘉獎他，而且讓他到東宫見一見，皇太子對待他如儒學師長，特别行了下拜禮。不久召見，授任太常少卿，授任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龍大淵追贈太師，又給以開府儀同三司的恩典，張説授任太尉、領在京宫觀，都封還詔書不行。授任翰林學士、知制誥，訓詞深沉厚重，得到王者語言的體裁。皇上命他選擇文學優秀行爲合宜之士，王淮推薦鄭伯態、李燾、程叔達，都提拔任用。

淳熙二年，授任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辛棄疾討平茶商群寇，報上的功勞太多太濫。王淮認爲："不核實真假，怎麽能鼓勵有功勞的人。"文州外族部落侵擾邊疆，吴挺上奏："庫彦威失敗，靖州夷族侵擾邊疆。"楊倓上奏："田淇戰敗。"王淮認爲："這兩員將領作戰而死，如果治他們的罪，拿什麽來鼓勵後來的人。"皇上曾經告知説："樞密處理事情出以公心，别人没有嫌隙的話，差遣授任能奉守法則，很好。"推薦的軍帥有吴拱、郭田、張宣。授任同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

當時宰相長期没有任命，王淮和李彦穎共同履行丞相職責。王淮認爲："授任官職應當評論賢能與否，不在於表面。確實賢能，不敢由於是鄉親好友而廢棄他；不是人才，不敢因爲自己的私心而庇護他。"皇上稱贊很好。提升爲知樞密院事、樞密使。皇上説武臣的祠禄官額應當省減，王淮説："是有戰功的人，年輕力壯時用他們的勇力，老了就抛棄他們，可以嗎？"趙雄上言："北方人來歸附的，給以員外的官職，應當讓他們歸吏部管。"皇上説："姑且按舊的安排。"王淮説："皇上的意思就是天意。"趙雄又上奏説："宗室奉領宫祠的八百名，應當罷免。"王淮説："唐堯親近和睦九族的人，在管理百姓的前面；骨肉之間的恩情疏遠，是可以的嗎？"當時辛棄疾討平江西寇盗，王佐討平湖南寇盗，劉焞

人望，處事則不及卿。”

討平廣西寇盜，王淮都處置合宜，評定功勞均平合理。皇上非常誇獎他，對他說：“陳康伯雖然被人敬仰，但處理事情就比不上卿了。”

八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事。先是，自夏不雨至秋，是日甘雨如注，士大夫相賀，上亦喜命相而雨，乃命口算諸郡絹錢盡蠲一年，爲緡八十餘萬。

八年，拜爲右丞相兼樞密事。在此之前，從夏天就不下雨直到秋天，這一天大雨滂沱，士大夫互相慶賀，皇上也高興任命了宰相就下雨，於是命令計算各郡的絹錢都免交一年，共計錢八十多萬緡。

趙雄罷相，蜀士之在朝者皆有去意。淮謂：“此唐季黨禍之胎也，豈聖世所宜有。”皆以次進遷，蜀士乃安。樞密都承旨王抃怙寵爲奸，淮極陳其罪，謂：“人主受謗，鮮不由此。”上即斥之，且曰：“丞相直諒無隱，君臣之間正宜如此。”章潁論事狂直，上將黜之，淮曰：“陛下樂聞直言，士大夫以言相高，此風可賀也。黜之適成其名。”上說，潁復留。

趙雄罷免宰相，四川士人任朝官的都有離職的想法。王淮認爲：“這是唐朝末年朋黨之禍的萌芽，難道是聖明時代所應當有的。”都按次序晋升提拔，四川士人纔安定下來。樞密都承旨王抃倚仗受寵幹壞事，王淮極力陳述他的罪過，說：“君主受到毀謗，很少不是由於這種人。”皇上就斥逐他，而且說：“丞相正直誠信没有隱瞞，君臣之間就應當像這樣。”章潁議論事情狂妄直率，皇上將要罷黜他，王淮說：“陛下喜歡聽從正直的話，士大夫用直言互相標榜，這種風氣值得慶賀。罷黜他正好成就他的名聲。”皇上高興，章潁又被留下。

時以荒政爲急，淮言：“李椿老成練達，擬除長沙帥，朱熹學行篤實，擬除浙東提舉，以倡郡國。”其後推賞，上曰：“朱熹職事留意。”淮言：“修舉荒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欲與進職。”上曰：“與升直徽猷閣。”成都闕帥，上加訪問，淮以留正對。上曰：“非閩人乎？”淮曰：“立賢無方，湯之執中也。必曰閩有章子厚、吕惠卿，不有曾公亮、蘇頌、蔡襄乎？必曰江、浙多名臣，不有丁謂、王欽若乎？”上稱善。拜左丞相。

當時救荒之政是急務，王淮進言：“李椿老成歷練通達，預備授任長沙軍帥，朱熹學問行爲誠信實在，預備授任浙東提舉，來作郡守的榜樣。”以後推功行賞，皇上說：“朱熹任職很認真。”王淮說：“修訂推行賑濟饑荒的政令，是貫徹他的學問，百姓得到實在的好處，希望給他提職。”皇上說：“給他升直徽猷閣。”成都空缺軍帥，皇上進行咨詢，王淮拿留正作爲回答。皇上說：“他不是閩地人嗎？”王淮說：“樹立賢人没有固定的方向地域，這是成湯的執中的道理。一定說閩地衹有章子厚、吕惠卿，就没有曾公亮、蘇頌、蔡襄嗎？一定說江、浙多出著名大臣，就没有丁謂、王欽若嗎？”皇上稱贊。拜爲左丞相。

天長水害七十餘家，或謂不必以聞，淮曰：“昔人謂人主不可一日不聞水旱盜賊，《記》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豈可不以聞？”鎮江饑民强借菽粟，執政請痛懲之，淮曰：“令甲，饑民罪不至死。”進士八人求

天長郡遭受水災禍害的有七十多家，有人認爲不必報告皇上，王淮說：“古人認爲君主不可以一天聽不到水旱災和盜賊的消息，《記》說：‘四方有禍亂，必定要首先知道。’怎可以不報告？”鎮江飢民强行借糧，執政請求嚴懲他們，王淮說：“法令的第一條，是飢民有罪也不至於

以免舉恩爲升等，淮曰："八人得之，則百人援之。"龔頤以執政之客補官，求詣銓曹，淮以此門不可啓，絶其請。嘗言跅弛之士，緩急能出死力，乃以周極知安豐軍，辛棄疾與祠。

處死。"有八名進士請求用免舉恩典代替升等，王淮說："這八個人得到了，就有一百個人攀比了。"龔頤因是執政的門客任官，請求參加銓選，王淮認爲這個門不能開，拒絶了他的請求。曾經進言放蕩不羈的人，在緊要關頭會出死力，於是用周極爲安豐軍知軍，辛棄疾給領宮祠。

上章力求去，以觀文殿大學士判衢州。淮力辭，改提舉洞霄宮。光宗嗣位，詔詢初政，淮以盡孝進德，奉天敬民，用人立政，罔不在初。母亡，居喪如禮。得疾，忽語家人曰："《易》卦六十四，吾年亦然。"淳熙十六年薨。訃聞，上哀悼，輟視朝，贈少師，謚文定。

上奏章極力請求離職，以觀文殿大學士判衢州。王淮極力推辭，改爲提舉洞霄宮。光宗即位，下詔咨詢最初的政治，王淮認爲盡力孝道增進德行，敬奉上天禮敬下民，任用人才樹立政治，没有不重視起初的。母親死了，守喪完全按照禮節。生了病，忽然對家裏人說："《易經》有六十四卦，我的歲數也一樣。"淳熙十六年逝世。訃告報知，皇上哀痛傷悼，停止上朝，追贈少師，謚號文定。

初，朱熹爲浙東提舉，劾知台州唐仲友。淮素善仲友，不喜熹，乃擢陳賈爲監察御史，俾上疏言："近日道學假名濟僞之弊，請詔痛革之。"鄭丙爲吏部尚書，相與叶力攻道學，熹由此得祠。其後慶元僞學之禁始於此。

當初，朱熹任浙東提舉，彈劾台州知州唐仲友。王淮素來和唐仲友交好，不喜歡朱熹，就提升陳賈爲監察御史，讓他上疏說："近來有道學的假藉名目成就虚僞的弊病，請求下詔嚴令革除這些。"鄭丙任吏部尚書，聯手協力攻擊道學，朱熹因此任祠禄官。此後慶元時對僞學的禁錮起於這時。

趙雄

趙雄字温叔，資州人。爲隆興元年類省試第一。虞允文宣撫四蜀，辟幹辦公事，入相，薦于朝。乾道五年，召見便殿，孝宗大奇之，即日手詔除正字。

趙雄字温叔，資州人。是隆興元年類省試的第一名。虞允文宣撫四川，辟舉他任幹辦公事，入朝爲相時，向朝廷推薦他。乾道五年，在偏殿召見，孝宗大爲驚異他的才能，當天就下手詔授任正字。

范成大使金，將行，雄當登對，允文招與之語。既進見，雄極論恢復。孝宗大喜曰："功名與卿共之。"即除右史，兩月除舍人。金使耶律子敬賀會慶節，雄館伴。子敬披露事情不敢隱，邏者以聞。上夜召雄，雄具以子敬所言對，上喜。金使入辭，故事當用樂，雄奏："卜郊有日，天子方齋，樂不可用。"上難之，遣中使諭雄，雄奏："金使必不敢不順，即有他，臣得引與就館。"上大喜。雄

范成大出使金國，將要啓程，趙雄正當上殿進見，虞允文招呼和他說話。進見以後，趙雄極力議論應當恢復國土。孝宗大爲高興說："取得功名和卿共享。"立即授任右史，兩個月後授爲舍人。金朝使臣耶律子敬來賀會慶節，趙雄任館伴使。耶律子敬吐露事情内情不敢隱瞞，巡邏的人報知皇帝。皇上連夜召見趙雄，趙雄具體用耶律子敬所說的情況回答，皇上喜歡。金國使臣入朝辭行，舊例應當奏樂，趙雄上奏："郊祀馬上要舉行，天子正在齋戒，不能奏樂。"皇上爲難這事，派宦官告知趙雄，趙雄上奏："金國使臣

請復置恢復局，日夜講磨，條具合上意，除中書舍人。自選人入館至此，未滿歲也。

必定不敢不順從，即使有意外，臣可以帶他回館驛。”皇上大爲高興。趙雄請求重新設置恢復局，日夜講究研磨，開具條目都合於皇上心意，授任中書舍人。自從任選人到任館職到這時，還不滿一年。

時金將起河南之役，議盡以諸陵梓宫歸于我。上命雄出使賀生辰，仍止奉遷陵寢及正受書儀。雄既見金主，争辨數四。其臣屢喝起，雄辭益力，卒得請乃已，金人謂之“龍門”。嘗上疏論恢復計，大略謂：“莫若由蜀以取陝西，得陝西以臨中原，是秦制六國之勢也。”八年，以母憂去。

當時金人即將興作河南工役，議論都認爲諸皇陵靈柩應當歸還我朝。皇上命令趙雄出使慶賀生辰，仍然衹是帶去遷徙寢陵以及改正受書儀式的任命。趙雄見到金主，争辯多次，他們的朝臣屢次喝斥起立，趙雄辭辯更加有力，最後獲得准許請求纔罷休，金人稱爲“龍門”。曾經上奏疏議論恢復大計，大略是説：“不如從四川攻取陝西，得到陝西而俯臨中原，這是秦國克制六國的形勢。”八年，因母親去世離職。

淳熙二年，召爲禮部侍郎，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一日奏事，上曰：“今夏蠶麥甚熟、絲米價平可喜。”雄奏：“孟子論王道始於不饑不寒。”上曰：“近世士大夫好高論，耻言農事，微有西晋風。豈知《周禮》與《易》言理財，周公、孔子曷嘗不以理財爲務？且不獨此，士夫諱言恢復，不知其家有田百畝，内五十畝爲人所據，亦投牒理索否？”雄曰：“陛下志在大有爲，敢不布堯言，書之《時政記》。”十一月，同知樞密院事。五年三月，參知政事。十一月，拜右丞相。每進見，必曰“二帝在沙漠”，未嘗離諸口也。

淳熙二年，召爲禮部侍郎，授任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一天上奏，皇上説：“今年夏天蠶麥都有好年成、絲價米價平穩值得高興。”趙雄上奏：“孟子論述王道開始於没有飢餓寒冷。”皇上説：“近來士大夫喜歡高談闊論，耻於談論農業，稍有西晋人風氣。哪裏知道《周禮》和《易經》都談到理財，周公、孔子何曾不是把理財當做緊要事務？而且還不僅僅如此，士大夫都避諱談論恢復，不知道他家若有田地一百畝，其中五十畝被人家占據，也還要投狀控訴索賠不要？”趙雄説：“陛下志向大有作爲，豈敢不傳布唐堯所説的話，記録在《時政記》上。”十一月，同知樞密院事。五年三月，參知政事。十一月，拜爲右丞相。每當進見，一定要説“二帝還在沙漠”，未曾離開過他口中。

朱熹累召不出，雄請處以外郡，命知南康軍。熹極論時事，上怒，諭雄令分析。雄奏：“熹狂生，詞窮理短，罪之適成其名。若天涵地育，置而不問可也。”會周必大亦力言之，乃止。紹興帥張津獻羡餘四十萬緡，雄乞降旨下紹興，以其錢爲民代輸和買身丁折帛錢之半，使取諸民者，民復得之，足以見聖主之德。

朱熹屢次被徵召都不肯出山，趙雄請求把他安排在外郡，任命他爲南康軍知軍。朱熹極力論述時事，皇上發怒，告訴趙雄讓他作判斷。趙雄上奏：“朱熹是狂妄儒生，詞語困窘道理不通，判他的罪恰好成就他的名聲。如果像天地一樣涵養包容，置之不理就可以了。”適逢周必大也極力爲朱熹説話，於是停止。紹興軍帥張津獻上羨餘錢四十萬緡，趙雄請求頒降聖旨到紹興，用這筆錢折抵百姓代輸和買身丁折帛錢的一半，使得取自百姓的，百姓又還得到，足以顯現聖主的恩

德。

自雄獨相，蜀人在朝者僅十數。及眷衰，有言其私里黨者，上疑之。已而陳峴爲四川制置，王渥爲茶馬，命從中出。雄求去，詔勉留，曰："丞相任事不避怨，選才無鄉舊。"蓋有所激也。祖宗時蜀人未嘗除蜀帥，雄請外，除觀文殿大學士、四川制置使。王藺爲御史，以故事不可，上疏論之。雄乞免，改知瀘南安撫使。上思雄不忘，改知江陵府。江陵無險可恃，雄請城江陵，城成，民不告擾。

自從趙雄獨自爲相，蜀人在朝中的將近十幾個人。等到他寵眷衰減，有人進言他偏私鄉黨，皇上疑心他。後來陳峴任命四川制置，王渥任命茶馬，命令從宮中直接發出。趙雄請求離職，下詔勉勵挽留，說："丞相擔任事責不躲避怨恨，選擇人才不論鄉人朋友。"這是含有激勸的意思。祖宗時候蜀人没有授任過蜀地軍帥，趙雄請求外放，授任觀文殿大學士、四川制置使。王藺任御史，按舊例認爲不可以，上奏疏議論這事。趙雄請求免官，改知瀘南安撫使。皇上思念趙雄不能忘記，改爲江陵府知府。江陵没有險要地形可以憑藉，趙雄請求在江陵建城防，城防修成，百姓并没有報告被騷擾。

張栻再被召，論恢復固當，第其計非是，即奏疏。孝宗大喜，翌日以疏宣示，且手詔云："恢復當如栻所陳方是。"即除侍講，云："且得直宿時與卿論事。"虞允文與雄之徒不樂，遂沮抑之。廣西横山買馬，諸蠻感悦，争以善馬至。上知栻治行，甚嚮栻，衆皆忌嫉。洎栻復出荆南，雄事事沮之。時司天奏相星在楚地，上曰："張栻當之。"人愈忌之。

張栻再次被召見，評論説恢復固然正確，僅僅是計謀方法不對，就上奏疏。孝宗非常高興，第二天把奏疏宣布給衆人看，而且下手詔說："恢復國土應當像張栻陳述的那樣纔對。"就授任侍講，說："將能在值班輪宿時和你談論事情。"虞允文和趙雄一派的人不高興，就阻礙壓抑他。廣西横山買馬，各蠻族都感動喜悦，争着把好馬送到。皇上知道張栻的治政品行，很傾向張栻，衆人都嫉妒。等到張栻又出守荆南，趙雄每件事都阻礙他。當時司天監上奏相星出現在楚地，皇上說："張栻應驗它。"别人更加嫉妒他。

光宗將受禪，召雄，雄上萬言書，陳修身齊家以正朝廷之道，言甚剴切。詔授寧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進衛國公，改帥湖北。疾甚，改判資州，又除潼川府，改隆興府。紹熙四年薨，年六十五，贈少師。嘉定二年，謚文定。

光宗將接受禪位，召見趙雄，趙雄上萬言書，陳述修身齊家而端正朝廷的説法，話語非常切實。下詔授任寧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進封衛國公，改帥守湖北。病重，改判資州，又授任潼川府，改爲隆興府。紹熙四年逝世，享年六十五歲，追贈少師。嘉定二年，謚號文定。

權邦彦

權邦彦字朝美，河間人。登崇寧四年太學上舍第，調滄州教授，入爲太學博士，改宣教郎，除國子司業。宣和二年，使遼。明年，抗表請帝臨雍。爲學官積十餘年，改都官郎中、直秘閣，知易州，移相州，復召爲都

權邦彦字朝美，河間人。崇寧四年太學上舍及第，調爲滄州教授，入朝爲太學博士，改爲宣教郎，授任國子司業。宣和二年，出使遼國。第二年，直言上疏請求皇帝駕臨太學。任學官共十多年，改任都官郎中、直秘閣，易州知州，移任相州，又召還任都官郎中。和王黼意見不和，罷

官郎中。與王黼議不合，鐫職，知冀州。

職，爲冀州知州。

金人再入，高宗開大元帥府，起兩河兵衛汴京，邦彦提所部兵二千五百人，與宗澤自澶淵趨韋城，據刀馬河，諸道兵莫有進者。會敵兵大至，移屯南華。二帝北遷，邦彦與澤五表勸進。

金人再度入侵，高宗開大元帥府，發動兩河部隊保衛汴京，權邦彦率領部下兵士二千五百人，和宗澤從澶淵奔赴韋城，占據刀馬河，其他各路部隊還没有前進的。適逢敵人大兵壓到，移駐南華。兩位皇帝被遷往北方，權邦彦和宗澤連上五道奏疏勸高宗登基。

建炎元年五月，召還，命知荆南府，改東平府。時東州半已入金，至是圍益急，邦彦誓以死守，居數月城破，猶力戰不已。民義而從之，突圍以出，遂奔行在。有司議失守罪，將重坐之，帝以其父母妻子皆没於敵，纔貶二秩。俄除寶文閣直學士兼知江州、本路制置使。既抵鎮，三年冬，聞父死，乃解官。

建炎元年五月，召還朝，任命爲荆南府知府，改任東平府。當時東方州郡一半已被金占領，到這時圍城更急迫，權邦彦發誓以死守城，過了幾個月城被攻破，還拼力戰鬥不肯停止。百姓義憤跟從他，突圍出城，於是奔往皇帝所在之地。有關部門評議失守的罪過，將要重重治他的罪，皇帝因他的父母妻子都陷在敵手，衹貶官二級。不久授任寶文閣直學士兼江州知州、本路制置使。到達任所以後，三年冬天，聽説父親死了，於是離職。

四年，起復，知建康府，辭，不許。劇盗張琪殘徽州，邦彦遣裨將平之。改江、淮等路制置發運使，以治辦稱。言者論："三年天下之通喪，後世有從權奪服者，所以徇國家之急。比年如權邦彦、姜仲謙，至幕職亦起復，幾習宣、政之風。望革其弊，以明人倫、厚風俗。"詔邦彦任軍賦，宜如舊，餘悉罷之。

四年，喪期未滿重被起用，爲建康府知府，辭謝，不允許。大盗張琪殘害徽州，權邦彦派偏將去平定他。改江、淮等路制置發運使，因治政能幹被稱贊。言官議論："三年之喪是天下通例，後世有因權宜之計奪免服喪的，是爲了應國家急用。近年如權邦彦、姜仲謙，以至於幕府僚屬也有起復的，幾乎恢復了宣和、政和時風氣。希望改革這一弊病，以便昌明人倫、淳厚風俗。"下詔權邦彦管理軍賦，應當照舊，其餘人全部罷官守喪。

紹興元年，召爲兵部尚書兼侍讀。二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初，邦彦獻十議以圖中興，大略謂："宜以天下爲度，進圖洪業，恢復土宇，勿苟安於東南。駕御諸將，當威之以法，而限之以爵。命讀講之臣，取累朝訓典及三代、漢、唐中興故事，日陳于前，以裨聖學。又監觀傷善妨賢之讒，偷安苟容之佞，市恩立威之奸，懷諼罔上之欺，聽其言，察其事，則忠邪判。愛民先愛其

紹興元年，召爲兵部尚書兼侍讀。二年，任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當初，權邦彦獻上十議來策劃中興，大略是説："應當把天下全盤考慮，進而謀求洪大事業，恢復國土，不要苟且偷安在東南地方。駕馭各個將領，應當用法律威壓他們，又用官位來限制他們。命令擔任講讀的臣子，選取歷朝訓示法典以及三代、漢、唐的中興舊例，每天擺在面前，來有助於聖主的學習。又要警惕觀察傷害好人妨害賢人的讒言，偷閑安樂苟且取容的佞幸，售賣皇恩立己威嚴的奸臣，心懷欺詐蒙蔽主上的欺騙，聽他們説話，觀察他

力，寬民先節其用。朘己奉以佐國，當自執政始。分閫而屬大事，類非偏裨之所能爲，必得賢臣大將然後可。制置一官可省，宜令沿江州縣各備境内，總以漕帥，上自荆、鄂、江、池，下至采石、京口，委任得人，乃防秋上策。宗室中豈無傑然有人望，可以濟艱難、贊密勿、留宿衛者，願求其人置諸左右。人事盡則天悔禍，不可獨歸之數。"

們行事，就能判别忠誠和邪惡。愛民要先愛護民力，寬裕百姓要先節約用度。縮減自己的俸禄來幫助國家，要先從當政大臣開始。分給權力而囑托大事，向來不是小官偏將所能做的，必須得到賢臣大將以後纔行。制置這個官職可以裁省，應當命令沿長江的州縣各自在轄境以内備戰，由漕帥總理，上游從荆、鄂、江、池，下游到采石、京口，如果任人得當，就是防備秋天時入侵的最好方策。宗室中難道没有傑出有名望，可以共渡艱難、參與機密、留任宿衛的，希望能找到這樣的人放在身邊。人力做到了就能使上天後悔造成禍害，不能僅僅歸之於氣數。"

吕頤浩素善邦彦，薦用之。給事中程瑀劾邦彦五罪，三疏不報。邦彦在樞密，又言："宜乘機者三，譬奕之争先，安可隨應隨解，不制人而制於人哉?"尋兼權參知政事。帝嘗對輔臣言湖南事，頤浩言："李綱縱暴，恐治潭無善狀。"帝曰："綱在宣和間論水災，以得時望。"邦彦曰："綱元無章疏，第略虚名耳。"蓋助頤浩以排綱也。三年，卒。

吕頤浩素來跟權邦彦友好，推薦任用他。給事中程瑀彈劾權邦彦五條罪狀，三次上疏没有答覆。權邦彦在樞密院，又進言："應當抓住機會的原因有三個，譬如下棋的争先手，怎可以隨對方攻勢而拆解，不去制服人而被人制服呢?"不久兼權參知政事。皇帝曾經向輔佐大臣談湖南的事，吕頤浩説："李綱放縱横暴，恐怕治理潭州没有好的表現。"皇帝説："李綱在宣和年間議論水災，因此得到一時的聲望。"權邦彦説："李綱本來没有章表奏疏，大概衹是個虚名罷了。"是在幫助吕頤浩排斥李綱。三年，去世。

邦彦與政幾一年，碌碌無所建明，充位而已。無子，以侄嗣衍爲後。有遺稿十卷，號《瀛海殘編》，藏於家。

權邦彦參政將近一年，碌碌無爲没有什麽建樹，充數罷了。没有兒子，過繼侄子權嗣衍做後代。有遺稿十卷，號稱《瀛海殘編》，藏在家中。

程松

程松字冬老，池州青陽人。登進士第，調湖州長興尉。章森、吴曮使北，松爲傔從。慶元中，韓侂胄用事，曮爲殿帥。時松知錢塘縣，諂事曮以結侂胄。侂胄以小故出愛姬，松聞，以百千市之，至則盛供帳，舍諸中堂，夫婦奉之謹。居無何，侂胄意解，復召姬，姬具言松謹待之意，侂胄大喜，除松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守太府寺丞。未閲旬，遷監察御史，擢右正言、諫議大夫。

程松字冬老，池州青陽人。進士及第，調爲湖州長興縣尉。章森、吴曮出使北方，程松擔任隨從。慶元年間，韓侂胄掌權，吴曮爲殿帥。當時程松爲錢塘縣知縣，諂媚服事吴曮來巴結韓侂胄。韓侂胄因很小的事故逐出愛姬，程松聽説了，用十萬錢買她來，到了以後就豐盛陳設帷帳，請她住在中堂，夫婦侍奉她非常小心謹慎。過不久，侂胄氣消了，又召見愛姬，姬人具體講述程松小心侍奉的心意，韓侂胄大爲高興，授任程松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守太府寺丞。不到十天，遷爲監察御史，提升右正言、諫議大

呂祖泰上書，乞誅侂胄、蘇師旦，松與陳讜劾祖泰當誅，祖泰坐真决，流嶺南。松滿歲未遷，意殊怏怏，乃獻一妾于侂胄，曰“松壽”。侂胄訝其名，問之，答曰：“欲使疵賤姓名常蒙記憶爾。”除同知樞密院事，自宰邑至執政財四年。

開禧元年，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成都府、四川制置使。侂胄决議開邊，期以二年四月分道進兵，命松爲宣撫使，興元都統制吴曦副之，尋加曦爲陝西招撫使，許便宜從事。松將東軍三萬駐興元，曦將西軍六萬駐河池。松至益昌，欲以執政禮責曦庭參，曦聞之，及境而返。松用東西軍一千八百人自衛，曦多抽摘以去，松殊不悟。曦遣其客納款于金，獻關外四州地，求爲蜀王。有告曦叛者，松哂其狂。及金人取成州，守將棄關遁，吴曦焚河池還興州。松以書從曦求援兵，曦答以“鳳州非用騎之地，漢中平衍，可騎以驅馳，當發三千騎往。”蓋紿之也。

未幾，金人封曦爲蜀王。曦遣松書諷使去，松不知所爲。興元帥劉甲、茶馬范仲任見松，謀起兵誅曦，松恐事泄取禍，即揖二人起去。會報金人且至，百姓奔走相蹂躪，一城如沸。松亟望米倉山遁去，由閬州順流至重慶，以書抵曦，丐贐禮買舟，稱曦爲蜀王。曦遣使以匣封致饋，松望見大恐，疑其劍也，亟逃奔。使者追及，松不得已啓視之，則金寶也。松乃兼程出峽，西向掩淚曰：“吾今獲保頭顱矣。”曦誅，詔落職，降三官，筠州居住，再降順昌軍節度副使，澧

夫。

呂祖泰上書，請求誅殺韓侂胄、蘇師旦，程松和陳讜彈劾呂祖泰該殺，呂祖泰獲罪正式判决，流放嶺南。程松滿了一年没有遷官，心中十分怏怏不樂，於是獻一名侍妾給韓侂胄，名叫“松壽”。韓侂胄很奇怪這個名字，問他，回答説：“想要讓我卑賤的姓名經常蒙受您的記憶罷了。”授任同知樞密院事，從縣官做到執政僅四年時間。

開禧元年，以資政殿大學士爲成都府知府、四川制置使。韓侂胄决策開拓邊疆，預期在二年四月分幾路進兵，任命程松爲宣撫使，興元都統制吴曦做他的副手，不久加封吴曦爲陝西招撫使，准許他因地制宜隨機處置。程松率領東路部隊三萬人駐在興元，吴曦率領西路部隊六萬人駐在河池。程松到達益昌，想要用執政的禮數責令吴曦在庭中參拜，吴曦聽説了，到了邊境就返回了。程松用東西路軍的一千八百人保護自己，吴曦把其中很多人都抽調走了，程松一點都不省悟。吴曦派遣他的門客向金人投降，獻上關外四州的土地，請求做蜀王。有報告吴曦叛變的人，程松譏笑他發瘋。等到金人奪取成州，守將拋下關隘逃走，吴曦焚毁河池回到興州。程松寫信向吴曦請求救兵，吴曦回答説“鳳州不是使用騎兵的地形，漢中平坦寬廣，能够騎馬奔馳，可以派三千騎兵前往。”是騙他的話。

没過多久，金人封吴曦爲蜀王。吴曦給程松寫信示意他叛變，程松不知怎麽辦好。興元守帥劉甲、茶馬使范仲任來見程松，謀劃起兵殺死吴曦，程松害怕事情泄露招禍，立即向兩人作揖讓他們快走。此時報告説金人將到，百姓奔走互相踐踏，滿城中好像沸騰的開水。程松趕快向米倉山逃跑，從閬州順流而下到重慶，寫信送交吴曦，乞求交上財禮换一條船，稱吴曦爲蜀王。吴曦派使者用匣子封裝東西饋贈，程松遠遠望見大爲恐慌，疑心是刀劍，趕快逃奔。使者追上他，程松不得已打開來看，原來是金銀寶貝。程松於是加倍趕路出三峽，面向西方擦着眼淚説：“我今天算是保住頭顱了。”吴曦被誅，下詔落職，

州安置。又責果州團練副使、賓州安置。死賓州。

陳謙

陳謙字益之，温州永嘉人。乾道八年進士，授福州户曹、主管刑工部架閣文字，遷國子録、敕令所删修官、樞密院編修官。陳中興五事，至李綱議建鎮事，上曰：“綱何足道。”謙曰：“陛下用大臣，審出綱上，宜如聖訓。今顧出綱下遠甚，奈何？”上蹙然，遂極論逾數刻。

孝宗内禪，通判江州，知常州，提舉湖北常平。平辰州峒猺，加直焕章閣，除户部郎中，總領湖、廣財賦。謙乃丞相趙汝愚客，會黨論起坐斥。後數年，起爲提點成都府路刑獄，移京西運判，復直焕章閣。

韓侂胄謀攖金人，令獻馬者補官，七州民相扇爲盜。謙移書侂胄曰：“今若倚群盜行剽掠之策，豈得以敗亡爲戲乎？”既而屢論襄帥皇甫斌、李奕罪，且求罷。上諭旨薛叔似協和之。遷司農少卿、湖廣總領，除宣撫司參謀官。

金兵深入，陷應城，焚漢川，漢陽空城走，武昌震懼。謙以寶謨閣待制副宣撫，即日置司北岸，命土豪趙觀覆之中流，士馬溺死甚衆，餘兵皆返走。未幾，奪職，罷。後復知江州。侂胄死，和議已决，謙復罷，奉祠。卒，年七十三。

謙有雋聲，早爲善類所予。晚坐僞禁中廢，首稱侂胄爲“我王”，士論繇是薄之。

張巖

張巖字肖翁，大梁人，徙家揚州，紹興末渡江，居湖州。爲人機警，柔回善諧。登乾道五年進士第，

降官三級，筠州居住，再降爲順昌軍節度副使，澧州安置。又貶爲果州團練副使、賓州安置。死在賓州。

陳謙字益之，温州永嘉人。乾道八年進士，授官福州户曹、主管刑工部架閣文字，遷爲國子録、敕令所删修官、樞密院編修官。陳述中興的五件事，到李綱提議設立軍鎮的事，皇上說：“李綱哪裏值得一提。”陳謙說：“陛下任用大臣，確實比李綱强的話，應當和聖主垂訓的一樣。現在反而都比李綱差得遠了，怎麽辦？”皇上皺眉不樂，於是極力論述超過規定時間很久。

孝宗禪位，通判江州，知常州，提舉湖北常平。平定辰州的峒瑶族，加官直焕章閣，授任户部郎中，總管湖、廣的財賦。陳謙是丞相趙汝愚的門客，適逢黨論興起獲罪被貶。過了幾年，起用爲提點成都府路刑獄，移爲京西運判，又直焕章閣。

韓侂胄謀劃侵擾金人，下令獻馬來的人授給官爵，七州的百姓互相煽動做盗馬賊。陳謙寫信給韓侂胄說：“今天如果倚仗一群强盗行使搶劫的方策，難道是拿攻占敗亡鬧着玩嗎？”然後多次論列襄陽軍帥皇甫斌、李奕的罪行，而且請求罷免。皇上傳旨告訴薛叔似協調他們。遷爲司農少卿、湖廣總領，授任宣撫司參謀官。

金兵深入侵略，攻陷應城，焚毁漢川，漢陽全城逃走，武昌震動恐慌。陳謙以寶謨閣待制輔助宣撫使，當天在北岸設立機構，命令把土豪趙觀傾覆在河裏，人馬淹死的很多，其餘的士兵都跑回來。不久，被奪去職名，罷官。後來又爲江州知州。韓侂胄死後，和議已經確定，陳謙又被罷免，奉領祠禄。去世，享年七十三歲。

陳謙有好名聲，早年被好人所肯定。晚年坐罪僞學被禁又半途而廢，首先稱韓侂胄爲“我王”，士人的議論於是看不起他。

張巖字肖翁，大梁人，搬家到揚州，紹興末年渡過長江，住在湖州。爲人機智警敏，柔和回旋善於幽默。乾道五年進士及第，歷經官職爲監

歷官爲監察御史，與張釜、陳自强、劉三傑、程松等阿附時相韓侂冑，誣逐當時賢者，嚴道學之禁。

進殿中侍御史，累遷給事中，除參知政事。以言者罷爲資政殿學士、知平江府，旋升大學士、知揚州。時邊釁方開，詔巖與程松分帥兩淮，已而召還，爲參知政事兼同知國用事。開禧二年，遷知樞密院事。明年，除督視江、淮軍馬。

時方信孺使金議和，值吳曦以蜀叛，議未决。曦伏誅，金人尋前議，信孺再行。侂冑趣巖遣畢再遇、田琳合兵剿敵，且募生擒僞帥。未幾，川、陝戰屢衄，大散關陷，敵情復變。巖開督府九閱月，費耗縣官錢三百七十餘萬緡，見和議反復，乃言不知兵，固求去。

侂冑誅，御史章燮論巖與蘇師旦朋奸誤國，奪兩官。寧宗謂兵釁方開，巖嘗言其不可，許自便，復元官，奉祠。以銀青光禄大夫致仕，薨，贈特進。

論曰：史浩宅心平恕，而不能相其君恢復之謀。王淮爲僞學之禁，毒痡善類。趙雄與虞允文協謀用兵，而舊史謂二人沮抑張栻，何哉？邦彦守城力戰，惜乎助吕頤浩攻李綱，君子少之。程松、陳謙、張巖誣諛之徒，何足算哉！

察御史，和張釜、陳自强、劉三傑、程松等人阿諛攀附當時宰相韓侂冑，誣衊驅逐當時賢能的人，嚴申對道學的禁令。

進爲殿中侍御史，屢經升遷官至給事中，授任參知政事。因言官奏論罷爲資政殿學士、平江府知府，旋即升大學士、揚州知州。當時邊境戰端正開，下詔張巖和程松分别任兩淮軍帥，然後召還朝，任參知政事兼同知國用事。開禧二年，遷爲知樞密院事。第二年，授任督視江、淮軍馬。

當時方信孺出使金國議和，適逢吳曦在蜀地叛變，和議没有達成。吳曦被殺，金人又重新要求談判，方信孺再度出使。韓侂冑催促張巖派遣畢再遇、田琳聯合兵力進剿敵人，而且招募人活捉叛變的軍帥。不久，川、陜戰事屢次受挫，大散關失陷，敵情又變。張巖開督府九個月，耗費縣裏公費三百七十多萬緡，看見和議出現反復，就説自己不懂軍事，堅决請求辭官。

韓侂冑被殺，御史章燮論列張巖和蘇師旦朋比爲奸貽誤國家，降兩級官。寧宗認爲在戰争剛剛挑起的時候，張巖曾經進言説不可以，准許他自便，恢復原官位，奉領宫祠。以銀青光禄大夫退休，逝世，追贈特進。

論曰：史浩存心平和寬恕，却不能輔助他的君主進行恢復國土的謀劃。王淮進行僞學的禁錮，刻毒爲害好人。趙雄和虞允文合作謀劃作戰，但舊史却説兩個人阻礙壓抑張栻，是爲什麽呢？權邦彦守城拼力作戰，可惜曾幫助吕頤浩攻擊李綱，君子因此輕視他。程松、陳謙、張巖是誣謗阿諛之徒，算得了什麽！

宋史卷三百九十七

列傳第一百五十六

徐誼　吴獵　項安世　薛叔似　劉甲　楊輔　劉光祖

徐誼

徐誼字子宜，一字宏父，温州人。乾道八年進士，累官太常丞。孝宗臨御久，事皆上决，執政惟奉旨而行，群下多恐懼顧望。誼諫曰："若是則人主日聖，人臣日愚，陛下誰與共功名乎？"及論樂制，誼對以"宫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上遽改容曰："卿可謂不以官自惰矣。"

徐誼字子宜，又字宏父，温州人。乾道八年進士，累積官職至太常丞。孝宗統治得很久，事情都由皇上决定，執政大多數是奉聖旨行事，百官下屬多半畏懼觀望。徐誼進諫説："像這樣就是君主一天比一天聖明，臣下一天比一天愚蠢，陛下和誰共同創造功業聲名呢？"等到談論樂理制度，徐誼回答説"宫調淆亂就説明荒淫，它的君主驕横；商調淆亂就説明傾險，它的臣僚敗壞"。皇上立刻改换神情説："你可以説是不因官職怠惰自己的人了。"

知徽州，陛辭，屬光宗初受禪，誼奏："三代聖王，有至誠而無權術，至誠不息，則可以達天德矣。"至郡，歙縣有妻殺夫繫獄，以五歲女爲證，誼疑曰："婦人能一掌致人死乎？"緩之未覆也。會郡究實税于庭，死者父母及弟在焉，乃言："我子欠租久繫，饑而大叫，役者批之，墮水死矣。"然後冤者得釋，吏皆坐罪，闔郡以爲神。移提舉浙西常平，守右司郎中，遷左司。

任徽州知州，上朝辭行，值光宗剛剛接受禪位，徐誼上奏："三代時的聖王，有至誠却没有權術，至誠没有止息，就可以達到天的道德了。"到郡中，歙縣有個人的妻子因殺夫被關在獄裏，用五歲的女兒作證，徐誼懷疑説："婦女能够一巴掌把人打死嗎？"延緩期限尚未復審。適逢郡裏究核實物税在郡衙庭院裏，死者的父母和弟弟都在，於是説："我兒子欠租被綁時間很久，餓得大叫，衙役打他的臉，掉在水裏淹死了。"然後蒙冤的人得到釋放，吏人都判了罪，一郡的人都認爲神明。調爲提舉浙西常平，守右司郎中，遷爲左司。

孝宗疾浸棘，上久稽定省，誼入諫，退告宰相曰："上慰納從容，然目瞪不瞬，意思恍惚，真疾也。宜禱祠郊廟，進皇子嘉王參决。"丞相留正不克用。

孝宗的病愈來愈重，皇上長期拖延不去問安，徐誼入朝進諫，退下來告訴宰相説："皇上待人接物都從容不迫，但眼睛直視不眨眼，神思恍惚，是真的有病。應當在神祠郊廟祈禱，進迎皇子嘉王參與决定大事。"丞相留正不能采用。

孝宗崩，上不能喪，祭奠有祝，有司不敢攝，百官皆未成服。誼與少保吳琚議請太皇太后臨朝，扶嘉王代祭。及將禫，正憂懼，仆於殿庭而去。誼以書譙趙汝愚曰："自古人臣爲忠則忠，爲奸則奸，忠奸雜而能濟者，未之有也。公內雖心惕，外欲坐觀，非雜之謂歟？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汝愚問策安出，誼曰："此大事，非憲聖太后命不可。而知閤門事韓侂胄，憲聖之戚也，同里蔡必勝與侂胄同在閤門，可因必勝招之。"侂胄至，汝愚以內禪議遣侂胄請于憲聖，侂胄因內侍張宗尹、關禮達汝愚意，憲聖許之。

孝宗逝世，皇上不能行喪禮，祭奠祝禱的事，有關部門不敢代理，百官都没有換穿喪服。徐誼和少保吳琚商議請太皇太后臨朝，扶立嘉王代行祭禮。等到將要舉行禫祭，留正憂慮恐懼，仆倒在宫廷而離去。徐誼寫信責備趙汝愚説："自古以來做人臣子的是忠就是忠，是奸就是奸，忠奸相雜却能辦成大事的，還未曾有過。公內心雖然警惕，外面表現却是想坐觀成敗，難道不是所説的忠奸相雜嗎？國家的安危，就在這一件事情上。"趙汝愚問有什麽辦法，徐誼説："這是大事，非得到憲聖太后的命令不可。而知閤門事韓侂胄，是憲聖太后的親戚，同鄉蔡必勝和韓侂胄都在閤門任職，可以靠蔡必勝招致他。"韓侂胄來到，趙汝愚把内禪的建議派韓侂胄向憲聖請求，韓侂胄藉宦官張宗尹、關禮傳達了趙汝愚的意見，憲聖答應了他。

寧宗即位，誼遷檢正中書門下諸房公事兼權刑部侍郎，進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侂胄恃功，以賞薄浸觖望。誼告汝愚曰："異時必爲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

寧宗即位，徐誼遷檢正中書門下諸房公事兼權刑部侍郎，進爲權工部侍郎、臨安府知府。韓侂胄仗恃有功，因賞酬太少從不滿變成怨恨。徐誼告訴趙汝愚説："以後必然成爲國家的禍害，應當滿足他的欲望而疏遠他。"不聽。

汝愚雅器誼，除授建明多咨訪，誼隨事裨助，不避形迹，怨者始衆。嘗勸汝愚早退，汝愚亦自請："名在屬籍，不宜久司揆事，願因阜陵訖事以去。"寧宗已許之。侂胄出入禁中無度，誼密啓汝愚，無計防之，乃直面諷侂胄。侂胄疑將排己，首謁誼，退束裝，冀誼還謁，留之通殷勤，誼不往。

趙汝愚非常器重徐誼，授任官職提出建議時常常咨詢他的意見，徐誼隨時協助，不避諱顯露形迹，怨恨的人開始增多。曾經勸趙汝愚早日抽身退步，趙汝愚也自己請求："姓名登在宗室的名册上，不適合長久管理宰相的事，希望趁阜陵完工而辭職。"寧宗已經允許他。韓侂胄出入宫禁没有節制，徐誼寫密信告訴趙汝愚，没有辦法提防他，衹得當面婉言勸説韓侂胄。韓侂胄懷疑將要排擠自己，首先謁見徐誼，回來整裝等待，希望徐誼回訪，留下他表示殷勤，徐誼没有前往。

吏部侍郎彭龜年論侂胄罪狀，侂胄疑汝愚、誼知其情，益怨恨。以御史劉德秀、胡紘疏誼，責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移袁州，又移婺州。久之，許自便。復官，提舉崇道觀，起守江州，加集英殿修撰，升寶謨閣待制，移知建康府，兼江、淮制

吏部侍郎彭龜年論列韓侂胄的罪狀，韓侂胄懷疑趙汝愚、徐誼知道内情，更加怨恨。讓御史劉德秀、胡紘上疏議論徐誼，貶爲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移袁州，又移婺州。過了很久，允許他自己任便。復官，提舉崇道觀，起用爲江州知州，加官集英殿修撰，升任寶謨閣待制，移爲建康府知府，兼江、淮制置使。起初，

置使。初，金攻廬、楚不下，留兵綴濠州以待和，時時鈔掠，與宋師遇，殺傷相當，淮人大驚，復迸流江南，在建康者以數十萬計。誼晝夜拊循，益嚴備禦，請專捍敵，勿從中御。朝廷懼生事，移知隆興府以卒。

金人攻廬州、楚州没有攻下，留駐兵馬在濠州等待議和，常常出來搶劫，和宋軍相遇，傷亡相等，淮人大爲驚恐，又奔逃流散在江南，在建康的人有好幾十萬。徐誼白天黑夜撫慰安定他們，更加嚴格準備抗禦金人，請求專門抗擊敵人，不要在淮人内部防禦。朝廷害怕滋事，調任隆興府知府而死。

誼嘗與紹興老將接，於行陣之法，分數奇正，皆有指授，自爲圖式。後謚忠文。

徐誼曾經和紹興老將交往，對於行軍打仗的方法，作戰形勢的奇正變化，都有指點傳授，并自己創作圖解格式。後來謚號爲忠文。

吴獵

吴獵字德夫，潭州醴陵人。登進士第，初主潯州平南簿。時張栻經略廣西，檄攝静江府教授。劉焞代栻，栻以獵薦，辟本司準備差遣。

吴獵字德夫，潭州醴陵人。進士及第，起初爲潯州平南縣主簿。當時張栻經略廣西，發公文派他代理静江府教授。劉焞接替張栻，張栻把吴獵推薦給他，辟爲本司準備差遣。

盗李接起，陷容、雷、高、化、貴、鬱林等州，獵請賞勞誅罪，焞於是録鬱林功，誅南流縣尉、鬱林巡檢，人人驚厲，争死鬥，不逾時，盗悉就擒。尉，宰相王淮甥也，獵坐降官。久之，知常州無錫縣。用陳傅良薦，召試，守正字。

盗賊李接起事，攻陷容、雷、高、化、貴、鬱林等州，吴獵請求獎賞功勞誅殺有罪，劉焞因而記録鬱林知州的功勞，誅殺南流縣尉、鬱林巡檢，人人震驚激勵，争相拼死戰鬥，没過多久，盗賊全部被擒獲。縣尉，是宰相王淮的外甥，吴獵獲罪降官。過了很久，任常州無錫縣知縣。因陳傅良推薦，召見考試，守正字。

光宗以疾久不覲重華宫，獵上疏曰："今慈福有八十之大母，重華有垂白之二親，陛下宜於此時問安上壽，恪共子職。"辭甚切。又白宰相留正，乞召朱熹、楊萬里。時陳傅良以言過宫事不行求去，獵責之曰："今安危之機，判然可見，未聞有牽裾折檻之士。公不於此時有所奮發，爲士大夫倡，第潔身而去，於國奚益！"傅良爲改容謝之。

光宗因病很久不去覲見重華宫，吴獵上奏疏説："現在慈福宫有八十歲的祖母，重華宫有年老的雙親，陛下應當在這時問安祝壽，恭敬地盡到兒子的職責。"語言非常懇切。又告訴宰相留正，請求召回朱熹、楊萬里。當時陳傅良因進言過宫覲見的事不成功請求離職，吴獵責備他説："現在安危的關鍵，清晰可見，没聽説有敢牽着衣襟、攀折殿檻上諫的人。公不在這時奮發有爲，做士大夫的表率，衹管潔身自好地走開，對國家有什麽補益！"陳傅良因此改變神情向他謝罪。

寧宗即位，遷校書郎，除監察御史。上趣修大内，將移御，獵言："壽皇破漢、魏以來之薄俗，服高宗三年之喪，陛下萬一輕去喪次，將無以慰在天之靈。"又言："陛下即位，未見上皇，宜篤厲精誠，以俟上皇和

寧宗即位，遷爲校書郎，授任監察御史。皇上催促修理皇宫，將要遷移車駕，吴獵上言："壽皇打破漢、魏以來的澆薄風俗，爲高宗服三年的喪禮，陛下萬一輕易離開喪祭之位，將無法慰藉在天上的神靈。"又説："陛下即位，還没有朝見上皇，應當信守勉勵精誠之情，等待上皇身

豫而祇見焉。”會僞學禁興，獵言：“陛下臨御未數月，今日出一紙去宰相，明日出一紙去諫臣，昨又聞侍講朱熹遽以御札畀祠，中外惶駭，謂事不出於中書，是謂亂政。”獵既駁史浩謚，又請以張浚配享阜陵曰：“艱難以來，首倡大義，不以成敗利鈍異其心，精忠茂烈，貫日月、動天地，未有過於張浚也。孝宗皇帝規恢之志，一飯不忘。歷考相臣，終始此念，足以上配孝宗在天之意，亦惟浚一人耳。”議皆不合。出爲江西轉運判官，尋劾罷。

體好轉去覲見他。”適逢僞學之禁興起，吳獵上言：“陛下統治没幾個月，今天遞出一張紙廢棄宰相，明天遞出一張紙驅逐諫官，昨天又聽説侍講朱熹驟然用御札給領宫祠，朝廷内外惶恐驚駭，認爲政事不通過中書省，這就叫做亂政。”吳獵既已駁斥給史浩的謚號，又請求用張浚配享孝宗阜陵説：“國家艱難以來，首先倡導大義，不因成功失敗有利不利改異他的本心，精誠忠信功績盛大，貫穿日月、震動天地，没有超過張浚的。孝宗皇帝規劃恢復國土的志向，一頓飯時也不忘記。逐個考察宰相大臣，從頭到尾都是這樣想，足稱配得上孝宗在天上的心願的，也祇有張浚一個人罷了。”意見全都不合旨意。出朝任江西轉運判官，不久因彈劾罷免。

久之，黨禁弛，起爲廣西轉運判官，除户部員外郎、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韓侂胄議開邊，獵貽書當路，請號召義士以保邊場，刺子弟以補軍實，增棗陽、信陽之戍以備衝突，分屯陽羅五關以捍武昌，杜越境誘竊以謹邊隙，選試良家子以衛府庫。且謂：“金人懲紹興末年之敗，今其來必出荆、襄逾湖。”乃輸湖南米於襄陽，凡五十萬石；又以湖北漕司和糴米三十萬石分輸荆、郢、安、信四郡；蓄銀帛百萬計以備進討；拔董逵、孟宗政、柴發等分列要郡，厥後皆爲名將。

過了很久，黨禁鬆弛，起用爲廣西轉運判官，授任户部員外郎、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韓侂胄建議開拓邊疆，吳獵寫信給當政的人，請求號召義士來保衛邊界，年輕子弟刺字從軍以補充軍事力量，增加棗陽、信陽的守衛部隊來防備與敵人衝突，分兵屯駐陽羅五關來捍衛武昌，杜絶過境引誘盗竊現象來謹防邊疆的漏洞，選拔考試清白人家的子弟來保衛府庫。而且認爲：“金人鑒於紹興末年的失敗，現在他們來侵必然要從荆、襄越洞庭湖。”於是運湖南米到襄陽，共五十萬石；又把湖北漕司和糴米三十萬石分别運往荆、郢、安、信四州；儲蓄百萬計的銀絹準備進攻討伐；提拔董逵、孟宗政、柴發等人分别駐在關鍵的州郡，此後都成爲著名將領。

召除秘書少監，首陳邊事，乞增光、鄂、江、黄四郡戍。屬江陵告饑，除秘閣修撰、主管荆湖北路安撫司公事、知江陵府。陛辭，請出大農十萬緡以振饑者。道武昌，遣人招商分糴；至郡，減價發糶，米價爲平。

召還授任秘書少監，首先陳述邊防事務，請求增加光、鄂、江、黄四州的防禦力量。適逢江陵報告饑荒，授任秘閣修撰、主管荆湖北路安撫司公事、江陵府知府。上朝辭行，請求拿出大司農府庫十萬緡錢來賑濟飢民。經過武昌，派人招納商人分頭買米；到郡中，減價出售，米價因而平穩。

獵計金攻襄陽，則荆爲重鎮，乃修成“高氏三海”，築金鸞、内湖、通濟、保安四匱，達于上海而注之中海；拱辰、長林、藥山、棗林四匱，

吳獵考慮金人攻取襄陽，那麽荆州就成爲重要軍鎮，於是修成“高氏三海”，築成金鸞、内湖、通濟、保安四個蓄水池，接連上海而流入中海；拱辰、長林、藥山、棗林四個蓄水池，連接

達于下海；分高沙、東獎之流，由寸金堤外歷南紀、楚望諸門，東匯沙市爲南海。又於赤湖城西南遏走馬湖、熨斗陂之水，西北置李公匱，水勢四合，可限戎馬。

金人圍襄陽、德安，游騎迫竟陵，朝廷命獵節制本路兵馬。獵遣張榮將兵援竟陵，又招神馬陂潰卒得萬人，分援襄陽、德安。加寶謨閣待制、京湖宣撫使。

時金人再犯竟陵，張榮死之，襄陽、德安俱急。吴曦俄反于蜀，警報至，獵請魏了翁攝參議官，訪以西事，募死士入竟陵，命其將王宗廉死守，調大軍及忠義、保捷分道夾擊，金人遂去。又督董逵等援德安，董世雄、孟宗政等解襄陽之圍。

西事方殷，獵爲討叛計，請于朝，以王大才、彭輅任西事，仍分兵抗均、房諸險，漕粟歸、峽以待王師。及曦誅，除刑部侍郎，充四川宣諭使。朝廷命旌别淑慝。以敷文閣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嘉定六年召還，卒，家無餘資。蜀人思其政，畫像祠之。

獵初從張栻學，乾道初，朱熹會栻于潭，獵又親炙。湖湘之學一出于正，獵實表率之。有《畏齋文集》、奏議六十卷。謚文定。

項安世

項安世字平父，其先括蒼人，後家江陵。淳熙二年進士，召試，除秘書正字。

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官，安世上書言："陛下仁足以覆天下，而不能施愛於庭闈之間；量足以容群臣，而不能忍於父子之際。以一身寄於六軍、萬姓之上，有父子然後有君臣。願陛下自入思慮，父子之情，終無可斷之

下海；分引高沙、東獎的水流，從寸金堤外經過南紀、楚望等門，向東交匯在沙市成爲南海。又從赤湖城西南方阻斷走馬湖、熨斗陂的水流，在西北方建李公匱，水勢四面包圍，可以限制兵馬。

金人圍困襄陽、德安，零散騎兵迫近竟陵，朝廷任命吴獵掌管本路兵馬。吴獵派遣張榮率部隊增援竟陵，又招納神馬陂潰散的士兵得到一萬人，分頭支援襄陽、德安。加官寶謨閣待制、京湖宣撫使。

當時金人再次侵犯竟陵，張榮戰死，襄陽、德安都危急。不久吴曦在四川叛變，警報傳來，吴獵請魏了翁代理參議官，向他咨詢西方戰事，招募敢死之士深入竟陵，傳命守將王宗廉拼死守城，調集大部隊及忠義、保捷軍分路夾擊，金人纔撤兵。又督促董逵等人增援德安，董世雄、孟宗政等去解襄陽之圍。

西方戰事正當緊急的時候，吴獵爲討伐叛亂考慮，向朝廷請求，派王大才、彭輅負責西路軍事，又分兵抗擊均、房各州險情，運漕米到歸州、峽州等待朝廷部隊。等到吴曦被殺，授任刑部侍郎，充四川宣諭使。朝廷命令他辨别忠臣奸臣。以敷文閣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成都府知府。嘉定六年召還，去世，家中没有剩餘的錢財。四川人思念他的善政，畫像祭祀他。

吴獵早年跟從張栻求學，乾道初年，朱熹在潭州會見張栻，吴獵又受到親身指教。湖湘之學全部出於正統，吴獵確實是其中的表率。有《畏齋文集》、奏議六十卷。謚號文定。

項安世字平父，他的先祖是括蒼人，後來居住在江陵。淳熙二年進士，召見應試，授任秘書省正字。

光宗因病不過重華宫朝見，項安世上書進言："陛下仁德足以覆蓋天下，却不能給予愛心在父母身上；氣度足可以容納群臣，却不能忍耐在父子之間。把一個人寄托在六軍、萬姓之上，也是有了父子以後纔有君臣。希望陛下自己深入考慮，父子的情分，終究没有能够斷絶的道理；

理；愛敬之念，必有油然之時。聖心一回，何用擇日，早往則謂之省，暮往則謂之定，即日就駕，旋乾轉坤，在返掌間爾。"疏入不報。安世遺宰相留正書求去，尋遷校書郎。

寧宗即位，詔求言，安世應詔言：

管夷吾治齊，諸葛亮治蜀，立國之本，不過曰量地以制賦，量賦以制用而已。陛下試披輿地圖，今郡縣之數，比祖宗時孰爲多少？比秦、漢、隋、唐時孰爲多少？陛下必自知其狹且少矣。試命版曹具一歲賦入之數，祖宗盛時，東南之賦入幾何？建炎、紹興以來至乾道、淳熙，其所增取幾何？陛下試命内外群臣有司具一歲之用，人主供奉、好賜之費幾何？御前工役、器械之費幾何？嬪嫱、宦寺廩給之費幾何？户部、四總領養兵之費幾何？州縣公使、迎送、請給之費幾何？陛下必自知其爲侈且濫矣！用不量賦而至於侈且濫，内外上下之積不得而不空，天地山川之藏不得而不竭，非忍痛耐謗，一舉而更張之，未知其所以終也。

今天下之費最重而當省者，兵也。能用土兵則兵可省，能用屯田則兵可省。其次莫如宫掖。兵以待敵國，常畏而不敢省，故省兵難。宫掖以私一身，常愛而不忍省，故省宫掖難。不敢省者，事在他人；不忍省者，在陛下。宫中之嬙嬪、宦寺，陛下事也，宫中之器械、工役，陛下事也，陛下肯省則省之。宫中既

愛敬的感情，必然會有油然而生的時刻。聖上心意一旦回轉，何必選擇日期，早上去看望了就叫做省，晚上去看望了就叫做定，當天馬上出發，旋轉天日，也就衹在手掌翻轉的瞬間罷了。"奏疏送進去没有答覆。項安世寫信給宰相留正請求離職，不久遷爲校書郎。

寧宗即位，下詔徵求直言，項安世應詔進言：

管仲治理齊國，諸葛亮治理蜀國，建立國家的根本，不過叫做衡量土地來規定賦税，衡量賦税收入來規定用度罷了。陛下試着翻閲地圖，現在郡縣的數目，比起祖宗時來誰多誰少？比起秦、漢、隋、唐時誰多誰少？陛下必定會自己知道今天的土地狹而郡縣少了。試命令户部總計一年賦税收入的數字，祖宗隆盛時，東南地方的税收是多少？建炎、紹興以後至乾道、淳熙，這裏增加收取的是多少？陛下試命朝廷内外群臣和各部門總計一年的用度，君主的供給奉用、玩好賞賜的費用是多少？皇帝所需工役、器械的費用是多少？妃嬪、宦官薪俸的費用是多少？户部、四總領所養兵的費用是多少？州縣派出公使、迎送往來、請托給使的費用是多少？陛下必定自己知道這些太奢侈冗濫了！用度不根據税收數目而達到奢侈冗濫，内外上下的儲蓄不可能不空虚，天地山川的蕴藏不可能不枯竭，如不忍受痛苦耐受批評，一次行動而完全改變做法，不知道是怎樣的結果。

現在天下的費用最重而且應當減省的，是軍隊。能够用地方部隊則正規部隊可以減省，能够開辦屯田則兵費可以減省。第二就是宫禁。部隊是防備敵人攻打的，常常警畏而不敢減省，所以省兵是困難的。宫禁是對一個人的私用，常常愛惜而不忍心節省，所以省宫禁也是困難的。不敢減省的，責任在别人；不忍心減省的，在陛下。宫中的妃嬪、宦官，是陛下的事情，宫中的器用、勞役，是陛下的事情，陛下肯減省也就省了。

省，則外廷之官吏，四方之州縣，從風而省，奔走不暇，簡樸成風，民志堅定，民生日厚，雖有水旱蟲蝗之災，可活也；國力日壯，雖有夷狄盜賊之變，可爲也。復祖宗之業，雪人神之憤，惟吾所爲，無不可者。

宫中既已減省，那麽朝廷的官吏，四方的州縣，順從風化而減省，奔走從事没有閑暇，簡單樸實形成風氣，百姓意志堅定，人民生活日漸豐裕，即使有水旱蝗蟲的災害，也可以活命；國家力量日漸雄壯，即使有夷狄外族盜賊的變亂，也可以平定。恢復祖宗的基業，洗雪人神的怨憤，衹在於我們有所行動，没有做不成的。

時朱熹召至闕，未幾予祠，安世率館職上書留之，言："御筆除熹宫祠，不經宰執，不由給舍，徑使快行，直送熹家。竊揣聖意，必明知熹賢不當使去，宰相見之必執奏，給舍見之必繳駁，是以爲此駭異變常之舉也。夫人主患不知賢爾，明知其賢而明去之，是示天下以不復用賢也。人主患不聞公議爾，明知公議之不可而明犯之，是示天下以不復顧公議也。且朱熹本一庶官，在二千里外，陛下即位未數日，即加號召，畀以從官，俾侍經幄，天下皆以爲初政之美。供職甫四十日，即以内批逐之，舉朝驚愕，不知所措。臣願陛下謹守紀綱，毋忽公議，復留朱熹，使輔聖學，則人主無失，公議尚存。"不報。俄爲言者劾去，通判重慶府，未拜，以僞黨罷。

當時朱熹被召到朝廷，不久給領宫祠，項安世率領館職人員上書挽留他，説："御筆授任朱熹宫祠，不經過宰相執政，不通過給事中舍人，直接讓趕快執行，一直送到朱熹家裏。私下揣測聖上心意，必定明明知道朱熹賢能不應當讓他離職，宰相見了必然堅持上奏，給事中舍人見了必然繳還封駁，這是因爲這件事是可怕可怪反常的舉動啊。君主的憂患在於不知道賢人罷了，明明知道他的賢能却公然驅逐他，是示意天下此後不再任用賢人了。君主的憂患在於聽不到公衆輿論罷了，明明知道公衆輿論是反對的却公開違犯它，是示意天下此後再不顧忌公衆輿論了。況且朱熹本來是一個普通官員，在兩千里以外，陛下即位没幾天，就用號令召見他，讓他任侍從官，使他侍奉經筵，天下人都認爲是統治初期的美政。供職纔四十天，就發内批趕走他，滿朝文武驚惶錯愕，不知該怎麽辦。臣希望陛下謹慎遵守紀律綱要，不要忽視公衆輿論，重新留下朱熹，讓他輔導聖上學問，就使君主没有過失，公道仍然保存。"不予答覆。不久被言官彈劾離職，通判重慶府，没有到任，因是僞學之黨罷官。

安世素善吴獵，二人坐學禁久廢。開禧用兵，獵起帥荆渚，安世方丁内艱。起復，知鄂州。俄淮、漢師潰，薛叔似以怯懦爲侂胄所惡，安世因貽侂胄書，其末曰："偶送客至江頭，飲竹光酒，半醉，書不成字。"侂胄大喜曰："項平父乃爾閒暇。"遂除户部員外郎、湖廣總領。

項安世素來跟吴獵交好，兩人坐罪僞學之禁長期被廢黜。開禧年間用兵，吴獵在荆渚起兵，安世正在爲母親守喪。特别召出復用，爲鄂州知州。不久淮、漢部隊潰散，薛叔似因膽小被韓侂胄憎惡，項安世因而寫信給韓侂胄，信的末尾説："偶然送客人到江邊，飲竹光酒，喝得半醉，字寫得不成樣子。"韓侂胄大爲高興地説："項平父這麽閑暇。"於是授任户部員外郎、湖廣總領。

會叔似罷，金圍德安益急，諸將

適逢薛叔似被罷免，金人圍困德安更加危

無所屬。安世不俟朝命，徑遣兵解圍。高悦等與金人力戰，馬雄獲萬户，周勝獲千户，安世第其功以聞。獵代叔似爲宣撫使，尋以宣諭使入蜀。朝命安世權宣撫使，又升太府卿。

急，諸將無處歸屬。項安世不等候朝廷命令，徑自發兵解除包圍。高悦等人和金人拼力作戰，馬雄俘虜一個萬户，周勝俘虜一個千户，項安世按次序記録他們的功勞報告皇帝。吴獵代替薛叔似任宣撫使，不久以宣諭使前往四川。朝廷任命項安世代理宣撫使，又升爲太府卿。

有宣撫幕官王度者，吴獵客也。獵與安世素相友，及安世招軍，名"項家軍"，多不逞，好虜掠，獵斬其爲首者，安世憾之，至是斬度於大别寺。獵聞于朝，安世坐免。後以直龍圖閣爲湖南轉運判官，未上，用臺章奪職而罷。嘉定元年，卒。所著《易玩辭》、他書，多行于世。

有個宣撫使司的幕僚叫王度的，是吴獵的門客。吴獵和項安世素來相友善，等到項安世招募軍隊，稱"項家軍"，有很多不法之徒，喜歡搶劫，吴獵斬殺其中爲首的，項安世懷恨他，到這時在大别寺把王度斬首。吴獵報告朝廷，項安世獲罪免官。後來以直龍圖閣爲湖南轉運判官，没到任，因臺官上奏章奪職而罷免。嘉定元年，去世。所著述的《易玩辭》和其他著作，很多流傳於世。

薛叔似

薛叔似字象先，其先河東人，後徙永嘉。游太學，解褐國子録。初登對，論："祖宗立國之初，除二税外，取民甚輕。自熙寧以來，賦日增而民困滋甚。"孝宗嘉納，因曰："朕在宫中如一僧。"叔似曰："此非所望於陛下，當論功業如何。正使海内富庶如文、景，不過江左之文、景；法度修明如明、章，不過江左之明、章。陛下即位二十餘年，國勢未張，未免牽於苟安無事之説。"上默然。

薛叔似字象先，他的先祖是河東人，後來遷居永嘉。游學在太學，出仕任國子録。初次上朝進見，議論："祖宗建國初年，除了兩税以外，取自民間的很少。自從熙寧以來，賦税一天天增加而百姓的困苦也更加厲害。"孝宗嘉獎采納，因而説："我在宫中就好像一個和尚。"叔似説："這并非是期待陛下要做的，應當看的是功業怎麽樣。就讓國内富裕豐足好像漢文帝、景帝，也不過是偏安江東的文帝、景帝；法度嚴明好像明帝、章帝，也不過是偏安江東的明帝、章帝。陛下即位二十多年，國家勢力還没有擴張，未免是被苟且偷安但求無事的説法牽扯住了。"皇上默然不語。

復數日，宰執進擬朝士，上出寸紙書叔似及應孟明姓名，嘉其奏對也。遷太常博士，尋除樞密院編修官。時仿唐制，置補闕、拾遺，宰臣啓，擬令侍從、臺諫薦人，上自除叔似左補闕。叔似論事，遂劾首相王淮去位。

過了幾天，宰相草擬進升的朝官，皇上拿出一張小紙寫着薛叔似及應孟明的姓名，是嘉獎他們的奏對。遷爲太常博士，不久授任樞密院編修官。當時仿效唐朝制度，設置補闕、拾遺，宰相啓奏，準備讓侍從、臺諫官推薦人選，皇上自己授薛叔似任左補闕。薛叔似議論政事，於是彈劾首相王淮離職。

屬金主殂，太孫景立，叔似奏："規模果定，則乘五單于争立之機；規模不存，則恐成五胡迭起之勢。"

適值金主死了，太孫完顏景即位，薛叔似上奏："規劃果真確定了，就乘五個單于争立的機會起兵；如果没有規劃，則恐怕出現五胡相繼而

光宗受禪，時傳金使入界使名未正，叔似奏："自壽皇一正匹敵之禮，金人常有南顧之虞。使名未正而遽受之，祇以重其玩侮。"翼日復奏："謀國者畏敵太過。"上奮然開納。

起的形勢。"光宗接受禪位，當時傳呼金國使臣進入國境的使節名稱没有確定，薛叔似上奏："自從壽皇端正了對等國家的禮節，金人常常有南顧之憂。使節名稱未定而匆忙接受他們，衹能加重他們的玩弄侮慢之心。"第二天又上奏："謀劃國家大事的人害怕敵人太過分。"皇上振奮接納。

除將作監，出爲江東轉運判官。俄以諫臣論罷，主管沖佑觀，尋除湖北運判，加直秘閣，移福建，召爲太常少卿兼實録院檢討官、守秘書監、權户部侍郎。初，丞相周必大請擇侍從、臺諫忠直者提舉太史局，蓋用神宗朝司馬光與王安禮故事，躔度少差，豫圖銷弭，遂命叔似提舉。尋兼樞密都承旨，以劉德秀疏罷，提舉興國宫。起知贛州，移隆興府、廬州，召除在京宫觀兼侍讀，進權兵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國用司參議官。兩浙民有身丁錢，叔似請于朝，遂蠲之。

授任將作監，出朝任江東轉運判官。不久因諫臣議論罷免，主管沖佑觀，接着授任湖北運判，加官直秘閣，移福建，召還任太常少卿兼實録院檢討官、守秘書監、代理户部侍郎。當初，丞相周必大請求選擇侍從、臺諫官裏忠誠正直的人提舉太史局，是按照神宗朝司馬光和王安禮的舊例，日月星辰運行的度數稍有差錯，就可以預先消除避免，於是命薛叔似提舉。不久兼任樞密都承旨，因劉德秀上疏罷免，提舉興國宫。起用爲贛州知州，移爲隆興府知府、廬州知州，召入授任在京宫觀兼侍讀，進爲代理兵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國用司參議官。兩浙百姓要交納身丁錢，薛叔似向朝廷請求，於是蠲免了它。

試吏部侍郎兼侍讀，充京、湖宣諭使。時韓侂胄開邊，除兵部尚書、宣撫使。叔似方乞給降官會，分撥綱運，募兵買馬，辟致僚佐，而皇甫斌唐州之師已敗矣。遂劾斌，南安軍安置。叔似料敵必侵光、黄，委總領陳謙按行五關，發鄂卒守三關。金果入寇，謙駐漢陽爲江左節制。

試爲吏部侍郎兼侍讀，充任京、湖宣諭使。當時韓侂胄要開拓邊疆，授任兵部尚書、宣撫使。薛叔似正在請求降撥公款，分派軍糧物資輸運，招兵買馬，辟舉僚佐，而皇甫斌在唐州的部隊已經失敗了。於是彈劾皇甫斌，送南安軍安置。薛叔似預料敵人必定侵犯光州、黄州，委托總領陳謙巡視五關，發動湖北士兵守衛三關。金人果然入侵，陳謙駐在漢陽任江東節制。

尋除叔似端明殿學士兼侍讀。時宣司兵戍襄陽，都統趙淳、副統制魏友諒與統制吕渭孫不相下，渭孫死之，叔似遂自劾委任失當。叔似夙以功業自期，逮臨事，絶無可稱。以御史王益祥論，奪職罷祠。侂胄誅，諫官葉時再論，降兩官，謫福州，以兵端之開，叔似迎合故也。久之，許自便。嘉定十四年卒，贈銀青光禄大夫，謚恭翼。

接着授任薛叔似端明殿學士兼侍讀。當時宣撫使司的部隊守衛襄陽，都統趙淳、副統制魏友諒和統制吕渭孫相持不下，吕渭孫因此而死，薛叔似於是彈劾自己委任不當。薛叔似平素用功業期許自己，等到面臨具體從事，毫無可稱贊之處。因御史王益祥論列，奪職罷免領宫祠。韓侂胄被誅，諫官葉時再次議論，降官兩級，貶謫到福州，因戰爭開始時，薛叔似迎合的原故。過了很久，准許自便居住。嘉定十四年去世，追贈銀青光禄大夫，謚號恭翼。

叔似雅慕朱熹，窮道德性命之

薛叔似非常傾慕朱熹，窮究道德性命之學的

旨，談天文、地理、鐘律、象數之學，有稿二十卷。

意義，談論天文、地理、鐘律、象數的學問，有文稿二十卷。

劉甲

劉甲字師文，其先永静軍東光人，元祐宰相摯之後也。父著，爲成都漕幕，葬龍游，因家焉。甲，淳熙二年進士，累官至度支郎中，遷樞密院檢詳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

劉甲字師文，他的先世是永静軍東光人，元祐時宰相劉摯的後代。父親劉著，任成都漕司的幕僚，葬在龍游，因而安家在那裏。劉甲，是淳熙二年進士，屢經任官做到度支郎中，遷爲樞密院檢詳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

使金，至燕山，伴宴完顏者，名犯仁廟嫌諱，甲力辭，完顏更名修。自紹興後，凡出疆遇忌，俱辭設宴，皆不得免，秦檜所定也。九月三日，金宴甲，以宣仁聖烈后忌，辭。還除司農少卿，進太常，擢權工部侍郎，升同修撰，除寶謨閣待制，知江陵府，湖北安撫使。甲謂："荆州爲吴、蜀脊，高保融分江流，潴之以爲北海，太祖常令决去之，蓋保江陵之要害也。"即因遺址浚築，亘四十里。移知廬州。

出使金國，到燕山，伴宴的使臣姓完顏的，名字觸犯仁宗的名諱，劉甲極力推辭，完顏改名爲修。自從紹興以後，凡是出使遇到忌諱，都辭謝宴席，都不能獲免，是秦檜規定的。九月三日，金人設宴招待劉甲，因是宣仁聖烈后的忌日，辭去。還朝授任司農少卿，進爲太常，提拔爲權工部侍郎，升爲同修撰，授任寶謨閣待制，江陵府知府，湖北安撫使。劉甲認爲："荆州是吴、蜀的脊梁，高保融分截長江水流，蓄積成爲北海，太祖曾命令挖開它，是爲了保住江陵的要害。"就依遺留的舊址浚通修築，綿延四十里。移爲廬州知州。

程松爲四川宣撫使，吴曦副之，以甲知興元府、利東安撫使。時蜀口出師敗衄，金陷西和、成州，曦焚河池縣。先是，曦已遣姚淮源獻四州於金，金鑄印立曦爲蜀王。甲時在漢嘉，未至鎮也。金人破大散關，興元都統制毋思以重兵守關，而曦陰徹蔦關之戍，金自板岔谷繞出關後，思挺身免。

程松任四川宣撫使，吴曦做他的副手，派劉甲爲興元府知府、利東安撫使。當時蜀地出兵失敗，金人攻陷西和、成州，吴曦焚毀河池縣。在此之前，吴曦已經派姚淮源獻四個州給金人，金鑄造了印信立吴曦爲蜀王。劉甲當時在漢嘉，没有到任。金人攻破大散關，興元都統制毋思率重兵守關，但吴曦暗中撤去蔦關的守衛，金人從板岔谷繞出關城後面，毋思隻身幸免於死。

甲告急于朝，乞下兩宣撫司協力捍禦。松謀遁，甲固留不可，遽以便宜檄甲兼沿邊制置。曦遣後軍統制王鉞、準備將趙觀以書致甲，甲援大義拒之，因卧疾。曦又遣其弟旼邀甲相見，甲叱而去之。乃援顔真卿河北故事，欲自拔歸朝，先募二兵持帛書遣參知政事李壁告變，且曰："若遣吴總以右職入川，即日可瓦解矣。"

劉甲向朝廷告急，請求下命令兩個宣撫司合力捍衛抵禦。程松策劃逃跑，劉甲堅决挽留他没有成功，馬上以能够隨機處理的方便檄令劉甲兼沿邊制置。吴曦派後軍統制王鉞、準備將趙觀帶信給劉甲，劉甲援引大道理拒絶他，因而卧病。吴曦又派他弟弟吴旼邀請劉甲見面，劉甲呵斥趕走他。於是援引顔真卿在河北的舊典，想要自己脱身回歸朝廷，先找到兩名士兵拿帛書送交參知政事李壁報告事變，而且説："如果派遣吴總以

右職身份進入四川，當天就可以瓦解了。”

曦僭王位，甲遂去官。朝廷久乃微聞曦反狀，韓侂胄猶不之信，甲奏至，舉朝震駭。壁袖帛書進，上覽之，稱“忠臣”者再。召甲赴行在，命吴總以雜學士知鄂州，多賜告身、金錢，使招諭諸軍爲入蜀計。復命以帛書賜甲曰：“所乞致仕，實難允從，已降指揮，召赴行在。今朝廷已遣使與金通和，襄、漢近日大捷，北兵悉已渡江而去。恐蜀遠未知，更在審度事宜，從長區處。”二兵皆補官。

吴曦僭越登上王位，劉甲就離職。朝廷很久纔略微聽到吴曦叛變的消息，韓侂胄還不相信，劉甲奏章送到，滿朝震驚。李壁袖中藏了劉甲的帛書獻上去，皇上看了書信，稱“忠臣”兩次。召劉甲前往皇帝所在之地，命吴總以雜學士爲鄂州知州，大量賜給他任官告身、金錢，讓他招募曉諭兵士作進入四川的準備。又命令用帛書賜給劉甲説：“所請求的退休的事，實在難於應允，已經頒降命令，召你前來皇帝所在之地。現在朝廷已經派遣使臣和金人議和，襄、漢近日取得大勝利，北兵全都渡江回去了。恐怕蜀地路遠有所不知，更要審慎考慮事宜，用長遠觀點區分處理。”兩名士兵都升了官。

甲舟行至重慶，聞安丙等誅曦，復還漢中，上奏待罪。詔趣還任。甲奏叛臣子孫族屬及附僞罪狀，公論快之。會宣撫副使安丙以楊巨源自負倡義之功，陰欲除之，語在《巨源傳》。巨源既死，軍情叵測，除甲宣撫使。楊輔亦以爲請，當國者疑輔避事，李壁曰：“昔吴璘屬疾，孝宗嘗密詔汪應辰權宣撫司事，既而璘果死，應辰即日領印，軍情遂安，此的例也。”乃以密札命甲，甲鐍藏之。未幾，金自鶻嶺關札金崖，進屯八里山，甲分兵進守諸關，截潼川戍兵駐鐃風以待之。金人知有備，引去。

劉甲乘船到達重慶，聽到安丙等人誅殺吴曦，又回到漢中，上奏章等候治罪。下詔催促他回到任上。劉甲上奏叛臣子孫族人親屬以及附和叛變的罪行，公衆輿論認爲大快人心。適逢宣撫副使安丙因楊巨源自己認爲有倡導起義的功勞，暗中想要除掉他，事見《楊巨源傳》。楊巨源死後，軍事情況難以預料，授任劉甲宣撫使。楊輔也這樣請求，掌權的人疑心楊輔逃避責任，李壁説：“從前吴璘有病，孝宗曾秘密下詔命汪應辰代理宣撫司事，後來吴璘果然病死，應辰當天就執掌印信，軍情於是安定，這是確鑿的例子。”於是把密札交給劉甲，劉甲上鎖收藏起來。不久，金人從鶻嶺關駐扎金崖，進兵屯駐八里山，劉甲分派部隊進守各個關口，截潼川的守衛部隊駐在鐃風等待敵人。金人知道有防備，退去。

侂胄誅，上念甲精忠，拜寶謨閣學士，賜衣帶、鞍馬。是歲，和議成，朝廷聞彭輅與丙不協，以書問甲，又俾諭丙減汰諸軍勿過甚，及訪蜀人才之可用者。蓋自楊輔召歸，西邊諸事，朝論多於甲取決，人無知者。

韓侂胄被殺，皇上思念劉甲精誠忠信，拜爲寶謨閣學士，賜給衣帶、鞍馬。當年，和議達成，朝廷聽説彭輅和安丙關係不好，寫信問劉甲，又讓他告知安丙裁減淘汰士兵不要過分，以及訪求四川的有用的人才。自從楊輔奉召還朝，西部的很多事情，朝廷的意見很多由劉甲決定，外人没有知道的。

紹興中，蜀軍無見糧，創爲科糴。孝宗聞其病民，命總領李蘩以本所錢招糴，懼不給，又命勸糴其半，

紹興年間，蜀地部隊没有現成口糧，創辦了科糴的方法。孝宗聽説這個辦法妨害人民，命令總領李蘩用自己總領所的錢招標購米，擔心不

“勸糴”之名自此始。久之，李昌圖總計，復奏令金、梁守倅任責收糴，而勸糴遂罷。及是，宣、總司令金洋、興元三郡勸糴小麥三十萬石，甲乞下總所照李蘩成法措置，從之。

够，又命令向百姓勸購一半，“勸糴”的名目從此開始。過了很久，李昌圖任總領，又上奏命令金州、梁州郡守通判負責收購糧食，勸糴於是停止。到這時，宣撫使司、總領所命令在金、洋、興元三個州勸糴小麥三十萬石，劉甲請求下令總領所按照李蘩的舊法辦理，聽從他。

明年，罷宣撫司，合利東西爲一帥，治興元，移甲知潼川府。安丙既同知樞密院事，董居誼爲制置使，甲進寶謨閣學士、知興元府、利路安撫使，節制本路屯駐軍馬。朝廷計居誼猶在道，命甲權四川制置司事。

第二年，停罷宣撫司，把利東路、利西路合起來由一個軍帥統理，治所在興元，調劉甲爲潼川府知府。安丙已同知樞密院事，董居誼任制置使，劉甲進官寶謨閣學士、興元府知府、利路安撫使，節制本路駐扎軍馬。朝廷計算董居誼還在半路，任命劉甲代理四川制置司事。

先是，大臣撫蜀者，諸將事之，有所謂互送禮，實賄賂也。甲下令首罷之，凡丙所立茶鹽柴邸悉廢之。又乞以阜郊博易鋪場還隸沔戎司，復通吴氏莊，歲收租四萬斛有奇，錢十三萬，以裨總計。從之。丙增多田税，甲命屬吏討論，由一府言之，歲減凡百六十萬緡、米麥萬七千石，邊民感泣。嘉定七年，卒于官，年七十三。

在此之前，對於來安撫四川的大臣，諸將都侍奉他，有叫做互送禮的名目，實際就是賄賂。劉甲下令首先罷免這一項，凡是安丙所定的茶鹽柴庫全部廢除。又請求把阜郊博易鋪的地場重新隸屬沔州戎司，又通知吴氏田莊，每年收租四萬多斛，錢十三萬，交給總計。聽從他。安丙增收田税，劉甲命下屬官吏討論，從一府情況看來，每年減收共一百六十萬緡、米麥一萬七千石，邊地百姓感動哭泣。嘉定七年，死在任上，享年七十三歲。

甲幼孤多難，母病，刲股以進。生平常謂：“吾無他長，惟足履實地。”晝所爲，夜必書之，名曰“自監”。爲文平澹，有奏議十卷。理宗詔謚清惠。

劉甲年幼喪父多受磨難，母親生病，割大腿上的肉進奉。平時經常説：“我没有别的長處，衹是脚踏實地罷了。”白天所做的事，晚上一定要寫下來，叫做“自監”。做文章平易樸淡，有奏議十卷。理宗下詔謚號清惠。

楊輔

楊輔字嗣勳，遂寧人。乾道二年進士甲科，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出知眉州，累遷户部郎中、總領四川財賦，升太府少卿、利西安撫使。

楊輔字嗣勳，遂寧人。乾道二年進士甲科及第，召見考試館職，授任秘書省正字，遷爲校書郎。出朝爲眉州知州，歷任官職遷升户部郎中、總領四川財賦，升爲太府少卿、利西路安撫使。

吴挺病，輔以吴氏世帥武興，久恐生變，密白二府，早擇人望以鎮方面。又貽書四川制置丘崈言：“統制官李奭乃吴氏腹心，緩急不可令權軍。”崈然之。挺卒，崈檄輔權帥事，輔謂：“職爲王人，若輕往，第疑軍

吴挺患病，楊輔由於吴氏幾代人統率武興，時間太久恐怕發生變故，秘密告知二府，及早選擇有聲望的人來鎮守一方。又寫信給四川制置使丘崈説：“統制官李奭是吴氏的心腹，有緊急情況不能讓他代理掌握部隊。”丘崈同意他的話。吴挺死後，丘崈發公文令楊輔代理軍帥事，楊輔

心。”遂索印即益昌領事。復數月，奏以權興州事楊虞仲兼權。

認爲：“自己是朝廷派來的人，如果輕率前去，衹會讓部隊疑心。”就拿了官印在益昌管領事務。又過了幾個月，上奏讓代理興州事楊虞仲兼代理軍帥。

召守秘書監、禮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知江陵府，移襄陽，又移潼川。召還，除顯謨閣直學士，奉外祠，尋以敷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兼本路安撫使。韓侂胄决意用兵，以吴曦爲四川宣撫副使，假以節制財利之權。輔知曦有異志，貽書大臣言：“自昔兵帥與計臣不相統攝，故總領有報發覺察之權。今所在皆受節制，内憂不輕。”因托言他事，遣人以礬書告于朝。朔日，率官屬東望拜表如常儀。上意輔能誅曦，密詔授寶謨閣學士、四川制置使，許以便宜從事。時人望輔倡義，劉光祖、李道傳皆勉之。輔自以不習兵事，且内郡無兵可用，遷延兩月，但爲去計。曦移輔知遂寧府，輔遂以印授通判韓植而去。

召他守秘書監、禮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爲江陵府知府，移襄陽，又移潼川。召還朝，授任顯謨閣直學士，奉領外地祠禄，不久以敷文閣直學士爲成都府知府、兼本路安撫使。韓侂胄决心起兵作戰，任吴曦爲四川宣撫副使，暫且交給他節制財利的權力。楊輔知道吴曦有異心，寫信給大臣説：“軍帥和財賦總領向來不互相統屬，所以總領有告發監察的權力。現在所有的方面都受到節制，内部憂患不輕。”因而假托進言别的事，派人送用明礬水寫的密信報告朝廷。初一，率官屬朝東拜表如同平常的儀式一樣。皇上認爲楊輔能够誅殺吴曦；秘密下詔授他寶謨閣學士、四川制置使，准許他見機自行處置。當時人期望楊輔首倡大義，劉光祖、李道傳都勉勵他。楊輔認爲自己不熟悉軍事，而且郡中没有部隊可使用，拖延了兩個月，衹是做離開的打算。吴曦移楊輔爲遂寧府知府，楊輔就把官印交給通判韓植後離去。

安丙、楊巨源密謀誅曦，以輔有人望，謂密詔自輔所來，聞者皆信。曦既誅，丙趣輔還成都，除四川宣撫使。奏言：“臣以衰病軟懦，而居建元功者之上，徒恐牽制敗事。安丙才力强濟，賞罰明果，乞以事任付丙。”又論：“蜀中三帥，惟武興事權特重，故致今日之變。乞并置兩帥，分其營屯、隸屬。”

安丙、楊巨源密謀誅殺吴曦，因楊輔有威信，説秘密詔書從楊輔那裏得來，聽到的人都相信。吴曦被殺死，安丙催促楊輔回成都，除授四川宣撫使。上奏説：“臣力衰多病而軟弱怯懦，却處在建立首要大功的人上面，恐怕白白牽制别人而敗壞事情。安丙才力雄强能成事，賞罰號令明白果斷，請求把責任交給安丙。”又議論：“蜀中三個軍帥，衹有武興權力特别重大，所以導致今天的變亂。請求并列設置兩個軍帥，分散他們的營地、屬官。”

安丙奏乞兩宣撫分司，朝廷察丙與輔異，召輔赴闕。議者謂蜀亂初平，如輔未宜去，乃復以爲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再被召，逾年財抵建康，復引咎不進。上召輔益堅，乃之鎮江俟命。著作佐郎楊簡言輔嘗棄成都，不當召，乃除兵部尚書兼侍讀，以龍

安丙上奏請求兩個宣撫使分開管理，朝廷察覺安丙和楊輔不一致，召楊輔到朝廷。議論的人認爲蜀地動亂剛剛平定，像楊輔這樣的人不應離開，於是又任他爲制置使兼成都府知府。再次被召見，第二年纔抵達建康，又承認過失不再前進。皇帝召楊輔更加堅决，於是去鎮江待命。著作佐郎楊簡上言楊輔曾經拋棄成都職守，不應召

圖閣學士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卒于官，謚曰莊惠。

見，於是授任兵部尚書兼侍讀，以龍圖閣學士爲建康府知府兼江、淮制置使。死在任上，謚號叫做莊惠。

劉光祖

劉光祖字德修，簡州陽安人。幼出于外祖賈暉，後以暉遺澤補官。登進士第，廷對，言："陛下睿察太精，宸斷太嚴，求治太速，喜功太甚。"又言："陛下躬擐甲冑，間馭球馬，一旦有警，豈能親董六師以督戰乎？夫人主自將，危道也。臣恐球馬之事，敵人聞之，適以貽笑，不足以示武。"除劍南東川節度推官，辟潼川提刑司檢法。

劉光祖字德修，簡州陽安人。幼年由外祖父賈暉撫養，後來因賈暉遺下的恩蔭入仕。進士及第，上朝進見，上言："陛下聰慧觀察得太清楚，聖心裁決太嚴格，期待治理太迅速，好大喜功太過分。"又進言："陛下親自穿戴盔甲，有時候還騎馬打球，一旦有警報，難道能親自率領六軍去監督作戰嗎？君主自任統帥，是危險的方法啊。臣恐怕騎馬打球的事，敵人聽了，恰好給他們笑料，不能够顯示勇武。"授任劍南東川節度推官，辟爲潼川提刑司檢法。

淳熙五年，召對，論恢復事，請以太祖用人爲法，且曰："人臣獻言，不可不察：其一，不量可否，勸陛下輕出驟進，則是即日誤國；其一，不思振立，苟且偷安，則是久遠誤國。"除太學正。召試，守正字，兼吴、益王府教授，遷校書郎，除右正言、知果州。以趙汝愚薦，召入。

淳熙五年，召見應對，談論恢復國土的事，請求拿太祖用人的方法爲典則，而且說："臣子進獻直言，不能不仔細察看：第一，不衡量是否可能，勸陛下輕易出朝驟然回返的，就是當時貽誤國家；第二，不想振作樹立，衹是苟且偷安的，就是長期貽誤國家。"授任太學正。召見考試，任命爲正字，兼吴王、益王府教授，遷校書郎，授任右正言、果州知州。因趙汝愚推薦，召入朝。

光宗即位，除軍器少監兼權侍左郎官，又兼禮部。時殿中侍御史闕，上方嚴其選，謂宰相留正曰："卿監、郎官中有其人。"正沈思久之，曰："得非劉光祖乎？"上曰："是久在朕心矣。"

光宗即位，授任軍器少監兼權侍左郎官，又兼任禮部。當時殿中侍御史缺員，皇上正在嚴擇這個官職的人選，對宰相留正說："卿監、郎官裏有合適的人。"留正沉思很久，說："該不會是劉光祖吧？"皇上說："這個人早就在我心裏了。"

光祖入謝，因論：

近世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爲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學術議論，最爲近古，初非有强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之間，道臻皇極，治保太和，至於慶曆、嘉祐盛矣。不幸而壞於

光祖入朝謝恩，因而論述：

近代是非不分明，就使邪惡與正直互相攻擊；公正言論不樹立，就使私下情誼交互興起。這固然是道德的消減增長，時運的阻塞通達，而實在關係到國家的禍福，社稷的存亡，太值得畏懼了。本朝士大夫的學術和議論，最爲接近古代，原先并不是因爲有使國家强盛的方術，而是國家形勢尊崇安定，根基深厚。咸平、景德之間，大道至於極致，治化安泰祥和，到達慶曆、嘉祐時最爲

熙、豐之邪説，疏棄正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大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群凶得志，絶滅綱常，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崇、觀而下，尚復何言。

隆盛了。不幸的是毁壞在熙寧、元豐時的異端邪説上面，疏遠離棄正人君子，招納接收邪惡小人，幸虧元祐時君子起來挽救，到後來的末流又有重大分裂，事情因此出現反覆。紹聖、元符之間，群凶得逞，滅絶法度，他們的言論已經勝利，勢力已經養成，崇寧、大觀以下，還有什麽可説的。

臣始至時，聞有譏貶道學之説，而實未睹朋黨之分。中更外艱，去國六載。已憂兩議之各甚，而恐一旦之交攻也。逮臣復來，其事果見。因惡道學，乃生朋黨，因生朋黨，乃罪忠諫。嗟乎，以忠諫爲罪，其去紹聖幾何！陛下履位之初，端拱而治，凡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爲主。而一歲之内，逐者紛紛，中間好人固亦不少，反以人臣之私意，微累天日之清明。往往推忠之言，謂爲沽名之舉；至於潔身以退，亦曰憤懟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之以訐訕。事勢至此，循默乃宜，循默成風，國家安賴?

臣初到的時候，聽説有譏評貶抑道學的説法，而實際没有看到有朋黨的區分。中間又經過丁外艱，離開朝廷六年。已經擔憂兩種議論各自的過分，恐怕一朝它們互相進行攻擊。等到臣再次來到朝廷，這樣的事果然發生了。由於厭惡道學，於是産生朋黨，因爲産生朋黨，於是忠心進諫的人坐罪。唉，把忠心進諫當成罪過，離紹聖時候又有多遠呢！陛下即位的初年，端坐拱手而治，凡是有所進升黜退，都聽取别人意見，原來没有喜歡厭惡的偏私，哪裏是以黨派偏向爲主導。而一年之内，驅逐的人紛紛不斷，中間的好人固然也有不少，反而因爲臣下的私心，稍微牽累了皇天麗日的清明。往往把至誠的言論，説成是沽名釣譽的行爲；至於潔身自好主動謙退的，也説是因憤恨怨懟纔這樣做。想要激怒至尊，必定加給他攻訐諷刺的罪名。事情勢態到這種地步，循常緘默纔是合宜，循常緘默成爲風氣，國家又靠什麽支持?

臣欲熄將來之禍，故不憚反復以陳。伏幾聖心豁然，永爲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别，公論由此而明，私情由此而熄，道學之議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相激相勝，展轉反復，爲禍無窮，臣實未知税駕之所。

臣想要熄滅將來的禍患，所以不怕反復陳述。伏望聖上心意豁然開朗，永遠做皇位的主宰，使是非從此確定，邪正從此辨别，公論從此彰明，私情從此消滅，道學的譏評從此消亡，朋黨的形迹從此泯没，和平的福業從此聚集，國家大事從此得到治理，就是百姓生靈的幸運，國家社稷的福氣了。不這樣的話，相互衝激相互争勝，輾轉反復，貽禍無窮無盡，臣實在不知道哪裏是可以停車休息的處所。

章既下，讀之有流涕者。劾罷户部尚書葉翥、太府卿兼中書舍人沈揆

奏章發下來以後，讀了它竟然有人流淚。彈劾罷免户部尚書葉翥、太府卿兼中書舍人沈揆交

結近習，圖進用，言："比年以來，士大夫不慕廉靖而慕奔競，不尊名節而尊爵位，不樂公正而樂軟美，不敬君子而敬庸人，既安習以成風，謂苟得爲至計。良由前輩老成，零落殆盡，後生晚進，議論無所據依，學術無所宗主，正論益衰，士風不競。幸詔大臣，妙求人物，必朝野所共屬、賢愚所同敬者一二十人，參錯立朝，國勢自壯。臣雖終歲無所奏糾，固亦未至曠官。今日之患，在於不封殖人才，臺諫但有摧殘，廟堂初無長養。臣處當言之地，豈以排擊爲能哉?"徙太府少卿。求去不已，除直秘閣、潼川運判。改江西提刑，又改夔州。

時孝宗不豫，上久不過宫，光祖致書留正、趙汝愚曰："宜與群賢并心一力，若上未過宫，宰執不可歸安私第。林、陳二閹，自以獲罪重華，日夜交諜其間。宜用韓魏公逐任守忠故事，以釋兩宫疑謗。大臣亦當收兵柄，密布腹心，俾緩急有可仗者。"聞孝宗崩，又貽書汝愚，勉以安國家、定社稷之事。

寧宗即位，除侍御史，改司農少卿。入對，獻《謹始》五箴。又論："人主有六易：天命易恃，天位易樂，無事易安，意欲易奢，政令易怠，歲時易玩。又有六難：君子難進，小人難退，苦言難入，巧佞難遠，是非難明，取舍難决。暗主之所易，明主之所難；暗主之所難，明主之所易。"又言："陛下以隆慈之命，踐祚於素幄，蓋有甚不得已者。宜躬自貶損，盡禮於上皇，使聖意歡然知釋位之樂，然後足以昭陛下之大孝。"上悚然嘉納。

結天子親幸，希圖進用，進言："近年以來，士大夫不傾慕廉正安静而追慕奔走競争，不喜歡公平端正而喜歡熟軟柔媚，不尊敬君子而尊敬庸人，已經安然習慣而成爲風氣，認爲苟且獲得是最好的考慮。實在是由於老成持重的前一輩人，都已死亡將要没有了，年輕後生新近進用的人，議論没有根據，學術没有信仰，正確的言論越來越衰弱，士人風氣無力振起。希望下詔大臣，善選人物，一定要朝廷内外共同矚目、賢能愚鈍共同敬仰的一二十個人，相雜立於朝廷，國勢自然能壯大。臣雖然一年没有上奏彈劾，但也没有曠官瀆職。今天的弊病，在於不培育人才，臺諫衹有摧毁殘害，朝廷一點不曾涵育培養。臣處身在應當説話的位置，怎能把排斥攻擊當成擅長的事?"改爲太府少卿。不斷請求離職，授官直秘閣、潼川運判。改爲江西提刑，又改夔州。

當時孝宗患病，皇上很久不過宫朝見，劉光祖寫信給留正、趙汝愚説："應當和群賢同心協力，如果皇上還没有過宫，宰相執政不可以回到私宅安息。林、陳兩個太監，因自己得罪了重華宫，白天黑夜挑撥在兩宫之間。應當按韓魏公驅逐任守忠的舊例，來消釋兩宫間的疑心怨謗。大臣也應當收掌兵權，秘密布置心腹的人，使得緊急時有可靠的人。"聽説孝宗逝世，又寫信給趙汝愚，勉勵他擔當安國家、定社稷的大事。

寧宗即位，授任侍御史，改爲司農少卿。進見，獻上《謹始》五篇箴言。又議論："君主有六件容易的事：天命容易倚賴，皇位容易享樂，没有事情容易偷安，欲望要求容易奢侈，政紀號令容易怠惰，時間久了容易玩忽。又有六件困難的事：君子難於進用，小人難於黜退，藥石之言難於入耳，巧言令色難於疏遠，是非難於分明，取捨難於决斷。昏庸君主認爲容易的，聖明君主覺得困難；昏庸君主認爲困難的，聖明君主覺得容易。"又説："陛下由於隆慈太后的詔命，在素白帷帳之下登極，這是出於十分不得已。應當親身實行貶抑自己，竭盡禮節對待太上皇，使太上皇歡欣地體會到離開皇位的快樂，然後纔足以昭示陛下盛大的孝心。"皇上悚然接納了他的話。

進起居舍人。論："政令當出中書，陛下審而行之，人主操柄，無要於此。"知閤門事韓侂胄寖擅威福，故首及之。遷起居郎。集議卜孝宗山陵，與朱熹皆謂會稽山陵，土薄水淺，乞議改卜。既而熹與祠，光祖言："漢武帝之於汲黯，唐太宗之於魏徵，仁宗之於唐介，皆暫怒旋悔。熹明先聖之道，爲今宿儒，又非三臣比。陛下初膺大寶，招徠耆儒，比初政之最善者。今一旦無故去之，可乎?"且曰："臣非助熹，助陛下者也。"再疏，不聽。

進爲起居舍人。議論："政令應當從中書省發出，陛下審察以後施行，君主的掌握權柄，沒有比這個更重要的。"知閤門事韓侂胄逐漸擅作威福，所以首先提到這些話。遷爲起居郎。集會商議選擇孝宗陵墓所在地，和朱熹都認爲會稽山陵，土薄水淺，請求議論改選。後來朱熹給領宫祠，劉光祖進言："漢武帝對待汲黯，唐太宗對於魏徵，仁宗對待唐介，都是暫時發怒隨即改悔。朱熹明曉先聖的大道，是當代老儒，又不是三個臣子所能比擬的。陛下初登大寶，能招納耆舊儒師，可以相比初期政治中最好的那些。現一旦沒有原因就驅逐他，可以嗎?"又說："臣不是幫助朱熹，而是在幫助陛下。"再次上奏疏，都不聽。

劉德秀劾光祖，出爲湖南運判，不就，主管玉局觀。趙汝愚既罷相，侂胄擅朝，遂目士大夫爲僞學逆黨，禁錮之。光祖撰《涪州學記》，謂："學之大者，明聖人之道以修其身，而世方以道爲僞；小者治文章以達其志，而時方以文爲病。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諫官張釜指爲謗訕，比之楊惲，奪職，謫居房州。久之，許自便。起知眉州，復職，將漕利路，以不習邊事辭。進直寶謨閣，主管冲佑觀。

劉德秀彈劾光祖，出朝爲湖南運判，不到任，主管玉局觀。趙汝愚罷免宰相以後，韓侂胄專擅朝政，於是看待士大夫都是僞學逆黨，禁錮他們。劉光祖撰寫《涪州學記》，認爲："學問的大的方面，是倡明聖人的大道來修養自身，而世上正認爲道就是僞；小的方面是做文章來表達自己的志向，而當時正以爲文爲病。喜歡厭惡祇能立於一時，是非公論能確定萬代。"諫官張釜指責他是毁謗譏刺，把他比作楊惲，奪去職名，謫居房州。過了很久，准許任便居住。起用爲眉州知州，恢復職名，要派他任利路漕司，用不熟悉邊疆事務推辭。進爲直寶謨閣，主管冲佑觀。

吴曦叛，光祖白郡守，焚其榜通衢，且馳告帥守、監司之所素知者，仗大義，連衡以抗賊。俄聞曦誅，則以書屬宣撫使楊輔，講行營田，前日利歸吴氏者，悉收之公上，以省餉軍費；奬名節、旌死事以激忠烈之心。除潼川路提刑、權知瀘州。侂胄誅，召除右文殿修撰、知襄陽府，進寶謨閣待制、知遂寧府，改京、湖制置使，以寶謨閣直學士知潼川府。

吴曦叛變，劉光祖告訴郡守，在大路上燒毁他的榜文，并且飛馬告知守帥、監司中平常所瞭解的人，扶助大義，聯合起來抵抗賊人。不久聽説吴曦被殺，就寫信給宣撫使楊輔，講究巡視營田，從前獲利歸給吴氏的，全部收歸公家所有，來省減軍餉軍費；奬勵堅守名節、表彰死難將士以激發忠義之心。授任潼川路提刑、代理瀘州知州。韓侂胄被殺，召他授任右文殿修撰、襄陽府知府，進爲寶謨閣待制、遂寧府知府，改任京、湖制置使，以寶謨閣直學士爲潼川府知府。

詔以閔雨求言，光祖奏："女直乃吾不共戴天之仇，天亡此仇，送死于汴。陛下爲天之子，不知所以圖

下詔因憐憫關心施恩澤於民而徵求直言，劉光祖上奏："女真是我們不共戴天的仇敵，上天要滅亡這個仇人，叫他們在汴京送死。陛下是天

之，天與不取，是謂棄天，未有棄天而天不我怒也。青、鄆、蘭、會求通弗納，陛下爲中國衣冠之主，人歸而我絶之，是謂棄人，未有棄人而人不我怨也。且金人舍其巢穴，污我汴京，尚可使吾使人拜之於祖宗昔日朝會之廷乎？”

的兒子，不知道怎樣謀取他們，天給予却不取，這就叫做棄天，没有抛棄上天而天不惱怒我們的。青、鄆、蘭、會州請求交通却不接納，陛下是中國衣冠教化的統治者，别人歸來而我們却和人家斷絶，這就叫做棄人，没有抛棄人家而人家不怨恨我們的。況且金人捨棄他們的巢穴，玷污我們的汴京，還可以讓我們的使臣朝拜他們於祖宗從前舉行朝會的殿堂上嗎？”

又請改正憲聖慈烈皇后諱日。先是，后崩以慶元三年十一月二日，郊禋期迫，或謂侂胄曰：“上親郊，不可不成禮。且有司所費既夥，奈何已之？”侂胄入其言，五日祀圜丘，六日始宣遺誥。於是光祖言：“憲聖，陛下之曾祖母，克相高宗，再造大業。侂胄敢視之如卑喪，遷就若此。賊臣就戮，盍告謝祖宗，改從本日？”從之。

又請求改正憲聖慈烈皇后的忌日。在此以前，皇后在慶元三年十一月二日逝世，郊祀的日期已經迫近，有人對韓侂胄説：“皇上親自郊祀，不可以不去行禮。而且有關部門花費的錢已經很多，怎麽能停下來呢？”韓侂胄采納他的話，五日在圜丘郊祀祭天，六日纔宣讀遺誥。到這時劉光祖進言：“憲聖，是陛下的曾祖母，能够輔助高宗，再創大業。侂胄竟敢看待她如同一般卑下的喪禮，遷就到這個樣子。賊臣已經被殺，爲什麽不敬告謝罪於祖宗，改回原本的日期？”聽從他。

升顯謨閣直學士、提舉玉隆萬壽宫。引年不許，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宫。嘉定十五年卒，進華文閣學士，謚文節。

升官顯謨閣直學士、提舉玉隆萬壽宫。告老不獲准許，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宫。嘉定十五年去世，進官華文閣學士，謚號文節。

趙汝愚稱光祖論諫激烈似蘇軾，懇惻似范祖禹，世以爲名言。所著《後溪集》十卷。子：端之、靖之、翊之、竑之。

趙汝愚稱贊劉光祖的論諫激烈昂揚像蘇軾，誠懇悱惻像范祖禹，當時認爲是名言。著述有《後溪集》十卷。兒子：劉端之、劉靖之、劉翊之、劉竑之。

論曰：徐誼竄逐於小人之手，身之否，道之亨也。吴獵之以學爲政，項安世之通經博古，皆一時之英才，今更定舊史，公論其少伸歟！薛叔似通儒也，不幸以開邊事累之。劉甲、楊輔蔚乎有用之才。劉光祖盛名與《涪州學記》并傳穹壤，世之人何憚而不爲君子也！

論曰：徐誼在小人手中被放逐，他一人的閉塞不順，却是大道的暢達亨通。吴獵動用他的學問治政，項安世的通經博古，都是當時的傑出人才，現在更改糾正舊史，能讓公道的評論稍微伸張了！薛叔似是個通儒，不幸被開拓邊疆的事連累了他。劉甲、楊輔都蔚然是有用的人才。劉光祖的大名和他的《涪州學記》一起流傳在天地之間，世上的人爲什麽懼怕而不願意做君子呢！

宋史卷三百九十八

列傳第一百五十七

余端禮　李壁　丘崈　倪思　宇文紹節　李蘩

余端禮

余端禮字處恭，衢州龍游人。第進士，知湖州烏程縣。民間賦丁絹錢，率三氓出一縑，不輸絹而折其估，一縑千錢，後增至五千，民不勝病。端禮以告于府，事得上聞，又自詣中書陳便宜，歲蠲緡錢六萬。

余端禮字處恭，衢州龍游人。進士及第，爲湖州烏程縣知縣。民間交納丁絹錢，通常是三個人交一匹縑，不交絹帛而折算它的價格，一匹縑要一千錢，後來增到五千錢，人民受不了這樣的弊政。余端禮把這情況報告州府，事情得以報告皇帝知道，又自己到中書省陳述應當如何做，每年蠲免緡錢六萬。

召對，時孝宗志在恢復，端禮言：

謀敵决勝之道，有聲有實。敵弱者先聲後實，以讋其氣；敵强者先實後聲，以俟其機。漢武乘匈奴之困，親行邊陲，威震朔方，而漢南無王庭者，讋其氣而服之，所謂先聲而後實也。越謀吴則不然，外講盟好，内修武備，陽行成以種、蠡，陰結援於齊、晋，教習之士益精，而獻遺之禮益密，用能一戰而霸者，伺其機而圖之，所謂先實而後聲也。今日之事異於漢而與越相若。願陰設其備，而密爲之謀，觀變察時，則機可投矣。

皇帝召見問話，當時孝宗志向在於恢復國土，余端禮進言：

圖謀敵人一決勝負的方法，有聲勢也有實戰。敵人軟弱的先造聲勢實戰在後，來威懾敵人的膽氣；敵人强大的先要實戰後造聲勢，以等待敵人的可趁之機。漢武帝趁着匈奴的困窘，親自巡狩邊境，威嚴震動北方，而使沙漠以南没有匈奴的王庭的原因，是震懾了敵人的膽氣而使他們折服，就是所謂的先造聲勢後用實戰。越國謀取吴國就不是這樣，外表講和盟好，内部整修軍備，公開是求和通好派去了文種、范蠡，暗中是結交外援到了齊國、晋國，教授訓練士兵愈是精熟，獻奉饋贈的禮節就愈是繁密，因而能一次戰鬥就成爲霸主的原因，是等待時機而謀取敵人，所謂先有實際後造聲勢。今天的事情與漢朝不同而與越國相像。希望能暗中設置軍備，秘密做出圖謀，觀察事變瞭解時勢，那麽就可以投合時機了。

古之投機者有四：有投隙之

古代的投合時機有四種：有抓住間隙的

機，有搗虛之機，有乘亂之機，有承弊之機。因其内釁而擊之，若匈奴困於三國之攻而宣帝出師，此投隙之機也。因其外患而伐之，若夫差牽於黄池之役而越兵入吴，此搗虛之機也。敵國不道，因其離而舉之，若晋之降孫皓，此乘亂之機也。敵人勢窮，躡其後而蹙之，若高祖之追項羽，此乘弊之機也。機之未至，不可以先；機之已至，不可以後。以此備邊，安若太山，以此應敵，動如破竹，惟所欲爲，無不如志。

時機，有乘虚而入的時機，有趁其亂離的時機，有承其凋敝的時機。由於敵人内哄而攻擊它，例如匈奴受困於三國相攻而宣帝出兵，這是抓住間隙的時機。由於敵人有外患而討伐它，例如夫差牽扯在黄池之役而越國軍隊攻入吴國，這是乘虚而入的時機。敵方國家殘酷無道，由於敵人衆叛親離而奪取它，例如晋朝的迫降孫皓，這是趁其亂離的時機。敵人日暮途窮，追在後面而逼迫它，例如高祖的追擊項羽，這是乘其凋敝的時機。時機還没有到，不可以搶在前面；時機已經來臨，不可以落在後面。用這個道理防守邊疆，穩如泰山；用這個道理對付敵人，勢如破竹，衹要是想做的，没有不能如意的事。

上喜曰："卿可謂通事體矣。"後以薦爲監察御史，遷大理少卿，轉太常少卿。

皇上高興地説："你可以説是通達事體了。"後來因人推薦任監察御史，遷爲大理少卿，轉太常少卿。

詔以來歲祈穀上帝，仲春躬耕籍田，令禮官討論明道故事。端禮言："祈穀之制，合祭天地於圜丘，前期享於太廟，視冬至郊祀之儀，此國朝故事也。若乃明道之制，則以宫中火後考室落成，故於太安殿恭謝天地，此特一時謝災之事耳。今欲祈穀而耕籍，必合祭天地於圜丘，必前期朝享於景靈宫、太廟可也。欲如明道之制，行於殿庭不可。"詔太常、禮部集議。中書有可以義起者，端禮曰："禮固有可義起，至於大體，則不可易。古者郊而後耕，以其於郊，故謂之郊，猶祀於明堂，故謂之明堂。如明道謝災之制，則與祈穀異。今以郊而施之殿庭，亦將以明堂而施之壇壝乎？禮之失自端禮始，端禮死不敢奉詔。"上爲之止。

下詔爲來年的收成向上帝祈禱，仲春時候親自參加籍田儀式，命令禮官討論明道時舊例。余端禮進言："祈禱收成的制度，是在圜丘合祭天地，在祭祀以前先供享太廟，和冬至郊祀的儀式相同，這是我朝的舊例。至於説到明道時候的制度，則是因宫中火災以後考室建成，所以在太安殿恭敬感謝天地，這衹是一時謝災的事情罷了。現在想要祈禱收成及親自籍田，一定要在圜丘合祭天地，祭前供享在景靈宫、太廟就可以了。想要按明道時的制度，在宫中行禮則不行。"下詔太常、禮部集合討論。中書省有人建議可以因宜制禮，余端禮説："禮節本來是有可以因宜制定的，至於説大體大節，則是不可改易的。古代郊祀以後纔開始耕種，因爲是在郊外祭祀，所以稱它爲郊祀，好像在明堂的祭祀，就稱它做明堂一樣。假如説明道謝災的制度，就和祈禱收成不同。現在要把郊禮在宫中舉行，也將要把明堂祀放在土壇上舉行嗎？禮的闕失如果是從我開始，我寧死也不敢奉行詔旨。"皇上因此而停止。

權兵部侍郎兼太子詹事，進吏部侍郎，出知太平州，奉祠。光宗立，

代理兵部侍郎兼太子詹事，進爲吏部侍郎，出朝爲太平州知州，奉領宫祠。光宗即位，召

召見，言："天子之孝不與庶人同。今陛下之孝於壽皇，當如舜之於堯，行其道可也，武之於文，繼其志、述其事可也。凡壽皇睿謀聖訓，仁政善教，所嘗施於天下者，願與二三大臣朝夕講求而力行之，則足以盡事親之孝矣。"授集英殿修撰、知贛州，還爲吏部侍郎、權刑部尚書兼侍講，以焕章閣直學士知建康府。召拜吏部尚書，擢同知樞密院事。

見，進言："天子的孝和普通百姓不同。現在陛下孝順壽皇，應當像舜對於堯，遵行他的道就可以了；武王對於文王，繼承他的志向、傳述他的功業就可以了。凡是壽皇的深謀聖訓，仁政教化，曾經施行在天下的，願能和二三大臣早晚講究探求而努力實行它，那就足以盡到服侍父親的孝道了。"授任集英殿修撰、贛州知州，還朝任吏部侍郎、代理刑部尚書兼侍講，以焕章閣直學士爲建康府知府。召拜爲吏部尚書，升同知樞密院事。

興州帥吴挺死，端禮謂樞密趙汝愚曰："吴氏世握蜀兵，今若復令承襲，將爲後患。"汝愚是其言，合辭以奏，光宗意未决，端禮言："汝愚所請爲蜀計，爲東南計。夫置大將而非其人，是無蜀也，無蜀，是無東南也。今軍中請帥而遲遲不報，人將生心。"不聽。後挺子曦卒以蜀叛，如端禮言。

興州軍帥吴挺死了，余端禮對樞密趙汝愚説："吴氏幾代掌握蜀兵，現在如果又讓他世襲，將要成爲以後的禍患。"趙汝愚同意他的話，共同上奏，光宗心中没有决定，余端禮進言："趙汝愚的請求是爲蜀地考慮，爲東南部考慮。設置大將而不是合適的人選，這跟没有蜀地一樣；没有蜀地，這也就是没有東南了。現在部隊裏請求軍帥而遲遲不回答，人們將會産生異心。"不聽。後來吴挺的兒子吴曦終於在蜀地叛變，像余端禮説的一樣。

上以疾不朝重華宫，孝宗崩，又不能發喪，人情恟然。端禮謂宰相留正曰："公獨不見唐肅宗朝群臣發哀太極殿故事乎？宜請太皇太后代行祭奠之禮。"於是宰執以請于太皇太后，留正懼，入臨重華宫，仆地致仕而去。

皇上因病不朝見重華宫，孝宗逝世，又不能舉行喪禮，人情恟恟不安。余端禮對宰相留正説："公獨獨没有見過唐肅宗朝群臣在太極殿舉哀的舊事嗎？應當請太皇太后代理進行祭奠的禮節。"於是宰相執政用這件事向太皇太后請求，留正害怕，入宫到重華宫，仆倒在地退休而出朝。

太皇太后垂簾，策皇子嘉王即皇帝位，王流涕遜避。端禮奏："太上違豫，大喪乏主，安危之機在於呼吸，太皇太后非爲陛下計，乃爲太上皇帝計，爲宗社計。今堅持退讓，不思國家之大計，是守匹夫之小節而昧天子之大孝也。"寧宗愯然收淚，不得已，側身就御坐之半。端禮與汝愚再拜固請，寧宗乃正御坐，退行禫祭禮。

太皇太后垂簾聽政，催促皇子嘉王即皇帝位，王流淚謙遜退避。余端禮上奏："太上皇身體不適，大喪無人主持，安危的關鍵就在呼吸之間，太皇太后不是爲陛下考慮，而是爲太上皇帝考慮，爲宗廟社稷考慮。現在堅持退讓，不去思念國家的大計，這是固守匹夫的小節却迷亂了天子的大孝啊。"寧宗悚然收住眼淚，不得已，側身坐在御座的一半上。余端禮和趙汝愚再拜堅决懇請，寧宗纔端正坐好，退下來舉行了禫祭儀式。

進端禮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汝愚去右丞相位，端禮代之。始，端

提升余端禮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趙汝愚離開右丞相的官位，余端禮代替他。開始，余端

禮與汝愚同心共政，汝愚嘗曰："士論未一，非余處恭不能任。"及韓侂冑以傳道之勞，浸竊威柄，汝愚等欲疏斥之，謀泄而汝愚逐。端禮不能遏，但長吁而已。

浙西常平黄灝以放民租竄，知婺州黄度以庇屬吏褫職罷郡，二人皆侂冑所憾，端禮執奏，竟不免於罪。太府丞吕祖儉坐上書忤侂冑南遷，端禮救解不獲，公議始歸責焉。他日見上，言除從官中書不知，朝綱已紊，禍根已滋。即丐去，不許，進左丞相。

端禮在相位期年，頗知擁護善類，然爲侂冑所制，壹鬱不愜志，稱疾求退，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宫。居頃之，判潭州，移慶元，復帥潭。薨，授少保、郇國公致仕，贈太傅，謚忠肅。子嵘，工部尚書。

禮和趙汝愚同心一起參政，趙汝愚曾經説："士大夫意見還不統一，不是余處恭不能勝任。"等到韓侂冑因傳話的功勞，漸漸竊取了權柄，趙汝愚等人想要上疏驅逐他，密謀泄露而趙汝愚被趕走。余端禮不能阻止，衹有長嘆而已。

浙西常平黄灝因不收百姓租税被流放，婺州知州黄度因庇護屬下官吏奪職罷官，兩個人都是韓侂冑懷恨的人，余端禮堅持上奏，竟不能免於判罪。太府丞吕祖儉因上書觸怒韓侂冑而獲罪流放嶺南，余端禮解救没有成功，公衆輿論開始把責任歸於他。後來進見皇上，進言授任從官中書省全不知道，朝廷綱紀已經紊亂，禍根已經滋生。就請求離職，不允許，進爲左丞相。

余端禮在相位一年，多次保護好人，但是被韓侂冑壓制，抑鬱不得意，稱病請求退休，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宫。過了不久，判潭州，移慶元，又守潭州。逝世，授官少保、郇國公退休，追贈太傅，謚號忠肅。兒子余嵘，任工部尚書。

李壁

李壁字季章，眉之丹稜人。父燾，典國史。壁少英悟，日誦萬餘言，屬辭精博，周必大見其文，異之曰："此謫仙才也。"孝宗嘗問燾："卿諸子孰可用？"燾以壁對。以父任入官，後登進士第。召試，爲正字。

寧宗即位，徙著作佐郎兼刑部郎、權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時韓侂冑專國，建議恢復，宰相陳自强請以侂冑平章國事，遂召壁草制，同禮部尚書蕭逵討論典禮，命侂冑三日一朝，序班丞相上。

壁受命使金，行次揚州，忠義人朱裕挾宋師襲漣水，金人憤甚，壁乞梟裕首境上，詔從其請。壁至燕，與金人言，披露肝膽，金人之疑頓釋。壁歸，侂冑用師意方鋭，壁言："進取之機，當重發而必至，毋輕出而茍

李壁字季章，眉州丹稜人。父親李燾，主修國史。李壁年輕時英俊穎悟，每天誦讀一萬多字，文章精詳博洽，周必大見了他的文章，驚異地説："這個人是謫仙的才能。"孝宗曾問李燾："你的兒子們誰可任用？"李燾回答説李壁。因父親官職任子入仕，後考中進士。召試館職，爲正字。

寧宗即位，改爲著作佐郎兼刑部郎、代理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當時韓侂冑專擅國政，建議恢復，宰相陳自强請求授任侂冑平章國事，於是召李壁起草制書，和禮部尚書蕭逵討論禮節，命韓侂冑三天朝見一次，排班在丞相之上。

李壁接受任命出使金國，走到揚州，忠義人朱裕挾持宋軍襲擊漣水，金人非常憤怒，李壁請求斬掉朱裕的頭在邊境上示衆，下詔聽從他的請求。李壁到燕山，和金人談，披露肝膽，金人的懷疑頓時消釋。李壁回來，韓侂冑發兵的心意正當堅決的時候，李壁進言："進攻的關鍵，應當

沮。"既而陳景俊使北還，贊舉兵甚力，錢象祖以沮兵議忤侂冑得罪貶，壁論襄陽形勢，深以腹心爲憂，欲待敵先發，然後應之，侂冑意不懌，於是四川、荆、淮各建宣撫而師出矣。

是慎重發出而一定要達到，不要輕率發出而輕易地被阻止。"接着陳景俊出使北方回來，贊同發兵非常賣力，錢象祖因提出阻止出兵的意見違逆侂冑獲罪貶官，李壁議論襄陽的形勢，深爲腹心地帶擔憂，想要等待敵人首先發動，然後作出回應，韓侂冑心裏不高興，於是四川、荆、淮各自建立了宣撫使司而部隊出動了。

壁度力不能回，乃入奏："自秦檜首倡和議，使父兄百世之仇不復開於臣子之口。今廟謀未定，士氣積衰，苟非激昂，曷克丕應。臣愚以爲宜亟貶秦檜，示天下以仇恥必復之志，則宏綱舉而國論明，流俗變而人心一，君臣上下奮勵振作，拯潰民於殘虐，湔祖宗之宿憤。在今日舉而措之，無難矣。"疏奏，秦檜坐追王爵。議者謂壁不論檜之無君而但指其主和，其言雖公，特以迎合侂冑用兵之私而已。

李壁揣度自己的力量不能挽回，於是入奏："自從秦檜首先提倡和議，使得父兄百世的仇恨不再從臣子口中説出。現今廟堂計謀尚未決定，士氣衰頹已積累很久，假如没有激勵振奮，哪裏能有極大的響應。臣愚昧地認爲應當立即追貶秦檜，示知天下以報仇雪耻的志向，則使宏大的綱要舉起國家的大計決定，流行的風俗變化而人心取得一致，君臣上下都奮發激勵振作起來，從殘暴敵人手中拯救離散的人民，洗雪祖宗的長久怨恨。在今天起來去辦理這些，是没有困難的。"奏疏交上去，秦檜被判罪追奪王爵。議論的人認爲李壁不談秦檜的目無君上而僅僅指斥他的主張講和，他的言論雖然公允，也衹不過是用來迎合韓侂冑發兵的私心罷了。

初，侂冑召葉適直學士院，草出師詔，適不從，乃以屬壁，由是進權禮部尚書。侂冑既喪師，始覺爲蘇師旦所誤，一夕招壁飲，酒酣，及師旦事，壁微摘其過，覘侂冑意向，乃極言："師旦怙勢招權，使明公負謗，非竄謫此人，不足以謝天下。"師旦坐貶官。壁又言："郭倬、李汝翼僨軍誤國之罪，宜誅之以謝淮民。"拜參知政事。

起初，韓侂冑召葉適直學士院，起草發兵的詔書，葉適不肯，於是把這事委托李壁，因此提升爲代理禮部尚書。韓侂冑的部隊覆滅以後，纔覺得被蘇師旦耽誤妨害了，一晚招李壁喝酒，喝得高興，説到蘇師旦的事，李壁稍微指摘他的過失，窺測韓侂冑的心意所向，於是極力進言："蘇師旦仗勢攬權，使您受到批評指責，不流放貶謫這個人，不足以向天下人謝罪。"蘇師旦獲罪貶官。李壁又説："郭倬、李汝翼敗軍誤國的罪，應當殺掉他們向兩淮人民謝罪。"拜爲參知政事。

金遣使來，微示欲和意，丘崈以聞，壁貽崈書，俾遣小使致書金帥求成，金帥報書以用兵首謀指侂冑，侂冑大恚，不復以和爲意。壁言："張浚以討賊復仇爲己任，隆興之初，事勢未集，亦權宜就和。苟利社稷，固難執一。"侂冑不聽，以張巖代崈，

金人派遣使節來，稍微表示了想要講和的意願，丘崈報告皇帝，李壁寫信給丘崈，讓他派低級使臣送信給金國元帥請求講和，金元帥的回信稱用兵的主要謀劃者是韓侂冑，韓侂冑非常憤恨，不再考慮講和的事。李壁進言："張浚把討伐賊人報復仇恨作爲自己的責任，隆興初年，起事的形勢没有具備，也權宜同意講和。如果爲了

壁力爭，言丘崈素有人望，侂胄變色曰："方今天下獨有一丘崈邪！"

有利國家，本來難於堅執一種方法。"韓侂胄不聽，用張巖代替丘崈，李壁竭力爭論，說丘崈素來在人群中有威望，韓侂胄變了臉色說："當今天下就衹有一個丘崈嗎！"

吳曦叛，據蜀稱王，楊巨源、安丙誅之。事聞，壁議須用重臣宣撫，薦制置使楊輔爲宣撫使，而使安丙輔之。丙殺楊巨源，輔恐召變，以書舉劉甲自代，侂胄疑輔避事，壁曰："孝宗聞吳璘病，亟詔汪應辰權宣撫使職事，蜀賴以安，此故事也。"於是命甲權宣撫使。

吳曦叛變，盤據在蜀地稱王，楊巨源、安丙誅殺他。事情報知，李壁議論必須派大臣宣撫，推薦制置使楊輔任宣撫使，而讓安丙輔助他。安丙殺害楊巨源，楊輔恐怕引起禍變，寫信推舉劉甲代替自己，韓侂胄懷疑楊輔逃避責任，李壁說："孝宗聽說吳璘生病，立即詔令汪應辰權宣撫使職責，蜀地因此而安定，這是舊例。"於是任命劉甲代理宣撫使。

方信孺使北歸，言金人欲縛送侂胄，故侂胄忿甚，用兵之意益急。壁方與共政，或勸其速去，毋與侂胄分禍，壁曰："噫，國病矣，我去誰適謀此？"會禮部侍郎史彌遠謀誅侂胄，以密旨告壁及錢象祖，象祖欲奏審，壁言事留恐泄，侂胄迄誅，壁兼用知樞密院事。御史葉時論壁反復詭譎，削三秩，謫居撫州。後輔臣言誅侂胄事，壁實預聞，乃令自便。復官提舉洞霄宮，久之，復以御史奏削三秩，罷祠。

方信孺出使北方回來，說金人想要捆綁送去韓侂胄，所以韓侂胄非常憤怒，作戰的想法更加急迫。李壁正和他共同執掌國政，有人勸他趕快離開，不要和韓侂胄分擔禍害，李壁說："唉，國家病重了，我走了誰適合謀劃這些？"適逢禮部侍郎史彌遠密謀誅殺韓侂胄，把密計告知李壁及錢象祖，錢象祖想要奏報明白，李壁說事情拖延恐怕泄密，韓侂胄被殺以後，李壁兼任知樞密院事。御史葉時議論李壁反覆無常變化多端，貶官三級，謫居撫州。後來大臣進言誅殺韓侂胄的事，李壁確實參預知道，於是允許他自便。恢復官職提舉洞霄宮，很久以後，又因御史彈劾貶官三級，罷免宮祠。

越四年，復除端明殿學士、知遂寧府，未至，而潰兵張福入益昌，戕王人，略閬剽果，至遂寧，壁傳檄諭之，福等讀檄泣下，約解甲降。會官軍至挑賊，賊忿，盡燔其城，顧府治曰："李公旦夕來居，此其勿毀。"壁馳書大將張威，使調嘉定、黎、雅寨丁、牌手來會戰，威夜遣人叩門，來言曰："賊壘堅不可破，將選死士，梯而登，以火攻之。"壁曰："審爾，必多殺士卒，盍先斷賊汲路與糧道，使不得食，即自成擒矣。"以長圍法授之，威用其謀，賊遂平。壁尋引疾奉祠。嘉定十五年六月卒，進資政殿

過了四年，又授任端明殿學士、遂寧府知府，没有到任，而潰散兵卒張福進入益昌，殺害朝廷命官，搶劫閬州和果州，到了遂寧，李壁傳遞檄文諭示他們，張福等人讀了檄文都哭了，約定解甲投降。適逢官軍開到向賊挑戰，賊人憤怒，燒毁了全城，看着知府衙門說："李公早晚就來住在這裏，這兒不要燒毁了。"李壁飛馬傳信給大將張威，叫他調集嘉定、黎州、雅州的寨丁、牌手來會戰，張威半夜派人敲門，來告訴說："賊人城壘堅固無法攻破，將要選擇敢死隊，用雲梯登城，用火攻城。"李壁說："真是這樣，必然大量損失士卒，爲什麽不先斷絶賊人汲水的通路和運糧的道路，讓他們得不到食物，就會自動被擒了。"用長期圍困的方法教給他，張威使

學士致仕，謚文懿。

用他的計謀，賊人於是平定。李壁不久稱病奉領宫祠。嘉定十五年六月去世，進爲資政殿學士退休，謚號文懿。

壁嗜學如飢渴，群經百氏搜抉靡遺，於典章制度尤綜練。爲文雋逸，所著有《雁湖集》一百卷、《涓塵録》三卷、《中興戰功録》三卷、《中興奏議》若干卷、内外制二十卷、《援毫録》八十卷、《臨汝閑書》百五十卷。壁父子與弟𡌴皆以文學知名，蜀人比之三蘇云。

李壁好學如飢似渴，群經百家搜羅收集没有遺漏，對於典章制度更爲綜博精通。做文章雋爽超逸，著作有《雁湖集》一百卷、《涓塵録》三卷、《中興戰功録》三卷、《中興奏議》若干卷、内外制二十卷、《援毫録》八十卷、《臨汝閑書》一百五十卷。李壁父子和弟弟李𡌴都因文學知名，四川人把他們和三蘇相比。

丘崈

丘崈字宗卿，江陰軍人。隆興元年進士，爲建康府觀察推官。丞相虞允文奇其才，奏除國子博士。孝宗諭允文舉自代者，允文首薦崈。有旨賜對，遂言：“恢復之志不可忘，恢復之事未易舉，宜甄拔實才，責以内治，遵養十年，乃可議北向。”

丘崈字宗卿，江陰軍人。隆興元年進士，任建康府觀察推官。丞相虞允文驚奇他的才能，上奏授任國子博士。孝宗告知虞允文薦舉能代替自己的人，虞允文首先推薦丘崈。有旨賜他進見，於是進言：“恢復國土的大志不能忘記，恢復國土的大事不能輕易發動，應當甄别選拔有實際才能的人，交給他們治理國内的責任，休養生息十年，這纔能談得上向北進軍。”

時方遣范成大使金，祈請陵寢。崈言：“泛使亟遣，無益大計，徒以驕敵。”孝宗不樂，曰：“卿家墳墓爲人所據，亦須理索否？”崈對曰：“臣但能訴之，不能請之。”孝宗怒，崈退待罪，孝宗察其忠，不譴也。

當時正要派遣范成大出使金國，請求還給陵寢地。丘崈上言：“一般的使節多次派遣前往，對大計没有益處，衹白白讓敵人驕縱。”孝宗不高興，説：“你家的墳地讓人家霸占了，不是也該處理索要嗎？”丘崈回答説：“臣衹能去控訴他，不能向他請求。”孝宗發怒，丘崈退下來聽候治罪，孝宗瞭解他的忠心，不責罰他。

遷太常博士，出知秀州華亭縣。捍海堰廢且百年，鹹潮歲大入，壞並海田，蘇、湖皆被其害。崈至海口，訪遺址已淪没，乃奏創築，三月堰成，三州舃鹵復爲良田。除直秘閣、知平江府，入奏内殿，因論楮幣折閲，請公私出内，并以錢會各半爲定法。詔行其言，天下便之。

遷爲太常博士，出朝爲秀州華亭縣知縣。沿海防護堤廢棄將近一百年，鹹海潮水每年洶涌上岸，損壞海邊田地，蘇州、湖州都受到災害。丘崈到海口，尋訪海堤舊址已經淹没不見，於是上奏創建修築，三個月海堤就修成了，三州的鹽鹵地又成爲良田。授任直秘閣、平江府知府，入朝在内殿上奏，因而談論紙幣的折算，請求公家或私人的支出收入，都用銅錢會子每種各半作爲定法。下詔實行他的話，天下人都感到方便。

知吉州，召除户部郎中，遷樞密院檢詳文字。被命接伴金國賀生辰使。金曆九月晦，與《統天曆》不

爲吉州知州，召入授任户部郎中，遷爲樞密院檢詳文字。接受任命爲接伴金國賀生辰使。金國曆法九月晦日，和《統天曆》不相符，丘崈接

合，崈接使者以恩意，乃徐告以南北曆法異同，合從會慶節正日隨班上壽。金使初難之，卒屈服。孝宗喜謂崈曰："使人聽命成禮而還，卿之力也。"

先是，王抃爲樞密，崈不少下之。方迓客時，抃排定程頓奏，上降付接伴，令沿途遵執。崈具奏，謂"不可以此啓敵疑心"，不奉詔。抃憾之，訾崈不禮金使，予祠。起知鄂州，移江西轉運判官，提點浙東刑獄，進直徽猷閣、知平江府，升龍圖閣，移帥紹興府，改兩浙轉運副使，以憂去。

光宗即位，召對，除太常少卿兼權工部侍郎，進户部侍郎，擢煥章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崈素以吳氏世掌兵爲慮，陛辭，奏曰："臣入蜀後，吳挺脱至死亡，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便宜撫定諸軍，以俟朝命。"挺死，崈即奏："乞選他將代之，仍置副帥，别差興州守臣，并利州西路帥司歸興元，以殺其權。挺長子曦勿令奔喪，起復知和州，屬總領楊輔就近節制諸軍，檄利路提刑楊虞仲往攝興州。"朝廷命張詔代挺，以李仁廣副之，遂革世將之患。其後郭杲繼詔復兼利西路安撫。杲死，韓侂胄復以兵權付曦，曦叛，識者乃服崈先見。

進煥章閣直學士。寧宗即位，赴召，以中丞謝深甫論罷之。居數年，復職知慶元府。既入奏，韓侂胄招以見，出奏疏幾二千言示崈，蓋北伐議也，知崈平日主復仇，冀可與共功名。崈曰："中原淪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而忘也，然兵凶戰危，若首倡非常之舉，兵交勝負未可知，則

待使者有良好的態度，就慢慢告訴他南北曆法有所不同，應該在會慶節的正規日子裏隨朝班祝壽。金使開始對此感到爲難，最後屈從了。孝宗高興地對丘崈說："來使聽從命令完成典禮回去，是你的功勞。"

在此之前，王抃爲樞密，丘崈一點都不服從他。正當迎客的時候，王抃排定程序上奏，皇上降旨交付接伴使，命令沿途遵循執行。丘崈備文上奏，説"不能因此開啓敵人的疑心"，不遵行詔旨。王抃懷恨他，詆毀丘崈不禮遇金國使臣，給領宫祠。起用爲鄂州知州，移江西轉運判官，提點浙東刑獄，進官直徽猷閣、平江府知府，升任龍圖閣，移帥紹興府，改兩浙轉運副使，親喪離職。

光宗即位，召見應對，授任太常少卿兼權工部侍郎，進爲户部侍郎，提升煥章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成都府知府。丘崈素來把吳氏幾代執掌兵權作爲憂慮，上朝辭行，上奏説："臣到四川以後，吳挺如果死了，兵權不可以再交給他的兒子。臣請求得以見機行事撫定部隊，來等待朝廷的命令。"吳挺死了，丘崈就上奏："請求選擇别的將領代替他，再設置一個副帥，另外差遣興州守臣，和利州西路帥司歸屬興元，來削減他的權力。吳挺的長子吳曦不要讓他回來奔喪，特旨起復他爲和州知州，委任總領楊輔就近節制各部隊，發檄派遣利路提刑楊虞仲前往代管興州。"朝廷命令張詔代替吳挺，派李仁廣作副帥，於是革除了世代爲將的隱患。此後郭杲接替張詔又兼任利西路安撫使。郭杲死後，韓侂胄又把兵權交給吳曦，吳曦叛變，有見識的人纔服膺丘崈的預見。

進官煥章閣直學士。寧宗即位，赴朝廷召見，因中丞謝深甫議論罷免。過了幾年，恢復官職爲慶元府知府。入朝奏事以後，韓侂胄招他會見，拿出奏疏近兩千字給丘崈看，是北伐的意見，因知道丘崈平日主張復仇，希望能够和他共創功業。丘崈説："中原淪陷將近百年，我們本來一天都不能忘記，但是兵器爲凶作戰危險，如果首先倡導不同尋常的行動，戰爭起來勝敗不可

首事之禍，其誰任之？此必有夸誕貪進之人，攘臂以僥倖萬一，宜亟斥絕，不然必誤國矣。”

預料，那麽首先倡導的禍患，誰能來承擔呢？這裏必然有誇大荒誕貪功好進的人，挽起袖子來衹是僥幸希圖萬一得手，應當趕快斥責棄絕他，不然一定要貽誤國家了。”

進敷文閣學士，改知建康府。將行，侂胄曰：“此事姑爲遲之。”崈因贊曰：“翻然而改，誠社稷生靈之幸，惟無摇於異議，則善矣。”侂胄聞金人置平章，宣撫河南，奏以崈爲簽樞，宣撫江、淮以應之。崈手書力論：“金人未必有意敗盟，中國當示大體，宜申警軍實，使吾常有勝勢。若釁自彼作，我有辭矣。”宣撫議遂寢。侂胄移書欲除崈内職，宣諭兩淮。崈報曰：“使名雖異，其爲示敵人以嫌疑之迹則同，且僞平章宣撫既寢，尤不宜輕舉。”侂胄滋不悦。

進官敷文閣學士，改爲建康府知府。臨出發，韓侂胄説：“這件事姑且拖延一下。”丘崈因而贊成説：“翻然改悔，真是國家人民的幸運，衹要不要被不同意見動摇，那就好了。”韓侂胄聽説金人設置平章，宣撫河南，上奏用丘崈爲簽書樞密院事，宣撫江、淮來回應他們。丘崈寫信極力論述：“金人不一定是有意撕毁盟約，中國人應當向他們顯示大體，應該申飭警戒備戰，讓我們經常處於勝勢。如果兵端由他們開啓，我們就有話可説了。”設宣撫的建議於是終止。韓侂胄寫信想要除授丘崈朝内職務，宣諭兩淮。丘崈回信説：“出使名稱雖然不同，它顯示給敵人的有嫌疑的迹象則相同，而且敵僞平章宣撫的事既然没有了，更加不應輕舉妄動。”韓侂胄更加不高興。

升寶文閣學士、刑部尚書、江淮宣撫使。時宋師克泗州，進圖宿、壽，既而師潰，侂胄遣人來議招收潰卒，且求自解之計。崈謂：“宜明蘇師旦、周筠等僨師之奸，正李汝翼、郭倬等喪師之罪。”崈欲全淮東兵力，爲兩淮聲援，奏：“泗州孤立，淮北所屯精兵幾二萬，萬一金人南出清河口及犯天長等城，則首尾中斷，墮敵計矣。莫若棄之，還軍盱眙。”從之。

升官寶文閣學士、刑部尚書、江淮宣撫使。當時宋軍攻下泗州，進而謀取宿、壽州，然後部隊潰敗，韓侂胄派人來商議招收流散兵卒，而且求問解脱自己的計策。丘崈認爲：“應當宣明蘇師旦、周筠等人覆敗軍隊的奸惡，處治李汝翼、郭倬等人喪失部隊的罪過。”丘崈想要保全淮東兵力，作爲兩淮的後援，上奏：“泗州孤城一座，淮北駐扎的精壯部隊近二萬人，萬一金人向南出兵清河口以及侵犯天長等城，就使首尾中斷，陷入敵人計謀了。不如拋棄它，撤軍回盱眙。”聽從他。

金人擁衆自渦口犯淮南，或勸崈棄廬、和州爲守江計，崈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矣。吾當與淮南俱存亡。”益增兵爲防。

金人發大兵從渦口進犯淮南，有人勸丘崈拋棄廬州、和州作防守長江的準備，丘崈説：“拋棄淮河就是和敵人共同倚仗長江天險了。我應當和淮南共存亡。”更加增兵作爲防備。

進端明殿學士、侍讀，尋拜簽書樞密院，督視江、淮軍馬。有自北來者韓元靖，自謂琦五世孫，崈詰所以來之故，元靖言：“兩國交兵，北朝皆謂出韓太師意，今相州宗族墳墓皆

進官端明殿學士、侍讀，不久拜簽書樞密院，督察江、淮軍馬。有從北朝來的人叫韓元靖，自稱是韓琦的五世孫，丘崈詰問他所以來南方的原因，韓元靖説：“兩國交戰，北朝都認爲是出於韓太師的意願，現在相州的宗族墳墓都保

不可保，故來依太師爾。”崈使畢其說，始露講解意。崈遣人護送北歸，俾扣其實。其回也，得金行省幅紙，崈以聞于朝，遂遣王文采持書幣以行。文采還，金帥答書辭順，崈復以聞，遂遣陳壁充小使。壁回，具言：“金人詰使介，既欲和矣，何爲出兵眞州以襲我？然仍露和意也。”崈白廟堂，請自朝廷移書續前議，又謂彼既指侂胄爲元謀，若移書，宜暫免係銜。侂胄大怒，罷崈，以知樞密院事張巖代之。既以臺論，提舉洞霄宮，落職。

不住了，所以來依靠太師罷了。”丘崈讓他說完，纔露出和解兩國的意思。丘崈派人護送他回北方，使他叩問實際的情況。他回來時，得到金國行省的一小張紙，丘崈把情況報告朝廷，於是派遣王文采帶着書信禮物前去。王文采回來，金國元帥回信文辭順從，丘崈又把情況報告，於是派遣陳壁充當低級使節。陳壁回來，具體報告：“金人詰問使節，既然想要講和了，爲什麼要出兵到眞州來襲擊我們？但是仍然顯示出講和的意願。”丘崈報知朝廷，請求從朝廷寫信繼續前面的討論，又説他們既然已經指責韓侂胄爲主謀，如果寫信，應暫時避免簽署頭銜。韓侂胄大爲惱怒，罷免丘崈，用知樞密院事張巖代替他。其後因臺官議論，提舉洞霄宮，削落職名。

侂胄誅，以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尋改江、淮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淮南運司招輯邊民二萬，號“雄淮軍”，月廩不繼，公肆剽劫，崈乃隨“雄淮”所屯，分隸守臣節制，其西路則同轉運使張穎揀刺爲御前武定軍，以三萬人爲額，分爲六軍，餘汰歸農，自是月省錢二十八萬緡，米三萬四千石。武定既成軍伍，淮西賴其力。以病丐歸，拜同知樞密院事。卒，謚忠定。

韓侂胄被殺，以資政殿學士爲建康府知府，接着改爲江、淮制置大使兼建康府知府。淮南運司招募收録邊疆居民兩萬人，號稱“雄淮軍”，每月軍餉發不出，公然肆行搶劫，丘崈就隨着“雄淮軍”屯駐的地帶，分别隸屬當地的州郡守臣管轄，它的西路則和轉運使張穎揀選登記爲御前武定軍，以三萬人爲滿額，分爲六個軍，其餘的淘汰回去當農民，從此每月省錢二十八萬緡，米三萬四千石。武定既已成爲正規部隊，保衛淮西全靠它的力量。因病請求還鄉，拜同知樞密院事。去世，謚號忠定。

崈儀狀魁傑，機神英悟。嘗慷慨謂人曰：“生無以報國，死願爲猛將以滅敵。”其忠義性然也。

丘崈外表魁梧高大，機靈敏捷英武穎悟。曾經激昂慷慨地對别人説：“我活着没有能報答國家，死後願成爲勇猛戰將去消滅敵人。”他忠義的本性如此。

倪思

倪思字正甫，湖州歸安人。乾道二年進士，中博學宏詞科。累遷秘書郎，除著作郎兼翰林權直。光宗即位，典册與尤袤對掌。故事，行三制并宣學士。上欲試思能否，一夕并草除公師四制，訓詞精敏，在廷誦嘆。

倪思字正甫，湖州歸安人。乾道二年進士，考中博學宏詞科。屢經升遷官至秘書郎，授任著作郎兼翰林權直。光宗即位，典册和尤袤共同掌管。舊例，行三道制書一并宣布的任學士。皇上想試試倪思能不能做到，一個晚上一并起草了除授公師的制書四道，含義辭藻精確敏捷，朝廷上的人都誦讀贊嘆。

權侍立修注官，直前奏：“陛下方受禪，金主亦新立，欲制其命，必

代理侍立修注官，當面進前上奏：“陛下剛剛接受禪位，金主也是纔立的新君，想要制敵死

每事有以勝之，彼奢則以儉勝之，彼暴則以仁勝之，彼怠惰則以憂勤勝之。”又請增置諫官，專責以諫事。又乞召内外諸將訪問，以知其才否。

命，一定要在每件事上都勝過他，他們奢侈就用儉樸勝過他，他們殘暴就用仁愛勝過他，他們懈怠懶惰就用憂國勤勉勝過他。”又請求增設諫官，專門委任他諫諍的職責。又請召見朝廷内外的將官來咨詢問話，以便知道他有没有才幹。

遷將作少監兼權直學士院，兼權中書舍人，升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同修國史，尋兼侍講。

遷爲將作少監兼權直學士院，兼權中書舍人，升爲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同修國史，不久兼任侍講。

初，孝宗以户部經費之餘，則於三省置封樁庫以待軍用，至紹熙移用始頻。會有詔發緡錢十五萬入内帑備犒軍，思謂實給他費，請毋發，且曰：“往歲所入，約四百六十四萬緡，所出之錢不及二萬，非痛加撙節，則封樁自此無儲。”遂定議犒軍歲以四十萬緡爲額，由是費用有節。又言：“唐制使諫官隨宰相入閤，今諫官月一對耳，乞許同宰執宣引，庶得從容論奏。”上稱善，除禮部侍郎。

當初，孝宗因户部有多餘的經費，就在三省設置封樁庫來準備軍用，到紹熙時挪用情況開始頻繁。適逢有詔書拿出錢十五萬緡放進國庫預備犒賞軍隊，倪思認爲實際上是供作别的費用，請求不要拿出去，而且説：“以往每年存入的，大約是四百六十四萬緡，所拿出的錢不到二萬，如不大力節約，那麽封樁庫從此就没有錢了。”於是決定犒賞軍隊每年以四十萬緡爲限，因此費用有了節制。又進言：“唐朝制度讓諫官跟隨宰相入閤，現在諫官每月纔進見一次而已，請求許可隨同宰相執政宣召引見，差不多纔可以有充裕的時間論奏。”皇上稱好，授任禮部侍郎。

上久不過重華宫，思疏十上，言多痛切。會上召嘉王，思言：“壽皇欲見陛下，亦猶陛下之於嘉王也。”上爲動容。時李皇后寖預政，思進講姜氏會齊侯于濼，因奏：“人主治國必自齊家始，家之不能齊者，不能防其漸也。始於褻狎，終於恣横，卒至於陰陽易位，内外無别，甚則離間父子。漢之吕氏，唐之武、韋，幾至亂亡，不但魯莊公也。”上悚然。趙汝愚同侍經筵，退語人曰：“讜直如此，吾黨不逮也。”

皇上很久不到重華宫，倪思奏疏遞上十次，言語很多都沉痛激切。適逢皇上召見嘉王，倪思進言：“壽皇想要見陛下，也像陛下對嘉王一樣。”皇上因而神情感動。當時李皇后逐漸干預政治，倪思進講姜氏在濼地會見齊侯，因而上奏：“君主治理一國必然要從整治家庭開始，家都不能整治的，不能够防備微小的浸潤。開始時是親近寵愛，到後來恣肆暴横，最後達到陰陽交换位置，内外無法區别，甚至於離間父子感情。漢代的吕氏，唐代的武后、韋后，都幾乎達到變亂滅亡，不僅僅是魯莊公這樣呢。”皇上悚然恐懼。趙汝愚一同侍奉御前經史講席，退下來對别人説：“如此直率，我們這些人比不上他。”

兼權吏部侍郎，出知紹興府。寧宗即位，改婺州，未上，提舉太平興國宫，召除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御史姚愈劾思，出知太平州，歷知泉州、建寧府，皆以言者論去。久之，召還，試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侂胄

兼代理吏部侍郎，出爲紹興府知府。寧宗即位，改爲婺州，没有到任，提舉太平興國宫，召授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御史姚愈彈劾倪思，出朝爲太平州知州，歷任泉州知州、建寧府知府，都由於言官彈劾罷免。過了很久，召還，試任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韓侂胄先寫信表示親近，

先以書致殷勤，曰："國事如此，一世人望，豈宜專以潔己爲賢哉？"思報曰："但恐方拙，不能徇時好耳。"時赴召者，未引對先謁侂冑，或勸用近例，思曰："私門不可登，矧未見君乎？"逮入見，首論言路不通："自吕祖儉謫徙而朝士不敢輸忠，自吕祖泰編竄而布衣不敢極説。膠庠之士欲有吐露，恐之以去籍，諭之以呈稿，誰肯披肝瀝膽，觸冒威尊？近者北伐之舉，僅有一二人言其不可，如使未舉之前，相繼力争之，更加詳審，不致輕動。"又言："蘇師旦贓以巨萬計，胡不顯戮以謝三軍？皇甫斌喪師襄漢，李爽敗績淮甸，秦世輔潰散蜀道，皆罪大罰輕。"又言："士大夫寡廉鮮耻，列拜於勢要之門，甚者匍匐門竇，稱門生不足，稱恩坐、恩主甚至于恩父者，諛文豐賂，又在所不論也。"侂冑聞之大怒。

說："國家大事像這個樣子，當世被衆人仰望的人，難道應當專門以潔身自好爲賢德嗎？"倪思回信說："衹恐怕古板笨拙，不能隨同時世所喜歡的罷了。"當時赴朝召見的人，沒有引見皇帝先要謁見韓侂冑，有人勸他按照近來慣例，倪思說："私門不可以攀附，何況是還沒有參見君主呢？"等到入朝進見，首先議論進言的道路不暢："自從吕祖儉被貶謫驅逐而朝廷士人不敢盡忠上諫，自從吕祖泰編管流放而普通人不敢極力陳說。太學士人想要有所陳述，就用開除學籍恐嚇他們，告知他們要呈上草稿，誰肯披露肝膽，觸動冒犯尊位威嚴？近來北伐的行動，衹有一兩個人進言說不可以，假如在沒有出兵以前，相繼極力諫諍這事，再加以詳密的考察，就不至於輕舉妄動。"又進言："蘇師旦貪污有成千上萬，爲什麼不處置他向三軍將士謝罪？皇甫斌喪亡軍隊在襄漢，李爽失敗在淮甸，秦世輔潰敗部隊在四川，都是罪過大處罰輕。"又說："士大夫喪失廉正不知羞耻，列隊下拜在掌權要人的門下，過分的人跪爬鑽洞，自稱門生還不够，稱恩坐、恩主甚至恩父的，阿諛的文章豐厚的賄賂，又是說也說不完的。"韓侂冑聽說了大爲惱怒。

思既退，謂侂冑曰："公明有餘而聽不足：堂中剖决如流，此明有餘；爲蘇師旦蒙蔽，此聽不足也。周筠與師旦并爲奸利，師旦已敗，筠尚在。人言平章騎虎不下之勢，此李林甫、楊國忠晚節也。"侂冑悚然曰："聞所未聞！"

倪思退下來，對韓侂冑說："公明察有餘但聽慧不足：在堂上解析處置如流水，這是明察有餘；被蘇師旦所蒙蔽，這是聽慧不足。周筠和蘇師旦一同做壞事謀私利，蘇師旦已經敗露，周筠還在。人說平章處在騎虎難下的境地，這是李林甫、楊國忠的晚年啊。"韓侂冑悚然說："從沒聽過這樣的話！"

司諫毛憲劾思，予祠。侂冑殛，復召，首對，乞用淳熙例，令太子開議事堂，閑習機政。又言："侂冑擅命，凡事取内批特旨，當以爲戒。"

司諫毛憲彈劾倪思，給領宫祠。韓侂冑被殺，又召見，首先奏對，請求按淳熙時候例子，讓太子開議事堂，熟習機務政事。又進言："韓侂冑擅自下令，有事都取得内批特旨，應當引以爲戒。"

除權兵部尚書兼侍讀。求對，言："大權方歸，所當防微，一有干預端倪，必且仍蹈覆轍。厥今有更化之名，無更化之實。今侂冑既誅，而國人之言猶有未靖者，蓋以樞臣猶兼

授任代理兵部尚書兼侍讀。請求進見，上言："大權剛剛歸還，應當防微杜漸，一有干政預政的苗頭，必然將要重蹈覆轍。當前有更化的名稱，沒有更化的實際。現在侂冑已經殺掉，但國人的議論還沒有平息的原因，是因爲樞臣還是

官賓，不時宣召，宰執當同班同對，樞臣亦當遠權，以息外議。”樞臣，謂史彌遠也。金人求侂胄函首，命廷臣集議，思謂有傷國體。徙禮部尚書。

兼爲宫中賓客，不時宣旨召見，宰相執政應當同列朝班一同進見，樞臣也應當遠離政權，以平息外界的議論。”樞臣，是指史彌遠而言。金人要求韓侂胄匣封的頭顱，命令朝廷大臣集會商議，倪思認爲有傷國家體面。遷爲禮部尚書。

史彌遠擬除兩從官，參政錢象祖不與聞。思言：“奏擬除目，宰執當同進，比專聽侂胄，權有所偏，覆轍可鑒。”既而史彌遠上章自辨，思求去，上留之。思乞對，言：“前日論樞臣獨班，恐蹈往轍，宗社堪再壞耶？宜親擢臺諫，以革權臣之弊，并任宰輔，以鑒專擅之失。”彌遠懷恚，思請去益力，以寶謨閣直學士知鎮江府，移福州。

史彌遠擬議授任兩名從官，參知政事錢象祖没有參與知道。倪思進言：“上奏擬議任命授官的文書，宰相執政應當一同進呈，以前專門聽從侂胄，權力有所偏側，覆車之轍可作鑒戒。”然後史彌遠上奏章爲自己辯解，倪思請求離職，皇上挽留他。倪思請求進見，説：“前些日子議論樞臣獨在朝班進見，恐怕重蹈覆轍，宗廟社稷還經得住再毁壞嗎？應當親自提拔臺諫官，來革除權臣的弊病，共同任用宰相輔臣，來吸取專任擅權的教訓。”彌遠懷恨，倪思請求離職更加用力，以寶謨閣直學士爲鎮江府知府，移福州。

彌遠拜右丞相，陳晦草制用“昆命元龜”語，思嘆曰：“董賢爲大司馬，册文有‘允執厥中’一言，蕭咸以爲堯禪舜之文，長老見之，莫不心懼。今制詞所引，此舜、禹揖遜也。天下有如蕭咸者讀之，得不大駭乎？”仍上省牘，請貼改麻制。詔下分析，彌遠遂除晦殿中侍御史，即劾思藩臣僭論麻制，鐫職而罷，自是不復起矣。

史彌遠拜右丞相，陳晦起草制書有“後占命於大龜”的話，倪思嘆息説：“董賢任大司馬，册封的文章有‘誠實保持中道’一句，蕭咸認爲這是堯禪位給舜的文章，年高有德的人見了，没有不心懷恐懼的。現在制書文詞引用的，這是舜、禹禪讓的話。天下有像蕭咸那樣的人讀了它，不是會大大驚怕嗎？”又向省中遞上文牘，請求貼改麻紙制書。下詔令判斷，史彌遠就授任陳晦爲殿中侍御史，立即彈劾倪思作爲外臣僭越議論麻紙制書，奪職罷官，從此就不再被起用了。

久之，除寶文閣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宫。嘉定十三年卒，謚文節。

過了很久，授官寶文閣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宫。嘉定十三年去世，謚號文節。

宇文紹節

宇文紹節字挺臣，成都廣都人。祖虚中，簽書樞密院事。父師瑗，顯謨閣待制。父子皆以使北死，無子，孝宗愍之，命其族子紹節爲之後，補官仕州縣。九年，第進士。累遷寶謨閣待制、知廬州。

宇文紹節字挺臣，成都廣都人。祖父宇文虚中，簽書樞密院事。父親宇文師瑗，顯謨閣待制。父子都因出使北國而死，没有兒子，孝宗憐憫他們，命他的族子宇文紹節作他家的後代，補官任州縣職。九年，進士及第。屢經升遷爲寶謨閣待制、廬州知州。

時侂胄方議用兵，紹節至郡，議修築古城，創造寨栅，專爲固圉計。淮西轉運判官鄧友龍譖於侂胄，謂紹

當時韓侂胄正在策劃發兵，宇文紹節到郡中，策劃修築古城，創建工事，專門爲固守考慮。淮西轉運判官鄧友龍向韓侂胄説他的壞話，

節但爲城守，徒耗財力，無益於事。侂胄以書讓紹節，紹節復書謂：“公有復仇之志，而無復仇之略；有開邊之害，而無開邊之利。不量國力，浪爲進取計，非所敢知。”侂胄得書不樂，乃以李爽代紹節，召還，爲兵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以寶文閣待制知鎮江府。

說宇文紹節僅僅考慮守城，白白耗費財力，對事情没有用處。韓侂胄寫信責備宇文紹節，宇文紹節回信說：“公有復仇的志向，却没有復仇的方略；有開拓邊疆的害處，而没有開拓邊疆的利益。不衡量國家力量，輕率地作出進攻的計劃，不是我所敢於知道的。”侂胄得到信不高興，就用李爽代替紹節，召他還朝，任兵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以寶文閣待制知鎮江府。

吴曦據蜀，趣紹節赴闕，任以西討之事。紹節至，謂大臣曰：“今進攻，則瞿唐一關，彼必固守；若駐軍荆南，徒損威望。聞隨軍轉運安丙者素懷忠義，若授以密旨，必能討賊成功。”大臣用其言，遣丙所親以帛書達上意，丙卒誅曦。

吴曦盤據蜀地，催促宇文紹節入朝，交給他向西討伐的任務。宇文紹節來到，對大臣說：“今天如果進攻，那麽瞿唐這個關隘，他們必然固守；如果駐軍在荆南，衹白白喪失威望。聽說隨軍轉運使安丙素來心懷忠義，如果交給他秘密旨意，必定能够征討賊人獲得成功。”大臣采用他的話，派安丙所親信的人用帛書傳達旨意，安丙最終誅除了吴曦。

權兵部尚書，未幾，除華文閣學士、湖北京西宣撫使、知江陵府。統制官高悦在戍所，肆爲殺掠，遠近苦之。紹節召置帳前，收其部曲。俄有訴悦縱所部爲寇者，紹節杖殺之，兵民皆歡。升寶文閣學士，試吏部尚書，尋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代理兵部尚書，不久，授任華文閣學士、湖北京西宣撫使、江陵府知府。統制官高悦在防地，大肆殺人搶劫，遠遠近近都以他爲苦。宇文紹節召他在帳前任職，收納他的部下。不久有人控訴高悦放縱部下搶掠，宇文紹節用刑杖打死他，軍人百姓都歡悦。升官寶文閣學士，試任吏部尚書，不久授任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安丙宣撫四川，或言丙有異志，語聞，廷臣欲易丙。紹節曰：“方誅曦初，安丙一摇足，全蜀非國家有，顧不以此時爲利，今乃有他耶？紹節願以百口保丙。”丙卒不易。朝廷於蜀事多所咨訪，紹節審而後言，皆周悉事情。

安丙宣撫四川，有人說安丙有貳心，事情報知，朝廷大臣想要撤换安丙。宇文紹節說：“當初誅殺吴曦的時候，安丙一跺脚，整個四川都不歸國家所有了，不在那時取利，現在却有異心了嗎？我願拿全家百口性命擔保安丙。”安丙最終没有撤换。朝廷對於四川的事情經常向宇文紹節咨詢，宇文紹節詳細審察之後再發言，都全面通曉事情的内情。

嘉定六年正月甲午卒，訃聞，上嗟悼，爲改日朝享。進資政殿學士致仕，又贈七官爲少師，非常典也。謚曰忠惠。

嘉定六年正月甲午日去世，訃告報知，皇上嘆息傷悼，爲他改變朝會宴享的日期。進官資政殿學士退休，又追贈七級官爲少師，不是一般的恩典。謚號叫忠惠。

李蘩

李蘩字清叔，崇慶晋原人。第進士，爲隆州判官，攝綿州。歲侵，

李蘩字清叔，崇慶晋原人。進士及第，爲隆州判官，代理綿州。年成歉收，拿出義倉穀米

出義倉穀賤糶之，而以錢貸下户，又聽民以茅秸易米，作粥及襦衣，親衣食之，活十萬人。明年又饑，邛蜀彭漢、成都盜賊蜂起，綿獨按堵。知永康軍，移利州，提點成都路刑獄兼提舉常平。歲凶，先事發廪蠲租，所活百七十萬人。知興元府、安撫利州東路。

漢中久饑，劍外和糴在州者獨多，蘩嘗匹馬行阡陌間訪求民瘼，有老嫗進曰："民所以饑者，和糴病之也。"泣數行下。蘩感其言，奏免之，民大悦。徙倉部員外郎，總領四川賦財、軍馬、錢粮，升郎中。

淳熙三年，廷臣上言："四川歲糴軍粮，名爲和糴，實科糴也。"詔制置使范成大同蘩相度以聞，蘩奏："諸州歲糴六十萬石，若從官糴，歲約百萬緡，如於經費之中斟酌損益，變科糴爲官糴。貴賤視時，不使虧毫忽之價；出納視量，勿務取圭撮之贏。則軍不乏興，民不加賦。"乃書"利民十一事"上之。前後凡三年，蘩上奏疏者十有三，而天子降詔難問者凡八，訖如其議。民既樂與官爲市，遠邇歡趨，軍餉坐給，而田里免科糴，始知有生之樂。會歲大稔，米價頓賤，父老以爲三十年所無。梁、洋間繪蘩像祠之。

范成大驛疏言："關外麥熟，倍於常年，實由罷糴，民力稍紓，得以盡於農畝。"孝宗覽之曰："免和糴一年，田間和氣若此，乃知民力不可重困也。"擢蘩守太府少卿。范成大召見，孝宗首問："糴事可久行否?"成大奏："李蘩以身任此事，臣以身保李蘩。"孝宗大悦，曰："是大不可得李蘩也。"上意方嚮用，而蘩亦欲奏

低價售賣，而用錢借貸給下等户，又聽任百姓用茅秸换米，作粥和棉衣，親自給飢民吃穿，救活十萬人。第二年又有饑荒，邛州、蜀州、彭州、漢州、成都的盜賊蜂擁而起，綿州獨獨非常安定。任永康軍知軍，移利州，提點成都路刑獄兼提舉常平。年成災荒，事先開府庫免田租，救活一百七十萬人。爲興元府知府、安撫利州東路。

漢中長期饑荒，劍外和糴在州裏的特别多，李蘩曾經單人獨騎走在田間咨詢徵求人民疾苦，有個老婦人進前説："百姓饑荒的原因，是和糴造成的。"流數行眼淚。李蘩感動於她的話，上奏罷免了和糴，人民大爲喜悦。改爲倉部員外郎，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升爲郎中。

淳熙三年，朝廷大臣上言："四川每年購買的軍糧，名稱是現錢收買的和糴，其實是强行攤派的科糴。"下詔制置使范成大和李蘩考查瞭解以後報告，李蘩上奏："各州每年購米六十萬石，如果按官價購米，每年約用百萬緡，如果能從經費中調整增減，可以變科糴爲官糴。貴賤適時，不讓虧損一絲一毫的價錢；收支適量，不要奪取一點一撮的贏利。就可以使軍隊不缺物資，百姓不額外加賦。"於是寫了"利民的十一件事"上奏。前後一共三年，李蘩上奏疏十三道，而天子降詔書問詢疑難有八次，最後像他建議的那樣實行了。百姓樂於和官家互市，遠近歡欣前往，軍餉坐收豐足，而鄉里免除科糴，纔知道有活着的樂趣。適逢年成豐收，米價頓時下降，父老鄉親認爲是三十年没有的事。梁州、洋州之間畫了李蘩的圖像祭祀他。

范成大通過驛站傳來奏疏説："關外麥子大豐收，比常年多一倍，實在是由於罷除和糴，民間財力稍爲寬舒，得以盡力耕作農田。"孝宗看了説："免去和糴一年，田間就有這樣的升平氣象，可知民力不能够重重困窘啊。"提升李蘩守太府少卿。范成大被召見，孝宗首先問："糴買的事情可以長久實行嗎?"范成大上奏："李蘩親身承擔這事，臣親身擔保李蘩。"孝宗非常喜悦，説："是太難得的李蘩。"皇上心意正要重用他，

蠲鹽酒和買之弊，以盡滌民害。會有疾，卒。詔以蘩能官，致仕恩外特與遺表，擇一人庶官，前此所未有。

而李蘩也想要上奏蠲免鹽酒和買的弊病，來完全掃除人民的禍害。適逢生病，去世。下詔因李蘩稱職，在退休的恩典以外特別給與上遺表，選擇一個人任官，在此以前還未曾有過。

初，蘩宰眉山，校成都漕試，念吳氏世襲兵柄必稔蜀亂，發策云："久假人以兵柄，未有不爲患者。以武、宣之明，不能銷大臣握兵之禍；以憲、武之烈，不能收藩鎮握兵之權。危劉氏、殲唐室，鮮不由此。"吳挺以爲怨。後蘩總餉事，挺謬奏軍食粗惡，孝宗以問蘩，蘩緘其樣以進，挺之妄遂窮。逾三十年，吳曦竟以蜀叛，安丙既誅曦，每語人云："吾等焦頭爛額耳，孰如李公先見者乎?"蘩講學臨政皆有源委，所著書十八種，有《桃溪集》一百卷。

當初，李蘩任眉山縣宰，檢核成都漕司考試，想到吳氏世襲兵權一定會釀成四川動亂，發出策問說："長久交給別人兵權，没有不成爲禍患的。以武帝、宣帝的英明，不能消除大臣掌管部隊的禍害；以憲宗、武宗的剛烈，不能收回藩鎮掌握軍隊的權力。危脅劉氏、殲害唐室，没有不是這樣的。"吳挺怨恨他。後來李蘩總領軍餉的事，吳挺假奏軍隊食品粗劣，孝宗把這事問李蘩，李蘩封緘了食品的樣品給皇上看，吳挺於是理屈詞窮。過了三十年，吳曦最終以蜀地叛變，安丙誅殺吳曦後，常常對人說："我們衹是焦頭爛額罷了，誰能像李公那樣有先見之明呢?"李蘩研討學問處理政事都有他的來源，著述的書共十八種，有《桃溪集》一百卷。

論曰：余端禮平時論議剴正，及爲相，受制於韓侂胄，雖有志扶掖善類，而不得以直，遂頗不免君子之論。若李壁、丘崈皆諫侂胄以輕兵召釁之失，及其決意用師，命葉適草詔不從，而壁獨當筆焉，何其所見後先舛迕哉！附會之罪，壁固無以逭於公論矣。倪思直辭劘主，又屢觸權臣，三黜不變其風概，有可尚焉。李蘩所至能舉荒政，蠲苛賦，亦庶幾古所謂惠人也。

論曰：余端禮平時議論剴切正直，等到他做宰相，受韓侂胄的牽制，即使有心扶持好人，也不能伸張正義，於是實在不能免除君子的議論。像李壁、丘崈都進諫韓侂胄輕率進兵啓發戰端的過失，等到他决心出兵，命令葉適起草詔書不聽從，而李壁單單動筆，他前後的見解是多麽互相抵觸啊！附會的罪名，李壁固然是無法逃避公正的議論了。倪思以直率的言辭勸諫君主，又屢次觸犯弄權的大臣，三次罷黜不改變他的風格氣概，值得崇敬。李蘩在所到之處能舉辦荒政，蠲除苛刻的租賦，也差不多是古人所説的惠人了。

宋史卷三百九十九

列傳第一百五十八

鄭瑴 王庭秀(附) 仇悆 高登 婁寅亮 宋汝爲

鄭瑴

鄭瑴字致剛，建州人。政和八年舉進士，授安陸府教授，權信陽縣尉，監南康酒稅。遂召爲御史臺主簿。張邦昌之僭號也，挺身見高宗于濟州。既即位，擢監察御史，遷右司諫，升爲諫議大夫。

鄭瑴字致剛，建州人。政和八年舉爲進士，授任安陸府教授，代理信陽縣尉，監南康酒稅。於是被召爲御史臺主簿。張邦昌僭稱帝號的時候，隻身到濟州見高宗。高宗即位後，提拔爲監察御史，遷爲右司諫，升爲諫議大夫。

帝至杭州，瑴奏曰："陛下南渡出于倉卒，省臺寺監、百司之臣獲濟者鮮，當擢吴中之秀以爲用。况天下賢俊多避地吴、越，宜令守臣體訪境内寄居待闕，及見任宫觀等京朝官以上，各具姓名以聞，簡拔任使，庶幾速得賢才以濟艱厄。"詔從之。

皇帝到了杭州，鄭瑴上奏説："陛下南渡是倉促决定的，省臺寺監、各個部門的臣僚得以渡江的很少，應當提拔吴中的賢才以供任用。况且天下的傑出人士大多避居吴、越一帶，應當命令地方官親自尋訪境内寄居等候朝見，以及現任宫觀的京朝官上報，一一開列姓名，以讓皇帝知道，選拔任用，希望能够迅速得到賢才以渡過艱難困厄。"下詔按照他的意見去做。

苗傅、劉正彦等逆亂，瑴庭立面折二凶，且謂逆賊凶焰熾甚，非請外援，無可爲者。乃上章待罪求去，退見吕頤浩，議興復計。太后降詔不允。朱勝非言瑴面折二凶事，拜御史中丞。

苗傅、劉正彦等叛逆作亂，鄭瑴在朝廷上當面駁斥二凶，而且説逆賊的凶惡氣焰過於猖獗，不請求外援，没有什麽可以作爲。就上奏章聽候處置請求離職，退朝下來見到吕頤浩，商議復興國家的計策。太后降下詔令不答應他離職。朱勝非上言鄭瑴當面駁斥二凶的事迹，拜爲御史中丞。

時二凶竊威福之柄，肆行殺戮，日至都堂侵紊機政。瑴言："黄門宦者之設，本以給事内庭，供掃除而已。俾與政事，則貪暴無厭，待以兵權，則慘毒無已，皆前世已行之驗也。故宦官用事于上，則生人受禍于

當時二凶竊取作威作福的權柄，肆意行使殺戮，每天到都堂侵犯擾亂國家政務。鄭瑴上言："黄門宦官的設立，本來是供給服事内庭，充任掃除的職役罷了。如果交給他們政事，就貪婪殘暴没有滿足，等到給他們兵權，就殘酷虐害無休無止，都是前代已經證實的事情。所以宦官在上

下，匹夫力不能勝，則群起而攻之。是以靖康之初，群起而攻之者庶民也；睿聖皇帝南渡，駐蹕未安，群起而攻之者衆兵也。今當痛革前弊，并令選擇其人，曾經事任招權納寵者，屏之遠方，俾無浸淫以激衆怒，則賞罰之柄自朝廷出，國勢尊矣。仍諭軍法便宜，止行于所轄軍伍，其餘當聞之朝廷，付之有司。明正典刑，所以昭尊君之禮而全臣子忠義之節也。"疏留中不出。瑴對，請付外行之。

又論："黄潛善、汪伯彦均于誤國，而潛善之罪居多，今同以散官竄謫湖南；錢伯言與黄願皆棄城，吕源與梁揚祖皆擁兵而逃，今願罷官，揚祖落職，而源、伯言未正典刑，非所以勸懲。"詔竄削有差。

傅、正彦日至都堂議事，瑴奏："將帥之臣不可預政。"及聞以簽書樞密院召吕頤浩，以禮部尚書召張浚，分張俊兵以五百人歸陝西，而浚不受尚書之命，俊不肯分所部兵，遂謫浚居郴州，擢俊以節度知鳳翔：瑴知出二凶奸謀，具章乞留頤浩知金陵，浚不當貶，不報。瑴遂遣所親謝嚮變姓名，微服爲賈人，徒步如平江見浚等，具言城中事，以爲嚴設兵備，大張聲勢，持重緩進，使賊自遁，無驚動三宫，此上策也。浚聞之，皆感激奮厲，爲赴難計。

俄詔睿聖皇帝爲皇太弟、天下兵馬大元帥，幼主爲皇太侄。即與大臣進議，以爲："在庭公卿、百司、群吏皆昔之臣屬也，今則與之比肩事主矣。稽之于古，則無所法；行之于

面當權，那麽人民就在下面受害，一個人的力量無法戰勝，就群衆起來攻擊他們。因此在靖康初年，群起而攻擊宦官的是老百姓；睿聖皇帝南渡，車駕尚未安頓，群起而攻擊宦官的是衆多的士兵。現在應當痛切革除以前的弊病，并且下令挑選揀擇那些宦官，把曾經做過攬權納寵的事的人貶斥到邊遠地方去，使他們不能逐漸淫虐激起衆怒，那麽賞罰的權柄就出自朝廷，國家的地位就提高了。還要把軍法中得以見機行事之處明確告知他們，止限於在他們所統領的部隊中執行，其餘的事應當上報朝廷，交給具體負責的部門。明確地規定法律的準則，這是爲了光大尊崇君主的禮節而且成全臣下忠義的操守。"奏疏留在中樞不發。鄭瑴奏對，請求交付外廷執行。

又議論説："黄潛善、汪伯彦都貽誤國家，而黄潛善的罪責更大，現在同樣以散官身份貶謫到湖南；錢伯言和黄願都放棄守城，吕源和梁揚祖都率兵逃跑，現在黄願罷官，梁揚祖落職，而吕源、錢伯言没有按法律治罪，這不足以用來鼓勵和懲罰。"下詔對他們的貶謫和削官各有差别。

苗傅、劉正彦天天到都堂參與議事，鄭瑴上奏説："作爲將帥的武臣不可以干預政務。"等到聽説以簽書樞密院的官召調吕頤浩，以禮部尚書的官召調張浚，從張俊部下分兵五百人歸陝西，而張浚不接受尚書的任命，張俊不肯分所統率的兵員，於是貶謫張浚在郴州居住，提升張俊爲節度使知鳳翔：鄭瑴知道這都出自二凶的奸計，寫奏章請求留吕頤浩知金陵，張浚不應被貶，没有得到答覆。鄭瑴就派自己的親信謝嚮變更姓名，改穿常人服裝扮做商人，步行到達平江見張浚等人，具體叙述城裏發生的事情，認爲嚴密地組織軍備，大造聲勢，謹慎從事緩慢前進，迫使叛賊自行逃遁，不要驚動三宫，這是上策。張浚等聽了，都感發振奮，做好了爲國赴難的準備。

隨即下詔稱睿聖皇帝爲皇太弟、天下兵馬大元帥，幼主爲皇太侄。就和大臣一同上言，認爲："在朝的公卿、百官、群吏都是他從前的臣子，現在則要和他并肩服事皇帝了。考之於古，則没有效法的先例；行之於今，則實在是違反天

今，則實逆天。或者謂大元帥可以任軍旅之大事，臣竊以爲不然。昔舜之禪禹也，猶命禹徂征有苗，則禹雖受禪，而征伐之事舜猶親之也。唐睿宗傳位皇太子，以聽小事，自尊爲太上皇，以聽大事。如是無不可者，則稽之于古爲有法，行之于今爲得宜。"

太后垂簾同聽政，以安人心。退與御史王庭秀上疏力争。太后召瑴與宰執同對簾前，瑴乞召庭秀。太后諭曰："今欲令睿聖皇帝總領兵馬爾。"瑴奏曰："臣不知其他，但人君位號豈容降改，聞之天下，孰不懷疑。雖前世衰亂分裂之時，固未有旬日之間易兩君，一朝降兩朝位號者也。"太后令瑴至都堂，朱勝非出朱昞等所上書以示瑴、庭秀。瑴、庭秀力言昨日詔書不可宣布，必召變。勝非與執政顔岐、王孝迪、路允迪皆在坐，尚書左丞張澂獨曰："事勢若此，豈争此名位耶?"澂欲出，瑴等共止之。

瑴與李邴并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高宗復位，進簽書，執政甫百日而卒。高宗甚悼之，謂大臣："朕喪元子，猶能自排遣，于瑴殆不能釋也。"

王庭秀

庭秀字穎彦，慈溪人。與黄庭堅、楊時游。其爲學旁搜遠紹，不苟趣時好，造詣深遠，操植堅正，發爲文辭，俊邁宏遠。登政和二年上舍第，歷官州縣。

侍御史李光薦爲御史臺檢法官。宣和、靖康時，進言皆發于忠義。御史中丞言："僞楚時庶官中如虞謨、王庭秀者，初非疾病，毅然致爲臣而歸，願褒擢之。"拜監察御史。奏："乞威斷當出於人主，而所遣宣諭官，

的意志。有人説大元帥可以擔當軍隊的大事，臣私下以爲不是這樣。從前舜禪位給禹的時候，還命令禹出發征討有苗，那麽禹雖然接受了禪位，而出兵討伐的大事仍然是舜親自決定。唐睿宗傳位給皇太子，讓他決斷小事，自己尊爲太上皇，而決斷大事。如果這樣没有什麽不可以的，那麽考之古代是有先例的，行之當今也是適宜的。"

太后垂簾共同決斷政務，以安定人心。鄭瑴退朝後和御史王庭秀上疏力争。太后召鄭瑴和宰相執政一同到簾前回答問話，鄭瑴請求召見王庭秀。太后告知説："現在打算讓睿聖皇帝統領軍隊。"鄭瑴上奏説："臣不知道别的，祇是君主的地位名號怎麽能降低改變，天下人聽了這件事，誰的心裏不存疑問。即使前朝衰亂分裂的時候，誠然也從未有過十天之中改换兩位君主，一個早上貶抑兩個皇帝的名位尊號的。"太后命令鄭瑴到都堂去，朱勝非拿出朱昞等人的上書給鄭瑴、王庭秀看。鄭瑴、王庭秀極力説明昨天的詔書不可以宣布，如宣布一定會招來變故。朱勝非與執政顔岐、王孝迪、路允迪都在座，惟獨尚書左丞張澂説："形勢都這個樣子了，難道還争這個名位嗎?"張澂打算出去，鄭瑴等人共同阻止了他。

鄭瑴和李邴同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高宗恢復帝位，進鄭瑴爲簽書，執政剛滿百天就死了。高宗非常悼念他，對大臣説："朕失去了長子，還能自己排解，對於鄭瑴却幾乎不能忘懷。"

王庭秀字穎彦，慈溪人。和黄庭堅、楊時交游。他的治學，廣泛探求深遠繼承，不苟且趨附時俗所好，造詣深厚高遠，操守根基堅正，表達出來成爲文章辭令，俊逸豪邁、宏放遠大。政和二年以上舍生及第，歷任州縣官職。

侍御史李光舉薦爲御史臺檢法官。宣和、靖康時進言，全都出自忠義之心。御史中丞説："僞楚時百官之中像虞謨、王庭秀這樣的人，本來并没有生病，毅然作爲臣子來歸順，希望表揚提拔他們。"拜爲監察御史。上奏説："請求權威決斷應當出自皇帝，而所派遣的宣布旨意的官

當令舉廉吏。”又言：“刑名有疑慮者，令州郡法官申憲司，閲實具奏，以取裁决。”遷殿中侍御史，論黄潛善賣官售寵，罷之。

既與鄭瑴力争降封高宗事，未幾出知瑞州。右正言吕祉奏：“朝廷今日緣論大臣移一言官，明日罷一言官，則後日大臣行事有失，誰敢言者?”遂召爲吏部郎，改左司，言：“朝廷比來深疾貪吏，然州縣之間豈無廉介自將、沈於下僚者，宜命五使，所至以廉潔清修、可以師表吏民者，以名來上，參之公議，不次升擢，以厲士風。”從之。

遷檢正中書門下省諸房公事，與宰相議多不合，不自安，引疾求去。詔直秘閣、主管崇道觀而歸。

員，應當命令選拔廉正的官吏。”又説：“執法中有疑問的地方，命令州郡司法官員上報憲司，考核真實詳盡奏報，從而得到裁處判斷。”遷殿中侍御史，議論黄潛善賣官售寵，罷免了他。

和鄭瑴一起力争降封高宗的事情之後，不久出朝爲瑞州知州。右正言吕祉上奏説：“朝廷今天由於議論大臣改變一個言官的官職，明天罷免一個言官，那麽後天大臣辦事有了過失，誰敢説話呢?”於是召還爲吏部郎，改左司，上言説：“朝廷近來深切痛恨貪官污吏，而州縣官員之中難道没有以清廉耿介自持、沉埋於低級職位的人，應當命令五使，在他們到達的地方把廉潔清正、可以作爲吏民師法表率的人，把名字報到朝廷，參考公衆的議論，越級升遷提拔以振奮士人風氣。”聽從了他的意見。

遷爲檢正中書門下省諸房公事，和宰相的意見很多不一致，自己不安於位，稱病請求離職。下詔爲直秘閣、主管崇道觀而還鄉。

仇悆

仇悆字泰然，益都人。大觀三年進士，授邠州司法，讞獄詳恕，多所全活。爲鄧城令，滿秩，耆幼遮泣，不得去。徙武陟令，屬朝廷方調兵數十萬于燕山，悆餽餉畢給。時主將縱士卒過市掠物，不予直，他邑官逃避，悆先期趣備，申嚴約束，遂以不擾。已而悆送運餉于涿，值大軍潰于盧溝河，橐橐往往委以資敵，悆間關營護，無一豪棄失。

調高密丞，俗尚嚚訟，悆攝縣事，剖决如流，事無淹夕，民至懷餅餌以俟决遣。猾吏楊蓋每陰疏令過，脅持爲奸，悆暴其罪黥之，無不悦服。州闕司録，命悆攝事，既行，邑氓萬餘邀留，至擁歸縣廨，時天寒，皆然火警守，布滿後先，悆由它道得出，或追拜馬首曰：“公舍我去，我必使公復來。”它日，悆方白事郡牙，忽數千人徑奪以歸，守將弗能遏。劇

仇悆字泰然，益都人。大觀三年進士，授爲邠州司法，審案詳密寬恕，很多人得以保全活命。爲鄧城令，任官期滿，老幼攔路哭泣，無法離去。徙武陟令，正當朝廷調兵幾十萬到燕山，仇悆把軍隊糧餉全部運到。當時主將放縱士兵到集市上搶掠貨物，不付錢，其他縣官逃避了，仇悆事先催促準備，申明要嚴格約束士兵，於是因此不擾百姓。不久仇悆運送糧餉到涿州，正遇上大部隊潰散在盧溝河，輜重常常丢棄而供給了敵人，仇悆艱難衛護，没有一絲一毫的丢失。

調爲高密縣丞，民俗喜歡吵鬧訴訟，仇悆代理知縣，判决如流水，事情不拖延過夜，百姓甚至懷揣乾糧等着判决發遣。狡猾的縣吏楊蓋常常暗中記録縣令的過失，要脅行奸，仇悆揭發他的罪惡刺配了他，没有人不心悦誠服。州裏缺少司録，命令仇悆代理，已經出發，縣民一萬多人截道挽留，至於簇擁回到縣衙，當時天冷，都點起火堆守着警戒，布滿縣衙前後，仇悆從其他的通路得以跑出去，有人追着在馬前下拜説：“公抛下我們而去，我們必定使公再來。”後來，仇悆

寇起萊、密間，素聞悆名，戒其黨毋犯高密境，民賴以安。密卒閉關叛掠，害官吏幾盡，獨呼曰："無驚仇公。"

正在州衙中報告事情，忽然有幾千人徑直搶了他就跑回來，守將無法阻止。大盜在萊州、密州之間起事，平素都聽說仇悆的名聲，戒飭他的黨羽不得侵犯高密縣境，人民依賴他獲得平安。高密士兵關閉城門叛變劫掠，殺害官吏幾乎一網打盡，獨呼叫說："不要驚嚇仇公。"

南遷，丁母憂。服除，知建昌軍，入爲考功員外。時仕者宛轉兵間，亡失告牒十常七八，而銓部無案籍，訴丐者甚多，真僞錯亂。悆親爲考核，其可據者悉責保識，因上聞行之。

南渡，遭母喪。服喪期滿，任建昌軍知軍，入朝任考功員外郎。當時出仕的人周旋奔走在兵荒馬亂中間，丢失官誥牒文的常有十分之七八，而銓部没有檔案名册，訴苦請求的人很多，真假相雜混亂。仇悆親自考核，凡有據可查的都要求保人記識，因而報告皇上實行。

遷右司及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俄爲沿海制置使。明守與宰相厚善，紿言士卒將爲變，致遣精兵密捕。統制官徐文覺之，初謀縱軍剽略，頃之泛海去，呼曰："我以仇公故，不殺人，不焚屋廬。"一城晏然。猶坐削兩官，主管太平觀。

遷爲右司及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不久爲沿海制置使。明州守和宰相親厚相好，假稱士兵將要叛變，致使派遣精兵秘密討捕。統制官徐文發覺了，最初謀劃放縱部隊搶劫，後來從海路離去，呼喊説："我因爲仇公的緣故，不殺人，不燒房子。"全城都平安。還是獲罪削兩級官，主管太平觀。

以淮西宣撫知廬州。劉豫子麟合金兵大入，民情汹懼。宣撫司統制張琦者，冀乘危爲亂，驅居民越江南走。欲先脅悆出，擁甲士數千突入，露刃登樓，揚白麾，左右驚潰，迫悆上馬。悆徐謂曰："若輩無守土責，吾當以死徇國，寇未至而逃，人何賴焉。"堅不爲動，神色無少異。琦等錯愕，遽散其徒，人心遂定。

以淮西宣撫爲廬州知州。劉豫的兒子劉麟會合金兵大肆進攻入境，民情汹汹震恐。宣撫司統制叫張琦的，希望乘着危難作亂，驅趕居民渡江向南逃走。打算首先脅迫仇悆出城，簇擁着披鎧甲的戰士幾千人突然衝入，露出刀子登上城樓，揚起白旗，左右驚慌潰散，强迫仇悆上馬。仇悆緩緩對他們説："你們没有守衛國土的責任，我當用死來殉國，但强寇没有來到就倉皇逃走，百姓又依賴誰呢。"堅決不被打動，神色和平時没有一點區别。張琦等人驚愕，立即遣散他的黨徒，人心於是安定。

時金人出入近境，悆求援于宣撫司，不報。又遣其子自間道赴朝廷告急，雖旌其子以官，而援卒不至。帝方下詔親征，而詔亦不至淮甸，喧言將棄兩淮爲保江計。悆録詔語揭之郡縣，讀者至流涕，咸思自奮。監押閻僅死于賊，餘衆來歸，州帑匱竭，無以爲賞，悆悉引班坐，犒以酒食，慰勞之，衆皆感勵。募廬、壽兵得數

當時金人往來出没接近邊境，仇悆向宣撫司求援，没有答覆。又派遣自己的兒子從小道奔赴朝廷告急，雖然表彰他的兒子任以官職，但援兵始終不到。皇帝方纔下詔親征，而詔書也不發到淮甸，紛紛傳説將要拋棄兩淮作保住長江的打算。仇悆抄録詔書的話貼在郡縣衙門，讀到的人至於流淚，都想要自己奮發。監押閻僅被賊兵殺死，剩餘徒衆來歸附，州中的錢帛用光了，没有錢作爲賞賜，仇悆全都引班歸座，用酒食犒賞他

百，益鄉兵二千，出奇直抵壽春城下，敵三戰皆北，却走度淮。其後麟復增兵來寇，悆復壽春，俘馘甚衆，獲旗械數千，焚糧船百餘艘，降渤海首領二人。

們，慰勞他們，衆人都感動激勵。招募廬州、壽州兵得到幾百人，增加鄉兵二千人，出奇兵直達壽春城下，敵人三次戰鬥都失敗，退走渡過淮河。之後劉麟又增加兵力來進犯，仇悆收復壽春，俘獲殺死敵人很多，繳獲軍旗器杖幾千件，焚燒糧船一百多艘，降服渤海的首領兩個人。

初，金人圍濠州，旬日未下，屬天寒，馬多僵死，乃悉衆向淮東。樞密使張浚方視師金陵，悆以策說之曰："金重兵在淮東，師老食匱，若以精兵二萬，一自壽陽，一自漢上，徑趨舊京，當不戰而退，繼以大軍尾擊，蔑有不濟者。昔人謂'一日縱敵，數世之患。'願無失時之悔。"浚不能用。

當初，金人圍困濠州，十天沒有攻下，正值天寒，馬匹很多都凍死了，於是發全部兵衆奔向淮東。樞密使張浚正在金陵檢閱部隊，仇悆用計策勸說他道："金人的重兵屯駐在淮東，出師時間已經很久食物又匱乏，如果用精兵兩萬人，一部分從壽陽，一部分從漢上，直接奔赴舊京，當能不戰而驅走敵兵，接着用大部隊尾隨追擊，沒有不成事的。前人說'一天放縱了敵人，就是幾代的禍患。'希望不會留下失去戰機的後悔。"張浚不能采用。

麟復以步騎數千至合肥，諜言兀术爲之殿，人心恟駭，不知所爲。會京西制置使遣牛皋統兵適至，悆顧左右曰："召牛觀察來擊賊。"皋既至，以忠義撼之，皋素勇甚，以二千餘騎馳出，短兵相接，所向披靡，敵稍懾，散而復集者三。其副徐慶忽墜馬，敵競赴之，皋掖以上，手剸數人，因免胄大呼曰："我牛皋也，嘗四敗兀术，可來决死。"寇畏其名，遂自潰。以悆克復守禦功，加徽猷閣待制。

劉麟又率領馬步兵幾千人到合肥，間諜報說兀术爲他殿後，人心恐怖惶駭，不知如何是好。適逢京西制置使派牛皋領兵恰好到來，仇悆對左右的人說："召牛觀察來攻擊賊人。"牛皋到達以後，用忠義的道理打動他，牛皋素來非常勇敢，帶二千多騎兵奔馳而出，用短武器近身交戰，所至無人能擋，敵人稍稍懼怕，被擊散而又集結起來三次。他的副將徐慶忽然落馬，敵人爭着衝向他，牛皋拽他上馬，親手砍死幾個敵人，於是脱掉盔甲大聲喊道："我是牛皋，曾經四次打敗兀术，你們快來决一死戰。"敵寇畏懼他的名聲，就自己潰散了。因仇悆能够勝任防守禦敵的功勞，加官徽猷閣待制。

明年，宣撫司始遣大將王德來，時寇已去，德謂其伍曰："當事急時，吾屬無一人渡江擊賊，今事平方至，何面目見仇公耶？"德麾下多女真、渤海歸附者，見悆像，不覺以手加額。

第二年，宣撫司纔派大將王德來，當時敵寇已經退去，王德對他的部下說："當軍情緊急的時候，我們沒有一個人渡江攻擊賊人，現在事情平定了纔到，有什麽臉面見仇公呢？"王德部下有很多女真、渤海歸附的人，見到仇悆的畫像，不知不覺把手放在額頭上表示敬畏。

初，宣撫司既不以一卒援諸郡，但令焚積聚，棄城退保，文移不絶于道，又請浚督行之。浚檄悆度其宜處之，悆謂："殘破之餘，兵食不給，

當初，宣撫司既已不派一兵一卒支援各州，衹是命令焚毁積蓄物資，放棄城邑退守自保，公文往來在路絡繹不絶，又請張浚監督執行命令。張浚發公文給仇悆裁奪方便處理，仇悆認爲：

誠不能支敵。然帥臣任一路之責，誓當死守。今若委城，使金人有淮西，治兵艦于巢湖，必貽朝廷憂。”力陳不可，浚韙其言，而卒全活數州之衆。尋詔詣闕，軍民號送之。

“攻殘破敗之後，軍隊糧食供應不上，確實不能抵擋敵人。但帥守肩負一路的重任，誓將死守。現在如果拋棄城池，讓金人占據淮西，在巢湖整治軍艦，必然給朝廷帶來禍患。”極力陳述不可以，張浚同意他的話，而最終保全存活了幾個州的民衆。不久奉詔入朝，軍民號哭送他走。

改浙東宣撫使、知明州，以挫豪强、獎善良爲理。吏受賕，雖一錢不貸，奸猾斂迹。州罹兵火既毁，悆斥厨錢助其費，買田行鄉飲酒禮。歲饑，發官儲損其直，民無死徙。朝廷聞之，進秩一等。

改任浙東宣撫使、明州知州，用抑制豪强、獎勵善良的方法治理。官吏接受賄賂的，即使一個錢也不寬赦，奸惡狡猾之人都收斂行迹。州城遭兵火已被焚毁，仇悆減少吃飯的錢資助修城的費用，買田産舉行鄉飲酒禮。年成饑荒，拿出公家儲蓄的糧食減價出售，百姓没有人餓死流亡。朝廷得知後，升官一級。

再召，進對，帝親加褒諭，欲留置近密。言者以悆在郡多黥胥吏爲慘酷，請授外藩。時峒獠未息，乃進直學士，爲湖南安撫使，禁盜鑄錢者，趣使爲農，物價既平，商賈遂通。數月，召還，加寶文閣學士、陝西都轉運使。時金人無故歸侵疆，詭計叵測，悆力陳非策，固辭不行。秦檜方主和議，以爲異己，落職，以左朝奉郎、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全州居住。

再召入朝，進見，皇帝親自給以褒獎表揚，想要留下他放在接近密切的位置。言官認爲仇悆在地方刺配了很多胥吏是慘酷，請求授給他外郡。當時峒民未平，於是進直學士，任湖南安撫使，禁止私自盜鑄錢的人，促使他們務農，物價平穩以後，商賈於是通行。幾個月，召還朝，加寶文閣學士、陝西都轉運使。當時金人無緣無故歸還所侵占的疆土，詭計無法測度，仇悆極力陳述不是辦法，堅決推辭不去到任。秦檜正在主張議和，認爲他是異己，削落職名，以左朝奉郎、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全州居住。

起知河南府，未行，金人果復陷所歸郡邑，如悆言。乃復待制，再知明州，改知平江府，陛辭，言：“我軍已習戰，非復前日，故劉錡能以少擊衆，敵大挫衄。若乘已振之勢，鼓行而前，中原可傳檄而定。”上嘉之。以言罷，提舉太平觀。積官至左朝議大夫，爵益都縣伯。卒，贈左通議大夫。

起用爲河南府知府，没有到任，金人果然又攻陷他們所歸還的郡邑，像仇悆預言的一樣。於是復職待制，再次爲明州知州，改爲平江府知府，上朝辭行，進言説：“我軍已經熟悉作戰，不再像以前一樣，所以劉錡能用少數部隊攻擊敵人大股部隊，敵人受到重創。如果趁着已經振作的氣勢，擊鼓前進，中原之地可以傳遞公文一路平定。”皇上嘉獎他的話。因言官彈劾罷免，提舉太平觀。積累官階到左朝議大夫，封爵益都縣伯。去世，追贈左通議大夫。

悆性至孝，母没時，方崎嶇轉徙，居喪盡禮。沿海制置使陳彦文薦于朝，起復之，悆不就。悆端方挺特，自初官訖通顯，無所附麗。令鄧城時，丞相范宗尹方爲邑子，以文謁

仇悆本性極爲孝順，母親去世時，正在艱難遷徙途中，服喪盡禮。沿海制置使陳彦文推薦他到朝廷，守喪期未滿即起用他，仇悆不肯去。仇悆端嚴方正挺然特立，自最初任官到通達顯赫，從來不依附任何人。爲鄧城縣令時，丞相范宗尹

悆。悆他日語其父："是子公輔器也。"宗尹既當國，未嘗以私見。悆在明州，嘗欲薦一幕官，問曰："君日費幾何?"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二千"。悆驚曰："吾爲郡守費不及此，屬僚所費倍之，安得不貪。"遂止。

正是本縣人，拿文章謁見仇悆。仇悆過了些時對他的父親說："這個孩子是公卿輔臣的才具。"宗尹掌權以後，沒有因私事見過面。仇悆在明州，曾經想要推薦一個幕僚，問道："您每天的花費是多少?"回答說是"十口的家庭，每天費用兩千錢"。仇悆吃驚地說："我做郡守還花費不了這麼多，屬下僚佐所花費的錢比我多一倍，怎能不貪。"於是中止。

高登

高登字彥先，漳浦人。少孤，力學，持身以法度。宣和間，爲太學生。金人犯京師，登與陳東等上書乞斬六賊。廷臣復建和議，奪种師道、李綱兵柄，登與東再抱書詣闕，軍民不期而會者數萬。王時雍縱兵欲盡殲之，登與十人屹立不動。

欽宗即位，擢吴敏、張邦昌爲相，敏又雪前相李邦彥無辜，乞加恩禮起復之。登上書曰："陛下自東宫即位，意必能爲民興除大利害。踐阼之始，兵革擾攘，朝廷政事一切未暇，人人翹足以待事息而睹惟新之政，奈何相吴敏、張邦昌?又納敏黨與之言，播告中外，將復用李邦彥，道路之人無不飲恨而去。是陛下大失天下之望，臣恐人心自此離矣。太上皇久處邦彥等于政府，紀綱紊亂，民庶愁怨，方且日以治安之言誘誤上皇，以致大禍，倉皇南幸，不獲寧居。主辱臣死，此曹當盡伏誅，今乃偃然自恣，朋比爲奸，蒙蔽天日。陛下從敏所請，天下之人將以陛下爲不明之君，人心自此離矣。"再上書曰："臣以布衣之微賤，臣言繫宗社之存亡，未可忽也。"于是凡五上書，皆不報。因謀南歸，忽聞邦昌各與遠郡，一時小人相繼罷斥，與所言偶合者十七八，登喜曰："是可以盡言矣。"復爲書論敏未罷，不報。

高登字彥先，漳浦人。幼年喪父，努力學習，立身遵循法度。宣和年間，做太學生。金人侵犯京師，高登和陳東等人上書請求斬六個奸賊。朝廷大臣再次提出和議，奪去种師道、李綱的兵權，高登和陳東再次懷抱文書到宮門，軍民不約而至的幾萬人。王時雍縱令士兵想要把他們都殺死，高登和十個人屹立不動。

欽宗即位，提拔吴敏、張邦昌爲宰相，吴敏又洗雪前宰相李邦彥是無罪的，請求加給恩惠禮遇起復他。高登上書說："陛下從東宮即位，想來必然能爲百姓興大利除大害。登極的初期，兵甲戰争混亂動蕩，朝廷政事全都無暇顧及，人人踮起脚盼着事情平息而看到全新的政治，怎麼任命了吴敏、張邦昌爲宰相?又采納吴敏黨羽的話，傳揚朝廷内外，將要重新任用李邦彥，道路上的人没有不是忍氣吞聲地離開的。這樣陛下讓天下人大大失望，臣恐怕人心從此就離散了。太上皇長期把李邦彥放置得和政府同等重要，紀律混亂，百姓愁苦怨恨，還要每天用治平安定的話引誘貽誤上皇，從而造成大禍，匆促向南巡幸，得不到安寧平穩。主上受辱臣子該死，這等人應當全部殺掉，現在却舒舒服服自由自在，依附勾結同幹壞事，蒙騙遮蔽青天白日。陛下順從了吴敏的請求，天下的人將會認爲陛下是不明的君主，人心從此就離散了。"再次上書說："臣作爲一個普通老百姓那樣的低微輕賤，臣的話却關係到國家社稷的存亡，不可以忽視。"從這時一共五次上書，都没有答覆。因而謀求南歸故鄉，忽然聽說張邦昌等外放遠方州郡，一群小人相繼罷免斥逐，和他所進言相合的有十分之七八，高登

高興地說："現在可以暢所欲言了。"又上書議論吳敏還没有被罷免，不予答覆。

初，金人至，六館諸生將遁去，登曰："君在可乎?"與林邁等請隨駕，隸聶山帳中，而帝不果出。金人退師，敏遂諷學官起羅織，屏斥還鄉。

當初，金人到了，六館的學生即將逃走，高登說："君王還在可以這樣嗎?"和林邁等人請求跟隨聖駕，隸屬在聶山帳下，而皇帝没有能出行。金人退兵，吳敏就示意學官興起羅織罪名，屏退斥逐還鄉。

紹興二年，廷對，極意盡言，無所顧避，有司惡其直，授富川主簿。憲董弅聞其名，檄讞六郡獄，復命兼賀州學事。學故有田舍，法罷歸買馬司，登請復其舊。守曰："買馬、養士孰急?"登曰："買馬固急矣，然學校禮義由出，一日廢，衣冠之士與堂下卒何異?"守曰："抗長吏耶!"曰："天下所恃以治者，禮義與法度爾，既兩棄之，尚何言!"守不能奪，卒從之。攝獄事，有囚殺人，守欲奏裁曰："陰德可爲。"登曰："陰德豈可有心爲之，殺人者死，而可幸免，則被死之冤何時而銷?"

紹興二年，上朝進見，極力盡言無隱，没有什麽顧忌避諱，負責官員厭惡他的直率，授官富川主簿。提刑董弅聽到他的名聲，發文讓他復審六郡的案件，又命他兼任賀州學事。學校原來有田地房舍，依法罷屬買馬司，高登請求恢復舊制。郡守說："買馬、養士哪個急?"高登說："買馬本來是急迫的，但學校是禮義的發源地，一旦廢弛，士大夫和堂下走卒又有什麽區别?"郡守說："違抗官長嗎！"說："天下所依賴它進行治理的東西，是禮義和法度而已，既然兩樣都抛棄了，還有什麽可説！"郡守不能改變他，最終還是聽從了他。代理獄官，有個囚犯殺了人，郡守打算上奏減罪説："是陰德的事可以去做。"高登說："陰德難道是可以有意去做的，殺人的人應當處死，却可以幸免，那麽被殺者的冤枉什麽時候能够消除?"

滿秩，士民丐留不獲，相率饋金五十萬，不告姓名，白于守曰："高君貧無以養，願太守勸其咸受。"登辭之，不可，復無所歸，請置于學，買書以謝士民。歸至廣，會新興大饑，帥連南夫檄發廩振濟，復爲糜于野以食之，願貸者聽，所全活萬計。歲適大稔，而償亦及數。民投牒願留者數百輩，因奏辟終其任。

任官期滿，士人百姓請求留任未獲批准，互相率領贈金五十萬，不告知姓名，告訴郡守說："高先生貧困無錢生活，希望太守勸他全部收下。"高登辭謝這筆錢，不答應，又無處可以歸還，請求放在學校裹，買書來答謝士人百姓。回鄉到廣州，適逢新興大饑荒，守帥連南夫下令打開倉庫賑濟，又在野地做粥給百姓吃，願意借貸的聽任其便，保全救活的人用萬計算。年成又逢大豐收，償還的也够數目。百姓投遞文牒希望他留下來的有幾百人，因而上奏辟舉他做完這一任。

召赴都堂審察，遂上疏萬言及《時議》六篇，帝覽而善之，下六議中書。秦檜惡其譏己，不復以聞。

召他到政事堂接受審察，於是上奏疏萬字以及《時議》六篇，皇帝讀了認爲很好，就發下六篇議論到中書省。秦檜討厭他指責自己，不再向皇帝上奏此事。

授靜江府古縣令，道湖州，守

授任靜江府古縣令，經過湖州，郡守汪藻

汪藻館之。藻留與修《徽宗實録》，固辭，或曰："是可以階改秩。"登曰："但意未欲爾。"遂行。廣西帥沈晦問登何以治縣，登條十餘事告之。晦曰："此古人之政，今人詐，疑不可行。"對曰："忠信可行蠻貊，謂不能行，誠不至爾。"豪民秦琥武斷鄉曲，持吏短長，號"秦大蟲"，邑大夫以下爲其所屈。登至，頗革，而登喜其遷善，補處學職。它日，琥有請屬，登謝却之，琥怒，謀中以危法。會有訴琥侵貸學錢者，登呼至，面數琥，聲氣俱厲，叱下，白郡及諸司置之法，忿而死，一郡快之。

招待他。汪藻挽留他參與修撰《徽宗實録》，堅決推辭，有人説："這可以升官。"高登説："祇是我不想做而已。"於是辭行。廣西守帥沈晦問高登用什麽治理縣事，高登逐條寫了十幾件事告訴他。沈晦説："這是古人的政治，現在的人狡詐，懷疑不能實行。"回答説："忠誠講信用可以推行於蠻荒地區，説不能實行，是誠信不够而已。"豪民秦琥用武力横行鄉里，把持官吏的短處，號稱"秦老虎"，縣令以下都被他屈服。高登到任，很有改變，而高登喜歡他去惡爲善，任他爲學官。過了些時，秦琥有請托的事，高登辭謝拒絶他，秦琥惱怒，圖謀用危害法律來中傷他。適逢有控訴秦琥侵借學校經費的人，高登把他喊來，當面指責秦琥，聲色俱厲，叱他下堂，告訴郡守以及各部門以法律處置，秦琥憤恨而死，一郡的人都感到痛快。

帥胡舜陟謂登曰："古縣，秦太師父舊治，實生太師于此，盍祠祀之？"登曰："檜爲相亡狀，祠不可立。"舜陟大怒，摭秦琥事，移荔浦丞康寧以代登，登以母病去。舜陟遂創檜祠而自爲記，且誣以專殺之罪，詔送静江府獄。舜陟遣健卒捕登，屬登母死舟中，藁葬水次，航海詣闕上書，求納官贖罪，帝閔之。故人有爲右司者，謂曰："丞相云嘗識君于太學，能一見，終身事且無憂，上書徒爾爲也。"登曰："某知有君父，不知有權臣。"既而中書奏故事無納官贖罪，仍送静江獄。登歸葬其母，訖事詣獄，而舜陟先以事下獄死矣，事卒昭白。

守帥胡舜陟對高登説："古縣，是秦太師父親治理的舊地，事實上太師生在這裏，爲什麽不立祠祭祀他？"高登説："秦檜任宰相不像話，生祠不能設立。"舜陟大爲惱怒，指摘秦琥的事，移荔浦縣丞康寧來代替高登，高登因母親生病離職。舜陟於是創立秦檜祠而自己作記文，而且誣陷高登專横殺人的罪名，下詔送静江府獄。舜陟派有勇力的士兵捉拿高登，正值高登母親死在船上，簡單埋葬在河邊，渡海到京上書，請求免官贖罪，皇帝憐憫他。老朋友中有個任右司官的，對他説："丞相説過曾經和您在太學中認識，能够拜見一次，一輩子的事都不用擔憂，上書是無用的。"高登説："我知道有君王，不知道有權臣。"後來中書省上奏舊例没有免官贖罪的，仍下静江府獄。高登回鄉安葬他的母親，事情完畢後到獄中，而舜陟先前因事下獄死了，事情最終得到昭雪。

廣漕鄭鬲、趙不棄辟攝歸善令，遂差考試，摘經史中要語命題，策閩、浙水災所致之由。郡守李仲文即馳以達檜，檜聞震怒，坐以前事，取旨編管容州。漳州遣使臣謝大作持省符示登，登讀畢，即投大作上馬，大

廣路漕司鄭鬲、趙不棄辟舉代理歸善縣令，於是派他負責考試，摘取經史書裏重要的話出題，策問閩、浙造成水災的原因。郡守李仲文就馳馬去送到秦檜那裏，秦檜聽了勃然大怒，因以前的事獲罪，得到聖旨編管容州。漳州派使臣謝大作拿省裏的符信給高登看，高登讀完了，就向

作曰："少入告家人，無害也。"登曰："君命不敢稽。"大作愕然。比夜，巡檢領百卒復至，登曰："若朝廷賜我死，亦當拜敕而後就法。"大作感登忠義，爲泣下，奮劍叱巡檢曰："省符在我手中，無它語也。汝欲何爲，吾當以死捍之。"鬲、不棄亦坐鐫一官。

謝大作投案上馬，謝大作說："稍候進去告訴家裏人，没有關係的。"高登說："君主的命令不敢拖延。"謝大作很驚愕。到了夜裏，巡檢率領一百名士兵又到，高登說："假如朝廷賜我死，也應當拜受聖旨然後接受法律制裁。"謝大作被高登的忠義感動，爲他流淚，挺劍叱責巡檢說："省裏的符命在我手裏，没有其他的話。你想要幹什麽？我要用生命保護他。"鄭鬲、趙不棄也獲罪貶一級官。

登謫居，授徒以給，家事一不介意，惟聞朝廷所行事小失，則顰蹙不樂，大失則慟哭隨之。臨卒，所言皆天下大計。後二十年，丞相梁克家疏其事以聞。何萬守漳，言諸朝，追復迪功郎。後五十年，朱熹爲守，奏乞褒録，贈承務郎。

高登謫官家居，教授學生維持生活，家事一絲一毫不放在心上，衹是聽到朝廷辦的事稍有失誤，便皺眉不樂，有大過失就跟着慟哭。臨死，所説的話都是國家大事。二十年之後，丞相梁克家條奏他的事報告皇帝。何萬守漳州，進言其事給朝廷，追復迪功郎。五十年後，朱熹作郡守，上奏請求褒獎記録，追贈承務郎。

登事其母至孝，舟行至封、康間，阻風，方念無以奉晨膳，忽有白魚躍于前。其學以慎獨爲本，所著《家論》、《忠辨》等編，有《東溪集》行世。

高登服侍母親極爲孝順，船行到封州、康州之間，被大風阻遏，正想着没有東西奉進爲早餐，忽然有白魚躍到面前。他的學問用君子慎於獨處做根本，著作有《家論》、《忠辨》等篇，有《東溪集》傳世。

婁寅亮

婁寅亮字陟明，永嘉人。政和二年進士，爲上虞丞。建炎四年，高宗至越，寅亮上疏云："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薨，章聖取宗室育之宫中，此天下之大慮也。'仁宗感悟其説，詔英祖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諛臣進説，獨推濮王子孫以爲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奔迸藍縷，僅同民庶。恐祀豐于昵，仰違天監，太祖在天莫肯顧歆，是以二聖未有回鑾之期，金人未有悔禍之意，中原未

婁寅亮字陟明，永嘉人。政和二年進士，任上虞縣丞。建炎四年，高宗到越州，婁寅亮上奏疏説："從前的賢人説過：'太祖捨棄他的兒子而立弟弟，這是天下最大的公心；周王薨逝，章聖太后把宗室的孩子養在宫中，這是天下最大的深謀遠慮。'仁宗感悟他的話，下詔讓英宗進宫繼承帝位。帝胄子孫，可爲君可爲王，遭受災變事故，仍然像帶子一樣不會斷絶。現在握有天下的，衹有陛下一個人而已。正當後宫子息尚未繁多，太子星辰隱晦不顯，孤身獨立没有幫助，有見識的人感到寒心。天公是不是在深切戒飭陛下，要追思祖宗的公心遠慮所考慮到的事呢？崇寧以來，阿諛奉承的臣子進獻的説法，衹推崇濮王的子孫爲近親，其餘都稱爲同姓，於是使太祖的後代，寂寞無聲，奔走分散衣服襤褸，僅僅和一般民衆一樣。恐怕是因爲祭祀豐盛超過了父廟，違背了天鑒，太祖在天的神靈不肯享用，因

有息肩之日。臣愚不識忌諱，欲乞陛下于子行中遴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并選宣祖、太宗之裔，材武可稱之人，升爲南班，以備環衛。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係人心之望。”帝讀之感悟，樞密富直柔薦之。

此二位聖人没有回駕的日子，金人没有懊悔造成災禍的表示，中原大地没有卸去負擔的一天。臣愚笨不懂得忌諱，想要請求陛下從子侄輩裏選擇太祖的孫子們中間有賢德的人，升品級爲親王，使他們治理天下，等待皇子降生以後，再退回到自己的封地；并且選擇宣祖、太宗的後代，人才武略值得稱贊的人，升爲南班，充任環衛官。希望能够上慰天上的神靈，下係人民的期望。”皇帝讀了他的話感動覺悟，樞密富直柔推薦他。

紹興元年，召赴行在，以其言宗社大計也。既入見，復上疏曰：“陛下轍迹所環，六年于外，險阻艱難，備嘗之矣。然而二聖未還，金人未滅，四方未靖者，何哉？天意若曰：天祚宋德，太祖不私其子而保之，不幸奸邪誤國而壞之，將使嗣聖念祖，思危而後獲之，乃所以申其永命也。臣誠狂妄，去歲上章，請陛下取太祖諸孫之賢者，視秩親王，使牧九州，誤蒙采聽，赦而不誅。兹蓋在天之靈發悟聖心，爲社稷計，非愚臣之所及也。伏望宣告大臣行之，它日皇子之生，使之退處清暇，不過增一節度使爾。陛下以太祖之心，行章聖之慮，自然孝弟感通，兩宫回蹕，澤流萬世。”

紹興元年，召他前往皇帝所在之地，因他上言的是天下的重大決策。入見以後，又上奏疏説：“陛下車馬軌迹循環的時候，有六年在城外，險阻艱難，全都經歷過了。但是二位聖人還没有回返，金人還没有被消滅，四方各地還没有平定的原因，是爲什麽呢？天意好像是説：上天福祐宋朝的氣運，太祖不偏私自己的子孫所以保護它，不幸因爲奸邪壞人貽誤國家而毁壞了它，將要讓朝廷繼承聖德懷念祖先，想到危險以後再獲得它，這是申明它的長久運命的辦法。臣實在狂妄，去年上奏章，請求陛下選太祖孫子們中的賢人，提升品級等同親王，讓他們治理天下，誤被采納聽取，赦免而没有殺掉我。這恐怕是天上的神靈啓發感悟聖上的心，替國家打算，不是愚笨的臣子能做到的。俯伏盼望宣布給大臣實行，以後皇子出生，再讓他們退回去居住在清閑的地方，不過是多添一位節度使罷了。陛下用太祖的聖心，實行章聖太后的遠慮，自然會使孝悌之心感通上天，兩宫回駕，福澤流傳萬代。”

改合入官，擢監察御史。時相秦檜以其直柔所薦，惡之，諷言者論寅亮匿父喪不舉，下大理鞫問，無實，猶坐爲族父冒占官户罷職，送吏部，由是坐廢。

改爲合入官，提升監察御史。當時宰相秦檜因爲他是富直柔推薦的，很討厭他，微言示意言官論列婁寅亮隱瞞父親去世不舉行喪禮，下大理寺審訊，没有事實證據，還是因爲族叔父冒名爲官户而獲罪罷職，送交吏部，因此被廢斥。

宋汝爲

宋汝爲字師禹，豐縣人。靖康元年，金人犯京師，闔門遇害。汝爲思報國家及父兄之仇，建炎三年，金人再至，謁部使者陳邊事，遣對行在。高宗嘉納，特補修武郎，假武功大

宋汝爲字師禹，豐縣人。靖康元年，金人入侵京城，全家被殺害。汝爲想報國家和父兄的深仇，建炎三年，金人再來，謁見部使者陳述邊疆戰事，派他到皇帝駐蹕處晉見。高宗嘉獎采納，特恩補爲修武郎，暫任武功大夫、開州刺史，奉

夫、開州刺史，奉國書副京東運判杜時亮使金。

國書作爲京東運判杜時亮的副手出使金國。

時劉豫節制東平，丞相吕頤浩因致書豫。汝爲行次壽春，遇完顔宗弼軍，不克與時亮會，獨馳入其壁，將上國書。宗弼盛怒，劫而縛之，欲加僇辱。汝爲一無懼色，曰："死固不辭，然銜命出疆，願達書吐一辭，死未晚。"宗弼顧汝爲不屈，遂解縛延之曰："此山東忠義之士也。"命往見豫，汝爲曰："願伏劍爲南朝鬼，豈忍背主不忠于所事。"力拒不行，乃至京師，瀕死者數四。

當時劉豫任東平節度使，丞相吕頤浩托他帶信給劉豫。宋汝爲走到壽春，碰上完顔宗弼的部隊，不能和杜時亮會合，獨自騎馬進入金人的工事，將要交上國書。完顔宗弼勃然大怒，劫持捆綁了他，想要施加殺戮侮辱。宋汝爲毫無懼色，説："死本來在所不辭，但是接受命令出國，希望送到書信説一句話，再死不晚。"完顔宗弼看宋汝爲不屈服，就解開綁繩延請他説："這是山東的忠義之士。"命他前往見劉豫，宋汝爲説："願意俯伏在劍下做南朝忠鬼，怎忍心背離君主做不忠的事。"堅決拒絶不去，於是到達京師，好幾次差一點死掉。

豫僭號，汝爲持頤浩書與之，開陳禍福，勉以忠義，使歸朝廷。豫悚而立曰："使人！使人！使豫自新南歸，人誰直我，獨不見張邦昌之事乎？業已至此，夫復何言。"即拘留汝爲。然以汝爲儒士，乃授通直郎、同知曹州以誘之，固辭。遂連結先陷于北者凌唐佐、李亘、李儔爲腹心，以機密歸報朝廷。唐佐等所遣僧及卒爲邏者所獲，汝爲所遣王現、邵邦光善達，朝廷皆官之。

劉豫僭位稱帝號，宋汝爲拿吕頤浩的信給他看，啓發陳述禍福利害，用忠義之道勉勵他，讓他歸順朝廷。劉豫惶悚地站起來説："使者！使者！假使劉豫自首圖新回到南朝，别人誰認爲我是對的，單單没有見到張邦昌的事情嗎？既然已經到了這個地步，又還能説什麽。"就拘留汝爲。但認爲宋汝爲是個儒生，於是授官通直郎、同知曹州來引誘他，堅決拒絶。於是串連了以前失陷在北方的凌唐佐、李亘、李儔作心腹，把機密大事回報朝廷。唐佐等人派遣的和尚及士兵被巡邏的人促住了，宋汝爲派遣的王現、邵邦光順利到達，朝廷都封他們做了官。

紹興十三年，汝爲亡歸，作《恢復方略》獻于朝，且曰："今和好雖定，計必背盟，不可遽弛。"時秦檜當國，置不復問。獨禮部尚書蘇符憐之，爲言于朝，换宣教郎，添差通判處州。高宗憶其忠，特轉通直郎。

紹興十三年，宋汝爲逃回來，作《恢復方略》獻給朝廷，而且説："現在講和雖然已經確定，猜想敵人一定會違背盟約，不能立即放鬆戒備。"當時秦檜掌握國家大權，放置一邊不再過問。祇有禮部尚書蘇符憐惜他，替他在朝廷進言，换官宣教郎，添差通判處州。高宗憶念他的忠誠，特命轉爲通直郎。

汝爲遂上丞相書，言："用兵之道，取勝在于得勢，成功在乎投機。女真乘襲取契丹之鋭，梟視狼顧，以窺中原，一旦長驅直搗京闕，升平既久，人不知兵，故彼得投其機而速發，由是猖獗兩河，以成盗據之功。

宋汝爲就向丞相上書，説："用兵的法則，取得勝利是因爲得占優勢，獲得成功是因爲投合時機。女真乘着突襲戰勝契丹的鋭氣，像梟鳥豺狼般環視四顧，來窺測中原大地，一旦長驅直入直衝京城，太平已久，人們不知道什麽是戰争，所以他們投合了時機而迅速發動，從此猖獗在兩

既而關右、河朔豪傑士民避地轉鬥，從歸聖朝，將士戮力，削平群盗，破逐英雄，百戰之餘，勇氣萬倍。回思曩昔，痛自懲悔，人人扼腕切齒，願當一戰。加以金人兵老氣衰，思歸益切，是以去歲順昌孤壘，力挫其鋒。方其狼狽逃遁之際，此國家乘勝進戰之時也。惜乎王師遽旋，撫其機而不發，遂未能殄滅醜類，以成恢復之功。今聞其力圖大舉，轉輸淮北，其設意豈小哉！所慮秋冬復肆猖獗，兀术不死，兵革不休，雖欲各保邊陲，安可得也。今當乘去歲淮上破賊之勢，特降哀痛之詔，聲言親征，約諸帥長驅直擣，某月日各到東京，協謀并力，以俘馘兀术爲急。"

河，而成就强盗竊據的戰功。然後關西、河朔的豪俠俊傑士子民衆回旋轉戰，歸順聖朝，將士死力作戰，鏟平各路盗賊，擊破驅逐英雄，百戰以後，勇氣萬倍。回想從前，痛自懲愧後悔，人人握着手腕咬牙切齒，願意决一死戰。加上金人出兵太久氣勢已經衰竭，想家心情越來越迫切，因此去年的順昌一座孤城，就能出力挫敗他們的兵鋒。正當他們狼狽逃竄的瞬間，這正是國家乘勝進兵的時機。可惜國家軍隊很快回返，撫摸着機關却没有發動，於是没能消滅醜類，來成就恢復的功業。現在聽説要盡力謀求大舉進攻，輾轉運輸在淮北一帶，他們設想的意圖還小嗎！值得憂慮的是秋冬時節重又肆行猖獗，兀术不死，戰争不休，即使想要各自保全邊疆，又怎麽可能做到。現在應當乘着去年在淮河上攻破賊人的勢頭，特别頒降哀痛的詔書，聲明御駕親征，約定各帥臣長驅直衝，某月某日各自到達東京，協作謀劃齊心合力，把捕殺兀术當作首要急事。"

又言："兀术好勇妄作，再起兵端，所共謀者，叛亡群盗而已。去夏諸帥各舉，金人奔命敗北之不暇，兀术深以爲慮，故爲先發制人之動，所恃者不過自能聚兵合勢，料王師以諸帥分軍爾。今計其步騎不過十萬，王師雲集，其衆數倍，合勢刻期，并進戮力，何憂乎不勝？若以諸帥難相統屬，宜除川、陝一路，專當撒離喝，權合諸帥爲兩節制，公選大臣任觀軍容爲宣慰之職，往來調和諸帥，使之上下同心，左右戮力，則勢既合不爲賊所料矣。不然，分軍出陳、蔡，直擣東都，賊必首尾勢分，復以重兵急擊，然後以舟師自淮繇新河入鉅野澤，以步兵自洛渡懷、衛入太行山，以襲其内。舟師入鉅野，則齊魯摇，步兵入太行，則三晋應，賊勢雖欲合而不分，亦難乎爲計矣。"

又説："兀术喜歡逞勇妄爲，再開戰争禍端，和他共同謀劃的，不過叛變逃亡的盗賊們罷了。去年夏天各路將帥共同發兵，金人逃命敗退都來不及，兀术深深感到憂慮，所以做出先發制人的舉動，所倚仗的不過是自己能够聚集兵衆造成合軍之勢，料想朝廷部隊按諸位將帥分率部隊罷了。現在計算他的步騎兵不超過十萬人，朝廷部隊會合一處，人數是他的好幾倍，聯合成勢規定期限，齊頭并進合力同心，還怕什麽不能勝利？如果認爲各路將帥難於互相統屬，應當除去川、陝一路，專一阻擋撒離喝，權且合并各路將帥爲兩個節度使，公開推選大臣擔任觀察軍容進行宣撫慰問的職務，來往調整聯係各路將帥，讓他們上下一心，左右合力，那麽勢力就能够聯合而不會被賊人算計了。不然的話，分兵取道陳、蔡，直衝東都，賊人必然頭尾勢力分散，再用强兵突然攻擊，然後用艦隊從淮河由新河進入鉅野澤，用步兵從洛水渡過到懷州、衛州進入太行山，來襲擊他們的内部。艦隊進入鉅野，就使齊魯動摇，步兵進入太行，就得到三晋響應，賊人雖然想要合勢而不分散，也難於做到了。"

久之，有告汝爲于金人以蠟書言其機事者，大索不獲，尋知南歸。檜將械送金人，汝爲變姓名爲趙復，徒步入蜀。汝爲身長七尺，疏眉秀目，望之如神仙。楊企道者，遇之溪上，企道曰："必奇士也。"款留之，見其議論英發，洞貫古今，靖康間離亂事歷歷言之，企道益驚，遂定交，假僧舍居之。

過了很久，有報告金人汝爲用蠟丸書信泄露他們的機密事的，大肆搜捕没有捉到，不久知道已經回歸南方。秦檜將要逮捕他送交金人，宋汝爲改變姓名叫做趙復，步行入蜀。宋汝爲身高七尺，淡眉秀目，看上去好像是神仙。有個叫楊企道的人在溪邊遇見他，楊企道說："一定是位奇士。"款待挽留他，看見他議論豪邁奮發，通曉古今，靖康年間離散禍亂的事情講得清清楚楚，楊企道更加驚訝，於是定爲知交，借僧人房舍給他居住。

檜死，汝爲曰："朝廷除此巨蠹，中原恢復有日矣。"企道勸其理前事，汝爲慨然太息曰："吾結髮讀書，奮身一出，志在爲國復仇，收還土宇，頗爲諸公所知。命繆數奇，軋于權臣，今老矣，新進貴人，無知我者。"汝爲能知死期，嘗祭其先，終日大慟，將終，神氣不亂。

秦檜死了，宋汝爲說："朝廷除去了這條大蛀蟲，中原國土的恢復有日子了。"楊企道勸他重整舊業，宋汝爲感慨嘆息說："我從小讀書，奮身一度出仕，志向在於爲國報仇，收復國土，很受諸位名公知遇。命途舛錯運氣不好，被權臣傾軋排擠，現在老了，新近提拔的貴人，没有瞭解我的人了。"宋汝爲能知道自己死的日期，曾經祭祀他的祖先，整天痛哭，臨死，神氣都不迷亂。

汝爲俶儻尚氣節，博物洽聞，飲酒至斗餘，未嘗見其醉，或歌或哭，涕淚俱下。其客蜀也，史載之、邵博、宇文亮臣、李燾相得甚歡，趙沂、王京魯、關民先、楊寀、惠疇經紀其喪事。

宋汝爲卓越不群崇尚氣節，博學廣聞，喝酒達到一斗多，没有見他醉過，有時唱歌有時哀哭，涕淚都流下來。他客居在蜀地，和史載之、邵博、宇文亮臣、李燾相交很快樂，趙沂、王京魯、關民先、楊寀、惠疇辦理他的喪事。

三十二年，其妻錢莫知汝爲死，詣登聞鼓院以狀進，詔索之不得。隆興二年，其子南强以汝爲之死哀訴于朝，參知政事虞允文、錢端禮以聞，特官一子。有《忠嘉集》行世。

三十二年，他的妻子錢氏不知道宋汝爲已經死了，到登聞鼓院投遞訴狀，下詔尋找他找不到。隆興二年，他的兒子宋南强把宋汝爲的死訊哀訴到朝廷，參知政事虞允文、錢端禮報告皇上，特恩授官給他的一個兒子。有《忠嘉集》傳世。

論曰：高宗播遷，復有苗、劉之變，此何時也，鄭瑴、王庭秀正色立朝，以争君臣之義，顧不韙哉！仇悆愷悌君子，遺澤在民。《易》曰"王臣蹇蹇"，高登有焉。婁寅亮請立太祖後爲太子，能言人臣之所難言，而高宗亦慨然從之，君仁而臣直乎！宋

論曰：高宗流離遷徙，又有苗傅、劉正彦之變，這是什麽時刻，鄭瑴、王庭秀端莊正氣立於朝廷，而争論君臣大義，怎能得不到贊同呢！仇悆是和樂簡易的君子，遺留下恩澤在民衆之中。《易經》說"輔助王室的大臣忠直不變"，高登就有這樣的品質。婁寅亮請求立太祖後人爲太子，能講出爲人臣子所難講的話，而高宗也能慷慨聽

汝爲歸自金國，論事切直，與寅亮俱迕秦檜，一則誣以罪譴，一則逃遁以死，於乎悕矣！

從他，這是君主仁慈臣下就正直吧！宋汝爲從金國歸來，議論政事切實直率，和婁寅亮一起都迕犯秦檜，一個被誣有罪而受責，一個逃跑躲藏至於死，唉呀可悲呀！

宋史卷四百

列傳第一百五十九

王信　汪大猷　袁燮　吴柔勝　游仲鴻
李祥　王介　宋德之　楊大全

王信

王信字誠之，處州麗水人。既冠，入太學，登紹興三十年進士第，試中教官，授建康府學教授。丁父憂，服除，進所著《唐太宗論贊》及《負薪論》，孝宗覽之，嘉嘆不已，特循兩資，授太學博士。

王信字誠之，是處州麗水人。加冠成人以後，進了太學，紹興三十年進士及第，考試教授合格，任命爲建康府學教授。爲父親服喪，期滿後，進獻了他所寫的《唐太宗論贊》和《負薪論》，孝宗讀後，嘉許贊嘆不止，特賞他升官兩階，授任太學博士。

時須次者例徙外，添差温州教授。郡饑疫，議遣官振救之，父老願得信任其事，守不欲以煩信，請益力，信聞之，欣然爲行，遍至病者家，全活不可勝記。

當時候補實缺的官員按慣例要到外地，王信編外差遣爲温州教授。郡内饑荒并且疾病流行，議論派官員去賑濟救助，父老百姓希望能讓王信主管這件事，郡守不想用這件事麻煩王信，百姓更加强烈地請求，王信聽説後，很高興地出發，去到每一個病人的家中，救活的人不計其數。

差敕令所删定官，法令有不合人情，自相抵牾，吏得以傅會出入者，悉釐正之。轉對，言："敵情不可測，和議不可恃，今日要當先爲自備之策，以待可乘之機。"上以爲是。又論："太學正、録掌規矩之官而員多，博士掌訓導之官而員少，請以正、録兩員升爲博士。"從之。論除官脞冗之敝，乞精選監司而擇籍名，郡將代半歲乃注人。上親以其章授宰臣行。

差遣爲敕令所删定官，對法令中不符合人之常情，自相抵觸，官吏能牽强附會解釋偏差的地方，都加以改正。在輪流到朝廷上應對時，他説："敵人的情况不可測度，和議不可依靠，今天要緊的是應該先制定自我防備的策略，以等待可乘之機。"皇上認爲正確。又論説："太學正、太學録是掌管法度的官員而人數多，博士是掌管訓導的官員却人數少，請求將太學正、太學録中的兩人升爲博士。"皇帝采納了他的意見。論述授任官吏繁瑣雜亂的弊病，請求精心挑選監司人員并選擇列入名册，州將領替换半年纔登録備案。皇上親自把他的奏章交給宰相執行。

權考功郎官。蜀人張公遷，初八年免銓，至是改秩，吏妄引言，復令

代理考功郎官。蜀人張公遷，任官起初八年免於銓選，到這時改官，官吏亂找藉口，又讓他

柅之，信鈎考其故，吏怖服。有三蜀士實礙式，吏受賕爲地，工部尚書趙雄，蜀人也，以屬信，信持弗聽，已而轉吏部閲審成牘，撫掌愧嘆，嗟激不已，以聞于上。

受到阻礙，王信調查考辨其中緣由，官吏害怕而服罪。有三蜀的士人實際上不合標準，但官吏受賄爲他們打通關節，工部尚書趙雄，是蜀人，將這事托付給王信，但王信堅持不聽從，不久趙雄轉到吏部審閲原來的公文，不禁拍掌慚愧嘆服，贊嘆不已，并將這事奏報皇上。

它日，上謂尚書蔡洸曰："考功得王信，銓曹遂清。"邏者私相語，指爲神明。武臣給告不書年齒，磨轉蔭薦，肆爲奸欺，不可控搏，爲摘最者數事告宰相，付之大理獄。事連三衙，殿帥王友直鋭争之，上審知其非，沮之曰："考功所言，公事也，汝將何爲?"獄具，皆伏辜。因請置籍，以柅後患。

後來有一天，皇上對尚書蔡洸説："考功得到王信，銓選部門就清明了。"巡察的人私下議論，把他當作神明。武臣寫告身不寫年齡，考核轉官及蔭補薦官，大肆作弊欺瞞，難以控制，王信選取了最嚴重的幾件上報宰相，交付大理寺獄。事件牽連到三衙，殿帥王友直極力争辯，皇上清楚地知道他不對，阻止他説："考功所説的是公事，你想幹什麽?"案件已定，案犯都伏罪。王信於是請求載列簿籍，以杜絶後患。

授軍器少監，仍兼考功郎官。丁母憂，吏裒金殺牲禱神，願信服闋無再爲考功。既起，知永州。入奏事，留爲將作少監，復考功郎官，轉軍器少監兼右司郎官，升員外郎。四方有以疑獄來上者，信反復披覽，常至夜分。

授任軍器少監，仍然兼任考功郎官。爲母親服喪，官吏凑錢殺牲向神祈禱，希望王信服完喪後不再做考功郎官。喪期滿後起用，任永州知州。入朝奏事，留朝任爲將作少監，又爲考功郎官，轉任軍器少監兼右司郎官，升爲員外郎。各地有報上疑難案件的，王信反復批閲，常常到半夜。

升左司員外郎，轉對，論士大夫趨向之敝："居官者逃一時之責，而後之禍患有所不恤；獻言者求一時之合，而行之可否有所不計。集事者以趣辦爲能，而不爲根本之慮；謀利者以羨餘爲事，而不究源流之實。持論尚刻薄，而寖失祖宗忠厚之意；革敝預煩碎，而不明國家寬大之體。因循玩習，恬不爲怪。願酌古之道，當時之宜，示好惡於取舍之間，使天下靡然知鄉，而無復爲目前苟且之徇。"又論："朝廷有恤民之政，而州縣不能行恤民之實。近歲不登，陛下軫念元元，凡水旱州郡租賦，或蠲放，或倚閣住催。然倚閣住催之名可以并緣爲擾，願明與減放。"又論豫備三説：收逃亡之卒，選忠順之官，嚴訓練之

升爲左司員外郎，輪流上朝應對時，論述士大夫趨向的弊端："做官的逃避一時的責任，對以後的禍害就不加關心；上言的衹求一時的相合，對是否能行得通就不加考慮。成事的以把事情辦好爲有本事，而不作根本的打算；謀求利益的衹想着收取賦税盈餘，却不考察這些賦税源流的實際。發表議論推崇刻薄，而逐漸失去了祖宗忠厚的本意；革除弊端時措施繁瑣，而不明白國家寬大的體制。因循守舊習以爲常，安然處之不以爲怪。希望參酌古代的道理，并適應現實的需要，在取捨之中顯示好惡標準，使天下人都知道努力的方向，而不再因循目前苟且從事之風習。"又論述："朝廷有體恤民衆的政策，但州縣却不能施行體恤民衆的實事。近年來糧食歉收，陛下體念百姓，凡是遭水旱災的州郡的田租賦税，或者免除，或者暫停催收。但是暫停催收還是可以作爲擾民的藉口，希望明確給予減免。"又論述

職。又言屯田利害。上皆納其説。

三種預先準備的觀點：招收逃亡的士卒，選擇忠順的官員，嚴格訓練的職責。又論説屯田的利弊。皇上都接納了他的説法。

兼玉牒所檢討官、提領户部酒庫。久之，上諭信曰："知朕意否？行用卿，慮書生不長於財賦，故以命卿，果能副朕所委。"

兼任玉牒所檢討官、提領户部酒庫。很久以後，皇上對王信説："知道我的意思嗎？任用你，是考慮到書生不擅長理財賦，所以任命你，你果然能够擔當我的委任。"

爲中書門下檢正諸房文字，遷太常少卿兼權中書舍人。假禮部尚書使于金，肄射都亭，連中其的，金人駭曰："尚書得非黑王相公子孫耶？"謂王德用也。信得米芾書法，金人寶之。歸言金人必衰之兆有四，在我當備之策有二，上首肯之。

任爲中書門下檢正諸房文字，升任太常少卿兼代理中書舍人。暫時以禮部尚書身份出使金國，在都亭演習射箭，他連續射中靶子，金人驚駭地説："尚書莫非是黑王相公的子孫嗎？"黑王相公指王德用。王信的書法學自米芾，金人以爲珍寶。歸來後説金人必然衰敗的徵兆有四個，在我朝應當預防的策略有兩條，皇上同意他的説法。

太史奏仲秋日月五星會于軫，信言："休咎之徵，史策不同，然五星聚者有之，未聞七政共集也。分野在楚，願思所以順天而應之。"因條上七事。又言："陛下即位之初，經營中原之志甚鋭，然功之所以未立者，正以所用之人不一。其人不一，故其論不一；其論不一，故其心不一。願豫求至當之論，使歸于一。鎖闈封駁，而右府所不下關中書，或斜封捷出，左於公論。統領官奴事内侍，坐謫遠州，幸蒙赦還而遽復故職。潛藩恩舊之隸徒，権酤官而齒朝士。老禁校僥冀節鉞，詭計可得之，而奉稍恩典，與正不異。閤門多溢額祗候。妃嬪進封而冒指它姓爲甥侄。既一一塗歸，有雖書讀而徐核其不當者，續争救之。"上曰："事有不可不問者，第言之，朕無有不爲卿行者。"於是益抗志不回。

太史奏報仲秋日月及五星在軫宿會聚，王信説："吉凶的徵兆，史書記載不同，但五星會聚是有的，没聽説日月五星共聚的。分野在楚地，希望考慮如何順應上天。"因此逐條陳述七件事。又説："陛下剛即位時，治理中原的志向十分堅決，但功業之所以没有能建立，正因爲用的人不一致。用的人不一致，他們的言論就不一樣；他們的言論不一樣，所以他們的心思就不一樣。希望事先尋求十分恰當的言論，并使它們得到統一。翰林院密封駁奏，而樞密院下達命令不關通中書省，或者非朝廷正命的封授由邪門發出，與公衆輿論相背。統領官巴結内侍，坐罪貶謫邊遠州郡，幸而得到赦免回京却立即恢復舊職。皇帝爲藩王時有舊交的僕從，爲権酤官而與朝官同列。老禁軍校官僥幸希冀軍鎮封爵，用詭計可以得到它，而且俸禄和恩典，與正式的没有不同。閤門官中有很多超編祗候。妃嬪進封後冒指他姓人爲甥侄。一一改動奏還後，有的雖然因爲書寫讀音而慢慢考核出它們不當之處的，再繼續糾正它。"皇上説："事情有不能不過問的，祗管説出來，我没有不爲你施行的。"於是更加堅定志向不曲撓。

宦者甘昪既逐遠之矣，屬高宗崩，用治喪事，人莫敢言。昪俄提舉

宦官甘昪已被遠遠地放逐了，正遇上高宗去世，用他料理喪事，人們都不敢説什麽。甘昪隨

德壽宫，信亟執奏，舉朝皆悚。翰林學士洪邁適入，上語之曰："王給事論甘昪事甚當。朕特白太上皇后，聖訓以爲：'今一宫之事異於向時，非我老人所能任，小黄門空多，類不習事，獨昪可任責，分吾憂。渠今已歸，居室尚不能有，豈敢蹈故態。'以是駁疏不欲行。卿見王給事，可道此意。"信聞之乃止。

即提舉德壽宫，王信立即持章上奏，滿朝都很驚慌。翰林學士洪邁正好入朝，皇上對他説："王給事所説甘昪一事很正確。我特地禀奏太上皇后，聖訓認爲：'現在一個宫裏的事情跟過去不同，不是我這樣的老人能承擔的，小黄門空有那麽多，很多不熟習這些事，衹有甘昪可以負責，替我分憂。他現在已回來，居室尚且不能有，哪敢故態重演。'因此駁回上疏不準備施行。你見到王給事，可轉達這個意思。"王信聽後就停止了。

信遇事剛果，論奏不避權要，繇此人多嫉之，信亦力求去，提舉崇福宫。詔求言，信條十事以獻，其目曰：法戒輕變，令貴必行，寬州郡以養民力，修軍政以待機會，郡當分其緩急，縣當别其劇易，嚴銅錢之禁，廣積聚之備，處歸附之人，收逃亡之卒。

王信遇事剛毅果斷，上奏論述不避權貴顯要，因此很多人嫉恨他，王信也極力要求解職，提舉崇福宫。下詔要求臣民上書言事，王信條陳十件事獻上，其要目是：法規要戒輕易改變，政令貴在一定施行，寬待州郡以休養民力，修治軍事以等待機會，郡應分辨其緩急，縣應區别其難易，嚴格銅錢的禁令，擴大積聚的儲備，安置歸附的人，收集逃亡的士卒。

起知湖州，信未涉州縣，據案剖析，敏如流泉。擢集英殿修撰、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奏免逋官錢十四萬、絹七萬匹、綿十萬五千兩、米二千萬斛。山陰境有獱獺湖，四環皆田，歲苦潦，信創啓斗門，導停潴注之海，築十一壩，化匯浸爲上腴。民繪象以祠，更其名曰王公湖。築漁浦堤，禁民不舉子，買學田，立義冢，衆職修理。加焕章閣待制，徙知鄂州，改池州。

起用爲湖州知州，王信没有治理過州縣，却根據案卷解剖分析，敏捷如流泉。提拔爲集英殿修撰、紹興府知府、浙東安撫使。奏請免除拖欠的官錢十四萬、絹七萬匹、綿十萬五千兩、米二千萬斛。山陰境内有獱獺湖，四周都是農田，每年苦於積水災害，王信發明啓斗門，將積水疏導灌注到海裏，修築十一道水壩，變水淹地爲上等肥田。民衆畫像來祭祠他，并改湖名爲王公湖。修築漁浦堤，禁止百姓不生子，買置學田，設立義冢，各種職事得到修整。加官焕章閣待制，移爲鄂州知州，又改任池州知州。

初，信扶其父喪歸自金陵，草屨徒行，雖疾風甚雨，弗避也，由是得寒濕疾。及聞孝宗遺詔，悲傷過甚，疾復作，至是寖劇，上章請老，以通議大夫致仕。有星隕于其居，光如炬，不及地數尺而散。數日，信卒，遺訓其子以忠孝公廉。所著有《是齋集》行世。

當初，王信從金陵扶送他父親的喪柩回鄉，草鞋步行，即使大風暴雨，也不遮避，因此得了寒濕病。等到聽了孝宗的遺詔，悲傷過度，病又發作，到這時更加嚴重，上奏章請求告老，以通議大夫退休。有星隕落在他的居處，光亮如火炬，離地數尺散開。幾天後，王信去世，留給他兒子的遺訓是忠孝公廉。著作有《是齋集》流行於世。

汪大猷

汪大猷字仲嘉，慶元府鄞縣人。

汪大猷字仲嘉，慶元府鄞縣人。紹興七年，

紹興七年，以父恩補官，授衢州江山縣尉，曉暢吏事。登十五年進士第，授婺州金華縣丞，爭財者諭以長幼之禮，悅服而退。

李椿年行經界法，約束嚴甚，檄大猷覆視龍遊縣，大猷請不實者得自陳，毋遽加罪。改建德，遷知崑山縣。丁父憂，免喪，差總領淮西、江東錢糧幹官，改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

參知政事錢端禮宣諭淮東，辟幹辦公事，充參議官，遷大宗丞兼吏部郎官，又兼户部右曹。入對，言："總核名實，責任臣下。因才而任，毋違所長，量能授官，毋拘流品。"孝宗顧謂左右曰："疏通詳雅而善議論，有用之才也。"除禮部員外郎。丞相洪适薦兼吏部侍郎，仍遷主管左選。

莊文太子初建東宫，兼太子左諭德、侍講，兩日一講《孟子》，多寓規戒。太子嘗出龍大淵禁中所進侍燕樂章，諭官僚同賦，大猷曰："鄭、衛之音，近習爲倡，非講讀官所當預。"白于太子而止。遷秘書少監，修《五朝會要》。金人來賀，假吏部尚書爲接伴使。尋兼權刑部侍郎，又兼崇政殿説書，又兼給事中。

孝宗清燕，每訪政事，嘗曰："朕每厭宦官女子之言，思與卿等款語，欲知朝政闕失，民情利病，苟有所聞，可極論之。"大猷遂陳耆長雇直隸經總制司，并緣法意使里正兼催科之役，厲民爲甚。又論："亭户未嘗煮鹽，居近場監，貸錢射利，隱寄田産，害及編氓，宜取二等以上充役。"又論："賜田勛戚，豪奪相先，陵轢州縣，惟當賜金，使自求之。"又論："没入貲産，止可行於强盗、

因父親恩蔭補選爲官，授任衢州江山縣尉，通曉吏事。十五年進士及第，授任婺州金華縣丞，對於爭奪財産的人告訴他們長幼有序的禮義，使他們都心悦誠服地回去。

李椿年施行經界法，制約管束很嚴，用檄文徵召汪大猷巡視龍遊縣，汪大猷請求讓經界不實的人能自己陳述，不要馬上治罪。改官建德丞，遷任崑山縣知縣。父親去世服喪，喪滿後，差遣總領淮西、江東錢糧幹官，改任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

參知政事錢端禮宣諭淮東，徵召他爲幹辦公事，充任參議官，升任大宗丞兼吏部郎官，又兼任户部右曹。入朝應對，説："整體考核名與實，讓臣下各負其責。根據才能任用，不要埋没長處，估計能力授予官職，不要拘泥流品等級。"孝宗環顧左右的人説："通達事理安詳温雅而且善於議論，是有用的人才。"任爲禮部員外郎。丞相洪适推薦他兼任吏部侍郎，接着升任主管左選。

莊文太子剛建置東宫，兼任太子左諭德、侍講，兩天講一次《孟子》，多包含着規勸告誡。太子曾出示龍大淵在宫禁中進獻的侍宴樂章，命宫中僚屬一起賦詞，汪大猷説："鄭、衛之音，近於習俗如同倡優，不是講讀官應當參預的。"稟告太子中止此事。升秘書少監，修纂《五朝會要》。金人來朝賀，臨時以吏部尚書名義爲接伴使。不久兼代理刑部侍郎，又兼崇政殿説書，又兼給事中。

孝宗清閑之時，常詢問政事，曾説："我平常厭惡宦官和女子的言論，想與你們親近地交談，想知道朝廷政事的闕失，民衆内心的喜好擔憂，如果有這方面的見聞，可詳盡論述。"汪大猷於是陳述耆户長和雇工的錢都隸屬經制司、總制司，都據法令的意思讓里正兼管催促攤派的差使，危害百姓很嚴重。又論述："亭户没有煮過鹽，因居處離場監近，借貸錢財賺取利潤，暗地裏寄置田地産業，對編民造成危害，應讓二等以上的服役。"又論述："賜田給有功的外戚，他們爭先大肆搶奪，欺凌州縣民衆，衹應當賞賜金

贓吏，至於倉庫綱運之負陷者，惟當即其業收租以償，既足則給還，使復故業。”轉對，言捕酒之害，及居官者不得鑄銅爲器。上嘉獎曰：“卿前後所言，皆今日可行之事。”

錢，讓他們自己去買田。”又論述：“没收財産，祇可對强盗和貪贓的官吏施行，至於倉庫綱運虧缺的，祇應當按照他們的産業收租來償還，收足後就退還，讓他們恢復舊業。”輪流應對時，上言捕酒的害處，以及做官的不能鑄銅器。皇上嘉獎説：“你前後所説的，都是現在可以施行的事。”

權刑部侍郎，升侍講，言：“有司率用新制，棄舊法，輕重舛牾，無所遵承，使舞文之吏時出，以售其奸，請明詔編纂。”書成上進，上大悦。

代理刑部侍郎，升任侍講，説：“有關部門都用新制度，廢棄舊法令，其間的輕重抵觸之處，没有可遵循的標準，使得玩弄條文的奸吏時時出現，來施行他們的奸謀，請明確下詔編纂。”書編成後進上，皇上十分高興。

尚書周執羔韓元吉、樞密劉珙以强盗率不處死，無所懲艾，右司林栗謂：“太祖朝强盗贓滿三貫死，無首從，不問殺傷。景祐增五貫，固從寬。今設六項法，非手刃人，例奏裁黥配，何所懲艾，請從舊法，贓滿三貫者斬。”大猷曰：“此吾職也。”遂具奏曰：“强盗烏可恕，用舊法而痛懲之，固可也。天聖以來，益用中典，寖失禁奸之意。今所議六項法，犯者以法行之，非此而但取財，惟再犯者死，可謂寬嚴適中。若皆置之死地，未必能禁其爲盗，盗知必死，將甘心於事主矣，望稍開其生路。”乃奏用六項法則死者十七人，用見行法則十四人，舊法則百七十人俱死。遂從大猷議。

尚書周執羔韓元吉、樞密劉珙認爲强盗通常不處死，没有懲戒作用，右司林栗認爲：“太祖朝强盗贓物滿三貫就處死，没有首犯脅從之分，不問是否殺人傷人。景祐年間增到五貫，已是從寬。現在設立六項法，不是親手殺人，按例奏請判爲黥配，無所懲戒。請按舊法，贓物滿三貫的斬首。”汪大猷説：“這是我的職責。”於是備文上奏説：“强盗怎可饒恕，用舊法嚴懲他們，自然可以。天聖年以來，多用中典，漸漸失去禁止奸邪的原意。現在議立的六項法，觸犯的依法處理，不在此内的祇没收財物，祇有再犯的處死，可以説是寬嚴適中。如果都處死，未必能够禁止人做强盗，强盗知道必死，就會甘心追隨他的主子了，希望稍微給他們放開生路。”於是奏告用六項法則當死的有十七人，用現行法則有十四人，用舊法則一百七十人都要處死。於是聽從汪大猷的建議。

借吏部尚書爲賀金國正旦使，至盱眙，得印榜云：“强盗止用舊法，罷六項法。”還朝自劾求去，上聞之，復行六項法。

臨時以吏部尚書名義爲賀金國正旦使，到盱眙時，看到印榜説：“對强盗祇用舊法，罷用六項法。”返朝後自己彈劾辭職，皇上聽説後，重又實行六項法。

改權吏部侍郎兼權尚書。夜傳旨學士院，出唐沈既濟論選舉事，曰：“今日有此敝，可行與否，詰旦當面對。”即奏：“事與今異，敝雖似之，言則難行。”上曰：“卿言甚明。”既郊，差充鹵簿使，以言去，授敷文閣

改爲代理吏部侍郎兼代理尚書。夜間有聖旨傳到學士院，出示唐代沈既濟對選舉之事的論述，説：“今天有這種弊端，可不可以施行，到天明要面談。”立即上奏：“事情與今日不同，弊端雖然與它相似，言論却難以實行。”皇上説：“你的話很明白。”郊祭後，差遣充任鹵簿使，因

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宫。

起知泉州。毗舍邪嘗掠海濱居民，歲遣戍防之，勞費不貲。大猷作屋二百區，遣將留屯。久之，戍兵以真臘大賈爲毗舍邪犯境，大猷曰："毗舍邪面目黑如漆，語言不通，此豈毗舍邪耶?"遂遣之。故事蕃商與人争鬥，非傷折罪，皆以牛贖，大猷曰："安有中國用島夷俗者，苟在吾境，當用吾法。"三佛齊請鑄銅瓦三萬，詔泉、廣二州守臣督造付之。大猷奏："法，銅不下海。中國方禁銷銅，奈何爲其所役?"卒不與。進敷文閣直學士，留知泉州。

逾年，提舉太平興國宫，改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以大暑討永新禾山洞寇，不利，自劾，降龍圖閣待制，落職，南康軍居住，提舉太平興國宫。復龍圖閣待制，提舉上清太平宫。復敷文閣待制，升學士。没，贈二官。

大猷與丞相史浩同里，又同年進士，未嘗附麗以干進，浩深嘆美之。好周施，叙宗族外族爲《興仁録》，率鄉人爲義莊二十餘畝以爲倡，衆皆欣勸。所著有《適齋存稿》、《備忘》、《訓鑒》等書。

袁燮

袁燮字和叔，慶元府鄞縣人。生而端粹專静，乳媪置槃水其前，玩視終日，夜卧常醒然。少長，讀東都《黨錮傳》，慨然以名節自期。入太學，登進士第，調江陰尉。

浙西大饑，常平使羅點屬任振恤。燮命每保畫一圖，田疇、山水、道路悉載之，而以居民分布其間，凡名數、治業悉書之。合保爲都，合都

爲被彈劾解職。授官敷文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宫。

起用爲泉州知州。毗舍邪曾搶掠海濱居民，每年派遣軍隊防禦，花費不可估量。汪大猷建了二百區房屋，派將領留居屯戍。很久以後，戍兵把真臘的大商人當成毗舍邪侵犯邊境，汪大猷説："毗舍邪面目像漆一樣黑，語言不通，這怎能是毗舍邪呢?"於是放了他們。舊例外商與人争鬥，不是傷了人折成罪，而都用牛贖，汪大猷説："哪裏有中國用島國蠻夷習俗的，如果在我境内，就應當用我的法律。"三佛齊請求鑄造三萬塊銅瓦，皇帝下詔命泉州、廣州二州的守臣督造好交付給它。汪大猷上奏："依照法令，銅不能入海。中國正在禁止銷煉銅，爲什麽被他們役使?"終於不給。進官敷文閣直學士，留任泉州知州。

過了一年，提舉太平興國宫，改任隆興府知府、江西安撫使。在暑天討伐永新禾山洞的寇賊，没有取勝，自我彈劾，降爲龍圖閣待制，免去職務，南康軍居住，提舉太平興國宫。復任龍圖閣待制，提舉上清太平宫。復任敷文閣待制，升任學士。去世，贈二級官階。

汪大猷與丞相史浩同鄉，又是同年進士，從没有依附他以求提拔，史浩對此十分贊嘆。喜好周濟施捨，排列宗族和外族作了《興仁録》，率領鄉里人建義莊二十多畝作爲倡導，民衆都歡欣鼓舞。所著的有《適齋存稿》、《備忘》、《訓鑒》等書。

袁燮字和叔，慶元府鄞縣人。天生正直純粹敦厚沉静，乳母放一盤水在他面前，整天就把玩凝視，夜間躺卧常常醒來。稍稍年長些，讀東都《黨錮傳》，慷慨地用名節要求自己。進入太學，進士及第，調任江陰尉。

浙西發生大饑荒，常平使羅點讓他負責救濟。袁燮命令每保畫一張圖，田地、山水、道路都記在上面，又把居民分布在其中，户籍、産業也都寫上。合并保成爲都，合并都成爲鄉，合并

爲鄉，合鄉爲縣，征發、爭訟、追胥，披圖可立决，以此爲荒政首。除沿海制屬。連丁家艱，寧宗即位，以太學正召。時朱熹諸儒相次去國，丞相趙汝愚罷，燮亦以論去，自是黨禁興矣。久之，爲浙東帥幕、福建常平屬、沿海參議。

嘉定初，召主宗正簿、樞密院編修官，權考功郎官、太常丞、知江州，改提舉江西常平、權知隆興。召爲都官郎官，遷司封。因對，言："陛下即位之初，委任賢相，正士鱗集，而竊威權者從旁睨之。彭龜年逆知其必亂天下，顯言其奸，龜年以罪去，而權臣遂根據，幾危社稷。陛下追思龜年，蓋嘗臨朝太息曰：'斯人猶在，必大用之。'固已深知龜年之忠矣。今正人端士不乏，願陛下常存此心，急聞剴切，崇奬朴直，一龜年雖没，衆龜年繼進，天下何憂不治。""臣昨勸陛下勤於好問，而聖訓有曰：'問則明。'臣退與朝士言之，莫不稱善。而側聽十旬，陛下之端拱淵默猶昔也，臣竊惑焉。夫既知如是而明，則當知反是而暗。明則輝光旁燭，無所不通；暗則是非得失，懵然不辨矣。"

遷國子司業、秘書少監，進祭酒、秘書監。延見諸生，必迪以反躬切己，忠信篤實，是爲道本。聞者悚然有得，士氣益振。兼崇政殿説書，除禮部侍郎兼侍讀。時史彌遠主和，燮爭益力，臺論劾燮，罷之，以寶文閣待制提舉鴻慶宫。起知温州，進直學士，奉祠以卒。

燮初入太學，陸九齡爲學録，同里沈焕、楊簡、舒璘亦皆在學，以道義相切磨。後見九齡之弟九淵發明本心之指，乃師事焉。每言人心與天地

鄉成爲縣，賦税兵役、爭鬥訴訟、偵捕盜賊，按照它可以馬上解决，因此救荒工作做得最好。任沿海制屬。接連爲父母服喪，寧宗繼皇帝位，用太學正職位徵召。當時朱熹等儒者相繼離開京城，丞相趙汝愚罷官，袁燮也因爲言論離職，從此黨禁興起了。很久以後，任浙東帥幕、福建常平屬、沿海參議。

嘉定初年，徵召任主宗正簿、樞密院編修官，代理考功郎官、太常丞、江州知州，改任提舉江西常平、代理隆興知府。召任都官郎官，遷任司封。在奏對時，説："陛下剛繼承皇位時，委任賢能的宰相，正直之士雲集，竊取權威的人却在旁斜眼相視。彭龜年預料他必定使天下大亂，明白指出他的奸詐，彭龜年因此獲罪遭貶，權臣於是扎根并勾結，幾乎危害社稷。陛下追想彭龜年，好像曾在上朝時嘆息説：'這個人還在的話，一定重用他。'固然已經深知彭龜年的忠心了。而今正直的人士并不缺乏，希望陛下常存這種心思，儘快聽取切實的言論，嘉奬樸實正直的行爲，一個彭龜年雖去了，許多龜年會接着進用，天下何愁治理不好。""臣前日勸陛下勤於詢問，聖訓説：'問則明。'臣退下後與朝廷官員們説了這話，没有不稱好的。但側耳傾聽十旬，陛下的默然無語還像原來一樣，臣私下感到疑惑。既然知道像這樣會明白，就應當知道不這樣就不明白。明白就會光輝廣照，無所不通；不明白就會是非得失，稀裏糊塗辨不清楚了。"

遷任國子司業、秘書少監，升任祭酒、秘書監。接見生員時，必定教導他們要反省律己，忠實守信，這纔是道的根本。聽的人敬畏而有收獲，士氣更加振奮。兼任崇政殿説書，授任禮部侍郎兼侍讀。當時史彌遠主張議和，袁燮爭論更加激烈，御史臺上奏彈劾袁燮，罷免了他，以寶文閣待制提舉鴻慶宫。起用爲温州知州，進官直學士，奉祠去世，

袁燮剛入太學時，陸九齡是學録，同鄉沈焕、楊簡、舒璘也都在太學，用道義相互激勵。後來見到陸九齡弟弟陸九淵發明本心的宗旨，於是拜他爲老師。常説人心與天地一個本源，精心

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學者稱之曰絜齋先生。後謚正獻。子甫自有傳。

思索去得到它，兢兢業業去守住它，就與天地相似了。求學的人稱他爲絜齋先生。後來謚號正獻。兒子袁甫自己有傳。

吴柔勝

吴柔勝字勝之，宣州人。幼聽其父講伊、洛書，已知有持敬之學，不妄言笑。長游郡泮，人皆憚其方嚴。登淳熙八年進士第，調都昌簿。丞相趙汝愚知其賢，差嘉興府學教授，將置之館閣，會汝愚去，御史湯碩劾柔勝嘗救荒浙右，擅放田租，爲汝愚收人心，且主朱熹之學，不可爲師儒官，自是閒居十餘年。

吴柔勝字勝之，宣州人。幼時聽他父親講解伊、洛學派的書，已經知道有保持恭敬的學説，不隨便説話發笑。年長游學郡學，人們都害怕他的方正嚴肅。淳熙八年進士及第，調任都昌主簿。丞相趙汝愚知道他的賢能，差遣爲嘉興府學教授，準備把他安排在館閣中，遇到趙汝愚離職，御史湯碩彈劾吴柔勝曾在浙右救濟饑荒時擅自放免田租，替趙汝愚收買人心，而且主張朱熹的學説，不能任師儒官，從此閑居十多年。

嘉定初，主管刑、工部架閣文字，遷國子正。柔勝始以朱熹《四書》與諸生誦習，講義策問，皆以是爲先。又於生徒中得潘時舉、吕喬年，白于長，擢爲職事，使以文行表率，於是士知趨向，伊、洛之學，晦而復明。遷太學博士，又遷司農寺丞。

嘉定初年，主管刑部、工部架閣文字，遷任國子正。吴柔勝開始用朱熹的《四書》與學生們誦讀研習，講義和策問，都把這個放在首位，又在學生中選出潘時舉、吕喬年，稟告長官，提升爲職事，讓他們用文章行爲作表率，從此士人知道努力方向，伊、洛的學説，由隱晦又重新光大。遷任太學博士，又遷升司農寺丞。

出知隨州。時再議和好，尤戒開邊隙，旁塞之民事與北界相涉，不問法輕重皆殺之。郡民梁皋有馬爲北人所盗，追之急，北人以矢拒皋，皋與其徒亦發二矢。北界以爲言，郡下七人于獄，柔勝至，立破械縱之，具始末報北界而已。收土豪孟宗政、扈再興隸帳下，後宗政、再興皆爲名將。築隨州及棗陽城，招四方亡命得千人，立軍曰"忠勇"，廩以總所闕額，營栅器械悉備。除京西提刑，領州如故。改湖北運判兼知鄂州。甫至，值歲歉，即乞糴于湖南，大講荒政，十五州被災之民，全活者不可勝計。

出朝爲隨州知州。當時重議和好，尤其禁止引起邊界糾紛，邊塞與北界相關的民事糾紛，不問犯法輕重一律殺頭。郡民梁皋的馬被北人偷去，急着追趕，北人放箭阻擋梁皋，梁皋和他的同伴也放了二枝箭。北界通報這事，郡中將七人下獄，吴柔勝到後，立即打開刑具放了他們，寫明事情始末通報北界而已。收服當地豪傑孟宗政、扈再興隸屬帳下，後來孟宗政、扈再興都成了名將。修築隨州以及棗陽城，招收四方逃亡的共有一千人，建立軍隊叫"忠勇軍"，軍糧靠總領所的空額供給，軍營栅欄器械都齊備。授任京西提刑，管領州事與原來一樣。改任湖北運判兼知鄂州。剛到任，碰上糧食歉收，就向湖南請求買糧，大力研究救荒辦法，十五個州遭災的民衆，被救活的無法計算。

改知太平州，除直秘閣，主管亳州明道宫。改直華文閣，除工部郎中，力辭，除秘閣修撰，依舊宫觀以

改任太平州知州，授任直秘閣，主管亳州明道宫。改直華文閣，授任工部郎中，極力推辭，授任秘閣修撰，依舊提舉宫觀去世，謚號正

卒，謚正肅。二子淵、潛，俱登進士，各有傳。

游仲鴻

游仲鴻字子正，果之南充人。淳熙二年進士第，初調犍爲簿。李昌圖總蜀賦，辟糴買官，奇其才，曰："吾董餉積年，惟得一士。"昌圖召入，首薦之，擢四川制置司幹辦公事。制置使趙汝愚一見即知敬之。

敘州董蠻犯犍爲境，憲將合兵討之，仲鴻請行。詰其釁端，以州負馬直也，乃使人諭蠻曰："歸俘則還馬直，不然大兵至矣。"蠻聽命，仲鴻受其降而歸。改秩，知中江縣，總領楊輔檄置幕下。時關外營田凡萬四千頃，畝僅輸七升。仲鴻建議，請以兵之當汰者授之田，存赤籍，遲以數年，汰者衆，耕者多，則横斂一切之賦可次第以減。輔然之，大將吳挺沮而止。趙汝愚移帥閩，舉仲鴻自代，制置使京鏜、轉運劉光祖亦交薦于朝。

紹熙四年，赴召，趙汝愚在樞密，謂仲鴻直諒多聞，訪以蜀中利病。汝愚欲親出經略西事，仲鴻曰："宥密之地，斡旋者易，公獨不聞呂申公'經略西事當在朝廷'之語乎?"汝愚悟而止。差幹辦諸司糧料院。

光宗以疾久不朝重華宮，仲鴻遺汝愚書，陳宗社大計，書有"伊、周、霍光"語，汝愚讀之駭，立焚之，不答。又遺書曰："大臣事君之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既不死，曷不去?"汝愚又不答。孝宗崩，仲鴻泣謂汝愚曰："今惟有率百官哭殿庭，以請親臨。"宰相留正以病去，仲鴻亟簡汝愚曰："禫日不決，禍必起矣。"汝愚又不答。後三日，嘉王即位于重華宮。

肅。二個兒子吳淵、吳潛，都考中進士，各自有傳。

游仲鴻字子正，果州南充人。淳熙二年進士及第，初次做官調任犍爲主簿。李昌圖總領蜀地賦税，徵用爲糴買官，覺得他的才能傑出，説："我負責糧餉多年，衹得到一個才士。"李昌圖被召入朝，首先推薦他，升任四川制置司幹辦公事。制置使趙汝愚一見就賞識敬重他。

敘州董蠻侵犯犍爲邊境，提點刑獄司準備合兵討伐他們，游仲鴻請求前往。詢問爭端的起因，是因爲州裏拖欠買馬錢，於是派人告訴董蠻説："放回俘虜就償還馬錢，不然大軍就來了。"蠻人聽從命令，游仲鴻受降後撤回。改官階，爲中江縣知縣，總領楊輔發文徵召安排在幕府中。當時關外營田共有一萬四千頃，每畝僅收七升糧。游仲鴻建議，請求分田給應淘汰的士兵，保留兵籍，等數年後，淘汰的多了，耕田的多了，那麽强横徵收的一切賦税可以逐次減少。楊輔贊成他的建議，大將吳挺阻止而作罷。趙汝愚改任閩帥，舉薦游仲鴻接替自己，制置使京鏜、轉運劉光祖也交相在朝廷上推薦他。

紹熙四年，應召入朝，趙汝愚在樞密院，認爲游仲鴻正直誠實而且見識廣，向他訪詢蜀中利弊。趙汝愚準備親自出去處理西部事務，游仲鴻説："樞密機要之地，容易周旋，你難道没聽説呂申公'調解西部事務應當在朝廷'的話嗎?"趙汝愚醒悟而停止。差遣爲幹辦諸司糧料院。

光宗因爲有病很久不朝觀重華宮，游仲鴻寫信給趙汝愚，陳述宗廟社稷大事，信中有"伊、周、霍光"這樣的話，趙汝愚讀後害怕，立即燒了它，没有回信。又寫信説："大臣事奉君主的原則，如果有利社稷，生死隨它。既然不能死，爲什麽不辭官?"趙汝愚又不回信。孝宗去世，游仲鴻哭着對趙汝愚説："現有惟有率領百官在宮殿上痛哭，以請求皇上親臨。"宰相留正因爲有病解職，游仲鴻馬上寫信給趙汝愚説："除喪服的祭日不決定，災禍一定發生了。"趙汝愚又不理會。過了三天，嘉王在重華宮即皇帝位。

汝愚既拜右丞相，以仲鴻久游其門，辟嫌不用。初，汝愚之定策也，知閤韓侂胄頗有勞，望節鉞，汝愚不與。侂胄方居中用事，恚甚。汝愚迹已危，方益自嚴重，選人求見者例不許。仲鴻勸以降意容接，覬遏異論，而汝愚以淮東西總賦積弊，奏遣仲鴻核實。仲鴻曰："丞相之勢已孤，不憂此而顧憂彼耶？"改監登聞鼓院以行。

會侍講朱熹以論事去國，仲鴻聞之，即上疏曰："陛下宅憂之時，御批數出，不由中書。前日宰相留正之去，去之不以禮；諫官黄度之去，去之不以正；近臣朱熹之去，復去之不以道。自古未有舍宰相、諫官、講官而能自爲聰明者也。願亟還熹，毋使小人得志，以養成禍亂。"

監察御史胡紘希侂胄意，誣汝愚久蓄邪心，嘗語人以乘龍授鼎之夢，又謂朝士中有推其宗派，以爲裔出楚王元佐正統所在者，指仲鴻也。初，欲直書仲鴻名，同臺張孝伯見之曰："書其名則竄矣。凡阿附宰相，本冀官爵，此人沉埋六院且二年，心迹可察。"卒不書其名。

慶元元年，汝愚罷相，仲鴻遷軍器監主簿，力丐外，除知洋州。朱熹聞其出，曰："信蜀士之多奇也。"越三年，起知嘉定府。擢利路轉運判官，數忤宣撫副使吴曦，曦言仲鴻老病，朝命易他部。未幾，曦叛，宣撫司幕官薛紱訪仲鴻於果山，仲鴻對之泣，指案上一編書示紱曰："開禧丁卯正月游某死。"謂家人曰："曦逼吾死，即填其日。"

時宣撫使程松已大棄其師遁，仲鴻以書勸成都帥楊輔討賊，輔不能用。至是松至果，仲鴻謂紱曰："宣

趙汝愚拜任右丞相後，因爲游仲鴻一直在他門下，避嫌不使用。當初，趙汝愚謀立天子時，知閤韓侂胄很有功勞，希望掌管軍事，趙汝愚不同意。韓侂胄正得勢朝廷中，很生氣。趙汝愚已有危險迹象，更加自我小心慎重，候選官員求見的一律不同意。游仲鴻勸他曲意優容接待，以期平息别人的議論，但趙汝愚因淮東、淮西總領賦税積累很多弊端，上奏派遣游仲鴻核實。游仲鴻説："丞相的勢力已孤單，不憂慮這方面却反而憂慮那方面嗎？"改爲監登聞鼓院出發。

正逢侍講朱熹因爲議論國事被貶出京城，游仲鴻聽説，立即上疏説："陛下居喪期間，御批數次發出，不經過中書。前些時候宰相留正的解職，是不按禮制的解職；諫官黄度的解職，是不按正道的解職；最近大臣朱熹的解職，又是不按道義的解職。自古没有捨棄宰相、諫官、講官却能自己達到耳聰目明的。希望趕快召回朱熹，不要讓小人得志，以養成禍亂。"

監察御史胡紘迎合韓侂胄的心意，誣陷趙汝愚久已藏有邪心，曾對人説騎龍傳鼎的夢境，又説朝官中有人推算他的宗派，認爲後裔出自楚王元佐，是正統所在，這人指的是游仲鴻。開始，準備直接寫游仲鴻的名字，同臺張孝伯見了説："寫了名字就要貶官，凡是附合宰相的，本是希求官爵，這人埋没六院近二年，心迹可見。"終於没寫他的名字。

慶元元年，趙汝愚被罷免相職，游仲鴻改任軍器監主簿，極力請求外任，授任洋州知州。朱熹聽説他出京，説："的確蜀士中有很多傑出人士啊。"過了三年，起用爲嘉定府知府。升任利路轉運判官，多次觸犯宣撫副使吴曦，吴曦説游仲鴻年老有病，朝廷命令改换其他部門。不久，吴曦叛亂，宣撫司幕官薛紱到果山訪問游仲鴻，游仲鴻對着他哭泣，指着几案上一部書給薛紱看并説："開禧丁卯正月游某死去。"對家人説："吴曦逼我死，就填上那天的日子。"

當時宣撫使程松已經抛下他的軍隊逃跑，游仲鴻寫信勸成都帥楊輔討伐叛賊，楊輔不接受。到這時程松到了果州，游仲鴻對薛紱説："宣威

威肯留，則吾以積奉二萬緡犒兵，護宣威之成都。”松不顧而去。總賦劉崇之繼至，仲鴻遣其子佀往見，以告松者告之，崇之復不聽。未幾，曦誅，參政李壁奏除利路提點刑獄，尋乞休致，予祠而歸，遷中奉大夫。

肯留下來，那麽我就用積蓄的二萬緡俸禄犒賞士兵，護送宣威到成都。”程松不理會而離去。總賦劉崇之接着來到，游仲鴻派兒子游佀去拜見，把告訴程松的話告訴他，劉崇之又不聽。不久，吴曦被殺，參政李壁奏請任命他爲利路提點刑獄，不久請求退休，授任祠禄官返鄉，升爲中奉大夫。

嘉定八年卒，年七十八。劉光祖表其隧道曰：“於乎，慶元黨人游公之墓。”紹定五年，謚曰忠。子佀，淳祐五年爲右丞相，自有傳。

嘉定八年去世，享年七十八歲。劉光祖爲他的墓道作表説：“嗚呼，慶元黨人游公之墓。”紹定五年，謚號忠。兒子游佀，淳祐五年任右丞相，自己有傳。

李祥

李祥字元德，常州無錫人。隆興元年進士，爲錢塘縣主簿。時姚憲尹臨安，俾攝録參。邏者以巧發爲能，每事下有司，必監視鍛煉，囚服乃已。嘗誣告一武臣子謗朝政，鞫于獄，祥不使邏者入門。既而所告無實，具以白尹，尹驚曰：“上命無實乎?”祥曰：“即坐譴，自甘。”憲具論如祥意，上駭曰：“朕幾誤矣，卿吾争臣也。”遂賜憲出身爲諫大夫，祥調濠州録事參軍。安豐守臣冒占民田，訟屢改而不决，監司委祥，卒歸之民。未幾，其人易守濠，以嫌换司理廬州；守出改官奏留之，不可。

李祥字元德，常州無錫人。隆興元年進士，任錢塘縣主簿。當時姚憲是臨安府尹，讓他擔任録參。皇城司探子把伺機告發作爲能事，每有案件下達司法部門，必定監視并羅織罪名，囚禁服刑纔罷休。曾經誣告一個武臣的兒子誹謗朝政，在獄中審訊，李祥不讓探子進門。後來告發之事查無實據，寫明禀告府尹，府尹吃驚地説：“皇上的命令會没有實據嗎?”李祥説：“即使受貶謫，我也甘心。”姚憲按照李祥的意思詳細上奏，皇上驚駭地説：“我幾乎錯了，你是我的諍臣。”於是賜姚憲出身爲諫大夫，李祥調任濠州録事參軍。安豐守臣侵占民田，官司屢次改動不能判定，監司委托給李祥，最終將田歸還給百姓。不久，那人改任濠州太守，因爲避嫌换任司理廬州；太守拿出改官的奏摺挽留他，不同意。

主管户部架閣文字、太學博士、國子博士、司農寺丞、樞密院編修官兼刑部郎官、大宗正丞、軍器少監。言：“忝朝迹八年，在外賢才不勝衆，願更出迭入由臣始。”出提舉淮東常平茶鹽、淮西運判。兩淮鐵錢比不定，祥疏乞官賜錢米銷濫惡者，廢定城、興國、漢陽監，更鑄紹熙新錢，從之，淮人以安。

主管户部架閣文字、太學博士、國子博士、司農寺丞、樞密院編修官兼刑部郎官、大宗正丞、軍器少監。説：“愧居朝廷任職八年，在外地的賢才有很多，希望輪换出入從臣開始。”出朝提舉淮東常平茶鹽、淮西運判。兩淮鐵錢的比例不穩定，李祥上疏請求官府賜給錢和米來購銷過於惡劣的鐵錢，廢除定城、興國、漢陽監，重新鑄造紹熙新錢，朝廷聽從了他的建議，淮人因此安定。

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國子祭酒。丞相趙汝愚以言去國，祥上疏争之，曰：“頃壽皇崩，兩宫隔絶，中

遷任國子司業、宗正少卿、國子祭酒。丞相趙汝愚因爲被彈劾貶出朝廷，李祥上疏争辯，説：“不久前壽皇去世，兩宫消息隔絶，内外議

外洶洶，留正棄印亡去，國命如髮。汝愚不畏滅族，决策立陛下，風塵不摇，天下復安，社稷之臣也。奈何無念功至意，忽體貌常典，使精忠巨節怫鬱黯暗，何以示後世?”

論紛紛，留正棄職離去，國家命運十分危急。趙汝愚不怕滅族的危險，決策擁立陛下，風塵不動，天下重新安定，是社稷重臣。怎麽没有考慮大功的意思，忽視以禮相待的常例，使精誠忠心有崇高節操的人憂愁失望，用什麽來示範後世呢?”

除直龍圖閣、湖南運副，言者劾罷之。於是太學諸生楊宏中、周端朝等六人上書留之，俱得罪。主冲佑觀，再請老，以直龍圖閣致仕。嘉泰元年八月卒，謚肅簡。

授任直龍圖閣、湖南運副，諫官彈劾罷免了他。當時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等六人上書挽留他，都被治罪。主管冲佑觀，再次請求退休，以直龍圖閣退休。嘉泰元年八月去世，謚號肅簡。

王介

王介字元石，婺州金華人。從朱熹、吕祖謙游。登紹熙元年進士第，廷對陳時弊，大略言："近者罷拾遺、補闕，有遠諫之意，小人唱爲朋黨，有厭薄道學之名。”上嘉其直，擢居第三人。

王介字元石，婺州金華人。跟隨朱熹、吕祖謙游學。紹熙元年進士及第，殿試時陳述時弊，大意説："最近罷免拾遺、補闕，有疏遠諫議的意思，小人公開結爲朋黨，有厭棄鄙薄道學的名聲。”皇上嘉許他的直率，選拔爲第三名。

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除爲國子録，上疏言："壽皇親挈神器授之陛下，孝敬豈可久闕乎?”又言："婦事舅姑如事父母，不可虧宫中之禮。”不報。孝宗崩，介又力請上過宫執喪，累疏言辭激切，人嘆其忠。

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授任國子録，上疏説："壽皇親自將帝位傳給陛下，孝敬怎麽能長久缺乏呢?”又説："媳婦侍奉公婆如同侍奉父母，不能虧缺宫中的禮節。”不回答。孝宗去世，王介又極力請求皇上到宫中治喪，多次上疏言辭激烈直率，人們感嘆他的忠心。

寧宗即位，介上疏言："陛下即位未三月，策免宰相，遷易臺諫，悉出内批，非治世事也。崇寧、大觀間事出御批，遂成北狩之禍。杜衍爲相，常積内降十數封還，今宰相不敢封納，臺諫不敢彈奏，此豈可久之道。”遷太學博士。

寧宗繼承皇位，王介上疏説："陛下繼位不到三個月，策命罷免宰相，改换臺諫官，都出自内宫批示，這不是治理世事的方法。崇寧、大觀年間事情都出自御批，因此造成北狩的災禍。杜衍作宰相，常常積壓十幾道内宫降旨密封駁還，如今宰相不敢密封交還，臺諫不敢彈劾上奏，這怎麽是可以長久的道理。”遷任太學博士。

時韓侂冑居中潛弄威福之柄，猶未肆也，而文墨議論之士陰附之以希進，於是始無所憚矣。侂冑始疑介前封事詆己，且其弟仰冑嘗以舊識求自通，介拒絶之，侂冑怨益深。

當時韓侂冑在朝中暗地裏玩弄作威作福的權柄，但還没太放肆，而舞文弄墨愛發議論的士人偷偷依附他以希求進身，此時開始無所顧忌了。韓侂冑最初懷疑王介先前的密奏詆毁自己，并且他弟弟韓仰冑曾經因爲是老相識要求疏通，王介加以拒絶，韓侂冑的怨恨更深了。

添差通判紹興府，尋知邵武軍。會學禁起，諫大夫姚愈劾介與袁燮皆

添差通判紹興府，隨即爲邵武軍知軍。遇到學禁興起，諫大夫姚愈彈劾王介與袁燮都是僞理

僞學之黨，且附會前相汝愚，主管台州崇道觀。久之，差知廣德軍。侂胄之隸人蘇師旦忿介不通謁，目爲僞黨，并及甲寅廷對之語，以告侂胄。有勸其自明者，介曰："吾髮已種種，豈爲鼠輩所使邪！"侂胄亦畏公議不敢發。以外艱去。

免喪，知饒州，未赴，召爲秘書郎，遷度支郎官。師旦已建節，介與同列謁政府，遇之於庭，客皆逾階而揖，介不顧。於是殿中侍御史徐柟劾介資淺立異，奉祠，除都大坑冶。

侂胄誅，朝廷更化，介召還，除侍左郎官兼右司、太子舍人，改兵部郎官、國子司業、太子侍講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除國子祭酒。會以不雨，詔百官指陳闕失，時宰相史彌遠以母喪起復，介手疏歷論時政，推本《洪範》僭恒暘若之證，謂："羅日愿爲變，是下人謀上也。修好增幣，而金人猶觖望，是夷人亂華也。内批數出，是左右干政也。諫官無故出省，是小人間君子也。皆謂之僭。一僭已足以致天變，而况兼有之哉。"又言："漢法天地降災，策免丞相，乞令彌遠終喪，擇公正無私者置左右，王、吕、蔡、秦之覆轍，可以爲戒。"

接送伴金國賀生辰使還，奏："故事兩國通廟諱、御名，而本朝止通御名，高宗至光宗皆傳名而不傳諱，紹熙初，黄裳嘗以爲言，而未及釐正。願正典禮，以尊宗廟。"

除秘書監，升太子右諭德。其在春官，篤意輔導，每遇講讀，因事規諫。太子嘗欲索館中圖畫，却而弗與，及張燈設樂，則諫止之；且乞選配故家以正始，絶令旨以杜請謁，官

學黨人；而且依附前宰相趙汝愚，主管台州崇道觀。很久以後，差遣爲廣德軍知軍。韓侂胄的手下人蘇師旦氣忿王介不通報請謁，看作僞黨，并且聯係到甲寅年在朝廷上應對的話，告訴韓侂胄。有人勸王介自己辯白一下，王介説："我年已老邁，怎麽能讓鼠輩使唤呢！"韓侂胄也害怕公衆議論不敢發作。因爲父親服喪離職。

服喪結束，爲饒州知州，没有赴任，召入任秘書郎，遷任度支郎官。蘇師旦已任使節，王介與同僚拜訪政府，在庭中相遇，客人都下臺階作揖，王介却不加理睬。於是殿中侍御史徐柟彈劾王介資歷淺却與别人不同，爲祠禄官，授任都大坑冶。

韓侂胄被殺後，朝廷改革，王介被召還朝，授任侍左郎官兼右司、太子舍人，改任兵部郎官、國子司業、太子侍講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任國子祭酒。遇到不下雨，下詔命百官陳述時政闕失，此時宰相史彌遠因爲母喪停止守孝起用復職，王介親筆作疏歷論時政，推究《洪範》僭恒暘若的例證，説："羅日愿叛變，這是下人圖謀長上。締結和好增加歲幣，但金人仍然不滿，這是夷人攪亂華夏。内宫批示多次發出，這是左右的人干預政治。諫官無故貶出臺省，這是小人離間君子。這都叫作僭越。一類僭越已經足以導致天變，何况兼而有之。"又説："漢代法律規定天地降下災禍，要策命罷免宰相，請求讓史彌遠服完喪，選擇公正無私的人安置在左右，王安石、吕惠卿、蔡京、秦檜的覆轍，可以作爲戒鑒。"

接送伴金國賀生辰使還朝，上奏："舊例兩國互通廟諱、御名，但本朝僅通報御名，高宗到光宗都傳報御名而不傳報廟諱，紹熙初年，黄裳曾經論説此事，但没來得及改正。希望修正典章禮制，以尊崇宗廟。"

授任秘書監，升任太子右諭德。他在太子春宫，專心一意地輔導，每次講讀文章，都依照實事規勸進諫。太子曾經想索要館中的圖畫，王介回絶不給，碰到挂彩燈設樂隊，就進諫阻止他；并且請求選擇世家大族婚配以保持正統，斷絶令

僚分日上直，以資見聞。

還宗正少卿兼權中書舍人，繳駁不避權貴。張允濟以閤職爲州鈐，介謂此小事而用權臣例，破祖宗制，不可不封還詞頭。丞相語介曰："此中宫意。"介曰："宰相而逢宫禁意向，給舍而奉宰相風旨，朝廷紀綱掃地矣。"

居數日，除起居舍人。介奏："宰相以私請不行，而托威福於宫禁，權且下移，誰敢以忠告陛下者。"乞歸老，不許。言："本朝循唐入閤之制，左右史不立前殿，若御後殿，則立朵殿下，何所聞見而修起居注乎？乞依歐陽脩、王存、胡銓所請，分立殿上。"

吏部侍郎許奕以言事去國，介奏曰："陛下更化三年，而言事官去者五人，倪思、傅伯成既去，其後蔡幼學、鄒應龍相繼而出，今許奕復蹈前轍。此五臣者，四爲給事，一爲諫大夫，兩年之間，盡聽其去。或謂此皆宰相意，自古未有大臣因給舍論事而去之者，是大臣誤陛下也，將恐成孤立之勢。"疏奏，乞補外，以右文殿修撰知嘉興府。

歲餘，升集英殿修撰、知襄陽府、京西安撫使。徙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以疾奉祠。嘉定六年八月卒，年五十六。端平三年，郡守趙汝談請于朝，特贈中大夫、寶章閣待制，謚忠簡。子埜，自有傳。

旨以杜絶干謁，宫中僚屬分天值班，以資助見聞。

遷任宗正少卿兼代理中書舍人，駁還章奏不避權貴。張允濟以閤職任州鈐，王介認爲這是小事却使用權臣的先例，破壞祖宗制度，不能不將告命提要密封送還。丞相對王介説："這是皇后的意思。"王介説："身爲宰相却逢迎内宫的意向，身爲給舍官却奉承宰相的旨意，朝廷的綱紀壞盡了。"

過了幾天，授任起居舍人。王介上奏："宰相因爲私下的請求行不通，就假托内宫的威福，權且向下傳達，誰敢表忠誠來禀告陛下。"請求退休，不同意。説："本朝依照唐朝入閤的制度，左右史官不站在前殿，如果皇上在後殿，就站在朵殿下面，能看見聽見什麽來修撰起居注呢？請求按歐陽脩、王存、胡銓所請求的，分别站在殿上。"

吏部侍郎許奕因爲議論政事被貶出京，王介上奏説："陛下改革三年，而議論政事的官員被貶的有五人，倪思、傅伯成貶去後，此後蔡幼學、鄒應龍相繼被貶，現在許奕重蹈前轍。這五個大臣，四個是給事，一個是諫大夫，兩年之間，全部聽任他們離去。有人説這都是宰相的意思，自古没有宰臣因爲給事、舍人官議論政事而貶謫他們的，這是宰臣貽誤了陛下，恐怕陛下會成爲孤立的形勢。"奏章上達，請求補授外任，以右文殿修撰爲嘉興府知府。

一年多後，升任集英殿修撰、襄陽府知府、京西安撫使。改爲慶元府知府兼沿海制置使，因爲有病奉祠。嘉定六年八月去世，享年五十六歲。端平三年，郡守趙汝談向朝廷請求，特别贈官中大夫、寶章閣待制，謚號忠簡。兒子王埜，自己有傳。

宋德之

宋德之字正仲，其先京兆人。隋諫大夫遠謫彭山，子孫散居於蜀，遂爲蜀州人。德之以應舉擢慶元二年外省第一，爲山南道掌書記。召除國子正，遷武學博士。與諸生論八陣之象

宋德之字正仲，祖先是京兆人。隋朝諫大夫宋遠被貶謫到彭山，子孫散居在蜀地，於是成爲蜀州人。宋德之因爲應舉進士被選拔爲慶元二年外省第一名，任山南道掌書記。召入授任國子正，遷任武學博士。與生員們論證八陣的形象是

本乎八卦，皆動物也，奇正之變，往來相生而不窮，知此然後可以致勝。

根據八卦而來，都是動物，奇正的變化，往來相生没有窮盡，知道這個然後可以取得勝利。

遷編修樞密院。時兵釁有萌，會赤眚見太陰，犯權星，未浹日，内北門鴟尾災，延及三省、六部，詔求言，德之奏："離爲火，爲日，爲甲胄；坎爲水，爲月，爲盜，爲隱伏。故火失其性，赤氣見，憂在甲兵；水失其性，太陰失度，憂在隱伏。"因疏七事，皆當今至切之患，乃曰："人火小變不足慮，天象之變，臣竊危之。"

遷任編修樞密院。當時戰争迹象有所萌芽，正好月亮中出現紅影，衝犯權星，没過十天，内北門上鴟尾發生火災，蔓延到三省、六部，下詔徵求直言，宋德之上奏："離象徵火，象徵日，象徵甲胄；坎象徵水，象徵月，象徵盜，象徵隱藏潛伏。所以火失去它的本性，紅色雲氣出現，憂患在於戰亂；水失去它的本性，月亮失去法度，憂患在於隱藏潛伏的危機。"於是疏陳七件事，都是當今極爲切實的憂患，於是説："人和火的小變異不足憂慮，天象的變異，臣私下認爲它很危險。"

他日，又對曰："今敵未動，而輕變祖宗舊制，命武臣帥邊以自遺患。晋叛將、唐藩鎮之禍基於此矣。"時吴曦在西陲，皇甫斌在襄漢，郭倪、李爽在兩淮，德之預以爲慮。

另一天，又應對説："如今敵人没行動，却輕易變更祖宗舊的制度，命令武臣統率邊防以自留禍患。晋朝叛將、唐朝藩鎮的禍害就根源於此啊。"當時吴曦在西部邊陲，皇甫斌在襄漢，郭倪、李爽在兩淮，宋德之預先爲此憂慮。

除太常丞，出知閬州。會曦變，托跌足以避僞，事平，始赴閬。擢本路提點刑獄，制帥安丙奏："德之傲視君命，不俟代者之來，徑用觀察使印領事。"詔降一官，改潼川路轉運判官、湖南路提刑，改湖北。

授任太常丞，出朝爲閬州知州。正遇吴曦兵變，假托摔壞了脚來逃避僞政權，事情平息後，纔趕赴閬州。升任本路提點刑獄，制帥安丙上奏："宋德之蔑視君王命令，不等替代的人到來，直接用觀察使印處理事情。"下詔降一級官階，改任潼川路轉運判官、湖南路提刑，改任湖北。

召爲兵部郎官。朝論有疑安丙意，丞相史彌遠首以問德之，德之對曰："蜀無安丙，朝廷無蜀矣，人有大功，實不敢以私嫌廢公議。"忤時相意，遂罷。安丙深感德之，嘗謂人曰："丙不知正仲，正仲知丙；丙負正仲，正仲不負丙。"請昏於德之，不許。論者益稱德之之賢。起知眉州，監特奏名試，得疾而卒。

召入任兵部郎官。朝内議論有懷疑安丙的意思，丞相史彌遠首先來問宋德之，宋德之回答説："蜀地没有安丙，朝廷就没有蜀地了，其有大功，實在不敢因爲私人矛盾改變公正議論。"違逆了當時宰相的心意，於是罷官。安丙很感激宋德之，曾經對人説："安丙不瞭解宋正仲，宋正仲瞭解安丙；安丙有負宋正仲，宋正仲不負安丙。"向宋德之請求聯姻，宋德之不同意。輿論更加稱贊宋德之的賢良。起用任眉州知州，監特奏名試，得病去世。

德之大父耕，性剛介，一朝棄官去，莫知所終。從父廉語德之曰："吾昔至臨安府，有人言蜀有宋宣教者過浙江而去，吾適越求之，則入四明矣。"德之渡浙江尋訪，至雪竇，

宋德之祖父宋耕，性格剛直耿介，有一天抛棄官職離去，不知所終。伯父宋廉對宋德之説："我過去到臨安府，有人説蜀地有叫宋宣教的過浙江去了，我到越州訪求，又説進四明了。"宋德之渡過浙江尋訪，到了雪竇，有個蜀僧説：

有蜀僧言："聞諸耆老云：山後有爛平山，有二居士焉，其一宋宣教也。"德之躋攀至爛平，見丹竈，置祠其上而歸。

"聽老人們説：山後有爛平山，有兩個居士在上面，其中一個是宋宣教。"宋德之攀登到爛平山上，見到煉丹竈，在上面擺上祭品後返回。

楊大全

楊大全字渾甫，眉之青神人。乾道八年進士，調温江尉，攝邑有政聲。

楊大全字渾甫，眉州青神人。乾道八年進士，調任温江尉，治理縣政有聲譽。

紹熙三年，召除監登聞鼓院。五年，光宗以疾久，不克省重華宫，廷臣多論諫者。太學生汪安仁等二百餘人上書，而龔日章等百餘人以投匭上書爲緩，必欲伏闕。大全謂："院以登聞名，實明目達聰之地也，今乃使人視爲具文，吾何顔以尸此職。"乃爲書以諫，力請過宫，書上不報。大全於是三上疏，其略曰：

紹熙三年，召入任監登聞鼓院。五年，光宗因爲久病，不能探視重華宫，廷臣有很多人議論進諫。太學生汪安仁等二百多人上書，但龔日章等一百多人認爲通過投匭上書慢，一定要伏闕進諫。楊大全説："院名叫登聞，實際是使耳目聰明順達的地方，如今竟讓人看成是擺設，我有什麽臉面空占着這個職位。"於是寫書奏進諫，極力請求皇帝到重華宫，書奏送上後没有回音。大全於是三次上疏，大意説：

> 臣之志於憂君者，不畏義死，不榮幸生，不以言而獲罪爲耻，而以言不聽從爲耻。自古諫之不效，其大者身膏斧鑕，其次亦流竄四裔，其小者猶罷免終身，未有若今日不勉於聽從，亦不加於黜逐，徒餌之以無所譴何之恩，使皆饕富貴，甘豢養，以消靡其風節。平居皆貪禄懷奸之士，則臨難必無仗節死義之人。

> 有志於爲國君擔憂的臣子，不怕赴義而死，不以僥幸活着爲光榮，不認爲因言論得罪是耻辱，而以言論不被聽從爲耻。自古進諫没有結果的，嚴重的身遭殺戮，其次的也流放到邊遠地區，最輕的尚且罷官終身，没有像今天既不積極聽從意見，也不加貶黜，衹是用没什麽可譴責的恩典引誘他們，使他們都貪圖富貴，甘心被豢養，來消磨他們的風格氣節。平時所居都是貪圖利禄心懷奸詐的人，那麽面臨危難必定没有堅持氣節爲義而死的人。

> 陛下自夏秋以來，執政從官之死者皆不信，卒之果然乎？不然乎？建康趙濟死，武興吴挺死，今尚不以爲然，則事有幾微於朕兆者，可諫陛下乎？萬一變起蕭墻，禍生肘腋，陛下必將以爲不信，坐受其危亡矣。

> 陛下從夏秋以來，對死去的執政官從屬官都不相信，最後是果真這樣呢？還是不是這樣呢？建康趙濟死了，武興吴挺死了，現在還不以爲然，那麽有幾乎看不出徵兆的事情，可以進諫陛下嗎？萬一變亂起於蕭墻之内，災禍生於肘腋之間，陛下一定會認爲不可信，坐受危亡罷了。

> 盗滿山東而高、斯弄權，二世不知也。蠻寇成都而更奏捷，明皇不知也。此猶左右聾瞽爾。今在朝之士瀝忠以告，而陛下不

> 盗賊遍布山東而趙高、李斯玩弄權柄，秦二世不知道。蠻夷占領成都却傳送捷報，唐明皇不知道。這好比左右的人是聾子和瞎子。如今在朝的人士竭盡忠心相告，但陛下

聽，是陛下自壅蔽其聰明也。今外間傳聞，以爲壽皇將幸越，幸吴興，此愛陛下之深，欲泯其迹也。陛下當亟圖所以解壽皇之憂。

疏入，又不報。

寧宗即位，遷宗正寺主簿。慶元元年，易太常寺主簿，遷司農寺丞。修《高宗實録》，充檢討官。先是，韓侂胄用事，私臺諫之選爲己羽翼，且欲得知名士，借其望以壓群言，一時之好進者，恨不預此選也。會御史虚位，有力薦大全者，屬大全一往見，且曰："公朝見，除目夕下矣。"大全笑謝，决不往，明日遂丐外。時《實録》將上矣，上必推恩，大全去不少待。於是除知金州，至姑蘇，以病卒。

論曰：王信有文學，通政事。汪大猷敦厚老成。袁燮學有所本。吴柔勝、游仲鴻名在僞學。觀李祥訟趙汝愚，公論藉是以立。王介、楊大全直道而行。宋德之其知兵者歟？

不聽，這是陛下自己蔽塞耳目。現今外面傳聞，認爲壽皇將要巡幸越州，巡幸吴興，這是深深熱愛陛下，想要泯滅他的痕迹。陛下應當趕快想辦法來解除壽皇的憂慮。

疏送入後，又没回音。

寧宗繼位，遷任宗正寺主簿。慶元元年，改太常寺主簿，遷任司農寺丞。修纂《高宗實録》，充任檢討官。此前，韓侂胄把持大權，私下控制臺諫官員的選拔作爲自己的羽翼，而且想得到知名人士，假藉他們的名望來壓制衆人言論，一時間喜好鑽營的人，衹恨不能參加選拔。正好御史位置空缺，有人極力推薦楊大全，囑咐楊大全去見一次面，并説："您早晨見，晚上任命書就會下來了。"楊大全笑着謝絶，堅决不去，第二天就請求外任。當時《實録》已經將要進上，皇上一定會推及恩澤，楊大全離去没有絲毫遲疑。於是授任金州知州，到姑蘇後，因病去世。

論曰：王信有文才，通曉政事。汪大猷忠厚老成。袁燮學問有根源。吴柔勝、游仲鴻名字在僞學中。看李祥批評趙汝愚，公正議論由此建立。王介、楊大全正直行事。宋德之是懂得軍事的人吧？

宋史卷四百一

列傳第一百六十

辛棄疾　何異　劉宰　劉爚　柴中行　李孟傳

辛棄疾

辛棄疾字幼安，齊之歷城人。少師蔡伯堅，與党懷英同學，號辛、党。始筮仕，决以蓍，懷英遇《坎》，因留事金，棄疾得《離》，遂决意南歸。

辛棄疾字幼安，是齊歷城人。年輕時師從蔡伯堅，與党懷英同學，號稱辛、党。起初占卜仕途，用蓍草來决定，党懷英遇到《坎》卦，於是留下事奉金朝，辛棄疾占得《離》卦，於是决心回到南方。

金主亮死，中原豪傑并起。耿京聚兵山東，稱天平節度使，節制山東、河北忠義軍馬，棄疾爲掌書記，即勸京决策南向。僧義端者，喜談兵，棄疾間與之游。及在京軍中，義端亦聚衆千餘，説下之，使隸京。義端一夕竊印以逃，京大怒，欲殺棄疾。棄疾曰："丐我三日期，不獲，就死未晚。"揣僧必以虛實奔告金帥，急追獲之。義端曰："我識君真相，乃青兕也，力能殺人，幸勿殺我。"棄疾斬其首歸報，京益壯之。

金主完顏亮死後，中原地區豪傑并起。耿京在山東集聚兵馬，號稱天平節度使，控制山東、河北的忠義兵馬，辛棄疾任掌書記，就勸耿京决策回歸南方。有個叫義端的僧人，喜歡談論軍事，辛棄疾有時與他交往。當辛棄疾在耿京軍中的時候，義端也聚集一千多人，辛棄疾勸降他，使他歸屬了耿京。義端一天晚上偷了帥印逃跑，耿京大怒，要殺辛棄疾，辛棄疾説："寬限我三天，抓不住他，受死不遲。"揣摩僧人一定會將虛實情况跑去報告金兵主帥，緊急追趕抓獲了他。義端説："我知道您的本相是青兕，有神力能殺人，希望不要殺我。"辛棄疾斬了他的首級回來報告，耿京更加看重他。

紹興三十二年，京令棄疾奉表歸宋，高宗勞師建康，召見，嘉納之，授承務郎、天平節度掌書記，并以節使印告召京。會張安國、邵進已殺京降金，棄疾還至海州，與衆謀曰："我緣主帥來歸朝，不期事變，何以復命？"乃約統制王世隆及忠義人馬全福等徑趨金營，安國方與金將酣飲，即衆中縛之以歸，金將追之不

紹興三十二年，耿京命令辛棄疾奉表歸附宋朝，高宗在建康慰勞軍隊，召見，嘉獎他并受了表，授予承務郎、天平節度掌書記，并用節使印和告身徵召耿京。遇到張安國、邵進已殺了耿京投降金人，辛棄疾回到海州，與衆人商量説："我因爲主帥來歸附朝廷，不想發生事變，拿什麼覆命？"於是約集統制王世隆和忠義人馬全福等人直闖金營，張安國正與金兵將領暢飲，就在衆人中將他綁了回來，金將追趕不及。在皇帝所

及。獻俘行在，斬安國於市。仍授前官，改差江陰僉判。棄疾時年二十三。

在地獻上俘虜，將張安國在市上斬首。仍然授予以前的官職，改差遣江陰僉判。辛棄疾當時年紀是二十三歲。

乾道四年，通判建康府。六年，孝宗召對延和殿。時虞允文當國，帝鋭意恢復，棄疾因論南北形勢及三國、晋、漢人才，持論勁直，不爲迎合。作《九議》并《應問》三篇、《美芹十論》獻于朝，言逆順之理，消長之勢，技之長短，地之要害，甚備。以講和方定，議不行。遷司農寺主簿，出知滁州。州罹兵燼，井邑凋殘，棄疾寬征薄賦，招流散，教民兵，議屯田，乃創奠枕樓、繁雄館。辟江東安撫司參議官，留守葉衡雅重之，衡入相，力薦棄疾慷慨有大略。召見，遷倉部郎官、提點江西刑獄。平劇盗賴文政有功，加秘閣修撰。調京西轉運判官，差知江陵府兼湖北安撫。

乾道四年，通判建康府。六年，孝宗在延和殿召見問對。當時虞允文主持國事，皇帝決意恢復失地，辛棄疾於是論述南北方的形勢以及三國、晋、漢時的人才，所持論點剛勁質直，不作迎合。作《九議》和《應問》三篇、《美芹十論》獻給朝廷，論説順逆的道理，消長的形勢，技術的長短，地理的要害，十分完備。因爲剛決定講和，建議没有施行。遷任司農寺主簿，出朝任滁州知州。州遭受兵火，市井凋零破敗，辛棄疾減輕賦税，招收流散的民衆，訓練民兵，商議屯田，於是創建奠枕樓、繁雄館。應召爲江東安撫司參議官，留守葉衡一向看重他，葉衡入朝任宰相，極力推薦辛棄疾慷慨有遠大謀略。召見，遷任倉部郎官、提點江西刑獄。剿平大盗賴文政有功，加官秘閣修撰。調任京西轉運判官，差遣爲江陵府知府兼湖北安撫。

遷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以大理少卿召，出爲湖北轉運副使，改湖南，尋知潭州兼湖南安撫。盗連起湖湘，棄疾悉討平之。遂奏疏曰："今朝廷清明，比年李金、賴文政、陳子明、陳峒相繼竊發，皆能一呼嘯聚千百，殺掠吏民，死且不顧，至煩大兵翦滅。良由州以趣辦財賦爲急，吏有殘民害物之政，而州不敢問，縣以并緣科斂爲急，吏有殘民害物之狀，而縣不敢問。田野之民，郡以聚斂害之，縣以科率害之，吏以乞取害之，豪民以兼并害之，盗賊以剽奪害之，民不爲盗，去將安之？夫民爲國本，而貪吏迫使爲盗，今年剿除，明年劃蕩，譬之木焉，日刻月削，不損則折。欲望陛下深思致盗之由，講求弭盗之術，無徒恃平盗之兵。申飭州縣，以惠養元元爲意，有違法貪冒

遷任隆興府知府兼江西安撫，以大理少卿召入，出任湖北轉運副使，改任湖南，隨即爲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撫。湖湘接連興起盗賊，辛棄疾全部將他們討伐平定。於是上奏疏説："如今朝廷清明，近年來李金、賴文政、陳子明、陳峒相繼偷偷起兵，都能一聲呼嘯聚集千百人，殺害搶掠官吏百姓，死也不顧惜，以致要勞煩大軍去消滅。實是由於州將督促收取財貨賦税作爲急務，官吏有殘害百姓的行爲，但州官不敢過問，縣將相互勾結攤派賦役作爲急務，官吏有殘害百姓的行爲，但縣官不敢過問。種田的百姓，郡用聚斂財賦去迫害他們，縣用定額徵購去迫害他們，官吏用求取去迫害他們，豪門用兼并去迫害他們，盗賊用搶掠去迫害他們，百姓不當盗賊，又將往哪裏去？百姓是國家的根本，但貪吏迫使他們成爲盗賊，今年剿除，明年掃蕩，就好像樹木，日日刻月月削，不是損壞就是折斷。希望陛下深入思考産生盗賊的緣由，講求消弭盗賊的方法，不要衹是依靠平盗的軍隊。飭令州縣，注意加恩撫

者，使諸司各揚其職，無徒按舉小吏以應故事，自爲文過之地。”詔獎諭之。

又以湖南控帶二廣，與溪峒蠻獠接連，草竊間作，豈惟風俗頑悍，抑武備空虛所致。乃復奏疏曰：“軍政之敝，統率不一，差出占破，略無已時。軍人則利於優閑窠坐，奔走公門，苟圖衣食，以故教閱廢弛，逃亡者不追，冒名者不舉。平居則奸民無所忌憚，緩急則卒伍不堪征行。至調大軍，千里討捕，勝負未决，傷威損重，爲害非細。乞依廣東摧鋒、荆南神勁、福建左翼例，别創一軍，以湖南飛虎爲名，止撥屬三牙、密院，專聽帥臣節制調度，庶使夷獠知有軍威，望風懾服。”

詔委以規畫，乃度馬殷營壘故基，起蓋寨栅，招步軍二千人，馬軍五百人，傔人在外，戰馬鐵甲皆備。先以緡錢五萬於廣西買馬五百匹，詔廣西安撫司歲帶買三十匹。時樞府有不樂之者，數沮撓之，棄疾行愈力，卒不能奪。經度費巨萬計，棄疾善斡旋，事皆立辦。議者以聚斂聞，降御前金字牌，俾日下住罷。棄疾受而藏之，出責監辦者，期一月飛虎營栅成，違坐軍制。如期落成，開陳本末，繪圖繳進，上遂釋然。時秋霖幾月，所司言造瓦不易，問：“須瓦幾何?”曰：“二十萬。”棄疾曰：“勿憂。”令厢官自官舍、神祠外，應居民家取溝匭瓦二，不二日皆具，僚屬嘆伏。軍成，雄鎮一方，爲江上諸軍之冠。

加右文殿修撰，差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時江右大饑，詔任責荒政。始至，榜通衢曰：“閉糴者配，强糴者斬。”次令盡出公家官錢、銀器，

養百姓，有違法貪圖財利的，讓有關部門各自運用職責處理，不要衹是檢舉小吏來敷衍，爲自己掩飾過錯。”下詔嘉獎他。

又因爲湖南控制連結着兩廣，與溪峒蠻僚接壤，草賊時常出現，不僅是因爲風俗頑劣剽悍，也是武備空虛造成的。於是又上奏疏説：“軍事行政的弊端，在於統領不一致，差遣出兵攻城掠地，一點没有停息的時候。軍人樂意於優閑地聚坐一起，或奔走公門之中，苟且謀取衣食，所以訓練停頓，逃跑的不追捕，冒名的不舉報。平時閑居時欺壓百姓無所顧忌，危急時隊伍不能征戰行軍。以至於調動大軍，千里討伐追捕，勝敗没定，大軍威力已受損傷，爲害不小。請依照廣東摧鋒軍、荆南神勁軍、福建左翼軍的例子，另外創建一支軍隊，用湖南飛虎作名字，衹撥屬於三牙、樞密院，專門聽從帥臣的控制和調度，或許能讓蠻夷僚民知道有軍威，望風懼怕降服。”

下詔委任他進行籌劃，於是測量馬殷兵營的舊址，修建寨欄，招收步兵二千人，馬軍五百人，侍衛守在營外，戰馬鐵甲都齊備。先用緡錢五萬在廣西買了五百匹馬，詔命廣西安撫司每年代買三十匹。當時樞府有不贊同這事的，屢次阻撓，但辛棄疾行動更加積極，終究不能改變。經營耗費數以萬計，辛棄疾善於斡旋，事情都立即辦理。議論的人用收刮的罪名奏告，皇帝降下御前金字牌，讓立即停止。辛棄疾接受後把金牌藏了起來，出去責成監督辦理的人，限期一個月建成飛虎營的栅欄，違期按軍法治罪。如期落成後，陳述事情本末，畫圖進獻，皇上於是消除了疑慮。當時秋雨連着下了幾個月，主管部門説製造瓦不容易，問：“需要多少瓦?”回答説：“二十萬。”辛棄疾説：“不用擔心。”命令厢官除了官署、神祠以外，從每户居民家取溝匭瓦二片，不到二天都齊備了，僚屬都嘆服。飛虎軍建成，雄鎮一方，是江上各軍中最强的。

加官右文殿修撰，差遣爲隆興府知府兼江西安撫。當時江右大饑荒，詔命負責救荒政事。剛到，在大街上貼榜説：“不讓買糧的發配，强行買糧的斬首。”然後命令拿出公家全部的官錢、

召官吏、儒生、商賈、市民各舉有幹實者，量借錢物，逮其責領運糴，不取子錢，期終月至城下發糴，於是連檣而至，其直自減，民賴以濟。時信守謝源明乞米救助，幕屬不從，棄疾曰："均爲赤子，皆王民也。"即以米舟十之三予信。帝嘉之，進一秩，以言者落職。久之，主管冲佑觀。

紹熙二年，起福建提點刑獄。召見，遷大理少卿，加集英殿修撰、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棄疾爲憲時，嘗攝帥，每嘆曰："福州前枕大海，爲賊之淵，上四郡民頑獷易亂，帥臣空竭，急緩奈何！"至是務爲鎮靜，未期歲，積鏹至五十萬緡，榜曰"備安庫"。謂閩中土狹民稠，歲儉則糴于廣，今幸連稔，宗室及軍人入倉請米，出即糶之，候秋賈賤，以備安錢糴二萬石，則有備無患矣。又欲造萬鎧，招强壯補軍額，嚴訓練，則盜賊可以無虞。事未行，臺臣王藺劾其用錢如泥沙，殺人如草芥，旦夕望端坐"閩王殿"。遂丐祠歸。

慶元元年落職，四年，復主管冲佑觀。久之，起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四年，寧宗召見，言鹽法，加寶謨閣待制、提舉佑神觀，奉朝請。尋差知鎮江府，賜金帶。坐繆舉，降朝散大夫、提舉冲佑觀，差知紹興府、兩浙東路安撫使，辭免。進寶文閣待制，又進龍圖閣、知江陵府。令赴行在奏事，試兵部侍郎，辭免。進樞密都承旨，未受命而卒。賜對衣、金帶，守龍圖閣待制致仕，特贈四官。

棄疾豪爽尚氣節，識拔英俊，所交多海內知名士。嘗跋紹興間詔書曰："使此詔出於紹興之前，可以無事仇之大耻；使此詔行於隆興之後，

銀器，召集官吏、儒生、商人、市民各自推舉正直誠實者，酌量借給錢財物品，等到他們負責運輸買糧時，不收利息，限期月終到城下發售糧食，於是糧船接連來到，糧價自動降低，民衆靠此得到接濟。此時信州太守謝源明請求以米救助，幕僚下屬們不同意，辛棄疾説："都是天的子民，帝王的民衆。"就把十分之三的米船給了信州。皇帝嘉許他，進一級官階，因被諫官彈劾罷官。很久以後，主管冲佑觀。

紹熙二年，起用爲福建提點刑獄。召見，遷任大理少卿，加官集英殿修撰、福州知州兼福建安撫使。辛棄疾作提點刑獄時，曾經兼代帥職，常嘆息説："福州前面靠近大海，是賊人會集之處，上四郡百姓刁頑粗獷容易作亂，帥臣府庫空虚，有急事時怎麽辦！"到此時極力維持安定，不到一年，積蓄了五十萬緡錢，題名叫"備安庫"。説閩中地少人稠，收成少就從廣州買糧，如今幸得連年豐收，皇族以及軍人進倉庫要米，出去後就賣掉，等秋天價錢賤時，用備安錢買進二萬石，就會有備無患了。又準備打造一萬副鎧甲，招收强壯民丁補入軍隊空額，嚴格訓練，那麽就可以不怕盜賊了。事情還没施行，臺臣王藺彈劾他用錢如泥沙，殺人如草芥，從早到晚端坐在"閩王殿"。於是請求祠禄歸鄉。

慶元元年免職，四年，重又主管冲佑觀。很久以後，起用爲紹興府知府兼浙東安撫使。四年，寧宗召見，談論鹽法，加官寶謨閣待制、提舉佑神觀，奉朝請。不久差遣爲鎮江府知府，賞賜金帶。因薦舉錯誤獲罪，降爲朝散大夫、提舉冲佑觀，差遣爲紹興府知府、兩浙東路安撫使，推辭免去。進官寶文閣待制，又進龍圖閣、江陵府知府。命他去皇帝所在地稟奏事情，試任兵部侍郎，推辭免去。進官樞密都承旨，没接受任命就去世了。賞賜對衣、金帶，守龍圖閣待制退休，特旨贈四級官階。

棄疾豪爽崇尚氣節，賞識提拔才俊之人，所結交的多是海内的知名人士。曾經題跋紹興間詔書説："假使這道詔書出現在紹興之前，可以没有臣事仇敵的大耻；假使這道詔書施行在隆興之

可以卒不世之大功。今此詔與仇敵俱存也，悲夫！”人服其警切。帥長沙時，士人或訴考試官濫取第十七名《春秋》卷，棄疾察之信然，索亞榜《春秋》卷兩易之，啓名則趙鼎也。棄疾怒曰：“佐國元勛，忠簡一人，胡爲又一趙鼎！”擲之地。次閱《禮記》卷，棄疾曰：“觀其議論，必豪傑士也，此不可失。”啓之，乃趙方也。嘗謂：“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爲先。北方之人，養生之具不求於人，是以無甚富甚貧之家。南方多末作以病農，而兼并之患興，貧富斯不侔矣。”故以“稼”名軒。爲大理卿時，同僚吴交如死，無棺斂，棄疾嘆曰：“身爲列卿而貧若此，是廉介之士也！”既厚賻之，復言于執政，詔賜銀絹。

棄疾嘗同朱熹游武夷山，賦《九曲櫂歌》，熹書“克己復禮”、“夙興夜寐”，題其二齋室。熹殁，僞學禁方嚴，門生故舊至無送葬者。棄疾爲文往哭之曰：“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凛凛猶生！”棄疾雅善長短句，悲壯激烈，有《稼軒集》行世。紹定六年，贈光禄大夫。咸淳間，史館校勘謝枋得過棄疾墓旁僧舍，有疾聲大呼于堂上，若鳴其不平，自昏暮至三鼓不絶聲。枋得秉燭作文，旦且祭之，文成而聲始息。德祐初，枋得請于朝，加贈少師，謚忠敏。

後，可以完成非凡的大功。現在這詔書與仇敵并存，可悲呵！”人們佩服其文辭精煉扼要而含義深切。做長沙帥時，有的士人上告考試官濫取第十七名《春秋》卷子，辛棄疾一查果然如此，要來榜上第二名的《春秋》卷子兩相調换，啓開名字是趙鼎。辛棄疾生氣地説：“輔佐國家的元勛，祇有忠簡一個人，怎麽又來一個趙鼎！”把卷子扔在了地上。然後批閱《禮記》卷子，辛棄疾説：“看他的議論，一定是豪傑之士，這人不能失去。”打開糊名，是趙方。曾説：“人生在於勤奮，應當把種田放在首位。北方的人，養生的手段不求助别人，所以没有特别富裕特别貧窮的家庭。南方人多從事工商業而不願意務農，所以兼并的禍患出現，貧富就有差距了。”所以用“稼”命名軒。做大理卿時，同事吴交如死了，没有棺材收殮，辛棄疾嘆息説：“身爲列卿却如此貧窮，真是清廉耿介之士！”贈助錢財把他厚葬以後，又報告執政，下詔賞賜銀和絹。

辛棄疾曾經和朱熹游武夷山，寫了《九曲櫂歌》，朱熹書寫“克己復禮”、“夙興夜寐”，題在他的兩個齋室。朱熹去世時，僞學禁令正嚴厲，門生和舊時朋友甚至没人去送葬。辛棄疾作悼文前去哭他説：“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凛凛猶生！”辛棄疾平時擅長寫詞，悲壯激烈，有《稼軒集》流傳世上。紹定六年，贈官光禄大夫。咸淳年間，史館校勘謝枋得經過辛棄疾墓旁的僧房，聽見有憤怒的聲音在堂上大呼，好像是在表示他的不平，從黄昏到三鼓聲音不斷。謝枋得在燭光下作文章，準備天亮後祭奠他，文章寫成聲音纔停息。德祐初年，謝枋得向朝廷請求，加贈少師，謚號忠敏。

何異

何異字同叔，撫州崇仁人。紹興二十四年進士，調石城主簿，歷兩任，知萍鄉縣。丞相周必大、參政留正以院轄擬異，孝宗問有無列薦，正等以萍鄉政績對，乃遷國子監主簿。遷丞，輪對，所言帝喜之，曰：“君

何異字同叔，撫州崇仁人。紹興二十四年進士，調任石城主簿，經過兩個任期，爲萍鄉縣知縣。丞相周必大、參政留正準備讓何異擔任院轄，孝宗問有没有同時推薦的人，留正等用萍鄉的政績回答，於是遷任國子監主簿。遷任丞，輪流應對時，所説的皇帝很喜歡，説：“君和臣一

臣一體，初不在事形迹，有所見聞，於銀臺司繳奏。”擢監察御史。異奏與丞相留正舊同官，不敢供職，御札不許引嫌，遂拜命。

遷右正言。時光宗愆于定省，異入疏諫，不報。約臺官聯名，言奸人離間父子，當明正典刑，語極峻，又不報。丐外，授湖南轉運判官。偶攝帥事，辰蠻侵擾邵陽，異募山丁捕首亂者，蒲來矢以衆來降。尋爲浙西提點刑獄。以太常少卿召，改秘書監兼實録院檢討官，權禮部侍郎、太常寺。

太廟芝草生，韓侂胄率百官觀焉，異謂其色白，慮生兵妖，侂胄不悦。又以劉光祖於異交密，言者遂以異在言路不彈丞相留正及受趙汝愚薦，劾罷之，久乃予祠。起知夔州兼本路安撫。異以夔民土狹食少，同轉運司糴米樁積，立循環通濟倉。七月丙戌，西北有星白芒墜地，其聲如雷，異曰：“戌日酉時，火土交會，而妖星自東南衝西北，化爲天狗，蜀其將有兵乎？”丐祠，以寶謨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後四年，吴曦果叛。起知潭州，乞閑予祠者再。

嘉定元年，召爲刑部侍郎。五月不雨，異上封事言：“近日號令或從中出，而執政不得與聞其事，臺諫不得盡行其言。陛下閔念飢民，藥病殯死，遐荒僻嶠，安得實惠？多方稱提，不如縮造楮幣；阜通商米，不如稍寬關市之征。”明年，權工部尚書。告老，抗章言：“近臣求去，類成虚文，中外相觀，指爲禮數，無以爲風俗廉耻之勸。”以寶章閣直學士知泉州，從所乞予祠，進寶章閣學士，轉一官致仕。卒，年八十有一。異高自

體，本不在於作表面文章，有什麽見聞，在銀臺司駁正交還奏章。”提升監察御史。何異上奏説與丞相留正過去是同事，不敢擔任這個職務，御札不同意用避嫌推辭，於是接受任命。

遷任右正言。此時光宗懶於定時省問，何異上疏進諫，不批覆。約集臺官聯名，説奸人離間皇帝父子，應當明確地處以刑法，語氣極爲嚴厲，又不批覆。請求外任，授任湖南轉運判官。偶爾也代爲處理帥臣的事務，辰蠻侵擾邵陽，何異招募山丁逮捕爲首作亂的人，蒲來矢帶領衆人來投降。不久任浙西提點刑獄。以太常少卿召入，改任秘書監兼實録院檢討官，代理禮部侍郎、太常寺。

太廟長出靈芝草，韓侂胄率領百官觀看，何異認爲芝草的顔色發白，恐怕會發生兵妖，韓侂胄不高興。又因爲劉光祖與何異交往密切，諫官就以何異在任諫官時不彈劾丞相留正以及接受趙汝愚的推薦，彈劾罷免了他，很久以後纔授予祠禄。起用爲夔州知州兼本路安撫。何異因爲夔州土地狹小糧食少，與轉運司買米儲存一樣，建立循環流通救濟倉。七月丙戌日，西北方有星拖着白光墜落地上，聲音像打雷，何異説：“戌日酉時，火和土交會，妖星從東南衝向西北方，化成天狗，蜀地難道將有兵變嗎？”求祠禄，以寶謨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過了四年，吴曦果然叛亂。起用爲潭州知州，一再請求授予祠禄官退休。

嘉定元年，召入任刑部侍郎。五個月不下雨，何異上封事説：“最近號令有些從宫内發出，而執政不能參與瞭解其事，臺諫不能徹底發表他們的言論。陛下同情飢民，救治病人安葬死人，遠方荒山僻嶺，怎能得到實惠？多方面平衡幣值，不如減少印製紙幣；使米的交易渠道暢通，不如稍微放寬關市的徵税。”第二年，代理工部尚書。請求退休，上書直言説：“親近的大臣請求離任，似乎成了虚套，朝廷内外相看，當成是禮節，不能用它來鼓勵風俗廉耻。”以寶章閣直學士爲泉州知州，同意他的請求授予祠禄官，進官寶章閣學士，轉升一級官階退休。去世，享年

標致，有詩名，所著《月湖詩集》行世。

八十一歲。何異自我推許很高，有善於作詩的名聲，所著的《月湖詩集》流傳世上。

劉宰

劉宰字平國，金壇人。既冠，入鄉校，卓然不苟於去就取舍。紹熙元年舉進士，調江寧尉。江寧巫風爲盛，宰下令保伍互相糾察，往往改業爲農。歲旱，帥守命振荒邑境，多所全活。有持妖術號"真武法"、"穿雲子"、"寶華主"者，皆禁絶之。書其坐右曰："毋輕出文引，毋輕事棰楚。"緣事出郊，與吏卒同疏食水飲。去官，惟篋藏主簿趙師秀酬倡詩而已。調真州司法。詔仕者非僞學，不讀周敦頤、程頤等書，才得考試，宰喟然曰："平生所學者何？首可斷，此狀不可得。"卒弗與。

授泰興令，有殺人獄具，謂："禱于叢祠，以殺一人，刃忽三躍，乃殺三人，是神實教我也。"爲請之州，毁其廟，斬首以徇。鄰邑有租牛縣境者，租户於主有連姻，因喪會，竊券而逃。它日主之子征其租，則曰牛鬻久矣。子累年訟于官，無券可質，官又以異縣置不問。至是訴于宰，宰曰："牛失十載，安得一旦復之。"乃召二丐者勞而語之故，托以它事繫獄，鞫之，丐者自詭盗牛以賣，遣詣其所驗視。租户曰："吾牛因某氏所租。"丐者辭益力，因出券示之，相持以來，盗券者憮然，爲歸牛與租。富室亡金釵，惟二僕婦在，置之有司，咸以爲冤。命各持一蘆，曰："非盗釵者，詰朝蘆當自若；果盗，則長於今二寸。"明旦視之，一自若，一去其蘆二寸矣，即訊之，果伏其罪。有姑訴婦不養者二，召二婦并姑置一室，或餉其婦而不及姑，徐伺之，一婦每以己饌饋姑，姑猶呵

劉宰字平國，金壇人。成人後，進入鄉校，卓然而立不隨便於去就取捨。紹熙元年考中進士，調任江寧尉。江寧巫覡風氣盛行，劉宰下令保伍之間互相監督檢查，巫覡多改變職業成爲農民。發生旱災，帥守命他在邑境内救荒，救活很多人。有玩弄妖術號稱"真武法"、"穿雲子"、"寶華主"的，都加以禁止杜絶。在他的座右寫道："不要輕易出具證明文書，不要輕易施行鞭笞。"因事到郊外，與小吏士卒一樣吃蔬喝水。解除官職時，行李裏裝的衹有主簿趙師秀的酬唱詩。調任真州司法。下詔規定做官的不是僞學派的，不讀周敦頤、程頤等人的書，纔准許考試，劉宰嘆息説："平生所學習的是什麽？頭可斷，這個行狀不可以得。"終於没有參加。

授任泰興令，有個殺人案件定立，犯人説："在野外神祠祈禱，準備殺一個人，刀刃忽然跳了三下，於是殺了三個人，是神讓我這樣做的。"爲此請示州裏，毁了那個神廟，將罪犯斬首示衆。相鄰城鎮有人在泰興縣租用牛，租户與牛主人有連姻，趁着參加喪禮，偷了租契逃跑。後來牛主的兒子去收租金，就説牛賣了很長時間了。牛主的兒子連年向官府訴訟，没有租契可作證明，官府又因爲涉及不同的縣擱置不問。到此時向劉宰告狀，劉宰説："牛失去十年，怎麽纔能一下子找到。"於是找來兩個乞丐先給些好處，又把原因告訴他們，假托别的事抓進獄中，審訊他們，乞丐自己謊稱偷牛賣給某人，派人到那地方查看。租牛户説："我的牛是從某人那兒租的。"乞丐更極力堅持自己的話，於是租户拿出租契給他們看，拿着來到縣府，偷租契的人無話可説，衹得歸還牛和租金。有富家丢了金釵，衹有二個僕女在場，抓進司法部門，都説是冤枉的。劉宰命令她們各拿一枝蘆葦，説："没有偷釵的，明天早上蘆葦會與原來一樣；如果真偷了，就會比現在的長二寸。"第二天天亮查看，一枝没變，另一個將蘆葦去短了二寸，立即審訊

之，其一反之。如是累日，遂得其情。

她，果然伏罪。有婆婆告兩個媳婦不贍養自己，劉宰叫來兩個媳婦和婆婆安置在一屋，有時給兩個媳婦飯吃却不給婆婆，偷偷觀察，一個媳婦每每把自己的飯食給婆婆，婆婆還呵罵她，另一個則相反。如此好幾天，終於得知實情。

父喪，免，至京，韓侂胄方謀用兵，宰啓鄧友龍、薛叔似極言輕挑兵端，爲國深害，迄如其言。爲浙東倉司幹官，職事修舉，亟引去，默觀時變，頓不樂仕。尋告歸，監南岳廟。江、淮制置使黄度辟之入幕，宰辭曰："君命召不往，今矧可出耶?"嘉定四年，堂審召命且再下，不至。時相亦屢諷執政、從官貽書挽宰，宰峻辭以絶。俄題考功曆，示决不復仕。

父親去世，免職，來到京城，韓侂胄正計劃北伐，劉宰寫信給鄧友龍、薛叔似極力論述輕率挑起戰爭是國家的大害，最後正如他所説的。任浙東倉司幹官，本職工作完成，立即就離開，默然觀察時勢變化，頓時不想再做官。不久要求退休，監南岳廟。江、淮制置使黄度徵辟他入幕府，劉宰辭謝説："君王命令徵召都不去，如今怎麽可以重出呢?"嘉定四年，中書審定徵召命令一再下達，不來。宰相也屢次暗示執政、從官寫信挽留劉宰，劉宰嚴辭拒絶。不久題寫考核政績功過的本子，表示决不再做官。

理宗初即位，以爲籍田令，屢辭，改添差通判建康府，又辭，乞致仕，乃以直秘閣主管仙都觀。拜改秩予祠之命，辭秘閣，不允。端平元年，升直寶謨閣，祠如故，且盡還磨勘歲月。未幾，遷太常丞，郡守以朝命趣行，不得已勉就道，至吴門，拜疏徑歸。一時譽望，收召略盡，所不能致者，宰與崔與之耳。帝側席以問侍御史王遂，且俾宣撫。遷將作少監，又以直敷文閣知寧國府，皆不拜。進直顯謨閣、主管玉局觀，帝猶冀宰一來也。召奏事，訖不爲起。尋卒，鄉人罷市走送，袂相屬者五十里，人人如哭其私親。

理宗剛繼位時，任命爲籍田令，屢次推辭，改爲添差通判建康府，又推辭，乞求退休，於是以直秘閣主管仙都觀。拜謝改官階授祠禄的命令，辭謝秘閣之職，不批准。端平元年，升任直寶謨閣，任祠官和原來一樣，而且歸還全部的考核履歷。不久，遷任太常丞，郡守用朝廷命令來催他起行，不得已勉强上路，到了吴門，拜上奏章後就直接回去了。當時有名望的人，被朝廷收羅徵召差不多完了，不能招致的，祇有劉宰和崔與之。皇帝側坐詢問侍御史王遂，并且讓他轉達慰問。遷任將作少監，又以直敷文閣爲寧國府知府，都没就任。進直顯謨閣、主管玉局觀，皇帝仍然希望劉宰能來朝一次。召見奏事，最終不起身。隨即去世，鄉里人罷市去送葬，衣袖相連有五十里，人人都像哭自己的親人一樣。

宰剛大正直，明敏仁恕，施惠鄉邦，其烈實多。置義倉，創義役，三爲粥以與餓者，自冬徂夏，日食凡萬餘人，薪粟、衣纊、藥餌、棺衾之須，靡謁不獲。某無田可耕，某無廬可居，某之子女長矣而未昏嫁，皆汲汲經理，如己實任其責。橋有病涉，路有險阻，雖巨役必捐貲先倡而程其

劉宰剛毅大度正直，明智機敏而且仁厚寬恕，在鄉里施行恩惠，他的事迹實在多。設置義倉，創立義役，三次施粥給飢餓的人，從冬到夏，每天供食的加起來有一萬多人，需要柴糧、衣被、藥品、棺具，没有請求不到的。某人没田耕種，某人無房居住，某人子女年紀大了還没婚嫁，都急切地想法解决，好像自己實際負有責任一樣。橋有不方便通過的，路有危險不通的，即

事。宰生理素薄，見義必爲，既竭其力，藉質貸以繼之無倦。若定折麥錢額，更縣斗斛如制，毁淫祠八十四所，凡可以白于有司、利于鄉人者，無不爲也。

使是巨大的工程也一定捐資先倡導完成那件事。劉宰家業一向單薄，見到有意義的事一定去做，自己的財物用完了，靠借債來繼續也不懈怠。像規定折合小麥的錢數，更改縣裏的斗斛與標準一致，毁掉淫祠八十四所，凡是可以向有關部門稟明、有利於鄉民的事，没有不去做的。

宰隱居三十年，平生無嗜好，惟書靡所不讀。既竭日力，猶坐以待，雖博考訓注，而自得之爲貴。有《漫塘文集》、《語録》行世。

劉宰隱居了三十年，平生没有嗜好，衹有書無所不讀。日以繼夜，雖然廣博考辨訓詁注釋，但更重自己的心得。有《漫塘文集》、《語録》流行世上。

劉爚

劉爚字晦伯，建陽人。與弟韜仲受學于朱熹、吕祖謙。乾道八年舉進士，調山陰主簿。爚正版籍，吏不容奸。調饒州録事，通判黄奕將以事污爚，而己自以贓抵罪去。都大坑冶耿某閔遺骸暴露，議用浮屠法葬之水火，爚貽書曰："使死者有知，禍亦慘矣。"請擇高阜爲叢冢以葬。

劉爚字晦伯，建陽人。與弟弟韜仲跟隨朱熹、吕祖謙學習。乾道八年舉爲進士，調任山陰主簿。劉爚修正户口册，不容許官吏欺詐。調任饒州録事，通判黄奕本想用事情來誣陷劉爚，但自己却因貪贓獲罪罷官。都大坑冶耿某憐憫遺骨暴露，建議用佛教的方法火葬或水葬，劉爚寫信給他説："假使死人有知覺，這災禍也够慘的。"請求選擇高地修建大墳墓來埋葬他們。

調蓮城令，罷添給錢及綱運例錢，免上供銀錢及綱本、二税甲葉、鈔鹽、軍期米等錢，大修學校，乞行經界。改知閩縣，治以清簡，庭無滯訟，興利去害，知無不爲。差通判潭州，未上，丁父憂。僞學禁興，爚從熹武夷山講道讀書，怡然自適。築雲莊山房，爲終老隱居之計。調贛州坑冶司主管文字，差知德慶府，大修學校，奏便民五事，又奏罷兩縣無名租錢，糾集武勇民兵。入奏言："前者北伐之役，執事者不度事勢，貽陛下憂。今雖從和議，願益恐懼修省，必開言路以廣忠益，必振公道以進人才，必飭邊備以防敵患。"

調任蓮城令，取消添給錢以及綱運例錢，免去上供銀錢以及綱本、二税甲葉、鈔鹽、軍期米等税錢，大力修建學校，請求實行經界法。改任閩縣知縣，用清静簡便的原則治理，官署没有滯積的訴訟，興利去害，知道的没有不做的。差遣爲潭州通判，没到任，父親去世。僞學禁令興起，劉爚跟隨朱熹在武夷山講道讀書，怡然自得。修築雲莊山房，爲養老隱居作準備。調任贛州坑冶司主管文字，差遣爲德慶府知府，大力修建學校，上奏五件便利民衆的事情，又上奏罷除兩個縣無名目的租錢，召集勇士民兵。入朝上奏説："前些時候的北伐戰役，主事的人不審度形勢，給陛下造成憂慮，如今雖然决定議和，希望更加謹慎自省，一定要廣開進言的渠道來增加忠誠有益的言論，一定要振興公平的原則來吸收人才，一定要整治邊防來防止敵人的進犯。"

提舉廣東常平。令守臣歲以一半易新，春末支，及冬復償，存其半以備緩急。逋欠亭户錢十萬，轉運司五萬，爚以公使、公用二庫羸錢補之。

任提舉廣東常平。命令守臣每年用一半换新糧，春季末支取，等到冬季再償還，儲存一半來應急。拖欠亭户的十萬錢，轉運司的五萬錢，劉爚用公使、公用兩個庫多餘的錢補給他們。上奏

奏義倉之敝、客丁錢之敝、小官奉給之敝、舉留守令之敝、吏商之敝。召入奏事，首論："公道明，則人心自一，朝廷自尊，雖危可安也；公道廢，則人心自貳，朝廷自輕，雖安易危也。"帝嘉奬。遷尚左郎官，請節内外冗費以收楮幣。轉對言："願於經筵講讀、大臣奏對，反復問難，以求義理之當否，與政事之得失，則聖學進而治道隆矣。"乞收拾人才及修明軍政。遷浙西提點刑獄，巡按不避寒暑，多所平反。有殺人而匿權家者，吏弗敢捕，爚竟獲之。

遷國子司業，言於丞相史彌遠，請以熹所著《論語》、《中庸》、《大學》、《孟子》之説以備勸講，正君定國，慰天下學士大夫之心。奏言："宋興，《六經》微旨，孔、孟遺言，發明於千載之後，以事父則孝，以事君則忠，而世之所謂道學也。慶元以來，權佞當國，惡人議己，指道爲僞，屏其人，禁其書，學者無所依鄉，義利不明，趨向污下，人欲横流，廉耻日喪。追惟前日禁絶道學之事，不得不任其咎。望其既仕之後，職業修，名節立，不可得也。乞罷僞學之詔，息邪説，正人心，宗社之福。"又請以熹《白鹿洞規》頒示太學，取熹《四書集注》刊行之。又言："浙西根本之地，宜詔長吏、監司禁戢强暴，撫柔善良，務儲積以備凶荒，禁科斂以紓民力。"

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接伴金使于盱眙軍。還，言："兩淮之地，藩蔽江南，干戈盗賊之後，宜加經理，必於招集流散之中，就爲足食足兵之計。臣觀淮東，其地平博膏腴，有陂澤水泉之利，而荒蕪

論説義倉的弊端、客丁錢的弊端、小官俸禄的弊端、舉薦挽留州守縣令的弊端、官吏經商的弊端。召入朝奏事，首先論述："公道開明，那麽人心自然一致，朝廷自然受尊重，即使有危險也可以安定；公道破壞，那麽人心自然不一致，朝廷自然被輕視，即使安定也容易危險。"皇帝嘉奬。遷任尚左郎官，請求節制朝廷内外的多餘花費來收取紙幣。輪流應對時説："希望在經筵講讀、大臣奏事時，反復詢問辯論，來尋求義理是否妥當，與政事的得失，那麽聖人學問會進步同時治國的大道就會隆興了。"請求招收人才以及修治軍事政治。遷任浙西提點刑獄，巡視按察不顧寒暑，平反很多案子。有個罪犯殺了人後躲在權貴家中，官吏不敢去抓，劉爚最後捕獲了他。

遷任國子司業，向丞相史彌遠進言，請求用朱熹所寫《論語》、《中庸》、《大學》、《孟子》的解説來備作勸誡講讀，輔正君主安定國家，撫慰天下學人士大夫之心。上奏説："宋朝興起，《六經》的微言大義，孔子、孟子的遺説，被闡明在千年以後，用來事奉父親就孝，用來事奉君主就忠，這就是世上所説的道學。慶元以來，有權的奸人當道，厭惡别人議論自己，指道學是僞學，排斥道學的人，禁絶道學的書，學人没有可以依托向往的，義和利分不清楚，趨向低下，人欲横流，廉耻之心日益喪失。追思以前禁絶道學的事情，不能不受到譴責。希望人在做官以後，職業得到修整，名節得到建立，是不能够了。請求取消僞學的詔令，平息邪端異説，糾正人心，這是社稷的福氣。"又請求把朱熹的《白鹿洞規》在太學頒布，將朱熹的《四書集注》刊刻印行。又説："浙西是國家的基礎之地，應該詔命長吏、監司禁止和消除强暴勢力，安撫善良民衆，進行儲蓄以防備荒年，禁止催科聚斂以休養民力。"

兼任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在盱眙軍接伴金國使者。還朝，説："兩淮地區，藩衛掩護着江南，在經歷戰争和盗賊以後，應該加以整治恢復，一定要在招集流散的民衆之中，就近作爲充實糧食和軍隊的打算。臣看淮東，地方平坦廣大而肥沃，有陂澤水泉的便利，但荒蕪得太

實多。其民勁悍勇敢，習邊鄙戰鬥之事，而安集者少。誠能經畫郊野，招集散亡，約頃畝以授田，使毋廣占抛荒之患，列溝洫以儲水，且備戎馬馳突之虞。爲之具田器，貸種糧，相其險易，聚爲室廬，使相保護，聯以什伍，教以擊刺，使相糾率。或鄉爲一團，里爲一隊，建其長，立其副。平居則耕，有警則守，有餘力則戰。”帝嘉納之。

多。當地民衆强悍勇敢，熟習邊境戰鬥的事情，但能安定輯睦的少。真能經營籌劃荒郊野地，招集逃散流亡的人，估計土地面積來授給田畝，使它不要出現占地多却抛置荒廢的壞現象，挖掘溝渠來儲水，并且可以防備兵馬馳騁突擊。給他們備齊種田器具，借給糧種，根據地方的險峻平坦，集中修建房屋，讓他們互相保護，編爲什伍，教授給搏擊刺殺，讓他們互相糾察制約。或者鄉作爲一團，里作爲一隊，設立長官及副官。平時耕田，有警報就守衛，有多餘力量就參加戰鬥。”皇帝贊許并采納了他的建議。

進國子祭酒兼侍立修注官。論貢舉五敝。兼權兵部侍郎，改兼權刑部侍郎，封建陽縣開國男，賜食邑。權刑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兼太子左諭德，升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時廷臣爭務容默，有論事稍切者，衆輒指以爲異。爚奏：“願明詔大臣，崇獎忠讜以作士氣，深戒諛佞以肅具僚。乞擇州縣獄官。”冬雷，上恐懼，爚奏：“遴選監司以考察貪吏爲先，訪求民瘼，有澤未下流、令未便民者，悉以實上，變而通之，則民心悦而天意解矣。”又請擇沿邊諸將。

進官國子祭酒兼侍立修注官。論述貢舉的五種弊端。兼代理兵部侍郎，改兼代理刑部侍郎，封建陽縣開國男，賜給食邑。代理刑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兼太子左諭德，升任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此時朝廷大臣爭相保持沉默，有論述政事稍微急切的，衆人就指責爲出風頭。劉爚上奏：“希望明確詔告大臣，崇揚獎勵忠誠正直的言論來振作士氣，深切戒除阿諛奉承的巧語來整肅不稱職的官僚。請求選擇州縣的獄官。”冬天打雷，皇上恐懼，劉爚上奏：“挑選監司將考察貪吏作爲首要工作，訪求民間疾苦，有恩澤没有施及下面，政令没有便利民衆的情况，都如實報告皇上，將它們加以變通，那麽民心喜悦而天意也釋解了。”又請求選擇邊境的各位將領。

兼工部侍郎。奏“乞使沿邊之民，各自什伍，教閲于鄉，有急則相救援，無事則耕稼自若，軍政隱然寓於田里之間，此非止一時之利也。”請城沿邊州郡、罷遣賀正使。試刑部侍郎，兼職依舊，賜對衣、金帶，辭，不允。兩請致仕，不允。奏絶金人歲幣，建制置司於歷陽以援兩淮。夏旱，應詔上封事，曰：“言語方壅而導之使言，人心方鬱而疏之使通，上既開不諱之門，下必有盡言之士，指陳政事之闕失，明言朝廷之是非。或者以爲好名要譽，而陛下聽之，則苦言之藥，至言之實，陛下棄之而不

兼任工部侍郎。上奏“請求讓邊境的民衆，各自以什伍爲單位，在鄉里訓練，有危急就互相救援，無事就像平時一樣耕種，軍政事務暗自包含在田地鄉里之中，這不衹是一時的好處。”請求在邊境州郡築城、停止派遣賀正使。試任刑部侍郎，兼職與以前一樣，賞賜對衣、金帶，辭謝，不允許。兩次請求退休，不允許。上奏請求斷絶給金人的歲幣，在歷陽建立制置司以便支援兩淮。夏季乾旱，響應詔命上密封奏章，説：“言論正閉塞要疏導讓它説話，人心正沉悶要疏導使它通暢，上面既然打開不避諱的大門，下面必然有無話不説的士人，指出政事的闕失，明説朝廷的是非。可能有人認爲這是爲了博取好名聲，但陛下聽取了它，那麽逆耳却有益的言論，

恤矣，甘言之疾，華言之腴，陛下受之而不覺矣。”乞罷瑞慶聖節，謝絶金使。

十分真實的言論，陛下就會抛棄而不顧惜了，順耳却有害的言論，華而不實的言論，陛下就會接受它而不覺察了。”請求取消瑞慶聖節，謝絶金國使者。

進封子爵。權工部尚書，賜衣帶、鞍馬。兼太子右庶子，仍兼左諭德。每講讀至經史所陳聲色嗜欲之戒，輒懇切再三敷陳之。進讀《詩》之説，詹事戴溪讀之爲之吐舌。卒，贈光禄大夫，官其後，賜謚文簡。所著有《奏議》、《史稿》、《經筵故事》、《東宫詩解》、《禮記解》、《講堂故事》、《雲莊外稿》。

進封子爵。代理工部尚書，賜給衣帶、鞍馬。兼任太子右庶子，仍兼左諭德。每次講讀到經書史書中叙述的對聲色欲望的箴戒的話，就懇切地再三鋪陳論列。進獻讀《詩》的論説，詹事戴溪讀後爲之驚嘆。去世，贈官光禄大夫，授給他的後人官職，賜謚號文簡。所著的書有《奏議》、《史稿》、《經筵故事》、《東宫詩解》、《禮記解》、《講堂故事》、《雲莊外稿》。

柴中行

柴中行字與之，餘干人。紹熙元年進士，授撫州軍事推官。權臣韓侂胄禁道學，校文，轉運司移檄，令自言非僞學，中行奮筆曰：“自幼讀程頤書以收科第，如以爲僞，不願考校。”

柴中行字與之，餘干人。紹熙元年進士，授任撫州軍事推官。權臣韓侂胄禁絶道學，考核文章，轉運司發公文，命令他自己陳述不是僞學，柴中行奮筆寫道：“從小讀程頤的書來争取科舉考試中榜，如果認爲是僞學，不願參加考試。”

調江州學教授，母喪，免，廣西轉運司辟爲幹官，帥將薦之，使其客嘗中行，中行正色曰：“身爲大帥，而稱人爲恩王、恩相，心竊恥之。毋污我！”攝昭州郡事，蠲丁錢，减苗斛，賑飢羸。轉運司委中行代行部，由桂林屬邑歷柳、象、賓入邕管，問民疾苦，先行而後聞，捐鹽息以惠遠民。嘉定初，差主管尚書吏部架閣文字，遷太學正，升博士。輪對，首論主威奪而國勢輕；次論士大夫寡廉隅、乏骨鯁，宜養天下剛毅果敢之氣；末論權臣用事，包苴成風，今舊習猶在，宜舉行先朝痛繩贓吏之法。謂太學風化首，童子科覆試冑子舍選，有挾勢者，中行力言于長，守法無秋豪私。遷太常主簿，轉軍器監丞。

調任江州學教授，母親去世，免職，廣西轉運司徵辟爲幹官，帥臣準備薦舉他，讓門客去試探柴中行，柴中行正色説道：“身爲大帥，却稱别人是恩王、恩相，我認爲這可耻。不要玷污我！”代理昭州郡事，蠲免丁錢，减少漕運官糧，救濟飢餓老弱之人。轉運司委托柴中行代理巡視部屬，從桂林的屬邑經柳、象、賓等地進入邕管，詢問民間疾苦，先解决後上報，除去鹽息來施惠邊遠民衆。嘉定初年，差遣主管尚書吏部架閣文字，遷任太學正，升任博士。輪流應對時，首先論述君主威嚴被削弱而國家的威勢就會减輕；其次論述士大夫少有棱角，缺乏硬骨，應該培養天下剛毅果敢的風氣；最後論述權臣當權，包庇成風，現在舊習氣仍然存在，應該實行先朝痛懲貪贓官吏的法令。認爲太學是風化的首要地方，童子科的貴族子弟銓選舍人的考試，有人以勢壓人，中行憤然報告長官，守法没有一點私情。遷任太常主簿，轉任軍器監丞。

出知光州，嚴保伍，精閲習，增

出朝爲光州知州，嚴格保伍制度，精心教閲

闢屯田，城壕營寨、器械糗糧，百爾具備，治行爲淮右最。又條畫極邊、次邊緩急事宜上之朝廷，大概謂："邊兵宜如蛇勢，首尾相應。草寇合兵大入，則鄰道援之；分兵輕襲，則鄰郡援之。援兵既多，雖危不敗。"又言："淮、襄土豪丁壯，往者用兵，傾貲效力者，朝廷吝賞失信，宜亟加收拾，亦可激昂得其死力。"

遷西京轉運使兼提點刑獄。中行謂襄陽乃自古必争之地，備禦尤宜周密。時任邊寄者政令煩苛，日夜與民争利，中行諷之，不聽。天方旱，盡捐酒税，斥征官，黥務吏，甘澍隨至。官取鹽鈔贏過重，課日增，入中日寡，鈔日壅。中行揭示通衢，一錢不增，商賈大集。改直秘閣、知襄陽兼京西帥，仍領漕事。江陵戎司移屯襄州，兵政久弛。中行白于朝，考核軍實，舊額二萬二千人，存者纔半，亟招補虚籍。自是朝廷以節制之權歸帥司。重劾李珙不法以懲貪守，明扈再興有功以厲宿將，上關朝廷，下關制閫。

遷江東轉運司判官，旋改湖南提點刑獄。豪家習殺人，或收養亡命，横行江湖，一繩以法。華亭令貪虐，法從交疏薦之，中行笑曰："此欲斷吾按章也。"卒發其事。入爲吏部郎官。以立志啓迪君心，言好進、好同、好欺，士大夫風俗三敝。選曹法大壞，吏緣爲奸，中行遇事持正，不爲勢屈，由是銓綜平允。

擢宗正少卿。上疏謂："陛下初政則以剛德立治本，更化則以剛德除權奸，今者顧乃垂拱仰成，安於無爲。夫剛德實人主之大權，不可以久

演練，增加開闢屯田，城墻壕溝營房栅欄、兵器軍糧，百樣具備，政績是淮右最好的。又分條規劃最邊遠、次邊遠地區的緩急情況上報朝廷，大意説："邊防兵應該像蛇的陣勢，首尾相應。草賊合兵大肆侵入，那麽鄰道去援救；分兵偷襲，那麽鄰郡去援救。援兵既多，即使有危險也不會潰敗。"又説："淮、襄的土豪壯丁，過去用兵時，出資出力的，朝廷吝於封賞失去信用，應趕快加以補救，也可以激勵他們讓他們拼命效力。"

遷任西京轉運使兼提點刑獄。柴中行認爲襄陽是自古必争之地，防禦尤其應該周密。此時擔任邊疆防守任務的官員政令煩瑣苛刻，日夜與民衆争奪利益，柴中行勸告他，不聽。天正大旱，免除全部酒税，斥退徵税官，將税吏處以墨刑，甘雨隨之而來。官府收取鹽鈔的利潤過重，賦税日益增加，朝廷收入日益減少，貨幣流通日益不暢。柴中行在主要街道上貼告示，不增加一錢，商人雲集。改任直秘閣、襄陽知府兼京西帥，仍舊總領漕事。江陵戎司移到襄州屯戍，軍政事務長期廢弛。柴中行向朝廷稟明，考核軍隊實情，舊有名額二萬二千人，實存的纔一半人，緊急招集補足虚額。從此朝廷將控制權歸屬帥司。重新彈劾李珙不遵法紀來懲戒貪臟的守臣，彰明扈再興有功勞來激勵老將，對上關係到朝廷，對下關係到制司閫帥。

遷任江東轉運司判官，旋即改任湖南提點刑獄。豪强大户慣於殺人，或者收羅豢養亡命之徒，横行江湖，一律繩之以法。華亭令貪婪暴虐，皇帝近臣連續上疏推薦他，柴中行笑着説："這是想斷了我按察奏章。"最終揭發了他的罪行。入朝任吏部郎官。用立大志啓迪君主的心，論説好鑽營、好結派、好欺瞞，是士大夫風氣的三個弊端。選曹法嚴重破壞，官吏乘機做手脚，柴中行遇事堅持公正，不被權勢屈服，因此銓選公平。

提升爲宗正少卿。上疏説："陛下最初執政時用剛健之德確立治國根本，變革時用剛健之德清除權要奸人，現在却反而垂拱仰仗天成，安於無爲而治。剛健之德實在是人主的大權，不能長

出而不收，覆轍在前，良可鑒也。”又曰：“朝廷用人，外示涵洪而陰掩其迹，内用牢籠而微見其機，觀聽雖美，實無以大服天下之心。曩者更化，元氣復挽回矣。比年欲求安静，頗厭人言，於是臣下納説，非觀望則希合，非回緩則畏避，而面折廷諍之風未之多見，此任事大臣之責也。”

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孟春，大雨震電，雷雹交作，邊烽告急，至失地喪師，淮甸震洶。中行亟奏内外二失，朝廷十憂，大要言：“今日之事，人主盡委天下以任一相，一相盡以天下謀之三數腹心，而舉朝之士相視以目，噤不敢言。甚至邊庭申請，久不即報，脱有闕誤，咎當誰執？”

調秘書監、崇政殿説書。極論“往年以道學爲僞學者，欲加遠竄，杜絶言語，使忠義士箝口結舌，天下之氣豈堪再沮壞如此耶？”又謂：“欲結人心，莫若去貪吏；欲去貪吏，莫若清朝廷。大臣法則小臣廉，在高位者以身率下，則州縣小吏何恃而敢爲？”又論内治外患，辨君子小人，大略謂：“執政、侍從、臺諫、給舍之選，與三衙、京尹之除，皆朝廷大綱所在，故其人必出人主之親擢，則權不下移。今或私謁，或請見，或數月之前先定，或舉朝之人不識。附會者進，爭爲妾婦之道，則天下國家之利害安危，非惟己不敢言，亦且并絶人言矣。大臣爲附會之説所誤，邊境之臣實遁者掩以爲誣，真怯者譽以爲勇，金帛滿前，是非交亂，以欺廟堂，以欺陛下。願明詔大臣，絶私意，布公道。”

進秘閣修撰、知贛州。治盗有

久放出而不收回，覆轍在前，確實可以借鑒。”又説：“朝廷使用人，外表顯示寬容却暗地掩飾其痕迹，對内加以控制却略微可以見到機用，視聽雖然美好，實際不能悦服天下人的心。往年變革，元氣重又挽回。這些年想求清净，很厭煩人們進言，於是臣下進言時，不是察言觀色就是迎合奉承，不是兜圈子就是畏懼迴避，而在朝廷上犯顔直諫、據理力争的風氣不多見了，這是主事大臣的責任。”

兼任國史編修、實録檢討。初春，大雨閃電，雷聲冰雹交加，邊境烽火告急，以至於失地喪師，淮甸震驚騷亂。柴中行緊急上奏論説内外的兩種失誤，朝廷的十種憂患，大意説：“如今的國事，人主把天下事全委托給一個宰相，宰相衹把天下事與二、三個心腹商量，滿朝人士衹能相視以目，噤口不敢説話。甚至邊境官府的申訴請求，長久不批覆，假如有差錯，責任應由誰來承擔？”

調任秘書監、崇政殿説書。極力論述：“往年把道學當作僞學的人，想用貶謫遠方，杜絶言論，使忠義人士閉口結舌，天下的風氣怎能經得起再像這樣敗壞呢？”又説：“想結納人心，不如去除貪吏；想去除貪吏，不如肅清朝廷。大臣守法小臣就會清廉，處在高位的人以身表率下級，那麽州縣的小吏憑什麽敢胡作非爲？”又論述内部治理和外部憂患，辨别君子小人，大略説：“執政、侍從、臺諫、給舍的銓選，與三衙、京尹的除授，都是朝廷的綱要所在，所以這些人必須出自人主的親自提拔，權力纔不會下移。現在或是私下干謁，或是請求接見，或者幾個月之前先已决定，或者滿朝的人都不認識。趨炎附勢的人得官，争相實行侍妾之道，那麽天下國家的安危利害，不但自己不敢説，也不讓别人説。大臣被逢迎的説法貽誤，邊境官員確實逃跑的用被誣陷掩飾，真正怯陣的譽爲勇敢，金帛堆滿面前，是非錯亂，來欺騙祖宗，欺瞞陛下。希望明確詔告大臣，杜絶私情，實施公道。”

進秘閣修撰、贛州知州。治理盗賊有方，境

方，境內清肅。丐祠得請，以言罷。理宗即位，以右文殿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宫，賜金帶。卒。所著有《易繫集傳》、《書集傳》、《詩講義》、《論語童蒙説》。

内清静安寧。請求祠禄得到批准，因爲被彈劾罷免。理宗繼位，以右文殿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宫，賞賜金帶。去世。著作有《易繫集傳》、《書集傳》、《詩講義》、《論語童蒙説》。

李孟傳

李孟傳字文授，資政殿學士光季子也。光謫嶺海，孟傳才六歲，奉母居鄉，刻志于學。賀允中、徐度皆奇之，而曾幾妻以其孫。龍大淵黜爲浙東總管，知孟傳爲名門子，解后必就語，孟傳正色辭之。幹辦江東提刑司，易浙東常平司。

李孟傳字文授，是資政殿學士李光的小兒子。李光貶謫嶺海，李孟傳纔六歲，侍奉母親住在家鄉，刻苦學習。賀允中、徐度都看重他，曾幾把孫女嫁給他。龍大淵被貶爲浙東總管，知道李孟傳是名門之子，偶爾遇上後一定要上前和他説話，李孟傳正色謝絶。幹辦江東提刑司，改爲浙東常平司。

母喪，免，調江山縣丞，棄去，監南岳廟、行在編估局，未上，改楚州司户參軍，單車赴官。公退，閉户讀《易》。郡守、部使者不敢待以屬吏。徐積墓在境内，蕪没既久，加葺之。修復陳公塘，有灌溉之利。知象山縣，守薦爲邑最，從官多合薦之，主管官告院，與同列上封事，請詣北宫，又移書宰相。

母親去世，免職，後調任江山縣丞，棄官離去，監南岳廟、行在編估局，没有上任，改任楚州司户參軍，單車赴官。辦公回去，閉門讀《易經》。郡守、部使者不敢把他當屬吏對待，徐積的墓在縣境内，長久荒没，他加以修葺。修復陳公塘，有灌溉的便利。任象山縣知縣，太守推薦他是邑治最好的，從官很多人聯合舉薦他，主管官告院，與同僚上封事，請求皇上到北宫，又寫信給宰相。

遷將作監主簿。丞相趙汝愚初當國，適大侵，遣孟傳按視江、池、鄂三大軍所屯積粟，道除太府丞。既復命，汝愚去國，黨論起，而孟傳奉使無失指，面對言："比以使事往返四千里，所過民生困窮，衣食不贍。國之安危，以民爲本，今根本既虚，形勢俱見，保邦之慮，宜勤聖念。"時韓侂胄連逐留正及汝愚，太府簿吴璹與侂胄有連姻，因言臺諫將論朱熹，孟傳奮然曰："如此則士大夫争之，鼎鑊且不避。"

遷任將作監主簿。丞相趙汝愚最初當政，適逢敵人大規模侵略，派遣孟傳巡視按察江、池、鄂三大軍屯積的糧食，在道上除授太府丞。完成使命回報後，趙汝愚被貶，黨論興起，但李孟傳奉命出使没有失職，面見皇帝回答説："最近奉使事往返四千里，經過的地方人民生活窮困，衣食不足。國家的安危，以人民爲根本，現在根本既然空虚，危急形勢都出現了，保護邦國的思慮，應勞煩聖上多念。"此時韓侂胄連續驅逐留正和趙汝愚，太府簿吴璹與韓侂胄有婚姻關係，就説臺諫將要論劾朱熹，李孟傳奮然説："如果這樣那麽士大夫就要去争辯，受鼎鑊之刑也不退避。"

兼考功郎。復因對言："國家長育人才，猶天地之於植物，滋液滲漉，待其既成而後足以供大厦之用。今士大夫皆有苟進之心，治功未優，

兼任考功郎。又在應對時説："國家長期培養人才，就像天地對於植物，滋潤營養，等它成材後纔足以供大厦的使用。如今士大夫都有苟且進身的心思，治績不好，功能還薄，但其意却已

功能尚薄，而意已馳騖於臺閣，不稍有以扶持正飭之，其敝將甚。”又言：“武舉及軍士比試，專取其力，臨敵難以必勝。唐世取人由步射、弓弩以至馬射，各以其中之多寡爲等級，宜采取行之。”韓侂胄與孟傳故，嘗致侂胄意，孟傳謝曰：“行年六十，去意已决。”侂胄慚而退。請外，知江州，獄訟止息。侂胄不悦。丐歸，復知處州。

奔競於臺閣，不稍微加以扶持改正，弊端將會更加嚴重。”又說：“武舉以及士兵比試，衹取他們的力量，臨敵時難以必勝。唐代選取人從步射、弓弩以至於馬射，各用射中的多少作爲等級，應該采納實行。”韓侂胄與李孟傳是舊交，有人曾經傳達侂胄的意思，李孟傳謝絶説：“行年六十，去意已决。”韓侂胄慚愧而退。請求外任，爲江州知州，訴訟停息。韓侂胄不高興。請求歸鄉，又任處州知州。

遷廣西提點刑獄，改江東提舉常平，移福建。詔入對，首論用人宜先氣節後才能，益招徠忠讜以扶正論。故人有在政府者，折簡問勞勤甚，孟傳逆知其意，即謝曰：“孤踪久不造朝，獲一望清光而去，幸矣。”對畢即出關。至閩，大饑，發廪勸分，民無流莩。侂胄誅，就遷提點刑獄，移江東，又辭。丞相史彌遠，其親故也，人謂進用其時矣，卒歸使節，角巾還第。再奉祠，以倉部郎召，又辭。

遷任廣西提點刑獄，改任江東提舉常平，調任福建。詔命入朝應對，首先論述使用人應先看氣節後看才能，應該招徠忠誠正直的人扶持正確言論。有個在政府中的老朋友，十分頻繁地致信問候辛苦，李孟傳預知他的意思，謝絶説：“我的足迹好久不到朝廷，獲得一望清光離去，幸運了。”應對完畢就出關。到閩，發生大饑荒，打開糧倉分發，民衆没有流散餓死的。韓侂胄被殺，就地遷任提點刑獄，調任江東，又辭去。丞相史彌遠是他的親戚，人們説進用他的時候到了，最終却歸還使節，戴着角巾回家。再次奉祠禄，以倉部郎徵召，又推辭。

遷浙東提點刑獄，未數月，申前請，章再上，加直秘閣，移江東，不赴，主管明道宫。進直寶謨閣，致仕，卒，年八十四。常誡其子孫曰：“安身莫若無競，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禄則辱來。”有《磐溪集》、《宏詞類稿》、《左氏説》、《讀史》、《雜志》、《記善》、《記異》等書行世。

遷任浙東提點刑獄，没過幾個月，重申以前的請求，奏章兩次進上，加官直秘閣，調任江東，不赴任，主管明道宫。進官直寶謨閣，退休，去世，享年八十四歲。常告誡他的子孫説：“立身不如没有競争，修己不如自我保護。堅守道義福氣就來，追求食禄耻辱就來。”有《磐溪集》、《宏詞類稿》、《左氏説》、《讀史》、《雜志》、《記善》、《記異》等書流行世上。

論曰：古之君子，出處不齊，同歸于是而已。辛棄疾知大義而歸宋。何異篤實君子，而切諫光宗朝重華宫。柴中行寧不校臨川之試，終不肯自言非程頤僞學。劉爚表章朱熹《四書》以備勸講，衛道之功莫大焉。李孟傳所立不愧其父。至於劉宰飄然遠引，屢徵不起，所謂鴻飛冥冥者耶。

論曰：古代的君子，出仕與隱退不等，但同樣歸到這條道路罷了。辛棄疾知道大義而回到宋朝。何異是篤實君子，激切勸諫光宗朝拜重華宫。柴中行寧願不參加臨川考試，終究不肯説自己不是程頤僞學。劉爚上表章要求將朱熹的《四書集注》充備講席，衛護道學的功勞很大。李孟傳的行爲不愧於他的父親。至於劉宰飄然遠走，屢次徵召不應，是所謂冥冥中飛翔的輕鴻。

宋史卷四百二

列傳第一百六十一

陳敏　張詔　畢再遇　安丙　楊巨源　李好義

陳敏

陳敏字元功，贛之石城人。父皓，有才武，建炎末，以破贛賊李仁功，補官至承信郎。敏身長六尺餘，精騎射，積官至忠靖郎。以楊存中薦，擢閤門祇候。時閩地多寇，殿司兵往戍，率不習水土。至是，始募三千兵置左翼軍，以敏爲統制，漳州駐劄。敏按諸郡要害，凡十有三處，悉分兵扼之，盜發輒獲。贛州齊述據城叛，嘯聚數萬，將棄城南寇。敏聞之曰："贛兵精勁，善走嶮，若朝廷發兵未至，萬一奔衝，江、湖、閩、廣騷動矣。"不俟命，領所部馳七日，徑抵贛圍其城。逾月，朝廷命李耕以諸路兵至，破之。累功授右武大夫，封武功縣男，領興州刺史。召赴闕，高宗見其狀貌魁岸，除破敵軍統制。尋丁母憂，詔起復，以所部駐太平州。

陳敏字元功，是贛州石城人。父親陳皓，有才能武力，建炎末年，因爲擊破贛州盜賊李仁的功勞，補授官職直到承信郎。陳敏身高六尺多，精通騎馬射箭，累積做官到忠靖郎。因爲楊存中的推薦，提升閤門祇候。當時閩地盜寇較多，殿司的士兵去防衛，都不服水土。從這時候開始，招募三千當地士兵安置在左翼軍中，讓陳敏任統制，駐扎在漳州。陳敏勘察各郡的要害地方，共有十三處，全都分派兵力扼守，盜賊一出動就將他們捕獲。贛州的齊述占據贛州城叛亂，響應聚集的有數萬人，準備放棄贛州往南竄犯。陳敏聽到消息後説："贛州兵精悍强勁，善於奔走險地，如果朝廷發的兵没有到，萬一奔突衝出，江、湖、閩、廣等地就要受騷擾震動了。"不等命令，率領他的部隊奔馳七天，直接抵達贛州并將城包圍起來。過了一個月，朝廷命令李耕統率各路大軍來到，擊破了叛軍。累積功勞任命爲右武大夫，封爲武功縣男，領興州刺史。徵召到朝廷，高宗見他外形相貌魁武偉岸，授任破敵軍統制。不久母親去世，下詔命服喪未滿重新起用，率領他的部隊駐守太平州。

紹興三十一年，金主亮來攻，成閔爲京湖路招討使，以敏軍隸之，升馬司統制，軍于荆、漢間。敏説閔曰："金人精騎悉在淮，汴都必無守備，若由陳、蔡徑搗大梁，潰其腹心，此救江、淮之術也。"不聽。從

紹興三十一年，金主完顔亮來進攻，成閔任京湖路招討使，將陳敏的軍隊隸屬他，升任馬司統制，駐軍在荆、漢之間。陳敏勸成閔説："金人的精鋭騎兵都在淮河一帶，汴都一定没有守備，如果從陳、蔡兩地直搗大梁，擊潰它的心腹，這是救援江、淮地區的辦法。"成閔不聽。

閎還駐廣陵，時金兵尚未渡淮，敏又說閎邀其歸師，復不聽。敏遂移疾歸姑孰。

孝宗即位，張浚宣撫江、淮，奏敏爲神勁軍統制。浚視師，改都督府武鋒軍都統制。朝廷遣李顯忠北伐，浚欲以敏偕行，敏曰："盛夏興師非時，且金人重兵皆在大梁，我客彼主，勝負之勢先形矣。願少緩。"浚不聽，令敏屯盱眙。顯忠至符離，果失律，敏遂入泗州守之。金人議和，詔敏退守滁陽。敏請於朝，謂滁非受敵之所，改戍高郵，兼知軍事。與金人戰射陽湖，敗之，焚其舟，追至沛城，復敗之。

乾道元年，遷宣州觀察使，召除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居歲餘，敏抗章曰："久任周廬，無以效鷹犬，況敵情多詐，和不足恃。今兩淮無備，臣乞以故部之兵，再戍高郵。"仍請更築其城。乃落常階，除光州觀察使，分武鋒爲四軍，升敏爲都統制兼知高郵軍事，仍賜築城屯田之費。敏至郡，板築高厚皆增舊制。自寶應至高郵，按其舊作石䃮十二所，自是運河通泄，無衝突患。

四年，北界人侍旺叛于漣水軍，密款本朝，稱結約山東十二州豪傑起義，以復中原。上以問敏，敏曰："旺欲假吾國威以行劫爾，必不能成事，願勿聽。"適屯田統領官與旺交通，旺敗，金有間言，上知非敏罪，乃召敏爲左驍衛上將軍。

言事者議欲戍守清河口，敏言："金兵每出清河，必遣人馬先自上流潛渡，今欲必守其地，宜先修楚州城池，蓋楚州爲南北襟喉，彼此必争之

跟隨成閔退到廣陵駐守，此時金兵還没有渡過淮河，陳敏又勸説成閔攔擊返回的金軍，又不聽，陳敏於是稱病回到姑孰。

孝宗即位，張浚巡視安撫江、淮地區，上奏任命陳敏爲神勁軍統制。張浚檢閲部隊後，陳敏改任都督府武鋒軍都統制。朝廷派遣李顯忠北伐，張浚想派陳敏同去，陳敏説："盛夏發兵不合時宜，而且金國人的重兵都在大梁，我是客方他是主方，勝敗的形勢先已形成了。希望稍微等一等。"張浚不聽，命令陳敏屯兵盱眙。李顯忠到了符離，果然失利，陳敏於是進駐泗州防禦。金人議和，皇帝下詔命陳敏退守滁陽。陳敏向朝廷請求，説滁陽不是迎擊敵人的好地方，改守高郵，兼任知軍事。與金人在射陽湖交戰，打敗他們，燒了他們的船，追到沛城，再次擊敗他們。

乾道元年，遷任宣州觀察使，召入朝授任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在任一年多，陳敏上書直言説："長期擔任皇宫警衛，没有機會效鷹犬之力，何況敵人性情多詐，和談不足以依靠。如今兩淮没有設防，臣請求率領舊部士兵，再次駐守高郵。"接着請求重新修築高郵城。於是取消常任官階，授任光州觀察使，將武鋒分成四個軍，升任陳敏爲都統制兼知高郵軍事，并且賜給築城和屯田的費用。陳敏到郡，將板築城墻的高度和厚度都比舊時標準有所增加。從寶應到高郵，按照原來的舊址建十二座石閘，從此運河流通順暢，没有衝激奔突的禍患。

乾道四年，北國人侍旺在漣水軍反叛，秘密聯絡本朝，聲稱聯係約集山東十二個州的豪傑起義，要恢復中原。皇上就這事詢問陳敏，陳敏説："侍旺想藉我國的力量來做打劫的事，一定不會成功，請不要聽從。"正值屯田統領官與侍旺有來往，侍旺失敗後，金國有離間的話，皇上知道不是陳敏的罪過，於是召陳敏入朝任左驍衛上將軍。

論事的人議論準備戍守清河口，陳敏説："金兵每次出清河，必定派遣人馬先從上游偷渡，如今要想固守這個地方，應先修築楚州的城池，因爲楚州是連結南北方的咽喉，敵我必争的要

地。長淮二千餘里，河道通北方者五，清、汴、渦、潁、蔡是也；通南方以入江者，惟楚州運河耳。北人舟艦自五河而下，將謀渡江，非得楚州運河，無緣自達。昔周世宗自楚州北神堰鑿老鸛河，通戰艦以入大江，南唐遂失兩淮之地。由此言之，楚州實爲南朝司命，願朝廷留意。”及是，再出守高郵，乃詔與楚州守臣左祐同城楚州，祐卒，遂移守楚州。北使過者觀其雉堞堅新，號“銀鑄城”。

地。長淮二千多里，河流通向北方的有五條，就是清河、汴河、渦河、潁河、蔡河；通向南方匯入長江的，祇有楚州的運河罷了。北國人的艦船從五條河下行，如果要謀劃渡長江，不得到楚州的運河，就没有可能到達。過去周世宗從楚州北神堰開鑿老鸛河，使戰艦通行進入長江，南唐於是失去兩淮地區。從這方面來説，楚州實在是南朝命運的掌管者，希望朝廷留意。”到這時，再次出任高郵守臣，於是詔命他與楚州守臣左祐共同修築楚州城，左祐去世後，就調任楚州太守。北朝使者有經過的見到城墻堅固嶄新，號稱“銀鑄城”。

以歸正人二百家逃歸，降授忠州團練使，罷爲福建路總管，改江西路總管，贛州駐劄。月餘，朝廷命往福州揀軍，又命還豫章教閱江西團結諸郡人馬。俄提舉佑神觀，仍奉朝請，繼復蘄州防禦使，再除武鋒軍都統制兼知楚州，復光州觀察使，以疾卒。特贈慶遠軍承宣使。

因爲歸附的人有二百家又逃回去，降職任忠州團練使，罷官爲福建路總管，改任江西路總管，駐扎在贛州。一個多月後，朝廷命令他去福州挑選士兵，又命返回豫章教習訓練江西團結各郡的人馬。不久提舉佑神觀，仍任奉朝請，接着恢復爲蘄州防禦使，又授任武鋒軍都統制兼楚州知州，重任光州觀察使，因病去世。特旨贈官慶遠軍承宣使。

張詔

張詔字君卿，成州人。少隸張俊帳下，積功守和州。嘗被旨介聘，一日金人持所繪祐、獻二陵像至館中，皆北地服，詔向之再拜。館者問之，答曰：“詔雖不識其人，但龍鳳之姿，天日之表，疑非北朝祖宗也，敢不拜！”孝宗聞而喜之，由是驟用。

張詔字君卿，成州人。青年時隸屬張俊的帳下，累積功勞任和州太守。曾經遵照聖旨負責接待使者的工作，一天金國人拿着他們畫的徽宗、欽宗的像到驛館中，二帝穿的都是北方服裝，張詔對着畫像一再禮拜。住館的人問他，回答説：“張詔雖然不認識這二人，但他們如龍鳳的風姿，像天日的外表，使我懷疑不是北朝的祖宗，豈敢不拜！”孝宗聽説後十分高興，因此驟然得到重用。

紹熙五年，除興州都統制兼知興州，代吴挺。慶元二年，趙彦逾帥蜀，以關外去興元遠，緩急恐失事機，復請分東西爲二帥，詔遂兼西路安撫司公事。先是，趙汝愚爲從官時，每奏吴氏世掌蜀兵，非國家之利，請以張詔代領武興之軍。蓋汝愚之意欲以吴曦爲文臣帥，以杜他日握兵之漸，而未及行也。汝愚既知樞密

紹熙五年，授任興州都統制兼興州知州，替代吴挺。慶元二年，趙彦逾任蜀帥，因爲關外離興元遠，事情緊急時恐怕失去時機，又請求分東西爲二帥，張詔於是兼任西路安撫司公事。在這之前，趙汝愚作從官時，時常上奏説吴氏世代掌握蜀兵權，對國家不利，請求用張詔代管武興的軍隊。大概趙汝愚的意思是要用吴曦作文臣帥，以便杜絶以後掌握兵權局面的形成，但没來得及施行。趙汝愚被任命知樞密院後，極力推辭不接

院，力辭不拜，白於光宗曰："若武興朝除帥，則臣夕拜命。"上許之，乃以詔爲成州團練使、興州諸軍都統制。詔在興州，甚得士心。六年卒，郭杲代之。

受，禀告光宗說："如果武興早晨任命了帥臣，那麽臣晚上就接受任命。"皇上答應了他，於是任命張詔爲成州團練使、興州諸軍都統制。張詔在興州，十分受士兵擁戴。慶元六年去世，郭杲代替了他。

畢再遇

畢再遇字德卿，兖州人也。父進，建炎間從岳飛護衛八陵，轉戰江、淮間，積階至武義大夫。再遇以恩補官，隸侍衛馬司，武藝絶人，挽弓至二石七斗，背挽一石八斗，步射二石，馬射一石五斗。孝宗召見，大悦，賜戰袍、金錢。

畢再遇字德卿，兖州人。父親畢進，建炎年間跟隨岳飛護衛八陵，轉戰江、淮地區，積累官階到武義大夫。畢再遇靠父親恩蔭補授官職，隸屬侍衛馬司，武藝超人，拉弓能到二石七斗，背後能拉一石八斗，步射二石，馬射一石五斗。孝宗召見他，十分高興，賞賜戰袍、金錢。

開禧二年，下詔北伐，以殿帥郭倪招撫山東、京東，遣再遇與統制陳孝慶取泗州。再遇請選新刺敢死軍爲前鋒，倪以八十七人付之。招撫司剋日進兵，金人聞之，閉榷場、塞城門爲備。再遇曰："敵已知吾濟師之日矣，兵以奇勝，當先一日出其不意。"孝慶從之。再遇饗士卒，激以忠義，進兵薄泗州。泗有東西兩城，再遇令陳戈旗舟楫於石匽下，如欲攻西城者，乃自以麾下兵從陡山徑趨東城南角，先登，殺敵數百，金人大潰，守城者開北門遁。西城猶堅守，再遇立大將旗，呼曰："大宋畢將軍在此，爾等中原遺民也，可速降。"旋有淮平知縣縋城而下乞降，於是兩城皆定。郭倪來饗士，出御寶刺史牙牌授再遇，辭曰："國家河南八十有一州，今下泗兩城即得一刺史，繼此何以賞之？且招撫得朝廷幾牙牌來？"固辭不受。尋除環衛官。

開禧二年，下詔進行北伐，讓殿帥郭倪招撫山東、京東，派遣畢再遇與統制陳孝慶攻取泗州。畢再遇請求挑選新刺字的敢死軍作前鋒，郭倪將八十七人交給他。招撫司限定日期進軍，金國人聽到消息，關閉榷場、堵塞城門加以防備。畢再遇說："敵人已經知道我方出師的日期，打仗要出奇致勝，應當提前一天出其不意。"陳孝慶聽從他的建議。畢再遇犒賞士兵，用忠義加以激勵，進軍到泗州城下。泗州有東西兩座城，畢再遇命令將兵器旗幟船隻在石匽下排開，像是要攻打西城，自己却帶領手下士兵從陡山抄近道到達東城南角，率先登城，殺敵數百人，金國人大敗潰散，守城的人打開北門逃跑。西城還在堅守，畢再遇立起大將旗幟，喊道："大宋畢將軍在這裏，你們是中原的遺民，應該趕快投降。"旋即就有淮平知縣用繩吊下城墻請求投降，於是東西兩城都攻占。郭倪來犒賞士兵，拿出加蓋皇上璽印的刺史牙牌授給畢再遇，畢再遇推辭說："國家在黄河以南有八十一個州，如今攻下泗州兩座城池就得到一個刺史的職位，在這以後拿什麽來獎賞？而且招撫能從朝廷得到幾個牙牌來？"堅決推辭不接受。不久授任環衛官。

倪調李汝翼、郭倬取宿州，復遣孝慶等繼之。命再遇以四百八十騎爲先鋒取徐州，至虹，遇郭、李兵裹創旋，問之，則曰："宿州城下大水，

郭倪調遣李汝翼、郭倬攻取宿州，又派遣陳孝慶等增援他們。命令畢再遇帶四百八十名騎兵做先鋒攻取徐州，到達虹時，遇到郭倬、李汝翼部下士兵裹着傷回來，詢問他們，回答說："宿

我師不利，統制田俊邁已爲敵擒矣。”再遇督兵疾趨，次靈壁，遇孝慶駐兵于鳳凰山，將引還，再遇曰：“宿州雖不捷，然兵家勝負不常，豈宜遽自挫！吾奉招撫命取徐州，假道於此，寧死靈壁北門外，不死南門外也。”會倪以書抵孝慶，令班師，再遇曰：“郭、李軍潰，賊必追躡，吾當自禦之。”金果以五千餘騎分兩道來，再遇令敢死二十人守靈壁北門，自領兵衝敵陣。金人見其旗，呼曰“畢將軍來也”。遂遁。再遇手揮雙刀，絶水追擊，殺敵甚衆，甲裳盡赤，逐北三十里。金將有持雙鐵簡躍馬而前，再遇以左刀格其簡，右刀斫其脅，金將墮馬死。諸軍發靈壁，再遇獨留未動，度軍行二十餘里，乃火靈壁。諸將問：“夜不火，火今日，何也?”再遇曰：“夜則照見虛實，晝則烟埃莫睹，彼已敗不敢迫，諸軍乃可安行無虞。汝輩安知兵易進而難退邪?”

州城下大水漫延，我軍失利，統制田俊邁已被敵人捉去了。”畢再遇督促士兵急速前進，到靈壁暫駐，遇到陳孝慶帶兵駐留在鳳凰山，正準備撤回，畢再遇説：“宿州雖然没攻下來，但兵家勝敗并不一定，怎麽能够馬上就自認失敗！我奉招撫的命令攻取徐州，從這裏路過，寧願死在靈壁北門的外面，不願死在南門外。”恰好郭倪有信送達陳孝慶，命令撤退，畢再遇説：“郭倬、李汝翼的部隊潰敗，敵賊必定追擊，我應當自帶部下阻擊他們。”金國果然派五千多騎兵分兩路追來，畢再遇命令二十名敢死士兵守衛靈壁北門，自己帶領士兵衝入敵陣中。金國人見到他的大旗，喊叫説“畢將軍來了”。於是逃遁。畢再遇手中揮舞雙刀，渡水追擊，殺死敵人特别多，鎧甲衣裳都染成了紅色，將敗兵追殺了三十里。有個拿雙鐵簡的金將躍馬上前，畢再遇用左手刀格開鐵簡，右手刀砍他的脅下，金將落馬而死。各路軍離開靈壁，衹有畢再遇留下不動，估計大軍行出有二十多里，就放火燒了靈壁。將領們問：“夜裏不燒，今天白天燒，爲什麽?”畢再遇説：“夜間火光會照見我軍虛實，白天時濃烟塵埃瀰漫什麽都看不見，敵人已經失敗不敢靠近，各路軍馬纔可以安全行軍不用擔憂。你們哪知道進軍容易撤退難呢?”

還泗州，以功第一，自武節郎超授武功大夫，除左驍衛將軍。於是丘崈代鄧友龍爲宣撫使，檄倪還惟揚，尋棄泗州。命再遇還盱眙，遂知盱眙軍，尋改鎮江中軍統制，兼守如故。以鳳凰山功，授達州刺史。其冬，金人以騎步數萬、戰船五百餘艘渡淮，泊楚州、淮陰間，宣撫司檄再遇援楚，遣段政、張貴代之。再遇既去盱眙，政等驚潰，金人入盱眙；再遇復定盱眙，除鎮江副都統制。

回到泗州，因爲功勞第一，從武節郎破格提拔爲武功大夫，授任左驍衛將軍。這時丘崈取代鄧友龍任宣撫使，發文讓郭倪回惟揚，隨即放棄泗州。命令畢再遇回盱眙，於是任盱眙軍知軍，不久改任鎮江中軍統制，與過去一樣兼任太守。因爲鳳凰山的功勞，任命爲達州刺史。當年冬天，金人以數萬步騎兵、五百多艘戰船渡過淮河，停泊在楚州、淮陰之間，宣撫司發命令讓畢再遇增援楚州，派段政、張貴代替他。畢再遇離開盱眙後，段政等驚慌潰散，金人占領盱眙；畢再遇重新攻下盱眙，授任鎮江副都統制。

金兵七萬在楚州城下，三千守淮陰糧，又載糧三千艘泊大清河。再遇諜知之，曰：“敵衆十倍，難以力勝，可計破也。”乃遣統領許俊間道趨淮

金兵七萬人圍在楚州城下，三千人守衛淮陰的軍糧，又把軍糧裝了三千艘船停泊在大清河。畢再遇偵察知道這個情况，説：“敵人比我們多十倍，難以靠兵力取勝，可以用計擊破。”於是

陰，夜二鼓銜枚至敵營，各携火潛入，伏糧車間五十餘所，聞哨聲舉火，敵驚擾奔竄，生擒烏古倫師勒、蒲察元奴等二十三人。

派遣統領許俊抄小路到淮陰，夜裏二鼓時悄悄來到敵人營壘，各人都携帶火石偷偷進入，埋伏在糧車之間五十多個地方，聽到哨聲一齊點火，敵人驚慌奔竄，活捉了烏古倫師勒、蒲察元奴等二十三人。

金人復自黄狗灘渡淮，渦口戍將望風遁，濠、滁相繼失守，又破安豐。再遇謂諸將曰："楚城堅兵多，敵糧草已空，所慮獨淮西耳。六合最要害，彼必并力攻之。"乃引兵赴六合。尋命節制淮東軍馬。金人至竹鎮，距六合二十五里。再遇登城，偃旗鼓，伏兵南土門，列弩手土城上，敵方臨濠，衆弩俱發，宋師出戰，聞鼓聲，城上旗幟并舉，金人驚遁，追擊大敗之。金萬户完顔蒲辣都、千户泥厖古等以十萬騎駐成家橋、馬鞍山，進兵圍城數重，欲燒埧木，决壕水，再遇令勁弩射退之。既而紇石烈都統合兵進攻益急，城中矢盡，再遇令人張青蓋往來城上，金人意其主兵官也，争射之，須臾矢集樓墻如猬，獲矢二十餘萬。紇石烈引兵退，已乃益增兵，環城四面營帳亘三十里。再遇令臨門作樂以示閑暇，而間出奇兵擊之。敵晝夜不得休，乃引退。再遇料其且復來，乃自提兵奪城東野新橋，出敵之背，金人遂遁去，追至滁，大雨雪，乃旋。獲騾馬一千五百三十一、鞍六百，衣甲旗幟稱是。授忠州團練使。

金人又從黄狗灘渡淮河，渦口守將望風逃跑，濠州、滁州相繼失守，安豐又被攻破。畢再遇對將領們說："楚州城墻堅固士兵衆多，敵人糧草已空，所擔憂的祇有淮西了。六合是最重要的地方，他們一定會合力進攻它。"於是帶兵奔赴六合。隨即受命指揮淮東的兵馬。金人到達竹鎮，距離六合二十五里，畢再遇登上城墻，偃旗息鼓，將士兵埋伏在南土門，在土城上排列着弓弩手，敵人剛靠近濠溝，所有的弓弩一齊發射，宋軍出城迎戰，聽到鼓聲，城上旗幟同時高舉，金人驚慌逃命，宋軍追擊將他們打得大敗。金國的萬户完顔蒲辣都、千户泥厖古等率領十萬騎兵駐扎在成家橋、馬鞍山，派兵將六合圍了幾層，想燒掉壩上樹木，决開濠溝裏的水，畢再遇命令用强弩將他們射退。此後紇石烈都統集合兵力進攻更加猛烈，城中的箭用完了，畢再遇讓人撑着青羅蓋在城上來回走，金人認爲是主帥，争着用箭射它，很快城樓城墻上聚集箭就像刺猬一樣，共獲得二十多萬枝箭。紇石烈帶兵撤退，不久就增加兵力，環繞六合城四面兵營帳篷綿延三十里。畢再遇命令在城門邊彈奏音樂來顯示閑暇，同時暗地裏派出奇兵去襲擊他們，敵人白天夜裏得不到休息，於是撤退。畢再遇預料他們馬上就會再回來，於是親自帶兵奪取了城東的野新橋，出現在敵人的背後，金人於是逃走，追擊到滁州，天下大雪，於是凱旋。繳獲騾馬一千五百三十一匹、鞍六百個，衣服鎧甲旗幟與此相當。授任忠州團練使。

三年，除鎮江都統制兼權山東、京東招撫司事。還至揚州，除驍衛大將軍。金圍楚州已三月，列屯六十餘里。再遇遣將分道撓擊，軍聲大振，楚圍解。兼知揚州、淮東安撫使。揚州有北軍二千五百人，再遇請分隸建

三年，授任鎮江都統制兼代理山東、京東招撫司事。回到揚州，授任驍衛大將軍。金兵圍困楚州已經三個月，營房沿續六十多里，畢再遇派將領分路去騷擾游擊，宋軍聲威大大振奮，楚州的包圍解除。兼任揚州知州、淮東安撫使。揚州有北方軍士二千五百人，畢再遇請求將他們分别

康、鎮江軍，每隊不過數人，使不得爲變。更造輕甲，長不過膝，披不過肘，兜鍪亦殺重爲輕，馬甲易以皮，車牌易以木而設轉軸其下，使一人之力可推可擎，務便捷不使重遲。敢死一軍，本烏合亡命，再遇能駕馭得其用。陳世雄、許俊等皆再遇所薦。張健雄恃勇桀驁，再遇狀其罪于朝，命以軍法戮之，諸將慴服。

隸屬建康軍和鎮江軍，每隊不超過幾個人，使得他們不能嘩變。重新打造輕型鎧甲，長度不超過膝蓋，披臂不超過肘部，頭盔也減少重量變輕，馬的護甲改用皮革，戰車擋板换成木頭并在下面設置轉軸，使它用一個人的力量就可以推動或舉起來，務求輕便快捷不使它笨重遲緩。敢死軍，本來都是亡命之徒烏合之衆，畢再遇能够駕馭并發揮他們的作用。陳世雄、許俊等人都是畢再遇推薦的。張健雄自恃勇力凶暴不馴，畢再遇把他的罪行上報朝廷，命令依照軍法處死他，其他將領都畏服。

嘉定元年，除左驍衛上將軍。和好成，累疏乞歸田里，賜詔不允，除保康軍承宣使，降詔奬諭，尋令帶職奏事，提舉佑神觀。六年，提舉太平興國宫，十年，以武信軍節度使致仕。卒，年七十。贈太尉，累贈太師，謚忠毅。

嘉定元年，授任左驍衛上將軍。和議達成以後，多次上疏請求退休歸鄉，賜詔書不允許，授任保康軍承宣使，下詔奬勵表揚，隨即命令他兼領職務奏論政事，提舉佑神觀。六年，提舉太平興國宫，十年，以武信軍節度使退休。去世，享年七十歲。贈官太尉，累積贈官爲太師，謚號忠毅。

再遇姿貌雄傑，早以拳力聞，屬時寢兵，無所自見。一旦邊事起，諸將望風奔衄，再遇威聲始著，遂爲名將云。

畢再遇身姿體貌雄偉傑出，早年以拳術勇力聞名，因爲當時戰事止息，没有機會表現自己。一旦邊界戰事興起，其他將領望風奔逃，畢再遇的威望名聲纔開始顯著，終於成爲名將。

安丙

安丙字子文，廣安人。淳熙間進士，調大足縣主簿。秩滿詣闕，陳蜀利病十五事，言皆剴切。丁外艱，服除，辟利西安撫司幹辦公事，調曲水丞。吴挺爲帥，知其才，邀致之。改秩，知新繁縣。丁内艱，服除，知小溪縣。通判隆慶府，嘉泰三年，郡大水，丙白守張鼎，發常平粟振之。尋又鑿石徙溪，自是無水患。知大安軍，歲旱，民艱食，丙以家財即下流糴米數萬石以振。事聞，詔加一秩。

安丙字子文，廣安人。淳熙年間進士，調任大足縣主簿。任滿來朝，陳述蜀地利弊共十五件事，言論都很切實。父親去世，服喪結束後，徵召任利西安撫司幹辦公事，調任曲水丞。吴挺任帥臣，知道他有才能，將他邀請來。改官階，任新繁縣知縣。母親去世，服喪期滿，任小溪縣知縣。通判隆慶府，嘉泰三年，郡中發大水，安丙稟告守臣張鼎，發放常平倉的糧食賑濟災民。隨即又開鑿山石把溪水改道，從此不再有水災。任大安軍知軍，發生旱災，百姓吃飯困難，安丙用自家財産到下游買了幾萬石米來救濟。事情報告皇帝後，下詔增加一級官階。

開禧二年，邊事方興，程松爲四川宣撫使，吴曦副之，丙陳十可憂於松。繼而松開府漢中，道三泉，夜延丙議。丙又爲松言曦必誤國，松不

開禧二年，邊境戰事正興起，程松任四川宣撫使，吴曦作他的副職，安丙向程松陳述十件值得憂慮的事情。接着程松到漢中開立府署，經過三泉，夜裏延請安丙商談。安丙又向程松説吴曦

省。蓋丙嘗爲其父客，素知曦。既而曦奏丙爲隨軍轉運司，居河池。時梁、洋義士方襲取和尚原，旋爲金人所奪，守將棄甲而走。十一月戊子，金人攻湫池堡，破天水，繇西和入成州，師潰，曦置不問。金人肆掠關外四州，如踐虛邑，軍民莫知死所。曦已潛遣其客姚淮源交金人，至是曦還興州，留丙魚關，已而檄還武興。十二月丙寅，金人持其詔及金印至置口，曦密受之，宣言使者欲得四州以和，馳書諷松去。癸酉，曦受金詔稱蜀王，榜諭四川。三年正月甲午，曦僭號建官，稱臣於金，以其月爲元年，改興州爲興德府，以丙爲中大夫、丞相長史、權行都省事。

一定會貽誤國事，程松没有理會。因爲安丙曾做過他父親的門客，素來瞭解吴曦。不久吴曦奏請安丙任隨軍轉運司，住在河池。此時梁、洋兩地的義士正襲擊攻取了和尚原，不久又被金兵奪回，守將棄甲逃走。十一月戊子，金兵進攻湫池堡，攻破天水，從西和進入成州，宋軍潰敗，吴曦擱置不問。金兵大肆搶掠關外的四個州，如入無人之境，宋朝軍民無處逃命。吴曦已暗地派他的門客姚淮源與金國人交往，到這時吴曦回到興州，將安丙留在魚關，不久又發命令讓他回到武興。十二月丙寅日，金國人拿着他們的詔書以及金印到置口，吴曦秘密接受，公開説金國使者想取得四個州以便講和，寫信勸程松離開。癸酉日，吴曦接受金國的詔書稱蜀王，在四川各處貼榜宣告。三年正月甲午日，吴曦冒稱僞號建置百官，向金國稱臣，用那個月作爲元年，改興州叫興德府，任命安丙爲中大夫、丞相長史、代理行都省事。

先是，從事郎錢鞏之從曦在河池，嘗夢曦禱神祠，以銀杯爲珓擲之，神起立謂曦曰："公何疑？公何疑？後政事已分付安子文矣。"曦未省，神又曰："安子文有才，足能辦此。"鞏之覺，心異其事，具以語曦。事既熾，丙不得脱，度徒死無益，陽與而陰圖之。遂與楊巨源、李好義等謀誅曦，語見《巨源》、《好義傳》。徐景望在利州，逐王人，擅財賦。丙遣弟焕往約諸將，相與拊定，及景望伏誅，軍民無敢嘩者。於是傳檄諸道，按堵如故。曦僭位凡四十一日。三月戊寅，陳曦所以反及矯制平賊便宜賞功狀，自劾待罪，函曦首級、違制法物與曦所受金人詔印及所匿庚牌附驛。

在這以前，從事郎錢鞏之跟隨吴曦在河池，曾經夢見吴曦在神廟祈禱，用銀杯作珓來扔，神站起來對吴曦説："公有什麽懷疑的？公有什麽懷疑的？以後的政事已經交待給安子文了。"吴曦没有領悟，神又説："安子文有才能，足能够辦理這些事。"錢鞏之醒後，心裏對這事很驚異，就一一告訴了吴曦。事情發展嚴重，安丙不能够脱身，考慮到白白送死没有好處，表面上參與暗地裏却在謀劃。於是和楊巨源、李好義等人謀劃誅殺吴曦，記載見楊巨源、李好義傳。徐景望在利州時，驅逐朝廷官員，把持財務賦税。安丙派弟弟安焕去聯絡各位將領，相互擊掌約定，等到徐景望被誅殺，軍民没有敢喧嘩的。於是傳達文告到各道，安居如前。吴曦僭位共四十一天。三月戊寅日，陳述吴曦反叛的經過以及假藉聖命平定叛賊乘便賞賜有功人員的情況，自我彈劾等待治罪，用盒子裝着吴曦的首級、違反聖制的器物與吴曦接受的金國人的詔書金印以及隱藏的庚牌交給驛使。

朝廷初聞變，莫知所爲。韓侂胄與曦書，亦謂"嗣頒茅土之封"，亟

朝廷剛聽到事變時，不知該怎麽辦。韓侂胄給吴曦的信中，也説"接着就頒布領地的封賞"，

召知鎮江府宇文紹節問之，紹節曰："安丙非附逆者，必能討賊。"於是密降帛書曰："安丙素推才具，有志事功，今聞曦謀不軌，爾爲所脅，諒以凶焰方張，恐重爲蜀禍，故權且從之爾，豈一日忘君父者？如能圖曦報國，以明本心，即當不次推賞，雖二府之崇亦無所吝，更宜審度機便，務在成事，以副委屬之意。"帛書未至，露布已聞，上下動色交慶。辛丑，加丙端明殿學士、中大夫、知興州、安撫使兼四川宣撫副使，詔獎諭，恩數視執政，如帛書旨也。

緊急召見鎮江府知府宇文紹節詢問，宇文紹節說："安丙不是依附叛逆的人，一定能討平叛賊。"於是秘密用錦帛寫信說："安丙素來以才能受到稱贊，有志向建立功勞，如今聽到吴曦圖謀不軌，你被他們脅迫，考慮到凶徒的氣焰正囂張，恐怕重新給蜀造成災禍，所以權且聽從他們罷了，哪有一天忘記君王父親的？如果能够對付吴曦報效國家，來證明自己的本來心意，就應當特别獎賞，即使是二府這樣高的職位也不吝惜。更應考慮合適的時機，務必使事情成功，以不辜負委托囑咐的意思。"信還未送到，捷報傳來，朝廷上下喜形於色交相慶賀。辛丑日，加任安丙爲端明殿學士、中大夫、興州知州、安撫使兼四川宣撫副使，下詔獎賞表揚，恩典禮遇如同執政官，就像密信上説的一樣。

時都統孫忠鋭由鳳州進攻大散關不克，統領强德等出奇道由松林堡破金寨，四月癸丑，克之。忠鋭貪功吝財，賞罰迷繆，大失軍心，且速還鳳州，以關鑰付庸將陳顯。癸酉，大散關復陷。巨源自請收復，丙遣朱邦寧佐之。丙深惡忠鋭，檄赴司議事，欲廢之。巨源至鳳，斬忠鋭及其子揆，丙遂以忠鋭附僞進表之罪聞于朝。先是，以誅曦功，巨源補朝奉郎，與通判差遣。巨源遣其親校傅檜訴功于朝，語見《巨源傳》。於是丙拜疏丐閑。至是，金人揭示境上，得丙首者與銀絹二萬匹兩，即授四川宣撫。

當時都統孫忠鋭從鳳州進攻大散關没有攻下，統領强德等走近路從松林堡攻破金兵營寨，四月癸丑日，占領了它。孫忠鋭貪圖功勞吝惜財物，賞罰混亂，大失軍心，而且很快退回鳳州，將關防鑰匙交給平庸的將領陳顯。癸酉日，大散關重又陷落。楊巨源自動請求去收復，安丙派遣朱邦寧輔佐他。安丙十分厭惡孫忠鋭，發檄文讓他到司裏商議事情，準備廢除他。楊巨源到了鳳州，將孫忠鋭和他兒子孫揆斬首，安丙於是把孫忠鋭依附僞勢力進獻章表的罪行報告朝廷。在此之前，因爲誅殺吴曦的功勞，楊巨源補授朝奉郎，給與通判差遣。楊巨源派他的親隨校官傅檜向朝廷述説功勞，具體的話見《楊巨源傳》。於是安丙上疏請求閑職。到這時，金國人在邊境上貼告示，得到安丙首級的給與二萬兩銀子和二萬匹絹，立即授予四川宣撫。

時方議和，丙獨戒飭將士，恫疑虚喝，以攻爲守，威聲甚著。詔以蜀平，遣吴獵撫諭四川。時沿邊關隘悉爲金毁，丙遺時相書，謂："西和一面，已修仇池，聚糧積芻，使軍民可守。若敵至，則堅壁不戰，彼欲攻則不可，欲越則不敢。若西和可守，成州之境自不敢犯。成州黑谷、南谷亦

當時正在議和，獨有安丙整頓并告誡將士們，恐嚇威脅虚張聲勢，以攻爲守，威名聲望很顯著。下詔因爲蜀平定，派遣吴獵安撫宣諭四川。當時邊境沿綫的關口全被金兵毁壞，安丙寫信給當時宰相，說："西和方面，已經修築仇池，聚積糧草，使軍民可以防守，如果敵人來了，就堅守城池不出戰，他們要進攻却不可能，想越過去又不敢。如果西和守得住，成州境内敵人自然

皆頓重兵。天水雖不可守，距天水十里所，見創白環堡，與西和相爲掎角，又增堡雞頭山，咸以民卒守之，及修黃牛堡，築興趙原，屯千餘人。鳳州秋防原尤爲險絶，紹興初，州治于此，宣撫吴玠嘗作家計寨，前即馬嶺堡，正扼鳳州之後。凡此數堡既堅，金人决不敢近。而河池、殺金平、魚關皆大軍屯聚，其他徑路，雖關之裏如大安，亦陰招民卒，授以器械，爲掩擊之備矣。”又云：“見於關表廣結義士，月給以糧，俾各保田廬墳墓，逮事定，則係之尺籍而勸之耕，庶可經久。以丙所見，直爲守計，則精選五萬人亦爲有餘。”

不敢侵犯。成州的黑谷、南谷也都駐守重兵。天水雖然不能守住，距離天水約十里處，現已創建白環堡，與西和相互爲掎角，又在雞頭山增加堡壘，全部用民兵把守，等到修築黃牛堡，建築興趙原，駐兵一千多人。鳳州秋防原尤其險要，紹興初年，州府就設在這地方，宣撫吴玠曾經作爲家計營寨，前面就是馬嶺堡，正好扼守鳳州的後路。這些堡壘都堅固了，金人就决不敢靠近。河池、殺金平、魚關都駐扎上大部隊，其他的路綫，即使是在關内比如大安，也暗地裏招收民兵，發給兵器，作爲掩護攻擊的預備。”又説：“現在在關外廣泛結納義士，按月發給糧食，讓他們各自保住田地房屋墳墓，等到事情平定，就把他們編入户籍并鼓勵他們耕種，或許可以保持長久。以我之見，單純爲防備作打算，那麽精選五萬人也就綽綽有餘。”

好義守西和，謂四州兵後，民不聊生，請蠲租以惠創痍。丙請于朝。又以沔州都統司所統十軍權太重，故自吴璘至挺、曦皆有尾大不掉之憂，乃請分置副都統制，各不相隸，以前右中左後五軍隸都統司，踏白、摧鋒、選鋒、策鋒、游奕五軍隸副司。詔皆從之。

李好義守衛西和，認爲四個州在戰争以後，民不聊生，請求减免租税以便惠養戰争創傷。安丙向朝廷請示。又因爲沔州都統司統率十個軍權力太重，所以從吴璘到吴挺、吴曦都有尾大不掉的憂慮，於是請求分别設置副都統制，各自之間不相互隸屬，將前右中左後五軍隸屬都統司，踏白、摧鋒、選鋒、策鋒、游奕五個軍隸屬副司。下詔全都同意。

時方信孺使還，金人和意未决，且欲得首議興師之人，侂胄大怒。上手書賜丙，謂：“金人必再至，當激勵將士，戮力赴功。”侂胄既誅，賜丙金器百二十兩、細幣二十匹，進資政殿學士。和議成，還大散、隔牙關。丙分遣僚吏，經量洋、沔、興元、大安民田，别定租税。

這時方信孺出使回來，金國人講和之意還未决定，而且要得到首先倡議發動戰争的人，韓侂胄十分憤怒。皇上親筆寫信賜給安丙，説：“金國人一定會再來，應當激勵將士們，合力建立功業。”韓侂胄被誅殺後，賞賜安丙金器一百二十兩、精製絲帛二十匹，進資政殿學士。和議達成，金國歸還了大散關、隔牙關。安丙分别派遣屬吏，經營洋、沔、興元、大安等地的民田，另外規定租税。

右丞相史彌遠起復，丙移書曰：“昔仁宗起復富鄭公、文潞公，孝宗起復蔣丞相，皆力辭，名教所係，人言可畏，望閣下速辭成命，以息議者之口。”論者韙之。升大學士、四川制置大使兼知興元府。諜知金人遷

右丞相史彌遠守喪未滿起用復職。安丙寫信給他説：“過去仁宗起復富鄭公、文潞公，孝宗起復蔣丞相，全都極力推辭，名教所繫，人言可畏，希望閣下迅速推辭已下達的任命，以便平息議者之口。”議論者肯定他的話。升任大學士、四川制置大使兼興元府知府。偵察得知金國人遷

汴，關輔豪傑款塞願降者衆。丙以爲此正冉閔告晋之時，乃與宰臣書，謂當興問罪之師。朝論憂丙輕舉，乃詔丙益修守備。

到汴州，關輔的豪傑主動來表示投降的有很多。安丙認爲這時與冉閔求告後晋謀求自立的情形一樣，於是寫信給宰相，説應當興起問罪的軍隊，朝廷議論擔心安丙輕率行動，於是下詔命令安丙增修守備。

七年春，丙使所愛吏安蕃、何九齡合官軍夜襲秦州，敗歸。王大才執九齡等七人斬之，而訟丙於朝。三月，詔丙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賜手書召之。行次廣德軍，進觀文殿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至官，留意學校，請于太常創大成樂。而政尚嚴酷，轉運判官章徠劾丙，不報。御史李安行并徠劾之，徠罷，丙授崇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譴閤門舍人聞人璵錫命，賜旌節、金印、衣帶、鞍馬。三辭，還蜀。

七年春天，安丙派自己喜愛的官吏安蕃、何九齡集合官軍在夜間偷襲秦州，失敗而回。王大才抓了何九齡等七人并斬了他們，而且向朝廷告發安丙。三月，下詔任命安丙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賜給親筆信徵召他。途中經過廣德軍，進觀文殿學士、潭州知州、湖南安撫使。到了官所，留心學校，向太常寺請求創制大成樂。但施政崇尚嚴厲殘酷，轉運判官章徠彈劾安丙，不批覆。御史李安行連章徠一起彈劾，章徠罷官，安丙授任崇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派遣閤門舍人聞人璵宣布賞賜命令，賜給旌節、金印、衣帶、鞍馬。三次辭謝，返回蜀。

董居誼帥蜀，大失士心。金人乘之，破赤丹、黄牛堡，入武休關，直擣梁、洋，至大安，宋師所至輒潰，散入巴山。十二年，聶子述代之。時丙之子癸仲知果州，子述即檄兼參議官。四月，紅巾賊張福、莫簡叛，入利州，子述遁去。總領財賦楊九鼎與賊遇，走匿民舍，賊追九鼎殺之。子述退保劍門，檄癸仲兼節制軍馬，任討賊之責。癸仲召戎帥張威等軍來會，賊自閬趨遂寧，所過無不殘滅。丙欲自持十萬緡偕子述往益昌募士，子述曰："大臣非得上旨，未可輕出。"丙遂如果州。

董居誼做蜀帥，大失軍心，金國人乘這機會，攻破赤丹、黄牛堡，進入武休關，直擣梁州和洋州，到了大安，所到之處宋軍立即潰敗，逃散進入巴山。十二年，聶子述取代董居誼。此時安丙的兒子安癸仲任果州知州，聶子述就發命令讓他兼任參議官。四月，紅巾賊張福、莫簡叛亂，攻進利州，聶子述逃走。總領財賦楊九鼎與賊兵遭遇，逃到居民的家裏躲藏，賊兵追上楊九鼎并殺了他。聶子述退保劍門，發檄文讓安癸仲兼任節制軍馬，負責討伐賊兵。安癸仲召戎帥張威等部隊來會合，賊兵從閬州前往遂寧，所經過的地方無不殘殺滅絶。安丙準備親自帶着十萬緡錢和聶子述一起去益昌招募士兵，聶子述説："大臣没有得到皇上旨意，不能輕易出動。"安丙於是到果州。

時四川大震，甚於曦之變。張方首奏，勋望如丙，今猶可用。魏了翁移書宰執，謂安丙不起，則賊未即平，蜀未可定，雖賊亦曰："須安相公作宣撫，事乃定耳。"李壁、李𡌴時并鎮潼、遂，亦皆以國事勉丙。五

這時四川大受震動，比吴曦的叛亂還要嚴重。張方首先上奏説，像安丙這樣的功勛和名望，現在還可以使用。魏了翁寫信給宰相，認爲安丙不起用，那麼賊兵就不能馬上平定，蜀不可能安定，即使是叛賊也説："必須安相公作宣撫，事情纔能平定。"李壁、李𡌴這時一同鎮守潼州、

月乙未，丙至果州，是日賊焚蓬溪縣。

遂州，也都用國家大事來勸勉安丙。五月乙未日，安丙到了果州，這一天賊兵燒了蓬溪縣。

己酉，詔起丙爲四川宣撫使，予便宜，尋降制授保寧軍節度使兼知興元府、利東安撫使。丙奏："臣不辭老以報國，但事不任怨，難以圖成，將恐騰謗交攻，使臣獨抱赤心，無從上白。昔秦使甘茂攻宜陽，至質之以'息壤在彼'，魏使樂羊攻中山，至示之以謗書一篋。君臣之間，似不必爾。然自古及今，謗以疑間而成，禍以忌嫉而得；況臣已傷弓於既往，豈容不懲沸於方來。"詔曰："昔唐太宗以西寇未平，詔起李靖，靖慷慨請行，不以老疾爲解。代宗有朔方之難，圖任郭子儀，聞命引道，亦不以讒惎自疑。皆能乘時立功，焜耀竹帛，朕甚慕之。今蜀道俶擾，未寬顧憂，朕起卿燕間，付以方面，而卿忠於報國，誼不辭難，朕之用人庶幾於唐宗，卿之事朕無愧於李、郭矣。勉圖隽功，以濟國事！"尋命丁焴改知興元府。

己酉日，下詔起用安丙任四川宣撫使，准許方便適宜地行事，隨即下達制書授任保寧軍節度使兼興元府知府、利東安撫使。安丙上奏："臣不辭年老以報效國家，但是做事情不承受怨言，難以希圖成功，恐怕各種誹謗會交相攻擊，使臣獨自懷有赤誠之心，却没有辦法向皇上表白。過去秦王讓甘茂進攻宜陽，甚至用'息壤在彼'的話來向他保證，魏王派樂羊進攻中山，甚至拿出一筐誹謗信給他看。君主和大臣之間，似乎不一定要這樣。但是從古到今，誹謗因爲懷疑離間得逞，災禍因爲嫉妒猜忌而獲得；況且臣過去已曾成爲過驚弓之鳥，豈能容許不懲戒將來的議論。"詔書説："過去唐太宗因爲西方敵寇没有平定，下詔起用李靖，李靖慷慨請求出發，不用年老多病作爲托詞。唐代宗在朔方有災難，準備任用郭子儀，郭子儀接到命令就上路，也不因爲讒言和嫉恨而自我懷疑。他們都能乘着時機立功，光輝照耀史籍，我十分羡慕他們。如今蜀道發生紛擾，不能寬解後顧之憂，我把你從閑居中起用，委托以一方面的重任，你忠心於報效國家，義不辭難，朕任用人的情況與唐太宗和代宗差不多，你事奉朕也無愧於李靖、郭子儀了。努力建立大功，以利於國家大事！"隨即命令丁焴改任興元府知府。

甲申，發果州。丙戌，至遂寧，賊猶負固于普州之茗山。丙下令諸軍合圍，絶其樵汲之路以困之。未幾，張威、李貴俘獲張福等十七人以獻，丙命臠王大才以祭九鼎。七月庚子，盡俘餘黨千餘人，皆斬之。庚戌班師，乃移治利州，賜保寧軍節度使印。癸仲亦加三秩，進直華文閣，起復，主管宣撫司機宜文字。明年，進丙少保，賜衣帶鞍馬。

甲申日，從果州出發。丙戌日，到遂寧，賊兵仍然在普州的茗山憑險固守，安丙下令各軍合圍，斷絶他們砍柴汲水的道路以使他們窘困。没多久，張威、李貴俘虜了張福等十七個人進獻，安丙命令凌遲處死王大才來祭奠楊九鼎。七月庚子日，將剩餘的一千多賊黨全部俘虜，全部斬首。庚戌日軍隊撤回，於是移治利州，賜給保寧軍節度使印。安癸仲也增加三級官階，進任直華文閣，重新起用後，主管宣撫司機宜文字。第二年，進官安丙爲少保，賜給衣帶和鞍馬。

丙以關表營田多遺利，命官括之。有文垓者方持母喪，以便宜起復，幹辦魚關糧料院，俾之措置，且

安丙因爲關外的營田有很多餘利，命令官員去查驗。有個叫文垓的正爲母親服喪，以便宜行事的名義起用復官，幹辦魚關糧料院，讓他具體

以宣撫副使印假之。而馮安世者，又即利州置根括局。於是了翁遺丙書，謂："幕府舉辟，當用經術信厚之士，不可用冒喪之人。且公八年鎮蜀，有恩則有怨，豈可人人而校，事事而理，自處甚狹，恐貽子孫賓客無窮之累。雖今日理財難拘故常，然告絶產、首白契、訐隱田、伺富民過失、糾鹽酒户虧額，報怨挾憤、招權納賄者，必且紛然，而公任其怨。"丙復書曰："關外糴買當用四百萬緡，而總所見緡止二十五萬，多方措置，非得已而不已。儻皆清流，何由辦事？蜀士中如令弟嘉父、李成之輩，清則清、高則高矣，其肯辦錢穀俗務乎。劉德修嘗雅責楊嗣勳不能舉義誅叛，嗣勳云：'德修特未嘗局耳。'丙於華父亦云。"其後，安世不法滋甚，近臣有以書抵丙，而安世之徒亦發其事，丙械送大安窮治之。

辦理，并且把宣撫副使大印借給他用。又有個叫馮安世的，又在利州設置了根括局。於是魏了翁給安丙寫信説："舉薦徵辟幕府人員，應當使用通曉經學誠信厚道的人，不能使用違反喪禮的人。况且您鎮守蜀地八年，有恩情就有怨恨，怎麽能够每個人都考察，每件事都處理，自我要求太過狹隘，恐怕會給子孫和賓客帶來無窮的拖累。雖説如今處理財政難以拘泥舊的辦法，然而告發絶代的産業，揭露空白的契約，揭發隱瞞的田地，探尋富人的過失，檢察鹽户酒户的虧欠數額，帶着積怨挾着私憤、招徠權貴收取賄賂的情况，一定會很多，但您却要承擔這些怨恨。"安丙回信説："關外采買糧食需要用錢四百萬緡，但是總所現有的衹有二十五萬緡，所以多方面籌集置辦，不是能停止而不停。倘若都是清高之流，靠誰去辦事？蜀地士人中像令弟魏嘉父、李成之等人，清廉是清廉，高尚也高尚吧，他們肯去做辦理錢糧這些俗事嗎？劉德修曾經指責楊嗣勳不能舉義誅討叛賊，楊嗣勳説：'劉德修衹不過是没有置身事局中罷了。'安丙對於華父您也要這麽説。"後來，馮安世的不法行爲漸漸嚴重，皇帝的親信大臣有人寫信給安丙，馮安世手下的人也告發其事，安丙將他戴上刑具送交大安追究懲治。

先是，夏人來乞師并兵攻金人，丙且奏且行，分遣將士趨秦、鞏、鳳翔，委丁焴節制，師次于鞏。夏人以樞密使寧子寧衆二十餘萬，約以夏兵野戰，宋師攻城。既而攻鞏不克，乃已。

在這以前，夏國人來朝請求派軍隊合力攻打金國人，安丙一邊上奏一邊行動，分别派遣將士去秦、鞏、鳳翔，委派丁焴指揮，部隊在鞏暫駐。夏國人由樞密使寧子寧帶兵二十多萬，雙方約定夏國兵野外作戰，宋軍攻打城池。不久攻打鞏失敗，於是休兵。

丙卒。訃聞，以少傅致仕，輟視朝二日，贈少師，賻銀絹千計，賜沔州祠額爲英惠廟。理宗親札賜謚忠定。丙所著有《皛然集》。

安丙去世，報喪給皇帝，以少傅退休，停止上朝二天，贈官少師，賻贈的銀兩絹匹數以千計，御賜沔州祠堂的匾額爲英惠廟。理宗親筆寫信賜謚號忠定。安丙的著作有《皛然集》。

楊巨源

楊巨源字子淵，其先成都人。父信臣，客益昌，因家焉。巨源倜儻有大志，善騎射，涉獵諸子百家之書。應進士不中，武舉又不中。劉光祖見

楊巨源字子淵，祖先是成都人。父親楊信臣，客居益昌，後來就定居在那裏。楊巨源豪邁灑脱，志向遠大，擅長騎馬射箭，涉獵諸子百家的書籍。應試進士没有考上，考武舉又没考中。

而異之，薦之總領錢糧陳曄，以右職舉爲鳳州堡子原倉官，馳騁射獵，傾財養士，沿邊忠義，咸服其才。分差魚關糧料院，移監興州合江贍軍倉。

吴曦叛，巨源陰有討賊志，結義士三百人，給其錢糧。有游奕軍統領張林者，力能挽兩石弓，隊將朱邦寧身長六尺，勇力過人，皆爲曦所忌，雖屢戰有功亦不加賞，林等憾之。時林在買口，邦寧在合江，巨源因與深相締結，并集忠義人朱福、陳安、傅檜之徒。

曦脅安丙爲丞相長史，丙稱疾，眉士程夢錫見丙，丙嘆曰："世事如此，世無豪傑！"夢錫因及巨源之謀。丙曰："肯見我乎？"乃囑夢錫以書致巨源，延之卧所。巨源曰："先生而爲逆賊丞相長史耶？"丙號哭曰："目前兵將，我所知，不能奮起。必得豪傑，乃滅此賊，則丙無復憂。"巨源曰："先生之意决乎？"丙指天誓曰："若誅此賊，雖死爲忠鬼，夫復何恨！"巨源大喜，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

當是時，李好義、好問亦結李貴、楊君玉、李坤辰凡數十人，坤辰邀巨源與好義會。巨源又大喜曰："吾與安長史議以三月六日邀曦謁廟，合勇士刺之。"好義曰："彼出則獻巷，從衛且千人，事必難濟。聞熟食日祭東園，圖之此其時也。"巨源然之。好義願一見長史以爲信。巨源曰："吾今先爲長史言之，來日僞官，令長史問君先世是已。"巨源以告丙，明日，好義在僞宫見丙，揖之。丙曰："鄉與尊父同僚，楊省幹盛談才略，旦夕以職事相委。"其謀乃决。

劉光祖見後覺得他不凡，向總領錢糧官陳曄推薦了他，按武職舉薦任鳳州堡子原倉官，平時馳騁射箭打獵，用全部錢財來供養義士，邊界一帶的忠義人士，都佩服他的才能。分差魚關糧料院，移任監興州合江贍軍倉。

吴曦反叛，楊巨源心懷討伐叛賊的志向，結納了三百名義士，供應他們錢糧。有個叫張林的游奕軍統領，力氣能拉開二石的弓，隊將朱邦寧身高六尺，勇氣力量過人，都被吴曦所猜忌，雖然屢次征戰有功勞也不加以獎賞，張林等人對此很不滿。當時張林在買口，朱邦寧在合江，楊巨源就和他們深加結交，并招集了忠義人士朱福、陳安、傅檜等。

吴曦脅迫安丙任丞相長史，安丙假稱有病，眉州士人程夢錫拜見安丙，安丙感嘆説："世事像這樣，是因爲世上没有豪傑！"程夢錫就提及楊巨源的計劃。安丙説："願意來見我嗎？"於是囑托程夢錫寫信招來楊巨源，邀請他到卧室。楊巨源説："先生竟願做逆賊的丞相長史嗎？"安丙大聲哭着説："目前的士兵將領，我很瞭解，不可能奮然起來反抗。必須得到豪傑，纔能誅滅這個叛賊，那麽安丙也不再憂愁了。"楊巨源説："先生的心意堅决嗎？"安丙指天發誓説："如果誅滅了這個叛賊，即便死了也是忠誠之鬼，還有什麽怨恨的！"楊巨源大喜，説："不是先生不足以主持這件事，没有楊巨源不足以了結這件事。"

在這時候，李好義、李好問也結納了李貴、楊君玉、李坤辰共有幾十人，李坤辰邀請楊巨源與李好義會面。楊巨源又十分歡喜地説："我和安長史商議在三月六日邀請吴曦拜謁神廟，集合勇士刺殺他。"李好義説："他一出來就街巷戒嚴，跟隨的衛士近千人，事情肯定難以成功。聽説熟食那天他要去東園祭神，要除掉他這是最好的時機。"楊巨源同意這個計劃。李好義想見一見長史作爲憑證。楊巨源説："我先去向長史説明這事，過幾天到僞宫，讓長史問訊你的先代就成了。"楊巨源把這事報告了安丙，第二天，李好義在僞宫見到安丙，向他行禮。安丙説："過去我與尊父是同僚，楊省幹極力稱贊你的雄才大

君玉先屬其鄉人白子申擬詔，文不雅馴，巨源更爲之，例用合江倉朱記。巨源、好義憂事寖泄，遂以二月乙亥未明，好義率其徒入僞宮，巨源持詔乘馬，自稱奉使，入内户，曦啓户欲逸，李貴執殺之。衛者始拒鬭，聞有詔皆却。巨源、好義迎丙宣詔，以曦首徇。三軍推丙權四川宣撫使，巨源權參贊軍事。丙奏功于朝，以巨源第一，詔補承事郎。

巨源謂丙曰："曦死，賊膽以破，關外四州爲蜀要害，盍乘勢復取。"好義亦以爲言。丙慮軍無見糧，巨源力言四州不取，必有後患，自請爲隨軍措置糧運。於是分遣好義復西和州，張林、李簡復成州，劉昌國復階州，孫忠鋭復散關。俄詔巨源轉朝奉郎，與通判差遣，兼四川宣撫使司參議官。丙素惡忠鋭，聞忠鋭失守散關，檄其還，欲廢之，先命巨源偕邦寧以沔兵二千策應。巨源至鳳州，因忠鋭出迎，伏壯士於幕後，突出斬之，并其子揆。丙遂以忠鋭附僞賀表聞于朝，且待罪。

先是，獎諭誅叛詔書至沔州，巨源謂人曰："詔命一字不及巨源，疑有以蔽其功者。"俄報王喜授節度使，巨源彌不平。時趙彦呐以在夔誅禄禧得州通判，巨源曰："殺禄禧與通判，殺吳曦亦與通判耶?"以啓謝丙曰："飛矢以下聊城，深慕魯仲連之高誼；解印而去彭澤，庶幾陶靖節之清風。"又遣訴功于朝，而從興元都統制彭輅乞書遺韓侂胄，輅陽許而陰以白丙。或言巨源與其徒米福、車彦威謀爲亂，丙命喜鞫之，福、彦威皆抵罪。

略，早晚將把職事委托給你。"計謀就這樣決定。

楊君玉先讓他的同鄉白子申草擬詔書，文辭不雅，楊巨源重新寫了一份，按慣例使用合江倉的朱紅印。楊巨源、李好義擔心事情慢慢泄露，於是在二月乙亥日天亮以前，李好義帶着手下人闖入僞宮，楊巨源拿着詔書騎着馬，自稱是奉使命，進了内室，吴曦開門想逃，李貴將他抓住殺死。衛兵開始還抗拒拼殺，聽説有詔書就都退却了。楊巨源、李好義迎接安丙宣讀詔書，將吴曦的首級示衆。三軍推舉安丙代理四川宣撫使，楊巨源代理參贊軍事。安丙向朝廷奏報功勞，楊巨源爲第一，下詔補授承事郎。

楊巨源對安丙説："吴曦一死，叛賊膽已嚇破，關外四個州是蜀的要害地區，何不乘勢重新奪回。"李好義也這麽説。安丙顧慮軍隊没有現成的糧食，楊巨源極力説四州不收取，必定會有後患，自己請求來隨軍辦理糧食運輸。於是分别派遣李好義收復西和州，張林、李簡收復成州，劉昌國收復階州，孫忠鋭收復散關。不久有詔命楊巨源轉官朝奉郎，給予通判差遣，兼任四川宣撫使司參議官。安丙素來厭惡孫忠鋭，聽到孫忠鋭將散關失守，發檄文讓他回來，準備廢掉他，事先命令楊巨源同朱邦寧帶二千名沔兵策應。楊巨源到鳳州，乘着孫忠鋭出來迎接，在帷幕後埋伏壯士，突然出動斬殺了孫忠鋭以及他的兒子孫揆。安丙於是將孫忠鋭依附僞朝的賀表上報朝廷，并且等待處分自己。

在這之前，獎勵誅討叛賊的詔書到了沔州，楊巨源對人説："詔書中一個字也不提楊巨源，我懷疑有人隱瞞我的功勞。"不久傳來王喜被授予節度使的消息，楊巨源更加不平。此時趙彦呐因爲在夔州誅殺禄禧得到州通判的職位，楊巨源説："殺禄禧授給通判，殺吴曦也授給通判嗎?"用書啓向安丙辭謝説："飛箭傳信攻下聊城，深深羡慕魯仲連的崇高品德；解印辭官離開彭澤，也許可以學習陶靖節的清高風操。"又派人向朝廷表白功勞，并且向興元都統制彭輅請求寫信給韓侂胄，彭輅表面答應暗地裏却告訴了安丙。有人説楊巨源與他的手下米福、車彦威陰謀作亂，

正將陳安復告巨源結死士入關，欲焚沔州州治，俟丙出則殺之。丙積前事，因欲去巨源，然未有以發也。

安丙命令王喜審訊他們，米福、車彦威都依罪處治。正將陳安又告發楊巨源結納敢死勇士入關，準備燒掉沔州州府，等安丙出來就刺殺他。安丙積累先前的事情，就想除去楊巨源，但是没有機會動手。

會巨源在鳳州以檄書遺金鳳翔都統使，其辭若用間者，且自稱宣撫副使而以參議官印印之。金以檄至丙。巨源方與金戰，敗於長橋，丙乃移書召巨源，巨源疑焉。有梁泉主簿高岳成者，巨源薦爲隨軍撥運，來見巨源，贊其歸，巨源信之。

正好楊巨源在鳳州寫檄文給金國鳳翔都統使，其中的語句似乎是在行反間計，而且自稱宣撫副使而加蓋了參議官官印。金國將檄文送給安丙。楊巨源正與金兵作戰，在長橋失敗，安丙於是寫信召喚楊巨源，楊巨源對此有懷疑。有個叫高岳成的梁泉主簿，楊巨源推薦他任隨軍撥運，來拜見楊巨源，贊成他回去，楊巨源相信了他。

時轄已至沔，六月壬申，巨源還幕府，丙密命轄收巨源。巨源殊不知，以爲謁己也，語畢，轄起，巨源送之賓次。武士就挽其裾，巨源猶叱之，則已爲驅至庭下。巨源大呼曰："我何罪?"丙隔屏遣人謂之曰："若爲詐稱宣撫副使?"命械送閬州獄。巨源曰："我一時用間，異時必有爲我明其事。"丙餉以肴酒，巨源曰："一身無愧，死且無憾；惟有妹未嫁，宣撫念之。"癸酉，巨源舟抵大安龍尾灘，將校樊世顯者呼於岸，巨源知將見殺，指其地而語之曰："此好一片葬地。"世顯曰："安有是?"舟行數步，謂曰："宣參久渴，莫進杯酒?"巨源辭以不飲。又曰："宣參荷械已久，盍少蘇?"巨源未及答，左右遽取利刀斷其頭，不絶者逾寸，遂以巨源自殪聞宣撫司。後數日，丙命瘞之。

這時彭轄已到了沔州，六月壬申日，楊巨源回到幕府，安丙密令彭轄逮捕楊巨源。巨源一點也不知道，以爲是拜訪自己，談話結束後，彭轄起身，楊巨源送他到官廳，武士上前拉他的衣襟，楊巨源還呵叱他們，但已被逼到庭院中。楊巨源大聲呼喊説："我有什麽罪?"安丙隔着屏風派人對他説："似乎是因爲你假稱宣撫副使?"命令帶上刑具送到閬州獄中。楊巨源説："我當時是用反間計，以後必定有人會替我辨明其事。"安丙用酒菜招待他，楊巨源説："我一身無愧，死而無憾，衹是有個妹妹没出嫁，請宣撫加以挂念。"癸酉日，楊巨源坐的船抵達大安龍尾灘，有個叫樊世顯的將校在岸上呼喊，楊巨源知道將要被殺，指着樊世顯站的那地方對他説："這真是好一片葬身之地。"樊世顯説："哪有這事?"船行了幾步，對楊巨源説："宣參渴了很久，爲什麽不喝杯酒?"楊巨源推辭説不喝。又説："宣參刑具戴了很久，爲什麽不稍作休息?"楊巨源還未來得及答話，左右的人突然拿出快刀砍斷了他的頭，衹有一寸多還連着，於是向宣撫司報告楊巨源自殺。過了幾天，安丙命令埋葬了他。

巨源死，忠義之士爲之扼腕，聞者流涕，劍外士人張伯威爲文以吊，其辭尤悲切。巨源之屬吏也，李壁在政府，聞之曰："嘻，巨源其死矣!"丙以人情洶洶，封章求免。楊輔亦謂丙殺巨源必召變，請以劉甲代之。

楊巨源死後，忠義之士都爲他痛惜，聽説的人都流下眼淚，劍外的士人張伯威作文章哀悼他，文辭尤其悲切。楊巨源的屬下官吏李壁在執政府中，聽到消息後説："唉，楊巨源竟然死了!"安丙因爲人心騷動不寧，上封章請求免職。楊輔也説安丙殺楊巨源必定招致事變，請求用劉

初，巨源與好義結官軍，而丙密爲反正之計，各未相知，合巨源於好義者李坤辰，而合好義於丙者巨源也。巨源遺光祖書，述丙酬答之語，鋟梓競傳之，丙已弗樂，浸潤不已，積成此禍。

甲代替他。最初，楊巨源與李好義結納官軍，安丙秘密定下反間計，各人相互之間并不知道，將楊巨源引見給李好義的是李坤辰，而將李好義引見給安丙的却是楊巨源。楊巨源給光祖的信中，述説安丙應酬答對的話，人們競相刻印傳播，安丙已是不高興，而又讒言不止，最終釀成此禍。

成忠郎李珙投匭，獻所作《巨源傳》爲之訟冤，朝廷亦念其功，賜廟褒忠，贈寶謨閣待制，官其二子。制置使崔與之請官給其葬，加贈寶謨閣直學士、太中大夫。嘉熙元年，理宗特賜謚忠愍。子履正終大理卿、四川制置副使。

成忠郎李珙投書匭中，獻上所寫的《巨源傳》爲他鳴冤，朝廷也感念他的功勞，賜廟褒揚他的忠誠，贈官寶謨閣待制，授予他兩個兒子官職。制置使崔與之請求官府出資安葬他，加贈寶謨閣直學士、太中大夫。嘉熙元年，理宗特別賜謚號忠愍。兒子楊履正最後做官到大理卿、四川制置副使。

李好義

李好義，下邽人。祖師中，建炎間以白丁守華州，積官忠州團練使。父定一，興州中軍統制。好義弱冠從軍，善騎射，西邊第一。初以準備將討文州蕃部有功，開禧初，韓侂胄開邊，吴曦主師，好義爲興州正將，數請出精兵襲金人，曦蓄異謀，不納。未幾，關外四州俱陷，金人長驅入散關，曦受金人説，以蜀叛。好義自青坊聞變亟歸，與其兄對哭，謀誅之。

李好義是下邽人。祖父李師中，建炎年間以平民身份守衛華州，累積做官到忠州團練使。父親李定一，是興州中軍統制。李好義二十歲時就參軍，擅長騎馬射箭，在西部邊境數第一。最初以準備將討伐文州的蕃部有功，開禧初年，韓侂胄開拓邊界，吴曦掌管軍隊，李好義是興州正將，多次請求派出精兵襲擊金兵，吴曦因心中有别的圖謀，不采納。不多久，關外的四個州全部陷落，金人長驅直入散關，吴曦接受金人的游説，在蜀叛變。李好義從青坊聽説變亂立即趕回，與他的哥哥相對哭泣，謀劃殺吴曦。

會曦遣李貴追殺宣撫程松，貴語其徒曰："程宣撫朝廷重臣，不可殺。"好義知其赤心，可以所謀告之。貴遂約李彪、張淵、陳立、劉虎、張海等，好義又密結親衛軍黄術、趙亮、吴政等。女弟夫楊君玉亦與知，好義戒言曰："此事誓死報國，救四蜀生靈，慎毋泄。"留其母以質。好義兄弟謀曰："今日人皆可殺曦，皆可爲曦，曦死後，若無威望者鎮撫，恐一變未息，一變復生。"欲至期立長史安丙以主事，蓋曦嘗授丙僞丞相，而丙托疾不往，故兄弟有是謀也。

正好吴曦派李貴追殺宣撫程松，李貴對手下人説："程宣撫是朝廷重要大臣，不能殺害。"李好義知道他的忠心，可以把自己的計謀告訴他。李貴於是聯絡了李彪、張淵、陳立、劉虎、張海等人，李好義又秘密結納了親衛軍的黄術、趙亮、吴政等人。妹夫楊君玉也參與，李好義告誡説："這事是誓死報效國家，拯救四蜀的生靈，千萬不要泄露。"留下他的母親作爲人質。李好義兄弟謀劃説："現在人人都可以殺吴曦，也都可能成爲吴曦，吴曦死後，如果没有有威望的人坐鎮安撫，恐怕一個事變未平息，另一個事變又發生。"準備到時候擁立長史安丙來主持這事，因爲吴曦曾經授予安丙僞丞相，但安丙假稱有病不去，所以李好義兄弟有這個打算。

既而君玉與李坤辰者來，坤辰因言丙亦與合江倉楊巨源陰結忠義欲圖曦。好義遂遣君玉偕坤辰約巨源以報丙。丙大喜曰："非統制李定一之子乎？此人既來，斷曦之臂矣。"遂與好義約二月晦舉事，見《巨源傳》。乃約彪、術、貴等七十有四人及士人路良弼、王芾。好義夜饗士，麾衆受甲，與好古、好仁及子姓拜决于家廟，囑妻馬氏曰："日出無耗，當自爲計，死生從此决矣。"馬氏叱之曰："汝爲朝廷誅賊，何以家爲？我决不辱李家門户。"馬氏之母亦曰："行矣，勉之！汝兄弟生爲壯夫，死爲英鬼。"好義喜曰："婦人女子尚念朝廷不愛性命，我輩當如何？"衆皆踴躍。既行，小將禄禕引十卒來助，各以黄帛爲號。好義誓於衆曰："入宫妄殺人、掠財物者死。"

不久楊君玉與一個叫李坤辰的到來，李坤辰就説起安丙也和合江倉楊巨源暗地結交忠義人士準備對付吴曦。李好義就派楊君玉與李坤辰一道聯絡楊巨源并報告安丙。安丙十分興奮地説："不就是統制李定一的兒子嗎？這個人既然來了，就等於砍斷了吴曦的臂膀了。"於是與李好義約定二月最後一天起事，參見《巨源傳》。於是聯絡李彪、黄術、李貴等七十四人以及士人路良弼、王芾。李好義夜裏犒勞士兵，指揮衆人穿上鎧甲，與李好古、李好仁以及子侄同姓的人在家廟參拜訣别，叮囑妻子馬氏説："日出時没有消息，你就自己作打算，生死從此永别了。"馬氏斥責他説："你爲朝廷誅殺賊子，還考慮什麽家？我决不會辱没李家的門户。"馬氏的母親也説："走吧，努力幹！你兄弟生是壯士，死是鬼雄。"李好義高興地説："婦人女子尚且顧念朝廷不愛惜性命，我們應當怎樣？"衆人都很踴躍。出發後，小將禄禕帶着十個士兵來相助，各人都戴着黄帛作爲記號。李好義向衆人發誓説："進宫後隨便殺人、搶掠財物的死。"

時僞宫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詔，安長史爲宣撫，令我誅反賊，敢抗者夷其族。"曦護衛千兵皆棄梃而走，遂至僞殿東角小門，入世美堂，近曦寢室。曦聞外閧，倉皇而起，露頂徒跣，開寢户欲遁，見貴復止，以手捍内户，貴前争户，户紐折。曦走，貴追及，手執其髻，舉刃中曦頰，曦素勇有力，撲貴仆于地不能起。好義急呼王换斧其腰者二，曦負痛手縱，貴起遂斫其首。引衆擁曦首出僞宫，亟馳告丙宣詔，軍民拜舞，歡聲動天地，持曦首撫定城中，市不改肆。

這時僞宫的大門洞開，李好義大聲呼喊着進去説："奉朝廷的密詔，安長史任宣撫，命令我誅殺反賊，膽敢反抗的滅族。"吴曦的護衛千兵全都扔了棍棒逃跑，於是來到僞殿的東角小門，進入世美堂，靠近了吴曦的卧室，吴曦聽到外面吵鬧，倉皇起床，光頭赤脚，打開卧室的門準備逃跑，看見李貴又停下來，用手從裏面抵着門，李貴上前搶門，門的樞紐折斷。吴曦逃跑，李貴追上後，用手抓住他的髮髻，舉刀砍中吴曦的面頰，吴曦一貫勇猛有力，將李貴撲倒在地上起不來。李好義急忙叫王换向他腰上砍了兩斧頭，吴曦負痛鬆開了手，李貴緊接着起來砍了他的腦袋。帶領衆人簇擁着吴曦的首級出了僞宫，急馳報告安丙宣讀詔書，軍民下拜起舞，歡呼聲驚天動地，拿着吴曦的首級安撫城裏，市場不停止交易。

好義請乘時取關外四州，巨源贊之，丙大喜。巨源輔行，王喜忌其能，沮之。好義曰："西和乃腹心之

李好義請求乘着時機奪取關外四州，楊巨源贊同他的建議，安丙十分高興。楊巨源協助出發，王喜妒忌他的才能，阻撓他。李好義説：

地，西和下，則三州可不戰而復矣。今不圖，後悔無及。願得馬步千人，死士二百，齎十日糧可濟。”丙從其請，忠義響應，次獨頭嶺，進士王榮仲兄弟率民兵會合夾擊，金人死者蔽路。十戰至山寨高堡，七日至西和。好義率衆攻城，親犯矢石，人人樂死，以少擊衆，前無留敵。金西和節使完顏欽奔遁，好義整衆而入，軍民歡呼迎拜，籍府庫以歸于官。

“西和是心腹要地，西和攻下，那麼其他三個州可以不戰就收復了。如今不謀取，後悔都來不及。我希望得到馬步軍一千人，敢死士卒二百人，帶着十天的糧食就行了。”安丙同意他的請求，忠義之士一同響應，部隊暫駐獨頭嶺，進士王榮仲兄弟率領民兵會合官軍夾擊，金兵死去的遮蔽了道路。經過十次戰鬥到了山寨高堡，七日到西和。李好義率領衆人攻城，親自冒着飛箭滾石，人人奮勇不怕死，以較少的兵力攻擊衆多敵人，前面没有敢停留的敵兵。金國的西和節使完顏欽奔逃，李好義整頓部隊入城，軍民歡呼迎接下拜，登記府庫收歸官府。

好義初欲乘勝徑取秦、隴以牽制淮寇，而宣撫司令謹守故疆，不得侵越，士氣皆沮。好義以中軍統制知西和州，卒。丙以勞績上于朝，特贈檢校少保，仍給田以贍其家。後吳獵爲請謚曰忠壯。好義喜誦《孟子》及《左傳》，以爲終身行此足矣。誅曦時，惟幼子植留家。迄事，人争冒功賞，君玉欲注植名，好義指心曰：“惟此物不可欺。”

李好義本來準備乘勝直接攻取秦、隴以便牽制沿淮的敵寇，但宣撫司命令謹慎守衛本來的疆域，不能侵犯越境，士氣都很沮喪。李好義以中軍統制爲西和州知州，去世。安丙將他的功勞事迹上報朝廷，特别贈官檢校少保，并且賞給田地來贍養他的家人。後來吳獵爲他請求謚號叫忠壯。李好義喜歡讀《孟子》和《左傳》，認爲終身按這個行事就足够了。誅殺吳曦時，衹有小兒子李植留在家中。事情結束後，人人争報功勞冒領獎賞，楊君玉想把李植的名字也寫上，李好義指着心口說：“衹有這東西不能欺騙。”

曦既誅，好義集于丙家，王喜後至，心懷邪謀，欲刃好義，丙力救解，然日以殺好義爲心。及好義守西和，喜遣其死黨劉昌國聽節制，好義與之酬酢，歡飲達旦，好義心腹暴痛洞瀉，而昌國遁矣。既殮，口鼻爪指皆青黑，居民莫不冤之，號慟如私親，摧鋒一軍幾至於變。既而昌國白日見好義持刃刺之，驚怖仆地，疽發而殂。

吳曦被殺後，李好義在安丙家聚會，王喜後到，心懷邪謀，想殺死李好義，安丙極力救護纔停止，但仍然天天想着殺死李好義。等到李好義爲西和太守時，王喜派他的死黨劉昌國聽從調遣，李好義設酒筵招待他，暢飲到天明，李好義的心口腹内突然劇痛而且狂瀉不止，劉昌國却逃跑了。等到殮葬時，口鼻手指都成了青黑色，居民們無不認爲他冤屈，號哭悲慟得就像自己的親人去世一樣，摧鋒軍幾乎要發動事變。不久劉昌國白天看見李好義拿刀刺他，驚恐地倒在地上，疽瘡發作死去。

喜，曦大將也，貪淫狠愎，誅曦之日不肯拜詔，遣其徒入僞官虜掠殆盡，又取曦姬妾數人。其後欲戕好義爲曦復仇，丙不能止，便宜處以節度使知興州，而恨猶未已。嘗出兵於船

王喜是吳曦的大將，貪婪荒淫狠毒而且剛愎自用，誅殺吳曦那天不肯拜詔，派他手下人進僞宫搶掠幾乎一空，又强娶了吳曦的好幾個姬妾。後來想殺李好義替吳曦報仇，安丙制止不了，權且讓他以節度使爲興州知州，但仍然懷恨不止。

栅嶺，鋒未及交，棄軍先遁，金人遂由黑谷長驅入境。朝廷慮喜爲變，授節度使移荆鄂都統制而死。

曾經出兵船栅嶺，還没來得及交鋒，便扔下部隊先逃了，金國軍隊因此從黑谷長驅直入境内。朝廷憂慮王喜叛變，授予節度使移任荆鄂都統制直到死。

論曰：陳敏善守，畢再遇善戰。張詔出使不辱國，爲將得士心，趙汝愚薦爲武興帥，以其才足以制曦也。曦之畔，向非安丙、楊巨源、李好義之謀，西方之憂莫大焉。然丙卒以是殺巨源，何其媢疾而殘賊也？李好義失於周防，竟爲王喜所圖。宋知喜爲曦黨，既不能罪，又以節鎮賞之，幾何而不爲唐末之姑息以成藩鎮之禍乎？

論曰：陳敏善於防禦，畢再遇擅長攻戰。張詔出使不辱没國家，做將領得人心，趙汝愚推薦他爲武興帥臣，是因爲他的才能足以制約吴曦。吴曦叛亂，如果當時没有安丙、楊巨源、李好義的計謀，西部的憂患就大了。但是安丙最終因此事殺了楊巨源，是多麽嫉妒而且狠毒啊？李好義没有小心防備，竟被王喜所害。宋朝知道王喜是吴曦的黨羽，不但不能治罪，又用節鎮賞賜他，早晚不就像唐朝末年姑息來養成藩鎮的禍害嗎？

宋史卷四百三

列傳第一百六十二

趙方　賈涉　扈再興　孟宗政　張威

趙方

趙方字彥直，衡山人。父棠，少從胡宏學，慷慨有大志。嘗見張浚於督府，浚雅敬其才，欲以右選官之，棠不爲屈。累以策言兵事，浚奇之，命子栻與棠交，方遂從栻學。

趙方字彥直，衡山人。父親趙棠，年輕時跟隨胡宏學習，慷慨而且志向遠大。曾在督府會見張浚，張浚很敬佩他的才能，準備提拔他做武官，趙棠没有屈從。累次上策書議論軍事，張浚驚奇他的才能，讓兒子張栻與趙棠交游，趙方於是跟隨張栻學習。

淳熙八年舉進士，調蒲圻尉，疑獄多所委決。授大寧監教授，俗陋甚，方擇可教者親訓誘之，人皆感勵，自是始有進士。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爲名言。

淳熙八年舉爲進士，調任蒲圻尉，有疑問的案件多數委托他解决。授予大寧監教授，當地民俗十分鄙陋，趙方選擇可以教導的人親自教育誘導他們，人人都受到感動和激勵，從此纔開始有進士。任青陽縣知縣，對青陽太守史彌遠説："催收租税不侵擾，是催租中的撫育；量刑處罰没有差等，是刑罰中的教化。"人們認爲是名言。

主管江西安撫司機宜文字，京湖帥李大性辟知隨州。南北初講和，旱蝗相仍，方親走四郊以禱，一夕大雨，蝗盡死，歲大熟。適和議成，諸郡寖弛備，方獨招兵擇將，拔土豪孟宗政等補以官。提舉京西常平兼轉運判官、提點刑獄。時劉光祖以耆德爲帥，方事以師禮，自言："吾性太剛，每見劉公，使人更和緩。"嘗請光祖書"勤謹和緩"四字，揭坐隅以爲戒。以金部員外郎召，尋加直秘閣，改湖北轉運判官兼知鄂州。升直煥章閣兼權江陵府，增修三海八匱，以壯形勢。進秘閣修撰、知江陵府、主管

主管江西安撫司機宜文字，京湖帥臣李大性徵辟任隨州知州。南北方剛開始講和，旱災蝗災相連，趙方親自奔走城郊四方進行祈禱，一夜下起大雨，蝗蟲全部死掉，年成大豐收。正好和議達成，各郡的守備逐漸鬆弛，獨有趙方招兵選將，提拔土豪孟宗政等人補授官職。提舉京西常平兼轉運判官、提點刑獄。這時劉光祖因爲年老德高任帥臣，趙方用對老師的禮節事奉他，自己説："我的性格太剛硬，每當見到劉公，就讓人改而平和舒緩。"曾經請劉光祖寫了"勤謹和緩"四個字，貼在座位旁作爲銘戒。以金部員外郎召入朝，隨即加官直秘閣，改任湖北轉運判官兼鄂州知州。升任直煥章閣兼代理江陵府，增修了三海八匱，來加强地理形勢。進任秘閣修撰、江陵

湖北安撫司事兼權荊湖置司。

時金逼於兵，計其必南徙，日夜爲備。荊門有東西兩山險要，方築堡其上，增戍兵以遏其衝。進右文殿修撰。金樊快明謀歸宋，追兵至襄陽，方遣孟宗政、扈再興以百騎邀之，殺千餘人，金人遁去。權工部侍郎、寶謨閣待制、京湖制置使兼知襄陽府。諜知金人决意犯境，乃下防夏之令。金相高琪及其樞密烏古倫慶壽犯陳、光化、隨、棗陽、信陽、均州，方夜半呼其子范、葵曰："朝廷和戰之説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吾策决矣，惟有提兵臨邊决戰以報國耳。"遂抗疏主戰，親往襄陽。

金人圍棗陽急，方遣宗政、再興等援棗陽，仍增戍光化、信陽、均州，以聯聲勢。已而棗陽守趙觀敗金人於城外，再興、宗政至，與觀夾擊，又敗之，棗陽圍解。方申飭諸將，當遏於境上，不可使之入而後拒之于城下。時麥正熟，方遣兵護民刈之，令清野以俟。再疏力陳不可和者七，戰議遂定。

金將完顔賽不入境，兵號十萬。方部分諸將，金人犯棗陽者，宗政敗之于尚家川；犯隨州者，劉世興敗之于磨子平。相持逾年，方調世興移師，與許國、再興援棗陽；張興、李雄韜援隨州。隨州圍解，再興等轉戰入棗陽。時宗政守城，伏兵城東，金人遇伏敗走。未幾再至，再興又敗之，自是無日不戰。金人三面來攻，宗政出東門，再興出南門，世興出北門，大合戰敗之。金人朝進莫退，力不能捍；諸將表裏合謀，國自南山進，張威自瀼河進，世興、李琪出城

府知府、主管湖北安撫司事兼代理荊湖置司。

這時候金國用兵力威逼，趙方預料他們一定會往南移動，日夜進行防備。荊門有東西兩座山十分險要，趙方在上面修築堡壘，增加守衛的兵力以遏制金兵的衝擊。進任右文殿修撰。金國的樊快明謀劃歸附宋朝，金兵追到襄陽，趙方派孟宗政、扈再興帶一百名騎兵迎戰，殺了一千多人，金兵逃回去。代理工部侍郎、寶謨閣待制、京湖制置使兼任襄陽府知府。偵察到金兵已決心侵犯邊境，於是下達夏天防禦的命令。金宰相高琪和樞密烏古倫慶壽進犯陳、光化、隨、棗陽、信陽、均州，趙方半夜叫來兒子趙范、趙葵說："朝廷是戰是和没有肯定的說法，看這情况更讓人心煩意亂，我的策略已經定了，祇有帶着部隊到邊境與敵人决戰來報效國家而已。"於是上疏明確主張應戰，并親自前往襄陽。

金兵加緊圍困棗陽，趙方派孟宗政、扈再興等援救棗陽，并增加守衛光化、信陽、均州的兵力，來聯絡聲勢。不久棗陽太守趙觀在城外擊敗金兵，扈再興、孟宗政到達後，與趙觀進行夾擊，再次將金兵打敗，棗陽的圍困解除。趙方告誡將領們，應當將敵人阻擋在邊界上，不能讓他們進入内地再在城下抵抗他們。這時麥子正熟了，趙方派兵保護農民收割，并命令清野以等待敵人。再次上疏極力陳述七點不能議和的理由，應戰的决議於是定下。

金將完顔賽不侵入境内，兵力號稱十萬。趙方分别部署將領，侵犯棗陽的金兵，孟宗政在尚家川將他們擊敗；侵犯隨州的，劉世興在磨子平將他們打敗。相持一年多，趙方調劉世興轉移部隊，與許國、扈再興援救棗陽；張興、李雄韜援救隨州。隨州的包圍解除後，扈再興等轉戰進入棗陽。這時孟宗政守城，在城東埋伏兵力，金兵遇到埋伏敗退。没多久又來，扈再興又將他們打敗，從此没有一天不交戰。金兵從三面來攻城，孟宗政從東門出兵，扈再興從南門出兵，劉世興從北門出兵，會合在一起又將金兵打敗。金兵早上進攻晚上敗退，用盡全力也不能攻下城；宋軍將領們經過共同商量，許國從南山進攻，張威從

與國會，再興出城與威會，掎角追擊，金人遂潰。光化守潘景伯亦設伏敗金人于趙家橋，孟宗德又破之于隨州鴨兒山，擒賽不妻弟王醜漢，金人遂誅賽不。方以功遷龍圖閣待制，封長沙縣男，賜食邑。

瀼河進攻，劉世興、李琪出城與許國會合，扈再興出城與張威會合，成掎角之勢追擊，金兵於是潰逃。光化太守潘景伯也在趙家橋設埋伏打敗金兵，孟宗德又在隨州鴨兒山擊破金兵，擒獲賽不的妻弟王醜漢，金人因此殺了賽不。趙方因功勞升任龍圖閣待制，封爲長沙縣男，賜給食邑。

金人復大舉，命訛可圍棗陽，塹其外，繞以土城。方計其空巢穴而來，若擣其虛，則棗陽之圍自解。乃命國東向唐州，再興西向鄧州，又命子范監軍，葵後殿。時宗政在城中，日夜鏖戰，焚其攻具，金人不敢近城。西師由光化境出，寨于三尖山，拔順陽縣，金人率衆仰攻，大敗。再興與國兩道并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柵糧儲。棗陽城堅，金頓兵八十餘日，方知其氣已竭，乃召國、再興還，并東師隸于再興，剋期合戰。再興敗金人于瀼河，又敗之城南，宗政自城中出夾擊，殺其衆三萬，金人大潰，訛可單騎遁，獲其貲糧、器甲不可勝計。進方煥章閣直學士。奏乞均官軍民兵廩給，自備馬者倍之。又奏："使民兵夏歸，以省月給，秋復詣屯守禦。"從之。

金兵重新大舉進犯，命令訛可圍攻棗陽，在城外挖濠溝，又繞城築起土城。趙方算計金兵傾巢出動，如果直搗他們的虛處，那麼棗陽的包圍自然會解除。於是命令許國往東去唐州，扈再興往西去鄧州，又命令兒子趙范監軍，趙葵殿後。這時孟宗政在城中，日夜鏖戰，燒了金兵攻城的器具，金兵不敢靠近城墻。往西的部隊從光化境內出發，在三尖山築寨，拔取順陽縣，金國人率領人進行仰攻，大敗。扈再興與許國兩路一同進發，掠過唐、鄧境内，燒了城寨柵欄和儲備的糧食。棗陽城墻堅固，金兵停留八十多天，趙方知道他們的士氣已經衰竭，於是召許國、扈再興回來，合并東路軍隸屬扈再興，定下日期進行會戰。扈再興在瀼河擊敗金兵，又在城南打敗他們，孟宗政從城中出來夾擊，殺死金兵三萬，金兵大潰敗，訛可自己騎馬逃走，繳獲的錢財糧食、兵器盔甲不計其數。進升趙方爲煥章閣直學士。上奏請求平均官軍和民兵的口糧供應，自備軍馬的加倍。又上奏："夏天讓民兵回家，以便節省每月的供給，秋季重回屯裏守衛。"同意他的建議。

方料金人數不得志于棗陽，必將同時并攻諸城，當先發以制之。命國、宗政出師向唐，再興向鄧，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潰其保甲，毁其城寨，空其貲糧而已。"宗政進破湖陽縣，擒其千户趙興兒；國遣部將耶律均與金人戰于比陽，戮其將李提控；再興破高頭城，大敗金兵，遂薄鄧州。唐州兵來援，迎敗之，降者踵至。已而金兵至樊城，方命再興陣以待之，方視其師；金人三日不敢動，遂遁。

趙方料定金國人在棗陽幾次都没有得逞，必定要同時進攻各城，應當先發制人。命令許國、孟宗政向唐州出兵，扈再興向鄧州出兵，告誡他們説："不要深入，不要攻城，衹要擊潰他們的保甲，毁掉他們的城寨，空竭他們的財貨糧食就可。"孟宗政進軍攻破湖陽縣，擒獲他們的千户趙興兒；許國派遣部將耶律均與金兵在比陽交戰，殺了金將李提控；扈再興攻破高頭城，大敗金兵，於是逼近鄧州。唐州的金兵來增援，扈再興迎戰并打敗他們，投降的接連不斷。不久金兵到了樊城，趙方命令再興列陣以待，趙方檢閲部隊；金兵三天没敢行動，於是逃走。

金將駙馬阿海犯淮西，樞密完顏小驢屯唐州爲後繼。方先攻唐伐其謀，及使再興發棗陽兵擊其西，國發桐栢兵擊其東。再興敗金人于唐城，斬小驢，圍其城五匝，垂下。會蘄、黄繼陷，詔趣方遣救，方亟命國保鄂，再興援淮西。國還鄂州保江；再興軍至蘄之靈山，伺金人歸而擊之，土豪祝文蔚横突入陣，金人大敗，國遣張寶將兵來會，李全等兵亦至，金人遂潰，再興追逐六十里，擒其監軍合答。進方顯謨閣直學士、太中大夫、權刑部尚書。

金將駙馬阿海進犯淮西，樞密完顏小驢屯兵唐州作爲後繼。趙方先用攻打唐州來破壞他們的計謀，之後讓扈再興發棗陽兵攻擊金兵的西邊，許國發桐栢兵攻擊金兵的東邊。扈再興在唐城打敗金兵，殺了完顏小驢，將唐城圍了五層，即將攻下。正好蘄州、黄州相繼陷落，皇帝下詔敦促趙方派兵救援，趙方急忙命令許國保衛鄂州，扈再興支援淮西。許國回鄂州保衛長江；扈再興的部隊到蘄州的靈山，趁着金兵回來襲擊他們，土豪祝文蔚攔腰衝入敵陣中，金兵大敗，許國派遣張寶帶兵來會合，李全等人的部隊也來到，金兵於是潰敗，扈再興追趕了六十里，擒獲了他們的監軍合答。進任趙方顯謨閣直學士、太中大夫、代理刑部尚書。

俄得疾，進徽猷閣學士、京湖制置大使。歸還，力疾犒師，第其功上之。病革，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引再興卧内，勉以協心報國。貽書宰相，論疆埸大計。尋卒。是夕有大星隕于襄陽。以端明殿學士、正議大夫致仕，贈銀青光禄大夫，累贈太師，謚忠肅。

不久得病，進任徽猷閣學士、京湖制置大使。回去後，抱病犒賞部隊，依次將他們的功勞上報。病危，説："一天不死，就要樹立一天的紀綱。"把扈再興叫到卧室内，用團結一心報效國家勉勵他。寫信給宰相，論述戰場大的策略。不久去世。這天晚上有顆大星隕落在襄陽。以端明殿學士、正議大夫退休，贈官銀青光禄大夫，累積贈官太師，謚號忠肅。

方起自儒生，帥邊十年，以戰爲守，合官民兵爲一體，通制總司爲一家。持軍嚴，每令諸將飲酒勿醉，當使日日可戰。淮、蜀沿邊屢遭金人之禍，而京西一境獨全。嘗問相業於劉清之，清之以留意人才對。故知名士如陳晐、游九功輩皆拔爲大吏，諸名將多在其麾下。若扈再興、孟宗政皆起自土豪，推誠擢任，致其死力，藩屏一方，使朝廷無北顧之憂。故其没也，人皆惜之。子葵、蕤、范、葵。范、葵有傳。

趙方從儒生起家，任邊境帥臣十年，用攻戰作爲防禦手段，將官軍民兵合爲一體，溝通制司總司成爲一家。治軍嚴格，常命令將領們喝酒不要喝醉，應當天天都能戰鬥。淮、蜀沿綫地區屢屢遭受金兵的禍害，但是京西境内却獨能保全。曾經向劉清之詢問宰相的事務，劉清之用留意人才來回答。所以知名人士如陳晐、游九功等人都提拔成爲高級官員，各位名將大多在他的部下。像扈再興、孟宗政都從土豪起家，趙方竭誠提拔任用，得到他們拼死效力，成爲一方的屏障，使朝廷没有對北方的擔心。所以他去世時，人們都爲之惋惜。兒子趙葵、趙蕤、趙范、趙葵。趙范和趙葵有傳。

賈涉

賈涉字濟川，天台人。幼好讀古書，慷慨有大志。以父任高郵尉，改萬安丞。寶應擇令，堂差涉至邑，請

賈涉字濟川，天台人。幼年就喜好讀古書，慷慨有遠大志向。靠父親恩蔭任高郵尉，改任萬安丞。寶應選擇縣令，都堂差遣賈涉到邑中，請

城之。役興，以憂去。金人犯光州，起涉竟前役。通判真州，改大理司直、知盱眙軍。

淮人季先、沈鐸說楚州守應純之以招山東人，純之令鐸遣周用和說楊友、劉全、李全等以其衆至，先招石珪、葛平、楊德廣，通號“忠義軍”。珪等反，斃鐸于漣水，純之罷，通判梁丙行守事，欲省其糧使自潰。珪、德廣等以漣水諸軍度淮屯南渡門，焚掠幾盡。謂：“朝廷欲和殘金，置我軍何地?”丙遣李全、季先拒之，不止，事甚危。涉時在寶應，上書曰：“降附踵至，而金乃請和，此正用高澄間侯景遺策，恐山東之禍必移於兩淮。況金人所乏惟財與糧，若舉數年歲幣還之，是以肉啖餒虎，啖盡將反噬。至若忠義之人源源而來，不立定額，自爲一軍，處之北岸，則安能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須? 饑則噬人，飽則用命，其勢然也。”授淮東提點刑獄兼楚州節制本路京東忠義人兵。涉亟遣傅翼諭珪等逆順禍福，自以輕車抵山陽，德廣等郊迎，伏地請死，誓以自新。

求築城。工程開始後，因爲父喪離職。金兵侵犯光州，起用賈涉完成原來的工程。通判真州，改任大理司直、盱眙軍知軍。

淮人季先、沈鐸勸說楚州太守應純之招收山東人馬，應純之命令沈鐸派周用和游說楊友、劉全、李全等帶着他們的部衆到來，加上先招收的石珪、葛平、楊德廣，全都號稱“忠義軍”。石珪等人反叛，在漣水殺了沈鐸，應純之被罷免，通判梁丙代理太守事務，想要斷絶叛軍的糧食使他們自己潰散。石珪、楊德廣等人帶着漣水各軍渡過淮河屯兵南渡門，將當地焚燒搶掠幾乎一空。并說：“朝廷想與殘破的金國講和，要把我軍放在什麽地方?”梁丙派遣李全、季先阻攔他們，不停止，事情非常危急。賈涉當時在寶應，上書說：“投降歸附的接踵而來，但金國却請求講和，這正是采用高澄離間侯景的舊策略，恐怕山東的禍害一定會轉到兩淮。況且金國人缺的就是錢財和糧食，如果把幾年的歲幣歸還他們，這是拿肉去喂虎，肉完了必將反過來咬人。至於忠義的人源源不斷地涌來，不限定名額，自成一軍，將他們放在北岸，那麽怎麽能用有限的財力去應付無窮的需求? 餓了就要咬人，飽了就會賣力，這是形勢的必然。”授任淮東提點刑獄兼楚州節制本路京東的忠義人馬。賈涉緊急派遣傅翼對石珪等講明叛逆和歸順的禍福，自己乘着輕車到達山陽，楊德廣等到郊外迎接，伏在地上請求死罪，發誓改過自新。

金太子及僕散萬忠、盧國瑞等數十萬大入，且以計誘珪等。涉慮珪等爲金用，亟遣陳孝忠向滁州，珪與夏全、時青向濠州，先、平、德廣趨滁、濠，李全、李福要其歸路，以傅翼監軍。數日，孝忠捷至，珪屢破金人，遂與先及李全趨安豐。時金人環百餘寨，攻具甫畢，珪等解其圍，李全挾僕散萬忠以歸，見《李全傳》。金人不敢窺淮東者六七年。

南渡門之變，平、德廣等實預，涉既受降，置弗問。平等尚懷異志，

金國太子以及僕散萬忠、盧國瑞等幾十萬人大舉入侵，而用計誘降石珪等人。賈涉擔心石珪等人被金人利用，立即派陳孝忠往滁州，石珪與夏全、時青向濠州，季先、葛平、楊德廣往滁、濠進發，李全、李福在敵人的退路邀擊，派傅翼監軍。幾天後，陳孝忠的捷報傳來，石珪多次擊敗金兵，於是和季先以及李全向安豐進軍。這時金兵圍繞安豐有一百多個營寨，攻城器具剛準備完，石珪等解了圍，李全活捉僕散萬忠回來，事見《李全傳》。金兵有六、七年不敢窺視淮東。

南渡門的事變，葛平、楊德廣等實際參預了，賈涉受降後，擱置不加追查。葛平等還懷有

涉密使先以計殺之，而先之勢亦孤。忠義諸軍在漣水、山陽者既衆，涉慮其思亂，因滁、濠之役，分珪、孝忠、夏全爲兩屯，李全軍爲五寨，又用陝西義勇法涅其手，合諸軍汰者三萬有奇，涅者不滿六萬人，正軍常屯七萬餘，使主勝客，朝廷歲省費十三四。

涉又遣李全以萬人取海州，復取密、濰。王琳以寧海州歸，遂收登、萊二州。青州守張林以濱、棣、淄州降，又取濟、沂等州。自是恩、博、景、德至邢、洺十餘州相繼請降。涉傳檄中原："以地來歸及反戈自效者，朝廷裂地封爵無所吝。"仍厲諸將，圖未下州郡。擢太府少卿、制置副使兼京東、河北節制。

金十餘萬衆犯黄州，淮西帥趙善湘請援于朝，涉遣李全等赴之，翟朝宗等爲後繼。丞相史彌遠擬升全留後，涉曰："始全貧窶無聊，能輕財與衆同甘苦，故下樂爲之用。逮爲主帥，所爲反是，積怨既多，衆皆不平。近棄西城，免死爲幸；若無故升遷以驕其志，非全之福，亦豈國家之福。曷若待事定，與諸將同升可也。"金人破黄陷蘄，安慶甚危，全馳至，遂定。全至久長鎮，與京湖制置使趙方二子范、葵遇，掎角連戰俱勝，遣彭義斌等進至下灣渡，盡掩金人于淮。遷權吏部侍郎。金人再犯淮西。先是，蘄州受圍，徐暉往援，乃鼓衆宵遁，金乘間登城，一郡爲血，前帥不敢問。涉斬暉以徇，諸將畏懼，無不用命，淮西之勢大振。

初，翟朝宗得玉璽獻諸朝，至是

異心，賈涉暗地裏讓季先設計殺了他，季先的勢力也因此孤單。忠義各軍在漣水、山陽的有很多人，賈涉擔心他們有叛亂的想法，藉着滁、濠戰役，將石珪、陳孝忠、夏全分爲兩屯，李全的部隊分爲五寨，又用陝西義勇軍的辦法在手上刺青，合并各路軍淘汰的有三萬多人，刺青的不滿六萬人，正規軍常駐七萬多人，使主方勢力超過了外來的，朝廷每年節省十分之三、四的費用。

賈涉又派李全率領一萬人攻取海州，又攻取密州、濰州。王琳率寧海州歸降，於是收復登州和萊州。青州太守張林獻濱州、棣州、淄州歸降，又攻取了濟州、沂州等州。從此恩州、博州、景州、德州以至邢州、洺州等十多個州相繼請求降宋。賈涉在中原地區傳布檄文："獻地來歸順以及反戈一擊自動效力的，朝廷封爵賞地決無吝惜。"并且勉勵將領們，謀取没有打下的州郡。升任太府少卿、制置副使兼京東、河北節制。

金兵十多萬人侵犯黄州，淮西帥臣趙善湘向朝廷請求援救，賈涉派遣李全等奔赴黄州，翟朝宗等作爲後援。丞相史彌遠擬議提升李全爲留後，賈涉説："原先李全貧困潦倒時，能够不重錢財與衆人同甘共苦，所以部下樂意爲他效勞。等做了主帥，所做的却與此相反，積怨很多，衆人都憤憤不平。最近放棄西城，能免除死罪已是幸運；如果無故提升使他産生驕傲的心思，不但不是李全的福分，也豈能是國家的福氣。不如等到事情平定後，與其他將領同時升遷就可以。"金兵攻陷黄州和蘄州，安慶十分危急，李全緊急趕到，方纔安定。李全到達久長鎮，與京湖制置使趙方的兩個兒子趙范、趙葵相遇，互爲掎角之勢連戰全勝，派遣彭義斌等進軍到下灣渡，將金兵全部掩殺於淮河。遷升代理吏部侍郎。金兵再次進犯淮西。在這之前，蘄州被圍，徐暉前去增援，竟然鼓動衆人在夜裏逃跑，金兵乘機登上城墻，整個郡被血洗，原來的帥臣不敢過問。賈涉將徐暉斬首示衆，將領們都很害怕，没有不聽從指揮的，淮西的形勢大爲振興。

當初，翟朝宗得到玉璽獻給朝廷，到這時趙

趙拱還，又得玉印，文與璽同而加大。朝廷喜璧之歸，行慶賞。涉遺書彌遠謂："天意隱而難明，人事切而易見，當思今日人事尚未有可答天意者。昔之患不過亡金，今之患又有山東忠義與北邊，宜亟圖之。"彌遠不懌，李全卒以璽賞爲節度使。涉又言："盜賊血氣正盛，官職過分，將有後憂。"彌遠不以爲然。涉曰："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寧知驕則將至於不可勸邪?"

涉時已疾，力辭事任。值金人大入，强起視事。金將時全、合達、孛术魯答哥率細軍及衆軍三道渡淮，涉以合達善戰，乃命張惠當之。惠，金驍將，所謂"賽張飛"者，既歸宋，金人殺其妻，所部花帽軍，有紀律，它軍不及也。惠率諸軍出戰，自辰至酉，金人大敗，答哥溺死，陷失太半，細軍喪者幾二千。涉既病，乃以所獲京、河版籍及金銀牌銅印之屬上于朝。卒，超贈龍圖閣學士、光禄大夫。

涉父偉嘗守開江，貽書丞相趙雄，極論武興守吴挺之横，它日陛對，又乞裁抑郭棣、郭杲兵權，孝宗嘉納，後反爲所擠以没。涉弱冠直父冤，不避寒暑，泣訴十年，至伏書闕下。子似道有傳。

拱還朝，又得到玉印，印文與璽文相同但大一些。朝廷高興玉璧重歸，大行慶賀賞賜。賈涉寫信給史彌遠説："天意隱晦難以明瞭，人間的事却是切實容易看到的，應當考慮到如今人間的事還没有可以報答天意的。過去的憂患不過是亡於金國，如今的憂患又有山東忠義軍和北方邊境，應該儘快設法對付。"史彌遠不高興，李全終於因爲玉璽賞賜爲節度使。賈涉又説："盜賊血氣方剛，官職過大，將會有後患。"史彌遠不以爲然。賈涉説："朝廷衹知道官爵可以籠絡其心，是否知道驕横會發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呢?"

賈涉這時已經得病，極力推辭職務。遇到金兵大肆入侵，强撑着起來任職。金將時全、合連、孛术魯答哥率領精鋭部隊以及衆軍分三路渡淮河，賈涉因爲合達善戰，就命令張惠去抵擋他。張惠是金國驍將，被稱作"賽張飛"，歸附宋朝後，金國人殺了他的妻子，他率領的花帽軍，紀律嚴明，其他軍都不如。張惠率領各軍出戰，從辰時到酉時，金兵大敗，答哥淹死，大半陣地失陷，精鋭軍死了近二千人。賈涉病倒後，就把繳獲的京、河地區的户籍册以及金銀牌銅印之類向朝廷獻上。去世，破格贈官龍圖閣學士、光禄大夫。

賈涉的父親賈偉曾任開江守臣，寫信給丞相趙雄，極力論述武興太守吴挺的横暴，另一日在朝廷答對時，又請求削弱郭棣、郭杲的兵權，孝宗贊許采納，後來反而被他們排擠死去。賈涉從弱冠時就爲父親鳴冤，不管寒暑，哭訴十年，甚至在宫殿下伏地上書。兒子賈似道有傳。

扈再興

扈再興字叔起，淮人也。有膂力，善機變。每戰，被髮肉袒徒跣，揮雙刃奮呼入陣，人馬辟易。金人犯襄陽、棗陽，京西制置使趙方檄再興等禦之。金人來自團山，勢如風雨。再興同孟宗政、陳祥分三陳，設伏以待。既至，再興中出一陳，復却，金人逐之，宗政與祥合左右兩翼掩擊之，金人三面受敵，大敗，血肉枕藉

扈再興字叔起，淮地人。有力氣，善於隨機應變。每次戰鬥，都披頭散髮赤身光脚，揮舞雙刀大喊着衝入敵陣，人馬都紛紛閃避。金兵侵犯襄陽、棗陽，京西制置使趙方傳令扈再興等抵抗。金兵從團山攻來，勢頭像風雨一樣。扈再興同孟宗政、陳祥分成三陣，設下埋伏等待着。敵人到了以後，扈再興率中間一陣出擊，又假裝退却，金兵隨後追趕，孟宗政與陳祥從左右兩翼出其不意地攻擊，金兵三面受敵，大敗，尸首累累

山谷間。授神勁統制。又犯棗陽，再興率師赴援，金人聞風夜潰。既而益兵數萬復圍城，相持九十日。再興夜以鐵蒺藜密布地，黎明佯遁，金人馳中蒺藜者十踣七八。敵却走，追至十五里岡。已而金兵攻城東隅，薄南門北角，再興與宗政、劉世興各當一面，大戰數十合，大敗金兵。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數萬傅城，再興與宗政縱之涉濠，半渡擊之；又令守堰者佯走，金人爭堰，急擊之，多墮水中。金人創對樓、鵝車、革洞，决濠水，運土石填城下。再興募死士著鐵面具，披氈，列陳以待之。金人計無所施而去，棄旗甲輜重滿野。大戰于范家莊，金人敗，追之至泊湖，禽其巡檢亢師禮酒、都監納蘭福昌，降其壯丁，獲牛馬甚衆。

堆在山谷中間。扈再興被任命爲神勁統制。金兵又進犯棗陽，扈再興率領部隊去援救，金兵聽到風聲就在夜裏潰逃了。不久又增兵數萬重新圍城，相持九十天。扈再興夜間把鐵蒺藜密布在地上，黎明時假裝逃走，金兵奔馳中踏中蒺藜的十分之七、八都倒下了。敵人退却，扈再興追到十五里岡。不久金兵攻打城東角，迫近南門的北角，扈再興與孟宗政、劉世興各負責一方面，大戰幾十回合，將金兵打得大敗。金帥完顏訛可率步兵騎兵數萬人攻城，扈再興與孟宗政放他們過濠溝，在渡過一半時攻擊他們；又命令守壩士兵假裝逃走，在金兵爭奪壩時，突然攻擊他們，金兵有很多掉到水裏。金兵創造了對樓、鵝車、革洞，又挖濠溝放水，運來土塊石頭填在城墻下。扈再興招募敢死士兵戴着鐵面具，披着氈子，列陣等待着敵人。金兵無計可施而退去，丟棄的旗幟鎧甲和輜重滿野都是。在范家莊大戰，金兵敗退，一直追到泊湖，擒獲了他們的巡檢亢師禮酒、都監納蘭福昌，招降其兵丁，繳獲的牛馬很多。

自是與宗政、世興無日不戰。再興又破順昌縣，奪甲馬三千，破淅川鎮，殺金人三百，追至馬磴寨，焚其城柵。又敗其護駕騎軍于瀼河。入鄧州，破高頭，敗其步軍五千、騎軍五百，焚其積聚。遂營于高頭，進攻唐州，至三家河，金騎軍二千、步軍七千出城迎戰，又敗之，死者十七八，追及城下。金將從義者收殘騎三百奔城，再興據門拒戰，斬從義。遂圍唐州，分兵焚蕩州境，截其歸路，寨于久長，嚴陳以待之。搜剿殘兵，獲其副統軍廣威將軍衲撻達。金兵殲，乃斂髑髏立人頭堠。

從此他與孟宗政、劉世興没有一天不和敵人戰鬥。扈再興又攻破順昌縣，奪取披甲戰馬三千匹，攻破淅川鎮，殺死三百金兵，追擊到馬磴寨，燒了那裏的城寨柵欄。又在瀼河打敗金國護駕的騎兵。進入鄧州，攻破高頭，將敵人五千步軍、五百騎兵打敗，燒了他們積聚的糧草。於是在高頭扎營，進軍攻打唐州，到了三家河，金二千騎兵、七千步兵出城迎戰，又被打敗，死了十分之七、八，宋軍追到城下。金將從義收羅殘餘的三百騎兵奔向城中，扈再興依托城門接戰，斬了從義。於是包圍唐州，分派兵力在州境内焚燒掃蕩，截斷金兵的退路，在久長築寨，嚴陣以待。搜索剿除殘餘金兵，俘獲金兵副統軍廣威將軍衲撻達。金兵被殲滅後，就收殮髑髏立了個人頭堡。

尋以病卒。子世達亦以名將稱，官至都統制。

不久因病去世。兒子扈世達也以名將著稱，官職到都統制。

孟宗政

孟宗政字德夫，絳州人。父林，

孟宗政字德夫，絳州人。父親孟林，跟隨岳

從岳飛至隨州，因家焉。宗政自幼豪偉，有膽略，常出没疆埸間。開禧二年，金將完顏董犯襄、郢，宗政率義士據險游擊，奪其輜重。宣撫使吴獵奇之，補承節郎、棗陽令。京西路分趙方、吴柔勝皆薦其才，轉秉義郎、京西鈐轄，駐扎襄陽。

飛到隨州，就在那裏安了家。孟宗政從小就豪爽偉岸，有膽略，常常在邊界戰場出入。開禧二年，金將完顏董侵犯襄州、郢州，孟宗政率領義士藉助天險進行游擊，奪取金兵的輜重。宣撫使吴獵認爲他是個奇才，補授承節郎、棗陽令。京西路分趙方、吴柔勝都向上推薦他的才能，轉官秉義郎、京西鈐轄，駐扎在襄陽。

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棗陽，方檄宗政節制神勁、報捷、忠義三軍。宗政與統制扈再興、陳祥分爲三軍，設覆三所，蹀血以戰，金兵敗走。尋報棗陽圍急，宗政午發峴首，遲明抵棗陽，馳突如神。金人大駭，宵遁。方時移帥京西，聞捷大喜，差權棗陽軍。初視事，一愛僕犯新令，立斬之，軍民股栗。於是築堤積水，修治城堞，簡閱軍士。

嘉定十年，金兵進犯襄陽、棗陽，趙方發命令讓孟宗政指揮神勁、報捷、忠義三軍。孟宗政與統制扈再興、陳祥分成三軍，在三個地方設下埋伏，浴血奮戰，金兵敗逃。不久得到報告説棗陽被圍危急，孟宗政中午從峴首出發，天快亮的時候抵達棗陽，神速而突然。金兵十分恐慌，乘夜逃走。趙方這時正好移任京西帥臣，得到捷報大喜，差遣孟宗政代理棗陽軍。剛上任，他的一個愛僕犯了新法令，立即將他斬首，軍民驚駭。於是築堤積水，修建城墻，檢閲士兵。

十一年，金帥完顏賽不擁步騎圍城，宗政與再興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忿甚，周城開濠，四面控兵列濠外，飛鋒鏑，以絢鈴自警，鈴響則犬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隨守許國援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賜金帶，轉武德郎。

十一年，金兵元帥完顏賽不率領步騎兵圍城，孟宗政與扈再興會合兵力抵抗敵人，歷時三個月，大小七十多次戰鬥，孟宗政身先士卒。金兵每戰必敗，十分氣忿，環繞城墻開挖濠溝，四面派士兵排列在濠溝外，發射飛箭，用絢鈴來報警，鈴一響狗就叫起來。孟宗政用重賞招募勇士，找機會突然襲擊，金兵支撑不下去，派重兵攻城，孟宗政跟隨趙方全力抗擊。隨州守臣許國的增援部隊到了白水，戰鼓聲都能聽得見。孟宗政率將領們出城迎戰，金兵潰散奔逃。賞賜金帶，轉任武德郎。

十二年，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傅城，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樓棚，列瓮潴水以隄火，募炮手擊之，一炮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千，號弩子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礦石工晝夜掐城，運茅葦直抵圜樓下，欲焚樓。宗政先毁樓，掘深坑，防地道；創戰棚，防城損；穿阱才透，即施毒烟烈火，鼓鞴以熏之。金人窒以濕氈，析路以刳土，城頽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絶其路，列勇士，

十二年，金元帥完顏訛可率領步騎兵攻城，孟宗政用袋子裝上糠和沙子蓋在樓棚上，排列大缸儲水來防火攻，募集炮手轟擊金兵，一炮就能炸死數人。金兵挑選二千精鋭騎兵，號稱弩子手，利用雲梯、天橋搶先登城，又招募挖銀礦石的工人晝夜向城中挖地道，將茅草直接運到圜樓下面，準備燒樓。孟宗政先把圜樓毁掉，挖掘深坑，防範地道；建造戰棚，防止城墻損壞；敵人的地道剛挖通，就放毒烟和烈火，用鼓風機吹動去熏他們。金兵用濕毛氈堵塞口鼻，分路挖土，城墻倒塌圜樓陷落。孟宗政拆毁圜樓并增加木

以長槍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數丈築偃月城，袤百餘尺，翼傅正城，深坑倍仞，躬督役，五日成。金人擿强兵披厚鎧、氊衫、鐵面而前，又濕氊濡革蒙火山，覆以冰雪，擁雲梯徑抵西北團樓登城。城中軍以長戈舂其喉，殺之；敢勇軍自下夾擊金兵，兵墜死燎焰。金將於後截其軍，拒馬揮刀迫前，自昕至昃，死傷踵接，梯橋盡毀。金人連不得志，俄乘順風渡濠，飛脂革燒戰棚，宗政激將士血戰，凡十五陣，矢石交，金兵死者千餘，弩子手十七八，射其都統殪。天反風，金人愈忿，炮愈急。會王大任領鋭卒一千冒重圍轉鬥入城，内外合勢，士氣大振，賈勇入金營，自晡至三更，金人横尸遍地，奪其銅印十有六，訛可棄帳走，獲輜重牛馬萬計。捷至，朝廷方録前戰守功，升武功大夫兼閤門宣贊舍人，重賜金帶。

柴，架起火山來斷絶金兵的退路，布置勇士，用長槍强弩防備敵人衝擊。在離樓塌陷的地方數丈遠築起偃月城，面積有一百多尺，翼附正城，挖掘近兩丈的深坑，孟宗政親自督工，五天就完成。金兵選派强兵身披厚甲、氈衣、戴鐵面具上前，又用浸濕了的毛氈皮革蒙住火山，上面蓋上冰雪，抬着雲梯直接到西北團樓下登城。城中的宋軍用長戈搗擊他們的喉嚨殺死他們；敢勇軍從下面夾擊金兵，金兵摔下死於火堆裏。金將領在後面截住金兵，立馬揮刀威逼他們向前，從日出到日落，死傷接連不斷，雲梯天橋全都毁壞。金兵連續没能達到目的，不久乘順風渡過濠溝抛扔澆了油的皮革焚燒戰棚，孟宗政激勵將士們進行血戰，共十五陣，飛箭蝗石交加，金兵死了一千多，弩子手十分之七八被打死，并且射死了金兵都統。天颳起反方向的風，金兵更加忿怒，炮打得愈發密急。正好宋將王大任帶着一千精鋭士兵冒着重圍轉戰入城，内外合力，士氣大振，奮勇衝進金兵營壘，從晚飯時到三更，金兵死尸遍地，宋軍奪取其十六枚銅印，訛可丢棄營帳逃跑，繳獲數以萬計的輜重牛馬。捷報傳到後，朝廷正記録上次戰役中防禦的功勞，升任武功大夫兼閤門宣贊舍人，重新賞賜金帶。

制置司以湖陽縣迫境金兵，檄宗政圖之。宗政一鼓而拔，燔燒積聚，夷蕩營寨，俘掠以歸。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棗陽。許國移金陵，宗政代爲荆鄂都統制，仍知棗陽。宗政以迫濠而陳，乃於西北濠外瀦水爲渟以限騎。中原遺民來歸者以萬數。宗政發廩贍之，爲給田、創屋輿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没唐、鄧間，威振境外。金人呼爲“孟爺爺”。俄病疽卒。轉右武大夫、團練使、防禦使。

制置司因爲湖陽縣有金兵壓境，發命令讓孟宗政去對付。孟宗政一鼓作氣將金兵拔除，燒了他們的積聚，掃蕩營寨，俘掠而回。金國人從此不敢窺視襄、漢、棗陽。許國移任金陵，孟宗政代任荆鄂都統制，仍然任棗陽知軍。孟宗政因爲要緊臨城濠列戰陣，於是在西北濠溝外儲水成泥濘地來限制騎兵。中原的遺民來歸附的數以萬計。孟宗政開倉發糧救濟他們，分給田地、蓋房子給他們住，選取其中勇敢强壯的組成“忠順軍”，讓他們在唐、鄧之間出没活動，威震國境以外。金國人稱呼他叫“孟爺爺”。不久生惡瘡去世。轉爲右武大夫、團練使、防禦使。

宗政於有功者怨必賞，有罪者親必罰。好賢樂善，出於天性。未嘗學兵法，而暗與之合。死之日，邊城爲罷市慟哭。子珙，有傳。

孟宗政對於有功勞的即使有怨仇也必定獎賞，有罪過的即使是親近的人也必定懲罰。愛好賢才喜歡善行，出自天性。從没學過兵法，却暗裏與兵法相合。死的那天，邊城爲此罷市痛哭。

兒子孟珙，有傳。

張威

張威字德遠，成州人。策選鋒軍騎兵也。軍中馬料多，匹馬給米五石，騎軍利其餘以自給。總領核實裁抑，威逃去。帥郭杲使其父招之歸，送隆慶府後軍效用。威貧甚，賣藥自給。或言其才勇，乃令戍邊。開禧用兵，威與金人戰輒捷，屢以功補本軍將領。

吳曦既誅，遣將收復。李貴復西和州，威率衆先登，敗金人，戰于板橋，遂取西和，升統制。由是威名大振。天水縣當金人西入路，乃升縣爲軍，命威爲守，屢立奇功，擢充利州副都統制。丁父憂，服除，帶御器械。久之，調荆鄂都統制、襄陽府駐劄，改沔州都統制。

嘉定十二年，金人分道入蜀，犯湫池堡，又犯白環堡。威部將石宣、董炤連却之。既而金人犯成州，威自西和退保仙人原。時興元都統制吳政戰死黄牛堡，李貴代政，亟走武休，金人已破武休，遂陷興元，又陷大安軍。

先是，利州路安撫使丁焴聞金人深入，亟遣書招威東入救蜀，又檄忠義總管李好古北上捍禦。好古出魚關與統領張彪遇，以彪棄迷竹關故，斬之。彪，威弟也。威聞彪死，按兵不進。焴聞之，謂僚佐曰："吳政身死，李貴復以兵敗，金人所憚惟威。今好古擅殺其弟，失威心，奈何？且金人在東，非威地分，今可無好古，不可無威。"遂因好古入見，數其擅殺彪罪，斬之。遣書速威進救蜀，且使進士田遂往說之。威感激，夜半調發，鼓行而前，破金人于金斗鎮。金人雖敗未退，威頓兵不動，潛遣石宣等襲

張威字德遠，成州人。是正式挑選的鋒軍騎兵。軍中的馬飼料多，每匹馬供給五石米，騎兵就用多餘的米爲自己謀利。總領經過查實要處理，張威就逃走了。帥臣郭杲讓張威的父親把他招了回來，送到隆慶府後軍中效力。張威十分貧窮，靠賣藥養活自己。有人説他有才能和勇力，於是讓他去屯戍邊境。開禧年間北伐，張威與金兵每戰必勝，屢次因爲功勞補授本軍將領。

吳曦被誅殺以後，朝廷派將領收復失地。李貴收復西和州，張威率衆人首先登城，打敗金兵，在板橋激戰，於是攻下西和，升任統制。從此威名大震。天水縣正對着金兵從西邊進攻的路綫，於是把縣升爲軍，命令張威任太守，屢次立下奇功，升任利州副都統制。爲父親守喪，期滿後，任帶御器械。很久以後，調任荆鄂都統制、襄陽府駐劄，改任沔州都統制。

嘉定十二年，金兵分路進入蜀，侵犯湫池堡，又進犯白環堡。張威的部將石宣、董炤接連擊退他們。此後金兵侵犯成州，張威從西和退守仙人原。這時興元都統制吳政戰死在黄牛堡，李貴代替吳政，緊急奔赴武休，金兵已將武休攻破，接着攻陷興元，又攻陷大安軍。

在這之前，利州路安撫使丁焴聽説金兵已深入内地，急忙送信招張威向東救援蜀地，又發命令讓忠義總管李好古北上抗擊。李好古出魚關後與統領張彪相遇，因爲張彪丢棄了迷竹關，將他殺了。張彪是張威的弟弟。張威聽説張彪死了，按兵不進。丁焴聽説這事，對幕僚們説："吳政戰死，李貴又打了敗仗，金兵害怕的衹有張威。如今李好古擅自殺了他弟弟，傷了張威的心，怎麽辦？而且金兵在東邊，不是張威所管地區，如今可以没有李好古，但不能没有張威。"於是趁李好古來拜見，責備他擅自殺死張彪的罪過，將他斬首。送信敦促張威進兵救援蜀，并且派進士田遂去勸説他。張威很是感激，半夜調兵出發，擊鼓前進，在金斗鎮擊破金兵。金兵雖然敗了却

于大安軍，大破之。金人之來也，擇兩齒馬及精兵凡三千人，至是殲焉，俘其將巴土魯，大將包長壽聞之宵遁。

不撤退，張威按兵不動，暗地裏派石宣等在大安軍襲擊金兵，大破敵兵。金兵這次來犯，挑選了兩歲的馬以及三千精鋭士兵，到這時候被殲滅，將領巴土魯被俘虜，大將包長壽聽到消息後趁夜逃跑。

興元叛兵張福、莫簡作亂，以紅帕蒙首，號"紅巾隊"，焚利州，殺總領楊九鼎，破閬、果，入遂寧，游騎在潼、漢界，將窺成都。制置司謂賊勢欲西，非威不可禦，乃遣威提精兵六千人，自劍、綿至廣漢，盛夏暑劇，休士三日。俄安丙檄威東進，時賊自遂寧入普州茗山，威進兵重圍，絶其糧道，晝夜迫之。未幾禽福等十七人戮之，簡自殺，賊遂平。

興元叛兵張福、莫簡作亂，用紅巾蒙頭，號稱"紅巾隊"，火燒利州，殺了總領楊九鼎，攻破閬州、果州，進入遂寧，在潼、漢地區游動，準備窺視成都。制置司認爲賊兵要往西去，衹有張威可以阻擋，於是派張威率領精鋭士兵六千人，從劍、綿到廣漢，因爲盛夏特别熱，讓士兵休息三天。不久安丙命令張威向東進發，這時賊兵從遂寧進入了普州茗山，張威進兵重重包圍，斷絶他們的運糧通道，晝夜攻擊。不久擒獲張福等十七人并將他們殺了，莫簡自殺，賊兵於是被平定。

西夏來約夾攻金人，丙許之。遣王仕信會夏人于鞏，又命威與利帥程信、興帥陳立等分道并進。威向秦州。議初起，威謂："金人尚强，夏人反覆，未可輕動。"丙不聽，卒遣威，威黽勉而行，令所部毋得輕發，諸將至城下，無功而還。丙怒，奏罷其兵柄。是歲，卒于利州，終揚州觀察使。

西夏來約請夾擊金兵，安丙同意了。派遣王仕信在鞏與西夏人會合，又命令張威與利州帥臣程信、興元帥臣陳立等分路一起進軍。張威去往秦州方向。起初議論時，張威説："金國人還很强大，西夏人反覆無常，不能輕率行動。"安丙不聽，終於還是派遣張威，張威勉强出發，命令他的部隊不得輕舉妄動，諸將到了城下，無功而返。安丙發怒，上奏罷免了他的兵權。這年，在利州去世，最後官職是揚州觀察使。

威初在行伍，以勇見稱，進充偏裨，每戰輒克，金人聞其名畏憚之。臨陳戰酣，則精采愈奮，兩眼皆赤，時號"張紅眼"，又號"張鶻眼"，威立"净天鶻旗"以自表。每戰不操它兵，有木棓號"紫大蟲"，圜而不刃，長不六尺，揮之掠陣，敵皆靡。荆、鄂多平川廣野，威曰："是彼騎兵之利也，鐵騎一衝，吾步技窮矣，蜀中戰法不可用。"乃意創法，名"撒星陣"，分合不常，聞鼓則聚，聞金則散。騎兵至則擊金，一軍分爲數十簇；金人隨而分兵，則又鼓而聚之。倏忽之間，分合數變，金人失措，然

張威當初在部隊裏，以勇敢著名，當上偏將以後，每戰必勝，金兵聽到他的名字就害怕。在戰場上打得越激烈，精神就越高昂，兩眼都變成紅色，當時號稱"張紅眼"，又號稱"張鶻眼"，張威樹立"净天鶻旗"作爲自己的標志。每次戰鬥不拿别的兵器，有根木棒號稱"紫大蟲"，圓形没有鋒刃，長不過六尺，揮着它在陣中衝鋒，敵人都望風披靡。荆州、鄂州多是平原曠野，張威説："這對敵人騎兵有利，鐵騎一衝擊，我們的步兵就没辦法了，蜀中的作戰方法不能用。"於是自己創立了新戰法，名叫"撒星陣"，分合不按常規，聽到鼓聲就聚合，聽到鳴金就分散。敵騎兵來了就鳴金，一軍分成幾十部分；當金兵隨着也將士兵分開，就又擊鼓聚合。短短的時間

後縱擊之，以此輒勝。威御軍紀律嚴整，兵行常若銜枚，罕聞其聲。每與百姓避路，買食物則賈倍於市，迄無敢喧。晚以嗜欲多疾，故不壽云。

内，分合幾次變化，金兵不知所措，然後猛烈攻擊他們，因此總能取得勝利。張威管理軍隊紀律嚴明，部隊行軍時常常像銜枚，很少聽見聲音。常常給百姓讓路，買食物則價錢比市上高一倍，也無人敢喧嘩。晚年因爲縱欲多病，所以不長壽。

論曰：宋之南渡，邊將之才何其鮮哉！或曰"江南非用武之地"，然古之善兵者，若孫武子，亦吴人也。抑先王之世，文武無二道，文武既分，宜其才之各有所偏勝也。趙方少從張栻學，許國之忠，應變之略，隱然有尊俎折衝之風。其部曲如扈再興、孟宗政後皆爲名將，亦方之能奬率也。方之子范、葵，宗政子珙，後皆以功名自見，不愧其父，有足稱者。賈涉居方面，亦號有才，及其庶孽，竟至亡國，爲可嘆也。張威者善於御衆，故所至立功云。

論曰：宋朝南渡之後，有才能的邊防將領是多麽少啊！有人説"江南不是用兵的地方"，但是古代善於用兵的，像孫武子，也是吴人。或許先王的時候，文武之道没有不同，文武分開以後，才能各有偏重也就是正常的了。趙方年少時跟隨張栻學習，以身許國的忠心，應付事變的方略，隱然有尊俎折衝的風範。他的部下如扈再興、孟宗政後來都成了名將，也是因爲趙方善於奬掖和作表率。趙方的兒子趙范、趙葵，孟宗政的兒子孟珙，後來都因爲功名自顯於世，無愧於他們的父親，有值得稱道的地方。賈涉負責一方面，也號稱有才能，但到了他的孽子，竟然使國家滅亡，真是可嘆啊。張威善於駕馭士兵，因此所到之處都立功。

宋史卷四百四

列傳第一百六十三

汪若海　張運　柳約　李舜臣　孫逢吉　章穎
商飛卿　劉穎　徐邦憲

汪若海

汪若海字東叟，歙人。未弱冠，游京師，入太學。

靖康元年，金人侵擾，朝廷下詔求知兵者，若海應詔，未三刻而文成，擢高等。時已割河北地。其年冬，再犯京師，若海謂："河北國家重地，當用河北以攬天下之權，不可怯懦以自守，閉關養敵，坐受其敝。"屬康王起兵相州，乃上書樞密曹輔，請立王爲大元帥，擁兵鎮撫河北，以掎金人之後，則京城之圍自解。輔大喜，即以其書進欽宗，用爲參謀，遣如康王所。宰相何㮚執異議，以道梗爲辭，不果遣。

京城失守，若海述麟爲書以獻。及二帝北行，袖書抗粘罕，請存趙氏。縋而出，謁康王於濟州，謂神器久虛，異姓僭竊，宜亟即位，以圖中興。一日間三被顧問，補修職郎，充帳前差使。高宗既即位，推恩改承奉郎，遷江南經制使，轉承事郎，監登聞檢院。五府交辟，改屬右府。

朝廷以張浚宣撫川、陝，議未決。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爲首，東南爲尾，中原爲脊。

汪若海字東叟，歙人。没到二十歲，就游學京師，進入太學。

靖康元年，金兵入侵騷擾，朝廷下詔訪求懂軍事的人，汪若海應詔，不到三刻文章就完成了，被提拔爲高等。這時已經割讓了河北地區。那年冬天，金兵再次侵犯京師，汪若海説："河北是國家的重要地區，應當用河北來總攬天下權柄，不可以膽小怯懦退讓防守，閉關姑息敵人，坐受這種災患。"正值康王在相州起兵，於是上書給樞密曹輔，請求立康王爲大元帥，領兵鎮守安撫河北，在金國人後方進行牽制，那麽京城的包圍自然會解除。曹輔十分高興，就把他的信進呈給欽宗，任用他爲參謀，派他到康王府。宰相何㮚堅持不同意見，以道路不通爲藉口，結果没有差遣。

京城失守後，汪若海寫信叙述麒麟獻上。等到二帝去北方時，又揣着給粘罕的信抗議，請求保存趙氏。用繩子縋出城，在濟州拜謁康王，認爲皇位長期空着，異姓人就要竊取，應當早些繼位，以圖謀中興。一天之内三次被召見詢問，補授修職郎，充任帳前差使。高宗即位後，推及恩澤改任承奉郎，遷任江南經制使，轉任承事郎，監登聞檢院。五府共同徵召，改爲隸屬右府。

朝廷任命張浚爲川、陝宣撫，決議没定。若海説："天下的形勢就如常山彎曲起伏之狀，秦、蜀是頭，東南地區是尾，中原是脊梁。如今將東

今以東南爲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乃往見浚，極談終日，浚大驚，辟以自隨，以親老辭。繼論軍食，迕執政，通判沅州，以讒奪籍，謫英州。道出臨川，時節制江夏軍馬李允文擁衆數十萬，跋扈不用朝命，朝廷命招討使張俊屯江西，參謀官湯東野與若海故，得若海道中，喜甚。謂曰：“李允文懷反側，非君莫能開其自新。”若海即馳往，諭以成敗逆順，示以朝廷威德，復談三策以動之，辭旨明暢。允文大感悟，即舉軍東下。

南地區作爲頭，怎麽能帶起天下的脊梁呢？如果要打算恢復國家，必定是在川、陝地區。”於是去見張浚，談了一整天，張浚十分吃驚，要他跟着自己，汪若海用雙親年老爲藉口推辭。接着議論軍用糧秣，得罪了執政大臣，通判沅州，因爲讒言被剥奪了官籍，貶到英州。經過臨川，當時節制江夏軍馬李允文擁有幾十萬人，飛揚跋扈不聽朝廷命令，朝廷命令招討使張俊屯兵江西，參謀官湯東野與汪若海是老朋友，在道上遇見汪若海，十分高興。對他説：“李允文懷有反心，除了您没人能够開導他改過自新。”汪若海立即趕去，用成功失敗順從反逆的道理加以曉諭，向他示以朝廷威德，又談了三個策略去打動他，言語内容明白曉暢。李允文深受感動而醒悟，立即帶着軍隊東下。

若海復爲書招其徒張用、曹成、李宏、馬友同歸朝廷。用一見，以其衆二十萬解甲效順，惟成疑貳有他志，若海移書責之。成怒，將殺若海，若海夜宿王林軍帳，以計得林軍印，遂奪其衆五千人。翼日，成遂遁。若海遺宏書，使刺成以自歸；宏得書圖成而力不勝，復走長沙刺友，群盗解散。若海遂以林五千人歸招討使張俊，俊乃班師凱旋，軍容愈盛。

汪若海又寫信招納李允文的部下張用、曹成、李宏、馬友一起歸順朝廷。張用一見汪若海，就把他的二十萬人解除武裝表示歸順，祇有曹成疑惑不定心存異志，汪若海寫信譴責他。曹成發怒，要殺汪若海，若海晚上睡在王林的軍帳中，用計得到了王林的軍印，於是將他的五千人争取了過來。第二天，曹成就逃走了。汪若海寫信給李宏，讓他刺殺曹成後自己歸順；李宏接信後想對付曹成却没能成功，又跑到長沙去刺殺馬友，群盗解體分散。汪若海於是把王林的五千人交給招討使張俊，張俊於是班師凱旋，軍容更加盛大。

時朝廷方出師，若海以爲爲國家者，當化盗賊爲我用，不可失英雄爲國患。因獻平寇策，朝廷悉用之。其後李宏爲劉忠所并，死長沙；劉忠爲韓世忠所破，走劉豫；曹成走廣而復降，湖湘遂安。尋復承務郎、監潭州南岳廟、通判辰州。

這時朝廷正出兵，汪若海認爲作爲國家，應當感化盗賊爲我所用，不可以將英雄失去使他成爲國家的禍患。於是進獻平定寇賊的策略，朝廷全部采用。後來李宏被劉忠兼并，死在長沙；劉忠被韓世忠擊破，投奔劉豫；曹成跑到廣州後又投降，湖湘於是安定下來。隨即復官承務郎、監潭州南岳廟、通判辰州。

紹興九年，復三京，祗謁陵寢，事還，以前功，旬月四遷至承議郎、通判順昌府。金人奄至，太尉劉錡甫至，衆不滿三萬，遣人丐援于朝，無敢往者。若海毅然請行，具述錡明方

紹興九年，恢復三京，拜謁了皇家陵寢，事情完成回來，因爲以前的功勞，一月之内四次升遷到承議郎、通判順昌府。金兵突然來進攻，太尉劉錡剛到達，兵力不滿三萬，派人向朝廷求援，朝中没人敢去，汪若海毅然請求出發，詳細

略，善用兵，以偏師濟之，必有成功，朝廷從之，金兵果敗去。辟淮北宣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拓皋之役，復以勞兩轉至朝散郎、通判洪州，未上，丁内艱。服除，添差通判信州。秩滿，遷湖北帥司參議。知道州，陛辭得對，上曰："久不見卿，卿向安在?"授直秘閣、知江州，丁父憂。時方經略中原，朝廷議起若海，而若海死矣。

述説劉錡通曉戰略，善於用兵，用一部分兵力去幫助他，必定會有戰果，朝廷采納了他的意見，金兵果然失敗退走。徵召任淮北宣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拓皋戰役，又因爲功勞兩次轉官到朝散郎、通判洪州，没上任，爲母親守喪。期滿後，編外差遣爲通判信州。任期滿後，遷任湖北帥司參議。爲道州知州，在殿上告别時得以答對，皇上説："很久不見你了，你一向在什麽地方?"授予直秘閣、江州知州，爲父親守喪。這時正在籌劃恢復中原，朝廷議論起用汪若海，但汪若海却去世了。

若海豁達高亮，深沈有度，耻爲世俗章句學，爲文操紙筆立就，蹈厲風發。高宗嘗以片紙書若海名諭張浚曰："似此人材，卿宜收拾。"會浚去國，不果召。

汪若海豁達大度高尚忠正，深沉有準則，耻於做世俗的章句學問，作文章拿起紙筆立刻完成，意氣奮發。高宗曾在一張紙上寫下汪若海的名字對張浚説："像這樣的人才，你應該收羅。"正好張浚被貶出朝，没有召見。

張運

張運字南仲，信之貴溪人，唐宰相文瓘之後。父貫，右通直郎，累贈太中大夫。運年二十五，以太學生登宣和三年進士第，賜同上舍出身，調桂陽監藍山縣丞。縣闕令，運攝縣事。縣與諸獠接壤，因俗爲治，吏民安之。臨武寇與諸獠合，大剽掠，運親帥兵禽之。遷潭州攸縣尉。高宗南渡，劇賊王在據岐山，潭帥徵兵戍岳，運將二千人先至岳。賊平，改臨江新淦丞。縣新被兵，令不能支，沿江撫諭使張匯劾罷之，以運攝縣事。運撥煨燼，考版籍，正租賦，數月之間，獘除而民定。

張運字南仲，信州貴溪人，唐朝宰相張文瓘的後代。父親張貫，任右通直郎，累積贈官爲太中大夫。張運二十五歲時，以太學生參加宣和三年進士考試及第，賜給同上舍出身，調任桂陽監藍山縣丞。縣令空缺，張運代理縣中事務。縣與各僚族接壤，張運遵循當地風俗來治理，官吏百姓都很安定。臨武的寇賊與各僚會合，大肆搶掠，張運親自帶兵將他們擒獲。遷任潭州攸縣尉。高宗南渡後，大盜王在占據岐山，潭州帥臣徵兵保衛岳州，張運帶着二千人先到岳州。盜賊平定，改任臨江新淦縣丞。縣裹剛遭受戰禍，縣令無法維持，沿江撫諭使張匯彈劾罷免了他，讓張運代理縣中事務。張運修復殘敗，考察版圖，確定租税標準，幾個月之内，弊端除去百姓安定。

紹興五年，通判鼎州。賊楊么、黄誠擁衆數萬，殘破城邑，跳梁湖北。高宗遣張浚以都督董師，岳飛以招討舉兵擊之，賊率輕鋭徑趨武溪南興，以臨鼎州，城中大震。運與太守程昌寓勒兵登城，控扼上下，以張其勢，賊宵潰。澧賊雷德進栅險稱

紹興五年，通判鼎州。寇賊楊么、黄誠聚集數萬人，破壞城邑，横行湖北。高宗派遣張浚任都督指揮軍隊，岳飛任招討帶兵攻打他們，賊寇率領輕裝精鋭兵力直接去武溪南興，臨近鼎州，城中大爲震動。張運與太守程昌寓指揮士兵登上城墻，控制上下，大張聲勢，賊兵在夜間潰逃。澧州賊雷德進憑險設栅欄作亂，帥臣命令張運討

亂，帥檄運討之。運將都統梁吉等率兵直擣其巢，破四十二栅，降其衆。

伐他。張運帶着都統梁吉等率領士兵直擣賊兵老巢，連破了四十二道栅欄，招降了他的部衆。

移貳濡須。金人犯廬、壽等州，大將駐兵淮壖以拒之，運給餉未嘗乏絶。歲餘，以親老還江東，寓居鄱。既而丁母及父憂，服除，起知桂陽監。五月而境内稱治，與部使者奏升監爲軍。大修庠序之教，祠漢以來守令有功德於桂陽者衛颯、唐羌等七人于學，刻《續顔氏家訓》、《四時纂要》等書，散之民間，使之修德而務本。召入對，除知達州。方大旱，入境而雨。奏除病民五事。

移任濡須的副職。金國人侵犯廬州、壽州等州，宋大將駐兵在淮河邊進行抵抗，張運供給糧餉從没缺乏。一年多後，因爲雙親年老回到江東，居住在鄱。不久遭逢父母喪事，守孝期滿，起用爲知桂陽監。五個月境内就得到治理，與部使者一起奏請將桂陽監升爲軍。大力修治學校教育，給漢代以來對於桂陽有功德的太守縣令衛颯、唐羌等七人在學校中立祠，刻印《續顔氏家訓》、《四時纂要》等書，在民間散發，使他們修習品德、從事農業。徵召入朝應對，授任達州知州。天正大旱，他一到州境就下雨了。上奏除去五件不利於百姓的事情。

召爲度支郎中。臨安樓店務錢歲三十餘萬緡，請以十萬歸省額。户部所儲三佛齊國所貢乳香九萬一千五百斤，直可百二十餘萬緡，請分送江、浙、荆湖漕司賣之，以糴軍餉。及陳諸路綱運七弊，懲革十術，遠近遞輸以均勞逸。事皆施行。兼樞密院檢詳，遷軍器監。尋改大理少卿，請正兩浙鹽法，以寬私鬻之禁。紹興永裕、昭慈二陵官地與民犬牙相入，請縣重價聽民持券獻納，以免誤犯之罪。尤明於治獄，獄爲之空。

召入任度支郎中。臨安樓店的税收錢每年有三十多萬緡，請求把十萬緡歸入政府徵税的定額中。户部儲藏的三佛齊國進貢的乳香九萬一千五百斤，價值約一百二十多萬緡，請求分别送到江、浙、荆湖的漕司賣掉，買米作爲軍餉。又陳述各路綱運的七種弊端，懲治和變革的十種方法，遠近交替運輸以平均勞役。事情全都得到施行。兼任樞密院檢詳，遷任軍器監。不久改任大理少卿，請求修正兩浙的鹽法，以便放寬私自買賣的禁令。紹興永裕、昭慈二個皇陵的官地與民田犬牙交錯，請求縣府用重價聽任民衆拿着地券進獻，以避免誤犯的罪過。尤其在判案方面明察，監獄爲此一空。

拜刑部侍郎，言：諸斥逐累赦未還者，宜從湔洗。諸申請條制，多重複抵牾，失於太煩。諸編置不以赦原、不以蔭論之類，失於太重。外路刑獄三經翻異，移送大理，刀鋸數施，非所以示遠。及諸不便。皆從之。又請廣儲蓄，興鼓鑄，修屯田，作鄉兵。亦皆聽納。兼權户部侍郎。時久雨傷蠶麥，及邊報有警，詔侍從臺諫陳弭災禦侮之策。運言："天災人事，有甚可畏而不足畏者，視吾政之修不修；有甚可憂而不足憂者，視

拜任刑部侍郎，上奏説：那些被貶逐累次赦免都没有回來的，應該聽從他們改過自新。那些申請條例法制，大多重復矛盾，失於太煩瑣。對那些被編管安置不能赦免、不能受庇蔭的一類、失誤在於處罰太重。外地的案件經過再三翻案變化，移送到大理寺，要拷打好幾次，這不是昭示遠方的做法。又提及其他不便利之事，都聽從了他，又請求增加儲蓄，興辦冶銅鐵鑄錢業，整治屯田，設立鄉兵。皇上也都聽從采納。兼任代理户部侍郎。這時天長期下雨損害蠶和麥子，碰上邊界有警報，皇帝下詔讓侍從和臺諫官陳述消除天災和防禦入侵的策略。張運説："天災人禍，

吾自治之善不善。”及“宜邊淮建三大鎮以守之”。

有十分可怕但又不值得怕的，要看我們的政策正確不正確；有十分可憂慮但又不值得憂慮的，要看我們自己處理得好不好。”又提到“應該沿着淮河邊建立三個大鎮來防衛”。

會金人渝盟，特遷户部侍郎，以專餽餉。丞相陳康伯議遣李寶自四明控制海道，衆論紛紜，運直入贊决，以爲上策，金人果敗走。因上疏：“乞降詔撫將士，蠲租賦，遣信使，結豪傑，堅城守，督漢中將士趨關陝以制其後。置四鎮三帥於兩淮、襄漢之間以爲内固，以圖進取。”以御營隨軍都轉運使從上勞師江上。及駕還，因入對，固請補外。乃授集英殿修撰，出知太平州。當兵饑疾癘之餘，殫勞徠安輯之方，嚴斥堠攻守之備。理財賦，造戰艦，繕甲兵，申禁令，民賴以安。

正逢金國人違背盟約，特旨升任户部侍郎，專門負責運送軍隊糧餉。丞相陳康伯建議派李寶從四明控制海路，衆説紛紜，張運直接了當參與决策，認爲是上策，金兵果然敗退。於是上疏説：“請求下詔書安撫將士，减免租税，派遣信使，聯絡豪傑，加强守城力量，督促漢中的將士向關陝進發以便牽制敵人後方。在兩淮、襄漢之間設置四鎮三帥作爲内地支柱，以圖謀進軍奪取失地。”以御營隨軍都轉運使跟隨皇上到長江上游慰勞軍隊，等到皇帝還朝，趁入朝奏對，堅决請求補授外任。於是授任集英殿修撰，出朝爲太平州知州。在經受了戰亂饑荒疾病瘟疫之後，他想盡辦法招徠安置民衆，加强警戒和攻防的準備。料理財賦，建造戰艦，修繕鎧甲兵器，嚴格禁令，民衆因此安定。

孝宗既受禪，運亦請老，以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尋授廣東經略，不赴，乃復祠禄。乾道七年，鄱大饑，運首發粟二千石以振之，自是民争出粟以濟。連上章致政，不許，以疾卒。贈少師、左光禄大夫，官其後三人。嘉定六年，贈開府儀同三司。

孝宗接受禪讓後，張運也請求退休，以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隨即任命爲廣東經略，不赴任，於是重又接受祠禄。乾道七年，鄱陽大饑荒，張運首先拿出二千石粟來救濟，此後民衆争着拿出粟來救濟。接連上章表請求退休，没有批准，因病去世。追贈少師、左光禄大夫，將他的後代中三個人授予官職。嘉定六年，贈官開府儀同三司。

柳約

柳約字元禮，秀州華亭人。大觀三年上舍進士，試中學官，爲霸州教授。徙睦州，入爲辟雍正。遷博士，改宣議郎，充廣親宅宗子博士。約深於經學，屬辭粹微，大爲學者師慕。提舉福建鹽事，召對，論内外學政，次乞罷内外官到堂日投牒求官，以厚風俗。授秘書省校書郎，進著作佐郎、徽州司録，改通判宿州，召拜監察御史。靖康初，兼權殿中侍御史，論三鎮不可棄。改尚書工部員外

柳約字元禮，秀州華亭人。大觀三年上舍進士，試任中學官，任霸州教授，改任睦州，入朝任辟雍正。遷任博士，改爲宣議郎，充任廣親宅宗子博士。柳約經學的造詣很深，寫文章精煉細膩，仰慕師從的學生很多。提舉福建鹽事，召入朝問對，論述京城内外的教育政策，接着又請求取消内外官員到堂除那天投書請求官職，以敦厚風氣。任命爲秘書省校書郎，進任著作佐郎、徽州司録，改任通判宿州，召入朝任命爲監察御史。靖康初年，兼任代理殿中侍御史，論述三鎮不能放棄。改任尚書工部員外郎，進任左司員外

郎，進左司員外郎。父憂去官，服除，以直顯謨閣充御營司參謀官，遷太常少卿。

郎。因父親去世離職，服喪期滿後，以直顯謨閣充任御營司參謀官，遷任太常少卿。

高宗將幸平江，約疏言“兵可進，毋退以示怯於敵”。乃以直龍圖閣知台州，未赴，徙嚴州，兼浙西兵馬都監、節制管内軍馬。當是時，金人大入，杜充擁衆北去，列郡震恐，莫有奔問官守者。約於横潰中屹保孤城，悉力捍禦。境内按堵，則慨然上書，請糾合諸郡克復吴會。上嘉其忠，進右文殿修撰，守郡如故。詔以軍興費出無藝，吏慢弗虔，柳約獨謹賦輸，率先程督，進秩一等。又詔：“約郡當兵衝，而能不辭難、不避事，益嚴列栅，保綏一方，朕甚嘉之。其以約充集英殿修撰。”召入對，獎勞再三，擢權户部侍郎。

高宗準備到平江，柳約上疏説“軍隊可以前進，不要後退以顯示害怕敵人”。於是以直龍圖閣爲台州知州，没有赴任，改爲嚴州，兼任浙西兵馬都監、節制管内軍馬。正當這時，金兵大舉入侵，杜充帶着人馬投靠北方，各郡震驚恐慌，没有人跑去過問官府守衛。柳約在潰亂中屹立保衛孤城，全力抵抗。境内安定後，就慷慨上書，請求聯合各郡收復吴會。皇上嘉獎他的忠誠，進任右文殿修撰，仍爲原郡的守臣。下詔説因爲軍隊行動費用的支出没有標準，官吏怠慢不認真對待，獨有柳約認真對待財賦輸送，率先督促徵税，進升官階一級。又下詔：“柳約所守之郡正處於軍事要衝，却能不辭艱難、不逃避責任，更加嚴密防衛措施，保全了一方面，我對此十分贊賞。任命柳約爲集英殿修撰。”召入朝答對，再三誇獎慰問，提升爲代理户部侍郎。

約於是感激盡言，凡例外宣索，皆執奏不進。論“吴玠等罪未正，非所以厲臣節。諸大將提兵入覲，各名其家，將有尾大不掉之患”。皆人不敢言者。又言：“軍興科需百出，望官户名田過制者，與編户均一科敷。請增諸路酒錢，其半令提刑司樁管，以備軍費。”皆從之。會高麗請修貢，議遣使報聘，上顧廷臣無出約右，加試户部侍郎充其選，且將大用。當路忌之，諷言者誣以事，罷爲提舉太平觀。居七年，復秘閣修撰。

柳約於是感奮激發暢所欲言，凡是在規定之外藉聖旨名義索取物品的，都執章上奏不進獻。論述“吴玠等人的罪行没有處治，這不是激勵臣下品節的辦法。大將們帶兵入朝覲見，各人都自己稱爲某家軍，這將會有尾大不掉的禍害”。都是别人不敢説的。又説：“軍隊行動各方面都需要支出，希望以官户名分占田超過規定的，與編户交同樣的租税。請求增加各路的酒税，其中的一半命令提刑司存管，用來備作軍事費用。”全都聽從了他。正巧高麗請求修好進貢，朝廷討論派使者回訪，皇上考慮朝廷大臣没有超過柳約的，加官試任户部侍郎充當使者，而且準備重用他。當權者忌妒他，暗示諫官捏造事實誣蠛他，罷免爲提舉太平觀。過了七年，復官秘閣修撰。

金人歸侵疆，起知蔡州，被命而往，一無顧避。既而金人渝平，傳檄河南，守臣皆舉城降，約獨遣使數輩於武昌，得報而後返。未幾，以敷文閣待制食祠禄。十有五年，卒。贈四官。

金國人歸還侵占的領土，柳約被起用爲蔡州知州，接受任命前往，一點也不退避。不久金國人要求修好，在河南地區傳布檄文，守城的大臣都舉城投降，衹有柳約派了幾個使者去武昌，得到證實後纔返回。不久，以敷文閣待制接受祠禄。十五年，去世。贈四級官階。

約天性至孝，母病甚，泣禱于天，願損壽以益親壽。母尋愈，約竟先母兩月卒。

柳約天性極爲孝順，母親病重，他向上天哭着祈禱，願意減少自己的壽命來增加母親的壽數。母親不久痊愈，柳約竟然比母親早二個月去世。

李舜臣

李舜臣字子思，隆州井研人。生四年知讀書，八歲能屬文，少長通古今，推迹興廢，洞見根本，慨然有志於天下。

李舜臣字子思，隆州井研人。四歲時就知道讀書，八歲能寫文章，稍大些通曉古今，推測興衰的情況，洞察根本原因，慷慨有志於天下。

紹興末，張浚視師江、淮，舜臣應詔上書，言："乘輿不出，無以定大計，宜徙幸武昌。"又謂："江東六朝皆嘗取勝北方，不肯乘機争天下，宜爲今日監。"著《江東勝後之鑑》十篇上之。中乾道二年進士第。時朝廷既罷兵，而爲相者益不厭天下望。舜臣對策，論金人世仇，無可和之義，宰輔大臣不當以奉行文字爲職業。考官惡焉，紬下第，調邛州安仁縣主簿。歲大侵，飢民千百持鋤棘大呼，響震邑市，令懼閉門。舜臣曰："此非盗也，何懼爲？"亟出慰勞遣之。

紹興末年，張浚在江、淮視察軍隊，李舜臣響應詔令上書，説："皇帝乘輿不出來，就無法確立天下大計，應該移駕武昌。"又説："江東六代朝廷都曾經戰勝北方，却不肯乘機争奪天下，應該成爲今天的借鑒。"寫了《江東勝後之鑑》十篇進上。乾道二年進士及第。這時朝廷已經休兵，但當宰相的更加不能符合天下人的願望。李舜臣在回答制策時，論述金國人是世代仇敵，没有講和的道理，宰相大臣不應當把奉行文字作爲職業。考官厭惡這種論點，貶爲下等，調任邛州安仁縣主簿。年歲大荒，成百上千的飢民拿着鋤頭木棍大喊，響聲震動街市，縣令嚇得關閉城門。李舜臣説："這不是强盗，有什麽可怕的？"立即出城撫慰遣散他們。

教授成都府。時虞允文撫師關上，辟寘幕府，用舉者改宣教郎、知饒州德興縣，專尚風化。民有母子昆弟之訟連年不决，爲陳慈孝友恭之道，遂爲母子兄弟如初。間詣學講説，邑士皆稱"蜀先生"。罷百姓預貸，償前官積逋逾三萬緡。民病差役，舜臣勸糾諸鄉，以税數低昂定役期久近爲義役。期年役成，民大便利。銀坑罷雖久，小户猶數銀本錢，官爲償之。天申大禮助賞及軍器所需，皆不以煩民。

任成都府學教授。這時虞允文在關上撫問軍隊，徵辟到幕府中，因爲有人舉薦改任宣教郎、饒州德興縣知縣，專心倡導教化。百姓有一家母子兄弟之間打官司多年不能結案，李舜臣向他們陳述母慈子孝兄友弟恭的道理，於是母子兄弟和好如初。有時到學校中講學，縣中的人都稱他"蜀先生"。取消百姓的預期借貸，償還了前任官員積留下的債務超過三萬緡。百姓對差役很發愁，李舜臣勸説各鄉，以税款數量的高低確定差役期限的長短爲義務服役。過了一年工役完成，百姓感到十分便利。冶銀礦坑雖然停用很久，小户仍然要付銀本錢，官府替他們償還。天申大典禮助賞錢以及兵器所需的錢，都不去煩擾百姓。

幹辦諸司審計司，遷宗正寺主簿，重修《裕陵玉牒》。當曾布、吕惠卿初用，必謹書，或謂非執政除

幹辦諸司審計司，遷任宗正寺主簿，重新纂修《裕陵玉牒》。正值曾布、吕惠卿剛剛被任用，李舜臣必定嚴謹記録，有人説不是執政官的任

免，格不應書。舜臣曰："治忽所關，何可拘常法。"他所筆削類此。尤邃於《易》，嘗曰："《易》起於畫，理事象數，皆因畫以見，舍畫而論，非《易》也。畫從中起，乾坤中畫爲誠敬，坎離中畫爲誠明。"著《本傳》三十三篇。朱熹晚歲，每爲學者稱之。所著書《群經義》八卷、《書小傳》四卷、《文集》三十卷、《家塾編次論語》五卷、《鏤玉餘功録》二卷。子心傳、道傳、性傳。以性傳官二府，贈太師、追封崇國公。

免，按例都不應該記録。李舜臣說："關係到治亂，怎麽能拘泥於通常做法。"他的著述都與此類似。尤其精通《周易》，曾經說："《易》起源於卦象的横綫，理事和象數，都從卦象的横綫上表現出來，抛開卦象的横綫來討論，就不是《易》。卦象的横綫從中間起始，乾卦坤卦中間的那一横綫表示誠心和尊敬，坎卦離卦中間那一横綫表示誠心和光明。"著有《本傳》三十三篇。朱熹晚年時，常常對學生稱贊這本書。他的著作有《群經義》八卷、《書小傳》四卷、《文集》三十卷、《家塾編次論語》五卷、《鏤玉餘功録》二卷。兒子李心傳、李道傳、李性傳。將性傳召入二府任職，給李舜臣贈官太師、追封崇國公。

孫逢吉

孫逢吉字從之，吉州龍泉人也。隆興元年進士第，授郴州司户。乾道七年，太常黄鈞薦於丞相虞允文、梁克家，將處以學官，逢吉竟就常德教授以歸。李燾、劉珙、鄭伯熊、劉焞相繼薦之，知萍鄉縣，以治最聞。除諸軍審計司、國子博士。遷司農寺丞兼實録院檢討官。紹熙元年，遷秘書郎兼皇子嘉王府直講。

孫逢吉字從之，吉州龍泉人。隆興元年進士及第，任命爲郴州司户。乾道七年，太常黄鈞向丞相虞允文、梁克家推薦他，準備任命爲學官，孫逢吉却接受常德教授職歸鄉。李燾、劉珙、鄭伯熊、劉焞相繼推薦他，任萍鄉縣知縣，以治績聞名。授任諸軍審計司、國子博士。遷任司農寺丞兼實録院檢討官。紹熙元年，遷任秘書郎兼皇子嘉王府直講。

二年春二月，雷雪之沴交作，詔求直言，疏八事：去蔽諛，親講讀，伸論駁，崇氣節，省用度，惜名器，拔材武，飭戎備。擢爲右正言，建言："都城之民，安居憚徙。宗戚營繕寖廣，每建一第，撤民居數百，咨怨者多。"時親王方更造樓觀未已，聞之，亟令罷役。浙漕沈詵見逢吉，謝曰："非正言，漕計殆不可支。"初，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潘景珪結貴倖以進，司諫鄧馹屢疏其罪，景珪反以計傾之，除馹匠監。逢吉曰："優遷其官而罷言職，後來者且以言爲戒。"兩疏乞收馹新命，不報；并劾景珪脅持臺諫，蔑視朝綱，景珪遂罷。在諫垣七十日，章二十上，詞旨

紹熙二年春天二月，雷雪的災異現象交相發作，下詔訪求正直言論，孫逢吉上疏說了八件事：除去蒙蔽阿諛，親近講讀官員，加强議論駁奏，崇尚氣節，節省費用，珍惜名器，選拔有文武才略的人，整頓防衛。提升爲右正言，建議說："都城的民衆，安於定居，害怕遷徙。但皇室親戚營建的規模越來越大，每建一處宅第，都要遷走數百間民房，埋怨的人很多。"這時親王的樓觀正在改造之中，聽說後，急忙命令停工。浙漕臣沈詵見到孫逢吉，感謝說："不是正言，漕運總量幾乎不可支撑。"當初，工部侍郎兼臨安府知府潘景珪結交權貴以求進身，司諫鄧馹屢次上疏論説他的罪行，潘景珪反而設計傾軋他，授任鄧馹爲匠監。孫逢吉說："優升其官却罷免其進言之職，後來的人恐怕要以進言爲戒了。"兩次上疏請求收回鄧馹的新任命，没有批覆；同

剴切，皆人所難言者。改國子司業，求去，爲湖南提刑。以秘書監召，兼吏部侍郎。俄爲孝宗攢宫按行事。

時彈劾潘景珪脅迫臺諫，蔑視朝廷綱紀，潘景珪於是被罷免。在諫院七十天，二十次上章，言語内容切實，都是别人難以上言的。改任國子司業，請求離職，任湖南提刑。召入朝任秘書監，兼吏部侍郎。不久任孝宗攢宫按行事。

朱熹在經筵持論切直，小人共不便，潛激上怒，中批與祠。劉光祖與逢吉同在講筵，吏請曰："今日某侍郎輪講，以疾告，孫侍郎居次，請代之。"逢吉曰："常所講《論語》，今安得即有講義？"已而問某侍郎講義安在，取觀之，則講《詩權輿篇》刺康公與賢者有始而無終，與逐朱熹事相類，逢吉欣然代之講。因於上前争論甚苦。上曰："朱熹言多不可用。"逢吉曰："熹議祧廟與臣不合，他所言皆正，未見其不可用。"寖失上意。

朱熹在御前經學講席上所持的論點切實直率，小人們共同感到不方便，暗中進言激怒皇上，皇上詔命給予祠禄。劉光祖與孫逢吉同任講筵官，小吏請示説："今天輪到某侍郎講讀，因病告假，孫侍郎排在其後，請代替他。"孫逢吉説："平常我講的是《論語》，如今到哪裏找講義？"然後問那個侍郎的講義在什麽地方，拿來一看，講的是《詩權輿篇》中譏刺康公與賢者有始無終，與貶逐朱熹的事相似，孫逢吉欣然代替他講讀。於是在皇上面前苦苦争論。皇上説："朱熹的話大多不可用。"孫逢吉説："朱熹對遠祖廟的看法與臣不一致，其他的言論都很正確，没有見到他不能用的地方。"逐漸不合皇上的心意。

會彭龜年論韓侂胄專僭，出補郡。逢吉入疏曰："道德崇重，陛下所敬禮者無若朱熹；志節端亮，陛下所委信者無若彭龜年。熹既以論侂胄去，龜年復以論侂胄絀，臣恐賢者皆無固志。陛下所用皆庸鄙憸薄之徒，何以立國？"侂胄見而惡之。丞相趙汝愚既罷，侂胄專國。一日從臣扈從重華宫，上行禮畢，駕興，扈從者出宫門上馬，忽傳呼侂胄至，扈從者却入，斂板甚恭。逢吉曰："既出復入揖，臣子事君父之禮當如是耶？"不揖而去。

適逢彭龜年奏論韓侂胄專制越權，貶出補授郡職。孫逢吉入朝上疏説："道德崇高持重，陛下所尊敬禮遇的，没人比得上朱熹；節操端正光明，陛下所依托信任的，没人比得上彭龜年。朱熹已經因爲議論韓侂胄被貶，彭龜年又因爲議論韓侂胄被貶，臣擔心賢能的人都没有了堅定的志節。陛下任用的都是庸碌鄙俗奸險淺薄的人，靠什麽來治國？"韓侂胄看到後厭惡他。丞相趙汝愚被罷免後，韓侂胄把持國事。一天大臣們跟隨皇帝去重華宫，皇上行完禮，車駕啓動，隨從的大臣出宫門後上馬，忽然傳呼説韓侂胄到了，跟隨的人們都退入宫内，手持笏板靠近身體，十分恭敬。孫逢吉説："已經出宫又進去行禮，臣子事奉君父的禮節應當這樣嗎？"不行禮就離開了。

會部中會食，吏密報優人王喜除閤職。逢吉即言："於上前效朱侍講進趨以儒爲戲者，豈可令污閤職？"即抗疏力争之。同列密以告侂胄。時王喜之命實未出，遂以誣詆，出知太平州。丐祠，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

遇到部裏會餐，小吏密報説優人王喜被授任閤職。孫逢吉就説："在皇上面前模仿朱侍講進退的樣子戲弄儒者的人，豈能讓他玷污閤職呢？"就上疏直言極力争辯。同僚中有人把此事密告了韓侂胄。這時王喜的任命其實還没發出，於是以誣衊詆毁的罪名，貶出朝爲太平州知州。請求祠

起知贛州，已屬疾，卒，謚獻簡。弟逢年、逢辰，皆有文學行義，時稱"孫氏三龍"。

祿，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起用爲贛州知州，已經染病，去世，謚號獻簡。弟弟孫逢年、孫逢辰，都有文才和品行，當時被稱爲"孫氏三龍"。

章穎

章穎字茂獻，臨江軍人。以兼經中鄉薦。孝宗嗣服，下詔求言，穎爲萬言書附驛以聞，禮部奏名第一，孝宗稱其文似陸贄。調道州教授，作周敦頤祠。會宜章寇爲亂，郡僚相繼引去，穎獨留。寇平，郡守以功入爲郎，奏穎有協贊之功，可大用。乃召對，除太學錄。禮部正奏第一人，初任即召對者自穎始。時樞密都承旨王抃以言者奉外祠。穎復言其風金使過求，欲己任調護以爲功。孝宗謂其言太訐，久之不遷。及奏考試官，孝宗曰："章穎可。"乃知上猶記其讜論也。頃之，遷太學博士。丁內艱，服闋，添差通判贛州，除太常博士。

章穎字茂獻，臨江軍人。因兼通兩種經書中了鄉薦。孝宗繼承先王事業，下詔訪求直言，章穎寫了萬言書通過驛使上報，禮部奏請取爲第一名，孝宗稱贊他的文風像陸贄。調任道州教授，建立周敦頤祠堂。遇到宜章的寇賊作亂，衆僚屬相繼離去，獨有章穎留了下來。寇賊平定後，郡守因爲功勞入朝任郎官，奏告章穎有協助的功勞，可以重用。於是召入朝奏對，任命爲太學錄。禮部正式奏報爲第一名，初次任職就召見奏對從章穎開始。這時樞密都承旨王抃因被諫官彈劾貶外奉祠。章穎又論說他暗示金國使者提出過分要求，想要自己去調停來顯功。孝宗認爲他的話太刻薄，很久沒有遷職。等到奏報考試官，孝宗說："章穎可以。"於是知道皇上還記着他的正直言論。不久，遷任太學博士。爲母親服喪，服喪期滿，編外差遣爲通判贛州，任命爲太常博士。

御史中丞何澹聞繼母訃，引不逮事之文，穎定議解官，澹猶未决去，乞下侍從朝列集議。太學諸生攻之曰："朝廷專設奉常，議禮之所由出也。今不從議禮所由出之地，反以議禮不公，而欲侍從朝列集議，豈將啓逢迎希合，而爲苟留進身之計乎？"除左司諫，時左相留正去，右相葛邲當國，穎論邲不足任大事，凡二十餘疏。從官議欲超除穎，俾去言職，庶可兩留。光宗曰："是好諫官，何以遷之？"邲始出。穎屢疏請上問安重華宮，悉焚其稿。

御史中丞何澹聽到繼母的訃告後，引用不牽連職事的條文，章穎議論决定解除他的官職，但何澹還沒有决定離職，請求下達到侍從官朝會時集會議論。太學生們攻擊他說："朝廷專門設置奉常官，就是制定和討論禮制的。如今不依從議禮制定地方的意見，反而認爲議禮不公平，想要侍從官員上朝集會議論，難道是將要進行迎合拉攏，作爲苟且留下以便進身的打算嗎？"任命爲左司諫，這時左相留正被貶去，右相葛邲把持國柄，章穎奏論葛邲沒有能力擔當大事，共上二十多疏。侍從官討論準備破格提拔章穎，使他免去諫官職務，或許兩人都能留下。光宗說："是好諫官，爲什麽要讓他改任呢？"葛邲這纔被貶出。章穎屢次上疏請求皇上到重華宮問安，并把奏章文稿都燒掉了。

寧宗即位，除侍御史兼侍講，尋權兵部侍郎。韓侂胄用事，穎侍經幃。上曰："諫官有言及趙汝愚者，

寧宗繼位後，任命爲侍御史兼侍講，隨即代理兵部侍郎。韓侂胄掌權，章穎爲經筵侍從官。皇上說："諫官中有人談及趙汝愚，你們是怎麽

卿等謂何?”同列諰無可否，穎奏言：“天地變遷，人情危疑，加以敵人嫚侮，國勢未安，未可容易進退大臣，願降詔宣諭汝愚，無聽其去。”不報。奏請待罪，與郡；御史劾穎阿黨，罷。太學生周端朝等六人伏闕，辨汝愚被誣，且謂章穎言發於忠，首遭斥逐。端朝等皆被罪，自是黨論遂起矣。

認爲的?”同列官員敷衍没有確定回答，章穎上奏説：“天地變化，人心疑懼，加上敵人欺侮，國家的形勢不安寧，不可以隨便貶退重臣，希望下詔書宣諭趙汝愚，不要聽任他離去。”没有答覆。上奏請求處分，給予郡官；御史彈劾章穎阿附結黨，罷官。太學生周端朝等六個人伏在闕下，争辯趙汝愚被誣陷，而且説章穎的話是出自忠心，却首先遭到貶斥。周端朝等人都被治罪，從此黨論開始興起。

穎家居久之，起知衢州，侍御史林行可劾罷之。尋知贛州，御史王益祥復劾，寢其命，再祠，需次知建寧府。侂胄誅，除集英殿修撰。累遷刑部侍郎兼侍講，對延和殿，上嘆曰：“卿爲權臣沮抑甚久。”穎乞修改《甲寅龍飛事迹》誣筆。除吏部侍郎，尋遷禮部尚書，升侍讀。詔穎以紹熙、慶元譙令憲《玉牒辨誣》，余端禮、趙彦逾《甲寅龍飛記》及趙汝愚當時所記事，考訂削誣，從實上之。丐去，奉祠。以嘉定十一年卒，年七十八。

章穎在家閑居很久，起用爲衢州知州，侍御史林行可彈劾罷免了他。隨即任贛州知州，御史王益祥再次彈劾，停止任命，再次接受祠禄，候補建寧府知府。韓侂胄被殺以後，授任集英殿修撰。累積升遷爲刑部侍郎兼侍講，在延和殿奏對，皇上感嘆説：“你被權臣壓制了很久。”章穎請求修改《甲寅龍飛事迹》中不實的記録。授任吏部侍郎，隨即遷任禮部尚書，提升爲侍讀。下詔命章穎用紹熙、慶元年間譙令憲的《玉牒辨誣》，余端禮、趙彦逾的《甲寅龍飛記》以及趙汝愚當時記録的事情，考訂和删去不實記録，按實際情況寫好進上。請求離職，接受祠禄。在嘉定十一年去世，享年七十八歲。

穎操履端直，生平風節不爲窮達所移。雖仕多偃蹇，而清議與之。方黨論之興，朱熹遺以書，略曰：“世道反覆，已足流涕；而握其事者怒猶未已，未知終安所至極耶？然宗社有靈，公論未泯，異日必有任是責者，非公吾誰望耶?”贈光禄大夫，謚文肅。

章穎的操守正直，平生的風格志節不受窮困和顯達影響。雖然仕途多挫折，但公衆輿論却贊許他。在黨論興起的時候，朱熹寫信給他，大意説：“世道反覆無常，已經足以讓人流淚；但掌握事柄的人的怒氣還不停息，不知道最終會到什麽地步？但是宗廟有靈，公衆輿論没有泯滅，以後必定會有能負起這個責任的人，除了您以外我還能寄希望於誰呢?”贈官光禄大夫，謚號文肅。

商飛卿

商飛卿字翬仲，台州臨海人。淳熙初，由太學登進士第，任無爲軍教授，累官至工部郎官。時韓侂胄柄國，氣焰熏灼，飛卿既至，未嘗輒一造請，逾月即丐去，提舉福建路常平茶鹽事。擢監察御史，以言事迕侂胄，罷爲奉常。請外，以秘閣修撰爲荆湖南路轉運判官。後改司農卿，總

商飛卿字翬仲，台州臨海人。淳熙初年，從太學參加進士考試及第，任無爲軍教授，累積做官到工部郎官。這時候韓侂胄掌握國家大權，氣勢凌人，商飛卿到任以後，一次也没有去拜訪過，過了一個月就要求離去，提舉福建路常平茶鹽事。提升爲監察御史，因爲論説政事得罪韓侂胄，罷免爲奉常。請求外任，以秘閣修撰任荆湖南路轉運判官。後來改任司農卿，總領江東、淮

領江東、淮西軍馬錢糧。金陵故有帥、漕治所，合戎騎二帥、留鑰、内侍，號六司，宴飲饋遺，費動萬計。飛卿以身率儉，節縮浮苛，糧餉時斂散，稍稍以裕聞。開禧中，就擢户部侍郎。侂胄將舉師，嘗問餉計豐約，飛卿以實告。比調遣浩繁，不克支，屬有旨俾飛卿軍前傳宣撫勞，值金兵大至，幾不免，以憂卒。

西軍馬錢糧。金陵過去有帥臣、漕臣的辦公處所，加上戎帥騎帥、留鑰、内侍，號稱六司，吃喝饋贈，費用動輒上萬。商飛卿以身作則進行節儉，緊縮虚浮過度的開支，糧餉時有買進或賣出，漸漸就充裕起來。開禧年間，就地升任户部侍郎。韓侂冑準備動用軍隊，曾經詢問糧餉是否充足，商飛卿以實相告。等到軍隊調遣需求繁多，不够支用，正好有聖旨讓商飛卿到軍中傳諭安撫慰勞，遇到金兵大舉進攻，幾乎丢了性命，因爲憂慮去世。

劉穎

劉穎字公實，衢州西安人。紹興二十七年進士，調溧陽主簿。時張浚留守建康，金師初退，府索民租未入者，穎白浚言："師旅之後，宜先撫摩，當盡蠲逋賦。"浚喜，即奏蠲免，由是知之，遣其子栻與游。教授全州，改官知鉛山縣，以外艱去。再知常熟縣，簽判潭州。王佐爲帥，負其能，盛氣以臨僚吏，穎約以中道，多屈而改爲。及陳峒反，所擒賊多穎計策，帥上其功，曰："簽判宜居臣上。"召監進奏院，進太常寺主簿，遷丞，兼兵部郎官。

劉穎字公實，衢州西安人。紹興二十七年進士，調任溧陽主簿。這時張浚留守建康，金國軍隊剛剛退走，官府追索百姓没有交納的租税，劉穎對張浚説："戰争之後，應該先進行安撫，應當把過去的欠租全部免除。"張浚很高興，就向内閣奏報免租，并從此瞭解了他，讓自己的兒子張栻與他交往。任全州教授，改任鉛山縣知縣，因爲父親去世解職。重新任常熟縣知縣，簽判潭州。王佐任帥臣，自負有才能，對於下級官吏盛氣凌人，劉穎用中庸之道去勸誡他，大都能接受并改正。等到陳峒造反，擒獲賊寇多數用的是劉穎的計策，帥臣上報他的功勞，説："簽判應該居臣之上。"召入朝監進奏院，進任太常寺主簿，改任太常寺丞，兼兵部郎官。

提舉浙西常平茶鹽，還澱山湖，以泄吴松江，二水禁民侵築，毋使逼塞大流，民田賴之。就遷提刑，以洗冤澤物爲任，間詣獄，察不應繫者縱遣之。御史以介僻劾罷。除江西運判。江州德化縣田逃徙太半，守乞蠲税，不報。穎以見種之税均於荒萊，民願耕者第减之，上供自若，而逃田盡復。

提舉浙西常平茶鹽，還原澱山湖，以吴松江泄洪，這兩個水域禁止民衆侵占築堤，不使逼迫堵塞大的水流，民田依賴它們。就地升任提刑，把平反冤案造福萬物作爲自己的職責，時常到獄中，審查到不應該被拘禁的就釋放他們。御史用耿介怪僻的名義彈劾罷免他。任命爲江西運判。江州德化縣的民田因爲人逃亡遷徙大半，太守請求减免租税，没有答覆。劉穎把現在耕種的田的税平均到荒地上，百姓願意耕種的逐漸减少租税，對上供應像原來一樣，而且主人逃走的田也全部復耕。

除直秘閣、淮東轉運副使。初，水敗楚州城，修補未竟，劉超欲移築，穎因接伴金國使，入對言："國

任命爲直秘閣、淮東轉運副使。當初，大水冲壞楚州城墻，修補工程没有完成，劉超準備在别的地方重築，劉穎因爲接待陪同金國使者，入

家何苦捐百萬緡爲軍帥幸賞地邪?”光宗從之。除户部郎中、淮東總領。務場以額鈔抵賞，陰耗餉計，二十年無知此弊者，潁究核得之，以所賣數論賞而總餉增羡，遷司農少卿、淮西總領。前主計者請自爲都釀，抱净息而利贏餘，其後稍虧，反以大軍錢佐之，邀糴江、淮，回易如負販狀。潁以爲失王人之體，遂罷之。内府宣限既迫，每移供軍錢以應歲輸。潁蒐吏弊，汰冗員，分月綱解，自是不復那移。

朝奏對説：“國家何苦拿出百萬緡錢作爲對軍帥的寵幸賞賜之用呢?”光宗接受了他的建議。授任户部郎中、淮東總領。務場用定額鈔票抵當賞錢，暗地裏耗費官餉，二十年中都無人知道這個弊端，劉潁經過考究核實發現後，把他們所賣出之數作爲賞錢而總的官餉數增加積餘，遷任司農少卿、淮西總領。前任主管請求自己設立大的釀酒作坊，收取純利息而且還能得到贏餘的好處，後來稍微虧損，反而用大軍的錢去填補，并到江、淮攔截買米，像肩挑背負的小販一樣去以貨換物。劉潁認爲有失皇家官員的體統，就罷免了他。内府給的期限很緊迫，常挪用軍餉錢去應付每年的租税，劉潁搜集官吏的弊端，淘汰冗餘人員，按月輸送上交，從此不再挪用。

尋除直寶謨閣、江東運副、知平江府，皆未行。除宗正少卿，遷起居郎兼實録院檢討官，權户部侍郎，升同修撰。以疾丐祠，提舉興國宫。除集英殿修撰、知寧國府，改知紹興府。未幾，知平江府，徑歸，提舉興國宫。起知泉州，升華文閣待制，請興國祠以歸。興國祠滿，除敷文閣待制致仕。嘉定改元，召赴行在，落致仕，除刑部侍郎，辭，進龍圖閣待制、知婺州。請老，以寶謨閣直學士致仕。六年，卒于家，年七十八。贈光禄大夫。

不久除任直寶謨閣、江東運副、平江府知府，都没有赴任。任命爲宗正少卿，升遷爲起居郎兼實録院檢討官，代理户部侍郎，升任同修撰。因病請求祠禄，提舉興國宫。授任集英殿修撰、寧國府知府，改任紹興府知府。不久，爲平江府知府，直接回鄉，提舉興國宫。起用爲泉州知州，升任華文閣待制，請求興國祠禄回鄉。興國祠禄任滿，授任敷文閣待制退休。嘉定改年號，召赴皇帝所在地，取消退休名義，任命爲刑部侍郎，推辭，進任龍圖閣待制、婺州知州。請求退休，以寶謨閣直學士退休。六年，在家中去世，享年七十八歲。贈官光禄大夫。

在孝宗朝，人臣争承意自獻。潁奏：“今日之失在輕聽人言，昔之施爲，今復棄置，大損盛德。”孝宗嘉納之。光宗時，論人主難克而易流者四：曰逸豫無節，賜予無度，儒臣易疏，近倖易昵。寧宗時，學禁初起，黨論日興。潁奏：“願陛下御之以道，容之以德，不然，元祐、崇、觀之事可鑒也。”其言皆切中於時。

在孝宗時，大臣們都争着秉承皇上的旨意來貢獻自己。劉潁上奏説：“如今的失誤在於輕易聽從别人的話，過去所實行的，今天重又抛棄，對大德很有損害。”孝宗贊許并聽從了。光宗的時候，論述君主有四個方面難以克服并且容易陷進去：就是享樂没有節制，賞賜没有限度，對儒臣容易疏遠，對幸臣容易親近。寧宗的時候，學術禁令剛興起，朋黨之論日益興盛。劉潁上奏説：“希望陛下用道義去駕御，用德行去包容，不這樣的話，元祐、崇寧、大觀時的事就可以借鑒了。”他的言論都切中時弊。

自浙西請外，凡徙麾節十餘年，

從在浙西請求外任時起，一共調任州府守臣

有以淹速訊之，潁笑曰：“吾所欲也。”其在從班日，韓侂胄舊與周旋無間，方居中用事，而潁謝絶之。常言：“士以不辱身爲重。”其爲少宗正，而丞相趙汝愚適歸，相遇於廢寺，泥雨不能伸足，但僧床立語曰：“寄謝余參政，某雖去而人才猶在朝廷，幸善待之。”潁曰：“相公人才即參政人才也，使果賢，參政之責，非宰相之憂也。”余參政，端禮也。余繼相，卒於善類多所全佑，潁之助云。

十多年，有人問他時間是長是短，劉潁笑着説：“我希望這樣。”他在列於朝班的時候，韓侂胄從前與他交往没有隔閡，等到韓侂胄掌握了大權，劉潁就謝絶與他來往。常常説：“士人要把不辱及自身作爲重要原則。”他任少宗正時，丞相趙汝愚恰好被貶歸鄉，兩人在破寺院裏相遇，因爲下雨有泥水連脚都没法伸，就在僧人的床上站着説話，趙汝愚説：“代我感謝余參政，我雖走了，但人才還在朝廷中，希望好好地對待他們。”劉潁説：“相公的人才也就是參政的人才，假如他們果真賢能，是參政的職責，不用宰相擔憂。”余參政，就是端禮。余端禮繼任宰相，對於好人多有保護，也是因有劉潁的幫助。

徐邦憲

徐邦憲字文子，婺州義烏人。幼穎悟，從陳傅良究名物義理，以通史傳百家之書。紹熙四年，試禮部，第一人登進士第。三遷爲秘書郎。

韓侂胄開兵端，同惡附和，無敢先發一語譏其非者，邦憲獨首言之。丐外，知處州，陛辭，力諫用兵不可太驟。再歲召還，言：“求名義以息兵，莫若因建儲而肆赦，借殊常之恩，爲弭兵之名，因行赦宥，大霈德澤。東委宣諭，西委宣撫，洗弄兵之咎，省戍邊之師；發倉粟以賑餓殍，及農時而復民業。如此則建儲之義，正與息兵相爲表裏也。”

又上侂胄書，侂胄惡其言，嗾御史徐柟擊之，鐫秩罷祠。未幾復官，除江西憲，改江東漕，以户部郎爲淮西總領。侂胄已誅，尚書倪思舉邦憲自代。召對，上言：“今日更化，未可與紹興乙亥同論。秦檜專權，天下猶可以緝理，今侂胄專權，天下敗壞盡矣。”除尚右郎兼太子侍講，除左司，爲金賀正使接伴。除宗正少卿，回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丐祠，知

徐邦憲字文子，婺州義烏人。小時候聰明有悟性，跟隨陳傅良研究名物義理，因此通曉史傳諸子百家的著作。紹熙四年，參加禮部考試，以第一名進士及第。升遷三次爲秘書郎。

韓侂胄開啓軍事争端，共同作惡的人跟着附和，没人敢先説一句話指責其錯誤，祇有徐邦憲第一個上言此事。請求外任，爲處州知州，在向皇帝辭行時，極力勸諫用兵不能太急。第二年召回，説：“尋求名義以停止用兵，不如利用立皇儲的機會大赦，藉着特殊的恩典，作爲息兵的名義，并實行赦免，大施恩澤。東邊委派一個宣諭使，西邊委派一個宣撫使，追究玩弄兵權的責任，裁減守邊的軍隊；開糧倉救濟飢民，趁着農時恢復百姓産業。這樣建立皇儲之義與息兵就正可互爲表裏了。”

又上書給韓侂胄，韓侂胄厭惡他的言論，嗾使御史徐柟攻擊他，降職并免去祠禄官。不久恢復官職，任命爲江西憲臣，改任江東漕臣，以户部郎爲淮西總領。韓侂胄被誅殺後，尚書倪思推舉徐邦憲代替自己。召入奏對，上奏説：“如今的變革，不能和紹興乙亥年的相提并論。秦檜專權時，天下還可以補救治理，如今韓侂胄專權，天下被敗壞完了。”任命爲尚右郎兼太子侍講，授任左司，任金國賀正使接伴。任命爲宗正少卿，回授代理工部侍郎、臨安府知府。請求祠

江州，奏乞郡，得節制屯戍兵，至郡疾，以寶謨閣待制致仕，卒于官，年五十七，謚文肅。

論曰：汪若海、柳約仕於南渡播遷之時，其志將以尊君父，故讀其《麐書》而悲之。張運、李舜臣職舉事修，遺愛在民。孫逢吉、章穎辨正人之非邪，正學之非僞，君子哉！商飛卿、劉穎、徐邦憲皆有立於權臣柄國之日，卓乎不爲勢利所移，故能爾耶！

禄，爲江州知州，上奏請求任郡官，得以節制屯戍士兵，到郡後染病，以寶謨閣待制退休，在官所去世，享年五十七歲，謚號文肅。

論曰：汪若海、柳約在南渡變遷的時候做官，志向是將尊崇君父，所以讀他的《麐書》就覺得悲傷。張運、李舜臣盡職盡責，在民衆中留有恩惠。孫逢吉、章穎辨别正人君子不是邪派，正統學説不是僞學，是君子啊！商飛卿、劉穎、徐邦憲在權臣把持國柄的時候都堅持原則，卓然不被權勢和利益所改變，所以能够如此啊！

宋史卷四百五

列傳第一百六十四

李宗勉　袁甫　劉黻　王居安

李宗勉

李宗勉字彊父，富陽人。開禧元年進士。歷黄州教授、浙西茶鹽司、江西轉運司幹官。嘉定十四年，主管吏部架閣，尋改太學正。明年爲博士，又明年遷國子博士。寶慶初，添差通判嘉興府。三年，召爲秘書郎。

紹定元年，遷著作郎。入對，言邊事宜夙夜震懼，以消咎殃。明年，兼權兵部郎官。時李全叛謀已露，人莫敢言，宗勉獨累疏及之。又言："欲人謀之合，莫若通下情。人多好諂，揣所悦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上既壅塞，下亦欺誣，則成敗得失之機、理亂安危之故，將孰從而上聞哉？不聞則不戒，待其事至乃駭而圖之，抑已晚矣。欲財計之豐，莫若節國用。善爲國者常使財勝事，不使事勝財。今山東之旅，坐糜我金穀，湖南、江右、閩中之寇，蹂踐我州縣，苟浮費泛用，又從而侵耗之，則漏卮難盈，蠹木易壞。設有緩急，必將窘於調度，而事機失矣。欲邦本之固，莫若寬民力。州縣之間，聚斂者多，椎剥之風，浸以成習。民生窮蹙，怨憤莫伸，嘯聚山林，勢所必至。救焚拯溺，可不亟爲之謀哉？"尋改兼侍右郎官。明年入對，言天災

李宗勉字彊父，富陽人。開禧元年進士。歷任黄州教授、浙西茶鹽司、江西轉運司幹官。嘉定十四年，主管吏部架閣，隨即改任太學正。第二年改任博士，第三年升任國子博士。寶慶初年，編外差遣爲通判嘉興府。寶慶三年，召入朝任秘書郎。

紹定元年，遷任著作郎。入朝奏對，説對邊防事務應日夜震驚恐懼，以便消除禍患。第二年，兼任代理兵部郎官。這時李全叛變的企圖已經顯露，人們都不敢説，獨有李宗勉累次上疏談及。又説："想要讓人們的想法順合，不如通達下情。人多數好奉承，揣度皇上喜歡什麽就誇大其辭，推測皇上不愛聽的就大事化小。上面被蒙蔽，下面的人也就進行欺瞞，那麽成敗得失的時機、治亂和消除危機的辦法，將從什麽渠道讓皇上聽到呢？聽不到就不會戒備，等到事情發生了纔驚慌地去應付，就已經晚了。想要財貨充足，不如節約國家開支。善於治國的人常常讓財力超過事業，不讓事業超過財力。如今山東的軍隊，衹是在白白浪費國家的錢財糧食，湖南、江右、閩中的寇賊，踐踏我們的州縣，假如虛浮的費用空泛使用，再加上侵吞損耗，那麽就像漏斗一樣難以填滿，就像生了蠹蟲的樹木容易損壞。假如有緊急情況，必將感到調度起來很窘迫，事情的時機也就失去了。想要國家基礎牢固，不如寬緩民力。在州縣中間，多搜刮財貨的情況，剥削的風氣，漸漸成了習慣。百姓生活窮困，怨恨之氣

甚切。

得不到伸張，嘯聚山林之中，是必然的趨勢。救人於水火之中，能不趕緊去謀劃嗎?”隨即改任兼侍右郎官。第二年入朝奏對，論説天災很切實。

四年，差知台州。明年，直秘閣、知婺州。六年冬，召赴行在，未行。端平元年，進直寶章閣，依舊任。越月，以宗正丞兼權右司召，改尚左郎官，兼職仍舊。尋兼左司。五月，面對，言四事：“守公道以悦人心，行實政以興治功，謹命令以一觀聽，明賞罰以示勸懲。”次言楮幣：“願詔有司，始自乘輿宫掖，下至百司庶府，核其冗蠹者節之，歲省十萬，則十萬之楮可捐，歲省百萬，則百萬之楮可捐也。行之既久，捐之益多，錢楮相當，所至流轉，則操吾贏縮之柄不在楮矣。”

紹定四年，差遣爲台州知州。第二年，任直秘閣、婺州知州。六年冬天，召命趕赴皇帝所在地，没有動身。端平元年，進官直寶章閣，仍擔任舊職。過了一個月，以宗正丞兼任代理右司召入朝，改任尚左郎官，兼職與原來一樣。隨即兼任左司。五月，向皇帝當面奏對，説了四件事：“堅持公道以便籠絡人心，實行切實的政策以便建立治國功業，嚴謹命令以便統一見聞，明確賞罰以便顯示獎勵和懲戒。”接着又説了紙幣問題：“希望給有關部門下詔，從皇帝内宫開始，下到各級官府，查明哪些是多餘的用度加以節制，每年省出十萬，那麽十萬紙幣就可以廢棄了，每年節省一百萬，那麽一百萬紙幣就能廢棄了。實行的時間長了，廢棄的更多了，錢幣與紙幣發行量相當，到處可以流通周轉，那麽掌握財政贏虧的關鍵就不在紙幣了。”

拜監察御史。時方謀出師汴、洛，宗勉言：“今朝廷安恬，無異於常時。士卒未精鋭，資糧未充衍，器械未犀利，城壁未繕修。于斯時也，守禦猶不可，而欲進取可乎？借曰今日得蔡，明日得海，又明日得宿、亳，然得之者未必可守。萬一含怒蓄忿，變生倉猝，將何以濟？臣之所陳，豈曰外患之終不可平、土宇終不可復哉？亦欲量力以有爲、相時而後動耳。願詔大臣，愛日力以修内治，合人謀以嚴邊防，節冗費以裕邦財，招强勇以壯國勢。仍飭沿邊將帥，毋好虚名而受實害，左控右扼，毋失機先。則以逸待勞，以主禦客，庶可保其無虞。若使本根壯固，士馬精强，觀釁而動，用兵未晚。”已而洛師潰，又言：“昔之所慮者在當守而冒進，今之所慮者在欲守而不能。何地可控

拜授爲監察御史。這時正計劃向汴、洛兩地派兵，李宗勉説：“如今朝廷安適平静，與平時没什麽兩樣。士兵没有訓練得精鋭，物資糧食没有準備得充足，兵器没有製造得更鋭利，城墻没有修築加固。在這個時候，防禦還有困難，而想要進攻能行嗎？假設説今天攻下了蔡州，明天得到海州，後天打下了宿州、亳州，但得到的未必能守得住。萬一造成敵方的忿怒，倉猝之間發生變亂，將怎麽來應付？臣所陳述的，豈是説外部憂患終究不能平息、領土終究不能恢復？衹是想要量力而行、看準時機再行動。希望詔告大臣，珍惜時日來治理國内，集合衆人謀略來加强邊防，節約多餘開支以充實國家財力，招募精兵勇士以便壯大國家威勢。并且告誡邊防將帥，不要貪圖虚名而遭受實害，各方扼守，不要失去先機。那麽以逸待勞，以我爲主抵禦敵人，或許可以保證邊境無憂。如果使基礎牢固，兵馬强壯，尋求機會行動，再用兵也不晚。”不久進攻洛的軍隊潰敗，他又上言：“過去擔憂的是應當防守

扼，何兵可調遣，何將可捍禦，何糧可給餉，皆當預作措畫。”又言內降之敝，大略謂：“王府后宅之官僚，戚里奄寺之恩賞，綸綍直下，不經都省，竿牘陳請，時出禁廷，此皆大臣所當執奏。夫先事而言，見幾而諫，不可謂之專。善則行之，否則止之，不可謂之專。命出君上，政歸中書，不可謂之專。苟以專權爲嫌，不以救過爲急，每事希旨迎合，迨其命令已下，闕失已彰，然後言事之人從而論列之，其累聖德亦多矣。況言之未必聽，聽之未必行乎？”

却冒然進攻，如今值得憂慮的是想防守却不能够。什麽地方可以扼守，什麽兵士可以調遣，什麽將領可以去抵禦，什麽糧食可以作爲軍餉，都應當預先作籌劃。”又論説內宫降旨的弊端，大意説：“王宫後院的僚屬，親戚近侍的賞賜，都是直接下達詔命，不經過尚書省，書札陳請，不時從內宫發出，這都應當是大臣們持章進奏的。在事情發生之前説出來，看出事情徵兆而進諫，不能説是專權。好就施行，不好就停止，也不能説是專權。命令出自皇上，政務歸屬中書省，不能説是專權。假如怕有專權的嫌疑，不把救治過失作爲當務之急，凡事奉承迎合，等到命令下來後，過失已經很明顯了，然後奏事的人纔就事論事，這樣拖累聖上的德行就多了。何况説了并不一定聽從，聽從了未必就施行呢？”

進左司諫。明年春，兼侍講。首言：“均、房、安、蘄、光、化等處兵禍甚烈，然江面可藉以無憂者，猶有襄州，今又告變矣。襄州失則江陵危，江陵危則長江之險不足恃。昔之所慮猶在秋，今之所慮者祇在旦夕。江陵或不守，則事迫勢蹙，必有存亡之憂，悔將何及？”拜殿中侍御史。時淮西制置使兼沿江制置副使史嵩之兼知鄂州，就鄂建牙。宗勉言：“荆、襄殘破，淮西正當南北之交，嵩之當置司淮西，則脉絡相連，可以應援，邈在鄂渚，豈無鞭不及腹之慮。若云防江爲急，欲藉嵩之於鄂渚經理，然齊安正與武昌對，如就彼措置防扼，則藩籬壯而江面安矣。所謂欲保江南先守江北也。當别擇鄂守，徑令嵩之移司齊安。”

進職左司諫。第二年春天，兼任侍講。首先説：“均、房、安、蘄、光、化等地遭受的戰爭的禍害很厲害，但是長江沿岸可以依靠而不用擔憂的，還有襄州，如今却又發生了變亂。襄州丢失江陵就危險，江陵危急那麽長江的天險就無法依靠。過去所憂慮的還在秋天，如今憂慮的祇在早晚之間。江陵如果守不住，那麽事情形勢就緊迫了，國家就必將有生存滅亡的憂慮，後悔還來得及嗎？”任命爲殿中侍御史。這時淮西制置使兼沿江制置副使史嵩之兼鄂州知州，在鄂州建立了牙署。李宗勉説：“荆州、襄州已經遭到破壞，淮西正處在南北的交界處，史嵩之應當把都司設置在淮西，那就相互之間脉絡連結，可以相呼應援救，遠在鄂渚，豈不是有鞭長莫及的擔憂。如果説守長江是急務，想靠史嵩之在鄂渚經營處理，但是齊安與武昌正對着，如果在那裏布置防綫，那就防綫堅固而長江沿岸也就安定了。這就是所謂想保衛江南先要守住江北。應該另外選擇鄂州守臣，直接命令史嵩之把官署移到齊安。”

詔侍從、兩省、臺諫條陳邊事，宗勉率合臺奏：“蜀之四路，已失其二，成都隔絶，莫知存亡。諸司退保夔門，未必能守。襄漢昨失九郡，今郢破，荆門又破，江陵孤城，何以能

下詔命侍從官、門下中書兩省、御史臺和諫院分條陳述邊防事務，李宗勉率領御史臺的人聯合上奏：“蜀地的四個路，其中兩個已丢失，成都消息隔絶，不知道是存是亡。各部門退守夔門，未必能守得住。襄漢昨日丢了九個郡，如今

立？兩淮之地，人民奔迸，井邑丘墟，嗚呼危哉！陛下誠能亟下哀痛之詔，以身率先，深自貶損，服御飲宴，一從簡儉，放後宮浮食之女，罷掖庭不急之費，止錫賚，絶工役，出内帑儲蓄以風動四方。然後勸諭戚畹、世臣，隨力輸財，以佐公家之調度。分上流淮西、淮東爲三帥，而以江淮大帥總之。或因今任，或擇長才，分地而守，聽令而行。以公私之財分給四處，俾之招潰卒，募流民之强壯者，以充游兵，以補軍籍。仍選沿流諸郡將士爲捍禦之圖，猶可支吾。不然將水陸俱下，大合荆楚之衆，擾我上流，江以南震蕩矣。或謂其勢强盛，宜於講和，欲出金繒以奉之，是抱薪救火，空國與敵矣。”

郢被攻破，荆門又被攻破，江陵一座孤城，如何能堅持？兩淮地區，民衆到處奔逃，市井城邑都成了廢墟，唉，危險啊！陛下如果真能馬上下達表示哀痛的詔書，自身首先作出表率，深刻地自我貶抑，服裝車馬以及飲食，一律從儉，放出後宫中吃閑飯的婦女，取消宫廷不急需的費用，停止賞賜，杜絶徭役，拿出國庫裏的存錢來調動各方。然後勸説皇親國戚、世家大臣，依照自己的能力貢獻財物，來幫助國家進行調度。將上游淮西、淮東分設三個帥臣，讓江淮大帥總領。或者沿用現任官員，或者挑選有特别才能的，分别守衛不同地方，聽命令行事。把公家和私人的錢財分别供給這四個地方，讓他們招納逃散的士卒，招募流亡百姓中强壯的，充實游擊兵力，或補充到軍中。再選拔沿岸各郡的將士做抵禦的準備，還可以支撑。不然的話敵人將會從水陸一起進攻，大規模會合荆楚地區的兵力，騷擾我上游地區，長江以南就會受到震蕩了。有人説敵人的氣勢强盛，應該講和，準備拿出金錢布帛來奉獻敵人，這是抱着木柴去救火，掏空國家給敵人啊。”

進工部侍郎兼給事中，仍侍講。復上疏言：“陛下憂勤於路朝之頃，而入爲宴安所移；切劘於廣厦之間，而退爲便佞所惑。不聞减退宫女，而嬪嬙已溢於昔時；不聞褒録功臣，而節鉞先加於外戚；不聞出内貯以犒戰士，而金帛多靡於浮費。陛下之舉動，人心所視以爲卷舒者也。陛下既不以爲憂，則誰復爲陛下憂。”擢諫議大夫兼侍讀。首言邊事當增兵防托上流。又言：“求諫非難而受諫爲難，受諫非難而從諫爲難。苟聞之不以爲戒，玩之不以爲信，卒使危言鯁論，無益於世用，無救於時危，其與拒諫者相去一間耳。”

進官工部侍郎兼給事中，繼續擔任侍講。又上疏説：“陛下憂慮於朝廷各路的危急形勢，但一進宫就被宴飲安逸所改變；在殿堂上切磋討論國事，但一退朝就被阿諛的佞幸小人所迷惑。没聽説减少宫女數量，而嬪嬙的人數比過去還多；没聽説褒揚獎勵功臣，而符節和斧鉞却先加到了外戚的身上；没聽説拿出内宫的貯藏來犒勞將士，而金錢布帛却都浪費在無用的花費上。陛下的一舉一動，是人們心中關注并且决定到是進是退的。陛下既然不憂愁，那還有誰替陛下憂愁呢？”提升爲諫議大夫兼侍讀。首先説邊防事務應當增派兵力防禦上游。又説：“要求進諫不難，難的是接受進諫，接受進諫不難，難的是按諫言去做。假如聽了却不引以爲戒，玩賞却不認爲是信實的言論，終究會使急切而正直的言論，對世事没有好處，也拯救不了時勢的危急，這與拒絶納諫相差無幾了。”

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未幾，進簽書。時王檝復求歲幣

進官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没多久，進任簽書。這時王檝又要求每年給歲幣銀和

銀絹各二十萬，宗勉言：“輕諾者多後患，當守元約可也。然比之開禧時，物價騰踴奚啻倍蓰矣。”史嵩之開督府，力主和議，宗勉言：“使者可疑者三。嵩之職在督戰，如收復襄、光，控扼施、澧，招集山寨，保固江流，皆今所當爲。若所主在和，則凡有機會可乘，不無退縮之意，必至虛捐歲月，坐失事功。”

絹各二十萬，李宗勉說：“輕率許諾會有很多後患，應當遵守原來的約定就行了。但是比較開禧年時，物價猛漲了何止一倍。”史嵩之建立督府，極力主張議和，李宗勉說：“使者有三點可疑之處。史嵩之的職責在於督戰，比如收復襄、光，控制施、澧，招納山寨人馬，保衛固守長江流域，都是現在應當做的。如果他主張議和，那麽凡是有可乘之機，都會有退縮的意思，必然導致虛度歲月，坐失立功機會。”

進參知政事。及拜左丞相兼樞密使，守法度，抑僥倖，不私親黨，召用老成，尤樂聞讜言。趙汝騰嘗以宗勉爲公清之相。以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卒，贈少師，謚文清。

進任參知政事。等到擔任左丞相兼樞密使，遵守法紀，壓制鑽營的人，對親屬朋友不徇私情，任用老成持重的人，尤其喜歡聽正直的言論。趙汝騰曾把李宗勉許爲公正清廉的宰相。以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退休，去世，贈官少師，謚號文清。

袁甫

袁甫字廣微，寶文閣直學士燮之子。嘉定七年進士第一。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授秘書省正字。入對，論“君天下不可一日無懼心。今之可懼者，大端有五：端良者斥，諂諛者用，杜忠臣敢諫之門，可懼也；兵戈既興，餽餉不繼，根本一虛，則有蕭墻之憂，可懼也；陛下深居高拱，群臣奉行簿書，獨運密謀之意勝，而虛心咨訪之意微，天下迫切之情無由上聞，可懼也；外患未弭，内患方深，而熙熙然無異平時，自謂雅量足以鎮浮，不知宴安實爲鴆毒，可懼也；陛下恭儉有餘，剛斷不足，庸夫憸人，苟求富貴，而未聞大明黜陟，軍帥交結，州郡賄賂，皆自貴近化之，可懼也。其它禍幾亂萌，不可悉數，將何以答天譴、召和氣哉？”次乞嚴守帥之選，并大軍之權，興屯田之利。

袁甫字廣微，是寶文閣直學士袁燮的兒子。嘉定七年進士第一名。任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被任命爲秘書省正字。入朝奏對，論述“君臨天下不能一日没有戒懼的心理。如今值得戒懼的，大的方面有五個：端正賢良的人遭排斥，諂媚阿諛的人受任用，杜絶了忠臣敢於進諫的門路，值得戒懼；戰事興起，糧餉供應不上，國家基礎一旦空虛，就會有禍起蕭墻的憂患，值得戒懼；陛下深居不出清静無爲，大臣們衹是按照公文條令行事，獨自策劃密謀的心意占上風，而虛心訪求咨詢的心意淡薄，天下急切的情形没法讓皇上瞭解，值得戒懼；外部禍患没有消除，内部憂患正嚴重，但安安樂樂與平時没什麽兩樣，自認爲氣量宏大足以抑制輕浮，不知道宴飲享樂實在就是毒藥，值得戒懼；陛下恭謙自守有餘，剛直果斷不足，那些平庸奸邪的小人，苟且希求富貴，却没有聽説大力公開地加以貶斥，軍隊統帥互相結交，州郡公行賄賂，都是從權貴近臣學來的，值得戒懼。其他禍害的徵兆和作亂的萌芽，數都數不過來，將靠什麽來回答上天的譴責、招來祥和之氣呢？”接着請求嚴格守邊帥臣的選拔，合并大軍的權力，興修屯田的利益。

遷校書郎，轉對，言“邊事之

遷任校書郎，輪流應對時，説：“邊防事務

病，不在外而在內。偷安之根不去，規摹終不立；壅蔽之根不去，血脉終不通；忌嫉之根不去，將帥終不可擇；欺誕之根不去，兵財終不可治。祖宗之御天下，政事雖委中書，然必擇風采著聞者爲臺諫，敢於論駁者爲給、舍，所以戢官邪、肅朝綱也。今日誠體是意以行之，豈復有偷安壅蔽者哉?”出通判湖州，考常平敝原以增積貯，核隱産，增附嬰兒局。

的弊端，不在外部而在内部。苟且偷安的病根不除去，規劃設想終究不能實現；阻塞蒙蔽的病根不除去，上下聯係的血脉終究不能暢通；猜疑妒嫉的病根不除去，將帥終究没法挑選；欺瞞謊報的病根不除去，軍隊財政終究不能治理。祖宗統治天下，政事雖然委托給中書省，但必定選擇風采著名的人擔任臺諫官，敢於辯論駁正的人任給事中、舍人，就是爲了制止官員的違法失職、整肅朝廷的政綱。今天如果真能體會這個意思加以施行，哪裏會再有苟且偷安和阻塞蒙蔽的情况呢?”出朝任通判湖州，考察常平産生弊端的原因以增加糧食的積蓄，核實隱瞞的財産，增設嬰兒局。

遷秘書郎，尋遷著作佐郎、知徽州。治先教化，崇學校，訪便民事上之：請蠲減婺源紬絹萬七千餘匹，茶租折帛錢萬五千餘貫，月樁錢六千餘貫；請照咸平、紹興、乾道寬恤指揮，受納徽絹定每匹十兩；請下轉運、常平兩司，豫蓄常平義倉備荒，興修陂塘，創築百梁。丁父憂，服除，知衢州。立旬講，務以理義淑士心，歲撥助養士千緡。西安、龍游、常山三邑積窘預借，爲代輸三萬五千緡，蠲放四萬七千緡。郡有義莊，買良田二百畝益之。

遷任秘書郎，不久遷任著作佐郎、徽州知州。治理把教化放在首位，修治學校，訪求便利民衆的事情上奏：請求減免婺源應交綢絹一萬七千多匹，茶租折合帛錢一萬五千多貫，每月樁錢六千多貫；請求按照咸平、紹興、乾道年間寬大體恤的詔敕，收取徽絹定爲每匹十兩；請下達轉運和常平兩司，預先設立常平義倉防備荒年，興修陂塘水利，建築百座橋梁。爲父親服喪，期滿後，爲衢州知州。每旬設立講席，力求用理義熏陶士人的心，每年撥出上千緡的錢幫助士人生活。西安、龍游、常山三個縣積蓄用完預先借支，爲他們代交三萬五千緡，減免四萬七千緡。郡中有個義莊，袁甫又買了二百畝良田加到其中。

移提舉江東常平。適歲旱，亟發庫庾之積，凡州縣窠名隸倉司者，無新舊皆住催，爲錢六萬一千緡，米十有三萬七千、麥五千八百石，遣官分行振濟，饑者予粟，病者予藥，尺籍之單弱者，市民之失業者，皆曲軫之。又告于朝曰：“江東或水而旱，或旱而水，重以雨雪連月，道殣相望，至有舉家枕藉而死者。此去麥熟尚賒，事勢益急。”詔給度牒百道助費。時江、閩寇迫饒、信，慮民情易動，分榜諭安之。檄諸郡，關制司，

調任提舉江東常平。遇到年歲大旱，緊急拿出府庫的積蓄，凡是州縣隸屬常平司管的租税項目，無論新舊一律停止徵收，拿出錢六萬一千緡，米十三萬七千石、麥五千八百石，派官員分頭救濟，飢民給粟米，病人給藥，軍中比較單弱的，市民中失業的，都加以扶持。又向朝廷報告說：“江東或是大水之後乾旱，或者乾旱之後大水，加上連着幾個月下雨雪，道路上飢民不斷，甚至有全家一起死去的。現在離麥熟還有一段時間，事情形勢更加危急。”下詔發給一百道度牒資助用費。這時江、閩的敵寇迫近饒、信，考慮到民心容易躁動，分别張貼榜文加以安撫。發檄

聞于朝，爲保境捍患之圖，寇迄不犯。遂提點本路刑獄兼提舉，移司番陽。霜殺桑，春夏雨久湖溢，諸郡被水，連請于朝，給度牒二百道振恤之。盜起常山，調他州兵千人屯廣信以爲備。

文到各郡，關通制司，上報朝廷，作保衛領土抵禦侵犯的打算，敵寇最終没有進犯。於是提點本路刑獄兼提舉，將府司移到番陽。下霜凍壞了桑樹，春夏季長期下雨湖水外溢，各郡都被水淹了，袁甫接連向朝廷奏請，朝廷發給二百道度牒加以救濟。常山出現强盜，調集别的州的一千士兵屯戍廣信來作防備。

都城大火，上封事言："上下不交，以言爲諱，天意人心，實同一機，災變之作，端由於此。願下哀痛之詔，以回天意。"詔求直言，復上疏言："災起都邑，天意蓋欲陛下因其所可見，察其所不可見，行至公無私之心，全保護大臣之體，率厲群工，大明黜陟，與天下更始。"行部問民疾苦，薦循良，劾奸貪，决滯獄。所至詣學宫講説，創書院貴溪之南，祠先儒陸九淵。歲大旱，請于朝，得度牒、緡錢、綾紙以助振恤。疫癘大作，創藥院療之。前後持節江東五年，所活殆不可數計。轉將作監，領事如故。繼力辭常平事。彗星見，詔求直言，上疏言："皇天所以震怒者，由愁苦之民衆；人民所以愁苦者，由貪冒之風熾。願一變上下交征之習，爲大公至正之歸。"

都城發生大火災，上密封奏章説："上下不溝通，避諱言論，天意和人心，實際是同一動機，災變的發生，原因就在此。希望下達哀痛的詔書，以便挽回天意。"下詔訪求直言，又上疏説："火災發生在都城，天意大概是讓陛下靠着可以看見的事情，去明察那些不可見的事情，推行大公無私的心意，完備保護大臣的體制，率領百官，明確地進行擢升貶斥，在天下實行改革。"巡視轄區訪問民衆疾苦，推薦賢良之人，彈劾奸官貪吏，判决積壓案件。所到之處前往學校講説，在貴溪南邊建立書院，給先朝儒者陸九淵立祠。年歲發生大旱災，向朝廷請求，得到度牒、緡錢、綾紙來幫助救濟。發生大瘟疫，創立藥院進行治療。在江東前後持節治理五年，救活的人不計其數。轉任將作監，主管的事與原來一樣。接着極力辭去常平事務。彗星出現，下詔訪求直言，上疏説："皇天之所以震動發怒，原因是愁苦的民衆太多了；人民之所以愁苦，原因是貪功冒進的風氣盛行。希望改變上下交相徵斂的習氣，回歸到公正無私。"

帝親政，以直徽猷閣知建寧府，明年，兼福建轉運判官。閩鹽隸漕司，例運兩綱供費，後增至十有二，吏卒并緣爲奸，且抑州縣變賣，公私苦之，甫奏復舊例。丁米錢久爲泉、漳、興化民患，會知漳州趙以夫請以廢寺租爲民代輸，甫并捐三郡歲解本司錢二萬七千貫助之。郡屯左翼軍，本備峒寇，招捕司移之江西，甫檄使還營。俄寇作唐石，即調之以行，而賊悉平。遷秘書少監。入見，帝曰："卿久勞于外，篤意愛民，每

皇帝親政後，以直徽猷閣爲建寧府知府，第二年，兼任福建轉運判官。閩地的鹽屬漕司主管，按規定要運送兩綱供應官用，後來增加到十二綱，吏卒相互勾搭成奸，而且壓制州縣售賣，公私兩方面因此受苦，袁甫奏請恢復舊的規定。丁米錢一直是泉、漳、興化百姓的憂患，正好漳州知州趙以夫請求用廢寺廟的租税爲百姓代交，袁甫又拿出三個郡每年上交本司的二萬七千貫錢幫助他。郡中屯戍的左翼軍，本來是防備峒寇的，招捕司將它移到江西，袁甫發檄文讓他們返回營地。不久唐石出現賊寇，就調他們去討伐，賊寇全被平定。遷任秘書少監。入朝覲見，皇上

覽所陳，備見懇惻。"甫奏《無逸》之義，言知農夫稼穡艱難，自然逸欲之念不起。乞力守更化以來求賢如不及之初意。

説："你長期在外奔勞，一心一意地愛護民衆，每次看你的陳述，都顯出誠懇關切之情。"袁甫回奏《無逸》這首詩的含義，説知道農夫種莊稼的艱難，自然安逸享受的念頭就不會産生。請求堅持實行變革以來尋求賢人如恐不及的本意。

遷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説書。於經筵奏："剛之一字，最切於陛下。陛下徒有慕漢宣厲精爲治之名，而乃墮元帝、文宗柔弱不振之失。元帝、文宗果斷，不用於斥邪佞，反用於逐賢人，此二君不識剛德之真。所謂真剛者，當爲之事必行，不當爲者則斷在勿行。"又乞"專意經訓，養育精神，務令充實，上與天一，下合人心"。帝意欲全功臣之世，詔自今中外臣僚奏事，毋得捃摭，以奏："是消天下讜言之氣，其謂陛下何?"兼中書舍人，繳奏不摭苛小，謂："監司、郡守非其人，則一道一州之蠹也。"

遷任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説書。在經學講席上奏道："剛這個字，最切合陛下。陛下徒有羨慕漢宣帝勵精圖治的虚名，而却落到了漢元帝、唐文宗柔弱不振作的過失中。漢元帝、唐文宗的果斷，不用來貶斥奸邪佞人，反而用來驅逐賢人，這兩個君主不瞭解剛這種品德的真諦。所謂真剛，就是該做的事一定要做，不該做的事就絶對不做。"又請求"專心體會經書的訓導，培養精神狀態，務必使它充實，上與天一致，下與人心相合"。皇帝想保全功臣的世家，下詔從今以後朝廷内外大臣上奏論事，不能涉及，袁甫由此上奏："這是消除天下正直之言的風氣，陛下該怎麽辦呢?"兼任中書舍人，駁還奏章摘除繁瑣細微之事，説："監司、郡守如果人選不當，那就是一道一州的蠹蟲。"

時相鄭清之以國用不足，履畝使輸券。甫奏："避貴虐賤，有力者頑未應令，而追呼迫促，破家蕩産，悲痛無聊者，大抵皆中下之户。"嘗講罷，帝問近事，甫奏："惟履畝事，人心最不悦。"又嘗讀《資治通鑑》，至漢高祖入關辭秦民牛酒，因奏："今日無以予人，反横科之，其心喜乎，怒乎? 本朝立國以仁，陛下以爲此舉仁乎，否乎?"帝爲惻然。

當時的宰相鄭清之因爲國家用度不够，讓百姓按照畝數交錢。袁甫上奏説："避開權貴殘害貧賤，有勢力的頑抗不聽命令，而那些被追逼迫害，傾家蕩産，悲痛没有依靠的，大抵都是中下等的農户。"有一次講課結束，皇帝詢問最近的事情，袁甫奏道："衹有按畝交錢這件事，人們心中最不喜歡。"又有一次讀《資治通鑑》，讀到漢高祖入關時推辭秦朝民衆獻的牛和酒，就奏道："現在没有什麽給人，反而横加催逼，人心中是喜歡呢，還是生氣呢? 本朝靠仁建立國家，陛下認爲這種行爲是仁呢，還是不仁?"皇帝爲此感到悲惻。

時朝廷以邊事爲憂，史嵩之帥江西，力主和議。甫奏曰："臣與嵩之居同里，未嘗相知，而嵩之父彌忠，則與臣有故。嵩之易於主和，彌忠每戒其輕易。今朝廷甘心用父子異心之人，臣謂不特嵩之之易於主和，抑朝廷亦未免易於用人也。"疏入，不報。

當時朝廷很擔心邊境事務，史嵩之任江西帥臣，極力主張議和。袁甫上奏説："臣和史嵩之是同鄉，相互不瞭解，但史嵩之的父親史彌忠却與臣有交情。史嵩之輕易主張和議，史彌忠常告誡他的輕率。如今朝廷就甘心使用父子不同心的人，臣認爲不衹史嵩之輕率主張議和，或許朝廷用人也未免輕率。"奏疏送入後，没有回覆。於

遂乞歸，不允。授起居郎兼中書舍人。未幾，擢嵩之刑部尚書，復奏疏云："臣於嵩之本無仇怨，但國事所係，詎難緘默。"嵩之誥命，終不與書行，乃出甫知江州。王遂抗疏力争，帝曰："本以授其兄袁肅，報行誤耳。"令遂勉甫無它志。翼日，乃與肅江州。而殿中侍御史徐清叟復論甫守富沙日贓六十萬，湯巾等又争之，清叟亦悔。未幾，改知婺州，不拜。

是請求歸鄉，不批准。任命爲起居郎兼中書舍人。没多久，提升史嵩之爲刑部尚書，袁甫又上疏說："臣與史嵩之本没有仇怨，衹是因關係到國家大事，所以難以保持沉默。"史嵩之的委任狀，終於不給他書寫行文，於是讓袁甫出朝任江州知州。王遂上疏直言極力争辯，皇上說："本來任命的是他哥哥袁肅，衹是通報行文搞錯了。"讓王遂去勸袁甫不要有别的想法。第二天，就授任袁肅爲江州知州。殿中侍御史徐清叟又彈劾袁甫做富沙守臣時貪贓六十萬，湯巾等人又進行争辯，徐清叟也後悔了。没多久，改任婺州知州，没有到任。

嘉熙元年，遷中書舍人。入見，陳心源之說，帝問邊事，甫奏："當以上流爲急，議和恐誤事。"時清叟與甫并召，而清叟未至。甫奏："臺諫風聞言事，初亦何心。今人物眇然，有如清叟宜在朝廷，辭避實惟臣故，乞趣其赴闕。"又奏備邊四事，曰：固江陵，堰瓦梁，與流民復業。嵩之移京湖沿江制置使、知鄂州，甫奏曰："嵩之輕脱難信。去年嵩之在淮西，王檝由淮西而來，北軍踵之。今又并湖南付之，臣恐其復以誤淮西者誤湖南。"疏留中不行。翼日，權吏部侍郎。引疾至八疏，賜告一月，遂歸。從臣復合奏留之，尋命兼修玉牒官兼國子祭酒，皆辭不拜。改知嘉興府，知婺州，皆辭不拜。

嘉熙元年，遷任中書舍人。入朝覲見，陳述佛教關於心爲萬法之源的觀點，皇上詢問邊防事務，袁甫奏道："應當把長江上游的形勢作爲急事，議和恐怕會誤事。"當時徐清叟與袁甫同時被召見，但徐清叟没到。袁甫奏道："臺諫官論說事情進行諷勸，最初有什麽心思。如今人才遥遠，像徐清叟者應該在朝廷，他推辭躲避實在是因爲臣的緣故，請催促他到朝廷。"又上奏四件邊防的事，就是：鞏固江陵，在瓦梁築堰，讓流民恢復産業。史嵩之移任京湖沿江制置使、鄂州知州，袁甫上奏說："史嵩之輕浮大意難以信任。去年史嵩之在淮西，王檝就從淮西攻來，北方軍隊隨之而來。如今又將湖南一起交付給他，臣恐怕他又像妨害淮西那樣妨害湖南。"疏奏被留在宫中没有下發。第二天，代理吏部侍郎。八次上疏告病辭官，賜給一個月假，於是回鄉。侍從官員又聯合上奏挽留他，隨即任命爲兼修玉牒官兼國子祭酒，都推辭不接受。改爲嘉興府知府，婺州知州，都推辭不赴任。

遷兵部侍郎，入見，奏："江潮暴涌，旱魃爲虐，楮幣蝕其心腹，大敵剥其四支，危亡之禍，近在旦夕，乞秉一德，塞邪徑。"兼給事中。岳珂以知兵財召，甫奏珂總餉二十年，焚林竭澤，珂竟從外補。遷吏部侍郎兼國子祭酒，日召諸生叩其問學理義講習之益。時邊遽日至，甫條十事，

遷任兵部侍郎，入朝覲見，上奏："江潮暴漲，旱魃肆虐，紙幣腐蝕了她的心腹，强敵剥奪她的四肢，國家危亡的災禍，近在早晚之間，請堅持一貫的德操，堵塞邪路。"兼任給事中。岳珂因爲懂得軍隊財務被召見，袁甫上奏說岳珂總理軍餉二十年，搜括過度，岳珂終於被補授外任。遷任吏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天天召見學生詢問他們研究學習理學大義的進展。這時邊防急報

至爲詳明。權兵部尚書，暫兼吏部尚書，卒，贈通奉大夫，謚正肅。有《孝説》、《孟子解》、《後省封駁》、《信安志》、《江東荒政録》、《防拓録》、《樂事録》及文集行世。

甫少服父訓，謂學者當師聖人，以自得爲貴。又從楊簡問學，自謂"吾觀草木之發生，聽禽鳥之和鳴，與我心契，其樂無涯"云。

每天都有，袁甫條陳了十件事，十分詳細而明白。代理兵部尚書，暫時兼任吏部尚書，去世，贈官通奉大夫，謚號正肅。有《孝説》、《孟子解》、《後省封駁》、《信安志》、《江東荒政録》、《防拓録》、《樂事録》等著作以及文集流傳世上。

袁甫年輕時接受父親訓導，認爲治學者應該師從聖人，貴在自己鑽研所得。又曾跟隨楊簡學習，自己認爲"我觀察草木的萌芽生長，傾聽鳥類相互應和的鳴叫，與我的内心契合，其樂無窮"。

劉黻

劉黻字聲伯，樂清人。早有令聞，讀書雁蕩山中僧寺。年三十四，以淳祐十年試入太學，儕輩已翕然稱之。時丁大全方爲臺屬，劾奏丞相董槐，迫逐去國，將奪其位。黻率同舍生伏闕上書，大概言朝廷進退大臣，須當以禮。書上，忤執政，送南安軍安置，歸别其母解氏。解氏曰："爲臣死忠，以直被貶，分也。速行!"黻至南安，盡取濂、洛諸子之書，摘其精切之語，輯成書十卷，名曰《濂洛論語》。及大全貶，黻還太學。未幾，侍御史陳垓誣劾程公許，右正言蔡榮誣劾黄之純，二公罷出，六館相顧失色，黻又率諸生上書言：

> 黻等蒙被教養，視國家休戚利害若己痛癢。朝廷進一君子，臺諫發一公論，則彈冠相慶，喜溢肺膺。至若君子鬱而不獲用，公論沮而不克伸，則憂憤忡結，寢食俱廢。臣聞扶植宗社在君子，扶植君子在公論。陛下在位幾三十年，端平間公正萃朝，忠讜接武，天下翕然曰："此小元祐也。"淳祐初，大奸屏迹，善類在位，天下又翕然曰："此又一端平也。"奈何年來培養保護

劉黻字聲伯，樂清人。早年就有好名聲，在雁蕩山中的寺廟裏讀書。三十四歲時，參加淳祐十年的考試進入太學，同輩已經紛紛稱贊他。當時丁大全正任御史臺屬官，上奏彈劾丞相董槐，逼迫驅逐董槐離朝，準備奪取他的職位。劉黻率領同舍太學生跪伏宫殿前上書，大意是説朝廷進用貶退大臣，必須依照禮節。奏書送上，得罪了執政官，被解送南安軍安置，回家向他母親解氏告别。解氏説："作爲臣下就要爲忠而死，因爲直言被貶，是職分之内的事。趕快走吧！"劉黻到南安後，收集濂、洛學派的全部著作，摘録其中精辟警切的語句，編成書籍十卷，書名叫《濂洛論語》。等到丁大全被貶，劉黻回到太學。没多久，侍御史陳垓誣陷彈劾程公許，右正言蔡榮誣陷彈劾黄之純，二公被罷官貶出京城，六館的師生感到十分震驚，劉黻又率領太學生上書説：

> 劉黻等人蒙受教導養育，看待國家的喜憂和利害就像自己的痛癢。朝廷進用一位君子，臺諫官發表一句公正言論，就彈冠相慶，喜悦之情發自肺腑。如果是君子沉鬱得不到任用，公正輿論受阻撓得不到伸張，那麽心中就鬱結憂慮憤懣的情緒，睡覺吃飯都不安。臣聽説扶植國家在於君子，扶植君子在於公正輿論。陛下在位將近三十年，端平年間公平正直的人聚集朝廷，忠心耿直的人接連不斷，天下人紛紛説："這是小元祐年。"淳祐初年，大奸之人絶迹，好人在職位，天下人又紛紛説："這又是一個端平

之初心，不能不爲之轉移。

年。”但可惜近年來培養保護的本心，不能不加以改變。

祖宗建置臺諫，本以伸君子而折小人，昌公論而杜私說。乃今老饕自肆，奸種相仍，以諂諛承風旨，以傾險設機阱，以洟涊盜官爵。陛下非不識拔群賢，彼則忍於空君子之黨；陛下非不容受直言，彼則勇於倒公議之戈。不知陛下何負此輩，而彼乃負陛下至此耶？

祖宗設置御史臺和諫院，本是用來伸張君子而壓制小人，倡導公正言論而杜絕私下議論的。可如今貪婪凶惡的人横行，奸賊不斷產生，用諂媚阿諛來迎合皇上的心意，用傾軋險惡來設立陷阱，用污濁不堪的手段來盜取官職爵位。陛下不是不識别選拔賢良的人，他們却忍心挖空君子一派；陛下不是不接受正直的言論，他們却極力與公衆輿論唱反調。不知道陛下有什麽辜負了這些人，他們竟然辜負陛下到這個地步？

當陛下詔起彙髦之秋，而公許起自家食，正君子覘之，以爲進退之機。乃今坐席未温，彈章已上，一公許去，若未害也，臣恐草野諸賢，見幾深遁，而君子之脉自此絶矣。比年朋邪扇焰，緘默成風，奏事者不過襲陳言、應故事而已。幸而之純兩疏，差强人意。乃今軟媚者全身，鯁直者去國，一之純去，若未害也，臣恐道路以目，欲言輒沮，而公論之脉自此絶矣。

在陛下下詔起用賢才的時候，程公許以平民身份被起用，正人君子看到，認爲這是進身的時機。如今他的坐席還没暖，彈劾的奏章已經呈上，一個程公許被貶，好像没有什麽危害，臣恐怕民間的賢才們，見到這種情况就深深躲藏起來，而君子這一脉絡就從此斷絶了。這幾年邪人互相勾結氣焰囂張，沉默成了風氣，上奏論事的人不過是説些老話、空洞地對照舊事罷了。幸而黄之純的兩次疏奏，還稍微讓人滿意。但如今軟弱無骨氣的人能保全自身，正直的人却被貶退，一個黄之純離去，好像危害還不大，臣恐怕人們從此再不敢説話，想説什麽也會受阻，公正輿論這一脉絡從此斷絶了。

况今天下可言之事不爲少，可攻之惡不爲不多。術窮桑、孔，浸有逼上之嫌；勢挾金、張，濫處牧民之職。以乳臭呆子而躐登從橐，以光範私人而累典輔藩。錢神通靈於旁蹊，公器反類於互市。天下皆知之，豈陛下獨不知之。正惟爲陛下紀綱者知爲身謀，不爲陛下謀。陛下明燭事幾，詎可墮此輩蒙蔽術中，何忍以祖宗三百年風憲之司，而壞於一二小人之手耶？臣汝騰，陛下之劉向也，則以忠鯁斥；臣子

况且如今天下可以論説的事情不算少，要打擊的罪惡也不是不多。不具有桑弘羊、孔僅的本事，却逐漸有逼迫皇上的嫌疑；依仗像金日磾、張安世這樣的世家勢力，濫竽充數地占據統治民衆的職位。乳臭未乾的傻子却能登講席做史官，儀容光彩的家臣也能屢屢爲輔臣藩帥。用金錢走别的路子能通神靈，授官職爵位反而好像是互相做買賣。天下的人都知道這種情况，難道衹有陛下不知道。這正是因爲替陛下主持政事的人衹替自己打算，不替陛下打算。陛下明察事理，怎麽可以落入這些人的蒙蔽和算計中，怎麽忍心讓祖宗三百年的諷諫部門，壞在一二個小

才、臣棟、臣伯玉，陛下之汲黯也，則以切直罷。遂使淳祐諸君子日消月磨，至今幾爲之一空。彼誠何心哉？

人的手裏呢？大臣汝騰，是陛下的劉向，却因爲忠心耿直被貶斥；臣子才、臣棟、臣伯玉，是陛下的汲黯，却都因爲懇切正直被罷免。於是使淳祐年間的君子們逐漸減少，到現在幾乎就没有了。他們到底是什麼用心呢？

高宗紹興二十年之詔，有謂“臺諫風憲之地，年來用人非據，與大臣爲友黨，濟其喜怒，甚非耳目之寄。”臣竊觀近事，不獨臺諫爲大臣友黨，内簡相傳，風旨相諭，且甘爲鷹犬而聽其指嗾焉。宰相所不樂者，外若示以優容，而陰實頤指臺諫以去之；臺諫所彈擊者，外若不相爲謀，而陰實奉承宰相以行之。方公許之召也，天下皆知獨斷於宸衷，及公許之來也，天下亦知嘗得罪於時宰，豈料陛下之恩終不足恃，宰相之嗔竟不可逃耶？

高宗紹興二十年的詔書中，曾説“御史臺和諫院這兩個地方，這一年來用人不當，與權臣互相交結，迎合他們的喜好和厭惡，已經失去了皇帝耳目的作用。”臣私下觀察近來的政事，不單是臺諫官與權臣交友結黨，内部書簡互相傳遞，皇上旨意相互透露，而且甘心做鷹犬聽他們的指使。宰相對不喜歡的人，表面上顯示寬容，暗地裏却指使臺諫官除去他；臺諫官對所彈劾的人，表面上好像不與同謀，實際暗地裏却迎合宰相的意思行事。當程公許被召見時，天下人都知道是皇帝自己的想法，等到程公許來朝的時候，天下人也知道他曾經得罪過當朝宰相，哪裏料想到陛下的恩典終究不足以依賴，宰相的嗔怒竟然逃避不掉？

陛下萬機之暇，試以公許、之純與垓、榮等熟思而静評之，其言論孰正孰邪，孰忠孰佞，雖中智以下之主，猶知判别是非，况以陛下明聖而顧不察此？近見公許奏疏，嘗告陛下揭至公以示天下；垓則以秘密之説惑上聽。公許嘗告陛下以寵賂日章，官邪無警，欲塞倖門，絶曲徑；垓則縱俠客以兜攬關節，持闔扃以脅取舉狀，開賂門以簸弄按章。至若之純之告陛下，力伸邪正之辯，明斥媚相之非，謇謇諤諤，流出肺肝；榮身居言責，聞其風聲，自當愧死，尚敢妄肆萋菲，略無人心乎？

陛下在日理萬機的餘暇，試把程公許、黄之純與陳垓、蔡榮等經過深思熟慮静心地加以評價，他們的言論誰的正確誰的歪曲，誰忠心誰諂媚，即使中等智力以下的君主，還知道判别是與非，何况以陛下的聖明反而察覺不到這種情况？最近看到程公許的疏奏，曾經勸告陛下在天下昭示極爲公正；陳垓却用秘密的説法來迷惑皇上。程公許曾經告誡陛下私寵和賄賂的現象日益明顯，官員違法失職不受警告，想以此堵住圖謀寵幸的門路，斷絶不正當的路徑；陳垓却縱容亡命之徒來包攬各種關節，用掌握底細來要脅索取舉狀，打開賄賂的門路而在按章上做手脚。至於像黄之純勸告陛下，極力申明正義與邪惡的區别，明確斥責諂媚宰相的錯誤做法，言語正直，發自肺腑；蔡榮承擔着進諫的責任，聽到他的這種作風，自應當羞愧而死，還敢放肆地妄加詆毁，一點人心都没有

且陛下擢用臺諫，若臣磊卿、臣咨夔、臣應起、臣漢弼、臣凱、臣燧，光明俊偉，卓爲天下稱首，然甫入而遽遷，或一鳴而輒斥，獨垓、榮輩貪饕頑忍，久污要津，根據而不拔，劉向所謂“用賢轉石，去佞拔山”者，乃今見之，可不畏哉？矧今國嗣未正，事會方殷，民生膏血，朘削殆盡，所賴以祈天命，係人心，惟君子與公論一脉耳。小人以不恤之心，爲無忌憚之事，其意不過欲爵位日穹，權勢日盛，以富貴遺子孫耳，豈暇爲國家計哉。

自昔天下之患，莫大於舉朝無公論，空國無君子。我朝本無大失德於天下，而乃有宣、靖之禍，夫豈無其故哉？始則邪正交攻，更出迭入，中則朋邪翼僞，陰陷潛詆，終則倒置是非，變亂黑白，不至於黨禍不止。向使劉安世、陳瓘諸賢尚無恙，楊畏、張商英、周秩輩不久據臺綱，其禍豈至此烈。古語云：“前車覆，後車戒。”今朝廷善類無幾，心懷奸險者，則以文藻飾佞舌；志在依違者，則以首鼠持圓機。宗社大計，孰肯明目張膽爲陛下伸一喙者，則其勢必終於空國無君子，舉朝無公論。無君子，無公論，脱有緩急，彼一二憸人者，陛下獨可倚仗之乎？

若垓之罪，又浮於榮，雖兩觀之誅，四裔之投，猶爲輕典，陛下留之一日，則長一日之禍，

了嗎？

況且陛下提拔任用臺諫官，像大臣磊卿、咨夔、應起、漢弼、凱、燧等人，光明磊落才能出衆，都特别被天下人所稱贊，但都是剛進入就改任，或者一説話就被貶斥，衹有陳垓、蔡榮這些人貪婪頑固，長期玷污這個重要職位，盤根錯節不能拔除，劉向所説的“任用賢人像轉動石頭，清除佞人像拔除大山”，如今竟見到了，能不害怕嗎？更别説現在國家繼嗣没確定，事情正繁多，民脂民膏，被剥奪將盡，所能依靠來祈求天命，維係人心的，衹有君子和公正輿論這一脉絡了。小人懷着不爲國家分憂的心理，做肆無忌憚的事情，他的意思不過是想讓自己的爵位日益增高，權勢日益盛大，并把富貴遺留給子孫罷了，哪能有空爲國家着想呢。

自古以來天下的憂患，没有比整個朝廷都没有公正輿論、整個國家都没有正人君子更大的了。我朝統治天下在德行上本來没有大的闕失，却仍有宣和、靖康年的災禍，這豈能没有原因？開始時是正派邪派相互攻擊，交替出入，中期是朋黨邪徒遮掩僞裝，偷偷陷害暗地詆毁，最終則是是非顛倒，黑白錯亂，不造成黨錮的禍害不罷休。假使從前劉安世、陳瓘各位賢者安然無事，楊畏、張商英、周秩一類人不長期把持御史臺的權力，災禍豈能像這樣嚴重。古話説：“前車之覆，後車之鑒。”如今朝廷中好人没有幾個，懷着奸詐陰險心理的人，就用華麗文辭掩飾詭巧的口舌；志在依違不定的，就首鼠兩端保持圓滑機變。國家的大事，誰肯明目張膽地替陛下説一句話，所以最終的形勢必定是整個國家没有正人君子，整個朝廷没有公正輿論。没有君子，没有公正輿論，一旦有危急，那一二個奸邪小人，陛下能衹依靠他們嗎？

如果説陳垓的罪行，又在蔡榮之上，即使是在兩觀上處死、或流放到邊遠地區，仍然算是輕微的處罰，陛下留他一天，就會增

異時雖借尚方劍以礪其首，尚何救於國事之萬一哉？

又曰：

自昔大奸巨孽，投閑散地，惟覘朝廷意向，以圖進用之機。元祐間，章惇、吕惠卿皆在貶所。自吕大防用楊畏爲御史，初意不過信用私人，牢護局面，不知小人得志，摇唇鼓吻，一時正人旋被斥逐，繼而章惇復柄用，雖大防亦不能安其身於朝廷之上。今右轄久虚，奸臣垂涎有日矣。聞之道路，饋遺不止於鞭靴，脉絡潜通於禁近，正陛下明察事機之時。若公論不明，正人引去，則遲回展轉，鈞衡重寄，必歸於章惇等乃止。今日之天下，乃祖宗艱難積累之天下，豈堪此輩再壞耶？

又諫游幸疏曰：

天下有道，人主以憂勤而忘逸樂；天下無道，人主以逸樂而忘憂勤。自昔國家乂安，四夷賓服，享國日久，侈心漸生，若漢武帝之單于震讋，而有千門萬户之觀，唐明皇之北邊無事，而有驪山温泉之幸。至於隋之煬帝，陳之後主，危亡日迫，游觀無度，不足效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兢業祇懼，終始憂勤，《無逸》言：游畋則不敢，日昃則不暇食。曷嘗借祈禳之説，以事游觀之逸。比年以來，以幸爲利，以玩爲常，未免有輕視世故、眇忽天下之心。單于未嘗震讋，而有武帝多欲之費耗；北邊未嘗無事，而有明皇宴安之鴆毒。

加一天的災禍，到時候即使拿尚方寶劍砍了他的頭，還怎麽能挽救國事的萬分之一呢？

又説：

自古以來的大奸賊，在散居賦閑的時候，衹是窺視着朝廷的意圖和動向，以便圖謀進身的機會。元祐年間，章惇、吕惠卿都在被貶的地方。自從吕大防任用楊畏做御史，他最初的意思不過是信任使用自己的人，來牢固地控制局面，却不知道楊畏小人得志，鼓動唇舌，當時的正直之人立刻被貶出，接着章惇重又掌握權柄，即使吕大防在朝廷上也無法安身。如今右丞相的職位空了很久，奸臣垂涎很長時間了。聽聞衆人傳説，送禮已不止平常輕賤之物，網絡已暗地裏通向宫中近侍，這正是陛下明察事情原委的時候。如果公正輿論不明，正直的人引退離去，那就會遲疑不定，國家政務的重任，必定要落到章惇這樣的人手裏纔罷休。如今的天下，是祖宗經過艱難困苦積累而成的天下，怎麽經得住這些人再次破壞呢？

又上疏進諫游樂巡幸之事説：

天下有道，君主因爲憂慮勤勞而忘了安逸享樂；天下無道，君主因爲安逸享樂而忘了憂慮勤勞。自古國家安定，四周蠻夷臣服，君主在位時間長了，享樂的心思就會産生，像漢武帝在使匈奴單于受驚恐懼後，就建了千門萬户的宫觀，唐明皇在北方邊境平安無事時，就有了對驪山温泉的巡幸。至於隋代的煬帝，陳朝的後主，在危亡日益迫近的時候，還毫無節制地游玩，不值得仿效。唐堯、虞舜、夏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兢兢業業認真敬畏，始終憂慮勤勉，《無逸》中説：游玩畋獵不敢做，太陽偏西仍顧不上吃飯。從没有假藉祭祀天地的説法，來進行游樂觀賞。這些年來，把巡幸作爲便利的事，對游玩習以爲常，未免有輕視世事、忽視天下的心理。單于没有感到震驚畏懼，皇上却有像漢武帝那樣因欲望繁多而造成的浪費損耗；北方邊境并不是平安無事，皇上却

有唐明皇那樣類似服毒自殺的宴飲享樂。

陛下春秋尚少，貽謀垂憲之機，悉在陛下，作而不法，後嗣何觀？自十數年間，創龍翔，創集慶，創西太一，而又示之以游幸，導之以禱祠，蠱之以虛誕不經之說。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積久慣熟，牢不可破，誰得而正之？且西太一之役，佞者進曰："太一所臨分野則爲福，近歲自吴移蜀。"信如祈禳之說，西北坤維按堵可也。今五六十州，安全者不能十數，敗降者相繼，福何在邪？武帝祠太一於長安，至晚年以虛耗受禍，而後悔方士之繆。雖其悔之弗早，猶愈於終不知悔者也。

陛下還年輕，定下謀略確立紀綱的機樞，全在於陛下，行爲不合法度，後代的人效法什麽？這十幾年間，連續創建了龍翔宫、集慶宫、西太一宫，又游樂巡幸給他們看，用祈禱祭祀誘導他們，用荒誕不經的邪説蠱惑他們。孔子説："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時間長了習慣了，就牢固難以改變，誰能够加以糾正？而且對西太一宫的工程，奸佞小人進言説："太一星下臨的分野就是福地，這幾年從吴地移到了蜀地。"如果確實像祈福時所説的，西北地區安居就可以了。如今五六十個州中間，安全的不到十個，失敗降敵的接連不斷，福在什麽地方呢？漢武帝在長安祭祀太一神，到晚年因爲國家財力空竭遭到災禍以後，這纔後悔方士的荒謬。即使他悔悟得比較晚，也勝過終究不知悔悟的。

大凡人主不能無過，脱有過言過行，宰執、侍從當言之，給舍、臺諫當言之，縉紳士大夫當言之，皆所以納君於當道者也。今陛下未爲不知道，未爲不受人言，宰執以下希寵而不言，與夫言之而不力，皆非所以愛陛下也。其心豈以此爲當而不必言哉？直以陛下爲不足以望堯、舜、禹、湯、文、武之主，而以漢武、明皇待陛下也。

一般來説君主不可能没有過錯，假如有錯誤的言行，宰相、侍從官應當説出來，給舍官、臺諫官應當説出來，官員士大夫應當説出來，都是爲了勸導君主回到正道上來。如今陛下不是不知道道理，不是不聽取别人的言論，宰相以下的官員希望得到寵信而不説，與那些説了却態度不堅決，都不是熱愛陛下的行爲。他們的心中難道是認爲這些都是正當的不必再説了嗎？衹是他們認爲陛下不足以與唐堯、虞舜、夏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這些君主相提并論，而是把陛下當作漢武帝、唐明皇來對待。

以材署昭慶軍節度掌書記，由學官試館職。咸淳三年，拜監察御史，論内降恩澤曰：

因爲才能任命爲昭慶軍節度掌書記，從學官職位上試任館職。咸淳三年，授任監察御史，論述内宫降恩賞賜説：

治天下之要，莫先於謹命令，謹命令之要，莫先於窒内批。命令，帝王之樞機，必經中書參試，門下封駁，然後付尚書省施行，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臣

治理天下的關鍵，首先要嚴謹命令，嚴謹命令的關鍵，首先是杜絶内宫批示。命令是帝王權威的關鍵所在，必須經過中書省的擬議，門下省的封還駁奏，然後交付尚書省施行，凡是不經過三省就施行的，被稱作"斜封墨敕"，不值得仿效。臣看陛下從舉行

睹陛下自郊祀慶成以來，恩數絪繆，指揮煩數，今日内批，明日内批，邸報之間，以内批行者居其半，竊爲陛下惜之。

出納朕命載於《書》，出納王命咏於《詩》，不專言出而必言納者，蓋以命令繫朝廷之大，不能皆中乎理，於是有出而復有納焉。祖宗時，禁中處分軍國事付外者謂之内批，如取太原、下江南，韓琦袖以進呈，英宗悚然避坐，此豈非謹内批之原哉？臣日夜念此，以爲官爵陛下之官爵，三省陛下之三省，所謂同奉聖旨，則是三省之出命，即出陛下之命也，豈必内批而後爲恩？緣情起事，以義制欲，某事當行，某事當息，具有條貫，何不自三省行之，其有未穆於公論者，許令執奏，顧不韙歟。

郊祀慶成典禮以來，恩賞的次數過密，命令繁多，今天内宫批示，明天内宫批示，邸報上登的事情，以内宫批示形式施行的占了一半，臣私下爲陛下惋惜。

在《尚書》中記載有發布或收回君主命令，《詩經》中有歌咏發布或收回君主命令的，不專門説發布但必定説收回的原因，是因爲命令是關係朝廷的大事，不可能都合乎事理，於是有發出也有收回。先朝的時候，宫禁中處理軍事國事交付外面的稱作内批，比如攻取太原、出兵下江南，韓琦揣在袖中進呈，英宗嚴肅地離座接受，這豈不是謹慎内宫批示的根源嗎？臣日夜想到這些，認爲官爵是陛下的官爵，三省是陛下的三省，平時所説的共同奉行聖旨，就是三省發布命令，也就是發布陛下的命令，難道一定要内宫批示後纔算是恩典？根據情形來辦事，用道義來制約欲望，某件事應當施行，某件事應當停止，具備條例，爲何不通過三省來施行，其中有些與公衆輿論不太切合的，再允許讓人執章論奏，自然就没什麽不對了。

元祐間，三省言李用和等改官移鎮恩例，今高氏、朱氏，皆舉故事，皇太后曰："外家恩澤，方欲除損，又可增長乎？"治平初，欲加曹佾使相，皇太后再三不許；又有聖旨，令皇后本家分析親的骨肉聞奏，亦與推恩，司馬光力諫，以爲皇太后既損抑外親，則后族亦恐未宜褒進。乃今前之恩數未竟，後之恩數已乘。宰執懼有所專而不敢奏，給舍、臺諫懼有所忤而不敢言，更如此者數年，將何以爲國？故政事由中書則治，不由中書則亂，天下事當與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

元祐年間，三省説李用和等人改任官職移换鎮守地區的恩賞例子，如今高氏、朱氏都提出這件舊事，皇太后説："對外戚家族的恩澤，正要減少，又怎麽可以再增長呢？"治平初年，準備加任曹佾爲使相，皇太后再三不允許；又曾經有皇上旨意，讓把皇后本家分支的嫡親後代上報，也給予恩賞，司馬光極力進諫，認爲皇太后既然抑制外戚，那麽對皇后這一族恐怕也不應該獎賞任用。可如今前邊的恩賞還没完，後邊的恩賞已加上。宰相害怕有專權嫌疑不敢上奏，給舍官、臺諫官害怕得罪人而不敢論説，像這樣再過幾年，國家將怎麽成爲國家？所以政事經過中書省就會辦好，不通過中書省就會混亂，天下的事應當與天下的人共同治理，君主不應該把它當作私人的事情。

四年，改正字，言："正學不明則義理日微，異端不息則鼓惑轉熾。

咸淳四年，改任正字，説："正統學問不顯明那麽道義倫理就會日益衰微，異端邪説不消除

臣非不知犯顏逆耳，臣子所難，實以君德世道，重有關繫，不容不懇惻開陳。疏上逾日，未蒙付外。孟軻有云：‘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臣忝職諫省，義當盡言，今既不得其言，若更貪慕恩榮，不思引去，不惟有負朝廷設官之意，其於孟軻明訓，實亦有慊。”

那麽對人們的影響迷惑就會變得厲害。臣不是不知道冒犯聖顏違忤聖聽，是臣子感到爲難的，實在是因爲君主德操和世間的道義，有重大的關聯，不容許不懇切地開導陳述。疏奏進呈已過了一天，還没蒙交付外面。孟軻説過：‘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臣愧居諫院的職位，按理應當徹底進言，如今既然没辦法進言，如果再貪圖恩賞榮譽，不想着離去，不但辜負朝廷設置官職的本意，對於孟軻的明白訓導，實在也有遺憾。”

會丁父憂去位，服除，授集英殿修撰，沿海制置、知慶元府事。建濟民莊，以濟士民之急，資貢士春官之費，備郡庠耆老緩急之需。又請建慈湖書院。八年，召還，拜刑部侍郎。九年，改朝奉郎，試吏部尚書，兼工部尚書，兼中書舍人，兼修玉牒，兼侍讀。上疏請給王十朋祠堂田土。十年，丁母憂。明年，江上潰師，丞相陳宜中起復黻爲端明殿學士，不起。及賈似道、韓震死，宜中謀擁二王由温州入海，以兵逆黻共政，將遜相位，於是黻托宗祀於母弟成伯，遂起，及羅浮，以疾卒。

趕上爲父親服喪解職，服喪期滿後，任命爲集英殿修撰，沿海制置、慶元府知府。建立濟民莊，來救濟士人百姓的急難，資助貢士參加禮部考試的費用，預備郡學中老人的急需。又請求建立慈湖書院。八年，受召回朝，擔任刑部侍郎。九年，改任朝奉郎，試任吏部尚書，兼任工部尚書，兼任中書舍人，兼修玉牒，兼侍讀。上疏請求賜給王十朋祠堂地。十年，母親去世服喪。第二年，長江上游的軍隊潰敗，丞相陳宜中起用劉黻任端明殿學士，没有接受。等到賈似道、韓震死後，陳宜中計劃擁戴二位君王從温州入海，派兵邀請劉黻共同主持政事，并準備讓出丞相職位，於是劉黻將宗廟祭祀的職責托付給弟弟成伯，就動身了，到羅浮時，因病去世。

初，陳宜中夢人告之曰：“今年天災流行，人死且半，服大黄者生。”繼而疫癘大作，服者果得不死，及黻病，宜中令服之，終莫能救。其配林氏舉家蹈海。未幾，海上事亦瓦解矣。黻有《蒙川集》十卷行于世。

當初，陳宜中夢到有人告訴他説：“今年天災流行，要死將近一半人，服用大黄的能活下來。”緊接着瘟疫大規模發生，服用大黄的果然能够不死，在劉黻得病後，陳宜中讓他服用，但終於没能救治。他的妻子林氏帶全家跳海。没多久，海上的事也失敗了。劉黻有《蒙川集》十卷流行世上。

王居安

王居安字資道，黄巖人。始名居敬，字簡卿，避祧廟嫌易之。始能言，讀《孝經》，有從旁指曰：“曉此乎？”即答曰：“夫子教人孝耳。”劉孝韙七月八日過其家塾，見居安異凡兒，使賦八夕詩，援筆成之，有思致。孝韙驚拊其背曰：“子異日名位必過我。”入太學，淳熙十四年舉進

王居安字資道，黄巖人。開始名叫居敬，字簡卿，因爲避遠祖廟諱更改。剛能説話時，讀《孝經》，有人從旁邊指着書説：“知道這個嗎？”他馬上回答説：“夫子教導人盡孝而已。”劉孝韙七月八日時經過他家私塾，見到王居安不同於一般的兒童，就讓他寫首八夕詩，拿起筆就寫成了，而且有意趣。孝韙驚奇地拍着他的背説：“你以後的名聲地位必定會超過我。”進了太學，

士，授徽州推官，連遭內外艱，柄國者以居安十年不調，將徑授職事官，居安自請試民事，乃授江東提刑司幹官。使者王厚之厲鋒氣，人莫敢嬰，居安遇事有不可，平面力争不少屈。

淳熙十四年舉爲進士，任命爲徽州推官，接連遭遇父母去世，當政的人因爲王居安十年没升遷，準備直接授給他職事官，王居安自己請求試任民事官，於是授任江東提刑司幹官。提刑使王厚之鋒芒畢露，人們都不敢惹，王居安遇到不可行的事，當面力争一點也不屈服。

入爲國子正、太學博士。入對，首言："人主當以知人安民爲要，人未易知，必擇宰輔侍從之賢，使引其類；民未易安，必求愷悌循良之吏，以布其澤。"次言："火政不修，罪在京尹，軍律不明，罪在殿、步兩司，罪鈞異罰固不可，安有薄罰一步帥而二人置弗問乎?"遷校書郎。居安乞召試，言："祖宗時惟進士第一不試，蘇軾以高科負重名，英宗欲授館職，韓琦猶執不從。"執政謂居安曰："朝廷於節度尚不較，况館職乎?"居安因言："節鉞之重，文非位極，武非勛高，胡可妄得。丞相言不較，過矣。"時蘇師旦命且下，故居安言及之。改司農丞。御史迎意論劾，主管仙都觀。

入朝任國子正、太學博士。入宫奏對，首先説："君主應當把瞭解和安撫民衆作爲要事，人不容易瞭解，一定要選擇賢能的宰相和侍從官，讓他們招引同類；民衆不容易安撫，一定要尋求和順守規矩的官吏，以便散布他們的恩惠。"其次論説："防火工作做得不好，罪過在京兆尹，軍隊紀律不明，罪過在殿司、步司兩個部門，罪過相同懲罰不一樣固然不行，但哪有輕微處罰步帥一人而其他二人放過不問的呢?"遷任校書郎。王居安請求召見考試，説："祖宗時衹有進士第一名不考試，蘇軾進士考試是高等而且名氣很大，英宗準備授給館職，韓琦還堅持不同意。"執政官對王居安説："朝廷對節度使都不考校，何况館職呢?"王居安於是説："節度使這樣的重要職位，文官如果不是地位特别高，武官如果不是功勞高，怎麼能隨便就得到。丞相説不考核，錯了。"當時蘇師旦的任命就要下達，所以王居安的言論涉及到這事。改任司農丞。御史迎合宰相的意思進行彈劾，於是主管仙都觀。

逾年，起知興化軍。既至，條奏便民事，乞行經界。且言："蕃舶多得香犀象翠，崇侈俗，泄銅鏹，有損無益，宜遏絶禁止。"皆要務也。通商賈以損米價，誅劇盗以去民害。召爲秘書丞。轉對，言："置宣司，不聞進取之良規；遣小使，寂無確許之實報。但當嚴飭守備，益兵據險以待之，此廟算之上也。"李壁嘗語人曰："比年論疆事無若王祕丞之明白者。"

過了一年，起用爲興化軍知軍。到任後，上奏逐條陳述便利民衆的事情，請求實行經界法。而且説："蕃邦的船舶運的多是香料犀角象牙翡翠，助長奢侈的風俗，使銅錢流失，有害無益，應該加以遏制禁絶。"都是重要事務。讓商人流通以便降低米價，誅殺大盗爲民除害。召入朝任秘書丞。輪流應對時説："設置宣撫司，却没聽説有進取的好計劃；派遣小使，也得不到確切的實情報告。衹應當嚴格加强守備，增加兵力占據險地等待敵人，這是朝廷制定克敵戰略的上策。"李壁曾對人説："這些年論述邊疆事務的没有像王祕丞這樣明白的。"

遷著作郎兼國史實録院檢討編修官，兼權考功郎官。誅韓侂胄，居安

遷任著作郎兼國史實録院檢討編修官，兼任代理考功郎官。誅殺韓侂胄，居安實際參與了决

實贊其决。翼日，擢右司諫。首論：

侂胄以預聞内禪之功，竊取大權，童奴濫授以節鉞，嬖妾竄籍於官庭。創造亭館，震驚太廟之山；燕樂語笑，徹聞神御之所，忽慢宗廟，罪宜萬死。托以大臣之薦，盡取軍國之權。臺諫、侍從，惟意是用，不恤公議；親黨姻婭，躐取美官，不問流品；名器僭濫，動違成法。竊弄威柄，妄開邊隙。自兵端一啓，南北生靈，壯者死鋒刃，弱者填溝壑。荆襄、兩淮之地，暴尸盈野，號哭震天。軍需百費，科擾州縣，海内騷然。迹其罪狀，人怨神怒，衆情洶洶，物議沸騰，而侂胄箝制中外，罔使陛下聞知，宦官宫妾，皆其私人，莫肯爲陛下言者。西蜀吴氏，世掌重兵，頃緣吴挺之死，朝廷取其兵柄，改畀它將，其策至善。侂胄與曦結爲死黨，假之節鉞，復授以全蜀兵權。曦之叛逆，罪將誰歸？使曦不死，侂胄未可知也。

侂胄數年之間，位極三公，列爵爲王，外則專制東西二府之權，内則窺伺宫禁之嚴，奸心逆節，具有顯狀。縱使侂胄身膏斧鉞，猶有餘罪，况兵釁未解，朝廷儻不明正典刑，何以昭國法，何以示敵人，何以謝天下？今誠取侂胄肆諸市朝，是戮一人而千萬人獲安其生也。侂胄既有非常之罪，當伏非常之誅，詎可以常典論哉？

右丞相陳自强素行污濁，老

策。第二天，升任右司諫。首先論述：

韓侂胄因爲參預策劃帝位禪讓的功勞，竊取了大權，僕童家奴也濫授給重要職位，寵姬愛妾在官府竊取名籍。建築亭臺樓館，震動太廟之山；宴飲游樂時的言語笑聲，響徹神靈所在之地，忽視輕慢宗廟，罪該萬死。假托是大臣的推薦，將軍隊國家大權全部竊取。臺諫官、侍從官，衹是根據自己的心意任用，不顧公衆議論；親戚朋黨以及姻親，都非法獲取好官職，不問流品；使用的名器僭越等級，動輒違反法律成規。暗地裏玩弄權柄，妄自挑起邊界争端。自從戰争一開始，南北生靈，壯年人死在刀刃之下，病弱的死在溝壑之中。荆襄、兩淮地區，遍地暴露死尸，號哭聲震動天地。軍隊所需的百種費用，以苛捐雜役騷擾州縣，整個國家都不安寧。歷數他的罪行，人神共怒，民衆情緒紛亂，公衆議論沸騰，但韓侂胄控制朝廷内外，不讓陛下聽到瞭解，宦官宫女，都是他的親隨，没人肯向陛下陳説。西蜀的吴氏，世代掌握重兵，近來趁着吴挺死去，朝廷剥奪他們的兵權，改授其他將領，這個策略是十分好的。韓侂胄與吴曦結成死黨，授以節鉞，又把全蜀的兵權交給他。吴曦叛亂，罪過應該歸到誰的頭上？假如吴曦不死，韓侂胄怎麽樣還説不定呢。

韓侂胄幾年之内，官位達到三公，封爵列爲侯王，對外控制着東西二府的權力，對内窺視着嚴密的内宫禁地，奸險的心理叛逆的意圖，都有明顯的表現。即使韓侂胄被斬成肉泥，也死有餘辜，何况軍事争端還没解决，朝廷倘若不明確地進行法律制裁，靠什麽來昭示國法，靠什麽向敵人示威，靠什麽向天下謝罪？如今果真能把韓侂胄斬首示衆，這是殺掉一個人但千萬人獲得安生。韓侂胄既然有不同平常的罪行，就應當受到不同平常的處罰，怎麽可以用平常的法律來論罪呢？

右丞相陳自强平常行爲污濁，年老更加

益貪鄙，徒以貧賤私交，自一縣丞超遷，徑至宰輔，奸憸附麗，黷亂國經。較其罪惡，與侂胄相去無幾。乞追責遠竄，以爲爲臣不忠、朋邪誤國者之戒。

貪婪庸俗，衹是因爲是侂胄貧賤時的私交，從一個縣丞破格提升，直接做到宰相，奸詐險惡依附韓侂胄，破壞國家綱紀。考察他的罪惡，與韓侂胄相差不多。請求追究他的罪責并貶到遠方，作爲對做臣下不忠心、結交邪徒危害國家之人的警戒。

又劾曦外姻郭倪、郭僎，竄嶺表，天下快之。

又彈劾吴曦的姻親郭倪、郭僎，將他們貶竄到嶺表，天下人對此感到快意。

繼兼侍講。方侂胄用事，箝天下之口，使不得議己，太府寺丞呂祖儉以讁死，布衣呂祖泰上書直言，中以危法，流之遠郡。居安奏請明其冤，以伸忠鯁之氣。又疏言："古今之治本亂階，更爲倚伏。以治易亂則反掌而可治，以亂治亂則亂去而復生。人主公聽則治，偏信則亂；政事歸外朝則治，歸内廷則亂；問百辟士大夫則治，問左右近習則亂；大臣公心無黨則治，植黨行私則亂；大臣正、小臣廉則治，大臣污、小臣貪則亂。如用人稍誤，是一侂胄死，一侂胄生也。"

接着兼任侍講。在韓侂胄當政的時候，箝制天下人的口舌，使他們不能議論自己，太府寺丞呂祖儉被貶死去，平民呂祖泰上書直言，被處以重罪，并流放到遠郡。王居安上奏請求爲他伸冤，以便伸張忠誠正直的風氣。又上疏説："古今的治和亂的根本，是互相依存的。用治取代亂來實現治易如反掌，用亂來治理亂那麽亂除去後還會産生。君主公正聽取各方面意見就會達到治，片面聽取意見就會亂；政事由外朝處理就會實現治，由内宫處理就會亂；詢問百官士大夫就會治，詢問身邊的近臣就會亂；大臣一心爲公不結朋黨就會治，結黨營私就會亂；大官正直、小官廉潔就會治，大官污濁、小官貪婪就會亂。如果任用人稍有失誤，那就是一個韓侂胄死了，一個韓侂胄又生。"

趙彦逾與樓鑰、林大中、章燮并召，居安言："鑰與大中用，宗廟社稷之靈，天下蒼生之福，彦逾不可與之同日而語。彦逾始以趙汝愚不與同列政地，遂啓侂胄專政之謀，汝愚之斥死，彦逾之力居多，而彦逾者，汝愚之罪人也。陛下乃使與二人者同升，不幾於薰蕕同器、邪正并用乎？非所以示趨向於天下也。"疏已具，有微聞者，除目夜下，遷起居郎兼崇政殿説書。於是爲諫官才十有八日。既供職，即直前奏曰："陛下特遷臣柱下史者，豈非欲使臣不得言耶？二史得直前奏事，祖宗法也。"遂極論之，又言："臣爲陛下耳目官，諫紙未乾，乃以近權要徙他職，不得其言

趙彦逾與樓鑰、林大中、章燮一起被召見，王居安説："樓鑰與林大中被任用，是宗廟社稷的靈祐，天下百姓的福分，趙彦逾和他們不能同日而語。趙彦逾當初因爲趙汝愚不願與他同朝任職，就啓發侂胄專權之謀，趙汝愚被貶死，趙彦逾出的力居多，趙彦逾是趙汝愚的罪人。陛下竟然讓他與其他二人同時升遷，不就近於將香草臭草放在一起、正人和邪徒一塊兒使用嗎？這不是給天下指引趨向的做法。"疏奏已經寫好，有人聽到一點風聲，就在夜間下達任命書，改任起居郎兼崇政殿説書。因此他任諫官纔十八天。上任以後，就直接到皇帝面前禀奏説："陛下特地提拔臣任柱下史的原因，難道不是想讓臣没辦法進言嗎？二史可以直接到君前奏事，這是祖宗的法令。"於是加以詳盡論述，又説："臣作爲陛下的耳目官，諫疏的墨迹没乾，就因爲得罪權貴要人

則去，臣不復留矣。”帝爲改容。御史中丞雷孝友論其越職，奪一官，罷。太學諸生有舉幡乞留者。四明楊簡邂逅山陰道中，謂“此舉吾道增重”。江陵項安世致書曰：“左史，人中龍也。”

而改任別的職務，不能够發表意見就離去，臣不想再留下了。”皇帝聽後動容。御史中丞雷孝友說他超越職權範圍，剝奪一級官階，罷免。太學生有人舉着幡請求挽留他。四明人楊簡在山陰道上與他相遇，說“這次我的旅程增加重量了”。江陵人項安世寫信給他說：“左史是人中蛟龍。”

逾年，復官，知太平州。當邊遽甫定，歲儉，汰去軍群聚寇攘，居安威惠流行，晏然若無事時。將副劉佑爲怨家詣闕告密，置獄金陵，居安以書抵當路辯其冤，或謂“佑自誣服，得無嫌於黨逆乎?”居安曰：“郡有無辜死，奚以守爲?”事果白。以直龍圖閣提點浙西刑獄。葛懌者，用戚屬恩補官，豪於貲，嘗憾父之嬖，既去而誣以盜，株連瘐死者數人，懌乃未嘗一造庭。居安一閱得實，立捕繫論罪，械送他州。入對，帝曰：“卿有用之才也。”權工部侍郎，以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

過了一年，恢復官職，爲太平州知州。當時邊境危急剛平定，因爲年歲收成不好，淘汰的軍士聚衆搶掠，王居安恩威并行，州内平定就像没有事時一樣。副將劉佑被仇家在朝廷告密，拘捕在金陵獄中，居安寫信給當權的人辯白他是冤枉的，有人說“劉佑自己也認罪了，你這樣做不是有黨附逆犯的嫌疑?”王居安說：“郡中有無辜的人死去，還要郡守幹什麼?”事情果然弄清楚了。以直龍圖閣提點浙西刑獄。有個叫葛懌的，因爲親戚的恩蔭補任官職，十分富有，因爲怨恨父親的寵妾，在她被休後誣告她偷盗，株連死在獄中的有好幾人，葛懌却一次也没到過法庭。王居安一批閱案情就知道了事實，立即將他逮捕治罪，押送到别的州。入朝奏對，皇帝說：“你是有用的人才。”代理工部侍郎，以集英殿修撰爲隆興府知府。

初，盜起郴黑風峒，羅世傳爲之倡，勢張甚。湖南所在發兵扼要衝，義丁表裏應援，賊乏食，少懈，主兵者稍堅持之，則就禽矣。會江西帥欲以買降爲功，遣人間道說賊，饋鹽與糧，賊喜，謀益逞。帥以病卒，繼者蹈其敝。賊陰治械，外送款，身受官峒中，不至公府。義丁皆恚曰：“作賊者得官，我輩捐軀壞產業，何所得!”於是五合六聚，各以峒名其鄉，李元勵、陳廷佐之徒，并起爲賊矣。放兵四劫，掠永新，撇龍泉，江西列城皆震。朝廷調江、鄂之兵屯衡、贛，而他兵駐龍泉者命吉守節制焉。吉守率師往，幾爲賊困，池兵來援失利。朝廷憂之，遂以居安爲帥。

當初，郴州黑風峒盜賊興起，羅世傳是倡導人，勢頭十分囂張。湖南官府派兵控制了交通要道，義兵裏外響應支援，賊兵缺乏糧食，稍微有些懈怠，指揮官兵的人衹要稍微堅持，盗賊就會被擒獲。遇到江西帥臣想用買通賊兵投降來邀功，派人秘密地去游說賊兵，并贈給鹽和糧食，賊人很高興，要求更加過分。帥臣因病去世，繼任的沿襲他的錯誤。賊兵暗地裏打造兵器，外表表示臣服，并在峒中接受官職，不到公府中去。義兵都憤怒地說：“作賊的得到官職，我們這些人拼性命獻産業，得到什麼了！”於是三五成群地聚合，也都用峒稱呼他們的鄉，李元勵、陳廷佐等，都起兵作賊了。放縱士兵四處劫掠，攻取永新，出擊龍泉，江西各城都受到震動。朝廷調集江、鄂的兵力駐扎衡州、贛州，其他駐在龍泉的兵力命令吉州太守指揮。吉州太守率部隊前往，幾乎被賊兵困住，池州兵來救援也失敗。朝

居安以書曉都統制許俊曰："賊勝則民皆爲賊，官軍勝則賊皆爲民，勢之翕張，决於此舉。將軍素以勇名，挫於山賊可乎?"俊得書皇恐，不敢以他帥事居安。居安督戰于黄山，勝之，賊始懼，走韶州，爲摧鋒軍所敗，勢日蹙。吉守前以戰不利，用招降之策，遣吏持受降圖來，書賊銜"江湖兩路大都統"。居安笑曰："賊玩侮如此，猶爲國有人乎?"白諸朝，吉守以祠去。遂命居安節制江、池大軍，駐廬陵督捕，領郡事。召土豪問便宜，皆言賊恃險陟降如猿猱，若鈔吾糧，吾事危矣。居安曰："吾自有以破賊。"會元勵執練木橋賊首李才全至，居安厚待才全而賞元勵，衆皆感。羅世傳果疑元勵之貳己，遂交惡。元勵率衆攻世傳，居安語俊曰："兩虎鬥于穴，吾可成卞莊子之功。"世傳嗾練木橋賊黨襲元勵，俘其孥，禽元勵以獻。時青草峒賊亦就禽，并磔于吉之南門。元勵既誅，世傳以功負恃益驕蹇，名效順而實自保。俊請班師，居安不許，俾因賊堡壁固守。居亡何，世傳果與兄世禄俱叛。居安奏乞朝廷毋憂，今落其角距，可一戰禽也。乃密爲方略，遣官民兵合圍之，世傳自經死，斬其首以徇，群盗次第平。居安之在軍中也，賞厚罰明，將吏盡力，始終用以賊擊賊之策，故兵民無傷者。江西人祠而祝之，刻石紀功。徙鎮襄陽，以言者罷，閒居十有一年。

廷對此擔憂，就任命王居安爲帥臣。

王居安寫信曉諭都統制許俊説："賊兵勝那麽百姓都會成爲盜賊，官軍勝那麽賊兵都會成爲百姓，形勢的好壞，決定於這一次行動，將軍素來以勇敢聞名，若被山賊打敗能行嗎?"許俊接信後很惶恐，不敢像對其他帥臣那樣對待王居安。王居安督兵在黄山與賊兵交戰，勝了他們，賊兵開始害怕，逃往韶州，被摧鋒軍打敗，勢力日益窘迫。吉州太守以前因爲攻戰不利，使用招降的策略，派小吏拿受降圖來，寫着賊兵的官銜"江湖兩路大都統"。王居安笑着説："賊兵如此輕慢不恭，還認爲國家有人嗎?"向朝廷禀告，吉州太守奉祠禄離去。於是朝廷任命王居安指揮江、池的大軍，駐扎廬陵督促捕捉賊兵，主管郡中事務。他召見土豪詢問可行的辦法，都説賊兵憑藉天險上下像猿猴一樣，如果搶掠我們的糧食，我們的事情就危急了。王居安説："我自有辦法破了賊兵。"正好元勵抓住練木橋賊人首領李才全送來，王居安優待李才全且獎賞了元勵，衆人都很感激。羅世傳果然懷疑元勵背叛自己，於是關係惡化，元勵帶人攻打羅世傳，王居安對許俊説："兩隻老虎在洞中相鬥，我們可以成就卞莊子那樣的功勞。"羅世傳唆使練木橋的賊兵襲擊元勵，俘獲他的妻子兒女，擒獲元勵獻上。這時青草峒的賊人也被擒獲，都在吉州南門分尸。元勵被殺後，羅世傳自恃有功勞更加驕横，名義上歸順實際是爲保全自己。許俊請求撤兵，王居安不同意，讓他依靠賊兵的堡壘進行固守。過了没多久，羅世傳與他哥哥羅世禄果然都叛變了。王居安上奏請求朝廷不用擔憂，如今已把他們的尖角利爪都除去了，一次戰鬥就能把他們擒獲。於是秘密布置策略，派遣官軍與民兵進行合圍，羅世傳上吊自殺，將他的首級斬下示衆，衆盜賊依次被平定。王居安在軍中，獎賞優厚處罰嚴明，將官們都很賣力，始終采取用賊兵打擊賊兵的辦法，所以士兵百姓都没有受傷的。江西人建祠堂紀念他，刻石碑記載他的功勞。改爲鎮守襄陽，因爲諫官彈劾罷官，閑居了十一年。

嘉定十五年與魏了翁同召，遷工

嘉定十五年和魏了翁一同被召見，任工部侍

部侍郎。時方受寶，中朝皆動色相賀。入對，首言："人主畏無難而不畏多難，輿地寶玉之歸，盍思當時之所以失。"言極切至。甫兩月，以集英殿修撰提舉玉隆宫。未幾，以寶謨閣待制知温州，郡政大舉。

郎。當時剛剛接受玉璽，朝廷上下都喜形於色相互慶賀。王居安入朝奏對，首先説："君主害怕没有困難但不怕困難多，土地和玉璽回歸，何不想想當時爲什麽失去。"言語極爲切當。剛過二個月，以集英殿修撰提舉玉隆宫。没多久，以寶謨閣待制爲温州知州，郡中政事徹底得到治理。

理宗即位，以敷文閣待制知福州，升龍圖閣直學士，轉大中大夫，提舉崇福宫。將行，鹽寇起寧化，居安以書諭汀守曰："土瘠民貧，業於鹽可盡禁耶？且彼執三首惡以自贖，宜治此三人，他可勿治。"部使者遣左翼軍將鄧起提兵往，起貪夜冒險與寇角以死，軍潰，民相驚逃去。事聞，命居安專任招捕。居安既留，募軍校劉華、丘鋭者授以計畫，至汀而賊已至郡矣，州人大懼。賊知帥有撫納意，即引退。華、鋭出入賊中，指期約降。有以右班攝汀守者，倔强好大言，以知兵自任，欲出不意爲己功。賊知其謀，敗降約，而建、劍諸郡并江西嘯聚蜂起矣。居安議不合，嘆曰："吾可復求焦頭爛額之功耶？"即拜疏歸。

理宗繼承帝位後，王居安以敷文閣待制爲福州知州，升任龍圖閣直學士，轉官大中大夫，提舉崇福宫。正要去上任，寧化出現鹽寇，王居安寫信告訴汀州知州説："土地貧瘠人民貧困，他們從事鹽業能全部禁止嗎？而且他們抓住三個首惡分子來自我贖罪，應僅把那三個人治罪，其他的不要過問。"部使者派遣左翼軍將領鄧起帶兵前往，鄧起趁夜間冒險和鹽寇交戰被打死，軍隊潰散，百姓也都驚慌逃走。事情上報以後，命令王居安專門負責招安民衆捕捉鹽寇。王居安留下後，召集軍校劉華、丘鋭面授策略，到汀州時賊人已經到了郡中了，州中的人們十分害怕。賊人知道王居安有安撫招納的意思，就引兵退去了。劉華、丘鋭到賊人營中，與他們約定日期招降。有個以右班殿直代理汀州知州的人，倔强而且喜歡説大話，自認爲精通兵法，想出其不意平定賊寇爲己請功。鹽賊知道了他的計謀，取消了投降的約定，建、劍各州以及江西的賊寇又蜂擁而起。王居安與其意見不合，嘆息説："我能再去求取焦頭爛額的功勞嗎？"就上疏辭官歸鄉。

居安以書生，於兵事不學而能，必誅峒寇而降汀寇，皆非苟然者。卒，累贈少保。居安宅心公明，待物不貳。有《方巖集》行世。

王居安作爲書生，對軍事雖没學過却有才能，能够平定峒寇并招降汀州鹽寇，都不是偶然的。去世，累積贈官少保。王居安心地公正明達，對待事物没有兩樣看法。有《方巖集》流傳世上。

論曰：李宗勉在庶僚，論事平直，及入相，負公清之稱。袁甫學有本原，善達其用，持節所過，其民至今思之。劉黻分别邪正，侃侃敢言，亦難能者。王居安掃除群邪，以匡王國，其志壯哉！

論曰：李宗勉在做僚屬小官時，論説事情公平正直，等到入朝任宰相，有公正清廉的名聲。袁甫的學問有來源，善於在實際中運用，在他做過官的地方，老百姓到現在還思念他。劉黻區别正義邪惡，侃侃而談敢於直言，也屬難能可貴。王居安掃除群賊，以匡扶王國，志向雄壯啊！

宋史卷四百六

列傳第一百六十五

崔與之　洪咨夔　許奕　陳居仁　劉漢弼

崔與之

崔與之字正子，廣州人。父世明，試有司連黜，每曰“不爲宰相則爲良醫”，遂究心岐、黄之書，貧者療之不受直。與之少卓犖有奇節，不遠數千里游太學。紹熙四年舉進士，廣之士繇太學取科第自與之始。

授潯州司法參軍。常平倉久弗葺，慮雨壞米，撤居廨瓦覆之。郡守欲移兑常平之積，堅不可，守敬服，更薦之。調淮西提刑司檢法官。民有窘於豪民逋負，毆死其子誣之者，其長欲流之，與之曰：“小民計出倉猝，忍使一家轉徙乎？况故殺子孫，罪止徒。”卒從之。知建昌之新城，歲適大歉，有强發民廩者，執其首，折手足以徇，盜爲止，勸分有法，貧富安之。開禧用兵，軍旅所需，天下騷然，與之獨買以係省錢。吏告月解不登，曰：“寧罷去。”和糴令下，與之獨以時買糴，令民自概。通判邕州，守武人，苛刻，衣賜不時給，諸卒大哄。漕司檄與之攝守，叛者帖然，乃密訪其首事一人斬之，闔郡以寧。擢發遣賓州軍事，郡政清簡。

崔與之字正子，廣州人。父親崔世明，參加官員考核連連失敗，常説“不做宰相就做好醫生”，於是潛心研究醫學書籍，給窮人治病不收費。崔與之少年時聰明過人而且有傑出的志節，不遠千里進入太學學習。紹熙四年考中進士，廣州士人從太學考取科第的從崔與之開始。

授任爲潯州司法參軍。常平倉很久沒有整修，他擔心下雨米會淋壞，就揭自己住房的瓦覆蓋在糧倉上。郡守準備將常平倉的積米兑賣，他堅決不同意，郡守敬佩，就向上推薦他。調任淮西提刑司檢法官。有個貧民因爲還不起欠大户的錢，就把自己的兒子打死來誣告大户，里長準備將他流放，崔與之説：“小民倉促之間想出這個辦法，怎麽忍心把他一家都流放呢？何况因故殺死子孫，也衹判服勞役。”里長最終采用他的建議。任建昌新城縣知縣，正好年成十分不好，有强行打開百姓糧倉的，就抓住他們的首領，折斷手脚示衆，盜賊因此被制止，勸導人們有無相濟都很得法，貧民富人都安定。開禧年間對外用兵，軍隊的需求，使天下騷動不安，獨有崔與之買入都用省錢計算。小吏告訴説月解錢供應不上，他説：“寧願被罷官。”和糴的命令下達以後，崔與之却依農時購買，買糧時讓百姓自己把斛刮平。通判邕州，郡守是武將，很苛刻，衣服物品不按時供給，士卒們鬧事。漕司發文命崔與之代理郡守，鬧事者安定下來，於是秘密調查到帶頭鬧事的一個人并將他斬首，全郡平靜。提拔

爲發遣賓州軍事，處理政事遵循清正簡約的原則。

尋特授廣西提點刑獄，遍歷所部，至浮海巡朱崖，秋毫無擾州縣，而停車裁决，奬廉劾貪，風采凛然。朱崖地産苦蕒，民或取葉以代茗，州郡征之，歲五百緡。瓊人以吉貝織爲衣衾，工作皆婦人，役之有至期年者，棄稚違老，民尤苦之。與之皆爲榜免。其他利病，罷行甚衆。瓊之人次其事爲《海上澄清録》。嶺海去天萬里，用刑慘酷，貪吏厲民，乃疏爲十事，申諭而痛懲之。高惟肖嘗刻之，號《嶺海便民榜》。廣右僻縣多右選攝事者，類多貪黷，與之請援廣東循、梅諸邑，减舉員賞格，以勸選人。熙寧免役之法，獨不及海外四州，民破家相望。與之議舉行未果，以語顏戣，戣守瓊，遂行之。

不久特别授任廣西提點刑獄，遍訪所管轄的地區，甚至渡海巡視朱崖，對經過的州縣絲毫也不煩擾，同時停車裁决，奬勵廉潔彈劾貪官，風采正直凛然。朱崖出産苦蕒，當地有些人就拿它的葉子代替茶葉，州郡對此徵税，每年五百緡。瓊州人用木棉編織衣被，工作都是婦女做，官府讓她們做這勞役有長達一年的，丢下孩子老人，百姓備受其苦。崔與之都宣布免除。其他的有利或有害的事，取消或實行的也很多。瓊州人把事情經過編寫成《海上澄清録》。嶺海離朝廷萬里，刑法殘酷，貪吏殘害人民，於是崔與之就羅列了十個方面，論述并對這些現象痛加懲處。高惟肖曾把這些文字刊刻，稱爲《嶺海便民榜》。廣右的偏僻縣多是選舉管事的人，但大都貪婪好財。崔與之引用廣東循、梅各縣的做法，减低推舉人員的奬賞規格，以鼓勵候選官員。熙寧年間實行的免役法，惟獨没有在海外四個州施行，百姓傾家蕩産者極多。崔與之擬議施行，結果没有實現，就告訴了顏戣，顏戣任瓊州長官，就實行了免役法。

召爲金部員外郎，時郎官多養資望，不省事，與之巨細必親省决，吏爲欺者必杖之，莫不震栗。金南遷于汴，朝議疑其進迫，特授直寶謨閣、權發遣揚州事、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寧宗宣引入内，親遣之，奏選守將、集民兵爲邊防第一事。既至，浚濠廣十有二丈，深二丈。西城濠勢低，因疏塘水以限戎馬。開月河，置釣橋。州城與堡寨城不相屬，舊築夾土城往來，爲易以甓。因滁有山林之阻，創五寨，結忠義民兵，金人犯淮西，沿邊之民得附山自固，金人亦疑設伏，自是不敢深入。

召入朝任金部員外郎，當時郎官多是培養資歷，不管事，崔與之大小事必定親自審察决定，官吏進行欺瞞必定被杖打，所以無不震驚害怕。金國將都城南遷到汴京，朝廷上下議論懷疑他們進逼，特别授任直寶謨閣、權發遣揚州事、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寧宗宣召入宫，親自差遣他，他上奏請求選擇守邊將領、召集民兵是邊防的第一件應做的事。到任後，加挖濠溝到寬十二丈，深二丈。西城濠溝地勢低，因此引進塘水來限制戰馬的行動。開挖月河，設置吊橋。州城墻和築有堡壘營寨的城墻不相連，原來是築的夾土墻以便往來，現在改爲磚墻。藉着滁州的山林險阻，建了五個寨子，聯絡忠義民兵，金兵侵犯淮西，沿邊界的人民依靠大山固守，金兵也懷疑有埋伏，從此不敢深入。

揚州兵久不練，分强勇、鎮淮兩軍，月以三、八日習馬射，令所部兵

揚州士兵長久不訓練，崔與之將他們分成强勇、鎮淮兩個軍，每月逢三、八的日子練習騎馬

皆仿行之。淮民多畜馬善射，欲依萬弩手法創萬馬社，募民爲之，宰相不果行。浙東饑，流民渡江，與之開門撫納，所活萬餘。楚州工役繁夥，士卒苦之，叛入射陽湖，亡命多從之者。與之給旗帖招之，衆聞呼皆至，首謀者獨遲疑不前，禽戮之，分其餘隸諸軍。

射箭，并命令所率部隊都仿效實行。淮河地區民衆大都養馬擅長射箭，崔與之準備按照萬弩手的辦法創建萬馬社，招募民衆籌辦，宰相没有批准。浙東發生饑荒，流民渡過長江，崔與之接納安撫，救活一萬多人。楚州的工程勞役繁多，士兵深受其苦，叛逃進射陽湖，逃亡的人有不少跟隨他們。崔與之讓人拿着自己的令旗和帖子去招撫，叛逃的人們一聽就都回來了，衹有帶頭的人還遲疑不决，於是就把他抓起來殺了，把其餘的人分配到各部官軍中。

山東李全以衆來歸，與之移書宰相，謂："自昔召外兵以集事者，必有後憂。"宰相欲圖邊功，諸將皆懷僥倖，都統劉琸承密札取泗州，兵渡淮而後牒報。琸全軍覆没，與之憂憤，馳書宰相，言："與之乘鄣五年，子養士卒，今以萬人之命，壞於一夫之手，敵將乘勝襲我。"金人入境，宰相連遺與之三書，俾議和。與之答曰："彼方得勢，而我與之和，必遭屈辱。今山寨相望，邊民米麥已盡輸藏，野無可掠，諸軍與山寨并力剿逐，勢必不能久駐。况東海、漣水已爲我有，山東歸順之徒已爲我用，一旦議和，則漣、海二邑若爲區處？山東諸酋若爲措置？望别選通才，以任和議。"與之自劉琸敗，亟修守戰備，遣精鋭，布要害。金人深入無功，而和議亦寢。

山東李全帶着人馬來歸附，崔與之寫信給宰相説："自古召納外人的軍隊來謀求事情成功的，必定會有後患。"宰相想謀取邊防的功勞，將領們也都懷着僥幸心理，都統劉琸秉承密令攻打泗州，軍隊渡過淮河後纔派人報告。劉琸全軍覆没，崔與之憂傷而且憤恨，寫急信給宰相，説："我守邊五年，對士兵像對自己的兒子，如今却將一萬人的性命，葬送在一個人手裏，敵人將會乘勝襲擊我們。"金兵攻入境内，宰相連着給崔與之寫了三封信，讓他議和。崔與之回答説："敵人正占着優勢，這時我們與他們講和，必定會遭受屈辱。如今我方山寨相連，邊境民衆的糧食已經全都收藏起來，野外没有可以搶掠的，各部軍隊與山寨兵力合力圍剿驅逐，敵人勢必不能長久占領。况且東海、漣水已經屬於我方所有，山東歸順的人衆已經爲我所用，一旦議和，那麼漣水、東海二縣將怎麼辦？山東的各義軍首領將怎麼辦？希望另外挑選有才能的人，負責議和。"崔與之在劉琸失敗以後，積極加强戰備，分派精鋭兵力，布置在要害地區。金兵深入境内却没撈到好處，議和的事也擱置下來。

時議將姑闕兩淮制置，命兩淮帥臣互相爲援，與之啓廟堂曰："兩淮分任其責，而無制閫總其權，則東淮有警，西帥果能疾馳往救乎？東帥亦果能疾馳往救西淮乎？制閫俯瞰兩淮，特一水之隔，文移往來，朝發夕至，無制閫則事事稟命朝廷，必稽緩誤事矣。"議遂寢。

當時考慮將兩淮制置姑且空着，命令兩淮的帥臣互相支援，崔與之在朝廷上説："兩淮分别負責，如果没有制置使總領權力，那麼東淮有警報，西淮帥臣果真能飛速前往救援嗎？制置使俯視着兩淮，與它們衹有一水之隔，公文的往來，早晨發出晚上就能到，如果没有制置使就要事事都請示朝廷，必定會延緩時機誤事了。"議論就此壓下。

召爲秘書少監，軍民遮道垂涕。與之力辭召命，竟還。將度嶺，趣召不已，行次池口，聞金人至邊，乃造朝奏："今邊聲可慮者非一，惟山東忠義區處要不容緩。"前後累疏數千言，每嘆養虎將自遺患。

召入朝任秘書少監，軍民攔路流淚。崔與之極力推辭召任命令，最終回去。朝廷再三催促他上任，途中經過池口時，聽到金兵到邊境的消息，於是到朝廷上奏說："如今邊境值得憂慮的并不衹是一方面，衹有對山東忠義軍的處理刻不容緩。"前後累積上疏有幾千字，常感嘆養虎必將給自己留下後患。

升秘書監兼太子侍講，權工部侍郎。未幾，成都帥董居誼以黷貨爲叛卒所逐，總領楊九鼎遇害，蜀大擾。與之以選爲焕章閣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至即帖然。時安丙握蜀重兵久，每忌蜀帥之自東南來者，至是獨推誠相與。丙卒，詔盡護四蜀之師，開誠布公，兼用吴、蜀之士，拊循將士，人心悦服。先是，軍政不立，戎帥多不協和，劉昌祖在西和，王大才在沔州，大才之兵屢衄，昌祖不救，遂棄皁郊。吴政屯鳳州，張威屯西和，金人自白環堡突入黑谷，威不尾襲，而迂路由七方關上青野原，金人遂得入鳳州。與之戒以同心體國之大義，於是戎帥協和，而軍政始立。

升任秘書監兼太子侍講，代理工部侍郎。没多久，成都帥臣董居誼因爲貪財被叛兵驅逐，總領楊九鼎遇害，蜀地形勢大亂。崔與之被挑選任命爲焕章閣待制、成都府知府、本路安撫使，到任後形勢立即穩定。當時安丙長期掌握着蜀地重兵，對東南部來任蜀帥的人常猜忌，但對於崔與之却以誠相待。安丙去世後，皇帝下詔命令四蜀軍隊全歸他掌握，他開誠布公，對吴、蜀兩地的人才都加以使用，安撫將士，人們心悦誠服。此前，軍隊政令没有確立，軍隊統帥之間多數不和，劉昌祖在西和，王大才在沔州，王大才的部隊屢次失敗，劉昌祖却不援救，於是放棄了皁郊。吴政駐扎在鳳州，張威屯兵西和，金兵從白環堡突擊進入黑谷，張威不尾隨襲擊，却繞路從七方關上了青野原，金兵因此得以進入鳳州。崔與之告誡他們要遵循同心保國的大義，於是將帥之間關係協調融合，軍隊事務得到治理。

先是，丙嘗納夏人合從之請，會師攻秦、鞏，而夏人不至，遂有皁郊之敗。與之至是飭邊將不得輕納。逾年，夏人復攻金人，遣百騎入鳳州，邀守將求援兵。與之使都統李冲來言曰："通問當遣介持書，不當遣兵徑入。若邊民不相悉，或有相傷，則失兩國之好，宜斂兵退屯。"夏人知不可動，不復有言。初，金人既弊，率衆南歸者所在而有，或疑不敢納。與之優加爵賞以來之。未幾，金萬户呼延棫等扣洋州以歸，與之察其誠，納之，籍其兵千餘人，皆精悍善戰，金人自是不敢窺興元。既復鏤榜邊關，開諭招納，金人諜得之，自是上下相

此前，安丙曾接受西夏人聯合的建議，合兵攻打秦、鞏，但西夏人没有來，於是就有了皁郊那一次敗仗。所以崔與之現在告誡邊防將領不許輕率地接受他們的建議。過了一年，西夏人又向金兵進攻，派了一百騎兵進入鳳州，向宋守將請求援兵，崔與之派都統李冲到鳳州對他們說："訪問應該派使者拿着國書，不應當派兵直接進來。如果邊境人民不瞭解情况，萬一有衝突，就會損害兩國的友好關係，請你們收兵回去。"西夏人知道不能動摇，就不再說話。當初，金國衰落，率衆歸附宋朝的到處都有，有人懷疑不敢接納。崔與之給予優厚的爵位獎賞來吸引他們。没多久，金國萬户呼延棫等人與洋州聯係歸順，崔與之瞭解到他們的誠意，接納了他們，并將他們的一千多士兵入了軍籍，這些人都精悍善戰，金

疑，多所屠戮，人無固志，以至於亡。

兵從此不敢窺視興元。然後又在邊境關口出告示，公開進行招納，金國人偵察到這個消息，從此上下互相猜疑，殺了很多人，人心浮動，以至於亡國。

蜀盛時，四戎司馬萬五千有奇，開禧後，安丙裁去三之一，嘉定損耗過半，比與之至，馬僅五千。與之移檄茶馬司，許戎司自於關外收市如舊，嚴私商之禁，給細茶，增馬價，使無爲金人所邀。總司之給料不足者，亦移檄增給之。乞移大帥於興元，雖不果行，而凡關外林木厚加封殖，以防金人突至。隔第關、盤車嶺皆極邊，號天險，因厚間探者賞，使覘之，動息悉知，邊防益密。總計告匱，首撥成都府等錢百五十萬緡助糴本。又慮關外歲糴不多，運米三十萬石積沔州倉，以備不測。初至，府庫錢僅萬餘，其後至千餘萬，金帛稱是。蜀知名士若家大酉、游似、李性傳、李心傳、度正之徒皆薦達之，其有名浮於實、用過其才者，亦歷歷以爲言。沔帥趙彦呐方有時名，與之獨察其大言亡實，它日誤事者必此人，移書廟堂，欲因乞祠而從之，不可付以邊藩之寄，後果如其言。與之以疾丐歸，朝廷以鄭損代，既受代，金諜知之，大入，與之再爲臨邊，金人乃退。召爲禮部尚書，不拜，便道還廣。蜀人思之，肖其像於成都仙遊閣，以配張詠、趙抃，名三賢祠。

蜀地形勢最好時，四戎司的軍馬有一萬五千多匹，開禧年以後，安丙裁去三分之一，嘉定年間又損失一大半，等到崔與之到任以後，僅有五千匹。崔與之給茶馬司下達公文，允許戎司像原來一樣自行從關外收買，嚴格禁止私人經營，供給細茶，提高馬的價格，以使它不被金國人吸引。總司飼料供應不足的，也下命令增加供應。請求將總帥府移到興元，雖然没有施行，但凡是關外地區都大量種植樹木，來防止金兵突然進犯。隔第關、盤車嶺都是最邊遠的地區，號稱天險，於是加大對諜報人員的獎賞，讓他們進行刺探，敵人的一舉一動都能知道，因此邊防更加嚴密。總計的錢用完，首次調撥成都府等錢一百五十萬緡作爲買糧的本錢。又考慮到關外每年買的糧不多，就運去三十萬石米儲存在沔州糧倉中，以防備不測。崔與之剛到任時，府庫的錢僅有一萬多，後來增加到一千多萬，金帛與之相當。對蜀地的知名人士像家大酉、游似、李性傳、李心傳、度正等人都加以推薦，對那些名過其實、使用超過他的才能的人，也都一一加以指明。沔州帥臣趙彦呐當時很有名氣，衹有崔與之察覺到他光説大話却没有實際行動，以後必定會耽誤大事，就寫信給朝廷，準備藉趙彦呐請求祠禄時予以批准，不能把邊防大任交到他手裏，後來果然和崔與之説的一樣。與之因病請求歸鄉，朝廷用鄭損代替他，金國人刺探到這個消息後，大舉入侵，崔與之再次來到邊境，金國人於是退兵。召入朝任禮部尚書，没有接受任命，順路回到廣州。蜀地人思念他，將他的像畫在成都的仙遊閣，配上原來的張詠、趙抃，稱爲三賢祠。

理宗即位，授充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辭，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宫。遷焕章閣學士、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又辭，授徽猷閣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宫。端平初，

理宗即位後，授任爲充顯謨閣直學士、潭州知州、湖南安撫使，推辭，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宫。改任焕章閣學士、隆興府知府、江西安撫使，又推辭，授任徽猷閣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宫。端平初年，理宗親政，召他任吏部尚書，數

帝既親政，召爲吏部尚書，數以御筆起之，皆力辭。金亡，朝廷議取三京，聞之頓足浩嘆。繼而授端明殿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宫，亦辭，俄授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

次親筆寫詔起用他，都極力推辭。金國滅亡後，朝廷打算奪取三京，他聽説後跺脚長嘆。接着任命他爲端明殿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宫，也推辭。接着授任廣東經略安撫使兼廣州知州。

先是，廣州摧鋒軍遠戍建康，留四年，比撤戍歸，未逾嶺，就留戍江西，又四年，轉戰所向皆捷，而上功幕府，不報，求撤戍，又不報，遂相率倡亂，縱火惠陽郡，長驅至廣州城，聲言欲得連帥洎幕屬甘心焉。與之家居，肩輿登城，叛兵望之，俯伏聽命，曉以逆順禍福，其徒皆釋甲，而首謀數人，懼事定獨受禍，遂率之遁去，入古端州以自固。至是，與之聞命亟拜，即家治事，屬提刑彭鉉討捕，潛移密運，人無知者。俄而新調諸軍畢集，賊戰敗請降，桀黠不悛者戮之，其餘分隸諸州。

在這之前，廣州的摧鋒軍遠到建康守衛，留守四年，等到撤離駐地回去，没有過嶺，就近留守江西，又是四年，戰鬥所到之處全部勝利，但功勞上報幕府，却没有回音，請求撤除駐守，又没有回答，於是聯合作亂，縱火燒了惠陽郡，長驅直入到廣州城，聲稱要抓住帥臣以及幕府屬官纔罷休。崔與之這時閑居在家，坐着轎子登上城頭，叛兵望見他，都跪伏地上聽從命令，崔與之給他們講明叛逆與歸順的禍福，叛兵聽後都解除武裝，但爲首的幾個人，害怕事情平定後獨自受處罰，就率領衆人逃跑，進入端州古城固守。到這時，崔與之接到任命後立即就任，就在家裹處理事情，嘱咐提刑彭鉉討伐追捕，秘密調動，没有人知道。很快新調動的各部隊全部集中，叛兵戰敗投降，把其中狡猾不馴的殺死，其餘的分配各州軍隊。

帝於是注想彌切，拜參知政事，拜右丞相，皆力辭。乃訪以政事之孰當罷行，人才之孰當用舍？與之力疾奏："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用人之道，無越於此。蓋忠實之才，謂之有德而有才者也。若以君子爲無才，必欲求有才者用之，意嚮或差，名實無别，君子、小人消長之勢，基於此矣。陛下勵精更始，擢用老成，然以正人爲迂闊而疑其難以集事，以忠言爲矯激而疑其近於好名，任之不專，信之不篤。或謂世數將衰，則人才先已凋謝，如真德秀、洪咨夔、魏了翁，方此柄用，相繼而去，天意固不可曉。至於敢諫之臣，忠於爲國，言未脱口，斥逐隨之，一

皇上對他的注意和想念更加迫切，授任參知政事，授任右丞相，全都極力推辭。於是向他詢問哪些政事應當施行哪些應當取消，人才中哪些應任用哪些應捨去，崔與之强撑病體奏答説："上天創造出人才，自然足够一代的使用，衹是要辨别他是君子還是小人而已。忠誠踏實而且有才華的，是上等的；才能雖然不太高，但忠誠踏實有操守的，是次一等的。用人的途徑，没有超越這個的。因爲忠誠踏實的人才，稱作有德而且有才。如果認爲君子是没有才能的，一定要找有才能的來任用，本意和趨向可能有差别，但名和實却没有區别，君子和小人的勢力的此消彼長，就是以這個爲基礎的。陛下振作精神進行變革，提拔老成持重的人，但是認爲正直的人不切實際因而懷疑他們難以辦成事，認爲忠誠的言論激烈偏激因而懷疑他們是貪圖名聲，任用他們却不專一，信任他們却不誠篤。有人説世道將要衰落，那麽人才首先就已凋落，比如真德秀、洪咨夔、

去而不可復留，人才豈易得，而輕棄如此。陛下悟已往而圖方來，昨以直言去位者亟加峻擢，補外者蚤與召還，使天下明知陛下非疏遠正人，非厭惡忠言，一轉移力耳。陛下收攬大權，悉歸獨斷。謂之獨斷者，必是非利害，胸中卓然有定見，而後獨斷以行之。比聞獨斷以來，朝廷之事體愈輕，宰相進擬多沮格不行，或除命中出，而宰相不與知，立政造命之原，失其要矣。大抵獨斷當以兼聽爲先，儻不兼聽而斷，其勢必至於偏聽，實爲亂階，威令雖行於上，而權柄潛移於下矣。"

又曰："邊臣主和，朝廷雖知，而未嘗明有施行。憂邊之士，剴切而言，一鳴輒斥，得非朝廷亦陰主之乎？假使和而可保，亦當議而行之可也。"又曰："比年以變故層出，盗賊跳梁，雷雹震驚，星辰乖異，皆非細故。京城之災，七年而兩見，豈數萬户生靈皆獲罪於天者。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陛下所當凜凜，惟有求直言可以裨助君德，感格天心。"又曰："戚畹、舊僚，凡有絲髮夤緣者，孰不乘間伺隙以求其所大欲，近習之臣，朝夕在側，易於親昵，而難於防閑。司馬光謂'内臣不可令其采訪外事，及問以群臣能否'，蓋干預之門自此始也。若謂其所言出於無心，豈知愛惡之私，因此而入，其於聖德，寧無玷乎？"帝覽奏嘉嘆，趣召愈力，控辭至十有三疏。

魏了翁，剛剛掌權，就都相繼離去，天意固然不能瞭解。至於敢於進諫的大臣，忠心爲國，話還没説出口，貶斥驅逐就隨之而來，一離去就無法挽留，人才豈是容易得到的，但却像這樣輕易放棄。陛下明白以往的事就要謀劃未來，以前因爲直言進諫而被貶官的應立即破格提拔，補外任的早早召回，讓天下人明確知道陛下并不是疏遠正直的人，不是厭惡忠誠的言論，這是一種轉變的力量而已。陛下收回并總攬大權，一切都由陛下獨自做出決斷。稱作獨自決斷的，必定是對是非和利害，胸中有着確定的高超的見解，然後獨自做出決斷加以施行。最近聽説自從皇上獨自做决斷以來，朝廷政體却更削弱，宰相的進言和擬議大多擱置不能施行，有時任命從内宫發出，宰相却不知道，確立政體發出命令的本原，就失去要領了。一般來説獨自決斷應當以全面聽取意見作爲先導，倘若没有全面聽取意見就做决斷，勢必會片面地聽從，這實際上是禍亂的根源，雖然上邊行使權威命令，但權柄暗地裏就下移了。"

又説："邊防官員主張議和，朝廷雖然知道，但却没有什麽明確的措施，爲邊防擔憂的人士，懇切地進言，但一説話就被斥責，莫不是朝廷暗裏也是主張議和嗎？假使講和能保全國家，也應當經過討論再施行纔對。"又説："這些年因爲變亂事故不斷出現，盗賊猖獗，雷電冰雹使人震驚，星辰出現怪異現象，這都不是小事故。京城的火災，七年之中兩次出現，難道是幾萬户百姓都得罪上天了。百姓有過失，責任在我一個人，這是陛下應當感到害怕的，祇有訪求正直的言論纔能有助於君主的恩德，感動上天的心。"又説："皇室親戚、舊時的屬官，凡是有一點關係的，誰不尋找機會來追求他們一心想得到的東西，親近常見的臣下，早晚在身邊，容易親昵，難於提防。司馬光説'内宫的官員不能讓他探聽瞭解外朝事情，以及問他們大臣是否有能力'，因爲干預政事的大門會從此打開。如果説他們所説的是出於無心，哪裏知道喜愛厭惡的私情，會就此進入心中，這對於聖上的恩德，難道没有玷污嗎？"皇上看了奏章後贊許感嘆，更加急切地召他入

朝，召他的公文甚至有十三疏。

嘉熙三年，乃得致仕，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自領鄉郡，不受廪祿之入，凡奉餘皆以均親黨。薨時年八十有二，遺戒不得作佛事。累封至南海郡公，謚清獻。

嘉熙三年，纔得以退休，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自從領鄉郡，不接受官府供給的糧食，凡是多餘的俸祿都分給親友。去世時年八十二歲，遺言中告誡不許爲他作佛事。累積封爵到南海郡公，謚號清獻。

洪咨夔

洪咨夔字舜俞，於潛人。嘉定二年進士，授如皋主簿，尋試爲饒州教授。作《大治賦》，樓鑰賞識之。授南外宗學教授，以言去。丁母憂，服除，應博學宏詞科，直院莊夏舉自代。

洪咨夔字舜俞，於潛人。嘉定二年進士，授任爲如皋主簿，隨即試任饒州教授。作了《大治賦》，樓鑰看後很賞識。授任南外宗學教授，因爲讒言罷官。爲母親服喪，服喪期滿，參加博學宏詞科考試，直院莊夏推舉他代替自己。

崔與之帥淮東，辟置幕府，邊事纖悉爲盡力。丘壽雋代與之爲帥，金人犯六合，揚州閉門設守，咨夔亟詣壽雋言曰："金人忌楚，必未至揚，乃先自示弱，不特淮左之人心動，而金人且驕必來矣。第當遠斥堠、精間探，簡士馬，張外郡聲援而大開城門，晏然如平時。若金人果來犯，某當身任之。"壽雋愧謝。已而金人果遁。山陽兼帥事青州張林請獻銅錢二十萬緡，咨夔謂宜以所獻就犒其軍，如唐魏博故事，使無輕量中國心。帥乃令輸其半，林亦不復來。

崔與之任淮東帥臣，將他召到自己的幕府，對於邊防事務無論大小都很盡力。丘壽雋接替崔與之任帥臣，金兵侵犯六合，揚州關閉城門進行防守，洪咨夔急忙去見丘壽雋說道："金國人顧忌的是楚州，一定還不到揚州，現在却自己先示弱，不衹是淮左人心浮動，而且金兵也會驕横而必定來進攻揚州。現在應當向遠方派遣偵察士兵、精選間諜，精簡人馬，讓外圍郡縣大張援救的聲勢并把揚州城門大開，像平時一樣安寧。如果金兵真來侵犯，我負全部責任。"丘壽雋慚愧地拜謝。不久金兵果然逃走了。山陽兼青州帥臣張林要求進獻銅錢二十萬緡，洪咨夔說應該把進獻的銅錢就地犒勞他的軍隊，就像唐朝魏博的舊例，讓他們没有輕視中國的心理。帥臣於是命令提供一半，張林也不再來。

與之帥成都，請於帝，授咨夔籍田令、通判成都府。與之爲制置使，首檄咨夔自近，辭曰："今當開誠心、布公道，合西南人物以濟國事，乃一未有聞而先及門生、故吏，是示人私也。"卒不受，惟以通判職事往來效忠，蜀人高之。尋知龍州。州歲貢麩金，率科礦户，咨夔曰："將奉上乃厲民乎？"出官錢市之。江油之民歲戍邊，復苦餫餉，爲請于制、漕司免之。毁鄧艾祠，更祠諸葛亮，告其民

崔與之任成都帥臣，向皇帝請求，授任洪咨夔籍田令、通判成都府。崔與之任制置使，首先發命令讓咨夔到自己的屬下，咨夔辭謝説："如今應該堅持誠心和公道，會合西南的人才物力來成就國家大事，一件事也没聽説做却先想到門生和舊部下，這是把私情給人看。"最終也没接受，衹是在通判的職務範圍内來往效力，蜀地人認爲他高尚。隨即爲龍州知州。州中每年上貢的麩金，都是徵收礦户的，洪咨夔説："要供奉皇上就殘害人民嗎？"拿出官府的錢進行收購。江油的民衆每年要守衛邊境，又苦於要自己運輸糧

曰："毋事仇讎而忘父母。"

食，洪咨夔向制、漕兩司請求免除。毁去鄧艾祠，改成祭祀諸葛亮，并對當地民衆説："不要事奉仇人却忘了父母官。"

還朝，爲秘書郎，遷金部員外郎。會詔求直言，慨然曰："吾可以盡言寤主矣。"其父見其疏，曰："吾能吃茄子飯，汝無憂。"史彌遠讀至"濟王之死，非陛下本心"，大恚，擲于地。轉考功員外郎。轉對，復言李全必爲國患。於是臺諫李知孝、梁成大交論，鐫二秩。讀書故山，七年而彌遠死，帝親政五日，即以禮部員外郎召，入見，乞養英明之氣，及論君子小人之分。帝問今日急務，對以"進君子而退小人，開誠心而布公道"。且言"在陛下一念堅凝"。又問在外人物，對以"崔與之護蜀而歸，閒居十年，終始全德之老臣，若趣其來，可爲朝廷重。真德秀、魏了翁陛下所簡知，當聚之本朝"。

回到朝廷，任秘書郎，改任金部員外郎。正好皇帝有詔訪求直言，他感慨地説："我可以盡情地進言來使君主醒悟了。"他父親見到他的奏疏，説："我能吃茄子飯，你不要有後顧之憂。"史彌遠讀到"濟王的死，并不是陛下的本意"，大爲惱怒，將奏疏扔到地上。轉任考功員外郎。輪流入殿面君指陳時政得失時，又説李全必定會成爲國家禍患。於是臺諫官李知孝、梁成大先後彈劾他，被削官二級。在故鄉山中讀書，七年後史彌遠死去，皇帝親政的第五天，就召他任禮部員外郎，入朝覲見，請求皇帝培養英明的氣質，同時論述君子和小人的區别。皇帝詢問當前的緊要事務，他回答説"進用君子而斥退小人，顯示誠心而散布公道"。并且説"在於陛下的思想堅定"。皇帝又詢問在朝廷外的人才，回答説："崔與之保全蜀地歸附，閑居了十年，是始終保持好品德的老臣，如果召他來朝，可以成爲朝廷重臣。真德秀、魏了翁是陛下瞭解的，應當把他們聚集在朝廷。"

翼日，與王遂并拜監察御史。咨夔感激知遇，謂遂曰："朝無親擢臺諫久矣，要當極本窮原而先論之。"乃上疏曰："臣歷考往古治亂之原，權歸人主，政出中書，天下未有不治。權不歸人主，則廉級一夷，綱常且不立，奚政之問？政不出中書，則腹心無寄，必轉而他屬，奚權之攬？此八政馭群臣，所以獨歸之王，而詔之者必天官冢宰也。陛下親政以來，威福操柄，收還掌握，揚廷出令，震撼海宇，天下始知有吾君。元首既明，股肱不容於自惰，撤副封，罷先行，坐政事堂以治事，天下始知有朝廷。此其大權、大政，亦略舉矣。然中書之敝端，其大者有四：一曰自用，二曰自專，三曰自私，四曰自

第二天，與王遂一起被任命爲監察御史。洪咨夔感激皇帝對自己的瞭解和信任，對王遂説："朝廷没有親自提拔臺諫官已經很久了，應當追溯根源先論述這個問題。"於是上疏説："臣仔細考察了古時候治和亂的根源，權力由君主掌握，政令由中書省發出，天下没有不治理好的。權力不是由君主掌握，那麽上下的地位一樣，綱紀倫常都確立不了，還談什麽政治？政令不從中書省發出，那麽心腹大臣没有寄托，必定會轉而歸屬别人，還掌握什麽權力？這就是八政駕馭全體臣子，權力由君王獨自掌握的原因，而發布詔令的人必定是天官冢宰。陛下親自處理政事以來，對於施威賜福的權柄，收回自己掌握，主持朝政發布政令，海内外受到震撼，天下纔知道有我們陛下。國家首領明確了，輔佐的人就不容許偷懶，撤除奏疏副本，取消原先施行的，坐在政事堂中處理事務，天下這纔知道有朝廷。這是大權力、

固。願陛下於從容論道之頃，宣示臣言，俾大臣充初志而加定力，懲往轍而圖方來，以仰稱勵精更始之意。”帝嘉納之。又首乞罷樞密使薛極以厲大臣之節，章三上，卒出之。其他得罪清議者，相繼劾去，朝綱大振。

大政事，也是簡略地論説一下。但是中書省的弊端，大的方面有四個：一是自以爲是，二是自我專權，三是考慮自己的私利，四是自我固守。希望陛下在論證道義的時候，把臣的話講給大家聽，使大臣們更加堅持當初的志向，吸取以往的經驗并爲未來作打算，以符合皇上振作精神進行變革的意思。”皇帝嘉獎并接受了他的建議。又首先請求罷免樞密使薛極來激勵大臣的氣節，三次上奏，終於將薛極貶出。其他受到公正評議指責的，也接連被彈劾貶出，朝廷紀綱得到極大的整頓。

明年，改元端平。咨夔預乞於正月朔下詔求直言，使人人得盡言無隱，又乞令内職任之穹者各舉所知，皆從之。時登進諸儒，以廣講讀、説書之選。咨夔言聖學之實，所當講明而推行者有六：一，親睦本支；二，正始閨門；三，警肅侍御；四，審正邪用舍；五，儲養文武之才；六，憂根本無生事邀功。又言常平義倉、鹽課及苗税多取之敝。京湖以《八陵圖》來上，咨夔援紹興留司奉表八陵及東晋大都督親謁五陵故事，乞先詔制臣往省，俟還，别議朝祭。又復以完顔守緒骨來獻，時相侈大其事，咨夔曰：“此朽骨耳，函之以葬大理寺可也。第當以金亡告九廟，歸諸祖宗德澤，況與大敵爲鄰，抱虎枕蛟，事變叵測，顧可侈因人之獲，使邊臣論功，朝臣頌德。且陛下知慕崇政受俘之元祐，獨不鑒端門受降之崇寧乎?”然不果悉從。

第二年，改年號端平。洪咨夔預先請求在正月初一下詔訪求直言，讓人人都盡情表達不要隱瞞，又請求讓内侍中職位比較高的也都把他們瞭解的情況列舉出來，這些建議都被采納。按時招納儒者，以便增加講讀官、説書官的人選。洪咨夔説聖人學問的實際内涵，應當明確論述而且推行的有六個方面：一，本族人親順和睦；二，端正内宫風氣；三，整肅侍從人員；四，考察對正直人和邪徒的使用或捨棄；五，培養文武人才；六，考慮根本利益不要惹事來邀功請賞。又論説常平義倉、鹽税以及苗税過多徵收的弊端。京湖地區來獻《八陵圖》，洪咨夔援引紹興年間留守司奉命上表八陵以及東晋的大都督親自拜謁五陵的舊事，請求先下詔讓制臣去考察，等回來以後，另外商議舉行朝廷祭禮。又有來進獻完顔守緒的骨頭的，當政宰相誇大這件事，洪咨夔説：“這不過是朽骨罷了，裝在盒子裏葬在大理寺就行。然後就應當在九廟中宣告金國已滅亡，把這歸功於祖宗的聖德和恩澤，況且與强大的敵人爲鄰，就像懷抱老虎頭枕蛟龍，事情的變化都没法預測，怎麽能因爲擒獲某個人，就讓邊防官員議論功勞，朝廷大臣頌揚聖德。而且陛下知道并羡慕元祐年在崇政門接受獻俘虜的事，却不吸取崇寧年間在端門受降的教訓嗎?”然而結果没有全部被采納。

擢殿中侍御史，會王定入臺察，力詆蔣重珍，咨夔乃按定疾視善良，乞罷之。越三日，左遷定，而擢咨夔

提拔爲殿中侍御史，正好王定到御史臺任監察御史，極力詆毁蔣重珍，洪咨夔於是核察王定敵視好人，請求罷免他。過了三天，將王定降

中書舍人，尋兼權吏部侍郎，與真德秀同知貢舉，俄兼直學士院。時咨夔口瘍已深，復上疏謂當引咎悔過，且乞祠，帝曰："卿在朝多有裨益，何輕去？"咨夔奏："臣數備臺諫、給舍，皆不能遏六月之師，何補於朝？臣病久當去，去猶足裨風俗。"帝勉留之，遷吏部侍郎兼給事中。奏："比徇私成俗，化實未更，所恃以一公鑠萬私者，獨陛下耳，而好樂營繕，親厚近屬，保護舊臣，若未能無所繫累。"上在位逾一紀，國本未立，未有敢深言之者，咨夔乞擇宗室子養之，并爲濟王立後。

職，并提拔洪咨夔任中書舍人，隨即兼任代理吏部侍郎，與真德秀共同知貢舉，很快兼直學士院。這時洪咨夔的口腔潰瘍已很嚴重，就又上疏說自己應該承擔錯誤并悔過，同時請求祠祿，皇帝說："你在朝廷對朝政有很多幫助，爲什麼輕易離去？"洪咨夔上奏說："臣幾次擔任臺諫官、給舍官，都不能阻止六月的軍事行動，對朝廷有什麼好處？臣長期生病應當離去，離去了還能有利於風俗。"皇帝努力挽留他，任命他爲吏部侍郎兼給事中。他上奏說："近來謀私利成了習俗，風氣其實没有改變，能依靠自己的公正來改變千萬謀私利人的，衹有陛下了，但陛下喜好游樂大興土木，對身邊的侍臣親近厚待，保護舊時大臣，好像没能做到無所牽挂和偏向。"皇上在位超過十二年，國家繼承人没有確立，没有人敢於深入談論此事，洪咨夔請求挑選皇族子弟來哺育，同時爲濟王確立後嗣。

擢給事中，史嵩之入相，召赴闕下，進刑部尚書，拜翰林學士、知制誥。求去愈力，加端明殿學士，卒。御筆："洪咨夔鯁亮忠愨，有助親政，與執政恩例，特贈兩官。"其遺文有《兩漢詔令擥抄》、《春秋説》、外内制、奏議、詩文行于世。

提拔爲給事中，史嵩之任宰相，召他到宫中，進爲刑部尚書，被任命爲翰林學士、知制誥。更加堅决地要求辭官，加官端明殿學士，去世。皇帝親筆寫道："洪咨夔耿直忠誠，對政治更新有幫助，賜給他執政官的待遇，特别追贈兩級官階。"遺留文章有《兩漢詔令擥抄》、《春秋説》、外内制、奏議、詩文等在世上流行。

許奕

許奕字成子，簡州人。以父任主長江簿。丁内艱，免喪調涪城尉。慶元五年，寧宗親擢進士第一，授簽書劍南東川節度判官。未期年，持所生父心喪，召爲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兼吴興郡王府教授。尋遷秘書郎、著作佐郎、著作郎，權考功郎官，非報謁問疾不出。

許奕字成子，簡州人。因爲父親恩蔭任長江主簿。爲母親服喪，期滿後調任涪城尉。慶元五年，寧宗親自拔取爲進士第一名，授任簽書劍南東川節度判官。没到一年，在給生父服心喪期間，召任秘書省正字，改任校書郎兼吴興郡王府教授。隨即遷任秘書郎、著作佐郎、著作郎，代理考功郎官，不是回拜探病不出門。

遷起居舍人，韓侂胄議開邊，奕貽書曰："今日之勢，如元氣僅屬，不足以當寒暑之寇。"又因轉對，論："今日之急惟備邊，而朝廷晏然，百官充位如平時。京西、淮上之師敗同罰異。總領，王人也，而聽宣撫司節

升任起居舍人，韓侂胄議論開拓邊境，許奕寫信給他説："現在的形勢，就如元氣不足，不能抵擋寒暑氣的侵入。"又在輪流入内殿面君指陳時政時説："如今最緊急的事是邊防，但是朝廷很平静，官員們像平時一樣充任職位。京西、淮河邊的軍隊一樣是失敗了處罰却不同。總領是

制，或爲參謀。廟堂之議，外廷莫得聞，護聖之軍，半發於外，而禁衛單薄。”乞鞫劾贓吏，永廢勿用。特與放行以啓僥倖者，宜加遏絶。所言皆侂冑所不樂也。

聖上任命的官，但卻聽從宣撫司的指揮調度，或者幫助出主意。朝廷上的決策，朝廷外就無法瞭解，護衛聖上的軍隊，有半數被派到外地，宫内警衛力量單薄。”請求調查貪贓的官吏，永遠廢除不再使用。對特别給與寬大可能使人産生僥幸心理的做法，都應該加以遏止。所説的都是韓侂冑不高興的。

蜀盗既平，以起居舍人宣撫四川。奕謂：“使從中遣，必淹時乃至，既又徒云犒師，而不以旌别淑慝爲指，無以慰蜀父老之望。”執政是其言。又請：“遇朝會，起居郎、舍人分左右立如常儀。前後殿坐，侍立官御坐東南面西立，可以獲聞聖訓，傳示無極。臣僚奏事，亦不敢易。”詔下其疏討論之。

蜀地盗賊平定以後，以起居舍人職宣撫四川。許奕説：“使者由宫中派出，必定要一段時間纔能到，衹空説慰勞軍隊，卻不把區别忠誠奸邪作爲宗旨，這無法滿足蜀地父老的願望。”執政官贊同他的話。又請求：“在朝廷集會時，起居郎、起居舍人像正常儀制規定的那樣分别站在左右兩邊。皇帝在前後殿安坐時，侍立官在皇帝座位的東南面向西站立，這樣可以聽到聖上的話，并傳達到廣大地區。臣下奏事時，也不能改變。”皇帝讓把他的奏疏下達給官員們進行討論。

遣奕使金，奕與骨肉死訣，詣執政趣受指請行，執政曰：“金人要索，議未决者尚多，今將奈何？”奕曰：“往集議時，奕嘗謂增歲幣、歸俘虜或可耳，外此其可從乎？不可行者，當死守之。”尋遷起居郎兼權給事中，以國事未濟力辭，不許。金人聞奕名久，禮迓甚恭，方清暑，離宫相距二十里，至是特爲奕還内。方射，奕破的十有一，乃卒行成。還奏，帝優勞久之。奕復奏：“和不可恃，宜葺紀綱，練將卒，使屈信進退之權，復歸于我。”客有以使事賀者，奕憮然曰：“是豈得已者，吾深爲天下愧之。”

派遣許奕出使金國，許奕與親人作生死訣别後，到執政那裏接受旨意請求出發，執政説：“金國人進行要脅勒索，没有達成協議的還有很多，如今該怎麽辦？”許奕説：“過去集會議論時，我曾經説過增加歲幣、歸還俘虜或許可以答應，此外的要求怎麽能答應呢？不能同意的，我會以死堅持。”隨即升任起居郎兼代理給事中，以國家事業還没成功爲理由極力推辭，没有准許。金國人早就聽説許奕的名聲，十分恭敬有禮地迎接他，當時金國人正避暑，地方離皇宫有二十里，這時因爲許奕的到來特地回到宫内。射箭時，許奕十一次射中靶子，最終雙方達成協議。回國稟奏，皇帝嘉獎慰勞了很久。許奕又稟奏説：“和議不能依靠，應該整頓綱紀，訓練將士，使屈伸進退的主動權，重新回到我們手裏。”有個客人祝賀出使的事，許奕神情失落地説：“這豈是得已的事，我深深地爲天下人感到慚愧。”

權禮部侍郎，條六事以獻。俄兼侍講。會諫官王居安、傅伯成以言事去職，奕上疏力争之。其後又因災異申言曰：“比年上下以言爲諱，諫官無故而去者再矣。以言名官，且不得

代理禮部侍郎，逐條論述了六件事獻上。不久兼侍講。正好遇到諫官王居安、傅伯成因爲論説政事被解職，許奕上疏極力進行争辯。後來又藉着出現災害進一步申述説：“近年來上上下下都忌諱言論，諫官一再無故被貶。把説話作爲官

盡，况疏遠乎。”又論：“用兵以來，資賞泛濫，僥倖捷出，宜加裁制。”夏旱，詔求言，奕言：“當以實意行實政，活民于死，不可責償于禱祠之間而已也。蝗至都城，然後下禮寺講酺祭，孰非王土，顧及境而懼，偶不至輦下，則終不以爲災乎。”又曰：“權臣之誅也，下至閭巷，歡聲如雷。蓋更化之初，人有厚望，久而無以相遠也，此謗讟之所從生。”又曰：“内降非盛世事也，王瓚進狀不實而經營以求倖免，裴伸何人，驟爲帶御器械。”時應詔者甚衆，奕言最爲剴切。攝兼侍讀，每進讀至古今治亂，必參言時事：“願陛下試思，設遇事若此，當何以處之。”必拱默移時，俟帝凝思，乃徐竟其説。帝曰：“如此則經筵不徒設矣。”

職名稱，尚且不能盡情表達，何况疏遠他們呢。”又論述：“動用武力以來，賞賜的錢財過度泛濫，僥幸走捷徑出來，這些應該加以制裁和限制。”夏季乾旱，下詔訪求直言，許奕説：“應當誠心實意地實行切實的政策，將民衆從垂死的境地救出來，不能衹是在祭祀的時候許願。蝗蟲到了都城，然後纔到禮寺中求神祭祖，哪裏不是皇上的土地，却要在蝗蟲到了境内纔害怕，假如不到京城，最終就不認爲是災害了嗎?”又説：“弄權的奸臣被殺時，下到閭里街巷，歡呼聲如雷。在剛開始變革時，人們都懷着很大的期望，久了就不認爲有什麽差别，這是産生誹謗怨言的原因。”又説：“内宫降旨不是盛世有的事，王瓚的推薦狀不符合事實却到處活動以求得僥幸不被處理，裴伸是什麽人，却突然就做了帶御器械。”當時響應詔書的人很多，許奕的話是最切實的。代理兼侍讀，每當讀到有關古今治亂的記載，必定要參照現實的事情説：“希望陛下試着想一想，假如遇到這樣的事情，應該怎樣處理。”然後必定沉默一會兒，等皇帝仔細思考後，再慢慢把自己的看法説完。皇帝説：“像這樣經學講席就不白設了。”

遷吏部侍郎兼修玉牒官，兼權給事中，論駁十有六事，皆貴族近習之撓政體者。而封還劉德秀贈典、高文虎之奉祠，士論尤韙之。加楊次山少保、永陽郡王，奕上疏曰：“自古外戚恩寵太甚，鮮不禍咎，天道惡盈，理所必至。次山果辭，則宜從之，如欲更示優恩，則超轉少傅，在陛下既隆於恩，在次山知止於義，顧不休哉!”又言：“史彌遠力辭恩命，宜從之以成其美。”疏入，不報。奕遂卧家求補外，以顯謨閣待制知瀘州。彌遠問所欲言，奕曰：“比觀時事，調護之功深，扶持之意少，非朝廷之利也。”

改任吏部侍郎兼修玉牒官，兼代理給事中，論述駁奏了十六件事，都是顯貴和皇帝近侍擾亂政治方面的。特别是封還對劉德秀的追贈恩典以及讓高文虎奉祠禄的公文，尤其受到公衆輿論的贊同。加封楊次山少保、永陽郡王，許奕上疏説：“自古以來對外戚的恩遇寵信太過分的，很少不引起禍害，天道厭惡過分充足，這是必然的道理。楊次山如果真推辭的話，就應該同意，如果想表示特别的恩寵，可以破格轉任他少傅，在陛下這方面既顯示了很大的恩典，楊次山也知道要符合道義，豈不很好嗎!”又説：“史彌遠極力推辭恩寵任命，應同意他的請求以便成人之美。”疏奏進上後，没有批覆。許奕於是躺在家裏請求補授外任，以顯謨閣待制爲瀘州知州。史彌遠問他有什麽要説的，許奕説：“我看當前時事，是協調的事做得多，但扶佐的意思很少，這對朝廷不利。”

嘉、叙、瀘俱接夷壤，董蠻米在大入，俘殺兵民，四路創安邊司窮治其事。奕得夷人質之以致所掠，由是迕安邊司。夷酋王粲浮楖木萬計入賣，奕慮其蕩水陸之險，驅之。

嘉、叙、瀘三個州都和少數民族接壤，董蠻米在大舉入侵，抓捕殺害士兵百姓，四個路設立安邊司來處理這事。許奕抓了一些夷人作爲人質來索回被搶掠的東西，因此得罪了安邊司。夷人首領王粲利用水路運輸數以萬計的杉木入境來交易，許奕擔心他們破壞水陸兩路的關險，就驅逐了他們。

安撫使安丙新立大功，讒忌日聞，宰相錢象祖出謗書問奕，奕喟而言："士不愛一死而困於衆多之口，亦可悲也。奕願以百口保之。"象祖艴然曰："公悉安子文若此乎？"適宇文紹節宣撫荆湖還，亦曰："僕願亦百口以信許公之言。"於是異論頓息，委寄益專。奕於丙深相知，而職事所關必反復辯數以求直。其後士多畔丙，奕獨以書疏候問愈數。

安撫使安丙新立了大功，讒言和猜忌日益多起來，宰相錢象祖拿出誹謗信詢問許奕，許奕嘆息說："士人不在乎一死却受衆人口舌的圍困，也是可悲。許奕願意用全家人爲他擔保。"錢象祖不高興地說："您就這麽瞭解安子文嗎？"正好宇文紹節宣撫荆湖路回來，也說："我願以全家擔保贊同許公的話。"不同的意見頓時平息，委任給安丙的權力也越來越大。許奕對安丙深爲瞭解，但關係到職務上的事必定反復辯論以求得正確。後來士人大多背叛了安丙，獨有許奕更頻繁地致信問候。

移知夔州，表辭不行，改知遂寧府。捐緡錢數十萬以代民輸，復鹽筴之利以養士，爲浮梁作堤數百丈，民德之，畫像祠于學。進龍圖閣待制，加寶謨閣直學士、知潼川府。霖雨壞城，撤而築之，不以煩民，亦捐緡錢十二萬爲十縣民代輸，於是其民亦相與祠于東山僧舍。

調任夔州知州，上表推辭不就任，改任遂寧府知府。拿出幾十萬緡錢代替民衆納税，恢復徵收鹽筴税來供養士人，建浮橋築堤岸幾百丈，百姓贊頌他的德政，畫了他的像供在學校中。進職龍圖閣待制，加官寶謨閣直學士、潼川府知府。連綿大雨將城墻毁壞，許奕命令扒了城墻重建，但不去侵擾百姓，也拿出十二萬緡錢替十個縣的百姓交服勞役錢，因此當地的人民也在東山廟宇中供奉紀念他。

會金人敗盟，蜀道震擾，奕請"速選威望大臣宣撫，信賞必罰，以奬忠義、收人心"。又言："忠義之招，體勢倒持，兵食頓增，未知攸濟，且斬將之人未聞褒擢，敗軍之將未見施行，事勢不决，將有後時之悔。"御史劾奕欺罔，降一官。詔提舉玉隆宫，未數月，特復元官，提舉崇福宫。

遇到金國人破壞盟約，蜀道受到震動，許奕請求"儘快選拔有威望的高級官員宣諭撫慰，堅决做到賞罰分明，以便奬賞忠誠義士、收服人心"。又説："對忠義軍的招納是本末顛倒，使軍糧需求量驟然增加，還不知對事情有没有幫助，并且斬殺敵將的人没聽説得到褒奬提拔，敗軍之將没見受到處罰，這些現實的事情不解决，以後將會後悔。"御史彈劾許奕欺騙蒙蔽，降一級官階。命令他提舉玉隆宫，没過幾個月，特准恢復原來的官職，提舉崇福宫。

還家，草遺表曰："自念本非衰病，初染微痾。當湯熨可去之時，臣

回到家中，起草遺表説："自己覺得本來不是衰老的病，衹是染上一點小毛病。在用湯藥熨

以疾而爲諱；及針石已窮之後，醫束手而莫圖。竊言膏肓所致之由，大抵脉絡不通之故。”皆寓諷諫之意。進顯謨閣直學士致仕，贈通議大夫。初，奕之守瀘，帝顧禮部尚書章穎曰：“許奕已去乎?”起居舍人真德秀侍帝前，論人才，上以骨鯁稱之。

貼的辦法可以去除的時候，臣却忌諱説有病；等到針灸開刀的辦法都用完以後，醫生也束手無策了。説起病入膏肓的原因，大抵是因爲脉絡不通。”都包含着諷諫的意思。升顯謨閣直學士退休，贈官通議大夫。當初，許奕任瀘州知州時，皇上對禮部尚書章穎説：“許奕已經離去了嗎?”起居舍人真德秀侍立皇上面前，議論人才，皇上稱贊許奕正直有骨氣。

奕天性孝友，送死恤孤，恩意備至。通籀隸書，所著有《毛詩説》、《論語》《尚書》《周禮講義》、奏議、雜文行世。

許奕天性孝順講友情，發送死者撫恤孤兒，恩情周到。精通古籀文和隸書，著有《毛詩説》、《論語》《尚書》《周禮講義》、奏議、雜文流行世上。

陳居仁　陳膏

陳居仁字安行，興化軍人。父太府少卿膏，娶明州汪氏女，因家焉。膏初爲汾州教授，佐守臣張克戩捍金人。後知惠州，單馬造曾衮壘，譬曉降之。鄞僧王法恩謀逆事覺，或請屠城，膏方爲御史，力論多殺非聖世事，脅從者悉寬宥之。

陳居仁字安行，興化軍人。父親太府少卿陳膏，娶了明州汪氏的女兒，就定居在那裏。陳膏最初任汾州教授，輔佐知州張克戩抵抗金兵。後來任惠州知州，隻身騎馬到曾衮的營壘中，勸降了他。鄞縣僧人王法恩謀反的事情敗露後，有人建議屠城，陳膏當時任御史，極力論述過多殺人不是聖明時代的事情，對脅從者都予以寬恕。

居仁年十四而孤，以蔭授鉛山尉。紹興二十一年舉進士。秦檜與膏有故，有勸以一見可得美官，居仁曰：“是有命焉。”終不自通。移永豐令，入監行在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所糴場，詔修《高宗聖政》，妙選寮屬，與范成大并充檢討官。

陳居仁十四歲時喪父，因爲父親恩蔭被任命爲鉛山尉。紹興二十一年考中進士。秦檜與陳膏有舊交情，有人勸陳居仁去拜見以便得到好官職，陳居仁説：“這有天命。”終究没有去爲自己疏通。改任永豐令，入朝監行在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所糴場，奉詔修撰《高宗聖政》，選拔官員，他與范成大同時擔任檢討官。

淮甸交兵，魏杞以宗正少卿使金，辟居仁幕下。時和戰未决，金兵駐淮北，人情恟懼，突騎大至，彎弓夾道，居仁上馬，猶從容舉酒屬杞：“天寒且釂此觴。”觀者壯之。乃諭金人開道入，卒成禮，减歲幣而還。因出疆賞，轉承議郎，授諸王宫大小學教授。杞秉國柄，居仁忍貧需遠次，未嘗求進。虞允文欲引以爲用，不就。允文欲與論兵，謝不能，退而貽書謂：“有定力乃可立事，若徒爲大言，終必無成，幸成亦旋敗。”允文

宋金在淮甸交戰，魏杞以宗正少卿的身份出使金國，徵召陳居仁到幕府中。當時是戰是和無法斷定，金兵駐扎在淮北，人們又驚又怕，金國騎兵快速來到，手拉弓箭夾道迎接，陳居仁上馬，神情從容地舉酒對魏杞説：“天氣寒冷先喝了這杯酒。”見到的人都覺得他有膽氣。於是他告訴金國人讓開道路進入金國境中，最後與金國人定約，减少歲幣然後回國。因爲出使受獎賞，轉爲承議郎，授任諸王宫大小學教授。魏杞掌握國家大權後，陳居仁忍受貧窮候補邊遠地區的官職，從没有向魏杞請求進用。虞允文想招納他爲自己所用，他没有答應。虞允文想和他探討兵

爲之色動。

法，他推辭說不行，回去後寫信說："有定力纔能建立事業，如果衹是說大話，終究會一事無成，即使僥幸成功也會立即敗落。"虞允文看後很受觸動。

徙主軍器監簿、宗正修玉牒。轉對，言："立國須定規模，陛下非無可致之資，而規模未立。"孝宗初頗不懌，曰："朕未嘗不立規模。"居仁奏："陛下鋭意恢復，繼乃通和，和、戰、守三者迄今未定，孰爲規模耶？"允文曰："此正前日定力之論，某今益知此言之當也。"

改任主軍器監簿、宗正修玉牒。輪流上殿面君指陳時政時說："建立國家必須制定規劃，陛下不是没有可以致勝的資本，但規劃却没有確立。"孝宗起初很不高興，說："我并不是没有確立規劃。"陳居仁說："陛下决意恢復失地，接着却又講和，是和是戰是守到現在没有確定，哪個是規劃呢？"虞允文說："這正是前些時候說的有定力的觀點，我現在更加感受到這話的正確。"

遷將作監丞，轉國子丞。九年，進秘書丞。入對，論文武并用長久之術："陛下奬進武臣，深得持平救偏之道，然未必得智謀勇略之士，或多便佞輕躁之徒，將復有偏勝之患。"帝嘉納。權禮部郎官。嘗言臺閣宜多用明習典故之士，帝問其人，居仁以李燾、莫濟對。甫數日，召燾。

升任將作監丞，轉任國子丞。九年，進職秘書丞。入宫奏對，論述文武人才并用的長久辦法："陛下奬勵進用武臣，十分符合保持平正救治偏差的道理，但未必能得到有智謀和勇力的人，或許有不少偷機取巧輕滑浮躁的人，這將會又有偏差的壞處。"皇帝贊許并采納了他的意見。代理禮部郎官。曾經說臺閣官員應該多使用精通熟習舊的典章制度的人士，皇上問這些人是誰，陳居仁回答說有李燾、莫濟。没過幾天，皇上召見李燾。

居仁力請外，乃知徽州。帝令陛辭，慰諭遣之。至郡，告以天子節經費以惠儉瘠，不能推廣聖德，吏則有罪。乃招三衙軍，植二表于庭，有輸納中度而遭抑退者，抱所輸立表下，親視之，人無留滯，吏不能措手，輸稅者恒裹羸以歸。鄰州有訟，多詣臺省乞决於居仁。秩滿，邦人挽留，由間道始得去。

陳居仁極力請求外任，於是任徽州知州。皇帝命令他當面辭别，奬勵慰勞一番將他派出。到郡中後，宣告說天子節省經費來施恩惠給貧困地區，如果不能推廣聖上的恩德，那麽官吏就有罪。於是命令三衙的士兵，在庭院中竪立兩根木表，有納税合乎標準却遭到刁難退回的，可以抱着他交的税錢站在木表下面，陳居仁親自察看，人員没有滯留的，官吏更是插不上手，交税的全都帶着贏餘回鄉。鄰近州中有打官司的，大多到臺省請陳居仁判决。任期滿後，州中人挽留他，他從小路纔脱身。

入對，帝舉新安之政奬之。請編類隆興以來寬恤詔令，有曰："法久則易玩，事久則易怠。惟申加戒飭，有以儆其觀聽，則千萬年猶一日。"帝曰："名言也。"又言："歸正忠順，過於優渥，而遇戰士反輕。此曹出萬

入宫奏對，皇上舉出新安的政績稱贊他。他建議將隆興年以來有關寬大體恤的詔令分類編纂，說："法律實行的時間長了就容易被忽視，事情做的時間長了就容易懈怠。衹有重申告誡，來警示人們的視聽，那麽千萬年就像一天。"皇上說："這是名言。"又說："對於歸順的忠義軍，

死策勛，今老矣，添差已罷，廩稍半給，至丐于市，軍士解體。乞加優恤，以終始念功之意，堅後生圖報之心。”帝覽之嘉嘆。會駕大閱白石，即命再添差兩任，衣糧全給，三軍爲之呼舞。

過於優待，但對征戰的士兵却反而輕視，這些人出生入死立下功勛，如今年老了，既不能添差，又衹發給一半糧俸，以致有些人在市上求乞，軍隊人心涣散。請加以優待體恤，以表示始終記着他們的功勞，堅定後來人報答的心理。”皇上看後很贊嘆。正好皇帝檢閱白石，就命令再給兩任添差，衣服和糧俸全數供給，三軍聽後歡呼雀躍。

留爲户部右曹郎官，命未下，朝方推《會要》賞，帝曰：“陳居仁治行爲天下第一，可因是并賞之。”特轉朝議大夫兼權度支，又兼權禮部。會樞屬闕員，方進擬，帝曰：“豈有人才如陳居仁而可久爲郎乎？”即授樞密院檢詳文字，尋爲右司，遷左司，又遷檢正中書門下省諸房公事，歷兼左藏諸庫。居仁親視按牘，嘗謂：“有罪幸免則冤者何告，誣枉者七人皆當叙復。”執政難之，居仁退，疏其冤狀上之。帝曰：“居仁精審，尚復何疑。”詔以旱求言，居仁乞命公卿務行寬大，御史京鏜極論從窄之敝，此風未革。

留在朝中任户部右曹郎官，任命還没下達，朝廷正奬賞編纂《會要》的官員，皇上説：“陳居仁治績是天下第一，可以藉這機會一起奬賞他。”特別轉爲朝議大夫兼代理度支，又兼代理禮部。正好樞密院缺人，正在考慮，皇上説：“像陳居仁這樣的人才豈有長久做郎官的？”就授與他樞密院檢詳文字，隨即任右司，升左司，又升任檢正中書門下省諸房公事，歷任兼左藏諸庫。陳居仁親自批閱公文，曾説：“罪人有幸免罪那麽含冤的人到哪裏去告狀呢，被誣陷冤枉的七個人都應當依次序復官。”宰相質問，陳居仁退朝後，將被冤枉的情況寫明進上。皇上説：“陳居仁處理得恰當而認真，還有什麽可懷疑的。”因爲天旱下詔訪求直言，陳居仁請求命令公卿大臣務必施行寬大的政策，御史京鏜極力論述了從嚴的弊端，這種風氣没有革除。

假吏部尚書使金，還，遷起居郎，尋兼詳定一司敕令兼權中書舍人，泛恩濫賞，封繳無所避。因言：“恩惠不及小民，名爲寬逋負，實以惠頑民耳；名爲赦有罪，實以惠奸民耳。願盡放天下五等户身丁，四等户一半。”從之。安定王子彤乞封妾爲夫人，居仁繳奏，帝喜迎，謂有補風教。又論：“君人之道，貴在執要，今陛下親細故而忽遠猷，事末節而忘大體，願舉綱要以御臣下，省思慮以頤精神。”詰旦，令清中書之務。權直學士院。帝曰：“内外制向委數人，今陳居仁一人當之，不見其難。”乞詔大臣博議“絶浮費，汰冗兵，計當

假吏部尚書出使金國，回國後，改任起居郎，不久兼任詳定一司敕令兼代理中書舍人，對於泛濫的恩例賞賜進行封還或駁正，從不畏避。他説：“恩惠實施不到下層民衆身上，名義上是寬免拖欠的税賦，實際上是對刁頑的人有利；名義上是赦免有罪的人，實際衹對奸猾的人有利。希望將天下五等户的身丁錢全部免除，四等户免除一半。”批准了他的建議。安定王子彤請求封他的妾爲夫人，陳居仁將奏疏交回皇上，皇上很高興地接受，認爲對風俗教化有幫助。又論述：“君子的原則，貴在把握主流，如今陛下熱衷於細小的事情却忽視遠大的謀略，注意小問題却忘了大的形勢，希望抓住綱要來領導臣下，節省思慮以便頤養精神。”第二天早晨，皇帝命令他清除中書省的事務。權直學士院。皇帝説：“内制

省之數，定蠲除之目，此富民之要術也”。

外制向來要委派好幾個人，如今陳居仁一人承擔，也見不到他有什麼困難。”請求下詔讓大臣廣泛討論“杜絶浮虚的費用，淘汰多餘的士兵，統計應當節省的數額，確定應免除的項目，這是使人民富起來的辦法”。

以集英殿修撰知鄂州，築長堤捍江，新安樂寮以養貧病之民，撥閒田歸之。進煥章閣待制，移建寧府。歲饑，出儲粟平其價，弛逋負以巨萬計，代輸畸零繭税。有因告糴殺人者，會赦免，居仁曰：“此亂民也，釋之將覆出爲惡。”遂誅之。觀察推官柳某死，貧不克歸，二子行丐于道，聞而憐之，予之衣食，買田以養之，擇師以教之。鎮江大旱，又移居仁守鎮江。請以緡錢十四萬給兵食，不報；爲書以義撼丞相，然後許。發時密往覘之。間遣糴運於荆楚商人，商人曰：“是陳待制耶?”争以粟就糴。居仁區畫有方，所存活數萬計。因饑民治古海鮮界港，爲石磋丹徒境上，蓄泄以時，以通漕運。治江陰奸僧。

以集英殿修撰爲鄂州知州，修築長堤護衛長江，修繕安樂寮來贍養貧困及有疾病的百姓，撥出無主的荒地給他們。進職煥章閣待制，調任建寧府。發生饑荒，拿出儲備的糧食平抑糧價，對數以萬計的拖欠税賦加以寬延，代交繭税的零頭。有個人因爲買糧殺了人，遇到國家實行大赦，陳居仁説：“這是亂民，釋放了他會重新出去做壞事。”於是就把這人殺了。觀察推官柳某死後，貧窮得不能歸葬故鄉，他兩個兒子一路行乞，陳居仁聽説後十分憐憫他們，給他們衣服糧食，又購買田地養活他們，選擇老師教育他們。鎮江發生大旱災，陳居仁又改任鎮江守臣。他請求撥十四萬緡錢供應軍糧，没有回覆；他寫信用道義打動宰相，然後纔被批准。糧食發送時他親自去察看。暗地裏又派人向荆楚地區的商人買糧，商人們説：“是陳待制嗎?”争相把糧賣出。陳居仁安排籌劃得當，救活的人數以萬計。依靠飢民治理古時候的海鮮港口，在丹徒境内設置石閘，按時蓄水放水，使漕運暢通。懲治江陰的奸惡僧人。

加寶文閣待制、知福州。入境，有饑民嘯聚，部分迓兵遮擊之，首惡計窮，自經死。治宗室之暴横，申蠱毒之舊禁。有召命求間者，再進華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宫，卒，贈金紫光禄大夫。

加授寶文閣待制、福州知州。到任後，飢民聚衆鬧事，他分派官兵進行圍擊，帶頭鬧事的人無計可施，上吊自殺。又懲治皇族中殘暴驕横的人，重申過去對蠱毒的禁令。有召見的命令訪求間諜，再次進爲華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宫，去世，追贈金紫光禄大夫。

居仁風度凝遠，處己應物，壹以誠信。臨事毅然有守，所至號稱循吏，皆立祠祀之。有奏議、制稿、詩文行世。子卓。

陳居仁風度沉穩，約束自己順應事物發展，保持誠實有信用。遇事堅毅有操守，他所到過的地方的人都稱他是盡職守法的官員，都建祠堂紀念他。有奏議、制稿，詩文流行世上。兒子叫陳卓。

陳卓

卓字立道。紹熙元年進士，其後知江州，移寧國府。丞相以故欲見

陳卓字立道。紹熙元年的進士，後來任江州知州，改任寧國府。丞相因爲有舊交情想見他，

之，卓謝不往，丞相益器之。李全叛，褫其爵，詔書至淮，人益自勵；太廟災，降罪己詔，京師感動，皆卓所草也。爲簽書樞密院事。未幾，丐祠還里。平生不營産業，以贊書所酬金築世綸堂。閒居十有六年，卒年八十有六。將葬，事不能具，丞相吴潛聞之，貽書制置使以助。其孫定孫力請謚于朝，乃謚清敏。

他謝絶不去，丞相更加器重他。李全反叛後，剥奪了他的爵位，詔書傳到淮地，人們更加自我勉勵；太廟發生火災，皇帝下詔自責，京城的人都受到感動，這些詔書都是陳卓起草的。任簽書樞密院事。没多久，請求祠禄回到故鄉。他平生没有置辦財産家業，用幫助起草詔書所得的錢建了世綸堂。閑居十六年，去世時年八十六歲。將要下葬，喪事却無錢辦，丞相吴潛聽説後，寫信給制置使讓提供幫助。他孫子陳定孫極力向朝廷請求賜給謚號，於是謚號清敏。

劉漢弼

劉漢弼字正甫，上虞人。生二歲而孤，母謝氏撫而教之。嘉定九年舉進士，授吉州教授。歷江西安撫司幹官，監南嶽廟、浙西提舉茶鹽司幹官。召試館職，改秘書省正字，序遷秘書郎兼沂王府教授，改著作佐郎兼史館校勘，權考功員外郎。升著作郎、知嘉興府兼兵部員外郎，改兼考功。尋爲考功員外郎兼崇政殿説書、編修國史、檢討實録，擢監察御史。出知温州。尋擢太常少卿，以左司諫召，擢侍御史兼侍講，以户部侍郎致仕。

劉漢弼字正甫，上虞人。兩歲時喪父，母親謝氏撫育并教導他。嘉定九年考中進士，授任吉州教授。歷任江西安撫司幹官，監南嶽廟、浙西提舉茶鹽司幹官。受召試任館職，改任秘書省正字，按次序升任秘書郎兼沂王府教授，改任著作佐郎兼史館校勘，代理考功員外郎。升任著作郎、嘉興府知府兼兵部員外郎，改兼考功。不久任考功員外郎兼崇政殿説書、編修國史、檢討實録，提升監察御史。出任温州知州。不久提拔爲太常少卿，召任左司諫，升任侍御史兼侍講，以户部侍郎退休。

漢弼學明義利之辨，爲正字時，應詔言事，極論致菑弭菑之道。爲校書郎，轉對，舉蘇軾所言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又論制閫當復其舊，戎司當各還其所，邊郡守當用武臣。又論决和戰以定國論，合江、淮以壹帥權，公賞罰以勵人心，廣規撫以用人才。爲著作佐郎，言兵財楮幣權不可分。又言取士之法，詞學不當去"宏博"字，混補不如復待補之便。爲著作，爲考功員外，所陳皆切於時務。及爲言官，帝獎諭曰："以卿純實不欺，故此親擢，宜悉心以告。"

劉漢弼在學術上明確道義和利益的區别，做正字時，應詔議論政事，詳盡論證造成災禍和消除災禍的道理。做校書郎時，輪流上殿面君指陳時政時，引用蘇軾所説的使人心團結，使風俗淳樸，保障法令制度。又論述制置使司應當恢復原來的形式，戎司應當各自回到原來的地方，邊疆各郡長官應當用武臣。又論述要决定是議和還是交戰以平定國人的議論，合并江、淮以便統一帥權，使賞罰公平以便激勵人心，擴大規範以便任用人才。任著作佐郎，論説軍隊財務和紙幣權力不能分開。又論説選拔士人的方法，詞學科不應當把"宏博"兩個字去掉，太學考試混補法不如恢復待補法方便。任著作，任考功員外郎，陳述的都切合現實事務。擔任諫官後，皇帝鼓勵説："因爲你誠實不欺瞞，所以親自提升，你要盡心

盡職。”

漢弼以臺綱久弛，疏三事，曰：定規撫，正體統，遠謀慮。首論給事中錢相巧於迎合，睥睨政地，直學士院吴愈不稱其職，罷去之。又劾中書舍人濮斗南、左正言葉賁，疏留中不出。賁，松陽人，爲時相史嵩之腹心。有使賁互按者，明日賁有他命，而漢弼由是去國。嵩之久擅國柄，帝益患苦之，既復以左司諫召，首贊帝分别邪正以息衆疑。奏疏論立聖心、正君道、謹事機、伸士氣、收人才五事，帝嘉其言，并付外行之。

劉漢弼針對御史臺的制度長期鬆弛，論述三方面的事，叫作：確定規劃，端正體制，深謀遠慮。首先彈劾給事中錢相取巧奉迎，輕視政府要地，直學士院吴愈不稱職，將其罷免。又彈劾中書舍人濮斗南、左正言葉賁，奏疏被留在禁中没有發出。葉賁是松陽人，是在任宰相史嵩之的心腹。有人指使葉賁也彈劾劉漢弼，第二天葉賁被任命别的職務，劉漢弼却被貶出京城。史嵩之長期把持國家大權，皇帝對此更加苦惱，又召劉漢弼任左司諫，劉漢弼首先稱贊皇帝區分正人和邪徒來平息公衆的疑問。上奏疏論述樹立聖心、端正君道、謹慎事機、振作士氣、收羅人才五件事，皇帝稱贊他的言論，全都交給外朝施行。

及爲侍御史，密奏曰：“自古未有一日無宰相之朝，今虚相位已三月，尚可狐疑而不斷乎？願奮發英斷，拔去陰邪，庶可轉危而安；否則是非不可兩立，邪正不并進，陛下雖欲收召善類，不可得矣。臣聞富弼之起復，止於五請，蔣芾之起復，止於三請，今嵩之既六請矣，願聽其終喪，亟選賢臣，早定相位。”帝覽納，遂决。乃命范鍾、杜範并相，百官舉笏相慶，漢弼之力爲多。又累章言金淵、鄭起潛、陳一薦、謝逵、韓祥、濮斗南、王德明，皆疇昔托身私門，爲之腹心，盤據要路，公論之所切齒者。至論馬光祖奪情，總賦淮東，乃嵩之預爲引例之地，乞勒令追服終喪，以補名教。

在擔任侍御史後，秘密上奏説：“自古以來没有哪個朝廷一天没有宰相，如今宰相的位子已空了三個月，還能猶豫不下决斷嗎？希望作出英明决定，除去陰險奸邪的人，纔有可能轉危爲安；否則是與非勢不兩立，邪惡和正直也不能同時并進，陛下即使想招收善良的人也不能實現了。臣聽對富弼的重新起用，邀請五次就停止，蔣芾的重新起用，邀請三次後停止，如今對嵩之已邀請六次了，希望聽任他服完喪，趕快選擇賢能的大臣，早些確定宰相人選。”皇帝看後接受，事情就决定了。於是命令范鍾、杜範同任宰相，百官都舉笏相互慶賀，劉漢弼起的作用最多。又連續上奏章論説金淵、鄭起潛、陳一薦、謝逵、韓祥、濮斗南、王德明等人，過去都是投靠史嵩之的私人門下，成爲他的心腹，盤據在重要部門，受到公衆的切齒痛恨。還論述馬光祖在喪期中出任淮東總領賦税，是史嵩之預先爲自己留下引用先例的鋪墊，請求勒令他補服完喪，以便維護教化。

帝嘗屬漢弼以進人才，退而條具以奏，皆時望所歸重。漢弼以受知特異，而奸邪未盡屏汰，論議未能堅定爲慮，遂感末疾，居亡何，遂卒。特贈四官，未幾，賜官田五百畝、楮五千緡給其家，謚曰忠。漢弼之没也，

皇帝曾委托劉漢弼推薦人才，他回去後逐個寫明上奏，這些人都是當時受人推崇看重的。劉漢弼因爲憂慮自己受到特别的知遇，但奸邪的人却没有全部被清除，論奏建議時没能堅定不移，於是感染了疾病，没多久就去世了。特别追贈四級官階，没多久，賜給他家官田五百畝、紙幣五

太學生蔡德潤等百七十有三人伏闕上書以爲暴卒，而程公許著《漢弼墓銘》，亦與徐元杰并言，其旨微矣。

千緡，謚號忠。漢弼死時，太學生蔡德潤等一百七十三人跪伏宫殿前上書，認爲是暴死，程公許撰寫《漢弼墓銘》，也和徐元杰一起這樣説，其寓意就深微了。

論曰：唐張九齡、姜公輔，宋余靖皆出於嶺嶠之南，而爲名世公卿，造物者曷嘗擇地而生賢哉？先王立賢無方，蓋爲是也。番禺崔與之晚出，屹然大臣之風，卒與三子者方駕齊驅。洪咨夔、許奕直道正言於理宗在位之日。陳居仁見稱循吏，親結主知。劉漢弼抱忠以死，哀哉！

論曰：唐代的張九齡、姜公輔，宋朝的余靖都是嶺嶠以南地區的人，却都成了一代有名的公卿，造物主産生賢才何嘗選擇地區呢？先王選拔賢才并没有什麽限制，就是因爲這個。番禺人崔與之出生雖晚，但屹然有大臣的風範，最終與這三人并駕齊驅。洪咨夔、許奕在理宗在位的時候堅持正直的原則發表正直的言論。陳居仁被稱爲盡職守法的官員，受到皇帝的賞識任用。劉漢弼懷着忠誠死去，可悲啊！



宋史卷四百七

列傳第一百六十六

杜範　楊簡 錢時(附)　張虙　吕午 (子)沆

杜範

杜範字成之，黄巖人。少從其從祖𤏸、知仁游，從祖受學朱熹，至範益著。嘉定元年舉進士，調金壇尉，再調婺州司法。紹定三年，主管户部架閣文字。六年，遷大理司直。

端平元年，改授軍器監丞。明年，入對，言："陛下親覽大政，兩年于兹。今不惟未睹更新之效，而或者乃有浸不如舊之憂。夫致弊必有原，救弊必有本，積三四十年之蠹習，浸漬熏染，日深日腐，有不可勝救者，其原不過私之一字耳。陛下固宜懲其弊原，使私意净盡。顧以天位之重而或藏其私憾，天命有德而或濫於私予，天討有罪而或制於私情，左右近習之言或溺於私聽，土木無益之工或侈於私費，隆禮貌以尊賢而用之未盡，温辭色以納諫而行之惟艱，此陛下之私有未去也。和衷之美不著，同列之意不孚，紙尾押敕，事不預知，同堂决事，莫相可否，集議盈庭而施行决於私見，諸賢在列而密計定於私門，此大臣之私有未去也。君相之私容有未去，則教條之頒徒爲虚文。近者召用名儒，發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學，有好議論者，乃從而詆訾訕笑之，陛下一惑其言，即有厭

杜範字成之，黄巖人。年輕時跟隨他的堂祖父杜𤏸、杜知仁游歷，堂祖跟朱熹學習，到杜範時更著名。嘉定元年考中進士，調任金壇尉，再調任婺州司法。紹定三年，主管户部架閣文字。紹定六年，升任大理司直。

端平元年，改任軍器監丞。第二年，入宫應對，説："陛下親自掌握國家大事，到現在已經兩年了。如今不僅没見到有革新的成效，甚至還讓人有逐漸不如過去的擔憂。産生弊端必定有原因，救治弊端必定有根據，積聚了三四十年的惡習，經過浸蝕熏染，日益嚴重和腐敗，幾乎是不能救治，本源不過是一個私字罷了。陛下本來就應當治理産生弊端的根源，使私意去除乾净。假如處在天子這麽重要的位置上還藏有私下的遺憾，天命是有德操的私下却隨意給予，天要討伐有罪的人却被私情制約，對左右近侍的話可能沉溺於私下聽從，對没有好處的土木工程可能因爲是自己私用而奢侈，禮節莊重地尊重賢才但却没能將他們全部使用，言辭態度温和地來聽取進諫但施行時却很困難，這是陛下還有没去除的自私。不宣揚同心的美德，不信任同僚的主意，衹在公文尾部畫押，對事情預先不瞭解，同堂商討政事時，也不表示意見，集體討論得雖多但施行時由自己的私意决定，各位賢才都在但秘密的計策却在自己的小圈子裹决定，這是大臣還有没去除的自私。君主宰相的自私如果有没去除的，那麽頒布的條文衹能是虚的。近來召見任用有名的

棄儒學之意。此正賢不肖進退之機，天下安危所係，願以其講明見之施行。”

儒者，發揮和闡明格物致知、純净端正心意的學問，那些喜歡議論的人，却在後面詆毁嘲笑他們，陛下一旦被那些人的言論迷惑，就會産生厭惡和抛棄儒學的想法，這正是賢才與不賢進與退的關頭，關係到天下的安危，希望把儒者們講解闡明的加以施行。”

改秘書郎，尋拜監察御史。奏：“曩者權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約言已堅，而後出命。其所彈擊，悉承風旨，是以紀綱蕩然，風俗大壞。陛下親政，首用洪咨夔、王遂，痛矯宿弊，斥去奸邪。然廟堂之上，牽制尚多。言及貴近，或委曲回護，而先行丐祠之請；事有掣肘，或彼此調停，而卒收論罪之章。亦有彈墨尚新而已頒除目，沙汰未幾而旋得美官。自是臺諫風采，昔之振揚者日以鑠；朝廷紀綱，昔之漸起者日以壞。”理宗深然之。

改任秘書郎，不久被任命爲監察御史。上奏：“過去權臣任用的臺諫官，必定是他的親信，約定的話都確定了，然後纔發出命令。他們彈劾攻擊，都是禀承權臣的意思，所以制度蕩然無存，風俗徹底敗壞。陛下親自處理政務後，首先任用洪咨夔、王遂，對過去的弊端徹底矯正，趕走奸險邪惡的人。但在朝廷上，受到牽扯的還很多。説到權貴近侍時，或者曲折地加以回護，并先施行奉祠禄的請求；事情遇到阻撓，或者彼此進行調停，最終收回論述罪責的奏章。也有彈劾的墨迹未乾但任命書已頒布，被清除没多久又馬上得到好官職的情況。從此臺諫的風采，過去振作的日益被侵蝕；朝廷的法令制度，過去逐步改善的又日益被破壞。”理宗十分贊同他的意見。

又奏九江守何炳年老不足備風寒，事寢不行。範再奏曰：“一守臣之未罷其事小，臺諫之言不行其事大。阻臺諫之言猶可也，至於陛下之旨匿而不行，此豈勵精親政之時所宜有哉！”丞相鄭清之見之大怒，五上章丐去，有“危機將發，朋比禍作”之語；且謂範順承風旨，粉飾擠陷。範遂自劾，言：“宰相之與臺諫，官有尊卑而事關一體，但當同心爲國，豈容以私而害公。行之者宰相，言之者臺諫。行之者豈盡合於事宜，言之者或未免於攻詆，清明之朝，此特常事。古者大臣欲扶持紀綱，故必崇獎臺諫，聞有因言而待罪者矣，未聞有諱言而含怒者也。曩者柄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陛下更新庶政，而臺諫皆出於親擢。若廟堂不欲臣言其親故，鉗其口，奪其氣，則與曩者之用

又上奏九江守臣何炳年老不足以防備風寒，事情擱置没有施行。杜範再次上奏説：“一個守臣没有罷免是小事，臺諫官的話不能施行是大事。阻撓臺諫官的言論還没什麽，至於陛下的旨意被隱瞞不加以執行，這難道是振作精神親理政事時期應該有的嗎！”丞相鄭清之看到後勃然大怒，五次上奏章請求離職，有“危機將要出現，互相勾結的禍害就要發生”這樣的話；而且説杜範禀承别人的旨意，對排擠陷害加以粉飾。杜範於是自我彈劾，説：“宰相對於臺諫，官職有尊卑差别但事情却是相關一致的，衹應當同心爲國家，怎麽容許因爲私利危害公家。施行的是宰相，論説的是臺諫。施行的豈能全都與現實情形相切合，論説的有時未免有攻擊詆毁的現象，在清正光明的朝廷中，這是很正常的事。古代的掌權大臣爲了維護法令制度，必定要尊崇獎勵臺諫官，聽説過因爲言論被治罪的，没有聽説因爲忌諱言論而發怒的。過去權臣所任用的臺諫官，必定是他的親信；陛下革新政治，臺諫官都由自己

私人何以異？不知所謂‘承順風旨’者何人？‘粉飾擠陷’者何事？乞檢臣前奏，賜之罷黜，以從臣退安田里之欲。”

親自提拔。如果朝廷上不想讓臣説他的親信故人，鉗制臣的口舌，打擊臣的勇氣，那麽這與原來使用親信有什麽區别？不知道所説的‘禀承别人的意旨’指的是哪個人？‘排擠陷害加以粉飾’指的是哪件事？請檢查臣原來的奏章，賞賜臣罷官，以便遂了臣退居鄉里的心願。”

時清之妄邀邊功，用師河、洛，兵民死者十數萬，資糧器甲悉委於敵，邊境騷然，中外大困。範率合臺論其事，并言制閫之詐謀罔上。於是凡侍從、近臣之不合時望者，監司、郡守之貪暴害民者，皆以次論斥。清之愈忌之，改太常少卿。轉對言：“今日之病，莫大於賄賂交結之風。名譽已隆者覓左右之譽以固寵，宦游未達者惟梯級之求以進身。邊方帥臣，黄金不行於反間，而以探刺朝廷；厚賜不優於士卒，而以交通勢要。以致賞罰顛倒，威令慢褻，罪貶者拒命而不行，棄城者巧計以求免，提援兵者召亂而肆掠，當重任者怙勢而奪攘。下至禁旅，驕悍難制，監軍群聚相剽劫。欲望陛下毋以小恩廢大誼，毋以私情撓公法，嚴制宫掖，不使片言得以入於閫；禁約閹宦，不使讒諂得以售其奸。”範自入臺，屢丐祠，至是復五上歸田之請，皆不允。

當時鄭清之妄自謀取邊防功勞，向河、洛地區用兵，軍民死了十幾萬，物資糧草兵器盔甲全都丢給了敵人，邊境騷動，朝廷内外處境困難。杜範率領全部御史臺官員論説這件事，都説是制置使司搞陰謀欺瞞皇上。於是對侍從官、近臣中不受公衆輿論肯定的，監司、郡守中貪婪暴虐殘害人民的，都依次論説彈劾。鄭清之更加忌恨他，改任太常少卿。輪流入殿面君指陳時政時説：“今天的弊病，没有比賄賂和互相勾結的風氣更大的了。名聲已經顯赫的尋求的是皇上左右親信這樣的名譽以便加固受寵信的地位，仕途没通達的衹是尋求階梯好往上爬。邊防的帥臣，不用黄金對敵人使反間計，反而用來刺探朝廷的情况；豐厚的賞賜不優待士兵，却用來與有勢力的要人拉關係。以至於賞罰關係顛倒，威嚴法令受到輕視，有罪被貶官的拒絶命令就是不走，丢棄城池的千方百計逃避懲罰，統領援兵的趁亂大肆搶掠，擔當重任的仗着勢力進行掠奪。下到皇宫警衛部隊，驕横凶悍難以控制，監軍聯合進行搶劫。希望陛下不要因爲小恩惠壞了大義，不要用私情干擾公法，嚴格管理内宫，不讓一句話傳進帥府制司中；禁止和約束宦官，不讓他們有進讒言的機會。”杜範自從進御史臺後，屢次請求奉祠禄，現在又五次上章請求回鄉里，都没有被批准。

遷秘書監兼崇政殿説書。大元兵徇江陵，範乞屯兵蘄、黄以防窺江，且令沿江帥臣兼江、淮制置大使以重其權，令淮西帥臣急調兵撥糧以援江陵。拜殿中侍御史，辭不獲，乃因講筵，奏：“臣嘗冒耳目之寄，輒忤宰相，至煩陛下委曲調護，今又使居向者負芒之地，豈以臣絶私比，而其言

遷任秘書監兼崇政殿説書。大元的軍隊在江陵巡行，杜範請求在蘄、黄兩州駐屯軍隊以防止敵人試圖渡江，并且命令沿江帥臣兼任江、淮制置大使以便加强權力，命令淮西帥臣緊急調撥兵力和糧食援助江陵。被任命爲殿中侍御史，推辭不成，就藉着講讀經書的機會，上奏説：“臣曾經作爲皇上的耳目官，因而得罪了宰相，以至於要麻煩陛下多方回護，如今又讓臣到過去感到局

猶有可取耶？抑以臣巽懦之質，易於調護，而姑使之備數耶？昔人主之於諍臣，非樂而聽之，即勉而從之，否則疏而遠之，未聞有不用其言而復用其人者。陛下自端平親政以來，召用正人以振臺綱，未幾而有委曲調護之弊，其所彈擊，或牽制而不行，其所斥逐，復因緣以求進。臣於入臺之初，固已力言之，不惟不之革，而其弊滋甚，甚至節貼而文理不全，易寫而臺印無有，中書不敢執奏，見者爲之致疑。不意聖明之時，其弊一至於此。陛下以其言之不可用，又從而超遷之，則是臺諫之官，專爲仕途之捷徑。陛下但知崇獎臺諫爲盛德，而不知阻抑直言之爲弊政，則陛下外有好諫之名，內有拒諫之實，天下豈有虛可以蓋實哉。”範始以不得其言不去爲恨，至是遂極言臺諫失職之弊。

促難受的地方，難道是因爲臣從不私下拉幫結派，而言論還有可取之處嗎？或者是因爲臣具有軟弱退讓的性格，容易調停回護，因而讓臣充數呢？過去君主對於正直敢言的臣下，不是愉快地聽取意見，就是努力地采納意見，否則就疏遠他，没聽説過有不采用他的言論却任用其人的情況。陛下從端平年親理政務以來，召見任用正直的人來整頓御史臺的綱紀，没多久就有從上面調停回護的弊端，臺諫所彈劾攻擊的，或者受牽制不能施行，他們所貶斥驅逐的人，又會找着機會升遷。臣在剛進御史臺時，本已經盡力論説了這種情況，但不但没有革除，弊端反而更嚴重了，甚至節抄貼文却文理不順，改寫却没有御史臺的印，中書省不敢用來論奏，看到的人産生懷疑。想不到在這聖明的時期，弊端竟到了這個地步。陛下認爲他的言論不能采用，却緊接着又破格提拔他，那麽臺諫這種官職，成了仕途的捷徑。陛下衹知道尊崇獎勵臺諫官是大德，却不知道阻礙壓制正直言論是有弊端的政治，那麽陛下外部有喜好别人進諫的名聲，内部却有拒絶進諫的事實，天下豈有虚假可以掩蓋事實的。”杜範開始因爲進言不果辭官不得而憤恨，此刻就尖鋭地論説臺諫官失職的弊端。

時襄、蜀俱壞，江陵孤危，兩浙震恐，復言：“清之橫啓邊釁，幾危宗祀，及其子招權納賄，貪冒無厭，盜用朝廷錢帛以易貨外國，且有實狀。”并言：“簽書樞密院事李鳴復與史寅午、彭大雅以賄交結，曲爲之地。鳴復既不恤父母之邦，亦何有陛下之社稷。”帝以清之潛邸舊臣，鳴復未見大罪，未即行，範亦不入臺。帝促之，範奏：“鳴復不去則臣去，安敢入經筵？”方再奏之，鳴復抗疏自辨，言：“臺臣論臣，不知所指何事，豈以臣嘗主和議耶？幸未斥退，則安國家、利社稷，死生以之；否則無家可歸，惟有扁舟五湖耳。”範又極言其寡廉鮮耻，既而合臺劾之，太

這時襄、蜀兩地都已陷落，江陵孤立危險，兩浙震動恐慌，杜範又説：“鄭清之無故造成邊界衝突，幾乎危及宗廟社稷，他和他兒子把持權力收取賄賂，無休止地貪贜冒功，盗用朝廷的金錢布帛與外國做交易，都有事實根據。”并且説：“簽書樞密院事李鳴復與史寅午、彭大雅收受賄賂相互勾結，暗地替他開脱。李鳴復既然不關心父母之國，又怎麽會關心陛下的社稷呢。”皇帝因爲鄭清之是其繼位之前府中的舊臣，李鳴復也没見有大罪，没有馬上施行，杜範也不進御史臺。皇上催促他，杜範上奏説：“李鳴復不離去那麽臣離去，哪敢上經學講席？”正要再次論奏，李鳴復上疏爲自己辯護，説：“臺臣論説臣，不知道指的是什麽事，難道是因爲臣曾經主張議和嗎？假如僥幸没被貶斥，那麽安定國家，爲社稷謀利，生死都不在乎；否則無家可歸，衹有乘小

學諸生亦上書交攻之。鳴復將出關，帝又遣使召回，範復與合臺奏："鳴復爲宰執，所交惟史寅午、彭大雅，此等相與陰謀，不過賂近習、蒙上聽，以陰圖相位。臣近見自辨之章，見其交鬥邊臣以啓嫌隙，妄言和戰以肆脅持，且以蜀既破蕩而欲泛舟五湖，又以安國家、利社稷自任，不知鳴復久居政府，今又有何安利之策？欺君罔上，無所不至。如臣等言是，即乞行之；所言若非，早賜罷斥。"改起居郎，範奏："臣論鳴復，未見施行，忽拜左史之命，則是所言不當，姑示優遷。臣前者嘗奏臺諫但爲仕途之捷徑，初無益朝廷之紀綱，躬言之，躬蹈之，臣之罪大矣。"即渡江而歸。授江東提點刑獄，尋改浙西提點刑獄，範力辭之，而鳴復亦出守越。

船游蕩五湖了。"杜範又極力陳説他缺乏廉耻，接着整個御史臺一起彈劾他，太學生也上書共同攻擊他。李鳴復在出關之前，皇帝又派使者將他召回來，杜範與御史臺全體上奏："李鳴復作宰相，所結交的衹有史寅午、彭大雅，這些人相勾結搞陰謀，不過是賄賂近侍、蒙蔽皇上，暗地裏謀取宰相位置。臣最近看到他爲自己辯護的奏章，發現他挑撥邊防官員之間的關係造成隔閡，亂説和議與交戰肆行要脅，而且蜀地已經陷落他還要泛舟五湖，又自詡要安定國家，爲社稷謀利益，不知李鳴復在宰相府那麽久，如今又有什麽安定和謀利的策略？欺瞞皇上，真是什麽都做得出來。如果臣等説的對，就請加以施行；所説的如果不正確，儘早賞賜我們罷官。"改任起居郎，杜範上奏："臣論説李鳴復，没見被采納施行，忽然被任命爲左史，那麽是所説的不妥當，姑且表示優待提升。臣以前曾經論奏過臺諫衹是成了當官的捷徑，對朝廷的綱紀没有好處，自己説了，自己去做，臣的罪過大了。"立即渡江回鄉。任命爲江東提點刑獄，隨即改爲浙西提點刑獄，杜範極力推辭，李鳴復這時也出任越州守臣。

嘉熙二年，差知寧國府。明年至郡，適大旱，範即以便宜發常平粟，又勸寓公富人有積粟者發之，民賴以安。始至，倉庫多空，未幾，米餘十萬斛，錢亦數萬，悉以代輸下户糧。兩淮饑民渡江者多剽掠，其首張世顯尤勇悍，擁衆三千餘人至城外。範遣人犒之，俾勿擾以俟處分，世顯乃陰有窺城之意。範以計擒斬之，給其衆使歸。

嘉熙二年，差遣爲寧國府知府，第二年到郡，正遇大旱災，杜範立即决定發常平倉中的米賑濟，又勸退休的官員以及富人有積存糧食的進行散發，百姓因此安定。剛到任時，倉庫大多是空的，没多久，米富餘十萬斛，錢也有幾萬，都被用來替下等户代交公糧。渡江過來的兩淮地區的災民有不少進行搶掠，他們的首領張世顯尤其勇猛强悍，帶着三千多人到城外。杜範派人犒勞他們，讓他們不要騷擾等候安置，但張世顯却暗中有攻城的意思。杜範設計策擒獲并斬了他，發給其他人錢糧讓他們回鄉。

四年，還朝，首言：

旱暵荐臻，人無粒食。楮券猥輕，物價騰踴。行都之内，氣象蕭條，左浙近輔，殍死盈道。流民充斥，未聞安輯之政，剽掠成風，已開弄兵之萌，是内憂既迫矣。新興北兵，乘勝而善鬥，

嘉熙四年，回到朝廷，首先論説：

乾旱發展到最嚴重的地步，人們一粒糧也没有。紙幣貶值，物價飛漲。都城之内，氣象蕭條，左浙近郊，餓死的人布滿道路。逃荒的百姓到處都是，却没聽説有安置措施，搶掠成風，已經有形成兵變的萌芽，這説明内部憂患已很迫切了。新崛起的北方軍

中原群盜，假名而崛起。擣我巴蜀，據我荆襄，擾我淮堧，近又由夔、峽以瞰鼎、澧。疆埸之臣，肆爲欺蔽，勝則張皇而言功，敗則掩覆而不言。脱使乘上流之無備，爲飲馬長江之謀，其誰與捍之？是外患既深矣。

隊，乘勝進逼而且善於戰鬥，中原的盜賊們，假托名號起事。擣毁我巴蜀，占據我荆襄，騷擾我淮堧，最近又從夔、峽窺探鼎、澧。邊疆的官員，放肆地進行欺騙蒙蔽，勝利了就大肆渲染報告功勞，失敗了就加以掩飾不再説話。假如敵人乘着上游的没有防備，作飲馬長江的打算，有誰能抵抗他們？這説明外部憂患很深了。

人主上所事者天，下所恃者民。近者天文示變，妖彗吐芒，方冬而雷，既春而雪，海潮衝突於都城，赤地幾遍於畿甸，是不得乎天而天已怒矣。人死於干戈，死於饑饉，父子相棄，夫婦不相保，怨氣盈腹，謗言載路，“等死”一萌，何所不至，是不得乎民而民已怨矣。内憂外患之交至，天心人心之俱失，陛下能與二三大臣安居於天下之上乎？陛下亦嘗思所以致此否乎？

君主對上事奉的是天，對下依靠的是人民。最近天象顯示了災變，妖邪的彗星噴吐光芒，正當冬天却打雷，已立春還下雪，海潮奔涌到都城，都城附近土地幾乎全部乾旱，這是没有得到天的祐護而天已經發怒了。人們死於戰争，死於飢餓，父子相拋棄，夫婦不能保全，怨氣滿腹，怨恨的言辭充滿道路，“一樣是死”的念頭一萌生，什麽事幹不出，這是没有得到民心而人民已經産生怨恨了。内憂外患一起逼來，天心人心全都失去，陛下能和幾個大臣安居在天下之上嗎？陛下曾想過造成這種狀况的原因嗎？

蓋自曩者權相陽進妾婦之小忠，陰竊君人之大柄，以聲色玩好内蠱陛下之心術，而廢置生殺，一切惟其意之所欲爲，以致紀綱陵夷，風俗頹靡，軍政不修而邊備廢缺。凡今日之内憂外患，皆權相三十年醖成之，如養護癰疽，待時而决耳。端平號爲更化，而居相位者非其人，無能改於其舊，敗壞汙穢，殆有甚焉。自是聖意惶惑，莫知所倚仗，方且不以彼爲仇而以爲德，不以彼爲罪而以爲功。於是天之望於陛下者孤，而變怪見矣，人之望於陛下者觖，而怨叛形矣。

自從過去專權的宰相表示婦人一類的小忠誠，暗地裏竊取了統治人的大權，用聲音美色珍寶迷惑陛下的心志，廢去了陛下的生殺權力，一切由己意爲所欲爲，以至於綱紀被破壞，風俗頹廢萎靡，軍事政事不治理邊防空虚。今天所有的内憂外患，都是專權的宰相三十年來造成的，就像生了毒瘡不予治療，時機一到就要潰破。端平年號稱革新，但在宰相位置上的人却不稱職，比舊宰相并無改變，行爲污穢品質敗壞，大概是超過了。從此陛下心中惶恐迷惑，不知道依靠誰，但仍然不把他當仇人却認爲他有道德，不認爲他有罪反以爲有功勞。於是上天對陛下寄的希望少，災變怪異就出現了，人們對陛下寄的希望少，怨恨和反叛就形成了。

陛下敬天有圖，旨酒有箴，緝熙有記，使持此一念，振起傾頹，宜無難者。然聞之道路，謂警懼之意，祗見於外朝視政之

陛下有敬天圖，有美酒箴言，有緝熙記，假如保持這一信念，拯救頹敗的形勢，應該没有什麽困難。但據路人傳説，説清醒警惕的想法，衹能在上朝處理政事那一會兒

頃；而好樂之私，多縱於內廷燕褻之際。名爲任賢，而左右近習或得而潛間；政出於中書，而御筆特奏或從而中出。左道之蠱惑，私親之請托，蒙蔽陛下之聰明，轉移陛下之心術。

於是範去國四載矣，帝撫勞備至。

遷權吏部侍郎兼侍講。以久旱，復言："陛下嗣膺寶位餘二十年，災異譴告，無歲無之，至于今而益甚。陛下求所以應天者，將止於減膳徹樂、分禱群祀而已乎？抑當外此而反求諸躬乎？夫不務反躬悔過，而徒覬天怒之釋，天下寧有是理？欲望陛下一洒舊習以新天下，出宮女以遠聲色，斥近習以防蔽欺，省浮費以給國用，薄征斂以寬民力。且儲貳未立，國本尚虛，乞選宗姓之賢者育之宮中而教導之。"又言銓法之壞："廟堂既有堂除，復時取部缺以徇人情；士大夫既陷贓濫，乃間以不經推勘而改正。凡此皆徇私忘公之害。"未幾，復上疏曰：

> 天災旱暵，昔固有之。而倉廩匱竭，月支不繼，升粟一千，其增未已，富户淪落，十室九空，此又昔之所無也。甚而闔門饑死，相率投江，里巷聚首以議執政，軍伍誶語所不忍聞，此何等氣象，而見於京城衆大之區。浙西稻米所聚，而赤地千里。淮民流離，襁負相屬，欲歸無所，奄奄待盡。使邊塵不起，尚可相依苟活，萬一敵騎衝突，彼必奔迸南來，或相携從敵，因爲之鄉導，巴蜀之覆轍可鑒也。

見到；但私下對玩樂的喜好，在內宮游玩時十分放縱。名義上是任用賢才，但身邊近侍却有機會暗地干涉；政令從中書省發出，但皇上親筆特別命令却有時從內宮發出。邪説的蠱惑，親信的請求托付，蒙蔽了陛下的視聽，改變了陛下的心志。

這時杜範離開朝廷已四年了，皇上備加慰問。

遷任代理吏部侍郎兼侍講。因爲長期乾旱，又説："陛下繼承皇位過二十年，上天以災異進行的警告，没有一年没有，到今天更加嚴重。陛下求得順應天意的辦法，是僅僅局限於減少飯菜撤除音樂、進行各種祭祀而已呢？還是應當在這之外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呢？不進行反省和悔過，衹是希望上天的憤怒自己消解，天下哪有這個道理？期望陛下一改舊習氣使天下焕然一新，放出宮女遠離聲色，疏遠近侍防止蒙蔽和欺騙，節省多餘費用以保障國家用度，減免賦税以便減輕人民負擔。而且皇位繼承人没確定，國家的根本還空虛，請求挑選皇族中品質好的孩子放在宮中養育并教導。"又論説銓選法的被破壞："政事堂已經有堂除制，又時常拿吏部缺額來做人情；士大夫陷入貪贓不止的地步，就偷偷把那些没有經過推勘的人改爲正選。這些都是徇私情却忘了公家利益的弊害。"没多久，又上疏説：

> 天降旱災，過去固然是有的。但是倉庫空虛，每月的支出接不上，每升粟值一千錢，而且還在不斷增長，富裕户敗落，十家九空，這又是過去所没有的。甚至全家餓死，相伴投江而死，里巷之間人們聚集議論執政官，軍隊中謾駡的話都不忍心聽，這是什麼樣的氣象，却出現在京城的廣大地區。浙西是稻米之鄉，却千里荒地。淮河地區人民流離失所，老幼相接，無家可歸，奄奄待斃。假使邊界戰事不發生，還可以相依靠着苟且活下去，萬一敵人的鐵騎衝擊，他們必定會逃到南方來，或者一起投靠敵人，并爲他們做嚮導，巴蜀地區過去的覆轍值得借鑒。

竊意陛下宵旰憂懼，寧處弗遑。然宮中宴賜未聞有所貶損，左右嬖孌未聞有所放遣，貂璫近習未聞有所斥遠，女冠請謁未聞有所屏絶，朝廷政事未聞有所修飭，庶府積蠹未聞有所搜革。秉國鈞者惟私情之徇，主道揆者惟法守之侵，國家大政則相持而不决，司存細務則出意而輒行。命令朝更而夕變，紀綱蕩廢而不存，無一事之不弊，無一弊之不極。陛下盍亦震懼自省。

我私下認爲陛下日夜憂慮，没有功夫安居。但是宫中的宴會賞賜没聽説有什麽減少，身邊寵愛的嬪妃没聽説有遣放出宫的，對親近的宦官没聽説加以貶斥疏遠，對請求拜見的女道士没聽説加以拒絶，朝廷的政事没聽説加以整頓，政府裏積累的弊端没聽説進行檢查革除。掌握國家權柄的人衹是曲從私情，掌管政策法令的人衹知道破壞法律準則，國家大事相互牽制而無法解决，執行機構的一些小事憑自己的心意就施行。命令早晨更改而晚上就變，綱紀被破壞得蕩然無存，没有一件事不存在弊病，没有一種弊病不是到極端的地步。陛下也應該感到震驚并進行自我反省。

詔："中外臣庶思當今急務，如河道未通，軍餉若何而可運？浙右旱歉，荒政若何而可行？財計空匱，糴本若何而可足？流徙失所，遣使若何而可定？敵情叵測，邊圉若何而可固？各務悉力盡思，以陳持危制變之策。"

下詔説："朝廷内外官員要思考當今的緊急事務，比如河道没有疏通，軍餉用什麽辦法運輸？浙右因爲旱災歉收，救荒工作怎麽進行？財政匱乏，怎麽籌集足够的買糧的本錢？流民失去家園，如何派遣使者使之安定？敵人的意圖難以探測，邊境怎樣纔能穩固？各位都務必盡力思考，以便陳述救治危急應付變亂的策略。"

拜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復極言宴賜不節、修造不時、玩寇縱欲數事。兼權兵部尚書，改禮部尚書兼中書舍人。

被任命爲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又極力論述宴會賞賜不加以節制、修建工程不按照時節、忽視敵寇放縱欲望等事情。兼代理兵部尚書，改任禮部尚書兼中書舍人。

淳祐二年，擢同簽書樞密院事。範既入都堂，凡行事有得失，除授有是非，悉抗言無隱情。丞相史嵩之外示寬容，内實忌之。四年，遷同知樞密院事。以李鳴復參知政事，範不屑與鳴復共政，去之。帝遣中使召回，且敕諸城門不得出範。太學諸生亦上書留範而斥鳴復，并斥嵩之。嵩之令諫議大夫劉晋之等論範及鳴復，範遂行。會嵩之遭喪謀起復不果，於是拜範右丞相，範以遜游侶，不許，遂力疾入覲。帝親書"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賜之。

淳祐二年，升任同簽書樞密院事。杜範進入都堂以後，凡是遇到處理事務有得失，授任官員引起是非，都坦率直言没有隱瞞。丞相史嵩之表面上很寬容，内心其實忌恨他。淳祐四年，升任同知樞密院事。因爲李鳴復任參知政事，杜範不屑於和李鳴復共事，辭官離去。皇帝派遣中使將他召回來，并且下令各個城門都不許放杜範出城。太學生們也上書挽留杜範并譴責李鳴復，同時譴責史嵩之。史嵩之命令諫議大夫劉晋之等人討論杜範和李鳴復的問題，杜範這纔接受任命。正好史嵩之遇到喪事想起用復官没有成功，於是任命杜範爲右丞相，杜範要讓給游侶，没被准許，於是帶病入朝覲見。皇帝親筆書寫"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賜給他。

範上五事："曰正治本，謂政事當常出於中書，毋使旁蹊得竊威福。曰肅宮闈，謂當嚴内外之限，使宫府一體。曰擇人才，謂當隨其所長用之而久於職，毋徒守遷轉之常格。曰惜名器，謂如文臣貼職，武臣閤衛，不當爲徇私市恩之地。曰節財用，謂當自人主一身始，自宫掖始，自貴近始，考封樁國用出入之數，而補窒其罅漏，求鹽策楮幣變更之目，而斟酌其利害。仍乞早定國本以繫人心。"

杜範上奏五件事："端正治國的根本，就是説政令應當一直由中書省發出，不要讓旁門左道得以竊取權柄。整肅内宫，就是應當嚴格内外的界限，使内宫與政府一致。選拔人才，是説應當按照特長使用并長期任職，不要衹是固守遷職轉官的常規。珍惜名位，是説像文官的貼職，武官的閤衛，不應當成爲營私和賣人情的地方。節省財政用度，是説應當從皇帝自身開始，從宫内開始，從權貴近臣開始，考察封樁庫收入和國家用度支出的數額，補充差額，統計鹽税紙幣變化的數目，衡量它的利弊。并請求早早確定繼承人以便維持人心。"

時親王近戚多求降恩澤，引前朝杜衍例，範皆封還。乞撥堂除闕歸之吏部，以清中書之務，惟留書庫、架閣、京教及要地幹官。人皆以爲不便，太學生亦上書言之，帝以示範，範奏曰："三四十年權臣柄國，以公朝爵禄而市私恩，取吏部之闕以歸堂除，太學諸生亦習於見聞，乃以近年之弊政爲祖宗之成法。如以臣言爲是，上下堅守，則謗者必多而謗者息矣。"未幾，赴選調者無淹滯，合資格者得美闕，衆始服。

當時親王和皇室近親有很多要求皇帝進行恩賞，引用前朝杜衍的例子，杜範都加以緘封退還。請求將政事堂任命的缺額撥歸吏部，以便清理中書省的事務，衹留下書庫、架閣、京教以及重要地區的幹官。人們都認爲這不方便，太學生也上書議論這事，皇帝把奏疏給杜範看，杜範稟奏説："權臣掌握國家大權有三四十年，拿公家的爵位俸禄來給自己做人情，將吏部的官缺歸政事堂任命，太學生們也習慣了他們見到的這種現象，竟認爲近年來的弊端是祖宗的一貫作法。如果認爲臣説得對，上下一致堅持，那麼贊同的人必定會多起來而誹謗就會平息了。"没多久，進行候選的没有被延誤的，資歷合格的得到好官職，衆人這纔信服。

帝命宰執各條當今利病與政事可行者，範上十二事：

曰公用捨，願進退人才悉參以國人之論，則乘罅抵巇者無所投其間。曰儲材能，内而朝列，則儲宰執於侍從、臺諫，儲侍從、臺諫於卿監、郎官；外而守帥，則以江面之通判爲幕府、郡守之儲，以江面之郡守爲帥閫之儲；他職皆然，如是則臨時無乏才之憂。曰嚴薦舉，宜詔中外之臣，凡薦舉必明著職業、功狀、事實，不許止爲褒詞，朝廷籍記

皇帝命令宰相執政官分别陳述當今的利弊和可以施行的政事，杜範上奏了十二件事：

公開對人才的選用和摒棄，希望使用和斥退人才時都參照國人的觀點，那麼鑽空子的人就没有機會了。儲備有才能的人，朝廷内的官員，就是在侍從官、臺諫中儲備宰相執政官人選，在卿監、郎官中儲備侍從官、臺諫的人選；外地的守臣帥臣，就用長江沿岸的通判作爲幕府、郡守的儲備，用長江沿岸的郡守作爲帥臣的儲備；其他職務也是這樣，如此那麼面臨事變時就没有缺乏人才的擔憂了。嚴格薦舉制度，應詔告朝廷内外的官員，凡是薦舉必須寫明職業、立功情況、

不如所舉，并罰舉主，仍詔侍從、臺諫不許與人覓舉。曰懲贓貪，自今有以贓罪案上，即行下勘證，果有贓敗，必繩以祖宗之法，無實迹而監司妄以贓罪誣人者，亦量行責罰，臺諫風聞言及贓罪，亦行下勘證。曰專職任，吏部不可兼給、舍，京尹不可兼户、吏，經筵亦必專官。曰久任使，内而財賦、獄訟、銓選與其他煩劇之職，必三年而後遷，外而監司、郡守，亦必使之再任，其不能者則亟行罷斥。曰抑僥倖，布告中外，各務職業，朝廷不以弊例而過恩，宫庭不以私謁而廢法；勳舊之家，邸第之戚，不以名器而輕假。曰重閫寄。曰選軍實。曰招土豪。曰宜仿祖宗方田之制，疏爲溝洫，縱横經緯，各相灌注，以鑿溝之土，積而爲徑，使不得并轡而馳，結陣而前，如曹瑋守陝西之制，則戎馬之來，所至皆有阻限，而溝之内又可以耕屯，勝於陸地多矣。曰治邊、理財，實爲當今急務，有明於治邊、善於理財者，搜訪以聞。

辦事的實際經過，不許衹寫表揚的話，朝廷的記録如果與推薦時説的不一樣，連帶舉主一起處罰，并且詔告侍從官、臺諫官不允許給人找舉主。懲治貪贓的官吏，從現在開始有貪贓罪案子報上，馬下轉發下面調查取證，如果確實有貪贓行爲，必定用祖宗的法令加以處置，没有實據而是監司胡亂用貪贓罪誣告别人的，也要根據情況加以責罰，臺諫官聽到别人説貪贓的也要到下面調查取證。使職責專一，吏部不能兼任給、舍官，京兆尹不能兼任户部、吏部官職，經學講席也必須有專職官員。延長任職時間，朝廷内的財賦、獄訟、銓選和其他繁重的職務，必須三年以後纔能改任，外地的監司、郡守，也必須讓他連任，那些没有能力的則要立即罷免。抑制圖謀僥幸的人，告誡朝廷内外，各自從事自己的職業，朝廷不因爲有弊端的舊例而過分恩賞，宫廷不能因爲私人請謁而壞了法規；對有功勛的舊臣的家族，皇室的親戚，不要輕易給予名位。慎重委派武臣。置備軍事物資。招納地方豪傑。應該仿效祖宗的方田制度，疏通溝渠，縱横交織，互相澆灌，將挖溝挖出的土，堆積成小路，使敵人不能并馬奔馳，結成戰陣前進，就像曹瑋守衛陝西的辦法，那麽兵馬來時，所到之處都有阻礙，并且溝内還可以耕種屯田，勝過陸地多了。整治邊防、料理財政，實在是當今的緊急事務，有整治邊防明白、善於料理財政的，要搜尋上報。

時孟珙權重兵久居上流，朝廷素疑其難制，至是以書來賀。範復之曰："古人謂將相調和則士豫附，自此但相與同心徇國。若以術相籠架，非範所屑爲也。"珙大感服。未幾，大元軍大入五河，絶中流，置營柵，且以重兵綴合肥，令不得相援，爲必取壽春之計。範命惟揚、鄂渚二帥各調兵東西來應，卒以捷聞。範計功行賞，莫不曲當，軍士皆悦。

當時孟珙掌握重兵長期在上游地區，朝廷一直懷疑他難以控制，這時寫信來祝賀。杜範給他回信説："古人説將相和諧那麽士兵就會依附，從此後衹需相互團結同心報國。如果是用權術加以籠絡，這是我杜範不屑於做的。"孟珙十分感動佩服。没多久，元朝的軍隊大舉侵入五河，截斷水流，設置營栅，而且派重兵包圍合肥，使它不能進行援救，作了必定攻取壽春的打算。杜範命令惟揚、鄂渚二地帥臣分别調兵從東西兩方來策應，終於打了勝仗。杜範按功勞獎賞，無不恰

當，士兵們都高興。

未幾，卒，贈少傅，謚清獻。其所著述，有古律詩歌詞五卷，雜文六卷，奏稿十卷，外制三卷，《進故事》五卷，《經筵講義》三卷。

没多久，去世，追贈少傅，謚號清獻。他的著述，有古體律詩歌詞五卷，雜文六卷，奏疏文稿十卷，外制三卷，《進故事》五卷，《經筵講義》三卷。

楊簡

楊簡字敬仲，慈溪人。乾道五年舉進士，授富陽主簿。會陸九淵道過富陽，問答有所契，遂定師弟子之禮。富陽民多服賈而不知學，簡興學養士，文風益振。

楊簡字敬仲，慈溪人。乾道五年考中進士，任命爲富陽主簿。正好陸九淵經過富陽，問答得比較投機，於是定下了老師和弟子關係。富陽的百姓多數經商不知道學問，楊簡興辦學校培養士人，文風日益振興。

爲紹興府司理，犴獄必親臨，端默以聽，使自吐露。越陪都，臺府鼎立，簡中平無頗，惟理之從。一府史觸怒帥，令鞫之，簡白無罪，命鞫平日，簡曰："吏過詎能免，今日實無罪，必擿往事置之法，某不敢奉命。"帥大怒，簡取告身納之，争愈力。常平使者朱熹薦之。先是，丞相史浩亦以簡薦，差浙西撫幹，白尹張杓，宜因凶歲戒不虞。乃令簡督三將兵，接以恩信，出諸葛亮正兵法肄習之，軍政大修，衆大和悦。

任紹興府司理，處理案件時必定親自前往，嚴肅而沉默地聽着，讓案犯自己吐露實情。越州是陪都，御史臺衙門鼎立，楊簡在中間公平不偏頗，衹依據事理。一個府史觸犯惹怒了帥臣，帥臣命令審訊他，楊簡稟告説無罪，帥臣命令審問他平時有什麽過錯，楊簡説："小吏怎麽能避免犯錯，如今他確實没有罪，必定要糾纏過去的事使他受處罰，我不敢接受命令。"帥臣大怒，楊簡拿出自己的告身交上，更加堅定地進行争辯。常平使者朱熹推薦他。在這之前，丞相史浩也曾推薦楊簡，差浙西撫幹，向浙西尹張杓稟告，應該在年歲不好時戒備不測的事情。於是命令楊簡督領三個將領的部隊，對他們恩遇而且信任，又拿出諸葛亮治理軍隊的方法加以練習，軍隊事務大爲改善，衆人十分高興。

改知嵊縣。丁外艱，服除，知樂平縣，興學訓士，諸生聞其言有泣下者。楊、石二少年爲民害，簡置獄中，諭以禍福，咸感悟，願自贖。由是邑人以訟爲耻，夜無盜警，路不拾遺。紹熙五年，召爲國子博士。二少年大帥縣民隨出境外，呼曰"楊父"。會斥丞相趙汝愚，祭酒李祥抗章辨之，簡上書言："昨者危急，軍民將潰亂，社稷將傾危，陛下所親見。汝愚冒萬死易危爲安，人情妥定，汝愚之忠，陛下所心知，不必深辨。臣爲祭酒屬，日以義訓諸生，若見利忘

改任嵊縣知縣。爲父親服喪，期滿後，爲樂平縣知縣，興建學校教育學生，諸生聽了他的話有感動流淚的。楊、石兩個少年是百姓的禍害，楊簡把他們投到獄中，對他們説明禍福的道理，兩人都受感動而悔悟，願意自己贖罪。從此縣中的人都認爲打官司可耻，夜間没有盜賊，路不拾遺。紹熙五年，召入朝任國子博士。兩個少年率領許多縣民跟隨出縣境以外，稱呼他"楊父"。正好丞相趙汝愚遭貶，祭酒李祥上書直言争辯，楊簡上書説："前些時候形勢危急，軍民將要潰散混亂，社稷將要傾倒危亡，是陛下親眼所見。趙汝愚冒着萬死轉危爲安，人心安定下來，趙汝愚的忠誠，是陛下心中知道的，不必深入辯説。

義，畏害忘義，臣耻之。”未幾，亦遭斥，主管崇道觀。再任，轉朝奉郎。嘉泰四年，賜緋衣銀魚，朝散郎，權發遣全州，以言罷，主管仙都觀。

嘉定元年，寧宗更化，授秘書郎，轉朝請郎，遷秘書省著作佐郎兼權兵部郎官。轉對，極言經國之要，弭災厲、消禍變之道，北境傳誦，爲之涕泣。詔以旱蝗求直言，簡上封事，言旱蝗根本，近在人心。兼考功郎官，兼禮部郎官，授著作郎、將作少監。入對，答問往復，漏過八刻，上目送久之。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録院檢討官，以面對所陳未行，求外補，知温州。移文首罷妓籍，尊敬賢士。私鹺五百爲群過境内，分司幹官檄永嘉尉及水寨兵捕之。巡尉不白郡，簡驚曰：“是可輕動乎？萬一召亂，貽朝廷憂。兵之節制在郡將，違節制是不嚴天子命，違節制應斬。”建旗立巡尉庭下，召劊手兩行夾立，郡官盛服立西序，數其罪，命斬之，郡官交進爲致悔罪意，良久得釋，奏罷分司，其紀律如此。寓官置民田負其直，簡追其隸責之而償所負。勢家第宅障官河，即日撤之，城中歡踴，名楊公河。

帝遣使至郡譏察，使於簡爲先世契，出郊迎，不敢當，從間道走州入客位。簡聞之不敢入，往來傳送數四，乃驅車反。將降車，使者趨出立戟門外，簡亦趨出立使者外，頓首言曰：“天使也，某不敢不肅。”使者曰：“契家子，禮有常尊。”簡曰：“某守臣，使者銜天子命，辱臨敝邑，

臣作爲祭酒，每天用義訓導諸生，如果見利忘義，害怕禍害而忘掉義，臣覺得耻辱。”没多久，也遭到貶謫，主管崇道觀。連任後，轉爲朝奉郎。嘉泰四年，賞賜緋衣銀魚，朝散郎，權發遣全州，因爲言論罷免，主管仙都觀。

嘉定元年，寧宗變革，授任秘書郎，轉爲朝請郎，升任秘書省著作佐郎兼代理兵部郎官。輪流入殿面君指陳時政時，極力論説治理國家的關鍵，消除災禍變亂的辦法，北方地區傳誦，人們感動得哭泣。下詔因爲旱災蝗災訪求坦直言論，楊簡上密封的奏章，説旱災蝗災的根本原因，在於人心。兼任考功郎官，兼禮部郎官，授任爲著作郎、將作少監。入宫奏對，與皇上來回問答，時間過了八刻，告别時皇上目送他很久。兼任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録院檢討官，因爲面見皇上時陳述的意見没有施行，請求補授外任，爲温州知州。發布公文首先取消妓女樂籍，尊敬賢能人才。有五百個販私鹽的人從境内經過，分司幹官命令永嘉尉以及水寨兵抓捕他們。巡尉不向郡中報告，楊簡吃驚地説：“這怎麽可以輕率行動呢？萬一引起變亂，將給朝廷惹麻煩。軍隊的指揮權在郡將，違背指揮是不嚴格遵守天子的命令，違背指揮應該斬首。”在巡尉堂前竪立旗子，召來劊子手在兩邊站立，郡中官員穿着朝服站在西邊，歷數他的罪過，命令將他斬首，郡官們接連上來替他表示悔罪的意思，許久纔將他釋放，上奏罷免了分司，他的紀律就像這樣。退休官員買民田給的錢不够，楊簡追查他的手下人進行譴責并讓補足了欠款。權勢之家建宅第擋住了官河，當天就讓拆除，城中人民歡呼跳躍，稱爲楊公河。

皇上派遣使者到郡中視察，使者是楊簡的先輩舊交，楊簡到郊外迎接，使者表示不敢當，從小路到州府中坐到客位上。楊簡聽説後不敢進入州中，往來傳送了四五次消息，纔驅車返回。將下車時，使者快步出來站在戟門外，楊簡也快步出來站在使者外面，叩頭説：“天子的使者，我不敢不嚴肅。”使者説：“世交的子弟，按照平常的尊敬禮節就可以了。”楊簡説：“我是守臣，使

天使也，某不敢不肅。”遂從西翼偕進，禮北面東上，簡行則常西，步則後，及階，莫敢升，已乃同升自西階，足踧踧莫敢就主席。使者曰：“邦君之庭也，禮有常尊。”簡曰：“《春秋》，王人雖微，例書大國之上，尊天子也。况今天使乎?”持之益堅，使者辭益力，如是數刻，使者知不可變，乃曰：“某不敏，敢不敬承執事尊天子之義。”即揖而出。既就館，簡乃以賓禮見。儀典曠絶，邦人創見之，莫不瞿然竦觀，屏息立。

者奉着天子的命令，屈尊光臨敝郡，天子的使者，我不敢不嚴肅。”於是從西側共同進門，按禮節面朝北以東爲上，楊簡走時常從西邊，脚步總在後面，到臺階後，不敢上去，然後從西臺階共同上去，脚底遲疑不敢坐在主人席位上。使者説：“這是地方首腦的庭堂，按照常禮就行了。”楊簡説：“《春秋》上記載，周王的使臣雖然官微，按例也要寫在大國的前面，這是尊敬天子。何况是如今天子的使者呢?”更加堅定地堅持，使者更極力推辭，像這樣好長時間，使者知道不可改變，就説：“我雖愚笨，哪敢不恭敬承受執事尊敬天子的高義。”於是作揖後出去。在驛館住下後，楊簡纔以賓客禮去拜見。儀式前所未有，當地人首次見到，無人不嚴肅觀看，屏氣站着。

簡在郡廉儉自將，奉養菲薄，常曰：“吾敢以赤子膏血自肥乎!”閭巷雍睦無忿争聲，民愛之如父母，咸畫象事之。遷駕部員外郎，老稚扶擁緣道，傾城哭送。入對，言：“盡掃喜順惡逆之私情，善政盡舉，弊政盡除，民怨自銷，禍亂不作。”改工部員外郎，轉對，又以擇賢久任爲言。遷軍器監兼工部郎官，轉朝奉大夫，又遷將作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録院檢討官，轉朝散大夫。

楊簡在郡中以廉潔自我約束，俸禄微薄，常説：“我敢用民脂民膏來養肥自己嗎!”街巷閭里和睦没有争鬥聲，百姓像對父母一樣愛戴他，都畫他的像供奉。改任駕部員外郎，人們扶老携幼擠滿道路，傾城哭着送别他。入朝奏對，説：“徹底掃除喜歡順從厭惡反對意見的心理，好的政策全都施行，壞政策全部清除，人民的怨恨自會消除，禍害災亂就不會發生。”改任工部員外郎，輪流入殿面君指陳時政時，又論述了選拔賢才延長任期的問題。改任軍器監兼工部郎官，轉爲朝奉大夫，又改任將作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録院檢討官，轉爲朝散大夫。

金人大饑，來歸者日以數千、萬計，邊吏臨淮水射之。簡戚然曰：“得土地易，得人心難。薄海内外，皆吾赤子，中土故民，出塗炭，投慈父母，顧靳斗升粟而迎殺之，蕲脱死乃速得死，豈相上帝綏四方之道哉?”即日上奏，哀痛言之，不報。會有疾，請去益力，乃以直寶謨閣主管玉局觀。升直寶文閣主管明道宫、秘閣修撰主管千秋鴻禧觀。特授朝請大夫、右文殿修撰主管鴻慶宫，賜紫衣金魚。進寶謨閣待制、提舉鴻慶宫，

金國發生大饑荒，每天來歸附的人成千上萬，邊境吏在淮水邊用箭射他們。楊簡傷心地説：“得到土地容易，得到人心難。四海内外，都是我們的人民，中原的老百姓，逃出火坑，投靠慈善父母，却反而吝惜一升半斗的粟米而迎擊殺害他們，剛脱離死地却死得更快，這豈是上帝安定四方的道理?”當天上奏，悲傷地論説這件事，没有批覆。正逢得病，更加極力請求辭官，於是以直寶謨閣主管玉局觀。升任直寶文閣主管明道宫、秘閣修撰主管千秋鴻禧觀。特别授任朝請大夫、右文殿修撰主管鴻慶宫，賞賜紫衣金魚。進職寶謨閣待制、提舉鴻慶宫，賞賜金帶。

賜金帶。

理宗即位，進寶謨閣直學士，賜金帶。寶慶元年，轉朝議大夫、慈溪縣男，尋授華文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奉朝請。詔入見，簡屢辭。授敷文閣直學士，累加中大夫，仍提舉鴻慶宫，尋以寶謨閣學士、太中大夫致仕，卒，贈正奉大夫。

簡所著有《甲稿》、《乙稿》、《冠記》、《昏記》、《喪禮家記》、《家祭記》、《釋菜禮記》、《石魚家記》，又有《己易》、《啓蔽》等書，其論治務最急者五，其次八。一曰謹擇左右大臣、近臣、小臣；二曰擇賢以久任中外之官；三曰罷科舉而行鄉舉里選；四曰罷設法道淫；五曰治伍法，修諸葛武侯之正兵，以備不虞。其次急者有八：一曰募兵屯田，以省養兵之費；二曰限民田，以漸復井田；三曰罷妓籍，從良；四曰漸罷和買、折帛暨諸無名之賦及榷酤，而禁群飲；五曰擇賢士教之大學，教成，使分掌諸州之學，又使各擇井里之士聚而教之，教成，使各分掌其邑里之學；六曰取《周禮》及古書，會議熟講其可行於今者行之；七曰禁淫樂；八曰修書以削邪説。此簡之志也。後咸淳間，制置使劉黻即其居作慈湖書院。門人錢時。

錢時

時字子是，淳安人。幼奇偉不群，讀書不爲世儒之習。以《易》冠漕司，既而絶意科舉，究明理學。江東提刑袁甫作象山書院，招主講席，學者興起，政事多所裨益。郡守及新安、紹興守皆厚禮延請，開講郡庠。其學大抵發明人心，論議宏偉，指擿痛决，聞者皆有得焉。丞相喬行簡知其賢，特薦之朝，且曰："時夙負才

理宗即位，進官寶謨閣直學士，賞賜金帶。寶慶元年，轉爲朝議大夫、慈溪縣男，隨即授任華文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奉朝請。有詔命入宫覲見，楊簡屢次推辭。授任敷文閣直學士，累積加官爲中大夫，并提舉鴻慶宫，不久以寶謨閣學士、太中大夫退休，去世，追贈正奉大夫。

楊簡的著作有《甲稿》、《乙稿》、《冠記》、《昏記》、《喪禮家記》、《家祭記》、《釋菜禮記》、《石魚家記》，還有《己易》、《啓蔽》等書，他論述治國事務最緊急的有五個方面，次緊急的有八個方面。一是謹慎選擇身邊的大臣、近臣、小臣；二是選擇賢才長期擔任朝廷内外官職；三是取消科舉進行鄉里的推舉薦選；四是取消道家的作法宣淫；五是修治什伍法，學習諸葛武侯的正兵法，以防備不測。次一等緊急的有八方面：一是招募兵員進行屯田，以便節省養兵的費用；二是限制民田，逐漸恢復井田制；三是取消妓女户籍，讓她們從良；四是逐漸取消和買、折帛以及各種無名賦税和專賣酒，禁止聚衆飲酒；五是選拔賢才到太學受教育，學成後，讓他們分别掌管各州的學校，再讓他們選取市井里巷的士人集中教育，教成後，讓他們分别掌管縣邑鄉里的學校；六是拿《周禮》以及古書，講習并討論在今天可以施行的加以施行；七是禁止淫靡的音樂；八是修撰書籍以减弱邪説的影響。這些是楊簡的志向。後來咸淳年間，制置使劉黻在他的舊居建了慈湖書院。門人錢時。

錢時字子是，淳安人。幼年志向奇偉不同凡俗，讀書不隨世俗老儒的習氣。研究《周易》在漕司是最好的，後來放棄科舉，研究理學。江東提刑袁甫建象山書院，招聘他主持講席，跟隨學習的人很多，對政事有很多幫助。郡守以及新安、紹興守臣都用厚禮聘請，在郡中學校中開設講席。他的學術多是闡明人的本心，議論氣勢宏偉，指責批評痛快堅决，聽的人都有收獲。丞相喬行簡知道了他的賢能，特地向朝廷推薦他，而

識，尤通世務，田里之休戚利病，當世之是非得失，莫不詳究而熟知之，不但通詩書、守陳言而已。”

且説：“錢時素來有才學見識，尤其通達世務，田間鄉里的好壞利弊，當代的得失對錯，無不詳細推究而且熟知，不衹是通曉詩書、固守舊説而已。”

授秘閣校勘。詔守臣以時所著書來上。未幾，出佐浙東倉幕，太史李心傳奏召史館檢閲。轉對，敷陳剴切，皆聖賢之精微。旋以國史宏綱未畢求去，授江東帥屬，歸。其書有《周易釋傳》、《尚書演義》、《學詩管見》、《春秋大旨》、《四書管見》、《兩漢筆記》、《蜀阜集》、《冠昏記》、《百行冠冕集》。寶祐間，守季鏞祠于學。

授任秘閣校勘。有詔命守臣將錢時所著的書進上。没多久，出朝輔佐浙東倉幕，太史李心傳上奏請召入任史館檢閲。輪流入殿面君指陳時政時，陳述切實，都是聖賢的精深學説。不久因爲國史大綱没完成請求離去，授任江東帥屬，歸鄉。著作有《周易釋傳》、《尚書演義》、《學詩管見》、《春秋大旨》、《四書管見》、《兩漢筆記》、《蜀阜集》、《冠昏記》、《百行冠冕集》。寶祐年間，郡守季鏞在學校立祠。

張虙

張虙字子宓，慈溪人。慶元二年進士。故事，潛邸進士升名，虙不以自陳。授州教授，爲浙東帥屬。帥督新昌舊逋，虙手書諫曰：“越人之瘠，宜咻噢撫摩之。今夏税當寬爲之期，使田里久饑之甿，少還已耗之氣血，尚可理舊逋耶？”力辭不行。

張虙字子宓，慈溪人。慶元二年進士。按舊例，皇帝在王府時的人考中進士名次可以提升，張虙却没有自己去説明。授任州教授，任浙東帥屬。帥臣催收新昌欠的舊債，張虙寫信進諫説：“越地人貧窮，應該加以關心撫慰。如今夏税應寬限日期，田里的長期受飢的農民，少量償還已經使他們的元氣受損，怎麽還能再去追舊債呢？”堅决拒絶施行。

主管户部架閣文字，改太學正。時新進者多逞小才、害大體，轉對言：“立國有大經，人主當以静制天下之動。今日之治，或有鄰於鍥薄，而咈人心、傷國體者，宜有以革之，使祖宗之意常如一日可也。”帝嘉納焉。

主管户部架閣文字，改任太學正。當時新做官的多數賣弄小才、損害大體，輪流入殿面君指陳時政時説：“立國有大綱，君主應該用静控制天下人的動。現在的政策，有些近於刻薄，亂人心、傷害國家政體的，應該加以革除，使祖宗的心意長期如一日就行。”皇帝嘉許并采納了他的意見。

遷太常博士，又遷國子博士。時金垂亡，因論自治之道，謂：“天下之治，必有根本。城郭所以禦敵也，使溝壑有轉徙之民，則何敵之能禦？儲峙所以備患也，使枵腹盻盻不得食，則何患之能備？今日之吏，能知守邊之務者多，而能明立國之意者少。繕城郭，聚米粟，恃此而不恤乎民，則其策下矣。”

升任太常博士，又升任國子博士。當時金即將滅亡，因此他論述自治的道理，説：“天下的治理，必定有根本原則。城郭是用來抵禦敵人的，假使溝壑之中有流亡的百姓，那麽能够抵禦什麽敵人呢？儲藏是爲了防備災禍，假如人民腹中空空吃不上飯，那又能防備什麽災患呢？如今的官吏，能瞭解守衛邊境事務的多，但能明瞭治理國家意思的少。修築城郭，屯集米粟，依靠這個却不關心人民，那麽這個策略就是下等的。”

時以旱求言，即上疏曰：“上天

當時因爲乾旱訪求直言，他就上疏説：“上

之心即我祖宗之心，數年以來，蓋有爲祖宗所不敢爲者。凡祖宗之時，幾舉而不遂，已行而復寢，始以人言而從，終以國體而回者，今皆處之以不疑矣。凡祖宗長慮却顧，所以銷惡運、遏亂原、兢兢相與守之者，皆變於目前利便快意之謀矣。議者惟知衰靡之俗不可不振起也，圮壞之風不可不整刷也，抑不知振起整刷之術，最難施於衰靡圮壞之後。何者？元氣已傷而不可再擾，人心方蘇而不可駭動也。且造楮初欲便民，朝廷既以一切之政駴其聽，復以一定之價迫之從，郡縣之間，遂騷然矣。監司、郡守老成遲鈍者悉屏而不用，而取夫新進喜功名者爲之，見事則風生，臨事則痛决，事未果集而根本已朘，國未有益而民生已困矣。凡此皆有累於祖宗仁厚之德，此旱勢之所以彌甚也。"

遷國子監丞。轉對，願力主正論，勿使迎合之人得以投吾機。遷秘書郎，預編《寧宗會要》兼吳、益王府教授，改兼莊文府。講《毛詩》終篇，乞以所讀諸子改讀《尚書》，帝曰："吾固以《詩》、《書》成麟趾之美也。"

遷著作佐郎兼權都官郎官。轉對言："邊事有二病，戒敕千條，猶患悖繆，指意明白，猶復背違，安有不示其所向而謂可責其成。且言戰則當知彼，言和則當請於彼，惟守則自求諸己而已。儻以爲可，則當力主其説，明告天下，日講求其所以守之之策，蓋議論貴合一，而今則病乎雜也。用人不可以嘗試，任人不可以自疑。朝廷惟慮獨任之難勝，彼此互分，不相扶持，人得抗衡，莫有稟屬，制置但存虛器，便宜反出多門。蓋體貴合一，而今則病乎分也。"

天的心意就是我們祖宗的心意，數年來，大概有過去祖宗所不敢做的。祖宗那時，幾乎確立却没成功，已經施行重又停止，開始采納人的建議，最終因爲國家政體駁回的，如今都當作没有疑問的了。凡是祖宗長期反復考慮，用以消除惡運、遏制亂的本源、認真堅守的，都變成了目前圖便利和快意的打算了。發議論的人衹知道衰敗委靡的習俗不能不振作，敗壞的風氣不能不整頓，却不知道振作整頓的方法，最難在衰敗委靡敗壞之後施行。爲什麽？元氣傷了以後不能再打擾，人心剛復蘇不能驚動。而且製造紙幣本來是爲了方便人民，朝廷已經用統一的政策告誡他們聽從，又用規定的價格强迫他們接受，郡縣之中，因此騷動。監司、郡守中老成遲鈍的都摒棄不用，却讓新做官喜歡功名的人去做，見到事情就急不可耐，做事時不加考慮就作決斷，事情没辦成基礎却已破壞，對國家没什麽好處但人民生活却已窮困了。凡是這些都對祖宗仁厚的道德有損害，這是旱情更嚴重的原因。"

升遷爲國子監丞。輪流入殿面君指陳時政時，希望極力主持正當輿論，不要讓逢迎的人能投機。遷任秘書郎，參加編寫《寧宗會要》并兼任吳王、益王府教授，改兼莊文府教授。講完《毛詩》以後，請求把所讀的諸子書改爲《尚書》，皇上説："我本要靠《詩經》、《尚書》養成《麟趾》篇中所説的美德。"

升任著作佐郎兼代理都官郎官。輪流入殿面君指陳時政時説："邊防事務有二個弊病，戒令有千條，仍擔心違反，旨意很明白，還有違背的，哪有不給他指明方向却能指望他成功的。而且主張交戰就應當瞭解敵方，主張和議就應當與對方商議，衹有防禦是求自己罷了。如果認爲可行，就應當極力堅持那種説法，明白地告訴天下人，每天討論如何堅守的方法，議論貴在統一，但如今却壞在雜亂。用人不能够嘗試，任人不能自己懷疑。朝廷衹是考慮單獨任職難以勝任，彼此之間分開，不互相扶持，人人都可以與别人抗衡，没有禀告和所屬關係，制置司衹存有空架子，方便行事的命令反而出自多個部門。政體貴

在統一，如今的弊病在於分開。"

遷秘書丞，改著作郎。以疾乞外，出知南康。至郡，剖决滯訟，衆皆悦服。前守陳宓以錢七千緡置濟民庫爲築城費，虙至，曰："不必取贏於民，吾捐萬緡爲倡，繼是儻不已，何患事之難成。"轉運使以錢萬二千緡置平糴於郡，虙復出錢萬二千緡以增益之，民賴其利。將增建禁旅，營地屬民者，索質劑視元直償之。徙知處州，移知温州，力辭，遂直秘閣、主管千秋鴻禧觀。參議制置使幕中，使者尚威力，愎諫自用，虙守正不阿，每濟以寬大。又上書論海防利便。主管玉局觀。

升任秘書丞，改爲著作郎。因病請求外任，出朝爲南康知府。到郡中後，判決積累的案件，衆人心悦誠服。前任郡守陳宓用七千緡錢設置了濟民庫作爲築城費，張虙到任後，説："不必向百姓收取，我捐獻一萬緡作爲倡導，如果接着我捐錢的人不斷，還怕事情難辦成嗎?"轉運使在郡中用一萬二千緡錢平價買糧，張虙又拿出一萬二千緡加上，百姓得到了他的好處。準備增加建立禁旅，營地屬於百姓的，要來地契按原價付錢。改任處州知州，調任温州知州，極力推辭，於是直秘閣、主管千秋鴻禧觀。在制置使幕中作參議，使者崇尚威力，剛愎自用，張虙堅守正道不阿諛，常常用寬大來調濟。又上書論述海防的便利方法。主管玉局觀。

端平初，召爲國子司業兼侍講，以《禮記·月令》進讀，至"獄訟必端平"之語，因敷暢厥旨。八陵來復，將議修奉，而論者未能協一，虙議曰："當乘此時遣官肅清威儀，申祇奉故事，如或爲其所紿，功未即就，亦足以感動天下忠臣義士之心。"力辭勸講之職，升國子祭酒。以爲"《月令》之書雖出於吕不韋，然人主後天而奉天時，此書不爲無助"。乃因已講者爲十二卷，乞按月而觀之。兼權工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命下而卒，詔贈四官。

端平初年，被召入朝任國子司業兼侍講，將《禮記·月令》進上給皇帝讀，到"處理案件必須端正公平"這句話，藉機詳盡發揮其中含義。八個帝王陵墓的守陵者來覆命，朝廷準備討論維修和祀奉，但衆人觀點没能統一，張虙建議説："應當乘這個機會派官員整肅威嚴儀式，重申過去敬奉的舊例，如果萬一被他們欺騙，事情辦不成，也足以感動天下忠臣義士的心。"極力辭掉了勸講的職務，升任國子祭酒。認爲"《月令》這部書雖然出自吕不韋之手，但是君主在上天之後遵守天時，這書不能説没有用處。"於是將過去已講解的部分寫爲十二卷，請求按月閲讀。兼任代理工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命令下達時去世，詔令追贈四官。

吕午

吕午字伯可，歙縣人。嘉定四年進士，授烏程主簿，郡守致之幕下，事一决於午。守張忠恕，丞相浚之孫，薦午猶力，時忠恕之母就養，而時時躬至簿廳迎午二親入郡，與午皆衣綵衣奉觴上壽，邦人榮之。

吕午字伯可，歙縣人。嘉定四年進士，授任烏程主簿，郡守招聘到幕府中，事情全都由吕午决定。郡守張忠恕，是丞相張浚的孫子，推薦吕午很用力，當時張忠恕的母親在張忠恕官所受贍養，但他仍時常親自到主簿廳迎接吕午的父母到郡府中，與吕午都穿着綵衣敬酒祝壽，郡中都以之爲榮。

調當塗縣丞。守吴柔勝謂午有操守，俾其子淵、潛定交焉。會司理攝

調任當塗縣丞。守臣吴柔勝認爲吕午有節操，讓他的兒子吴淵、吴潛與吕午交往。正逢司

蕪湖縣，廬州遣兩兵會公事，司理遂以廬兵奪縣民爲言。柔勝怒，悉寘獄，屬午問之。午謂“廬州有公櫝，不可謂奪民”。柔勝愈怒，再以屬午。明日，午入謁，柔勝先令左右問若何，午執前説。柔勝益加怒，謂“我不忍廬兵奪吾百姓”。不出迎午，午坐客位不退，不食。柔勝勉爲出，怒不息，欲黥二兵。午徐曰：“廬州初無公櫝則可，有則縣不爲處置而反罪廬兵，恐不可。”久之，卒從午請，由是柔勝益知午。

理代理蕪湖縣，廬州派兩個兵士辦公事，司理於是説廬州兵侵擾百姓。吴柔勝很生氣，把兩人都抓到獄中，命吕午審問。吕午説“廬州有公文，不能説侵擾百姓”。吴柔勝更加憤怒，又把案子交給吕午。第二天，吕午去拜見，吴柔勝先讓手下人問辦得怎麽樣了，吕午堅持原來的説法。吴柔勝更加生氣，説“我不能容忍廬州兵侵奪我的百姓”。不出來迎接吕午，吕午坐在客位上不走，也不吃飯。吴柔勝勉强出來，怒氣仍没平息，準備將兩個兵士處以黥刑。吕午慢慢説：“廬州剛開始如果没有公文還好辦，有公文不處理縣裏反而怪罪廬州兵，恐怕不行。”過了很長時間，終於同意了吕午的請求，從此吴柔勝更加瞭解了吕午。

陳貴誼守太平，屬午安集淮南流民。江東提舉徐僑知午在郡，驚喜，辟爲幕屬。午欲盡决遣郡事而後行，帖趣行至十八而不以白貴誼，僑貽書貴誼，午始行。既而僑行部，以田事迕丞相史彌遠，以言罷。午還當塗。監温州天富北監鹽場，改知餘杭縣，亦以言罷，公論大不平，然午自此名益重。浙東提舉章良朋留之幕，旋兼沿海制置司事。海寇未平，良朋問策安在。午廉知調軍出海，糧盡即還，軍獲寇物，官盡拘收，乃與制置司幹官施一飛議，糧盡再給，不許擅還，賊舟所有，悉以給軍，海道遂清。

陳貴誼任太平守臣，委托吕午安置淮南的流民。江東提舉徐僑知道吕午在郡中，很驚喜，聘爲幕僚。吕午準備把郡中的事都處理完再去，催促的文帖到了十八封他都没對陳貴誼説，徐僑寫信給陳貴誼，吕午這纔成行。後來徐僑巡察所轄地區，因爲田地的事得罪了丞相史彌遠，被彈劾罷官。吕午回到當塗。監温州天富北監鹽場，改任餘杭縣知縣，也被彈劾罷官，公衆輿論十分不平，但吕午的名聲從此更大。浙東提舉章良朋挽留他到幕府中，不久兼任沿海制置司事。海盜没有平定，章良朋問有什麽辦法。吕午調查知道調軍隊出海，糧食用完後就撤回，軍隊繳獲海盜的物資，官府全部没收，於是與制置司幹官施一飛商議，軍糧用完後再供給，不許擅自撤回，海盜船上的東西，全部給軍隊，海路於是清除。

差知龍陽縣。豪民陶守忠殺人，正其獄誅之。彌遠雖非賢相，猶置人才簿，書賢士大夫以待用，而午治縣之政亦書之。差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彌遠病久不見客，午入謁，特出迎。運使罷，故不用人，以午護印半年。或問彌遠，何以不注官？彌遠曰：“爾謂護印官不能耶?”午聞之力辭。

差遣爲龍陽縣知縣。土豪陶守忠殺了人，吕午依法斬了他。史彌遠雖説不是賢能的丞相，但也設置了人才簿，記録賢能的士大夫以備任用，吕午治理縣邑的政績也記録在中間。差遣爲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史彌遠因長期生病不會見客人，吕午拜見時，他特地出來迎接。轉運使罷免後，故意不任用别人，讓吕午管了半年轉運使官印。有人問史彌遠，爲什麽不授官職，史彌遠説：“你認爲管印的官員不行嗎?”吕午聽説後極力推辭。

差監三省樞密院門兼監提轄封樁上庫。丁父憂，免喪，遷大府寺簿。拜監察御史，帝親擢也。鄭清之喪師，至是丁黼死於成都，史嵩之、孟珙在京湖，嵩之尋升督府。陳韡、杜杲在淮西，王鑑在黄州，計用兵十七萬人，圍始解。獨趙葵在淮東不受兵，而坐視不出兵應援。午疏論："邊閫角立，當協心釋嫌，而乃幸災樂禍，無同舟共濟之心。"葵以爲午黨京湖制司，而嵩之亦憾午，乃遷宗正少卿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出知泉州。初，左丞相李宗勉深以葵之言爲疑，會來自淮東者，乃言臺官皆以葵交書，獨吕御史無之，宗勉始以午爲賢，語人曰："吕伯可獨立無黨者。"嵩之得彌遠人才簿，心知敬午而内怨所論邊事。及午移浙東提刑，嵩之令鄧咏嗾董復亨論罷，中外不直嵩之。

提舉崇禧觀，再移浙東提刑。復爲監察御史，入見，帝曰："卿向來議論甚明切。"兼崇政殿説書。嵩之雅不欲午在經筵，時殿中侍御史項容孫子娶午從子，嵩之俾容孫上疏避午，欲撼之去，而於法無避。嵩之乃與言路密謀，以爲午嘗劾王瓚姻家史洽，遂以瓚爲右正言，午即治裝去。上手詔趣留之，午力辭，不允，由是再留，而議論愈不合。

遷起居郎兼史院官，官至中奉大夫，閒居一紀卒，年七十有七，累贈至華文閣學士、通奉大夫。子沆。

吕沆

沆字叔朝，以恩補將仕郎。端平三年，銓試第一，授黄巖縣主簿，監西京中嶽廟者二，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所準備差遣。改知於潛縣，

差遣爲監三省樞密院門兼監提轄封樁上庫。爲父親服喪，守孝期滿，改任大府寺簿。被任命爲監察御史，是皇上親自提拔的。鄭清之兵敗，這時丁黼死在成都，史嵩之、孟珙在京湖地區，史嵩之不久升任督府。陳韡、杜杲在淮西地區，王鑑在黄州，共計使用兵力十七萬人，包圍纔解除。衹有趙葵在淮東没有遭受敵軍進攻，坐視却不出兵救援。吕午上疏論述："邊防部門各自獨立，本應當同心消除嫌疑，却竟然幸災樂禍，没有同舟共濟的意思。"趙葵認爲吕午與京湖制司勾結，史嵩之也不滿意吕午，於是改任宗正少卿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出朝爲泉州知州。起初，左丞相李宗勉對趙葵的話深爲懷疑，正好有人從淮東來，説到臺官都與趙葵交往通信，衹有吕午没有，李宗勉纔開始知道吕午是賢才，對人説："吕伯可是獨立没有結黨的人。"史嵩之看到史彌遠的人才簿，心中敬佩吕午但内地裏却埋怨他論述的邊防事務。等到吕午調任浙東提刑，史嵩之命令鄧咏唆使董復亨論奏將他罷免，朝廷内外都看不起史嵩之。

提舉崇禧觀，再次調任浙東提刑。又任監察御史，入宫觀見，皇帝説："你一向的議論都十分明確切實。"兼任崇政殿説書。史嵩之十分不願吕午在經學講席上，當時殿中侍御史項容孫的兒子娶了吕午的侄女，史嵩之讓項容孫上書迴避吕午，想要將他排擠走，但按法没有迴避的規定。史嵩之於是和言官密謀，認爲吕午曾經彈劾王瓚的親家史洽，於是任命王瓚爲右正言，吕午立即收拾行李離去。皇上親筆下詔讓挽留他，吕午極力推辭，不允許，因此再次留任，但言論更加不合。

遷任起居郎兼史院官，官至中奉大夫，閑居了十二年後去世，享年七十七歲，累積贈官爲華文閣學士、通奉大夫。兒子吕沆。

吕沆字叔朝，憑父親恩蔭補授將仕郎。端平三年，銓試第一名，授任黄巖縣主簿，兩次監西京中嶽廟，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所準備差遣。改任於潛縣知縣，重犯逃走，聽説吕沆來

重囚逸，聞沆至，自歸。淮西總領辟充主管文字。

了，自動返回。淮西總領聘他充任主管文字。

通判婺州，朱君章訟争田四十有二年，吴王府争墓二十有九年，沆皆决之。特差充提領兩浙轉運鹽事使司主管文字，又差充行在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歷四轄、六院之文思官告，書擬尚左右郎官事。

通判婺州，朱君章因爲争田地打了四十二年的官司，吴王府争奪墓地的官司二十九年，吕沆都予以解决。特别差遣充任提領兩浙轉運鹽事使司主管文字，又差遣充任行在點檢贍軍激賞酒庫，經歷了四轄、六院的詔書文告，書擬尚左右郎官事。

賈似道議行公田，彗星見，沆請罷公田還民。及理宗崩，似道矯詔廢十七界會子，行關子，沆力言非便。似道大怒，調將作監簿，急令言者論寢。久之，與雲臺觀，起知興國軍，未赴，論仍雲臺觀。起知全州，未赴，與仙都觀。德佑元年，三學伏闕上書訟沆屈，召赴行在，沆不復出，卒，年八十有一。

賈似道議論施行公田制，彗星出現，吕沆請求取消公田還給百姓。理宗死後，賈似道假傳詔書廢除了十七界的會子，使用關子，吕沆極力論説不方便。賈似道大怒，調任將作監簿，緊急命令言官議論停止。很長時間後，授給雲臺觀祠禄，起用爲興國軍知軍，没有赴任，仍然主管雲臺觀。起用爲全州知州，没有赴任，授給仙都觀。德佑元年，三學伏在宫殿前上書訴説吕沆的冤屈，召他到皇帝所在地，吕沆不再復出，去世，享年八十一歲。

論曰：杜範在下僚，已有公輔之望，及入相未久而没。楊簡之學，非世儒所能及，施諸有政，使人百世而不能忘，然雖享高年，不究於用，豈不重可惜也哉？張慮子諒易直，吕午風采凜然，皆有裨於世道者矣。

論曰：杜範在職位低微時，已經有了公卿大臣的聲望，等到做了宰相不久就去世了。楊簡的學問，不是一般儒者趕得上的，施行到政事上，使人百代也不能忘却，但雖然享受了高年，没有受到實際任用，豈不是十分可惜嗎？張慮正直坦誠，吕午風采凜然，都對世道有幫助。

宋史卷四百八

列傳第一百六十七

吴昌裔　汪綱　陳宓　王霆

吴昌裔

吴昌裔字季永，中江人。蚤孤，與兄泳痛自植立，不肯逐時好，得程頤、張載、朱熹諸書，輒研繹不倦。嘉定七年舉進士，聞漢陽守黄榦得熹之學，往從之。

吴昌裔字季永，中江人。早年喪父，與哥哥吴泳發奮自立，不肯追逐時尚，得到程頤、張載、朱熹幾人的書，就研習不倦。嘉定七年舉爲進士，聽説漢陽太守黄榦通曉朱熹的學説，前往跟隨他學習。

調閬中尉。利路轉運使曹彦約聞其賢，俾司糴場。時歲饑，議糴上流，昌裔請發本倉所儲數萬而徐糴以償，從之。調眉州教授。眉士故尚蘇軾學，昌裔取諸經爲之講説，祠周敦頤及顥、頤、載、熹，揭《白鹿洞學規》，仿潭州釋奠儀，簿正祭器，士習丕變。制置使崔與之薦之，改知華陽縣。修學宫，來四方士，斥羡錢二十萬緡，買良田備旱。通判眉州，著《苦言》十篇，慮蜀甚悉。攝郡事，御軍有紀律。尋權漢州，故事比攝官，奉饋皆如真，昌裔命削其半。核兵籍，興社倉，郡政畢舉。興元帥趙彦呐議東納武仙，西結秦、鞏，人莫敢言，昌裔獨奮筆力辨其非。未幾，武仙敗，二州之民果叛。

調任閬中縣尉。利路轉運使曹彦約聽説他賢能，讓他管理糴場。當時年成饑荒，議論到上游買米，吴昌裔請求先撥本倉幾萬儲糧而慢慢買米來補償，聽從了他。調任眉州教授。眉州士人本來推崇蘇軾學説，吴昌裔拿各經來給他們講説，祭祀周敦頤以及程顥、程頤、張載、朱熹，張貼《白鹿洞學規》，效仿潭州祭奠先聖先師的典禮，建册規範祭器，士人習俗大變。制置使崔與之推薦他，改任華陽縣知縣。修建學校，招來四方士人，撥出積餘錢二十萬緡，買良田防備天旱。通判眉州，著《苦言》十篇，考慮蜀地很詳備。代理郡守職事，管理軍隊有紀律。隨即代理漢州，慣例相當正式代理職官，俸禄待遇都與正式任命一樣，吴昌裔命令削減一半。查核軍隊簿册，興建鄉社倉庫，郡政全部振興。興元帥臣趙彦呐議論東面結納武仙，西面結交秦、鞏，人們不敢説話，吴昌裔一人奮筆爲文，極力辨别他的錯誤。不多久，武仙失敗，秦、鞏二州百姓果然叛變。

端平元年，入爲軍器監簿，改將作監簿。改太常少卿。徐僑於人少許可，獨賢之。兼皇后宅教授，昌裔以祖宗舊典無以職事官充者，力辭，改

端平元年，入朝任軍器監簿，改任將作監簿。改任太常少卿。徐僑很少認可他人，惟獨認爲吴昌裔賢能。兼任皇后宅教授，吴昌裔認爲按照祖宗老規矩，這個差使没有讓職事官充任的，

吴、益王府教授。轉對，首陳六事，其目曰："天理未純，天德未健，天命未敕，天工未亮，天職未治，天討未公。"凡君臣之綱，兄弟之倫，舉世以爲大戒而不敢言者，皆痛陳之。至於邊臣玩令，陟罰無章，尤拳拳焉。拜監察御史，彈劾無所避，且曰："今之朝綱果無所撓乎？言及親故則爲之留中，言及私昵則爲之訖了，事有窒礙則節帖付出，情有嫌疑則調停寢行。今日遷一人，曰存近臣之體，明日遷一人，曰爲遠臣之勸。屈風憲之精采，徇人情之去留，士氣銷耎，下情壅滯，非所以糾正官邪，助國脉也。"

極力推辭，改任吴王、益王府教授。輪流入殿面君指陳時政，首先陳述六件事，其條目說："天理尚未純粹，天德尚未强健，天命尚未下達，天工尚未明亮，天職尚未治理，天討尚未公道。"凡是君臣的綱常，兄弟的倫理，天下都認爲是大的警戒而不敢說的，他都極力陳述。至於邊疆大臣玩忽法令，升職降官没有章法，尤其懇切陳述。拜爲監察御史，彈劾無所畏避，而且說："今日的朝綱果真没有阻撓嗎？說起自己的親戚朋友就把他們留在朝廷，說起自己的親近寵愛之人就給他們完結了事，如果事情有堵塞障礙就打通關節發帖應付推開，如果情况有嫌疑就加以調停壓制執行。今天升官一人，說是保存近臣的體統，明天升官一人，說是爲了鼓勵遠臣。委屈風紀法度的精神，徇私人之常情的去留，士氣削弱，下情壅滯，這不是糾正官員邪氣、幫助國家命脉的辦法。"

臺臣故事，季詣獄點檢。時有争常州田萬四千畝，平江亦數百畝，株逮百餘人，視其牘，乃趙善湘之子汝櫄、汝梓也，州縣不敢决，昌裔連疏劾罷之。冬洊雷，春大雨雪，昌裔居齋宫秉燭草疏，凡上躬缺失，宫庭嬖私，廟堂除授，皆以爲言。又言："將帥方命，女寵私謁，舊黨之用，邊疆之禍，皆此陰類。"且曰："今大昕坐朝，間有時不視事之文；私第謁假，或有時不入堂之報。上有耽樂慆逸之漸，下無協恭和衷之風。内則嬖御懷私，爲君心之蠹；外則子弟寡謹，爲朝政之累。游言噂沓，寵賂章聞，欲《韶》、《勺》大和，得乎？"

御史臺大臣的慣例，年末到監獄查點。當時有個争奪常州一萬四千畝田的案子，平江也有争幾百畝的，株連逮捕一百多人，視察案卷，乃是趙善湘的兒子趙汝櫄、趙汝梓，州官縣官不敢判决，吴昌裔接連上疏彈劾罷免他們。冬天接連打雷，春天下大雪，吴昌裔住在齋宫點燈燭起草奏疏，凡是皇上有過失，宫廷昵愛私臣，朝廷任命官員，他都說到。又說："將帥剛剛任命，婦女寵幸私自拜見，自己舊黨的任用，邊疆的禍端，這些都是陰類。"而且說："如今黎明坐在朝廷上，間或有不沾政事的文章；到私人住宅去請假，或者有時是不進都堂的回答。上面有沉溺作樂過度安逸的趨勢，下面没有協順恭敬和諧衷心的風氣。内廷就是寵姬侍臣懷有私情，是君王心裏的蛀蟲；外廷就是大臣子弟少有謹慎，是朝廷的拖累。謡言紛紛，賄賂傳聞，要想達到舜樂周樂那樣太平和諧，能够嗎？"

又念蜀事阽危，條四事以進：實規模，審功賞，訪軍實，儲帥才。時有果、閬州守臣逃遁而進職，有知遂寧李煒父子足迹不至邊庭而受賞，僨軍之趙楷、棄城之朱揚祖皆不加

又想念着蜀中事勢危險，逐條叙述四件事進奏：落實規模，審核論功行賞，調查軍事實際，儲備將帥人才。當時有過果州、閬州守臣逃走而進官的事，有過遂寧知縣李煒父子足迹不曾到邊塞而受到獎賞的事，使軍隊覆敗的趙楷、抛棄城

罰；又帥臣趙彦呐年老智衰，其子淫刑黷貨，士卒不用命，安癸仲耻遭抨彈，經營復用，欲起謫籍以代帥垣，昌裔皆抗疏彈擊。

池的朱揚祖都不加懲罰；又帥臣趙彦呐年老智衰，他兒子濫用刑罰貪污受賄，士兵不聽從命令，安癸仲因爲遭到抨擊彈劾而感到耻辱，鑽營再次起用，要想從謫官來替换軍帥，吴昌裔都上疏彈劾抨擊。

又歷言三邊之事曰："今朝廷之上，百辟晏然，言論多於施行，浮文妨於實務。后族王宫之冗費，列曹坐局之常程，群工閑慢之差除，諸道非泛之申請，以至土木經營，時節宴游，神霄祈禳，大禮錫賚，藻飾治具，無異平時。至於治兵足食之方，修車備馬之事，乃缺略不講。"且援靖康之敝，痛哭言之。

又一一論三邊的事情説："如今朝廷之上，百官安然，言論比施行多，空話妨礙實務。皇后家族親王宫殿的浪費，各部屬官閑坐官署的常規，群臣悠閑散漫的差遣授官，各道不同一般的申請，以至於土木建築，季節宴游，神霄殿祈禱禳祝，重大典禮的賞賜贈給，華麗修飾備辦宴會，與平時没有兩樣。至於治軍足食的方法，修車備馬的事情，就略過不説。"而且援引靖康的弊政，痛哭論説。

出爲大理少卿，屢疏引去，不許。會杜範再入臺，擊參政李鳴復，謂昌裔與範善，必相爲謀者，數譏之，以權工部侍郎出參贊四川宣撫司軍事。人曰："此李綱救太原也。太原不可救，特以綱主戰，故出之耳。"昌裔曰："君命也，不可不亟行。"慷慨襆被出關，忽得疾，中道病甚，帝聞之，授秘閣修撰，改嘉興府。昌裔曰："吾以疾不能歸救父母，上負聖恩，下負此心，若舍遠就近，舍危就安，人其謂我何?"辭至四五，而言者以避事論矣。

出朝爲大理少卿，屢次上疏引退，不允許。正逢杜範再次入御史臺，抨擊參政李鳴復，李鳴復認爲吴昌裔與杜範友好，一定是互相計謀的人，多次譏害他，以代理工部侍郎出朝爲參贊四川宣撫司軍事。人們説："這是李綱救太原。太原不能得救，衹因爲李綱主張戰争，所以讓他出朝罷了。"吴昌裔説："是君命，不可以不急切執行。"慷慨整理行裝出關，忽然生病，中途病重，皇帝聽説後，授任秘閣修撰，改任嘉興府。吴昌裔説："我因爲生病不能回家鄉救父母，上對不住聖上恩典，下對不住這顆心，如果捨遠就近，捨危就安，人們認爲我算什麽呢?"辭職至四五次，而諫官以逃避職事彈劾他了。

改贛州，辭，以右文殿修撰主管鴻慶宫。遷浙東提刑，辭，改知婺州。婺告旱，民日夜望之，乃不忍終辭，减騶從供帳，遣僚佐召邑令周行阡陌，蠲粟八萬一千石、錢二十五萬緡有奇。加集英殿修撰，卒，以寶章閣待制致仕。

改任贛州，推辭，以右文殿修撰主管鴻慶宫。遷爲浙東提刑，推辭，改任婺州知州。婺州發生旱災，百姓日夜盼望他來，於是不忍心最後辭職，减少騎馬隨從供給帳圍，派遣僚吏召集縣令巡行田地，免除粟八萬一千石、錢二十五萬緡多。加官集英殿修撰，去世，以寶章閣待制退休。

昌裔剛正莊重，遇事敢言，典章多所閑習。嘗輯至和、紹興諸臣奏議本末，名《儲鑑》。又會稡周、漢以至宋蜀道得失，興師取財之所，名《蜀鑑》。有奏議、《四書講義》、《鄉

吴昌裔剛强正直，端莊穩重，遇事敢説，典章制度大多熟悉。曾經編輯至和、紹興大臣奏議本末，書名《儲鑑》。又彙集周、漢到宋的蜀道得失的精萃，興兵取財的途徑，書名《蜀鑑》。有奏議、《四書講義》、《鄉約口義》、《諸老記

約口義》、《諸老記聞》、《容臺議禮》、文集行于世。

初，昌裔與徐清叟、杜範一日并入臺，皆天下正士，四方想聞風采，人至和《三諫詩》以侈之。然才七閲月以遷，故莫不惋惜云。後謚忠肅。

聞》、《容臺議禮》、文集流傳於世。

起初，吴昌裔與徐清叟、杜範同一天一起進御史臺，都是天下正直士人，四方仰慕他們的風采，人們甚至和作《三諫詩》來誇耀他們。然而纔七個月就改官，所以没有人不惋惜的。後來謚號忠肅。

汪綱

汪綱字仲舉，黟縣人，簽書樞密院勃之曾孫也。以祖任入官，淳熙十四年中銓試，調鎮江府司户參軍。

馬大同鎮京口，强毅自任，綱言論獨不詭隨。議者欲以兩淮鐵錢交子行於沿江，廷議令大同倡率行之，綱貽書曰："邊面行鐵錢，慮銅寶泄於外耳。私鑄盛行，故錢輕而物重。今若場務出納不以鐵錢取息，堅守四色請買舊制，冶鑄定額不求餘羨，重禁以戢私鑄，支散邊戍與在軍中半者無異，不以鐵錢準折，則淮民將自便之，何至以敝内郡邪?"大同始悟。試湖南轉運司，又中，綱笑曰："此豈足以用世濟物耶?"乃刻意問學，博通古今，精究義理，覃思本原。

汪綱字仲舉，黟縣人，是簽書樞密院汪勃的曾孫。因爲祖蔭做官，淳熙十四年吏部考試合格，調任鎮江府司户參軍。

馬大同鎮守京口，剛强堅毅自任，汪綱言論獨不應變附和。議論的人要想讓兩淮鐵錢交子在沿江地區流通，朝廷議論命令馬大同率先實行，汪綱寫信説："邊疆流通鐵錢，是憂慮銅錢流失到境外罷了。私人鑄鐵錢盛行，所以看輕錢而看重物資。現在如果鹽鐵專賣的財税出納不用鐵錢收取利息，堅持成色四成請買的舊制度，冶煉鑄造的定額不要求結餘，加重禁令來約束私人鑄錢，發放戍守邊塞兵丁與軍隊中的成色一半的錢没有兩樣，不按鐵錢的折率折算，那麽淮河地區的百姓將會覺得自便，怎會造成内地州郡敗壞呢?"馬大同纔明白。試官湖南轉運司，又合格，汪綱笑着説："這難道足够拿來爲世所用補益社會嗎?"於是刻苦專心學習，博通古今，精細研究義理，深入思考本源。

調桂陽軍平陽縣令，縣連溪峒，蠻蜑與居，綱一遇以恩信。科罰之害既三十年，綱下車，首白諸臺，罷之。桂陽歲貢銀二萬九千餘兩，而平陽當其三分之二。綱謂向者銀礦坌發價輕，故可勉以應，今地寶已竭，市於他郡，其價倍蓰，願力請痛蠲損之。歲饑，旁邑有曹伍者，群聚惡少入境，强貸發廩，衆至千餘，挾界頭、牛橋二寨兵爲援，地盤踞萬山間，前後令未嘗一涉其境，不虞綱之至也，相率出迎。綱已夙具酒食，令之曰："汝何敢亂，順者得食，亂者

調任桂陽軍平陽縣令，縣境連接溪峒，蠻蜑一起住在此地，汪綱一樣用恩信待他們。攤派刑罰的禍害已經三十年，汪綱到任後，首先上報監察部門，停止攤派。桂陽每年上繳貢銀二萬九千多兩，而平陽承擔其中的三分之二。汪綱説從前銀礦産量多價格低，所以能够勉强承應，如今地下寶藏已經挖盡，在别郡買賣，價錢倍增，希望盡力請求大大減免。這年饑荒，鄰縣有個當兵帶隊的，聚集惡少入境，强借打開糧庫，聚衆到一千多人，挾有界頭、牛橋二寨的士兵作支援，地盤高踞在衆山之間，前後任縣令不曾來這裏一次，想不到汪綱來了，就相率出來迎接。汪綱早預備好酒飯，命令他們説："你們怎麽敢作亂，

就誅。”夜宿寨中，呼寨官詰責不能防守狀，皆皇恐伏地請死，杖其首惡者八人，發粟振糶，民賴以安。

歸順的就吃飯，作亂的就殺死。”夜裏住在寨中，叫寨官責問不能防守的情況，寨官都惶恐地趴在地上請求死罪，杖責其中首惡分子八人，發放粟米救濟賣給，百姓靠他得以平安。

改知金壇縣，親嫌，更弋陽縣。父義和爲侍御史主管佑神觀。尋丁父喪，服除，知蘭溪縣，决擿如神。歲旱，郡倚辦勸分，綱謂勸分所以助義倉，一切行之，非所謂安富恤貧也，願假常平錢爲糶本，使得循環迭濟。又躬勸富民浚築塘堰，大興水利，餓者得食其力，全活甚衆。郡守張抑及部使者列綱爲一道荒政之冠。以言去，邑人相率投匭直其事，綱力止之。

改知金壇縣，避親屬嫌，换爲弋陽縣。父親汪義和爲侍御史主管佑神觀。不久遭父喪，服喪期滿，爲蘭溪縣知縣，判决揭發像神仙。這年旱災，郡府倚靠鼓勵分擔，汪綱説鼓勵分擔是幫助義倉的辦法，一切都實行這辦法，不是所謂安定富人撫恤窮人，希望借常平倉的錢做賣米的本錢，使得循環輪流救濟。又親自勸富裕百姓浚通池塘修築水堰，大興水利，飢餓的人能够自食其力，保全活命的人很多。郡守張抑以及部使者把汪綱列爲一道救荒政績的首位。因爲被彈劾離職，縣裏人民相率向皇帝上書申訴糾正其事，汪綱全力制止他們。

繼知太平縣，主管兩浙轉運司文字，未赴，罹内艱，擢監行在左藏西庫。屬金人殺其主允濟自立，遣使來告襲位，議者即欲遣幣，綱言：“使名不遜，當止之境上，姑命左帑視例計辦，或且留京口總司，令盱眙諭之曰：‘紀年名節，皆犯先朝避忌，歲幣乃爾前主所增，今既易代，當復隆興、大定之舊。’俟此議定，而後正旦、生辰之使可遣。遲以歲月，吾擇邊將葺城堡，簡軍實，儲峙糗糧，使沿邊屹然有不可犯之勢，聽其自相攻擊，然後以全力制其後。”廟堂韙之。

接着任太平縣知縣，主管兩浙轉運司文字，没有赴任，母親去世服喪，提拔爲監行在左藏西庫。正值金人殺死他們的國主允濟自立爲國主，派遣使者來告知繼承王位，議論的人就想立即遣送歲幣，汪綱説：“使者名分不合禮節，應當在邊境制止，姑且讓左帑按照慣例商量着辦，或者暫且留在京口總司，命令盱眙告知他們説：‘紀年名分符節都觸犯先朝避諱禁忌，歲幣是你們前國主增加的，如今已經换代，應當恢復隆興、大定的舊例。’等候對此商議確定，然後元旦、生日的使臣可以派遣。拖遲些時間，我們挑選邊將修繕城堡，檢查軍備，儲備乾糧，使邊疆沿綫屹然有不可侵犯的形勢，聽任他們内部自相攻擊，然後用全力在後面控制他們。”朝廷予以肯定。

提轄東西庫，又幹辦諸司審計司。以選知高郵軍，陛辭，言：“揚、楚二州當各屯二萬人，壯其聲勢，而以高郵爲家計寨。高郵三面阻水，湖澤奥阻，戎馬所不能騁，獨西南一路直距天長，無險可守，乃去城六十里隨地經畫，或浚溝塹，或備設伏，以扼其衝。”又慮湖可以入淮，招水卒五千人，造百艘，列三寨，以戒非

任命爲提轄東西庫，又爲幹辦諸司審計司。被選任爲高郵軍知軍，上殿辭行，説：“揚州、楚州二州應當各屯兵二萬人，壯大它們的聲勢，而以高郵爲獨立安排的城堡。高郵三面是水，有湖泊沼澤深水阻擋，兵馬不能馳騁，祇有西南一路直接到天長，無險可守，於是離城六十里隨地形規劃，或者浚通壕溝，或者設置埋伏，用來扼制其中要衝地段。”又考慮湖水可以進入淮河，招募水兵五千人，造一百艘船，布署在三個寨，

常。興化民田濱海，昔范仲淹築堰以障鳥鹵，守毛澤民置石磋函管以疏運河水勢，歲久皆壞，綱乃增修之。部使者聞于朝，增一秩，提舉淮東常平。淮米越江有禁，綱念"淮民有警則室廬莫保，歲凶則轉徙無歸，豐年可以少蘇，重以苛禁，自分畛域，豈爲民父母意哉！請下金陵糴三十萬以通淮西之運，京口糴五十萬以通淮東之運"。又言："兩淮之積不可多，昇、潤之積不可少。平江積米數百萬，陳陳相因，久而紅腐，宜視其收貯近久，取餉輦下百司、諸軍。江上歲餫當至京者，貯之京口、金陵轉漕。兩淮、中都諸倉，亦當廣糴以補其數。"

用來警戒突發事件。興化的民田在海邊，從前范仲淹修築水堰來阻擋鹽鹼，太守毛澤民設置石閘涵管來疏通運河水勢，年久都損壞，汪綱就增修它們。部使者向朝廷上報，升一級官階，任提舉淮東常平。淮米過江有禁令，汪綱想到"淮地百姓有戰爭則家室房舍保不住，歲收荒年就流亡遷移没有歸宿，遇豐年可以稍爲恢復，如果再加上苛刻禁令，自己劃分地界，難道是父母官的本意嗎！請到金陵買進米三十萬以交通淮西的運輸，到京口買進米五十萬以交通淮東的運輸"。又説："兩淮的積蓄不能多，昇州、潤州的積蓄不能少。平江積存米幾百萬，陳米積壓陳米，時間長久就發紅腐爛，應該察看其中收藏貯存時間的遠近，取來做糧餉用車運給各衙門、各軍隊。江上每年應當運輸到京城的，貯藏在京口、金陵轉漕運。兩淮、中都各倉庫，也應當擴大進糧來補足它們的數額。"

制置使訪綱備禦孰宜先，綱言："淮地自昔號財賦淵藪，西有鐵冶，東富魚稻，足以自給。淮右多山，淮左多水，足以自固。誠能合兩淮爲一家，兵財通融，聲勢合一，雖不假江、浙之力可也。祖宗盛時，邊郡所儲足支十年；慶曆間，中山一鎮尚百八十萬石。今宜上法先朝，令商旅入粟近塞，而算請錢貨於京師。入粟拜爵，守之以信，則輸者必多，邊儲不患不豐。州郡禁兵本非供役，乃就糧外郡耳，今不爲戰鬥用，乃使之共力役，緩急戍守，專倚大軍，指日待更，不安風土，豈若土兵生長邊地，墳墓室家，人自爲守邪？當精擇伉壯，廣其尺籍，悉隸御前軍額，分擘券給以助州郡衣糧之供，大率如山陽武鋒軍制，則邊面不必抽江上之戍，江上不必出禁闈之師。生券更番，勞費俱息。"

制置使訪問汪綱儲備防禦哪個應當在前，汪綱説："淮河地區從前號稱是財賦的淵藪，西面有煉鐵之所，東面爲魚米之鄉，足以自給。淮右多山，淮左多水，足以自我固守。如果確能把兩淮合爲一家，軍事財政通融，聲勢合在一起，即使不依靠江、浙的力量也是可以的。祖宗興盛年代，邊區州郡的儲備完全可以支持十年；慶曆年間，中山一個鎮還有一百八十萬石。如今應該向上學習先朝，命令行商向附近邊塞交糧，而到京城結算成錢買貨物。交糧拜爵，遵守信用，那麽輸送糧食的一定多，邊防儲備不怕不富裕。州郡禁兵本來不是兵役供給，而是到地方吃糧來了，現在不爲打仗所用，就讓他們一起服勞役，危急時刻的戍守，專門倚靠大軍，而禁軍指日等待替換，水土不服，豈能像地方軍隊生長在邊區土地，祖墳家室在這裏，人人爲自己防守呢？應當精選强壯，擴大軍籍，全部隸屬在御前軍隊名額，分撥票券供給來幫助州郡供給他們衣糧，大概像山陽武鋒軍的體制，那麽邊境不必抽江上的駐軍，江上不必出朝廷的禁軍。新的票券輪番出現，勞役浪費全都停止。"

時有獻言制司廣買荒田開墾，以

當時有人建議制司擴大購買荒田來開墾，作

爲營田，綱以爲“荒瘠之地不難辦，而工力、水利非久不可，棄産欺官，良田終不可得，耗費公帑，開墾難就。曷若勸民盡耕閑田，甽澮堙塞則官爲之助，變瘠爲沃，使民有餘蓄。晁錯入粟之議，本朝便糴之法，在其中矣”。制司知其無益，乃止。

爲營田，汪綱認爲“荒蕪貧瘠的土地不難辦到，而工力、水利非要花長時間纔能辦成，以抛棄的田産欺騙官府，良田最後不能獲得，耗費公家錢財，開墾難以完成。不如鼓勵百姓耕種全部閑荒田地，田地水溝湮没堵塞就由官府幫助開通，變貧瘠爲肥沃，使百姓有多餘儲蓄。晁錯納粟的建議，本朝便糴的方法，都在這裏了。”制司知道這建議没有好處，於是作罷。

淮東煮鹽之利，本居天下半，歲久敝滋，鹽本日侵，帑儲空竭，負兩總司五十餘萬，亭户二十八萬，借撥於朝廷五十萬，又會餉所復鹽鈔，舊制弗許商人預供貼鈔錢，鹽司坐是窘不能支。綱抉擿隱伏，凡虚額無實，詭爲出内，飛走移易，事制曲防，課乃更羨。既盡償所負，又羸金三十萬緡，爲椿辦庫，以備鹽本之闕。添置新竈五十所，諸場悉視乾道舊額三百九十萬石，通一千三百萬緡，課官吏之殿最。綱約己率下，辭臺郡之互饋，獨增場官奉以養其廉。

淮東煮鹽的利益，本來占有天下的一半，年久凋敝，鹽的本錢日益侵蝕，錢幣儲備空虚枯竭，欠兩總司五十多萬，欠亭户二十八萬，從朝廷借撥五十萬，又碰上軍糧償還的鹽票，舊制規定不准商人預付貼换錢鈔的錢，鹽司因此窘困不能支付。汪綱揭發隱瞞情狀，凡是虚報數額并無實物，胡亂編造出納，飛賬轉走改變，建全制度多加防範，賦税纔扭虧爲盈。全部償還欠債後，又羸餘金三十萬緡，建立備用庫，以備鹽的本錢虧缺。添置新竈五十所，各鹽場全部按照乾道年間舊定數額爲三百九十萬石，通一千三百萬緡，考核官吏業績的高下等次。汪綱約束自己爲屬下的表率，謝絶臺郡之間互相饋贈，惟獨增加場官的俸禄來養廉。

擢户部員外郎、總領淮東軍馬財賦。時邊面多生券，山東歸附月餉錢糧，以緡計增三十有三萬，米以石計增六萬，真、楚諸州又新招萬弩手，皆仰給總所，而浙西鹽利積負至七十餘萬緡，諸州漕運不以時至。綱核名實，警稽慢，區畫處分，餉事賴以不乏。

提拔爲户部員外郎、總領淮東軍馬財賦。當時邊境多生券，山東歸附的人每月供給錢糧，以緡計算增加三十三萬，米以石計算增加六萬，真、楚各州又新招萬弩手，都依靠總所供給，而浙西鹽利積欠至七十多萬緡，各州漕運不按時到達。汪綱核查名實，警戒遲慢，規劃安排，糧餉靠他得以不缺。

移疾乞閑，得直秘閣、知婺州，改提點浙東刑獄，皆屢辭不得請。慮囚，至婺，有奴挾刃欲戕其主，不遇而殺其子，譎讕妄牽連，徑出斬之。釋衢囚之冤者。台盗鍾百一非共盗，尉覬賞，躐申制司，綱謂：“治盗雖尚嚴，豈得鍛鍊傅會以成其罪邪?”於是得减死。禱雨龍瑞宫，有物蜿蜒朱色，盤旋壇上者三日。綱曰：“吾

上書稱病請求辭職，被任命爲直秘閣、婺州知州，改爲提點浙東刑獄，都屢次辭職不得批准。審訊囚犯，到婺州，有個奴僕挾持利刃要殺他的主人，没遇見主人而殺死了主人的兒子，胡説八道瞎牽連，直接推出斬頭。釋放衢州囚犯中被冤枉的。台州盗賊鍾百一不是合夥偷盗，縣尉貪圖獎賞，越級申報制司，汪綱説：“治理盗賊雖然推崇嚴厲，難道能羅織罪名牽强附會來構成他的罪嗎?”於是鍾百一得以减免死罪。在龍瑞

欲雨而已，毋爲異以惑衆。”言未竟，雷雨大至，歲以大熟。

進直煥章閣、知紹興府、主管浙東安撫司公事兼提點刑獄。訪民瘼，罷行尤切。蕭山有古運河，西通錢塘，東達台、明，沙漲三十餘里，舟行則膠。乃開浚八千餘丈，復創閘江口，使泥淤弗得入，河水不得泄，於涂則盡甃以達城闉。十里創一廬，名曰“施水”，主以道流。於是舟車水陸，不問晝夜暑寒，意行利涉，歡訢忘勤。屬邑諸縣瀕海，而諸暨十六鄉瀕湖，蕩濼灌溉之利甚博，勢家巨室率私植埂岸，圍以成田，湖流既束，水不得去，雨稍多則溢入邑居，田閭浸蕩。瀕海藉塘爲固，堤岸易圮，鹹鹵害稼，歲損動數十萬畝，蠲租亦萬計。以綱言，詔提舉常平司發田圍，奇援巧請，一切峻却，而湖田始復；郡備緡錢三萬專備修築，而海田始固。綱謂：“是邦控臨海道，密拱都畿，而軍籍單弱。”乃招水軍，刺叉手，教習甚專，不令他役。創營千餘間，寬整堅密，增置甲兵，威聲赫然。兼權司農卿，尋直龍圖閣，因任。

理宗即位，詔爲右文殿修撰，加集英殿修撰，復因任，又加寶謨閣待制。寶慶三年大水，綱發粟三萬八千餘、緡錢五萬振之，蠲租六萬餘石，捐瘠頓蘇，無異常歲。越有經總制窠名四十一萬，其中二十五，則紹興以來虛額也，前後帥懼負殿，以修奉攢宫之資僞增焉。綱謂“負殿之責小，罔上之罪大”。摭其實以聞。詔免九萬五千緡，而宿敝因是著明矣。

紹定元年，召赴行在，綱入見，

宫求雨，有個彎曲紅色的東西，在祭壇上盤旋三天。汪綱說：“我求雨而已，不要作怪來迷惑大家。”話没說完，雷雨大作，當年大豐收。

進官直煥章閣、紹興府知府、主管浙東安撫司公事兼提點刑獄。訪問民間疾苦，對於停止施行的事項尤其關切。蕭山有條古運河，西通錢塘江，東到台州、明州，沙漲三十多里，行船就擱淺。於是開挖疏通八千多丈，又在江口設置閘門，使淤泥不能進去，河水不能泄漏，在航道則全部砌磚直到城墻。十里建立一所屋子，名稱叫做“施水”，讓道士之流主持。於是車船水陸交通，不管日夜暑夏寒冬，任意通行，利於過渡，人們歡欣忘了勞苦。轄區各縣瀕海，而諸暨十六個鄉在湖邊，行船灌溉的利益很多，勢家大族都私自樹木攔岸，圍湖造田，湖水被限制後，流不出去，雨水稍多就溢進城鎮民宅，田地里閭淹没。瀕海依靠水塘來鞏固，堤岸容易坍塌，鹽鹹損害莊稼，一年損失動不動就是幾十萬畝，免租也以萬計數。根據汪綱的上言，詔令提舉常平司開發田圍，凡援引特别、請求花巧，一律嚴格退回，這樣湖田纔得以恢復；州郡預備三萬緡錢專款備用修築，這樣海田纔可以鞏固。汪綱說：“這個地區控制面臨海道，緊密拱守京畿，而軍籍單薄軟弱。”於是招募水兵，刺叉手，教練要求很專業，不讓他們做其他勞役。創建軍營一千多間，寬敞整齊，堅固嚴密，增置甲胄兵器，威望聲譽顯赫。兼權司農卿，隨即直龍圖閣，因才任用。

理宗即位，詔令任爲右文殿修撰，加官集英殿修撰，再次因才任用，又加官寶謨閣待制。寶慶三年發大水，汪綱撥糧三萬八千多、緡錢五萬救濟，免租六萬多石，損失貧瘠之家頓時復蘇，與常年没有不一樣。越有經總制款目四十一萬，其中二十五萬，則是紹興以來的空額，前後任經總制使害怕考核成績最下等，把修建供奉天子的殯宫的資用作假加大。汪綱說：“考績最下等的責任小，欺罔皇上的罪名大。”收集它的事實上報。詔令減免九萬五千緡，而積弊因此明晰了。

紹定元年，召他趕到皇帝所在地，汪綱入朝

言："臣下先利之心過於徇義，爲身之計過於謀國，偷惰退縮，奔競貪黷，相與爲欺，宜有以轉移之。"帝曰："聞卿治行甚美，越中民力如何？"對曰："去歲水潦，諸暨爲甚，今歲幸中熟，十年之間，千里晏安，皆朝廷威德所及，臣何力之有。"權户部侍郎。越數月，上章致仕，特畀二秩，守户部侍郎，仍賜金帶。卒，越人聞之多墮淚，有相率哭於寺觀者。

綱學有本原，多聞博記，兵農、醫卜、陰陽、律曆諸書，靡不研究；機神明鋭，遇事立决。在越佩四印，文書山積，而能操約御詳，治事不過二十刻，公庭如水。卑官下吏，一言中理，慨然從之。爲文尤長於論事，援據古今，辨博雄勁。服用不喜奢麗，供帳車剩，雖敝不更。所著有《恕齋集》、《左帑志》、《漫存録》。

拜見，説："臣下把謀利之心放在前面，超過捨身取義；替自己打算，超過爲國家謀劃，偷懶退縮，鑽營貪婪，互相勾結欺騙，應該有所調動。"皇帝説："聽説你的政績很好，越中民力怎樣？"回答説："去年水潦成災，諸暨最厲害，今年幸運獲得中等的收成，十年之間，千里太平安定，都是朝廷威望恩德所到，臣下有什麽功勞。"代理户部侍郎。過了幾個月，上奏章請求退休，特旨升二級官階，守户部侍郎，并賞賜金帶。去世，越人聽説後多掉淚，有一起在佛寺道觀哭泣的。

汪綱學有根底，博聞强記，兵家農家、醫術占卜、陰陽術數、律曆等各種書籍，没有不研究的；機敏神速，明察尖鋭，遇事立即决定。在越佩帶四顆印章，公文書牘堆積如山，然而他能抓住要約，駕馭周詳，每天辦公不過二十刻，官庭就像流水一樣平静。小官下吏，有一句話在理，他就慷慨接受。作文尤其擅長論事，引證古今，辯論博大雄健。穿着用器不喜歡奢侈華麗，供給帳帷乘車，雖然破舊也不换。他的著作有《恕齋集》、《左帑志》、《漫存録》。

陳宓

陳宓字師復，丞相俊卿之子。少嘗及登朱熹之門，熹器異之。長從黄榦游。以父任歷泉州南安鹽税，主管南外睦宗院、再主管西外，知安溪縣。

嘉定七年，入監進奏院。時無敢慷慨盡言者，宓上封事言："宫中宴飲或至無節，非時賜予爲數浩穰，一人蔬食而嬪御不廢於擊鮮，邊事方殷而樁積反資於妄用，此宫閫儀刑有未正也。大臣所用非親即故，執政擇易制之人，臺諫用慎默之士，都司樞掾，無非親暱，貪吏靡不得志，廉士動招怨尤，此朝廷權柄有所分也。鈔鹽變易，楮幣秤提，安邊所創立，固執己見，動失人心；敗軍之將躐躋殿岩，庸鄙之夫久尹京兆，宿將有守成

陳宓字師復，丞相陳俊卿的兒子。年輕時曾經趕上做朱熹登門弟子，朱熹非常器重他。長大後跟從黄榦游學。因爲父親恩蔭歷任泉州南安鹽税，主管南外睦宗院、兩次主管西外，爲安溪縣知縣。

嘉定七年，入朝任監進奏院。當時没有敢慷慨盡言的人，陳宓上密封奏事説："宫中宴會飲酒有時至没有節制，不合時宜的賞賜贈給數目很大，皇上蔬食而嬪妃并没有不吃海鮮，邊疆軍事正急而儲備却拿來資助亂花，這是宫閫儀範典刑還有所不正的。大臣的任用非親即故，執政挑選容易控制的人，御史臺諫院任用謹慎沉默的人，都堂屬官，樞密院掾吏，没有不是親密的人，貪官没有不得志，廉潔的士大夫動輒招惹怨恨，這是朝廷權柄有所分割。鈔票鹽引變换交易，紙幣用秤提取，安定邊境創立的制度，固執己見，動輒失去人心；敗軍之將被越級提升爲殿前都指揮

之功，以小過而貶，三牙無汗馬之勞，托公勤而擢，此政令刑賞多所舛逆也。若能交飭内外，一正紀綱，天且不雨，臣請伏面謾之罪。”奏入，丞相史彌遠不樂，而中宫慶壽，三牙獻遺，至是爲之罷却。尋遷軍器監簿。九年，轉對言：

使，庸俗鄙下的人長久擔任京兆府尹，老將有守住既有業績的功勞，因爲小錯誤而被貶，掌管禁軍的三衙將領并無汗馬功勞，靠辦事殷勤而升官，這是政令賞罰多有錯亂顛倒之處。如果能整頓朝廷内外，一正綱紀，而天還不下雨，臣請求伏處當面謾罵的罪。”奏章呈入，丞相史彌遠不高興，而皇后祝壽，三衙將領奉贈財物，至這時爲之停止退回。隨即升遷軍器監簿。九年，輪流入殿面君指陳時政説：

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之心貴乎公，臺諫之言貴乎直。陛下臨政雖勤而治功未舉，奉身雖儉而財用未豐，愛民雖仁而實惠未遍，良由上下相蒙，務於欺蔽。匭奏囊封，有懷畢吐，陛下付近臣差擇，是有意於行其言也。而有司惟取專攻上躬與移咎牧守之章，騰播中外，以答觀聽。今赤地千里，蝗飛蔽天，如此其可畏，猶或諱晦以旱不爲災、蝗不害稼，其他誣罔，抑又可知。臣故曰人主之德貴乎明。

君主的德行以明察爲貴，大臣的心思以公正爲貴，臺官諫官的進言以正直爲貴。陛下上朝視政雖然勤勉，但治理的功效還没有呈現出來，自奉雖然節儉，但財物還不够豐富，愛惜人民雖然仁義，但實際恩惠還不普遍，確實是由於上下蒙蔽，一心在欺騙。匭盒投入奏書，囊中密封上疏，心中抱負完全傾吐，陛下把它們交給近臣分别挑選，是有心要實行他們的進言的。然而有關機構却衹選取專門攻擊皇上自己與歸罪地方郡守的奏章，在朝廷内外散播，用來回答視聽。如今旱災千里，蝗蟲遮天，這樣的可怕，還有人諱言隱瞞認爲旱還不成災，蝗蟲没有害莊稼，其他的誣告瞎説，抑或又有可知。臣所以説君主的德行以明察爲貴。

大臣施設，浸異厥初。凡建議求言之人，則以他事逐，諫官言事稍直，則以他職徙。忠憤者指爲不靖，切直者目曰沽名，衆怨所萃則相繼超升，物論所歸則以次疏外。某人之遷，是嘗重人罪以快同列之私忿者；某人之擢，是嘗援古事以文邇日之天變者。直節重望以私嫌而久棄，老奸宿臧以巧請而牽復。使大臣果能杜倖門、塞邪徑，則舉錯當而人心服。臣故曰大臣之心貴乎公。

大臣施政措置，跟當初愈益不同。凡是提建議要求直言的人，就用别的事情趕走他們，諫官論事稍爲正直，就用别的職務把他調走。忠義憤慨的人被指斥爲不安静，切實正直的人被看成沽名釣譽，衆人怨恨集中指向的人就一個接一個越級升官，衆望所歸的人就相繼疏遠外調。某人的升遷，這是曾經爲了使同僚的私憤一快而加重别人罪過的人；某人的提拔，這是曾經爲了文飾近日天變災異而援引古代事例爲證的人。節操正直、德望尊重的人因爲私人不滿而長久不用，老奸宿貪因爲巧妙打通關係而恢復官職。假使大臣果真能够杜絶幸臣的門路，堵塞不正的門徑，那麽舉措得當而人心佩服。臣因而説大臣的心思以公正爲貴。

臺諫平居未嘗立異，遇事不敢盡言。有如金人再通，最關國體，近而侍從，下至生徒，莫不力争，冀裨廟算，獨於言責，不出一辭。輦轂之下，乾没巨萬，莫之誰何；州縣之間，罪僅毫髮，摭以塞責。大臣所欲爲之事則遂之，所不右之人則排之。仁宗時，有宰相奉行臺諫風旨之譏，今乃有臺諫不敢違中書之誚，豈祖宗設官之初意哉？臣故曰臺諫之言貴乎直。

臺官諫官平時不曾標新立異，遇事不敢暢所欲言。就譬如金國人再來溝通，最關係到國家體度，近的侍從官，下到生員，没有不力争的，希望能補益朝廷謀算，惟獨有責任進言的臺官諫官，一言不發。京城之中，侵吞無數，没有人斥問一聲；州官縣官當中，衹有一絲一毫的罪過，就收拾來敷衍塞責。大臣想做的事就稱他的心去做，大臣看不上的人就排擠他。仁宗時譏刺過宰相奉行臺官諫官諷諫的旨意，如今就有嘲笑臺官諫官不敢違反中書省，這難道是祖宗設置御史臺、諫院的本意嗎？臣因而説臺官諫官的進言以正直爲貴。

三者機括所繫，願陛下幡然悔悟，昭明德以照臨百官。大臣、臺諫，亦宜公心直節，以副望治之意。

指陳敝事，視前疏尤剴切焉。

這三方面是關鍵所在，希望陛下幡然悔悟，昭示明察的恩德來照耀百官。大臣、臺官諫官，也應該心思公正，操守正直。以符合盼望治理的心願。

指明和陳述弊害之事，比以前更加切中事理。

宓遂請罷，歸。在告日，擢太府丞，不拜，出知南康軍。詣史彌遠别，彌遠曰："子言甚切當，第愚昧不能行，殊有愧耳。"至官，歲大侵，奏蠲其賦十之九。會流民群集，宓就役之，築江堤，而給其食。時造白鹿洞，與諸生討論。改知南劍州。時大旱疫，蠲逋賦十數萬，且弛新輸三之一，躬率僚吏持錢粟藥餌户給之。創延平書院，悉仿白鹿洞之規。

陳宓於是請求免職，回家。發告命那天，提拔爲太府丞，不接受，出朝任南康軍知軍。拜訪史彌遠告别，史彌遠説："您説話很切實恰當，衹是我愚昧不能施行，非常慚愧了。"到官所，這年收成大減，上奏免賦税十分之九。正遇流亡百姓成群聚集，陳宓就讓他們服役，修築江堤，而供給他們食物。不時到白鹿洞去，與學生們討論。改爲南劍州知州。當時大旱流行瘟疫，免除欠賦十幾萬，而且放寬新交的三分之一，親自率領僚屬官吏拿着錢糧藥物挨户送給他們。創立延平書院，全部仿效白鹿洞規矩。

知漳州，未行，聞寧宗崩，嗚咽累日。亡何，請致仕。寶慶二年，提點廣東刑獄，章復三上，迄不就。直秘閣，主管崇禧觀，宓拜祠命而辭職名。卒，進職一等致仕。三學諸生以起宓爲請，而没已閱月矣。

任漳州知州，没有動身，聽説寧宗去世，哭泣好幾天。没多久，請求退休。寶慶二年，任提點廣東刑獄，又上奏章三次，一直不赴任就職。任直秘閣，主管崇禧觀，陳宓接受祠禄任命，但辭去職名。去世，進升職名一級退休。三學的學生請求起用陳宓，但陳宓已去世一個月了。

初，宓之在朝也，寺丞丁焴往使金，宓嘆曰："世仇未復，何以好爲？"餞詩有"百年中國豈無人"之

起初，陳宓在朝廷時，寺丞丁焴到金國出使，陳宓嘆息説："世代怨仇没有報復，和好幹什麽？"餞行的詩有"百年中國豈無人"的句子。

句。後數年，聞關外不靖，以書抵熵曰："蜀口去關外雖遠，實如一身。近事可寒心，皆士大夫之罪，豈非賄道不絶之故耶？"熵服其言。

宓天性剛毅，信道尤篤，嘗爲《朱墨銘》，謂朱屬陽，墨屬陰，以驗理欲分寸之多寡。自言居官必如顔真卿，居家必如陶潛，而深愛諸葛亮身死家無餘財，庫無餘帛。庶乎能蹈其語者。端平初，殿中侍御史王遂首言："宓事先帝有論諫之直，而不及俟聖化之更，宜褒其身後，以勸天下之爲臣者。"帝爲感動，詔贈直龍圖閣。所著書有《論語注義問答》、《春秋三傳抄》、《讀通鑑綱目》、《唐史贅疣》之稿數十卷，藏于家。

幾年後，聽説關外不安寧，就寫信給丁熵説："蜀口離關外雖然遠，其實就像一個身體。近來的事情可以令人寒心，都是士大夫的罪過，難道不是賄賂不絶的緣故嗎？"丁熵佩服他的話。

陳宓天性剛毅，信守道學尤其篤實，曾經寫作《朱墨銘》，認爲朱色屬於陽，墨色屬於陰，用來考驗理性欲念分寸的多少。自己説做官一定要像顔真卿，住在家裏一定要像陶潛，而深深愛慕諸葛亮自己死後家無餘財，庫無餘帛。他差不多是能够實行自己的話的人。端平初年，殿中侍御史王遂首先説："陳宓服事先帝有正直言論，而趕不及聖上的改革，應在他身後予以褒獎，用來鼓勵天下做臣子的。"皇帝爲之感動，詔令贈官直龍圖閣。他著的書有《論語注義問答》、《春秋三傳抄》、《讀通鑑綱目》、《唐史贅疣》之稿幾十卷，藏在家裏。

王霆

王霆字定叟，東陽人。高大父豪，帥衆誅方臘，以功補官。霆少有奇氣，試有司不偶，去就武舉，嘉定四年，中絶倫異等。喬行簡考藝别頭，喜曰："吾爲朝廷得一帥才矣。"

王霆字定叟，東陽人。高祖父王豪，率領人殺了方臘，因爲功勞補授官職。王霆小時候就有大志氣，參加有關部門的考試不中，離去應武舉，嘉定四年，考中絶倫異等。喬行簡考察技藝另行考試，高興地説："我爲朝廷得到了一個帥才。"

授承節郎，從軍于鄂，帥鍾興嗣戍邊，請于樞密院，以霆爲隨軍都錢糧官。總領綦奎委霆專一教閲總效軍，尋委帥師守禦黄州。沿江制置副使李埴辟置幕下，淮右兵叛，遣霆招諭之。霆於軍事知無不言，謂："招募良家子，不可以寅緣關節冒濫其間，防守江面，全藉正軍，若義勇、民兵，特可爲聲援耳。而所謂大軍，羸病者多，兵械損舊，豈不敗事。調兵防江，當於江岸創屋居之，使之專心守禦。諸軍伍法既廢，平居則無以稽其虚籍冒請之敝，無以糾其竄逸生事之人，緩急則無以稽其并力向敵之志，無以連其逃陳不進之心。此尉繚子所以著束部伍之令，太公謂伍法爲

授任承節郎，在鄂州軍中效力，帥臣鍾興嗣守衛邊境，向樞密院請求，任命王霆爲隨軍都錢糧官。總領綦奎委派王霆專門教導訓練總效軍，不久委派他帶軍隊守衛黄州。沿江制置副使李埴徵召他到幕府中，淮右士兵叛亂，派王霆去招撫。王霆對軍中事務凡是知道的都發表意見，他説："招募良家子弟，不能因關係請托而濫竽充數，防守長江表面，全靠正規軍，像義勇軍、民兵衹能作爲聲援。但所謂的大軍，病弱的居多，兵器破損陳舊，豈能不壞事。調動兵力防守長江，應當在長江沿岸建屋居住，讓他們專心地守衛。各軍的部伍法取消了，平時没辦法查明虚報人數冒名請功的弊端，没辦法追查逃跑和鬧事的人，有緊急情況時没辦法弄清他們合力對敵的志向，没辦法追查他們臨陣脱逃的心理。這就是尉繚子著述約束部伍的軍令的原因，太公説伍法是

要者謂此也。用兵不以人數多寡爲勝負，惟教習之精否，則勝負之形可見矣。"

理宗即位，特差充浙西副都監、湖州駐劄。時潘甫等起兵，事甫定，霆因綏撫之。鎮江都統趙勝辟爲計議官，時李全寇鹽城，攻海陵，勝出戍揚州，屬官多憚從行，霆慨然曰："此豈臣子辭難之日！"至揚子橋，人言賊兵昨日在南門，去將安之，霆竟至南門，以帥憲之命董三城事。勝次第出城接戰，霆必身先士卒，大小十八戰，無一不利。奪賊壕，築土城，焚城門，賊氣爲懾。差知應州兼沿邊都巡檢使，樞密院命節制黃甫後營，彈壓諸道軍馬。諸道兵二十萬將往收復楚州，霆帥所部爲掎角之助。

大帥薦之，召試爲閤門舍人。入對言："恢復之説有二：曰規橅，曰機會。顧今日之規橅安在哉？守令所以牧民，而惠養之未加；將帥所以御軍，而拊循之未至。邦財未裕，而楮券之敝浸深；軍儲未豐，而和糴之害徒慘。官有土地而荒蕪，民因賦役而破蕩，獄訟類成冤抑，銓曹率多淹留。薦舉無反坐，貪徒得以引類而通班；按刺不徇公，微官易以迕意而連譴。以言郡計，則紛耗於囊橐包苴；以言戰功，則多私於親昵故舊。至如降卒中處，養虎遺患，輕敵開邊，以肉喂虎。夫以規橅之切要者而不滿人意如此，臣敢輕進恢復之説以誤上聽哉？凡臣之所陳者，誠播告中外之臣，悉懲其舊而圖其新。規橅既立，然後義旗一麾，諸道并進，臣力尚壯，願效前驅。惟陛下堅定而勉圖之。"帝稱其言可采。升武功大夫，出知濠州，賜金帶。至州，節浮費，糴粟買馬，以備不虞。尋差知安豐

關鍵説的就是這個。用兵不是由人數的多少來决定勝敗，衹有訓練是否精熟，那勝敗的形勢也就可以預見了。"

理宗即位，特别差遣充任浙西副都監、湖州駐劄。當時潘甫等起兵叛亂，事情剛平定，王霆因此加以安撫。鎮江都統趙勝聘爲計議官，這時李全進犯鹽城，攻打海陵，趙勝出兵守揚州，屬官們都害怕隨行，王霆慷慨地説："這豈是臣下逃避困難的日子！"到了揚子橋，有人説賊兵昨天在南門，將其趕走就能安定，王霆竟然就到南門，以安撫使提點司的命令主持三城的事務。趙勝每次出城與敵人交戰，王霆必定身先士卒，大小十八戰，没有一次不勝。奪取賊兵戰壕，築起土城，燒了城門，賊兵士氣受到打擊。差遣爲應州知州兼沿邊都巡檢使，樞密院命令他指揮黄甫後營，制約各道兵馬。各道軍隊共二十萬將去收復楚州，王霆帶領部下進行呼應。

大帥推薦他，召入朝試閤門舍人。入宫奏對説："恢復失地這個説法有二方面：一是計劃，一是機會。但如今的計劃在哪裏呢？守令是統治民衆的，但却没有實行恩惠和休養的政策；將帥是統領軍隊的，但却没有整頓的舉措。國家的財産尚未充裕，但紙幣的危害愈來愈深；軍事儲備尚未充足，但和糴的危害却很嚴重。官家有土地却是荒蕪的，民衆因爲賦役而傾家蕩産，訴訟案件大多造成冤屈，銓選部門大多拖延。推薦没有反坐處分，貪婪的人得以引用同類而通朝班；按察不秉公辦事，小官們容易因爲違背他們的心意而牽連貶抑。説起郡中事務，紛紛消耗在錢財賄賂；説起戰功，又多數徇私親戚朋友。至於投降的士兵混雜在部隊中，如同養虎貽患，輕視敵人開拓邊疆，如同拿肉喂虎。計劃的最迫切重要的就有這些讓人不滿意的地方，臣哪敢輕率地談論對恢復的看法來貽誤聖上的視聽呢？凡是臣陳述的，希望在朝廷内外官員中傳播，能都革除舊弊推行新政。計劃確立後，然後揮舞義旗，各道共同前進，臣的氣力還很强壯，願意做先導。衹希望陛下能堅定信念努力去實現它。"皇帝認爲他的話可以采用。升任武功大夫，出朝任濠州知

軍，臣僚上言："王霆在濠，人甚安之，不宜輕易。"詔再任濠，職事修舉，特轉横班。諸使交薦之。

州，賞賜金帶。到州後，節省不必要的費用，買進糧食馬匹，以防備不測。不久差遣爲安豐軍知軍，有官員上奏說："王霆在濠州，人們都感到很安寧，不應該輕易變動。"下詔命令他再任濠州知州，政事得到治理，特别轉官横班。各使臣交相推薦他。

北兵至浮光，其民奔遁，相屬于道，朝論以爲霆可守之，乃知光州兼沿邊都巡檢使。冒雪夜行，倍道疾馳至州，分遣間探，整飭戰守之具，大戰于謝令橋，光人遂安。督府魏了翁以書來慰安之，以緡錢十萬勞其軍。霆以召，尋爲吉州刺史，仍知光州。霆固辭，丞相鄭清之、制置使史嵩之皆數以書留霆，霆不從，且曰："士大夫當以世從道，不可以道從世也。"

北方軍隊到了浮光，當地民衆奔逃，擠滿道路，朝廷議論認爲王霆可以去守衛，於是任爲光州知州兼沿邊都巡檢使。冒着雪夜裏趕路，兼程急速趕到州中，分别派遣探子，整治準備進攻防守的器具，在謝令橋與敵人大戰，光州於是安定下來。督府魏了翁寫信來慰問他，并給十萬緡錢犒勞軍隊。王霆被召入朝，不久任吉州刺史，仍然任光州知州。王霆堅决推辭，丞相鄭清之、制置使史嵩之都幾次寫信挽留王霆，王霆不接受，并且說："士大夫應當讓世俗遵循道義，不能讓道義遵從世俗。"

再授閤門舍人，尋爲達州刺史、右屯衛大將軍兼知蘄州，不赴。尋遷淮西馬步軍副總管兼淮西游擊軍副都統制。論游擊軍十事，不報。提舉崇禧觀。知高郵軍，流民邦傑聚衆三千人爲盗，霆剿其渠魁，餘黨悉散。時議出師，和者甚多，霆以爲："莫若遣間探覘敵情，如不得已然後行之；否則無故自蕩其根本，是外兵未至而内兵先慘烈也。"諸軍畢行，惟高郵遲之，境内賴以安全。由是與時迕，而讒者益衆。

再次授任閤門舍人，不久任達州刺史、右屯衛大將軍兼蘄州知州，没有赴任。不久升任淮西馬步軍副總管兼淮西游擊軍副都統制。論述了游擊軍十件事，没有批覆。提舉崇禧觀。任高郵軍知軍，流民邦傑聚集民衆三千人作盗賊，王霆剿滅了他們的頭領，剩餘的人都潰散了。當時討論出兵，附和的人很多，王霆認爲："不如派遣暗探偵察敵情，如果没辦法然後再施行；否則無故自己敗壞基礎，這樣外部軍隊没來内部戰亂先已嚴重。"各軍全都出兵，衹有高郵軍遲到，境内因此安全。因爲這個與時人意見不同，說他壞話的人越發多了。

提舉雲臺觀。執政期論邊事，且謂朝廷即有齊安之命。霆曰："秋防已急，邊守不宜臨時更易，盍少需之。"乃授帶行左領軍衛大將軍，充沿江制置副使司計議官，霆乃撰《沿江等邊誌》一編上之。制置使董槐、鄧泳交薦之，差知壽昌軍，改蘄州，建學舍，祠忠臣。嘗嘆曰："兩淮藩籬也，大江門户也，三輔堂奥也。藩籬不固則門户且危，門户既危則堂奥

提舉雲臺觀。執政官約他討論邊防事務，并說朝廷很快就有齊安的任命。王霆說："秋季防衛已很急迫，邊境守衛不應臨時改變，何不稍微等待一下。"於是授予帶行左領軍衛大將軍，充任沿江制置副使司計議官，王霆於是撰寫《沿江等邊誌》一書進上。制置使董槐、鄧泳交相推薦他，差遣爲壽昌軍知軍，改任蘄州知州，修建學校，祭祀忠臣。曾經感嘆說："兩淮是屏障，大江是門户，三輔是堂屋。屏障不牢固那麽門户就有危險，門户有危險那堂屋怎能够長久安定呢？"

豈能久安乎?”於是貽書丞相杜範，乞瞰江審察形勢，置三新城：蘄春置于龍眼磯，安慶置于孟城，滁陽置于宣化。不報。卒。

於是寫信給丞相杜範，請求俯瞰長江察看地形，設置三座新城：蘄春設置在龍眼磯，安慶設置在孟城，滁陽設置在宣化。没有批覆。去世。

初，其父析業，霆獨以讓其兄。處宗族有恩意，嘗訓其子弟曰：“窮理盡性，學之本也。”有《玉溪集》行于世。

當初，他父親分家産，王霆都讓給了哥哥。在宗族中有恩惠，曾經訓導他的子弟説：“窮究天理發揮本性，是治學的根本。”著有《玉溪集》流行於世。

論曰：吴昌裔訪道東南，一何勤哉！故其造深醇，見諸事功者，足以知其學無雜也。汪綱之遺愛在越，先民所謂擇賢久任者，固不我欺矣。陳宓以宰相子，論諫之直，于今有光。王霆通兵家言，而謂不可以道從世，此古人謀帥貴乎“説《禮》、《樂》而敦《詩》、《書》”也。

論曰：吴昌裔在東南部訪求道，多麽勤奮啊！所以他的造詣深湛淳厚，在實際事務中表現出來，足以知道他的學問不駁雜。汪綱在越地遺留下對人民的愛護，先人説選擇賢才并讓他長期任職，確實没有欺騙我了。陳宓作爲宰相的兒子，議論進諫的直率，直到今天光輝遺留。王霆精通兵家言論，認爲不能讓道義屈從世俗，這就是古人選擇帥才時重視“喜歡《禮》、《樂》并且崇尚《詩經》、《尚書》”。

宋史卷四百九

列傳第一百六十八

高定子　高斯得　張忠恕　唐璘

高定子

高定子字瞻叔，利州路提點刑獄兼知沔州稼之弟也。嘉泰二年舉進士，授鄞縣主簿。吳曦畔，乞解官養母，曦誅，攝府事宇文公紹以忠孝兩全薦之，調中江縣丞。父就養得疾，定子衣不解帶者六旬。居喪，哀毀骨立。服除，成都府路諸司辟丹稜令，尋以同產弟魏了翁守眉，改監資州酒務。丁母憂，服除，差知夾江縣。

前是，酒酤貸秫于商人，定子給錢以糴，且寬榷酤，民以爲便。麻菽舊有征，定子悉弛之。會水潦洊饑，貧民競訴無所於糴，定子曰："女毋憂，女第持錢往常所糴家以俟。"乃發縣廩給諸富家，俾以時價糶，至秋而償，須臾米溢于市。鄰邑有爭田十餘年不決，部使者以屬定子，定子察知僞爲質劑，其人不伏。定子曰："嘉定改元詔三月始至縣，安得有嘉定元年正月文書邪?"兩造遂決。四川總領所辟主管文字，同幕有以趣辦爲能迫促諸郡者，定子白使者斥去之。總領所治利州，倚酒榷以佐軍用，吏奸盤錯，定子躬自究詰，酒政遂平。後來者復欲增課，定子曰："前以吏蠹，亦既革之，今又求益，

高定子字瞻叔，是利州路提點刑獄兼沔州知州高稼的弟弟。嘉泰二年考中進士，被任命爲鄞縣主簿。吳曦反叛，請求解除官職贍養母親，吳曦被殺後，代理府事宇文公紹用忠孝兩全的名義推薦他，調任中江縣丞。他父親在他那裏生活時得了病，高定子六十天衣不解帶。在服喪期間，悲傷得瘦骨嶙峋。喪服除去後，成都府路諸司徵召爲丹稜縣令，不久因爲同母弟弟魏了翁任眉州守臣，改爲監資州酒務。爲母親服喪，喪服除去後，差遣爲夾江縣知縣。

在這以前，釀酒業要向商人借貸秫米，高定子撥給錢買糧，并且放寬對賣酒的限制，民衆覺得方便。過去對麻和菽徵稅，高定子全都取消。遇到水災引起饑荒，貧苦民衆争相訴説無處買糧，高定子説："你們不用擔心，你們衹管拿着錢在往常買米的地方等着。"於是將縣裏的存糧發給富人家，讓他們按當時的價格出售，到秋季償還，很快市面上的米就充足起來。鄰縣有件争田的案子十多年無法解决，部使者將此案交給高定子，高定子調查知道其中一方僞造地契，那人不認罪。高定子説："嘉定改年號的詔書三月纔到縣裏，怎麼會有嘉定元年正月的文書呢?"原被告這纔結案。四川總領所聘他爲主管文字，幕僚中有個人爲顯示有辦事能力催逼各郡，高定子報告使者將他趕走。總領所轄治利州，靠酒税輔佐軍事需求，官吏的舞弊現象嚴重，高定子親自進行調查處理，酒政這纔平静。後來有人又想增

是再榷也。”乃止。

加徵税，高定子説：“此前因爲官吏舞弊，已經加以革除，如今又要增加，這又是進行專賣了。”於是中止。

制置使鄭損强愎自用，誤謂總領所擅十一州小會子之利，奏請廢之，令下，民疑而罷市。定子力争，謂：“小會子實以代錢，百姓貿易，賴是以權川引，罷則關、隴之民交病，况又隆興間得旨爲之，非擅也。”乃得存其半。損又欲增總領所鹽課，取舊貸軍費，定子辨其顛末，損乃釋然曰：“二司相關處，公每明白洞達言之，使人爽然自失。”尋差知長寧軍。長寧地接夷獠，公家百需皆仰淯井鹽利，來者往往因以自封殖，制置司又榷入其半。定子至，争於制置使，得蠲重賦。

制置使鄭損剛愎自用，錯誤地認爲總領所擅自控制了十一個州的小會子的利潤，上奏請求取締，命令下達以後，民衆因爲有疑慮而罷市。高定子極力加以争辯，説：“小會子實際上取代了錢幣，百姓進行貿易，靠這個平衡川地的進口額，取消了則關、隴地區的民衆都要受到影響，何况隆興年間接受聖旨這麼做，不是擅權。”於是得以保留一半。鄭損又想增加總領所的鹽税，用原來的部分作爲軍費，高定子指出這是本末倒置，鄭損於是愉快地説：“二司互相關聯，你常常明白豁達地加以説明，使人很高興放棄自己的意見。”不久差遣爲長寧軍知軍。長寧軍地方與夷獠接壤，官府的各種費用都靠淯井鹽的利潤，來做官的人往往就自己進行經營，制置司又將其中一半進行專賣。高定子到任後，向制置使争取，减輕了沉重的賦税。

差知綿州。大元兵穿鳳州塞，破武休，下興元，小校張鉞以其徒潰入文州，殺守臣楊必復，將自龍趨綿，以闖成都。安撫使黄伯固聞之，亟奏定子兼參議官，措置文、龍備禦。定子乃部分諸軍扼青塘嶺，鉞就擒。已而劍南大震，定子語僚吏曰：“諸君去留不敢拘，若某則守城郭封疆之臣，有死而已。”戒群胥曰：“潰軍流民不過欲得錢糧爾，吾將盡發吾州之藏與截諸司之綱，爲朝廷捍蔽全蜀。我去，聽汝等殺我；汝等逃，吾斫汝頭矣。”乃下令招潰卒，人給緡錢五十、米一石，命都監陳訓專任接納。訓忽奔告曰：“諸軍雖受招，不肯釋甲，奈何？”定子乃令帳下卒衷甲於兩廡以俟，戒毋輕動。俄而諸軍盛陳兵以至，吏士皆股栗，定子坐堂上，傳令勞苦之，諸軍皆拜。定子開諭以理，使還本部，以俟給犒。諸將聞

差遣爲綿州知州。大元軍隊穿過鳳州要塞，攻破武休，打下興元，小校張鉞帶着手下人敗退到文州，殺了太守楊必復，準備從龍縣進入綿州，并闖入成都。安撫使黄伯固聽到消息後，急忙奏請任命高定子兼參議官，經辦文、龍兩地守備。高定子於是分派各軍扼守青塘嶺，張鉞被擒。不久劍南動蕩，高定子對幕僚屬吏説：“諸君願去願留我都不敢約束，至於我則是守城封疆的官員，衹有一死。”告誡官吏們説：“潰兵流民不過是想得到錢糧罷了，我準備拿出我們州全部的存糧以及截下諸司的綱運，替朝廷蔽護全蜀。我若離開，聽任你們殺了我；你們若是逃跑，我就要砍了你們的頭。”於是下令招納逃散的士兵，每人發給五十緡錢、一石米，命令都監陳訓專門負責接收。陳訓忽然跑來説：“士兵們雖然受招納，却不肯解除武裝，怎麼辦？”高定子於是命令帳下士兵穿甲胄在兩厢等候，并告誡他們不准輕舉妄動。不久各路軍全副武裝來到，屬吏都嚇得發抖，高定子坐在堂上，傳令慰問他們，各路軍都下拜。高定子用道理開導他們，讓他們各回

之，亦來上謁，定子復慰安之。因問：“汝等何爲至此?”皆曰：“制置使未知存亡，諸軍無主。”定子曰：“大帥不過暫移治爾，已遣人訪所在，苟終不獲，我當爲汝曹主張。且諸軍至此以無糧故，吾州當任供億。”又曰：“敵將復會于此，盍避之?”定子曰：“我文官也，不畏死，汝將軍也，世世衣食縣官，乃欲避敵乎？我是守臣，死則死于此爾。有欲殺太守者，一槍足矣，軍器安用多爲？今諸軍大集，萬一敵至，能戮力出戰，是汝曹立功報國之機也，不猶愈於深入內郡爲罪滋大乎?”衆悦而去。乃遣吏給犒如令，闢寺觀祠宇以舍之。

本部，等候供給和犒賞。將領們聽後，也上來拜謁，高定子又慰問了他們。於是問：“你們爲什麼到了這裏?”都説：“制置使不知生死，各路軍無主。”高定子説：“大帥不過是暫時轉移治所罷了，已經派人去訪求在什麼地方，假如最後找不到，我當替你們作主。而且各路軍到這裏是因爲没糧，我州會負責供應。”又説：“敵人將要會集此地，何不避開他們?”高定子説：“我是文官，還不怕死，你們是將軍，世代從縣府中取得衣食，竟想躲避敵人嗎？我是守臣，死就死在這裏了。有想殺掉太守的，一槍就够了，兵器何須要多？如今各路軍聚集，萬一敵人來了，能够合力出戰，是你們立功報國的時機，不是比跑到内地郡中犯罪更好嗎?”衆人高興地離去。於是派官吏按命令説的補給犒賞，闢出寺觀和祠堂給他們住。

亡幾何，敗將和彦威、陳邦佐、曹篪、張涓、姚承祖等皆集于彰明，剽掠尤甚。彦威遣邦佐入州，大言駭衆，謂定子曰：“知府何不去？和太尉兼兩戎司，威權甚重，麾下兵且二萬餘，欲來駐此，今至矣。”定子謂曰：“本州素非備禦之地，大將以兵入，欲何爲者？第來，吾固有以相待。”邦佐色沮，乃曰：“已遣幕府來議。”至則一游士爾，繆爲恭敬，要索甚大。定子答曰：“軍將入吾境，當受吾節制，惟各守紀律，則給以錢糧。若敵至，爲國一死，作忠臣孝子，愈於病五日不汗死也。”幕府莫能對，出彦威符移，有云：“大府招戢散軍，人給錢米若干，今所部不下二萬人，願如數得之。”定子報曰：“本州已下此令，何敢食言；但所給者乃潰軍就招免罪之人，都統所部非潰也，若以此例相給，其肯受乎。”彦威得檄甚慚，乃乞别給錢糧以餉軍，定子即捐四十萬緡與之，仍趣其還戍。蓋定子身任兩司之責，極其勞

没多久，敗將和彦威、陳邦佐、曹篪、張涓、姚承祖等都聚集到彰明，搶掠現象尤其嚴重。和彦威派陳邦佐到州中，説大話嚇唬人，對高定子説：“知府爲什麼不離去？和太尉兼任兩戎司，權力十分大，部下士兵近兩萬多，要來這裏駐扎，如今已到了。”高定子對他説：“本州一向不是防禦的地方，大將帶着兵進入，想要做什麼？如果他來了，我自然有對待他的辦法。”邦佐面色沮喪，這纔説：“已經派幕僚來商議。”那人來了衹是一個游士，胡亂地表示恭敬，索求十分大。定子回答説：“軍隊將進入我的境内，就應當受我指揮，衹有各自遵守紀律，纔供給錢糧。如果敵人來了，爲國家效死，作忠臣孝子，比生病五天不發汗死掉可好多了。”幕僚回答不上來，拿出和彦威的符節和文書，上面説道：“大府招收散兵，每人供給若干錢和米，如今我所率領的不下二萬人，希望如數得到供給。”高定子寫回信説：“本州已經下達了這個命令，怎麼敢食言；衹是所供給的是潰兵中接受招納免去罪行的人，都統率領的并不是潰軍，如果按這個規定供給，怎麼肯接受呢。”和彦威接到回信十分慚愧，於是請求另外供給錢糧作爲軍餉，高定子於是拿出四十萬緡錢給他們，并敦促他們返回

勩，以收捕張鉞功，進三官，以防遏招收潰兵功，又進一官，進直寶章閣，再任。

頃之，召入奏事，吏民追送，莫不流涕；鄰郡聞定子至，焚香夾道，舉手加額曰："微公，吾屬塗炭久矣。"定子之未去郡也，伯兄稼以權利路提刑上印而歸，了翁亦至自靖州，過定子於綿，定子爲築棣鄂堂，飲酒賦詩爲樂，一時以爲美談。入對，極言時敝。時史彌遠執國柄久，故有曰："陛下優禮元勛，俾得以弛繁機而養静壽，朝廷得以新百度而革因循，不亦善乎?"既對，人爲定子危之，定子曰："乖逢得喪，是有命焉，吾得盡言，乃報君職分也。"越兩月，乃遷刑部郎中。彌遠没，言之者紛然，識者謂定子先事有言，視諸人爲難。

尋以直寶謨閣、江南東路轉運判官。陛辭，帝曰："淮師巡邊，卿知之乎？輔車之勢，漕運爲急，卿是行宜斟酌緩急，以相通融。"定子因上疏論邊事甚周悉，帝嘉納焉。逾年，召入奏事。會稼死事于沔州，上疏引疾，乞歸田里，不許。尋遷軍器監，又遷太府少卿，升計度轉運副使。有事于明堂，天大雷雨，詔求言，定子反覆論敬懼災異之意。復召入，遷司農卿兼玉牒所檢討官。

入對，言："内治不修，外懼不謹，近親有預政之漸，近習有弄權之漸，小人有復用之漸，國柄有陵夷之漸，士氣有委靡之漸，主勢有孤立之漸，宗社有阽危之漸。天變日多，地形日蹙。昔有危脉，今有危形；昔有亡理，今有亡證。"又請明詔沿流帥守將吏，思出奇乘險，求爲水陸可進

屯戍。因爲定子肩負着兩司的職責，極其辛勞，因爲收捕張鉞的功勞，進升三級官階，因爲防止和招收潰兵的功勞，又進一級官階，進官直寶章閣，連任。

不久，召入朝奏事，官吏百姓追着相送，没有不流淚的；鄰郡聽説高定子到來，燃香夾道歡迎，舉手加額慶幸地説："没有您，我們早就困苦不堪了。"高定子在没離開郡中時，他的堂兄高稼在權利路提刑任上交印回鄉，魏了翁也從靖州來到，在綿州拜訪高定子，高定子因此修築了棣鄂堂，以飲酒作詩爲樂，一時間傳爲美談。入朝奏對，激烈地論述時弊。當時史彌遠長期把持國家大權，所以他有這樣的話："陛下優待元老，使他們得以减輕繁重的公事頤養壽命，朝廷也得以改變因循守舊在各方面創新，不也很好嗎?"奏對後，人們替高定子擔心，高定子説："不走運碰到倒霉事，這是天命，我把要説的全説了，纔是報答君主的職責。"過了兩個月，升任刑部郎中。史彌遠死後，人們紛紛進言，有識之士認爲高定子事先有言論，比衆人難得。

不久以直寶謨閣任江南東路轉運判官。在朝廷辭别時，皇帝説："淮地的軍隊巡游邊境，你知道嗎？密切相關的形勢，漕運是最急迫的，你此行應斟酌緩急，進行調配。"高定子於是上疏十分詳細地論説邊境事務，皇帝稱贊并采納了。過了一年，召入朝奏事。正好高稼在沔州任上去世，上疏稱病，請求歸鄉，不批准。不久改任軍器監，又改任太府少卿，升任計度轉運副使。在明堂祭祀時，天打雷下起大雨，下詔訪求直言，高定子反復論述要敬天并害怕災異。重被召入朝，升任司農卿兼玉牒所檢討官。

入朝奏對，説："内部治理不注重，外部憂患不嚴謹對待，近親有干預政治的趨勢，近臣有玩弄權柄的趨勢，小人有重被任用的趨勢，國家大權有被竊取的趨勢，士氣有委靡不振的趨勢，君主勢力有被孤立的趨勢，宗廟社稷有危亡的趨勢。天災日益增多，土地日益變小。過去有危亡的徵兆，如今有危亡的形勢；過去有危亡的可能，如今有危亡的實證。"又請求明確詔告沿岸

之策。

升兼樞密都承旨，又還太常少卿兼國史院編修官。累言邊事，遷起居舍人，尋兼中書舍人，參贊京湖、江西督視府事，定子親往周視新城，大犒諸軍，激厲守將。遷禮部侍郎，仍兼中書舍人，即軍中賜金帶。詔以督府事入奏，既至，帝勞問甚渥，特進一官，尋兼崇政殿説書兼直學士院。未幾，改侍講、權禮部尚書，升兼侍讀。入奏，言："國無仁賢，無禮義，無政事，有類叔世。"帝竦然。尋兼直學士，修《孝宗寧宗日曆》，書成上進，擢拜翰林學士、知制誥兼吏部尚書，升兼修國史、實録院修撰，賜衣帶、鞍馬。乞召收李心傳卒成四朝志、傳。

時禮部尚書杜範、吏部侍郎李韶皆以伉直稱，或乞身求去，或卧家不出。定子言："人主寄耳目者，臺諫也，補耳目之所不逮者，法從之論思，百官之輪對，則上必論君德之粹駁，次必言朝政之得失。舍是而使之但言常程，姑應故事，畏縮乎雷霆之威，阿徇乎宰執之好，遜避乎耳目之官，則凡論思等事，皆不必講矣。宜速返李韶以開不諱之門，勉起杜範以伸敢言之氣。"因乞歸田甚力。

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尋兼權參知政事。仍舊職，知福州、福建安撫，固辭，提舉洞霄宫。因請致仕，不許，改知潭州、湖南安撫大使，力辭，退居吴中，深衣大帶，日以著述自娱。以資政殿學士轉一官致仕，卒，贈少保。

定子作同人書院于夾江，修長興學，創六先生祠，蓋以教化爲先務。所著《存著齋文集》、《北門類稿》、

的帥守將吏，考慮如何出奇兵利用天險，尋求水陸兩路進攻的策略。

升任兼樞密都承旨，又改任太常少卿兼國史院編修官。多次論説邊境事務，改任起居舍人，不久兼中書舍人，參贊京湖、江西督視府事，高定子親自去巡視新城，大賞各軍，激勵守將。改任禮部侍郎，仍然兼中書舍人，就在軍中賜給金帶。有詔讓他入朝奏報督府事務，到了以後，皇帝十分親切地慰問，特别進升一級官階，不久兼崇政殿説書兼直學士院。没多久，改任侍講、代理禮部尚書，升兼侍讀。入朝上奏，説："國家没有仁人賢士，没有禮義，没有政事，就和衰亂的末世一樣。"皇上受震動。不久兼直學士，修撰《孝宗寧宗日曆》，書完成後進上，提拔任翰林學士、知制誥兼吏部尚書，升兼修國史、實録院修撰，賜給衣帶、鞍馬。請求招收李心傳來最後完成四朝的志、傳。

當時禮部尚書杜範、吏部侍郎李韶都以正直著稱，或者請求解官離去，或者居家不出。高定子説："君主寄托耳目的是臺諫官，補充耳目不足的，是親隨的議論思考和百官的輪轉奏對，那麽對上必定要論説君主德行的純粹駁雜，其次必定論説朝政的得與失。捨棄這些衹是讓他們説些尋常程式，姑且照應舊事，畏避皇上的雷霆威嚴，逢迎宰相的喜好，躲避耳目官，那麽凡是議論思考等事，都不用説了。應該趕快召回李韶以便打開不用避諱的門路，勸杜範起復以便伸張敢於進言的風氣。"由此更加極力請求歸鄉。

進官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不久兼代理參知政事。仍舊擔任本職，爲福州知州、福建安撫，堅决推辭，提舉洞霄宫。由此請求退休，不批准，改任潭州知州、湖南安撫大使，極力推辭，退職居住在吴中，穿深衣繫大帶，每天以著書自娱。以資政殿學士轉一級官階退休，去世，追贈少保。

高定子在夾江創辦了同人書院，修建長興學校，創立六先生祠，把教化作爲首要任務。所著的《存著齋文集》、《北門類稿》、《薇垣類稿》、

《薇垣類稿》、《經説》、《紹熙講義》、《奏議》、《歷官表奏》行世。

高斯得

高斯得字不妄，利州路提點刑獄、知沔州稼之子也。少從李坤臣學，坤臣瞽，斯得左右扶持之。中成都路轉運司試，補入太學。紹定二年舉進士，授利州路觀察推官。越二年，辟差四川茶馬幹辦公事。李心傳以著作佐郎領史事，即成都修《國朝會要》，辟爲檢閲文字。端平二年九月，稼死事于沔，時大元兵屯沔，斯得日夜西嚮號泣。會其僮至自沔，知稼戰没處，與斯得潛行至其地，遂得稼遺體，奉以歸，見者感泣。服除而哀傷不已，無意仕進。心傳方修四朝史，辟爲史館檢閲，秩同秘閣校勘，蓋創員也。斯得分修光、寧二帝《紀》。尋遷史館校勘，又遷軍器監主簿兼史館校勘。

時丞相史嵩之柄國，斯得遇對，空臆盡言。冬雷，斯得應詔上封事，乞擇才并相，由是迕嵩之意。遷太常寺主簿，仍兼史館校勘。時斯得叔父定子以禮部尚書領史事，時人以爲美談。會太學博士劉應起入對，持嵩之，嵩之恚，使其黨言叔父兄子不可同朝，以斯得添差通判紹興府。淳祐二年，四朝《帝紀》書成，上之。嵩之妄加毁譽於理宗、濟王，改斯得所草《寧宗紀》末卷，斯得與史官杜範、王遂辨之。範報書亦有"奸人剿入邪説"之語，然書已登進矣。心傳藏斯得所草，題其末曰"前史官高某撰"而已。

逾年，添差通判台州。範既入相，召爲太常博士，遷秘書郎。六年正月朔，日有食之，斯得應詔上封事，言："大奸嗜權，巧營奪服，陛

《經説》、《紹熙講義》、《奏議》、《歷官表奏》流行世上。

高斯得字不妄，利州路提點刑獄、沔州知州高稼的兒子。小時候跟隨李坤臣學習，李坤臣是盲人，高斯得左右扶持他。通過了成都路轉運司的考試，補進太學。紹定二年考中進士，授任利州路觀察推官。過了二年，徵召差遣四川茶馬幹辦公事。李心傳以著作佐郎職負責修史事務，到成都修撰《國朝會要》，徵聘爲檢閲文字。端平二年九月，高稼在沔州爲國而死，當時大元的軍隊駐在沔州，高斯得日夜向西方號哭。正好他的僮僕從沔州來，知道高稼戰死的地方，與高斯得偷偷地到了那地方，於是找到了高稼的遺體，運送回來，見到的人都感動得流淚。喪服除去後仍哀傷不止，無意做官。李心傳正修撰四朝史，聘爲史館檢閲，官秩與秘閣校勘一樣，是新創的職位。高斯得分管修撰光宗、寧宗二帝的《紀》。不久升任史館校勘，又改任軍器監主簿兼史館校勘。

這時丞相史嵩之掌握國權，高斯得在奏對時，將心中所想全部説出。冬天打雷，高斯得應詔上密封奏事，請求選賢才同任宰相，因此得罪史嵩之。改任太常寺主簿，仍兼任史館校勘。此時高斯得的叔父高定子以禮部尚書職負責修史事，當時人傳爲美談。正好太學博士劉應起入朝奏對時譏刺史嵩之，史嵩之大怒，讓他的黨徒説叔父侄子不能同在朝廷中，把高斯得編外差遣爲通判紹興府。淳祐二年，四朝《帝紀》寫完，獻上。史嵩之向理宗、濟王妄加詆毁，修改高斯得所撰的《寧宗紀》的最後一卷，高斯得與史官杜範、王遂進行争辯。杜範寫的信中也有"奸人雜入邪説"的話，但是書已經進獻。李心傳將高斯得的草稿收藏，在後面題了"前史官高某撰"而已。

過了一年，編外差遣爲通判台州。杜範任丞相後，召入任太常博士，改任秘書郎。六年正月初一，日食，高斯得應詔上密封奏事，説："大奸之人嗜好權力，投機取巧未服完喪出仕，陛下

下奮獨斷而罷退之，是矣。諫憲之臣，交疏其惡，或請投之荒裔，或請勒之休致。陛下苟行其言，亦足昭示意向，渙釋群疑。乃一切寢而不宣，歷時既久，人言不置，然後黽勉傳諭，委曲誨奸，俾於襲絰之時，妄致挂冠之請，因降祠命，苟塞人言，又有奸人陰爲之地。是以訛言并興，善類解體，謂聖意之難測，而大奸之必還，莽、卓、操、懿之禍，將有不忍言者。”時監察御史江萬里及它臺諫累疏論嵩之罪惡，竟不施行，第因嵩之致仕，予祠而已，故斯得封事首及之。

當機立斷將他罷退，很對啊。諫議憲臣的官員，交相論述他的惡行，有人請求將他流放邊遠地區，有人請求强迫他退休。假如陛下施行了這些建議，也足以顯示意向，消除群衆的疑慮。但却一切擱置不宣，時間過了很久，人們的議論無法漠視，這纔勉强傳令，暗示奸人，讓他在服喪期間，妄自提出解官的請求，由此下了給與祠禄的命令，苟且敷衍人們的議論，又有奸人暗地裏替他打通關係。因此錯誤言論同時興起，好人群體解散，認爲聖上的意思難測，大奸人肯定會回來，王莽、董卓、曹操、司馬懿的災禍，以後恐怕要有不忍心説的時候。”當時監察御史江萬里以及其他臺諫官多次上疏論説史嵩之的罪惡，終究不加施行，後因史嵩之退休，衹是給他祠禄而已，所以高斯得的密封奏事首先提及。

又言：“大臣貴乎以道事君，今乃獻替之義少而容悦之意多，知耻之念輕而患失之心重。内降當執奏，則不待下殿而已行；濫恩當裁抑，則不從中覆而逮命。嫉正而庇邪，喜同而惡異，任術而詭道，樂媮而憚勞。陛下虚心委寄，所責者何事，而其應乃爾。”時范鍾獨當國，過失日章，故斯得及之。又言：“便嬖側媚之人，尤足爲清明之累，腐夫巧讒而使傳幾搖，妖孽外通而魁邪密主，陰奸伏蠱，互煽交攻，陛下之心至是其存者幾希矣。陛下之心，大化之本也，洗濯磨淬，思所以更之，乃徒立爲虚言無實之名，而謂之更化，此天心之所以未當，大異之所以示儆也。”言尤切直，帝嘉納焉。

又説：“大臣最可貴的是事奉君主的時候堅持道，如今竟然直言進諫的意思少而討好取悦的意思多，知耻的念頭輕但患得患失的心思重。内宫降旨本應奏報，但是不等下殿已經施行；濫施恩賞應當抑制，但不按中書的批覆就發命令。嫉妒正人却庇護邪惡，喜好附和却厭惡不同意見，玩弄權術却違背道義，貪圖舒服却害怕煩勞。陛下虚心加以委任托付，委派的是什麽事，他們的反應竟這樣。”當時范鍾一個人當政，過失日益明顯，所以高斯得提及他。又説：“受寵的以及獻媚的人，尤其是清廉光明的拖累，迂腐的人巧進讒言因而使者傳言幾乎動摇，妖孽與外部勾結而大奸人暗地裏主使，陰險的奸人潜藏蠱惑，交相進行攻訐煽動，陛下的本心到這時存留下的大概很少了。陛下的本心，是大教化的根本，經過洗濯磨煉，考慮如何進行變更，竟衹是立下没有實質的空話的名義，就説是更新教化，這是上天的心所以没有妥當，通過大災異表示警告的原因。”言論尤其切實直率，皇帝稱贊并接受。

又言：“群臣厖雜，宫禁奇邪，黷貨外交，豈可坐視而不之問！顧乃并包兼容之意多，别邪辨正之慮淺，憂讒避謗之心重，直前邁往之志微，遂使衆臣争衡，大權旁落，養成積輕

又説：“群臣人員龐雜，宫禁中諂媚欺詐，濫使財物進行外交，豈可坐視不加過問！看來却是兼容并包的意思多，辨别邪正的考慮淺，擔心和躲避讒言的心思重，勇往直前的志向小，因此使群臣争鬥，大權落在别人手裏，養成長期無權

之勢，以開窺覬之漸。設有不幸，變故乘之，上心一移，凶渠立至，使宗社有淪亡之憂，衣冠遭魚肉之禍，生靈罹塗炭之厄。當是時也，能潔身以去，其能逃萬世之清議乎？”於是群憸悚懼，或泣訴上前，或上章求去，合力排擯，斯得遂求補外。在告幾百餘日，於是差知嚴州，斯得三請乞祠，不許。嚴環山爲郡，雖豐歲猶仰它州。夏旱，斯得蠲租發廩，招糴勸分，請于朝，得米萬石以振濟。

的形勢，并逐漸有人進行窺測覬覦。假如有不幸的事，變亂乘機發生，皇上的本心一動搖，凶敵立刻會來，使宗廟社稷有淪亡的憂患，官宦貴胄遭到魚肉宰割的禍害，生靈遭到塗炭的危險。在這個時候，即使能潔身自好離去，又能逃脱萬世的議論嗎？”因此小人們害怕起來，有的在皇上面前哭訴，有人上奏章請求離去，合力進行排擠，高斯得於是請求補授外任。在告近一百多天，於是差遣爲嚴州知州，高斯得三次請求祠禄，都不准許。嚴州環繞大山建郡，即使豐收年仍然要仰仗其他州供給。夏季乾旱，高斯得減租税發廩糧，招商買糧認真分發，向朝廷請求，得到萬石米進行救濟。

遷浙東提點刑獄，遂劾知處州趙善瀚、知台州沈堅等七人倚勢厲民，疏上，不報。改江西轉運判官，斯得具辭免，上奏曰：“臣劾奏趙善瀚等七人，未聞報可，固疑必有黨與營救，惑誤聖聽，今奉恩除，乃知中臣所料。善瀚者，侍御史周坦之婦翁也，贓吏之魁，錮於聖世，鄭清之與之有舊，復與州符。沈堅者，同簽書樞密院事史宅之妻黨也。祖宗以來，未有監司按吏一不施行者，壞法亂紀，未有甚此。臣身爲使者，劾吏不行，反叨易節，若貪榮冒拜，則與世之頑頓無耻者何異？乞并臣鐫罷，以戒奉使無狀者。”章既上，坦自謂己任臺諫而反見攻，遍懇同列論斯得，同列難之，計急，自上章劾罷斯得新任，未幾，坦亦罷，七人竟罷去。

改任浙東提點刑獄，於是彈劾處州知州趙善瀚、台州知州沈堅等七人倚仗權勢欺壓民衆，疏奏上後，没有回覆。改任江西轉運判官，高斯得上書辭職免官，上奏説：“臣彈劾趙善瀚等七人，没聽到答覆説同意，所以懷疑必定有他們的黨徒進行營救，迷惑聖上的判斷，如今奉接皇恩任命，纔知道中臣的推測。趙善瀚是侍御史周坦的岳父，贓吏的魁首，在聖世進行勾結，鄭清之與他有舊交，又任命他作州守。沈堅是同簽書樞密院事史宅之妻子的同鄉。祖宗建國以來，没有監司按察事吏一樣也不施行的，違法亂紀，没有比這更嚴重的。臣身爲使者，彈劾官吏不成，反被改換官職，如果貪圖榮華接受任命，那麽與世間那些厚顔無耻的人有什麽區别？希望連臣一起罷官，以告誡奉命出使却不守規矩的人。”奏章呈上以後，周坦説自己擔任臺諫官却反受攻擊，到處求同事論劾高斯得，同事們責問他，他無計可施，自己上奏章彈劾罷免對高斯得的新任命，没多久，周坦也罷官，七個人終於被罷官。

移湖南提點刑獄，薦通判潭州徐經孫等六人。攸縣富民陳衡老，以家丁糧食資强賊，劫殺平民。斯得至，有訴其事者，首吏受賕而左右之，衡老造庭，首吏拱立。斯得發其奸，械首吏下獄，群胥失色股栗。於是研鞫具得其狀，乃黥配首吏，具白

移任湖南提點刑獄，推薦通判潭州徐經孫等六個人。攸縣的富人陳衡老，用家丁糧食資助强賊，搶劫殺害平民。高斯得到任後，有人告發這事，但首吏收受了賄賂而左右此事，陳衡老到公庭時，首吏恭立作揖。高斯得查明其中的奸情，將首吏逮捕入獄，小吏們都驚慌失色。於是經過審問查明具體案情，將首吏刺字發配，將案

朝省，追毁衡老官資，簿録其家。會諸邑水災，衡老願出米五萬石振濟以贖罪。衡老婿吴自性，與衡老館客太學生馮煒等謀中傷斯得盜拆官櫝。斯得白于朝，復正其罪，出一篋書，具得自性等交通省部吏胥情狀。斯得并言於朝，下其事天府，索出賕銀六萬餘兩，黥配自性及省寺高鑄等二十餘人。初，自性厚賂宦者言於理宗曰："斯得以緡錢百萬進，願易近地一節。"理宗曰："高某硬漢，安得有是。"而斯得力求去，清之以書留之。又薦李晞顔等五人。

情稟告朝廷主管部門，注銷陳衡老的官資，查抄他的財産，登記入册。正好各縣發生水災，陳衡老願意拿出五萬石米救濟贖罪。陳衡老的女婿吴自性與陳衡老的門客太學生馮煒等人企圖中傷高斯得偷拆官家的棺材。高斯得向朝廷稟告，又爲自己的罪名辯護，拿出一筐信件，查清了吴自性等人收買勾結省部中的胥吏的情況。高斯得全都稟告朝廷，將此事下達到天府，追索出賄賂銀六萬餘兩，將吴自性以及省寺高鑄等二十多人刺字發配。當初，吴自性厚禮賄賂宦官向理宗進言説："高斯得進獻百萬緡錢，希望换任較近的地區。"理宗説："高某是硬漢，怎麽會有這事。"高斯得極力要求離去，鄭清之寫信挽留他。又推薦了李晞顔等五人。

加直秘閣、湖南轉運判官，改尚右郎官，未至，改禮部郎中。上疏極論時事，改權左司，力辭，内批兼侍立修注官。言水災曰："願陛下立罷新寺土木，速反迕旨諸臣，遏絶邪説，主張善良，謹重刑辟，愛惜士類，抑遠佞臣，絶其干撓，則天意可回，和氣可召矣。"會斥左司徐霖，帝慮給事中趙汝騰争逐霖事，乃徙汝騰翰林學士，汝騰聞命即去國。斯得言："汝騰一世之望，宗老之重，飄然引去，陛下遂亦棄之有如弁髦，中外驚怪，將見賢者力争不勝而去，小人踊躍增氣而來。陛下改紀僅數月，初意遽變，臣深惜之。"

加官直秘閣、湖南轉運判官，改任尚右郎官，没上任，改任禮部郎中。上疏詳細論述時事，改爲代理左司，極力推辭，内宫批示兼任侍立修注官。論説水災説："希望陛下立即停止新寺的工程，迅速召回違背聖旨的官員們，制止邪説，主張善良觀點，嚴肅謹慎地對待刑法，愛護士人，抑制和疏遠佞臣，杜絶他們的干撓，那麽上天的心意可以回轉，和合的氣氛可以召回了。"正好貶斥左司徐霖，皇帝顧慮給事中趙汝騰争辯貶逐徐霖這件事，就改任趙汝騰爲翰林學士，趙汝騰聽到任命就離開京城。高斯得説："趙汝騰在世間負有聲望，處於宗社老臣的重要地位，飄然引退，陛下也就像對衣帽一樣抛棄他，朝廷内外感到震驚和奇怪，將會看到賢人極力争辯不成而離去，小人們踴躍地理直氣壯而來。陛下改元僅有幾個月，最初的打算就立即改變了，臣覺得十分可惜。"

時上封事言得失者衆，或者惡其讙譤，遂謂"空言徒亂人聽，無補國事。"斯得因轉對，言："諸臣之言，上則切劘聖主，下則砥礪大臣，内則摧壓奸邪，外則銷遏寇虐，顧以爲無補於實政乎？空言之譏，好名之説，欲一網君子而盡去之，其言易入，其禍難言，此君子去留之機，國家安危

當時上密封奏事議論得失的人很多，有人厭惡他嘈雜，就説"説空話衹能撓亂視聽，對國事没有幫助。"高斯得於是在輪流入殿面君指陳時政時説："官員們的話，對上規勸聖主，對下則勉勵大臣，對内打擊壓制奸邪，對外消除遏制寇賊肆虐，難道能認爲是對實政没有幫助嗎？空話這種譏刺，好名聲這種説法，是想將君子一網打盡，他們的話容易入耳，禍害難以説清，這是君

之候，不可不深留聖慮者也。”監察御史蕭泰來論罷。

逾年，以直寶文閣知泉州，力辭，遷福建路計度轉運副使。朝廷行自實田，斯得言：“按《史記》，秦始皇三十一年，令民自實田。主上臨御適三十一年，而異日書之史册，自實之名正與秦同。”丞相謝方叔大愧，即爲之罷。董槐入相，召爲司農卿。程元鳳入相，改秘書監。丁大全入相，監察御史沈炎論斯得以閩漕交承錢物，下郡吏天府，榜死數人。先是，吴自性之獄，高鑄爲首惡黥配廣州，捐資免行，至是爲相府監奴，嗾炎發其端。京尹顧岩傅會其獄，安吉守何夢然奉行其事，陵鑠甚至，斯得不少挫，竟無所得。大全既謫，朝廷罪其委任非人，遂斬鑄。斯得既拜浙西提點刑獄之命，炎，浙西人，泣於上前，乞更之，移浙東提舉常平。命下，給事中章鑑繳還。斯得杜門不出，著《孝宗繫年要録》。

彗星見，應詔上封事，曰：“陛下專任一相，虚心委之，果得其人，宜天心克享，災害不生。而庚申、己未之歲，大水爲災，浙西之民死者數百千萬。連年旱暵，田野蕭條，物價翔躍，民命如綫。今妖星突出，其變不小。若非大失人心，何以致天怒如此之烈。”封事之上也，似道匿不以聞。

度宗即位，召爲秘書監，又論罷。復還秘書監，屢辭不許，擢起居舍人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兼侍講。進讀之際，每於天命去留之際，人心得失之因，前代治亂之故，祖宗基業之難，必反復陳之。兼權工部侍郎，遂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仍兼侍講。進《高宗繫年要録綱

子去留的時機，國家安危的時候，不能不引起聖上的深思。”監察御史蕭泰來論奏罷免。

過了一年，以直寶文閣爲泉州知州，極力推辭，改任福建路計度轉運副使。朝廷實行自實田，高斯得説：“根據《史記》，秦始皇三十一年，命令民衆自動核實田畝。主上在帝位上正好三十一年，以後寫入史册，自實的説法正好與秦朝相同。”丞相謝方叔十分羞愧，立即決定取消。董槐入朝任宰相，召他任司農卿。程元鳳任宰相，改爲秘書監。丁大全任宰相，監察御史沈炎彈劾高斯得因爲閩地漕運接受錢物，將郡吏下到獄中，拷打死好幾人。在此之前，吴自性的官司，高鑄作爲首犯黥刑發配廣州，捐錢免於前往，這時作了宰相府的管家奴僕，唆使沈炎發起事端。京尹顧岩捏造案情，安吉守臣何夢然奉命實施此事，欺侮十分厲害，高斯得絲毫也不退讓，這些人終於没得到便宜。丁大全被貶以後，朝廷追究他委任的人不對，就斬了高鑄。高斯得接受浙西提點刑獄的任命後，沈炎是浙西人，就在皇上面前哭泣，請求改换任命，改爲浙東提舉常平。任命下達，給事中章鑑繳還。高斯得閉門不出，著《孝宗繫年要録》。

彗星出現，應詔上封事，説：“陛下專門任用一位宰相，虚心委任他，如果用對了人，應該是上天心意順暢，不發生災害。但庚申、己未年間，發生大水災，浙西民衆死去的成千上萬。連年旱災，田野荒蕪，物價飛漲，百姓命懸一綫。如今妖星突然出現，不是小的災變。如果不是極大地失去人心，怎麽會使上天如此憤怒。”密封奏事呈上以後，賈似道藏匿不讓皇上知道。

度宗即位，召任秘書監，又被彈奏罷免。再次升任秘書監，屢次推辭不被批准，提升爲起居舍人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兼侍講。在講讀的時候，對於天命去留的時刻，人心得失的原因，前代治或亂的緣由，祖宗創業的艱難，必定反復陳述。兼權工部侍郎，接着兼任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仍然兼任侍講。進獻《高宗繫年要録綱目》，皇帝加以稱贊。大元的軍隊攻

目》，帝善之。大元軍下襄陽，斯得疏論言事，最爲切要，帝嘉納，遷工部侍郎。屢求補外，以顯文閣待制知建寧府。

下襄陽，高斯得上疏論説時事，最爲切實扼要，皇帝稱贊并采納，升任工部侍郎。多次請求補授外任，以顯文閣待制爲建寧府知府。

度宗崩，陳宜中入相，以權兵部尚書召。斯得痛國事之阽危，疏言誅奸臣以謝天下，開言路以回天心，聚人才以濟國事，旌節義以厲懦夫，竭財力以收散亡。忠憤激烈，指陳當時之事無所遺。擢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同提舉編修《敕令》及《經武要略》。大元兵下饒州，江萬里赴水死，事聞，贈太傅。斯得言贈恤之典，所當度越故常，以風厲天下，遂加贈太師。又言賞通判池州趙卯發死節太薄，乃加贈待制。

度宗去世，陳宜中入朝任宰相，徵召任代理兵部尚書。高斯得痛心國家形勢危急，上疏論説誅殺奸臣以謝天下，廣開進言之路以挽回人心，聚集人才以有助國事，表彰有氣節道義的人以便激勵懦夫，竭盡財力招收逃亡的人。忠貞義憤言辭激烈，將當時的國事無所遺漏地加以指出陳述。提升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進職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同提舉編修《敕令》以及《經武要略》。大元軍隊攻下饒州，江萬里投水自殺，事迹上報皇帝，追贈太傅。高斯得認爲追贈撫恤的禮典，應當考慮超過平時，以便激勵天下人，於是又加贈太師。又論説對通判池州趙卯發爲節義而死的獎賞太薄，於是加贈官待制。

臺諫徐直方等四人論似道誤國之罪，乞安置嶺表，簿録其家。丞相留夢炎庇護似道，止令散官居住，且謂簿録擾及無辜。斯得謂“散官則安置，追降官分司則居住，祖宗制也”。夢炎語塞。夢炎乘間直罷去平章事王爚、監察御史俞浙，并罷斯得，於是宋亡矣。所著有《詩膚説》、《儀禮合抄》、《增損刊正杜佑通典》、《徽宗長編》、《孝宗繫年要録》、《恥堂文集》行世。

臺諫徐直方等四人論劾賈似道誤國的罪行，請求將他安置到嶺表，查抄其財産。丞相留夢炎庇護賈似道，衹命令賈似道以散官居住，并且説登記抄家會殃及無辜。高斯得認爲“散官就處分安置，追降爲分司官就處分居住，這是祖宗的制度”。留夢炎無話可説。留夢炎乘着機會罷免平章事王爚、監察御史俞浙，同時罷免高斯得，於是宋朝滅亡了。所著有《詩膚説》、《儀禮合抄》、《增損刊正杜佑通典》、《徽宗長編》、《孝宗繫年要録》、《恥堂文集》流行於世。

張忠恕

張忠恕字行父，右僕射浚之孫。以祖任，監樓店務。入府幕，時韓侂胄權勢熏灼，嘗奪民間已許嫁女，夫家以告，忠恕白尹歸其父母，尹不能難。再調廣西轉運司主管文字，改通判沅州，主管京湖宣撫司機宜文字，知澧州。開禧末，入爲籍田令。屬太廟鴟吻爲雷雨壞，神主遷御，忠恕因輪對，請廣言路，通下情，寧宗嘉

張忠恕字行父，右僕射張浚的孫子。依靠祖父的職務，監樓店務。進入府幕，當時韓侂胄權勢炙手可熱，他曾强奪民間已經許配人家的女子，夫家上告，張忠恕報告府尹將女子歸還給她的父母，府尹也無法阻撓。再次調任廣西轉運司主管文字，改任通判沅州，主管京湖宣撫司機宜文字，澧州知州。開禧末年，入朝任籍田令。正好太廟屋頂的鴟吻被雷雨毀壞，神主之位不得不放到别的地方，張忠恕乘輪流入殿面君指陳時政

納。

時，請求廣開進言之路，疏通下情，寧宗贊賞并采納。

嘉定五年，遷軍器丞，進太府丞。出知湖州。遷司農丞、知寧國府。夏旱，請于朝，得賜僧牒五十，米十萬七千餘石。常平使者欲均濟而勿勸糶，忠恕慮後無以濟，遂核户口、計歲月，嚴戒諸邑諭大家發蓋藏。所見寖異，以言去，主管沖佑觀。起知鄂州，改湖北轉運判官兼知鄂州。召爲屯田郎官，丁内艱。免喪，入爲户部郎官。入對，極言邊事，其慮至遠。

嘉定五年，遷任軍器丞，進職太府丞。出朝爲湖州知州。遷任司農丞、寧國府知府。夏季乾旱，向朝廷請求，得到賞賜僧牒五十，十萬七千多石米。常平使者準備平均分配而不鼓勵出售，張忠恕擔心以後接濟不上，於是核查户口、統計歲月，嚴格告誡各縣曉諭大户人家獻出所藏。意見逐漸産生分歧，因爲有人進言離職，主管沖佑觀。起用爲鄂州知州，改任湖北轉運判官兼鄂州知州。召入朝任屯田郎官，爲母親服喪。服完喪，入朝任户部郎官。入宫奏對，詳盡論説邊境事務，考慮得非常遠。

理宗即位，忠恕移書史彌遠請取法孝宗，行三年喪，且曰："孝宗始自踐祚，服勤子職凡二十有七年，今上自外邸入繼大統，未嘗躬一日定省之勞，欲報之德，視孝宗宜有加。"既而宰輔率百僚請太母同聽政，忠恕復貽書史彌遠，謂："英宗以疾，仁、哲以幼，母后垂簾，有不容已，惟欽聖出於勉强，務從抑損。今吾君長矣，若姑援以請，此亦中策爾。"詔群臣集議廟制，忠恕謂："九廟非古，若升先帝，則十世之廟昉于今日，於禮無稽。"

理宗即位，張忠恕寫信給史彌遠請求效法孝宗，服三年喪，并且説："孝宗從繼位開始，勤勉地盡孝子職責共二十七年，如今皇上從外邸入朝繼任大統，没有親自去做一天的定時問候，要想報答恩德，做的要比孝宗更多。"不久宰相率領百官請求皇太母共同聽政，張忠恕又給史彌遠寫信，説："英宗因爲有病，仁宗、哲宗因爲年紀小，所以母后垂簾聽政，有不得已的原因，衹有欽聖出於勉强，一定要進行抑制和減少這種情况。如今我們君主長大了，如果衹是靠請求，這也是中策罷了。"下詔命大臣們集體討論宗廟制度，張忠恕説："九廟并不古老，如果供上先帝，那麽十世的廟就從如今開始，在禮制上没有根據。"

寶慶初，詔求直言，忠恕上封事，陳八事：

寶慶初年，下詔訪求率直言論，張忠恕上密封奏事，陳述了八件事：

一曰天人之應，捷於影響。自冬徂春，雷雪非時，西霅、東淮，狂悖洊興。客星爲妖，太白見晝，正統所係，不宜諉之分野。

一是天人感應，比聲音影子還快。從冬季到春季，打雷下雪都不合時令，西部霅水、東部淮水，再次泛濫。客星作妖，太白星白晝出現，關係正統，不應推諉到分野上。

二曰人道莫先乎孝，送死尤爲大事。孝宗朝衣朝冠，皆以大布，逮寧考以適孫承重，光宗雖有疾，未嘗不服喪宫中也。洎光宗上賓，權焰方張，莫有言者。

二是爲人之道以孝爲先，殯送死者更是大事。孝宗的朝衣朝冠，都用大布做成，直到寧考以嫡孫身份承當喪祭重任，光宗雖然有病，也從没有不在宫中服喪。從光宗上賓後，權臣氣焰開始囂張，没有人敢説話。去

去秋禮寺受成胥吏，未嘗以義折衷。慶元間，再期而祥，百僚始純服吉。今若甫經練祭，雖朝臣一帶之微，不復有凶吉之别，則是三年之喪降而爲期，害理滋甚。况人主執喪于内，而群工之服無異常日，是有父子而無君臣也。

年秋天禮寺按照胥吏的意見辦事，并没有根據道義加以商討。慶元年間，經過兩年舉行祥祭，百官纔開始穿純服行吉禮。現在如果剛經過練祭階段，即使朝臣的穿着小到一條帶子，也不再有凶和吉的區别，這樣三年的喪期降低成一年，危害太嚴重了。况且君主在宫内服喪，群臣的服飾與平時没有什麽不同，這是有父子之義却没有君臣之義了。

三曰太母方却垂簾之請，而慶壽前期，陛下吉服稱觴，播爲詩什，此世俗之見，非所以表儀於天下也。

三是太后剛拒絶了要求垂簾聽政的請求，但慶賀壽辰在服喪周年之前，陛下穿着吉服敬酒，并通過詩篇流傳，這是世俗的見解，不能作爲天下人的表率。

四曰陛下斬然在疚，大昏之期，固未暇問，然非豫講夙定，恐俚説乘間而入。臣所望於今日者，亦曰嚴取舍而正法度，廣詢謀而協公議爾。

四是陛下處於服喪其間，大婚的日期，固然無暇過問，但不是預先講定，恐怕俚俗説法會乘虚而入。臣對今天的希望也是嚴格取捨并正明法令，廣泛咨詢并協調公共議論。

五曰陛下於濟王之恩，自謂彌縫曲盡矣。然不留京師，徙之外郡，不擇牧守，混之民居，一夫奮呼，闔城風靡，尋雖弭患，莫副初心。謂當此時，亟下哀詔，痛自引咎，優崇恤典，選立嗣子，則陛下所以身處者，庶幾無憾，而造訛騰謗者，靡所致力。自始至今，率誤於含糊，而猶不此之思，臣所不解也。

五是陛下對於濟王的恩典，自以爲照顧周到。但不留在京師，却遷徙到外郡，不選擇守臣，却混同在民居中，一個人大叫，全城都望風逃散，不久雖然消除了禍患，但已違背了當初的本心。臣認爲在這時候，應緊急下哀詔，沉痛地自我承擔責任，優厚地進行崇獎和撫恤，選立繼承人，那麽陛下所處的位置，還有可能没有憂患，那些善於造謡誹謗的人，也没有施展的地方。從開始到現在，都錯在含糊不清，却仍然不考慮這個問題，這是臣所不理解的。

六曰近世憸佞之徒，凡直言正論，率指爲好名歸過；夫好名歸過，其自爲者非也，若首萌逆億厭惡之心，則自今言者望風見疑，此危國之鴆毒。

六是近年來陰險奸佞之徒，將所有正直的言論，都指責爲追求虚名推卸過失；追求虚名推卸責任，他自己的作爲就不對，如果首先萌發疑忌厭惡的心理，那麽從今以後進言的人就會望風被懷疑，這是危害國家的鴆毒。

七曰當今名流雖已褒顯，而搜羅未廣，遺才尚多。經明行修如柴中行、陳孔碩、楊簡，識高氣直如陳宓、徐僑、傅伯成，僉論所推；史筆如李心傳，何惜一

七是當今的名流雖然已經褒揚表彰，但是搜羅不廣泛，遺漏的賢才還多。精通經典品行修養好的比如柴中行、陳孔碩、楊簡，見識高氣節直的如陳宓、徐僑、傅伯成，都受到公衆輿論的推崇，像李心傳這樣的史學

官，不俾與聞。況邇來取人，以名節爲矯激，以忠讜爲迂疏，以介潔爲不通，以寬厚爲無用，以趣辦爲强敏，以拱默爲靖共，以迎合爲適時，以操切爲任事。是以正士不遇，小人見親。

家，爲什麽吝惜一個官職，不讓他參與聽聞。何況近來選取人時，把講求名節當作矯飾過激，把忠心正直當作迂腐疏闊，把耿介廉潔當作不通世故，把寬厚當成無用，把催逼辦事當成强勁敏捷，把沉默無語當作平和團結，把奉承迎合當作適合時宜，把急功近利當作勝任職事。所以正直人士懷才不遇，小人却被親近。

八曰士習日異，民生益艱。第宅之麗，聲伎之美，服用之侈，饋遺之珍，向來宗戚、閹官猶或間見，今縉紳士大夫殆過之。公家之財，視爲己物。薦舉、獄訟，軍伎、吏役、僧道、富民，凡可以得賄者，無不爲也。至其避譏媒進，往往分獻厥餘。欲基本之不摇，殆却行而求前也。

八是士人習氣日益變化，民衆生活更加艱難。宅第的壯麗，聲色的美好，衣服用度的奢侈，饋贈物品的珍貴，原來皇族宗親、宦官還是偶然見到，如今的縉紳士大夫大概都超過了。公家的財物，看成自己的財物。薦舉、獄訟，軍伎、吏役、僧道、富民，凡是可以收取賄賂的，没有不做的。等到他躲避譏刺謀求進身，往往分别進獻他多餘的。想要國家根本不被動摇，幾乎是倒着走却想前進。

疏入，朝紳傳誦。始魏了翁嘗勉忠恕以“植立名節，無隤家聲”。及是嘆曰：“忠獻有後矣！”真德秀聞之，更納交焉。

疏奏送入後，朝廷縉紳傳誦。當初魏了翁曾經用“建立名節，無愧家聲”勉勵張忠恕。到這時感嘆説：“張忠獻有後了！”真德秀聽説後，更是與他結交。

忠恕又因輪對，引以伯父栻告孝宗之語曰：“當求曉事之臣，不求辦事之臣；欲求伏節死義之臣，必求犯顔敢諫之臣。”語益剴切。忠恕自知不爲時所容，力請外補，遂以直秘閣、知贛州。抵郡才兩月，言者指爲朋比，落職，降兩官，罷。紹定三年，復元官，進秩一等，提舉冲佑觀。卒，遷一官致仕。魏了翁嘗許忠恕“拳拳體國似浚，撥繁劇劇似其父杓，斂華就實則有志義理之學，嘗有聞乎栻之教矣”。

張忠恕又藉着輪流入殿面君指陳時政的機會，引用伯父張栻稟告孝宗的話説：“應當訪求通曉事務的官員，不要尋求衹能辦事的官員；要尋求能爲義節而死的官員，必定要尋求敢於冒犯龍顔進諫的官員。”話語更加耿直切實。張忠恕自知不被時世所容，極力請求補授外任，於是以直秘閣爲贛州知州。到郡中纔兩個月，被言官指責爲朋比結黨，解除職務，降兩級官階，罷免。紹定三年，恢復原官，進一級官階，提舉冲佑觀。去世，追升一級官階退休。魏了翁曾經贊許忠恕“懷拳拳之心體念國家像張浚一樣，解決複雜問題像他父親張杓，收斂浮華接近樸實有志於義理之學，曾經受過張栻的教誨”。

唐璘

唐璘字伯玉，古田人。游太學。嘉定十年舉進士，時臺臣李安行奏次對官不許論邊事，璘對策極詆之，

唐璘字伯玉，古田人。游學太學。嘉定十年考中進士，當時御史臺官員李安行上奏説輪流應對的官員不允許議論邊境事務，唐璘在對策中極

曰："吾始進，可壞於天子之庭乎？"調吴縣尉，有殺人于貨挾其舟亡者，有司求賊急，屠者自告吾兒實殺之，兒亦自誣伏。璘問："舟安在？錢何用？"其辭差，爲緩之，果得賊太湖，與舟俱至，舉縣感服。縣有勢家治圃，將鑿渠通舟，繆言古有渠，常平使者主之。璘視乾道故籍，則誠民田也，力争，迕使者意，移監縣税。璘遂以直聞。調瑞州學教授，用白鹿洞教法，崇禮讓，後文藝，士翕然知嚮。監行在榷貨務門。

力加以攻擊，說："我剛剛進職，能在天子之庭上敗壞嗎？"調任吴縣尉，有個人謀財殺人并乘船逃跑，有關部門緊急追捕賊人，有個屠夫自首說他兒子實際上殺了人，他兒子也表示伏罪。唐璘問："小船在什麽地方？錢作什麽用了？"他們的回答與實情不符，暫緩處理他們，果然在太湖抓到賊人，與小船一同押來，一縣人都感動而且佩服。縣裏有個權勢人家修園圃，準備挖渠以便通船，胡說古代就有渠，常平使者支持他。唐璘查閲了乾道的舊圖籍，知道其實是民田，極力争辯，得罪了使者，調任監縣税。唐璘因此以正直聞名。調任瑞州學教授，運用白鹿洞教學法，推崇禮讓，把文藝放在後面，士人全都知道努力方向。監行在榷貨務門。

辟淮東運司催轄綱運官。屬出師楚州，盡瘁焉。捷聞，以金人據淮陰，欲乘勢取之。璘言："捷奏多誇，詎得信乎？須聚兵二十萬，日費米斛餘五千，緡錢餘二萬，調夫幾萬人，僅能使賊全師北去。今出没漣、海，謀結北邊，政欲迭出撓我，憂方大爾。淮陰堅壘與楚城等，濠之廣又過之，我士疲丁困，可一拔得乎？恢復，美名也，而賈實禍，僕竊危之。"不聽。制司耻楚城之捷自趙范與葵出，議贖淮陰二城爲功。洎聞金變，即轉攻之，我師死傷者六萬，璘在兵間憤之，著《讜論》，直書其事上之。知晋陵縣，鄰州田訟，至有泣訴諸使願送晋陵可否者。制置使陳韡留守建康，辟爲通判，舉府事以聽。

被任命爲淮東運司催轄綱運官。跟隨出兵楚州，盡心盡力。捷報上報，因爲金兵占據着淮陰，準備乘勢攻取它。唐璘說："捷報中浮誇成分多，怎麽可信呢？要聚集兵力二十萬，每日消耗米五千多斛，錢二萬多緡，調動民伕幾萬人，纔僅僅能迫使賊兵全師向北退去。如今賊人出没漣、海地區，謀劃與北方勾結，準備交替出兵騷擾我們，可擔憂的正大呢。淮陰城壘的堅固與楚城一樣，護城河的寬度又超過楚州，我方士兵疲憊民丁困乏，能一戰就攻取嗎？恢復，這是好聽的話，却要招來實際的禍害，我私下覺得形勢危險。"不聽從。制司因爲楚城之捷是趙范與趙葵的功勞而感到耻辱，商議贖回淮陰二城作爲功勞。自從聽到金國變亂的消息，就轉爲攻打它，我軍死傷六萬人，唐璘在軍隊中十分氣憤，寫了《讜論》，如實寫下此事并將書進上。爲晋陵縣知縣，鄰州爲田地打官司，甚至有人向使者哭訴願意送晋陵判决。制置使陳韡留守建康，徵召爲通判，府中事都要聽他的意見。

監六部門，擢監察御史，臺吏且至，璘皇駭趨避不敢詣闕。母曰："人言此官好，汝何得憂乎？"璘曰："此官須爲朝廷争是非，一咈上意或迕權貴，恐重爲大人累，何得不憂？"母曰："而第盡言，吾有而兄在，勿

監六部門，升任監察御史，臺吏即將來時，唐璘慌忙躲避不敢到宫中去。他母親說："人家說這個官職好，你有什麽擔憂的呢？"唐璘說："這個官職必須爲朝廷争辯是非，一旦違背皇上意旨或是得罪權貴，恐怕又要連累母親大人，我怎麽能不擔心呢？"母親說："你儘管放開說話，

憂。"璘拜謝，入就職。

我有你兄長在，不用擔心。"唐璘拜謝，入朝就職。

故事，御史惟常服拜下，有論奏繳進，至是獨召對緝熙殿，令服窄衫面讀。首疏奏："天變而至於怒，民怨而幾於離，海宇將傾，天下有不可勝諱之慮。陛下謂此何時，縱欲累德，文過飾非，疏遠正人，狎暱戚宦，濁亂朝政，自取覆亡。宰相用時文之才爲經世之具，不顧民命，輕挑兵端，不度事宜，頓空國帑。委政厥子，内交商人，賄塗大開，小雅盡廢。瑣瑣姻婭，敢預邪謀，視國事如俳優，以神器爲奇貨，都人側目，朝士痛心。盍正無將之誅，以著不忠之戒。崔與之操行類楊綰，雖修途莫景，力不逮心，而命下之日，聞者興起。喬行簡頗識大體，朝望稍孚，而除授偏私，事多遺忘。宜擇家相，贊宗子，輔民物，以慰父母之望，毋使天變寖極，人心愈離也。"上爲改容。又請號召土豪，經理荆、襄，亟擇帥臣，安集淮西，帝嘉納；至問邊事甚悉。

按照成例，御史衹是穿着常服拜受任命，如果有論奏就繳進，這一次特地在緝熙殿召見問對，命令唐璘穿着窄衫當面朗讀。首先上疏論述："上天生變以至於憤怒，民衆怨恨幾近於離心，海内將要傾覆，天下有不可諱言的憂慮。陛下認爲現在是什麽時候，放縱欲望累及德行，文過飾非，疏遠正直的人，親近外戚宦官，混亂朝廷政治，自取滅亡。宰相任用衹會寫教條文章的人作爲治理世事的工具，不顧民衆性命，輕率挑起戰争，不審度時宜，使國庫頓然虧空。將政事委托給他兒子，結交商人，賄賂的路途大開，小雅之風盡被破壞。各種姻親，都敢於參預邪謀，看待國事就像俳優，把宗廟神器當作稀奇貨物，都城人側目，朝廷士人痛心。爲什麽不嚴正對叛逆的懲罰，來加强對不忠的人的警告。崔與之的德操品行近似楊綰，雖然年事漸高，力不從心，但任命下達之日，聽説的人都受到感動而奮起。喬行簡相當識大體，在朝廷中較有聲望，但任命官員時偏向親信，又容易忘事。應該選任家相，贊助宗子，輔佐民事，以便滿足父母的期望，不要使天變更加嚴重，人心更加背離。"皇上爲之動容。又請求號召地方豪傑，治理荆、襄地區，緊急挑選帥臣，安撫淮西地區，皇帝嘉獎并采納；以至十分詳盡地詢問邊境事務。

璘感激知遇，自是彈擊無所避，再疏："鄭清之妄庸誤國，乞褫職罷祠。其子士昌，招權納賄，拔庸將爲統帥，起贓吏爲守臣，乞削籍廢棄。鄭性之懦而多私，黨庇奸庸，臣受其改官舉狀，嘗蒙薦之陛下，國事至此，不敢顧私。李鳴復甘心諂鄭損，得薦入朝，適清之議張天綱之獄，迎合從輕，遂擢臺端。會趙桃夫遣史寅午囑清之父子，鳴復又結寅午得登政府。"會杜範亦論鳴復，不行，而範去，璘遂力丐外，疏七上，授廣西運判，改知嘉興府，尋改江東運判。

唐璘感激皇上的知遇之恩，從此無所迴避地進行彈劾批評，再次上疏："鄭清之狂妄平庸貽誤國家，請求剥奪職務取消祠禄。他兒子鄭士昌，玩弄權力收取賄賂，提拔無能的將領爲統帥，起用貪贓的官吏作爲守臣，請求削除官籍不予任用。鄭性之懦弱而且私心重，結納庇護奸險無能之人，臣曾接受他寫的改官的推舉信，曾承蒙他向陛下推薦，國事到了這一步，不敢顧及私情。李鳴復甘心巴結鄭損，得以被推薦入朝，正巧鄭清之議論張天綱的案件，他迎合意旨從輕處理，於是提升爲臺端。正好趙桃夫派史寅午囑托鄭清之父子，李鳴復又結納史寅午得以進入政事堂。"正好杜範也彈劾李鳴復，没施行，杜範却

被貶離去，唐璘於是極力請求外任，七次上疏，授任廣西運判，改爲嘉興府知府，不久改任江東運判。

時邊事急，置四察訪使，就詔璘分建康、太平、池州、江西。璘揭榜馬前，咨所部以利害，又戒土豪團結漁業水手、茶鹽舟夫、蘆丁，悉備燎舟之具，人人思奮。即選將總二州兵舟以耀敵，檄當塗宿設戰具，防采石，撥和糴續生券，且奏損總領所錢二十萬緡助江防，軍聲大振。

當時邊境事務緊急，設置了四位察訪使，就近下詔命唐璘分管建康、太平、池州、江西。唐璘在馬前張榜，對所管地區陳述利害，又告誡當地豪傑團結漁業水手、茶夫鹽夫船夫、蘆丁，都準備好燒船的工具，人人奮勇。接着選任將領總領二州的士兵船隻對敵人示威，傳文命令當塗夜間設置攻戰器具，防備采石，撥出和糴續生券，并且上奏請求減少總領所錢二十萬緡來幫助長江防禦，軍隊聲威大振。

尋升直華文閣、知廣州、廣東經略安撫使。梅州寇作，璘示以威信，寇尋息。江淮旱，議下廣右和糴，璘言："公家赤立，糴本無所辦，終恐日取於民，非臣不敢撥本，召釁重朝廷多事之憂。"明年上章乞致仕，帝思見之，亟命入奏，擢太常少卿。尋丁內艱，璘居喪哀毀不食，久之疾革，卒。

不久升任直華文閣、廣州知州、廣東經略安撫使。梅州發生寇亂，唐璘向他們顯示軍威和信用，寇賊很快平息。江淮地區旱災，朝廷集議下廣右進行和糴，唐璘説："公家一無所有，糧食本没地方籌辦，最後恐怕還要從民衆那裏索取，不是臣不敢撥出儲藏的根本，恐怕招致加重朝廷多事的憂慮。"第二年上表章請求退休，皇帝想要見他，緊急命令他入朝奏對，提升爲太常少卿。不久爲母親服喪，唐璘在居喪期間悲痛過度不吃飯，時間長了病情加重，去世。

璘立臺僅百日，世謂再見唐介，至切劘上躬，盡言無隱，帝益嚴憚之。居官大節，則母教之助爲多。

唐璘在御史臺僅有一百天，世人説又見到了唐介，以至對皇上本人進行規勸，盡情直言不加隱瞞，皇帝更加畏懼他。做官的大的節操，有很多是得益於母親的教誨幫助。

論曰：觀高定子在西陲，政業著聞矣。斯得屢起而屢仆於權臣之手，及其再起，宋事已非。張忠恕論濟邸事，有父祖風焉。唐璘者，亦可謂古之遺直。

論曰：看高定子在西部邊疆，政治業績很著名。高斯得屢次起用屢次栽在權臣的手裏，等到他再次起用時，宋朝的事已不是往日情形。張忠恕議論濟邸這件事，有他父親和祖父的風範。唐璘，也可以説是古代遺留下來的直臣。



宋史卷四百十

列傳第一百六十九

婁機　沈煥　舒璘(附)　曹彦約　范應鈴　徐經孫

婁機

婁機字彦發，嘉興人。乾道二年進士，授鹽官尉。丁母憂，服除，調含山主簿。郡委治銅城圩八十有四，役夫三千有奇，設廬以處之，器用材植，一出於官，民樂勸趨，兩旬告畢。七攝鄰邑，率以治績聞。調於潜縣丞，輕賦税，正版籍，簡獄訟，興學校。遭外艱，免喪，爲江東提舉司幹辦公事，易淮東，已而復舊，改知西安縣。巨室買地爲塋域，發地遇石，復索元價。機曰："設得金，將誰歸?"通判饒州，平反冤獄。蜀帥袁説友辟參議幕中，不就，改幹辦諸司審計司。轉對，請裁損經費，又論刑名疑慮之敝。還宗正寺主簿，爲太常博士、秘書郎，請續編《中興館閣書目》，又請寬恤淮、浙被旱州縣。

時皇太子始就外傅，遴選學官，以機兼資善堂小學教授。機日陳正言正道，又以累朝事親、修身、治國、愛民四事，手書以獻，太子寘之坐右，朝夕觀省。隨事開明，多所裨益。還太常丞，仍兼資善。旋遷右曹郎官、秘書省著作郎，改兼駕部。都城大火，機應詔上封事，力言朝臣務爲奉承，不能出己見以裨國論；外臣不稱職，至苛刻以困民財；將帥偏裨

婁機字彦發，嘉興人。乾道二年進士，任鹽官縣尉。爲母親守喪，服喪期滿，調任含山縣主簿。州府委派他治理銅城堤岸八十四處，役使民工三千多，置建房屋給他們居住，工具材料，一概由官方供給，百姓情願努力赴工，二十天宣告完工。七次代理鄰縣事，全都以治理有成績著稱。調任於潜縣丞，減輕賦税，整頓户籍，精簡訴訟，興辦學校。父親去世，服喪期滿，爲江東路提舉司幹辦公事，换淮東路，不久回到江東路，改爲西安縣知縣。有大户買地作墳場，掘開地碰到石頭，又要索回原價。婁機説："假設挖得金子，那將歸誰?"通判饒州，平反冤獄。蜀帥袁説友辟舉到幕府參議，不就職，改爲幹辦諸司審計司。輪流奏事，請求裁減經費，又論説刑法疑慮的害處。升爲宗正寺主簿，爲太常博士、秘書郎，請求續編《中興館閣書目》，又請求撫恤淮、浙兩路遭旱災的州縣。

當時皇太子出宫隨師就學，慎擇學官，讓婁機兼任資善堂小學教授。婁機每天陳説正直的道理，又將歷代事奉雙親、修養身心、治理國家、愛護百姓四件事，手抄獻上，太子把它放在座位旁邊，早晚觀看。遇事看了就明白，多有幫助。升任太常丞，兼資善教授。很快升爲右曹郎官、秘書省著作郎，改爲兼駕部。京城大火，婁機奉詔上密封奏章，强調説朝官專事奉承，不能提出自己的見解從而對國策有所裨益；地方官不稱職，以致苛刻而使百姓財用困乏；將帥專事結

務爲交結，而不知訓閱以强軍律。時年七十，丐閒，不許。太子得機所著《廣干禄字》一編，尤喜，命戴溪跋之。擢監察御史，講未退而除命頒，太子戀戀幾不忍舍，機亦爲之感涕。

黨，却不知訓練檢閱加强軍紀。時年七十，請求退休，不允許。太子得到婁機所著《廣干禄字》一部，尤其喜歡，命令戴溪作跋文。擢升監察御史，講課還未退席而任命頒發，太子眷戀幾乎不忍分離，婁機也爲之感動落淚。

論京官必兩任、有舉主、年三十以上，方許作縣。又論郡守輕濫太甚，貽害千里。蘇師旦怙勢妄作，蒙蔽自肆，語及者皆罪去，而獨憚機。韓侂胄議開邊，機極口沮之，謂："恢復之名非不美，今士卒驕逸，遽驅於鋒鏑之下，人才難得，財力未裕，萬一兵連禍結，久而不解，奈何?"侂胄聞之不說，其議愈密，外廷罔測。又上疏極論："雖密謀人莫得知，而羽書一馳，中外皇惑。"侍御史鄧友龍初不知兵，騰書投合，妄薦大將，既召還，專主此議。機語友龍曰："今日孰可爲大將？孰可爲計臣？正使以殿岩當之，能保其可用乎?"

主張京官一定要滿兩次任期、有舉薦長官、年紀三十以上，纔允許治縣。又論説知州任命太草率太冗濫，方圓千里受其害。蘇師旦仗勢胡作非爲，蒙蔽朝廷肆無忌憚，論及他的人都獲罪罷去，却惟獨畏忌婁機。韓侂胄商議擴充疆土，婁機極力不贊成，説："光復的名義并不是不美好，如今士兵驕傲放縱，馬上把他們驅趕到刀箭之下，將才難以得到，財力不很充裕，萬一交戰成兵禍，長時間不能解除，怎麽辦?"韓侂胄聽了不高興，他們商量得更頻繁，朝廷無從測料。又上疏極力論説："即使暗中謀劃没有人能够知道，但緊急軍書飛快傳來，宫廷内外惶恐疑惑。"侍御史鄧友龍起初不懂軍事，遞書迎合，亂薦大將，已經召回京都，專門主張開邊之議。婁機對鄧友龍説："今天誰可以當大將？誰可以當謀臣？即使讓禁軍統帥來擔當，能够保證他可以任用嗎?"

遷右正言兼侍講，首論廣蓄人才，乞詔侍從、臺諫、學士、待制、三牙管軍各舉將帥邊郡一二人，召問甄拔，優養以備緩急。進太常少卿兼權中書舍人，詔遣宣諭荆、襄，機昌言曰："使往慰安人情則可，必欲開邊啓釁，有死而已，不能從也。"泗州捷聞，愈增憂危，且曰："若自此成功，以攄列聖之宿憤，老臣雖死亦幸，謫官，但恐進鋭退速，禍愈深耳。"友龍至不能堪曰："不逐此人，則異議無所回。"機遂以言去。

升任右正言兼侍講，首先提出廣泛儲備人才，請求詔令侍從、臺諫、學士、待制、三牙管軍各舉薦可充邊州將帥的一二人，皇上召問選拔，享受優厚待遇以備危急之事。升爲太常少卿兼權中書舍人，詔派他任荆、襄宣諭使，婁機直言説："派我去撫慰安定民心可以，要擴充疆土挑起争端，不過一死罷了，不能遵命。"泗州捷報傳來，更加憂慮擔心，并且説："如果從此成功，可以申雪列位先皇的舊恨，老臣我即使死也慶幸，貶官又有什麽，衹怕進得快退得快，禍害更深罷了。"鄧友龍不能忍受道："不趕走這個人，反對意見無法駁回。"婁機於是因爲這些言論而罷職離京。

侂胄誅，召爲吏部侍郎兼太子左庶子，還朝，言："至公始可以服天下，權臣以私意横生，敗國殄民，今當行以至公。若曰私恩未報，首爲汲

韓侂胄被殺，召爲吏部侍郎兼太子左庶子，回到朝廷，上奏説："公正纔可以使天下信服，有權勢的大臣因爲私心膨脹，敗壞國家滅絶百姓，現在應該實行公正之道。如果説私恩未報

引，私仇未復，且爲沮抑，一涉於私，人心將無所觀感矣。”又言：“兩淮招集敢勇，不難於招而難於處。若非繩以紀律，課其勤惰，必爲後害。”仍請檢校權臣、内侍等没入家貲，專爲養兵之助。機里人有故官吏部，喪未舉而子赴調者，機謂彼既冒法禁，而部胥不之問，即撻數吏，使之治葬而後來。聞者韙之。

答，先事引進提拔，私仇未報復，再行敗壞壓制，一涉及到私，人心就什麽也看不到感覺不到了。”又説：“兩淮招募兵勇，不難在招兵而難在管理。如果不是紀律約束，考核他們勤勉懶惰，一定成爲後患。”便請求查核權勢大臣、内侍太監等人没收入官的家産，專門作養兵費用。婁機同鄉過去有在吏部做官的，喪事未辦而他兒子就赴選官，婁機説他已經犯了法，而吏部屬官却不問他罪，僅鞭打幾個小官，叫兒子服喪以後再來。聽到的人都認爲很對。

兼太子詹事，著《歷代帝王總要》以裨考訂。遷給事中。海巡八厢親從、都軍頭、指揮使年勞轉資，恩旨太濫，乞收寢未應年格之人，年已及者予之，帝稱善良久。飛蝗爲災，機應詔言：“和議甫成，先務安静，葺罅漏以成紀綱，節財用以固邦本，練士卒以壯國威。”

兼太子詹事，著《歷代帝王總要》以有益於考訂。升任給事中。通行八厢親近侍從、都軍頭、指揮使按任職年限依次升遷，升級太濫，請求收回升官不合資格者，任年已經到了的就給，皇帝很贊賞。蝗蟲成災，婁機應對道：“和議始成，首先要致力於安定，修補缺漏完善綱紀，節約費用鞏固國家基礎，訓練士兵壯大國家聲威。”

遷禮部尚書兼給事中，擢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進參知政事。當干戈甫定，信使往來之始，瘡痍方深，敝蠹紛然，機彌縫裨贊甚多。尤惜名器，守法度；進退人物，直言可否，不市私恩，不避嫌怨。有舉員及格，當改秩作邑而必欲朝闕，機曰：“若是則有勞者何以勸？孤寒者何以伸？若至上前，自應執奏。”堂吏寄資未仕，而例以升朝官賞陳乞封贈，機曰：“進士非通籍不能及親，汝輩乃以白身得之耶？”嘉定二年八月，行皇太子册命，機攝中書令讀册。九月祀明堂，爲禮儀使。數上章告老，帝不許，皇太子遣官屬勉留之。以資政殿學士知福州，力辭。提舉洞霄宫以歸，遂卒，贈金紫光禄大夫，加贈特進。

升任禮部尚書兼給事中，擢升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升爲參知政事。正當交戰剛停、信使往來開始的時候，戰争創傷正嚴重，破敗壞損到處都是，婁機多有彌合創傷有助國政之舉。尤其愛惜官爵，遵守法紀；舉薦斥貶官員，直説行或不行，不講個人交情，不計較嫌隙。有被薦舉之人合格，應當升級治縣而要入京，婁機説：“要是這樣有勞績的人用什麽來勉勵？貧寒的人怎麽能够出頭？如果到皇上面前，自然應該上奏。”都堂官吏寄居官員而没有官職，却援例按照上朝官員的賞賜提出請求封贈，婁機説：“進士没有做官不能推恩到親屬，你們難道想要憑没有官職的身份得到嗎？”嘉定二年八月，頒布册立皇太子之命，婁機攝中書令宣讀册命。九月祭祀明堂，充禮儀使。幾次上疏告老，皇帝不同意，皇太子派屬官挽留他。以資政殿學士爲福州知州，極力推辭。提舉洞霄宫還鄉，去世，贈官金紫光禄大夫，加贈特進。

機初登第，其父壽戒之曰：“得官誠可喜，然爲官正自未易爾！”機撫其弟模、棟，卒爲善士。居鄉以誠

婁機進士登第之初，父親婁壽告誡他説：“得官誠然可喜，但做官正直自是不容易啊！”婁機撫育弟弟婁模、婁棟，最後成爲善良士人。在

接物，是非枉直判於語下，不爲後言，人憚而服之。稱獎人才，不遺寸長，訪問賢能，疏列姓名及其可用之實，以備采取，其所薦進，亦不欲人之知也。所著復有《班馬字類》。機深於書學，尺牘人多藏弆云。

沈煥

沈煥字叔晦，定海人。試入太學，始與臨川陸九齡爲友，從而學焉。乾道五年舉進士，授餘姚尉、揚州教授。召爲太學録，以所躬行者淑諸人，蚤暮延見學者，孜孜誨誘，長貳同僚忌其立異。會充殿試考官，唱名日序立庭下，帝偉其儀觀，遣内侍問姓名，衆滋忌之。或勸其姑營職，道未可行也，煥曰："道與職有二乎?"適私試發策，引《孟子》："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言路以爲訕己，請黜之，在職才八旬，調高郵軍教授而去。

後充幹辦浙東安撫司公事。高宗山陵，百司次舍供帳酒食之需，供給不暇，煥亟言於安撫使鄭汝諧曰："國有大戚，而臣子宴樂自如，安乎?"汝諧屬煥條奏。充修奉官，移書御史，請明示喪紀本意，使貴近哀戚之心重，則茇舍菲食自安，不煩彈劾而須索絶矣。於是治并緣爲奸者，追償率斂者，支費頓減。

歲旱，常平使分擇官屬振恤，得上虞、餘姚二縣，無復流殍。改知婺源，三省類薦書以聞，遂通判舒州。閒居雖病，猶不廢讀書，拳拳然以母老爲念、善類凋零爲憂。卒，丞相周必大聞之曰："追思立朝不能推賢揚善，予愧叔晦，益者三友，叔晦不予愧也。"

煥人品高明，而其中未安，不苟自恕，常曰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

鄉里誠懇待人，是非曲直當面判斷，事後不説，人們畏懼而信服。誇贊人才，不漏掉一絲長處，尋訪請教賢能之人，分條陳列姓名及其可以任用的事實，以供選拔，他所舉薦的，也不想讓人知道。著有《班馬字類》。婁機精通書法，書信大多被人收藏。

沈煥字叔晦，定海人。考進太學，開始同臨川陸九齡成爲朋友，跟隨他學習。乾道五年考中進士，授任餘姚縣尉、揚州教授。召爲太學録，身體力行善待别人，早晚接見學生，孜孜誘導，長官副長官同僚忌恨他標新立異。適逢充任殿試考官，唱名那天序次排列庭下，皇帝覺得他儀表堂堂，派宦官問他的姓名，衆人越發嫉恨他。有人勸他姑且鑽營官職，道尚難推行，沈煥説："道與職能够分成兩個嗎?"正碰上太學每月考試出題，引《孟子》："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言官認爲是譏刺自己，要求貶黜他，在官纔八十天，調任高郵軍教授而離京。

後來充任幹辦浙東安撫司公事。營造高宗陵墓，百官休息處所供設帷帳酒飯的花費，供給很多，沈煥急切對安撫使鄭汝諧説："國家大悲，而臣子宴飲作樂自由自在，安心嗎?"鄭汝諧囑托沈煥分條上奏。充修奉官，移送文書給御史，要求明確説明喪事本意，使得顯貴近臣悲痛之心加强，草屋薄膳自然安適，用不着彈劾而勒索絶迹。於是整治趁機做壞事的，索還任意收取的，支出費用頓時減少。

天旱，常平使分别選屬官救濟，派到上虞、餘姚兩縣，再没有流亡餓死的人。改任婺源縣知縣，三省都向皇上寫推薦書，於是通判舒州。閑居時雖然抱病，還没有中斷讀書，挂念母親年邁、擔憂善良之輩淪落。去世，丞相周必大聽到後説："追想立身朝廷不能够推舉賢能稱揚良善，我愧對沈叔晦，益友有三人，沈叔晦没有對不起我。"

沈煥人品高尚，而他内心不安，不苟且寬容自己，曾經説白天從妻兒那裏觀察，晚上從睡夢

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追贈直華文閣，特謚端憲。

中卜測，兩方面都没有虧心事，纔可以談到學問。追贈直華文閣，特謚端憲。

舒璘

焕之友舒璘字元質，一字元賓，奉化人。補入太學。張栻官中都，璘往從之，有所開警。又從陸九淵游，曰："吾惟朝於斯，夕於斯，刻苦磨厲，改過遷善，日有新功，亦可以弗畔矣乎。"朱熹、吕祖謙講學于婺，璘徒步往謁之，以書告其家曰："敝床疏席，總是佳趣；櫛風沐雨，反爲美境。"

沈焕的朋友舒璘字元質，一字元賓，奉化人。補進太學。張栻在中都爲官，舒璘前往跟從他學習，有所啓發領悟。又跟隨陸九淵游學，説："我早晨在這裏，晚上在這裏，刻苦磨煉，改正錯誤而從善，每天都有新成績，也可以改正混亂了吧。"朱熹、吕祖謙在婺講學，舒璘步行去拜見他們，寫信告訴他家人説："舊床粗席，總有樂趣；以風梳髮以雨洗面，反成美好境界。"

舉乾道八年進士，兩授郡教授，不赴。繼爲江西轉運司幹辦公事。或忌璘所學，望風心議，及與璘處，了無疑間。爲徽州教授，徽習頓異。《詩》、《禮》久不預貢士，學幾無傳，璘作《詩禮講解》，家傳人習，自是其學寖盛。丞相留正稱璘爲當今第一教官，司業汪逵首欲薦璘，或謂璘舉員已足，逵曰："吾職當舉教官，舍斯人將誰先？"卒剡薦之。知平陽縣，郡政頗苛，及璘以民病告，辭嚴義正，守爲改容。秩滿，通判宜州，卒。

乾道八年考中進士，兩次授州學教授，不赴任。繼而爲江西轉運司幹辦公事。有人忌憚舒璘所學，憑空揣測，等到同舒璘相處，絲毫没有猜疑隔閡。爲徽州教授，徽州風氣頓時就不一樣。《詩經》、《禮記》長久不在考試範圍，其學幾乎失傳，舒璘寫作《詩禮講解》，家中傳授教人學習，從此這門學問逐漸興盛。丞相留正稱舒璘是當今第一教官，司業汪逵最先薦舉舒璘，有人説舒璘的推薦人已滿員，汪逵説："我的職責應該薦舉教官，除了此人還能讓誰占先？"最終削牘舉薦他。爲平陽縣知縣，州上的政治相當苛刻，舒璘將百姓疾苦報告，言辭激烈道理公正，太守爲之感動。任期滿，通判宜州，去世。

璘樂於教人，嘗曰："師道尊嚴，璘不如叔晦，若啓迪後進，則璘不敢多遜。"袁燮謂璘篤實不欺，無豪髮矯僞。楊簡謂璘孝友忠實，道心融明。樓鑰謂璘之於人，如熙然之陽春。淳祐中，特謚文靖。

舒璘樂於教人，曾經説："師道尊嚴，舒璘比不上沈叔晦，如果説啓發後學，那麽舒璘不敢太謙虚。"袁燮説舒璘忠厚不騙人，没有絲毫造作。楊簡説舒璘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忠厚老實，道德明净。樓鑰説舒璘對待人，像温暖的陽春。淳祐年間，特加謚文靖。

曹彦約

曹彦約字簡甫，都昌人。淳熙八年進士。嘗從朱熹講學，歷建平尉、桂陽司録、辰溪令，知樂平縣，主管江西安撫司機宜文字。知澧州，未上，薛叔似宣撫京湖，辟主管機宜文字。漢陽闕守，檄攝軍事。時金人大入，郡兵素寡弱，彦約搜訪土豪，得

曹彦約字簡甫，都昌人。淳熙八年進士。曾跟隨朱熹講學，歷官建平縣尉、桂陽司録、辰溪縣令，樂平縣知縣，主管江西安撫司機宜文字。知澧州，未上任，薛叔似宣撫京湖，徵召主管機宜文字。漢陽缺太守，檄書命攝軍事。當時金兵大舉侵入，州軍一向薄弱，曹彦約搜求尋訪當地富豪，找到許寓讓他統領民兵，趙觀讓他守備水

許㝢俾總民兵，趙觀俾防水道，党仲昇將宣撫司軍屯郡城。金重兵圍安陸，游騎闖漢川，彦約授觀方略，結漁户拒守南河，觀逆擊，斬其先鋒，且遣死士焚其戰艦，晝夜殊死戰，北渡追擊，金人大敗去。又遣仲昇劫金人寨，殺千餘人，仲昇中流矢死。奏觀補成忠郎、漢川簿尉，贈仲昇修武郎，官其後二人。彦約以守禦功進秩二等，就知漢陽。

路，党仲昇率領宣撫司軍隊駐守州城。金重兵包圍安陸，零散騎兵闖進漢川，曹彦約教給趙觀對付辦法，集合漁民抵禦防守南河，趙觀從背後出擊，斬了敵軍先鋒，并且派敢死隊火燒其戰艦，晝夜拼死戰鬥，向北渡河追擊，金兵大敗而走。又派党仲昇偷襲金營寨，殺死千餘人，党仲昇中亂箭死。上奏趙觀補爲成忠郎、漢川簿尉，贈官党仲昇修武郎，讓他兩個兒子做官。曹彦約因防守抵抗有功進升二級，就任漢陽知府。

嘉定元年，詔求言，彦約上封事，謂"敵豈不以歲幣爲利，惟其所向輒應，所求輒得，以我爲易與而縱其欲。莫若遲留小使，督責邊備，假以歲月，當知真僞。設復大舉，則民固已怨矣，欲進而我已戒嚴，欲退而彼有叛兵，决勝可期矣。"尋提舉湖北常平，權知鄂州兼湖廣總領，改提點刑獄，遷湖南轉運判官。

嘉定元年，下詔徵求直言，曹彦約上密封奏章，説"敵方難道不認爲每年交納的錢幣是有利的，僅是因爲他們想要的就答應，所求的就得到，認爲我方是輕易就給因而助長了他們的貪欲。不如少給，督責邊防，天長日久，就會瞭解真假。假如再大舉入侵，百姓本來已經抱怨，想進犯而我方已經戒備，想撤退却有士兵反叛，决勝指日可待。"隨即提舉湖北常平，權鄂州知州兼湖廣總領，改爲提點刑獄，改任湖南轉運判官。

時盗羅世傳、李元礪、李新等相繼竊發，桂陽、茶陵、安仁三縣皆破，環地千里，莽爲盗區。彦約至攸督運，人心始定。遷直秘閣、知潭州、湖南安撫。時江西言欲招安李元礪，朝命下湖南議招討之宜，彦約言："今不行討捕，曲徇招安，失朝廷威重。若元礪設疑詞以款重兵，則兵不可撤戍，民不得安業。"元礪果不可降，彦約乃督諸將逼賊巢而屯，擊破李新於酃洣，新中創死，衆推李如松爲首，如松降，遂復桂陽。世傳素與元礪有隙，至是密請圖元礪以自效，彦約録賞格報之，且告于朝，又予萬緡錢犒其師。世傳遂禽元礪。彦約還長沙，未幾，復出督戰，餘黨悉平。

當時大盗羅世傳、李元礪、李新等相繼起事，桂陽、茶陵、安仁三縣都被攻破，方圓千里，淪爲盗賊地盤。曹彦約到攸監察運輸，民心開始安定。改任直秘閣、潭州知州、湖南安撫使。當時江西提出要招安李元礪，朝廷交湖南商議招降討伐事宜，曹彦約説："現今不討伐捕捉，曲從招安，有失朝廷威嚴。如果李元礪散布謊言來聚留重兵，那麼軍隊不可以撤防，百姓不能樂業。"李元礪果然不受招降，曹彦約於是督率各將逼近敵方巢穴，在酃洣打敗李新，李新受傷而死，衆人推舉李如松爲首領，李如松投降，於是收復桂陽。羅世傳向來同李元礪有仇，到這時暗中提出消滅李元礪效勞，曹彦約以獎賞回答他，并報告到朝廷，又給萬緡錢犒賞他的軍隊。羅世傳於是活捉李元礪。曹彦約回到長沙，没多久，再出督戰，餘部都被平定。

世傳既自以爲功，遲留以邀重賂，彦約諭以不宜格外邀求。時池州

羅世傳自認爲有功，拖延留下以求厚賞，曹彦約説明不應該超過規定提要求。當時池州副都

副都統許俊駐兵吉之龍泉，厚賂以結世傳，超格許轉官資，世傳遂以元礪解江西。胡榘爲右司，欲以世傳盡統諸峒而爲之帥，悉徹江西、湖南戍兵，彥約固爭之，榘不悅，然世傳終桀驁不肯出峒。彥約密遣羅九遷爲間，誘胡友睦，許以重賞，友睦遂殺世傳。江西來爭功，不與校。擢侍右郎官，以右正言鄭昭先言，寢其命。

久之，以爲利路轉運判官兼知利州。關外乏食，彥約悉發本司所儲減價遣糶，勸分免役，通商蠲稅，民賴以濟。時沔州都統制王大才驕橫，制置使董居誼既不得其柄，反曲意奉之。彥約以蜀之邊面諸司并列，兵權不一，微有小警，紛然奏議，理財者歸怨於兵弱，握兵者歸咎於財寡，乃作《病夫議》，獻之廟堂，曰：

古之臨邊，求一賢者而盡付之兵權，兵權正則事體重，兵權專則號令一。今廟堂之上，患士大夫不奉行詔令，惡士大夫不恪守忠實。故雖信而用之，又以人參之；雖以事權付之，又從中御以繫維之。致使知事者不敢任事，畏事者常至失事，卒有緩急，各持己見，兵權財計，互相歸咎。

昔秦、隴之俗，以知兵善戰聞天下。自吳氏世襲以來，握兵者志在於怙勢，不在於尊上；用兵者志在於誅貨，不在於息民。本原一壞，百病間出，至有世將已叛而宣威不覺，四郡已割而諸將不知。更化之後，逆黨既誅，而土俗人心其實未改。任軍官而領州事者，易成藩鎮之權；起行伍而立微效者，漸無階級之分。由阜郊以至宕昌，即隴西天水

統許俊駐兵在吉的龍泉，以很多財貨交結羅世傳，超過規定答應遷轉官級，羅世傳於是將李元礪押解到江西。胡榘爲右司，想讓羅世傳統領諸峒爲統帥，盡撤江西、湖南守兵，曹彥約堅決反對，胡榘不高興，但羅世傳凶頑不肯出峒。曹彥約暗中派羅九遷離間，引誘胡友睦，答應給重賞，胡友睦於是殺了羅世傳。江西來爭功，不同他們計較。擢升侍右郎官，因爲右正言鄭昭先上奏，中止任命。

過了很久，授利路轉運判官兼利州知州。關外缺糧，曹彥約將本司所儲存的全部發放減價出售，勸民互濟免除勞役，通商貿易減免稅收，百姓得救。當時沔州都統制王大才驕橫，制置使董居誼既不收其權，反而曲意奉承。曹彥約因蜀之各方各司并列，兵權不統一，稍有警報，紛紛上奏議論，掌管財政的抱怨兵力不強，掌握兵權的歸罪於財用缺乏，於是寫了《病夫議》，獻上朝廷，說道：

古時候治理邊防，尋求一位賢明的人而把兵權全交給他，兵權正而事事，兵權專而號令統一。如今朝廷之上，擔心士大夫不遵行詔令，厭恨士大夫不謹守忠誠。所以雖然信任使用他，又用旁人參與其中；雖然將處理權交給他，又從中控制牽制。致使主持事務的人不敢辦事，怕事的人常常甚至誤事，突然事情緊急，各人堅持己見，兵權財政，互相歸罪。

從前秦、隴風俗，因知兵善戰聞名天下。自從吳氏世襲以來，掌握軍隊的人目的在於倚仗兵力，不在於尊重皇上；帶兵的人目的在於搜刮財貨，不在於與民休息。根本一旦破壞，各種弊端交替出現，甚至有的世代爲將已經反叛而宣撫使沒有覺察，四方邊州已割據而各位將領還不知道。改制之後，叛逆的人已經鎮壓，但當地風俗民心其實沒有改變。身爲軍官而掌管州縣的，容易造成藩鎮權勢；出身於軍隊并立有一點功勞的人，漸漸地沒有了等級差別。

之地，其忠義民兵利在戰鬥，緩急之際固易鼓率，若其恃勇貪利，犯上作亂，則又不止於大軍而已。苟不正其本原，磨之以歲月，漸之以禮義，未見其可也。

從皁郊到宕昌，即隴西天水之地，那裏的忠義民兵能戰鬥，緊急的時候固然容易激勵帶領，倘若他們仗着勇猛貪圖私利，犯上作亂，又不僅僅是大股力量而已。如果不端正其根本，長時間考驗他們，以禮義同化他們，不見得他們可以用。

今日之領帥權者，必當近邊境，必當擁親兵；有兵權者，必當領經費，必當寬用度。至於忠義之兵，又須有德者以爲統率，擇知書者以爲教導，如古人所謂教民而後用之也。今議不出此，乃欲幸勝以爲功，苟安以求免，誤天下者必此人也。

今天掌握統帥權的人，一定應當親臨邊境，一定應當擁有親軍；有兵權的人，一定應當掌握經費，一定應當放寬開支。至於忠義軍隊，又必須讓有德行的任統帥，選有知識的任教導，就像古人所説的教育百姓之後再役使他們。現今有議論不從這點出發，以僥幸取勝拿來當作功績，苟且偷安以求免禍，誤國的必定是這種人！

時朝論未以爲然。

當時朝廷并不贊成。

差知寧國府，又改知隆興府、江西安撫。居亡何，蜀邊被兵，内有張福、莫簡之變，彦約之言無一不驗。遷大理少卿，又權户部侍郎，以寶謨閣待制知成都。彦約乞赴闕奏事，不允，又申省乞入對，不報。改知福州，又改知潭州，彦約力辭，提舉明道觀，尋以焕章閣待制提舉崇福宫。

差遣爲寧國府知府，又改爲隆興府知府、江西安撫使。不久，蜀邊境發生戰争，境内張福、莫簡叛亂，曹彦約所説的没有一件事不應驗。升任大理少卿，又權户部侍郎，以寶謨閣待制爲成都知府。曹彦約請求進京上奏，不同意，又請求中書省進京應對，没有回答。改爲福州知州，又改爲潭州知州，曹彦約極力推辭，提舉明道觀，隨即以焕章閣待制提舉崇福宫。

理宗即位，擢兵部侍郎兼國史院同修撰。寶慶元年入對，勸帝講學，防近習。次言："當以慶曆、元祐聽言爲法，以紹聖、崇、觀諱言爲戒。比年以來，有以賣直好名之説見於奏對者，願陛下倚忠直如蓍龜，去邪佞若蟊賊，其有沮撓讜言者，必加斥逐。"

理宗即位，擢升兵部侍郎兼國史院同修撰。寶慶元年進京應對，勸勉皇帝聽講，提防近臣宦官。接着説："應當以慶曆、元祐納諫爲榜様，以紹聖、崇寧、大觀拒諫爲借鑒。連年以來，在奏對中有冒充正直貪愛名聲的説法，希望陛下像對待蓍草和神龜一様地依靠忠良，像對待害蟲那様地排除奸人，有破壞阻撓正直進言的人，一定加以驅逐。"

會下詔求言，彦約上封事曰："陛下謹定省以事長樂，開王社以篤天倫，孝友之行，宜足以取信於天下。然兄弟至親，猶誤於狂妄小人之手，道路異説，猶襲於尺布不縫之謡。臣以爲守法者，人臣之職也，施恩者，人主之柄也。漢淮南王欲危社稷，張蒼、馮敬等請論如法，文帝

適逢下詔徵求直言，曹彦約上密封奏章説："陛下恭謹地早晚問安來事奉長樂太后，設立祭壇以敬天倫，友愛兄弟之舉，應該足够用來取信於民。但兄弟骨肉，還壞在狂妄小人之手，民間流言，還傳説着一尺布不能縫兄弟不相容的歌謡。臣認爲守法之事，是大臣的職責，施加恩惠之事，是皇帝的權力。漢淮南王要危害國家，張蒼、馮敬等要求依法治罪，文帝已寬恕他的罪

既赦其罪廢徙，王不幸而死，封其二子於故地。此往事之明驗，本朝太宗皇帝之所已行也。今若徇文帝緣情之義，法太宗繼絶之意，明示好惡，無隙可指，雖不止謗而謗息矣。”又言：“陛下求言之詔，惟恐不逮，然外議致疑，以爲明言文武，似或止於搢紳，泛言小大，恐不及於韋布，引而伸之，特在一命令之間耳。”又薦隆州布衣李心傳素精史學，乞官以初品，寘之史館，從之。

廢免遷謫，王不幸死去，將其二子分封在舊地。這是歷史的明證，我朝太宗皇帝已經實行。現今如果遵從文帝念舊的正義，師法太宗續嗣的遺意，表明好惡，没有漏洞可指責，即使不消除毀謗而謊言自滅。”又説：“陛下徵求進言的詔令，惟恐不及，但是外面議論生疑，認爲明明説是文武官，好像衹限於士大夫，空泛地提大小，恐怕不會想到寒士，引申開去，僅在一道命令之間。”又舉薦隆州平民李心傳一向精通史學，請求給他初品官階，安置在史館，聽從他的建議。

尋兼侍讀，俄遷禮部侍郎。加寶謨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讀。授兵部尚書，力辭不拜。改寶章閣學士、知常德府，陛辭，言下情未通，横斂未革。帝曰：“其病安在?”對曰：“臺諫專言人主，不及時政，下情安得通?包苴公行於都城，則州郡横斂，無可疑者。”提舉崇福宫，卒，以華文閣學士轉通議大夫致仕，贈宣奉大夫。嘉熙初，賜謚文簡。

隨即兼侍讀，不久升禮部侍郎。加官寶謨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讀。授兵部尚書，極力推辭不受。改爲寶章閣學士、常德府知府，上殿辭行，説到民情没有上達，勒索没有革除，皇帝説：“問題出在哪兒?”回答道：“御史諫官專門説皇帝，不説當前政治，民情怎能上達?賄賂公然在京城流行，州縣横徵暴斂，毫不奇怪。”提舉崇福宫，去世，以華文閣學士轉通議大夫退休，贈官宣奉大夫。嘉熙初年，賜謚文簡。

范應鈴

范應鈴字旂叟，豐城人。方娠，大父夢雙日照庭，應鈴生。稍長，厲志于學，丞相周必大見其文，嘉賞之。開禧元年，舉進士，調永新尉。縣當龍泉、茶陵溪峒之衝，寇甫平，喜亂者詐爲驚擾，應鈴廉得主名，捽而治之。縣十三鄉，寇擾者不時，安撫使移司兼郡，初奏弛八鄉民租二年，詔下如章。既而復催以檢核之數，應鈴力争，不從。即詣郡自言，反覆數四，帥聲色俱厲，應鈴從容曰：“某非徒爲八鄉貧民，乃深爲州家耳！民貧迫之急，將以不肖之心應之，租不可得而禍未易弭也。”帥色動，令免下户。既出令，復徵之，應鈴嘆曰：“是使我重失信於民也。”又力争之，訖得請，民大感悦。有大姓

范應鈴字旂叟，豐城人。其母懷孕時，伯父夢見兩個太陽照耀門庭，這時應鈴誕生。稍稍長大，專心於讀書，丞相周必大看了他的文章，贊賞不已。開禧元年，考中進士，調任永新縣尉。縣地處龍泉、茶陵溪峒少數民族聚居地要衝，强盗剛平定，作亂的人突然襲擊，范應鈴查訪到主謀的姓名，揪出并懲罰他。縣有十三鄉，强盗侵擾常常發生，安撫使移司兼州，起初上奏緩徵八鄉百姓田賦二年，下詔書同意。以後又催繳檢查税租的數量，范應鈴力争，不答應。就赴州自己陳述，反復地説，帥守聲色很嚴厲，范應鈴鎮定地説：“我并不僅是爲八鄉貧窮百姓，而是也替大人考慮！百姓窮困，用小人之心對付，田租不能收取而禍事却不容易平息。”帥守動容，下令免除下等民户田租。命令發布以後，又徵收，范應鈴嘆息道：“這是讓我再次失信於百姓。”又力争，終於同意他的請求，百姓很感動高興。有大

與轉運使有連，家僮恣橫厲民，應鈴笞而繫之獄。郡吏庭辱令，應鈴執吏囚之，以狀聞。

調衡州録事，總領聞應鈴名，辟爲屬。改知崇仁縣，始至，明約束，信期會，正紀綱，曉諭吏民，使知所趨避。然後罷鄉吏之供需，校版籍之欺敝，不數月省簿成，即以其簿及苗税則例上之總領所，自此賦役均矣。夙興，冠裳聽訟，發擿如神，故事無不依期結正，雖負者亦無不心服。真德秀扁其堂曰"對越"。將代，整治如始至。歲杪，與百姓休息，閣債負，蠲租税，釋囚繫，恤生瘗死，崇孝勸睦，仁民厚俗之事，悉舉以行，形之榜揭，見者嗟嘆。調提轄文思院，幹辦諸軍審計，添差通判撫州，以言者罷，與祠。丁内艱，服除，通判蘄州。

時江右峒寇爲亂，吉州八邑，七被殘毁，差知吉州，應鈴慨然曰："此豈臣子辭難時耶?"即奉親以行。下車，首以練兵、足食爲先務，然後去冗吏，核軍籍，汰老弱，以次罷行。應鈴洞究財計本末，每鄙榷酤興利，蘄五邑悉改爲户。吉，舟車之會，且屯大軍，六萬户，人勸之榷，應鈴曰："理財正辭，吾縱不能禁百姓群飲，其可誘之利其赢耶?"永新禾山群盗嘯聚，數日間應者以千數。應鈴察過客趙希邵有才略，檄之攝邑，調郡兵，結隅保，分道擣其巢穴，禽之，誅其爲首者七人，一鄉以定。贛叛卒朱先賊殺主帥，應鈴曰："此非小變也。"密遣諜以厚賞捕之。部使者劾其輕發，鐫一官。閒居六年，養親讀書，泊如也。起廣西提點刑獄，力辭，逾年乃拜命。既至，多所平反，丁錢蠹民，力奏免之。

户與轉運使有交情，家僮放縱横暴欺壓百姓，范應鈴鞭撻之後把他關進牢裏。州小吏當庭羞辱縣令，范應鈴抓住他關了起來，把情况上報。

調任衡州録事，總帥聽説范應鈴的名聲，徵召爲部下。改爲崇仁縣知縣，剛到，説明規矩，明確定期聚集，整頓紀律，開導官民，讓他們知道進退。然後免去鄉吏的供給，核查户籍的舞弊，没過幾個月户籍造好，就將户名册連同田賦規定上交帥府，從此賦税勞役公平。早起，戴帽穿衣聽理訴訟，判决如神，所以全都按期結案，即使敗訴的人也没有不心服的。真德秀題寫他的堂匾叫作"對越"。將换任，治理跟剛來時一樣。年末，讓百姓休整，停止還債，免除租税，釋放犯人，救濟活人埋葬死者，崇揚孝道勸勉和睦，仁愛百姓淳化風俗，全部奉行，公布告示，看到的人都感嘆。調提轄文思院，幹辦諸軍審計，添差通判撫州，因有人反對而作罷，授祠禄官。遭母喪，服喪期滿，通判蘄州。

當時江右峒寇作亂，吉州八縣，七縣被燒毁，差遣爲吉州知州，范應鈴慷慨激昂地説："現在難道是臣子臨難推辭的時候嗎?"馬上侍候着父親一起動身。到任，首先把訓練軍隊、備足糧草作爲急事，然後裁掉冗官，覆核軍隊名册，淘汰老弱，依次實行。范應鈴深入瞭解財政情况，鄙夷靠專賣酒獲利，蘄五縣全都改成户。吉，水陸交匯，而且屯駐着大軍，有六萬户，有人勸説他榷酒，范應鈴説："管理財政名正言順，我縱使做不到禁止百姓聚合酗酒，難道可以引誘他們而謀取那賣酒之利嗎?"永新禾山衆强盗號召聚集，幾天之内響應的有上千人。范應鈴發現過路客人趙希邵有才能和謀略，傳書讓他代理縣事，調撥州軍，組成犄角互保之勢，分路攻擊他們的老窩，抓獲他們，殺了其中帶頭的七人，一鄉得以安定。贛叛兵朱先殺害主帥，范應鈴道："這不是小亂。"暗中用重賞派間諜抓到了他。監司彈劾他輕舉妄動，削一官。閑居在家六年，侍奉父親讀書學習，恬淡自得。起用爲廣西提點刑獄，極力推辭，過了一年方領命。到任之後，糾

召爲金部郎官，入見，首言："今以朝行暮改之規模，欲變累年上玩下慢之積習；以悠悠内治之敝政，欲圖一旦赫赫外攘之大功。"又曰："公論不出於君子，而參以逢君之小人；紀綱不正於朝廷，而牽於弄權之閹寺。"言皆讜直，識者韙之。遷尚左郎官，尋爲浙東提點刑獄，力丐便養，改直秘閣、江西提舉常平，并詭挾三萬户，風采凜然。

丁外艱，服除，遷軍器監兼尚左郎官，召見，奏曰："國事大且急者，儲貳爲先。陛下不斷自宸衷，徒眩惑於左右近習之言，轉移於宫庭嬪御之見，失今不圖，奸臣乘夜半，片紙或從中出，忠義之士束手無策矣。"帝爲之動容。屬鹽法屢變，商賈之贏，上奪於朝廷之自鬻，下奪於都郡之拘留；九江、豫章扼其襟喉，江右貧民終歲食淡，商與民俱困矣。應鈴力陳四害，願用祖宗入粟易鹽之法。

授直寶謨閣、湖南轉運判官兼安撫司。峒獠、蔣、何三族聚千餘人，執縣令，殺王官，帥憲招捕，逾年不至，應鈴曰："招之適以長寇，亟捕之可也。"即調飛虎等軍會隅總討之，應鈴親臨誓師，號令明壯，士卒鼓勇以前，禽蔣時選父子及凶渠五人誅之，脅從者使之安業，未一月全師而歸。授直焕章閣，上疏謝事，不允；擢大理少卿，再請又不允。一旦籍府庫，核簿書，處决官事已，遂及家務，纖悉不遺。僚屬勸以清心省事，曰："生死，數也，平生學力，正在今日。"帥別之傑問疾，應鈴整冠肅入，言論如平常，之傑退，翛然而逝。

正了許多錯案，人頭税侵害百姓，堅持上奏加以免除。

召爲金部郎官，進見，首先說："如今朝令夕改，想要改變長期上下玩忽怠慢的積習；以内部治理的敗政，想要謀取一旦抵禦外族的大功。"又道："公正之論不是從正人君子那裏出來，而是摻雜了逢迎皇帝的小人；綱紀不是在朝廷制定確立，而是被玩弄權術的太監操縱。"所說的都很正直，有見識的人認爲説得對。升任尚左郎官，隨即爲浙東提點刑獄，一再請求給予方便奉養父親，改爲直秘閣、江西提舉常平，查核出隱瞞的三萬户，很有威風。

遭父喪，服喪期滿，升爲軍器監兼尚左郎官，皇帝召見，奏對說："國事中重要而且緊迫的，首先是立皇太子。陛下不是從自己的意願決定，受身旁親信的言語迷惑，受後宫嬪妃宫女影響動摇，現在不立太子，奸臣趁着一天夜裏，一張紙或許就從宫中傳出，忠義之士毫無辦法了。"皇帝被他的話觸動。適值鹽法屢次變更，商人的贏利，上被朝廷專賣强取，下被都州截留搶奪；九江、豫章控制了要害，江右貧窮百姓終年缺鹽，商人和百姓都艱難。范應鈴一再申訴四害，希望采用以前的交糧換鹽的辦法。

授任直寶謨閣、湖南轉運判官兼安撫司。峒地僚、蔣、何三族聚合一千多人，拘捕縣令，殺害官吏，安撫司提點刑獄司招撫捕捉，過了一年沒有來，范應鈴說："招降他們正好助長强盗氣焰，可以迅速把他們抓捕。"便調遣飛虎等軍會合於邊地一側統一討伐。范應鈴親自來到軍中告誡將士，號令分明，士兵擊鼓英勇前進，活捉蔣時選父子和元凶五人殺掉，被迫跟從的讓他們安於本業，不到一個月全師而還。授直焕章閣，上疏辭謝，不准許；擢升大理少卿，又推辭仍不准。檢查官庫，核對簿籍，處理公事完畢，就着手家中事務，都不遺漏。部下勸說他寬心省事，回答說："生死，是命，一輩子所學所用，就在今天。"帥臣別之傑來探病，范應鈴端正帽子莊重地進屋，別之傑告退，超然逝世。

應鈴開明磊落，守正不阿，别白是非，見義必爲，不以得失利害動其心。書饋不交上官，薦舉不徇權門，當官而行，無敢撓以非義。所至無留訟，無滯獄，繩吏不少貸，亦未嘗没其貲，曰："彼之貨以悖入，官又從而悖入之，可乎？"進修潔，案奸贓，振樹風聲，聞者興起。家居時，人有不平，不走官府，而走應鈴之門；爲不善者，輒相戒曰："無使范公聞之。"讀書明大義，尤喜《左氏春秋》，所著有《西堂雜著》十卷，斷訟語曰《對越集》四十九卷。徐鹿卿曰："應鈴經術似兒寬，决獄似雋不疑，治民似龔遂，風采似范滂，理財似劉晏，而正大過之。"人以爲名言。

范應鈴光明磊落，堅持正義不徇私阿附，辨明是非，見正義之事一定去做，不因利害得失動摇其决心。書信往來不巴結長官，推薦保舉不順從權勢，任職行事，没人敢以不正當的理由反對。所到之處没有積壓訴訟，没有積壓案件，糾舉胥吏一點不寬容，但也不曾没收他們財物，説："他們的財貨是用不正當手段得來的，官府又跟着不正當地收進來，行嗎？"提拔品行高尚的，糾察違法貪污者，振興樹立好的風氣，聽到的人受到鼓舞。閑居在家時，人有不平，不去官府，却到范應鈴家門；做壞事的人，往往互相警告説："不要讓范公聽見。"讀書通曉大義，尤其喜愛《左氏春秋》，著有《西堂雜著》十卷，判案之辭稱《對越集》四十九卷。徐鹿卿説："范應鈴學問像倪寬，判案像雋不疑，治理百姓像龔遂，風度像范滂，管理財政像劉晏，但正大光明又超過他們。"人們認爲是名言。

徐經孫

徐經孫字中立，初名子柔。寶慶二年進士，授瀏陽主簿，潭守俾部牙契錢至州，有告者曰："朝廷方下令頒行十七界會，令若此錢皆用會，小須，則幸而獲大利矣。"經孫曰："此錢取諸保司，出諸公庫，吾納會而私取其錢，外欺其民，内欺其心，奚可哉！"詰旦，悉以所部錢上之，其人驚服有愧色。

徐經孫字中立，初名子柔。寶慶二年進士，任瀏陽主簿，潭州知州讓轄縣將牙錢交到州，有人告訴説："朝廷正下令頒行第十七界會子，假若讓這些錢都用會子代替，稍稍等待，就有運氣獲大利了。"徐經孫説："這些錢取自保司，出自官庫，我上交會子而私自拿那份錢，外騙那些百姓，内欺自己，豈能如此！"到天亮，全都將所管地區的錢交上，那人吃驚佩服面有愧色。

辟永興令，知臨武縣，通判潭州。帥陳韡雅相知，事必咨而後行。秩滿，由豐儲倉提管進權轄，國子博士兼資善堂直講。爲監察御史，劾京尹厲文翁言僞而辨，疏入，留中。宣諭至再，即日出關，上遣使追之，不及。進直寶章閣、福建提點刑獄，號稱平允。歲餘升安撫使，召爲秘書監兼太子諭德。經孫爲安撫時，韡家居，門人故吏有撓法者不得逞，相與摇撼。至是韡起家判本郡，懷私逞忿，無復交承之禮，即日劾奏通判，

徵召爲永興縣令，臨武縣知縣，通判潭州。知州陳韡是知己，凡事必定問了之後實行。任期滿，由豐儲倉提管進升權轄，國子博士兼資善堂直講。爲監察御史，彈劾京城長官厲文翁説假話而且狡辯，奏章遞上，留下不批。再次宣諭，當天便出了城門，皇帝派使臣追趕他，没追上。進升直寶章閣、福建提點刑獄，號稱公正。一年多升安撫使，召爲秘書監兼太子諭德。徐經孫爲安撫使時，陳韡閑居在家，門生舊部有違法之人不能得逞，便進行挑撥離間。這時陳韡結束家居出任本州知州，心懷私念發泄怨恨，再没有交往之禮，當日上奏彈劾通判，言語涉及徐經孫，説是

語侵經孫，謂席卷府庫而去，於是罷通判，削其秩。經孫造朝，具白于政府。事上聞，帝大怒，諭宰執曰："陳韡老繆至此，宜亟罷之。"於是經孫再詣政府，言："某，韡門生也，前日之白，公事也，苟韡以是得罪，人謂我何?"請之不置，俾自乞閑，明通判無罪，識者韙之。

將府庫財貨全部盜走，於是罷免通判，削他的官。徐經孫到朝廷，全都向政事堂作了陳述。事情呈報皇上，皇帝很生氣，明示宰相說："陳韡老糊塗到如此地步，應該馬上罷免他。"這時徐經孫再次到政事堂，說："我，是陳韡門下學生，前幾天的陳述，是公事，如果陳韡因此獲罪，別人會說我什麼?"不停地請求，便讓陳韡自己申請退休，表明通判沒有罪，有見識的人認爲這樣對。

遷宗正少卿、起居舍人、起居郎，入奏："君人者當守理欲之界限。"遷刑部侍郎兼給事中，升太子左庶子、太子詹事，輔導東宮者三年，敷陳經義，隨事啓迪。太子入侍，必以其所講聞悉奏之，帝未嘗不稱善。景定三年春雷，詔求直言，經孫對曰："三數年來，言論者以靖共爲主，有懷者以嘩訐爲戒，忠讜之氣，鬱不得行，上帝降監，假雷以鳴。"切中時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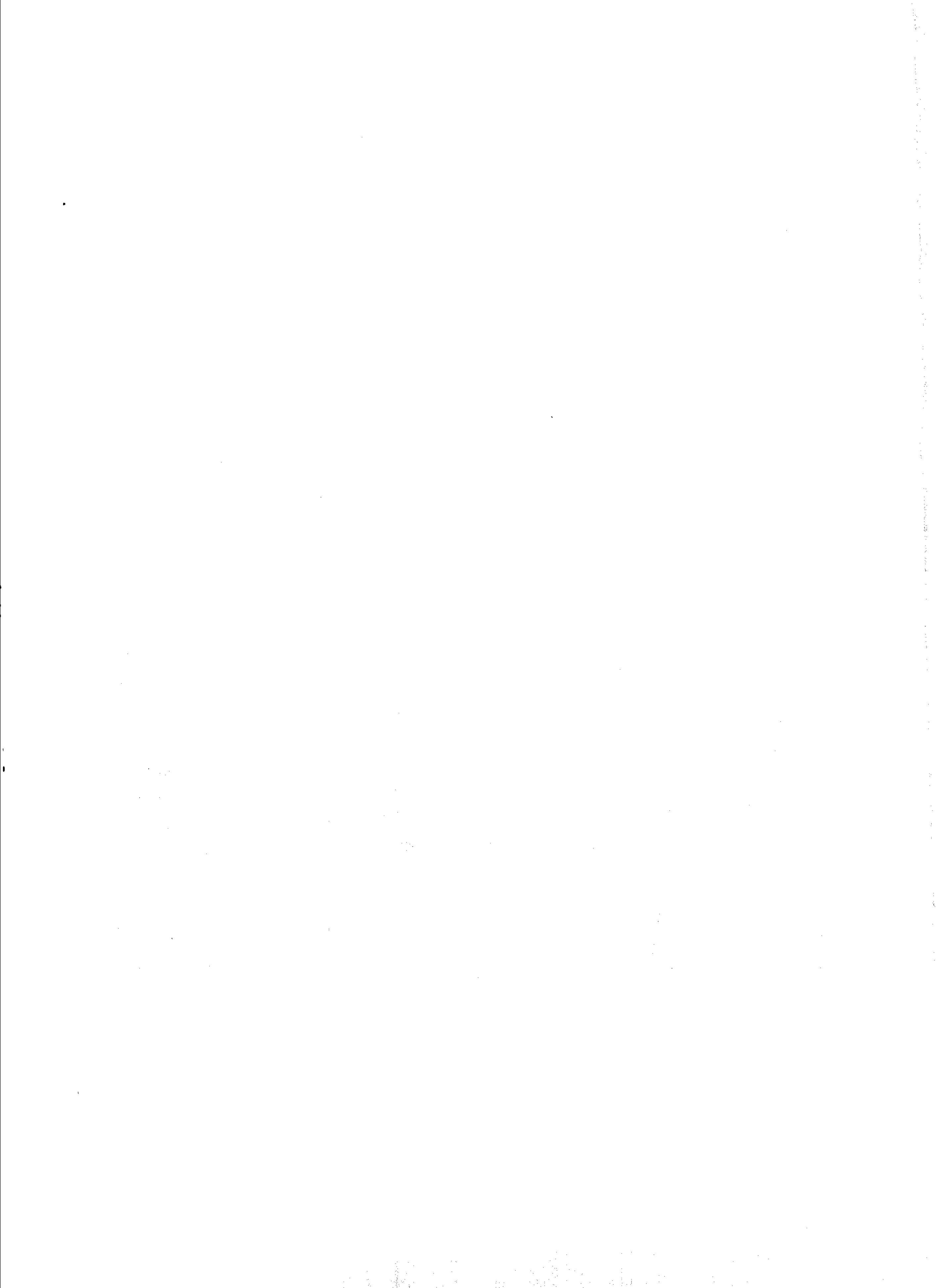
升任宗正少卿、起居舍人、起居郎，進殿面奏："君主應當遵守理欲的界限。"升爲刑部侍郎兼給事中，升太子左庶子、太子詹事，教導太子爲期三年，講述經書要義，隨時啓發。太子入宮，定將他所聽講的內容全部報告皇上，皇帝每次都說好。景定三年春天打雷，下詔徵求直言，徐經孫奏對說："三年以來，進言的以恭敬爲主，有抱負的以嘩衆取寵發人隱私爲戒，忠正的風氣，壓抑不能流行，上天下視，藉打雷警告。"切中時弊。

公田法行，經孫條其利害，忤丞相賈似道，拜翰林學士、知制誥，未逾月，諷御史舒有開奏免，罷歸。授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不拜。授端明殿大學士，閒居十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經孫所薦陳茂濂爲公田官，分司嘉興，聞經孫去國，曰："我不可以負徐公。"遂以親老謝歸，終身不起。

公田法實行，徐經孫條陳其利害，觸犯丞相賈似道，授爲翰林學士、知制誥，未過一月，暗令御史舒有開上奏罷免，罷職回鄉。任湖南安撫使、潭州知州，不受命。授端明殿大學士，閑居十年，去世，贈官金紫光禄大夫。徐經孫所舉薦的陳茂濂爲公田官，分配管理嘉興，聽到徐經孫退職，說："我不能辜負徐公。"於是就以父母年老爲由辭職回家，一輩子沒再復出做官。

論曰：嗚呼，寧宗之爲君，韓侂胄之爲相，豈用兵之時乎？故婁機力止之。小學之廢久矣，而機獨知致力於此。沈煥、舒璘學遠識明。曹彥約可與建立事功。范應鈴赫然政事如神明。徐經孫清慎有守，卒以爭公田迕賈似道去國，君子稱之。

論曰：唉，寧宗這樣的君主，韓侂胄這樣的丞相，難道是打仗的時機嗎？所以婁機極力制止此舉。小學荒廢很長時間，可婁機偏偏知道在這上面努力。沈煥、舒璘學問深遠見識高明。曹彥約可以與他建功立業。范應鈴治政如神令人驚奇。徐經孫清廉謹慎有道德，最終因反對公田冒犯賈似道離職，君子贊賞他。



宋史卷四百十一

列傳第一百七十

湯璹　蔣重珍　牟子才　朱貔孫　歐陽守道

湯璹

湯璹字君寶，瀏陽人。淳熙十四年進士，調德安府學教授，轉三省樞密院架閣，遷國子博士。時召朱熹爲侍講，未幾辭歸，朝廷從其請，予祠。璹上疏言："熹以正學爲講官，四方顒望其有啓沃之益。曾未逾時，輒聽其去，必駭物論。宜追召熹還，仍授講職。"疏上，不報。由是浸忤權相意，而璹之直聲亦大聞于時。歷禮部、駕部二郎官，出知常州，入爲大理少卿，進直徽猷閣，卒。

璹負直概，與韓侂胄、陳自强不合，故屢嗾言者中傷。璹生平奉祠閒居之日，多於揚歷，其在禮曹，例掌三省奏記。臨安大火，寧宗遇災避正殿，中書三表請復，不許。璹屬辭務持大體，不爲阿曲，言者摭其語涉訕上，而朝廷實知其無他，故起復制詞有"清風峻節"之語。璹嘗擇婿得蔣重珍，後舉進士第一。

湯璹字君寶，瀏陽人。淳熙十四年進士，調任德安府學教授，轉三省樞密院架閣，升爲國子博士。當時徵召朱熹任侍講，没有多久要辭職回鄉，朝廷聽從他的請求，授宫觀官。湯璹上疏説："朱熹因儒學爲講官，天下企望他起到開導皇帝的作用。竟未到時限，就聽任他離去，一定會使輿論吃驚。應當追召朱熹回來，仍舊授講官之職。"奏疏送上，没有回音。因此漸漸惹得當權宰相不高興，可是湯璹的正直聲譽也聞名於當時。歷官禮部、駕部二郎官，出朝爲常州知州，入朝爲大理少卿，進升直徽猷閣，去世。

湯璹自負耿直，同韓侂胄、陳自强不合，因此多次唆使諫官攻擊他。湯璹生前爲宫觀官休閑在家的時日，比做官所經歷的時間要長，他在禮部，依例掌管門下、中書、尚書三省奏章。臨安遭大火災，寧宗遇上火災避離正殿，中書省三次上表請求恢復，不答應。湯璹撰文堅持大體，不事奉承，諫官便拾取他的語句中涉及誹謗皇帝的，不過朝廷知道他其實并無别的意思，所以徵召他重新做官的制詞有"清風峻節"這樣的話。湯璹曾選得女婿蔣重珍，後考進士得第一名。

蔣重珍

蔣重珍字良貴，無錫人。嘉定十六年進士第一，簽判建康軍，丁母憂，改昭慶軍，尋以公事與部使者異議，請祠，易簽判奉國軍。紹定二年，召入對，首以"自天子至於庶人

蔣重珍字良貴，無錫人。嘉定十六年進士第一名，簽判建康軍，遭母喪，改任昭慶軍，隨即因公事同監司意見分歧，請求爲宫觀官，换簽判奉國軍。紹定二年，徵召入京應對，首先以"從皇帝到百姓應當首先懂得内心與外物這兩者的界

所當先知者本心外物二者之界限”爲言：“界限明，則知有天下治亂而已，何樂其尊；知有生民休戚而已，何樂其奉。”且論：“苞苴有昔所未有之物，故吾民罹昔所未有之害；苞苴有不可勝窮之費，故吾民有不可勝窮之憂。”遷秘書省正字，屢乞祠，以伯父喪予告，遷校書郎，辭，不可。明年，待命雩川，移文閤門，請對，當路憚之，添差通判鎮江府，辭。會行都火，應詔曰：

臣頃進本心外物界限之説，蓋欲陛下親攬大柄，不退托於人，盡破恩私，求無愧於己。儻以富貴之私視之，一言一動，不忘其私，則是以天下生靈、社稷宗廟之事爲輕，而以一身富貴之所從來爲重，不惟上負天命，以先帝聖母至于公卿百執事之所以望陛下者，亦不如此也。昔周勃今日握璽授文帝，是夜即以宋昌領南北軍；霍光今年定策立宣帝，而明年稽首歸政。今臨御八年，未聞有所作爲。進退人才，興廢政事，天下皆曰此丞相意，一時恩怨，雖歸廟堂，異日治亂，實在陛下。焉有爲天之子，爲人之主，而自朝廷達於天下，皆言相而不言君哉？天之所以火宗廟、火都城者殆以此。

臣所以痛心者，九廟至重，事如生存，而徹小塗大，不防於火之未至；宰相之居，華屋廣袤，而焦頭爛額，獨全於火之未然，亦足以見人心陷溺，知有權勢，不知有君父矣。他有變故，何所倚仗，陛下自視，不亦孤乎？昔史浩兩入相，才五月或九月即罷，孝宗之報功，

限”説：“界限分明，會知道有天下治亂，何必把尊貴視爲快樂；知道有百姓喜樂哀愁，何必把事奉視爲快樂。”而且論説：“饋贈有過去所没有的，所以百姓遭受到過去所没有的禍害；饋贈有没有窮盡的花費，所以百姓有没有窮盡的憂患。”升爲秘書省正字，多次請求授宫觀官，因伯父去世告假，改爲校書郎，推辭，不允許。明年，在雩川等待任命，移文閤門，請求應對，當權者忌憚他，差遣爲通判鎮江府，推辭。逢臨安火災，應詔上奏道：

臣近來進上本心外物界限之説，是想要陛下親掌大權，不退讓托付給旁人，完全打破私恩，求得問心無愧。如果以富貴私情對待，一言一行，不忘記私利，是把天下百姓、社稷國家的事加以輕視，却把個人獲取富貴視爲重要，不但對上辜負天命，而且認爲先皇、太后直到公卿百官希望陛下的，也比不上這個。從前周勃今天拿着國璽交給文帝，晚上就任命宋昌統率南北軍；霍光今年決策立宣帝，而明年就叩頭歸還政權。如今皇上即位八年，没聽説有所作爲。進用斥退人才，廢立政事，天下都説這是丞相的意思，一時的恩怨，雖然歸於廟堂，以後治理，實際在於陛下。哪裏有天之驕子、萬民之主，却從朝廷到天下，都説丞相却不説皇帝的？上天之所以燒宗廟、燒都城大概是因爲這個。

臣痛心的原因是，祖宗九廟最重要，侍奉就好像他們活着一樣，但從小到大，宗廟未加防備於火災没有發生之前；宰相的府第，華美屋宇縱横連片，然而火燒得焦頭爛額，惟獨宰相府在火災未發生前得以保全，這也足够看出人心墮落，僅知道有權勢，不知道有皇帝。若再發生其他變故，有何可以依靠，陛下看看自己，不也孤獨嗎？過去史浩兩度當宰相，僅五個月或九個月就罷免，

寧有窮已，顧如此其亟，何哉？保全功臣之道，可厚以富貴，不可久以權也。

孝宗想報答他的功勞，哪裏會有窮盡，反而這樣快地免職，爲什麼？是爲了保全功臣之道，可以用富貴厚待，不可以長久付予權力。

上讀之感動，授寶章閣，主管雲臺觀，則告吏部，不受貼職禄，不願貼職恩。

皇帝讀後受感動，授寶章閣，主管雲臺觀，於是離開吏部，不接受兼領待制職的俸禄，不享兼領待制職的恩賜。

它日星變求言，復申前説。又慮柄臣或果去位，君心易縱，大權旁落，則進《爲君難》六箴。召爲秘書郎兼莊文府教授。端平初入對，上五事，且曰："隱蔽君德，昔咎故相，故臣得以專詆權臣；昭明君德，今在陛下，故臣以責難君父。"乞召真德秀、魏了翁用之，帝謂之曰："人主之職無它，惟辨君子小人。"重珍對曰："小人亦指君子爲小人，此爲難辨。人主當精擇人望，處之要津，正論日聞，則必知君子姓名、小人情狀矣。"兼崇政殿説書，戒家事勿以白，務積精誠以寤上意。每草奏，齋心盛服，有密啓則手書削稿，帝稱其平實。遷著作佐郎。

過了些時候因星變徵求進言，再申述上次的説法。又擔心執政大臣或許果真離職，皇帝放任，大權旁落，於是進獻《爲君難》六條規戒。徵召爲秘書郎兼莊文府教授。端平初召見應對，上奏五事，并且説："掩蓋君主恩德，以往怪罪前任丞相，所以臣能够專門抨擊權勢大臣；光大君主仁德，如今在於陛下，所以臣因而責備皇上。"請求徵召真德秀、魏了翁任用，皇帝對他説："君主的職責没有别的，在於辨别君子小人。"蔣重珍回答説："小人也指説君子是小人，這是不容易辨清的。君主應當精心挑選有聲望的，安排他們在要害部門，公論天天聽，定會清楚君子的姓名、小人的情况。"兼崇政殿説書，囑咐不要把家務事告訴他，一心一意要使皇帝明白。每次起草奏章，正心純念穿戴整齊，有密書就手寫奏章，皇帝稱贊公允恰當。升任著作佐郎。

邊帥以《八陵圖》來上，詔百官集議，重珍言史嵩之既失相位。危於幕巢，猶欲邀功，自固其位。請擇賢帥如漢用充國，使之親至邊境，審度事勢，條上便宜。丞相主出師關、洛，重珍力爭。會邊帥議和戰不一，復召集議，重珍奏："曩乞專意備守，不得已則用應兵，今不敢變前説。"不聽，遂自劾以密勿清光，乃不能遏兵端，乞免説書職。遷著作郎兼權司封郎官、起居舍人，言："近者當侍講席，旋命止之，或曰是日道流生朝。夫輟講偶以它故，則當知聖躬舉措之難；或所傳果得其實，則當知聖心持守之難。"帝曰："非卿不聞此

守邊將領將《八陵圖》進獻，詔令百官集體討論，蔣重珍説史嵩之已經失去相位，處境比築於帷幕之上的燕巢危險，還想求功，鞏固其地位。請選派賢明統帥像漢代用趙充國，讓他親自到邊境，審時度勢，分條呈報能辦之事。丞相主張出兵關、洛，蔣重珍力爭不可。邊防將領商議和戰不統一，再召討論，蔣重珍上奏説："從前乞求一心守備，不得已就用兵應戰，今天不敢改變上次的主張。"不采納，於是自責雖努力侍奉皇帝，竟不能够制止戰爭，請求免除説書官職。升爲著作郎兼權司封郎官、起居舍人，上奏説："近來應當事奉講席，不久有令停止，有人説這天道士到朝廷上來。偶然因爲其他緣故停講，就該知道皇上一舉一動都不是輕易的；或許傳説果然是真的，就該明白皇上保持本心是難的。"皇

言。”關、洛師大衄，復進兵，重珍言：“若耻敗而欲勝之，則心不平而成忿，氣不平而成怒，生靈之命，豈可以忿怒用哉！”又言：“邇來用臺諫，頗主不必矯激之説，似畏剛方大過之士。竊窺選用之意，正謂其平易而省事耳。然數月之間，一失於某，再失於某，借曰慎重臺綱而憂其激，亦當以平正者居之。”又論禁旅貧弱，教習頻嚴，輒不能堪，不稍變通，非消變之道。

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言：“更化以來，舊敝未去者五：徇私、調停、覆護、姑息、依違是也。今又益之以輕易。”遷起居郎，以疾求去。以集英殿修撰知安吉州，權刑部侍郎，三辭不許，自劾其不能取信朝廷之罪，乞鐫斥置閑散，促覲愈力而疾不可起。詔守刑部侍郎致仕，贈朝請大夫，謚忠文。

牟子才

牟子才字存叟，井研人。八世祖允良生期歲，淳化間盜起，舉家殲焉，惟一姑未笄，以瓮覆之，得免。子才少從其父客陳咸，咸張樂大宴，子才閉户讀書，若不聞見者，咸異之。學于魏了翁、楊子謨、虞剛簡，又從李方子，方子，朱熹門人也。嘉定十六年舉進士，對策詆丞相史彌遠，調嘉定府洪雅縣尉，監成都府榷茶司賣引所，辟四川提舉茶馬司準備差遣，使者魏泌衆人遇之，子才拂衣竟去，泌以書幣謝，不受。改辟總領四川財賦所幹辦公事。

詔李心傳即成都修《四朝會要》，辟兼檢閱文字。制置司遣之文州，視王宣軍餉，鄧艾縋兵處也。道遇宣曰：“敵且壓境，宣已退矣，君毋庸往。”子才不可，遂至州視軍庾而還。

帝説：“除了你聽不到這樣的話。”關、洛軍隊大敗，又進軍，蔣重珍説：“如果因爲失敗感到羞耻而想戰勝敵人，心不平而成憤恨，氣不平而成惱怒，百姓的性命，怎能憑忿怒驅使呢！”又説：“近來任用御史諫官，主張不必過激，好像畏懼剛正太過。我揣測皇上選拔任用的意圖，正是要他們温和而少事。可是幾個月裏，先誤用某人，又誤用另一人，假如説朝廷綱紀要謹慎持重而擔心過激，也應該讓平和公正的人擔當。”又論説禁軍軍力薄弱，訓練頻繁嚴格，往往不能忍受，如不稍有調整，不是消除隱患的方法。

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上奏説：“自從更化以後，積弊没有去除的有五方面：“徇私、調停、庇護、姑息、反覆。如今又加一條輕率。”升爲起居郎，因病請求離職。以集英殿修撰爲安吉州知州，權刑部侍郎，推辭三次不允許，自己彈劾不能取得朝廷信任之罪，請求削職安排爲散官，催促見皇上越急但是病得起不來。詔令守刑部侍郎退休，贈官朝請大夫，謚號忠文。

牟子才字存叟，井研人。八世祖牟允良生下一歲，淳化年間强盜作亂，全家在此難中滅絶，僅剩一個未成年的姑姑，拿陶瓮蓋住，得以幸免。牟子才小時候跟着父親在陳咸家寄居，陳咸奏樂宴會，牟子才閉門讀書，似乎没有聽見看見，陳咸覺得他與衆不同。向魏了翁、楊子謨、虞剛簡學習，又跟隨李方子，李方子，是朱熹門生。嘉定十六年考中進士，對答策問攻擊丞相史彌遠，調任嘉定府洪雅縣尉，監成都府榷茶司賣引所，徵召爲四川提舉茶馬司準備差遣，衆人接待使臣魏泌，牟子才竟然拂衣而去，魏泌以書信禮物道歉，不接受。改召爲總領四川財賦所幹辦公事。

詔令李心傳到成都纂修《四朝會要》，徵召牟子才兼檢閲文字。制置司派他到文州，檢查王宣軍餉，那是三國時鄧艾士兵縋城的地方。半路碰到王宣説：“敵人將要臨近邊境，我已經撤退了，你不用前去。”牟子才不肯，於是到州裏檢

甫出境，文州陷。辟知成都府温江縣事，未上，連丁内外艱。時成都已破，遂盡室東下。免喪，心傳方修《中興四朝國史》，請子才自助，擢史館檢閲。

入對，首言大臣不公不和六事，次陳備邊三策。理宗顧問甚悉，將下殿，復召與語。翼日，帝諭宰相曰："人才如此，可峻擢之。"左丞相李宗勉擬秘書郎，右丞相史嵩之怨子才言己，遽曰："姑遷校勘。"俄宗勉卒，嵩之獨相，亟請外，通判吉州，轉通判衢州。日食，詔求言，上封事萬言，極陳時政得失，且乞蚤定立太子。入爲國子監主簿兼史館校勘，逾年，遷太常博士。

鄭清之再相，子才兩上封事，言今日有徽、欽時十證，又請爲濟王立後，以回天怒。校書郎徐霖言諫議大夫鄭寀、臨安府尹趙與𥲅，不報，出關。子才言："陛下行霖言則霖留，不然則不留也。二人之中，寀尤無恥，請先罷之。"寀去。至若嵩之謀復相，清之誤引嵩之之黨別之傑共政，皆歷歷爲上言之。作書以孔光、張禹切責清之，清之復書愧謝。謁告還安吉州寓舍，遷秘書郎，屢辭，主管崇道觀。逾年，遷著作佐郎，又辭。清之卒之明日，詔子才還朝，遷著作郎；左丞相謝方叔、右丞相吴潛交書道上意，趣行益急，乃至。兼崇政殿説書，子才隨事奏陳，舉朝誦子才奏疏，皆曰："有德之言也。"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兼權禮部郎官。時修《四朝史》，乃復兼史館檢討。

信州守徐謂禮奉行經界苛急，又以脊杖比校催科，飢民嘯聚爲亂。子才言于上，立罷經界，謫謂禮。浙

查了軍用糧倉回來。剛走出邊境，文州失陷。徵召爲成都府温江縣知縣事，未上任，接連遭母喪父喪。當時成都已被攻破，於是舉家東下。服喪期滿，李心傳正在修纂《中興四朝國史》，請牟子才幫助，擢升史館檢閲。

進殿奏對，首先説大臣不公正不和睦六件事，其次陳述防備邊疆的三條策略。理宗詢問得很詳細，將要下殿，又召回跟他講話。第二天，皇帝指示宰相説："這樣的人才，可以破格提升。"左丞相李宗勉打算授予秘書郎，右丞相史嵩之怨恨牟子才説自己，馬上説："姑且爲校勘。"很快李宗勉去世，史嵩之一人任丞相，急切請求外任，通判吉州，轉通判衢州。日食，詔令徵求進言，獻上密封奏章萬言書，極力陳説當時政治的得失，而且請求早些立太子。入朝爲國子監主簿兼史館校勘，過了一年，升太常博士。

鄭清之再次任相，牟子才兩次上密封奏章，説今天有徽宗、欽宗時十種徵兆，又請求爲濟王立後嗣，以挽回上天的憤怒譴責。校書郎徐霖論説諫議大夫鄭寀、臨安府長官趙與𥲅，没有答覆，便離京城。牟子才上奏説："陛下照徐霖的話去做徐霖就會留下，不這樣就不會留下。二人中，鄭寀尤其無耻，請求首先罷免他。"鄭寀免職。至於史嵩之策劃恢復相位，鄭清之錯誤推薦史嵩之的黨羽別之傑共同執政，都向皇帝上奏了。寫信以孔光、張禹之事嚴厲地批評鄭清之，鄭清之回信慚愧道歉。請假回安吉州居所，改爲秘書郎，多次推辭，主管崇道觀。過一年，改爲著作佐郎，又推辭。鄭清之去世的第二天，詔令牟子才回京，升爲著作郎；左丞相謝方叔、右丞相吴潛先後寫信説明皇帝旨意，催促動身越發急迫，纔到來。兼崇政殿説書，牟子才隨時上奏陳述，滿朝誦讀牟子才奏疏，都説："有德之言。"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兼權禮部郎官。當時纂修《四朝史》，再次兼史館檢討。

信州太守徐謂禮奉行丈量土地重定税額苛刻嚴急，又杖打查驗催租，飢餓的百姓聚合起來反抗。牟子才對皇帝説了，立刻取消丈量土地重定

東、福建九郡同日大水，子才言："今日納私謁，溺近習，勞土木，庇小人，失人心，五者皆蹈宣和之失。苟不恐懼修省，臣恐宣和京城之水將至矣。燮理陰陽，大臣之事，宜論大臣息乖争以召和氣，除壅蔽以通下情。今遣使訪問水災，德至渥也，願出内帑振之。"又言："君子難聚而易散，今聚者將散，其幾有十。"又言："謚以勸懲，當出自朝廷，毋待其家自請。"

税額，貶徐謂禮官。浙東、福建九州同一天發大水，牟子才說："如今收受請托，沉迷於親幸，大興土木，包庇小人，喪失民心，這五樣都沿襲宣和時候的失誤。如果不修身反省，臣恐怕宣和時京城的水災就要降臨了。理順陰陽，是大臣的責任，應當明告大臣停止争論而行和氣，除去障礙通達下情。現在派使臣查訪慰問水災，恩德最厚，希望拿出國庫財物救濟災民。"又說："君子難得聚合却容易分離，如今聚合的人將要離散，大概有十人。"又說："賜謚號爲了勸勉懲戒，應當出自朝廷，不要等他們家人自己來請求。"

左司徐霖言諫議大夫葉大有，帝大怒，逐霖，給事中趙汝騰繳之，徙它官。汝騰即出關，子才上疏留之，大有遂劾汝騰。子才上疏訟汝騰誣及大有之欺，未幾，罷大有言職。故事，早講講讀官皆在，晚講惟説書一員，宰相懼子才言己，并晚講於早，自是不得獨對矣。遷軍器少監。御史蕭泰來劾高斯得、徐霖，右司李伯玉言泰來所劾不當，上切責伯玉，降兩官，罷。子才言："陛下更化，召用諸賢，今汝騰、斯得、霖相繼劾去，伯玉又重獲罪，善人盡矣。"除兼侍立修注官，力辭。

左司徐霖上奏論説諫議大夫葉大有，皇帝很生氣，趕走徐霖，給事中趙汝騰退還這道詔令，被調任其他官職。趙汝騰出了城門，牟子才上奏挽留他，葉大有於是彈劾趙汝騰。牟子才上奏辯白趙汝騰冤枉和葉大有欺君，没多久，罷免葉大有諫官之職。舊例，早晨講課講讀官全在，晚上講課僅有説書官一名，宰相怕牟子才説自己，合并晚講在早晨，從此不能單獨應對。改爲軍器少監。御史蕭泰來彈劾高斯得、徐霖，右司李伯玉指責蕭泰來彈劾不切實際，皇帝嚴厲責備李伯玉，降二級官，罷職。牟子才說："陛下改革，徵召任用各位賢人，如今趙汝騰、高斯得、徐霖接連被彈劾罷去，李伯玉再次得罪，好人都走光了。"授兼侍立修注官，極力推辭。

行都大火，子才應詔上封事，言甚切直，兼直舍人院。會泰來亦遷起居郎，耻與泰來同列，七疏力辭，上爲出泰來，而子才亦請去不已，曰："泰來既去，臣豈得獨留。"上不允。又言："蜀當以嘉、渝、夔三城爲要，欲保夔則巴、蓬之間不可無屯以控扼之，欲保渝則利、閬之間不可無屯以遏截之，欲守嘉則潼、遂之間不可無屯以犄角之，屯必萬人而後可。"升兼侍講。御史徐經孫劾府尹厲文翁，不報，出關，子才奏留之。文翁改知紹興府，又繳其命。伯玉降官已逾

臨安大火災，牟子才應詔進呈密封奏章，言辭嚴厲耿直，兼直舍人院。適逢蕭泰來也升起居郎，認爲跟蕭泰來在一起是耻辱，七道奏章極力推辭，皇帝因此讓蕭泰來離開，但牟子才不停地請求離職，說："蕭泰來已經走了，臣怎能單獨留下。"皇帝不答應。又說："蜀應當以嘉、渝、夔三城爲首要，想保住夔那麽巴、蓬中間不能没有駐兵控制把守；想保住渝那麽利、閬中間不能没有駐兵防守；要守住嘉那麽潼、遂中間不能没有駐兵牽制，駐兵要有上萬人纔行。"升兼侍講。御史徐經孫彈劾臨安府長官厲文翁，没有答覆，出城門，牟子才上奏挽留他。厲文翁調任紹興府知府，又退還任命。李伯玉降官已過一年，舍人

年，舍人院不敢行詞，子才曰："故事，文書行不過百刻。"即爲書行，以爲叙復地。帝曰："謫詞皆褒語，可更之。"子才不奉詔，丞相又道帝意，子才曰："腕可斷，詞不可改。丞相欲改則自改之。"乃已。

淮東制置使賈似道以海州之捷，子才草獎諭詔，第述軍容之盛，不言其功，且語多戒敕，似道不樂。又言："全蜀盛時，官軍七八萬人，通忠義爲十四萬，今官軍不過五萬而已，宜招新軍三萬，并撫慰田、楊二家，使歲以兵來助。如此則蜀猶可保，不則不出三年，蜀必亡矣。"湯漢、黄蜕召試學士院，子才發策，蜕譽嵩之，罷蜕正字去。遷起居郎，言："外郡以進奉易富貴，左右以土木蠱上心，小人以嘩競朋比陷君子，此天災所以數見也。"

明堂禮成，帝將幸西太乙宫款謝，實欲游西湖爾，子才力諫止。皇子冠，面諭作樂章，禮部言："古者適子一醮無樂，庶子三醮有樂，用樂非是。"子才言："嫡庶之分，特以所立之地不同，非適專用醴，庶專用醮也。樂章乃學士院故事，况面諭臣，不敢不作。"詔從之。又言："首蜀尾吴，幾二萬里。今兩淮惟賈似道、荆蜀惟李曾伯二人而已，可爲寒心。"謂："宜於合肥别立淮西制置司、江淮别立荆湖制置司，且於漣、楚、光、黄、均、房、巴、閬、綿、劍要害之郡，或築城、或增戍以守之。"似道聞之，怒曰："是欲削吾地也。"正月望，召妓入禁中，子才言："此皆董宋臣輩壞陛下素履。"權兵部侍郎，屢辭，帝不允。升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

御史洪天錫劾宋臣、文翁及謝堂

院不敢草擬誥命，牟子才説："舊例，公文批行不超過一晝夜。"立即替寫誥命，可以復官。皇帝説："貶謫文書都是褒獎之詞，可以改寫。"牟子才不執行詔令，丞相又説一遍皇帝的旨意，牟子才説："手腕可斷，文字不能改。丞相要改就自己改。"纔作罷。

淮東制置使賈似道因海州的勝利，牟子才起草獎勵詔書，僅叙述軍隊陣容强大，不提他的功勞，而且語句大多告誡規勸，賈似道不高興。又説："全蜀强盛時，官兵七八萬人，連忠義民兵是十四萬，如今官兵不超過五萬而已，應該招募新兵三萬，并且安撫慰問田、楊二家，讓他們每年都用兵來相助。這樣蜀就能够保住，否則不出三年，蜀定會喪失。"湯漢、黄蜕召令在學士院考試，牟子才出題發問，黄蜕頌揚史嵩之，便罷了黄蜕的正字官。改爲起居郎，説："外地州縣以上供來换取富貴，身邊親信以興建土木蠱惑皇上的心，小人以虚誇争逐依附勾結陷害君子，這就是天災屢次出現的原因。"

明堂典禮完成，皇帝將親臨西太乙宫致謝，實際是想游賞西湖，牟子才極力勸阻。皇子行加冠禮，當面告知大臣作樂詩，禮部進言："古時候嫡子行一次醮禮不奏樂，庶子行三次醮禮奏樂，奏樂不對。"牟子才説："嫡庶的區别，衹因所處地位不同，并不是嫡子專門用醴禮，庶子專門用醮禮。樂章是學士院舊例，况且面諭群臣，不敢不作。"詔令聽從他的話。又説："頭是蜀尾是吴，將近二萬里。如今兩淮路僅有賈似道、荆蜀僅有李曾伯兩人，值得爲此心寒。"説："應該在合肥另立淮西制置司、江淮另立荆湖制置司，并且在漣、楚、光、黄、均、房、巴、閬、綿、劍要害的州，或者修築城墻、或者增加守兵防禦。"賈似道聽到，發怒道："這是要削减我的地盤。"正月十五，召歌舞妓進宫，牟子才説："這都是董宋臣之流敗壞陛下的淳樸行爲。"權兵部侍郎，多次推辭，皇帝不答應。升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

御史洪天錫彈劾董宋臣、厲文翁以及謝堂

等，不報，出關。子才請行其言，文翁别與州郡，堂自請外補，宋臣自請解内轄職，而宋臣録黄竟不至院，蓋子才復有言也。吴子聰之姑知古爲女冠得幸，子聰因之以進，得知閤門事。子才繳之曰："子聰依憑城社，勢焰熏灼，以官爵爲市，搢紳之無耻者輻湊其門，公論素所切齒，不可用。"帝曰："子聰之除，將一月矣，乃始繳駁，何也？可即爲書行。"子才曰："文書不過百刻，此舊制也。今子聰録黄二十餘日乃至後省，蓋欲俟其供職，使臣不得繳之耳。給、舍紀綱之地，豈容此輩得以行私於其間。"於是子聰改知澧州，待次。子才力辭去，帝遣檢正姚希得挽留之，不可。

以集英殿修撰知太平州，前是例兼提領江、淮茶鹽，子才以不諳財懇免。至郡，首教民孝弟，以前人《慈竹》、《義木》二詩刻而頒之，間詣學爲諸生講説經義。修采石戰艦百餘艘，造兵仗以千計。前政負上供綱及總所綱七十萬緡，悉爲補之。蠲黄、池酒息六十餘萬貫，三縣秋苗畸零萬五千餘石，夏税畸零綢帛四千五百餘匹、絲七百餘兩、綿一萬三千餘兩、麥二千餘石。郡有平糴倉，以米五千石益之，又以緡錢二十六萬創抵庫，歲收其息以助糴本。召入對，權工部侍郎。

時丁大全與宋臣表裏濁亂朝政，子才累疏辭歸。初，子才在太平建李白祠，自爲記曰："白之斥，實由高力士激怒妃子，以報脱靴之憾也。力士方貴倨，豈甘以奴隸自處者。白非直以氣陵亢而已，蓋以爲掃除之職固當爾，所以反其極重之勢也。彼昏不知，顧爲逐其所忌，力士聲勢益張，

等，没有答覆，出京城。牟子才請求采納他們的意見，厲文翁另外授州官，謝堂自己提出補地方官職，董宋臣自己提出解除内轄之職，而董宋臣的任命文書最終没送到門下省，因爲牟子才又説了話。吴子聰的姑姑吴知古做女道士得到皇帝寵幸，吴子聰因此而進用，授知閤門事。牟子才退還詔命説："吴子聰依靠權勢，氣焰灼手可熱，拿官爵作交易，士大夫中無耻之徒聚集在他門下，是公論向來痛恨的，不能重用。"皇帝説："吴子聰的任命，已近一個月，纔開始退還駁正，爲什麽？可以馬上給他寫任命。"牟子才説："寫任命不超過一晝夜，這是老規矩。如今吴子聰的復請文件二十多天纔到達門下省，是想等他到職，使得臣不能够退還罷了。給事中、中書舍人是執掌綱紀的地方，豈能容這種人在中間謀私。"於是吴子聰改爲澧州知州，依次等待。牟子才極力辭職，皇帝派檢正官姚希得挽留他，不行。

以集英殿修撰爲太平州知州，在此前依例兼提領江、淮茶鹽，子才因不熟悉財政懇求免除差遣。到州上任，首先教導百姓孝順友愛，將前人《慈竹》、《義木》二首詩刊刻頒行，偶爾到州學向學生講解經書義理。修造采石之役所用戰船一百多艘，營造兵器數以千計。前任所欠上繳朝廷的錢糧以及本路總領所錢糧七十萬緡，全都補上。免除黄州、池州酒税六十多萬貫，三縣秋税結餘一萬五千多石，夏税結餘綢帛四千五百多匹、絲七百多兩、綿一萬三千多兩、麥二千多石。州裏有平價購存的糧倉，以米五千石增加儲藏，又以緡錢二十六萬設權抵當庫，每年收取利息資助買糧本錢。徵召入京應對，權工部侍郎。

當時丁大全與董宋臣裏外敗壞朝政，牟子才多次上疏請求辭職還鄉。當初，牟子才在太平州建造李白祠，自作記文道："李白被貶斥，實因高力士激怒楊貴妃，以報復脱靴之恨。高力士正位尊權大，豈是甘心以奴僕自居的人。李白不僅憑氣概冒犯而已，是認爲廓清之職本來就應當這樣，所以冒犯了他非常尊貴的權勢。唐玄宗糊塗，反而替他排除仇敵，高力士聲勢愈發囂張，

宦官之盛，遂自是始。其後分提禁旅，蹀血宮庭，雖天子且不得奴隸之矣。”又寫力士脱靴之狀，爲之贊而刻諸石。屬有拓本遺宋臣，宋臣大怒，持二碑泣訴于帝，乃與大全合謀，嗾御史交章誣劾子才在郡公燕及餽遺過客爲入己，降兩官，猶未已。帝疑之，密以槧問安吉守吴子明，子明奏曰：“臣嘗至子才家，四壁蕭然，人咸知其清貧，陛下毋信讒言。”帝語經筵官曰：“牟子才之事，吴子明乃謂無之，何也？”衆莫敢對，戴慶炣曰：“臣憶子才嘗繳子明之兄子聰。”帝曰：“然。”事遂解。蓋公論所在，雖仇讎不可廢也。未幾，大全敗，宋臣斥，誣劾子才者悉竄嶺海外，乃復子才官職，提舉玉隆萬壽宮。

宦官猖獗，從此而起。以後分別率領禁兵，厮殺在宮庭，即使身爲天子也將不能指揮他了。”又描摹高力士脱靴的樣子，寫贊詞而且刻在石上。剛好有人把拓本給了董宋臣，董宋臣很生氣，拿着二碑拓本向皇帝哭訴，就同丁大全合夥謀劃，唆使御史先後上奏誣陷彈劾牟子才在州公宴以及饋贈客人的花費是私自侵吞，降兩級官，還不肯罷休。皇帝起疑，暗中寫信詢問安吉太守吴子明，吴子明上奏説：“臣曾到牟子才家，家徒四壁，人們都知道他清廉貧窮，陛下不要聽信讒言。”皇帝對經筵講官説：“牟子才的事情，吴子明却説没有，爲什麽？”衆人不敢回答，戴慶炣道：“臣記牟子才曾經退還吴子明的哥哥吴子聰的任命。”皇帝説：“是這樣。”事情於是了結。有公論的地方，即使是仇人也不能置公論於不顧。没多久，丁大全垮臺，董宋臣貶走，誣陷彈劾子才的人都放逐到兩廣，於是恢復牟子才官職，提舉玉隆萬壽宮。

帝即欲召子才。會似道入相，素憚子才，又憾草詔事，僅進寶章閣待制、知温州；又嗾御史造飛語目子才爲潛黨，將中以危禍。上意不可奪，遂以禮部侍郎召，屢辭，不許。乃賜御筆曰：“朕久思見卿，故有是命，卿其勿疑，爲我强起。”故事，近臣自外召者，必先見帝乃供職；子才至北關，請内引奏事，宦者在旁沮之，帝特令見，大説，慰諭久之。

皇帝急欲徵召牟子才。適逢賈似道入朝拜相，向來忌憚牟子才，又恨起草詔書之事，牟子才僅僅任寶章閣待制、温州知州；又唆使御史把牟子才視爲吴潛黨羽，要中傷加害。皇帝主意不能更改，於是以禮部侍郎召回，多次推辭，不同意。賜給皇帝親筆道：“我想見你很久，所以有此任命，你不要懷疑，爲了我勉强復官。”舊例，侍從從外地召回的，一定先拜見皇帝然後纔上任；牟子才到北門，請求進宫奏事，宦官在一旁阻撓，皇帝特地下令召見，非常高興，安慰開導很久。

時似道自謂有再造功，四方無虞皆其力，故肆意逸樂，惡聞讜言。子才言：“開慶之時，天下岌岌殆矣，今幸復安。不知天將去疾，遂無復憂耶？抑順適吾意，而基異時不可測之禍也。奈何懷宴安以鴆毒，而不明閒暇之政刑乎！忠厚者，我朝之家法也。乃者小人枋國，始用一切以戕其脉，今當反其所爲，奈何愈益甚乎！”謂“宜悉取祖宗所以待士愛民、祈天

當時賈似道自認爲有挽救國家的功勞，邊境没有危險都是他出的力，所以放縱享樂，討厭聽到諫諍。牟子才上奏説：“開慶的時候，天下岌岌可危，如今幸虧再次安定。不知道是上天將要除去患害，於是不再有憂慮呢？還是順合自己心意，却埋下他日不可預料的禍根。爲什麽要用毒酒來享有宴樂安逸，却不利用閑暇修明政治刑法呢！忠厚，是我朝的道統。往日小人掌握國家權柄，開始運用一切手段危害道統，今天應當跟他們的所作所爲相反，怎麽更加厲害了呢！”説

永命者循而行之”，言：“議者國之元氣也。今言及乘輿，尚見優假，事關廊廟，忿怒斯形，朝政之闕失，臣下之蔽蒙，何由上達乎?”帝曰：“非卿不聞此言。”宣坐賜茶，問外事甚悉，子才具以田里疾苦對，帝顰蹙久之。即兼侍讀，尋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

宋臣有内侍省押班之命，舉朝争之不能得。子才入疏，詰朝，帝出其疏示輔臣，皆曰：“子才有憂君愛國之真，無要譽沽名之巧。”擢權禮部尚書。祀明堂，子才爲執綏官，帝問漢、唐文物，占對詳贍。時士大夫小迕權臣，輒竄流，子才請重者量移，輕者放還。兼直學士院，前是儤直多以疾免，子才始復舊制，帝賜詩褒賞。每直，輒召對内殿，語至夜分，或就賜酒果。

兼給事中，彗星見，應詔上封事，請罷公田，更七司法。正爲尚書，力辭，不許。升修國史、實録院修撰。徐敏子以星赦量移，似道惡其爲潛所用，諷後省繳之，子才不可。葉李、吕宙之等上書攻似道，似道怒，欲殺之，以它事下天府獄。子才請宥之，又遺書似道，似道復書辭甚忿，徑從天府斷遣，不復以聞，蓋懼子才再有論駁也。

度宗在東宫，雅敬子才，言必稱先生。即位，授翰林學士、知制誥，力辭不拜，請去不已。進端明殿學士，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贈四官，官其後二人。

子才事親甚孝。弟子方客死公安，挾其柩葬安吉。女弟在眉山，拔其家于兵火，致之安吉。在吉州，文天祥以童子見，即期以遠大。所薦士

“應該全部采取祖宗對待士大夫愛護百姓、敬順上天永保國運的方法遵循并實行”，上奏説：“議論是國家的元氣。如今提到皇帝，還被寬待，事關朝廷，憤怒就表現出來，朝政的闕失，大臣隱瞞欺騙，通過什麽傳到皇上那裏呢?”皇帝説：“要不是你聽不到這些意見。”賜座賜茶，詢問外面的事很詳細，牟子才將百姓疾苦回答，皇帝皺眉很久。馬上就兼侍讀，隨即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

董宋臣有内侍省押班的任命，滿朝反對都無用。牟子才上疏，第二天早上，皇帝拿出他的奏章給輔政大臣看，都説：“牟子才有憂君愛國的忠誠，没有沽名釣譽投機取巧。”擢升權禮部尚書。祭祀明堂，牟子才爲執綏官，皇帝問漢、唐禮制，應口對答很詳細。當時士大夫稍有冒犯執政大臣，往往流放，牟子才請求重的酌情移近安置，輕的釋放回來。兼直學士院，以前官吏連日值宿常因病不去，牟子才開始恢復舊制度，皇帝賜詩褒獎。每次值宿，往往在宫裏召見問答，談到夜半，有時順便賜酒果。

兼給事中，彗星出現，應對上密封奏章，請求撤銷公田法，改變七司法。實任尚書，極力推辭，不允許。升修國史、實録院修撰。徐敏子因彗星大赦酌情移近安置，賈似道憎恨他爲吴潛所信任，勸説中書門下省駁回，牟子才反對。葉李、吕宙之等上書攻擊賈似道，賈似道發怒，想殺他們，用其他事情投進天府監獄。牟子才請求寬恕他們，又寫信給賈似道，賈似道回信語氣很惱怒，徑直從天府判决放逐，不再告訴此事，是害怕牟子才再有辯駁。

度宗爲太子時，很尊重牟子才，講話必稱先生。即位後，授翰林學士、知制誥，極力推辭不接受，一再請求離職。進官端明殿學士，以資政殿學士退休，去世，贈四級官，給他兩位後裔授官。

牟子才侍奉父母很孝順。弟弟牟子方客死在公安縣，護送他的棺材回安吉埋葬。妹妹在眉山，將她家從戰火中遷移，招回到安吉。在吉州，童子文天祥來拜見，以前程遠大寄予希望。

若李芾、趙卯發、劉黻、家鉉翁，後皆爲忠義士。平江守吳淵籍富民田以千餘畝遺子才，皆却之。身後家無餘貲，賣金帶乃克葬。有《存齋集》、内制外制、《四朝史稿》、奏議、經筵講義口義、《故事四尚》、《易編》、《春秋輪幅》。子巘，大理少卿。

所薦舉的士人如李芾、趙卯發、劉黻、家鉉翁，後來都成了忠義之士。平江長官吳淵没收富家田地一千多畝送給子才，全都拒絕。死後家中没有多餘的財貨，變賣金帶得以安葬。有《存齋集》、内制外制、《四朝史稿》、奏議、經筵講義口義、《故事四尚》、《易編》、《春秋輪輻》。兒子牟巘，大理少卿。

朱貔孫

朱貔孫字興甫，浮梁人。淳祐四年進士，授臨江軍學教授。丞相史嵩之聞貔孫名，欲致之館下，以禄未及親辭。喪父，服除，授福州學教授，差充江東安撫司幹辦公事。制置使王埜、丘岳、馬光祖、趙與𥲅皆薦之。丁大全在臺，勢焰熏灼，天久陰雨，貔孫貽書政府，言回積陰之道，去奸邪，罷手實，蠲米税。奸邪，指大全也。丞相董槐得書嘉嘆。主管尚書刑、工部架閣文字。

朱貔孫字興甫，浮梁人。淳祐四年進士，任臨江軍學教授。丞相史嵩之聽説朱貔孫大名，想招他到館閣中來，因俸禄不能奉養父母推辭。父親去世，喪期滿，任福州學教授，差遣江東安撫司幹辦公事。制置使王埜、丘岳、馬光祖、趙與𥲅都推薦他。丁大全在御史臺，權勢極大，天長期陰雨，朱貔孫致信中書省，論説轉陰回晴之道，除去奸邪，取消手實法，免收米税。奸邪，指丁大全。丞相董槐收到信贊嘆。主管尚書刑、工部架閣文字。

宦者董宋臣寵幸用事，貔孫發策試胄子，極論宦寺專權之患，宋臣諷言者論罷之。光祖辟添差江東安撫司機宜文字，擢史館校勘。時大全執政，使其黨許以驟用，貔孫力拒之，且謁告歸省。遷太學博士，屬帝親擢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説書，首疏論大全權奸誤國之罪，倡言學校六士之冤。又以翕聚人才，凝固人心，精擇人言；增禁旅以壯帝畿，擇良守以牧内郡，選全才以守江面，嚴舟師以防海道；因地募兵，以應突至之敵，并力合勢，以援必守之地。時有建議遷都四明者，貔孫亟上疏言："鑾輿若動，則三邊之將士瓦解，而四方之盜賊蜂起，必不可。"遂止。貔孫在講筵，言及宋臣撓政事忤旨。遷大理少卿，又遷司農少卿兼太子右諭德，詔許乘馬赴講。貔孫諭導得體，衍説經義，有關於君道者必委曲敷暢，陰寓警

宦官董宋臣得寵掌權，朱貔孫以策問考試國子學生，極力論説宦官把持政權的禍害，董宋臣暗命諫官進言罷免了他。馬光祖徵召爲江東安撫司機宜文字，擢升史館校勘。當時丁大全執政，派他的黨羽允諾破格提拔，朱貔孫堅決拒絕，并且請假探親。升爲太學博士，皇帝親自提拔爲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説書，第一道奏章論説丁大全奸巧誤國的罪行，明説太學六君子的冤屈。又以集聚人才，團結民心，精選直言；擴充禁軍保衛京城地區，選擇優秀官員治理内地州縣，挑選全面人才防守長江，整肅水軍防禦海路；根據地域招募軍隊，應付突然到來的敵人，合并力量，援助必守之地。有建議遷都四明的，朱貔孫立即上奏説："皇帝若是驚動，三面邊境的軍隊就會崩潰，而四方的强盗蜂擁而起，絶對不能遷都。"於是停止。朱貔孫在講席，説到董宋臣干擾政務違背聖旨。升爲大理少卿，又改爲司農少卿兼太子右諭德，詔令允許乘馬前往講席。朱貔孫教導得當，講解經書要義，有關君主之道反復闡明，暗中寄托告誡，太子常被他打動。兼國史院編修

戒，太子每爲之改容。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兼權直舍人院。

時大禮成，封命叢委，吏持詞頭下，每夕無慮數十，貔孫運筆如飛，夜未中已就，皆温潤典雅。遷宗正少卿。丁母憂，服除，授秘書監兼太子左諭德。改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説書，姓名已付外矣，尋復改命浙西行公田。吏并緣爲奸，貔孫疏其敝。推《春秋》尊王絀霸之旨，勸帝崇仁政，用吉士，行正論，賜賚甚渥。擢殿中侍御史兼侍講，請嚴京師淫聲奇服之禁。他所論苗耗役害及經理川蜀，皆當世急務。

宋臣覆出，朝論紛然，貔孫因對，力斥其奸，卒奪祠。升侍御史兼侍講。長星出東方，貔孫力詆外戚内臣及進奉羨餘失人心者，且曰："回天心自回人心始。"辭旨懇切，帝爲之感動，升侍讀。貔孫之再入臺，屬疆埸多事，屢陳備禦之策。理宗春秋高，倚成賈似道，似道擅命，貔孫隨事進諫，不肯阿附，至若行公田之政，屢於經筵密以告帝，似道自是深忌之。貔孫累疏求去。

理宗崩，度宗即位，擢右諫議大夫，賜紫金魚袋兼賜章服犀帶，以疾乞辭言職，遷吏部尚書，不拜。帝以舊學故雅欲留貔孫，使者旁午於道，而貔孫辭益力，以華文閣學士知寧國府，似道諷言者論罷。久之，提舉太平興國宫，復華文閣學士、知袁州。至郡，宣布德意，以戢暴禁貪爲先務。郡倉受租，舊倚斛面取贏，吏加漁取。貔孫知其敝，悉榜除之，許民自概量。宿敝頓革，田里歡聲。興學校以勸士。升敷文閣學士，知福州、福建安撫使。未幾，卒于袁之郡治。贈四官，與恩澤二，令所在給喪事。

官、實録院檢討官兼權直舍人院。

當時大典告成，封賜詔令堆積，官吏拿着起草詔令下達，每晚有幾十件，朱貔孫動筆飛快，未到夜半已經寫成，都温和典雅。升爲宗正少卿。遭母喪，服喪期滿，授秘書監兼太子左諭德。改爲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説書，姓名已公布在外，隨即又改命浙西推行公田法。胥吏合夥做壞事，朱貔孫清除弊端。推崇《春秋》尊王抑霸的宗旨，勸勉皇帝崇尚仁政，用善人，行正論，賞賜很豐厚。擢升殿中侍御史兼侍講，請求嚴明京城淫樂奇服的禁令。其他論説田税勞役的損害以及經營治理川蜀，都是當代迫切事務。

董宋臣再次出任，朝廷輿論大嘩，朱貔孫因而奏對，極力斥責他奸佞，終於削去祠禄官。升侍御史兼侍講。彗星出現東方，朱貔孫極力攻擊外戚宦官以及進供結餘失去民心者，并且説："挽回上天心意從挽回民心開始。"語意懇切，皇帝爲之感動，升侍讀。朱貔孫再次入御史臺，正值邊疆不安定，多次陳述防守的策略。理宗年事已高，依靠賈似道，賈似道擅自下令，朱貔孫隨時進諫，不肯阿諛附和，至於像實行公田法，多次在講席悄悄告訴皇帝，賈似道從此對他忌恨。朱貔孫多次上疏請求離職。

理宗去世，度宗即位，擢升右諫議大夫，賜紫金魚袋兼賜章服犀帶，因病請求辭去諫官職事，升爲吏部尚書，不接受。皇帝因過去從學緣故很想挽留朱貔孫，派去的人在路上來去，可是朱貔孫推辭越發堅決，以華文閣學士爲寧國府知府，賈似道暗中指使諫官進言罷免。很久以後，提舉太平興國宫，恢復華文閣學士、袁州知州。到了州，公布恩惠，將禁止暴虐貪污當作首要任務。州裏糧倉收租，過去以在斛取得贏餘，胥吏貪污。朱貔孫瞭解其弊害，全部張榜革除，允許百姓自用斗斛稱量。積弊革除，農民一片歡呼。興辦學校勸勉士人。升敷文閣學士，福州知州、福建安撫使。没多久，在袁州的州城所在地去世。贈四級官，賜恩子嗣二人，命令所在地厚辦

有文集、奏議行世。

歐陽守道

歐陽守道字公權，一字迂父，吉州人。初名巽，自以更名應舉非是，當祭必稱巽。少孤貧，無師，自力於學。里人聘爲子弟師，主人瞷其每食舍肉，密歸遺母，爲設二器馳送，乃肯肉食，鄰媪兒無不嘆息感動。年未三十，翕然以德行爲鄉郡儒宗。江萬里守吉州，守道適貢于鄉，萬里獨異視之。

淳祐元年舉進士，廷對，言："國事成敗在宰相，人才消長在臺諫。昔者當國惡箴規，言者疑觸迕，及其去位，共謂非才。或有迎合時宰，自效殷勤，亦有疾惡乖方，苟求玼纇，以致忠邪不辨，黜陟無章。"唱名，徐儼夫爲第一，儼夫握守道起曰："吾愧出君上矣，君文未嘗不在我上也。"授雩都主簿。

丁母憂，服除，調贛州司户，其次在十年，後萬里作白鷺洲書院，首致守道爲諸生講説。湖南轉運副使吴子良聘守道爲嶽麓書院副山長，守道初升講，發明孟氏正人心、承三聖之説，學者悦服。宗人新及子必泰先寓居長沙，聞守道至，往訪之，初猶未識也，晤語相契，守道即請于子良，禮新爲嶽麓書院講書。新講《禮記》"天降時雨、山川出雲"一章，守道起曰："長沙自有仲齊，吾何爲至此。"仲齊，新之字也。逾年，新卒，守道哭之慟，自銘其墓，又薦其子必泰於當道。子良代，守道復還吉州。

里有張某喪其父，小祥，而舅氏訟以事，繫之獄，使不得祭，邀其售己地以葬。守道聞之，嘆曰："吾惟痛斯子之不得一哭其父也，且其痛奈

喪事。有文集、奏議行世。

歐陽守道字公權，一字迂父，吉州人。起初名巽，自認爲改名應科舉不對，碰到祭祀一定自稱歐陽巽。幼年失去父親很窮，没有老師，自己努力學習。鄉人聘請給子弟做老師，主人窺見他每次不吃肉，暗地送回家給母親，便準備兩碗馬上送去，纔肯吃肉，鄰居孩子没有不嘆息感動的。年未三十，衆人趨附因道德品行成爲鄉州儒者宗師。江萬里爲吉州知州，歐陽守道正好被鄉里舉薦，江萬里特别看重他。

淳祐元年考中進士，上殿對策，説："國事成敗在於宰相，人才盛衰在於御史諫官。過去掌權的厭惡規諫，諫官懷疑冒犯，等到他離職，一起説他不是相才。有的逢迎當時的宰相，效勞賣力，也有的痛恨疾惡如仇而反常，苛責缺點，以致忠邪不辨，貶升没有章法。"宣布姓名，徐儼夫是第一名，徐儼夫拉着歐陽守道説："我慚愧高出你之上，你的文章未必不在我之上。"任雩都主簿。

遭母喪，服喪期滿，調任贛州司户，留任十年，後來江萬里建白鷺洲書院，第一個請歐陽守道來給學生講學。湖南轉運副使吴子良聘請歐陽守道擔任嶽麓書院副山長，歐陽守道第一次登席講學，闡明孟子端正民心、繼承三聖的學説，求學的人高興地接受。族人歐陽新以及兒子歐陽必泰起先寄住長沙，聽説歐陽守道到，去拜訪他，開始還不認識，見面交談很契合，歐陽守道向吴子良請示，聘請歐陽新任嶽麓書院講書。歐陽新講解《禮記》"天降時雨、山川出雲"一章，歐陽守道説："長沙自有歐陽仲齊，我爲何到這兒來。"仲齊，是歐陽新的字。過了一年，歐陽新去世，歐陽守道爲他哭得很傷心，親自給他的墓碑題銘，又向當權的人推薦他的兒子歐陽必泰。吴子良卸任，歐陽守道又回到吉州。

鄉里有張某死了父親，一周年祭時，舅父用其他事告他，關進監獄，使得他不能祭奠，强求他賣給自己地纔能安葬。歐陽守道聽説後，嘆道："我痛心這兒子不能够哭他的父親，對這痛

何?”明日告之邑令曰:“此非人心,瀆祭而薄之,撓葬而奪之,舅如此,是自食其肉也。請任斯子出,祭而復獄。”令亟出之。其舅醜誣守道,守道亦不自辨。轉運使包恢爲請祠于朝。萬里入爲國子祭酒,薦爲史館檢閱,召試館職,授秘書省正字。

安南國王陳日照傳位其子,求封太上國王,下省官議。守道謂:“太上者,漢高帝以尊其父,累朝未之有改,若賜詔書稱太上國王,非便。南越尉佗嘗自稱‘蠻夷大長老’,正南夷事也。《禮》,方伯自稱曰‘天子之老’,大夫致仕曰‘老’,自稱亦曰‘老’。自蠻夷言之則有尉佗之故事;自中國言之,亦方伯致仕者之常稱。漢亦有老上單于之號,易‘太’以‘老’無損。或去‘上’字存其‘太’字,太王則有古公,三太、三少,太宰、少宰,‘太’所以別於‘少’也。謂父爲太,則子爲少矣。太以尊言,則太后、太妃、太子、太孫;以卑言,則太史、太卜、太祝、樂太、師太,固上下所通用也。”時病足,不及與議。

遷校書郎兼景憲府教授,遷秘書郎,轉對,言:“欲家給人足,必使中外臣庶無復前日言利之風而後可。風化惟反諸身,化之以儉,而彼不爲儉,吾惟有卑宫室、菲飲食;化之以廉,而彼不興廉,吾惟有不貴難得之貨、不厚無益之藏。”以言罷。守道徒步出錢塘門,唯書兩篋而已。理宗遺詔聞,守道與其徒相嚮哭踊,僮奴孺子各爲悲哀。咸淳三年,特旨與祠。詔大臣舉賢才,少傅吕文德舉九十六人,守道預焉。添差通判建昌軍,以書謝廟堂曰:“史贊大將軍不薦士,今大將軍薦士矣,而某何以得

苦怎麽辦?”明天告訴縣令説:“這不是人心,臨祭逼迫他,阻撓安葬,像這樣的舅父,是自己吃他的肉。請放這個兒子出來,祭奠之後再入獄。”縣令馬上放了他。舅父毁謗歐陽守道,歐陽守道也不解釋。轉運使包恢爲他向朝廷請求宫觀官。江萬里進京任國子祭酒,推薦他爲史館檢閲,徵召應試館職,授秘書省正字。

安南國王陳日照傳位給他兒子,請求封太上國王,下到中書省公議。歐陽守道説:“太上皇,漢高祖用來尊稱他父親,歷代没有改變,如果賜予詔書稱太上國王,不合適。南越尉佗曾自稱‘蠻夷大長老’,正是南夷的事。《禮》,諸侯自稱叫‘天子之老’,大夫退休叫‘老’,自稱也叫‘老’。拿蠻夷來説有尉佗的先例;從中原大國來講,也是諸侯退休之人的通常稱呼。漢朝也有老上單于的稱號,用‘老’换‘太’没有損害。或者去掉‘上’字保留他的‘太’字,太王有古公,三太、三少,太宰、少宰,‘太’因此有别於‘少’。稱父親作太,兒子就是少了。太以尊貴的來説,有太后、太妃、太子、太孫;以卑微的來講,有太史、太卜、太祝、樂太、師太,本來就是上下所通用的。”當時患足疾,未能參與議論。

升爲校書郎兼景憲府教授,升爲秘書郎,輪流應對,説:“想要百姓富足,一定要讓内外官民再没有從前那種求利的風氣然後纔行。教化惟有返回到自身,教育百姓勤儉,可他們不事勤儉,我惟有住簡陋房屋、吃粗茶淡飯;教導百姓要廉,可他們不興廉,我惟有不看重難得的財物、不聚集没有益處的收藏。”因爲言官論説而罷官。歐陽守道徒步走出錢塘門,惟有書籍兩箱而已。聽到理宗的遺詔,歐陽守道同他的弟子相對哭泣,僕人兒童爲之悲傷。咸淳三年,特下詔書賜予宫觀官。詔令大臣推舉賢能人才,少傅吕文德推舉九十六人,歐陽守道在其中。差遣通判建昌軍,寫信向朝廷辭謝説:“史書稱贊大將軍不舉薦士人,如今大將軍舉薦士人,可我憑什麽

此於大將軍哉。幸嘗蒙召，擢備數三館，異時或者謂其放廢無聊，托身諸貴人，虧傷國體，則寧得而解，願仍賦祠禄足矣。”遷著作佐郎兼崇政殿説書兼權都官郎官。經筵所進，皆切於當世務，上爲動色。遷著作郎，卒，家無一錢。

守道之兄之妻蚤喪，其子演五歲餘，且多病，浚生甫數月，守道三十未有室，顧無能乳哺者，日夜抱二子泣，里巷憐之。演既長，出莫知所之，守道哭而求諸野，終不能得，三年不食肉，憔悴不釋者終身。吉有賢守而大家怨之厚誣以贓者，下其事常平使者。會旱甚，禱雲騰，守道曰："無以禱也，雲騰之神，唐郡守吴侯也。冤莫甚於前守，冤不直而吴侯於禱，侯有辭矣。匹婦藏冤，旱或三年，冤在民牧，害豈其小。”反覆千餘言，或迂笑之，守道不改，告來者不倦，守卒以得直。所著有《易故》、文集。

論曰：湯璹立朝蹇諤。蔣重珍自擢巍科，既居盛名之下，而能樹立於當世，可謂難矣。牟子才、朱貔孫，直聲著于中外。歐陽守道，廬陵之醇儒也。

從大將軍那裏得到官呢。有幸曾受召，提拔充數在三館，他日或許有人説我放縱頹廢無所事事，寄身於富貴的人中間，損害國家體統，我難道能够解釋，希望仍舊給予宫觀官足够了。”升爲著作佐郎兼崇政殿説書兼權都官郎官。講席上的進言，都切合於當代事務，皇帝爲之震動。改爲著作郎，去世，家中一無所有。

歐陽守道的哥哥和嫂子死得早，他們的兒子歐陽演五歲多，而且多病，歐陽浚生下來幾個月，歐陽守道三十没有成家，所以没有能給喂奶的人，日夜抱着兩個孩子哭泣，鄰人可憐他們。歐陽演長大以後，外出不知去向，歐陽守道哭着去野外找他，最終未能找到，三年不吃肉，憔悴不能忘記一輩子。吉州有賢良太守却有富室誣蠛他貪贓，把這件事交給常平使者。碰上大旱，祈求下雨，歐陽守道説："用不着祈求雨神，是唐太守吴侯。冤枉没有比前任知州更大的，冤屈不平反却向吴侯祈求，吴侯惟有謝絶。民婦有冤，天旱或許三年，冤在父母官身上，災禍豈能小。”反反覆覆説了許多，有人笑他迂腐，歐陽守道不變，向後來的人申訴不歇，太守終於因而得到平反。所著有《易故》、文集。

論曰：湯璹立身朝廷忠直敢言。蔣重珍自從選拔高等，已經處在盛名之下，却能够在當代有建樹，可以説難了。牟子才、朱貔孫，正直名聲在内外顯揚。歐陽守道，是廬陵的淳儒。



宋史卷四百十二

列傳第一百七十一

孟珙　杜杲(子)庶　王登　楊掞　張惟孝　陳咸

孟珙　孟宗政

孟珙字璞玉，隨州棗陽人。四世祖安，嘗從岳飛軍中有功。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駐團山，父宗政時爲趙方將，以兵禦之。珙料其必窺樊城，獻策宗政由羅家渡濟河，宗政然之。越翼日，諸軍臨渡布陣，金人果至，半渡伏發，殲其半。宗政被檄援棗陽，臨陣嘗父子相失，珙望敵騎中有素袍白馬者，曰："吾父也。"急麾騎軍突陣，遂脫宗政。以功補進勇副尉。

十二年，完顏訛可步騎二十萬分兩路攻棗陽，環集城下，珙登城射之，將士驚服。宗政命珙取它道劫金人，破寨十有八，斬首千餘級，大俘軍器以歸，金人遁，以功升下班祇應。

十四年，入謁制置使趙方，一見奇之，辟光化尉，轉進武校尉。十六年，以功特授承信郎。丁父憂，制置使起復之，珙辭，訖葬趣就職，又辭，轉成忠郎。理宗即位，特授忠翊郎，尋差峽州兵馬監押兼在城巡檢，京湖制置司差提督虎翼突騎軍馬，又辟京西第五副將，權管神勁左右軍統制。

初，宗政招唐、鄧、蔡壯士二萬

孟珙字璞玉，隨州棗陽人。四世祖孟安，曾在岳飛部隊裏從軍立了功。嘉定十年，金人侵犯襄陽，駐扎在團山，父親孟宗政當時做趙方的將領，帶兵抵禦他們。孟珙料到他們必定窺視樊城，向孟宗政獻計從羅家渡渡河，孟宗政同意這個主意。過了第二天，各軍對着渡口安排陣營，金人果然來到，渡到一半時伏兵出擊，殲滅他們半數。孟宗政接到軍書援助棗陽，到了戰場上一度父子互相失散，孟珙望見敵人騎兵中有穿白衣騎白馬的人，說："是我父親。"趕緊指揮騎兵衝擊敵陣，於是解救了孟宗政。因功補進勇副尉。

十二年，完顏訛可率領步兵騎兵二十萬分兩路進攻棗陽，包圍集結城下，孟珙登城向他們射擊，官兵們震驚欽佩。孟宗政命令孟珙從其他道路襲擊金人，攻破營寨十八座，斬得首級一千多個，繳獲了許多武器返還，金人逃跑，因功升下班祇應。

十四年，進京謁見制置使趙方，趙方一看見他就認爲他與衆不同，徵用爲光化縣尉，轉進武校尉。十六年，因功特別授予承信郎。因父親去世服喪，制置使起用他，孟珙辭謝，到父親安葬纔就職，又辭謝，轉爲成忠郎。理宗即位，破格授任忠翊郎，不久差遣峽州兵馬監押兼在城巡檢，京湖制置司派遣他爲提督虎翼突騎軍馬，又徵用爲京西第五副將，權管神勁左右軍統制。

起初，孟宗政招募唐州、鄧州、蔡州勇士兩

餘人，號“忠順軍”，命江海總之，衆不安，制置司以珙代海，珙分其軍爲三，衆乃帖然。紹定元年，珙白制置司創平堰于棗陽，自城至軍西十八里，由八疊河經漸水側，水跨九阜，建通天槽八十有三丈，溉田十萬頃，立十莊三轄，使軍民分屯，是年收十五萬石。又命忠順軍家自畜馬，官給芻粟，馬益蕃息。二年，升京西第五正將、棗陽軍總轄，本軍屯駐忠順三軍。明年，差京西兵馬都監。丁母憂。又明年，起復京西兵馬鈐轄、棗陽軍駐劄，仍總三軍。

萬多人，號稱“忠順軍”，命令江海統率他們，衆人不安心，制置司任命孟珙代替江海，孟珙將他們分作三部，大家就服帖。紹定元年，孟珙建議制置司在棗陽興造平堰，從城到軍營西邊十八里，從八疊河經過漸水邊，水流跨過九座土山，修建通天槽八十三丈，灌溉田地十萬頃，建立十莊三轄，讓軍民分別屯田，這年收穫十五萬石。又命令忠順軍每家自己養馬，官府供給糧草，馬匹繁殖得更多。二年，升爲京西第五正將、棗陽軍總轄，棗陽軍部隊就屯駐忠順三軍地區。第二年，差遣爲京西兵馬都監。遭母喪。又過一年，喪期未滿又起用爲京西兵馬鈐轄、棗陽軍駐劄，仍舊統領忠順三軍。

六年，大元將那顏倴盞追金主完顏守緒，逼蔡，檄珙戍鄂，討金唐、鄧行省武仙。仙時與武天錫及鄧守移剌瑗相掎角，爲金盡力，欲迎守緒入蜀，犯光化，鋒剽甚。天錫者，鄧之農夫，乘亂聚衆二十萬爲邊患。珙逼其壘，一鼓拔之，壯士張子良斬天錫首以獻。是役獲首五千級，俘其將士四百餘人，户十二萬二十有奇，乃授江陵府副都統制，賜金帶。

六年，大元將領那顏倴盞追擊金主完顏守緒，逼近蔡州，傳書孟珙守衛鄂州，討伐金唐、鄧行省武仙。武仙當時跟武天錫以及鄧州守臣移剌瑗互成分兵夾擊的形勢，替金盡力，想迎接完顏守緒進入蜀地，進犯光化，勢頭凶猛得很。武天錫這個人，是鄧州的農民，趁動亂聚集人衆二十萬構成邊疆患害。孟珙逼近其營壘，一鼓作氣攻下來，壯士張子良斬了武天錫首級來獻。這場戰役獲敵人首級五千，俘虜其官兵四百多人，人户十二萬零二十還多，於是授任江陵府副都統制，賜給金帶。

制置司檄珙問邊事，珙曰：“金人若向吕堰，則八千人不爲少，然須木查、騰雲、吕堰等寨受節制乃可濟。”已而劉全、雷去危兩部與金人戰于夏家橋，小捷。有頃，金人犯吕堰，珙喜曰：“吾計得矣。”亟命諸軍追擊吕堰，進逼大河，退逼山險，寨軍四合，金人棄輜重走，獲甲士五十有二，斬首三千，馬牛橐駝以萬計，歸其民三萬二千有奇。瑗遣其部曲馬天章奉書請降，得縣五，鎮二十二，官吏一百九十三，馬軍千五百，步軍萬四千，户三萬五千三百，口十二萬五千五百五十三。珙入城，瑗伏階下請死，珙爲之易衣冠，以賓禮見。

制置司傳書孟珙詢問邊疆事務，孟珙説：“金人如果直撲吕堰，那麽八千人不算少，但是必須木查、騰雲、吕堰等寨接受指揮纔能成。”不久劉全、雷去危兩支部隊與金人在夏家橋交戰，小勝。過了一些時候，金人進犯吕堰，孟珙高興地説：“我的計策實現了。”立即命令各路軍隊追擊吕堰，往前逼近大河，往後逼近高山險阻，寨兵從四面會合，金人丢棄輜重逃跑，俘獲披甲的兵士五十二人，斬得首級三千，馬牛駱駝數以萬計，回歸的百姓三萬二千還多。移剌瑗派他的部下馬天章捧着書信投降，收復五個縣，二十二個鎮，官吏一百九十三，騎兵一千五百，步兵一萬四千，民户三萬五千三百，人口十二萬五千五百五十三。孟珙進入城中，移剌瑗趴在臺階下請求一死，孟珙替他换過衣帽，以賓客之禮相

見。

初，仙屯順陽，爲宋軍所撓，退屯馬蹬。金順陽令李英以縣降，申州安撫張林以州降，珙言："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籍爲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勢。"制置司是之。七月己酉，仙愛將劉儀領壯士二百降，珙問仙虛實，儀陳："仙所據九寨，其大寨石穴山，以馬蹬、沙窩、岵山三寨蔽其前；三寨不破，石穴未易圖也。若先破離金寨，則王子山寨亦破，岵山、沙窩孤立，三帥成禽矣。"珙翼日遣兵向離金，盧秀執黑旗帥衆入寨，金人不疑爲宋軍，乃分據巷道，大呼縱火，掩殺幾盡。是夜，壯士楊青等擣王子山寨，護帳軍酣寢，王建入帳中，斬金將首囊佩之，平明視之，金小元帥也。

起初，武仙屯駐順陽，被宋軍困擾，退駐馬蹬。金順陽縣令李英率縣歸降，申州安撫張林率州歸降，孟珙說："歸附的百姓，應當就他們家鄉的土地讓他們耕種，就他們百姓裏面選立他們的首腦，年輕力壯的登記在軍籍，使他們自己耕種自己防禦，有才幹的人分給土地，任命職責，各自招募屬下來削弱他們的勢力。"制置司認爲很對。七月己酉，武仙寵信的大將劉儀率領壯士二百歸降，孟珙詢問武仙實際情況，劉儀陳述："武仙所據守的九個寨，其中大寨石穴山，靠馬蹬、沙窩、岵山三個寨擋在前面；三寨不攻破，石穴是不容易謀取的。如果先攻破離金寨，那麽王子山寨也就攻破，岵山、沙窩孤立，三個首領就可擒住了。"孟珙第二天派兵直撲離金，盧秀舉着黑旗帶領士兵們入寨，金人没有懷疑是宋軍，於是就分頭把住巷道，大叫放火，突襲殺敵幾乎全殲。這夜，壯士楊青等直擣王子山寨，保衛營帳的士兵正熟睡，王建進到帳幕裏面，砍下金軍將領的首級用袋子裝了挂着，等天亮一看，是金國小元帥。

丙辰，出師馬蹬，遣樊文彬攻其前門，成明等邀截西路，一軍圍訖石烈，一軍圍小總帥寨，火燭天，殺僇山積，餘逸去者復爲成明伏軍所得，壯士老少萬二千三百來歸。師還，至沙窩西，與金人遇，大捷。是日，三戰三克。未幾，丁順等又破默候里寨。珙召儀曰："此寨既破，板橋、石穴必震，汝能爲我招之乎?"儀曰："晋德與花腿王顯、金鎮撫安威故舊，招之必來。"乃遣德行。儀又請選婦人三百僞逃歸，懷招軍榜以向，珙從之。威見德，敘情好甚歡，介德往見顯，顯即日以書乞降。德復請珙遣劉儀候之。顯軍約五千，猶未解甲，珙令作栲栳陣；入陣，周視良久，乃去，如素所撫循；饗以牛酒，皆醉飽歌舞。珙料武仙將上岵山絶頂窺伺，

丙辰，出兵馬蹬，派遣樊文彬攻打它的前門，成明等阻截西路，一支部隊包圍訖石烈，一支部隊包圍小總帥寨，火光衝天，尸積如山，其餘逃走的又被成明伏兵擒獲，壯丁老少一萬二千三百人前來歸順。軍隊回營，到沙窩西邊，與金人遭遇，大勝。這天，三戰三勝。没多久，丁順等又攻下默候里寨。孟珙叫來劉儀說："這個寨已經攻破，板橋、石穴定會震動，你能替我招降他們嗎?"劉儀說："晋德和花腿王顯、金鎮撫安威是老相識，招降他們定會來的。"於是派晋德前往。劉儀又請求選婦女三百人假裝逃回去，懷藏招撫軍隊的告示過去，孟珙聽從了他。安威見到晋德，暢叙友誼很高興，介紹晋德去見王顯，王顯當天寫信請求歸降。晋德又請求孟珙派劉儀迎候他們。王顯部隊大約五千，還没有卸下鎧甲，孟珙命令他們布置栲栳陣；進入陣中，環顧許久，纔撤去，好像平素所安撫的那樣；用牛和酒犒勞，都喝醉吃飽歌唱舞蹈。孟珙估計武仙將

令樊文彬詰旦奪岵山，駐軍其下，前當設伏，後遮歸路。已而仙衆果登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衆失措，枕藉厓谷，山爲之赬，殺其將兀沙惹，擒七百三十人，棄鎧甲如山。薄暮，珙進軍至小水河，儀還，具言仙不欲降，謀往商州依險以守，然老稚不願北去，珙曰："進兵不可緩。"夜漏十刻，召文彬等受方略，明日攻石穴九寨。丙辰，蓐食啓行，晨至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吴元濟之時也。"策馬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而以文彬往來給事。自寅至巳力戰，九寨一時俱破，武仙走，追及於鮎魚寨，仙望見，易服而遁。復戰于銀葫蘆山，軍又敗，仙與五六騎奔。追之，隱不見。降其衆七萬人，獲甲兵無算。還軍襄陽，轉修武郎、鄂州江陵府副都統制。

會登上岵山最高處偷偷偵察，命令樊文彬天一亮奪取岵山，駐扎軍隊在它下面，前面設置埋伏，後面堵截退路。没過多久武仙等人果然登山，等上到一半，樊文彬揮旗，伏兵四面出擊，武仙等人驚慌失措，尸體縱横相枕卧於山谷中，山都被染紅，殺了他們的大將兀沙惹，活捉七百三十人，丢棄的鎧甲堆積如山。傍晚，孟珙進兵到小水河，劉儀回來，具體地説明武仙不想投降，打算到商州依靠險阻頑抗，但是老少不願意往北邊去，孟珙説："進軍不能遲緩。"夜裹更漏十刻的時候，召來樊文彬等人布置策略，第二天攻打石穴等九寨。丙辰時分，很早就吃了飯出發，早晨到了石穴。當時久雨未止，樊文彬感到憂慮，孟珙説："這是雪夜活捉吴元濟的時機。"鞭馬直到石穴，分兵進攻，而讓文彬往來接應。從寅時到巳時奮力作戰，九寨一下子都被攻破，武仙逃跑，追到鮎魚寨，武仙望見追兵，换了服裝逃走。又在銀葫蘆山交戰，部隊又打敗，武仙同五六個騎兵奔逃。追趕他們，他們隱藏起來躲過了。收降他們軍兵七萬人，繳獲鎧甲武器無數。軍隊回到襄陽以後，轉爲修武郎、鄂州江陵府副都統制。

大元兵遣宣撫王檝約共攻蔡，制置使謀於珙，珙請以二萬人行，因命珙盡護諸將。金兵二萬騎繇真陽横山南來，珙鼓行而前，金人戰敗，却走，追至高黄陂，斬首千二百級。倴盞遣兔花忒、没荷過出、阿悉三人來迓，珙與射獵，割鮮而飲，馳入其帳。倴盞喜，約爲兄弟，酌馬湩飲之。金兵萬人自東門出戰，珙遮其歸路，掩入汝河，擒其偏裨八十有七人。得蔡降人，言城中飢，珙曰："已窘矣，當盡死而守，以防突圍。"珙與倴盞約，南北軍毋相犯。决堰水，布虎落。倴盞遣萬户張柔帥精兵五千人入城，金人鈎二卒以往，柔中流矢如猬，珙麾先鋒救之，挾柔以出。撥發官宋榮不肅，將斬之，衆下

大元軍隊派遣宣撫王檝相約共同攻打蔡，制置使同孟珙商量，孟珙請求帶二萬人前往，於是命令孟珙總領各位將軍。金軍二萬騎兵由真陽横山往南來，孟珙擊鼓行軍前進，金人戰敗，退走，追到高黄陂，砍得首級一千二百。那顏倴盞派遣兔花忒、没荷過出、阿悉三人來迎，孟珙同他們打獵，割殺野獸而飲酒，騎馬進到他們營帳中。那顏倴盞高興，結爲兄弟，用酒杯裝馬奶讓他喝。金兵一萬人從東門出來迎戰，孟珙阻截他們退路，掩殺進了汝河，活捉他們偏將八十七人。接納蔡歸降的人，他們報告城中饑荒，孟珙説："已經窘困了，應當拼死把守，以防止突圍。"孟珙和那顏倴盞約定，南北方軍隊不要互相侵犯。打開水堰，設置籬笆障礙。那顏倴盞派遣萬户張柔帶領精鋭部隊五千人進城，金人用鈎抓了兩個士兵走，張柔身中亂箭像刺猬那樣，孟珙指揮先鋒救他，抱着張柔衝出來。撥發官宋榮

馬羅拜以請，猶杖之。黎明，珙進逼石橋，鈎致生俘郭山，戰少却。金人突至，珙躍馬入陣，斬山以徇，軍氣復張，殊死戰，進逼柴潭立栅，俘金人百有二，斬首三百餘級。翼日，命諸將奪柴潭樓。金人争樓，諸軍魚貫而上。金人又飾美婦人以相蠱，麾下張禧等殺之，遂拔柴潭樓，俘其將士五百三十有七人。蔡人恃潭爲固，外即汝河，潭高於河五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珙召麾下飲，再行，曰："柴潭非天造地設，樓伏弩能及遠而不可射近，彼所恃此水耳，决而注之，涸可立待。"皆曰："堤堅未易鑿。"珙曰："所謂堅者，止築兩堤首耳，鑿其兩翼可也。"潭果决，實以薪葦，遂濟師攻城，擒其兩將斬之，獲其殿前右副點檢温端，磔之城下，進逼土門。金人驅其老稚熬爲油，號"人油炮"，人不堪其楚，珙遣道士説止之。

不恭敬，將要殺他，衆人下馬環拜求情，還是用棍打了他。天剛亮，孟珙向前逼近石橋，用鈎活捉俘虜郭山，交戰稍稍後退。金人突然來到，孟珙跳上馬衝入戰場，砍了郭山示衆，士氣再振，拼死作戰，進逼柴潭栅欄，俘虜金人一百零二，斬得首級三百多。第二天，命令各位將領奪取柴潭樓。金人争樓，各路隊伍接連上陣。金人又裝扮美女來蠱惑他們，部下張禧等人殺了這些人，於是攻下柴潭樓，俘虜他們官兵五百三十七人。蔡人倚仗潭作屏障，外面臨靠汝河，潭高出河面五六丈，城上金字號樓藏大弩，傳説下面有龍，人都不敢接近，官兵猶豫害怕。孟珙召集部下喝酒，喝到第二遍，説："柴潭不是天造地設，樓上暗弩能射到遠處却不能射近處，他們所依靠的是這水罷了，决口讓它流光，馬上就能使之乾涸。"都説："堤壩堅固不容易鑿開。"孟珙説："所謂堅固，衹是修築的堤壩兩頭罷了，鑿它的兩邊就行。"潭果然决口，用柴草填上，於是就讓部隊渡過去攻城，捉住他們兩個將領砍了，俘獲他們殿前右副點檢温端，在城下剮了，往前逼近土門。金人驅趕他們的老幼熬成油，號稱"人油炮"，人們不能忍受那痛苦，孟珙派道士游説阻止了他們。

端平元年正月辛丑，黑氣壓城上，日無光，降者言："城中絶糧已三月，鞍靴敗鼓皆糜煮，且聽以老弱互食，諸軍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斬敗軍全隊，拘其肉以食，故欲降者衆。"珙下令諸軍衔枚，分運雲梯布城下。己酉，珙帥師向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諸將聞鼓則進，馬義先登，趙榮繼之，萬衆競登，大戰城上，降其丞相烏古論栲栳，殺其元帥兀林達及偏裨二百人。門西開，招㑞盞入，江海執其參政張天綱以歸。珙問守緒所在，天綱曰："城危時即取寶玉置小室，環以草，號泣自經，曰'死便火我'，烟焰未絶。"珙與㑞盞分守緒骨，得金謚寶、

端平元年正月辛丑日，黑氣壓在城的上空，太陽暗淡無光，投降的人説："城中斷糧已經三個月，馬靴破鼓都煮爛了吃，而且聽任老弱互相吃人，各部隊每天用人畜的骨頭拌着燕巢泥土吃，又常常殺盡打敗仗的部隊，取他們的肉來吃，所以想投降的人很多。"孟珙下令各部隊默不出聲，分頭搬運雲梯放置在城下。己酉日，孟珙帶領軍隊奔向南門，到金字樓，擺開雲梯，命令各位將領聽到鼓聲就前進，馬義最先登上，趙榮緊跟着他，幾萬士卒競相攀登，在城上激烈交戰，收降他們的丞相烏古論栲栳，殺了他們元帥兀林達以及偏將二百人。城門西面打開，叫那顔㑞盞進來，江海押着他們的參政張天綱回來。孟珙問完顔守緒在什麼地方，張天綱説："城池危險的時候就拿了寶玉放到小屋，周圍堆上草，號哭着上吊，説'死了就燒了我'，烟火還没滅

玉帶、金銀印牌有差。還軍襄陽，特授武功郎、主管侍衛馬軍行司公事。擢建康府都統制兼權侍衛馬軍行司職事。

太常寺簿朱楊祖、看班祗候林拓朝八陵，諜云大元兵傳宋來爭河南府，哨已及盟津，陝府、潼關、河南皆增屯設伏，又聞淮閫刻日進師，衆畏不前。珙曰："淮東之師，由淮、泗溯汴，非旬餘不達，吾選精騎疾馳，不十日可竣事；逮師至東京，吾已歸矣。"於是晝夜兼行，與二使至陵下，奉宣御表，成禮而歸。制置司奏留珙襄陽兼鎮北軍都統制。鎮北軍者，珙所招中原精鋭百戰之士萬五千餘人，分屯漅北、樊城、新野、唐、鄧間。俄令赴樞密院稟議，授帶御器械。二年，授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時暫黄州駐劄，朝辭，上曰："卿名將之子，忠勤體國，破蔡滅金，功績昭著。"珙對曰："此宗社威靈，陛下聖德，與三軍將士之勞，臣何力之有？"帝問恢復，對曰："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材，以俟機會。"帝問和議，對曰："臣介冑之士，當言戰，不當言和。"賜賚甚厚。兼知光州，又兼知黄州。

三年，珙至黄，增埤浚隍，蒐葺軍實，邊民來歸者日以千數，爲屋三萬間居之，厚加賑貸。又慮兵民雜處，因高阜爲齊安、鎮淮二寨，以居諸軍。創章家山、毋家山兩堡爲先鋒、虎翼、飛虎營。兼主管管内安撫司公事，節制黄蘄光、信陽四郡軍馬。

大元兵攻蘄州，珙遣兵解其圍；又攻襄陽，隨守張龜壽、荆門守朱楊祖、郢守喬士安皆委郡去，復州施子仁死之，江陵危急。詔沿江、淮西

盡。"孟珙和那顔倴盞平分完顔守緒遺骨，獲取金謚寶、玉帶、金銀印牌不等。軍隊回到襄陽，特別授予武功郎、主管侍衛馬軍行司公事。提拔爲建康府都統制兼權侍衛馬軍行司職事。

太常寺簿朱楊祖、看班祗候林拓朝拜八陵，諜報説大元軍中傳説宋來爭奪河南府，前哨已經到了盟津，陝府、潼關、河南都增兵埋伏，又聽説淮帥克期出兵，衆人畏縮不前。孟珙説："淮東的軍隊，從淮、泗上溯到汴，没有十多天到不了，我選精鋭騎兵快奔，不到十天可以完事；等到軍隊到東京，我已經回來了。"於是晝夜兼程，同二位使臣到了陵下，捧讀皇帝表文，行完禮回來。制置司上書挽留孟珙在襄陽兼鎮北軍都統制。鎮北軍，是孟珙所招募的中原精鋭身經百戰的士兵一萬五千多人，分别屯守漅北、樊城、新野、唐、鄧之間。不久命令前往樞密院彙報參議，授任帶御器械。二年，授任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當時暫在黄州駐扎，上朝辭行，皇帝説："你是名將之子，忠誠勤勉關心國事，破蔡滅金，功勛卓著。"孟珙回答説："這是宗廟社稷的威嚴神靈，是陛下的聖明大德，以及三軍官兵的功勞，臣哪裏出了什麽力？"皇帝詢問光復之事，回答説："希望陛下寬恤民力，蓄積人才，以待時機。"皇帝又詢問和議，回答説："臣是披甲戴盔的武士，衹應主張戰，不應主張和。"賞賜很豐厚。兼任光州知州，又兼任黄州知州。

三年，孟珙到了黄州，增高城墻疏浚城壕，搜求軍事物資，邊地百姓來歸附的每天都上千，蓋了三萬間房子給他們住，優厚地加以救濟。又憂慮軍隊百姓雜居，就靠着地勢較高的土坡建齊安、鎮淮兩個寨子，來安頓各部隊。設立章家山、毋家山兩個堡壘作爲先鋒、虎翼、飛虎營。兼主管管内安撫司公事，節制黄蘄光、信陽四郡軍馬。

大元軍隊進攻蘄州，孟珙派兵爲它解圍；又進攻襄陽，隨州守臣張龜壽、荆門守臣朱楊祖、郢州守臣喬士安全都棄城逃走，復州施子仁犧牲，江陵形勢危急。詔令沿江、淮西派援兵，大

遣援，衆謂無逾珙者，乃先遣張順渡江，珙以全師繼之。大元兵分兩路：一攻復州，一在枝江 監利縣編筏窺江。珙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又遣外弟趙武等共戰，躬往節度，破寨二十有四，還民二萬。嘉熙元年，封隨縣男，擢高州刺史，忠州團練使兼知江陵府、京西 湖北安撫副使。未幾，授鄂州諸軍都統制。

家説没有超過孟珙的，於是先派張順渡過江，孟珙帶全軍緊跟。大元兵分兩路：一路進攻復州，一路在枝江 監利縣編造筏子窺探長江。孟珙變換旗幟車馬顔色，來回兜圈子，夜裏就排列火炬照亮江面，幾十里相連。又派表弟趙武等一起作戰，親自前往指揮，攻破寨子二十四個，回歸的百姓二萬。嘉熙元年，封隨縣男，擢升高州刺史，忠州團練使兼江陵府知府、京西 湖北安撫副使。没過多久，授任鄂州諸軍都統制。

大元大將忒没解入漢陽境，大將口温不花入淮甸，蘄守張可大、舒州李士達委郡去，光守董堯臣以州降。合三郡人馬糧械攻黄守王鑑，江帥萬文勝戰不利。珙入城，軍民喜曰："吾父來矣。"駐帳城樓，指畫戰守，卒全其城，斬逗留者四十有九人以徇。御筆以戰功賞將士，特賜珙金碗，珙益以白金五十兩賜之諸將。將士彌月苦戰，病傷者相屬，珙遣醫視療，士皆感泣。

大元大將忒没解進入漢陽境内，大將口温不花進入淮甸，蘄州知州張可大、舒州李士達棄郡逃走，光州知州董堯臣率城投降。集合三州人馬糧食武器進攻黄州知州王鑑，江州統帥萬文勝交戰失利。孟珙進城，軍兵高興地説："我們的父親來了。"設營帳在城樓之上，指揮戰鬥防禦，終於保全了州城，砍殺了畏縮不前的四十九個人示衆。皇帝親筆下詔按戰功賞賜官兵，特别賜給孟珙金碗，孟珙增加白銀五十兩賜給了各位將領。官兵整月苦戰，病傷的人接連不斷，孟珙派醫生察看治療，士兵都感動得哭泣。

二年春，授寧遠軍承宣使、帶御器械、鄂州 江陵府諸軍都統制。珙以三軍賞典未頒，表辭。詔曰："有功不賞，人謂朕何？三軍勛勞，趣其來上。封爵之序，自將帥始，卿奚辭焉？"未幾，授樞密副都承旨、京西 湖北路安撫制置副使兼督視行府參謀官。未幾，升制置使兼知岳州。乃檄江陵節制司搗襄、郢，於是張俊復郢州，賀順復荆門軍。十二月壬子，劉全戰于冢頭，戰于樊城，戰于郎神山，屢以捷聞。三年春正月，曹文鏞復信陽軍，劉全復樊城，遂復襄陽。授樞密都承旨、制置使兼知鄂州。全遣譚深復光化軍，息、蔡降，珙命以兵逆之，得壯士百餘，籍爲忠衛軍。

二年春天，授任寧遠軍承宣使、帶御器械、鄂州江陵府諸軍都統制。孟珙因爲三軍賞賜制度没有頒布，上表推辭。詔書説："有功不賞，人們將説朕怎麼回事？三軍功勞，催促他們來上報。封爵的次序，從將帥開始，你爲什麼推辭呢？"没過多久，授任樞密副都承旨、京西 湖北路安撫制置副使兼督視行府參謀官。没多久，升爲制置使兼岳州知州。於是傳書江陵節制司直搗襄、郢，於是張俊收復郢州，賀順收復荆門軍。十二月壬子，劉全在冢頭打仗，在樊城打仗，在郎神山打仗，捷報頻傳。三年春天正月，曹文鏞收復信陽軍，劉全收復樊城，於是收復襄陽。授任樞密都承旨、制置使兼鄂州知州。劉全派譚深收復光化軍，息、蔡投降，孟珙命令用軍隊迎接他們，得到了勇士一百多，登記爲忠衛軍。

初，詔珙收復京、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餽餉，得荆門然後可以

起初，詔令孟珙收復京、襄，孟珙説定要取得郢然後可以運輸糧餉，取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兵

出奇兵，由是指授方略，發兵深入，所至以捷聞。珙奏略曰："取襄不難而守爲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車馬器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力之不給爾。襄、樊爲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於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此不爭之爭也。"乃置先鋒軍，以襄、郢歸順人隸焉。

突襲，從此以後指教謀略，發兵深入，所到之處都聽到勝利消息。孟珙上奏大略說："攻取襄不難但防守難，不是官兵不勇敢，不是車馬器械不精良，實際在於服役的勞力供給不上罷了。襄、樊是朝廷根本，如今經過百戰纔得到它們，應當加以治理，如果要保護元氣，没有戰士十萬，不够分兵把守。與其在敵人來犯之後抽調軍隊，何不如保持這種全勝之勢？用兵上策在於以謀略戰勝敵人，這是不用爭鬥的爭鬥。"於是設置先鋒軍，將襄、郢歸順百姓隸屬於它。

庚寅，諜報大元兵欲大舉臨江，珙策必道施、黔以透湖湘，請粟十萬石以給軍餉，以二千人屯峽州，千人屯歸州。忠衛舊將晉德自光化來歸，珙獎用之。珙弟瑛以精兵五千駐松滋爲夔聲援，遣于德興增兵守歸州隘口萬户谷。大元兵自隨窺江，珙密遣劉全拒敵，遣伍思智以千人屯施州。大元大將塔海并禿雪帥師入蜀，號八十萬，珙增置營寨，分布戰艦，遣張舉提兵間道抵均州防遏。大元兵度萬州湖灘，施、夔震動，珙兄璟時爲湖北安撫副使、知峽州，急以書謀備禦。珙請于督府，帥師西上。璟調金鐸一軍迎拒于歸州大埡寨。劉義捷于巴東縣之清平村。珙弟璋選精兵二千駐澧州防施、黔路。四年，進封子。

庚寅，細作報告大元軍隊要大規模逼進長江，孟珙計劃一定要經過施、黔來穿過湖湘，請得糧食十萬石來供應軍餉，用二千人屯守峽州，一千人屯守歸州。忠衛舊將晉德從光化來歸順，孟珙獎賞任用他。孟珙弟弟孟瑛帶精兵五千駐扎松滋爲夔州聲援，派于德興增兵把守歸州險要關口萬户谷。大元軍隊從隨窺探長江，孟珙暗中派劉全抗敵，派伍思智帶一千人屯駐施州。大元大將塔海同禿雪率軍隊進入蜀，號稱八十萬，孟珙增設營寨，分别陳列戰艦，派張舉領兵從小路抵達均州防備遏制敵軍。大元軍隊渡過萬州湖灘，施、夔震動，孟珙哥哥孟璟當時任湖北安撫副使、峽州知州，馬上寫信商量防禦。孟珙向督府請示，帶領軍隊西上。孟璟調派金鐸一軍在歸州大埡寨迎戰。劉義在巴東縣的清平村打了勝仗。孟珙弟弟孟璋挑選精兵二千駐扎澧州防守施、黔路。四年，進封子爵。

珙條上流備禦宜爲藩籬三層：乞創制副司及移關外都統一軍於夔，任涪南以下江面之責，爲第一層；備鼎、澧爲第二層；備辰、沅、靖、桂爲第三層。峽州、松滋須各屯萬人，舟師隸焉，歸州屯三千人，鼎、澧、辰、沅、靖各五千人，郴、桂各千人，如是則江西可保。又遣楊鼎、張謙往辰、沅、靖三州，同守倅曉諭熟蠻，講求思、播、施、黔支徑，以圖來上。

孟珙條陳上游防守應該設置屏障三道：請求創立制副司以及調動關外都統全軍到夔，擔當涪南以下江面的責任，是第一層；防守鼎、澧是第二層；防守辰、沅、靖、桂是第三層。峽州、松滋必須各自屯駐一萬人，水軍隸屬於它們，歸州屯駐三千人，鼎、澧、辰、沅、靖各五千人，郴、桂各一千人，像這樣那麼江西可以保全。又派楊鼎、張謙前往辰、沅、靖三州，跟知州副職一道明確地開導熟蠻，商議求取思、播、施、黔分支路徑，將地圖來獻上。

會諜知大元兵於襄樊隨、信陽

適逢細作探得大元軍隊在襄樊隨、信陽招

招集軍民布種，積船材于鄧之順陽，乃遣張漢英出隨，任義出信陽，焦進出襄，分路撓其勢。遣王堅潛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師必因糧於蔡，遣張德、劉整分兵入蔡，火其積聚。制拜寧武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兼知夔州。招集麻城縣、巴河、安樂磯、管公店淮民三百五十有九人，皆沿邊經戰之士，號“寧武軍”，令璋領之。進封漢東郡侯兼京湖安撫制置使。

回鶻愛里八都魯帥壯士百餘、老稚百一十五人、馬二百六十匹來降，創“飛鶻軍”，改愛里名艾忠孝，充總轄，乞補以官。四川制置使陳隆之與副使彭大雅不協，交章于朝。珙曰：“國事如此，合智并謀，猶懼弗克，而兩司方勇於私鬥，豈不愧廉、藺之風乎?”馳書責之，隆之、大雅得書大慚。

釐蜀政之弊，爲條班諸郡縣，曰差除計屬，曰功賞不明，曰減剋軍糧，曰官吏貪黷，曰上下欺罔。又曰：“不擇險要立寨栅，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乃立賞罰以課殿最，俾諸司奉行之。黎守閻師古言大理國請道黎、雅入貢，珙報大理自通邕、廣，不宜取道川蜀，却之。兼夔路制置大使兼屯田大使。軍無宿儲，珙大興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秭歸，尾漢口，爲屯二十，爲莊百七十，爲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上屯田始末與所減券食之數，降詔獎諭。靖州徭林賽良爲亂，遣王瑀平之。

淳祐二年，珙以京、襄死節死事之臣請于朝，建祠岳陽，歲時致祭，有旨賜名閔忠廟。淮東受兵，樞密俾珙應援，遣李得帥精兵四千赴之，珙

集軍民播種，在鄧的順陽積聚造船材料，便派張漢英從隨出發，任義從信陽出發，焦進從襄出發，分道阻撓他們的勢頭。派王堅暗中派兵燒掉所積聚的造船材料，又估計敵軍定依靠蔡的糧食，派張德、劉整分兵進入蔡，燒了他們的儲備。制書拜授寧武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兼夔州知州。招集麻城縣、巴河、安樂磯、管公店淮民三百五十九人，都是沿邊打過仗的人，號稱“寧武軍”，命令孟璋率領他們。進封漢東郡侯兼京湖安撫制置使。

回鶻愛里八都魯帶領壯士一百多人、老少一百一十五人、馬二百六十匹來投降，創立“飛鶻軍”，改愛里名爲艾忠孝，充當總轄，請求委任他官職。四川制置使陳隆之跟副使彭大雅不合，交相向朝廷上章。孟珙說：“國事這樣，一起合作運用智謀，還怕不能做好，可是兩位長官起勁地私相爭鬥，難道不有愧於廉頗、藺相如的風範嗎?”飛遞書信責備他們，陳隆之、彭大雅收信後非常慚愧。

改正四川政治的弊端，制定條款頒發給各郡縣，叫作任官賄賂，叫作獎勵有功不清楚，叫作剋扣軍糧，叫作官吏貪污，叫作上下欺騙蒙蔽。又說：“不選擇險要之地設置營寨栅欄，那麽就很難要求軍隊保衛百姓；不召集流亡人安於耕種，那麽就不好要求百姓供養軍隊。”於是設立賞罰制度考核優劣等次，讓各司遵照執行。黎太守閻師古說大理國請求借道黎、雅進貢，孟珙回報大理本來連接邕、廣，不應當從川蜀經過，回絕了。兼任夔路制置大使兼屯田大使。軍隊没有隔夜的儲備，孟珙大規模興起屯田，調用人力修築堤壩，招募農民供給耕種，首起秭歸，尾到漢口，設屯二十處，設莊一百七十個，墾田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頃，上報屯田全過程和減少憑券供食的數量，下詔書表彰獎勵。靖州瑶林賽良作亂，派王瑀平定他們。

淳祐二年，孟珙因京、襄地區死於節義死於國事的臣屬向朝廷請求，在岳陽修建祠廟，逢年過節進行祭祀，有聖旨賜名閔忠廟。淮東有軍情，樞密院讓孟珙接應支援，派李得率領精鋭部

子之經監軍。諜知京兆府也可那延以騎兵三千經商州取鶻嶺關，出房州竹山，遣王令屯江陵，尋進屯郢州，劉全屯沙市，焦進提千人自江陵、荆門出襄。檄劉全齎十日糧，取道南漳入襄，與諸軍合。

隊四千前往，孟珙的兒子孟之經爲監軍。細作探知京兆府也可那延派騎兵三千經過商州攻取鶻嶺關，從房州竹山出來，派王令屯駐江陵，不久進駐郢州，劉全屯駐沙市，焦進率一千人從江陵、荆門出襄。傳書劉全携帶十天軍糧，從南漳進入襄，同各路軍隊會合。

大元兵至三川，珙下令應出戍主兵官，不許失棄寸土。權開州梁棟乏糧，請還司，珙曰：“是棄城也。”棟至夔州，使高達斬其首以徇。由是諸將稟令惟謹。大元兵至瀘，珙命重慶分司發兵應援，遣張祥屯涪州。拜檢校少保，進封漢東郡公。珙言：“沅之險不如辰，靖之險不如沅，三州皆當措置而靖尤急。今三州粒米寸兵無所從出，出京湖之憂一。江防上自秭歸，下至壽昌，亘二千里，自公安至峽州灘磧凡十餘處，隆冬水涸，節節當防，兵諱備多，此京湖之憂二。今尺籍數虧，既守灘磧，又守關隘，此京湖之憂三。陸抗有言：‘荆州國之藩表，如其有虞，非但失一郡，當傾國争之。若非增兵八萬并力備禦，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今日事勢大略相似，利害至重。”余玠宣諭四川，道過珙，珙以重慶積粟少，餉屯田米十萬石，遣晋德帥師六千援蜀，之經爲策應司都統制。四年，兼知江陵府。珙謂其佐曰：“政府未之思耳，彼若以兵綴我，上下流急，將若之何？珙往則彼擣吾虚，不往則誰實捍患。”識者是之。

大元軍隊到了三川，孟珙下令一應出防主管軍隊的官員出守，不許丢失放棄一寸土地。代理開州梁棟缺糧，請求回制置司，孟珙說：“這是放棄城池。”梁棟到夔州，孟珙派高達砍了他的首級來示衆。因此各將領衹有謹慎地執行命令。大元軍隊到瀘，孟珙命令重慶分司派兵聲援，派張祥駐扎涪州。拜爲檢校少保，進封漢東郡公。孟珙說：“沅的險要比不上辰，靖的險要比不上沅，三州都應當想辦法而靖尤其緊急。如今三州一粒糧食一寸武器都没有地方提供，這是京湖路的憂患之一。長江防綫上從秭歸，下到壽昌，綿延二千里，從公安到峽州有沙石河灘共十多處，嚴冬水涸，每個關節都應該防守，打仗忌諱防備多，這是京湖路的憂患之二。如今在軍籍注册的人數不滿，既要守河灘，又要守關口，這是京湖路的憂患之三。陸抗曾說：‘荆州是國家的屏障門户，如果它有危險，不僅喪失一郡，應當動用全國的力量來争奪它。如果不增兵八萬合力防守抵禦，即使韓信、白起再生，也没有辦法施展智巧。’今天的形勢大致與此類似，利害至關重要。”余玠爲四川路宣諭使，途中拜訪孟珙，孟珙因爲重慶存糧少，饋贈屯田所得米十萬石，派晋德統領軍隊六千支援四川，孟之經爲策應司都統制。四年，兼任江陵府知府。孟珙對他副官說：“政事堂還没有考慮罷了，他們如果用軍隊牽制我們，上下水流湍急，將如何是好？孟珙前往那麼他們趁我空虚攻擊，不去那麼靠誰實際抵禦禍患。”有見識的人認爲說得對。

詔京湖調兵五千戍安豐，援壽春。珙遣劉全將以往。繼有命分兵三千備齊安，珙言：“黄州與壽昌三江口隔一水耳，須兵即度，何必預遣？先一日則有一日之費，無益有損，萬

詔令京湖路調動軍隊五千防守安豐，援助壽春。孟珙派劉全將要前往。繼而有命令分兵三千守備齊安，孟珙說：“黄州和壽昌三江口衹隔一條江罷了，必須派兵馬上渡江，何必預先派遣？早一天就有一天的花費，没有好處衹有害處，萬

一上游有警，我軍已疲，非計之得也。”不從。五年，御筆以職事修舉，轉行兩官，許令回授。珙至江陵，登城嘆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爲桑田者，敵一鳴鞭，即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汊，無所限隔。”乃修復内隘十有一，别作十隘於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繞城北入于漢，而三海遂通爲一。隨其高下，爲匱蓄泄，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繪圖上之。

一上游有警報，我軍已經疲憊，不是得當的計策。”不聽從。五年，皇帝親筆按照職掌事務的良好表現，升遷兩級官階，并允許他回贈親屬。孟珙到江陵，登城嘆道：“江陵所依靠的是三海，不知道低濕地有變成桑田的，敵人一旦揮鞭，就到了城外。大概自城往東，古嶺先鋒直到三汊，没有阻礙。”於是修復城内險阻十一處，另外又造十處險阻在城外，有離城幾十里的。沮、漳的水，以前從城西進入長江，因爲障礙而向東流，使之繞城從北面流入到漢江，三海就相通合一了。隨着地勢的高下，挖大坑存儲外泄水流，三百里間，成了浩渺大湖。動用土木修造的人工一百七十萬，百姓没有感到勞役之苦，畫成地圖報給上面。

珙以身鎮江陵，而兄璟帥武昌，故事，無兄弟同處一路者，乞歸田，不允。詔以兵五千援淮，珙使張漢英帥之。樞密調兵五千赴廣西，珙移書執政曰：“大理至邕，數千里部落隔絶，今當擇人分布數郡，使之分治生夷，險要形勢，隨宜措置，創關屯兵，積糧聚芻於何地，聲勢既張，國威自振。計不出此而聞風調遣，空費錢糧，無補於事。”不聽。大元大將大納至江陵，遣楊全伏兵荆門以戰，珙先期諜知，達于樞密，檄兩淮爲備，兩淮不知也，後果如所報。珙奏：“襄、蜀蕩析，士無所歸，蜀士聚於公安，襄士聚於郢渚。臣作公安、南陽兩書院，以没入田廬隸之，使有所教養。”請帝題其榜賜焉。

孟珙親自鎮守江陵，而其兄孟璟爲武昌帥臣，舊例，没有兄弟同在一路的，請求退休回家，不准許。詔令用五千軍隊援助淮，孟珙派張漢英率領他們。樞密院調遣軍隊五千前往廣西，孟珙寫信給宰相説：“大理到邕，幾千里部族阻隔，現在應當選派人員分别部署在幾郡，讓他們分别治理生蠻，險要地勢，根據情况處理，創立關口屯駐軍隊，積聚糧草在某處，聲勢擴張之後，國威自然振奮。不這樣打算却聽到風聲就調遣軍隊，白白地耗費錢糧，對於事情没有補益。”不聽取。大元大將大納到江陵，派楊全在荆門埋伏軍隊作戰，孟珙事先派人探知，報告給樞密使，傳書兩淮作防備，兩淮不知道，後來果然像報告的那樣。孟珙上奏：“襄、蜀分崩離析，士人没有地方歸依，蜀地士人集中在公安，襄地士人集中在郢渚。臣建立公安、南陽兩所書院，將没收來的田地房産劃歸給它們，使得有地方教導供養。”請求皇帝題榜賞賜。

初，珙招鎮北軍駐襄陽，李虎、王旻軍亂，鎮北亦潰，乃厚招之，降者不絶。行省范用吉密通降款，以所受告爲質，珙白于朝，不從。珙嘆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今志不克伸矣。”病遂革，乞休致，授檢校少師、寧武軍節度使致仕，終于江陵府

起初，孟珙招募鎮北軍駐扎襄陽，李虎、王旻兵亂，鎮北軍也潰敗，於是重賞招納他們，投降的人不斷。行省范用吉暗中通告投降條款，用所接受的委任作爲抵押條件，孟珙報告給朝廷，不聽從。孟珙嘆息道：“三十年收拾中原人心，如今志願不能實現了。”病情於是加重，請求退休，授任檢校少師、寧武軍節度使退休，死在江

治，時九月戊午也。是月朔，大星隕于境內，聲如雷。薨之夕，大風發屋折木。訃至，帝震悼輟朝，賻銀絹各千，特贈少師，三贈至太師，封吉國公，謚忠襄，廟曰威愛。

陵府治所，當時是九月戊午日。此月初一，一顆大星隕落在境內，聲響如雷。去世的當晚，大風掀翻屋頂折斷樹木。訃告傳到，皇帝震驚悲痛停止視朝，賞賜喪資銀絹各一千，特贈少師，三次追贈到太師，封吉國公，謚號忠襄，廟號威愛。

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與參佐部曲論事，言人人異，珙徐以片語折衷，衆志皆愜。謁士游客，老校退卒，壹以恩意撫接。名位雖重，惟建鼓旗、臨將吏而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焚香掃地，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遠貨色，絶滋味。其學邃於《易》，六十四卦各繫四句，名《警心易贊》。亦通佛學，自號“無庵居士”。

孟珙忠於君主治理國家的思慮，可以貫穿金石。在軍中與副將部下討論事情，説話的各持己見，孟珙慢慢地用幾句話折衷調和，大家心裏都如意。來訪的士人交往的客人，年老的軍校退役的士兵，全都用恩情撫慰接待。名譽地位雖高，却衹是在擺開鼓旗儀仗、面對將官時神色威嚴，没有人敢擤涕吐痰的。回家就焚香掃地，倚着几案正襟危坐，好像超脱於世事之外。不近財貨聲色，斷絶美味飲食。他的學問深通於《易經》，六十四卦各繫附四句，命名爲《警心易贊》。也通曉佛學，自號“無庵居士”。

杜杲

杜杲字子昕，邵武人。父穎，仕至江西提點刑獄，故杲以任授海門買納鹽場，未上，福建提點刑獄陳彭壽檄攝閩尉。民有甲之子死，誣乙殺之，驗髮中得沙，而甲舍旁有池沙類髮中者，鞫問，子果溺死。

杜杲字子昕，邵武人。父親杜穎，官至江西提點刑獄，所以杜杲因此授官海門買納鹽場，還没就任，福建提點刑獄陳彭壽傳檄文徵召他代理閩縣尉。百姓中有甲某的兒子死了，誣陷是乙謀殺的，驗尸頭髮裏面有沙，而甲某房邊池塘中的沙與頭髮裏的類似，經審訊查問，他兒子果然是淹死的。

江、淮制置使李玨羅致幕下。滁州受兵，檄杲提偏師往援，甫至，民蔽野求入避，滁守固拒，杲啓鑰納之。金人圍城數重，杲登陴中矢，益自奮厲，卒全其城。

江、淮制置使李玨將他招致到幕府。滁州遭軍隊進攻，傳書杜杲率領非主力部隊前往支援，剛到，百姓擁滿郊野，請求進城躲避，滁知州堅决不收容，杜杲開鎖接納他們。金人圍城好幾層，杜杲登上城墻中了箭，越發鬥志昂揚，終於保全城池。

調江山丞，兩浙轉運使朱在辟監崇明鎮，崇明改隸淮東總領，與總領岳珂議不合，慨然引去。珂出文書一卷，曰：“舉狀也。”杲曰：“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珂怒，杲曰：“可劾者文林，不可强者杜杲。”珂竟以負蘆錢劾，朝廷察蘆無虧，三劾皆寢。

調任江山縣丞，兩浙轉運使朱在徵召他爲監崇明鎮，崇明改屬淮東總領，同總領岳珂議論不合，憤然離開。岳珂拿出文書一卷，説：“是薦舉官保證文書。”杜杲説：“協調配合獲取禽獸，即使堆積如山，也不做。”岳珂發怒，杜杲説：“可以彈劾的是文林郎，不可以强迫的是杜杲。”岳珂最終以虧空蘆錢爲由彈劾，朝廷調查蘆葦没有虧損，三次彈劾都不答覆。

淮西制置曾式中辟廬州節度推

淮西制置使曾式中徵召他爲廬州節度推官。

官。浮光兵變，杲單騎往誅其渠魁，守將争餉金幣，悉封貯一室，將行，屬通判鄭準反之。安豐守告戍將扇搖軍情，且爲變，帥欲討之，杲曰："是激使叛也。"請與兩卒往，呼將諭之曰："而果無他，可持吾書詣制府。"將即日行，一軍帖然。

浮光兵變，杜杲單人匹馬前往誅殺其首領，守將争相饋贈金幣，全都封存在一間屋子中，要走時，囑咐通判鄭準還給他們。安豐長官報告守將煽動軍心，將要作亂，統帥想討伐他們，杜杲説："這是激其叛亂。"請求同兩名士兵前往，喊來將領告訴他説："你果真没有他念的話，可以拿着我的信到制置司去。"守將當天前往，一軍安然。

知六安縣，民有嬖其妾者，治命與二子均分。二子謂妾無分法，杲書其牘云："《傳》云'子從父令'，律曰'違父教令'，是父之言爲令也，父令子違，不可以訓。然妾守志則可，或去或終，當歸二子。"部使者季衍覽之，擊節曰："九州三十三縣令之最也。"

爲六安縣知縣，百姓有寵愛妾的，遺命同兩個兒子均分財産。兩個兒子認爲妾没有分家産的道理，杜杲寫判狀道："《傳》書上説'兒子聽從父親命令'，律書上説'違背父親教誨命令'，這樣父親的話就是命令，父親命令兒子違背，不能作爲法則。不過妾若守節就可以分遺産，如改嫁或死去，還應當歸還給兩個兒子。"監司季衍讀此狀，擊節稱道："真是九州三十三縣令中的第一人。"

知定遠縣，會李全犯邊，衍時爲淮帥，辟通判濠州，朝廷以杲久習邊事，擢知濠州。制置大使趙善湘謀復盱眙，密訪杲，杲曰："賊恃外援，當斷盱眙橋梁以困之。"卒用其策成功。金衆數萬駐榆林阜請降，輜重甚富，或請誘而圖之。杲曰："殺降不仁，奪貨不義，納之則有後患。"諭而遣之。召奏事，差主管官告院，知安豐軍。善湘與趙范、范弟葵出師，遷淮西轉運判官。詔問守禦策，杲上封曰："沿淮旱蝗，不任征役；中原赤立，無糧可因。若虚内事外，移南實北，腹心之地，必有可慮。"時在外諫出師者惟杲一人。及兵敗洛陽，人始服其先見。奉崇道祠，再知濠州，未行，改安豐。大元兵圍城，與杲大戰。明年，大兵復大至，又大戰。擢將作監，御書慰諭之。丞相李宗勉、參知政事徐榮叟曰："帥淮西無逾杜杲者。"詔以安撫兼廬州，進太府卿、淮西制置副使兼轉運使。復

爲定遠縣知縣，適逢李全侵犯邊境，季衍當時任淮統帥，徵召他通判濠州，朝廷因杜杲長期熟悉邊境情况，提拔爲濠州知州。制置大使趙善湘計劃收復盱眙，暗中拜訪杜杲，杜杲説："敵人依仗外援，應破壞盱眙橋梁來圍困他們。"最終采用他的計策成功。金軍幾萬人駐扎在榆林阜願意投降，軍事物資很豐富，有人請求騙取它們。杜杲説："殺降兵不仁，强取財貨不義，接納他們那麽有後患。"曉諭之後放他們走。召回奏事，差遣爲主管官告院，爲安豐軍知軍。趙善湘同趙范、趙范弟弟趙葵出兵，遷爲淮西轉運判官。詔命詢問守備計策，杜杲上密封奏章説："淮河沿岸旱災蝗災，不能勝任兵役；中原光秃，没有糧食可以憑靠。如果使得内地空虚來對付外敵，調動南方的力量充實北方，要害之地，定有可憂之事。"當時在外地諫止出兵的僅杜杲一人。等到兵敗洛陽，人們纔開始信服他的先見之明。奉崇道祠，第二次爲濠州知州，未赴任，改任安豐。大元軍隊圍城，同杜杲大戰。第二年，大兵再次大舉壓境，又大戰。擢升將作監，皇帝親筆寫信慰勉他。丞相李宗勉、參知政事徐榮叟説："統帥淮西没有人能超過杜杲。"詔命以安撫使兼

與大元兵戰。累疏請老，不許。權刑部尚書。

淳祐元年，乞去愈力，擢工部尚書，遂以直學士奉祠。帝欲起之帥廣西，以言者罷。帝曰："杜杲兩有守功，若脫兵權，使有後禍，朕何以使人?"乃起知太平州。俄擢華文閣學士、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行宮留守，節制安慶、和、無爲三郡。

杲罷楊林堡，以其費備歷陽，淮民寓沙上者護以師。首謁程顥祠。總領所即張栻宦游處，陳像設祀焉。置貢士莊，蠲民租二萬八千石。復與大元兵戰于真州。進敷文閣學士，遷刑部尚書，引見，帝加獎勞。乞歸不許，兼吏部尚書。杲隨資格通其礙，銓綜爲精。梁成大子賂當國者求銓試，杲曰："昔沈繼祖論朱文公，成大亦論真文忠公，皆得罪名教者，子孫宜廢錮，安得仕?"進徽猷閣，奉祠。請老，升寶文閣致仕。帝思前功，進龍圖閣而杲卒，遺表上，贈開府。

杲淹貫多能，爲文麗密清嚴，善行草急就章。晚歲專意理學，嘗言吾兵間無悖謀左畫，得於《四書》。子庶。

杜庶

庶字康侯，幼倜儻有大志，性剛勁，通宋典故，善爲文。從父兵間，習邊事，未入仕已立戰功，明堂恩補官。大元兵圍安豐，兵將不相下，庶調護咸得其歡心，卒協力捍禦。杲帥淮西，辟書寫機宜文字。廬州圍解，庶白事廟堂，諸將饋金助上功費，皆受之，賞典行，歸悉反所饋。遷籍田令兼制機督幹。監呂文德、聶斌軍，與大元兵戰朱皋、白冢，遷將作監

任廬州知州，進升太府卿、淮西制置副使兼轉運使。再同大元軍隊交戰。屢次上疏請求退休，不允許。代理刑部尚書。

淳祐元年，請求離職越發堅決，擢升工部尚書，於是以直學士任祠祿官。皇帝想要起用他任廣西帥臣，因諫官的緣故作罷。皇帝說："杜杲兩次有守衛之功，如果脫離兵權，假使以後有禍患，我怎麽使用人?"於是起用爲太平州知州。不久擢升華文閣學士、沿江制置使、建康府知府、行宮留守，節制安慶、和、無爲三郡。

杜杲撤除楊林堡，用它的費用充實歷陽，淮河百姓寄居在沙灘上的用軍隊保護他們。首先謁拜程顥祠。總領所就是張栻做官的地方，陳列畫像進行祭祀。建貢士莊，免除百姓租賦二萬八千石。又同大元軍隊在真州交戰。進升敷文閣學士，遷爲刑部尚書，接見，皇帝加以獎勵慰勞。請求歸田不允許，兼任吏部尚書。杜杲按照資歷年格疏通礙滯之處，綜合平衡精益求精。梁成大之子賄賂當權的人要求銓試，杜杲說："從前沈繼祖議論朱文公，梁成大也議論真文忠公，都是於名教有罪過的人，子孫應該罷免禁錮，哪裏能做官?"進升徽猷閣，爲宮觀官。請求告老，升寶文閣退休。皇帝追念以往功勞，進升龍圖閣而杜杲去世，遺表奏上，追贈開府。

杜杲淵博貫通富於才能，寫作文章華美清麗嚴謹周密，擅長行草一揮而就。晚年專心理學，曾說我軍中没有錯誤失當的謀劃，得益於《四書》。兒子杜庶。

杜庶字康侯，幼年豪爽有遠大志向，性格剛强，通曉宋朝典故，善於寫作。跟隨父親在軍中，熟悉邊防情況，還没做官已經建立戰功，因明堂的恩典補官。大元軍隊包圍安豐，官兵互相不服，杜庶調解維護都得到他們喜歡，最終齊心合力保衛抵禦。杜杲任淮西帥臣，徵召爲書寫機宜文字。廬州之圍解除，杜庶到朝廷報告事情，各將領贈金作爲呈報功勞的費用，先都接受它們，賞賜大典舉行後，回去全部退回他們所饋贈的。遷爲籍田令兼制機督幹。監呂文德、聶斌軍

簿。

隊，同大元軍隊在朱皋、白冢交戰，遷爲將作監簿。

杲在建康，庶通判和州，權知真州。郡素缺備，庶大修守禦，具積排杉木殆十萬株。差知興化軍，奉祀鴻禧觀。起知邕州，改潮州，以言者寢命。赴淮東制司議幕，過闕，遷將作監丞。遷司農丞、知和州，陛辭，言："今天時不可幸，地利不可恃，人和不可保，苟恃天幸，恃長江，恃清野，而付邊事於素不諳歷之人，未見其可。"帝嘉納。

杜杲在建康，杜庶通判和州，代理真州知州。真州向來缺乏防禦，杜庶大規模興修防禦設施，準備成堆的杉木將近十萬株。差遣爲興化軍知軍，奉祀鴻禧觀。起用爲邕州知州，改任潮州，因爲諫官的緣故停止任命。前往淮東制置司任幕僚，路過京城，遷爲將作監丞。遷爲司農丞、和州知州，上殿辭行，說："如今天時不能慶幸，地利不能憑靠，人和不能保全，如果依靠老天保佑，依靠長江，依靠轉移人口物資，却將邊防重任交付給一向没有經驗的人，没有看出這樣做是可行的。"皇帝贊賞接受了意見。

尋兼淮西提點刑獄，浚城濠，增守備，修學官。知真州兼淮東提點刑獄。逾年，進直秘閣，移淮西兼廬州安撫副使，人歡迎如見慈父，治績甚多。就任加刑部郎中，升寶文閣，與大元兵戰於望仙、白沙城。升華文閣。開慶元年冬，進大理少卿、淮東轉運副使、兩淮制置司參謀官，特授兩淮制置使、知揚州。射陽湖饑民嘯聚，庶曰："吾赤子也。"遣將招刺，得丁壯萬餘，戮止首惡數人。明年四月，火，抗章自劾，召赴行在。尋直寶文閣、知隆興府、江西轉運副使，卒。

不久兼任淮西提點刑獄，疏浚城外濠溝，增加防禦工事，修建學校。爲真州知州兼淮東提點刑獄。過了一年，進升直秘閣，移爲淮西兼廬州安撫副使，百姓歡迎他就好像見到慈父一樣，治理成績很多。就任加官刑部郎中，升爲寶文閣，同大元軍隊在望仙、白沙城交戰。升爲華文閣。開慶元年冬天，進升大理少卿、淮東轉運副使、兩淮制置司參謀官，特別授予兩淮制置使、揚州知州。射陽湖飢餓的百姓聚衆起事，杜庶說："這是我的百姓。"派將招納，獲壯丁一萬多，殺掉的衹有爲首作惡的幾個人。第二年四月，發生火災，上疏直言彈劾自己，召令趕到皇帝所在地。隨即爲直寶文閣、隆興府知府、江西轉運副使，去世。

王登

王登字景宋，德安人。少讀書，喜古兵法，慷慨有大志，不事生產。出制置使孟珙幕府，久之，權知巴東縣。獻俘制置司，登念嘗自書生，不拜，吏曰："不拜則不敢上。"難之，竟棄功去。淳祐四年，舉進士，調興山主簿。總領賈似道檄修江陵城，條畫有法。明年，制置使李曾伯經理襄陽，登在行，以積功升，尋以母憂去。

王登字景宋，德安人。小時候讀書，喜愛古代兵法，慷慨激昂有遠大抱負，不經營產業。出於制置使孟珙的幕府，過了很久，代理巴東縣知縣。到制置司獻俘虜，王登想到自己從讀書人起家，不肯拜，小吏說："不拜則不敢報進。"爲難他，竟然放棄功勞離去。淳祐四年，考中進士，調任興山縣主簿。總領賈似道傳書修造江陵城，規劃有法度。第二年，制置使李曾伯治理襄陽，王登正行某官，因積累功績提升，不久因遭母喪去職。

及吴淵爲制置使，邊事甚亟，因

等到吴淵爲制置使，邊情很緊急，就想起弟

憶弟潜盛言王登才略，具書幣招之。登方與客奕，發書，衣冠拜家廟，長揖出門，問牛幾何，可盡發犒師。淵慨然曰："事亟矣，奈何？"登曰："亟呼諸將共議。"衆至，歡躍曰："景宋在此。"淵曰："汝輩欲西門出，景宋欲從方城，如何？"衆曰："惟命！"登曰："用兵患不一，登書生，不過凴軾觀戰，請五大帥中擇一人爲節制。"淵曰："請監丞出，正謂此也。"即書銀牌曰："監丞代某親行，將士用命不用命，賞罰畢具申。"登至沙市，椎牛釃酒，得七千人，誓曰："登與諸將義同骨肉，今日之事，登不用命，諸將殺登以獻主帥；諸將有一不用命，登有制札在，不敢私也。"衆股栗聽命，竟立奇功於沮河。趙葵爲制置使，見登握手曰："景宋一身膽，惜相見晚也。"俾參宣撫司兼京西兩節。馬光祖爲制置使，辟充參謀官，遷軍器少監、京西提點刑獄。

弟吴潜很推許王登的才略，準備書信聘禮叫他來。王登正同客人下棋，開信，穿衣戴帽拜了祖廟，深深作揖出了家門，問牛有幾頭，可以全部發送犒勞軍隊。吴淵慨嘆道："事情急了，怎麽辦？"王登説："馬上叫各位將領來共同商議。"大家到了，歡跳着説："王景宋在這裏。"吴淵説："你們想從西門出去，王景宋想跟城共存，怎麽樣？"大家説："遵命！"王登説："打仗就怕不統一，王登是書生，衹不過憑靠着車前横木觀陣，請從五位大帥中選一人指揮調度。"吴淵説："請監丞出馬，正是説的這個。"立即寫下銀牌道："監丞代替我親自前往，官兵效命不效命，賞罰完畢具體報告。"王登到了沙市，宰牛斟酒，得七千人，發誓説："王登同各位將領從道義上講如同骨肉兄弟，今天的事情，王登不效命，各位將領殺了王登來獻給主帥；各位將領有一個不效命的，王登有制置使令牌在，不敢徇私。"衆人戰戰兢兢地領命，終於在沮河立了奇功。趙葵爲制置使，見到王登握手説："王景宋一身是膽，可惜相見太晚。"使之參宣撫司兼京西兩節。馬光祖爲制置使，徵召充任參謀官，遷爲軍器少監、京西提點刑獄。

登威聲日振。有余思忠及徐制幾讒於光祖曰："京湖知有王景宋，不知有馬制置，非久易位矣。"光祖疑焉，出登屯郢州，後以幹辦鍾蜚英調護，情好如初。侍御史戴慶炣劾思忠，其黨過元龍、沈翥在幕中，又傾之，以是議論不合，才略不能施，識者惜焉。

王登威名一天天擴大。有余思忠和徐制幾對馬光祖進讒言道："京湖路衹知道有王景宋，不知道有馬制置，用不了多久就要調换位置了。"馬光祖因此起疑，派王登出去屯守郢州，後因幹辦鍾蜚英調解保護，恢復了友情跟當初一樣。侍御史戴慶炣彈劾余思忠，其黨羽過元龍、沈翥在幕府中，又排擠他，因此意見不統一，才略不能施展，有見識的人替他惋惜。

開慶元年，登提兵援蜀，約日合戰。夜分，登經理軍事，忽絶倒，五藏出血。幕客唐舜申至，登尚瞪目視几上文書，俄而卒。它日，舜申舟經漢陽，有蜀聲呼唐舜申者三，左右曰："景宋聲也。"是夕，舜申暴卒。

開慶元年，王登帶兵援助四川，約定日子聯合作戰。夜半，王登料理軍中事務，忽然昏倒，内臟出血。幕僚唐舜申到，王登還瞪着眼睛看着几案上的文書，不久就去世了。後來有一天，唐舜申坐船經過漢陽，聽到有四川話叫了唐舜申三聲，旁邊人説："是王景宋的聲音。"當天晚上，唐舜申突然死去。

楊掞

楊掞字純父，撫州臨川人。少

楊掞字純父，撫州臨川人。年輕時擅長詞

能詞賦，里陳氏館之教子，數月拂衣去。游襄、漢，既而代陳中選，陳謝之萬緡，輦以入倡樓，篋垂盡，夜忽自呼曰："純父來此何爲？"明日遂行。用故人薦，出淮閫杜杲幕，杲曰："風神如許，它日不在我下。"由是治法征謀多咨於掞。逾年，安豐被兵，掞慨然曰："事亟矣，掞請行。"乃以奇策解圍，奏補七官。

掞念置身行伍間，騎射所當工，夜以青布籍地，乘生馬以躍，初過三尺，次五尺至一丈，數閃跌不顧。制置使孟珙辟于幕，嘗用其策爲"小子房"，與之茶局，周其資用。掞以本領錢數萬費之，總領賈似道稽數責償，珙以白金六百令掞償之，掞又散之賓客，酣歌不顧。似道欲殺之，掞曰："漢高祖以黄金四萬斤付陳平，不問出入，公乃顧此區區，不以結豪傑之心邪？"似道始置之。珙嘗燕客，有將校語不遜，命斬之，掞從容曰："斬之誠是，第方會客廣謀議，非其時非其地也。"珙大服。未幾，有大將立功，珙坐受其拜，掞爲動色，因嘆曰："大將立功，庭參納拜，信兜鍪不如毛錐子也。"於是謝絶賓客，治進士業，遂登第，調麻城尉。

向士璧守黄州，檄入幕，尋以戰功升三官。無何，得心疾，曰："我不可用矣。"遂調潭州節度推官。趙葵爲京湖制置使，掞與偕行，王登迓於沙市，極談至夜分，掞退曰："王景宋滿身是膽，惜欠沉細者，如掞副之，何事不可爲也，但恐終以勇敗。"後登死，人以爲知言。逾時，士璧守峽州，招之，病不果行而卒，贈架閣。

賦，鄉人陳氏請他住家教導兒子，幾個月後拂袖離開。游歷襄、漢，不久代替姓陳的中了銓選，陳酬謝他萬緡錢，用車載着進了妓院，箱中的錢將要花光，夜裏忽然叫自己道："楊純父來這裏幹什麽？"第二天就走了。因舊識推薦，進出淮帥杜杲幕府，杜杲說："風度神采像這樣，日後不在我之下。"從此整治法度軍事計劃大多向楊掞詢問。過了一年，安豐遭軍隊圍困，楊掞激憤地說："情况緊急了，楊掞請求前往。"於是用奇謀解除圍困，上報補七官。

楊掞考慮身處軍隊之中，騎馬射箭應當擅長，晚上用青布墊地，騎上不熟悉的馬來跳，起初過三尺，接着五尺到一丈，幾次閃身跌落都不管。制置使孟珙將他徵召在幕府中，曾采用他的計策爲"小子房"，同他喝茶對局，接濟他錢物用度。楊掞將本制置司所領的錢幾萬都花費了，總領賈似道調查數額責令償還，孟珙拿白金六百命楊掞退還，楊掞又散發給賓客，盡情高歌而不顧。賈似道要殺他，楊掞說："漢高祖將黄金四萬斤交給陳平，不過問支出收入，您竟惦記這區區小數，不用來結交英雄之心嗎？"賈似道纔放過了他。孟珙曾經宴請賓客，有將校出言不遜，命令砍了，楊掞不慌不忙地說："砍了他確實應當，衹是正接待客人廣泛商議，不是那個時候不是那個地方。"孟珙非常信服。不久，有大將立了功，孟珙坐着接受他的拜禮，楊掞爲此變色，因而嘆道："大將立功，當堂參拜，確實是戴頭盔的不如握毛筆的。"從此謝絶賓客，研習進士學業，於是中榜，調任麻城縣尉。

向士璧守黄州，傳書招入幕府，不久因戰功升官三級。没多久，得了心臟病，說："我不能用了。"就調任潭州節度推官。趙葵爲京湖路制置使，楊掞同他一起前往，王登到沙市迎接，暢談到半夜，楊掞告退說："王景宋渾身是膽，可惜缺少沉着細心的人，假如楊掞當他副將，什麽事不能做，衹是恐怕最終因爲勇敢而失敗。"後來王登死去，人們認爲這話有見識。過了些時候，向士璧守峽州，招請他，因病没有成行就死了，贈官架閣。

張惟孝

張惟孝字仲友，襄陽人。長六尺，通《春秋》，下第，乃工騎射。城中亂，争出關，惟孝拔劍殺數人，趨白河，見一舟壯巨甚，急登之，舟人不可，惟孝曰："今日之事，非汝即我，能殺我者得此舟。"衆披靡，遂以舟達郢州。兵亂，奔沙洋，别之傑爲帥，盡隘諸湖不泄水，惟孝令二人賈服前行，密窺隘兵，曰："易與耳。"乃與十騎，衣黑袍，假爲敵兵，曰："後隊亟至。"守隘四五百人悉潰，舟趨藕池。

開慶元年，卜居江陵，至沙市，衆舟大集，不可涉。頃有峨冠張蓋，從者數十，則宣撫姚希得之弟也，令曰："敢有争岸者投水中。"惟孝睥睨良久，提劍驅左右而出，舉白旗以麾，令衆船登岸，毋敢亂次。幹官鍾蜚英見而異之，以告唐舜申，舜申曰："吾故人也。"具言惟孝平生。蜚英謂曰："今日正我輩趨事赴功之秋。"惟孝不答；又叩之，則曰："朝廷負人。"明日，蜚英導希得羅致之，宴仲宣樓，蜚英酒酣曰："有國而後有家，天下如此，將安歸乎？"惟孝躍然曰："從公所命。"乃請空名帖三十以還。逾旬，與三十騎俱擁甲士五千至，旗幟鮮明，部伍嚴肅，上至公安，下及墨山，游踏相繼。希得大喜，請所統姓名，惟孝曰："朝廷負人，福難禍易，聊爲君侯紓一時之難耳，姓名不可得也。"時鼎、澧五州危甚，於是擊鼓耀兵，不數日，衆至萬人，數戰俱捷，江上平。制使吕文德招之，不就而遁，物色之不可得，或云已趨淮甸，後不知所終。

張惟孝字仲友，襄陽人。身高六尺，通曉《春秋》，落第，於是精習騎馬射箭。城裏發生動亂，争着出城門，張惟孝拔劍殺了幾人，奔向白河，看到一條船大得很，快速登上，船夫不讓，張惟孝説："今天的事情，不是你就是我，能殺了我的人能得到這條船。"衆人退縮，於是就乘着船到達郢州。軍隊作亂，投奔沙洋，别之傑爲帥，全部堵住各個湖不讓放水，張惟孝命令二人穿上商人服裝前往，偷偷地窺探隘口軍隊，説："容易辦。"就同十個人騎馬，穿上黑袍，假裝成敵兵，説："後面的部隊馬上到。"把守隘口的四五百人都逃散了，船航向藕池。

開慶元年，擇地定居江陵，到沙市，許多船都聚集在一起，不能渡過。不一會兒有戴高冠張傘蓋者，隨從幾十人，原來是宣撫使姚希得的弟弟，發令説："有膽敢争搶靠岸的人扔到水裏。"張惟孝斜眼看了很久，提着劍趕開左右的人而出，舉白旗來指揮，命令大家的船靠岸，都不敢亂了次序。幹官鍾蜚英看見了稱異，來報告唐舜申，唐舜申説："是我舊相識。"具體叙説張惟孝平素爲人。鍾蜚英對他説："今天正是我等從事建功的時代。"張惟孝没回答；又問他，就説："朝廷對不起人。"第二天，鍾蜚英引導姚希得收羅他，設宴仲宣樓，鍾蜚英酒喝得盡興説："有國然後有家，天下像這樣，將要回到哪裏去呢？"張惟孝跳起來説："聽從您的命令。"就討了空白名帖三十份回去。過了十天，同三十個騎馬的人和穿戴甲胄的士兵五千人到來，旗幟鮮明，隊伍整齊嚴肅，上到公安，下到墨山，零散前來的接連不斷。姚希得很高興，要求統領的名單，張惟孝説："朝廷對不起人，福難得禍易得，暫且替君侯解除一時的困難罷了，姓名不能告訴。"當時鼎、澧五州十分危急，於是敲起鼓顯示兵力，没幾天，部下到了上萬人，幾次打仗都勝利，江上平定。制置使吕文德招請他，不前往却躲避，尋找他没能找到，有人説已經到淮甸去了，以後便不知道他的下落。

陳咸

陳咸字逢儒，監察御史升卿次子，爲叔父巨卿後。登淳熙二年進士第，調内江縣尉。縣吏受賄，賦民不均，咸以聞于部使者，爲下令聽民自陳利病，而委咸均其賦。改知果州南充縣，轉運司辟主管文字。歲旱，稅司免下户兩稅，轉運使安節以爲虧漕計，咸白安節曰："苟利於民，違之不可。"因言："今楮幣行於四川者幾虧三百萬，苟增印百萬，足以補放免之數。"安節從之。軍多濫請，咸每裁損，帥屬以爲言，咸曰："咸首可斷，濫請不可得。"蜀歲收激賞權輸絹錢，民以爲病，咸白安節，核入節出，奏歲減二十餘萬緡。擢知資州，時久旱，咸被命即請帥臣發粟二千餘石以振。明年，東西川皆旱，總制二司議蠲民賦而慮虧國課，咸請增印未補發引百有九萬以償所蠲，議遂決。大修學宫，政以最聞，改知普州。

陳咸字逢儒，監察御史陳升卿的第二子，過繼給叔父陳巨卿做後代。淳熙二年登進士第，調任内江縣尉。縣吏受賄，徵收百姓田税不公平，陳咸將情況告訴給監司知道，爲此下令聽從百姓自己陳述利害，而且委托陳咸均衡他們的田租。改爲果州南充縣知縣，轉運司徵召任主管文字。當年乾旱，税司免除下等民户的兩税，轉運使安節認爲虧損漕運收入，陳咸告訴安節説："如果對百姓有利，違反它不行。"因而説："如今在四川通行的紙幣將近虧短三百萬，如果增加印發一百萬，足够用來補上蠲免的數額。"安節聽從了他。軍隊常常要求過多，陳咸每每裁减，軍鎮統帥囑咐替他們説情，陳咸説："陳咸頭可斷，過分的請求不能滿足。"蜀每年收繳激賞庫代納絹錢，百姓感到困苦，陳咸告訴安節，核實收入節約開支，上奏每年减少二十多萬緡錢。提升資州知州，當時長期乾旱，陳咸剛受任命就請求統帥發放粟二千多石賑濟。第二年，東西川都乾旱，總領制置二司商議蠲免百姓賦税却擔心虧損國家税收，陳咸請求增印没補發的錢引一百零九萬來抵償所蠲免的賦税，議案就决定了。大規模地修建學堂，治政因考績優秀而著稱，改爲普州知州。

開禧元年，邊事興，四川宣撫使程松奇其才，辟主管機宜文字。咸首貽書論兵不可輕動，勸松搜人才，練軍實；考圖籍以疏財用之源，視險要以决攻守之計；約大將面會，以免疑忌之嫌；捐金帛募死士，以明間探之遠；出虚搗奇之策，審於當用；倖勝趨利之謀，寢而勿行。松復書深納，然實不能用。副使吴曦蔑視松，易置將兵，不關白正使。松務爲簡貴，咸憂之，復説松收梁、洋以北義士爲緩急用；據險厄，立關堡，杜支徑以備不虞。松又不能用。遷利路轉運判官。

開禧元年，邊疆戰事發生，四川宣撫使程松認爲他才能出衆，徵召爲主管機宜文字。陳咸首先致信論説軍隊不能輕易發動，勸程松搜羅人才，細核軍事物資；考核圖書簿籍來疏理財政費用的根源，視察險要之地來决定攻守的計策；約請大將當面碰頭，以免除懷疑猜忌的嫌疑；捐出錢物招募敢死之士，來明瞭間諜探知遠方情况；乘虚奇襲的計策，在應當采用的時候研究確定；僥幸取勝求利的計謀，停止不用。程松覆信全部接受，但實際不能采用。副使吴曦輕視程松，换將調兵，不禀報正使。程松總是注重簡要，陳咸擔心這種情况，又勸説程松收納梁、洋以北的忠義之士以備緊急情况之用；據守險要之地，設立關卡堡壘，堵絶小路以防備不測。程松又不能實行。遷爲利州路轉運判官。

曦叛臣於金，關外四州繼没，人

吴曦叛變向金稱臣，關外四州相繼陷落，人

情大駭。咸留大安軍督軍糧，檄其守楊震仲振流民，備奸盜，衆稍安。安丙密以曦反謀告咸，咸即遣人告松，松不之察。曦以咸蜀名士，欲首脅之以令其餘，檄咸議事。咸不往，遂之利州。抵城外，僞都運使徐景望已挾兵入居臺治。英宗諱日，景望大合樂以享，咸力拒之。

心很驚慌。陳咸留在大安軍監督軍糧，傳書知州楊震仲賑濟流亡百姓，防備盜賊，大家稍稍安定。安丙暗地將吴曦叛變計劃告訴陳咸，陳咸馬上派人報告程松，程松没有察覺。吴曦認爲陳咸是蜀地有名人士，想要先脅迫他來命令其他人，傳書陳咸商議事情。陳咸不去，於是前往利州。到達城外，僞都運使徐景望已經帶兵進住官府。英宗忌日，徐景望大肆合奏樂曲來舉行宴會，陳咸堅決抵制。

初，咸自大安東下，遇僞將褚青與語，青有悔意。至是，以主管文字王釜、福艾可與共事，欲結二人誅景望，燒棧閣，絶曦援兵。既而釜棄官歸，咸以青不可保，謀遂沮。李道傳問咸："計將安出?"咸曰："事極不過一死耳，必不爲吾蜀累也。"語家子欽曰："咸受國厚恩，義當擊賊，恨無兵權，獨有下策，削髮以全臣節。"會曦以書招之急，咸答書勸其稟命，既而欲親諭之，遂行，遇僞統領孟可道，知曦已僭亂，曰："吾書不可用矣。"還至后鋤，入帳中以刀自斷其結，披緇而出。景望遣兵拘咸于岸，曦聞怒甚。吴晛勸曦召咸主武興寺，因殺之，安丙力爲救解，乃得釋歸。曦既誅，咸語諸子曰："吾不能討賊而棄官守，罪也。"上表自劾，安丙、楊輔等皆勉其出。丙尋奏以咸總蜀賦，從之。

起初，陳咸從大安往東而下，遇到僞將褚青同他交談，褚青有後悔的心思。到這時，因主管文字王釜、福艾可以一起行事，想要聯合二人殺掉徐景望，燒掉棧道，斷絶吴曦的援兵。不久王釜棄官回來，陳咸認爲褚青不能保險，計劃於是中止。李道傳問陳咸："怎麽辦?"陳咸説："事情到頭不過一死罷了，一定不會連累我們四川的。"跟兒子陳欽説："陳咸蒙受國家厚恩，按理應當殺敵，可恨没有兵權，衹有下策，削髮來保全人臣志節。"適逢吴曦用信招他很急，陳咸回信勸他請命，然後想要親自開導他，於是就前往，遇上僞統領孟可道，得知吴曦已經僭越作亂，説："我的信不能用了。"往回走到后鋤，進到帳中用刀割斷自己的髮髻，披着僧衣而出。徐景望派兵在岸邊抓住了陳咸，吴曦聽到後很惱怒。吴晛勸説吴曦召陳咸主持武興寺，就要殺他，安丙極力解救，纔被放回。吴曦被殺之後，陳咸對兒子們説道："我不能够討伐賊人却放棄職守，是有罪的。"上表自行彈劾，安丙、楊輔等人都鼓勵他復出。安丙不久上奏讓陳咸總管蜀地賦税，聽從他的建議。

時僭亂後，帑藏赤立。咸至武興，與丙商榷利病，兵政財計，合爲一家，請丙奏于朝。核諸司羨餘，移支常平廣惠米，鑄當五錢，榜賣官，并權截四路上供，汰弱兵二萬餘，規畫備至，故軍興增支之數八千七百五十餘萬，皆不取於民。咸總賦之始，贍軍帑廩緡不過一千四十五萬餘，糧不過九十一萬餘，料不過二萬餘。咸

當時僭越之亂過後，國庫告空。陳咸到武興，同安丙商議官府專賣的弊端，軍政財政，合成一家，請安丙向朝廷上奏。核查各司雜税收入，平移支取常平倉廣惠倉糧食，鑄造當五錢，張榜賣官，連同暫時截取四路上交朝廷的賦税，淘汰弱兵二萬多人，經度規劃十分周到，所以軍隊擴充增加開支的數額八千七百五十多萬，都不從百姓那裏收取。陳咸總管財賦開始時，養軍的府庫緡錢不超過一千零四十五萬多，糧食不超過

晝夜精勤，調度有方，不二歲，益昌大軍庫有楮引百八十萬，成都免引場椿撥二百一十餘萬，城下三倉軍糧四十餘萬石，預借米本一百一十餘萬，又別貯軍糧百四十九萬石，料七萬餘，而布帛絲綿、銅鐵錢與祠牒不預焉。

劍外民久苦役調，或建議調東、西兩路及夔路丁壯共其勞。令始下，民憚行，馳訴于安丙，乞計直輸錢以免行，久而不克輸者十五餘萬，咸蠲之。蜀錢引舊約兩界五千餘萬，半藏於官，自軍興引皆散於民，宣、總二司增創三界通行八千餘萬，價日益落。咸捐一千二百餘萬緡以收十九界之半，又與丙議合茶馬司之力，再收九十一界，續造九十三界以兑之，於是引價復昂，糴價頓減。

嘉陵江流忽淺，或云金人截上流，咸不動，疏而導之，自益昌至于魚梁，饋運無阻。金州地險，咸增饋米以實之，人皆曰："金州之險，金人不可向，何益之爲?"咸曰："敵至而慮，無及矣。"未幾，金人犯上津，守賴以固。召爲司農少卿，卒。丙列奏其功，賜謚勤節。初，宣諭使吴獵嘗表其節，詔進二秩，咸乞回贈所生父母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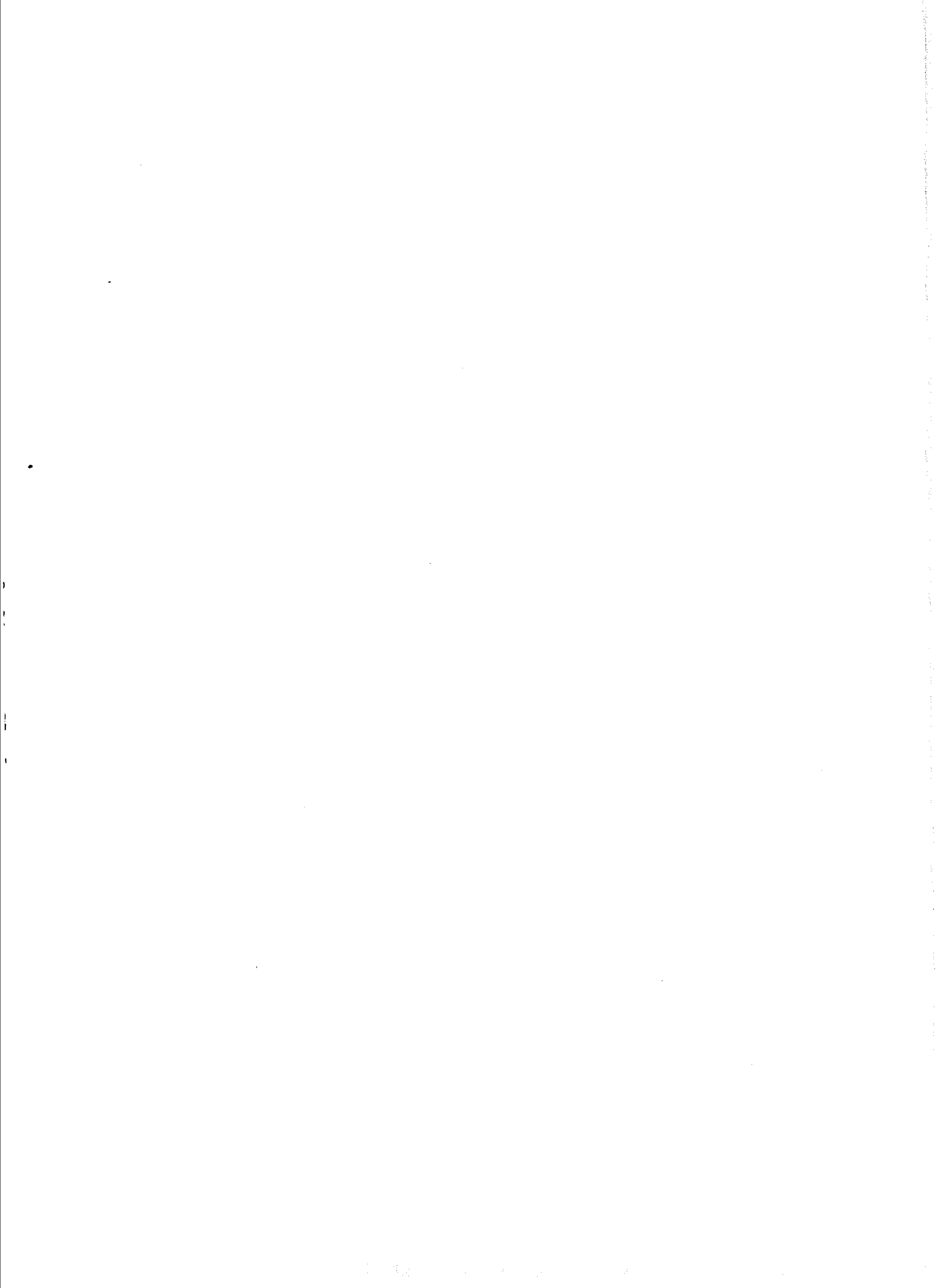
論曰：宋之辱於金久矣，值我國家興師討罪，聲震河朔，乃遣孟珙帥師夾攻，遂滅其國，以雪百年之耻。而珙説禮樂、敦詩書，誠寡與二。杜杲、王登、楊掞、張惟孝，思以功名自見，雖所立有小大，皆奇才也。陳咸不從逆曦，雖不能死，然理財於喪亂之餘，蜀賴以固守，豈不賢於匹夫之自經溝瀆者哉!

九十一萬多，料不超過二萬多。陳咸日夜專心勤奮，調度有方，不到二年，益昌大軍庫有紙引一百八十萬，成都免引場儲備撥錢二百一十多萬，城下三倉軍糧四十多萬石，預借米本有一百一十多萬，又另外貯存軍糧一百四十九萬石，料七萬多，而布帛絲綿、銅鐵錢和祠部度牒不算在内。

劍外百姓長期苦於服役徵調，有人建議調發東、西兩路以及夔路壯丁同服勞役。命令剛下，百姓害怕遠行，騎馬向安丙訴説，請求計價納錢來免除服役，很長時間却没能交納的有十五萬多，陳咸予以蠲免。蜀地錢引過去約定兩界五千多萬，一半藏在官府，自從軍隊擴充錢引都散落在民間，宣撫、總領二司增設三界流通發行八千多萬，價值一天天跌落。陳咸捐一千二百多萬緡來收回十九界的一半，又同安丙商議聯合茶馬司的力量，再收九十一界，繼續印造九十三界來兑换它們，這樣之後，錢引的價值重新上漲，糧食買價頓時減低。

嘉陵江水忽然變淺，有人説金人堵住了上游水流，陳咸不慌亂，疏浚導水，從益昌一直到魚梁，運送没有障礙。金州地勢險要，陳咸增送糧食來充實其力量，人們都説："金州那樣險要，金人不能前去，增加它幹什麽?"陳咸説："敵人到了纔考慮，就來不及了。"没多久，金人進犯上津，守衛憑靠這個纔牢固。召爲司農少卿，去世。安丙列舉奏明他的功勞，賜謚號勤節。起初，宣諭使吴獵曾經表奏他的操守，詔令進升二級階官，陳咸請求回贈給親生父母。

論曰：宋朝受辱於金人很久了，正當我元朝發兵討伐有罪者，聲威震動河朔，便派孟珙帶兵夾擊，於是就消滅了他們的國家，得以洗雪百年來的耻辱。而且孟珙講説禮樂、注重詩書，確實很少做别的。杜杲、王登、楊掞、張惟孝，想用功名自我顯示，雖然所建樹的有小有大，但都是奇才。陳咸不順從叛逆的吴曦，雖然不能够一死，但治理財政在遭動亂之後，蜀地靠他得到安定守衛，難道不比一個人自殺在溝渠裏的作法更高明些嗎!



宋史卷四百十三

列傳第一百七十二

趙汝談　趙汝讜　趙希錧　趙彥呐
趙善湘　趙與懽　趙必愿

趙汝談

趙汝談字履常，生而穎悟，年十五，以大父恩補將仕郎。登淳熙十一年進士第。丞相周必大得其文異之，語參知政事施師點曰："是子他日有大名于世。"調汀州教授，改廣德軍，添差江西安撫司幹辦公事。嘗從朱熹訂疑義十數條，熹嗟異之。

佐丞相趙汝愚定大策，汝愚欲驟以詞掖處之，力辭去。持祖母服。汝愚去國，其弟汝讜力上疏乞留汝愚、斬侂胄，聞者吐舌。兄弟罹黨禍斥去。尋調安慶府教授，添差浙東安撫司幹辦公事。丁母憂，免喪，召爲太社令。

時侂胄用事熾甚，汝談痛憤，登壇讀祝，大呼侂胄及陳自强名。自强不能堪，它日指汝談曰："末坐白晳者何人?"汝談不爲動。以參知政事李壁薦，召試館職，擢正字。是時吳曦叛，上下束手，或請就以曦爲王，其人造汝談，汝談詰之曰："孰欲王曦者? 可斬!"其人面發赤不能對，遂以言去，主管崇道觀。添差通判嘉興府，與郡守王介志合。改知無爲軍，與光州守柴中行、安豐守陸峻俱稱循吏。

趙汝談字履常，生來聰明，十五歲時，因祖父恩蔭補官將仕郎。淳熙十一年考中進士。丞相周必大見到他的文章稱奇，告訴參知政事施師點說："這孩子將來會在世上有很大名氣。"調任汀州教授，改廣德軍，加派江西安撫司幹辦公事。曾經跟着朱熹修定難解文義十幾條，朱熹讚嘆稱奇。

輔佐丞相趙汝愚决定大計，趙汝愚想突然安排他爲文學侍從，堅决推辭離開。爲祖母服喪。趙汝愚離開京城，趙汝談的弟弟趙汝讜極力上奏章請求挽留趙汝愚、殺掉韓侂胄，聽到的人都嚇得吐舌頭。兄弟二人遇黨争禍難被貶斥離京。不久調任安慶府教授，加派浙東安撫司幹辦公事。遭母喪，期滿除服，召爲太社令。

當時韓侂胄掌權氣焰很盛，趙汝談痛心憤恨，登上祭壇宣讀祝告文，大聲喊韓侂胄以及陳自强的名字。陳自强難以忍受，有一天指着趙汝談說："坐在最後膚色白净的人是誰?"趙汝談不動聲色。因參知政事李壁推薦，皇帝召來面試後授任館職，升爲秘書省正字。這時吳曦叛逆，上下束手無策，有人請求便讓吳曦稱王，此人造訪趙汝談，趙汝談反問他道："誰是想讓吳曦稱王的人? 該殺!"那人滿臉漲紅不能作答，於是因爲有人參劾他而離職，主管崇道觀。加派通判嘉興府，同知州王介志同道合。改爲無爲軍知軍，和光州知州柴中行、安豐知府陸峻都被稱作是好

官。

時金人內變，有旨令獻料敵、備邊二策。其料敵之策曰："禍亂猶在河北，未遽至河南，蓋豪雄擇形勢，大盜窺貨寶，金帛重器俱聚河北，河南無大川爲之險，欲起安所憑？且金素以河南近我，置守多完顏氏親黨，其下亦令蕃漢錯居，所以防慮備盡。縱彼喪亂，守將欲畔則自畔，何至相率盡反。然有天下者，自不容易一日廢備，豈以金人存亡之候爲吾緩急哉！"其備邊之策曰："今邊州大抵無城，缺兵少粮，鎧仗不足。若使自辦，何所取資？丐諸朝廷，安得力給？若仿古藩封，拔用英傑守郡，則并租税市榷之利盡與之，免其共貢，上不置監臨，下悉聽選辟，民得自賦，兵得自募，凡百悉聽所爲。其有功者亦不遽徙，就峻爵秩，增異車服，給美田宅，官其子孫，凡可優寵，無不極至，使內爲公卿，雖貴曾不如守邊之樂。如此則有才者爭自奮勵，緩急必能出死力報上。"于後河南二十餘年猶爲金守，宋沿邊諸郡權大削，兵事無肯任責者，汝談之言若蓍龜然。

當時金人內部發生變亂，有詔書命令進獻估計敵情、保衛邊疆兩方面的對策。他的估計敵情的對策說："禍亂仍舊在河北，没有馬上到河南，大概因爲英雄選擇地理形勢，大盜覬覦財貨寶物，金帛寶器都集中在河北，河南没有大河作天險，想要起事又能憑什麽？而且金人向來因爲河南接近我國，安排守將大多是完顏氏親信黨羽，他們下面也讓蕃人和漢人交錯雜居，所用來防禦的辦法全部用盡。即使他們死喪禍亂，守將要叛變自己就叛變，哪至於相從全都造反。但是保有天下的人，自然不容易一朝放棄防禦，難道要根據金人存亡的迹象來决定我們國策的輕重緩急嗎！"他的保衛邊疆的對策說："如今邊地州郡大都没有築城，缺兵少糧，武器裝備不足。如果讓他們自己辦理，從什麽地方獲取供給？向朝廷乞求，哪裏就能完全滿足？如果仿照古代分封，提拔任用豪傑把守州郡，那麽連同租税專賣的收入全都給他們，免除他們的進貢，上頭不設實地監察的長官，下面全部聽任推舉徵召，百姓能够自己交租，兵丁能够自行招募，所有事項全部聽任他們的做法。他們立了功的也不馬上升遷，極高增封爵禄品級，異常改變車輛服飾，提供美好的田地宅第，讓他們的子孫當官，凡是可以用來優厚寵遇的，無不達到極點，使得朝內當公卿的，雖然尊貴却比不上守邊的快樂。如果這樣，那麽有才能的人自動争先激勵，遇到緊急之事定能拼死效力報答皇上。"此後河南二十多年仍舊是金人把守，宋朝沿邊各州權力大大削弱，打仗没有願意負責的人，趙汝談的言語就好像筮卜一樣。

改湖北提舉常平，振饑盡力。知温州，改知外宗正，作詩勉其族屬，皆望風而化。遷江西提舉常平。寧宗崩，以哀痛得疾。賀理宗表，力寓勸戒。陳碩曰："此諫書也。"數丐祠，授江西轉運判官，辭不獲命，之官一月，以言者罷。

改任湖北提舉常平，賑救饑荒盡力。爲温州知州，改爲知外宗正，寫詩勸勉同族的親屬，全都仰望風範而受教化。升遷江西提舉常平。寧宗駕崩，因爲悲痛生了病。賀理宗登基表，極力寄托勸誡。陳碩說："這是諫書。"幾次請求祠官，授予江西轉運判官，推辭不被准許，到任一月，由於諫官進言而被免職。

先是，汝談因疾去官，言者謂其傲睨軒冕，不樂爲世用。至是彌遠不

在此之前，趙汝談因病離職，諫官說他傲視官位爵禄，不樂意爲世所用。到這時史彌遠不給

與祠，乃杜門著述。

他祠禄，於是就閉門寫書。

端平初，以禮部郎官召，入對言："倚用老成，廣集忠智，訪求衆敝之原，辟取可行之策，以飭積蠹之蠹，而成終泰之功者，願加聖心焉。"又言："大佞似忠，大奸似聖，未免信向而擢任之。始未見甚失，久乃寖至差訛，則綱維之臣將不能不執，議論之士將不得不言。執之堅，寧不疑其侵權？言之數，寧不意其賣直？至是則不特是非邪正易位，而黜陟予奪失中多矣。"又曰："外之得以窒吾聽、雜吾目、擾吾天君者，以吾未得虚一而静之理也。苟得之，導我聲色而不能入，投我寶貨而不能中，扇我以功名而不能動，凝然湛然，孰得干之哉。"改秘書少監兼權直學士院。時集議出師，汝談反覆言不可輕戰，而和尤非計。既而三京收復，雖前言用兵不便者亦喜，汝談獨有憂色。未幾，洛師敗，朝論始服其先見。

端平初年，以禮部郎官身份召見，上朝應對説："倚靠任用年高有德的人，廣泛集中忠誠而有才智的人，尋找所有弊端的根本，徵求可行的辦法，來整治積弊的毒害，從而成就終極太平的功業，希望皇上留意這樣的人才。"又説："很奸巧的人貌似忠誠，很邪惡的人貌似聖明，免不了信賴因而提拔任用他們。開始没有看出很大的過失，時間長了就逐漸出現差錯失誤，那麽執政大臣將不得不行動，評論的士大夫將不得不開口。執行堅決，難道會不疑心他們侵犯權力？進言的次數多了，難道能不覺得他們賣弄正直？到這時就不止是是非邪正顛倒，而且貶降升遷給予剥奪有失公允的情况也就很多了。"又説："外界之所以能够閉塞我們的聽覺、淆亂我們的視綫、攪亂我們的心靈，這是因爲我們没能懂得虚心專一而致静的道理。如果懂得了這個道理，用聲色誘惑我却不能够叫我沉溺，送給我寶物却不能够叫我接受，用功名煽動我却不能够叫我動心，專心澄念，誰能够干犯他呢。"改任秘書少監兼權直學士院。當時群議出兵，趙汝談反復説不能輕易出戰，但是和談尤其不是辦法。不久三京收復，即使是以前説發兵不宜的人也高興，惟獨趙汝談面有憂慮之色。没多久，洛軍失敗，朝廷輿論纔開始佩服他的先見之明。

遷宗正少卿，兼權直，兼編修國史、檢討實録，兼崇政殿説書。因講《論語》而言漢元帝恭儉無過，惟以剛不克改，明不能繹，優柔不斷，而漢業遂衰。權吏部侍郎，升侍讀，兼直學士院，兼同修國史院同修撰，以所注《易》進講。時朝議履畝稱楮，汝談言非便，迕時宰意。京師軍變，宰相乞貶秩，上已允，汝談奏恐失體，持不可。草答詔，以爲貶秩易，審舉措難，宰相滋不悦。以言去國，提舉崇禧觀。起知婺州，四辭不允。至郡，力丐祠。召赴行在，四辭。

升爲宗正少卿，兼權直，兼編修國史、檢討實録，兼崇政殿説書。因講解《論語》而説到漢元帝恭謙節儉没有過失，衹是因爲剛直不能變通，開明却不能推究，優柔寡斷，因而漢朝國運於是衰落。代理吏部侍郎，升侍讀，兼直學士院，兼同修國史院同修撰，將所注釋的《易經》進上講解。當時朝廷議論丈量田畝平衡紙幣，趙汝談説不合適，違背當朝宰相的意見。京城兵變，宰相請求貶官，皇帝已經同意，趙汝談上奏怕有失體統，極力認爲不行。起草答覆詔書，認爲貶官容易，謹慎行事困難，宰相越發不高興。因爲有人議論離開京城，提舉崇禧觀。起用爲婺州知州，推辭了四次都不允許。到了州上，堅決請求祠禄。召他前往皇帝所在地，推辭了四次。

權禮部侍郎兼學士院，力辭兼直。時金兵新破，三閫增秩，稱提官楮，四郡獲賞。汝談獨蹙頞，登對，首疏言："邊面無可倚仗，乞超越拘攣，簡拔俊傑，如吳用周瑜、魯肅，晉任祖逖、陶侃故事，使之各分方面，連數十城，推轂授權，盡歸賜履。巴蜀一人，荆襄一人，兩淮各一人，一切便宜行事，不復更從中御，庶幾伸縮由己，機用出心。"蓋推廣鄉者備邊之策。且曰："臣之此策，行於開禧未用兵之前，决不至罹今日之患。"其論楮法，尤中時敝，上稱嘆久之，且謂："卿文學高世，宜代予言，力辭何爲?"卒以老祈免，章四上，免兼直，改侍講。數日，仍兼直學士院，五辭。權給事中，權刑部尚書，及卒，轉兩官。遺表上，又轉四官。

代理禮部侍郎兼學士院，堅决推辭兼直學士院。當時金兵剛剛打敗，三帥加官，平衡官行紙幣的儲金，四州獲得賞賜。惟獨趙汝談皺眉，登殿應對，第一道奏疏説："邊境方面没有可以倚靠的，請求突破束縛，選拔優異人才，如同吳任用周瑜、魯肅，晉任用祖逖、陶侃的舊例，讓他們各自負責一個方面，相連幾十座城，推薦授權，全歸封地。巴蜀一人，荆襄一人，兩淮各一人，一切便宜行事，不再經過朝廷指揮，也許可以自由施展，謀劃行事出自心計。"大概是推衍從前保衛邊疆的對策。并且説："臣的這個計策，如果在開禧没用兵以前行用，一定不至於遭遇今天這樣的禍患。"他評論紙幣的發行辦法，尤其切中時弊，皇上贊嘆很久，并且對他説："你文才出衆，應當代我説話，一味推辭爲什麽?"最後因爲年老請求免職，奏章遞了四次，免去兼直學士院，改爲侍講。過了幾天，仍舊兼直學士院，推辭了五次。代理給事中，代理刑部尚書，等到去世，轉兩級官階。遺表奏上，又轉四級官階。

汝談天資絶人，沈思高識，自少至老，無一日去書册。其論《易》，以爲爲占者作；《書》《堯》、《舜》二典宜合爲一，禹功只施於河洛，《洪範》非箕子之作；《詩》不以《小序》爲信；《禮記》雜出諸生之手；《周禮》宜傅會女主之書。要亦卓絶特立之見。爲文章有天巧。篤於倫誼而忘仇怨，御史王益祥嘗劾之，後汝談官其鄉，益祥愧不敢見，汝談乃數過之，相得歡甚。嘗論議韓非、李斯皆有荀卿之才，惟其富貴利欲之心重，故世得而賤之，惟卿獨能守其身，不苟希合，士何可不自重哉。所著有《易》、《書》、《詩》、《論語》、《孟子》、《周禮》、《禮記》、《荀子》、《莊子》、《通鑑》、《杜詩》注。

趙汝談天資超人，思慮深遠見識高明，從年輕到年老，没有一天離開過書本。他評論《易經》，認爲是占卜之人所作；《尚書》的《堯典》、《舜典》應當合成一篇，夏禹的功績衹施予河洛，《洪範》不是箕子所作；《詩經·小序》不是真的；《禮記》雜出衆儒生之手；《周禮》應是附會女性君主的書。總之也是高明出衆的見解。寫作文章有天才技巧。看重人倫大義却不記仇怨，御史王益祥曾經彈劾過他，後來趙汝談在他家鄉任職，王益祥羞愧不敢相見，趙汝談就幾次去拜訪他，互相投合愉快得很。曾經評論韓非、李斯都有荀子的才能，衹是他們富貴利欲的心思太重，所以世上纔會看不起他們，惟獨荀子能够保持自身操守，不苟且迎合，士人怎麽可以不自重呢。所著有《易經》、《尚書》、《詩經》、《論語》、《孟子》、《周禮》、《禮記》、《荀子》、《莊子》、《通鑑》、《杜詩》等注。

趙汝讜

趙汝讜字蹈中，少俶儻有軼材，

趙汝讜字蹈中，年輕時倜儻有不凡的才能，

智略出人上。龍泉葉適嘗過其家，汝讜年少，衣短後衣，不得避。適勸之曰："名門子安可不學。"汝讜慚，自是終身不衣短後衣。折節讀書，與兄汝談齊名，天下稱爲"二趙"。以祖遺恩補承務郎，歷泉州市舶務、利州大軍倉屬。從臣薦宗室之賢者，監行在右藏西庫。

謀略超出衆人之上。龍泉人葉適曾經造訪他家，趙汝讜年紀還小，穿着後幅較短的衣服，來不及迴避。葉適告誡他道："名門後代怎麽可以不學。"趙汝讜很慚愧，從此一輩子不穿後幅短的衣服。改悔讀書，同兄長趙汝談齊名，天下稱作"二趙"。因爲祖父留下的恩典補官承務郎，歷任泉州市舶務、利州大軍倉屬。侍從大臣舉薦宗室當中的賢才，監皇帝所在地右藏西庫。

韓侂胄謀逐趙汝愚，汝讜兄弟昌言非是，且上言訟汝愚冤。侂胄懼其詞直，使其黨胡紘再攻汝愚，以汝讜兄弟受汝愚厚恩，私屬爲之畫策，惑亂天聽爲言，斥使去國。坐廢十年，調華亭浦東鹽場，棄職去。辟浙西安撫司幕官，調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皆不赴。以前官改鎮東軍。登嘉定元年進士第，爲太社令，遷將作監簿、大理司農丞。與史彌遠不合，請外，改湖南提舉常平，易江西，尋提點刑獄。瑞州大姓幸氏貪徐氏田不可得，強取其禾，終不與，誣以殺婢，置徐獄。徐訴其冤，汝讜以反坐法黥竄幸氏，籍其家。幸氏走，告急于中宮，徙汝讜湖南。既至，則表直臣龔夬墓。瀏陽有豪民羅氏奪民田，汝讜復懲以法。遷知温州，卒。

韓侂胄設法趕走趙汝愚，趙汝讜兄弟直説這樣不對，并且上書爭辯趙汝愚冤枉。韓侂胄害怕他們言詞直率，讓他的黨羽胡紘再次攻擊趙汝愚，説趙汝讜兄弟受過趙汝愚很多恩惠，暗中囑咐他們替他想辦法，混淆皇帝視聽等等，斥逐讓他離開京城。獲罪廢棄不用十年，調任華亭浦東鹽場，棄職離去。徵召爲浙西安撫司幕官，調任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都不赴任。用舊官職改爲鎮東軍。嘉定元年登進士第，爲太社令，遷爲將作監簿、大理司農丞。同史彌遠不合，請求外任，改爲湖南提舉常平，改任江西，不久提點刑獄。瑞州大族幸氏貪圖徐氏的田没得逞，强行收了他的稻子，到底還是不肯給，便誣陷他殺死侍婢，將徐關進監獄。徐申訴他的冤枉，趙汝讜按照誣告反坐法刺面放逐幸氏，没收他的家産。幸氏逃跑，向皇后求救，調任趙汝讜到湖南。到任之後，就在直言諫諍之臣龔夬的墓前刻石表彰。瀏陽有豪强羅氏搶奪百姓田産，趙汝讜再次依法懲治。遷爲温州知州，去世。

汝讜常言："宗子不忘君，孝子不辱身，臨難則功業當如朱虚，立身當如子政。"

趙汝讜常説："皇族子弟不忘君主，孝順兒子不玷辱自身，面對危難就應當像朱虚那樣建功立業，立身行事應當像子政那樣。"

趙希錧

趙希錧字君錫，舊名希喆，登慶元二年進士第，改賜今名。少扶父喪歸，道遇寇，左右駭散，希錧拊棺慟哭不懾，寇義而去。學于陳傅良、徐誼，既舉進士，調汀州司户。峒寇李元礪方起，汀人震懼，郡會僚佐議守城，希錧下坐無一語，守異之曰："不言得無有所見乎？"希錧曰："守

趙希錧字君錫，原名希喆，慶元二年登進士第，改賜今名。年輕時護送父親的靈柩回鄉，半路遇强盗，身邊的人都嚇跑了，趙希錧拍着棺材痛哭一點不害怕，强盗認爲他孝義就走了。師從陳傅良、徐誼，中進士以後，調任汀州司户。峒寇李元礪正起事，汀州百姓驚慌，州裏聚集官吏商量守城，趙希錧坐在末位一言不發，知州奇怪地説："不説話莫非有什麽見解嗎？"趙希錧道：

城非策也，距城三十里有關曰古城，若悉精鋭以扼其衝，賊不足慮矣。”守以付希錧，人爲危之。希錧至關，審形明間，申令謹候，分畫粗定，賊已遣諜窺關。希錧得諜詰之，縱其舉火相示，而羸師以誤之。夜半，賊數百銜枚突至，希錧嚴兵以待。賊且至，始命矢石俱下，賊無一免，餘黨聞風而遁。希錧引還，老稚羅拜相屬，希錧繇他道以避之。事聞，詔升州推官，治疑獄，决滯訟，攝下邑，弭亂卒。去之日，軍民遮道泣送者數十里。

“守城不是辦法，離城三十里有關口叫作古城，如果調發全部精兵來把守要道，强盜就用不着擔心了。”知州就交給趙希錧去辦，别人都替他擔心。趙希錧到了關口，察看地形弄清小路，再次下令小心守候，安排大致妥當，强盜已經派細作來探關。趙希錧抓到了細作審問他，指使他點火報信，又讓自己的軍隊裝成疲弱的樣子來迷惑對方。半夜，强盜幾百人口中銜枚突然來到，趙希錧整兵等待。强盜快要到時，纔下令一起往下射箭投石，强盜没有一個逃脱，其餘的同夥聞風而逃。趙希錧率軍回來，老幼圍着下拜接連不斷，趙希錧從其他的路走避開了他們。事情報告給上面，詔令升州推官，判明疑難案件，决斷積久的訴訟，代理小縣，平息亂兵。離開那天，軍民攔路哭着送行的幾十里不斷。

調主管夔州路轉運司帳司，疏大寧鹽井利病，使者上諸朝，民便之。改知玉山縣，未行。召對，希錧首言民力困於貪吏，軍力困於僨帥，國家之力則外困於歸附之卒，内困於浮冗之費；次論四蜀銓科舉之弊；次論大寧鹽井本末。寧宗嘉納之。

調任主管夔州路轉運司帳司，條陳大寧鹽井利弊，使者上報給朝廷，百姓因此得益。改爲玉山縣知縣，還没赴任。皇帝召見問話，趙希錧首先提到百姓財力被貪官污吏弄得困乏，軍事力量因敗將而疲困，國家的力量則外部因歸附的士兵而困苦，内部被虚浮繁多的開支所困擾；其次論説四蜀量選科舉的弊害；再評述大寧鹽井的主次先後。寧宗贊賞接受了它們。

授大理寺丞，遷大宗正丞，權工部郎官。宗姓多貧，而始生有訓名，爲人後有過禮，吏受賕亡藝，莫敢自陳，希錧白其長推行之。會朝議，燕邸近屬赴朝參者少，命希錧易班，希錧力辭，弗克。特换授吉州刺史、提舉佑神觀。未幾，廷臣言宗姓换班人嘗舉進士，請視朝士，聽輪對。於是希錧次對時首論：“今日多事之際，而未有辦事之人。朝紳，清選也，以緘默爲清重，以刻薄爲舉職，以無所可否爲識體。閫寄，重任也，以大言爲有志，以使過爲知恩。臣非敢厚誣天下以爲無人，患在選擇未得其道、器使未當其才爾。”授成州團練使，賜金帶，令服繫。以寶璽推恩，進和

授任大理寺丞，遷爲大宗正丞，代理工部郎官。皇族大多貧困，可是剛生下來就有學名，過繼給人有過禮，官吏受賄没有限度，没人敢自己出來陳述，趙希錧禀報了他的長官予以推廣。適逢朝廷議事，燕王府親屬前往上朝參見的人員少，令趙希錧换班，趙希錧堅决推辭，不行。特别改任吉州刺史、提舉佑神觀。没多久，大臣説皇族改换班行的人若曾考中進士，請與朝官同樣看待，聽任輪流奏對。這以後趙希錧輪流奏對時首先論説：“如今是多事之際，却没有處理事情的人。朝官，是選出來的，却認爲沉默是清高持重，認爲刻薄是稱職，認爲不置可否是明白體統。委任軍鎮統帥，是重要的任命，却認爲説大話是有志氣，認爲任用有缺點的人是懂得報恩。臣并不敢大肆誣衊天下無人，衹怕是選擇任用没有找到正確方法、量才使用没能發揮他們的才能

州防禦使。

理宗即位，進潭州觀察使，以公族近邸，恩特加厚。又進安德軍承宣使。希錧引對，言："初政急務，莫先於明道、總治統、收人心。"上爲動容。越明年，論祠祭不蠲，禁衛不肅。慈明宫上壽，升節度，封信安郡公。卒，遺奏聞，上震悼輟視朝，賜含斂，贈以金幣。

希錧風資凝重，胸抱魁壘，揚人之善，不記人之過，急人之難，不忘人之恩。居官，祁寒盛暑未嘗謁告，衣食取裁足而已。追封信安郡王。

罷了。"授任成州團練使，賜給金帶，讓他佩帶。因寶璽的緣故推施恩典，進升和州防禦使。

理宗即位，進升潭州觀察使，因爲是皇族近親，恩典特别優厚。又進升安德軍承宣使。趙希錧趁召引應對，説："當務之急，没有比明白道義、總理治國體要、收服民心更爲首要的。"皇上受到震動。到了第二年，評論祭祀不選吉日，宫廷禁衛不嚴。慈明宫祝壽，升節度，封信安郡公。去世，臨終奏章上報，皇上吃驚哀悼，暫停視朝聽政，賞賜含物入殮，贈給金幣。

趙希錧風采莊重，胸懷光明磊落，稱頌别人的優點，不記别人的過失，在别人急難時相救，不忘記别人的恩情。做官時，嚴寒酷暑未曾請過假，吃的穿的衹求剛剛够就行。追封信安郡王。

趙彥呐

趙彥呐字敏若，彭州人。登四川類試第。少以材稱。吴曦叛，以禄禧僞守夔，彥呐結義士殺之，遂顯名。

嘉定十二年，關外西和州新被兵，制使安丙檄使經理，金人再至，戰却之。因請修州北水關，募民耕戰以守；又勸丙盡捐關外四州租，結民兵使各自爲守。皆不行。在州五年，得軍民心，轉提點刑獄，尋帥沔，時譽甚都。及崔與之代丙，始察其大言無實，謂他日誤事者必此人，請廟堂毋付以邊藩。尋奪其節制。

寶慶元年，乃移帥興元。三年，會鄭損棄四州，退保三關，彥呐力争不勝，罷歸家者五年。紹定四年，桂如淵代損，起彥呐於副使，更李臯、黄伯固，皆彥呐副之。端平元年，遂升正使，丞相鄭清之趣其出兵，以應入洛之役，不從。秦、鞏之豪汪世顯久求内附，至是彥呐爲力請數四，清之亦訖不從。三年，金人大入至三泉，彥呐大敗，貶衡州，其子洸夫用事亦竄嶺南，史嵩之留之江陵兩年，

趙彥呐字敏若，彭州人。四川類試登第。年輕時因才幹聞名。吴曦反叛，派禄禧做夔州僞長官，趙彥呐結交義士殺了他，於是名聲大著。

嘉定十二年，關外西和州剛剛發生戰事，制置使安丙傳書讓他調度，金人又到了，打退了他們。於是請求修建州城北面的水閘，招募百姓邊種地邊打仗來防守；又勸説安丙免除關外四州的租賦，組織民兵讓他們各自守衛。都没被采用。在州五年，得到軍民擁護，轉提點刑獄，不久任沔州帥臣，當時評價很高。等到崔與之接替安丙，纔察覺到他説大話空話，聲稱將來耽誤事的定是這個人，請求朝廷不要將邊州交付給他。不久罷免他的節制權。

寶慶元年，纔調任興元府知府。三年，適逢鄭損放棄四州，退守三關，趙彥呐拼命反對没成，免職回家過了五年。紹定四年，桂如淵接替鄭損，起用趙彥呐爲副使，歷李臯、黄伯固，都是趙彥呐做他們的副使。端平元年，就升任正使，丞相鄭清之催促他出兵，來響應進軍洛陽的戰役，不從命。秦、鞏的豪强汪世顯長期請求歸附，到這時趙彥呐替他極力請求了四次，鄭清之也始終不接受。三年，金兵大舉進犯到了三泉，趙彥呐大敗，貶官衡州，他的兒子趙洸夫因故也流放嶺南，史嵩之留他在江陵兩年，去世。

卒。

趙善湘

趙善湘字清臣，濮安懿王五世孫。父武翼郎不陋，從高宗渡江，聞明州多名儒，徙居焉。

趙善湘字清臣，濮安懿王第五代孫。父親武翼郎趙不陋，跟隨高宗渡江，聽説明州有很多有名的學者，遷居到那裏。

善湘以恩補保義郎，轉成忠郎、監潭州南嶽廟，轉忠翊郎，又轉忠訓郎。慶元二年舉進士，以近屬轉秉義郎，換承事郎，調金壇縣丞。五年，知餘姚縣。

趙善湘因恩蔭補官保義郎，轉成忠郎、監潭州南嶽廟，轉忠翊郎，又轉忠訓郎。慶元二年考中進士，因爲是皇親轉秉義郎，改任承事郎，調任金壇縣丞。五年，爲餘姚縣知縣。

開禧元年，添差通判婺州。嘉定元年，以招茶寇功，赴都堂審察，提轄文思院。出判無爲軍兼淮南轉運判官、淮西提點刑獄。四年，改知常州。八年，主管武夷山沖佑觀。十年，知湖州。十一年，丁内艱，明年起復，知和州，三辭不獲命。遷知大宗正丞兼權户部郎官，改知秘閣、淮南轉運判官，兼淮西提舉常平，兼知無爲軍。進直徽猷閣、主管淮南制置司公事，兼知廬州，兼本路安撫，仍兼轉運判官、提舉常平。

開禧元年，加派通判婺州。嘉定元年，因招安茶盜有功，前往政事堂接受考察，提轄文思院。出京通判無爲軍兼淮南轉運判官、淮西提點刑獄。四年，改爲常州知州。八年，主管武夷山沖佑觀。十年，任湖州知州。十一年，遭母喪，第二年喪期未滿即應詔任職，爲和州知州，推辭三次不允許。遷知大宗正丞兼代理户部郎官，改爲知秘閣、淮南轉運判官，兼淮西提舉常平，兼任無爲軍知軍。進升直徽猷閣、主管淮南制置司公事，兼任廬州知州，兼本路安撫，仍兼轉運判官、提舉常平。

十三年，進直寶文閣。以平固始寇功，賜金帶，許令服繫。十四年，進直龍圖閣、知鎮江府。十七年，拜大理少卿，進右文殿修撰、知鎮江府，封祥符縣男，賜食邑。寶慶二年，進集英殿修撰，拜大理卿兼權刑部侍郎，進寶章閣待制、沿海制置使兼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兼主管行宫留守司公事。賜御仙花金帶，進封子，加食邑。

十三年，進升直寶文閣。因平定固始縣强盜有功，賜給金帶，准許佩帶。十四年，進升直龍圖閣、鎮江府知府。十七年，拜爲大理少卿，進升右文殿修撰、鎮江府知府，封祥符縣男，賜給食邑。寶慶二年，進升集英殿修撰，拜爲大理卿兼代理刑部侍郎，進升寶章閣待制、沿海制置使兼任建康府知府、江東安撫使兼主管行宫留守司公事。賞賜御用仙花金帶，進封子爵，增加食邑。

紹定元年，以創防江軍、寧淮軍及平楚州畔寇劉慶福等功，皆升其官，進龍圖閣待制，仍任，兼江東轉運副使。三年，進焕章閣直學士，仍任，進封伯，加食邑。以李全犯淮東，進焕文閣學士、江淮制置使，乃命專討，許便宜從事。四年，進封

紹定元年，因創建防江軍、寧淮軍以及平定楚州反叛强盜劉慶福等有功，都升了他的官，進升龍圖閣待制，仍任舊職，兼江東轉運副使。三年，進升焕章閣直學士，仍任舊職，進封伯爵，增加食邑。因爲李全侵犯淮東，進升爲焕文閣學士、江淮制置使，於是命他專事討伐，允許便宜行事。四年，進封侯爵，增加食邑。等到殺掉李

侯，加食邑。及戮全，善湘遣使以露布上，乃進兵部尚書，仍兼任。

時善湘見范、葵進取，慰藉殷勤，饋問接踵，有請必應。遣諸子屯寶應以從，范、葵亦讓功督府，凡得捷，皆汝櫄等握筆草報。善湘季子汝楳，丞相史彌遠婿也，故奏報無不達。以平閩寇功，轉江淮安撫制置使。五年，復泰州淮安州、鹽城淮陰縣四城，及策應京湖功，進端明殿學士，與執政恩例，仍任，升留守，加食邑。以受金樞密副使納合買住降，復盱眙軍、泗壽二州功，進資政殿學士，加食邑，遣使賜手詔、金器等物。九疏丐歸，皆不許。請愈力，進大學士、提舉洞霄宫，封天水郡公，加食邑。監察御史劾奏善湘，御筆以善湘有討逆復城之功，寢其奏。

嘉熙二年，授四川宣撫使兼知成都府，未拜，改沿海制置使兼知慶元府。即丐祠，改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三年，兩請休致，四乞歸田，復提舉洞霄宫。淳祐二年，帝手詔求所解《春秋》，進觀文殿學士，守本官致仕，卒。遺表聞，帝震悼輟視朝，贈少師，賻贈加等。所著有《周易約說》八卷，《周易或問》四卷，《周易續問》八卷，《周易指要》四卷，《學易補過》六卷，《洪範統論》一卷，《中庸約說》一卷，《大學解》十卷，《論語大意》十卷，《孟子解》十四卷，《老子解》十卷，《春秋三傳通議》三十卷，《詩詞雜著》三十五卷。

全，趙善湘派使者將捷報獻上，於是進升兵部尚書，仍兼舊職。

當時趙善湘看到趙范、趙葵積極有爲，撫慰懇切，饋贈接連不斷，有求必應。派幾個兒子屯駐寶應隨從，趙范、趙葵也歸功給軍府，凡是打了勝仗，都是趙汝櫄等執筆起草捷報。趙善湘小兒子趙汝楳，是丞相史彌遠的女婿，所以上奏報告没有不送到的。因平定福建强盜有功，轉升江淮安撫制置使。五年，收復泰州淮安州、鹽城淮陰縣四座城，以及應援京湖路有功，進升端明殿學士，給與宰相恩遇，仍任舊職，升留守，增加食邑。因接納金樞密副使納合買住投降，收復盱眙軍、泗壽二州有功，進升資政殿學士，增加食邑，派使臣賜給皇帝手寫詔書、金器等物件。九次上疏乞求退休，都没答應。請求愈加堅決，進升大學士、提舉洞霄宫，封天水郡公，增加食邑。監察御史彈劾趙善湘，皇帝親筆批示因趙善湘有討伐叛逆收復城池的功勞，壓下奏章。

嘉熙二年，授任四川宣撫使兼成都府知府，未就任，改爲沿海制置使兼慶元府知府。乞求祠禄，改爲紹興府知府兼浙東安撫使。三年，兩次請求退休，四次乞求回家，再次提舉洞霄宫。淳祐二年，皇帝親筆詔書索取他所注解的《春秋》，進升觀文殿學士，以本官退休，去世。臨終表奏獻上，皇帝震驚哀悼停止上朝聽政，贈官少師，助喪財物提高級别。所著有《周易約說》八卷，《周易或問》四卷，《周易續問》八卷，《周易指要》四卷，《學易補過》六卷，《洪範統論》一卷，《中庸約說》一卷，《大學解》十卷，《論語大意》十卷，《孟子解》十四卷，《老子解》十卷，《春秋三傳通議》三十卷，《詩詞雜著》三十五卷。

趙與懽

趙與懽字悦道，燕懿王八世孫。嘉定七年進士，調會稽尉，改建寧司户參軍。中明法科，攝浦城縣。丁父憂，作《善慶五規》示子孫。免喪，

趙與懽字悦道，燕懿王第八代孫。嘉定七年進士，調任會稽縣尉，改爲建寧司户參軍。考中明法科，代理浦城縣。遭父喪，寫下《善慶五規》訓示子孫。期滿除服，授任大理評事。輪流

授大理評事。轉對，言天變、民情、國威三事，又言："死囚以取會駁勘，動涉歲時，類瘐死，而干證者多斃逆旅，宜精擇憲臣，悉使詳覆，果可疑則親往鞫正，必情法輕重可閔，始許審奏。"

上殿策對時政利弊，論說天變、民情、國威三件事，又說："死刑犯因爲核實重審，動不動就拖延年月，跟囚死獄中差不多，而證人們往往死在半道旅店，應當精選監察司法大臣，全讓他們詳細覆核，果真可疑那麽親自前往審訊糾正，一定要實情或法律多少可以憐憫的，纔允許審核上奏。"

遷籍田令。久之，拜宗正寺簿，歷軍器監、司農寺丞，遷宗正丞兼權都官郎官，改倉部，權度支，以直寶章閣知安吉州。郡計仰榷醋，禁網峻密，與懽首捐以予民。設銅鉦縣門，欲訴者擊之，冤無不直。有富民訴幼子，察之非其本心，姑逮其子付獄，徐廉之，乃二兄强其父析業。與懽曉以法，開以天理，皆忻然感悟。又嫠媪僅一子，亦以不孝告，留之郡聽，日給饌，俾親饋，晨昏以禮，未周月，母子如初。二家皆畫像事之。喪母，朝廷屢起之，不可，議使守邊，授淮西提點刑獄，弗能奪。再期，以刑部郎官召，乞終禫，奉祠，復半載，乃趍朝。

提升爲籍田令。過了很久，拜爲宗正寺簿，歷任軍器監、司農寺丞，遷升宗正丞兼權都官郎官，改爲倉部郎官，代理度支郎官，以直寶章閣知安吉州。州裏財政全靠官府專賣醋的收入，禁令嚴峻，趙與懽首先開禁把它交給百姓。把一個銅鉦挂在門上，想要告狀的人去敲它，冤枉無不得到平反。有個富人狀告他的小兒子，察覺到不是他的真心，暫且將他兒子抓起來關到獄中，慢慢地查訪實情，原來是兩個哥哥强迫他們的父親分家。趙與懽告訴他們法律，用天理來開導，他們都愉快地感動覺悟。又有一守寡的老婦衹有一個兒子，也來告她兒子不孝，把她留在州府，每天提供飲食，讓她兒子親自送去，早晚行禮，没滿一月，母子和好如初。兩家都畫了他的像來敬奉。母親過世，朝廷多次起用他，不成，商量讓他防守邊疆，授任淮西提點刑獄，没能强迫他改變。再過一年，以刑部郎官召用，乞求等到除服，領宫觀，又過半年，纔前往京城。

自恢復退師，又議納使，與懽言："在朝迎合，政出多門，必得智識氣節之士，布列中外可也。"兼權檢正，遷宗正少卿兼權户部侍郎，尋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同詳定，剖决明暢，罪者咸服。郊祀之夕，大風雷，與懽言國本未定，又陳弭盗固本之策。有以刑罰術數言於帝者，與懽言："導民有本。如臣待罪天府，豈遽能及民，惟其真實相孚，待以不擾，數月而庭訟彌寡。人心本善，有感必從。或謂厲以威、待以術者，非知本之論。"且言："朝令夕改，非以示作新；旁蹊曲徑，非以肅紀綱。"

自從收復失地退兵，又商議接納使臣，趙與懽說："在朝官員迎合帝意，政策出自很多方面，定要聰明有識志節高尚的人士，安排在朝廷内外纔行。"兼代理檢正，遷任宗正少卿兼代理户部侍郎，不久兼任臨安府知府、浙西安撫使，同詳定；分析裁决明白透徹，罪犯全部認罪。郊祀天地的當晚，飈風打雷很厲害，趙與懽說太子還没確定，又陳述了消滅强盗鞏固根本的方法。有人對皇帝講用刑罰術數，趙與懽說："引導百姓有原則。像臣這樣在朝廷任職，哪裏馬上就能施惠於百姓，衹是因爲真誠相符，對待百姓不騷擾他們，幾個月後訴訟越來越少。人心原本善良，有所感悟定會跟從。有的人說要用威刑嚴待、要用方術相待，這不是瞭解根本的言論。"而且說：

帝爲悚然。又建言："秦刻頌有'端平法度'語。"

"朝令夕改，不能用來表明革新；旁門左道，不能用來整頓綱紀。"皇帝因此警惕。又提出說："秦朝所刻頌有'端平法度'的說法。"

明年改元嘉熙，襄、蜀殘破，或望風棄地。召見便殿，言："韓琦當仁宗朝，猶晝夜泣血。今主憂臣辱矣。"因具言防邊之道，其後多見施行。與懽招刺三千人爲忠毅軍，又言："禁衛虛籍及京口諸郡，悉宜募兵，統以郡將，財先贍軍，餘始上供，乞省不急之費。"薦文武士四十人。遷户部侍郎兼權兵部尚書，論邊事至爲深切。

第二年改年號爲嘉熙，襄、蜀破碎不全，有的聽見風聲就棄地逃跑。在別殿召見，說："韓琦身處仁宗朝，還日夜哭泣以致出血。今天是君主憂愁臣子受辱了。"於是具體叙說防禦邊疆的辦法，那以後多數被采用實行。趙與懽招募三千人組成忠毅軍，又說："宫廷衛隊缺額以及京口各州，都應當招兵，讓州將來統領，財物首先養兵，其餘纔進貢朝廷，乞求裁省不急需的費用。"舉薦文武士人四十人。遷升户部侍郎兼代理兵部尚書，論說邊防之事極其深刻。

星變，上章請罷。大火，力言災變之烈，謂："臣罪擢髮莫數，猶欲以去國爲言，少悟上聽。願祗畏天威，思以實德及民，始自上躬，痛加節約，廣推振恤。"五請竄。於是中書方大琮言："與懽素自潔修，疏財輕爵，人所共知，不幸遇此，觀其待罪之章，懇切至到，未嘗不嘆其知義也。乞俞所請，使小大之臣，皆知引咎。"乃收一階。尋復之。與懽請先敘復同降官屬，又言："艱難不可爲之時，當慷慨厲志，深爲人才兵力思。"遷户部尚書兼權吏部，累丐祠，不許。

星象異常，上奏章請求免官。遇大火災，極力論説災變的危害，說："臣的罪過拔下頭髮也數不清，還想用離開朝廷來勸諫，稍微使皇上聽了有所覺悟。希望敬畏上天的威嚴，考慮到將實際的恩惠施予百姓，從皇上自身開始，徹底地實行節約，廣泛地推行救濟。"五次請求貶謫。於是中書方大琮說："趙與懽平素自己操守高潔，不看重錢財官位，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不幸碰上這種情況，看他等待治罪的奏章，誠懇周到，没有不感嘆他明白大義的。乞求答應他的要求，讓大大小小的臣子，都知道承認過失。"於是收回一級官階。不久又恢復了。趙與懽請求首先依次恢復一同降官的人，又說："在艱難困苦不能有所作爲之際，應當慷慨激昂鼓勵鬥志，深刻地爲人才和兵力考慮。"遷升户部尚書兼代理吏部，屢次請求祠禄，没有同意。

論楮幣自嘉定以一易二，失信天下，嘗出内帑收換，屢稱提而折閲益甚。嘗請兩界并展十年勿議造新，責州縣毋以損污抑沮，至是遂請不立界限以絶其疑，所以區畫者甚備。其後詔宰相徧詢侍從，與懽又以前説陳之。有欲以端平錢當五行使，與懽謂："開禧嘗以二當三，何救於楮。"且曰："士大夫不清白奉法，恪意扶持，雖日易一法，無救於楮，而國非

論説紙幣從嘉定以來用一换二，失信於天下，曾經拿出朝廷庫金回收兑换，屢次平衡保值而貶值更加厲害。曾請求兩界一齊延期十年不要再議論印發新幣，責令州縣不得用破損骯髒作理由阻撓，到這時就請求不定界限來杜絶疑慮，用來區别界限的方法很完備。此後詔令宰相普遍徵詢侍從官員意見，趙與懽又將以前的説法陳述一遍。有人想要用端平時發行的錢當五個流通使用，趙與懽説："開禧時曾經用二當三，對於紙幣又有什麽補救。"并且説："士大夫不清廉守

其國矣。法削國弱，能獨享富貴乎?”每言：“端平以來，竄贓吏，禁包苴，戒奔競，戢橫斂，而風俗沈痼自若。或口仁義而身市井，率以欺君爲常，肥家爲樂，遂臨事乏使，而小人得從旁乘間竊取官爵矣。”疏乞：“别邪正，警偷惰，奬用恬退質直之士，以絶躁競浮靡之習。内廷有關於除授者必斥，暗室有涉於謗議者必思，清心寡欲，以革酣歌黷貨之風，其機皆自陛下始。”又言：“軍政弛而尺籍不明，總兵者或緣功賞開嫌隙，内則班行惟求速化，守牧類多貪庸，楮事日非，浮冗不節，指陳無虚日。”

法，敬心維護，即使每天更改一種方法，對於紙幣也不能補救，而國家也不成其爲國家了。法律削弱國家衰弱，能獨自享有富貴嗎?”每每説：“端平以來，貶逐貪官污吏，嚴禁行賄送禮，戒除追名逐利，停止横徵暴斂，陋習積弊却照舊。有的人滿嘴仁義而行爲惡俗，一般總以欺騙君主爲常事，以中飽私家爲樂事，於是遇到情况找不到可以派遣的人，小人却能够從一邊乘機竊取官爵了。”上疏乞求：“分辨邪正，警惕偷安怠惰，奬勵任用淡泊謙讓正直的士人，來杜絶浮躁争逐奢侈浪費的習氣。宫内有干涉授官任職的人一定要斥退，在陰暗角落有涉及毁謗非議的言論一定要深思，静心澄念，來革除醉歌宴飲貪污納賄的風氣，而那關鍵都在於從皇上開始做起。”又説：“軍政廢弛而法度混亂，領兵之人有的藉奬賞軍功製造猜忌仇怨，朝内官員則祇求迅速升遷，知州知府大多近於貪婪平庸，紙幣情形一天天變壞，虚浮冗濫不加節制，指摘陳説没有一天間斷。”

大風震雷數見，因具陳邊事，且言：“人才國用，民力兵威，願乘此機，加意根本，勿徒困精神於除授，老歲月於行移，委公道於私情，付事功於無可奈何也。”遷吏部尚書。講筵言：“膏雨不降，星變頻仍。在京物價騰踊，民訛士噪；在外兵權涣散，流民充斥。登崇元老，并建宰輔，謂宜風采振揚，而事勢猶若此，士大夫未必任天下之責，天下未必知陛下之志。”力求歸田，會潮汐嚙堤，執政道帝意留治之，手詔云：“忠正廉勤，無如卿者。”授端明殿學士、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江堤竣事，獄空，力丐罷。依舊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提領户部財用兼侍讀兼修國史、實録院修撰，奉朝請。出關，遣使趣還。

大風響雷屢次出現，因而詳細陳述邊防之事，并且説：“人才和國家財政，百姓財力和軍威，希望利用這個時機，留心確立根本，不要白白地把精力消耗在授官任命上，把時間花費在公文往返上，將公平之道托付給私人交情，將事業功績交付給無可奈何。”遷升吏部尚書。在講席上説：“及時雨不下，星象變異頻繁。在京城物價不斷上漲，百姓謡傳士人喧鬧；在外地兵權涣散，流亡百姓到處都是。進用推尊老臣，同時設置輔政大臣，説是應當能够激勵風氣，可是情形還像這樣，士大夫并不一定能擔負起天下的責任，百姓不一定會知道皇上的志願。”極力要求退休，適逢潮汐冲刷使堤壩决口，宰相轉達皇帝的意思挽留他治理，皇帝親寫詔書説：“忠誠正直廉潔勤勉，没有比得上您的。”授予端明殿學士、臨安府知府、浙西安撫使。江堤修復完工，訴訟處理完畢，極力請求罷職。照舊爲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掌管户部財政兼侍讀兼修國史、實録院修撰，奉朝請。出了城門，派人催促他回去。

會饑民相携溺死。帝仍付臨安府事，恩例視執政。與懽涕泣奉詔，亟榜諭曰："今申奏振救，宜忍死須臾各全性命，佇沐聖恩。"都人相謂毋死。與懽上則祈哀公朝，下則推誠勸分，甘雨隨至，米商來集，流移至者有以濟之。力求納禄，授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監修國史、實録院修撰、奉朝請。與懽至浙江，上召還，即日絶江去，帝爲悵然。與懽三爲府尹，盡力民事，都人稱"趙端明"，必以手加額曰"趙佛子"也。

適逢飢餓的百姓互相攙扶溺水而死。皇帝仍舊交給他管理臨安府事務，待遇跟宰相一樣。趙與懽哭泣着接受了詔書，立即張榜曉諭說："現在已經上奏要求救濟，大家應當忍耐片刻不去尋死各自保全性命，等待接受皇帝恩典。"京城的百姓都互相說别尋死。趙與懽對上則請求朝廷憐憫體恤，對下則以誠相待勸人互濟，及時雨緊接着降下，米商前來聚集，流亡遷徙來的人有東西救濟他們。極力要求辭官，授予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監修國史、實録院修撰、奉朝請。趙與懽到了浙江，皇上召他還轉，當天渡江而去，皇帝因此很失落。趙與懽三任臨安府長官，竭盡全力處理民政，京城人稱他"趙端明"，定會將手放在前額說"趙佛子"。

久之，以舊職知温州，政事必親，吏不敢欺，創水寨，修貢院。以侍讀召，辭，不許。入對，言爵禄之濫，因及國本事。五丐歸，又不許。進《春秋解》，升大學士，薦士六十人。史嵩之將復入相，而人言不已，帝以問與懽。言："嵩之老師費財，私暱貪富，過立名譽，必不宜復用。"時嵩之猶子璟卿誦言其過忽斃，而杜範、劉漢弼、徐元杰三賢暴死，人皆疑嵩之致毒。與懽請優恤漢弼、元杰家，帝從之，而優恤手詔，則與懽所擬入也。

過了很久，以舊職爲温州知州，政務一定親自處理，官吏不敢欺瞞，建水寨，修貢院。以侍讀相召，推辭，不允許。入殿回答皇帝問話，論説官爵冗濫，因而說到立太子的事。五次乞求回家，又不答應。進獻《春秋解》，升爲大學士，舉薦六十名讀書人。史嵩之將要再次拜相，可是人們的議論不休，皇帝拿這個問趙與懽。說道："史嵩之勞師傷財，培植親信貪圖富貴，過分樹立名聲，一定不應當再次任用。"當時史嵩之侄兒史璟卿宣揚他的過錯忽然死去，而且杜範、劉漢弼、徐元杰三位賢士也突然死去，人們都懷疑是史嵩之毒死的。趙與懽請求優厚撫恤劉漢弼、徐元杰家屬，皇帝聽從，而且優厚撫恤的皇帝手寫詔書，就是趙與懽起草進獻的。

又請以兵財分任輔臣。在講筵言："以壞證付庸醫，僅支殘息，徒運巧心，天下事尚堪再誤耶？"時相忌之。尋授安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日食，應詔言事益切。月賜内帑，與懽辭不取。帝書"安貧樂道，植節秉忠"字賜之。建儲未定，乃申言之，又言："人才乏使，贓吏不悛，民昔流而南，今流而北，盗昔伏於遠，今伏於近，體認不真，賢否無别，國將誰與立邪？願富

又請求將軍隊財政分别任命大臣管理。在講席上說："將極重的病人交給庸醫治療，衹能維持一口氣，白費心機，天下的事還能承受第二次失誤嗎？"當時的宰相很忌恨他。不久授予安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日食，應對詔書論事更加切直。每月賜給宫内錢財，趙與懽推辭不要。皇帝寫下"安貧樂道，植節秉忠"八個字賜給他。立太子事没確定，於是再三提出，又說："人才缺少可用的，贓官不知悔改，百姓從前流亡到南方，如今流亡却往北去，盗賊從前隱藏在遠方，如今隱藏在附近，行爲認識不

一代之儲，使小人無間可投，以絶隱伏之禍。”帝爲改容。

真實，賢良與否没區别，國家將靠誰來樹立呢？希望選好一代的儲君，使小人無隙可鑽，來杜絶隱藏的後患。”皇帝因此變色。

袁士宋斌少從黄幹、李燔登朱熹之門，學禁方嚴，羈旅困沮，年且八十，與懽延之，事以父行，奏乞用旌禮布衣故事，死葬西湖上，歲一祭焉。帝逐二諫臣，與懽力争之。五乞免朝請，三乞致仕，俱不允，賜《泰卦詩》、《忠邪辨》。自是，國事皆縷縷言之，有不勝書，蓋其愛君憂國，本諸天性。拜少傅，卒，遺表猶不忘規正。帝震悼輟朝，賻贈有加，詔有司治葬，贈少師，追封奉化郡王，謚清敏，累贈太師。

袁州士人宋斌年輕時跟隨黄幹、李燔拜在朱熹門下，學派禁令正厲害得很，在旅途寄居受困，年近八十，趙與懽請他，像父輩那樣地侍奉他，奏請援用表彰禮遇平民的舊例，死後葬在西湖上，每年祭奠一回。皇帝趕走二位諫官，趙與懽極力替他們争辯。五次請求免去朝見，三次乞求退休，都不答應，賜給《泰卦詩》、《忠邪辨》。從此以後，國事全都不斷地論説，有時都會寫不完，大概因爲他愛君憂國，是根源於天性。拜爲少傅，去世，臨終奏表還不忘規勸。皇帝震驚哀悼停止視朝，助喪財物的饋贈增加許多，詔令官員治辦喪事，追贈少師，追封奉化郡王，謚號清敏，累積追贈到太師。

手注《六經》及《仁皇訓典詳釋》，又有《高宗寶訓要釋》、奏議、詩文百卷。與懽嘗謂：“士大夫有貪聲，則雖奇才奥學，徒以蠹國害民爾。”故斂之夕，而金帶猶質錢民家云。

親筆注解《六經》以及《仁皇訓典詳釋》，又有《高宗寶訓要釋》、奏議、詩文一百卷。趙與懽曾經説過：“士大夫如果有貪婪的名聲，那麽即使是才能出衆學問深奥，也衹是腐蝕國家坑害百姓而已。”所以入殮的當晚，據説那條金帶還抵押給百姓家换了錢。

趙必愿

趙必愿字立夫，廣西經略安撫崇憲之子也。未弱冠，丁大母憂，哀毁骨立。服闋，以大父汝愚遺表，補承務郎。

趙必愿字立夫，是廣西經略安撫趙崇憲的兒子。没滿二十歲，遭祖母喪，過度悲傷極其消瘦。期滿除服，因爲祖父趙汝愚臨終表奏，補官承務郎。

開禧元年，銓監平江府糧料院，調常熟丞。嘉定七年舉進士，知崇安縣，剖判如流，吏不能困。修學政，立催科法，列户名爲三等，以三期爲約，足者旌之，未足者寬以趣之，逾期不納者里胥程督之，民皆感悍願輸。革胥吏鬻鹽之敝。擅發光化社倉活饑民，帥怒，逮吏欲懲之，必愿曰：“矜牧職也，吏何罪。”束檐俟譴，帥無以詰而止。舊有均惠倉，無所儲，必愿捐緡錢增糴，至二千石。力主義役之法，鄉選善士，任以推

開禧元年，選任監平江府糧料院，調任常熟縣丞。嘉定七年考中進士，爲崇安縣知縣，分析決斷流暢，縣吏不能難倒他。完善學校教育，設立催科法，將户名列爲三等，以三個月爲界限，交够了的表彰他們，没交够的寬限他們期限再催促，過期不交的鄉吏核查督促他們，百姓都受感動情願交納。革除小吏賣鹽的弊端。擅自打開光化社倉救飢餓的百姓活命，安撫使發怒，逮捕小吏要加以懲罰，趙必愿説：“是卑職的責任，小吏有什麽罪過。”打好行李等候發落，安撫使没法追問纔作罷。從前有均惠倉，没有什麽儲藏，趙必愿拿出錢增買糧食，達到二千石。極力主張

排，入資買田助役，則勉有産之家，有感化者，出己田以倡，遂遍行一邑，上下便之。臺府以聞，下其式八郡四十八縣。秩滿，民共立祠刻石。

義役法，鄉里推選善人，讓他們擔當推算財産編排户等任務，出資買田幫助服役的人，於是號召有産業的人家，有被感化的，拿出自家田産來帶頭，於是在全縣推廣，上下都覺得便利。安撫使聽説之後，將其方法下達到八郡四十八縣。任期滿，百姓一起爲他修建祠堂刻立石碑。

授湖、廣總所幹辦公事。丁父憂，居喪盡禮，貽書問學于黄榦。服除，差充兩浙運司主管文字。再考，特差充提領安邊所主管文字。差知全州，陛辭，奏乞下道、江二州訪周敦頤之後。知常州，改知處州，陳折帛納銀之害，皆得請。移泉州，罷白土課及免差吏榷鐵，諷諸邑行義役。秋旱，力講行荒政，乞撥永儲、廣儲二倉米振救。差主管官告院。越五日，詔依舊主管官告院兼知台州，一循大父之政，察民疾苦，撫摩凋瘵，修養濟院，建陳瓘祠，政教兼舉。

授予湖、廣總所幹辦公事。遭父喪，守喪全禮，寫信向黄榦請教學問。期滿除喪，派遣充當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任滿二年，特别派任提領安邊所主管文字。派遣爲全州知州，上殿辭行，奏請經過道、江二州拜訪周敦頤的後代。爲常州知州，改爲處州知州，陳述折帛納銀的害處，都被聽取。調任泉州，免除地基錢以及停止派官吏專賣鐵器，諷勸各縣實行義役。秋天乾旱，極力論説施行救荒政策，請求調撥永儲、廣儲二倉米救濟。派遣主管官告院。過了五天，詔令仍舊主管官告院兼爲台州知州，全部依照祖父的做法，體察百姓疾苦，體恤凋敝，修造養濟院，建陳瓘祠堂，政治教化同時興辦。

端平元年，以直秘閣知婺州。至郡，免催紹定六年分小户綾羅錢三萬緡有奇。立淳良、頑慢二籍，勸懲人户。措置廣惠倉及諸倉積穀。奏乞寬減内帑綾羅，申省免用舊例，預解諸色窠名錢，罷開化税場。遷太府寺丞，尋遷度支郎中。詔以汝愚配享寧宗，從必愿請也。兼右司郎中，引見，疏言：

端平元年，以直秘閣爲婺州知州。到了州上，免催紹定六年分小户綾羅錢三萬緡還多。設立淳良、頑慢二本户籍，勸勉懲戒民户。着手設置廣惠倉和各種糧倉積儲穀物。奏請放寬減免國庫綾羅，向省報告免用舊例，預先發送各種名目税錢，停止開化税場。遷爲太府寺丞，不久遷度支郎中。詔令將汝愚附祭寧宗，是聽取趙必愿的請求。兼任右司郎中，召見，上疏説：

> 陛下英明密運，斷出於獨，固欲一切轉移之。然而大權若在我，或者猶有下移之疑；衆正若已開，或者猶有旁徑之疑。策免二相，銷天變也，去者固難以復留，留者恐終於引去。虚鼎席以待故老，疑者或意其未必來，而况在數千里之外；責次補以任大政，疑者或意其不敢專，而况於不安其位。中書，政之本也，今果何時，尚

> 陛下英明周密運作，決斷出自個人，本來就想一切都實行變革。但是大權如果在自己手中，有的人還會産生轉移到下面的疑慮；衆多合於正道之事如果已經創辦，有的人還會有旁門左道的疑慮。策書免去二位宰相，是爲消除天的災變，去位的人固然難以再留下，留用的人恐怕最後要引退。空出三公的席位來禮遇老臣，懷疑者有的料到他們不一定會來，何况在幾千里以外；要求依次補官的來承擔大任，懷疑的人有的料到他們不敢專政，何况有不安分守職的。中書，是

可含糊意向以啓天下之疑乎？親擢臺諫，開言路也，用之未久者，何爲輕於易去？去之未幾，何爲使之復來？召於外服者，不知果能用之而必堅；除目周行者，不知果能聽之而無諱乎？

國政的根本所在，如今到底是什麽時候，還能意圖不明使得天下産生懷疑嗎？親自提拔御史諫官，廣開言路，任用不多久的人，爲什麽輕易地换掉？去職没幾天，爲什麽又叫他再來？從很遠的地方召來的人，不瞭解他是否真能重用却一定要堅持；周轉任免名單的人，不知道果真能够聽信他而没有忌諱嗎？

朝廷除授，軍國賞罰，本至公也，今有姓名未達於廟堂，而遷擢忽由於中出，斥逐三衙，竟不指名罪狀，而人始得以疑陛下矣。一除目之頒，一號令之出，雖未必由於閹宦，而人或疑於閹宦；雖未必由於私謁，而人或疑於私謁；雖未必由於戚畹宗邸，而人或疑於戚畹宗邸。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非陛下所私有也，陛下雖有去敝之心，而動涉可疑之迹，陛下亦何樂於此。

朝廷任命，軍國賞罰，本來是最公道的，現在有人姓名没有上報到朝廷，可是提升任命突然就從内部下達，驅逐禁衛軍官，竟然没有指説罪狀，使得人們就開始懷疑陛下了。一張任命名單頒布，一條號令發出，儘管不一定出自宦官，可是有人或許就懷疑宦官；雖然未必因爲私自托請，可是有人或許就懷疑是私自托請；雖然不一定因爲是皇親宗室，可是有人或許就懷疑到皇親宗室。天下，是祖宗的天下，不是陛下私有的，陛下即使有除弊的心思，可是動不動就涉及可以被人懷疑的地方，陛下也不會樂意這樣的處境。

時論偉之。

當時的輿論對其評價很高。

三京兵敗，邊事甚亟，詔條上守禦計，必愿言十事：下哀痛之詔，合江淮之兵，救江陵之急，節財用之宜，縻議和之使，撫無歸之民，處北來之衆，置鎮撫之使，擇帥閫之代，拔未用之將，皆切於邊要。政府議楮幣日輕，欲令諸州再用印及他爲稱提之法，必愿力争不可。嘉熙元年，貽書政府，論邊防事宜，授右司郎中。

三京戰敗，邊疆情况很緊張，詔令分條上奏防守策略，趙必愿説了十件事情：下達表示悲痛的詔書，聚集江淮的軍隊，解救江陵的急難，節制財政的合理用度，約束議和的使臣，安撫無家可歸的百姓，安置從北方來投奔的民衆，設立鎮撫使，選擇替换將帥，提拔没受重用的將領，都切合邊事的要害。政事堂商議紙幣一天天貶值，想叫各州再印發以及實行其他稱提保值辦法，趙必愿極力反對這樣做。嘉熙元年，寫信給政事堂，論説邊防事宜，授任右司郎中。

火災，必愿應詔上封事，曰："開邊稔禍之刑，牽制而未行；激變棄城之戮，姑息而未舉。京、襄淪没，祖宗之基業莫能保；淮、蜀蹂躪，赤子之冤魂無所依。履畝之令下而加以抑配，稱提之法嚴而重以告訐。民無蓋藏，每有轉壑之憂；士不

發生火災，趙必愿應對詔令獻上密封奏章，説："對擴充疆土醖釀戰禍的人的處罰，受到牽制而没實行；對引發事變拋棄城池的人的死刑處决，因姑息而没執行。京、襄淪陷，祖宗的基業没人能够保住；淮、蜀遭到摧殘，子民百姓的冤魂無處可歸。核查田畝的命令下達而且加上强行攤派，平衡紙幣的法令森嚴再加上告密揭發。百

宿飽，常有思亂之志。”又曰：“臺諫、給舍骨鯁之論莫容；左右便嬖浸潤之言易入。春夏常享，闊略於原廟之尊；節鉞隆恩，殷勤於邸第之貴。”又曰：“必也正故相專國之罪，嚴貪夫徇國之誅，思室鬼高明之瞰。先編氓，後親貴，去木妖競治之釁；尚堅固，革奢華，戒宴殿無度之宴酣，節內庭不急之營繕。”又論濟王及國本事。

姓没有儲藏，常常擔心流亡；士人平時吃不飽，常常產生想造反的念頭。”又說：“御史諫官、給事中及中書舍人正直的言論不能接納；身旁親信的讒言容易聽信。春夏的例行祭禮，因祭祀別廟過分隆重而疏忽；拜大將的盛大恩典，過多地照顧到宗室貴族。”又說：“一定要治前任宰相專權的罪行，嚴格對貪鄙之輩的懲罰以示國人，考慮祖宗在天之靈的俯視。首先是有户籍的百姓，然後是親信貴族，摒除土木大興的端由；崇尚牢靠穩固，革除奢侈浮華，戒絶在便殿没有限度的宴飲，節制內宮不急需的營造修繕。”又論說濟王以及立太子等事。

遷左司郎中，又遷司農少卿兼左司。轉對，言：“正氣日消月沮，馴至今日，非惟搢紳不肯論事，下至草茅之士，皆結舌矣。端平初年，沉痾方去，新病未作，陛下猶勤於咨訪，如恐不及。今疾攻心腹，决裂將潰，乃不求瞑眩之劑以起其殆，甚可惑也。”又曰：“毋使人臣以指斥懷疑，毋致陛下以厭言得謗。”時直士相繼去，故必愿及之。兼敕令所删修官，拜司農卿，兼職如故。翼日，改宗正少卿，仍兼删修敕令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尋兼左司，遷太府卿，仍兼編修、檢討，遷宗正少卿。詔依舊太府卿，仍兼職，且兼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轉對，言：“中才庸主，惟其無所知覺，故言不可入，而敗亡隨之。陛下作敬天之圖，朝夕對越，謂宜天意可回，而熒惑失度，鬱攸煽災，迫近禁門，幾毁左藏。烟埃方息，白晝隕星，貫日之虹，脅陽之雹，叠見層出。陛下觀時察變，何由致此？今日之事，動無良策，惟在側身修行，祈天永命而已。”遷起居舍人，兼職仍舊。

遷爲左司郎中，又遷爲司農少卿兼左司。輪流上殿策對時政利弊，說：“好的風氣一天天一月月地敗壞，逐漸到了今天，不衹是士大夫不肯談論國事，下到草野的士人，也都不敢說話了。端平初年，積弊剛剛除去，新病還没發作，陛下還勤於詢問調查，好像恐怕來不及。如今毛病直攻心腹，裂開將要潰爛，却竟然不尋找厲害的藥物來挽救危險，是很值得疑惑的。”又說：“不要讓做臣子的因爲受到攻擊而被懷疑，不要使得陛下因爲討厭進言而被毁謗。”當時正直之士相繼離去，所以趙必愿提到這些。兼任敕令所删修官，拜爲司農卿，兼職如舊。第二天，改爲宗正少卿，仍兼删修敕令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不久兼左司官，遷任太府卿，仍舊兼編修、檢討，遷爲宗正少卿。詔令照舊擔任太府卿，仍然兼職，并且兼任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輪流上殿策對時政利弊，說：“中等才能的平庸君主，衹因爲他感覺不到，所以諫言不能被采納，於是緊接着就衰亡。陛下畫敬天之圖，朝夕祭祀，都說應該是天意回轉，但是火星失去常度，火氣引發水災，逼近宫門，幾乎燒毁左藏庫。烟塵剛滅，白天星星隕落，貫穿太陽的白虹，壓迫陽氣的冰雹，交相出現。陛下觀看時勢，考察災變，怎麽會造成這樣？今天的事情，采取行動没有好辦法，衹是在於謹慎修德，敬順昊天永保國運罷了。”遷爲起居舍人，兼職照舊。

大水，上封事曰：“海潮毁隘，

發大水，上密封奏章說：“海潮冲垮隘口，

侵迫禁城，災異之來，理不虛發，必上畏天戒，下修人事，易沴召和，轉移於陛下方寸間耳。"又曰："《周官》國有大事，則舉大詢之理。今日之事迫矣，謂宜合衆謀，屈群策，上而搢紳，下而芻蕘，各陳所見，擇其可用之策，以授任事之臣，庶幾千慮一得，以成天下人不因之意。"暫兼權右郎官。言："財非天雨鬼輸，豈可輕施妄用。長此不已，必至顛覆，異時或得罪。今之大夫不能爲國生財，程异、皇甫鎛之徒乘間捷出，推敲剋剥，以術相勝，鑿空取辦，以計巧取，事掊斂，獻羨餘，間架緡錢之令下，而唐祚愈促矣。願陛下精思熟慮，約己愛民，必如勾踐之卧薪嘗膽，必如衛文公之帛衣布冠，可也。"權吏部右侍郎，乞免兼檢正，從之。兼國史修撰。

威脅逼近皇宮，災變的降臨，定有它的道理，必須在上畏懼天的警告，在下治理百姓之事，改變不祥召來和順，衹取決於陛下的心罷了。"又說："《周官》載國家發生大事，就舉行廣泛徵詢的做法。如今的事情緊急了，都說應當集合衆人商量，綜合大家的辦法，上至士大夫，下至平民百姓，各自陳述自己的見解，挑選其中可行的方法，來交給負責事務的大臣，希望千慮一得，成全天下人不因襲的想法。"暫時兼任代理右郎官。說："財物不是天上落下鬼神運來的，怎麽能够輕易胡亂地花費。長期這樣不停止，定會導致敗壞，將來或許因此獲罪。如今的士大夫不能爲國家增加財富，程异、皇甫鎛之流乘機迅速出現，敲榨剥削，用權術彼此相壓，憑空催辦，用計詐取，從事聚斂，貢獻賦税盈餘，徵收間架税錢的命令頒布，於是唐朝的國運就更加短促了。希望陛下深思熟慮，約束自己愛護百姓，定要像勾踐卧薪嘗膽那樣，定要像衛文公穿帛衣戴布帽那樣，纔行。"代理吏部右侍郎，請求免去兼檢正，聽從了他。兼任國史修撰。

時邊事急，必愿應詔言："宜敕彭大雅自重慶領王青之兵東下以復夔，責李安民及歸、峽二守以自效。調一將督中流之師，以伐其順流之謀；調一將自間道出鼎、澧之後，以折其擣虛之鋒；調一將助芮興之勢，以備江陵之急。又宜下湖南遣飛軍及團結民兵之類守沅江、益陽江，以防衝突長沙，盡收江上民船，毋資敵用。"區畫皆中事機。暫兼權侍左侍郎。李宗勉每稱其平允。暫兼權户部侍郎，兼同詳定敕令。請立國本，請親禱雨。遷户部侍郎，暫兼給事中。

當時邊疆情況緊急，趙必愿應對詔令說："應該敕令彭大雅從重慶率領王青的軍隊東下來收復夔州，責令李安民以及歸、峽二州知州自覺盡忠。調派一將指揮中游的軍隊，來挫敗他們順流而下的企圖；調派一將從小道繞到鼎、澧的後方，來打擊他們乘虛而入的勢頭；調派一將援助芮興的聲勢，來防備江陵的緊急情況。又應當下湖南派神速勇猛的部隊以及組織起來的民兵這樣的力量守衛沅江、益陽江，來防止衝擊長沙，收繳長江上的所有民船，不要提供給敵軍使用。"規劃都切中事情要害。暫時兼任代理侍左侍郎。李宗勉常常稱贊他公正適當。暫時兼任代理户部侍郎，兼任同詳定敕令。請求確立太子，請求皇帝親自祈雨。遷任户部侍郎，暫時兼給事中。

先是，錢相嘗繳陳洵益贈節使不行，必愿復繳奏曰："李韶向爲殿中侍御史，疏論洵益，乞予外祠，以絶窺伺，陛下不行其言，復奪其職，韶不能自安，徑求外補。今召之不至，

先前，錢相曾經駁還陳洵益的追贈節度使不被采納，趙必愿再次駁還上奏道："李韶從前任殿中侍御史，上疏抨擊陳洵益，請求給他地方祠禄，以杜絶窺伺圖謀，陛下不聽他的話，又削去他的官職，李韶不能够安心，直接要求到外地做

正以此故。若超贈洵益，又繳駁不行，韶愈無來期矣。陛下忍於去一賢從官，而不忍於沮一已死之内侍，則何以興起治功，振揚國勢？欲望寢洵益節鉞，趣韶供職。"於是必愿三以疾乞祠，不許。

官。如今召他不到，正是因爲這個原因。如果越級追贈陳洵益，加上駁還不批准，李韶更加没有來的時候了。陛下忍心失掉一個賢良的侍從官，却不忍心挫折一個已死的太監，那麽怎麽纔能建立治理的功業，振興國威？希望廢止對陳洵益的追贈節度使，催促李韶來赴職。"這以後趙必愿三次稱病乞求祠禄，不允許。

權户部尚書，疏言："端平元年，洛師輕出。明年，德安失，襄陽失。又明年，固始失，定遠失，六安失，郢、復、荆門失，蜀道蹂，成都破。又明年，夔、峽徙，浮光降。又明年，滁陽殲。越二年，壽春棄。明年，真陽擾，安豐危，成都遺燼，靡有孑遺。"又曰："去冬安豐危而復安，特天幸爾。君臣動色，太平自賀。雷作於雪宴之先期，蜀警於大宴之肦命，戒心一弛，赫鑒已隨之矣。"又乞"諭太府丞，核户部收支數目，庶見多寡盈虚之實，有餘則儲之以待朝廷之取撥，闕則助之以示宫府之一體"。二疏迕丞相史嵩之，乞免官、乞祠，皆不許。以司諫鄭起潛論列，以寶謨閣直學士奉祠；辭職名，不許。淳祐五年，以華文閣直學士知福州、福建安撫使，三辭，不許。閩人聞必愿至，欣然嘆羡。

代理户部尚書，上疏説："端平元年，洛軍輕率出動。第二年，德安失陷，襄陽失陷。又過一年，固始失陷，定遠失陷，六安失陷，郢、復、荆門失陷，蜀道遭蹂躪，成都殘破。又過一年，夔、峽易姓，浮光投降。又過了一年，滁陽被滅。過了二年，壽春丢失。第二年，真陽受擾，安豐告急，成都燒光，没有剩餘。"又説："去年冬天安豐危急之後又得安定，衹是老天保佑罷了。君臣喜形於色，自相慶賀太平。雷聲響起在雪天慶宴的日期之前，蜀地報警在舉行盛大宴會的頒布命令之時，戒備的觀念一旦鬆弛，明顯的災變就緊跟着來了。"又請求"告訴太府丞，覆核户部收支數目，希望能發現多和少滿和空的真實情況，有盈餘就儲存起來以待朝廷的使用調撥，短缺就提供資助來表明宫中和官署本是一體"。二道奏疏都觸犯丞相史嵩之，乞求免官，乞求祠禄，都不答應。因司諫鄭起潛檢舉參劾，以寶謨閣直學士任宫觀官；辭去職名，不應允。淳祐五年，以華文閣直學士爲福州知州、福建安撫使，三次推辭，不答應。閩地百姓聽説趙必愿到了，欣喜贊慕。

必愿平易以近民，忠信以厚俗，惻怛以勤政，行鄉飲酒，旌退士，獎高年，裁僧寺實封之數。尤留意武事，甫入境，即以軍禮見戎帥，申明左翼軍節制事宜，措置海道修水，教士卒知勸。居官四年，累乞歸，及命召，又三辭，皆不許。卒，遺表上，贈銀青光禄大夫。

趙必愿以平和簡政來接近民衆，忠厚信實以使風俗淳樸，憂傷不安來盡力治理，行鄉飲酒禮，表彰隱士，贊美老人，裁減寺院實封田地的數量。尤其留心軍事，剛剛入境，就用軍禮拜見軍隊統帥，再三説明左翼軍調度之事，安排海道修習水戰，教導士兵知道努力。在任四年，屢次請求退休，等到有命召他進京，又推辭了三次，都不答允。去世，臨終表文奏上，贈銀青光禄大夫。

必愿才周器博，心平量廣，而又蚤聞家庭忠孝之訓、師友正大之言，

趙必愿才能全面，心地平和氣量大度，而且又很早就聽到家庭忠孝的教誨、師友正直宏大的

故所立卓然可稱云。

論曰：宋之公族，往往亦由科第顯用，各能以術業自見，汝談、汝譡、希錧是已。彥呐帥邊而墮功，亦由廟算之短。善湘父子克平大盜。與懽以長者稱。必愿世濟其美，可謂信厚之公子矣。

言論，所以他所樹立的優異出衆值得稱道。

論曰：宋朝的宗族，往往也通過科舉顯達進用，各自能够憑靠學問自我表現，趙汝談、趙汝譡、趙希錧就是這樣。趙彥呐統率邊疆却毁了功業，也是因爲朝廷的謀略太短淺。趙善湘父子鎮壓了大盜。趙與懽因是忠厚長者被稱道。趙必愿繼承祖先的美名，可以稱得上是誠信敦厚的公子了。

宋史卷四百十四

列傳第一百七十三

史彌遠　鄭清之　史嵩之　董槐　葉夢鼎　馬廷鸞

史彌遠

史彌遠字同叔，浩之子也。淳熙六年，補承事郎。八年，轉宣義郎，銓試第一，調建康府糧料院，改沿海制置司幹辦公事。十四年，舉進士。

紹熙元年，授大理司直。二年，遷太社令。三年，遷太常寺主簿，以親老請祠，主管冲佑觀。丁父憂。慶元二年，復爲大理司直，尋改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輪對，乞旌廉潔之士，推舉薦之賞；浚溝洫，固堤防，實倉廩，均賦役，課農桑，禁末作，爲水旱之備；葺城郭，修器械，選將帥，練士卒，儲粟穀，明烽燧，爲邊鄙之防。丞相京鏜屏左右曰："君他日功名事業過鏜遠甚，願以子孫爲托。"四年，授樞密院編修官，遷太常丞，尋兼工部郎官，改刑部。六年，改宗正丞。丐外，知池州。嘉泰四年，提舉浙西常平。開禧元年，授司封郎官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遷秘書少監，遷起居郎。二年，兼資善堂直講。

史彌遠字同叔，是史浩的兒子。淳熙六年，補官承事郎。八年，轉宣義郎，銓試第一名，調任建康府糧料院，改爲沿海制置司幹辦公事。十四年，考中進士。

紹熙元年，授任大理司直。二年，遷爲太社令。三年，遷爲太常寺主簿，因父母年老請求祠禄，主管冲佑觀。父親去世服喪。慶元二年，再任大理司直，不久改任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輪值上殿策對時政利弊時，請求表彰清廉的士人，施行舉薦賢良的獎賞；疏浚溝渠，修固堤防，充實倉庫，平均賦役，致力農桑，禁止工商，做水旱災害的預防準備；修繕城池，修理兵器，選拔將帥，訓練士兵，儲存糧食，點亮烽火，進行邊疆地區的防禦。丞相京鏜叫左右的人避開説："你將來的功名事業會大大地超過我，希望可以將子孫托付給你。"四年，授任樞密院編修官，遷爲太常丞，不久兼任工部郎官，改爲刑部。六年，改爲宗正丞。乞求出任外地，爲池州知州。嘉泰四年，提舉浙西常平。開禧元年，授任司封郎官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遷爲秘書少監，遷爲起居郎。二年，兼任資善堂直講。

韓侂胄建開邊之議，以堅寵固位，已而邊兵大衄，詔在位者言事，彌遠上疏曰："今之議者，以爲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於人，此爲將之事，施於一勝一負之間，則可以爭雄

韓侂胄提出擴大疆土的主張，來鞏固皇帝的寵幸和自己的權位，然後邊境的軍隊大敗，詔令在職官員發表意見，史彌遠上疏説："如今這樣主張的人，認爲首先發動的人能制服對手，後下手的人會被別人制服，這是做將領的事，在一勝

而捷出。若夫事關國體、宗廟社稷，所係甚重，詎可舉數千萬人之命輕於一擲乎？京師根本之地，今出戍既多，留衛者寡，萬一盜賊竊發，誰其禦之？若夫沿江屯駐之兵，各當一面，皆所以拱護行都，尤當整備，繼今勿輕調發，則内外表裏俱有足恃，而無可伺之隙矣。所遣撫諭之臣，止令按歷邊陲，招集逋寇，戒飭將士，固守封圻。毋惑浮言以撓吾之規，毋貪小利以滋敵之釁，使民力愈寬，國勢愈壯，遲之歲月，以俟大舉，實宗社無疆之福。"

一敗中間采用，就可以出奇制勝。至於事關國家體統、宗廟社稷，所涉及的很重要，怎麽可以拿幾千萬人的性命輕率地孤注一擲呢？京城是根本之地，如今外出守邊已經很多，留京守衛的人很少，萬一强盗暗地舉事，誰來抵禦他們？至於像沿江駐守的軍隊，各當一面，都是用來保衛行都的，尤其應當整治，從今往後不要輕易調撥，那麽内外表裏都有足够的保障，而敵人就没有可乘之機了。派遣安撫大臣，衹讓他們到邊疆巡查，招集流寇，訓誡官兵，保守疆土。不要受大話迷惑來破壞我們的規矩，不要貪圖小利來給敵人製造藉口，使得百姓財力更加寬裕，國家聲勢更加强大，等待時日，以候大規模反攻，實在是國家永存的福分。"

奏方具，客曰："侂胄必以奏議占人情，太夫人年高，能無貽親憂乎？"彌遠曰："時事如此，言入而益於國，利於人，吾得罪甘心焉。"封鄞縣男兼權刑部侍郎。三年，改禮部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仍兼刑部。

奏章剛剛寫好，門客説："韓侂胄定會認爲你的建議深得人心，太夫人年事已高，能不讓母親擔憂嗎？"史彌遠説："時事這樣，奏章上去而有益於國家，有利於人民，我就是得罪也心甘情願。"封鄞縣男兼任代理刑部侍郎。三年，改爲禮部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仍兼任刑部。

兵端既開，敗衄相屬，累使求和，金人不聽。都城震摇，宫闈疑懼，常若禍在朝暮，然皆畏侂胄莫敢言。彌遠力陳危迫之勢，皇子詢聞之，亟具奏，乃罷侂胄并陳自强右丞相。既而臺諫、給舍交章論駁，侂胄乃就誅。召彌遠對延和殿，帝欲命爲簽書樞密院事，力辭，乃遷禮部尚書兼國史實録院修撰。

戰争已經開始，敗仗接連不斷，屢次派人求和，金人不予理睬。京城動蕩，宫廷恐慌，常常好像災禍就會在早晚降臨，但是都害怕韓侂胄没人敢説話。史彌遠極力陳述危急的形勢，皇子趙詢聽到後，趕快寫本上奏，於是罷免韓侂胄連同右丞相陳自强。不久以後御史諫官、給事中及中書舍人交替上章評論駁斥，韓侂胄纔被殺。召見史彌遠應對延和殿，皇帝想任命他做簽書樞密院事，極力推辭，於是遷爲禮部尚書兼國史實録院修撰。

詢立爲太子，兼詹事。遣使詣金求和，金人以大散隔牙二關、濠州來歸，疏奏："今兩淮、襄、漢沿邊之地，瘡痍未瘳，軍實未充。當勉厲將帥，盡吾委寄之誠；簡閱士卒，核其尺籍之闕。繕城堡，葺器械，儲糗糧。當聘使既通之後，常如干戈未定之日，推擇帥守以壯藩屏之勢，獎拔

趙詢被立爲太子，兼任太子詹事。派使臣去金國求和，金人拿大散隔牙二關、濠州交還歸順，上疏禀奏："如今兩淮、襄、漢沿邊地區，創傷未愈，軍事力量還没充實。應當勉勵將帥，表現我們委托的誠意；檢閲士兵，核查他們名册的漏失。修繕城堡，修理軍器，儲備乾糧。當訪問修好的使節已經來往之後，平時仍舊像争戰未停時一樣，選拔統帥來壯大保衛的聲勢，獎勵提

智勇以備緩急之求。”拜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進封伯。

嘉定元年，遷知樞密院事，進奉化郡侯兼參知政事，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傅，進開國公。丁母憂，歸治葬，太子請賜第行在，令就第持服，以便咨訪。二年，以使者趣行急，乃就道，起復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四年，落起復。雪趙汝愚之冤，乞褒贈賜謚，厘正誣史，一時僞學黨人朱熹、彭龜年、楊萬里、吕祖儉雖已歿，或褒贈易名，或録用其後，召還正人故老于外。十四年，賜家廟祭器。

寧宗崩，擁立理宗，於是拜太師，依前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封魏國公，六辭不拜，因乞解機政，歸田里，亟出關，帝從之。寶慶二年，拜少師，賜玉帶。勸上傾心順承以事太后，力學修德以答皇天眷祐，以副四海歸戴。紹定元年，上太后尊號，拜太傅，八辭不拜。夏，得疾，累疏丐歸，不許。都城災，五疏乞罷斥，乃降封奉化郡公。五年春，復爵。六年，將拜太師，三具奏辭，乞免出命，不許。乃拜太師，依前右丞相兼樞密使、魯國公，又三具奏辭。紹定五年，上疏乞謝事，拜太傅。未幾，拜太師、左丞相兼樞密使。上疏乞解機政，依前太師特授保寧、昭信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進封會稽郡王。卒，遺表聞，帝震悼，輟朝三日，特贈中書令，追封衛王，謚忠獻。户部支賻贈銀絹以千計，内帑特頒五千匹兩，遣使祭奠。及其喪還，遣禮官致路祭于都門外，賜纛、佩玉、黝纁。

初，誅李全，復淮安，克盱眙，第功行賞，諸將皆望不次拔擢。或言

拔機智勇敢的人來準備緊急情況的需求。”拜爲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進封伯爵。

嘉定元年，遷任知樞密院事，進升奉化郡侯兼參知政事，拜爲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傅，進封開國公。遭母喪，還鄉治辦喪事，太子請求在皇帝所在地賜宅第，叫他前往住宅服喪，以便咨詢拜訪。二年，因爲使臣催促動身急迫，這纔上路，喪期未滿就被起用爲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四年，免去起復名稱。平反趙汝愚的冤屈，請求獎贈賜謚號，糾正對歷史的誣衊，一時間僞學黨人朱熹、彭龜年、楊萬里、吕祖儉雖然已經去世，或者獎賜改名，或者録用他們的後代，召回在外地的忠良老臣。十四年，賞賜給史氏宗祠祭祀用品。

寧宗去世，擁護理宗即位，於是拜爲太師，照舊爲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封魏國公，六次推辭不接受，因而乞求解除權柄，回歸鄉里，趕快出京城門，皇帝聽從了他。寶慶二年，拜爲少師，賜給玉帶。規勸皇帝盡心順服來侍奉太后，致力學問修養道德來報答老天眷顧保佑，從而與天下的歸附擁戴相稱。紹定元年，上太后尊號，拜爲太傅，推辭了八次不肯接受。夏天，患疾病，屢次上疏請求回家，不答應。京城發生火災，五次上疏乞求罷免，纔降封爲奉化郡公。五年春天，恢復爵位。六年，將要拜爲太師，三次寫奏章推辭，乞求不要頒布任命，不同意。於是拜爲太師，照舊爲右丞相兼樞密使、魯國公，又三次寫奏章推辭。紹定五年，上疏乞求辭職，拜爲太傅。不久，拜爲太師、左丞相兼樞密使。上疏乞求解除權柄，照舊爲太師特别授任保寧、昭信軍節度使，充任醴泉觀使，進封會稽郡王。去世，臨終表文奏上，皇帝震驚哀悼，停止聽政三天，特别贈官中書令，追封衛王，謚號忠獻。户部支出助喪銀絹數以千計，國庫特地頒發五千匹兩，派使臣祭奠。等到他的靈柩回來，派禮官在京城門外路邊舉行祭奠，賜給羽毛幢、佩玉、紫色官服。

起初，消滅李全，收復淮安，攻克盱眙，按功行賞，各位將領都盼望越級提拔。有人告訴史

於彌遠，彌遠曰："御將之道，譬如養鷹，飢則依人，飽則颺去。曹彬下江南，太祖未肯以使相與之。況今邊戍未撤，警報時聞，若諸將一一遂其所求，志得意滿，猝有緩急，孰肯效死?"趙善湘以從官開閫，指授之功居多，日夜望執政。彌遠曰："天族於國有嫌，高宗有詔止許任從官，不許爲執政。紹熙末，慶元初，因汝愚、彥逾有定策功，是以權宜行之。某與善湘姻家，則又豈敢。"彌遠親密友周鑄、兄彌茂、甥夏周篆皆寄以腹心，人皆謂三人者必顯貴，然鑄老於布衣，彌茂以執政恩入流，周篆以捧香恩補官，俱止訓武郎而已。

彌遠，史彌遠道："駕馭將領的方法，就好像養鷹，餓了就依附於人，飽了就會飛走。曹彬攻下江南，太祖没同意將使相的官銜給他。何況如今邊疆的駐防没有撤掉，警報常常傳來，如果各位將領一一得到了他們所要求的，心滿意足，突然之間有緊急情況，誰願意拼死出力?"趙善湘以侍從官的身份出任統帥，指揮策劃的功勞占多數，每天都盼望執政。史彌遠説："皇族對國家來説要避嫌，高宗有詔令祇許任侍從官，不許執政。紹熙末年，慶元初年，因趙汝愚、趙彥逾有決定國策的功勞，因此變通這麽做。我和趙善湘是親家，則又怎麽敢呢。"史彌遠對親密朋友周鑄、哥哥史彌茂、外甥夏周篆都非常信任他們，人們都説這三個人一定會富貴發迹，但是周鑄以平民百姓的身份終老，史彌茂因爲宰相恩得官，夏周篆因爲捧香恩補官，都祇授訓武郎而已。

初，彌遠既誅韓侂胄，相寧宗十有七年。迨寧宗崩，廢濟王，非寧宗意。立理宗，又獨相九年，擅權用事，專任憸壬。理宗德其立己之功，不思社稷大計，雖臺諫言其奸惡，弗恤也。彌遠死，寵渥猶優其子孫，厥後爲製碑銘，以"公忠翊運，定策元勳"題其首。濟王不得其死，識者群起而論之，而彌遠反用李知孝、梁成大等以爲鷹犬，於是一時之君子貶竄斥逐，不遺餘力云。

起初，史彌遠殺了韓侂胄以後，做寧宗的宰相有十七年。等到寧宗去世，黜廢濟王，并不是寧宗本意。扶立理宗，又獨自擔任宰相九年，專權任事，一味重用諂媚卑鄙之人。理宗感戴他擁立自己的功勞，不考慮國家大計，即使御史諫官説他邪惡，却不加體念。史彌遠死去，恩寵厚重還優待他的子孫，不久以後替他立碑銘，將"公忠翊運，定策元勳"題寫在碑的開頭。濟王不得善終，有見識的人紛紛出來議論此事，可是史彌遠反而重用李知孝、梁成大等人充當爪牙，於是當時的正直君子被貶黜放逐，不遺餘力。

鄭清之

鄭清之字德源，慶元之鄞人。初名燮，字文叔。少從樓昉學，能文，樓鑰亟加稱賞。嘉泰二年，入太學。十年，登進士第，調峽州教授。帥趙方嚴重，靳許可，清之往白事，爲置酒，命其子范、葵出拜，方掖清之無答拜，且曰："他日願以二子相累。"湖北茶商群聚暴横，清之白總領何炳曰："此輩精悍，宜籍爲兵，緩急可用。"炳亟下召募之令，趨者雲集，號曰"茶商軍"，後多賴其用。調湖、

鄭清之字德源，慶元府的鄞縣人。起先名燮，字文叔。小時候跟着樓昉讀書，擅長寫文章，樓鑰極爲贊賞。嘉泰二年，進入太學。十年，進士及第，調任峽州教授。安撫使趙方嚴肅，很少贊許人，鄭清之前往稟報公事，替他擺酒，叫他兒子趙范、趙葵出來拜見，趙方扶着鄭清之不讓他回拜，并且説："將來希望把兩個孩子托付給您。"湖北茶商聚集成群横行霸道，鄭清之對總領何炳説："這些人精明强悍，應當登記當兵，緊急時能够派用。"何炳立即下達招募的命令，響應的人雲集而來，號稱"茶商軍"，

廣總所準備差遣、國子監書庫官。十六年，遷國子學録。丞相史彌遠與清之謀廢濟國公，事見《皇子竑傳》。俄以清之兼魏惠憲王府教授，遷宗學諭，遷太學博士，皆仍兼教授。寧宗崩，丞相入定策，詔旨皆清之所定。

理宗即帝位，授諸王宫大小學教授，遷宗學博士、宗正寺丞兼權工部郎、兼崇政殿説書。帝問外人因閤子庫進絲履有謗議，清之言："禁中服用頗事新潔者。"帝曰："故事，月進鞋數兩，朕非敝不易，何由致謗?"清之奏："孝宗繼高宗，故儉德易章，陛下繼寧考，故儉德難著。寧考自奉如寒士，衣領重浣，革舄屢補，今欲儉德著聞，須過於寧考方可。"帝嘉納。

寶慶元年，改兼兵部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遷起居郎，仍兼史官、説書、樞密院編修官。二年，權工部侍郎，暫權給事中，進給事中，升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紹定元年，遷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升兼修國史實録院修撰、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三年，授參知政事兼簽書樞密院事。四年，兼同知樞密院事。六年，彌遠卒，命清之爲右丞相兼樞密使。

端平元年，上既親總庶政，赫然獨斷，而清之亦慨然以天下爲己任，召還真德秀、魏了翁、崔與之、李𡌴、徐僑、趙汝談、尤焴、游似、洪咨夔、王遂、李宗勉、杜範、徐清叟、袁甫、李韶，時號"小元祐"。大者相繼爲宰輔，惟與之終始辭不至，遺逸如劉宰、趙蕃皆見旌異。是時金雖亡而入洛之師大潰。二年，上疏乞罷，不可，拜特進、左丞相兼樞

後來常常靠他們起作用。調任湖、廣總所準備差遣、國子監書庫官。十六年，遷任國子學録。丞相史彌遠同鄭清之策劃廢掉濟國公，事見《皇子竑傳》。不久鄭清之兼任魏惠憲王府教授，遷爲宗學諭，遷爲太學博士，都仍兼教授。寧宗去世，丞相進宫决策，詔書聖旨都是鄭清之擬定的。

理宗即皇帝位，授任諸王宫大小學教授，遷爲宗學博士、宗正寺丞兼代理工部郎、兼崇政殿説書。皇帝詢問外邊的人因爲閤子庫進獻絲織鞋而有誹謗言論，鄭清之説："宫中穿着相當講究又新又乾净的東西。"皇帝説："舊例，每月進獻鞋幾雙，我不破舊不换，爲什麽招致毁謗?"鄭清之上奏："孝宗繼承高宗，所以儉樸作風容易顯明，陛下繼承寧宗，所以儉樸作風難以顯現。寧宗奉養自己像貧寒的士人，衣領多次洗滌，皮鞋多次補綴，如今要想將儉樸作風聞名於世，必須超過寧宗纔行。"皇帝嘉獎接受。

寶慶元年，改爲兼任兵部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遷爲起居郎，仍兼任史官、説書、樞密院編修官。二年，代理工部侍郎，暫代給事中，進升給事中，升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紹定元年，遷爲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升兼修國史實録院修撰、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三年，授任參知政事兼簽書樞密院事。四年，兼同知樞密院事。六年，史彌遠去世，任命鄭清之擔任右丞相兼樞密使。

端平元年，皇上已經親自總理各種政務，聲威顯赫獨自决斷，而鄭清之也毅然將天下作爲自己的責任，召回真德秀、魏了翁、崔與之、李𡌴、徐僑、趙汝談、尤焴、游似、洪咨夔、王遂、李宗勉、杜範、徐清叟、袁甫、李韶，當時號稱"小元祐"。大多相繼擔任宰相，衹有崔與之自始至終推辭不到，隱士像劉宰、趙蕃都被特别表彰。這時金朝雖已滅亡但進軍洛的部隊大敗。二年，上疏乞求罷職，不允許，拜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三年八月，連綿大雨大風，四次

密使。三年八月，霖雨大風，四疏丐去。九月，禋祀雷變，請益力。乃授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四疏控辭，依舊大學士、提舉洞霄宫。及聞邊警，密疏："恐陛下憂悔太過，以汩清明之躬，累剛大之志。"嘉熙三年，封申國公。四年，遣中使賜御書"輔德明謨之閣"，賜楮十萬緡爲築室，乃日與賓客門生相羊山水間。

淳祐四年，依前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屢辭不允，拜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進封衛國公。趣入見，有旨賜第。五年正月，上壽畢，亦疏丐歸，不允。拜少傅，依前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進封越國公。居無何，喪其子士昌，决意東還，又不許。拜少師、奉國軍節度使，依前醴泉觀使兼侍讀、越國公，賜玉帶，更賜第于西湖之漁莊。進讀《仁皇訓典》，謂："仁祖之仁厚，發爲英明，故能修明紀綱，而無寬弛不振之患；孝宗之英明，本於仁厚，故能涵養士氣，而無矯勵峭刻之習。蓋仁厚、英明二者相須，此仁祖、孝宗所以爲盛也。"帝褒諭之。

六年，拜太保，力辭。故事，許回授子孫，清之請追封高祖洽，帝從之，蓋異恩也。七年，拜太傅、右丞相兼樞密使、越國公。中使及門，清之方放浪湖山，寓僧剎，竟夕不歸。詰旦内引，叩頭辭免，帝勉諭有外間所不及知者。甫退，則中使接踵而至。或請更化改元，清之曰："改元，天子之始事，更化，朝廷之大端，漢事已非古，然不因易相而爲之。"

帝以邊事爲憂，詔趙葵以樞使視師，陳韡以知樞密院事帥湖、廣，二

上疏請求離職。九月，祭天時雷震，請求更加堅决。於是授任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四次上疏投遞辭呈，照舊大學士、提舉洞霄宫。等到聽説邊疆報警，密封奏疏説："恐怕陛下憂慮自責太過度，因此擾亂了清净明朗的身體，妨礙了堅定遠大的志向。"嘉熙三年，封爲申國公。四年，派内使賜給皇帝手書"輔德明謨之閣"，賞賜紙幣十萬緡爲他造屋，於是天天同賓客門生徜徉在山水之間。

淳祐四年，依舊任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多次推辭都不答允，拜爲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進封衛國公。催促進京覲見，有聖旨賜給宅第。五年正月，祝壽完畢，又上疏請求回家，不答允。拜爲少傅，照舊爲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進封越國公。住了没多久，他的兒子鄭士昌死了，决心回東邊家鄉，又不答應。拜爲少師、奉國軍節度使，照舊爲醴泉觀使兼侍讀、越國公，賜予玉帶，另賜宅第在西湖的漁莊。進讀《仁皇訓典》，説："仁祖的仁厚，發揚爲英明，所以能整飭清明綱紀，却没有寬鬆弛廢不振作的禍害；孝宗的英明，來源於仁厚，所以能培養士氣，却没有偏激刻薄的習氣。因爲仁厚、英明二者互相配合，這是仁宗、孝宗所以治國强盛的原因。"皇帝褒獎了他。

六年，拜爲太保，極力推辭。舊例，允許回授給子孫，鄭清之請求追封高祖父鄭洽，皇帝聽從了他，這大概是特殊的恩典吧。七年，拜爲太傅、右丞相兼樞密使、越國公。内使到家門，鄭清之正浪迹湖山，住宿僧寺，整晚不回家。第二天早晨，到内殿謁見皇帝，叩頭請求免職，皇帝的勉勵告誡中有外面所不能得知的内容。剛剛退下，宦官就接踵而至。有人請求實行變革更改年號，鄭清之説："更改年號，是皇帝即位的第一件事；變革，是朝廷的大事，漢朝的事例已經不是古制，然而不是由於换宰相來做它的。"

皇帝爲邊疆的事情擔心，詔令趙葵以樞密使視察軍隊，陳韡以知樞密院事爲湖、廣安撫使，

人方辭遜，會清之再相，力主之，科降辟置無所留難，葵、韡遂往。於是戰于泗水、渦口、木庫，皆以捷聞。九年，拜太師、左丞相兼樞密使，辭太師不拜，依前太傅。每謂天下之財困於養兵，兵費困於生券，思所以變通之，遇調戍防邊，命樞屬量遠近以便其道塗，時緩急以次其遣發。又議移歲調兵屯以戍淮面，并軍分頭目以節廩稍，先移鎮江策勝一軍屯泗水，公私便之。

二人正在辭讓，適逢鄭清之再次拜相，極力主張任用二人，減少稅額、徵用幕僚都不阻撓爲難，趙葵、陳韡於是前往。於是在泗水、渦口、木庫交戰，都將勝利的消息上報。九年，拜爲太師、左丞相兼樞密使，推辭太師不拜，照舊任太傅。常常說天下的財力因爲養兵而困乏，軍費因爲發放軍隊補助券而困乏，考慮變通的方法，遇到調防守邊，命令樞密使屬下估計距離遠近讓隊伍行軍路上方便，根據形勢緩急來安排他們的調遣次序。又提議每過一年調兵屯駐來防守淮河水面，合并軍隊分設頭目來節省糧餉，首先調動鎮江策勝一軍屯守泗水，公私兩方都得到便利。

諸路虧鹽，執其事者破家以償，清之核其犯科者追理，罣誤者悉蠲之，全活甚衆。沿江算舟之賦素重，清之次第停罷，如池之雁汊有大法場之目，其錢分隸諸司，清之奏罷其并緣漁取者，蓋數倍公家之入，合分隸者從朝廷償之。報下，清之方與客飲，舉杯曰："今日飲此酒殊快!"四上謝事之章。

各路的鹽務多有虧欠，掌管此事的人傾家蕩產來償付，鄭清之審核其中的犯法者追查處理，對有過失及受牽連者全部蠲免，保全救活很多。沿江按船隻徵收的賦稅向來很重，鄭清之先後停免，比如池州的雁汊有大法場一項，它的錢分屬各司掌管，鄭清之上奏免除它連帶漁利的部分，原來是公家收入的幾倍，理當分別管理的部門從朝廷償還它們。批覆下來，鄭清之正同客人飲酒，舉杯說："今天喝這酒特別痛快!"四次遞上辭職的表章。

十年，進《十龜元吉箴》，一持敬，二典學，三崇儉，四力行，五能定，六明善，七謹微，八察言，九惜時，十務實。疏奏："敬天之怒易，敬天之休難，天怒可憂而以爲易，天休可喜而以爲難，何哉？蓋憂則懼心生，懼則怒可轉而爲休；喜則玩心生，玩則休或轉而爲怒。"帝大喜，命史官書之，賜詔獎諭。十一年，十疏乞罷政，皆不許。拜太師，力辭。有事于明堂，有旨閤門給扶掖二人，再賜玉帶，令服以朝。十一月丁酉，退朝感寒疾，危甚，猶以未得雪爲憂。俄大雪，起曰："百官賀雪，上必甚喜。"命掬雪床前觀之。累奏乞罷政，不允，奏不已，拜太傅、保寧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進封齊國公致

十年，進獻《十龜元吉箴》，一是心存恭敬，二是從事學習，三是崇尚節儉，四是身體力行，五是能够決定，六是顯明善良，七是謹小慎微，八是明察言論，九是珍惜光陰，十是講求實效。上疏稟奏："敬畏上天的發怒容易，敬畏上天的吉祥困難，上天發怒可以讓人擔憂而據憂來做是容易的，上天吉祥可以讓人高興而據喜來做是難辦的，爲什麽呢？因爲擔憂就産生恐懼心理，恐懼就使天怒能够轉變成吉祥；高興就産生輕慢心理，輕慢就使吉祥可能轉變成天怒。"皇帝很高興，叫史官記下它們，賜下詔書獎勵。十一年，十次上疏乞求罷免執政，都不准許。拜爲太師，極力推辭。在明堂祭祀，有聖旨叫閤門提供攙扶人員兩名，再次賜給玉帶，叫他佩帶着上朝。十一月丁酉，退朝感染風寒，厲害得很，還因爲沒能下雪發愁。一會兒下起大雪，起身說："百官慶賀下雪，皇上定會很高興。"叫人捧雪到床頭

仕。卒，遺表聞，帝震悼，輟朝三日，特贈尚書令，追封魏郡王，賜謚忠定。

來看。屢次上奏乞求辭職，不答允，上奏不停，拜爲太傅、保寧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進封齊國公退休。去世，遺表奏上，皇帝震驚哀悼，停止視朝三天，特別贈官尚書令，追封魏郡王，賜謚號忠定。

清之不好立異，湯巾嘗論事侵清之，及清之再相，巾求去，清之曰："己欲作君子，使誰爲小人。"力挽留之。徐清叟嘗論列清之，乃引之共政。趙葵視師年餘，乞罷，上未有以處之，清之曰："非使作相不足以酬勞，陛下豈以臣故耶？臣必不因葵來遽引退，臣願爲左，使葵居右。"上訖從之，然葵竟不果來。

鄭清之不喜歡標新立異，湯巾曾經在評論政事時冒犯鄭清之，等到鄭清之再次拜相，湯巾請求離開，鄭清之説："自己想要當君子，那讓誰做小人。"極力挽留他。徐清叟曾經一一論述鄭清之，於是引薦他一起主政。趙葵指揮軍隊有一年多，請求罷免，皇上還未有位置安排他，鄭清之説："除了讓他做宰相不够用來酬答辛勞，陛下難道是因爲臣的緣故嗎？臣一定不會因爲趙葵來就立即引退，臣希望做左，讓趙葵居右。"皇上最後聽從了他，但是趙葵最後到底没有前來。

清之代言奏對，多不存稿，有《安晚集》六十卷。清之自與彌遠議廢濟王竑，立理宗，駸駸至宰輔，然端平之間召用正人，清之之力也。至再相，則年齒衰暮，政歸妻子，而閑廢之人或因緣以賄進，爲世所少云。

鄭清之代言奏對，大多不留原稿，有《安晚集》六十卷。鄭清之自從同史彌遠謀劃廢黜濟王趙竑，立理宗，迅速地升到宰相三公，不過端平年間召用正人君子，是鄭清之的力量。等到再次拜相，却年紀衰老，權力掌握在妻兒手中，而閑居不用的人有的拉關係靠行賄進用，被世人所看不起。

史嵩之　史璟卿

史嵩之字子由，慶元府鄞人。嘉定十三年進士，調光化軍司户參軍。十六年，差充京西、湖北路制置司準備差遣。十七年，升幹辦公事。寶慶三年，主管機宜文字，通判襄陽府。紹定元年，以經理屯田，襄陽積穀六十八萬，加其官，權知棗陽軍。二年，遷軍器監丞兼權知棗陽軍，尋兼制置司參議官。三年，棗陽屯田成，轉兩官。以明堂恩，封鄞縣男，賜食邑。以直秘閣、京西轉運判官兼提舉常平兼安撫制置司參議官。四年，遷大理少卿兼京西、湖北制置副使。五年，加大理卿兼權刑部侍郎，升制置使兼知襄陽府，賜便宜指揮。六年，遷刑部侍郎，仍舊職。

史嵩之字子由，慶元府鄞縣人。嘉定十三年進士，調任光化軍司户參軍。十六年，差遣爲充京西、湖北路制置司準備差遣。十七年，升爲幹辦公事。寶慶三年，主管機宜文字，通判襄陽府。紹定元年，因爲經理屯田，襄陽儲存穀米六十八萬，加封其官，代理棗陽軍知軍。二年，遷爲軍器監丞兼代理棗陽軍知軍，不久兼制置司參議官。三年，棗陽屯田完成，轉兩級官階。因爲明堂的恩典，封鄞縣男，賞賜食邑。以直秘閣、京西轉運判官兼提舉常平兼安撫制置司參議官。四年，遷爲大理少卿兼京西、湖北制置副使。五年，加官大理卿兼代理刑部侍郎，升爲制置使兼襄陽府知府，賜予自行決斷指揮之權。六年，遷爲刑部侍郎，仍任舊職。

端平元年，破蔡滅金，獻俘上露布，降詔奬諭，進封子，加食邑。移書廟堂，乞經理三邊，不合，丐祠歸侍，手詔勉留之。會出師，與淮閫協謀掎角，嵩之力陳非計，疏爲六條上之。詔令嵩之籌畫糧餉，嵩之奏言：

臣熟慮根本，周思利害，甘受遲鈍之譏，思出萬全之計。荆襄連年水潦螟蝗之災，饑饉流亡之患，極力振救，尚不聊生，征調既繁，夫豈堪命？其勢必至於主户棄業以逃亡，役夫中道而竄逸，無歸之民，聚而爲盗，饑饉之卒，未戰先潰。當此之際，正恐重貽宵旰之慮矣。兵民，陛下之兵民也，片紙調發，東西惟命。然事關根本，願計其成，必計其敗，既慮其始，必慮其終，謹而審之，與二三大臣深計而熟圖之。

若夫和好之與進取，决不兩立。臣受任守邊，適當事會交至之衝，議論紛紜之際。雷同和附，以致誤國，其罪當誅；確守不移之愚，上迕丁寧之旨，罪亦當誅。迕旨則止於一身，誤國則及天下。

丞相鄭清之亦以書言勿爲異同，嵩之力求去。

朝陵之使未還，而諸軍數道并進，復上疏乞黜罷，權兵部尚書，不拜。乞祠，進寶章閣直學士，提舉太平宫，歸養田里。尋以華文閣直學士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使。帝自師潰，始悔不用嵩之言，召見，力辭，權刑部尚書。引見，疏言結人心、作士氣、核實理財等事。且言："今日之

端平元年，攻下蔡滅亡金朝，獻俘虜進捷報，降下詔書奬勵，進封子爵，增加食邑。寫文書給朝廷，乞求經管三邊，意見不一致，請求祠禄回家侍奉雙親，皇帝親手寫詔挽留他。適逢出兵，與淮帥協同計劃夾擊，史嵩之極力説明那不是辦法，疏章寫成六條奏上。詔令史嵩之籌措糧餉，史嵩之奏道：

臣仔細考慮問題的根本，周密思考事情的利害，甘願蒙受遲鈍的譏刺，想出萬全的計策。荆襄連年遭受水澇螟蝗的災害，饑荒流亡的禍患，雖然極力救濟，尚且民不聊生，賦收已經繁重，人們難道能够忍受？他們勢必會造成主户抛棄家産而逃亡，服役的人中途就逃跑，無家可歸的百姓，聚集起來做强盗，飢餓乏食的士兵，没打仗就先潰敗。在這樣的時候，正恐怕重新給皇上帶來宵衣旰食的辛勞了。軍民，是陛下的軍民，一張紙調遣發派，東來西往衹有聽令。然而事情關係到國家根本，希望計劃它的成功，一定先想到它的失敗，既然考慮到它的開始，就一定要考慮它的終結，謹慎地審察，同大臣們深入計謀而成熟地盤算。

至於議和與進攻，决不能兩者并存。臣受命守邊，正處在各種事情交錯到來之時，各種議論紛紜之際。隨聲附和，以致於誤國，罪當殺頭；頑固地保守不變的愚蠢之見，違背了皇上告誡的旨意，罪也應當殺頭。違背聖旨就衹在於自己一個人，誤國就涉及天下。

丞相鄭清之也寫信説不要製造不一致，史嵩之極力請求離去。

朝拜皇陵的使臣還没返回，而各部隊幾路一齊進發，又上疏乞求罷職，代理兵部尚書，不受命。乞求祠禄，進升寶章閣直學士，提舉太平宫，回到家鄉侍奉父母。不久以華文閣直學士爲隆興府知府兼江西安撫使。皇帝自從軍隊潰敗，纔開始後悔没有采納史嵩之的意見，召見，極力推辭，代理刑部尚書。接見，上疏論説團結民心、振奮士氣、核實財政等事。并且説："今天

事，當先自治，不可專恃和議。”乞祠，以前職知平江府，以母病乞侍醫藥，不俟報可而歸。進寶章閣學士、淮西制置使兼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鄂州。既內引，賜便宜指揮，兼湖、廣總領兼淮西安撫使。嘉熙元年，進華文閣學士、京西荆湖安撫制置使，依舊沿江制置副使兼節制光、黄、蘄、舒。乞免兼總領，從之。

廬州圍解，詔獎諭之。以明堂恩，進封伯，加食邑。條奏江、淮各三事，又陳十難，又言江陵非孟珙不可守，乞勉諭之。漢陽受攻，嵩之帥師發江陵，奏誅張可大，竄盧普、李士達，以其棄城也。二年，黄州圍解，降詔獎諭，拜端明殿學士，職任依舊，恩數視執政，進封奉化郡侯，加食邑。詔入覲，拜參知政事，督視京西、荆湖南北、江西路軍馬。鄂州置司，兼督視淮南西路軍馬兼督視光、蘄、黄、夔、施州軍馬，加食邑。城黄州。十一月，復光州。十二月，復滁州。三年，授宣奉大夫、右丞相兼樞密、都督兩淮四川京西湖北軍馬，進封公，加食邑，兼督江西、湖南軍馬，改都督江、淮、京、湖、四川軍馬。薦士三十有二人，其後董槐、吴潛皆號賢相。

復信陽，以督府米拯淮民之饑。六月，復襄陽，嵩之言：“襄陽雖復，未易守。”自是邊境多以捷聞，降詔獎諭。四年，乞祠，趣召奏事，轉三官，依前右丞相兼樞密使，眷顧特隆，賜賚無虚日。久旱，乞解機政。地震，屢疏乞罷免，皆不許。淳祐元年，進《玉斧箴》。安南入貢，不用正朔，嵩之議用范仲淹却西夏書例，以不敢聞于朝還之。二年，進高、孝、光、寧帝《紀》，《孝宗經武要

的事情，應當首先自我治理，不能一味依賴和議。”乞求祠禄，以舊職爲平江府知府，因母親生病乞求侍奉請醫服藥，不等答覆同意就回家了。進升寶章閣學士、淮西制置使兼沿江制置副使兼鄂州知州。進宫謁見皇帝以後，賜自行決斷指揮之權，兼湖、廣總領兼淮西安撫使。嘉熙元年，進升華文閣學士、京西荆湖安撫制置使，照舊擔任沿江制置副使兼節制光、黄、蘄、舒。乞求免去兼任總領，聽從了他。

廬州之圍解除，詔書獎勵他。因明堂的恩典，進封伯爵，增加食邑。分條上奏江、淮各三件事，又列舉十種困難，又説江陵除了孟珙守不住，乞求明示鼓勵他。漢陽遭攻擊，史嵩之率領軍隊從江陵出發，上奏殺掉張可大，放逐盧普、李士達，因爲他們棄城逃跑。二年，黄州之圍解除，降詔獎勵，拜爲端明殿學士，任職照舊，恩典同宰相待遇，進封奉化郡侯，增加食邑。詔令進京覲見，拜爲參知政事，督視京西、荆湖南北、江西路軍馬。鄂州設司，兼督視淮南西路軍馬兼督視光、蘄、黄、夔、施州軍馬，增加食邑。修築黄州城。十一月，收復光州。十二月，收復滁州。三年，授任宣奉大夫、右丞相兼樞密、都督兩淮四川京西湖北軍馬，進封公爵，增加食邑，兼督江西、湖南軍馬，改爲都督江、淮、京、湖、四川軍馬。舉薦士人三十二名，之後的董槐、吴潛都號稱是賢明丞相。

收復信陽，用督府米救濟淮民的饑荒。六月，收復襄陽，史嵩之説：“襄陽雖然收復，但不容易把守。”從此邊境常常報告勝利的消息，降詔獎勵。四年，乞求祠禄，催召奏事，轉三級官階，照舊任右丞相兼樞密使，恩寵特别優厚，賞賜没有停的時候。長期乾旱，乞求解除執政。地震，屢次上疏乞求罷免，都不答允。淳祐元年，進獻《玉斧箴》。安南進貢，不用新頒曆法，史嵩之建議援用范仲淹拒退西夏書的例子，用不敢讓朝廷知道爲由送他們回去。二年，進獻高宗、孝宗、光宗、寧宗《帝紀》，《孝宗經武要

略》，《寧宗實録》、《日曆》，《會要》、《玉牒》，進金紫光禄大夫，加食邑。是冬，封永國公，加食邑。四年，遭父喪，起復右丞相兼樞密使。累賜手詔，遣中使趣行。於是太學生黄愷伯、金九萬、孫翼鳳等百四十四人，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生劉時舉、王元野、黄道等九十四人，宗學生與寰等三十四人，建昌軍學教授盧鉞，皆上書論嵩之不當起復，不報。將作監徐元杰奏對及劉鎮上封事，帝意頗悟。

略》，《寧宗實録》、《日曆》，《會要》、《玉牒》，晉升金紫光禄大夫，增加食邑。這年冬天，封永國公，增加食邑。四年，遇父親去世，喪期未滿又被任命爲右丞相兼樞密使。屢賜手詔，派内使催促動身。於是太學生黄愷伯、金九萬、孫翼鳳等一百四十四人，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生劉時舉、王元野、黄道等九十四人，宗學生與寰等三十四人，建昌軍學教授盧鉞，都上書評論史嵩之不應在喪期内任命，没有答覆。將作監徐元杰奏對以及劉鎮上密封奏章，皇帝心裏纔有些明白。

初，嵩之從子璟卿嘗以書諫曰：

伯父秉天下之大政，必辦天下之大事；膺天下之大任，必能成天下之大功。比所行寖不克終，用人之法，不待舉削而改官者有之，譴責未幾而旋蒙叙理者有之，丁難未幾而遽被起復者有之。借曰有非常之才，有不次之除，醲恩異賞，所以收拾人才，而不知斯人者果能運籌帷幄、獻六奇之策而得之乎？抑亦獻賂幕賓而得之乎？果能馳身鞍馬，效一戰之勇而得之乎？抑亦效犨奴僕而得之乎？徒聞包苴公行，政出多門，便嬖私昵，狼狽萬狀，祖宗格法，壞於今日也。

自開督府，東南民力，困於供需，州縣倉卒，匱於應辦。輦金帛，輓芻粟，絡繹道路，曰一則督府，二則督府，不知所幹者何事，所成者何功！近聞蜀川不守，議者多歸退師於鄂之失。何者？分戍列屯，備邊禦戎，首尾相援，如常山之蛇。維揚則有趙葵，廬江則有杜伯虎，金陵則有别之傑。爲督府者，宜據鄂渚形勢之地，西可以援蜀，東可以援

起初，嵩之侄兒史璟卿曾用書信勸諫道：

伯父執掌天下的大政，定要辦理天下的大事；擔當天下的重任，必定能成就天下的大功。近來所爲逐漸不能善始善終，用人之法，不等推薦就改官的人有之，謫降没多久就馬上受到分級進用的人有之，守喪没多久就立即被起復的人有之。假如説有出色的人才，有破格的任命，厚恩殊獎，是用來招攬人才，却不瞭解這些人果真是能够運籌帷幄、貢獻出奇制勝的計策因而得到的呢？還是也對幕府賓客行賄因而獲得的呢？果真是能够親身騎馬上陣，在一仗之中表現出勇敢因而得到的呢？還是也效仿奴僕那樣卑躬屈膝因而得到的呢？衹是聽説公然行賄，政出多門，親近寵幸，狼狽爲奸的行爲多種多樣，祖宗法度，是在今天遭破壞的。

自從開設督府，東南百姓財力，疲困於負擔供需，州縣匆忙應付，應承辦理的物資匱乏。用車運送錢帛，拉着糧草，在路上絡繹不絶，説一是督府，二是督府，不知道幹的是什麽事，立的是什麽功！最近聽説蜀川失守，議論的人大多歸罪於退兵到鄂的錯誤。爲什麽呢？分别戍守各處屯扎，防守邊疆抵禦少數民族，首尾互相援助，就像常山之蛇的陣勢。維揚就有趙葵，廬江就有杜伯虎，金陵就有别之傑。治理督府的人，應該據守鄂渚險要的地勢，往西可以援助蜀，往

淮，北可以鎮荆湖。不此之圖，盡損藩籬，深入堂奥，伯父謀身自固之計則安，其如天下蒼生何！

是以饑民叛將，乘虚擣危，侵軼於沅、湘，摇蕩於鼎、澧。爲江陵之勢苟孤，則武昌之勢未易守；荆湖之路稍警，則江、浙之諸郡焉得高枕而卧？况殺降失信，則前日徼疆之計不可復用矣；内地失護，則前日清野之策不可復施矣。此隙一開，東南生靈特几上之肉耳。則宋室南渡之疆土，惡能保其金甌之無闕也？盍早爲之圖，上以寬九重宵旰之憂，下以慰雙親朝夕之望。不然，師老財殫，績用不成，主憂臣辱，公論不容。萬一不畏强禦之士，繩以《春秋》之法，聲其討罪不效之咎，當此之時，雖優游菽水之養，其可得乎？異日國史載之，不得齒於趙普開國勳臣之列，而乃厠於蔡京誤國亂臣之後，遺臭萬年，果何面目見我祖於地下乎？人謂禍起蕭墻，危如朝露，此愚所痛心疾首爲伯父苦口極言。

爲今之計，莫若盡去在幕之群小，悉召在野之君子，相與改弦易轍，戮力王事，庶幾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矣。如其視失而不知救，視非而不知革，薰蕕同器，駑驥同櫪，天下大勢，駸駸日趨於危亡之域矣。伯父與璟卿，親猶父子也，伯父無以少年而忽之，則吾族幸甚！天下生靈幸甚！我祖宗社稷幸甚！

東可以援助淮，往北可以鎮守荆湖。不作這樣的考慮，將屏障全部損壞，深入到内地，伯父如果爲自身安穩打算，那麽是可靠的，但是天下百姓該怎麽辦！

因此饑荒的百姓、叛亂的將領，乘着空虚危急突然襲擊，沅、湘被包抄，鼎、澧受震蕩。如果造成江陵的局勢孤立，那麽武昌的局勢不容易防守；荆湖這路稍稍吃緊，那麽江、浙的各州哪能够高枕而卧？何况殺掉投降的人失去信用，那麽前些時候的開發邊疆的計策不能再用了；内地失去保護，那麽前些時候堅壁清野的計策不能再實行了。這個缺口一打開，東南的百姓衹不過是几案上的肉罷了。那麽宋朝南渡的疆土，怎麽能够保全它像金甌那樣没有缺損呢？何不早點考慮，對上用來寬解至尊皇帝宵衣旰食的憂勞，對下用來安慰父母早晚的企盼。不這樣的話，軍隊疲憊財力殫竭，功績没有成效，君主憂慮臣子受辱，公衆輿論不能相容。萬一有不怕强權的人士，用《春秋》之法來糾正，聲討那討伐叛逆無功的罪過，在這種時候，即使想閑適地過粗茶淡飯的生活，還能得到嗎？將來國史記載，不能排在趙普開國功臣的行列，却側身在蔡京誤國亂臣的後邊，遺臭萬年，果真如此有什麽臉面到地下去見我祖宗呢？人説禍起蕭墻，危險就像朝露一樣轉瞬即逝，這就是我痛心疾首向伯父苦言相勸的原因。

替今天考慮，不如全部趕走幕府的衆小人，全部召來在民間的君子，跟他們一道改弦更張，合力爲朝廷效勞，或許可以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了。如果看見失誤却不知道挽救，看見不對却不知道改變，香草臭草放在同一器皿，劣馬良馬拴在同一馬厩，天下的大勢，漸漸地一天天接近危亡的地步了。伯父同我史璟卿，親如父子，伯父不要因爲我年輕就忽視我的話，那麽我們家族就幸運得很！天下的百姓就幸運得很！我們祖宗的社稷就幸運得很！

居無何，璟卿暴卒，相傳嵩之致毒云。嵩之爲公論所不容，居閒十有三年。寶祐四年春，授觀文殿大學士，加食邑。八月癸巳卒，遺表上，帝輟朝，贈少師、安德軍節度使，進封魯國公，謚忠簡，以家諱改謚莊肅。德祐初，以右正言徐直方言奪謚。

過了没多久，史璟卿突然死了，相傳是史嵩之下毒害死的。史嵩之被輿論所不容，退閑過了十三年。寶祐四年春天，授任觀文殿大學士，增加食邑。八月癸巳去世，遺表奏上，皇帝停止視朝，追贈少師、安德軍節度使，進封魯國公，謚號忠簡，因避父祖名諱改謚號爲莊肅。德祐初年，根據右正言徐直方的意見追奪謚號。

董槐

董槐字庭植，濠州定遠人。少喜言兵，陰讀孫武、曹操之書，而曰："使吾得用，將汛掃中土以還天子。"槐貌甚偉，廣顙而豐頤，又美髯，論事慷慨，自方諸葛亮、周瑜。父永，遇槐嚴，聞其自方，怒而嘻曰："不力學，又自喜大言，此狂生耳，吾弗願也。"槐心愧，乃益自摧折，學於永嘉葉師雍。聞輔廣者，朱熹之門人，復往從廣，廣嘆其善學。嘉定六年，登進士第，調靖安主簿。丁父憂去官。

董槐字庭植，濠州定遠人。年輕時喜歡談論軍事，暗地裏讀孫武、曹操的著作，而且説："假使我得到重用，將掃除中原來還給皇帝。"董槐狀貌魁梧，額頭很寬而且面頰豐滿，又有漂亮的鬍鬚，説起事來慷慨激昂，自比諸葛亮、周瑜。父親董永，待董槐嚴厲，聽説他自我比方，生氣地嘲笑道："不努力讀書，又自己喜歡説大話，這祇不過是個狂妄書生，我不希望這樣。"董槐心中慚愧，於是自己更加刻苦，跟永嘉葉師雍讀書。聽説有個叫輔廣的，是朱熹的門人，又去跟隨輔廣，輔廣稱贊他好學。嘉定六年，進士及第，調任靖安主簿。遭父喪離職。

十四年，起爲廣德軍録事參軍，民有誣富人李桷私鑄兵結豪傑以應李全者，郡捕繫之獄，槐察其枉，以白守，守曰："爲反者解説，族矣。"槐曰："吏明知獄有枉，而擠諸死地以傅於法，顧法豈謂諸被告者無論枉不枉，皆可殺乎？"不聽。頃之，守以憂去，槐攝通判州事，嘆曰："桷誠枉，今不爲出之，生無繇矣。"乃爲翻其辭，明其不反，書上，卒脱桷獄。紹定二年，遷鎮江觀察推官。明年春，入爲主管刑部架閣文字。秋，兼權禮、兵部架閣，遷籍田令，特差權通判鎮江府。至州，會全叛，涉淮臨大江，大府急發州兵。槐即日將兵濟江而西，全遁去，乃還。五年，丁母憂。端平三年，差通判蘄州，辭。

十四年，起用爲廣德軍録事參軍，有百姓誣陷富人李桷私自鑄造兵器結交豪傑來響應李全，郡裏把他抓起來關在牢裏，董槐察覺他冤枉，將情況報告給長官，長官説："替造反的人辯解，該滅族了。"董槐説："官吏明明知道案情有冤屈，却將他致於死地來附會刑法，法律難道説被告無論冤枉不冤枉，都可以殺掉嗎？"不聽從。不久，其長官因遭喪離職，董槐代理通判州事，嘆道："李桷確實冤枉，今天不替他解脱，活命没有門路了。"於是替他翻案，説明他没有造反，文書報上，終於解除李桷的案子。紹定二年，遷爲鎮江觀察推官。第二年春天，進京任主管刑部架閣文字。秋天，兼任代理禮、兵部架閣，遷爲籍田令，特差遣代理通判鎮江府。到州上，適逢李全叛亂，渡淮逼近長江，大府立即派出州軍。董槐當天帶兵渡江往西，李全逃走，於是返回。五年，遭母喪。端平三年，差遣通判蘄州，辭免。

嘉熙元年，召赴都堂，遷宗正寺簿、出知常州。後三日，提點湖北刑獄。常德軍亂，夜縱火而譟，守尉閉不出。槐騎從數人於火所，且問亂故。亂者曰："將軍馬彥直奪吾歲請，吾屬將責之償，不爲亂也。"槐坐馬上，召彥直斬馬前，亂者還入伍中。明日，乃捕首亂者七人戮諸市，而賻彥直之家。差充歸、峽、岳察訪使。二年，兼權知常德府，尋兼軍器少監，依舊提點刑獄。

嘉熙元年，召他前往政事堂，遷任宗正寺簿、出朝爲常州知州。三天以後，提點湖北刑獄。常德部隊騷亂，夜裏放火喧鬧，太守縣尉衝不出亂軍圍困。董槐騎馬帶着幾個人到了起火的地方，并詢問騷亂的緣故。騷亂的人說："將軍馬彥直占有我們每年的軍餉，我們要責令他償還，不是作亂。"董槐坐在馬上，叫來馬彥直斬於馬前，騷亂的人退回到隊伍中，第二天，便抓了帶頭騷亂的七個人在市上殺死，然後贈助喪財物給馬彥直的家裏。差遣爲歸、峽、岳察訪使。二年，兼任代理常德府知府，不久兼軍器少監，照舊提點刑獄。

三年，以直寶謨閣知江州兼都督府參謀。秋，流民渡江而來歸者十餘萬，議者皆謂："方軍興，郡國急儲粟，不暇食民也。"槐曰："民，吾民也，發吾粟振之，胡不可？"至者如歸焉。當是時，宋與金爲鄰國，而襄、漢、揚、楚之間，豪傑皆自相結以保其族，無賴者往往去爲群盜。浮光人翟全寓黄陂，有衆三千餘，稍出鹵掠。

三年，以直寶謨閣爲江州知州兼都督府參謀。秋天，流民渡江來歸附的人有十多萬，評論的人都說："正是軍隊打仗的時候，州裏緊急存糧，没有功夫管百姓吃飯。"董槐說："百姓，是我們的百姓，發放我們的糧食救濟他們，爲什麽不行？"到來的人就像回到自己家裏一樣。正當此時，宋朝同金朝是鄰國，但是襄、漢、揚、楚之間，豪强都自相組織來保全他們家族，没有依靠的人常常逃走做强盜。浮光人翟全寄居黄陂，有徒衆三千多，有時外出擄掠。

槐令客説下全，徙之陽烏洲，使雜耕蘄春間，又享賜之，用爲裨將。於是曹聰、劉清之屬皆來自歸。

董槐叫説客説降翟全，把他們遷往陽烏洲，讓他們在蘄春之間錯雜耕種，又設宴賞賜他，任用他做副將。在這時曹聰、劉清這些人都前來自動歸順。

四年，進直華文閣、知潭州、主管湖南安撫司公事。方三邊急於守禦，督府日夜徵發，民且困，槐爲晝策應之，令民不傷而軍須亦不匱。淳祐二年，遷左司郎官，進直龍圖閣、沿江制置副使兼知江州、主管江西安撫司公事。視其賦則吏侵甚，下教曰："吾莅州而吏猶爲盜不自悔，吾且誅之！"吏乃震恐，願自新。槐因除民患害，凡利有宜，弛以利民，惟恐不盡弛。大計軍實，常若敵且至。裨將盧淵凶猾不受命，斬以徇師，軍中肅然。

四年，進升直華文閣、潭州知州、主管湖南安撫司公事。當時三邊正急於防守，督府日夜徵收調撥，百姓疲困，董槐替他們想辦法應付，使得百姓不受損而且軍需也不短缺。淳祐二年，遷爲左司郎官，進升直龍圖閣、沿江制置副使兼江州知州、主管江西安撫司公事。檢查税收於是發現小吏侵奪得很厲害，下達教令說："我到任而小吏還做偷盜之事不知自己悔過，我將殺他們！"小吏於是震驚害怕，願意改過自新。董槐因而除去百姓患害，凡有利而且合適的事，放寬使百姓得到好處，惟恐不能全部放鬆。大事籌劃軍事物資，常常好像敵人將臨。副將盧淵凶暴狡猾不聽從命令，斬首在軍中示衆，軍中敬畏。

三年，進秘閣修撰。四年，召入奏事，遷權户部侍郎，賜紫，進集英殿修撰、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宫留守。軍政弛弗治，乃爲賞三等以教射，春秋教肄士卒坐作進退擊刺之技，歲餘盡爲精兵。六年，召至闕，辭。出知静江府兼廣西經略安撫使，又辭。權廣西運判兼提點刑獄。宰相移書槐曰："國家方用兵，人臣不辭急難，公幸毋固辭。"槐即日就道，至邕州，上守禦七策。邕州之地西通諸蠻夷，南引交阯及符奴、月烏、流鱗之屬，數寇邊，槐與約無相侵，推赤心遇之，皆伏不動。又與交阯約五事：一無犯邊，二歸我侵地，三還鹵掠生口，四奉正朔，五通貿易。於是遣使來獻方物、大象，南方悉定。

三年，進升秘閣修撰。四年，徵召進京奏事，遷爲代理户部侍郎，賞賜三品官服，進升集英殿修撰、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兼建康府知府兼行宫留守。軍政鬆懈治理不佳，便設三等獎賞來訓練射箭，春天秋天教練士兵坐下站立前進後退擊打刺殺的武藝，一年多後都成精兵。六年，召到京城，推辭。出朝爲静江府知府兼廣西經略安撫使，又推辭。代理廣西轉運判官兼提點刑獄。宰相寫信給董槐説："國家正動用軍隊，臣子不能在危難時刻退讓，希望您不要堅决推辭。"董槐當天上路，到了邕州，進獻防守抵抗七條計策。邕州這地方西邊連着各少數民族，南邊接着交阯以及符奴、月烏、流鱗等等，屢次侵犯邊境，董槐跟他們約定不互相侵犯，付出一片誠心對待他們，都安静不動。又同交阯約定五件事：一不侵犯邊境，二歸還給我方被侵占的土地，三還回搶走的人口，四奉行朝廷頒布的曆法，五通商做買賣。到這時派使者前來進獻地方特産、大象，南方全部平定。

七年，進寶章閣待制。八年，遷工部侍郎，職事依舊，兼轉運使。九年，召赴闕，封定遠縣男。遷兵部侍郎兼權給事中兼侍讀，升給事中，上疏請抑損戚里恩澤以慰天下士大夫。群臣奏事少與法違，憚槐不敢上。兼侍讀，進寶章閣直學士、知福州、福建安撫使，辭。進封子。是年冬，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封侯。十二年，爲同知樞密院事。寶祐元年，權參知政事。二年，進參知政事。四川制置使余晦以戰敗奪官，詔荆襄制置使李曾伯往視師，曾伯辭，槐曰："事如此，尚可坐而睨乎?"上疏請行，頓重兵夔門以固荆、蜀輔車之勢，詔報曰："腹心之臣，所與共理天下者也，宜在朝廷，不宜在四方。"復上疏曰："天下之事，不進則退，人臣無敢爲岐意者，苟以臣爲可任，宜少聽臣自效，即臣不足與軍旅

七年，進升寶章閣待制。八年，遷爲工部侍郎，職任照舊，兼轉運使。九年，徵召進京，封定遠縣男。遷爲兵部侍郎兼代理給事中兼侍讀，升爲給事中，上疏請求減少給皇親國戚的恩典來安慰天下士大夫。百官奏事稍微有點違背法令，忌憚董槐不敢進上。兼侍讀，進升寶章閣直學士、福州知州、福建安撫使，辭免。進封子爵。這年冬天，拜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封侯爵。十二年，任同知樞密院事。寶祐元年，代理參知政事。二年，進升參知政事。四川制置使余晦因打敗仗削職，詔令荆襄制置使李曾伯前去指揮軍隊，李曾伯推辭，董槐説："事情已經這樣，還能坐視不顧嗎?"上疏請求前往，在夔門留守重兵用來鞏固荆、蜀輔車相依之勢，詔書告訴他説："心腹之臣，是朕跟他共同治理天下的人，應該在朝廷，不應該在外地。"又上疏説："天下的事，不進則退，臣子没有敢持不同意見的，如果認爲臣能够擔當責任，理應稍稍地聽任臣自我效力，臣不够格參預軍隊的事情，情願獻上官爵。"不答允，進封濠梁郡公。

之事，願上官爵。"不許，進封濠梁郡公。

帝日鄉用槐，槐言事無所隱，意在於格君心之非而不爲容悅。帝問糴民粟積邊，則對曰："吴民困甚，有司急糴不復省。夫民惟邦本，願先垂意根本。"帝問修太乙祠，則對曰："土工洊起，民罷於徵發，非所以事天也。"帝問邊事，對曰："外有敵國，則其計先自强。自强者人畏我，我不畏人。"又言："敵國在前，宜拔材能用之。士大夫有過失，爲執法吏所刺劾，終身擯弗用，深爲朝廷惜此。苟非奸邪，皆願爲昭洗，勿廢其他善。又遷謫之臣，久墮遐方，稍稍内徙，今得生還，願弗用可矣。"槐每奏，帝輒稱善。

皇帝一天天地信任董槐，董槐論事没有隱瞞，用意在於糾正君主的錯誤想法而不是爲了取悦。皇帝詢問收購百姓糧食爲邊防儲積，就回答説："吴地百姓疲困得很，官吏急於買米不再考慮。百姓是國家的根本，希望首先留意根本。"皇帝詢問修建太乙祠，就回答説："土木工程再度興起，百姓被徵收調派得疲憊，這不是用來事奉上天的做法。"皇帝詢問邊防之事，回答説："外部有敵對國家，那麽應當首先考慮自身圖强。自身强大别人就怕我們，我們不怕别人。"又説："敵國當前，應當選拔任用有才能的人。士大夫有過錯，被執法官彈劾，一輩子擯斥不用，很替朝廷可惜這點。如果不是奸邪之人，都希望替他們洗刷，不要埋没他們其他優點。還有被貶謫的臣子，長期淪落遠方，稍稍往内地遷移，如今能够活着回來，衹是不用就行了。"董槐每次上奏，皇帝往往説好。

三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槐自以爲人主所振拔，苟可以利安國家無不爲，然務先大體，任人先取故舊之在疏遠者，在官者率滿歲而遷。嗜進者始不説矣。槐又言於帝曰："臣爲政而有害政者三。"帝曰："胡爲害政者三？"對曰："戚里不奉法，一矣；執法大吏久於其官而擅威福，二矣；皇城司不檢士，三矣。將率不檢下故士卒横，士卒横則變生於無時；執法威福擅故賢不肖混淆，賢不肖混淆則奸邪肆，賢人伏而不出；親戚不奉法故法令輕，法令輕故朝廷卑。三者弗去，政且廢，願自上除之。"於是嫉之者滋甚。

三年，拜爲右丞相兼樞密使。董槐自己認爲被君主提拔，如果能够有利於安定國家的事没有不做的，然而務必以大體爲先，用人先用舊相識當中關係疏遠的人，在位的官員都任滿然後遷升。貪圖進升的人開始不高興了。董槐又對皇帝説："臣執政却有危害治政的三種情况。"皇帝説："什麽是危害治政的三種情况？"回答説："皇親國戚不守法，這是第一種；執法大臣在位很長時間因而擅權作威作福，這是第二種；皇城司不檢查士人，這是第三種。將領大都不檢束部下所以士兵驕横，士兵驕横就在任何時候都會發生變亂；執法官擅權作威作福所以賢良不肖的人混淆不分，賢良不肖的人不分那麽奸邪放肆，賢良的人隱居不出；皇親國戚不守法所以法令就不威嚴，法令不威嚴所以朝廷就衰微。這三種情况不清除，政治將要荒廢，希望從上面開始清除它們。"到這時忌恨他的人就更多了。

帝年浸高，操柄獨斷，群臣無當意者，漸喜狎佞人。丁大全善爲佞，帝躐貴之，竊弄威權而帝弗覺悟。大

皇帝年事漸高，握權獨斷，百官中没有稱心的人，逐漸喜歡親近諂媚之人。丁大全善於奉承阿諛，皇帝越級讓他做高官，私自恃勢弄權可是

全已爲侍御史，遣客私自結於槐，槐曰："吾聞人臣無私交，吾惟事上，不敢私結約，幸爲謝丁君。"大全度槐弗善己，銜甚，乃日夜刻求槐短。槐入見，極言大全邪佞不可近。帝曰："大全未嘗短卿，卿勿疑。"槐曰："臣與大全何怨？顧陛下拔臣至此，臣知大全奸邪而噤不言，是負陛下也。且陛下謂大全忠而臣以爲奸，不可與俱事陛下矣。"既罷出，即上書乞骸骨，不報。四年，策免丞相，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宫。時大全亦論劾槐，書未下，自發省兵迫遣之。於是太學諸生陳宜中等上書争之，語見《大全傳》。

皇帝不明白。丁大全已經做了侍御史，派門客私下去巴結董槐，董槐説："我聽説做臣子的没有私人交情，我衹是事奉皇上，不敢私下結交，希望替我向丁君謝罪。"丁大全猜想董槐對自己不友好，懷恨得厲害，就日夜用心搜求董槐的過錯。董槐進宫覲見，極力説丁大全奸邪不能親近。皇帝説："丁大全未曾説你的壞話，你不要多疑。"董槐説："臣同丁大全有什麽怨恨？衹是想到陛下提拔臣到這地位，臣知道丁大全奸邪却閉口不説，這是辜負陛下。况且陛下説丁大全忠誠而臣認爲他奸詐，不能同他一道事奉陛下了。"罷職出朝以後，立即上書乞求退休，没有答覆。四年，策書免去丞相，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宫。當時丁大全也攻擊彈劾董槐，策書還没下達，擅自派省兵逼迫他走。在這時太學諸生陳宜中等上書替他争辯，所説的話見《丁大全傳》。

五年及景定元年，俱用祀明堂恩加食邑。二年，特授判福州、福建路安撫大使，固辭。進封吉國，又進封許國公。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既夕，天大雨，烈風雷電，槐起衣冠而坐，麾婦人出，爲諸生説《兑》、《謙》二卦，問夜如何？諸生以夜中對，遂薨。遺表上，贈太子少師，謚文清。帝使使致金六十斤、帛千匹以賻。

五年以及景定元年，都因爲祭祀明堂恩典增加食邑。二年，特别授任判福州、福建路安撫大使，堅决推辭。進封吉國，又進封許國公。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已到晚上，天下大雨，狂風雷電，董槐起身穿衣戴帽坐着，揮手叫婦女出去，給各位門生講解《兑》、《謙》二卦，問現在是什麽時候？衆門生回答説半夜，於是去世。遺表奏上，追贈太子少師，謚號文清。皇帝派使臣送給金六十斤、帛一千匹用來助辦喪事。

葉夢鼎

葉夢鼎字鎮之，台之寧海人。本陳待聘之子，七歲後於母族。少從直龍圖閣鄭霖、宗正少卿趙逢龍學，以太學上舍試入優等，兩優釋褐出身，授信州軍事推官，攝教事，講荒政。遷太學録。

葉夢鼎字鎮之，台州寧海人。本是陳待聘的兒子，七歲時過繼給母親家族的人。年輕時跟直龍圖閣鄭霖、宗正少卿趙逢龍讀書，以太學上舍生考試考進優等，兩次優試授官出身，授任信州軍事推官，代理教育事務，進行救荒政策。遷爲太學録。

淳祐二年，雷變，上封事，言召人才，戒媟近。明年，輪對，言君子、直言、軍制、楮幣、任官、分閫六事。同番易湯巾召試館職，授秘書省正字。四年，升校書郎兼莊文府教授。五年，遷秘書郎，轉對，言定國本，求哲輔，專閫帥，奬用介直。

淳祐二年，雷震災變，上密封奏章，議論徵召人才，禁止褻狎寵幸。第二年，輪流奏對，提出君子、直言、軍制、紙幣、任官、分派使帥六件事。同番易湯巾一起召試館職，授任秘書省正字。四年，升任校書郎兼莊文府教授。五年，遷爲秘書郎，轉次應對，論説確立太子，尋求賢良輔臣，授權給統帥，奬勵任用正直之士。雷震

雷變上言，援唐康澄“五可畏”之説，遷著作佐郎。六年，拜軍器少監兼兵部郎官，轉對，言國計、邊事、國體三事。又言：“外有窺邊之大敵，内有伺隙之巨奸；奇邪蠱媚於宫闈，熏腐依憑於城社；强藩悍將，牙蘖易搖，草竊奸宄，肘腋階變。”

災變時進言，援引唐朝康澄“五件事值得畏懼”的説法，遷爲著作佐郎。六年，拜任軍器少監兼兵部郎官，輪流上殿指陳時政得失，評論國家財政、邊防事務、國家典章制度三件事。又説：“外部有窺視邊境的强大敵人，内部有鑽空子的大奸臣；妖邪在内宫蠱惑君王，閹宦倚仗權勢；强悍的地方將領，萌生動蕩，草野盗賊爲非作歹，肘腋密切接近之地是變亂産生的根源。”

權知袁州，轉運司和糴米三萬斛，夢鼎言：“袁山多而田少，朝廷免和糴已百年，自今開之，百姓子孫受無窮之害，則無窮之怨從之。”民湯頎獻田學官，妻子離散，夢鼎遂還之。毁萬載旗簞村淫祠，塞其妖井。召赴行在。丁本生母憂。十一年，免喪，拜司封員外郎。輪對，言：“陛下惑於左右之讒説，例視言者爲好名，中傷既深，膠固莫解。近歲以來，言稍犯人主之所難者，不顯罷則陰黜，不久外則設間，去者屢召而不還，來者一鳴而輒斥。”兼玉牒檢討官，以直秘閣、江西提舉常平兼知吉州。節制悍將，置社倉、義倉，平反李義山受贓之冤，以國子司業召。

代理袁州知州，轉運司議價徵購大米三萬斛，葉夢鼎説：“袁州山多而田少，朝廷免除議價徵購糧食已經一百年，從現在起開放它，百姓子子孫孫受無窮的危害，那麽無窮的怨恨隨之而來。”百姓湯頎獻田給學校，妻兒離散，葉夢鼎便歸還給他。搗毁萬載旗簞村濫設的祠廟，填掉它的作怪的水井。徵召前往皇帝所在地。遭親生母親喪。十一年，喪期滿，拜任司封員外郎。輪流奏對，説：“陛下受身邊的人讒言的迷惑，把進諫的人一概視作喜歡名譽，中傷已經很深，牢固無法解除。近年以來，言論稍微冒犯君主而難以自處的人，不是公開撤職就是暗地貶黜，不是長期在地方就是製造裂縫，離職的人屢次徵召却不回來，前來的人提了一次意見却往往遭斥逐。”兼任玉牒檢討官，以直秘閣、江西提舉常平兼吉州知州。約束猛將，設置社倉、義倉，平反李義山貪贓的冤案，以國子司業召見。

寶祐元年陛對，言國論主平江西義倉，不可待申省而後發。考試集英殿，授崇政殿説書，進講《尚書》。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遷國子祭酒。二年，兼權禮部侍郎，諫幸西太乙宫。三年，權禮部侍郎，仍兼祭酒，升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尋兼侍講。丁母憂。五年，以集英殿修撰差知贛州。丁大全柄國，欲挽夢鼎登朝，卒辭謝之。六年，改知建寧府，又改知隆興府。開慶元年，復知建寧府，作橋梁，置驛舍，建大安關，决疑獄。

寶祐元年上殿奏對，説朝廷議論主張推廣江西義倉，不能等到上報中書省以後再發布。在集英殿考試，授任崇政殿説書，給皇帝講解《尚書》。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遷爲國子祭酒。二年，兼代理禮部侍郎，勸諫皇帝親臨西太乙宫。三年，代理禮部侍郎，仍兼祭酒，升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不久兼侍講。遭母喪。五年，以集英殿修撰差遣爲贛州知州。丁大全掌權，想拉攏葉夢鼎做朝官，終於謝絶他。六年，改爲建寧府知府，又改爲隆興府知府。開慶元年，再次爲建寧府知府，造橋梁，設驛站旅館，修建大安關，裁斷疑難案件。

景定元年，召爲太子詹事，上疏

景定元年，徵召擔任太子詹事，上疏將“法

以“法天”爲言。遷吏部侍郎，賜寧海縣食邑。二年，權兵部尚書兼權吏部尚書。三年，遷兵部尚書兼修國史兼實録修撰。遷吏部尚書，五辭免，請祠，不允。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屢辭不許。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兼太子賓客，進封寧海伯。四年，簽書樞密院事，進封臨海郡侯，以明堂恩進封臨海郡公。丞相賈似道欲造關子，罷十七、十八兩界會子，夢鼎以爲厲民，乃止罷十七界。公田法行，夢鼎又以爲厲民，故行之浙右而止。五年，三辭，不許，進同知樞密院事、權參知政事。以彗星出，夢鼎言政上下恐懼交修之日，乞解機政，又不許。奏免浙西經界。

理宗崩，議太子即位，太后垂簾聽政，夢鼎曰：“母后垂簾，豈是美事!”進參知政事，加食邑。夢鼎力辭，似道懇留之，不可。帝勉諭再三，詔閤門封還奏疏。似道奏：“參政去則江萬里、王爚必不來。”理宗復土，攝少傅，竣事，引疾歸里，累詔，力辭，授資政殿學士、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肅清海寇，罪止首惡，羨餘之費，悉却不受。建濟民倉以備饑歲，造驛舍以待賓旅。

咸淳三年，再召爲參知政事，加食邑，六辭，不許。詔著作佐郎盧鉞與台州守項公采趣行，拜特進、右丞相兼樞密使，累辭，不許，乃與似道分任。利州轉運使王价嘗以言去官，非其罪也，四川制置司已辟參議，及死，其子訴求遺澤。至是，夢鼎明其無罪，似道以爲恩不己出，罷省部吏數人，榜其姓名于朝。夢鼎怒曰：“我斷不爲陳自强。”即求去。似道之母讓似道曰：“葉丞相安於家食，未嘗希進，汝强輿以相印，今乃牽制至

天”作爲論説内容。遷爲吏部侍郎，賞賜寧海縣食邑。二年，代理兵部尚書兼代理吏部尚書。三年，遷爲兵部尚書兼修國史兼實録修撰。遷爲吏部尚書，五次推辭免職，請求祠禄，不允許。拜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多次推辭不允許。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兼太子賓客，進封寧海伯。四年，簽書樞密院事，進封臨海郡侯，因明堂的恩典進封臨海郡公。丞相賈似道想要新印關子，取消十七、十八兩界會子，葉夢鼎認爲是盤剥百姓，於是衹廢除了十七界。公田法實行，葉夢鼎又認爲是侵害百姓，所以推行到浙右就停止。五年，三次辭職，不允許，進同知樞密院事、代理參知政事。因彗星出現，葉夢鼎説正是上下恐懼交相反省之時，乞求解除權柄，又不准許。上奏撤銷浙西丈量田界。

理宗去世，商議太子即位，太后垂簾聽政，葉夢鼎説：“母后垂簾，難道是好事!”進升參知政事，增加食邑。葉夢鼎極力推辭，賈似道懇切地挽留他，不可以。皇帝勸勉再三，詔令閤門司封還奏疏。賈似道奏：“如果參知政事離任，那麽江萬里、王爚肯定不會來。”理宗入葬，代理少傅，事情完畢，稱病回到家鄉，累次下詔，極力推辭，授任資政殿學士、慶元府知府、沿海制置使。肅清海盗，問罪衹限於强盗首領，雜税所得，全都推却不要。創建濟民倉來防備荒年，修造驛站旅館來接待賓客。

咸淳三年，再次徵召擔任參知政事，增加食邑，六次推辭，不允許。詔令著作佐郎盧鉞同台州知州項公采催促他動身，拜授特進、右丞相兼樞密使，屢次推辭，不允許，便同賈似道分别擔任。利州轉運使王价曾經因受彈劾免官，并不是他的罪過，四川制置司已經徵召爲參議，等到他死後，他兒子申訴請求死後的恩典。到這時，葉夢鼎辯明他無罪，賈似道認爲恩典不是自己批准的，罷免了尚書幾名屬吏，在朝廷上公布他們的姓名。葉夢鼎生氣地説：“我决不做陳自强。”立即請求離任。賈似道的母親責備賈似道説：“葉丞相安心賦閑，未曾希圖進用，你硬要把相印給

此，若不從吾言，吾不食矣。”似道曰：“爲官不得不如此。”會太學諸生亦上書言似道專權固位，乃悔悟，屬府尹洪燾求解，而夢鼎屢上章乞閑。冬雷，引咎求去愈力。

他，今天却受制約到這種地步，如果不聽我的話，我不吃飯了。”賈似道說：“做官不能不這樣。”適逢太學諸生也上書說賈似道專制鞏固自己地位，賈似道纔悔悟，囑咐知府洪燾請求和解，但是葉夢鼎屢次上章乞求退休。冬天打雷，歸罪自己請求離職愈加堅決。

四年，策楊妃，宰相無拜禮，吏贊拜，夢鼎以笏揮之，趨出。明日，乞還田里，詔勉留之。詔免諸州守臣上殿奏事，夢鼎言：“祖宗謹重牧守之寄，將赴官，必令奏事，蓋欲察其人品，及面諭以廉律己，愛育百姓。其至郡延見吏民，具宣上意，庶幾求無負臨遣之意。今不遠數千里而來，咫尺天顏而不得見，甚非立法之本意。”又乞容受直言。進少保。五年，引杜衍致仕單車宵遁故事累辭，乃授觀文殿學士、判福州、福建安撫大使，進封信國公，不拜；充醴泉觀使，又不拜。七年，再充醴泉使。

四年，策封楊妃，宰相没有拜見之禮，司儀宣布拜禮，葉夢鼎向他揮動笏板，快步走出。第二天，乞求歸還鄉里，詔書勸他留下。詔令取消各州守臣上殿奏事，葉夢鼎說：“祖宗對知州的寄托是很慎重的，將要上任，必定命令他奏事，大概是想要觀察他的人品，以及當面告誡用廉潔約束自己，愛護百姓。他到州上接見官民，具體宣布皇上旨意，希望不要辜負皇上臨行派遣的心意。如今不遠幾千里而來，近在咫尺但是皇上的面却見不到，這遠遠不是制定法規的本意。”又乞求接受直言進諫。進升少保。五年，援用杜衍退休駕一輛車連夜逃走的舊事屢次辭職，於是授任觀文殿學士、判福州、福建安撫大使，進封信國公，不接受；充任醴泉觀使，又不接受。七年，再次充任醴泉觀使。

九年，授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引疾力辭，宰、掾、郎、曹沓至趣行，扶病至嵊縣，請辭不獲，乞還山林。疏奏：“願上厲精寡欲，規當國者收人心，固邦本，勵將帥，飭州縣，重振恤。”扁舟徑歸。使者以禍福告，夢鼎語之曰：“廉耻事大，死生事小，萬無可回之理。”似道大怒，臺臣奏從歸田之請，詔仍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不請祠祿。

九年，授任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稱病堅決辭免，宰、掾、郎、曹紛紛到來催促動身，抱病到了嵊縣，請求辭免不被批准，乞求回鄉。上疏稟奏：“希望皇上振奮精神減少欲念，規誡當權的人收服民心，鞏固國家根本，激勵將帥，整頓州縣，重視救濟。”乘小船徑直回鄉。使臣用禍福利害相勸，葉夢鼎對他說：“廉耻之事重大，生死之事微小，萬萬没有能回轉的道理。”賈似道非常生氣，御史稟奏聽從退休的請求，詔令仍任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没有要求祠祿。

瀛國公初即位，咨訪故老，夢鼎上封事，曰：敦教道，訓廉德，厲臣節，拯民瘼，重士選，勸吏廉，懲吏奸，補軍籍。授判慶元府、沿海制置大使，力辭，依前醴泉觀使兼侍讀，不拜。二年，益王即位于閩，召爲少師、太乙宮使。航海遂行，道梗不能

瀛國公剛即位，徵詢老臣，葉夢鼎上密封奏章，說：加强教化之道，訓導廉潔品德，激勵大臣操守，拯救百姓苦難，重視士人選拔，訓誡官吏清廉，懲治官吏奸邪，補充軍隊人員。授任判慶元府、沿海制置大使，極力辭免，照舊爲醴泉觀使兼侍讀，不接受。二年，益王在閩即位，徵召任少師、太乙宮使。坐船從海上便出發，道路

進，南向慟哭失聲而還。後二年卒。子應及，太府寺丞、知建德府軍器少監、駐戍軍馬；應有，朝請郎、太社令。

阻礙不能前進，向着南方失聲痛哭然後返回。兩年以後去世。兒子葉應及，是太府寺丞、知建德府軍器少監、駐戍軍馬；葉應有，是朝請郎、太社令。

馬廷鸞

馬廷鸞字翔仲，饒州樂平人。本灼之子，繼灼兄光後。甘貧力學，既冠，里人聘爲童子師，遇有酒食饌，則念母藜藿不給，爲之食不下咽。登淳祐七年進士第，調池州教授，需次六年。

馬廷鸞字翔仲，饒州樂平人。原是馬灼的兒子，過繼給馬灼的哥哥馬光做後代。甘於貧賤努力讀書，滿二十歲以後，同鄉聘請他做小孩的老師，碰上有酒菜的食物，就想到母親連野菜還吃不上，因此難受得吃不下飯。淳祐七年進士及第，調任池州教授，等候依次補缺六年。

寶祐元年，召赴都堂審察，辭。至池以禮帥諸生。二年，調主管户部架閣。三年，遷太學録，召試館職。時外戚謝堂厲文翁、内侍盧允升董宋臣用事，廷鸞試策言强君德，重相權，收直臣，防近習。大與時迕，遷秘書省正字。四年，尤焴提舉史事，辟爲史館校勘。

寶祐元年，召他前往政事堂考核，推辭。到池州以禮率領諸生。二年，調任主管户部架閣。三年，遷爲太學録，皇帝召來面試後授予館職。當時外戚謝堂厲文翁、宦官盧允升董宋臣掌權，馬廷鸞考試對策論説加强君主仁德，加重宰相權力，招攬正直大臣，提防親近寵幸之人。很不合時宜，遷爲秘書省正字。四年，尤焴主持修史事宜，徵召擔任史館校勘。

初，丁大全令浮梁，雅慕廷鸞，彌欲鉤致之，廷鸞不爲動。試策稍及大全，及廷鸞當輪對，大全私諷王持屋往瞯焉。廷鸞素厚持屋，且同館，不虞其諜也，密露大意。持屋紿曰："君猶未改秩，姑托疾爲後圖乎?"廷鸞曰："此微臣千一之遭，其何敢不力。"持屋以告大全，及候對殿門，格不得見。翼日，以監察御史朱熠劾罷。宋臣遣八廂貌士索奏稿，稿雖焚，聞者浸廣，忌者愈深，而廷鸞之名重天下。開慶元年，吴潛入相，召爲校書郎。

起初，丁大全做浮梁縣令，一向仰慕馬廷鸞，總想設法把他請來，馬廷鸞没有被他打動。應試策問稍微涉及丁大全，等到馬廷鸞該輪到上殿策對時政時，丁大全私下叫王持屋前去試探他。馬廷鸞一向待王持屋很好，而且同住一處，没料到他是密探，悄悄地透露大致内容。王持屋騙他道："你還没有改官升級，姑且藉口生病爲今後作打算好嗎?"馬廷鸞説："這是小官們一千個裏頭衹有一個的機遇，怎麽敢不盡力。"王持屋把情況告訴丁大全，等到在殿門等候策對時，阻撓不讓他見到皇帝。第二天，因監察御史朱熠彈劾罷免。董宋臣派遣保衛京師的厢兵對容貌像士人的人搜查奏章原稿，原稿雖然被燒，聽説的人漸漸增多，忌恨他的人更加厲害，可是馬廷鸞的名聲被天下人推重。開慶元年，吴潛進京拜相，徵召他做校書郎。

景定元年，兼沂靖惠王府教授。時大全黨多斥，宋臣尚居中，言路無肯言者，諸學官抗疏，疏上即行。會日食，與秘書省同守局，因相與草

景定元年，兼任沂靖惠王府教授。當時丁大全黨羽多被排斥，董宋臣還在宫中，諫官没有肯説話的，衆學官上疏直言，疏章奏上立即照行。適逢日食，與秘書省共同守候太史局，因而互相

疏。潛以書告廷鸞曰："諸公言事紛紛，皆疑潛所嗾，聞館中又將論列，校書宜無與，以重吾過。"廷鸞對曰："公論也，不敢避私嫌。"越數日，宋臣竟坐謫，徙安吉州。兼權樞密院編修官。時賈似道自江上還，位望赫奕，廷鸞未嘗親之。輪對，言："國於東南者，楚、越霸而有餘，東晉王而不足。乞遏惡揚善以順天，舉直錯枉以服民。"遷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倉部郎官。

二年，進著作佐郎兼右司，遷將作少監。三年，一再乞外補，不許。廷鸞論貢舉三事：嚴鄉里之舉，重臺省之覆試，訪山林之遺逸。又言荒政，宜蠲除被災州縣租賦之不可得者。擢軍器監兼左司，兼太子右諭德，升左諭德，行國子司業，乞免兼左司。輪對，言："集和平之福者自陛下之身始，養和平之德者自陛下之心始。"兼翰林權直，擢秘書少監，升權直學士院。四年，擢起居舍人兼太子右庶子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入奏言："太史必當謹書災異。願陛下翕受敷施，以壯人才之精神；虛心容納，以植人言之骨幹。念邦本而以公滅私，嚴邊備而思患豫防。"時再召用宋臣，廷鸞引何郯之說進，極言宋臣不可用，帝從之。薦士二十人，進中書舍人。程奎污穢詭秘，不當補將仕郎；王之淵爲大全黨，不當通判江州；朱熠不當知慶元府及爲制置使；林爽、趙必逌、張稱孫不當與郡，皆繳還詞頭。兼國史實錄院。五年，彗出，上疏極言天人之際。遷禮部侍郎。理宗遺詔、度宗登極詔，皆廷鸞所草。兼侍讀，辭，不許。疏列孝宗之政以告。升直學士

起草疏章。吳潛寫信告訴馬廷鸞說："各位大人紛紛奏事，都懷疑是吳潛唆使的，聽說館閣內部又將論次評定，校書您最好不參預，會因此加重我的罪過。"馬廷鸞回答說："是公衆的意見，不敢因私人關係迴避。"過了幾天，董宋臣終於因罪貶謫，遷移到安吉州。兼任代理樞密院編修官。當時賈似道從江上回朝，地位聲望顯赫，馬廷鸞未曾親附他。輪流上殿策對，說："國家處於東南的，楚、越稱霸還有得多，東晉稱王却還欠缺。乞求阻止罪惡發揚善德來順從天命，舉用正直黜廢邪惡來收服百姓。"遷任樞密院編修官兼代理倉部郎官。

二年，進升著作佐郎兼右司，遷爲將作少監。三年，一再乞求補任外地官，不准許。馬廷鸞論説貢舉三件事：嚴格地方的推薦，加强御史臺中書省官員的覆試，訪求山野的隱士。又論説救荒政策，應當免除受災州縣不能收取的租賦。擢升軍器監兼左司，兼太子右諭德，升爲左諭德，行國子司業，乞求免去兼左司。輪流奏對，說："集聚和平之福從陛下自己做起，修養和平之德從陛下内心開始。"兼翰林權直，擢升秘書少監，升權直學士院。四年，擢升起居舍人兼太子右庶子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上奏説："太史官定當謹慎地記載災變。希望陛下斂收布施，來壯大人才的精神；虛心接納，來樹立諫諍的主體。考慮立太子并且以公滅私，加强邊防而且想到戰患提前預防。"當時再次召用董宋臣，馬廷鸞援用何郯的意見進獻，極力論説董宋臣不能重用，皇帝聽從了他。舉薦士人二十名，進升中書舍人。程奎卑鄙詭秘，不應當補官將仕郎；王之淵是丁大全黨羽，不應當通判江州；朱熠不應當爲慶元府知府以及任制置使；林爽、趙必逌、張稱孫不應當授任州郡，全都駁回任命諭旨。兼國史實錄院。五年，彗星出現，上疏極力説明天道人事之間的關係。遷爲禮部侍郎。理宗臨終遺詔、度宗即位詔書，都是馬廷鸞起草的。兼侍讀，推辭，不允許。上疏列舉孝宗的政策來相告。升爲直學士院。

院。

咸淳元年，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丁母憂。三年，同知樞密院事兼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入奏言培命脉，植根本，崇寬大，行仁厚。又言："恢大度以優容，虛聖心而延佇，推內恕以假借，忍難行而聽納，則情無不達，理無不盡，奸人破膽，直士吐氣，天下事尚可爲也。"兼權參知政事。五年，進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進右丞相兼樞密使。八年，九疏乞罷政。九年，依舊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浙東安撫大使。上疏辭免，依舊職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咸淳元年，進升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遭母喪。三年，同知樞密院事兼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入奏論説培養命脉，樹立根本，尊崇寬大，推行仁厚。又説："宏大度量來寬容，皇上內心謙虛地等待，推行仁恕來寬容，忍受難以實行的意見而聽取接受，那麼情况没有不上報的，道理没有不説盡的，奸人嚇破肝膽，正直之士揚眉吐氣，天下之事還能够治理好。"兼代理參知政事。五年，進升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進升右丞相兼樞密使。八年，九次上疏乞求罷職。九年，照舊任觀文殿大學士、紹興府知府、浙東安撫大使。上疏辭免，照舊職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度宗初年，詔詢故老，專以修攘大計叩之趙葵。葵極意指陳曰："老臣出入兵間，備諳此事，願朝廷謹之重之。"似道作色曰："此三京敗事者，詞臣失言。"廷鸞每見文法密，功賞稽遲，將校不出死力，於邊閫升辟，稍越拘攣。似道頗疑異己，黥堂吏以泄其憤。及辭相位，帝惻怛久之曰："丞相勉爲朕留。"廷鸞言："臣死亡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疆圉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群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閫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永圖，臣死且瞑目。"頓首涕泣而退。

度宗初年，詔令徵詢老臣，專門向趙葵詢問有關準備排除外敵的重大策略。趙葵極力地指明説："老臣出入戰場，這事知道得很清楚，希望朝廷慎重再慎重。"賈似道變臉説："這是三京打敗仗的人，文學侍從官説錯了話。"馬廷鸞每每見到文網森嚴，獎賞軍功滯壓拖延，將校不盡拼死之力，對於邊帥的提升徵召，稍稍過分牽制。賈似道非常懷疑他跟自己作對，將堂吏問罪刺面來發泄他的憤恨。等到辭去相位，皇帝難過很久説："丞相勉强爲我留下。"馬廷鸞説："臣離死日子不多，恐怕不能够再見到君父。但是國家事務正繁多，强暴的敵人嚴加威脅。天下安危，君主不瞭解；國家利害，百官不清楚；戰場勝敗，衆將不知道。陛下同元老大臣衹想着永遠要恢復，臣死也瞑目。"叩頭哭泣着退下。

瀛國公即位，召不至。自罷相歸，又十七年而薨。所著《六經集傳》、《語孟會編》、《楚辭補記》、《洙泗裔編》、《讀莊筆記》、《張氏祝氏皇極觀物外篇》諸書。

瀛國公即位，召他不到。自從罷相回家，又過了十七年以後去世。所著有《六經集傳》、《語孟會編》、《楚辭補記》、《洙泗裔編》、《讀莊筆記》、《張氏祝氏皇極觀物外篇》等書。

論曰：史彌遠廢親立疏，諱聞直言。鄭清之墮名於再相之日。彌遠之罪既著，故當時不樂嵩之之繼也，因

論曰：史彌遠斥廢親近的重用疏遠的，忌諱聽到正直諫言。鄭清之名譽掃地在他再次拜相的時候。史彌遠的罪行既然昭著，所以當時不喜歡

喪起復，群起攻之，然固將才也。董槐毋得而議之矣。葉夢鼎、馬廷鸞之所遭逢，其不幸也夫。

史嵩之接替他，因喪期未滿又被起用，衆人一道起來攻擊他，不過他原本是位領兵打仗的人才。董槐没有什麽好議論他的。葉夢鼎、馬廷鸞的遭遇，大概稱得上是不幸了吧。

宋史卷四百十五

列傳第一百七十四

傅伯成　葛洪　曾三復　黄疇若　袁韶
危稹　程公許　羅必元　王遂

傅伯成

傅伯成字景初，吏部員外郎察之孫。少從朱熹學。登隆興元年進士第，調連江尉。試中教官科，授明州教授。以年少，嫌以師自居，日與諸生論質往復，後多成才。改知閩清縣。丁父艱，服除，知連江縣。東湖溉田餘二千頃，堤壞。即下流南港爲石堤三百尺，民蒙其利。

慶元初，召爲將作監，進太府寺丞。言吕祖儉不當以上書貶。又言於御史，朱熹大儒，不可以僞學目之。又言朋黨之敝，起於人主好惡之偏。坐是不合，出知漳州，以律己愛民爲本。推熹遺意而遵行之，創惠民局，濟民病，以革禨鬼之俗。由郡南門至漳浦，爲橋三十五，治道千二百丈。

兩爲部使者，遷工部侍郎。時權臣方開邊，語尚秘。伯成言："天下之勢，譬如乘舟，中興且八十年矣，外而望之，舟若堅緻，歲月既久，罅漏寖多，苟安旦夕，猶懼覆敗，乃欲徼倖圖古人之所難，臣則未之知也。"相府災，同列相率唁丞相，或以爲偶然者，伯成正色謂："天意如此，官師相規時也，以爲偶然乎?"丞相色動。遂陳三事：一曰失民心，二曰驟

傅伯成字景初，吏部員外郎傅察的孫子。小時候跟着朱熹讀書。隆興元年進士及第，調任連江縣尉。考中教官科，任明州教授。因爲年少，不願意以老師自居，每天同學生討論，後來大多成才。改任閩清縣知縣。遭父喪，服喪期滿，爲連江縣知縣。東湖灌溉田地還剩二千頃，堤壩塌壞。就在下游南港築石堤三百尺，百姓都受益。

慶元初年，召爲將作監，進升太府寺丞。上奏説吕祖儉不應當因爲上書遭貶。又對御史説，朱熹是大學者，不能把他看成僞學。又説朋黨的弊端，起源於君主好惡偏頗。由此獲罪，出朝爲漳州知州，將約束自己愛護百姓作爲根本。推崇朱熹的遺意并且遵照執行，創設惠民局，救濟百姓，革除祭鬼神求福的風俗。從州城南門到漳浦，築橋三十五座，整修道路一千二百丈。

兩次擔任路監司，升爲工部侍郎。當時當權者正對外戰争，議論還不公開。傅伯成説："天下的形勢，好像乘船，中興將近八十年了，從外面看，船好像堅實，年月長久以後，漏洞漸漸增多，早晚苟且偷安，還怕翻船毁壞，竟然想僥幸實現連古人都認爲困難的事，我認爲不能。"丞相府遭火災，同在朝班的相互跟從去慰問丞相，有人認爲是偶然，傅伯成嚴肅地説道："天意這樣，是官員相互規勸的時候，難道是偶然嗎?"丞相動容。於是陳述三件事：一是失去民心，二

軍政，三曰啓邊釁。進右司郎官，權幸有私謁者，皆峻拒之。出爲湖、廣總領。朝議欲納金人之叛降者，伯成言不宜輕棄信誓，乞戒將帥毋生事。御史中丞鄧友龍遂劾伯成，罷之。

是敗壞軍政，三是挑起邊疆事端。進升右司郎官，權貴有私自托請的，都嚴厲拒絶。出朝任湖、廣總領。朝廷議論想要接納金叛降的人，傅伯成説不該輕易地背棄誓約，乞求告誡將帥不要生事。御史中丞鄧友龍於是彈劾傅伯成，罷免了他。

嘉定元年，召對，面論："前日失於戰，今日失之和。小使雖返，要求尚多。陛下不獲已，悉從之。使和議成，猶可以紓一時之急；否則虚帑藏以資敵人，驅降附以絶來者，非計也。今之策雖以和爲主，宜惜日爲戰守之備。"權户部侍郎史彌遠初拜相，麻詞有"昆命元龜"之語，閩帥倪思以爲不當用，御史劾罷思。伯成因對及其事，帝曰"過當"者再。對曰："思固過當，但恐摧抑太過，遂塞言路，乞明詔臺諫侍從，竭盡底藴，無以思爲戒。"李壁謫居撫州，伯成言："侂胄之誅，壁與有功，不酬近功，乃追前罪，他日負罪之臣，不容以功贖過矣。"

嘉定元年，徵召應對，當面對皇帝説："從前失誤在交戰，如今失誤在講和。小使者雖然返回，要求還很多。陛下不得已，全部答應他們。使和議達成，還能够暫緩一時的急難；否則以國庫錢幣來資助敵人，趕走歸降的人以斷絶投奔的人，不是計策。現在的政策雖然是以和爲主，應該珍惜時間着手戰争防禦的準備。"權户部侍郎史彌遠剛擔任丞相，委任詔書中有"昆命元龜"的語句，福建安撫使倪思認爲不應該用，御史彈劾罷免倪思。傅伯成趁應對提到這件事，皇帝説了兩次"過分了"。回答説："倪思固然是過分了，但恐怕打擊太厲害，就會堵住進言的途徑，乞求明白詔令御史諫官侍從大臣，竭盡心中所想，不要因爲倪思而存戒心。"李壁貶居撫州，傅伯成説："韓侂胄被誅滅，李壁對此有功，不賞最近的功勞，却追究以前的罪過，今後有罪的臣子，就不允許將功贖過了。"

伯成未爲諫官也，嘗言："彌遠謀誅侂胄，事不遂則其家先破，侂胄誅而史代之，勢也。諸公要相協和，共議國事；若立黨相擠，必有勝負，非國之福。"又勸丞相錢象祖："安危大事，以死争之；差除小者，何必乖異？"拜左諫議大夫，抗疏十有三，皆軍國大義。或致彌遠意，欲使有所彈劾，謂將引以共政。謝之曰："吾豈傾人以爲利哉。"疏乞詔大臣以公滅私。

傅伯成還没當諫官的時候，曾經説："史彌遠打算殺掉韓侂胄，事情不成功他的家就先敗亡，韓侂胄被殺後史彌遠取代了他，這是時勢。各位大人要互相協作團結，共同商議國事；如果建立朋黨互相排擠，定會有勝有敗，這不是國家之福。"又規勸丞相錢象祖："關係國家安危的大事，拼死相争；授官任命這些小事，何必跟人抵觸？"授左諫議大夫，上疏直言十三次，都是有關軍務國政的重要内容。有人對他透露史彌遠的意思，想讓他彈劾某人，説將要援引他共同執政。謝絶説："我難道會傾軋别人來求得好處嗎。"上疏乞求詔令大臣因公滅私。

左遷權吏部侍郎。以集英殿修撰知建寧府。蔡元定謫死道州，歸葬建陽，乃雪其冤於朝。進寶謨閣待制、知鎮江府。全活飢民，瘞藏野殍，不

降職權吏部侍郎。以集英殿修撰爲建寧府知府。蔡元定被貶死在道州，靈柩運回建陽安葬，於是向朝廷申述蔡元定的冤屈。進升寶謨閣待制、任鎮江府知府。保全救活飢民性命，掩埋掘

可勝數。制置司欲移焦山防江軍於圌山石牌，伯成謂："虚此實彼，利害等耳。包港在焦、圌之中，不若兩寨之兵迭戍焉。"圌山寨兵，素與海盗爲地，伯成廉知姓名，會郡都試捕而鞫之，無一逸去。獄具，請貸其死，黥隸諸軍。

嘉定八年，召赴闕，辭不獲，行至莆，拜疏曰："臣病不能進矣。"除寶謨閣直學士、通奉大夫，致仕。理宗即位，升直學士，落致仕，予祠，錫金帶。伯成辭免，乃進"昭明天常、扶持人極"之説，詔進一官。

寶慶元年，與楊簡同召，尋加寶文閣學士，提舉佑神觀，奉朝請。雖力以老病辭，而愛君憂國之念不少衰。聞大理評事胡夢昱坐論事貶，蹙然語所親曰："向吕祖儉之謫，吾爲小臣，猶嘗抗論。今蒙國恩，叨竊至此而不言，誰當言者。"遂抗疏曰："臣恐陛下不復聞天下事矣。方今内無良吏，田里怨咨，外無名將，邊陲危急，而廉耻道喪，風俗益偷，賄賂流行，公私俱困。謂宜君臣上下，憂邊恤民，以弭禍亂。奈何今日某人言某事，未幾而斥，明日某人言某事，未幾而斥，則是上疏者以共工、驩兜之刑加之矣。昔韓愈論後世人主奉佛，運祚短促，唐憲宗大怒，將抵以死，自崔群、裴度戚里諸賢皆爲愈言，止貶潮州，尋復内徙。今上疏者非可愈比，然在列之臣，無一爲言者，萬一死於瘴癘，陛下與大臣有殺諫者之謗，史册書之，有累聖治。臣垂盡之年，與斯人相去，風馬牛之不相及，獨以受恩優異，效其瞽言。"不報。明年，加龍圖閣學士，轉一官，提舉鴻慶宫，復辭。

開的墳墓和餓死的人，無法計數。制置司想要將焦山守江的軍隊移到圌山石牌，傅伯成説："空虚此處充實那邊，利害是相等的。包港在焦、圌當中，不如兩寨的士兵輪流去那裏防守。"圌山寨的士兵，平素與海盗相互勾結，傅伯成查知姓名，適逢州裏舉行總試逮捕并且審訊他們，没有一人逃脱。結案，請求寬恕他們不死，刺面發配到各軍。

嘉定八年，徵召回朝，推辭不批准，走到莆，進奏章説："我病得不能再往前走。"授寶謨閣直學士、通奉大夫，退休。理宗即位，升直學士，復職，授宫觀官，賞賜金帶。傅伯成推辭免去，於是進上"闡明天之常道、維護人之準則"之説，詔令進升一級官。

寶慶元年，與楊簡同時被召，隨即加官寶文閣學士，提舉佑神觀，奉朝請。雖然極力因年老有病辭職，可是愛戴君主關心國事之心一點都不減弱。聽説大理評事胡夢昱因論事被貶，皺着眉頭對身邊的人説："從前吕祖儉遭貶謫，我做小官，還曾上疏直言。如今身受國家恩典，充高官却一言不發，又會有誰來説話。"於是上疏直言道："我恐怕陛下再也聽不到天下事了。如今内無好官，鄉里抱怨，外無名將，邊疆危急，可是廉耻之道喪失，風俗更壞，賄賂公行，公私全都遭到困擾。都説應該君臣上下，顧念邊防體恤百姓，以止息禍亂。爲什麽要今天某人説了某事，没多久就被貶斥，明天某人評論某事，没多久就被斥逐，對這些上疏的人是以對待共工、驩兜的懲罰加到他們身上。從前韓愈論説後代君主尊奉佛教，國運短促，唐憲宗大爲震怒，將要治他死罪，從崔群、裴度到外戚中各位賢良都替韓愈説情，僅貶潮州，隨即往内地遷調。如今上疏的人不能與韓愈相比，可是在朝班的大臣，没有一個替他們説話，萬一他們死於瘴癘之地，陛下和大臣將會受到殺死進諫之人的謗議，史書將會記載這些，對於皇上聖明統治有妨礙。我將近老死的年紀，同這些人，風馬牛不相及，惟獨因爲受國恩優厚，所以獻上此言。"没有回答。明年，加官龍圖閣學士，升轉一級官，提舉鴻慶宫，再次

推辭。

伯成純實無妄，表裏洞達，每稱人善，不啻如己出，語及奸人誤國，邪人害正，詞色俱厲，不少假借。常慕尸諫，疏草畢，亟命繕寫，朝服而逝，年八十有四。贈開府儀同三司。端平三年，賜謚忠簡。

傅伯成樸實不虛僞，表裏透明，常常稱揚別人優點，就好像是自己擁有似的，說到奸臣誤國，壞人迫害賢良，言辭表情都很嚴厲，一點也不寬容。常常羨慕以死諫君，疏章起草完畢，馬上就叫人謄寫，穿好朝服去世，享年八十四歲。贈開府儀同三司。端平三年，賜謚號忠簡。

葛洪

葛洪字容父，婺州東陽人。從吕祖謙學，登淳熙十一年進士第。嘉定間，爲樞密院編修官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遷守尚書工部員外郎兼權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上疏言：

葛洪字容父，婺州東陽人。跟隨吕祖謙讀書，淳熙十一年進士及第。嘉定年間，任樞密院編修官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升守尚書工部員外郎兼權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上疏說：

> 今之將帥，其才與否，臣不得而盡知。惟忠誠所在，凡爲人臣者斯須所不可離，則不可不以是責之耳。今安居無事，非必奮不顧死，冒水火，蹈白刃，而後謂之忠也。第職思其憂謂之忠，公爾忘私謂之忠，純實不欺謂之忠。

> 如今的將帥，他們是否有才能，我不能够全部知道。惟有忠誠到處都在，凡是臣僚片刻不能背離，不能不拿這一點要求他們。如今平安無事，不是一定要奮不顧身，頂着水火，踩着利刃，然後纔是忠。衹要在職的想到憂國憂民就叫作忠，公而忘私就叫作忠，樸實不欺就叫作忠。

> 且拊循士卒，帥之職也，朝廷每嚴掊克之禁，蠲逋運之逋，其儆之者至矣。今乃有別爲名色，益肆貪黷，視生理之稍豐者而誣以非辜，動輒估籍，擇廪給之稍優者而强以庫務，取辦芻粟，抑配軍需，於拊循何有哉！訓齊戎旅，亦帥之職也，朝廷每嚴點試之法，申階級之令，其儆之亦切矣。今顧有教閲視爲具文，坐作僅同兒戲，技勇者不與旌賞，拙懦者未嘗勸懲，士日横驕，類難役使，於訓齊何有哉！

> 況且安撫士兵，是統帥的職責，朝廷每次命令禁止苛税搜刮，免除拖欠的税賦，告誡備至。如今却另立名目，更加放縱貪污，看到稍微富裕的人就用違法加以誣陷，動不動就登記没收，挑選稍微富裕的人就强迫他管軍庫，籌集糧草，强行攤派軍需物品，做了些什麼安撫呢！訓練整頓軍隊，也是統帥的職責，朝廷每次嚴格點試的辦法，申明官階級別的規定，對他們告誡也很切實了。如今却有將訓導檢閲看成是徒具空文，操練僅僅同兒童游戲一樣，武藝勇敢的人不給表彰獎賞，愚笨懦弱的人未曾加以勸誡懲治，士兵一天天驕横，很難驅使，又做了些什麼訓練整頓呢！

> 況乃有沉酣聲色之奉，溺意田宅之圖，而不恤國事者矣。又有營營終日，專務納交，書幣往

> 況且竟有人沉湎於聲色的供奉，沉溺在侵占田地住宅，却不顧念國事。又有整天忙忙碌碌，專門從事結交，信件禮物往來，不

來，道路旁午，而妄希升進者矣。自謂繕治器甲，修造戰艦，究其實，則飾舊爲新而已爾。自謂撙節財用，聲稱羨餘，原其自，則剥下罔上而已爾。乞嚴飭將帥，上下振厲，申緻軍實，常若有寇至之憂。磨礪振刷，以求更新，亦庶乎其有用矣。

帝嘉納之。

進直焕章閣，爲國子祭酒，仍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遷工部侍郎，仍兼祭酒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拜工部尚書，亦兼祭酒兼侍讀。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封東陽郡公。贊討平李全，援王素諫仁宗却王德用進女事，以止備嬪御，世多稱之。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宫，進大學士。召赴行在，仍舊職充萬壽觀使兼侍讀，尋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守本官致仕，卒。帝輟視朝一日，謚端獻。杜範稱其侃侃守正，有大臣風。有奏議、雜著文二十四卷。

絶於道，而且妄想升官。自稱修造武器盔甲，修造戰船，考查其實際，是把舊的裝飾成新的罷了。自己説節省財用，聲稱是賦税積餘，查其來歷，不過是剥削下面欺騙上面罷了。乞求嚴厲地整誡將帥，上下振奮，檢核軍事物資，經常好像有敵人將臨。磨煉振作，求得更新，使他們有用。

皇帝贊賞采納。

進升直焕章閣，爲國子祭酒，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升爲工部侍郎，仍兼祭酒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任工部尚書，也兼祭酒兼侍讀。進升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任參知政事，封東陽郡公。稱頌討伐平定李全，援引王素勸諫仁宗拒絶王德用進獻女兒之事，制止充實侍妾宫女，世人大多稱贊他。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宫，進升大學士。召他前往臨安，恢復舊職充當萬壽觀使兼侍讀，隨即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守本官退休，去世。皇帝停止朝政一天，謚號端獻。杜範稱贊他剛毅正直，有大臣風範。著有奏議、雜著文章二十四卷。

曾三復

曾三復字無玷，臨江人。乾道六年進士。淳熙末，爲主管官告院，遷太府寺簿，歷將作、太府丞。登朝數年，安於平進，搢紳稱之。紹熙初，出知池州，改常州。召爲御史檢法，拜監察御史，轉太常少卿，進起居舍人，遷起居郎兼權刑部侍郎，以疾告老。詔守本官職致仕。三復性耿介，耻奔競，故位不速進。在臺餘兩年，持論正平，不隨不激。其没也，士論惜之。

曾三復字無玷，臨江人。乾道六年進士。淳熙末年，任主管官告院，升爲太府寺薄，歷任將作、太府丞。在朝廷幾年，安心於正常進升，士大夫都稱贊他。紹熙初年，出朝爲池州知州，改爲常州知州。徵召擔任御史檢法，任監察御史，轉爲太常少卿，進升起居舍人，改爲起居郎兼權刑部侍郎，因病請求退休。詔令守本官退休。曾三復性情耿直，不屑於鑽營，所以官職没有很快遷升。在御史臺兩年多，所論公平，不附和不過激。去世後，士大夫議論都很惋惜。

黄疇若

黄疇若字伯庸，隆興豐城人。一歲而孤，外大母杜教之。淳熙五年舉進士，授祁陽縣主簿。邑民有訴僧

黄疇若字伯庸，隆興豐城人。一歲時就成了孤兒，外祖母杜氏教養他。淳熙五年考中進士，任祁陽縣主簿。縣民有告和尚爲强盜而且殺

爲盜且殺人，移鞫治，疇若疑其無證，以白提點刑獄馬大同，且争之甚力，已而得真盗。大同薦之，調柳州教授，又調靈川令。會萬安軍黎蠻竊發，經略司選疇若條畫招捕事宜。疇若謂須稽原始亂，爲區處之方。再任嶺外，用舉考改知廬陵縣。州常以六月督畸零税，疇若念民方艱食，取任内縣用錢三千餘緡爲民代輸兩年。諸司舉爲邑最官，召赴都堂審察，差監行在都進奏院。

人，調案審訊，黄疇若懷疑他没有證據，因此告訴了提點刑獄馬大同，而且極力替他争辯，不久後抓到真正的强盗。馬大同推薦他，調任柳州教授，又調任靈川縣令。適逢萬安軍黎族叛亂，經略司挑選黄疇若分條謀劃招捕事宜。黄疇若説必須查到最先作亂的，纔好制定處理的辦法。再次在嶺外任職，因爲推薦考核改爲廬陵縣知縣。州裏經常在六月督收雜税，黄疇若顧念百姓正是缺糧的時候，拿了任内縣裏公款三千多緡錢替老百姓代交兩年。各部門都推舉他是縣裏最好的官，召他前往政事堂聽候審察，差遣監察臨安都進奏院。

開禧元年，都城火。疇若應詔上言曰："當今之急務有三：一曰賦斂征求之無藝，二曰都鄙軍民之無法，三曰守令牧養之無狀。"遷太府寺主簿，又遷將作監丞兼皇弟吴興郡王府教授。遷太府寺丞，又遷秘書丞兼權禮部郎官，兼資善堂説書。遷著作郎，拜監察御史。首章乞天子擇宰相，宰相擇監司。又言："善爲國者必以恐懼修省之訓陳于前，善爲相者必以危亡災異之事告於上。"

開禧元年，都城起火。黄疇若應詔上奏道："當今的緊急事務有三件：一是賦税徵收没有準則，二是京都邊地的軍民不守法紀，三是知州縣令治理不像樣子。"升遷太府寺主簿，又升將作監丞兼皇上的弟弟吴興郡王府教授。改爲太府寺丞，又改爲秘書丞兼權禮部郎官，兼資善堂説書。升爲著作郎，任監察御史。首先上章乞求皇帝選擇宰相，宰相選擇路監司。又説："善於治理國家者必將有所畏懼修養反省的訓誡放在面前，善於任宰相者必將危急敗亡發生災變的事情報告給皇上。"

韓侂胄敗，疇若上章丐去，帝批其奏曰："卿懷忠藎，朕固知之。"疇若遂疏鄧友龍、陳景俊之惡。先是，江、淮督府既罔功，罷不更置。疇若奏，以爲和戰未决，不遣近臣置幕府，無以統諸將。乞檢會前奏，亟詔大臣科條人才爲宣撫使。帝即日以丘崈爲江、淮制置使。尋遷疇若殿中侍御史兼侍講。朝廷與金人約和，金人約函致侂胄首。詔令臺諫、侍從、兩省雜議。疇若與章燮等奏："乞梟首，然後函送敵國。"人譏其有失國體。

韓侂胄敗亡，黄疇若上章乞求離職，皇帝在他的奏章上批示道："你心懷忠誠，我本來就知道的。"黄疇若於是上疏列舉鄧友龍、陳景俊的罪狀。此前，江、淮督府無功，撤銷不再設置。黄疇若上奏，認爲和戰還没有結果，不派親信大臣設立幕府，無法統率各將領。乞求集中查核以前的奏章，立即詔令大臣呈送人才充當宣撫使。皇帝當天任命丘崈爲江、淮制置使。隨即提升黄疇若殿中侍御史兼侍講。朝廷與金人約定和議，金人規定要用木盒把韓侂胄的首級送到。詔令御史諫官、侍從、兩省官員廣泛商議。黄疇若同章燮等人上奏："乞求割下首級，然後裝在木盒裏送給敵國。"人們譏笑他們有失國體。

疇若奏："今帑藏無餘，歲幣若必睥睨於百姓，願自宫禁以及宰執百官共爲撙節，逐年樁積。"遂置安邊

黄疇若上奏："如今國庫没有剩餘，輸納金國的錢物肯定要在百姓身上打主意，希望從内宫到宰相百官一起都來節約，一年年儲積。"於是

所。户部侍郎沈詵條具合節省拘催者，疇若復乞："依仁宗、孝宗兩朝成訓，凡節省事：在内諸司選内侍長一員，令自行搜訪，條具來上；在外廷三省則委宰掾、樞屬，六曹則委長貳，事干浮費者聞奏。"又乞："以官司房廊及激賞庫四季所獻并侂胄萬畝莊等，一并拘樁。"既而内廷及酒所減省，議多格，獨得估籍奸贓及房廊非泛供須五項，總緡錢九百一十三萬有奇，外樁留產業，每歲又可得七十一萬五千三百餘緡。疇若乞："令後省類聚更化以來臣下章奏，察其可行者以聞，付之中書。"

設立安邊所。户部侍郎沈詵開列理當節省催繳的項目，黄疇若再乞求："按照仁宗、孝宗兩朝既有的規定，凡是應該減省的事情，在宫内各部門選内侍長一名，叫他們自己尋找，逐條寫好上報；在朝廷三省委派宰相屬官、樞密使的屬官，六部委派長官副長官，事情牽涉虛浮花費上報。"又乞求："把官府出租房錢以及激賞庫四季的進獻連同韓侂胄萬畝莊等，一齊都收繳存儲。"不久内宫以及造酒場裁減，意見大多受阻，僅得登記没收奸臣貪贓以及房租特殊供給五項，總計緡錢九百一十三萬餘，外庫留產業，每年又能得七十一萬五千三百餘緡。黄疇若乞求："命令中書門下屬下分類集中更化以來臣子的奏章，查找其中可行的上報，交給中書省。"

都城穀踴貴，詔減價糶樁管米十萬石，於是淮、浙流民交集。臨安府按籍振濟，僅不滿五千人，以三月後麥熟罷振濟，各給粮遣歸。疇若謂："此實驅之使去耳。"遂奏："乞令核實，近甸之人，願歸就田者勿問，其有未能歸者，更振濟兩月；淮民見在都城者，其家既破，又無贏貲，必難遽去，仍與振恤，俟早熟乃罷。"於是詔振濟至六月乃止。

京城糧價猛漲，詔令減價出售庫存米十萬石，於是淮、浙流民聚集。臨安府按照户籍救濟，不到五千人，因三個月以後麥子成熟而停止救濟，分别發給糧食遣送回家。黄疇若説："這實際上是趕他們走罷了。"於是上奏："乞求下令核實，都城附近的人，願意回去種田的不過問，有不能够回家的人，再救濟兩個月；淮地百姓現在京城的，他們的家園已經毁了，又没有多餘的財貨，一定很難馬上離開，仍舊給予賑濟，等到早熟作物停止。"於是詔令救濟到六月纔停。

帝以蝗災，令刺舉監司不才者，疇若同臺監考察上之。又言："湖、廣盜賊，固迫於飢寒，然亦有激而成之者。黑風峒寇，實由官不爲决訟所致。宜戒湖、廣諸司，申明法禁爲賊，關防以時，平心决訟，勿令寨官巡尉侵漁。"權户部侍郎，金使告主亡，差充館伴。

皇帝因爲蝗災，下令揭發舉報轉運使中没有才能的人，黄疇若同御史考察之後上報。又説："湖、廣盜賊，固然是爲飢寒所迫，但是也有受逼而做了强盜的。黑風峒的强盜，實際上是因爲官府不替他們裁决訴訟所導致的。應當告誡湖、廣各官府，强調説明法律嚴禁爲盜賊，及時防範，公平斷案，不要讓寨官巡尉欺凌漁利。"權户部侍郎，金使者來通報金主去世，派他充當館伴使。

自軍興費廣，朝廷給會子數多，至是折閲日甚。朝論頗嚴稱提，民愈不售，郡縣科配，民皆閉門牢避。行旅持券，終日有不獲一錢一物者。詔令侍從、臺省，條上所見。疇若奏曰："物少則貴，多則賤，理之常也。

自從戰爭以來軍費增加，朝廷發行會子的次數多，到這時貶值虧損一天天加劇。朝廷議論提高幣值太嚴，百姓越發不賣東西，州縣攤派，百姓都關門躲避。商人拿着紙幣，有一整天换不到一錢一物的。詔令侍從、臺省官，分條呈上各人見解。黄疇若奏道："東西少就會貴，多就會便

曷若令郡縣姑以漸稱提，先收十一界者消毁，勿復支出。上下流通，則不待稱提矣。"由是峻急之令少寬。又疏奏："乞崇忠厚，延質朴，屏絶浮薄之論。乞撥買官田充糴本，以廣常平之儲。乞令户察一員，專監安邊所。"帝皆是之。

宜，這是普通之理。何不如命州縣暫緩提高幣值，先收回十一界的紙幣銷毁，不要再發行。上下流通，就不必等着提高幣值了。"從此以後嚴厲的命令纔稍放寬。又上疏："乞求推尊忠厚之人，延請純樸之人，摒棄浮誇淺薄的言論。乞求將買官田的錢充買糧本錢，增加常平倉的儲備。乞求命令户察一員，專監安邊所。"皇帝都認爲好。

因面求補外，退上章，降詔不允。又連疏丐去。會旱蝗復熾，御筆令在朝百執事條上封事，疇若奏"官吏苛刻、科役頻并、賦斂繁重、刑法淹延"四事。册皇太子，差充引見禮儀使。進華文閣待制、知成都府。蜀自吴曦畔後，制置使移司興元，朝論有偏重之嫌。朝廷擇人，故輟疇若以往，三辭不允。避諱，改寶謨閣待制。詔："凡屬軍民利病，吏治臧否，并許諮訪以聞。"當徵積欠十餘萬，疇若亟命榜九邑盡蠲之。考官吏冗員，非敕命差注者悉罷之。爲民代輸六年布估錢，計二十萬二千四百緡；又别立庫儲二十五萬三千緡，期於異日接續代輸；又糴米十五萬石有奇，足廣惠倉之儲；又減他賦之重者，民力遂寬。

因而面見皇上請求補爲外地官，退回所上章奏，降下詔令不許。又接連上疏請求離去。碰上旱災蝗災再度嚴重，皇帝親筆命令在朝百官分别遞上密封奏章，黄疇若上奏"官吏苛刻、攤派勞役接連不斷、賦税徵收繁重、刑事判决拖延"四件事。册立皇太子，派遣充當引見禮儀使。進升華文閣待制、成都府知府。蜀地自從吴曦叛亂之後，制置使把官署遷移到興元，朝廷輿論有偏重一方的嫌疑。朝廷選人，所以停止議論派黄疇若前往，推辭三次都不答應。避諱，改爲寶謨閣待制。詔令："凡是屬於軍民利害，政績好壞，全部允許調查之後上報。"應徵收拖欠錢十多萬，黄疇若立即命令張榜九縣全部蠲免。考核官吏冗員，不是敕命差遣的全部罷免。替百姓代交了六年的布估錢，總計二十萬二千四百緡；另外設立儲備二十五萬三千緡，以期將來接着代爲交納；又買米十五萬餘石，充實廣惠倉的儲藏；減除其他賦税中過重的，百姓的負擔逐漸減輕。

初，沈黎蠻屢犯邊，疇若至，則鏤榜曉以禍福，青、彌兩羌遂乞降。四年，董蠻合其部族入寇犍爲利店。疇若亟調兵，且設方略捕之，皆遁去。先是，疇若廉知嘉定邊備廢弛，而平戎莊子弟可用，遂檄嘉定府權免平戎莊是年炭估、麻租，令莊子弟即日上邊爲守備。會嘉定闕守，蠻窺利店無備，遂入寇。疇若復選西軍，欲且往防拓，牒轉運司折支，不報。蠻再犯龍鳩堡，轉運司始頗從所請。蠻復到龍門隘，知有備乃退。進龍圖閣待制，依舊知成都府。

起初，沈黎蠻族屢次侵犯邊境，黄疇若到後，刻榜講明利害，青、彌兩支羌人於是請降。四年，董蠻糾集部族入侵犍爲利店。黄疇若立即調兵，并且設計抓他們，都逃跑。此前，黄疇若暗中得知嘉定邊防敗壞，但平戎莊的子弟可用，於是傳書嘉定府暫且免除平戎莊當年的炭估、麻租，命令莊裏子弟當天到邊疆去進行守衛。適逢嘉定缺少防衛，蠻人探明利店没有防備，於是進犯。黄疇若又挑選西軍，將要前往防守，發牒文給轉運司取餉，没有回答。蠻人再次進犯龍鳩堡，轉運司開始聽從他的請求。蠻人又到龍門隘，知道有防備而撤退。進升龍圖閣待制，爲成都府知府。

大使司之師出，東路提刑亦徵兵，三垂告警，敘南之報復急，兩路震動。疇若亟移書兩軍，俾速還師守險爲後圖，西師遂退守沐川。既而疇若兼制敘州兵甲公事，既得專行，益嚴守備，蠻首昔丑竟降。朝廷賞平蠻功，進疇若一秩。

大使司的軍隊一出動，東路提刑也徵兵，三邊告急，敘州南面的警報再次告急，兩路震驚。黄疇若立即發文書給兩軍，讓他們迅速回師把守險要以作日後打算，西軍於是退守沐川。不久以後黄疇若兼管敘州軍事公務，得以獨自行使職權以後，益發加强守備，蠻族首領昔丑最後投降。朝廷獎賞平定蠻族的功勞，進升黄疇若一級。

疇若留蜀四年，弊根蠹穴，苗耨髮櫛。如乞揀留移屯西兵義勇，以防竊發，以救偏重；更用東南賢士使蜀四路，而拔蜀守之有治功者爲東南監司，庶杜州縣姻婭之私；輕取錢引貼期之費，以紓民力；皆抗疏請于朝，乞力行之。復念大玄城乃張儀所築，高駢所修，圮壞歲久，復修費重，乃以節縮餘錢四十萬貫爲修城備。疇若以制置使留漢中，則護諸將爲得宜。召赴行在，入對延和殿，遷權兵部尚書、太子右庶子。

黄疇若留在蜀四年，清除弊端漏洞，像除草梳髮一樣。例如乞求挑選留下調防西軍中的勇士，以防備突然襲擊，補救偏於一方的空虛；改用東南賢士派往蜀的四路，而且選拔蜀太守當中有政績的人任東南轉運使，以杜絶州縣之間連姻的私弊；減少徵收錢引貼補兑期的費用，以寬解民力；全都上疏向朝廷請求，乞求堅决實行。又顧念大玄城是張儀所建，高駢所修，塌壞年代已久，重修開銷大，就將節約下來的餘錢四十萬貫給修城作準備。黄疇若任制置使留在漢中，監督各將很得當。召他前往臨安，進宫應對延和殿。升權兵部尚書，太子右庶子。

八年，四月不雨，詔求直言。疇若條具三事，首言："比稱提楮幣，州縣奉行切迫，故因坐减陌被估籍者衆，乞與給還；乞蠲閣下户畸零税賦；乞振贍雄淮軍之乏。"尋皆行之。落權，升左庶子，仍兼修史，擢太子詹事。疇若引范鎮故事，乞歸田里。

八年，四個月不下雨，下詔徵求直言。黄疇若分條開列三件事，首先説："近來提高紙幣幣值，州縣執行逼得很緊，所以因爲減少田畝而被登記没收的人很多，乞求退還給他們；乞求蠲免閣下户的雜税雜賦；乞求救助雄淮軍的匱乏。"隨即都實行。撤銷權兵部尚書，升左庶子，仍兼修史，提升太子詹事。黄疇若援引范鎮的舊例，請求回家。

十年春，差知貢舉，試禮部尚書，以足疾乞歸。進焕章閣學士、知福州，力辭，乃改提舉鴻慶宫。關外軍潰，言者論及疇若，落職罷祠，後以焕章閣學士致仕。所著有《竹坡集》、奏議、講議、《經筵故事》。

十年春，派遣知貢舉，試禮部尚書，因脚有病請求回家。進升焕章閣學士、福州知州，極力推辭，改爲提舉鴻慶宫。關外軍隊潰敗，進諫的人説到黄疇若，削職免去宫觀官，後來以焕章閣學士退休。著有《竹坡集》、奏議、講議、《經筵故事》。

袁韶

袁韶字彦淳，慶元府人。淳熙十四年進士。嘉泰中，爲吴江丞。蘇師旦恃韓侂胄威福，撓役法，提舉常平黄榮檄韶核田以定役。師旦密諭意言："吴江多姻黨，儻相容，當薦爲

袁韶字彦淳，慶元府人。淳熙十四年進士。嘉泰年間，任吴江縣丞。蘇師旦憑靠韓侂胄勢力，阻撓役法，提舉常平黄榮傳書袁韶核實田畝以便定勞役。蘇師旦暗中透露意圖説："吴江有很多親黨，如果能够保護，定當薦舉爲京朝官。"

京朝官。"韶不聽。是歲更定户籍，承徭賦，皆師旦黨，師旦諷言者將論去。榮亟以是事白於朝，且薦之。未幾，師旦敗。改知桐廬縣。桐廬多宗室，持縣事無有善去者。韶始至，絶私謁，莫敢撓。錢塘岸歲爲潮嚙，率取石桐廬，韶言："廟子山有石，不必旁取鄰郡。"遂得求免。嘉定四年，召爲太常寺主簿，父老旗鼓蔽江以餞，至於富陽，泣謝曰："吾曹不復輸石矣。"

後爲右司郎官、接伴金使。使者索歲幣，語慢甚，韶曰："昔兩國誓約，止令輸燕，不聞在汴。"使者語塞。十三年，爲臨安府尹，幾十年，理訟精簡，道不拾遺，里巷爭呼爲"佛子"，平反冤獄甚多。

紹定元年，拜參知政事。胡夢昱論濟王事，當遠竄，韶獨以夢昱無罪，不肯署文書。李全叛，揚州告急，飛檄載道，都城爭有逃避者。乃拜韶浙西制置使，仍治臨安鎮遏之。丞相史彌遠懲韓侂冑用兵事，不欲聲討。韶與范楷言於彌遠曰："揚失守則京口不可保，淮將如卞整、崔福皆可用。"適福至，韶夜與同見彌遠，言福實可用。彌遠從之，遂討全。韶卒以言罷。端平初，奉祠，卒年七十有七，贈少傅。後以郊恩，累贈太師、越國公。

韶之父爲郡小吏，給事通判廳，勤謹無失，歲滿當代，不聽去。後通判至，復留用之，因致豐饒。夫妻俱近五十，無子，其妻資遣之往臨安置妾。既得妾，察之有憂色，且以麻束髮，外以綵飾之。問之，泣曰："妾故趙知府女也，家四川，父歿家貧，故鬻妾以爲歸葬計耳。"即送還之。其母泣曰："計女聘財猶未足以給歸

袁韶不聽從。這一年重新定立户籍，承擔徭役的，都是蘇師旦黨羽，蘇師旦暗中囑咐言官將要攻擊他。黄榮立即把這件事上報給朝廷，并且推薦他。不多久，蘇師旦失敗。改爲桐廬縣知縣。桐廬有很多宗室，主持縣政的人没有好下場。袁韶剛到，杜絶私人托請，無人敢阻撓。錢塘堤岸每年被潮水侵蝕，一律從桐廬徵收石料，袁韶説："廟子山有石料，没有必要從鄰縣去取。"於是請求免除。嘉定四年，召爲太常寺主簿，父老鄉親張旗擊鼓遮蓋了江面來送行，直到富陽，哭泣着謝道："我們不用再輸送石料了。"

後來任右司郎官、接待陪同金國使者。使者索要每年納送錢物，語氣很傲慢，袁韶説："從前兩國盟誓定約，僅是送往燕，没有聽説是在汴京。"使者没有話説。十三年，任臨安府尹，將近十年，處理案件精明簡要，路不拾遺，大街小巷爭叫他作"佛子"，平反的冤獄很多。

紹定元年，任參知政事。胡夢昱論説濟王之事，理當放逐到很遠的地方，袁韶認爲胡夢昱没有罪，不肯簽署文書。李全叛亂，揚州告急，飛快傳遞的檄書不絶於道，京城出現了爭相逃跑躲避的人。於是任袁韶爲浙西制置使，駐在臨安坐鎮抵抗。丞相史彌遠鑒於韓侂冑發動戰爭的事，不想聲討。袁韶同范楷對史彌遠説："揚州失守京口就不能保住，淮將像卞整、崔福都可以重用。"正好崔福來，袁韶連夜跟他一起去見史彌遠，説崔福真的可以重用。史彌遠聽從了他，於是討伐李全。袁韶最後因爲受彈劾而罷免。端平初年，授宫觀官，死時年七十七，贈少傅。後來因爲郊祀的恩典，贈官太師、越國公。

袁韶的父親是州裏的小吏，在通判廳做事，勤懇謹慎没有過失，年滿應當卸任，没有聽任離去。後來通判來到，又留用他，因而變得富裕。夫妻都將近五十，没有兒子，妻子給錢打發他去臨安買妾。得到妾以後，察覺她面有憂色，并且用麻繩扎頭髮，外面用綵繩僞裝。詢問她，哭道："妾是已故趙知府的女兒，家在四川，父死家窮，所以賣妾身來作回家安葬的打算。"立即把她送回去。母親哭道："女兒的聘金還不够用

費，且用破矣，將何以酬汝?”徐曰：“賤吏不敢辱娘子，聘財盡以相奉。”且聞其家尚不給，盡以囊中貲與之，遂獨歸。妻迎問之曰：“妾安在?”告以其故，且曰：“吾思之，無子命也。我與汝周旋久，若有子，汝豈不育，必待他婦人乃育哉?”妻亦喜曰：“君設心如此，行當有子矣。”明年生韶。

來支付回家路費，而且用掉了，拿什麼來還給你呢?”慢慢地說：“小吏不敢辱没娘子，聘禮全部奉送。”并且聽説他們家還不够用，將袋裏的錢全部給他們，於是一個人回來。妻子迎上來問他説：“妾在哪裏?”把其中緣故告訴她，并且説：“我想，是没有兒子的命。我同你結婚這麼久，如果有兒子，你怎麼會不生，一定要等到别的女人纔生呢?”妻子也高興地説：“你如果有這樣的心，將會有兒子了。”第二年生下袁韶。

危稹

危稹字逢吉，撫州臨川人。舊名科，淳熙十四年舉進士，孝宗更名稹。時洪邁得稹文，爲之賞激。調南康軍教授。轉運使楊萬里按部，驟見嘆奬，偕游廬山，相與酬倡。調廣東帳司，未上，服父喪，免，調臨安府教授。倪思薦之，且語人曰：“吾得此一士，可以報國矣。”丁母憂，免，幹辦京西安撫司公事。入爲武學諭，改太學録。

危稹字逢吉，撫州臨川人。原名科，淳熙十四年考中進士，孝宗給他改名叫稹。當時洪邁得到危稹的文章，很贊嘆。調任南康軍教授。轉運使楊萬里巡查部屬，一見便嘆賞，帶着他游廬山，互相酬唱。調任廣東帳司，未上任，爲父親服喪，免喪，調任臨安府教授。倪思舉薦他，并且對人説：“我得到這麼一個士人，可以報答國家了。”遭母喪，免喪，幹辦京西安撫司公事。進京任武學諭，改爲太學録。

明年，遷武學博士，又遷諸王宫教授。稹謂以教名官，而實未嘗教，請改創宗子學，立課試法如兩學，從之。嘉定九年，新學成，改充博士，其教養之規，稹所論建。遷秘書郎、著作佐郎，兼吴益王府教授。升著作郎兼屯田郎官。

明年，升爲武學博士，又升爲諸王宫教授，危稹認爲把官名稱作教，而實際并未曾教，請求改設宗子學，制定考試方法就跟兩學一樣，聽從他的建議。嘉定九年，新學成立，改爲博士，那些教導的規矩，都是危稹提出設立的。升爲秘書郎、著作佐郎，兼吴益王府教授。升著作郎兼屯田郎官。

稹始進對，請叙復軍功之賞以立大信，攽拭功臣之罪以厲忠節，置局以立武事，遣使以省邊防，厚賞以精間諜。次論和、戰、守利害，而請顓意於守。是歲春至夏不雨，稹應詔言：“安邊所征斂之害，與無罪而籍没之害；楮幣之改，以一奪二；鹽鈔之更，以新廢舊；至於沮格軍賞，放散死士，皆足以召怨而致旱。”

危稹最初上殿奏對，請求按照等級實行軍功奬賞以樹立崇高威信，洗抵功臣的罪名激勵忠誠節義，設置機構建立軍事，派遣使臣來巡視邊防，重奬使得間諜精明强幹。其次評論和、戰、守的利弊，從而請求專門防守。這一年春天到夏天不下雨，危稹應對説：“安邊所徵斂賦税的危害，以及無罪却遭没收財産的危害；紙幣改革，以一代二；鹽鈔的更换，用新的廢除舊的；至於阻止軍功奬賞，解散敢死隊，都足以招致怨憤而天旱。”

明年又論：“謀國者欲以安靖爲安靖，憂國者欲以振厲爲安靖，自二

明年又論説：“爲國家謀劃的人想以安定謀求安定，爲國事憂慮的人想以發奮謀求安定，自

議不合，是以國無成謀，人無定志。願詔大臣合二議共圖之，且欲下兩淮帥臣，講明守禦之備。”最後言：“事無成規者，皆不可爲。意向不明，無以一衆聽；信誓不立，無以結人心；報應不亟，無以趨事機；賞罰不果，無以作士氣。”

從兩種意見不統一，因此國家缺少成熟的政策，人們没有堅定的信念。希望詔令大臣統一兩種意見共同想辦法對付，而且要下達給兩淮統帥官員，訓練整頓防守抵禦。”最後説：“事情没有成規的，都不能够做。意圖不明確，不能統一大家的視聽；誠信的誓言不立，不能够團結人心；報告和答覆不抓緊，不能够抓住時機；賞罰不兑現，不能够振奮士氣。”

番易柴中行去國，稹賦詩送之，迕宰相，出知潮州。尋以通金華徐僑書論罷，提舉千秋鴻禧觀。久之，知漳州。漳俗視不葬親爲常，往往栖寄僧刹，稹命營高燥地爲義冢三，約期責之葬，其無主名、若有主名而力弗給者，官爲葬之，凡二千三百有奇，刻石以識。郡有臨漳臺，據溪山最勝處，作龍江書院其上。既成，横經自講，人用歆動。邑令有賄聞者，劾去之，籍其財以還民。郡有經、總制無名錢歲五千緡，厲民爲甚，前守趙汝讜奏蠲五之二，稹疏于朝，悉罷之。會常平使有言，稹不欲辯，即自請以歸。久之，提舉崇禧觀，與鄉里耆艾七人爲真率會。卒，年七十四。

番易的柴中行離京，危稹作詩爲他送行，觸犯了宰相，出朝爲潮州知州。不久因與金華徐僑通信受到攻擊免職，提舉千秋鴻禧觀。很長時間以後，爲漳州知州。漳州風俗對不安葬父母看作很平常，往往寄放在寺院，危稹下令營造高處乾燥之地建成義冢三處，規定期限要求他們下葬，没有主家名字、或有主家名字可是財力不够的，官府替他們安葬，共有二千三百餘，刻了石碑作標記。州裏有臨漳臺，占了山水最美的地方，在上面建造龍江書院。建成以後，親自講經，人們因此心悦誠服。縣令中有被人告發受賄，彈劾罷免了他，没收他的財産還給百姓。州中負擔經制、總制没有名目的錢每年五千緡，剥削百姓很厲害，前任太守趙汝讜上奏蠲免五分之二，危稹向朝廷上疏，全部免除。碰上常平使有意見，危稹不想辯解，馬上自己提出回家。過了很久，提舉崇禧觀，與同鄉高齡的七人組成真率會。去世，享年七十四歲。

稹性至孝，父疾，願損己算益親年，疾尋愈。真德秀登從班，舉稹自代，没，又爲銘其墓。所著有《巽齋集》，諸經有講義、集解，諸魏、晋、唐詩文皆有編，輯先賢奏議曰《玉府》、曰《藥山》。

危稹生性極爲孝順，父親患病，希望减掉自己的壽數來增加父親的年齡，病不久就痊愈。真德秀登上侍從班行，舉薦危稹接替他，死後，又替他寫墓志銘。著有《巽齋集》，各部經書有講義、集解，各朝魏、晋、唐詩文都有編纂，編輯前輩賢良的奏議叫《玉府》、叫《藥山》。

弟和，字祥仲。開禧元年進士，爲上元主簿，大闢祠宇祀程顥，真德秀爲記之。知德興，振荒有惠政。有《蟾塘文集》。

弟弟危和，字祥仲。開禧元年進士，任上元縣主簿，大開祠堂祭祀程顥，真德秀爲此作記。任德興縣知縣，救濟災荒有仁政。著有《蟾塘文集》。

程公許

程公許字季與，一字希潁，敘州宣化人。少知孝敬，大母侯疾，公許

程公許字季與，又字希潁，敘州宣化人。小時候就懂得孝敬，祖母侯氏生病，程公許幾個

不交睫者數月，病革，嘗其痰沫，既卒，哀毀逾制。嘉定四年舉進士，調溫江尉，未上，丁母憂。服除，授華陽尉，再調綿州教授。制置使崔與之大加器賞，改秩知崇寧縣，蠲預借，免抑配，人甚德之。

月没有合眼，病重的時候，口嘗祖母的痰唾，去世以後，悲傷過度。嘉定四年考中進士，調任溫江縣尉，還未上任，遭母喪。服喪期滿，任華陽縣尉，調任綿州教授。制置使崔與之對他非常器重賞識，任滿改任崇寧縣知縣，蠲除預借賦税，免去攤派，百姓非常感激稱揚。

差通判簡州。改隆州，未上。會金人犯閬中，制置使桂如淵遁，三川震動，朝廷擢李𡌴代之，辟公許通判施州，行户房公事。當兵將奔潰之後，公許盡力佐之，節浮費，疏利原，民不增賦而用自足。時諸將乘亂抄劫，事定自危，以重賂結幕府。大將和彦威懷金寶以獻，公許正色却之，彦威慚而退。吴彦者，緘僧牒於書尾以進，公許卷還之而責其使，聞者畏服。有獻議招秦、鞏大姓於𡌴者，衆多從臾，獨公許謂山東覆轍未遠，反覆論難，𡌴從之。其後趙彦呐開閫，復行其策。未幾，金人擣成都，大姓者實導之，始服公許先見。

差遣通判簡州。改任隆州，没有上任。金人進犯閬中，制置使桂如淵逃跑，三川震驚，朝廷提拔李𡌴接替他，徵召程公許通判施州，處理户房公事。官兵潰逃之後，程公許盡力輔佐他，節省不必要開支，疏通財源，百姓不增加賦税而財用富足。當時各位將領乘亂搶劫，事情平息之後爲自己擔心，用重金賄賂結交幕府。大將和彦威身上帶着黄金寶物來進獻，程公許嚴肅地拒絶，和彦威羞愧而退下。吴彦把僧侣度牒封藏在信的後面來進獻，程公許捲起來還給他而且責駡派來的人，聽到的人都敬畏佩服。有人向李𡌴獻計招撫秦、鞏大族，大多數人附和，惟獨程公許認爲山東的前車之鑒爲時不遠，反復辯論反對，李𡌴聽從了他。以後趙彦呐擔任統帥，又采用那個計策。没過多久，金兵攻打成都，實際上是那些大族引他們進來的，這纔佩服程公許的先見之明。

端平初，授大理司直，遷太常博士。秋祀明堂，雷雨，應詔言事。嘉熙元年，御史杜範論執政李鳴復，不行，徙右史，竟拂衣東歸，鳴復坐政府自若。公許輪對，言："志士仁人，嬰逆鱗，賈衆怒，不過爲陛下通耳目，爲朝廷立綱紀而已。今也假以職而棄其諫，幸其退而優其遷，則是自裂其綱紀，自蔽其耳目，遂使居是職者雖被親擢，言不得行，始焉固辭而弗從，終焉强留而飲愧。臣恐自此同類沮失，各起遐心，來者相戒，以爲容默，陛下愈孤立無助矣。"

端平初年，任大理司直，升爲太常博士。秋天祭祀明堂，打雷下雨，應詔論事。嘉熙元年，御史杜範攻擊宰相李鳴復，没有結果，調任右史，竟然拂衣東回，李鳴復坐在政事堂泰然自若。程公許輪流奏對，説："有志之士，觸犯君主尊嚴，招致衆人怨恨，不過是替陛下開通視聽，爲朝廷端正綱紀罷了。如今給他職務却不用他的進諫，希望他讓步却優先給他提升，這是自己毁壞綱紀，自己蒙蔽視聽，使得擔當這個職責的人即使受到寵幸提拔，意見也不能采納，一開始堅決推辭却不聽從，最後勉强留下却忍羞含愧。臣擔心從此這樣的人沮喪，各自生出隱逸避世之心，後來的人互相告誡，從而造成容忍沉默，陛下越加孤立無助。"

夏，行都大火，殿中侍御史蔣峴逢君希寵，創爲邪説，禁錮言者。公許應詔曰："群臣忠告者衆，而聖意

夏天，皇帝所在都城起大火，殿中侍御史蔣峴逢迎君主邀寵，倡立邪説，壓制進諫的人。程公許應對説："大臣提出忠告的有很多，可是皇

確不可回；聖意不可回，而言者不免於激。陛下宜以大舜無藏怒宿怨爲心，而參酌於漢文帝之待淮南厲王、我太宗待秦邸之故事，以召和氣，弭眚災，特在一念轉移之頃耳。”遷秘書丞兼考功郎官，竟爲峴劾去，差主管雲臺觀、知衢州，未上。改江東宣撫司參議官，不赴。

李宗勉入相，以著作佐郎召，兼權尚左郎官兼直舍人院，遷著作郎。時諫官郭磊卿以論事不報出關，徐榮叟亦抗章引去，公許奏：“乞還言官，俾安厥位。”既而史嵩之自江上入相，臺諫謝方叔、王萬及磊卿相繼他徙，公許又奏：“外難憑陵，國勢岌若綴旒，朝廷上自爲弗靖，陽爲遷除，陰奪言職，此中外所以怏怏。”

遷將作少監。大旱，應詔疏時事四條。又言：“儲極虛位，天下寒心。”時朝廷令侍從、臺諫條具易楮利害，尋降旨以新造十八界折五行使。公許繳申省，謂：“廟堂决意更革，本欲重十八界，亦當令十六界、十七界稍有分别，若一時皆以五折一，安保將來十七界與十八界并行而不折閡乎？曷若將十七界且以三兑一，使民間尚知寶此一界，不至一旦貿易不行，令三界各有等第，庶幾公私兩便。”嵩之格不行，徑揭黄榜。公許謂：“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爲敕。朝廷出令而宰相擅行如此，則掖垣可廢。”累上奏牘，徑欲引去，宗勉及參知政事游似面奏留之，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

淳祐元年，遷秘書少監，輪對，言蜀事十條。兼直學士院，拜太常少卿，力請外，爲右正言濮斗南之所論罷。尋以直寶謨閣知袁州，請蠲和糴之半。改命郡吏部總所綱運，而厚其

帝的觀念牢固不能更改；皇帝的想法不能回轉，進諫的人就難免過激。陛下應該有大舜的不積怒舊怨之心，而且參考漢文帝怎樣對待淮南厲王、我朝太宗怎樣對待秦王府的舊例，招來和順之氣，平息因過失而造成的災難，在於一念之差而已。”升爲秘書丞兼考功郎官，竟然被蔣峴彈劾離職，授主管雲臺觀、衢州知州，未上任。改任江東宣撫司參議官，不赴任。

李宗勉拜相，召他任著作佐郎，兼權尚左郎官兼直舍人院，升爲著作郎。當時諫官郭磊卿因爲論事没有答覆出了京城，徐榮叟也上章直言引退，程公許上奏：“乞求追回諫官，使他安心守職。”不久史嵩之從江上回朝任相，御史諫官謝方叔、王萬以及郭磊卿相繼調任他官，程公許又上奏：“外部戰禍緊逼，國家形勢岌岌可危，朝廷上自己造成不安，表面上是升遷，暗地裏削去諫官之職，這就是内外不快的原因。”

升任將作少監。天大旱，應詔陳上時事四條。又説：“太子之位空缺，天下失望。”當時朝廷命令侍從、御史諫官分條寫明换發紙幣的利弊，不久降旨用新造的十八界紙幣五折一流通使用。程公許駁還申狀給尚書省，説：“朝廷決定變更，本來是想提高十八界幣值，也應當叫十六界、十七界稍微有所區别，如果都用五折一，豈能保證將來十七界同十八界一起流通却不貶值？何不將十七界暫且以三兑一，使得民間還知道寶貴這一界，不至於有朝一日交易不了，讓三界各有等級，使公私兩便。”史嵩之阻撓不通過，直接張貼黄榜。程公許説：“不經過中書省門下省，不可以發敕令。朝廷頒發政令而宰相擅自行事，門下省中書省可以取消。”多次遞上奏章，并要引退，李宗勉及參知政事游似當面向皇帝上奏挽留他，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

淳祐元年，升爲秘書少監，輪流奏對，評論蜀事十條。兼直學士院，任太常少卿，極力請求做地方官，被右正言濮斗南的論説罷職。不久以直寶謨閣爲袁州知州，請求蠲免和糴糧的一半。改叫州吏安排負責分批運發貨物，而且增加他們

貲，免募平民，民甚便之。新周敦頤祠，葺張栻書院，聘宿儒胡安之爲諸生講説。杜範薦于上，召拜宗正少卿，再遷起居舍人。濮斗南繳還，疏有"臣等耻與爲伍"之語，遂以舊職提舉玉局觀。範見疏曰："程季與肯與汝爲伍耶?"

退處二年，召赴行在。屬嵩之以父憂去位，經營起復，益憚公許，密柬韓祥嗾殿中侍御史王贊奏寢召命。帝雖曲從而意不悦。及逐不才臺諫，擢公許起居郎兼直學士院。公許入奏不可不堅凝者七。帝語之曰："卿一去三年，今用卿，出自朕意。"是日晚命下，嵩之罷起復，相范鍾及範，三制皆公許爲之。兼權中書舍人。

時二相尚遜，機務多壅。公許奏："輔臣崇執謙遜，避遠形迹，相示以色而不明言，事幾無窮，日月易失。今最急莫若疆埸之事，帥才不蓄，一旦欲議易置，茫然莫知所付。九江擇守，至以近所廢斥朋附爲欺之臺察充其選。同時任言責者，雖心迹有顯晦，過惡有重輕，而獲罪於清議則同。一人拔拭之驟若是，三人者寧不引領以望玷缺之復? 况近者言官方以劉晉之、鄭起潛、濮斗南三人乞明正其罪，以示警戒，而忽聞龔基先之用，議者咸謂改紀之初，所爲錯繆，邪枉窺伺善類，何可高枕而卧。"帝見公許疏稱善，且言基先之用太早。

右史徐元杰暴亡，司諫謝方叔、御史劉應起言，不報。公許亟奏曰："正月，侍御史劉漢弼死。四月，右丞相杜範死。六月，右史徐元杰死。漢弼之死固可疑，範之死人言已籍籍，然漢弼類風淫末疾，範亦尩弱多

的酬勞，省去招募平民，百姓得利。翻新周敦頤祠，維修張栻書院，聘請大學者胡安之給學生講解。杜範向皇帝推薦，徵召授宗正少卿，又升爲起居舍人。濮斗南駁回，疏奏中有"臣等認爲同他共事是耻辱"這樣的話，於是以舊職提舉玉局觀。杜範看到疏奏説："程季與肯跟你爲伍嗎?"

退居二年，召他前往皇帝所在地。正值史嵩之因父親去世離開相位，活動免喪復出，益發忌憚程公許，暗地寫字條給韓祥唆使殿中侍御史王贊上奏停發徵召的命令。皇帝雖然勉强同意但是心裏不高興。等到逐斥不稱職的御史諫官，提拔程公許爲起居郎兼直學士院。程公許進奏應堅决實行的有七項。皇帝對他説："你一走三年，現在任用你，出自我本意。"當天晚上命令下達，史嵩之免去起用，授范鍾和杜範爲宰相，三篇制書都是程公許起草的。兼權中書舍人。

當時二位宰相提倡謙遜，政事積壓很多。程公許上奏："輔政大臣崇尚謙退，避免落下把柄，互相用表情來表示却不明説，事情幾乎變得没完没了，時光輕易流逝。當今最緊要的没有比得上邊疆上的事情，將帥之才不預先配備，一旦想商量换人，茫然不知要托付給誰。九江選知府，甚至把最近撤職結黨欺瞞的御史充當人選。同時擔任進諫職責的人，雖然心思有明有暗，過錯有重有輕，但是被公論指責爲有罪却是一樣的。一個人洗刷罪名這樣快，另外三個人難道會盼望着缺點被原諒? 况且近來進諫官員因爲劉晉之、鄭起潛、濮斗南三人乞求明確地治他們的罪，以表明警告之意，却忽然聽到龔基先被重用，評論都認爲改年號一開始，所做是錯的，壞人乘機算計好人，怎麽能够高枕無憂。"皇帝見了程公許的疏奏説好，并且説龔基先的任用過早。

右史徐元杰突然死去，司諫謝方叔、御史劉應起進言，没有答覆。程公許立即上奏説："正月，侍御史劉漢弼死亡。四月，右丞相杜範死亡。六月，右史徐元杰死亡。劉漢弼之死本來就可疑，杜範之死人們紛紛議論，然而劉漢弼好像是風濕病，杜範也體弱多病，推托説是天命，還

病，諉曰天命，猶可也。元杰氣體魁碩，神采嚴毅，議論英發，甫聞謁告，奄至暴亡，口鼻四體變異之狀，使人爲之雪涕不已。六館諸生叩閽籲告，陛下始命有司置獄鞫勘，謂當於朝紳中選公正明決無所顧忌者專莅其事，盡情研究，務使得實。集議朝堂，分列首從，必誅無赦。”疏入，不報。物論沸騰，臨安尹趙與篡奏乞置獄天府，帝從之。公許繳奏：“與篡乃嵩之死黨，乞改送大理寺，命臺臣董之。”詔殿中侍御史鄭寀，寀回懦首鼠，事竟不白，然公論莫不偉公許。

權禮部侍郎，差充執綏官。鄭起潛、劉晉之及陳一薦以臺臣論劾遷謫，公許疏其附下罔上之罪，乞下各州軍嚴行押發。鄭清之以少保奉祠，侍講幄中，批復其子士昌官職，與內祠，且許侍養行在所。蓋士昌嘗以詔獄追逮，或云詐以死聞，清之造闕，泣請于帝，故有是命。公許繳奏：“士昌罪重，京都浩穰，奸宄雜糅，恐其積習沉痼，重爲清之累；莫若且與甄復，少慰清之，內祠侍養之命宜與收寢。”帝密遣中貴人以公許疏示清之。項容孫以罪遣還家，道死，時敘官復職，公許駁奏，命遂格。

遷中書舍人，進禮部侍郎。嵩之免喪，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臺諫、給舍交章論奏，公許疏：“乞睿斷亟下明詔，正邦典。”殿中侍御史章琰、正言李昴英以論執政及府尹，帝怒，出二人，公許力爭之。公許自繳士昌之命，清之日夜於經筵短公許。周坦妻與清之妻善，因拜坦殿中侍御史。坦首疏劾公許，以寶章閣待制知建寧府；諫議大夫鄭寀又劾

可以。徐元杰體格魁梧，神采剛毅，議論起來才華橫溢，剛剛聽説請假，突然暴疾而亡，口鼻四肢變形的模樣，叫人爲他流淚。六館學生敲響宫門喊冤，陛下纔命官府立案審查，都説應當在朝官中挑選公正明斷無所畏懼的人專門負責這件事，將全部情况加以研究，一定要查明實情。在朝堂商議，分别列出首犯從犯，誅殺不赦。”疏章遞上，没有回答。輿論沸騰，臨安尹趙與篡上奏乞求在朝廷立案，皇帝聽從。程公許駁回上奏説：“趙與篡是史嵩之死黨，乞求改送大理寺，命令諫官審理此案。”詔令委任殿中侍御史鄭寀，鄭寀懦弱猶豫，事情最後没有弄清，但是公論都認爲程公許勇敢正直。

權禮部侍郎，差遣充執綏官。鄭起潛、劉晉之以及陳一薦因爲諫官彈劾被貶，程公許上疏陳述他們附下欺君之罪，乞求各州軍嚴加押送。鄭清之以少保授宫觀官，在侍講期間，批示恢復他兒子鄭士昌官職，給與在京宫觀官，而且允許在皇帝所在地侍奉。因爲鄭士昌曾經追捕要犯，有人説謊報死訊，鄭清之上殿，向皇帝哭求，所以有這道命令。程公許駁回上奏：“鄭士昌罪大，京城人員衆多，爲非作歹的人摻雜在裏面，恐怕他積習難改，加重成爲鄭清之的拖累；不如暫且甄别起用，稍稍安慰鄭清之，給在京宫觀官侍養的命令應當收回。”皇帝暗地派宦官將程公許的疏章拿給鄭清之看。項容孫因罪遣返回家，半路死亡，當時按官級復職，程公許駁回奏章，任命於是阻止。

升爲中書舍人，進任禮部侍郎。史嵩之守喪期滿，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宫，御史諫官、給事中中書舍人紛紛上奏論難，程公許上疏：“乞求英明裁斷立即明確下詔，端正國法。”殿中侍御史章琰、正言李昴英因爲攻擊宰相以及臨安尹，皇帝惱怒，趕走二人，程公許極力反對。程公許自從駁回鄭士昌的任命，鄭清之整天在講席上説程公許的壞話。周坦的妻子同鄭清之妻子友善，因而任周坦爲殿中侍御史。周坦首先上疏彈劾程公許，以寶章閣待制爲建寧府知府；諫議大

之，命遂寢。

清之再相，公許屏居湖州者四年，再提舉玉隆觀、差知婺州，未上。帝欲召爲文字官，清之奏已令守婺，帝曰："朕欲其來。"乃授權刑部尚書，屢辭弗獲。入對，上疏貨財、興繕、逐諫臣、開邊釁時弊七事，薦知名士二十九人。

時罷京學類申，散遣生徒，公許奏："京學養士，其法本與三學不侔。往者立類申之法，重輕得宜，人情便安，近一旦忽以鄉庠教選而更張之，爲士亦當自反，未可盡歸咎朝廷也。令行之始，臣方還朝，未敢强聒以撓既出之令。今士子擾擾道途，經營朝夕；今既未能盡復舊數，莫若權宜以五百爲額，仍用類申之法，使遠方游學者，得以肄習其間。京邑四方之極，而庠序一空，弦誦寂寥，遂使逢掖皇皇，市廛敢怨而不敢議，非所以作成士氣、尊崇教化也。"清之益不樂。授稿殿中侍御史陳垓以劾公許，參知政事吴潛奏留之，帝夜半遣小黄門取垓疏入。後二日，二府奏公許不宜去，同知樞密院徐清叟上疏論垓。太學生劉黻等百餘人、布衣方和卿伏闕上書論垓。朝廷尋授寶章閣學士、知隆興府，而公許已死矣。遺表上，帝嗟悼，進龍圖閣學士致仕，贈宣奉大夫，官其後，賜賻如令式。

公許冲澹寡欲，晚年惟一僮侍，食無重味，一裘至十數年不易。家無羨儲，敬愛親戚備至。蜀有兵難，族姻奔東南者多依公許以居。所著有《塵缶文集》、內外制、奏議、《奏常擬謚》、《掖垣繳奏》、《金革講義》、《進故事》行世。

夫鄭寀又彈劾他，任命於是中止。

鄭清之再次任宰相，程公許退居湖州有四年，又提舉玉隆觀、爲婺州知州，未上任。皇帝想召他爲文字官，鄭清之上奏已經命他爲婺州知州，皇帝説："我想要他來。"於是任權刑部尚書，多次推辭未獲批准。進京奏對，上疏陳述財貨、修建、趕走諫官、挑起邊疆事端等時弊七件事，舉薦知名人士二十九人。

當時取消京學依類申報，遣散學生，程公許上奏："京學供養學生，方法本來就跟三學不同。從前定以類申報的辦法，輕重合適，人們感覺方便安定，最近突然以鄉學教諭來取代替换，作爲學生也應當自我反省，不能够全部歸罪朝廷。命令頒行之初，臣剛回京，不敢反對以阻撓已經發布的命令。現在學生在旅途奔波，早晚用功，如今既然不能完全恢復原先的數目，不如暫且變通以五百爲限額，仍舊采用以類申報的辦法，使得遠方游學的人，能够在那裏學習。京都處於天下的最高地位，可是學校一旦空虚，讀書聲沉寂，就使得學生惶惶不安，百姓敢怨而不敢言，這不是振奮士人風氣、崇尚教化的辦法。"鄭清之更加不高興。起草文書交給殿中侍御史陳垓彈劾程公許，參知政事吴潛上奏挽留他，皇帝半夜派小太監來取陳垓的奏疏進宫。二天之後，二府上奏程公許不應當走，同知樞密院徐清叟上疏攻擊陳垓。太學生劉黻等一百多人、百姓方和卿伏拜在朝廷上書攻擊陳垓。朝廷隨即授寶章閣學士、隆興府知府，可是程公許已經死去。遺表進上，皇帝嘆息哀悼，以龍圖閣學士退休待遇，贈官宣奉大夫，授官給他的兒子，賞賜助喪財物按照國家有關規定。

程公許淡泊寡欲，晚年僅有一個僕人，吃飯没有兩樣菜肴，一件皮衣用十幾年還不换。家中没有多餘積蓄，孝敬愛護父母親屬非常周到。四川發生兵亂，族中親戚逃到東南的大多投奔程公許定居。著有《塵缶文集》、內外制、奏議、《奏常擬謚》、《掖垣繳奏》、《金革講義》、《進故事》流傳於世。

羅必元

羅必元字亨父，隆興進賢人。嘉定十年進士。調咸寧尉，撫州司法參軍，崇仁丞，復攝司法。郡士曾極題金陵行宮龍屏，忤丞相史彌遠，謫道州，解吏窘極甚。必元釋其縛，使之善達。真德秀入參大政，必元移書曰："老醫嘗云，傷寒壞證，惟獨參湯可救之，然其活者十無二三。先生其今之獨參湯乎？"調福州觀察推官。有勢家李遇奪民荔支園，必元直之；遇爲言官，以私憾罷之。知餘干縣。趙福王府驕横，前後宰貳多爲擠陷，至是以汝愚墓占四周民山，亦爲直之，言于州曰："區區小官，罷去何害？"人益壯其風力。

羅必元字亨父，隆興進賢人。嘉定十年進士。調任咸寧縣尉，撫州司法參軍，崇仁縣丞，又代理司法。州裏士人曾極題書金陵行宮龍屏，冒犯了丞相史彌遠，貶到道州，押解小吏折磨曾極很厲害。羅必元給他鬆綁，使得他平安到達。真德秀進京任宰相，羅必元寫信說："老醫生曾經説，傷寒病重，惟獨參湯可以救治，但是能够救活的十個裏面没有二三個。先生大概就是當今的獨參湯吧？"調任福州觀察推官。有一權勢人家李遇霸占百姓荔枝園，羅必元主持公道；李遇做了諫官，爲了私人恩怨撤了他職。爲餘干縣知縣。趙福王府驕横，前後縣令縣丞大多被他排擠陷害，到這時藉口趙汝愚墓霸占了周圍百姓山林，也替他們判回，對州人説："區區小官，罷免了又有什麽關係？"人們越發欽佩他的風骨氣節。

淳祐中，通判贛州。賈似道總領京湖，剋剥至甚。必元上疏，以爲蠹國脉、傷民命，似道銜之。改知汀州，爲御史丁大全按去，後起幹行在糧料院。錢塘有海鰍爲患，漂民居，詔方士治之，都人鼓扇成風。必元上疏力止之。帝召見曰："見卿《梅花詩》，足知卿志。"度宗即位，以直寶章閣兼宗學博士致仕。卒，年九十一。必元嘗從危稹、包遜學，最爲有淵源，見理甚明，風節甚高，至今鄉人猶尊慕之云。

淳祐年間，通判贛州。賈似道總領京湖，盤剥極爲殘酷。羅必元上疏，認爲是損害國家命脉，殘害百姓性命，賈似道忌恨他。改爲汀州知州，被御史丁大全攻擊罷去，後來起用幹辦行在糧料院。錢塘有鯨魚造成災難，冲垮百姓住房，詔令訪仙煉丹之人來整治，京城人到處宣揚。羅必元上疏堅決制止這種做法。皇帝召見説："看到你的《梅花詩》，足以瞭解你的心意。"度宗即位，以直寶章閣兼宗學博士退休。去世，享年九十一歲。羅必元曾經跟隨危稹、包遜讀書，尤其重視學術淵源，見解高深，氣節高尚，據説到現在鄉人還尊敬仰慕他。

王遂

王遂字去非，一字潁叔，樞密副使韶之玄孫，後爲鎮江府金壇人。嘉泰二年進士，調富陽主簿，歷官差幹辦諸司審計司。紹定三年，福建寇擾甫定，朝廷選賢能吏，勞來安集，以遂知邵武軍兼福建招捕司參議官。遂過江山、浦城道中，遇邵武避地之人，即遺金爲歸資，從者如市。至郡，撫摩創痍，剪平凶孽，民恃以

王遂字去非，又字潁叔，樞密副使王韶的玄孫，後來成了鎮江府金壇人。嘉泰二年進士，調任富陽主簿，歷任差幹辦諸司審計司。紹定三年，福建强盗騷擾剛平定，朝廷選拔良吏，慰勞歸來百姓集合安居，派王遂爲邵武軍知軍兼福建招捕司參議官。王遂經過江山、浦城半路上，碰上邵武離鄉的百姓，給他們錢作回家的盤纏，跟隨他的人像趕集一樣。到了州，撫平創痕，消滅强盗，百姓依靠他得到安定。没多久，諫官認爲

安。未幾，言者以遂妄自標致，邀譽沽名，罷。

王遂妄自標榜，沽名釣譽，撤職。

改知安豐軍，遷國子監主簿，又遷太常寺主簿，拜監察御史。疏奏極論進君子，退小人。又言正風俗，息奔競。又言："朝廷謂史嵩之小黠爲大智，近功爲遠略。忽臣之言，必欲僥倖嵩之於不敗，非爲國至計也。欺君誤國，天下知之，而朝廷猶且惑焉，勢甚凛凛也。"入對，言帝知、仁、勇，學有未至。

改爲安豐軍知軍，升國子監主簿，又改爲太常寺主簿，升監察御史。上疏極力論說進用君子，斥退小人。又提出端正風氣，停止争名逐利。又説："朝廷認爲史嵩之的小聰明是大智慧，眼前的事功是長遠的謀略。忽視我的上奏，定要僥幸寄希望於史嵩之不敗，這不是治國的根本辦法。欺君誤國，天下都知道他，可是朝廷還一時受他蒙蔽，形勢非常嚴峻。"上殿奏對，説皇帝智、仁、勇，但是學問不够。

遷右正言，尋拜殿中侍御史。疏言："三十年來凶德參會，未有如李知孝、梁成大、莫澤肆無忌憚者。三凶之罪，上通于天，乞重其刑。"又取劉光祖爲殿中侍御史時奏格，擇其關於風化切於時宜者，請頒示中外。皆從之。又請於並淮置屯田，且條上邊事曰："當今之急務：在朝廷者五，定規摹，明意嚮，一心力，謹事權，審號令；在邊閫者六，恤歸附，精間諜，節財用，練士兵，擇將才，計軍實。"又言："君德必純乎剛。"帝皆善之。

升爲右正言，隨即爲殿中侍御史。上疏説："三十年來凶惡之人接連出現，没有像李知孝、梁成大、莫澤這樣肆無忌憚的人。三個凶惡之人的罪行，上通到天，乞求加重他們的刑罰。"又以劉光祖任殿中侍御史時的上奏，選擇其中有關教化切合當前實際的，請求公布朝廷内外。都聽從了他。又請求在沿淮一帶設屯田，并且分條上奏邊疆之事説："當今最緊要的事情：在朝廷的有五項：定立制度，明確意圖，團結一致，謹慎行事，嚴明號令；在邊疆帥府的有六項，安撫歸附之人，精選間諜，節省開支，訓練士兵，選拔將才，審核軍籍。"又説："君主的修養一定要在剛毅這一點上做到純粹。"皇帝表示贊賞。

遷户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時暫兼權侍左侍郎。以寶章閣待制差知遂寧府。進焕章閣待制、四川安撫制置副使兼知成都府。差知平江府。進敷文閣待制、知慶元府，改知太平州，以論罷。進顯謨閣待制、知泉州。改温州、寧國府。以寶章閣直學士知建寧府。以華文閣直學士差知隆興府兼江西轉運副使。改知太平州，復知隆興兼江西安撫使。召赴闕，授權工部尚書。

升爲户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當時暫兼權侍左侍郎。以寶章閣待制爲遂寧府知府。進爲焕章閣待制、四川安撫制置副使兼成都府知府。爲平江府知府。升任敷文閣待制、慶元府知府，改爲太平州知州，因爲有人論説被罷免。升任顯謨閣待制、泉州知州。改爲温州、寧國府。以寶章閣直學士爲建寧府知府。以華文閣直學士爲隆興府知府兼江西轉運副使。改爲太平州知州，又爲隆興知府兼江西安撫使。召他進京，授權工部尚書。

遂與同里劉宰素同志，宰嘗稱遂爲文雅健，無世俗浮靡之氣，足以名世。遂守平江，宰贈之言曰："士友當親，而賢否不可不辨；財利當遠，

王遂與同鄉劉宰向來志同道合，劉宰曾經稱贊王遂文章典雅剛健，没有世俗浮華的習氣，足以聞名當世。王遂爲平江府知府，劉宰贈言給他説："士人朋友理應親近，但是好壞不能不分辨；

而會計不可不明。折獄以情，毋爲私意所牽；薦士以才，毋爲權要所奪。當言則言，不視時而退縮；可去則去，不計利而遲回。庶幾名節之全，不愧簡册所載。”蓋格言也。

財利應當疏遠，但是算賬不能不清楚。以情斷案，不要被私心牽制；因才舉薦士人，不要被權貴强迫。應當説就説，不因時機而退縮；能走就走，不因私利而猶豫。希望保全名節，不愧對史册記載。”這是格言。

論曰：傅伯成晚與楊簡爲時蓍龜。葛洪守正不阿。曾三復澹然無躁競之心。黄疇若優於政治。袁韶力請討李全，蓋丞相史彌遠腹心也。危稹以通問徐僑獲罪，其人可知，矧治州之政，有循吏之風焉。羅必元受學於稹者也。程公許、王遂讜論疊見，豈不偉哉。

論曰：傅伯成晚年同楊簡成了德高望重者。葛洪堅持正義不屈服。曾三復恬淡没有争逐之心。黄疇若在治政方面很出色。袁韶極力請求討伐李全，是丞相史彌遠的心腹。危稹因與徐僑交往得罪，他的爲人可知，何况治州的政績，有奉職守法官員的風範。羅必元跟危稹求學。程公許、王遂忠言層出不窮，都是偉人。

宋史卷四百十六

列傳第一百七十五

吴淵　余玠　汪立信　向士璧
胡穎　冷應澂　曹叔遠（從子）豳　王萬　馬光祖

吴淵

吴淵字道父，秘閣修撰柔勝之第三子也。幼端重寡言，苦志力學。五歲喪母，哭泣哀慕如成人。

嘉定七年舉進士，調建德縣主簿，丞相史彌遠館留之，語竟日，大悦，謂淵曰："君，國器也，今開化新置尉，即日可上，欲以此處君。"淵對曰："甫得一官，何敢躁進，况家有嚴君，所當稟命。"彌遠爲之改容，不復强。至官，就辟令。江東九郡之冤，訟于諸使者，皆乞送淵。改差浙東制置使司幹辦公事。

丁父憂，詔以前職起復，力辭，弗許，再辭，且貽書政府曰："人道莫大於事親，事親莫大於送死，苟冒哀求榮，則平生大節已掃地矣，他日何以事君?"時丞相史嵩之方起復，或曰："得無礙時宰乎?"淵弗顧，詔從之。服除，差浙東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尋改鎮江府節制司、沿江制置使司幹辦公事。皆不就。知武陵縣，改揚子縣兼淮東轉運司幹辦公事，添差通判真州。入爲將作監丞，遷樞密院編修官兼刑部郎官，再遷秘書丞仍兼刑部郎官。以直焕章閣知平江府兼節制許浦水軍，提點浙西刑獄。

吴淵字道父，是秘閣修撰吴柔勝的第三子。小時候端莊穩重不愛説話，刻苦立志努力讀書。五歲時母親去世，哭泣悲傷就像大人一樣。

嘉定七年舉爲進士，調任建德縣主簿，丞相史彌遠留他住下，交談了一整天，很高興，對吴淵説："您，是治國的人才，現在開化縣剛剛設置縣尉，馬上就可以上任，想用這個職位來安置您。"吴淵回答説："剛剛得到一個官職，怎麽敢急於進取，况且家有嚴父，理當請示。"史彌遠爲之動容，不再勉强。到任上，接受徵召。江東九郡的受冤之人，向各郡使臣投訴，都請求送到吴淵這裏。改爲差遣浙東制置使司幹辦公事。

遭父喪，詔令按前職奪喪起用，極力推辭，不答應，再次推辭，并且寫信給政府説："人倫之道没有比侍奉父母更大的，侍奉父母没有比送終更大的，如果不顧悲傷來求取榮華，那麽一生的大節已經掃地了，將來怎麽能够事奉君主?"當時丞相史嵩之正奪喪起用，有人説："難道不會妨礙到當朝宰相嗎?"吴淵没有理會，詔令聽從了他。喪服除去，差遣浙東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不久改爲鎮江府節制司、沿江制置使司幹辦公事。都不赴任。爲武陵縣知縣，改任揚子縣兼淮東轉運司幹辦公事，添加差遣通判真州。入朝任將作監丞，遷任樞密院編修官兼刑部郎官，又遷爲秘書丞仍兼刑部郎官。以直焕章閣爲平江府知府兼節制許浦水軍，提點浙西刑獄。

會衢、嚴盗起，警報至，調遣將士招捕之，殲其渠魁，散其支黨，以功爲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兼左司。進右文殿修撰、樞密副都承旨兼右司兼檢正。適政府欲用兵中原、以據關守河爲説，淵力陳其不可，大要謂"國家力决不能取，縱取之决不能守"，丞相鄭清之不樂而罷。出知江州，改江、淮、荆、浙、福建、廣南都大提點坑冶，都司袁商令御史王定劾淵，罷。侍御史洪咨夔不直之，劾定左遷。未幾，邊事果如淵言，清之致書引咎巽謝。差知鎮江府，定防江軍之擾，兼淮東總領，以功遷太府少卿，復以總領兼知鎮江，加集英殿修撰、知鎮江兼總領。進權工部侍郎，職任如舊。權兵部侍郎，權户部侍郎，再爲總領兼知鎮江。

時淵造闕下入對，歷陳九事，甫下殿，御史唐璘擊之，璘蓋淵所薦者也。遂仍前職，提舉太平興國宫。久之，加寶章閣待制，再起知鎮江兼總領。未幾，以户部侍郎兼知鎮江府，召赴行在。以寶章閣直學士知太平州，尋兼江東轉運使。

時兩淮民流徙入境者四十餘萬，淵亟加慰撫而賙濟之，使之什伍，令土著人無相犯。旁郡流民焚劫無虚日，獨太平境内肅然無敢嘩者。以功加華文閣直學士、沿海制置使、知慶元府，不赴；以工部尚書、沿海制置副使知江州，亦不赴。升華文閣學士、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兼轉運副使。會歲大侵，講行荒政，全活者七十八萬九千餘人。徙知潭州、湖南安撫使，不赴，加敷文閣學士，仍知隆興府，安撫、轉運副使如故。改知鎮江府兼都大提舉浙西沿海諸州軍、許

適逢衢、嚴有盜賊起事，警報傳來，調遣官兵招降抓捕他們，消滅了他們的首領，解散了他們的黨羽，因功擔任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兼左司。進升右文殿修撰、樞密副都承旨兼右司兼檢正。適逢政府想要發兵中原，有據關守河的説法，吴淵極力陳説這樣不行，主要認爲"國家的實力絶對不能攻取，即使攻取也絶對不能守住"，丞相鄭清之不高興而作罷。出朝爲江州知州，改爲江、淮、荆、浙、福建、廣南都大提點坑冶，都司袁商叫御史王定彈劾吴淵，罷職。侍御史洪咨夔不贊成他，彈劾王定將他貶官。不久，邊疆形勢果然像吴淵所説的那樣，鄭清之給他寫信自責道歉。差遣爲鎮江府知府，解除防江軍的困擾，兼淮東總領，因功升遷太府少卿，又以總領兼任鎮江知府，加官集英殿修撰、鎮江知府兼總領。進升代理工部侍郎，職任照舊。代理兵部侍郎，代理户部侍郎，再任總領兼鎮江知府。

當時吴淵到京城進殿應對，總共陳述了九件事，剛剛下殿，御史唐璘就攻擊他，唐璘原是吴淵所舉薦的人。於是仍任舊職，提舉太平興國宫。過了很久，加官寶章閣待制，又起用爲鎮江知府兼總領。没多久，以户部侍郎兼鎮江府知府，召他前往皇帝所在地。以寶章閣直學士爲太平州知州，隨即兼江東轉運使。

當時兩淮百姓流亡入境的有四十多萬，吴淵立即加以安撫并且賑濟他們，讓他們組織成什伍，叫本地人不要干犯他們。鄰郡流民放火搶劫没有一天停止的，惟獨太平境内一片整肅没有敢喧鬧的。因功加官華文閣直學士、沿海制置使、慶元府知府，不赴任；以工部尚書、沿海制置副使爲江州知州，也不赴任。升爲華文閣學士、隆興府知府、江西安撫使兼轉運副使。適逢這年發生大災荒，吴淵推行救荒政策，救活了七十八萬九千多人。調任潭州知州、湖南安撫使，不赴任，加官敷文閣學士，仍爲隆興府知府，安撫、轉運副使照舊擔任。改爲鎮江府知府兼都大提舉浙西沿海諸州軍、許浦、澉浦等地方的兵船，這

浦、澉浦等處兵船，歲亦大侵，因淵全活者六十五萬八千餘人。右正言三疏劾淵，奪職。尋復職，提舉太平興國宮。未幾，改鴻慶宮。

年也發生大災荒，依靠吴淵救活的有六十五萬八千多人。右正言連上三疏彈劾吴淵，削職。隨即復職，提舉太平興國宮。没多久，改爲鴻慶宮。

丁母憂，服除，進龍圖閣學士、江西安撫使兼知江州，尋爲沿江制置副使兼提舉南康軍兵甲公事、節制蘄黄州、安慶府屯田使。湖南峒寇蔓入江右之境，破數縣，袁、洪大震，淵命將調兵，生禽其渠魁，亂遂平。遷兵部尚書、知平江府兼浙西兩淮發運使。尋兼知平江府，歲亦大侵，因淵全活者四十二萬三千五百餘人。兼浙西提點刑獄、知太平州兼提領兩淮茶鹽所，以功進端明殿學士、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宫留守、節制和州無爲軍安慶府兼三郡屯田使。

守母喪，期滿除服，進升龍圖閣學士、江西安撫使兼江州知州，不久任沿江制置副使兼提舉南康軍兵甲公事、節制蘄黄州、安慶府屯田使。湖南峒盗蔓延進入江右境内，攻破幾個縣，袁、洪受到很大震動，吴淵任命將領調動軍隊，活捉他們的首領，叛亂於是平定。遷任兵部尚書、平江府知州兼浙西兩淮發運使。不久兼任平江府知府，這年也鬧大災荒，依靠吴淵救活的有四十二萬三千五百多人。兼浙西提點刑獄、太平州知州兼提領兩淮茶鹽所，因功進端明殿學士、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兼建康府知府、兼行宫留守、節制和州無爲軍安慶府兼三郡屯田使。

朝廷付淵以光、豐、蘄、黄之事，凡創司空山燕家山金剛臺三大寨、嵯峨山鷹山什子山等二十二小寨，團丁壯置軍，分立隊伍，星聯棋布，脉絡貫通，無事則耕，有警則禦。詔以淵興利除害所列二十有五事，究心軍民，拜資政殿大學士，職任如舊，與執政恩例，封金陵侯，復賜“錦綉堂”、“忠勤樓”大字。進爵爲公，徙知福州、福建安撫使。改知平江府兼發運使。

朝廷將光、豐、蘄、黄等州的事務交給吴淵，總共設立司空山燕家山金剛臺三大寨、嵯峨山鷹山什子山等二十二小寨，組織壯丁設置軍隊，分别建立隊伍，星羅棋布，脉絡連通，平安時就種田，有警報時就抵禦。詔令認爲吴淵興利除害開列二十五件事，關心軍民，拜授資政殿大學士，職任照舊，恩典規格與宰相相同，封金陵侯，又賞賜“錦綉堂”、“忠勤樓”大字。進爵爲公，調任福州知州、福建安撫使。改爲平江府知府兼發運使。

御史劉元龍劾淵，帝寢其奏，改知寧國府。累具辭免，且丐祠，以本官提舉洞霄宫。起知潭州、湖南安撫使，不赴。改知太平兼提領江、淮茶鹽所，轉荆湖制置大使、知江陵府兼夔路策應大使，兼京湖屯田大使，帶行京湖安撫制置大使。拜觀文殿學士，職任如舊，兼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湖北京西軍馬錢粮。淵調兵二萬往援川蜀，其後力戰于白河、

御史劉元龍彈劾吴淵，皇帝扣壓他的奏章不發，改爲寧國府知府。屢次上疏辭任，并且請求祠禄，以本官提舉洞霄宫。起用爲潭州知州、湖南安撫使，没有赴任。改知太平兼提領江、淮茶鹽所，轉任荆湖制置大使、江陵府知府兼夔路策應大使，兼京湖屯田大使，帶行京湖安撫制置大使。拜授觀文殿學士，職任照舊，兼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湖北京西軍馬錢糧。吴淵調兵二萬前往增援川蜀，此後在白河、沮河、玉泉奮勇作戰。寶祐五年正月初一，因功拜參知政事。

沮河、玉泉。寶祐五年正月朔，以功拜參知政事。越七日，卒，贈少師，賻銀絹以五百計。

淵有材略，迄濟事功，所至興學養士，然政尚嚴酷，好興羅織之獄，籍入豪横，故時有"蜈蚣"之謠。其弟潜亦數諫止之。所著《易解》及《退庵文集》、奏議。

余玠

余玠字義夫，蘄州人。家貧落魄無行，喜功名，好大言。少爲白鹿洞諸生，嘗携客入茶肆，毆賣茶翁死，脱身走襄淮。時趙葵爲淮東制置使，玠作長短句上謁，葵壯之，留之幕中。未幾，以功補進義副尉，擢將作監主簿、權發遣招進軍，充制置司參議官，進工部郎官。

嘉熙三年，與大元兵戰于汴城、河陰有功，授直華文閣、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淮安州兼淮東制置司參謀官。淳祐元年，玠提兵應援安豐，拜大理少卿，升制置副使。進對："必使國人上下事無不確實，然後華夏率孚，天人感格。"又言："今世胄之彦，場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即戎，即指之爲粗人，斥之爲噲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爲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常，可獨當一面，卿宜少留，當有擢用。"乃授權兵部侍郎、四川宣諭使，帝從容慰遣之。玠亦自許當手挈全蜀還本朝，其功日月可冀。

尋授兵部侍郎、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兼四川總領兼夔路轉運使。自寶慶三年至淳祐二年，十六年間，凡授宣撫三人，制置使九人，副四人，或老或暫，或庸或貪，或慘或

過了七天，去世，追贈少師，助喪銀絹以五百計數。

吴淵有才能謀略，最終能成就功業，所到之處興辦學校供養讀書人，但是行政崇尚嚴酷，喜歡興無中生有多方構陷的案件，籍没豪横之家，所以當時有"蜈蚣"的歌謡。他的弟弟吴潜也多次勸阻他。所著有《易解》以及《退庵文集》、奏議。

余玠字義夫，蘄州人。家窮落魄没有品行，喜歡功名，愛説大話。年輕時是白鹿洞的儒生，曾經帶着客人進茶店，毆打賣茶老翁致死，隻身逃脱跑到襄淮。當時趙葵任淮東制置使，余玠作詞拜獻，趙葵很是贊許，把他留在幕府中。没多久，因功補進義副尉，擢升將作監主簿、代理發遣招進軍，充制置司參議官，進升工部郎官。

嘉熙三年，與元朝軍隊在汴城、河陰交戰立了功，授直華文閣、淮東提點刑獄兼淮安州知州兼淮東制置司參謀官。淳祐元年，余玠領兵接應援助安豐，拜授大理少卿，升爲制置副使。上殿奏對："一定要讓國民上下事情没有不落實確定的，之後纔能使全國一概信服，天人感通。"又説："如今貴族子弟中的傑出者，考試科舉的士人，鄉村的豪强，有人一旦從軍，就指斥他是粗鄙的人、是樊噲之流。希望陛下對文人武士同様待遇，不要偏重於一方，偏重定會導致激憤，文人武士相互憤恨，不是國家的福分。"皇帝説："你的人品見解都不一般，可以獨當一面，你應該暫時留下，當會提拔重用。"於是便授任代理兵部侍郎、四川宣諭使，皇帝從容地慰勉遣送他。余玠也自誇定當手提整個四川回到朝廷，成功指日可待。

隨即授任兵部侍郎、四川安撫制置使兼重慶府知府兼四川總領兼夔路轉運使。從寶慶三年到淳祐二年，十六年間，共授宣撫三人，制置使九人，副使四人，有的年紀大有的時間短，有的昏庸有的貪婪，有的狠毒有的乖錯，有的在遠處擔

繆，或遥領而不至，或開隙而各謀，終無成績。於是東、西川無復統律，遺民咸不聊生，監司、戎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蕩無紀綱，蜀日益壞。及聞玠入蜀，人心粗定，始有安土之志。

玠大更敝政，遴選守宰，築招賢之館于府之左，供張一如帥所居，下令曰："集衆思，廣忠益，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欲有謀以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于郡，所在以禮遣之，高爵重賞，朝廷不吝以報功，豪傑之士趨期立事，今其時矣。"士之至者，玠不厭禮接，咸得其歡心，言有可用，隨其才而任之；苟不可用，亦厚遺謝之。

播州冉氏兄弟琎、璞，有文武才，隱居蠻中，前後閫帥辟召，堅不肯起，聞玠賢，相謂曰："是可與語矣。"遂詣府上謁，玠素聞冉氏兄弟，刺入即出見之，與分廷抗禮，賓館之奉，冉安之若素有，居數月，無所言。玠將謝之，乃爲設宴，玠親主之。酒酣，坐客方紛紛競言所長，琎兄弟飲食而已。玠以微言挑之，卒默然。玠曰："是觀我待士之禮何如耳。"明日更闢别館以處之，且日使人窺其所爲。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以堊畫地爲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如是又旬日，請見玠，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以少裨益，非敢同衆人也。爲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曰："玠固疑先生非淺

當職名却不親往，有的製造隔閡而且各自打算，最終没有成績。在這時東、西川不再有統一號令，留下的百姓都没法活下去，監司、將帥各自獨行號令，擅自徵召知州縣令，綱紀蕩然無存，四川日益敗壞。等到聽説余玠進入四川，民心稍稍安定，纔開始有定居的打算。

余玠大力改革弊政，選拔知州縣令，在官府的左邊修建招賢館，供給待遇跟安撫使一樣，下令説："集中大家的想法，采納各種有益的建議，是諸葛孔明所用來治理四川的辦法。如有計謀想告訴我的，近處的就直接到帥府，遠處的就自己到州裏陳説，當地要以禮相送，高官厚賞，朝廷不吝惜用來酬賞功臣，豪傑之士應時成事，如今就是時候了。"士人前來的，余玠以禮接待毫不厭倦，都能使他們高興，建議有可以采用的，根據他們的才能加以任用；如果不能采用，也贈送很多東西相謝。

播州冉氏兄弟冉琎、冉璞，有文才武藝，隱居在蠻族中間，前後幾位統帥徵召，堅決不肯出來做官，聽説余玠很賢明，互相説道："這人可以跟他説話了。"於是就到官府拜謁，余玠一向聽説過冉氏兄弟，名刺遞進就出來接見他們，同他們分庭抗禮，客館供奉，冉氏兄弟安然居住像素來就有的一樣，住了幾個月，没有提什麽建議。余玠將要酬謝他們，就爲他們設宴，余玠親自主持。酒喝得興起，在座的賓客紛紛争説個人的擅長之處，冉琎兄弟二人衹是吃喝。余玠稍稍用話挑動他們，最終仍沉默不語。余玠説："這是看我對待士人的禮數怎樣而已。"第二天改開另一處客館給他們住，并且每天派人窺察他們的舉動。兄弟二人整天不説話，衹是相對蹲坐，用白土在地上畫山川城池的圖形，站起身就擦去，像這樣又過了十天，請求見余玠，叫旁人退下説："我們兄弟承蒙大人以禮相待，想着有什麽可以稍微有所補益，不敢苟同於大家。爲今天的西蜀考慮，大概就在於遷往合州城吧？"余玠不禁一跳而起，拉着他們的手説："這是余玠的志向，衹是不得其所罷了。"答道："蜀口地形險要的地方没有比得上釣魚山的，請遷移到此地，如

士，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己。”遂不謀於衆，密以其謀聞於朝，請不次官之。詔以璡爲承事郎、權發遣合州，璞爲承務郎、權通判州事。徙城之事，悉以任之。命下，一府皆喧然同辭以爲不可。玠怒曰：“城成則蜀賴以安，不成，玠獨坐之，諸君無預也。”卒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爲壘，棋布星分，爲諸郡治所，屯兵聚粮爲必守計。且誅潰將以肅軍令。又移金戎於大獲，以護蜀口。移沔戎於青居，興戎先駐合州舊城，移守釣魚，共備内水。移利戎於雲頂，以備外水。於是如臂使指，氣勢聯絡。又屬嘉定俞興開屯田於成都，蜀以富實。

果任命的人稱職，儲存糧食加以防守，遠遠抵得過十萬軍隊了，巴蜀是守不住的。”余玠非常高興地説：“余玠本來就猜想先生并不是淺薄之士，先生的謀略，余玠不敢搶過來歸功給自己。”於是不跟衆人商量，暗中將他們的計謀報告給朝廷，請求越級授官給他們。詔令任冉璡爲承事郎、代理發遣合州，冉璞爲承務郎、代理通判州事。遷城的事，全部交給他們負責。命令下達，滿府都嘩然同聲認爲行不通。余玠發怒道：“城建好那麽四川依靠它得到安定，造不好，余玠一個人抵罪，各位是没有干係的。”最後修建了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總共十多座城，都利用山勢修造營壘，星羅棋布，作爲各州官署，屯兵積糧作堅决防守的打算。并且殺掉敗將來整肅軍令。又調金戎到大獲，來保衛蜀口。遷移沔戎到青居，興戎先駐守合州舊城，又遷移防守釣魚，一起防備涪江。遷移利戎到雲頂，來防備岷江。到這時就好像用手臂指揮手指，聲氣聯絡。又委托嘉定俞興在成都開闢屯田，蜀因此富足起來。

十年冬，玠率諸將巡邊，直擣興元，大元兵與之大戰。十二年，又大戰于嘉定。初，利司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恃功驕恣，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劫掠，每得富家，穴箕加頸，四面然箕，謂之“蟆蝕月”，以弓弦繫鼻下，高懸於格，謂之“錯繫喉”，縛人兩股，以木交壓，謂之“乾榨油”，以至用醋灌鼻、惡水灌耳口等，毒虐非一，以脅取金帛，稍不遂意，即死其手，蜀人患苦之。且悉斂部將倅馬以自入，將戰，乃高其估賣與之。朝廷雖知其不法，在遠不能詰也。大帥處分，少不嗛其意，則百計撓之，使不得有所爲。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才羸弱二百人。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疲敝若此，殊不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即見者，恐驚從人耳。”

十年冬天，余玠率領衆將巡視邊境，直接進攻興元，元朝的軍隊跟他們大戰一場。十二年，又在嘉定大規模交戰。起初，利州司都統王夔向來殘暴，外號“王夜叉”，倚仗功勞驕横放肆，凶狠乖戾不服從指揮，所到之處搶劫掠奪，每次抓到富人，把簸箕挖開洞套在他們的脖子上，從四面點燃簸箕，稱作“蟆蝕月”，用弓弦繫在鼻子下面，高挂在木架上，稱作“錯繫喉”，綁住人的兩腿，用木條交相擠壓，稱作“乾榨油”，甚至用醋灌鼻孔、用髒水灌耳朵嘴巴等等，殘酷的刑法不止一種，用來威脅獲取金帛，稍微不稱其心，就死在他的手裏，蜀地百姓深受其害。并且把部將的備用馬全部收歸己有，快打仗時，就抬高它們的價格賣給他們。朝廷雖然知道他違法，但在遠地不能够追究。統帥有所安排，稍微不能讓他滿意，就想方設法進行阻撓，使得統帥什麽也做不成。余玠到了嘉定，王夔帶領所轄軍隊迎接拜見，衹有疲弱士兵二百個人。余玠説：“早就聽説都統的軍隊精鋭，如今却如此衰弱，

頃之，班聲如雷，江水如沸，聲止，圓陣即合，旗幟精明，器械森然，沙上之人彌望若林立，無一人敢亂行者。舟中皆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班賞有差。夔退謂人曰：“儒者中乃有此人！”

很不合所望。”王夔回答説：“王夔的軍隊并非不精鋭，之所以不敢馬上來見，不過是恐怕驚嚇了您的隨從。”不一會兒，到處馬嘶如雷，江水好像沸騰起來，聲音停止，圓形軍陣立即合成，旗幟鮮明，兵器鋒利，沙灘上的士兵滿眼望去好像林木聳立，没有一個人敢亂走。船上的人都嚇得發抖變了臉色，而余玠鎮定自若。從容地命令屬吏分别等差頒發賞賜。王夔退下後對人説：“儒者當中竟有這樣的人！”

玠久欲誅夔，獨患其握重兵居外，恐輕動危蜀，謀於親將楊成，成曰：“夔在蜀久，所部兵精，前時大帥，夔皆勢出其右，意不止此也。視侍郎爲文臣，必不肯甘心從令，今縱弗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玠曰：“我欲誅之久矣，獨患其黨與衆，未發耳。”成曰：“侍郎以夔在蜀久，有威名，孰與吴氏？夔固弗若也。夫吴氏當中興危難之時，能百戰以保蜀，傳之四世，恩威益張，根本益固，蜀人知有吴氏而不知有朝廷。一旦曦爲畔逆，諸將誅之如取孤豚。况夔無吴氏之功，而有曦之逆心，恃豨突之勇，敢慢法度，縱兵殘民，奴視同列，非有吴氏得人之固也。今誅之，一夫力耳，待其發而取之，難矣。”玠意遂决，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才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將士皆愕眙相顧，不知所爲。成以帥指譬曉之，遂相率拜賀，夔至，斬之。成因察其所與爲惡者數人，稍稍以法誅之。乃薦成爲文州刺史。

余玠很久就想殺掉王夔，衹是顧忌到他掌握着重兵住在外面，生怕輕率行動會危害蜀地，跟親信將領楊成商量，楊成説：“王夔在蜀時間很長，所轄軍隊精鋭，以前的安撫使，王夔都比他們勢力大，他的想法不止如此。看侍郎您是文臣，肯定不願甘心聽從命令，現在放縱不加誅除，養成他的勢力，以後一旦行動，西蜀就危險了。”余玠説：“我想殺掉他已經很長時間了，衹是顧忌到他的黨羽很多，没有動手罷了。”楊成説：“侍郎認爲王夔在蜀時間長久，有威望，跟吴氏比怎麽樣？王夔本來就不如的。那吴氏正值中興危難的時候，能够經歷百戰來保蜀，傳了四代，恩威日益擴張，根基更加牢固，蜀地百姓知道有吴氏却不知道有朝廷。一旦吴曦叛亂，衆將誅殺他就好像捉殺一頭猪。何况王夔没有吴氏那樣的功勞，却有吴曦那樣的叛逆之心，憑靠横衝直撞的勇猛，膽敢傲慢法度，放縱士兵殘害百姓，鄙視同僚，并没有吴氏那樣深得民心。現在殺掉他，一個人的力量就够了，等到他行動以後再去消滅他，就難了。”余玠於是下定了决心，連夜叫王夔來商量事情，暗中讓楊成代管他的部隊，王夔剛剛離開軍營，而新任命的將領已經一人騎馬進入軍營了，官兵都吃驚地互相對看，不知道該怎麽辦。楊成把統帥的命令曉諭他們，於是相繼拜賀，王夔到後，斬了他。楊成接着調查到跟他一起做壞事的幾個人，隨即依法殺了他們。於是就舉薦楊成任文州刺史。

戎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爲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敝，以三千騎至雲頂山下，遣都統金某往代世安，世安閉

戎族統帥想推舉統制姚世安來接替，余玠向來想革除軍隊裏面的推舉接任的弊習，帶三千騎兵到雲頂山下，派都統金某前去接替姚世安，姚

關不納，且有危言，然常疑玠圖己。屬丞相謝方叔家子侄自永康避地雲頂，世安厚結之，求方叔爲援。方叔因倡言玠失利戎之心，非我調停，且旦夕有變，又陰嗾世安密求玠之短，陳於帝前。於是世安與玠抗，玠鬱鬱不樂。寶祐元年，聞有召命，愈不自安，一夕暴下卒，或謂仰藥死。蜀之人莫不悲慕如失父母。

世安關門不接納，而且還有威脅的話，然而常常疑心余玠圖謀自己。正好丞相謝方叔家的子侄從永康避禍移居雲頂，姚世安用重禮交結他，求謝方叔作援助。謝方叔因而提出説余玠失去利戎人心，如果不是我從中調解，將會在早晚之間生出變故，又暗中教唆姚世安暗地搜求余玠的錯處，到皇帝面前陳述。從此以後姚世安同余玠對抗，余玠憤悶不樂。寶祐元年，聽説有召他的命令，愈加不能安心，一天晚上突然腹瀉而死，有人説是服毒自殺而死。蜀地百姓無不悲傷眷戀好像失去父母一樣。

玠自入蜀，進華文閣待制，賜金帶，權兵部尚書，進徽猷閣學士，升大使，又進龍圖閣學士、端明殿學士，及召，拜資政殿學士，恩例視執政。其卒也，帝輟朝，特贈五官。以監察御史陳大方言奪職。六年，復之。

余玠自從進蜀，進升華文閣待制，賞賜金帶，代理兵部尚書，進升徽猷閣學士，升任大使，又進升龍圖閣學士、端明殿學士，等到徵召時，拜授資政殿學士，恩賞規格同宰相一樣。他去世之後，皇帝停止視朝，特别追贈五級官階。因監察御史陳大方上言而削職。六年，又恢復官職。

玠之治蜀也，任都統張實治軍旅，安撫王惟忠治財賦，監簿朱文炳接賓客，皆有常度。至於修學養士，輕徭以寬民力，薄征以通商賈。蜀既富實，乃罷京湖之餉；邊關無警，又撤東南之戍。自寶慶以來，蜀閫未有能及之者。惜其遽以太平自詫，進蜀錦蜀箋，過於文飾。久假便宜之權，不顧嫌疑，昧於勇退，遂來讒賊之口；而又置機捕官，雖足以廉得事情，然寄耳目於群小，虛實相半，故人多懷疑懼。至於世安拒命，玠威名頓挫，齎志以没。有子曰如孫，取"當如孫仲謀"之義，遭論改師忠，歷大理寺丞，爲賈似道所殺。

余玠治理四川時，任用都統張實整治軍隊，安撫使王惟忠管理財政，監簿朱文炳接待賓客，都有一定的法度。還修建學校供養讀書人，減輕徭役來寬舒民力，減少徵賦來流通貿易。蜀地富裕以後，就免除京湖的軍糧徵收；邊關没有了警報，又撤去東南的防務。從寶慶以來，蜀地將帥没有能够趕得上他的。可惜他馬上就用太平來自我誇耀，進獻蜀錦蜀箋，過分修飾。長期憑藉便宜行事的權力，不顧忌嫌疑，不明白急流勇退，於是招致讒人的口舌；却又設置機捕官，雖然足以察訪到事情的真相，可是將耳目托付給一夥小人，虛實參半，所以人們大多心懷疑慮恐懼。到了姚世安抗拒命令，余玠的聲威大受挫折，懷抱着志向抑鬱而死。有兒子叫余如孫，取"當如孫仲謀"的意思，遭到議論改爲師忠，歷任大理寺丞，爲賈似道所殺。

汪立信

汪立信，澈從孫也。立信曾大父智從澈宣諭湖北，道六安，愛其山水，因居焉。

汪立信，是汪澈的從孫。汪立信的曾祖父汪智跟隨汪澈宣諭湖北，經過六安，喜歡那裏的山水，就定居了下來。

淳祐元年，立信獻策招安慶劇賊

淳祐元年，汪立信獻策招撫安慶的大盜胡

胡興、劉文亮等，借補承信郎。六年，登進士第，理宗見立信狀貌雄偉，顧侍臣曰："此閫帥才也。"授烏江主簿，辟沿江制幕。知桐城縣，未上，辟荆湖制司幹辦、通判建康府。荆湖制置趙葵辟充策應使司及本司參議官。葵去而馬光祖代之，立信是時猶在府也。

鄂州圍解，賈似道既罔上要功，惡閫外之臣與己分功，乃行打算法於諸路，欲以軍興時支散官物爲罪，擊去之。光祖與葵素有隙，且欲迎合似道，被旨即召吏稽勾簿書，卒不能得其疵。乃以開慶二年正月望夕，張燈宴設錢三萬緡爲葵放散官物聞于朝。立信力争之，謂不可，且曰："方艱難時，趙公莅事勤勞，而公以非理捃拾之，公一旦去此，後來者復效公所爲，可乎?"光祖怒曰："吾不才不能爲度外事，知奉朝命而已。君他日處此，勉爲之。"立信曰："使某不爲則已，果爲之，必不效公所爲也。"光祖益怒，議不行，立信遂投劾去。初，立信通判江陵府，葵制置荆湖，嘗以公事劾立信，及在沿江府，亦謀議寡諧，立信於葵蓋未嘗有一日之歡也。

擢京西提舉常平，改知昭信軍、權淮東提刑。景定元年，差知池州、提舉江東常平、權知常州、浙西提點刑獄。明年冬，即嘉興治所講行荒政。尋改知江州，充沿江制置副使、節制蘄黄興國軍馬、提舉饒州南康兵甲，升江西安撫使。乞祠禄，差知鎮江，尋充湖南安撫使、知潭州。至官，供帳之物悉置官庫，所積錢連歲代納潭民夏税，貧無告者予錢粟，病者加藥餌，雨雪旱潦軍民皆有給。興

興、劉文亮等人，借補爲承信郎。六年，進士及第，理宗看到汪立信相貌堂堂，回頭對侍臣說："這是將帥之才啊。"授任烏江縣主簿，徵召爲沿江制置使幕府。爲桐城縣知縣，没上任，徵召爲荆湖制司幹辦、通判建康府。荆湖制置使趙葵徵召充任策應使司和本司參議官。趙葵離任而後馬光祖接替他，汪立信這時還在府中。

鄂州之圍解除，賈似道既然欺騙皇帝邀求功勞，討厭外任的大將跟他分功，就在各路實行打算法，想要用軍隊行動開始時散發公家財物作爲罪名，加以攻擊使其離去。馬光祖同趙葵向來有矛盾，而且想迎合似道，接到聖旨後就叫屬吏核查賬簿，結果没能挑出毛病。就將開慶二年正月十五日晚，開燈宴用錢三萬緡作爲趙葵散發公家財物之事報知朝廷。汪立信極力爲他争辯，認爲不行，并且說："正當困難的時候，趙公處事辛勞，可是您用不正當的理由收拾他，如果您哪一天離開這裏，後來的人又效仿您所作的，可以嗎?"馬光祖發怒道："我没能耐不能够做超出意料的事，衹知道遵奉朝廷命令罷了。您將來擔任這個職位，再勉力而行。"汪立信說："假使我不做便罷，果真做了此官，一定不會效仿您的作爲。"馬光祖更加生氣，意見不被采納，汪立信便遞上辭呈離去。起初，汪立信通判江陵府，趙葵爲荆湖制置使，曾因公事彈劾汪立信，等到在沿江府，也是意見很少相合，汪立信對於趙葵大概未曾有過一日之歡。

提升京西提舉常平，改爲昭信軍知軍、代理淮東提刑。景定元年，差遣爲池州知州、提舉江東常平、代理常州知州、浙西提點刑獄。第二年冬天，到嘉興府治所推行救荒政策。不久改爲江州知州，充當沿江制置副使、節制蘄黄興國軍馬、提舉饒州南康兵甲，升任江西安撫使。乞求祠禄，差遣爲鎮江知府，不久充任湖南安撫使、潭州知州。到了任上，供設帷帳等物全部存放官庫，所積存的錢連年代繳潭州百姓的夏税，貧窮無靠的人給予錢糧，生病的人加給藥物，遇到雨雪旱澇軍民都有救濟。興辦學校，士風因此

學校，士習爲變。以潭爲湖湘重鎮，創威敵軍，所募精鋭數千人，後來者果賴其用。權兵部尚書、荆湖安撫制置、知江陵府。

時襄陽被圍危急，立信上疏"請益安陸府屯兵，凡邊戍皆不宜抽減，黄州守臣陳奕素蓄異志，朝廷宜防之"。乃移書似道，謂："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而君臣宴安不以爲虞。夫天之不假易也，從古以然，此誠上下交修以迓續天命之幾，重惜分陰以趨事赴工之日也。而乃酣歌深宫，嘯傲湖山，玩歲愒日，緩急倒施，卿士師師非度，百姓鬱怨非上，以求當天心，俯遂民物，拱揖指揮而折衝萬里者，不亦難乎！爲今日之計者，其策有三。夫内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算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爲選兵五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參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并用。刁斗相聞，餽餉不絶，互相應援，以爲聯絡之固。選宗室親王、忠良有幹用大臣，立爲統制，分東西二府，以莅任得其人，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爲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遽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若銜璧輿櫬之禮，則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詬曰："瞎賊狂言敢爾。"蓋以立信目微眇云。尋中以危法廢斥之。

改變。認爲潭州是湖湘的軍事重鎮，建立威敵軍，所招募的精鋭士兵幾千人，以後的繼任者果真靠他們起了作用。代理兵部尚書、荆湖安撫制置、江陵府知府。

當時襄陽被圍很危急，汪立信上疏"請求增加安陸府駐兵，凡是邊防所需都不應該抽調減少，黄州守臣陳奕向來包藏二心，朝廷應當提防他"。便寫信給賈似道，説："如今天下的形勢十分去了八九分，可是君臣宴樂毫不擔心。上天不會寬縱，自古以來就是這樣，這實在是上下交相修德來接續天命的時機，是珍惜每一分光陰來建立事業的日子。可是竟在宫中沉湎於歌舞，嘯歌自得游山玩水，曠廢時日，輕重顛倒，士大夫們互相效仿違背法度，百姓積怨責難皇上，這樣來求得符合天意，下順百姓萬物，拱手指揮而在萬里之外擊退敵軍，不也難嗎！替今天的情況考慮，辦法有三個。内地的州郡何必要很多的軍隊，應當全部調遣他們到江邊，來充實外圍的防禦。算一算軍籍簿上的現有士兵能有七十多萬人，老弱幼稚，十個淘汰兩個，可得兵五十多萬人。然而沿江的守衛，不超過七千里，如果相距百里設置一屯，屯有守將，十屯成府，府有總督，其中尤其要害的地方，就增加三倍的兵力。没有戰爭時就在長淮上駕船漂浮，來回巡邏，發生情況就東西一齊出擊，戰守并用。刁斗互相聽得見，運送糧餉不間斷，互相接應聲援，來加强聯絡。選擇宗室親王、忠良有才幹的大臣，立爲統制，分作東西二府，因爲職位任人得當，便形成首尾呼應的率然之陣勢，這是上策。長期扣留使者，對我們没有好處，白白讓敵人以此作爲藉口，請求加禮然後送他們回去，答允輸送歲幣來延緩交戰日期，不到二三年，邊境稍稍得到休整，屏障稍稍得到鞏固，新兵一天天增加，能戰能守，這是中策。兩條計策如果不能實現，那麽是天要使我們敗亡，像國君銜璧大臣載棺的出降之禮，就請準備好等着。"賈似道收到信後大爲震怒，扔到地上，駡道："瞎眼賊子竟敢如此胡言亂語。"大概是因爲汪立信一隻眼睛有點看不見所以這樣説。不久用嚴酷之法進行陷害將他廢

黜擯斥。

咸淳十年，大元兵大舉伐宋，似道督諸軍出次江上，以立信爲端明殿學士、沿江制置使、江淮招討使，俾就建康府庫募兵以援江上諸郡。立信受詔不辭，即日上道，以妻子托愛將金明，執其手曰："我不負國家，爾亦必不負我。"遂行。與似道遇蕪湖，似道拊立信背哭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立信曰："平章、平章，瞎賊今日更說一句不得。"似道問立信何向？曰："今江南無一寸乾凈地，某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第要死得分明爾。"既至，則建康守兵悉潰，而四面皆北軍。立信知事不可成，嘆曰："吾生爲宋臣，死爲宋鬼，終爲國一死，但徒死無益耳，以此負國。"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爲後圖。

咸淳十年，大元軍隊大舉進攻宋朝，賈似道督領衆軍出兵停駐江上，任汪立信爲端明殿學士、沿江制置使、江淮招討使，讓他到建康府庫招募軍隊援助江上各州。汪立信接受詔書不加推辭，當天上路，將妻兒托付親信大將金明，抓着他的手說："我不辜負國家，你也一定不會辜負我。"便動身了。同賈似道在蕪湖相遇，賈似道摸着汪立信的背哭道："不聽您的話，纔到了今天這地步。"汪立信說："平章、平章，瞎眼賊今天再說一句話都不能够了。"賈似道問汪立信到哪裏去？回答說："如今江南没有一寸乾凈土地，我去找一片趙家的地上去死，衹要死得清白就行了。"到了之後，建康的防守軍隊已全部潰逃了，而四面都是北方軍隊。汪立信知道事情不能成功，嘆道："我生是宋朝臣子，死是宋朝的鬼，最終爲國一死，衹是白白送死没用罷了，因此辜負國家。"帶領部下幾千人到了高郵，想要控制淮漢來爲以後打算。

已而聞似道師潰蕪湖，江漢守臣皆望風降遁。立信嘆曰："吾今日猶得死於宋土也。"乃置酒召賓佐與訣，手爲表起居三宫，與從子書，屬以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案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扼吭而卒。以光禄大夫致仕，遺表聞，贈太傅。

不久以後聽到賈似道兵敗蕪湖，江漢的防守大臣都聞風投降或逃跑。汪立信嘆道："我今天還能够死在宋朝的國土上。"於是擺酒叫來賓客部下跟他們訣别，手書表文問候三宫安否，給侄兒寫信，囑咐家中之事。半夜起身步行庭院之中，慷慨悲歌，握拳擊案多次，因此悲不成聲，三天以後自縊而死。以光禄大夫退休，臨終表文奏上，贈官太傅。

大元丞相伯顔入建康，金明以其家人免，或惡立信於伯顔，以其二策及其死告，且請戮其孥，伯顔嘆息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恤之，曰："忠臣之家也。"金明以立信之喪歸葬丹陽。

大元丞相伯顔進入建康，金明帶着汪立信的家屬幸免於難，有人在伯顔面前詆毁汪立信，將汪立信的兩條策略以及他的死事告訴他，并且要求殺掉他的妻子兒女，伯顔嘆息很久，說："宋朝有這樣的人，有這樣的話啊！假使真的采用，我哪裏能够到這裏來。"下令尋找他的家屬好好地撫恤他們，說："是忠臣之家啊。"金明將汪立信的靈柩運回丹陽安葬。

立信子麟，内書寫機宜文字，在建康不肯從衆降，崎嶇走閩以死。

汪立信的兒子汪麟，是内書寫機宜文字，在建康不肯跟隨衆人投降，艱難跋涉跑到福建而死去。

初，立信之未仕也，家窶甚。會

起初，汪立信還没做官的時候，家境十分貧

歲大侵，吳淵守鎮江，命爲粥以食流民，使其客黃應炎主之。應炎一見立信，與語，心知其非常人，言於淵，淵大奇之，禮以上客，凡共張服御視應炎爲有加，應炎甚怏怏。淵解之曰："此君，吾地位人也，但遭時不同耳。君之識度志業，皆非其倫也，盍少下之。"是年，試江東轉運司，明年登第，後其踐歷略如淵而卒死於難，人謂淵能知人云。

窮。遇到鬧大饑荒，吳淵爲鎮江知府，下令熬粥來給流民吃，派他的賓客黃應炎主持這件事。黃應炎一看到汪立信，跟他交談，心裏明白他不是一般的人，對吳淵說了，吳淵很是稱奇，用上等賓客之禮待他，凡是供設服用比黃應炎還優厚，黃應炎很是不服氣。吳淵勸解他說："此人，是與我同等地位的人，衹不過時遇不一樣罷了。您的見識抱負，都不是他的同類，何不稍稍處在他的下位。"這年，試江東轉運司，第二年進士及第，後來他擔任過的官職大致同吳淵一樣，但最後死於國難，人們都說吳淵能够知人。

向士璧

向士璧字君玉，常州人。負才氣，精悍甚自好，紹定五年進士，累通判平江府，以臣僚言罷。起爲淮西制置司參議官，又以監察御史胡泓言罷。起知高郵軍，制置使丘崇又論罷。起知安慶府、知黃州，遷淮西提點刑獄兼知黃州，加直寶章閣，仍舊職，奉鴻禧祠。特授將作監、京湖制置參議官，進直煥章閣、湖北安撫副使兼知峽州，兼歸峽施黔、南平軍、紹慶府鎮撫使，遷太府少卿、大理卿，進直龍圖閣。合州告急，制置使馬光祖命士璧赴援，數立奇功。帝亦語群臣曰："士璧不待朝命，進師歸州，且捐家貲百萬以供軍費，其志足嘉。"進秘閣修撰、樞密副都承旨，仍舊職。

向士璧字君玉，常州人。恃才負氣，精明强悍很是潔身自好，紹定五年進士，積官通判平江府，因爲臣僚彈劾而免職。起用爲淮西制置司參議官，又因爲監察御史胡泓彈劾而罷免。起用爲高郵軍知軍，制置使丘崇又奏論將他免職。起用爲安慶府知府、黃州知州，遷任淮西提點刑獄兼黃州知州，加官直寶章閣，仍擔任原來的職位，奉鴻禧祠禄。特别授任將作監、京湖制置參議官，進升直煥章閣、湖北安撫副使兼峽州知州，兼歸峽施黔、南平軍、紹慶府鎮撫使，遷爲太府少卿、大理卿，進升直龍圖閣。合州告急，制置使馬光祖命令向士璧前往支援，多次建立奇功。皇帝也對衆位大臣說："向士璧不等接到朝廷命令，進軍歸州，并且捐出家財百萬來供給軍費，他的精神很值得嘉獎。"進升秘閣修撰、樞密副都承旨，仍任舊職。

開慶元年，涪州危，又命士璧往援，北兵夾江爲營，長數十里，阻舟師不能進至浮橋。時朝廷自揚州移賈似道以樞密使宣撫六路，進駐峽州，檄士璧以軍事付吕文德，士璧不從，以計斷橋奏捷，具言方略。未幾，文德亦以捷聞。士璧還峽州，方懷傾奪之疑，尋辟爲宣撫司參議官，遷湖南安撫副使兼知潭州，兼京西、湖南北路宣撫司參議官，加右文殿修撰，

開慶元年，涪州危急，又命令向士璧前往支援，北方軍隊在江兩岸駐營，長達幾十里，阻擋船隊不能够到達浮橋。當時朝廷從揚州移書賈似道以樞密使宣撫六路，進駐峽州，傳書向士璧將軍事交給吕文德，向士璧不聽從，用計弄斷浮橋向皇帝報捷，詳細説明計策。没多久，吕文德也來報捷。向士璧回到峽州，正懷疑遭到排擠，不久徵召爲宣撫司參議官，遷任湖南安撫副使兼潭州知州，兼京西、湖南北路宣撫司參議官，加官右文殿修撰，接着授任權兵部侍郎、湖南安撫

尋授權兵部侍郎、湖南安撫使兼知潭州。頃之，升湖南制置副使。大元將兀良哈䚟兵自交阯北還，前鋒至城下，攻圍急，士璧極力守禦，聞後隊且至，遣王輔佑率五百人往覘之，以易正大監其軍，遇於南岳市，一戰有功，潭州圍遂解。事聞，賜金帶，令服繫，進兵部侍郎兼轉運使，餘依舊職。

似道入相，疾其功，非獨不加賞，反諷監察御史陳寅、侍御史孫附鳳一再劾罷之，送漳州居住。又稽守城時所用金穀，逮至行部責償。幕屬方元善者，極意逢迎似道意，士璧坐是死，復拘其妻妾而徵之。其後元善改知吉水縣，俄歸得狂疾，常呼士璧。時輔佑亦遠謫，及文天祥起兵召輔佑于謫所，則死矣。

德祐元年三月，詔追復元官，仍還從官恩數，立廟潭州。明年正月，太府卿柳岳乞録用其子孫，詔從之。

胡穎

胡穎字叔獻，潭州湘潭人。父瓅，娶趙方弟雍之女，二子，長曰顯，有拳勇，以材武入官，數有戰功，事見《趙范傳》。穎自幼風神秀異，機警不常，趙氏諸舅以其類己，每加賞鑒。成童即能倍誦諸經，中童子科，復從兄學弓馬，母不許，曰："汝家世儒業，不可復爾也。"遂感勵苦學，尤長於《春秋》。

紹定三年，范討李全，檄穎入幕，穎常微服行諸營，察衆志嚮，歸必三鼓。後全敗，遣穎獻俘于朝，以賞補官。五年，登進士第，即授京秩。歷官知平江府兼浙西提點刑獄，移湖南兼提舉常平，即家置司。性不喜邪佞，尤惡言神異，所至毁淫祠數千區，以正風俗。衡州有靈祠，吏民

使兼潭州知州。不久，升爲湖南制置副使。大元大將兀良哈䚟的軍隊從交阯往北撤退，先頭部隊到了城下，圍攻很猛烈，向士璧極力守衛，聽説後面部隊將到，派王輔佑帶領五百人前往偵察情况，派易正大監軍，在南岳市相遇，一戰有功，潭州之圍於是解除。事情報告上去，賞賜金帶，叫他佩帶，進升兵部侍郎兼轉運使，仍擔任其他的舊職。

賈似道拜相，忌恨他的功勞，不但不加獎賞，反而暗示監察御史陳寅、侍御史孫附鳳一再地彈劾罷免了他，送到漳州居住。又核查守城時所花費的錢糧，抓到行部責令他償還。幕僚方元善，極意逢迎賈似道的心思，向士璧因此獲罪而死，又拘捕他的妻妾來索取。這以後方元善改任吉水縣知縣，不久回來後發了瘋病，常常喊向士璧的名字。當時王輔佑也被貶到遠地，等到文天祥起兵時到貶謫地去召王輔佑，却已經死了。

德祐元年三月，下詔追復原官，仍舊還給侍從官的恩典，在潭州建廟。第二年正月，太府卿柳岳請求録用他的子孫，詔令聽從他的建議。

胡穎字叔獻，潭州湘潭人。父親胡瓅，娶趙方弟弟趙雍的女兒，有兩個兒子，長子胡顯，擅長拳術，憑着武藝做了官，多次立下戰功，事迹見《趙范傳》。胡穎從小風采英秀超群，機敏不同一般，趙氏幾位舅舅認爲他像自己，常加賞識。八歲成童就能背誦各部經書。考中童子科，又跟着哥哥學習射箭騎馬，母親不同意，説："你家代代讀書，不能再那樣了。"於是發奮苦學，尤其精通《春秋》。

紹定三年，趙范討伐李全，傳檄書叫胡穎進入幕府，胡穎常常穿便服到各軍營，觀察衆人鬥志，回去必定已到三鼓時分。後來李全敗亡，派胡穎到朝廷獻俘虜，因賞賜補官。五年，進士及第，便授任京官。做過平江府知府兼浙西提點刑獄，改爲湖南兼提舉常平，就在家裏設置公署。生性不喜歡奸邪，尤其討厭討論神靈，所到之處搗毁濫設的祠廟幾千間，來肅正風氣。衡州有座

夙所畏事，頴徹之，作來諗堂奉母居之，嘗語道州教授楊允恭曰："吾夜必瞑坐此室，察影響，咸無有。"允恭對曰："以爲無則無矣，從而察之，則是又疑其有也。"頴甚善其言。

神祠，官吏百姓向來敬畏供奉，胡頴拆掉它，建來諗堂侍奉母親住在那裏，曾經對道州教授楊允恭説："我晚上一定閉着眼睛坐在這間屋子裏，來察覺影像動静，却什麽都没有。"楊允恭回答説："認爲没有那就没有了，然而又去觀察它，那麽這是又懷疑它有了。"胡頴認爲他的話很有道理。

以樞密都承旨爲廣東經略安撫使。潮州僧寺有大蛇能驚動人，前後仕于潮者皆信奉之。前守去，州人心疑焉，以爲未嘗詣也；已而旱，咸咎守不敬蛇神故致此，後守不得已詣焉，已而蛇蜿蜒而出，守大驚得疾，旋卒。頴至廣州，聞其事，檄潮州令僧舁蛇至，至則其大如柱而黑色，載以闌檻，頴令之曰："爾有神靈當三日見變怪，過三日則汝無神矣。"既及期，蠢然猶衆蛇耳，遂殺之，毁其寺，并罪僧。移節廣西，尋遷京湖總領財賦。咸淳間卒，贈四官。

以樞密都承旨爲廣東經略安撫使。潮州寺廟有大蛇能驚動人，前後在潮州做官的人都信奉它。前一任知州離任，州民心裏猜疑，認爲他未曾到廟裏拜過；不久乾旱，都歸罪於知州不敬蛇神所以造成這種後果，後任知州不得已到廟裏去，不久蛇彎彎扭扭地爬出來，知州大驚生病，不久就死去。胡頴到了廣州，聽到這件事，傳書潮州命令和尚們把蛇抬來，到後就見它像柱子那麽粗而且是黑色的，裝在用檻杆搭成的木籠裏，胡頴命令它説："你有神靈就當三天之内出現變異，超過三天那麽你就没有什麽神奇了。"已經到了期限，笨拙遲鈍就像普通蛇一樣，於是殺掉它，拆毁那座寺廟，并將和尚們治罪。改任節制廣西，接着遷爲京湖總領財賦。咸淳年間去世，贈四級官階。

頴爲人正直剛果，博學强記，吐辭成文，書判下筆千言，援據經史，切當事情，倉卒之際，對偶皆精，讀者驚嘆。臨政善斷，不畏强禦。在浙西，榮王府十二人行劫，頴悉斬之。一日輪對，理宗曰："聞卿好殺。"意在浙獄，頴曰："臣不敢屈太祖之法以負陛下，非嗜殺也。"帝爲之默然。

胡頴爲人正直剛毅果斷，學識淵博强於記憶，出口成章，書寫判詞下筆千言，引經據典，切合事實，急促之間，對偶都很精緻，看了的人都吃驚稱嘆。處理政務善於判斷，不怕權勢。在浙西時，榮王府十二個人進行劫掠，胡頴全部把他們斬殺。有一天輪流奏對時，理宗説："聽説你喜歡殺戮。"意思是指浙西的案子，胡頴説："臣不敢枉屈太祖的法令而辜負陛下，并不是偏好殺人。"皇帝聽後沉默不語。

冷應澂

冷應澂字公定，隆興分寧人。寶慶元年進士，調廬陵主簿，即以廉能著。有訴事臺府者，必曰："願下廬陵清主簿。"尤爲楊長孺所識拔。調静江府司録參軍，治獄平恕，轉運使范應鈴列薦于朝。

冷應澂字公定，隆興分寧人。寶慶元年進士，調任廬陵縣主簿，就因廉潔能幹而著稱。有到官府告狀的，一定説："希望交給廬陵清廉主簿辦理。"尤其被楊長孺所賞識并提拔。調任静江府司録參軍，斷案公平寬容，轉運使范應鈴向朝廷作了舉薦。

知萬載縣，大修學舍，招俊秀治

任萬載縣知縣，大量修建學校，招收優秀人

其業，旌其通經飭行者以勸。歲歉，棄孩滿道，乃下令恣民收養，所棄父母不得復問，全活甚衆。葉夢得列其行事，風厲餘邑。通判道州。入監行在榷貨務，遷登聞鼓檢院。

才修習儒業，表彰其中貫通經書行爲嚴謹的人來勸勉大家。該年歉收，棄嬰滿路，便下令聽任百姓收養，扔掉孩子的父母不許再過問，救活了很多。葉夢得展示他的事迹，來勉勵其他各縣。通判道州。進京監臨安榷貨務，遷爲登聞鼓檢院。

景定元年，奉使督餉江上，還，知德慶府。前守政不立，縱豪吏漁獵，峒獠遂大爲變，逼城六十里而營。應澂未入境，馳檄諭之曰："汝等不獲已至此，新太守且上，轉禍爲福，一機也。脅從影附，亦宜早計去就，不然不免矣。"獠感悟欲自歸，惑謀主不果，衆稍引去。應澂知其勢解，即厲士馬，出不意一鼓擒之，縱遣歸農，猶千餘人，乃請諸監司，歸郡之避難留幕府者，誅豪吏之激禍者。初經略雷宜中意應澂必以濟師來請，及是嘆服，亟上其事，薦應澂可大用。

景定元年，奉命出使到江上監督糧餉，回來，爲德慶府知府。前任知府治政没有成就，放縱强横的小吏侵奪，峒僚於是大肆製造變亂，逼近州城六十里地扎營。冷應澂還没入境，派人騎馬傳書曉諭他們道："你等不得已纔到如此地步，新任知府即將上任，變禍爲福，衹在一個時機。脅從或附合之人，也應當及早考慮去留，不這樣的話就不能免禍了。"僚人感悟想要自己回去，受主謀的人迷惑而没有决斷，衆人稍稍退去。冷應澂知道他們的勢力已經瓦解，當即激勵軍隊，出其不意一鼓作氣活捉了他們，遣送回去種地，還有一千多人，於是向各監司請求，讓州裏避難留在幕府中的人回家，殺掉激起禍端的强横屬吏。起初經略使雷宜中料想冷應澂定會來請求增兵，到這時嘆服，馬上把他的事迹報告上去，舉薦冷應澂可以重用。

屬縣租賦，諉道阻久不至郡，應澂爲之期曰："首輸者與減分，末至則償所減。"民惟恐後，不一月訖事。凡諸綱官廩稍軍券，前政積不得者悉補還之，上下欣附。應澂亦極力摩撫，與爲簡便。期年報政，奏罷抑配鹽法及乞用楮券折銀綱等五事，以紓民力，詔就升本道提舉常平兼轉運使，俾行其説。首劾守令貪横不法十餘人，列郡肅然。最聞，加直秘閣。時經略使陳宗禮入爲參知政事，帝問誰可代卿者，宗禮以應澂對，旋召爲都官郎官，未行，就升直寶章閣、知廣州，主管廣南東路經略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領漕、庾如故。

屬縣的租賦，推托道路阻隔很長時間不交到州裏，冷應澂給他們定下期限説："先輸納的人給他們減量，後交的人就償付所減少的量。"百姓衹恐怕落後，不到一個月就完事。凡是各綱官供應糧食軍券，前任收儲不起來的全部補還他們，上下都欣然親附。冷應澂也極力安撫，給他們提供方便。滿一年後彙報政務，上奏免除攤派鹽法以及請求用紙幣折合銀綱等五件事，來紓緩民力，詔令就地升任該路提舉常平兼轉運使，使他實行自己的建議。首先彈劾知州縣令中貪婪横暴不守法度的十多個人，各郡肅敬。以考績最優上報，加官直秘閣。當時經略使陳宗禮進京任參知政事，皇帝問誰是可以代替你的人，陳宗禮用冷應澂應答，馬上召爲都官郎官，没動身，就地升直寶章閣、廣州知州，主管廣南東路經略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領轉運、提舉常平跟以前一樣。

五司叢劇，應澂即分時理務，不

五司事務非常繁雜，冷應澂就分别安排時間

擾不倦，常曰："治官事當如家事，惜官物當如己物。方今國計内虚，邊聲外震，吾等受上厚恩，安得清談自高以誤世。陶士行、卞望之吾師也。"自聞襄、樊受圍，日繕器械，裕財粟，以備倉卒，後卒賴其用。屢平大寇，未嘗輕殺，笞杖以降，亦加審慎，至其臨事輒斷，雖勢要不爲撓奪。後卒于家。

處理事務，不亂不倦，常常説："治理公務就應像家事一樣，愛惜公物應該像自己的東西一樣。當今國家財政内部空虚，邊疆警報在外面震響，我們這些人蒙受皇上大恩，怎麽能够空談自高來貽誤時世。陶士行、卞望之是我的老師啊。"自從聽到襄、樊遭到圍困，每天修整兵器，準備充足的財物糧食，來防備緊急情况，後來終於依靠這些起了作用。多次平定大盜，未曾輕率殺戮，用木棍拷打來逼降，也小心謹慎，至於他遇到事情立即決斷，即使是權貴要人也不受他們的阻撓强迫。後來死在家中。

曹叔遠

曹叔遠字器遠，温州瑞安人。少學于陳傅良。登紹熙元年進士第。久之，李壁薦爲國子學録，迕韓侂胄，罷。通判涪州，後守遂寧，營卒莫簡苦總領所侵刻，相率稱亂，勢張甚，入遂寧境，輒戢其徒無肆暴，曰："此江南好官員也。"入朝，爲工部郎，出知袁州。以太常少卿召，權禮部侍郎，遇事獻替，多所裨益。終徽猷閣待制，謚文肅。嘗編《永嘉譜》，識者謂其有史才。子觱，孫邰，皆登進士第。族子豳。

曹叔遠字器遠，温州瑞安人。小時候跟從陳傅良學習。紹熙元年進士及第。過了很長時間，李壁推薦爲國子學録，得罪了韓侂胄，被罷免。通判涪州，後來爲遂寧府知府，士兵莫簡苦於總領所的侵剥，相繼叛亂，聲勢很大，進入遂寧境内，就制止他的手下不要行凶作惡，説："這是江南的好官員。"回朝，任工部郎，出朝爲袁州知州。以太常少卿徵召，代理禮部侍郎，遇到事情直言進諫，多有補益。終官徽猷閣待制，謚號文肅。曾經編過《永嘉譜》，有見識的人稱他有史學才能。兒子曹觱，孫子曹邰，都進士及第。同族兄弟之子曹豳。

曹豳

豳字西士，少從錢文子學，登嘉泰二年進士第，授安吉州教授。調重慶府司法參軍，郡守度正欲薦之，豳辭曰："章司録母老，請先之。"正敬嘆。改知建昌縣，復故尚書李常山房，建齋舍以處諸生。擢秘書丞兼倉部郎官。出爲浙西提舉常平，面陳和糴折納之敝，建虎丘書院以祀尹焞。移浙東提點刑獄，寒食放囚歸祀其先，囚感泣如期至。召爲左司諫，與王萬、郭磊卿、徐清叟俱負直聲，當時號"嘉熙四諫"。上疏言："立太子、厚倫紀，以弭火災。"又論余天錫、李鳴復之過，迕旨，遷起居郎。

曹豳字西士，小時候跟從錢文子學習，嘉泰二年進士及第，授任安吉州教授。調任重慶府司法參軍，知府度正要舉薦他，曹豳推辭説："章司録的母親年紀大了，請讓他在先。"度正敬佩感嘆。改任建昌縣知縣，修復已故尚書李常的山房，設置齋舍用來安排衆儒生居住。擢升秘書丞兼倉部郎官。出任浙西提舉常平，當面陳述和糴折納的弊端，興建虎丘書院來祭祀尹焞。改任浙東提點刑獄，寒食節釋放犯人回家祭祀他們的祖先，犯人感動哭泣如期返回。徵召任左司諫，同王萬、郭磊卿、徐清叟都享有正直的聲譽，當時號稱"嘉熙四諫"。上疏説："建立太子、加强綱紀，來消除火災。"又奏論余天錫、李鳴復的過錯，觸忤旨意，遷爲起居郎。進升禮部侍郎，不

進禮部侍郎，不拜，疏七上，進古詩以寓規正。久之，起知福州，再以侍郎召，爲臺臣所沮而止。遂守寶章閣待制致仕，卒謚文恭。子愉老，亦登進士第。

就任，七次上疏，進獻古詩來寄托規勸糾正之意。很長時間以後，起用爲福州知州，再次召他做侍郎，被諫官阻撓而作罷。於是守寶章閣待制退休，死後謚號叫文恭。兒子曹愉老，也是進士及第。

王萬

王萬字處一，家世婺州，父游淮間，萬因生長濠州。少忠伉有大志，究心當世急務，尤精於邊防要害。登嘉定十六年進士第，調和州教授。端平元年，主管尚書吏部架閣文字，遷國子學録。明年，添差通判鎮江府。

王萬字處一，家族世代在婺州，父親在淮水一帶游歷，王萬因而生長在濠州。年輕時忠直高尚有遠大志向，關心當代急需辦理之事，尤其精通邊防關鍵問題。嘉定十六年進士及第，調任和州教授。端平元年，主管尚書吏部架閣文字，遷國子學録。第二年，添加差遣通判鎮江府。

時金初滅，當路多知其人豪也，咨問者旁午。鄭清之初謀乘虛取河洛，萬謂當急爲自治之規。已而大元兵壓境，三邊震動，理宗下罪己詔，吴泳起草，又以咨萬，萬謂："兵固失矣，言之甚，恐亦不可。今邊民生意如髮，宜以振厲奮發，興感人心。"爲條具沿邊事宜，遍告大臣要官，謂："長淮千里，中間無大山澤爲限，擊首尾應，正如常山蛇勢，首當并兩淮爲一制閫之命是聽。兩淮惟濠州居中。濠之東爲盱眙，爲楚，以達鹽城，淮流深廣，敵所難度。濠之西爲安豐，爲光，以達信陽，淮流淺澀，敵每揭厲以涉之。法當調揚州北軍三千人，自淮東擣虚，常往來宿、亳間，使敵無意於東，而我并力淮西。淮西則又惟合肥居江、淮南北之中，法當建制置司合肥，而以濠梁、安豐、光州爲臂，以黄岡爲肘後緩急之助。又必令荆、襄每候西兵東來，輒尾之，使淮、襄之勢亦合，而後大規橅可立。"

當時金國剛剛滅亡，當權的人大多知道他是豪傑，向他請教的人接連不斷。鄭清之起初計劃乘虚攻下河洛，王萬認爲當務之急是自我圖强的政策。不久後大元軍隊壓境，三面邊境震動，理宗頒布譴責自己的詔書，吴泳起草，又拿來詢問王萬，王萬説："軍隊固然失敗了，説得太厲害，恐怕也不可以。如今邊地百姓生存的意念像頭髮一樣細微，理應靠它振奮激勵，感動民心。"因此分條詳述沿邊事宜，遍告大臣要員，説："長淮千里，中間没有大山大河作爲阻隔，打擊頭部尾部就會接應，正像常山之蛇的形勢，首先應當合并兩淮衹服從一個制置使司的命令。兩淮衹有濠州在最中間。濠的東邊是盱眙，是楚，然後到鹽城，淮水又深又寬，敵人難以渡過。濠的西邊是安豐，是光，然後到信陽，淮水又淺又不通暢，敵人每每能提起衣裳涉水渡過它。理應調遣揚州北軍三千人，從淮東攻打敵人空虚之地，經常往來宿、亳之間，使得敵人不想到東邊來，而我們集中力量在淮西。淮西就又衹有合肥處在江、淮南北的中間，理應在合肥設置制置司，而將濠梁、安豐、光州作爲前臂，將黄岡作爲肘後緊急情况下的援助。又一定要命令荆、襄每次等到西軍往東而來，就尾隨他們，使得淮、襄的形勢也能相互配合，這樣以後大的規模就能够建立了。"

論用兵，則謂："當以五千人爲屯，每屯一將、二長，一大將一路，

議論用兵，就説："應當用五千人組成屯，每屯一將、二長，一大將一路，又加上一大將然

又合一大將而并合於制置爲總統。淮東可精兵三萬，光、黄可二萬，東西夾擊，而沿江制司會合肥兵共二萬，以牽制其中。行則給營陣，止則依城壘；行則齎乾糧，止則就食州縣。”論屯田，則謂：“當於新復州軍，東則海、邳，所依者水之險，西則唐、鄧，所依者山之險，盡此無地無田不耕，則歸附新軍流落餘民亦有固志。”

後全部合在制置司來統一指揮。淮東可設精兵三萬，光、黄可設二萬，東西夾攻，而沿江制置司聯合合肥軍隊共有二萬，在它們中間進行牽制。行軍就提供營陣，駐扎就靠着城堡；行軍就自帶乾糧，駐扎則就近由州縣供給糧食。”議論屯田，就說：“應當在新近收復的州軍，東邊則是海、邳，所依靠的是水流的險阻，西邊則是唐、鄧，所依靠的是山勢的險要，想法讓這些地方没有一處没有一畝田地不被人耕種，那麽歸附的新軍和流落的殘存百姓也就有了長期的打算。”

又謂：“戎司舊分地戍守，殿步兵戍真、揚、六合，鎮江兵戍揚、楚、盱眙，建康馬司兵戍滁、濠、定遠，都統司兵戍廬、和、安豐，以至池司兵戍舒、蘄、巢縣，江司兵戍蘄、黄、浮光，地勢皆順，皆以統制部之出外，而皆常有帥臣居内，以本軍財賦葺營栅，撫士卒，備器械，以故軍事常整辦。遇警急則帥臣親統重兵以行。比乃有以建康馬帥而知黄州者，都統而知光州者，以池司都統而在楚州，以鎮江都統而在應天者，將不知兵，兵不屬將，往往以本軍之財，資他處之用，以致營栅壞而莫修，士卒貧而莫給，器械鈍而莫繕，宜與盡還舊制。”及請寬邊民，請團民兵，請援浮光，請邊民之能捍邊者，常厚其賞而小其官，使常得其力。其後兵興用窘，履畝之令行，則又言之廟堂曰：“今名更化，可反爲故相之所不爲乎?”其他敷陳，往往累數萬言，其自任之篤，切於當世如此。三年，授樞密院編修官。

又說：“軍隊各部以前劃分地域防守，殿步兵戍守真、揚、六合，鎮江兵戍守揚、楚、盱眙，建康馬司兵戍守滁、濠、定遠，都統司兵戍守廬、和、安豐，以致池司兵戍守舒、蘄、巢縣，江司兵戍守蘄、黄、浮光，地勢都很順，都由統制帶領他們到外地去，却都常有安撫使住在裏邊，用本軍的財賦修整軍營，撫慰士兵，準備武器，因此軍隊事務常常辦理得很齊備。遇到緊急情况那麽就由安撫使親自統率大軍前往。近來竟有讓建康馬司統帥却去做黄州知州，都統却去做光州知州，任池司都統却在楚州，任鎮江都統却在應天的，將領不瞭解士兵，士兵不歸屬將領指揮，往往用本軍軍費，資助其他地方的需要，以致造成營栅損壞却没人整修，士兵窮困却没人供養，武器生銹却没人修理，應該讓他們全都恢復以前的制度。”以及請求寬待邊地百姓，請求組織民兵，請求支援浮光，請求對邊民中有能力保衛邊疆的，經常給他們重賞而給他們賜以小官，以便經常能得到他們效力。此後戰争爆發軍費不足，勘定田地的命令下達，就又在朝廷上說：“如今號稱更化，反而可以做以前宰相所不做的事情嗎?”其他的鋪叙陳述，往往累計幾萬字，他自覺承擔職責的專誠，并切合當前實際就是如此。三年，授任樞密院編修官。

嘉熙六年，兼權屯田郎中，因轉對，言：“天命去留原於君心，陛下一一而思之，凡惻然有觸於心而未能安者，皆心之未能同乎天者也。天不在天，而在陛下之心，苟能天人合

嘉熙六年，兼任代理屯田郎中，利用輪流奏對，說：“天命去留取决於皇帝的心意，陛下一一地思考，凡是憂傷心有感觸而不能够安寧的，都是因爲心思没能與天意相合的緣故啊。天意不在於天，而在於陛下的心意，如果能够天人相合

一，永永勿替，天命在我矣。”差知台州，至郡日，惟蔬飯，終日坐廳事，事至立斷，吏無所售，往往改業散去，民亦化之不復訟，上下肅然，郡以大治。才五月，乞祠去。三年，遷屯田員外郎兼編修，轉對，言：“君臣上下盡克私心，以服人心，以回天心。”遷尚右郎官，尋兼崇政殿說書。

一致，永遠不更改，天命就在我掌握之中了。”差遣爲台州知州，在州裏時，吃粗食，整天坐在公堂，事情來了立即判決，小吏没法搗鬼，往往改行離去，百姓也被教化不再打官司，上下整肅，州因此治理得很好。僅五個月，請求祠禄離開。三年，遷爲屯田員外郎兼編修，輪流奏對，說：“君臣上下全都克服私心，來收服民心，回轉天意。”遷爲尚右郎官，不久兼任崇政殿說書。

四年，擢監察御史。首論史宅之，故相之子，曩者弄權，不當復玷從班。上命丞相再三諭旨，迄不奉詔。上不得已，出宅之知平江府。又論之，疏凡五上，史嵩之自江上董師入相，萬又首論之，謂其“事體迫遽，氣象傾搖，太學生欲趣其歸，則賄賂之迹已形。近或謂有族人發其私事，肆爲醜詆者，以相國大臣而若此，非書之所謂大臣矣”。然當時論相之事已决，疏入，遷大理少卿。萬即日還常熟寓舍。遷太常少卿，辭。差知寧國府，辭。召赴行在奏事，出爲福建提點刑獄，加直焕章閣、四川宣諭司參議官，皆力辭，乞休致。詔特轉朝奉郎，守太常少卿致仕，卒。嵩之罷相，衆方交論其非，上思萬先見，親賜御札，謂萬“立朝蹇諤，古之遺直，爲郡廉平，古之遺愛。聞其母老家貧，朕甚念之，賜新會五千貫，田五百畝，以贍給其家”。

四年，擢任監察御史。首先奏論史宅之，已故丞相的兒子，從前玩弄權柄，不應該再玷辱侍從行列。皇上命令丞相再三說明旨意，最終不接受詔令。皇上没辦法，調史宅之出朝爲平江府知府。又抨擊他，疏章共上了五道，史嵩之從江上率軍進京拜相，王萬又首先抨擊他，說他“事情緊急，局勢動蕩，太學生想要催促他回來，那麽行賄的迹象已經顯露。最近有人說有族人揭發他的私情，極力詆毁的，作爲丞相大臣却像這樣，不是書上所稱的大臣了。”然而當時商議任相的事情已經决定了，疏章遞上，遷爲大理少卿。王萬當天回到常熟寓所。遷爲太常少卿，推辭。差遣爲寧國府知府，推辭。召他前往皇帝所在地稟奏事情，出朝爲福建提點刑獄，加官直焕章閣、四川宣諭司參議官，都極力推辭，請求退休。詔令特别轉官朝奉郎，守太常少卿退休，去世。史嵩之罷相，衆人正交相論說他的不是，皇上想到王萬的預見，親自賞賜御筆手札，稱王萬“在朝忠直敢言，有古人直道而行的遺風，治理州郡廉潔公正，有古人仁愛的遺風。聽說他的母親年紀大家境貧困，朕很顧念，賞賜新印會子五千貫，田五百畝，用來周濟他家”。

初，萬之學專有得於“時習”之語，謂學莫先於言顧行，言然而行，未然者非言之僞也，習未熟也，熟則言行一矣。故終其身，行無不顧其言。發於設施論諫，皆根於中心。遺文有《時習編》及其他奏札及論天下事者凡十卷。

起初，王萬的學問專精是得益於《論語》“時習”的話，認爲學問没有在言論之前衹顧行爲，言然後行，還没有做到這樣不是言論虚僞，是學習還不精通，精通就可做到言行一致了。所以終其一生，行爲無不顧及到他的言論。在籌劃論諫上面表現出來的，都是發自内心。死後留下來的文章有《時習編》及其他奏札以及評論天下大事的共十卷。

馬光祖

馬光祖字華父，婺州金華人。寶慶二年進士，調新喻主簿，已有能名。從真德秀學。改知餘干縣，差知高郵軍，遷軍器監主簿，差充督視行府參議官。奉雲臺祠。差知處州，監登聞鼓院，進太府寺丞兼莊文府教授、右曹郎官。出知處州，乞降僧道牒振濟，詔從之。加直秘閣、浙東提舉常平。移浙西提點刑獄，時暫兼權浙西提舉常平。起復軍器監、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兼知鎮江。進直徽猷閣、江西轉運副使兼知隆興府。以右正言劉漢弼言罷。後九年，起直徽猷閣、知太平州、提領江西茶鹽所。進直寶文閣，遷太府少卿，仍知太平州、提領江、淮茶鹽所。遷司農卿、淮西總領兼權江東轉運使。

拜户部尚書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帝諭丞相謝方叔趣入覲，乞嚴下海米禁，歷陳京師艱食、和糴增價、海道致寇三害。加寶章閣直學士、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知建康府兼行宫留守兼節制和州無爲軍安慶府三郡屯田使，加焕章閣，尋加寶章閣學士。始至官，即以常例公用器皿錢二十萬緡支犒軍民，減租税，養鰥寡孤疾無告之人，招兵置寨，給錢助諸軍昏嫁。屬縣税折收絲綿絹帛，倚閣除免以數萬計。興學校，禮賢才，辟召僚屬，皆極一時之選。

拜端明殿學士、荆湖制置、知江陵府，去而建康之民思之不已。帝聞，命以資政殿學士、沿江制置大使、江東安撫使再知建康，士女相慶。光祖益思寬養民力，興廢起壞，知無不爲，蠲除前政逋負錢百餘萬緡，魚利税課悉罷減予民，修建明道、南軒書院及上元縣學。撙節費

馬光祖字華父，婺州金華人。寶慶二年進士，調任新喻縣主簿，已經有能幹的名聲。跟從真德秀學習。改爲餘干縣知縣，差遣爲高郵軍知軍，遷任軍器監主簿，差遣充任督視行府參議官。奉雲臺祠。差遣爲處州知州，監登聞鼓院，進太府寺丞兼莊文府教授、右曹郎官。出朝爲處州知州，請求下發僧道度牒來救濟，詔令聽從了他的建議。加官直秘閣、浙東提舉常平。調任浙西提點刑獄，當時暫且兼任代理浙西提舉常平。起用任軍器監、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兼知鎮江。進直徽猷閣、江西轉運副使兼隆興府知府。因右正言劉漢弼彈劾而免職。九年以後，起用直徽猷閣、太平州知州、提領江西茶鹽所。進直寶文閣，遷升太府少卿，仍舊爲太平州知州、提領江、淮茶鹽所。遷升司農卿、淮西總領兼代理江東轉運使。

拜任户部尚書兼臨安府知府、浙西安撫使。皇帝指示丞相謝方叔催促他進京覲見，請求加强運米下海的禁令，一一陳述京城糧食短缺、和糴漲價、海路招致强盗三大危害。加官寶章閣直學士、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建康府知府兼行宫留守兼節制和州無爲軍安慶府三郡屯田使，加官焕章閣學士，隨即加官寶章閣學士。剛到任上，就將通常規定的公用器皿錢二十萬緡支付犒賞軍民，減少租税，贍養鰥夫寡婦孤兒患病没有依靠的人，招兵設寨，提供錢財幫助衆位士兵娶親。下屬之縣税賦折納收取絲綿絹帛，暫停免除以幾萬計數。興建學校，禮待賢才，徵召下屬官員，都是當時最出色的人選。

拜授端明殿學士、荆湖制置、江陵府知府，離任以後建康的百姓思念不止。皇帝聽後，命他以資政殿學士、沿江制置大使、江東安撫使再任建康知府，男男女女互相慶賀。馬光祖更加想着寬舒滋養百姓財力，興修廢壞，知道的没有不去實行的，免除前任拖欠錢款一百多萬緡，魚利賦税全部減免給予百姓，修建明道、南軒書院以及上元縣學。節省費用，建平糴倉，貯存米十五萬

用，建平糴倉，貯米十五萬石，又爲庫貯糴本二百餘萬緡，補其折閱，發糴常減於市價，以利小民。修飭武備，防拓要害，邊賴以安。其爲政寬猛適宜，事存大體。

公田法行，光祖移書賈似道言公田法非便，乞不以及江東，必欲行之，罷光祖乃可。進大學士兼淮西總領。召赴行在，遷提領户部財用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會歲饑，榮王府積粟不發廩，光祖謁王，辭以故，明日往，亦如之，又明日又往，卧客次，王不得已見焉。光祖厲聲曰："天下孰不知大王子爲儲君，大王不於此時收人心乎?"王以無粟辭；光祖探懷中文書曰："某莊某倉若干。"王無以辭，得粟活民甚多。進同知樞密院事，尋差知福州、福建安撫使，以侍御史陳堯道言罷，以前職提舉洞霄宫。再以沿江制置、江東安撫使知建康，郡民爲建祠六所。乞致仕，不許。咸淳三年，拜參知政事。五年，拜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以監察御史曾淵子言罷。給事中盧鉞復繳奏新命，以金紫光禄大夫致仕，卒，謚莊敏。

光祖之在外，練兵豐財；朝廷以之爲京尹，則剸治浩穰，風績凛然。三至建康，終始一紀，威惠并行，百廢無不修舉云。

論曰：吴淵才具優長，而嚴酷累之。余玠意氣豪雄，而志不克信。賈似道不用汪立信之策，殆天奪其魄矣。向士璧卒阨於似道，宋之不足圖存，蓋可知也。胡穎好毁淫祠，非其中之無慊，不能爾也。冷應澂安邊之才。曹叔遠、王萬皆正人端士。馬光祖治建康，逮今遺愛猶在民心，可謂能臣已。

石，又建庫貯存買米本錢二百多萬緡，補回那些暫停的税收，發賣藏米常常比市價要低，來使一般老百姓獲得好處。修整軍事裝備，防守重要關口，邊境靠他得以安寧。他治政寬嚴恰當，處事顧全大體。

公田法推行，馬光祖寫信給賈似道説公田法不合適，請求不要推廣到江東，如果定要實行，罷了馬光祖的職纔行。進升大學士兼淮西總領。召他前往皇帝所在地，遷爲提領户部財用兼臨安府知府、浙西安撫使。適逢這年饑荒，榮王府存積糧食不開倉發放，光祖拜見王，王推辭有事，第二天前往，也是這樣，又過一天再去，躺在會客處，王没有辦法纔見他。馬光祖聲音嚴厲地説："天下誰不知道大王的兒子是太子，大王還不在這時候收服民心嗎?"王以没有糧食爲由推辭；馬光祖取出懷中文書説："某莊某倉有多少。"王没有辦法推辭，獲得糧食救活了很多百姓。進升同知樞密院事，不久差遣爲福州知州、福建安撫使，因侍御史陳堯道彈劾罷職，以以前的官職提舉洞霄宫。再次以沿江制置、江東安撫使爲建康知府，郡民給他建了六座生祠。請求退休，不允許。咸淳三年，拜任參知政事。五年，拜任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因遭到監察御史曾淵子彈劾罷職。給事中盧鉞又駁回新的任命，以金紫光禄大夫退休，去世，謚號莊敏。

馬光祖在外時，訓練軍隊積聚財物；朝廷讓他做京都長官，就治理衆多人口，政績整肅。三臨建康，從頭到尾十二年，恩威并施，所有荒廢的事業没有不重加興修的。

論曰：吴淵才能優秀，但是却被嚴酷所牽累。余玠意氣豪雄，但是抱負不能實現。賈似道不采納汪立信的計策，大概是老天奪去他的靈魂了。向士璧最終受困於賈似道，宋朝不能够圖謀生存，大概可以知道了。胡穎喜歡搗毁濫建的祠廟，并不是他内心没有疑忌，而是不能够這樣。冷應澂是有平定邊疆才能的人。曹叔遠、王萬都是正人君子。馬光祖治理建康，至今遺留下來的恩惠還在百姓心中，可稱得上是能幹的大臣了。

宋史卷四百十七

列傳第一百七十六

喬行簡　范鍾　游似　趙葵（兄）范　謝方叔

喬行簡

喬行簡字壽朋，婺州東陽人。學于呂祖謙之門。登紹熙四年進士第。歷官知通州，條上便民事。主管户部架閣，召試館職，爲秘書省正字兼樞密院編修官。升秘書郎，爲淮西轉運判官，知嘉興府。改淮南轉運判官兼淮西提點刑獄、提舉常平。言金有必亡之形，中國宜静以觀變。因列上備邊四事。會近臣有主戰者，師遂出，金人因破蘄、黄。移浙西提點刑獄兼知鎮江府。遷起居郎兼國子司業，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兼侍講。尋遷宗正少卿、秘書監，權工部侍郎，皆任兼職。

喬行簡字壽朋，是婺州東陽人。在呂祖謙門下讀書。紹熙四年進士及第。歷任通州知州，分條上奏方便百姓之事。主管户部架閣，徵召考試館職，任秘書省正字兼樞密院編修官。升秘書郎，任淮西轉運判官，嘉興府知府。改爲淮南轉運判官兼淮西提點刑獄、提舉常平。説金朝已有必定滅亡的迹象，我國應當保持静來觀察變。便上奏列舉防禦邊疆四件事。適逢大臣有主張打仗的，於是出兵，金人就攻破蘄、黄。改任浙西提點刑獄兼鎮江府知府。升爲起居郎兼國子司業，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兼侍講。隨即升爲宗正少卿、秘書監、權工部侍郎，都任兼職。

理宗即位，行簡貽書丞相史彌遠，請帝法孝宗行三年喪。應詔上疏曰：

理宗即位，喬行簡寫信給丞相史彌遠，請求皇帝效法孝宗行三年喪禮。應詔上疏説：

> 求賢、求言二詔之頒，果能確守初意，深求實益，則人才振而治本立，國威張而奸宄銷。臣竊觀近事，似或不然。夫自侍從至郎官凡幾人，自監司至郡守凡幾人，今其所舉賢能才識之士又不知其幾人也，陛下蓋嘗摭其一二欲召用之矣。凡内外小大之臣囊封來上，或直或巽，或切或泛，無所不有，陛下亦嘗摭其一

> 徵求賢良、徵求進諫二道詔令的頒布，果真能確實保持最初的意願，深入地求取實際的好處，那麼人才振奮而且治理根本確立，國家的聲威壯大而且奸佞小人銷聲匿迹。臣觀察近來的事，似乎有的不是這樣。從侍從到郎官共多少人，從監司到知州共多少人，如今他們所舉薦的賢能才識之士又不知有多少人，陛下曾選擇其中一二想要召用他們。大凡内外小大的官員密封上奏，有的耿直有的謙遜，有的切實有的空泛，無所不

二見之施行且褒賞之矣。而天下終疑陛下之爲具文。

有，陛下也曾選擇其中一二付諸實施而且奬賞他們。但是天下終究還懷疑陛下是在做空頭文章。

蓋以所召者，非久無宦情决不肯來之人，則年已衰暮决不可來之人耳。彼風節素著、持正不阿、廉介有守、臨事不撓者，論薦雖多，固未嘗收拾而召之也。其所施行褒賞者，往往皆末節細故，無關於理亂，粗述古今，不至於抵觸，然後取之以示吾有聽受之意。其間亦豈無深憂遠識高出衆見之表，忠言至計有補聖聽之聰者，固未聞采納而用之也。

大概因爲所召用的，不是長久没有做官欲望絶對不肯前來的人，就是年紀已經垂老絶對不能前來的人罷了。那些品格志節顯著、保持正直不迎合、廉潔耿直有操守、遇事不折不撓的人，評論推薦意見即使很多，却未曾集中召用他們。那些所進行奬賞的，往往都是細枝末節的小事，對於治亂没有關係，粗略地論述古今，不至於抵觸，然後接受以表明我有聽取接受的意思。其中也不是没有深思熟慮遠見卓識高出一般人見解的表奏，忠直的言論最高的計策對皇上耳目聰明有幫助的，原本没聽説采納并且實行。

自陛下臨御至今，班行之彦，麾節之臣，有因論列而去，有因自請而歸。其人或以職業有聞，或以言語自見，天下未知其得罪之由，徒見其置散投閑，倏來驟去，甚至廢罷而鐫褫，削奪而流竄，皆以爲陛下黜遠善士，厭惡直言。去者遂以此而得名，朝廷乃因是而致謗，其亦何便於此。夫賢路當廣而不當狹，言路當開而不當塞，治亂安危，莫不由此。

自從陛下即位到今天，朝班中有才能的傑出人士，指揮軍隊的將帥大臣，有的因受到論貶而離去，有的因主動請求而回家。那些人有的因爲稱職出名，有的進諫有方，天下不知道他們獲罪的緣故，僅是看見他們被閑置不用，忽然來突然走，甚至斥免而且削職，奪官而且流放，都認爲陛下排斥好人，討厭直言。離去的人於是因此而獲得聲譽，朝廷却因此招致毁謗，又多麽方便。進賢途徑應當擴大而不應當縮小，進言途徑應當開放而不應當阻塞，治亂安危，就在於此。

又言：“敬天命，伸士氣。”時帝移御清燕殿，行簡奏“願加畏謹”，且言：“群賢方集，願勿因濟王議異同，致有涣散。”升兼侍讀，兼國子祭酒、吏部侍郎，權禮部尚書。權刑部尚書，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進簽書樞密院事。

又説：“敬順天命，伸張士氣。”當時皇帝移到清燕殿聽政，喬行簡上奏“希望多加畏懼謹慎”，并且説：“衆位賢人正集中一起，希望不要因爲濟王之事議論不一，造成涣散。”升兼侍讀，兼國子祭酒、吏部侍郎，權禮部尚書。權刑部尚書，授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進升簽書樞密院事。

太后崩，疏言：

太后去世，上疏説：

向者，陛下内廷舉動，皆有禀承。小人縱有蠱惑干求之心，猶有所忌憚而不敢發，今者，安能保小人之不萌是心？陛下又安

從前，陛下在宫内一舉一動，都聽命太后。小人縱然有蠱惑皇上求取爵禄的心思，還有所忌憚不敢滋生，如今，怎麽能擔保小人不生此念？陛下又怎能保證自己内心一點

能保聖心之不無少肆？陛下爲天下君，當懋建皇極，一循大公，不應私徇小人爲其所誤。

也不放縱？陛下是天下的君主，應當勉力建立治國準則，一概遵循天下爲公，不應該私下曲從小人被他們耽誤。

凡爲此者，皆戚畹肺肝之親，近習貴幸之臣，奔走使令之輩。外取貨財，内壞綱紀。上以罔人君之聰明，來天下之怨謗；下以撓官府之公道，亂民間之曲直。縱而不已，其勢必至於假采聽之言而傷動善類，設衆人之譽而進拔憸人，借納忠效勤之意而售其陰險巧佞之奸。日積月累，氣勢益張，人主之威權，將爲所竊弄而不自知矣。

凡是做這些事的，都是外戚骨肉之親，親近寵幸的臣子，跑腿聽候使喚之輩。在外索取財物，在内敗壞綱紀。對上蒙蔽君主的聖明，招致天下的怨憤誹謗；對下攪亂官府的公道，淆亂民間的是非曲直。放縱而不加制止，勢必造成假藉采納聽取的意見却傷害好人，憑大家的贊譽却提拔小人，表現忠誠盡力效勞之意却散布陰險奸詐的邪惡。日積月累，氣勢更加囂張，君主的權威，將被他們所盜用而自己却不知道。

陛下衰絰在身，愈當警戒，宫庭之間既無所嚴憚，嬪御之人又視昔衆多，以春秋方富之年，居聲色易縱之地，萬一於此不能自制，必於盛德大有虧損。願陛下常加警省。

陛下喪服在身，越發應當警惕，宫庭中間既然無所忌憚，侍妾宫女又較過去增加許多，在年富力强之時，處在容易放縱聲色的地方，萬一在這點上不能够自我控制，一定會對美德有很大損傷。希望陛下經常加以警惕反省。

又論火災求言，乞取其切者付外行之。又論許國不當换文資，其當慮者有五；鄭損不當帥蜀。

又論説火災發生徵求意見，請求取其中切實的交給外面實行。又論説許國不應當换成文職，那事應該考慮到的有五個方面；鄭損不應當鎮蜀。

又言："時青者，以官則國家之節度，以人則邊陲之大將，一旦遽爲李全所戕，是必疑其終爲我用，慮變生肘腋，故先其未發驅除之。竊意軍中必有憤激思奮之人，莫若乘勢就淮陰一軍拔其尤者以護其師，然後明指殺青者之姓名，俾之誅戮，加贈恤之典於青，則其勢自分，而吾得藉此以制之，則可折其奸心而存吾之大體。不然，跋扈者專殺而不敢誅，有功者見殺而不敢訴，彼知朝廷一用柔道而威斷不施，烏保其不遞相視效？則其所當慮者，不獨李全一人而已。"

又説："時青這個人，論官是國家的節度使，論人是邊疆的大將，突然遭李全殺害，這一定是疑心他終究被我所用，顧忌在肘腋近身之處發生變故，所以在他還没發動之前先除掉他。我料想軍中定有激憤奮起的人，不如乘機在淮陰一軍中選拔最優秀的人來總領軍隊，然後明確指出殺害時青的人的姓名，讓他們去討伐，對時青賜贈撫恤，他們的勢力自然分化，而我們就能以此控制他們，那就能摧折他們的惡念而存全我們的大體。不這樣的話，驕横跋扈的人專行殺戮却不敢討伐，有功的人被殺戮却不敢申訴，他們知道朝廷一概采用懷柔政策而不行威武決斷，怎能保得住他們不一個個相視效仿？那麽應當顧忌的，就不僅是李全一個人了。"

又言："山陽民散財殫，非凶賊

又説："山陽百姓家破人亡，不是惡賊長期

久安之地，當日夜爲鴟張之計。揚州城堅勢壯，足以坐制全淮，此曹未必無窺伺之心，或爲所入，則淮東俱非我有，不可不先爲之慮也。"又請屯駐重兵海道，内爲吴、越之捍蔽，外爲南北之限制。

又論："李全攻圍泰州，剿除之兵今不可已。此賊氣貌無以逾人，未必有長算深謀，直剽捍勇决，能長雄於其黨耳。况其守泗之西城則失西城，守下邳則失下邳，守青社則失青社，既又降北，此特敗軍之將。十年之内，自白丁至三孤，功薄報豐，反背義忘恩，此天理人情之所共憤，惟决意行之。"後皆如行簡所料。拜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時議收復三京，行簡在告，上疏曰：

> 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爲之資，當有可爲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出師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始深矣。夫自古英君，必先治内而後治外。陛下視今日之内治，其已舉乎，其未舉乎？向未攬權之前，其敝凡幾？今既親政之後，其已更新者凡幾？欲用君子，則其志未盡伸；欲去小人，則其心未盡革。上有厲精更始之意，而士大夫之苟且不務任責者自若。朝廷有禁包苴、戒貪墨之令，而州縣之黷貨不知盈厭者自如。欲行楮令，則外郡之新券雖低價而莫售；欲平物價，則京師之百貨視舊直而不殊。紀綱法度，多頹弛而未張；賞刑號令，皆玩視而不肅。此皆陛下國内之臣子，猶令之而未

安居之地，一定會日夜謀劃囂張。揚州城池堅固勢力强大，足够用來自然而然地控制整個淮河地區，這些人未必没有乘機圖謀的心思，如果被他們所攻破，那麼淮東全都不屬我們所有了，不能不首先爲這個考慮。"又請求在海路屯駐重兵，對内做吴、越的保衛屏障，對外做南北的界限。

又論説："李全圍攻泰州，討伐消滅的軍隊至今不能停止。這個賊子氣質相貌并没有超過常人，未必有長遠深刻的謀算，不過是剽悍勇猛，能在他黨羽中間長期稱雄罷了。何况他把守泗州的西城就使西城陷落，把守下邳就使下邳陷落，把守青社就使青社陷落，既而又投降了北軍，這衹是打敗仗的將軍。十年之内，從布衣升到三公之副，功勞淺薄酬賞豐厚，反而忘恩負義，這是天理人情所共同憤恨的，希望堅决這樣做。"後來都像喬行簡所預料的那樣。授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當時議論收復三京，喬行簡正休假，上疏説：

> 八座皇陵有可以前往朝拜的道路，中原有可以收復的機會，憑着有大作爲的條件，碰上能有作爲的時機，那麼事情的成功，本來可以安坐着謀劃。臣不擔心出兵不成功，却擔心軍力不能接繼。能成功却到了接繼不上的地步，憂慮就開始加深了。自古英明君主，必定首先治理内部然後治理外部。陛下看看今天的内部治理，已經治理了嗎，還是没治理呢？没有親政前，弊端有多少？如今已經親政之後，已經變革的有多少？想要任用君子，可是他們的抱負没有全部施展；想要除去小人，可是他們的邪念没有全部革除。皇上有盡力治國實行變革的心思，可是士大夫中苟且不盡責任的人還是照樣。朝廷有禁止納賄、戒除貪污的命令，可是州縣貪污納賄不知滿足的人還是照樣。想要實行關於紙幣的命令，那麼外地州縣的新券即使降低價格也賣不出去；想要平抑物價，京城的各種貨物與舊價却没有不同。綱紀法度，大多頹廢而没樹立；賞罰號令，都視同兒戲而不整肅。這都是陛下國内的臣子，命令他們

從，作之而不應，乃欲闔闢乾坤，混一區宇，制奸雄而折戎狄，其能盡如吾意乎？此臣之所憂者一也。

自古帝王，欲用其民者，必先得其心以爲根本。數十年來，上下皆懷利以相接，而不知有所謂義。民方憾於守令，緩急豈有效死勿去之人；卒不愛其將校，臨陳豈有奮勇直前之士。蓄怨含憤，積於平日，見難則避，遇敵則奔，惟利是顧，皇恤其他。人心如此，陛下曾未有以轉移固結之，遽欲驅之北鄉，從事於鋒鏑，忠義之心何由而發？況乎境内之民，困於州縣之貪刻，厄於勢家之兼并，飢寒之氓常欲乘時而報怨，茶鹽之寇常欲伺間而竊發，蕭墻之憂凜未可保。萬一兵興於外，綴於强敵而不得休，潢池赤子，復有如江、閩、東浙之事，其將奈何？夫民至愚而不可忽，内郡武備單弱，民之所素易也。往時江、閩、東浙之寇，皆藉邊兵以制之。今此曹猶多竄伏山谷，窺伺田里，彼知朝廷方有事於北方，其勢不能以相及，寧不又動其奸心？此臣之所憂者二也。

自古英君，規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然後舉事。今邊面遼闊，出師非止一塗，陛下之將，足當一面者幾人？勇而能鬥者幾人？智而善謀者幾人？非屈指得二三十輩，恐不足以備驅馳。陛下之兵，能戰者幾萬？分道而趣京、洛者幾萬？留屯而守淮、襄者幾萬？非按籍得二三十萬衆，恐不足以事

還不聽從，讓他們行動却不響應，竟想要控制天地，統一天下，制服奸雄而且使得少數民族屈服，難道能全都如我們所願嗎？這是臣憂慮的第一件事。

自古帝王，想要役使他的百姓的，必定首先把得人心作爲根本。幾十年來，上下都貪圖私利，却不知道有仁義。百姓對州縣長官懷恨，遇上緊急情況不會有效死不離開的人；當兵的不愛戴他們的將官，上了戰場不會有奮勇直前的戰士。積怨懷恨，在平時積聚起來，見到危難就逃避，遇到敵人就逃跑，衹顧到私利，没有念及其他。民心就像這樣，陛下未曾有舉動改變而得民心，馬上想驅使他們往北方去，進行戰爭，忠義之心從何産生？何況國内的百姓，被州縣盤剥得困苦，被權勢之家兼并得困窘，飢寒的流民往往想乘機報仇，茶盜鹽盜常常想乘機造反起事，蕭墻之禍的憂慮恐怕難免。萬一對外戰爭爆發，被强敵牽制而得不到休息，百姓造反，又會發生像江、閩、東浙那樣的事情，將如何處理？百姓愚昧但不能忽視，内地州縣軍事力量薄弱，百姓一向輕視。從前江、閩、東浙的强盜，都是依靠守邊的軍隊來制服他們。如今這些人還大多流竄埋伏在山谷裏，等待機會東山再起，他們知道朝廷正在北方打仗，力量不能够顧及，難道不會又萌動他們的邪念？這是臣所憂慮的第二件事。

自古英明的君主，謀劃擴張進取，定要選拔將領訓練士兵，財物豐富糧食充足，之後纔開始行動。如今邊疆遼闊，出兵不僅一路，陛下的將領，能够抵擋一面的有幾個人？勇敢善戰的有幾個人？聰慧多謀的有幾個人？如果不能屈指數得出二三十位，恐怕不足够使用。陛下的士兵，能打仗的有幾萬？分路開赴京、洛的有幾萬？留駐把守淮、襄的有幾萬？如果不是核查軍籍得到二三十萬士兵，恐怕不能從事進取收復。假如

進取。借曰帥臣威望素著，以意氣招徠，以功賞激勸，推擇行伍即可爲將，接納降附即可爲兵，臣實未知錢糧之所從出也。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千里餽糧，士有飢色。今之餽餫，累日不已，至於累月，累月不已，至於累歲，不知累幾千金而後可以供其費也。今百姓多垂罄之室，州縣多赤立之帑，大軍一動，厥費多端，其將何以給之？今陛下不愛金幣以應邊臣之求，可一而不可再，可再而不可三。再三之後，兵事未已，欲中輟則廢前功，欲勉強則無事力。國既不足，民亦不堪。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先騷動矣。中原蹂踐之餘，所在空曠，縱使東南有米可運，然道里遼遠，寧免乏絕？由淮而進，縱有河渠可通，寧無盜賊邀取之患？由襄而進，必須負載二十鍾而致一石，亦恐未必能達。若頓師千里之外，糧道不繼，當此之時，孫、吳爲謀主，韓、彭爲兵帥，亦恐無以爲策。他日運糧不繼，進退不能，必勞聖慮，此臣之所憂者三也。願陛下堅持聖意，定爲國論，以絕紛紛之說。

不果從。進知樞密院事。

時議御閱不果，反驟汰之。殿司軍鬨，爲之黜主帥，罷都司官，給黃榜撫存，軍愈呼譟。行簡以聞，戮爲首者二十餘人，衆乃帖息。尋拜右丞相，言"三京撓敗之餘，事與前異，但當益修戰守之備。襄陽失守，請急收復。"或又陳進取之計，行簡奏："今内外事勢可憂而不可恃者七。"言甚懇切，師得不出。

說統帥威望一向稱著，靠恩義招攬，用獎賞激勵，在軍隊中推舉選拔就能任將領，接納收容投降歸附之人就能充當士兵，爲臣我實在不知道軍餉從何籌措。發兵十萬，每天花費千金，千里送軍糧，士兵面有飢色。如今的糧食運送，日復一日沒有停息，以至於接連好幾個月，幾月不停，以至於幾年，不知道要積幾千金以後纔能够供給他們的費用。如今百姓多是蕩空之家，州縣多是一無所有的官庫，大兵一動，開支有很多方面，將拿什麽來供應？如今陛下不惜金幣來滿足邊將的要求，一次可以却不能有第二次，可以有第二次却不能有第三次。到了第三次以後，戰爭還未結束，想要中途停止則廢棄了以前的努力，想要勉强進行又没有財力。國用既然不足，百姓也無法忍受。臣恐怕北方没能謀取，而南方却已先騷動了。中原被踐踏之後留下的，到處空空蕩蕩，即使東南有米可運，可是路途遥遠，難道能避免斷絶？通過淮河運輸，即使有河渠可通，難道會没有强盜搶劫的隱患？從襄運輸，須運載二十鍾纔能送到一石，也恐怕不一定能送到。如果駐兵在千里之外，運糧途徑不跟上，在這種時候，孫臏、吳起做主謀之人，韓信、彭越做統兵元帥，也恐怕想不出對策。將來有一天糧食運不到，進退都不行，定會給皇上帶來憂慮，這是臣憂愁的第三件事。希望陛下堅持自己的主張，定立國家的方針，以杜絶衆説紛紜。

竟然没被聽從。進升知樞密院事。

當時議論皇帝閲兵没有結果，反而很快精簡士兵。殿前都指揮使司的軍隊互相争鬥，因此斥貶主帥，罷免都司官，發給黄榜撫慰，士兵愈加吵鬧叫駡。喬行簡將情况報告，殺掉帶頭的二十多人，衆人纔安定。不久任右丞相，上奏説"三京潰敗之後，事情跟以前不同，應當增修戰守的防禦。襄陽失守，請立即收復。"有人又陳述進取的計策，喬行簡上奏："如今内外形勢讓人憂愁却不能够出兵有七點。"言詞很懇切，軍隊纔

得以不出兵。

端平三年九月，有事于明堂，大雷雨。行簡與鄭清之并策免。既去，而獨趣召行簡還京，留之，拜左丞相。援韓琦故事，乞以邊防、財用分委三執政，請修中興五朝國事。十上章請謝事。嘉熙三年，拜平章軍國重事，封肅國公。每以上游重地爲念，請建節度宣撫使，提兵戍夔。邊事稍寧，復告老，章十八上。四年，加少師、保寧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封魯國公。淳祐元年二月，薨于家，年八十六。贈太師，謚文惠。

端平三年九月，祭祀明堂，遭大雷雨。喬行簡同鄭清之一起被罷免。離去以後，却催召喬行簡回京，挽留他，任左丞相。援用韓琦舊例，乞求將邊防、財政分别委任三位執政官，請求編修中興五朝國家大事。十次上章請求退職。嘉熙三年，授平章軍國重事，封肅國公。常常把上游軍事重地挂在心上，請求設節度宣撫使，領兵守夔。邊疆戰事稍微平息，又告老，疏章遞了十八次。四年，加少師、保寧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封魯國公。淳祐元年二月，在家中去世，享年八十六歲。贈官太師，謚號文惠。

行簡歷練老成，識量弘遠，居官無所不言。好薦士，多至顯達，至於舉錢時、吴如愚，又皆當時隱逸之賢者。所著有《周禮總説》、《孔山文集》。

喬行簡歷經磨煉年高有聲望，見識高遠度量寬廣，在位時知無不言。喜歡推薦士人，大多做到高官，至於薦舉錢時、吴如愚，又都是當時隱士中間的德才兼備之人。所著有《周禮總説》、《孔山文集》。

范鍾

范鍾字仲和，婺州蘭溪人。嘉定二年，舉進士。歷官調武學博士，添差通判太平州，知徽州。召赴闕，遷刑部郎官，又遷尚右郎官兼崇政殿説書。進對，帝曰："仁宗時甚多事。"鍾對曰："仁宗始雖多事，乃以憂勤致治。徽宗始雖無事，餘患至于今日。"帝悦。尋遷吏部郎中兼説書，又遷秘書少監、國子司業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拜起居郎兼祭酒，權兵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録同修撰。遷兵部侍郎兼給事中，權兵部尚書兼侍講，尋兼侍讀。

范鍾字仲和，婺州蘭溪人。嘉定二年，考中進士。歷任官職調爲武學博士，添加差遣通判太平州，徽州知州。徵召進京，升刑部郎官，又升尚右郎官兼崇政殿説書。上殿奏對，皇帝説："仁宗時麻煩事很多。"范鍾回答説："仁宗開始時雖然事多，却靠勤政達到政治清明。徽宗開始時雖然平安無事，遺害却一直到今天。"皇帝很高興。隨即升吏部郎中兼説書，又改爲秘書少監、國子司業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任起居郎兼祭酒，權兵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録同修撰。升任兵部侍郎兼給事中，權兵部尚書兼侍講，隨即兼侍讀。

嘉熙三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四年，授參知政事。淳祐元年，乞歸田里，不許。四年，知樞密院事，乞歸田里。五年，特拜左丞相兼樞密使，封東陽郡公，再乞歸田里，不許。六年，復請，許之。加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辭不

嘉熙三年，授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四年，任參知政事。淳祐元年，請求退職回家，不准許。四年，知樞密院事，請求回鄉。五年，特任左丞相兼樞密使，封東陽郡公，再次乞求回鄉，不准許。六年，又提出請求，答應了他。加官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推辭不接受，以保全晚年操守，於是提舉洞霄宫。九年正

拜，以保晚節，乃提舉洞霄宫。九年正月，薨。

月，去世。

鍾爲相，直清守法，重惜名器，雖無赫赫可稱，而清德雅量，與杜範、李宗勉齊名。贈少師，謚文肅。所著書有《禮記解》。

范鍾擔任宰相，正直清廉遵守法紀，重視維護名分官位，雖然没有顯赫功績可以稱頌，但廉潔的品德非凡的氣度，同杜範、李宗勉齊名。贈官少師，謚號文肅。所著書有《禮記解》。

游似

游似字景仁，利路提點刑獄仲鴻之子。嘉定十四年進士，歷官爲大理司直，升大理寺丞，遷太常丞兼權兵部郎官。遷秘書丞兼權考功郎中、直秘閣、夔路轉運判官，移潼川提點刑獄兼提舉常平。請封謚田錫，從之。遷軍器監、宗正少卿兼權樞密都承旨。

游似字景仁，是利州路提點刑獄游仲鴻的兒子。嘉定十四年進士，歷官任大理司直，升大理寺丞，改爲太常丞兼權兵部郎官。升爲秘書丞兼權考功郎中、直秘閣、夔路轉運判官，調任潼川提點刑獄兼提舉常平。請求給田錫追封謚號，聽從了他的建議。升軍器監、宗正少卿兼權樞密都承旨。

時暫兼權禮部侍郎兼侍講、權禮部侍郎。有事于明堂，似上疏言："欲盡事天之禮，當盡敬天之心。心存則政事必適其宜，言動必當其理，雨暘必循其序，夷夏必安其生。"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權禮部尚書兼侍讀。言："軍賞冒濫，請給告之制，奏功者書填真命付之，候從軍十年，别能立功，升至統領已上，方許從所屬保明申朝廷，立名給告，則冒濫者革，功勞者勸。"

當時暫時兼權禮部侍郎兼侍講、權禮部侍郎。舉行祭祀明堂，游似上疏説："想要完全做到事奉上天的禮節，應當竭盡尊敬上天的心意。心意存在處理政務必定合宜，言行必定符合道理，下雨天晴必定遵行時序，中外必定安心。"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權禮部尚書兼侍讀。上奏説："軍功獎賞假冒濫行，請求實行頒發告身的制度，對報功的人填寫真正的任命交給他們，等到從軍十年以後，能够另外立功，升到統領以上，纔准許根據所寫下的保舉證明申報朝廷，寫上名字頒布告身，假冒濫行現象就能革除，有功勞的人受到激勵。"

遷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兼修國史、實録院修撰，權工部侍郎，充四川宣撫司參贊軍事兼給事中。遷吏部尚書，入侍經幄。帝問："唐太宗貞觀治效何速如是？"似對曰："人主一念之烈，足以旋乾轉坤。或謂霸圖速而王道遲，不知一日歸仁，期月而可，王道曷嘗不速。一念有時間斷，則無以挽回天下之大勢。至於憂勤，既切宸念，而佐理非人，亦何以布宣九重之實。"乃摭太宗事以陳，且謂："太宗矜心易啓，漸弗克終，僅止貞觀之

升爲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兼修國史、實録院修撰，權工部侍郎，充四川宣撫司參贊軍事兼給事中。改爲吏部尚書，進宫侍奉講席。皇帝問："唐太宗貞觀之治的成效爲何這樣迅速？"游似回答説："君主的一個想法如果很强烈，就足够用來扭轉乾坤。有人説稱霸雄圖迅速而王道就緩慢，不知道一日回歸仁德，一月就成，仁政王道怎能不迅速。一個想法有時中斷，就没有辦法挽回天下的大局。至於憂愁勞苦，已經使皇帝勞神費心，但是輔政之人不稱職，又怎能傳布天子的真實意圖。"於是便取太宗的事來舉説，并且稱："太宗驕傲之心容易開啓，不能保持到最後，僅

治。陛下嗣服十有五年，艱危之勢滋甚，回視太宗治效敏速、相越乃爾。意者親儒而從諫，敬畏以檢身，未若貞觀之超卓乎？節用以致愛，選廉以共理，未若貞觀之切至乎？願陛下益加聖心。"

嘉熙三年正月，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封南充縣伯。八月，拜參知政事。四年閏月，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淳祐四年，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仍奉朝請，授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進爵郡公。五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十上章，乞歸田里，帝不許。七年，特授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進爵國公。十一年，轉兩官致仕，薨。特贈少師。

僅停留在貞觀之治。陛下繼位十五年，艱難危急的形勢越發厲害，回視太宗治理成效迅速、後又相去甚遠。料想或是親近儒者而且聽取諫言，恭敬畏懼約束自身，不像貞觀時那樣好吧？節約用度愛護百姓，選用廉潔之人共同治理，不像貞觀時那樣迫切吧？希望陛下更加留心。"

嘉熙三年正月，授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封南充縣伯。八月，任參知政事。四年閏月，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淳祐四年，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爲奉朝請，任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進封郡公爵位。五年，任右丞相兼樞密使。十次上奏，乞求回鄉，皇帝不答應。七年，特授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進封國公爵位。十一年，轉升二級階官退休，去世。特贈少師。

趙葵　趙方

趙葵字南仲，京湖制置使方之子。初生時，或夢南岳神降其家。方在襄陽，命葵專督飲食共養之事。與兄范俱有志事功，方器之，聘鄭清之、全子才爲之師。又遣從南康李燔爲有用之學。每聞警報，與諸將偕出，遇敵則深入死戰，諸將惟恐失制置子，盡死救之，屢以此獲捷。一日，方賞將士，恩不償勞，軍欲爲變。葵時十二三，覺之，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别有賞賚。"軍心賴一言而定，人服其機警。

嘉定十年，金將高琪、烏古論慶壽犯襄陽，圍棗陽。時邊烽久熄，金兵猝至，人情震懼。方帥范、葵往戰，敗走之。十三年，方遣葵及都統扈再興攻金人至高頭。高頭，金人必守之處也，出勁兵拒戰，葵率先鋒奮擊，再興繼進殲之。翼日，進次鄧州，金人阻泚河以拒。葵麾軍進擊，楊義諸將繼至，金兵亦大出合戰，大破之，俘斬及降者幾二萬，獲萬户而

趙葵字南仲，是京湖制置使趙方的兒子。剛出生時，有人夢見南岳神降臨他家。趙方在襄陽，命令趙葵專門督管飲食供給的事務。同哥哥趙范都立志建功立業，趙方器重他們，聘請鄭清之、全子才做他們的老師。又跟隨南康人李燔學實用之學。每次聽到警報，同衆將一齊出征，遇上敵人就闖入敵軍内拚死作戰，衆將恐怕制置使的兒子有閃失，竭盡死命救他，多次因此打了勝仗。一天，趙方獎賞將士，賞賜不够，軍隊想要作亂。趙葵當時十二三歲，發覺，立即叫道："這是朝廷的賞賜，本司另外有獎賞。"軍心靠他一句話而安定，人們佩服他的機警。

嘉定十年，金朝將領高琪、烏古論慶壽進犯襄陽，包圍棗陽。當時停戰年久，金朝軍隊突然到來，人心非常恐懼。趙方帶領趙范、趙葵前往作戰，打得他們敗逃。十三年，趙方派趙葵以及都統扈再興攻打金兵到了高頭。高頭，是金兵必守之地，出動精兵頑抗，趙葵率領先鋒奮勇出擊，再興緊接着進攻殲滅了他們。第二天，進駐鄧州，金兵在泚河設防抗拒。趙葵指揮軍隊進攻，楊義各位將領緊接着來到，金兵也大舉出城交戰，大敗，俘虜殺死以及投降的將近二萬，活

下十數人，奪馬八百，逐北直傅城下而還。

十四年，金人犯蘄州，葵與范攻唐、鄧。方命之曰："不克敵，毋相見也。"三月丁亥，至唐州，薄城而陳。金大將阿海引兵出戰，葵帥精騎赴敵，再興從之，大捷，斬馘萬餘。金人閉門不出。時金人陷蘄州者至久長，數十騎出山椒，葵帥楊大成以十四騎逐之。金騎漸益至數百，葵力戰連破之，而金步騎大集。會范、再興軍合戰，至夜分始解。庚寅，官軍分二陣，范將左，再興將右，葵帥突騎左右策應。金人背山亦分爲二以相當，而不先動。范曰："金人必復謀夜戰以倖勝。"乃預備大鼓，令軍中聞疊鼓聲始動，若彼未至五十步内而輒動者斬。未幾，金兵稍下山，再興遽衝之，果爲敵所乘，遂逼范軍。范疊鼓麾軍突鬥，葵繼進，殲金兵數千。敵并力向再興，葵率土豪祝文蔚等以精騎横衝之，金人僵尸相屬。復相持至夜分，金人雖斂，而陣如故。范、葵急會將校，選死士數千，黎明四面奮擊，唤聲撼山谷。金人走，乘勝逐北，斬首數千級，副統軍投戈降，拔所掠子女萬餘，得輜重器械山積。補葵承務郎、知棗陽軍，范授安撫司内機。

方卒。十五年，起復直秘閣、通判廬州，進大理司直、淮西安撫參議官。十七年，李全往青州，淮東制置使許國檄葵議兵。葵至曰："君侯欲圖賊，而坐賊阱中，悔已無及，惟有重帳前兵，猶足制之爾。"國曰："兵不能集，集不能精，奈何？"曰："葵請視兩路之兵，别其精鋭，君侯留三

捉萬户以下的官十多人，奪取馬匹八百，追殺敗軍直到接近城下後回來。

十四年，金兵進犯蘄州，趙葵同趙范攻打唐州、鄧州。趙方命令他們説："不打敗敵軍，不要回來見我。"三月丁亥，到達唐州，接近城列軍陣。金朝大將阿海領兵出城迎戰，趙葵率領精鋭騎兵殺向敵軍，扈再興緊跟着他，大勝，斬得首級一萬多。金兵關門不出戰。當時金兵攻陷蘄州的軍隊到了久長，幾十名騎兵從山椒出來，趙葵率領楊大成帶十四名騎兵追趕他們。金騎兵逐漸增多到幾百，趙葵奮力作戰連連打敗他們，但是金步兵騎兵聚集了很多。趙范、扈再興的部隊一起作戰，打到半夜方解圍。庚寅日，官兵分列二大軍陣，趙范爲左邊大將，扈再興爲右邊大將，趙葵率領突擊騎兵左右接應。金兵靠山也分成兩部分來抵抗，但不先動手。趙范説："金兵肯定又打算夜間作戰來僥幸取勝。"便預備大鼓，命令軍隊聽到輕輕的擊鼓聲便開始行動，如果對方没到五十步以内就擅自行動的人斬首。不久，金兵一部分下山，扈再興倉猝衝擊他們，果然被敵人抓住機會，便逼近趙范的軍隊。趙范輕輕擊鼓指揮軍隊突戰，趙葵緊接着進攻，殲滅金兵幾千。敵軍集合兵力攻打扈再興，趙葵率領當地豪强祝文蔚等精鋭騎兵從中間衝擊他們，金兵死者相連一片。又再相持直到半夜，金雖然收兵，但陣勢没變。趙范、趙葵緊急召集將校，挑選勇士幾千，黎明時從四面奮勇出擊，喊聲震撼山谷。金兵逃跑，乘勝追擊敗兵，斬得幾千首級，副統軍繳械投降，救回所搶掠的百姓一萬多，繳獲輜重器械堆積如山。趙葵補官承務郎、棗陽軍知軍，趙范任安撫司内機。

趙方去世。十五年，趙葵服喪未滿起用直秘閣、通判廬州，進升大理司直、淮西安撫參議官。十七年，李全前往青州，淮東制置使許國傳檄書召趙葵商議軍事。趙葵到後説："君侯想要謀取賊人，可是坐在賊人陷阱當中，後悔已經來不及，惟有加强制置司帳前軍隊的兵力，還足够用來制服住他。"許國説："軍隊調集不起來，調集來了也做不到精鋭，怎麽辦？"回答説："趙葵

萬帳前，賊不敢動矣。”國曰：“不若集淮兵來閱，而君董之，既足示衆，亦可選鋭。”葵曰：“有兵之郡，必當衝要，守將豈可空壁以從制使命耶？必將力争于朝，分留自衛。一得朝命，必匿其强壯，遣老弱以備數。本欲選鋭，適得其鈍，本欲示衆，適示單弱，徒啓戎心。”國不聽，卒敗。

請求檢閲兩路的軍隊，分别挑選出他們的精鋭，君侯留三萬在軍幕帳前，賊人不敢妄動了。”許國説：“不如調集淮軍來檢閲，讓你主持，既足以明示於衆，也可以選拔精鋭。”趙葵説：“有軍隊的州，肯定處於重要之地，守將豈能全調來聽從制置使的命令呢？必定會向朝廷力争，留一部分軍隊自我防衛。一旦得到朝廷命令，必定隱瞞强壯兵力，派遣老弱士兵來充數。本來想要選拔精鋭，却得到的是那些老弱之兵，本來想要明示於衆，却表現出力弱，反而開啓了異族入侵的野心。”許國不聽從，終於失敗。

寶慶元年，范知揚州，乞調葵以强勇、雄邊軍五千屯寶應備賊。葵在廬州，數費私錢會諸將球射，與制置使曾式中不合，葵去之。言者以爲擅，遂奉祠。三年，起爲將作監丞。

寶慶元年，趙范爲揚州知州，乞求調派趙葵帶强勇、雄邊軍五千屯駐寶應防備敵人。趙葵在廬州，多次花費自己的錢聚集衆將踢球射箭，同制置使曾式中不和，趙葵趕走了他。諫官認爲他獨斷專行，於是授宫觀官。三年，起用任將作監丞。

紹定元年，出知滁州。二年，全將入浙西告糴，實欲覘畿甸也。初，全之獻俘也，朝廷授以節鉞，葵策其必叛，乃上書丞相史彌遠曰：“此賊若止於得粟，尚不宜使輕至内地，况包藏禍心，不止告糴。若不痛抑其萌，則自此肆行無憚，所謂延盗入室，恐畿内有不可勝諱之憂。”至滁，以其地當賊衝，又與金人對境，實兩淮門户，修城浚隍，經武不少暇。命秦喜守青平，趙必勝守萬山，以壯形勢。葵母疾，謁告省侍不得，刲股雜藥以寄之。母卒，葵求解官，不許，不得已，卒哭復視事。

紹定元年，出朝爲滁州知州。二年，李全將要進浙西求購糧食，實際想要窺視京城地區。起初，李全來獻俘虜，朝廷任他符節和斧鉞，趙葵料到他必定反叛，便上書給丞相史彌遠説：“這個賊子如果僅是爲了得到糧食，不應該讓他輕易地到内地來，何况包藏禍心，不僅是求購糧食。如果不極力壓制這種萌芽，從此放縱行爲無所忌憚，所謂請强盗進家，恐怕京城地區有避免不了的憂患。”到了滁州，因爲處於賊人要道，又同金邊境正對，實際上是兩淮的門户，修建城墻疏浚城濠，經營武備一點也不空閑。命令秦喜防守青平，趙必勝防守萬山，以壯大陣勢。趙葵的母親生病，請假探望服侍不成，割了腿上的肉攙在藥裏寄回去。母親去世，趙葵請求解職，不答應，没有辦法，百日卒哭祭禮之後又處理機務。

全造舟益急，葵復致書史彌遠曰：“李全既破鹽城，反稱陳知縣自棄城，蓋欲欺朝廷以款討罪之師，彼得一意修舟楫，造器械，窺伺城邑，或直浮海以擣腹心，此其奸謀，明若觀火。葵自聞鹽城失守，日夕延頸以俟制帥之設施，今乃聞遣王節入鹽城

李全造船越發加緊，趙葵又寫信給史彌遠説：“李全已經攻下鹽城，反而聲稱陳知縣自動棄城，想要欺騙朝廷來緩發討伐，他能够一心修繕船和槳，製造兵器，窺視城邑，或者直接從海上來襲京城，這是他的奸計，洞若觀火。趙葵自從聽説鹽城失守，日夜等待制置使的措置安排，如今竟然聽説派王節進鹽城向逆賊乞求哀憐。趙

祈哀於逆。葵又聞遣二吏入山陽，請命于賊婦。堂堂制閫，如此舉措，豈不墮賊計，貽笑天下、貽笑外夷乎？又聞張國明前此出山陽，已知賊將舉鹽城之兵，今若聽國明言，更從闊略，則自此人心解體，萬事渙散，社稷之憂有不可勝諱者。葵非欲張皇生事啓釁，李全決非忠臣，非孝子。丞相苟聽葵之言，翻然改圖，發兵討叛，則豈獨可以强國勢安社稷？葵父子世受國恩，亦庶幾萬一之報。使丞相不聽葵言，不發兵討賊，則豈特不可以强國勢安社稷，而葵亦不知死所，不復可報君相之恩矣。一安一危，一治一亂，係朝廷之討叛與不討爾。淮東安則江南安，江南安則社稷安，社稷安則丞相安，丞相安則凡爲國之臣子、爲丞相之門人弟子莫不安矣。"

又言於朝曰："葵父子兄弟，世受國恩，每見外夷、盜賊侵侮國家，未嘗不爲忠憤所激。今大逆不道，邈視朝廷，負君相卵翼之恩，無如李全。前此畔逆未彰，猶可言也，今已破蕩城邑，略無忌憚，若朝廷更從隱忍，則將何以爲國？欲望特發剛斷，名其爲賊，即日命將遣師，水陸并進，誅鋤此逆，以安社稷，以保生靈。葵雖不才，願身許朝廷；如或不然，乞將葵早賜處分，以安邊鄙，以便國事。"

彌遠猶未欲興討，參知政事鄭清之贊決之。乃加葵直寶章閣、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滁州。范刻日約葵，葵帥雄勝、寧淮、武定、强勇步騎萬四千，命王鑑、扈斌、胡顯等將之，以葵兼參議官。顯，潁之兄也，拳力絶人，方在襄陽，每出師必使顯及葵各領精鋭分道赴戰，摧堅陷陣，聚散離

葵又聽説派二名小吏去山陽，向逆賊婦人請求保全衆人性命。堂堂制置使，如此舉動安排，豈不是墮入賊人圈套，讓天下人取笑、讓外族取笑嗎？又聽説張國明在此之前從山陽出來，已經知道賊人將要發動鹽城的軍隊，今天如果聽張國明的話，改而采取寬恕態度，那麽從此以後人心解體，萬事渙散，國家的憂患就避免不完了。趙葵并不是想要倉促地挑起事端惹生是非，李全決不是忠臣，不是孝子。宰相如果聽我的話，改變想法，發兵討伐叛逆，豈止是能够壯大國家聲勢安定社稷江山？趙葵父子世代蒙受國家恩典，也希望能報答萬一。假使宰相不聽趙葵的話，不發兵討伐叛賊，豈止是不能够强大國家安定社稷江山，而且我也不知道會死在何地，不再能够報答君主宰相的恩德了。一安一危，一治一亂，全在於朝廷的討伐叛逆與不討伐叛逆罷了。淮東安全則江南安全，江南安全則國家安全，國家安全則宰相安全，宰相安全則凡是國家臣民、做宰相的門人弟子没有不安全的了。"

又對朝廷上奏説："趙葵父子兄弟，世代蒙受國家恩典，每見外族、强盜侵辱國家，未曾不被義憤所激發。如今罪大惡極，蔑視朝廷，辜負君主丞相庇護的恩情，没有像李全那樣的。在此之前叛逆不明顯時，還可以説説，如今已經掃蕩城邑，一點都没有忌憚，如果朝廷還要采取容忍態度，國家將成何樣？盼望采取決斷，明確地稱他是賊子，當天任命將領派遣部隊，水陸一齊進發，鏟除掉這個逆賊，以安定國家，保全百姓。趙葵雖然不成器，希望把自身交給朝廷；如果做不到這樣，乞求將趙葵儘早懲罰，以安定邊疆，使國事得益。"

史彌遠還是不想興兵討伐，參知政事鄭清之却贊成。於是便給趙葵加官直寶章閣、淮東提點刑獄兼滁州知州。趙范限定日期與趙葵相約，趙葵率領雄勝、寧淮、武定、强勇步騎兵一萬四千，命令王鑑、扈斌、胡顯等帶領他們，讓趙葵兼參議官。胡顯，是胡潁的哥哥，拳術超人，趙方在襄陽，每次出軍定讓胡顯和趙葵各自率領精鋭軍隊分路前往參戰，攻堅陷陣，聚散分合，從

合，前無勁敵，以功至檢校太尉。

來沒有人能敵得過他，因功授檢校太尉。

已而，全攻揚州東門，葵親出搏戰。賊將張友呼城門請葵出，及出，全在隔壕立馬相勞苦。左右欲射全，葵止之，問全來何爲？全曰："朝廷動見猜疑，今復絶我糧餉，我非背叛，索錢糧耳。"葵曰："朝廷資汝錢糧，寵汝官職，蓋不貲矣。待汝以忠臣孝子，而乃反戈攻陷城邑，朝廷安得不絶汝錢糧。汝云非叛，欺人乎？欺天乎？"切責之言甚多，全無以對，彎弓抽矢向葵而去。於是數戰皆捷。四年正月壬寅，遂殺全。事見《全傳》。進葵福州觀察使、左驍衛上將軍，葵辭不受。八月，召封樞密院稟議，受寶章閣待制、樞密副都承旨，依舊職仍落起復，尋進兵部侍郎。

然後，李全攻擊揚州東門，趙葵親自出馬拼戰。賊將張友在城門呼叫請趙葵出戰，等到出城，李全在壕溝那邊坐在馬上問候辛苦。左右想要用箭射李全，趙葵制止他們，問李全來幹什麽？李全説："動不動就被朝廷猜疑，現在又斷絶我的糧餉，我并不是背叛，衹不過索要錢糧罷了。"趙葵説："朝廷資助你錢糧，恩賜你官職，已不計其數。拿你當忠臣孝子對待，你竟然倒戈攻陷城邑，朝廷怎能不斷絶你的錢糧。你説不是反叛，騙人嗎？欺天嗎？"嚴厲指責他的話説了很多，李全没有話好回答，張弓搭箭射向趙葵便退走。在這時幾次交戰都勝利。四年正月壬寅，便殺掉李全。事見本書《李全傳》。進升趙葵福州觀察使、左驍衛上將軍，趙葵推辭不接受。八月，樞密院密封稟報建議召見，授寶章閣待制、樞密副都承旨，照舊任職去掉服喪未滿而起用名義，隨即進升兵部侍郎。

六年十一月，詔授淮東制置使兼知揚州，入對，帝曰："卿父子兄弟，宣力甚多，卿在行陣又能率先士卒，捐身報國，此尤儒臣之所難，朕甚嘉之。"葵頓首謝曰："臣不佞，忠孝之義，嘗奉教於君子，世受國恩，當捐軀以報陛下。"

六年十一月，詔令任淮東制置使兼揚州知州，進殿奏對，皇帝説："你父子兄弟，用力很多，你在戰場上又能給士兵帶頭，捨身報國，這尤其是文臣們認爲難得的，我很贊賞。"趙葵拜謝道："臣無能，忠孝的道義，曾經從君子那裏聽到過教誨，世代蒙受國家恩典，理當捨身來報答陛下。"

端平元年，朝議收復三京，葵上疏請出戰，乃授權兵部尚書、京河制置使，知應天府、南京留守兼淮東制置使。時盛暑行師，汴堤破决，水潦泛溢，糧運不繼，所復州郡，皆空城，無兵食可因。未幾，北兵南下，渡河，發水閘，兵多溺死，遂潰而歸。范上表劾葵，詔與全子才各降一秩，授兵部侍郎、淮東制置使，移司泗州。

端平元年，朝廷議論收復三京，趙葵上疏請求出戰，於是授權兵部尚書、京河制置使，應天府知府、南京留守兼淮東制置使。當時酷暑行軍，汴堤决口，大水泛濫，糧食運輸困難，所收復的州縣，都是空城，軍糧没有來源可以依靠。没多久，金軍南下，渡過黄河，打開水閘，士兵淹死很多，便潰敗而回。趙范上表彈劾趙葵，詔令同全子才各降一級，授任兵部侍郎、淮東制置使，制置司官署移治泗州。

嘉熙元年，以寶章閣學士知揚州，依舊制置使。二年，以應援安豐捷，奏拜刑部尚書，進端明殿學士，特予執政恩例，復兼本路屯田使。葵

嘉熙元年，以寶章閣學士爲揚州知州，照舊任制置使。二年，因應援安豐告捷，上奏後任刑部尚書，進升端明殿學士，特别給予執政官的恩寵待遇，又兼本路屯田使。趙葵前後留揚州八

前後留揚八年，墾田治兵，邊備益飭。淳祐二年，進大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改福州。

三年，葬其母，乞追服終制，不允。葵上疏曰："移忠爲孝，臣子之通誼；教孝求忠，君父之至仁。忠孝一原，并行不悖。故曰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臣不佞，戒謹持循，惟恐先墜。往歲叨當事任，服在戎行，偕同氣以率先，冒萬死而不顧，捐軀戡難，效命守封，是以孝事君之充也。陛下昭示顯揚，優崇寵數，使爲人子者感恩，爲人親者知勸矣。臣昨於草土，被命起家，勉從權制，先國家之急而後親喪也。今釋位去官，已追服居廬，乞從彝制。"又不許。再上疏曰："臣昔者奉詔討逆，適丁家難，閔然哀疚之中，命以驅馳之事，移孝爲忠，所不敢辭。是臣嘗先國家之急，而效臣子之義矣。親恩未報，寖逾一紀，食稻衣錦，俯仰增愧。且臣業已追衰麻之制，伸苫塊之哀，負土成墳，倚廬待盡，喪事有進而無退，固不應數月而除也。"乃命提舉洞霄宫，不拜。

年，開墾田地修造武器，邊境守備越發整飭。淳祐二年，進升大學士、潭州知州、湖南安撫使，改爲福州。

三年，安葬母親，乞求補服守滿三年喪期，不答允。趙葵上疏説："轉忠成孝，是臣子的普遍合宜行爲；勸孝求忠，是君主的最大仁德。忠孝同一根源，一齊實行不相違背。所以説忠臣事奉君主，孝子事奉雙親，根本是一致的。臣不才，自戒謹慎操守遵循，惟恐祖先被敗壞。往年承擔職任，在軍隊裏做事，與同胞兄弟一起衝鋒在前，冒萬死而不顧，捨身平定戰亂，拼命報效守疆，這是以孝來事奉君主的充分表現。陛下明確地表示頌揚，待遇很高恩寵很多，使得做兒子的感恩戴德，做父母的知道勸勉。臣在服喪，受命出征，勉力服從臨時任令，把國家的急難放在前頭而把爲母親服喪放在後頭。如今離任去職，已經補穿喪服住在草屋，乞求遵從通常的制度。"又不答允。再次上疏説："臣從前奉詔討伐叛逆，正好遇上母親去世，在悲痛内疚的情況下，任命驅馳效力，轉孝成忠，這些不敢推辭。這是爲臣曾經以國家的急難爲先，而且獻出臣子的情義。父母恩德没有報答，漸漸將超過十二年，吃着稻米穿着錦衣，抬頭低頭之間不由更加慚愧。而且臣已經補行穿麻布喪服之禮，抒發睡草墊枕土塊的悲痛，覆蓋泥土做成墳墓，靠着草屋等待期滿，喪事惟有進行没有退止，本來就不應該剛過幾個月就除去喪服。"便命他提舉洞霄宫，不接受。

淳祐四年，授同知樞密院事。疏奏："今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天下之才，其可用者有幾？吾從其大者而講明之，疏其可用者而任使之。有勇略者治兵，有心計者治財，寬厚者任牧養，剛正者持風憲。爲官擇人，不爲人而擇官。用之既當，任之既久，然後可以責其成效。"又乞"亟與宰臣講求規畫，凡有關於宗社安危治亂之大計者條具以聞，審其所先後緩急以圖籌策，則治功可成，外患不

淳祐四年，任同知樞密院事。上奏説："如今天下之事，大的有幾件？天下的人才，可以任用的有多少？我從大的事件來講清楚，列舉可用的人才而使用他們。有勇力謀略的人管理軍隊，有心計的人管理財政，寬厚的人擔任知州長官，剛直的人任臺諫官。以官職選人，不是以人去選擇官職。要任用適當，任用長久，這樣可以要求他們做出成績。"又乞求"立即同宰相大臣商議尋求辦法，凡是對國家安危治亂有關係的分條陳述上報，審察所認爲可先可後可緩可急的謀求實行，則治理之功能够成就，外患不值得畏懼"。

足畏"。又乞"創游擊軍三萬人以防江"。詔從之。十二月，拜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又特授樞密使兼參知政事、督視江、淮、京西、湖北軍馬，封長沙郡公。尋知建康府、行宫留守、江東安撫使。

又乞求"創立游擊軍三萬人來防守長江"。詔令聽從了他。十二月，任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又特授樞密使兼參知政事、督視江、淮、京西、湖北軍馬，封長沙郡公。隨即爲建康府知府、行宫留守、江東安撫使。

九年，特授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封信國公。四上表力辭，言者以宰相須用讀書人，罷爲觀文殿學士，充醴泉觀使兼侍讀，仍奉朝請。尋判潭州、湖南安撫使，加特進。寶祐二年，宣撫廣西。三年，改鎮荆湖，城荆門及郢州。改授湖南路安撫使、判潭州，再辭，依舊職醴泉觀使。五年，進少保、寧遠軍節度使，進封魏國公、醴泉觀使兼侍讀。四辭，免。開慶元年，判慶元府、沿海制置使，尋授沿江、江東宣撫使，置司建康府，任責隆興府、饒州江州徽州兩界防拓調遣，時暫兼判建康府、行宫留守，尋授江東西宣撫使，節制調遣饒、信、袁、臨江、撫、吉、隆興官軍民兵。訪問百姓疾苦，罷行黜陟，并許便宜從事。

九年，特任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封信國公。四次上表極力推辭，諫官認爲宰相必須任用文人，罷爲觀文殿學士，充醴泉觀使兼侍讀，仍奉朝請。隨即任判潭州、湖南安撫使，加官特進。寶祐二年，宣撫廣西。三年，改爲宣撫荆湖，駐荆門以及郢州城。改授湖南路安撫使、判潭州，再次推辭，照舊職授醴泉觀使。五年，進升少保、寧遠軍節度使，進封魏國公、醴泉觀使兼侍讀。四次推辭，免職。開慶元年，判慶元府、沿海制置使，隨即授沿江、江東宣撫使，設司在建康府，指揮隆興府、饒州江州徽州兩界防拓調遣，當時暫兼判建康府、行宫留守，隨即授江東西宣撫使，指揮調遣饒、信、袁、臨江、撫、吉、隆興官軍民兵。訪問百姓疾苦，廢止實行和貶黜升遷，一概准許自主行事。

景定元年，授兩淮宣撫使、判揚州，進封魯國公，尋奉祠。咸淳元年，加少傅。二年，乞致仕，特授少師、武安軍節度使，進封冀國公。舟次小孤山，薨，年八十一。是夕，五洲星隕如箕。贈太傅，謚忠靖。

景定元年，任兩淮宣撫使、判揚州，進封魯國公，隨即授宫觀官。咸淳元年，加官少傅。二年，乞求退休，特授少師、武安軍節度使，進封冀國公。坐船停留在小孤山，去世，享年八十一歲。當天晚上，五洲星石隕落其大如箕。贈太傅，謚號忠靖。

趙范

范字武仲，少從父軍中。嘉定十三年，嘗與弟葵殲金人于高頭。十四年，出師唐、鄧，范與葵監軍。孟宗政時知棗陽，憚於供億，使人問曰："金人在蘄、黄，而君攻唐、鄧，何也?"范曰："不然，徹襄陽之備以救蘄、黄，則唐、鄧必將躡吾後。且蘄、黄之寇正鋭，曷若先擣唐、鄧以

趙范字武仲，年輕時跟隨父親在軍隊裏。嘉定十三年，曾同弟弟趙葵在高頭殲滅金兵。十四年，出兵唐、鄧，趙范和趙葵爲監軍。孟宗政當時爲棗陽知縣，害怕供應，派人詢問説："金人在蘄、黄，可是你進攻唐、鄧，爲什麽呢?"趙范説："不是這樣的，撤掉襄陽的守備來救援蘄、黄，唐、鄧必定將會踩踏我後路。而且蘄、黄的敵寇正凶猛，何不如先襲唐、鄧來顯示我們有餘

示有餘，唐、鄧應我之不暇，則吾圉不守而自固，寇在蘄、黄師日以老，然後回師蹙之，可勝敵而無後患。”又敗金人於久長，與弟葵俱授制置安撫司内機，事具《葵傳》。

十五年，丁父憂，起復直秘閣、通判揚州。十六年，爲軍器監丞，以直秘閣知光州。十七年，入爲知大宗正丞、刑部侍郎、試將作監兼權知鎮江府。進直徽猷閣、知揚州、淮東安撫副使。劉全、王文信二軍老幼留揚州，范欲修軍政，懼其徒漏泄兵機，乃時饋勞。二家既大喜，范即遺徐晞稷書，令教二人挈家歸楚，二人從之，范厚賫以遣。有孫海者，其衆亦八百，范并請抽還楚州。又請創馬軍三千，招游手之强壯者及籍牢城重役人充之。别籍民爲半年兵，春夏在田，秋冬教閲。官免建寨而私不廢農。

彭義斌使統領張士顯見范，請合謀討李全。范告于制置使趙善湘曰：“以義斌蹙全，如山壓卵；然必請而後討者，知有朝廷也。失此不右，而右凶徒，則權綱解紐矣。萬一義斌無朝命而成大勳，是又唐藩鎮之事，非計之得也。莫若移揚州增戍之兵往盱眙，而四總管兵各留半以備金人，餘皆起發，擇一能將統之，命葵摘淮西精鋭萬人與會于楚州，出許浦海道，五十艘入淮，以斷賊歸路，密約義斌自北攻之，事無不濟。四總管權位相侔，劉琸雖能得其歡心，而不能制其死命。如用琸，須令親履行陣，指踪四人，不可止坐籌帷幄也。”不報。

范又曰：“國家討賊則自此中興，否則自此不振。若朝廷不欲張皇，則

力，唐、鄧應付我們都來不及，我們的邊境不用防守就能自然穩固，敵人在蘄、黄的軍隊一天天地疲憊，然後回軍逼迫敵人，能够戰勝敵人却没有後患。”又在久長打敗了金兵，同弟弟趙葵都授任制置安撫司内機，事情詳載在《趙葵傳》。

十五年，遭父喪，服喪未滿起用爲直秘閣、通判揚州。十六年，任軍器監丞，以直秘閣爲光州知州。十七年，進京任知大宗正丞、刑部侍郎、試將作監兼權鎮江府知府。進升直徽猷閣、揚州知州、淮東安撫副使。劉全、王文信兩部分軍隊家屬都留在揚州，趙范想要整頓軍政，怕他們那些人泄露軍機，便時常饋贈慰勞。兩家既然非常高興，趙范就寫信給徐晞稷，讓他勸導二人帶着全家回楚州去，二人聽從，趙范贈送很多東西打發他們走。有個叫孫海的，他的部下也有八百人，趙范一并請求抽調回楚州。又請求新立騎兵三千，招募閑散游蕩之人中的强壯者以及登記收押在牢城服役的重犯人充當。另外挑選百姓充當半年的士兵，春夏種田，秋冬訓練檢閲。公家省去建寨而私人也不荒廢農作。

彭義斌派遣統領張士顯見趙范，請求一起商議討伐李全。趙范上報給制置使趙善湘説：“用彭義斌逼迫李全，如同大山壓碎鷄蛋；不過必須請示之後再討伐，使其知道朝廷存在。放過這個不幫助，却去幫助惡人，權力就喪失了。萬一彭義斌没有朝廷授命就成就大功，這又是唐朝藩鎮的情況，不是好辦法。不如調揚州增守的軍隊前往盱眙，而四位總管的軍隊各留一半來防備金兵，其餘全部出動，選一位有能力的將領統率他們，命令趙葵選擇淮西精兵一萬同他們在楚州會合，從許浦海路出發，五十艘船進入淮河，斷絶賊兵退路，暗中約定彭義斌從北面攻擊他們，事情没有不成功的。四位總管權力地位相等，劉琸即使能够獲得他們的歡心，却不能够指揮他們以死效命。如果任用劉琸，必須命令他親自前往戰場，指揮四個人，不能僅坐在軍帳中安排策劃。”没有答覆。

趙范又説：“國家討伐逆賊從此重新興起，否則從此一蹶不振。如果朝廷不想倉促行事，我

范乃提刑，職在捕盜，但令范以本路兵措置楚州鹽賊，范當調時青、張惠兩軍之半，及其船數百，徑薄楚城，以遏賊路，調夏全、范成進之半，據漣、海而守之，又移揚州之戍以戍盱眙。然得親提精銳雄勝、强勇等就時青于城外，示賊以形勢，諭賊以禍福，賊必自降。若猶拒守，則南北軍民雜處，必有内應者矣。别約義斌攻之於北，山陽下則進駐漣、海以應之，撫歸附家屬以離其黨，不出半月，此賊必亡。若是，則不調許浦水軍，但得趙葵三千人亦足矣。若朝廷憚費，則全有豫買軍需錢二十萬在真州，且漣、楚積聚，多自足用。”

乃是提點刑獄官，職責是抓捕盜賊，如命令趙范用本路軍隊捕捉楚州鹽寇，我會抽調時青、張惠兩部分軍隊的半數，以及他們的船隻幾百，直接逼近楚城，遏止賊兵通道，抽調夏全、范成進軍隊的一半，守衛漣、海，又調動揚州的守兵防衛盱眙。然後能够親自率領精鋭的雄勝、强勇等軍在城外靠近時青，將形勢對逆賊表明，用禍福利害對賊兵説明，賊兵肯定自動投降。如果還是頑抗，南北方軍民錯雜相處，定會有在内部響應的人。另外約定彭義斌在北邊攻打他們，山陽攻下就進駐漣、海聲援，安撫歸順士兵的家屬分化他的黨羽，不出半個月，這個賊子必定滅亡。如果真這樣，就不調許浦水兵，有趙葵三千人也够了。如果朝廷害怕開支大，那麽李全有預備購買軍需物資的錢二十萬在真州，而且漣、楚的積儲，大多自己够用。”

丞相史彌遠報范書，令諭四總管各享安靖之福。范所遣計議官聞之，曰：“但恐禍根轉深，不得安靖爾。”各揮涕而歸。會全且至，范又獻計曰：“撫機不發，事已無及。侯景困喪河南，致毒蕭氏；今逆全不得志於義斌，而復慮四總管應之，歸據舊巢，其謀必急。然蹙之於喪敗之餘者易，圖之於休息之後者難；矧四總管合謀章露，必難遂已。但事機既變，局面不同。若廟算果定，不欲出教令，但得密賜指授，范一切伏藏不動，只約義斌，使自彼攻其所必救，則機會在我，而前日之策可用矣。”還報，戒范無出位專兵。

宰相史彌遠答覆趙范，命令他跟四位總管説明各自享安定之福。趙范所派去的商議官聽説了，説：“衹恐怕禍根變得更深，不可能安定了。”各自揮淚回去。適逢李全將要來到，趙范又獻計説：“有機會却不行動，事情已經來不及。侯景把梁武帝困死在河南，造成對蕭氏的危害；如今逆賊李全在彭義斌那裏没能得逞，而且又顧慮四位總管接應彭義斌，回去把守老窩，他的圖謀必定加緊。但是在敗亡之後逼迫他容易，在休整之後謀取他就困難；况且四位總管聯合計劃暴露，定難達到目的。但是事情已經變化，局面不一樣。如果朝廷定策果斷，不想發布指令，衹要能暗中賜下指示，趙范一切隱藏不動，僅約定彭義斌，讓從他那裏攻擊李全所必定會救援的地方，那機會在我們一方，而前些時候的計策就能采用了。”回信答覆，告誡趙范不要越職把持兵權。

范乃爲書謝廟堂，且決之曰：“今上自一人，下至公卿百執事，又下至士民軍吏，無不知禍賊之必反。雖先生之心，亦自知其必反也。衆人知之則言之，先生知而獨不言，不言誠是也。内無卧薪嘗膽之志，外無戰

趙范便寫信向宰相謝罪，而且同他訣别説：“如今上面從皇帝開始，下面到公卿百官，再下面到士人百姓軍人小吏，没有不知道逆賊必定要謀反。即使是先生的内心，也知道他必定反叛。大家知道就説，先生知道却不説，不説確實是對的。内部没有卧薪嘗膽的决心，外部没有戰勝攻

勝攻取之備，先生隱忍不言而徐思所以制之，此廟謨所以爲高也。然以撫定責之晞稷，而以鎮守責之范。責晞稷者函人之事也，責范者矢人之事也。既責范以惟恐不傷人之事，又禁其爲傷人之痛，惡其爲傷人之言，何哉？其禍賊見范爲備，則必忌而不得以肆其奸，他日必將指范爲首禍激變之人，劫朝廷以去范。先生始未之信也，左右曰可，卿大夫曰可，先生必將曰：'是何惜一趙范而不以紓禍哉？'必將縛范以授賊，而范遂爲宋晁錯。雖然，使以范授賊而果足以紓國禍，范死何害哉？諺曰：'護家之狗，盗賊所惡。'故盗賊見有護家之狗，必將指斥於主人，使先去之，然後肆穿窬之奸而無所忌。然則殺犬固無益於弭盗也。欲望矜憐，别與閑慢差遣。"彌遠得書，爲之動心。

克的準備，先生忍住不説而是慢慢想辦法來制服他，這是朝廷謀略之所以高明之處。但是將安撫平定交給徐晞稷負責，而將坐鎮把守交給趙范負責。要求徐晞稷做的是造鎧甲匠人的事情，要求趙范做的是造箭匠人的事情。既然要求趙范負責那種傷害人的事情，又禁止他傷害人，厭惡他説傷害人的話，爲何呢？那賊子看到趙范做防備，就必定忌憚因而不能够放縱他的惡行，將來必定將會指名趙范是首先製造災禍引起事端的人，脅迫朝廷來除掉趙范。先生起初還不相信他，身邊的人説行，士大夫説行，先生必定將會説：'這樣的話何必捨不得一個趙范却不拿他來解除災禍呢？'肯定將會綁起趙范去交給賊子，而趙范便成了宋的晁錯。即使如此，假使將趙范交給賊子就果真足够用來解除國家災難，我死了又有何害呢？諺語説：'看家之狗，是盗賊最討厭的。'所以盗賊看到有看家之狗，必定要主人斥責狗，讓主人先除掉狗，然後肆意地做鑽洞偷盗的壞事便没有可害怕的了。但是殺掉狗本來就對消除盗賊没有什麽好處。希望垂憐，另外給予閑散的差遣。"史彌遠收到信，爲之動心。

二年春，奉祠。三年，知安慶府，未行，改知池州，繼兼江東提舉常平。彌遠訪將材於葵，葵以范對。進范直敷文閣、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滁州。范曰："弟而薦兄，不順。"以母老辭。乃上書彌遠曰："淮東之事，日異日新。然有淮則有江，無淮則長江以北，港汊蘆葦之處，敵人皆可潛師以濟，江面數千里，何從而防哉。今或謂巽辭厚惠可以啖賊，而不知陷彼款兵之計。或謂斂兵退屯可以緩賊，而不知成彼深入之謀。或欲行清野以嬰城，或欲聚烏合而浪戰，或以賊詞之乍順乍逆而爲喜懼，或以賊兵之乍進乍退而爲寬緊，皆失策也。失策則失淮，失淮則失江，而其失有不可勝諱者矣。夫有遏寇之兵，有游擊之兵，有討賊之兵。今寶應之逼山

二年春天，授宫觀官。三年，爲安慶府知府，未赴任，改爲池州知州，繼而兼江東提舉常平。史彌遠向趙葵詢問大將的人才，趙葵拿趙范作回答。進升趙范爲直敷文閣、淮東提點刑獄兼滁州知州。趙范説："作爲弟弟却舉薦兄長，不合情理。"拿母親年紀大爲由推辭。便上書給史彌遠道："淮東的事情，天天不同天天變化。然而有淮河就有長江，没有淮河則長江以北，港灣長蘆葦的地方，敵人都能够悄悄派軍隊偷渡，江面幾千里，如何來防備呢。如今有人説謙恭的言語優厚的饋贈可以用來利誘賊子，却不知道已經陷入他緩兵的圈套。有人説收兵退守可以延緩賊子反叛，却不知道已經助長了他們深入的計劃。有人想實行堅壁清野來守衛城池，有人想聚集烏合之衆來輕率交戰，有人因賊子言詞忽順忽逆而産生喜歡恐懼，有人因賊兵忽進忽退而産生寬鬆緊張，都是失策。失策就失守淮河，失守淮河就失守長江，而那些失敗就一言難盡了。有遏止强

陽，天長之逼盱眙，須各增戍兵萬人，遣良將統之，賊來則堅壁以挫其鋒，不來則耀武以壓其境；而又觀釁伺隙，時遣偏師掩其不備，以示敢戰，使雖欲深入而畏吾之搗其虛，此遏寇之兵也。盱眙之寇，素無儲蓄，金人亦無以養之，不過分兵擄掠而食；當量出精兵，授以勇校，募土豪，出奇設伏以剿殺之，此游擊之兵也。惟揚、金陵、合肥，各聚二三萬人，人物必精，將校必勇，器械必利，教閱必熟，紀律必嚴，賞罰必公，其心術念慮必人人思親其上而死其長；信能行此，半年而可以强國，一年而可討賊矣。賊既不能深入，擄掠復無所獲，而又懷見討之恐，則必反而求贍於金；金無餘力及此，則必怨之怒之，吾於是可以嫁禍於金人矣。或謂揚州不可屯重兵，恐連賊禍，是不然。揚州者，國之北門，一以統淮，一以蔽江，一以守運河，豈可無備哉。善守者，敵不知所攻。今若設寶應、天長二屯以扼其衝，復重二三帥閫以張吾勢，賊將不知所攻，而敢犯我揚州哉？設使賊不知兵勢而犯揚州，是送死矣。"朝廷乃召范稟議，復令知池州。

盜的軍隊，有流動進攻的軍隊，有討伐賊子的軍隊。如今寶應逼近山陽，天長逼近盱眙，必須各增加守軍一萬人，派良將統領他們，賊兵來了就堅守壁壘挫敗其鋭氣，不來就顯示武力壓迫其邊境；而且又察看機會，時常派一部分軍隊趁其没有防備時襲擊，表明我們敢於作戰，使其雖然想深入却害怕我們搗襲其空虚之地，這是扼制强盜的軍隊。盱眙的敵寇，向來没有積儲，金人也没有東西來供給他們，不過是分兵搶劫糧食；應當酌情抽出精兵，交給勇敢的將校，招募當地豪强，趁其不備設下埋伏來剿滅他們，這是游動作戰的軍隊。惟揚、金陵、合肥，各自聚集二三萬人，人員一定要精鋭，將校一定要勇敢，武器一定要鋒利，訓練一定要熟練，紀律一定要嚴格，賞罰一定要公平，他們的内心想法一定要人人想着熱愛他們的上級而且爲他們的長官去死戰；確實能够做到這些，半年就能够使國家强大，一年就能够討伐賊子了。賊兵既然不能深入，搶掠又得不到任何東西，而且又心懷被討伐的恐懼，必定反叛而且向金朝求取援助，金朝没有多餘的力量能顧到這些，必定怨恨，我們在這時可以把禍亂轉嫁給金人了。有人説揚州不能屯駐大軍，害怕牽連叛兵之禍，不是如此。揚州，是國家的北邊門户，一方面靠其統領淮河，一方面靠其屏蔽長江，一方面靠其守衛運河，怎可没有防禦。善於防守的，敵人不知道從何地進攻。如今如果設寶應、天長兩部分屯軍來扼守要道，再加派二三位統帥擴大我們的聲勢，賊兵將會不知道從何地進攻，難道却敢進犯揚州嗎？假使賊兵不瞭解軍事形勢却進犯揚州，這是來送死。"朝廷就召趙范稟報計議，又任命他爲池州知州。

紹定元年，試將作監、知鎮江府。三年，丁母憂，求解官，不許。起復直徽猷閣、淮東安撫副使。尋轉右文殿修撰，賜章服金帶。不得已，卒哭復視事。又爲書告廟堂："請罷調停之議，一請檄沿江制置司，調王明本軍駐泰興港以扼泰州下江之捷徑；一請檄射陽湖人爲兵，屯其半高

紹定元年，任試將作監、鎮江府知府。三年，遭母喪，請求解職，不准許。服喪未滿起用爲直徽猷閣、淮東安撫副使。隨即轉右文殿修撰，賞賜禮服金帶。不得已，百日卒哭祭禮之後又處理政務。又寫信告訴朝廷："請求廢止調和的意見，一方面請求傳檄書給沿江制置司，調王明本部軍隊駐守泰興港來扼守泰州進入長江的捷徑；一方面請求傳檄書給射陽湖的百姓當兵，將

郵以制賊後，屯其半瓜州以扼賊前；一請速調淮西兵合滁陽、六合諸軍圖救江面。不然，范雖死江皋無益也。”朝旨乃許范刺射陽湖兵毋過二萬人，就聽節制。

范又遺善湘書，曰：“今日與宗社同休戚者，在內惟丞相，在外惟制使與范及范弟葵耳。賊若得志，此四家必無存理。”於是討賊之謀遂决，遂戮全。進范兵部侍郎、淮東安撫使兼知揚州兼江淮制置司參謀官，以次復淮東。加吏部侍郎，進工部尚書、沿江制置副使，權移司兼知黄州，尋兼淮西制置副使。未幾，爲兩淮制置使、節制巡邊軍馬，仍兼沿江制置副使。

又進端明殿學士，京河關陝宣撫使、知開封府、東京留守兼江、淮制置使。入洛之師大潰，乃授京湖安撫制置使兼知襄陽府。范至，則倚王旻、樊文彬、李伯淵、黄國弼數人爲腹心，朝夕酣狎，了無上下之序。民訟邊防，一切廢弛。屬南北軍將交爭，范失於撫御。於是北軍王旻内叛，李伯淵繼之，焚襄陽北去；南軍大將李虎不救焚，不定變，乃因之劫掠。城中官民尚四萬七千有奇，錢糧在倉庫者無慮三十萬，弓矢器械二十有四庫，皆爲敵有。蓋自岳飛收復百三十年，生聚繁庶，城高池深，甲於西陲，一旦灰燼，禍至慘也。言者劾范，降三官落職，依舊制置使。尋奉祠，以言罷；論者未已，再降兩官，送建寧府居住。嘉熙三年，叙復官職，與宫觀。四年，知静江府，後卒于家。

其中半數屯駐在高郵來扼制賊兵後方，半數屯駐瓜州來扼制賊兵前方；一方面請求儘快調遣淮西兵聯合滁陽、六合衆軍設法保護江面。不這樣的話，趙范即使死在江岸也無益。”朝廷准允趙范招募射陽湖兵不要超過二萬人，聽從指揮。

趙范又寫信給趙善湘，説：“今天與國家同喜同悲的，在内惟有丞相，在外惟有制置使跟趙范以及趙范的弟弟趙葵罷了。賊子如果得逞，這四家定無存活之理。”於是討伐逆賊的計劃便決定，殺掉李全。進升趙范兵部侍郎、淮東安撫使兼揚州知州兼江淮制置司參謀官，先後收復淮東。加官吏部侍郎，進升工部尚書、沿江制置副使，暫時遷司兼黄州知州，不久兼淮西制置副使。不久，任兩淮制置使、節制巡邊軍馬，仍兼沿江制置副使。

又進升端明殿學士，京河關陝宣撫使、開封府知府、東京留守兼江、淮制置使。進洛的軍隊大敗，便授京湖安撫制置使兼襄陽府知府。趙范來到，依靠王旻、樊文彬、李伯淵、黄國弼幾人爲親信，早晚喝酒胡鬧，一點都没有上下的次序。百姓訴訟邊疆防衛，全部敗壞鬆弛。正碰上南北方軍隊將領互相爭鬥，趙范安撫控制不得力。在這時北軍王旻從内部反叛，李伯淵也反叛，火燒襄陽往北走；南軍大將李虎不去救火，不去平定事變，却趁機搶掠。城中官民還有四萬七千多，錢糧存在倉庫中的大約有三十萬，弓箭武器二十四庫，都被敵人占領。從岳飛收復失地一百三十年以來，人口衆多，城墻高大護城河寬深，在西部邊疆居第一位，一旦化成灰，災難是最慘痛的。諫官彈劾趙范，降三級，照舊任制置使。隨即授宫觀官，因爲諫官反對被罷免；議論的人没有停止，再降兩級，送建寧府居住。嘉熙三年，恢復官職，給祠禄官。四年，爲静江府知府，後來死在家中。

謝方叔

謝方叔字德方，威州人。嘉定十六年進士，歷官監察御史。疏奏：

謝方叔字德方，威州人。嘉定十六年進士，歷官監察御史。上疏奏道：“持剛正之德使上天

“秉剛德以回上帝之心，奮威斷以回天下之勢，或者猶恐前習便嬖之人，有以私陛下之聽而悦陛下之心，則前日之畏者怠，憂者喜，慮者玩矣。左右前後之人，進憂危恐懼之言者，是納忠於上也；進燕安逸樂之言者，是不忠於上也。凡有水旱盜賊之奏者，必忠臣也；有諂諛蒙蔽之言者，必佞臣也。陛下享玉食珍羞之奉，當思兩淮流莩轉壑之可矜；聞管弦鐘鼓之聲，當思西蜀白骨如山之可念。”又言：“崇儉德以契天理，儲人才以供天職，恢遠略以需天討，行仁政以答天意。”帝悦。差知衡州，除宗正少卿，又除太常少卿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

時劉漢弼、杜範、徐元杰相繼死，方叔言：“元杰之死，陛下既爲命官鞫獄，立賞捕奸，罪人未得，忠冤未伸。陛下苟不始終主持，將恐紀綱掃地，而國無以爲國矣。”遷殿中侍御史，進對，言：“操存本於方寸，治亂係於天下。人主宅如法宫蟃漫之邃，朝夕親近者左右近習承意伺旨之徒，往往覘上之所好，不過保恩寵、希貨利而已。而冥冥之中，或有游揚之説，潛伏而莫之覺。防微杜漸，實以是心主之。”又言：“今日爲兩淮謀者有五：一曰明間諜，二曰修馬政，三曰營山水寨，四曰經理近城之方田，五曰加重遏絶游騎及救奪擄掠之賞罰。”請行限田，請録朱熹門人胡安定、吕燾、蔡模，詔皆從之。

權刑部侍郎兼權給事中，升兼侍講，正授刑部侍郎，權國史編修、實録檢討。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參知政事。淳祐九年，拜參知政事，封永康郡侯。十一年，特授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尋拜左丞相兼樞

回心轉意，發揚威武果斷挽回天下局勢，或許還有以前的親幸寵愛之人，會把持陛下的視聽并且取悦陛下之心，則從前所害怕的懈怠，憂愁的高興，顧慮的不在意。左右身邊的人，進呈憂困危急警惕意見的，這是對皇上效忠；進呈宴飲安樂意見的，這是對皇上不忠。凡是上奏有水旱盜賊的，必定是忠臣；阿諛欺騙的，必定是奸臣。陛下享受着珍貴食品的供奉，理應想到兩淮流民餓死輾轉溝壑的可哀；聽着絲竹鐘鼓的音樂，理當想到西蜀白骨堆積如山的可憐。”又説：“尊崇儉樸之德以合天道，儲備人才以承擔大任，長遠規劃以準備討伐，實行仁政以報答上天。”皇帝很高興。任爲衡州知州，授宗正少卿，又授太常少卿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

當時劉漢弼、杜範、徐元杰相繼去世，謝方叔説：“徐元杰的死，陛下已經派官員審訊案情，懸賞抓壞人，罪犯没抓到，忠臣的冤屈没有伸張。陛下如果不堅持到底，恐怕將會使綱紀法律掃地，而且國將不國。”升殿中侍御史，上殿應對，説：“志操根源於内心，治亂關係到天下。君主的住所像宫殿中刻鏤圖形那樣的幽深，早晚親近的是左右親幸逢迎旨意的那些人，常常窺探皇上喜好，不過是爲了保住寵遇、希求錢財罷了。可是不知不覺中，或許有所傳揚，暗藏着却没有發覺到。防微杜漸，實在要警惕。”又説：“今天替兩淮謀劃的有五方面：一叫探明間諜，二叫整頓馬政，三叫營造山寨水寨，四叫經營靠近城邑的田地，五叫加重阻截散騎以及搶救被擄掠人口財物的賞罰。”請求實行限定田産，請求録用朱熹的門人胡安定、吕燾、蔡模，詔令都聽從他。

權刑部侍郎兼權給事中，升兼侍講，實授刑部侍郎，權國史編修、實録檢討。授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參知政事。淳祐九年，授參知政事，封永康郡侯。十一年，特授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隨即授左丞相兼樞密使，進封惠國公。以自愛修德規勸皇帝。

密使，進封惠國公。勸帝以愛身育德。

屬監察御史洪天錫論宦者盧允升、董宋臣，疏留中不下，大宗正寺丞趙崇璠移書方叔云：“閹寺驕恣特甚，宰執不聞正救，臺諫不敢誰何，一新入孤立之察官，乃鋭意出身攻之，此豈易得哉？側耳數日，寂無所聞，公議不責備他人，而責備於宰相。不然，倉卒出御筆，某人授少卿，亦必無可遏之理矣，丞相不可謂非我責也。丞相得君最深，名位已極。儻言之勝，宗社賴之；言之不勝，則去。去則諸君必不容不争，是勝亦勝，負亦勝，況未必去耶。”方叔得書，有赧色。

翼日，果得御筆授天錫大理少卿，而天錫去國。於是太學生池元堅、太常寺丞趙崇潔、左史李昴英皆論擊允升、宋臣。而讒者又曰：“天錫之論，方叔意也。”及天錫之去，亦曰：“方叔意也。”方叔上疏自解，於是監察御史朱應元論方叔，罷相。既罷，允升、宋臣猶以爲未快，厚賂太學生林自養，上書力詆天錫、方叔，且曰：“乞誅方叔，使天下明知宰相臺諫之去，出自獨斷，於内侍初無預焉。”書既上，學舍惡自養黨奸，相與鳴鼓攻之，上書以聲其罪。乃授方叔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宫。復以監察御史李衢兩劾，褫職罷祠。後依舊職，與祠，起居郎召澤、中書舍人林存劾罷；監察御史章士元請更與降削，竄廣南。景定二年，請致仕，乃叙復官職。

度宗即位，方叔以一琴、一鶴、金丹一粒來進。丞相賈似道恐其希望，諷權右司郎官盧越、左司諫趙順孫、給事中馮夢得、右正言黄鏞相繼

正逢監察御史洪天錫彈劾宦官盧允升、董宋臣，奏疏扣留在宫中不發下，大宗正寺丞趙崇璠寫信給謝方叔説：“宦官驕横放肆得厲害，宰相不糾正挽回，御史諫官不敢彈劾，一個新進的孤立的監察御史，却堅決挺身彈劾他們，這難道是容易的嗎？側耳傾聽了幾天，毫無動静，公衆輿論不責備其他人，却責備宰相。不這樣的話，匆忙地拿出皇帝批示，某人授少卿，也必定没有能阻止的道理了，丞相不能没有責任。丞相獲君主信任最深，名位已經到頂。如果這事成功，宗廟社稷受益，如果説了不成功，就應離職。離位則各位大人必定不會容忍不替你争辯，這樣成功是勝利，失敗也是勝利，况且未必就會離位呢。”謝方叔收到信，面有愧色。

第二天，果然接到皇帝親筆授任洪天錫大理少卿，可是洪天錫已經離開京城。這時太學生池元堅、太常寺丞趙崇潔、左史李昴英都彈劾盧允升、董宋臣。可是説壞話的人又道：“洪天錫的言論，是謝方叔授意的。”等到洪天錫去職，也説：“是謝方叔的意思。”謝方叔上疏替自己辯解，這時監察御史朱應元彈劾謝方叔，罷免丞相。罷免之後，盧允升、董宋臣還認爲不痛快，收買太學生林自養，上書極力詆毁洪天錫、謝方叔，并且説：“乞求殺掉謝方叔，使天下明白宰相御史的離職，是出於獨斷專行，宦官開始并没有參預這事。”書文奏上之後，學校的人痛恨林自養阿附奸邪，一起公開抨擊他，上書聲討他的罪行。便授謝方叔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宫。又因爲監察御史李衢兩次彈劾，奪職免去宫觀官。後來復職，授祠禄官，起居郎召澤、中書舍人林存彈劾罷官；監察御史章士元請求再給他降官削職，放逐到廣南。景定二年，請求退休，恢復官職。

度宗即位，謝方叔以一面琴、一隻鶴、金丹一顆來進獻。丞相賈似道怕他有企圖，暗地叫權右司郎官盧越、右司諫趙順孫、給事中馮夢得、右正言黄鏞相繼請求削除謝方叔官職封爵，制置

請奪方叔官職封爵，制置使呂文德願以己官贖其罪。咸淳七年，詔敘復致仕。八年卒。特贈少師。方叔在相位，子弟干政，若讒余玠之類是也。

使呂文德情願用自己的官贖他的罪過。咸淳七年，詔令復官退休。八年去世。特贈少師。謝方叔任丞相時，家中子侄參預政治，比如說余玠壞話之類就是這樣。

論曰：喬行簡弘深好賢，論事通諫。范鍾、游似同在相位，皆謹飭自將，而意見不侔。趙方豫計二子後當若何，而葵、范所立，皆如所言，所謂知子莫若父也。然宋自端平以來，捍禦淮、蜀兩邊者，非葵材館之士，即其偏裨之將。朝廷倚之，如長城之勢。及其筋力既老，而衛國之志不衰，亦曰壯哉！謝方叔相業無過人者，晚困於權臣，至以玩好丹劑爲人主壽，坐是貶削，有愧金鏡多矣！

論曰：喬行簡廣博深沉喜歡賢士，論事總是規諫。范鍾、游似一起任丞相，都謹慎自奉，可是意見不合。趙方預計兩個兒子以後會如何，而趙葵、趙范所建樹的，都像他所說的那樣，所謂知子莫若父。然而宋朝從端平以來，捍衛淮、蜀兩處邊地的，不是趙葵幕府客館的才士，就是他手下的副將。朝廷依仗他，就好像有長城那樣牢靠。等到他精力已經衰老，但保衛國家的壯志没有衰竭，也可以稱得上是偉大了！謝方叔任丞相的政績没有超過别人，晚年被權臣迫害，以至於用玩物丹藥進呈皇帝，因此獲罪貶官削職，離明察秋毫也就差得遠了！



宋史卷四百十八

列傳第一百七十七

吴潛　程元鳳　江萬里　王爚　章鑑　陳宜中　文天祥

吴潛

吴潛字毅夫，宣州寧國人。秘閣修撰柔勝之季子。嘉定十年進士第一，授承事郎、簽鎮東軍節度判官。改簽廣德軍判官。丁父憂，服除，授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添差通判嘉興府，權發遣嘉興府事。轉朝散郎、尚書金部員外郎。

紹定四年，遷尚右郎官。都城大火，潛上疏論致災之由："願陛下齋戒修省，恐懼對越，菲衣惡食，必使國人信之，毋徒減膳而已。疏損聲色，必使天下孚之，毋徒徹樂而已。閹官之竊弄威福者勿親，女寵之根萌禍患者勿昵。以暗室屋漏爲尊嚴之區，而必敬必戒，以恒舞酣歌爲亂亡之宅，而不淫不泆。使皇天后土知陛下有畏之之心，使三軍百姓知陛下有憂之之心。然後，明詔二三大臣，和衷竭慮，力改弦轍，收召賢哲，選用忠良。貪殘者屏，回邪者斥，懷奸黨賊者誅，賈怨誤國者黜。毋并進君子、小人以爲包荒，毋兼容邪說、正論以爲皇極，以培國家一綫之脉，以救生民一旦之命。庶幾天意可回，天災可息，弭災爲祥，易亂爲治。"

又言："重地要區，當豫畜人才

吴潛字毅夫，宣州寧國人。是秘閣修撰吴柔勝的小兒子。嘉定十年進士考試第一名，授任承事郎、簽鎮東軍節度判官。改爲簽廣德軍判官。遭父喪，期滿除喪服，授任秘書省正字，遷任校書郎，任通判嘉興府，權發遣嘉興府事。轉爲朝散郎、尚書金部員外郎。

紹定四年，升尚右郎官。京城大火，吴潛上疏論説造成災難的原因："希望陛下齋戒反省，心懷恐懼祭祀天地，穿單薄的衣服吃粗糙的飯食，一定要讓國民相信，不要僅是減少飲食。疏遠減少音樂女色，一定要讓天下信服，不要僅是撤掉樂舞。不要親近那些私自弄權作威作福的宦官，不要寵幸那些製造禍患的受寵女子。將内室當作莊嚴的地方，而且一定要警戒，將長久沉湎於歌舞看作是禍亂亡國的宅第，因而不淫樂不放縱。使得皇天后土知道陛下有敬畏之心，使得三軍百姓知道陛下有憂慮之心。之後，明確詔令二三位大臣，同心協力想盡一切辦法，極力改革，收攬招集賢人，選拔任用忠良。摒棄貪婪殘忍的人，排斥邪僻不正的人，殺掉心懷奸邪黨附叛逆的人，黜廢招禍誤國的人。不要同時進用君子、小人認爲是度量寬大，不要兼容邪説、正論認爲是帝王統治的準則，培護國家的一綫命脉，拯救百姓的短暫生命。希望天意可以回轉，天災能够平息，止災成祥，變亂成治。"

又説："重要地區，應當預先積聚人才防備

以備患。論大順之理，貫通天人，當以此爲致治之本。”又貽書丞相史彌遠論事：一曰格君心，二曰節奉給，三曰振恤都民，四曰用老成廉潔之人，五曰用良將以禦外患，六曰革吏弊以新治道。授直寶章閣、浙東提舉常平，辭不赴。改吏部員外郎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遷太府少卿、淮西總領。

又告執政，論用兵復河南不可輕易，以爲：“金人既滅，與北爲鄰，法當以和爲形，以守爲實，以戰爲應。自荆襄首納空城，合兵攻蔡，兵事一開，調度寖廣，百姓狼狽，死者枕藉，使生靈肝腦塗地，得城不過荆榛之區，獲俘不過暧昧之骨，而吾之内地荼毒如此，邊臣誤國之罪，不待言矣。聞有進恢復之畫者，其算可謂俊傑，然取之若易，守之實難。征行之具，何所取資？民窮不堪，激而爲變，内郡率爲盗賊矣。今日之事，豈容輕議。”自後，興師入洛，潰敗失亡不貲，潛之言率驗。遷太府卿兼權沿江制置、知建康府、江東安撫留守。上疏論保蜀之方，護襄之策，防江之算，備海之宜，進取有甚難者三事。

端平元年，詔求直言，潛所陳九事：一曰顧天命以新立國之意，二曰植國本以廣傳家之慶，三曰篤人倫以爲綱常之宗主，四曰正學術以還斯文之氣脉，五曰廣畜人才以待乏絶，六曰實恤民力以致寬舒，七曰邊事當鑒前轍以圖新功，八曰楮幣當權新制以解後憂，九曰盗賊當探禍端而圖長策。以直論忤時相，罷奉千秋鴻禧祠。改秘閣修撰、權江西轉運副使兼知隆興府，主管江西安撫司。擢太常少卿，奏造斛斗輸諸郡租，寬恤人

禍患。論述大順境界的道理，貫通天人之間的關係，應該把這個作爲達到天下太平的根本。”又寫信給丞相史彌遠論説事情：一是糾正君主内心，二是節省進獻供奉，三是賑恤京城百姓，四是任用年高有德廉潔奉公的人，五是任用良將抵抗敵國，六是革除吏治弊端更新治政之道。授任直寶章閣、浙東提舉常平，推辭不赴任。改爲吏部員外郎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升任太府少卿、淮西總領。

又告訴宰相，論説用兵收復河南不能够輕率，認爲：“金人將要滅亡，同北方相鄰，理當表面上議和，實際上應守禦，用交戰作爲應付。自從荆襄首先收取空城，聯合攻打蔡州，戰争一旦爆發，徵調逐漸增多，百姓窘迫，死者縱横，使百姓肝腦塗地，得到的城邑不過是灌木叢生的地區，俘獲的不過是模糊不清的尸骨，但是我國内地却慘遭荼毒，守邊大臣誤國之罪，不用説了。聽説有進獻收復失地之計的人，他的打算可以稱得上是才能出衆，但是攻取好像容易，防守其實很難。行軍征戰的器械，從何獲取資助？百姓困窮無法忍受，受逼生變，内地州縣普遍都出了强盗。今日之事，怎能允許輕率地議論。”以後，發兵進攻洛陽，潰敗傷亡不計其數，吴潛的話全部應驗。升太府卿兼權沿江制置使、建康府知府、江東安撫留守。上疏論説保衛四川的辦法，守護襄陽的計策，防禦長江的打算，防備海路的方法，進取收復有困難的三件事情。

端平元年，下詔徵求忠直之論，吴潛陳述九件事：一是顧念天命更新建立國家，二是立太子以流傳萬世，三是加强等級關係作爲禮法的宗旨，四是端正學術恢復文人風氣，五是廣泛地積聚人才來防備缺乏斷絶，六是切實顧惜百姓負擔達到和緩，七是邊防之事應當借鑒以前的教訓謀求建立新功，八是紙幣應當暫行新制解除以後的憂患，九是對付盗賊應當探明禍患的根源從而謀求長遠打算。因爲正直的言論觸犯了當朝丞相，罷職授千秋鴻禧祠。改秘閣修撰、權江西轉運副使兼隆興府知府，主管江西安撫司。擢升太常少卿，上奏製造斛斗收繳各州租税，放寬愛惜百

户，培植根本，凡十五事。

進右文殿修撰、集英殿修撰、樞密都承旨、督府參謀官兼知太平州，五辭不允。又言和戰成敗大計，宜急救襄陽等事。貽書執政，論京西既失，當招收京淮丁壯爲精兵，以保江西。權工部侍郎、知江州，辭不赴。請養宗子以係國本，以鎮人心。改權兵部侍郎兼檢正。論士大夫私意之敝，以爲："襄、漢潰決，興、沔破亡，兩淮俶擾，三川陷没。欲望陛下念大業將傾，士習已壞，以静專察群情，以剛明消衆慝，警于有位，各勵至公。毋以術數相高，而以事功相勉；毋以陰謀相訐，而以識見相先。協謀并智，戮力一心，則危者尚可安，而衰證尚可起也。"又請分路取士，以收淮、襄之人物。

試工部侍郎、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改知平江府，條具財計凋敝本末，以寬郡民，與轉運使王埜争論利害。授寶謨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宫，改玉隆萬壽宫。試户部侍郎、淮東總領兼知鎮江府。言邊儲防禦等十有五事。改寶謨閣直學士，兼浙西都大提點坑冶，權兵部尚書、浙西制置使。申論防拓江海，團結措置等事。

進工部尚書，改吏部尚書兼知臨安府，乃論艱屯蹇困之時，非反身修德，無以求亨通之理。乞遴選近族以係人望，而俟太子之生。帝嘉納。兼侍讀經筵，以臺臣徐榮叟論列，授寶謨閣學士、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辭，提舉南京鴻慶宫。遂請致仕，授華文閣學士知建寧府，辭。

丁母憂，服除，轉中大夫、試兵部尚書兼侍讀，轉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改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封金陵郡侯。以亢旱乞罷，

姓，培養確立太子，共十五件事。

進升右文殿修撰、集英殿修撰、樞密都承旨、督府參謀官兼太平州知州，五次推辭不准許。又提出和戰成敗策略，應當馬上援助襄陽等事情。寫信給宰相，論説京西已經失陷，應當招收京淮少壯男子充當精兵，保衛江西。權工部侍郎、知江州，推辭不赴任。請求收養皇族子弟來維持國家根本，來安定民心。改權兵部侍郎兼檢正。論説士大夫謀私的弊端，認爲："襄、漢潰敗，興、沔敗亡，兩淮開始擾亂，三川陷落。想希望陛下顧念宏偉事業將要傾覆，士風已經敗壞，用沉静專一觀察人情，用剛决明斷消除過錯，對在位的人提出警告，勉勵各自大公無私。不要用權術互相較量，而要用事業功績互相激勵；不要用陰謀互相攻擊，而要用見解互相争先。聚合智謀，齊心協力，則危險的情况還能轉安，衰微的氣象還能挽救。"又請求分地區選拔人才，收攬淮、襄的才德人士。

任試工部侍郎、慶元府知府兼沿海制置使，改爲平江府知府，分條列舉財政凋敝的始末原因，放寬州裏百姓租税，同轉運使王埜争論利害關係。授寶謨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宫，改爲玉隆萬壽宫。任試户部侍郎、淮東總領兼鎮江府知府。提出邊疆儲備防禦等十五件事情。改任寶謨閣直學士，兼浙西都大提點坑冶，權兵部尚書、浙西制置使。論説防守擴展江海水域，組織鄉村兵丁等事宜。

進升工部尚書，改爲吏部尚書兼臨安府知府，論説艱難困頓之際，除了反躬自省修養道德，再也没有求得興旺發達的道理。乞求慎選直系皇族來維係衆人的希望，從而等待太子的降生。皇帝贊賞接受了。兼侍讀經筵，因御史徐榮叟論列，授任寶謨閣學士、紹興府知府、浙東安撫使，推辭，提舉南京鴻慶宫。於是請求退休，授華文閣學士、建寧府知府，推辭。

遭母喪，期滿除喪，轉爲中大夫、試兵部尚書兼侍讀，轉爲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改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封金陵郡侯。因天大旱乞求罷職，免除職位，改爲資政殿學士、

免，改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宫，改知福州兼本路安撫使。徙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

提舉洞霄宫，改任福州知州兼本路安撫使。改任紹興府知府、浙東安撫使。

召同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入對，言："國家之不能無敝，猶人之不能無病。今日之病，不但倉、扁望之而驚，庸醫亦望而驚矣。願陛下篤任元老，以爲醫師，博采衆益，以爲醫工。使臣輩得以效牛溲馬勃之助，以不辱陛下知人之明。"

召任同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上殿奏對，説："國家不可能没有弊端，就好像人不可能不生病。如今的病，不僅倉公、扁鵲看到要吃驚，連不高明的醫生也會吃驚的。希望陛下信任老臣，把他們當成醫師，廣泛地采納各種有益的意見，當成醫生。讓我們做臣子的人能够貢獻一點像牛尿馬勃草菌藥那樣的效用，以不辱没陛下知人的聖明。"

淳祐十一年，入爲參知政事，拜右丞相兼樞密使。明年，以水災乞解機政。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宫。又四年，授沿海制置大使，判慶元府。至官，條具軍民久遠之計，告于政府，奏皆行之。又積錢百四十七萬三千八百有奇，代民輸帛，前後所蠲五百四十九萬一千七百有奇。以久任丐祠，且累章乞歸田里，進封崇國公，判寧國府。還家，以醴泉觀使兼侍讀，召入對，論畏天命，結民心，進賢才，通下情。帝嘉納。拜特進、左丞相，進封慶國公。奏："乞令在朝之臣各陳所見，以決處置之宜。"改封許國公。

淳祐十一年，進京爲參知政事，任右丞相兼樞密使。第二年，因水災乞求解除職務。授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宫。又過了四年，授任沿海制置大使，判慶元府。到任後，分條陳述軍民長久之計，向政事堂呈報，上奏都得到實行。又積儲錢幣一百四十七萬三千八百餘，代替百姓納帛，前後所蠲免的有五百四十九萬一千七百餘。因在任很久乞求爲祠禄官，并且屢次上章乞求回鄉，進封崇國公，判寧國府。回家，以醴泉觀使兼侍讀，徵召進京奏對，論述敬畏天命，團結民心，進用賢才，通達下情。皇帝贊賞接受。授特進、左丞相，進封慶國公。上奏："乞求命令在朝大臣各自陳述自己的見解，以决定處理大事。"改封許國公。

大元兵渡江攻鄂州，别將由大理下交阯，破廣西、湖南諸郡。潛奏："今鄂渚被兵，湖南擾動，推原禍根，良由近年奸臣憸士設爲虚議，迷國誤軍，其禍一二年而愈酷。附和逢迎，媕阿諂媚，積至於大不靖。臣年將七十，捐軀致命，所不敢辭。所深痛者，臣交任之日，上流之兵已逾黄、漢，廣右之兵已蹈賓、柳，謂臣壞天下之事，亦可哀已。"

大元軍隊渡過長江進攻鄂州，分部將領從大理往下到交阯，攻陷廣西、湖南各州府。吴潛上奏："如今鄂渚遭到戰争，湖南受到震蕩，推究戰禍的根源，確實是因爲近年奸臣小人發表空論，迷惑國家貽誤軍隊，那些災禍過了一二年以後愈加慘烈。附和逢迎，阿諛諂媚，積久造成極大的不安定。臣年近七十，捐軀獻身，是不敢推辭的。所深感痛心的，是臣卸任的時候，上游的軍隊已經越過了黄、漢，廣右的軍隊已經踐踏賓、柳，説是臣敗壞了天下之事，也值得悲哀了。"

又論國家安危治亂之原："蓋自近年公道晦蝕，私意横流，仁賢空

又論説國家安危治亂的根本："自從近年以來公道遭到損害，私心泛濫，仁人賢士未出現，

虛，名節喪敗，忠嘉絶響，諛佞成風，天怒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下不察，稔成兵戈之禍，積爲宗社之憂。章鑑、高鑄嘗與丁大全同官，傾心附麗，躐躋要途。蕭泰來等群小噂沓，國事日非，浸淫至于今日。陛下稍垂日月之明，毋使小人翕聚，以貽善類之禍。沈炎實趙與𥲅之腹心爪牙，而任臺臣，甘爲之搏擊。奸黨盤據，血脉貫穿，以欺陛下。致危亂者，皆此等小人爲之。"又乞令大全致仕，炎等與祠，高鑄羈管州軍。不報。

屬將立度宗爲太子，潛密奏云："臣無彌遠之材，忠王無陛下之福。"帝怒潛，卒以炎論劾落職。命下，中書舍人洪芹繳還詞頭，不報，謫建昌軍，尋徙潮州，責授化州團練使、循州安置。潛預知死日，語人曰："吾將逝矣，夜必雷風大作。"已而果然，四鼓開霽，撰遺表，作詩頌，端坐而逝。時景定三年五月也。循人聞之，咨嗟悲慟。德祐元年，追復元官，仍還執政恩數。明年，以太府卿柳岳請贈謚，特贈少師。

程元鳳

程元鳳字申甫，徽州人。紹定元年進士，調江陵府教授。端平元年，差江西轉運司幹辦公事。丁母憂。淳祐元年，遷禮、兵二部架閣，以父老不忍去側，遷太學正，以祖諱辭，改國子録。父憂，服闋，遷太學博士，改宗學博士。以《詩》、《禮》講榮王府，旁諷曲諭，隨事規正，多所裨益，王亦傾心敬聽。輪對，極論世運剥復之機及人主所當法天者。理宗覽之曰："有古遺直風。"

六年，進秘書丞兼權刑部郎官。七年，兼權右司郎官，遷著作郎，仍權右司郎官。輪對，指陳時病尤激

名譽節操敗壞，忠良絶迹，阿諛邪佞流行，上天震怒可是陛下不知道，百姓怨恨可是陛下没有察覺，釀成戰争的禍害，積聚成爲國家的憂患。章鑑、高鑄曾同丁大全一起爲官，甘心依附，登上顯要地位。蕭泰來等衆小人議論紛雜，國家形勢一天天糟糕，逐漸到了今天的地步。陛下稍稍垂降日月那樣的明鑒，不要讓小人聚集，從而給善良之輩帶來災難。沈炎實是趙與𥲅的心腹爪牙，却擔任諫官，甘心替他打擊排斥異己。奸黨勾結把持，氣脉相通，來欺騙陛下。導致危亂，都是這種小人幹的。"又乞求命令丁大全退休，沈炎等人給祠禄官，高鑄送往州軍拘管。没有答覆。

適值將立度宗爲太子，吴潛秘密上奏説："爲臣没有史彌遠那樣的才能，忠王没有陛下這樣的福分。"皇帝生吴潛的氣，最後因爲沈炎的彈劾免職。命令頒發，中書舍人洪芹駁回草詔，没有答覆，貶到建昌軍，隨即移往潮州，責罰授任化州團練使、循州安置。吴潛預先知道死的日子，告訴别人説："我要走了，夜裏必定風雷大作。"後來果真這樣，四更時雷雨停止，撰寫遺表，寫詩頌，端坐着去世。當時正是景定三年五月。循州百姓聽説了，嘆息悲痛。德祐元年，追贈原來的官職，還給執政官的恩典待遇。明年，因太府卿柳岳請求贈謚號，特贈少師。

程元鳳字申甫，徽州人。紹定元年進士，調任江陵府教授。端平元年，派任江西轉運司幹辦公事。遭母喪。淳祐元年，升爲禮、兵二部架閣，因父親年老不忍心離開身邊，改任太學正，因避祖父名諱推辭，改爲國子録。遭父喪，喪滿服除，升任太學博士，改爲宗學博士。在榮王府講解《詩經》、《禮記》，婉言勸説，規勸糾正，多有裨益，王也一心敬聽。輪流奏對，極力論説世道盛衰的關鍵以及君主應當遵行天道。理宗看奏章後説："有古人的忠直風範。"

六年，進升秘書丞兼權刑部郎官。七年，兼權右司郎官，升任著作郎，仍舊權右司郎官。輪流奏對，陳述時弊尤其激烈率直，當權的人認爲

切，當國者以爲厲己。丐外，知饒州。郡初罹水災，元鳳訪民疾苦，夙夜究心，修城堞，置義阡，寬誅求，察誣證。進江、淮、荆、浙、福建、廣南都大提點坑冶，仍兼知饒州冶司，歲有冬夏帳銀，悉舉以補郡積年諸税斂之不足者。芝生治所，衆以治行之致，元鳳曰："五穀熟則民蒙惠，此不足異也。"

召奏事，辭，不允，遷右曹郎官。疏言實學、實政、國本、人才、吏治、生民、財計、兵威八事。尋兼右司郎官，拜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説書。丞相鄭清之久專國柄，老不任事，臺官潘凱、吴燧合章論列，清之不悦，改遷之，二人不拜命去。元鳳上疏斥清之罪，其言明白正大，凱、燧得召還。有事于明堂，元鳳疏言"祈天以實不以文"。又言邊備，謂"當申儆軍實，以起積玩之勢"。及言濫刑之敝。十二年，拜右正言兼侍講，以祖諱辭。詔權以右補闕繫銜。上疏論格心之學，謂"革士大夫之風俗，當革士大夫之心術"。至於文敝、邊儲、人才、民心、儲將帥、救災異，莫不盡言。

余晦以從父天錫恃恩妄作，三學諸生伏闕上書白其罪狀，司業蔡抗又力言之，元鳳數其罪劾之。奏上，以晦爲大理少卿，抗爲宗正少卿。元鳳又上疏留抗而黜晦，以安士心。乃命抗仍兼司業，晦予郡。

升殿中侍御史，仍兼侍講。京城災，疏言："輟土木無益之役，以濟暴露之民；移錙流泛濫之恩，以給顛沛之衆。務行寬大之政，固結億兆之心。旁招俊乂，而私昵無濫及之恩；屏去奸私，而貪黷無覆出之患。謹便

有害於他們。乞求外任，任饒州知州。州裏剛剛遭受水災，元鳳訪察百姓疾苦，從早到晚地操心，修造城墻，設義田田界，放寬税收，察辨誣告。進升江、淮、荆、浙、福建、廣南都大提點坑冶，仍舊兼知饒州冶司，每年有冬夏兩季的賬銀，全部拿來補充州裏累年各項賦税收入的不足部分。在官署長出了靈芝，大家認爲是政績所導致的，程元鳳説："五穀熟則百姓受惠，這是不值得奇怪的。"

徵召上奏事情，推辭，不答允，升任右曹郎官。上疏提出實用的學問、實用的政治、立太子、人才、官治、教養百姓、財政、軍威八件事。隨即兼右司郎官，授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説書。丞相鄭清之長期把持政權，年紀已大不負責事務，御史潘凱、吴燧一起上章論列，鄭清之不高興，改遷了他們的官職，二人不接受任命離職。程元鳳上疏指斥鄭清之的罪過，他的話光明正大，潘凱、吴燧得以召回。在明堂舉行祭祀，程元鳳上疏提出"敬天用實際行動不用文字形式"。又論説邊疆防禦，認爲"應當申明戒備兵事，以挽救積久玩忽的局勢"。以及論説濫用刑罰的弊端。十二年，任右正言兼侍講，因避祖父名諱推辭。詔令暫以右補闕挂銜。上疏論説端正内心之學，認爲"改變士大夫的習氣，應當改變士大夫的心術"。以致文學敗壞、邊疆儲備、人才、民心、預選將帥、拯救災變，没有不詳盡論説的。

余晦因爲伯父余天錫倚仗權勢胡作非爲，三學衆儒生拜伏在殿前上書稟明他的罪行，司業蔡抗又極力抨擊他，程元鳳歷數罪狀彈劾他。奏章遞上，讓余晦任大理少卿，蔡抗任宗正少卿。程元鳳又上疏挽留蔡抗貶黜余晦，以安定士人的心。於是命令蔡抗仍舊兼司業，余晦授任州官。

升殿中侍御史，仍舊兼侍講。京城遭災，上疏説："停止没有用處的土木工程，以救濟無家可歸的百姓；轉移濫行的恩典，以供給顛沛流離的群衆。務必實行寬大的政治，團結億兆的人心。再招攬德高望重的老人，不過分施與親近愛幸者恩典；摒斥奸邪，不再出現貪污受賄的憂

變之防，而不使之弄權；抑恩澤之請，而不至於無節。”言多剴切。

寶祐元年，兼侍讀，遷侍御史，言法孝宗八事。薦名士二十餘人，進尚書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仍兼侍讀。亟辭，出關，不允。有事于南郊，元鳳爲執綏官，答問多所開陳。帝因欲幸西太乙宫，力諫止之。三年，遷權工部尚書，力求補外，特授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

蜀境與沅、靖交急，朝廷欲擇重臣出鎮上流，用徐敏子易蜀帥及用向士璧爲鎮撫。元鳳請下荆南，調兵援蜀，移吕文德上沅、靖。進依前職，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進參知政事，尋進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封新安郡公。力辭，御筆勉諭，猶周回累日而後治事。疏奏正心、待臣、進賢、愛民、備邊、守法、謹微、審令八事。高、孝、光、寧四朝國史未就，奏轉任尤焴領其事，纂修成之。會丁大全謀奪相位，元鳳力辭，授觀文殿大學士判福州、福建安撫使。又力辭，依前職，提舉洞霄宫。

開慶兵興，上手疏收人心、重賞罰、團結民兵數事。俄起判平江府兼淮、浙發運使。四上章乞免。三年，御筆趣行，奏免修明局米五萬石。拜特進，依前職。充醴泉觀兼侍讀。度宗即位，進少保。三年，拜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封吉國公，以言罷，依舊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乞致仕，不許。四年，罷觀使，以守少保、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卒，遺表聞，帝震悼輟朝，特贈少師。

元鳳之在政府也，一契家子求貳

患。謹慎地防止逢迎諂媚之人，不要讓他們玩弄權術；限制恩典，不要没有節制。”言辭大多切實。

寶祐元年，兼侍讀，升爲侍御史，提出效法孝宗八件事。舉薦知名人士二十多位，進升尚書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仍兼侍讀。立即推辭，出了京門，不答允。在南郊舉行祭祀，程元鳳擔任執綏官，回答皇上作了很多方面的啓發陳述。皇帝想要前往西太乙宫，極力勸諫阻止。三年，升任權工部尚書，極力要求補任地方官，特授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

四川邊境同沅、靖交界相連，朝廷想要挑選大臣出京鎮守上游，以徐敏子替换四川安撫使以及以向士璧擔任鎮撫使。程元鳳請求到荆南，調兵支援蜀，調吕文德前往沅、靖。進升照舊職，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進升參知政事，不久進升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封新安郡公。極力推辭，皇帝親筆勸導，仍往復了好幾天以後辦理政務。上奏端正内心、寬待臣下、進用賢良、愛護百姓、防備邊疆、遵守法制、謹小慎微、審慎頒令八件事。高、孝、光、寧四朝國史没有完成，上奏改任尤焴總領這件事，纂修完成。遇上丁大全圖謀奪取相位，程元鳳極力辭職，授觀文殿大學士判福州、福建安撫使。又極力推辭，依舊職，提舉洞霄宫。

開慶年間戰争爆發，呈上疏章陳述收服民心、加强賞罰、組織民兵幾件事。很快起用判平江府兼淮、浙發運使。四次上章乞求免任。三年，皇帝親筆催促赴任，上奏免除修明局大米五萬石。授特進，任舊職。充當醴泉觀使兼侍讀。度宗即位，進升少保。三年，授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封吉國公，因遭彈劾罷職，仍授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乞求退休，不准許。四年，罷免宫觀使，以守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退休。去世。臨終表文奏上，皇帝震驚哀悼停止上朝，特贈少師。

程元鳳在政事堂時，有一個世交的兒子請求

令，元鳳謝之曰："除授須由資。"其人累請不許，乃以先世爲言。元鳳曰："先公疇昔相薦者，以某粗知恬退故也。今子所求躐次，豈先大夫意哉？矧以國家官爵報私恩，某所不敢。"有嘗遭元鳳論列者，其後見其可用，更薦拔之，每曰："前日之彈劾，成其才也；今日之擢用，盡其才也。"所著《訥齋文集》若干卷。

任侍郎，程元鳳謝絶他説："任官授職必須有資格。"那人屢次請求都没答應，便抬出父親來作説辭。程元鳳道："你父親從前舉薦我，是認爲我大致懂得安分謙退的緣故。如今你的要求越級，難道是已故的大夫你父親的意願嗎？拿國家的官爵報答私人恩情，這是我所不敢做的。"有一位曾經遭到程元鳳彈劾的人，到後來看他能任用，轉而推薦提拔他，常説："從前的彈劾，是爲了成全他的才能；今天的提拔任用，是爲了儘量發揮他的才能。"著有《訥齋文集》若干卷。

江萬里

江萬里字子遠，都昌人。自其父燁始業儒。大父璘，鄉稱善人，其鄰史知縣者夸其能杖嘩健士，璘俯首不答，歸語燁曰："史祖父故寒士，今居官以杖士人自憙，於我心有不釋然。審爾，史氏且不昌，汝其戒之。"是夕燁妻陳夢一貴人入其家，曰："以汝家長有善言，故來。"已而有娠，生萬里。少神雋，有鋒穎，連舉于鄉。入太學，有文聲。理宗在潛邸，嘗書其姓名几研間。以舍選出身，歷池州教授、沿江制置司準備差遣、兩浙安撫司幹辦公事。召試館職，累遷著作佐郎、權尚左郎官兼樞密院檢詳文字。知吉州，創白鷺洲書院，兼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召爲屯田郎官，未行，遷直秘閣、江西轉運判官兼權知隆興府。創宗濂書院。遷考功郎官，命旋寢。久之，以駕部郎官召，遷尚右兼侍講。

江萬里字子遠，都昌人。從他父親江燁開始修習儒學。祖父江璘，鄉里稱爲善人，他的鄰居有位史知縣自誇他能杖打負有盛名的讀書人，江璘低下頭不回答，回家後對江燁説："史祖父本來是貧寒書生，如今任官因杖打讀書人而洋洋自得，這對我來説心裏很不痛快。謹慎小心點吧，姓史的將不會興旺，你還是引以爲戒吧。"這天晚上江燁的妻子陳氏夢見一位貴人進了他們家，説："因爲你們家家長説了高明的話，所以前來。"過不多久懷孕，生下江萬里。年輕時才智出衆，鋒芒顯露，被鄉里連連推舉。進了太學，有善於寫文章的聲譽。理宗在未被立爲太子時，曾把他的姓名寫在書桌上。因上舍生選賞賜出身，歷任池州教授、沿江制置司準備差遣、兩浙安撫司幹辦公事。徵召試館職，後來升任著作佐郎、權尚左郎官兼樞密院檢詳文字。爲吉州知州，創建白鷺洲書院，兼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召任屯田郎官，没動身，改直秘閣、江西轉運判官兼權隆興府知府。創建宗濂書院。升爲考功郎官，但任命不久便取消。過了很長時間，以駕部郎官徵召，升任尚右兼侍講。

史嵩之罷相，拜監察御史，仍兼侍講。未幾，遷右正言、殿中侍御史，又遷侍御史，未及拜。萬里器望清峻，論議風采傾動一時，帝眷注尤厚。嘗丐祠、省母疾，不許。屬弟萬頃奉母歸南康，旋以母病聞，萬里不俟報馳歸，至祁門得訃。而議者謂萬

史嵩之罷免丞相後，授監察御史，仍兼侍講。没多久，升任右正言、殿中侍御史，又升爲侍御史，没有來得及上任。江萬里器度聲譽清白高尚，品評議論風度文采使人仰慕傾倒，皇帝垂愛關注尤其深切。曾經請求爲閑散官，探視母親的病，不准許。囑咐弟弟江萬頃護送母親回南康，轉眼就告訴説母親病了，江萬里不等批覆疾

里母死，秘不奔喪，反挾妾媵自隨，於是側目萬里者，相與騰謗。萬里無以自解，坐是閒廢者十有二年。後陸德輿嘗辨其非辜於帝前。

奔回家，到祁門收到訃告。可是議論這事的人説成江萬里母親去世，隱瞞消息不回家奔喪，反而把侍妾帶在身邊，在這時嫉恨江萬里的人，一道誹謗攻擊。江萬里無法爲自己辯解，因此獲罪閑散不用十二年。後來陸德輿曾經在皇帝面前申辯他是無辜冤枉。

賈似道宣撫兩浙，辟參謀官。及似道同知樞密院，爲京湖宣撫大使，以萬里帶行寶章閣待制，爲參謀官。大元兵圍鄂，似道以右丞兼樞密使移軍漢陽，萬里遷刑部侍郎。似道入相，萬里兼國子祭酒、侍讀。入對，遷權吏部尚書，又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隨以言者去官。後以原職知建寧府兼權福建轉運使。已而，加資政殿學士，依舊職，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

賈似道任兩浙宣撫使，徵召爲參謀官。等到賈似道同知樞密院，任京湖宣撫大使，讓江萬里帶行寶章閣待制，爲參謀官。大元軍隊包圍鄂州，賈似道以右丞兼樞密使率軍移駐漢陽，江萬里升爲刑部侍郎。賈似道進京拜相，江萬里兼國子祭酒、侍讀。上殿奏對，升任權吏部尚書，又授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接着因爲諫官彈劾離職。後來以舊職爲建寧府知府兼權福建轉運使。没多久，加官資政殿學士，復舊職，爲福州知州兼福建安撫使。

度宗即位，召同知樞密院事，又兼權參知政事，遷參知政事。萬里始雖俯仰容默，爲似道用，然性峭直，臨事不能無言。似道常惡其輕發，故每入不能久在位。似道以去要君，帝初即位，呼爲師相，至涕泣拜留之。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爲，下殿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爲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

度宗即位，召任同知樞密院事，又兼權參知政事，升參知政事。江萬里起初雖然低頭抬頭之間容忍不言，被賈似道任用，然而生性切直，遇事做不到不發表意見。賈似道常常討厭他輕易地説話，所以每次進京都不能長久地擔任官職。賈似道以離位要挾君主，皇帝剛剛即位，稱他作師相，以至於哭泣跪拜挽留他。江萬里以身體扶起皇帝説："從古以來没有這種君臣禮節，陛下不可以跪拜，似道不可以再説要走的話。"賈似道不知道該怎麼做好，下殿舉着笏板向江萬里致謝説："要不是你，賈似道差一點成了千古罪人。"然而也因爲這件事更加忌憚他。

帝在講筵，每問經史疑義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對，萬里常從旁代對。時王夫人頗知書，帝語夫人以爲笑。似道聞之，積慚怒，謀逐之。萬里四丐祠，不候報出關。加資政殿大學士、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不拜，予祠。後二年，知太平州兼提領江淮茶鹽兼江東轉運使，召拜參知政事，進封南康郡公。既至，拜左丞相兼樞密使。丐祠，加觀文殿大學士知

皇帝在講席，常常問到經書史書的疑難含義以及古人姓名，賈似道回答不上來，江萬里常常在旁邊代爲回答。當時有位王夫人通曉學問，皇帝當作笑話對夫人説。賈似道聽到，羞怒交加，想法趕走他。江萬里四次請求爲祠禄官，不等到答覆就出了京門。加官資政殿大學士、慶元府知府兼沿海制置使，不接受，授祠禄官。二年之後，爲太平州知州兼提領江淮茶鹽兼江東轉運使，召任參知政事，進封南康郡公。到京後，授左丞相兼樞密使。乞求祠禄官，加官觀文殿大學

福州，辭，依舊職，提舉洞霄宮。又授知潭州、湖南安撫大使，加特進，尋予祠。時咸淳九年，萬里年七十有六矣。

明年，大元兵渡江，萬里隱草野間，爲游騎所執，大詬，欲自戕，既而脱歸。先是，萬里聞襄樊失守，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諭其意，及聞警，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支，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爲存亡。"及饒州城破，軍士執萬頃，索金銀不得，支解之。萬里竟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沼中，積尸如疊。翼日，萬里尸獨浮出水上，從者草斂之。萬里無子，以蜀人王橚子爲後，即鎬也。事聞，贈太傅、益國公，後加贈太師，謚文忠。萬頃歷守大郡，爲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官至正郎。城破時，郴州守趙崇㯋寓居城中，亦死之。

士、福州知州，推辭，依舊職，提舉洞霄宮。又授任潭州知州、湖南安撫大使，加特進，隨即授祠禄官。當時是咸淳九年，江萬里年已七十六。

明年，大元軍隊渡過長江，江萬里藏在草地裏，被流動騎兵抓住，大駡，想要自殺，不久脱身逃回。在這之前，江萬里聽説襄樊失陷，在芝山後面園圃裏開鑿池塘，給那裏的亭子挂匾叫作"止水"，人們都不明白他的用意，等到聽到警報，握住門客陳偉器的手，説："大勢不能支撑，我即使不在相位，也應當同國家一同存亡。"等到饒州城被攻陷，兵士抓住江萬頃，勒索金銀不成，把他肢解殺害。江萬里最終投止水而死。身邊的人以及兒子江鎬相繼投入水池中，尸體層層堆積。第二天，惟獨江萬里的尸體浮出水面，隨從的人草草掩埋了他。江萬里没有兒子，把蜀人王橚的兒子收作繼子，就是江鎬。事情報告上去，贈官太傅、益國公，後來加贈太師，謚號文忠。江萬頃數次爲大州府長官，任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官至正郎。城被攻陷時，郴州知州趙崇㯋寄居城中，也喪生。

王爚

王爚字仲潛，一字伯晦，紹興新昌人。登嘉定十三年進士第，知常熟縣。紹定四年，江淮制置司辟通判泰州。五年，差知滁州。端平元年，知瑞州。嘉熙元年，提轄左藏東西庫兼提轄封樁下庫。二年，遷籍田令兼督視幹辦公事。淳祐二年，改監三省樞密院門，乞免所居官，詔從之。四年，再任。五年，遷太府寺丞、秘書丞、户部郎官、淮西總領，主管右曹。六年，爲尚書左司員外郎。賜對，乞祠，不許。七年，遷秘書少監，以侍御史周坦言，罷爲福建提點刑獄，差知温州。十年，差知寧國府，遷太府卿。

寶祐元年，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兼權兵部侍郎，試司農卿兼中書門

王爚字仲潛，一字伯晦，紹興新昌人。嘉定十三年進士及第，爲常熟縣知縣。紹定四年，江淮制置司徵召通判泰州。五年，爲滁州知州。端平元年，爲瑞州知州。嘉熙元年，提轄左藏東西庫兼提轄封樁下庫。二年，改任籍田令兼督視幹辦公事。淳祐二年，改爲監三省樞密院門，乞求免去所任官職，詔書聽從了他。四年，再次任職。五年，升任太府寺丞、秘書丞、户部郎官、淮西總領，主管右曹。六年，任尚書左司員外郎。賞賜奏對，乞求爲祠禄官，不准許。七年，升爲秘書少監，因侍御史周坦彈劾，罷職任福建提點刑獄，爲温州知州。十年，爲寧國府知府，升任太府卿。

寶祐元年，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兼權兵部侍郎，試司農卿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上

下省檢正諸房公事。疏奏："願詔大臣相與憂亂而思治，懼危而圖安，哀恫警省，修德行政，摧抑群陰之氣焰，保護微陽之根本。批札畢杜於私蹊，官賞宏闢於正路。使内治明如天日，外治勁如風霆。則精神運動，陽氣昭蘇，世道昌明，物情熙洽。上以迓續天命於譴告之餘，下以固結人心於解紐之際。其孰能禦之。"以右文殿修撰提舉太平興國宫。五年，京湖宣撫大使趙葵辟爲判官。

開慶元年，召赴行在，授集英殿修撰、樞密都承旨、權吏部侍郎。景定元年，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兼侍讀，爲真侍郎兼太子左庶子。極言正論，太子聽而説之，帝聞之甚喜。二年，遷禮部尚書，權吏部尚書，加龍圖閣學士、知平江府、淮浙發運使。五年，召赴行在，進端明殿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讀。召赴行在。

咸淳元年二月，拜簽書樞密院事；閏月，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二年，以疾乞祠，不許。乞放歸田里。帝遣尚醫視之，且賜食，復兩乞歸，皆不許。二年，拜參知政事。三年，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立皇太子，加食邑，三辭免官，不許。乞奉祠、休假，皆不許。最後乞祠禄，乃授資政殿學士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四辭免，不許。七年，台州言"乞差爚充上蔡書院山主"，詔從之。八年，加觀文殿學士提舉萬壽宫兼侍讀，詔遣刑部郎官董楧起之，四上疏辭免，始從之。十年，乞致仕，不許。十一月，以爚爲左丞相，章鑑爲右丞相，并兼樞密使。尋授爚特進，加食邑。乞致仕，兩乞辭免，皆不許。

奏章説："希望詔令大臣一起憂慮戰亂而且考慮治政，轉危爲安，深自反省，修明仁德實行統治，壓制衆位小人的氣焰，保護微弱剛正的根本。批示手諭完全杜絶私人渠道，官爵賞賜廣開正道。使得内部治理像天上的太陽那樣光明，外部治理像風雷那樣强勁有力。則天地精氣轉動運行，陽氣旺盛復蘇，世道昌隆清明，物理人情吉祥和樂。上報老天譴責正告之後接續國運，下以解體之時團結民心。如果這樣那誰還能抵擋。"以右文殿修撰提舉太平興國宫。五年，京湖宣撫大使趙葵徵召他擔任判官。

開慶元年，徵召前往臨安，任集英殿修撰、樞密都承旨、權吏部侍郎。景定元年，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兼侍讀，正式任侍郎兼太子左庶子。盡力講説公正的道理，太子聽了很喜歡，皇帝聽到了也很高興。二年，升爲禮部尚書，權吏部尚書。加官龍圖閣學士、平江府知府、淮浙發運使。五年，徵召前往臨安，進升端明殿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讀。徵召前往臨安。

咸淳元年二月，授簽書樞密院事；閏月，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二年，因病乞求爲祠禄官，不准許。乞求回鄉。皇帝派御醫給他看病，并且賞賜食物，又兩次乞求回家，都不准許。二年，任參知政事。三年，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立皇太子時，增加食邑，三次推辭免職，不同意。乞求做宫觀官、休假，都不答應。最後乞求祠禄官，纔授任資政殿學士、慶元府知府兼沿海制置使。四次推辭免職，不准許。七年，台州知州上奏"乞求派王爚充當上蔡書院山長"，詔令聽從了他們。八年，加官觀文殿學士提舉萬壽宫兼侍讀，詔令派刑部郎官董楧請他復出，四次上疏辭免，聽從了他。十年，乞求退休，不准許。十一月，任命王爚爲左丞相，章鑑爲右丞相，一同兼樞密使。不久授王爚特進，增加食邑。乞求退休，兩次請求免職，都不答應。

德祐元年，兩乞改命經筵庶可優閒，再乞以舊職奉京祠侍讀，皆不許。右丞相章鑑、參知政事陳宜中奏“諭留爚以鎮人心，以康世道”。從之。爚兩請毋署省院公櫝，不許；又奏：“乞將臣先賜罷斥，臣本志誓死報國，願假臣以宣撫招討等職，臣當招募忠義，共圖興復。”鑑、宜中又奏“爚單車絶江，已至蕭山，乞遣中使趣還治事”。乃授觀文殿大學士、浙西江東路宣撫招討大使，置司在京，以備咨訪。乞解大使職名，不許。進少保、左丞相兼樞密使，尋加都督諸路軍馬。累辭，皆不許。

奏言：“今天下所以大壞至此者，正以一私蟠塞，賞罰無章故也。救之之策，在反其所以壞之之由。大明賞罰，動合乎天，庶幾人心興起，天下事尚可爲也。”因言賈似道誤國喪師之罪，於是始降詔切責似道不忠不孝。六月庚子朔，日食，爚奏：“日食不盡僅一分，白晝晦冥者數刻。陰盛陽微，災異未有大於此者。臣待罪首相，上佐天子理陰陽，下遂萬物，外鎮諸侯，皆其職也。氛祲充塞而未能消，生民塗炭而未能拯，反復思之，咎實在臣，乞罷黜以答天譴。”答詔不許，第降授金紫光祿大夫而已。辭降官，乞罷斥，又不許。

尋進平章軍國重事，辭，不許。或請：“出宜中或夢炎出督吳門，否則臣雖老無能爲，若效死封疆，亦不敢辭。”詔三省集議。乞罷平章事，不許。京學生上書詆宜中，宜中亦上疏乞骸骨。初，宜中在相位，政事多不關白爚，或謂京學之論，實爚嗾之。

七月壬辰，詔：“給、舍之奏三

德祐元年，兩次乞求改任講席官希望能够清閑，再次乞求以舊職做京城的宮觀官侍讀，都不同意。右丞相章鑑、參知政事陳宜中稟奏“諭旨挽留王爚以安定民心，使得社會風氣安寧”。聽從了他們。王爚兩次請求不再署理省院的公文，不批准；又上奏：“乞求將我先恩賜罷免，我原本有志誓死報國，希望讓我挂名宣撫使招討使等職，我定當招募忠義人士，共同謀求中興恢復。”章鑑、陳宜中又稟奏“王爚乘一輛車渡江，已到蕭山，乞求派宦官催他回京處理政務”。於是授觀文殿大學士、浙西江東路宣撫招討大使，設官署在京城，以備皇帝咨詢。乞求解除大使職名，不同意。進升少保、左丞相兼樞密使，隨即加都督諸路軍馬。屢次推辭，都不批准。

上奏説：“如今天下之所以敗壞到這種地步的原因，正是因爲一己私利充塞，賞罰没有原則的緣故。挽救這種狀况的辦法，在於同敗壞之道相反而行。大力修明奬懲制度，行動合於天意，使民心振奮，天下之事還能够有所作爲。”於是指出賈似道誤國敗軍的罪過，到這時開始下詔痛斥賈似道不忠不孝。六月庚子初一，發生日食，王爚上奏：“日食没有完全掩食僅差一分，白天昏暗幾刻。陰氣旺盛陽氣衰微，災變没有比這更大的。我身居首相之位而待罪，對上輔佐天子理順陰陽，對下協調萬物，對外管轄諸侯，都是職責。不祥凶氣充滿却不能消除，百姓艱難困苦却不能拯救，再三考慮，罪過實在在我，乞求罷免貶黜來回答上天的譴責。”詔書回答不批准，僅降職授金紫光禄大夫。推辭降官，乞求罷免宰相，又不同意。

隨即進升平章軍國重事，推辭，不准許。又請求：“讓陳宜中或留夢炎出朝督領吳門，不這樣的話我雖年老没有能力，但盡死效力邊疆，也不敢推辭。”詔令三省集中商議。乞求免去平章事，不批准，京城學生上書攻擊陳宜中，陳宜中也上疏乞求退休。起初，陳宜中在相位，政事常常不稟報王爚，有人説學生的議論，實際是王爚唆使的。

七月壬辰，下詔：“給事中、中書舍人的奏

入，爚與宜中必難共處，兼爚近奏乞免平章侍經筵，辭氣不平，誠有如人言者矣。”遂罷爚平章，依前少保、特授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爚爲人清修剛勁，似道歸天台葬母，過新昌，爚獨不見之。後以元老入相位，值國勢危亡之際，天下所屬望也，而卒與宜中不協而去云。

章三番遞上，王爚同陳宜中定難共同相處，加上王爚最近上奏乞求免去平章侍奉講席，語氣不平和，確實如人們所説的那種情况。”於是便罷免王爚的平章，依舊少保、特授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王爚爲人操行高潔剛强正直，賈似道回天台安葬母親，路過新昌，王爚偏偏不見他。後來以元老身份任丞相職位，正值國勢危亡之時，爲天下所矚目仰望，但最後却同陳宜中不和而罷相。

章鑑

章鑑字公秉，分寧人。以别院省試及第，累官中書舍人、侍左郎官、崇政殿説書，進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還同知樞密院事。

咸淳十年，王爚拜左丞相，鑑拜右丞相，并兼樞密使。明年，大元兵逼臨安，鑑托故徑去。遣使亟召還朝，既至，罷相予祠。殿帥韓震之死，鑑與曾淵子明震無他。至是，御史王應麟繳其録黄，謂震有逆謀，鑑與淵子曲芘之。坐是削一官，放歸田里。

後有告鑑家匿寶璽者，霜晨，鑑方擁敗衾卧，兵士至，大索其室，惟敝篋貯一玉杯，餘無一物，人頗嘆其清約。鑑在朝日，號寬厚，然與人多許可，士大夫目爲“滿朝歡”云。

章鑑字公秉，分寧人。因别院省試及第，多次升官至中書舍人、侍左郎官、崇政殿説書，進升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改同知樞密院事。

咸淳十年，王爚任左丞相，章鑑任右丞相，都兼樞密使。第二年，大元軍隊逼近臨安，章鑑藉故徑直離開。派使臣緊急召他回朝，到了之後，罷免丞相授祠禄官。殿前都指揮使韓震死時，章鑑和曾淵子申辯韓震没有他心。到這時，御史王應麟駁還他們起草的詔令，稱韓震有謀反的計劃，章鑑和曾淵子曲從包庇他。因此獲罪削官一級，放回家鄉。

後來有人告發章鑑在家裏私藏寶璽，一天霜凍的早晨，章鑑正蓋着破被躺着，兵士到來，大肆在他房裏搜索，僅有破箱中存放着一隻玉杯，其餘東西都没有，人們都很感嘆他清廉儉約。章鑑在朝廷的時候，號稱寬厚，但是對人常常許諾贊同，士大夫視之爲“滿朝高興”。

陳宜中

陳宜中字與權，永嘉人也。少甚貧，而性特俊拔。有賈人推其生時，以爲當大貴，以女妻之。既入太學，有文譽。寶祐中，丁大全以戚里婢婿事權倖盧允升、董宋臣，因得寵於理宗，擢爲殿中侍御史，在臺横甚。宜中與黄鏞、劉黻、林測祖、陳宗、曾唯六人上書攻之。大全怒，使監察御史吴衍劾宜中，削其籍，拘管他州。司業率十二齋生，冠帶送之橋門之

陳宜中字與權，永嘉人。年輕時很貧窮，但性格特别超群出衆。有個商人推算他的出生時間，認爲當會做大官，把女兒嫁給他。進太學以後，有能文的名氣。寶祐年間，丁大全因爲同鄉侍婢的女婿的關係事奉權貴幸臣盧允升、董宋臣，便得到理宗寵信，提拔任殿中侍御史，在御史臺十分驕横。陳宜中同黄鏞、劉黻、林測祖、陳宗、曾唯六人上書攻擊他。丁大全生氣，讓監察御史吴衍彈劾陳宜中，削去他的官籍，送外州拘禁。國子司業帶領十二學齋學生，穿戴整齊送

外，大全益怒，立碑學中，戒諸生亡妄議國政，且令自後有上書者，前廊生看詳以牒報檢院。由是，士論翕然稱之，號爲"六君子"。宜中謫建昌軍。

大全既竄，丞相吳潛奏還之。賈似道入相，復爲之請，有詔六人皆免省試令赴。景定三年，廷試，而宜中中第二人。六人之中，宜中尤達時務。由紹興府推官、户部架閣、秘書省正字、校書郎，數年遷監察御史。

程元鳳再相，似道恐其侵權，欲去之。宜中首劾元鳳縱丁大全肆惡，基宗社之禍。命格，除太府卿。宜中亦自請外，爲江東提舉茶鹽常平公事。四年，改浙西提刑。五年，召爲崇政殿説書，累遷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七年，閩闕帥，以顯文閣待制、知福州。在官得民心，歲餘入爲刑部尚書。十年，拜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

德祐元年，升同知樞密院事。二月，似道喪師蕪湖，乃以宜中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已而翁應龍自軍中歸，宜中問似道所在，應龍以不知對。宜中以爲似道已死，即上疏乞正似道誤國之罪。似道行時，以所親信韓震總禁兵，人有言震欲以兵劫遷者，宜中召震計事，伏壯士袖鐵椎擊殺之，以示不黨於似道。

時右丞相章鑑宵遁，曾淵子等請命宜中攝丞相事。詔以王爚爲左丞相，拜宜中特進、右丞相。四月，爚還朝論事，即與宜中不合。臺臣孫嶸叟請竄籍潛説友、吳益、李珏，宜中以爲"簿録非盛世事，祖宗忠厚，未嘗輕用之。珏方召入朝，遽加重刑，恐後無以示信"。爚力争，以爲當如嶸叟議。會留夢炎自湖南入朝，爚與

他到橋門之外，丁大全更加生氣，在學校裏樹碑，戒飭學生不要妄自評論國政，并且下令從此以後凡有上書的，前廊生審定後用牒文上報登聞檢院。從此，公衆輿論一致盛贊他們，稱作"六君子"。陳宜中被貶到建昌軍。

丁大全遭斥逐之後，丞相吳潛上奏讓他們回來。賈似道進京任相，再替他們請求，詔令六人都免去禮部考試讓他們赴京。景定三年，殿試，陳宜中考中第二名。六人之中，陳宜中尤其通達時事。從紹興府推官、户部架閣、秘書省正字、校書郎，幾年後升爲監察御史。

程元鳳再度任相，賈似道怕他侵權，想要趕走他。陳宜中第一個彈劾程元鳳放任丁大全肆意作惡，種下社稷的禍根。任命於是受阻，授爲太府卿。陳宜中也自己請求外任，爲江東提舉茶鹽常平公事。四年，改任浙西提刑。五年，召爲崇政殿説書，多次升官爲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七年，福建缺少安撫使，授顯文閣待制、福州知州。在任期間受百姓擁戴，一年多後進京任刑部尚書。十年，任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

德祐元年，升同知樞密院事。二月，賈似道兵敗蕪湖，任陳宜中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不久翁應龍從軍中回來，陳宜中問賈似道在何地，翁應龍回答説不知道。陳宜中以爲賈似道已死，就馬上上疏請求治賈似道誤國之罪。賈似道出發時，讓他親信的韓震統領禁兵，有人説韓震想要以兵脅迫遷都，陳宜中召韓震議事，預先埋伏勇士袖藏鐵椎砸死了他，以表明不與賈似道親附。

當時右丞相章鑑在一天夜裏跑掉，曾淵子等請求任命陳宜中代理丞相事務。詔令讓王爚任左丞相，陳宜中爲特進、右丞相。四月，王爚回朝商議國事，同陳宜中不和。諫官孫嶸叟請求没收家産放逐潛説友、吳益、李珏，陳宜中認爲"抄没家産不是盛世應當做的事，祖宗仁厚，未曾輕易地實行。李珏剛徵召進京，立即施加重法，恐怕以後難表明誠信"。王爚極力反對，認爲應當照孫嶸叟所論説的那樣做。適逢留夢炎從湖南進

宜中俱乞罷政，請以夢炎爲相。太皇太后乃以宜中爲左丞相，夢炎爲右丞相，爚進平章軍國重事。爚拜命，即日僦民居，以丞相府讓宜中，宜中上疏，以爲“一辭一受，何以解天下之譏”，亦去。遣使數輩遮留之，始至。

京，王爚同陳宜中一起乞求免職，請求讓留夢炎做丞相。太皇太后便讓陳宜中任左丞相，留夢炎任右丞相，王爚進升平章軍國重事。王爚受命，當天租賃百姓房屋，將丞相府讓給陳宜中，陳宜中上疏，認爲“一個辭職一個受命，怎能解除天下人的譏嘲”，也離去。派使臣幾批人攔阻挽留他，纔回到朝廷。

時命張世傑等四道進師，二丞相都督軍馬而不出督。爚請以一丞相建閫吴門，以護諸將；不然，則己請行。宜中愧，始與夢炎上疏乞行邊。事下公卿議不决。七月，世傑等兵果敗於焦山。爚奏言：“事無重於兵，今二相并建都督，廟算指授，臣不得而知。比者，六月出師，諸將無統。臣豈不知吴門距京不遠，而必爲此請者，蓋大敵在境，非陛下自將則大臣開督。今世傑以諸將心力不一而敗，不知國家尚堪幾敗邪？臣既不得其職，又不得其言，乞罷免。”不允。

當時命令張世傑等四路進軍，二位丞相都督軍馬却不外出督率。王爚請求派一位丞相在吴門設帥府，總領衆將；否則，就請派自己前往。陳宜中羞愧，同留夢炎上疏乞求前往前綫。事情下達百官商議没有做出决定。七月，張世傑等的軍隊果然在焦山打了敗仗。王爚上奏説：“没有比用兵更重大的事情，現在二位丞相執掌都督，策劃指揮，我不能够知曉。近來，六月出兵，衆將缺乏統一指揮。我難道不知道吴門離京城不遠，却一定要提出這個請求，是因爲强敵入境，不是陛下親自帶兵就須大臣外出督率。如今張世傑因爲各將領不統一而失敗，不知道國家還能經受得起幾次失敗？我既不能任此職，提建議又不接受，乞求罷免。”不依允。

爚子□乃嗾京學生伏闕上書，數宜中過失數十事，其略以爲：“趙溍、趙與鑑皆棄城遁，宜中乃借使過之説，以報私恩。令狐槩、潛説友皆以城降，乃受其包苴而爲之羽翼。文天祥率兵勤王，信讒而沮撓之。似道喪師誤國，陽請致罰而陰佑之。大兵薄國門，勤王之師乃留之京城而不遣。宰相當出督，而長縮猶豫，第令集議而不行。吕師夔狼子野心，而使之通好乞盟。張世傑步兵而用之於水，劉師勇水兵而用之於步，指授失宜，因以敗事。臣恐誤國將不止於一似道也。”

王爚的兒子□就唆使京學生到朝廷拜伏上書，歷數陳宜中的過錯幾十件事，大意是認爲：“趙溍、趙與鑑都是棄城逃跑，陳宜中却説是朝廷任人不當的緣故，以報答私人恩情。令狐槩、潛説友都是率城投降的，却接受他們的賄賂而且替他們庇護。文天祥領兵勤王，却聽信讒言而阻撓。賈似道敗兵誤國，表面上請求懲罰而暗地裏庇佑他。蒙古大軍迫近首都，救國之軍却扣留在京城不派遣。宰相應當出外督軍，却畏縮猶豫，下令集中商議却不實行。吕師夔狼子野心，却派他去通好乞求和約。張世傑統率步兵却讓其在水上作戰，劉師勇帶水兵却讓其在陸地作戰，指揮失當，因此壞事。我害怕誤國的將不止有一個賈似道。”

書上，宜中竟去，遣使召之，不至。其後，罷爚，命臨安府捕逮京學生。召之亦不至。太皇太后自爲書遺其母楊，使勉諭之，宜中始乞以祠官

書文遞上，陳宜中終於離去，派使臣召他，不回來。到後來，罷免王爚，命令臨安府逮捕京學生。召他也不到。太皇太后親自寫信給他母親楊氏，叫她勸説他，陳宜中纔乞求以宮觀官進京

入侍，乃拜醴泉觀使。十月壬寅，始造朝，尋爲右丞相，然事已去矣。宜中倉皇發京城民爲兵，民年十五以上者皆籍之，人皆以爲笑。十一月，遣張全合尹玉、麻士龍兵援常州，玉與士龍皆戰死，全不發一矢，奔還。文天祥請誅全，宜中釋不問。已而，常州破，兵薄獨松關，鄰邑望風皆遁。

宜中遣使如軍中請和不得，即率群臣入宫請遷都，太皇太后不可。宜中痛哭請之，太皇太后乃命裝俟升車，給百官路費銀。及暮，宜中不入，太皇太后怒曰："吾初不欲遷，而大臣數以爲請，顧欺我邪?"脱簪珥擲之地，遂閉閤，群臣求内引，皆不納。蓋宜中實以明日遷，倉卒奏陳失審耳。

宜中初與大元丞相伯顔期會軍中，既而悔之，不果往。伯顔將兵至皋亭山，宜中宵遁，陸秀夫奉二王入温州，遣人召宜中。宜中至温州，而其母死。張世傑舁其棺舟中，遂與俱入閩中。益王立，復以爲左丞相。井澳之敗，宜中欲奉王走占城，乃先如占城諭意，度事不可爲，遂不反。二王累使召之，終不至。至元十九年，大軍伐占城，宜中走暹，後没於暹。

宜中爲人多術數，少爲縣學生，其父爲吏受賕當黥，宜中上書温守魏克愚請貸之。克愚以爲黠吏，卒置之法。其後宜中爲浙西提刑，克愚郊迎，宜中報禮不書銜，亦云"部下民陳某"，克愚皇恐不敢受，袖而謝之。宜中陽禮之，而陰摭其過，無所得。其後，克愚發賈德生冒借官木事，忤似道，廢罷家居。宜中入，乃極言克愚居鄉不法事，似道令章鑑劾之，貶

侍奉君主，於是授爲醴泉觀使。十月壬寅，到朝廷，不久擔任右丞相，然而國勢已經無法挽回。陳宜中匆忙徵發京城百姓當兵，百姓年十五以上的人全都登記爲兵，人們都把這事看成是笑話。十一月，派張全聯合尹玉、麻士龍的軍隊援助常州，尹玉和麻士龍都戰死，張全一箭不發，逃了回來。文天祥請求殺掉張全，陳宜中放過不追究。不久，常州失陷，敵軍進逼獨松關，鄰縣聽到風聲全都棄城逃跑。

陳宜中派使者到軍中請和未成，就帶着百官進宫請求遷都，太皇太后不同意。陳宜中痛哭請求，太皇太后纔下令待裝上車，提供百官路費銀兩。等到天黑，陳宜中未進宫，太皇太后發怒道："我原本不想遷都，可是大臣幾次請求，難道是欺騙我嗎?"卸下頭簪耳飾扔在地上，便關上宫門，百官請求進宫，都不接納。原來是陳宜中實際安排在明天遷都，倉促陳奏没有想周全罷了。

陳宜中起初同大元丞相伯顔約定時間在軍中相見，過不久就反悔，結果没有前往。伯顔領兵到了皋亭山，陳宜中連夜逃走，陸秀夫保護二位王子進温州，派人召陳宜中。陳宜中到温州，可是他母親死去。張世傑將他母親的棺材抬放到船上，於是便同他一道進閩中。益王即位，又讓他任左丞相。井澳打了敗仗，陳宜中想要保護王子跑到占城去，便先到占城去講明意圖，估計到事情不可能做到，便不回來了。二位王子屢次派人召他，始終未來。至元十九年，元大軍討伐占城，陳宜中跑到暹，後來就死在暹。

陳宜中爲人有權術計謀，年輕時爲縣學生，他父親爲胥吏接受贜物當刺面，陳宜中上書給温州知州魏克愚請求寬恕。魏克愚認爲這是個狡猾的胥吏，最後將他法辦。後來陳宜中任浙西提刑，魏克愚出郊迎接，陳宜中答禮不寫官銜，也稱"屬下的百姓陳某"，魏克愚惶恐不敢接受，把手縮進袖子裏并且向他謝罪。陳宜中表面上禮待他，可是暗地裏搜集他的過失，未能得到。後來，魏克愚揭發賈德生冒名借取公家木材之事，觸怒賈似道，斥廢免職在家閑居。陳宜中進京，

嚴州。克愚之死，宜中擠之爲多。

極力講説魏克愚住在鄉裏違法的事，賈似道命令章鑑彈劾他，貶往嚴州。魏克愚的死，陳宜中的排擠是主要原因。

論曰：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理宗在位長久，命相實多其人，若吴潛之忠亮剛直，財數人焉。潛論事雖近於訐，度宗之立，謀議及之，潛以正對，人臣懷顧望爲子孫地者能爲斯言哉？程元鳳謹飭有餘而乏風節，尚爲賈似道所沓。江萬里問學德望優於諸臣，不免爲似道籠絡，晚年微露鋒穎，輒見擯斥。士大夫不幸與權奸同朝，自處難矣。似道督視江上之師，以國事付王爚、章鑑、陳宜中，蓋取其平時素與己者。爚、宜中於其既出，稍欲自異，及聞其敗，乘勢蹙之。既而，二人自爲矛盾，宋事至此，危急存亡之秋也。當國者交歡戮力，猶懼不逮，所爲若是，何望其能匡濟乎？似道誅，爚死，鑑遁，宜中走海島，宋亡。

論曰：孔子説："人才難得，難道不是這樣嗎？"理宗在位時間長久，任命丞相有很多位，像吴潛那樣忠誠高尚剛毅正直的，纔有幾個人。吴潛評論事情雖然近乎揭人隱私，但立度宗，計議問他，吴潛以正道回答，做臣子的爲後代考慮的人能説出這樣的話嗎？程元鳳謹慎有餘但缺少氣節，尚且被賈似道所嫉恨。江萬里學問聲望高出衆臣，免不了被賈似道籠絡，晚年稍露鋒芒，就遭排斥。士大夫不幸跟有權勢的奸臣同朝，處世也就難了。賈似道督察江上的軍隊，將國政交付給王爚、章鑑、陳宜中，是看在他們平時一向附和自己這點上有可取之處。王爚、陳宜中在他外出以後，想要獨自當政，等到聽説他失敗，趁機打擊他。不久，二人自己産生矛盾，宋朝的國事到了這種地步，已是危急存亡的關頭。當權的人同心協力，還恐怕不行，做出這樣的事，難道還指望他們能够挽救時局嗎？賈似道被殺，王爚死了，章鑑逃了，陳宜中跑往海島，宋朝滅亡。

文天祥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吉之吉水人也。體貌豐偉，美皙如玉，秀眉而長目，顧盼燁然。自爲童子時，見學宫所祠鄉先生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像，皆謚"忠"，即欣然慕之，曰："没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年二十舉進士，對策集英殿。時理宗在位久，政理浸怠，天祥以法天不息爲對，其言萬餘，不爲稿，一揮而成，帝親拔爲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人賀。"尋丁父憂，歸。

開慶初，大元兵伐宋，宦官董宋臣説上遷都，人莫敢議其非者。天祥時入爲寧海軍節度判官，上書"乞斬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吉州吉水人。身材高大相貌堂堂，漂亮白皙像玉石，眉清目秀，顧盼生輝。在童子時，看到學校祭供的同鄉先輩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像，謚號都叫"忠"，就景仰他們，説："死後如果不側身在他們中間享受祭供，就不是大丈夫。"年二十歲考中進士，在集英殿考策問。當時理宗在位時間長，政務漸漸懈怠，文天祥以遵循天意不懈怠作答，長達一萬多字，不起草稿，一揮而就，皇帝親自選拔爲第一名。考官王應麟奏道："這份答卷古義好像明鏡，忠心像鐵石，所以臣敢爲獲得人才而慶賀。"隨即遭父喪，回家。

開慶初年，大元軍隊進攻宋朝，宦官董宋臣游説皇上遷都，人們都不敢説他不對。文天祥當時進京任寧海軍節度判官，上書"乞求斬處董宋

宋臣，以一人心”。不報，即自免歸。後稍遷至刑部郎官。宋臣復入爲都知，天祥又上書極言其罪，亦不報。出守瑞州，改江西提刑，遷尚書左司郎官，累爲臺臣論罷。除軍器監兼權直學士院。賈似道稱病，乞致仕，以要君，有詔不允。天祥當制，語皆諷似道。時内制相承皆呈稿，天祥不呈稿，似道不樂，使臺臣張志立劾罷之。天祥既數斥，援錢若水例致仕，時年三十七。

咸淳九年，起爲湖南提刑，因見故相江萬里。萬里素奇天祥志節，語及國事，愀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當有變，吾閲人多矣，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君其勉之。”十年，改知贛州。

德祐初，江上報急，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使陳繼周發郡中豪傑，并結溪峒蠻，使方興召吉州兵，諸豪傑皆應，有衆萬人。事聞，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入衛。其友止之，曰：“今大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内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是何異驅群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

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貶損，盡以家貲爲軍費。每與賓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八月，天祥提兵至臨安，除知平江府。時以丞相宜中未還朝，不遣。十月，宜中至，始遣之。朝議方擢吕師孟爲兵部

臣，使民心一致”。没有回答，就自動罷職回家。後來逐漸升任刑部郎官。董宋臣再度進京任都知，文天祥又上書極力論説他的罪過，也没有回答。出朝任瑞州知州，改爲江西提刑，升爲尚書左司郎官，屢次被諫官彈劾罷免。授任軍器監權直學士院。賈似道聲稱有病，乞求退休，以此要挾君主，降詔不同意。文天祥起草制書，用詞諷刺賈似道。當時接受起草内制都要先遞上文稿，文天祥不遞交文稿，賈似道不高興，讓御史張志立彈劾罷免他。文天祥幾次被貶斥，援用錢若水舊例退休，當時年三十七。

咸淳九年，起用任湖南提刑，因而見到前任丞相江萬里。江萬里一向認爲文天祥有氣節，談到國事，擔心憂傷地説：“我老了，觀察天時人事當會生變，我看人看得多了，拯救國運的責任，莫非是在你身上吧？你要努力。”十年，改爲贛州知州。

德祐初年，江上告急，詔令天下起兵勤王。文天祥捧着詔書哭泣，派陳繼周徵發州中豪傑，聯合溪峒少數民族，派方興召吉州軍隊前來，各位英雄都響應，集中一萬人的軍隊。事情上報，任命爲江西提刑安撫使召他進京。友人阻止他，説：“如今蒙古大軍分三路擊鼓前來，攻破京郊，逼近内地，你以倉促集合的一萬多人前往抵抗，這跟驅趕羊群去和猛虎搏鬥又有何不同。”文天祥説：“我也知道會這樣。但國家養育群臣百姓三百多年，一旦有急難，徵集天下軍隊，却没有一個人一匹馬進京門，我對這種情况感到非常痛心。所以不自量力，要以身殉國，希望天下忠臣義士將會有聞風而起的。以義而勝者謀立功，人數衆多就能成功，這樣國家還能保住。”

文天祥生性喜歡豪華，平常自己享用很豐厚，跟前滿是歌舞伎。這時，自己痛加裁減，將全部家産都用作軍費。每次同賓客幕僚説到時事，往往流淚，拍着几案説道：“以他人的快樂爲快樂以别人的憂愁爲憂愁，吃别人的飯要爲别人的事去死。”八月，文天祥領兵到臨安，任平江府知府。當時因爲丞相陳宜中未還朝，不派遣。十月，陳宜中到來，纔派他去。朝廷議論正

尚書，封吕文德和義郡王，欲賴以求好。師孟益偃蹇自肆。

天祥陛辭，上疏言："朝廷姑息牽制之意多，奮發剛斷之義少，乞斬師孟釁鼓，以作將士之氣。"且言："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郡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亦以寖弱。故敵至一州則破一州，至一縣則破一縣，中原陸沈，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爲四鎮，建都督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閫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閫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閫於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閫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黄，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使其地大力衆，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天祥論闊遠，書奏不報。

十月，天祥入平江，大元兵已發金陵入常州矣。天祥遣其將朱華、尹玉、麻士龍與張全援常，至虞橋，士龍戰死，朱華以廣軍戰五牧，敗績，玉軍亦敗，争渡水，挽全軍舟，全軍斷其指，皆溺死，玉以殘兵五百人夜戰，比旦皆没。全不發一矢，走歸。大元兵破常州，入獨松關。宜中、夢炎召天祥，棄平江，守餘杭。

明年正月，除知臨安府。未幾，宋降，宜中、世傑皆去。仍除天祥樞密使。尋除右丞相兼樞密使，使如軍中請和，與大元丞相伯顔抗論皋亭山。丞相怒拘之，偕左丞相吴堅、右丞相賈餘慶、知樞密院事謝堂、簽書樞密院事家鉉翁、同簽書樞密院事劉岊，北至鎮江。天祥與其客杜滸十二人，夜亡入真州。苗再成出迎，喜且

要提拔吕師孟任兵部尚書，封吕文德和義郡王，想要靠他們去求和。吕師孟越發傲慢放肆。

文天祥上殿辭行，上疏説："朝廷容忍約束多，奮發剛斷少，乞求斬殺吕師孟祭鼓，以振作官兵的士氣。"并且説："宋有鑒於五代的戰亂，削除藩鎮，建立州縣，一時間雖然足够糾正尾大不掉指揮不靈的弊病，可是國家也因此逐漸衰弱。所以敵軍到一州就攻陷一州，到一縣就攻陷一縣，中原地區失陷，悲痛後悔不及。如今應該將天下分成四鎮，立都督在那裏統領指揮。將廣西加上湖南而在長沙設帥府；將廣東加上江西而在隆興設帥府；將福建加上江東而在番陽設帥府；將淮西加上淮東而在揚州設帥府。責令長沙攻取鄂州，隆興攻取蘄、黄，番陽攻取江東，揚州攻取兩淮，使得地盤擴大國力增强，足够用來抵抗敵人。約定日期一齊奮擊，有進無退，日夜謀取敵軍。他們防禦增加力量分散，疲於奔命，百姓中間的英雄豪傑又趁機在他們中間出没，這樣做的話那敵軍是不難擊退的。"當時議論認爲文天祥的論説不切實際，書奏没有回答。

十月，文天祥進入平江，大元軍隊已經從金陵出發進入常州。文天祥派將領朱華、尹玉、麻士龍同張全援救常州，到了虞橋，麻士龍戰死，朱華帶廣軍在五牧作戰，打了敗仗，尹玉的軍隊也打敗，争搶過河，拉住張全的兵船，張全的軍隊砍斷他們的手指，都淹死，尹玉帶着殘兵五百人連夜交戰，等到天亮全都戰死。張全一箭不發，逃了回來。大元軍隊攻陷常州，進入獨松關。陳宜中、留夢炎召文天祥，放棄平江，守衛餘杭。

明年正月，任臨安府知府。没多久，宋朝投降，陳宜中、張世傑都逃出。於是便任文天祥爲樞密使。不久授任右丞相兼樞密使，派他到軍中請求講和，同大元丞相伯顔在皋亭山直言争論。丞相發怒扣留他，連同左丞相吴堅、右丞相賈餘慶、知樞密院事謝堂、簽書樞密院事家鉉翁、同簽書樞密院事劉岊，一起往北到達鎮江。文天祥和他的門客杜滸十二人，在夜裏逃進真州。苗再成出城迎接，一邊高興一邊落淚説："兩淮的軍

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閫小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捍吾西兵。指揮東諸將，以通、泰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兵攻楊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擣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楊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即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矣。瓜步既舉，以東兵入京口，西兵入金陵，要浙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即以書遺二制置，遣使四出約結。

隊足够用來復興，但二位將帥有矛盾，不能够聯合罷了。"文天祥問："有什麼辦法嗎？"苗再成說："現在先約淮西軍隊前往建康，對方一定全力來抵禦我們西邊的軍隊。指揮東邊各位將領，以通、泰的軍隊攻打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的軍隊攻打楊子橋，以揚州部隊攻打瓜步，我以船隊直接襲擊鎮江，在同一天内大規模發動。灣頭、楊子橋盡是沿江勢單力薄的軍隊，并且日夜盼望我們軍隊的到來，一攻就能拿下。聯合進攻瓜步的三面，我從江中的一面逼近，即使很有智慧的人也不能替他們想辦法了。瓜步攻下以後，以東部軍隊進京口，西部軍隊進金陵，攔截浙的退路，他們的元帥是可以擒到的。"文天祥連連稱好，馬上寫信給二位制置使，派使臣到各處去約定聯合。

天祥未至時，揚有脱歸兵言："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説降矣。"庭芝信之，以爲天祥來説降也。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分覘天祥，果説降者即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談，制置司下令備文丞相甚急，衆相顧吐舌，乃東入海道，遇兵，伏環堵中得免。然亦飢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糝羹。行入板橋，兵又至，衆走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杜滸、金應而去。虞候張慶矢中目，身被二創，天祥偶不見獲。滸、應解所懷金與卒，獲免，募二樵者以蕢荷天祥至高郵，泛海至温州。

文天祥還未到時，揚州有逃脱回來的士兵説："暗中派一位丞相進真州勸降了。"庭芝相信這話，以爲文天祥是來勸降的。派苗再成立即殺他。苗再成不忍心，騙文天祥出去察看城防，將制置司的條令拿給他看，把他關在門外。在門外很久，再派二路人馬分别偵察文天祥，如果果真是勸降的人就殺掉他。二路人馬分别同文天祥交談，看到他忠義，也不忍心殺他，派二十名士兵替他引路到揚州去，四鼓時分抵達城下，聽到等待開門的人談論，制置司下令防備文丞相很嚴，衆人相視嚇得吐舌，於是便往東進入海路，碰到敵軍，藏在土圍墻裏纔得以躲過。但是餓得誰都起不來，跟砍柴的人討到些殘羹剩飯。進到板橋，敵軍又來，大家跑到竹叢中藏起來，敵兵進到裏面搜他們，抓住了杜滸、金應以後離開。虞候官張慶被箭射中眼睛，身上受了兩處傷，文天祥恰好未被抓住。杜滸、金應拿出懷裏藏的金子給士兵，得以放回，雇了二名樵夫用筐子抬着文天祥到達高郵，乘海船到達温州。

聞益王未立，乃上表勸進，以觀文殿學士、侍讀召至福，拜右丞相。尋與宜中等議不合。七月，乃以同都督出江西，遂行，收兵入汀州。十月，遣參謀趙時賞、諮議趙孟濼將一

聞説益王未即位，於是上表勸説繼位，以觀文殿學士、侍讀的官職召到福州，任右丞相。隨即同陳宜中等人意見不一。七月，以同都督到江西，於是出發，招收軍隊進入汀州。十月，派參謀官趙時賞、諮議官趙孟濼率領一路軍隊攻取寧

軍取寧都，參贊吳浚將一軍取雩都，劉洙、蕭明哲、陳子敬皆自江西起兵來會。鄒㵯以招諭副使聚兵寧都，大元兵攻之，㵯兵敗，同起事者劉欽、鞠華叔、顏斯立、顏起巖皆死。武岡教授羅開禮，起兵復永豐縣，已而兵敗被執，死於獄。天祥聞開禮死，製服哭之哀。

都，參贊官吳浚率領一路軍隊攻取雩都，劉洙、蕭明哲、陳子敬都從江西起兵前來會合。鄒㵯以招諭副使在寧都聚集軍隊，大元軍隊進攻他，鄒㵯的軍隊戰敗，一同起事的劉欽、鞠華叔、顏斯立、顏起巖都死亡。武岡教授羅開禮，興兵收復永豐縣，不久戰敗被俘，死在獄中。天祥聽說羅開禮死了，爲他服喪哭泣致哀。

至元十四年正月，大元兵入汀州，天祥遂移漳州，乞入衛。時賞、孟溁亦提兵歸，獨浚兵不至。未幾，浚降，來說天祥。天祥縛浚，縊殺之。四月，入梅州，都統王福、錢漢英跋扈，斬以徇。五月，出江西，入會昌。六月，入興國縣。七月，遣參謀張汴、監軍趙時賞、趙孟溁等盛兵薄贛城，鄒㵯以贛諸縣兵搗永豐，其副黎貴達以吉諸縣兵攻泰和。吉八縣復其半，惟贛不下。臨洪諸郡，皆送款。潭趙璠、張虎、張唐、熊桂、劉斗元、吳希奭、陳子全、王夢應起兵邵、永間，復數縣，撫州何時等皆起兵應天祥。分寧、武寧、建昌三縣豪傑，皆遣人如軍中受約束。

至元十四年正月，大元軍隊進入汀州，文天祥轉移到漳州，乞求保衛皇帝。趙時賞、趙孟溁也領兵回來，獨獨吳浚的軍隊未到。没多久，吳浚投降，來游說文天祥。文天祥綁起吳浚，勒死他。四月，進入梅州，都統王福、錢漢英驕横，斬首示衆。五月，從江西離開，進入會昌。六月，進入興國縣。七月，派參謀張汴、監軍趙時賞、趙孟溁等集衆兵逼近贛城，鄒㵯帶贛州各縣軍隊攻打永豐，副將黎貴達帶吉州各縣軍隊攻打泰和。吉州八個縣收復了一半，惟有贛州攻不下。臨洪各州，都投降。潭趙璠、張虎、張唐、熊桂、劉斗元、吳希奭、陳子全、王夢應在邵、永之間起兵，收復了幾個縣，撫州何時等都起兵響應文天祥。分寧、武寧、建昌三縣的豪傑，都派人到軍中聽候指揮。

江西宣慰使李恒遣兵援贛州，而自將兵攻天祥于興國。天祥不意恒兵猝至，乃引兵走，即鄒㵯于永豐。㵯兵先潰，恒窮追天祥方石嶺。鞏信拒戰，箭被體，死之。至空坑，軍士皆潰，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時賞坐肩輿，後兵問謂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爲天祥，禽之而歸，天祥以此得逸去。

元江西宣慰使李恒發兵援救贛州，而且親自指揮軍隊在興國進攻文天祥。文天祥未料到李恒的軍隊突然來到，便帶兵撤走，到永豐投靠鄒㵯。鄒㵯的軍隊先敗，李恒窮追文天祥不放直到方石嶺。鞏信極力抵抗，全身中箭，戰死。到了空坑，士兵全都潰散，文天祥妻妾子女全都被抓。趙時賞乘坐便轎，後來士兵問他叫什麼，趙時賞說"我姓文"，衆人以爲是文天祥，把他抓住帶回，文天祥因此得以逃走。

孫㮚、彭震龍、張汴死於兵，繆朝宗自縊死。吳文炳、林棟、劉洙皆被執歸隆興。時賞奮駡不屈，有係累至者，輒麾去，云："小小簽廳官耳，執此何爲？"由是得脱者甚衆。臨刑，洙頗自辯，時賞叱曰："死耳，何必

孫㮚、彭震龍、張汴都死在戰場，繆朝宗上吊自殺。吳文炳、林棟、劉洙都被抓住回到隆興。趙時賞大駡不屈，有人受牽連而被抓來，往往揮手斥走，說："小小簽廳官罷了，抓到這兒幹什麼？"因此得以逃脱的人很多。臨刑前，劉洙還有點想替自己辯解，趙時賞叱駡道："不過

然?”於是棟、文炳、蕭敬夫、蕭燾夫皆不免。

天祥收殘兵奔循州，駐南嶺。黎貴達潛謀降，執而殺之。至元十五年三月，進屯麗江浦。六月，入船澳。益王殂，衛王繼立。天祥上表自劾，乞入朝，不許。八月，加天祥少保、信國公。軍中疫且起，兵士死者數百人。天祥惟一子，與其母皆死。十一月，進屯潮陽縣。潮州盜陳懿、劉興數叛附，爲潮人害。天祥攻走懿，執興誅之。十二月，趨南嶺，鄒㵯、劉子俊又自江西起兵來，再攻懿黨，懿乃潛道元帥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方飯五坡嶺，張弘範兵突至，衆不及戰，皆頓首伏草莽。天祥倉皇出走，千戶王惟義前執之。天祥吞腦子，不死。鄒㵯自頸，衆扶入南嶺死。官屬士卒得脫空坑者，至是劉子俊、陳龍復、蕭明哲、蕭資皆死，杜滸被執，以憂死。惟趙孟溁遁，張唐、熊桂、吳希奭、陳子全兵敗被獲，俱死焉。唐，廣漢張栻後也。

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命之拜，不拜，弘範遂以客禮見之，與俱入厓山，使爲書招張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索之固，乃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厓山破，軍中置酒大會，弘範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將不失爲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况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至京師。

天祥在道，不食八日，不死，即復食。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

一死罷了，何必這樣?”於是林棟、吴文炳、蕭敬夫、蕭燾夫都被殺。

文天祥收拾殘兵跑到循州，駐兵南嶺。黎貴達暗中想要投降，抓住并且殺了他。至元十五年三月，進駐麗江浦。六月，進入船澳。益王去世，衛王繼立。文天祥上表彈劾自己，乞求進京朝見，不批准。八月，加文天祥少保、信國公。軍中瘟疫流行，士兵死亡幾百人。文天祥僅有一個兒子，跟他的母親都死了。十一月，進駐潮陽縣。潮州强盜陳懿、劉興屢次叛亂屢次歸附，危害潮州百姓。文天祥打跑陳懿，抓住劉興殺了他。十二月，前往南嶺，鄒㵯、劉子俊又從江西起兵前來，再次攻打陳懿的黨羽，陳懿暗中引導元帥張弘範的軍隊到了潮陽。文天祥正在五坡嶺吃飯，張弘範的軍隊突然來到，衆人來不及抵抗，都低頭趴在草叢中。文天祥慌忙要跑，千户王惟義上前抓住他。文天祥吞下龍腦香，却没死。鄒㵯自殺，衆人扶着他進南嶺後死去。屬下官兵從空坑逃脱的，到這時劉子俊、陳龍復、蕭明哲、蕭資都死去，杜滸被抓，因爲憂愁而死。僅有趙孟溁逃走，張唐、熊桂、吴希奭、陳子全兵敗被俘，全都因此而死。張唐，是廣漢張栻的後人。

文天祥到潮陽，見張弘範，左右命令他下拜，不拜，張弘範便用客禮見他，同他一道進入厓山，讓他寫信招張世傑前來。文天祥說："我不能捍衛父母，却教人背叛父母，可能嗎?"還是堅持向他索要招降信，便寫下所作的《過零丁洋詩》給他們。詩的末句說："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張弘範笑着放過了他。厓山攻陷，軍中大宴會，張弘範說："國家已亡，丞相的忠孝已經盡到，若能改變心意以事奉宋的態度事奉我們皇上，可能仍是宰相。"文天祥悲痛落淚，說："國亡不能够拯救，做人臣子的死有餘罪，難道還敢偷生避死而且有二心嗎?"張弘範覺得他很仁義，派使者護送文天祥到首都。

文天祥在路上，絶食八天，未死，就又進食。到了燕，驛館招待得很豐盛，文天祥不睡，

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以守之。時世祖皇帝多求才南官，王積翁言："南人無如天祥者。"遂遣積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儻緣寬假，得以黄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積翁欲合宋官謝昌元等十人請釋天祥爲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已。天祥在燕凡三年，上知天祥終不屈也，與宰相議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爲言者，不果釋。

坐着到天明。便轉移到兵馬司，派士兵看守他。當時世祖皇帝常從南朝官員中尋求人才，王積翁説："南朝人裏没有比得上文天祥的。"於是便派王積翁宣示聖旨，文天祥説："國家滅亡，我當殉國。如蒙釋放，能够以平民回歸家鄉，今後以方外身份充數顧問，是行的。如果馬上要我做官，不光是些亡國士大夫不能同他們謀求共存，而且將自己一生的努力全都拋棄，我有何用?"王積翁想要聯合宋舊官謝昌元等十人請求釋放文天祥讓他爲道士，留夢炎不同意，説："文天祥一出去，再號召江南，那將把我們十個人放在什麽地方!"事情便作罷。文天祥在燕共三年，皇上知道文天祥始終不屈服，同宰相商量要釋放他，有人提出文天祥在江西起兵的事情來説，結果没有釋放。

至元十九年，有閩僧言土星犯帝坐，疑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言某日燒蓑城葦，率兩翼兵爲亂，丞相可無憂者。時盜新殺左丞相阿合馬，命撤城葦，遷瀛國公及宋宗室開平，疑丞相者天祥也。召入諭之曰："汝何願?"天祥對曰："天祥受宋恩，爲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然猶不忍，遽麾之退。言者力贊從天祥之請，從之。俄有詔使止之，天祥死矣。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拜而死。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尸，面如生，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至元十九年，有一福建僧人説土星侵犯帝座星，疑心生變。没多久，中山有個瘋子自稱"宋主"，有兵一千人，想要救回文丞相。京城也有匿名信，説某天火燒城外葦草，率領兩側士兵起事，丞相可以不必發愁這樣的話。當時强盜剛殺掉左丞相阿合馬，勒令除去城下葦草，將瀛國公以及宋宗室遷移到開平，懷疑所稱的丞相就是文天祥。召進宫中告訴他道："你還有什麽請求?"文天祥回答説："文天祥蒙受宋恩典，擔任宰相，怎麽可以事奉第二國?希望賜我一死就足够了。"但還是不忍心，馬上揮手讓他退下。諫官極力贊成依從文天祥的請求，聽從了他們。一會兒降詔阻止他們，而文天祥已經死了。文天祥臨刑時非常從容，對吏卒説："我的事情結束了。"向着南方拜别以後就義。幾天後，他妻子歐陽氏收他的尸體，面色如生，享年四十七。他的衣帶中寫有贊文説："孔子説成仁，孟子説取義，惟有取義，纔能仁至。讀聖賢書，學習何用，從今以後，可以問心無愧。"

論曰：自古志士，欲信大義於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君子命之曰"仁"，以其合天理之正，即人心之安爾。商之衰，周有代德，盟津

論曰：從古以來有志之士，想要得大義於天下，不因成功失敗順利挫折動摇其决心，君子稱作"仁"，因其符合天理，即民心之安。商朝衰落，周朝有取代的德行，盟津的軍隊没有約定就

之師不期而會者八百國。伯夷、叔齊以兩男子欲扣馬而止之，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他日，孔子賢之，則曰："求仁而得仁。"宋至德祐亡矣，文天祥往來兵間，初欲以口舌存之，事既無成，奉兩孱王崎嶇嶺海，以圖興復，兵敗身執。我世祖皇帝以天地有容之量，既壯其節，又惜其才，留之數年，如虎兕在柙，百計馴之，終不可得。觀其從容伏質，就死如歸，是其所欲有甚於生者，可不謂之"仁"哉。宋三百餘年，取士之科，莫盛於進士，進士莫盛於倫魁。自天祥死，世之好爲高論者，謂科目不足以得偉人，豈其然乎！

來會合的有八百諸侯。伯夷、叔齊就憑這兩個男子想要拉住馬而阻止他們，即使是三尺小孩也知道不行。後來，孔子認爲他們賢良，就説："求仁而得仁。"宋朝到德祐亡國了，文天祥往來軍隊中間，起初想要憑口舌勸説保存宋，不能成功，護送兩位孱弱的王子顛沛在嶺海一帶，來謀求復興，兵敗被俘。我朝世祖皇帝因爲有天地般寬廣的氣量，既認爲他氣節高尚，又愛惜他的才能，留他好幾年，就好像老虎關在籠子裏，想盡辦法馴服他，終究没能成功。看他從容就義，視死如歸，這是因爲他有比活命更重要的追求，能不稱他爲"仁"嗎。宋朝三百多年，取士的科目，没有比進士更興盛的，考進士没有比中狀元更榮耀的。自從文天祥死後，世上那些喜歡發表高論的人，認爲科舉不足以獲得偉大的人物，難道是這樣嗎！

宋史卷四百十九

列傳第一百七十八

宣繒　薛極　陳貴誼　曾從龍　鄭性之　李鳴復
鄒應龍　余天錫　許應龍　林略　徐榮叟　別之傑
劉伯正　金淵　李性傳　陳韡　崔福(附)

宣繒

宣繒，慶元府人。嘉泰三年，太學兩優釋褐。歷官以太學博士召試，爲秘書省校書郎。升著作佐郎兼權考功郎官、知吉州、福建提點刑獄。遷考功員外郎，又遷秘書少監。時暫兼權侍立修注官、守起居舍人，爲起居郎兼權侍左侍郎，編《孝宗寶訓》。試吏部侍郎，權兵部尚書。嘉定十四年，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明年，拜參知政事。以資政殿學士奉祠。端平三年召赴闕，升大學士、提舉洞霄宮，以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卒，贈少師。詔繒嘗預定策，以王堯臣故事贈太師，謚忠靖。

宣繒，慶元府人。嘉泰三年，以太學内舍生連考兩次優等入仕。歷任官職後以太學博士召入考試，任秘書省校書郎。升著作佐郎兼權考功郎官、吉州知州、福建提點刑獄。升遷考功員外郎，又升遷秘書少監。暫時兼任代理侍立修注官、守起居舍人，任起居郎兼代理侍左侍郎，編《孝宗寶訓》。試任吏部侍郎，代理兵部尚書。嘉定十四年，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第二年，拜任參知政事。以資政殿學士做宮觀官。端平三年徵召前往京城，升任大學士、提舉洞霄宮，以觀文殿大學士退休。去世，追贈少師。詔令宣繒曾經參預確定皇位決策，按照王堯臣舊例追贈太師，謚號忠靖。

薛極

薛極字會之，常州武進人。以父任調上元主簿。中詞科，爲大理評事、通判溫州，知廣德軍。以參知政事樓鑰薦，遷大理正、刑部郎官，司封郎中、權右司郎中，遷右司郎中兼提領雜賣場、寄樁庫，兼敕令所删修官，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删修敕令官。拜司農卿兼權兵部侍郎，尋爲真。

薛極字會之，常州武進人。因父親官職調任上元縣主簿。考中詞科，爲大理評事、通判溫州，廣德軍知軍。因參知政事樓鑰舉薦，升遷大理正、刑部郎官，司封郎中、代理右司郎中，升遷右司郎中兼提領雜賣場、寄樁庫，兼敕令所删修官，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删修敕令官。拜任司農卿兼代理兵部侍郎，隨即正式擔任。

嘉定八年，疏奏："願陛下深思

嘉定八年，上疏稟奏："希望陛下深刻地思

顧諟之難，益懷兢業之念。勿謂帝德罔愆而怠於進修，勿以天災代有而應不以實。政綱雖舉，必求益其所未至；德澤雖布，必思及其所未周。誓以今日遇災警懼之心，永爲異時暇逸之戒。將見天心昭格，沛然之澤響應於不崇朝之間。"遷權刑部尚書，尋試户部尚書兼權吏部尚書，遂爲真，時暫兼權户部尚書。十五年，特賜同進士出身，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考敬奉天命的難處，更加心懷謹慎戒懼的念頭。不要説君主之德没有過失因而對進一步修養懈怠，不要因爲自然災害每朝都有而不拿出實際行動來應變，統治綱領即使實施，也一定要争取補益那些没有完備的地方；聖德恩惠即使布施，也一定要考慮還不周到之處。發誓用今天遭遇災變警惕戒懼的心，永遠作爲他日悠閑安逸之時的教訓。將會看到上天的心意明顯地受到感動，及時甘霖不到一個早晨的時間就響應下降。"遷代理刑部尚書，不久試任户部尚書兼代理吏部尚書，於是正式擔任，暫時兼代理户部尚書。十五年，特别賜予同進士出身，拜授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紹定元年，拜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尋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封毗陵郡公。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端平元年，加少保、和國公，致仕，卒。

紹定元年，拜任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不久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封毗陵郡公。以觀文殿大學士爲紹興府知府兼浙東安撫使。端平元年，加官少保、和國公，退休，去世。

陳貴誼

陳貴誼字正甫，福州福清人。慶元五年進士，授瑞州觀察推官。丁内外艱，服除，調安遠軍節度掌書記，辟差四川制置司書寫機宜文字。中博學宏詞科，授江南東路安撫司機宜文字。遷太社令，改武學諭、國子録，遷太學博士。

陳貴誼字正甫，福州福清人。慶元五年進士，授任瑞州觀察推官。遭母喪、父喪，服喪期滿，調任安遠軍節度掌書記，徵召差遣四川制置司書寫機宜文字。考中博學宏詞科，授任江南東路安撫司機宜文字。升遷太社令，改爲武學諭、國子録，升遷太學博士。

時議更楮幣法，貴誼轉對言："人主令行禁止者，以同民之所好惡。楮券之令，乃使奸惡獲逞，道路咨怨，非所以祈天永命、固結人心。"因援熙寧新法爲辭。又言："明鋭果敢之才，足以集事而失於剽輕；老成寬博之士，足以厚俗而失於循理。孰若舉之以衆，取之以公。"主更幣之法者，乃摘新法等語激怒時相，且謂"貴誼引類植黨"，人爲危之。

當時議論變革紙幣方法，陳貴誼在輪流上殿指陳時政得失時説："君主法令雷厲風行，是因爲符合百姓的喜惡。紙幣之法，却讓壞人得以横行，道路充滿嘆怨，不是用來求天長命、團結民心的辦法。"便援引熙寧新法作説辭。又説："聰明迅捷果斷勇敢的人才，足够用來成就事情却有强悍輕率的缺點；老練成熟寬厚通達的士人，足够用來使風俗淳厚却有因循守舊的缺點。還不如根據衆人舉薦，憑公正任用。"主張更换紙幣法的人，就摘取有關新法等語句激怒當朝丞相，并且稱"陳貴誼援引同類培植親黨"，人們都替他擔憂。

遷太常博士。以兄貴謙兼禮部郎

升遷太常博士。因兄長陳貴謙兼禮部郎官，

官，引嫌，遷將作監丞兼魏惠憲王府小學教授。轉對，謂："言路雖開，觸犯忌諱者指爲好名，切劘時政者指爲玩令。利害關於天下，是非公於人心。一人言之未已，或至累十數人言之，則又指爲朋黨。是非易位，忠佞不分。"史彌遠益不樂。遷秘書郎，出知江陰軍，提舉江西常平。召赴行在，未至，授禮部郎官。

避嫌，遷爲將作監丞兼魏惠憲王府小學教授。輪流上殿指陳時政得失時，説："進言之道雖然開放，觸犯忌諱的人指責他們是喜好聲名，議論當時政治的人指責他們是輕慢法令。利害關係到天下，是非由民心公斷。一個人提意見還没有結束，有時甚至接連有十幾個人都來説這件事，那麽又指責他們是朋黨。是非换位，忠奸不辨。"史彌遠越發不高興。遷爲秘書郎，出朝爲江陰軍知軍，提舉江西常平。徵召前往臨安，還没到，授任禮部郎官。

屬金人大擾淮、蜀，貴誼言："人才所以立國，今旁蹊曲徑，倖門四闢。言路所以通下情，今婾阿循默，囊括不言。民力已竭，而科斂之外，餽遺以謀進者未已。軍中耻言敗北，則陣亡者不恤；耻言棄潰，則逃竄者復招。"又言："婉順巽從者，是災疢也，非愛我也，宜屏之外之；矯拂救正者，是藥石也，愛我也，宜用之聽之。"彌遠滋不樂，諷言者論罷，主管崇禧觀。

適逢金人大肆騷擾淮、蜀，陳貴誼説："人才是用來立國的，如今旁門邪道，幸臣門路四面開放。進諫渠道是用來通達民情的，如今阿諛沉默，閉口不言。百姓財力已經枯竭，可是賦税之外，私自贈送來謀求進升的人没有停止。軍中認爲説打敗仗是羞耻的，就對戰場上犧牲的人不加撫恤；耻於説棄城逃跑，就對逃兵又再招來。"又説："謙和順從的人，這是禍病，不是愛惜我，應當摒斥他們趕走他們。糾正挽救的人，這是藥物，是愛惜我的，應當任用他們聽從他們。"史彌遠更加不高興，唆使諫官彈劾罷免他，主管崇禧觀。

起知徽州，召授司封郎官兼翰林權直，兼玉牒所檢討。會有事明堂，首引包拯皇祐中乞因肆赦除聚斂掊克之敝，當察州縣府庫致羨之由。仿成周邦饗必及死王事者之子與漢置羽林孤兒，專取從軍死事之後，教以五兵。

起用爲徽州知州，徵召授任司封郎官兼翰林權直，兼玉牒所檢討。適逢在明堂舉行祭祀，首先援引包拯皇祐間乞求趁着寬赦罪人除去搜刮民財的弊端，應當考察州縣府庫導致盈餘的原因。效仿成周舉行國家犒賞一定想到爲王事而死之人的兒子以及漢朝設置羽林孤兒，專門接收當兵戰死之人的後代，教他們長短兵器。

理宗即位，以爲宗正少卿兼侍講，兼權直學士院。尋遷起居舍人。寶慶初，詔舉賢能才識之士。貴誼乃言曰："世以容嘿滯固爲賢，以苛刻生事爲能，以褊狹趣辦爲才，以輕疏嘗試爲識。及兹初政，當求忠實正直、奉公愛民、知禮義廉耻而不越防範者，以充中外之選。"又言："成王之初，元臣故老警以《無逸》者，欲其克壽；勉以敬德者，欲其永命；期

理宗即位，任命爲宗正少卿兼侍講，兼權直學士院。不久遷起居舍人。寶慶初年，詔令舉薦賢能才識人士。陳貴誼便説道："世人將緘默不言固執不化作爲賢良，認爲繁瑣刻薄製造事端是能幹，認爲偏頗狹隘催促辦理是有才能，認爲膚淺嘗試是有見識。趕上如今剛剛親政，應當尋求忠誠正直、奉公愛民、懂得禮義廉耻而不超越禁令的人，來充任朝廷内外之職。"又説："在成王一開始時，大臣老臣用《無逸篇》來警誡他，是爲了想讓他能活得久；用恭敬之德來勸勉，是因

以豈弟者，欲其受命之長。則可謂愛君切而慮患深矣。"

爲想讓他長命；用和樂平易來寄予希望，是因爲想讓他稟受天命統治得長久。那麽能稱得上是愛護君主很切直而且思慮憂患很深刻了。"

遷中書舍人，升兼直學士院。內侍濫受恩賞，輒封還詔書。將郊，貴誼以："民生實艱，吏員尚衆，征斂幾於奪取，公費掩爲私藏。宜大明黜陟，庶有以見帝于郊。"遷禮部侍郎，仍兼中書舍人、權刑部尚書。升修玉牒官兼侍讀。爲禮部尚書兼給事中、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升遷中書舍人，升兼直學士院。宦官過分地接受賞賜，往往駁回詔書。將要舉行郊祀，陳貴誼認爲："百姓生活其實艱難，官員還多，徵收賦税近乎搶奪，公費隱匿成爲私人財産。應當大舉講明賞罰升降，差不多還可在郊祀見天帝。"遷爲禮部侍郎，仍兼中書舍人、代理刑部尚書。升修玉牒官兼侍讀。擔任禮部尚書兼給事中、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紹定六年冬，上始親政，進參知政事。上面諭之曰："頃聞憂國之言，朕所不忘。"兼同知樞密院事。出師汴、洛時，貴誼已移疾，猶上疏力争。五上章乞歸，轉四官，加邑封，致仕。卒，贈少保、資政殿大學士。

紹定六年冬天，皇上開始親自執政，進升參知政事。皇上當面告訴他説："最近所聆聽到的爲國家憂慮的話，朕是不會忘記的。"兼同知樞密院事。出兵汴、洛時，陳貴誼已經稱病，還上疏極力反對。五次上章乞求回鄉，遷轉四級階官，增加封邑，退休。去世，追贈少保、資政殿大學士。

曾從龍

曾從龍字君錫，左僕射公亮四世從孫。初名一龍，慶元五年，擢進士第一，始賜今名。授簽書奉國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遷兵部員外郎、左司郎中、起居舍人兼太子右諭德。

曾從龍字君錫，是左僕射曾公亮的第四代堂孫。起初名一龍，慶元五年，選拔爲進士第一名，纔賞賜現在的名字。授任簽書奉國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遷爲兵部員外郎、左司郎中、起居舍人兼太子右諭德。

使金還，轉官。疏言："州郡累月闕守，而以次官權攝者，彼惟其攝事也，自知非久，何暇盡心於民事？獄訟淹延，政令玩弛，舉一郡之事付之胥吏。幸而除授一人，民望其至如渴望飲，足未及境而復以他故罷去矣。且每易一守，供帳借請少不下萬緡。郡帑所入，歲有常數，而頻年將迎，所費不可勝計。然則輕於易置，公私俱受其病。欲望明詔二三大臣，郡守有闕，即時進擬。其有求避憚行者，悉杜絶其請；其繳劾彈拄者，疾速行之。蓋郡計寬則民力裕，利害常相關故也。"又請已振濟者免其後。

出使金國回來，升遷官職。上疏説："州郡數月缺長官，就讓副官代理，他們認爲自己是代理的，自己知道不會長久，怎麽會有空閑來對百姓的事情盡心呢？訴訟案件拖延不辦，政令輕忽鬆懈，將郡裏全部的事情交給小吏。有幸地任命一個人，百姓盼望他到來就像口渴盼望有水喝一樣，脚没跨進地界却又因其他原因罷免離開了。而且每次更换一名地方長官，花銷借請的至少不會低於一萬緡錢。府庫收入，每年有一定數量，可是年年迎接，所耗費的無法算得清。如果這樣輕率地换置，公私兩方都受它禍害。希望明確詔令大臣們，郡守缺員，馬上及時選擬報上。要求豁免害怕前往的，全都斷絶他們的請求；被彈劾的，立刻讓他們走。大概是州郡財政寬鬆則百姓財力就富裕，利害常常相互關聯的緣故。"又請

求對已經實行救濟的人免除他們後代的徭役。

開禧間丐外，知信州。戍卒行掠境内，從龍置于法，索得婦人衣，命梟于市。召權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太子左諭德。繳還張鎡復官詞頭，以鎡抑令侄女竭資財結姻蘇師旦之子故也。尋兼太子諭德，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兼國子祭酒。爲吏部侍郎，仍兼職兼太子右庶子，兼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權刑部尚書。

開禧年間請求外任，爲信州知州。士兵在境内進行搶劫，曾從龍將其繩之以法，搜到女人衣物，下令在市上斬首示衆。召爲代理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太子左諭德。駁回張鎡復官的諭旨，是因爲張鎡强命侄女竭盡資財與蘇師旦的兒子聯姻的緣故。不久兼太子諭德，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兼國子祭酒。擔任吏部侍郎，仍兼職兼太子右庶子，兼給事中，兼直學士院，代理刑部尚書。

嘉定六年秋，陰雨，乞放繫囚。進對，言“修德政，蓄人材，飭邊備”。帝善其言。七年，知貢舉。疏奏：“國家以科目網羅天下之英雋，義以觀其通經，賦以觀其博古，論以觀其識，策以觀其才。異時謀王斷國，皆繇此其選。比來循習成風，文氣不振，學不務根柢，辭不尚體要，涉獵未精，議論疏陋，綴緝雖繁，氣象萎薾。願下臣此章，風厲中外，澄源正本，莫甚於斯。”詔從之。

嘉定六年秋天，天陰下雨，請求釋放關押的囚犯。進殿奏對，説“修明德政，蓄積人才，整頓邊防”。皇帝認爲他的意見很好。七年，知貢舉。上疏稟奏：“國家依靠科舉網羅天下的英傑，考試經義是爲了看他們貫通經書的情况，賦是用來看他們博曉歷史的程度，論是用來看他們的識見，策是用來看他們的才能。將來謀求仁政王道統治國家，全都通過這些人選。近來從俗成風，文風不振，學問不講究根底，言辭不看重大體與綱要，涉獵不精深，議論空疏淺陋，編綴雖然繁複，但氣勢萎頓衰微。希望傳達臣的這道奏章，使得朝廷内外感化振奮，正本清源，没有比這更重要的。”詔令聽從他。

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太子賓客，改參知政事。疾胡榘憸壬，排沮正論，陳其罪。榘嗾言者劾罷，以前職提舉洞霄宫。起知建寧府。丁内艱，服除，爲湖南安撫使。撫安峒獠，威惠并行，興學養士，湘人紀之石。改知隆興府，復提舉洞霄宫，改萬壽觀兼侍讀，奉朝請。

進升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太子賓客，改爲參知政事。痛恨胡榘諂媚卑鄙，排斥阻撓正直言論，指明他的罪狀。胡榘唆使諫官彈劾罷免，以舊職提舉洞霄宫。起用爲建寧府知府。遭母喪，服喪期滿，任湖南安撫使。撫慰安定峒僚人，恩威并行，興辦學校培養士人，湘人爲之立碑作紀。改任隆興府知府，又提舉洞霄宫，改爲萬壽觀兼侍讀，奉朝請。

端平元年，授資政殿大學士、沿江制置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宫留守。拜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時有三京之役，極論南兵輕進易退。未幾言驗。進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以樞密院使督視江淮、荆襄軍馬。疏言：“邊面遼遠，聲援不接，請并建二閫。”詔許之，專畀江淮，以荆襄屬

端平元年，授任資政殿大學士、沿江制置使兼建康府知府兼行宫留守。拜授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當時發生了三京之戰，極力論説南方軍隊輕率進攻容易敗退。没多久他的話應驗了。晋爲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以樞密院使督視江淮、荆襄軍馬。上疏説：“邊疆區域遼闊遥遠，互相接應不上，請求同時設立二位統帥。”詔令同意，專門將江淮交付給他，將荆襄托付給魏了

魏了翁。朝論邊用不給，詔從龍、了翁并領督府。及從龍卒，贈少師。弟用虎、天麟、治鳳，皆歷顯任。

翁。朝廷議論邊防軍需供應不上，詔令曾從龍、魏了翁一同總領督府。等到曾從龍去世，追贈少師。弟弟曾用虎、曾天麟、曾治鳳，都擔任過顯要官職。

鄭性之

鄭性之字信之，初名自誠，後改今名，福州人。嘉定元年，進士第一，歷官知贛州，改知隆興府。後以寶章閣待制提舉玉隆萬壽官，進華文閣待制、提舉上清太平宫。進敷文閣待制、知建寧府。

鄭性之字信之，起初名自誠，後來改成現在的名字，是福州人。嘉定元年，進士第一名，歷任官職到贛州知州，改任隆興府知府。後來以寶章閣待制提舉玉隆萬壽宫，晉爲華文閣待制、提舉上清太平宫。晉爲敷文閣待制、建寧府知府。

端平元年，召爲吏部侍郎。入對，言："陛下大開言路，以通壅蔽，心苟愛君，誰不欲言，言不切直，何能感動？譬如積水，久壅一決，其勢必盛，其聲必激。故言者多則易於取厭，言之激則難於樂受。若少有厭倦，動於詞色，則讒諂乘間，或不自知矣。"又言："願陛下明詔百辟，滌去舊污，一以清白相師。權之所在，勢所必趨，恐懼戒謹，尤防其微，以保終譽，毋招謗議。則朝綱肅而國體尊矣。"又曰："爲君者不以堯、舜自期，則無善治；告君者不陳堯、舜之道，則無遠猷。"

端平元年，徵召爲吏部侍郎。入朝奏對，説："陛下廣開進諫之路，來溝通閉塞現象，内心如果熱愛君主，誰不想説話，話説得不嚴厲正直，怎麽能打動君主？比如蓄積的水，堵了很久一旦決口，它的勢頭一定迅猛，它的聲音一定高亢。所以進諫的人多就容易産生厭煩，話説得激烈就難以愉快地接受。如果稍微有點厭倦，在言辭神色中表現出來，那麽進讒獻媚的人乘虚而入，或許自己還不知道呢。"又説："希望陛下明確詔令公卿百官，滌除沉積的污垢，一律用清白公正作爲效法對象。權力所在的地方，形勢一定向那裏發展，警惕謹慎，尤其提防那些細微之處，來保全最後的名譽，不要招致誹謗議論。那麽朝廷綱紀整肅而且國家體統就尊貴了。"又説："做君主的不以唐堯、虞舜要求自己，那麽就没有良好的統治；勸告君主的不陳述唐堯、虞舜之道，那麽就没有長遠的謀略。"

擢左諫議大夫，言："臺臣交章互詆，願陛下監古今天下安危之變，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公以處之，乃得其當。况夫聽言之道，宜以事觀，若言果有關國體，有補治道，有益主德，則言之過激，夫亦何傷。彼雖采名，我實有益。惟虚心納善，若决江河，則激者自平矣。"

提拔爲左諫議大夫，説："御史們接連上章互相攻擊，希望陛下借鑒古今天下安危的變化，君子小人消長的迹象，用公心來對待它們，纔能比較適當。况且那聽取諫言的正確方法，應該按照事情來看，如果意見果真有關國家體統，對治政之道有補益，對君主之德有好處，那麽言辭過分激烈，又有什麽妨礙。他們即使是爲了博取名聲，對我們實在是有益處的。衹有虚心采納好的意見，就像讓江河决口那樣，那麽激烈的形勢自然就會平息了。"

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拜授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晉爲同知

進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尋拜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尋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加觀文殿學士，致仕。寶祐二年卒。

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不久拜授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不久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加官觀文殿學士，退休。寶祐二年去世。

李鳴復

李鳴復字成叔，瀘州人。嘉定二年進士。歷官權發遣金州兼幹辦安撫司公事。制置使鄭損薦于朝，乞召審察。授司農寺丞，遷駕部員外郎，遷兵部郎中。面對，遷軍器少監、大理少卿，拜侍御史兼侍講。進對，言："荆襄制臣有當戒者三：曰去私、禁暴、懲怒。"權工部尚書兼權吏部尚書。又權刑部尚書兼給事中、簽書樞密院事。

李鳴復字成叔，瀘州人。嘉定二年進士。歷任官職權發遣金州兼幹辦安撫司公事。制置使鄭損向朝廷推薦，請求徵召審察。授任司農寺丞，升遷駕部員外郎，升遷兵部郎中。當面奏對，升遷軍器少監、大理少卿，拜任侍御史兼侍講。上殿奏對，說："荆襄制置使有應當警戒的三條：叫作去除私心、禁止暴行、警惕憤怒。"代理工部尚書兼代理吏部尚書。又代理刑部尚書兼給事中、簽書樞密院事。

端平三年，拜參知政事。以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嘉熙元年，復爲參知政事。明年，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加資政殿大學士，賜衣帶、鞍馬。淳祐四年，復爲參知政事。未幾，出知福州、福建安撫使，尋予祠。監察御史蔡次傳按劾落職，罷宫觀，後卒于嘉興。

端平三年，拜授參知政事。以資政殿學士爲紹興府知府。嘉熙元年，再任參知政事。第二年，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加官資政殿大學士，賞賜衣帶、鞍馬。淳祐四年，又任參知政事。没多久，出朝爲福州知州、福建安撫使，不久給予祠禄。監察御史蔡次傳攻擊彈劾他免去官職，罷去宫觀官，後來在嘉興去世。

鄒應龍

鄒應龍字景初。慶元二年進士。歷官爲起居舍人，以直龍圖閣權知贛州，遷江西提點刑獄。尋遷中書舍人兼太子右諭德，復兼太子左庶子、試户部尚書。

鄒應龍字景初。慶元二年進士。歷任官職爲起居舍人，以直龍圖閣代理贛州知州，升遷江西提點刑獄。不久升遷中書舍人兼太子右諭德，又兼太子左庶子、試任户部尚書。

使金還，爲太子詹事兼中書舍人。遷給事中兼太子詹事。權禮部侍郎兼侍講。權工部尚書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遷刑部尚書。乞祠，以敷文閣學士提舉安慶府真原萬壽宫。以徽猷閣學士起知太平州，以臣僚論罷。以敷文閣學士提舉玉隆萬壽宫，拜禮部尚書兼侍讀。

出使金朝回來，任太子詹事兼中書舍人。升遷給事中兼太子詹事。代理禮部侍郎兼侍講。代理工部尚書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升遷刑部尚書。請求祠禄，以敷文閣學士提舉安慶府真原萬壽宫。以徽猷閣學士起用爲太平州知州，因大臣彈劾罷免。以敷文閣學士提舉玉隆萬壽宫，拜授禮部尚書兼侍讀。

嘉熙元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資政殿學士、知慶元府

嘉熙元年，拜授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晉爲資政殿學士、慶元府知府兼沿海制置

兼沿海制置使，依舊職提舉洞霄宮。淳祐四年卒，贈少保。

余天錫

余天錫字純父，慶元府昌國人。丞相史彌遠延爲弟子師，性謹愿，絶不預外事，彌遠器重之。是時彌遠在相位久，皇子竑深惡之，念欲有廢置。會沂王宫無後，丞相欲借是陰立爲後備。天錫秋告歸試于鄉，彌遠曰："今沂王無後，宗子賢厚者幸具以來。"

天錫絶江與越僧同舟，舟抵西門，天大雨，僧言門左有全保長者，可避雨，如其言過之。保長知爲丞相館客，具鷄黍甚肅。須臾有二子侍立，全曰："此吾外孫也。日者嘗言二兒後極貴。"問其姓，長曰趙與莒，次曰與芮。天錫憶彌遠所屬，其行亦良是，告于彌遠，命二子來。保長大喜，鬻田治衣冠，心以爲沂邸後可冀也，集姻黨且詫其遇以行。

天錫引見，彌遠善相，大奇之。計事泄不便，遽復使歸。保長大慚，其鄉人亦竊笑之。逾年，彌遠忽謂天錫曰："二子可復來乎?"保長謝不遣。彌遠密諭曰："二子長最貴，宜撫於父家。"遂載與歸。天錫母朱爲沐浴、教字，禮度益閑習。未幾，召入嗣沂王，迄即帝位，是爲理宗。

天錫，嘉定十六年舉進士，歷監慈利縣税，籍田令，超授起居舍人。遷權吏部侍郎兼玉牒所檢討官，兼崇政殿説書。遷户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試户部侍郎，權户部尚書，皆兼知臨安府。升兼詳定敕令官，以寶文閣學士知婺州，仍舊職奉

使，照舊職提舉洞霄宮。淳祐四年去世，追贈少保。

余天錫字純父，慶元府昌國人。丞相史彌遠延請擔任子弟的教師，生性謹慎善良，拒絶不參預外面的事，史彌遠器重他。這時史彌遠做丞相很長時間了，皇子趙竑非常痛恨他，意圖有所廢立。適逢沂王没有後嗣，丞相想要藉此暗立爲後日作打算。余天錫秋天請假回家鄉應試，史彌遠説："現在沂王没有兒子，宗子當中賢良厚道的希望將他們開列上來。"

余天錫渡江和一個浙江和尚同船，船抵達西門，天下大雨，和尚説門左邊有全保長家，可以躲雨，照所説的去拜訪。保長知道是丞相的門客，殺鷄辦飯非常恭敬。不一會兒有兩個孩子在旁站立侍候，全保長説："這是我的外孫。算卦的人曾説兩個孩兒將來尊貴之極。"詢問他們的姓名，大的叫趙與莒，小的叫趙與芮。余天錫想起史彌遠囑咐過的話，他們的品行也確實端正，向史彌遠報告，叫兩個孩子前來。保長非常高興，賣田治辦衣帽，一心認爲可以指望當沂王府的後嗣，召集姻親并且誇耀他們的機遇就動身。

余天錫引見，史彌遠擅長相面，認爲他們很不尋常。考慮到事情泄露有所不便，馬上就又讓他們回家。保長非常羞慚，他的鄉親也暗中笑話他。過了一年，史彌遠忽然對余天錫説："兩位孩兒能再叫來嗎?"保長謝絶不放。史彌遠悄悄指示余天錫説："兩個孩子大的最高貴，應該在父親家撫養。"於是就用車帶着一起回來。余天錫的母親朱氏替他洗澡、教他寫字，禮數更加熟練。没多久，召他進去給沂王做繼子，最終即皇帝位，這就是理宗。

余天錫，嘉定十六年考中進士，歷官爲監慈利縣税，籍田令，破格授予起居舍人。升遷代理吏部侍郎兼玉牒所檢討官，兼崇政殿説書。升遷户部侍郎兼臨安府知府、浙西安撫使。試任户部侍郎，代理户部尚書，都兼臨安府知府。升兼詳定敕令官，以寶文閣學士爲婺州知州，照舊職做宫觀官。起用爲寧國府知府，進升華文閣學士、

祠。起知寧國府，進華文閣學士、知福州。

福州知州。

召爲吏部尚書兼給事中兼侍讀。疏奏："臣荷國恩，起家分閫，旋蒙趣覲，玷邇聯。時權禮部侍郎曹豳實在諫省，蓋嘗抗疏謂用臣大驟。臣與豳交最久，相知最深，今觀其所論，於君父有陳善之敬，友朋有責善之道。而豳遂遷官，臣竟污要路。豳以不得其言，累疏丐去。夫亟用舊人而遂退二莊士，則將謂之何哉！豳老成之望，直諒多益，置之近班，可以正乃辟，可以儀有位。欲望委曲留行，使之釋然無疑，安於就職，則陛下既昭好賢之美，而微臣亦免妨賢之愧。"帝從之。

徵召擔任吏部尚書兼給事中兼侍讀。上疏稟奏："爲臣蒙受國家恩典，從分司使帥起家，馬上蒙恩赴京覲見，踐污玷辱共同參政。當時代理禮部侍郎曹豳實際在諫院，大概曾經直言上疏認爲提拔爲臣太快。爲臣同曹豳相交時間最長，相互瞭解最深，現在看他所論說的，對君主有陳述正確做法的恭敬態度，與朋友交往有勸勉從善的正確方法。可是曹豳因此調任，爲臣最終玷辱顯要地位。曹豳因爲不采納他的意見，屢次上疏請求離去。迅速提拔故舊於是就黜退二位正直人士，那麽將會怎麽認爲呢！曹豳有年高有德的聲望，耿直誠實有很多幫助，把他安置在朝班近列，可以靠他端正那些偏頗，可以靠他給百官作出榜様。希望挽留他不走，讓他放心不生懷疑，安心地任職，那麽既表明了陛下喜慕賢良的美德，而且卑微的臣子我也可以避免妨礙賢良的羞恥。"皇帝聽從了他。

嘉熙二年，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尋拜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封奉化郡公。授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以觀文殿學士致仕。朱氏亦封周、楚國夫人，壽過九十。將以生日拜天錫爲相，而天錫卒。贈少師，尋加太師，謚忠惠。

嘉熙二年，拜授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不久拜任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封奉化郡公。授任資政殿學士、紹興府知府、浙東安撫使。以觀文殿學士退休。朱氏也封爲周、楚國夫人，高壽過了九十。將要在生日拜余天錫做丞相，可是余天錫去世了。追贈少師，不久加官太師，謚號忠惠。

弟天任爲兵部尚書。兄弟友愛，方貧時，率更衣以出，終歲同衾。從子晦，歷官尚書，出帥全蜀，嘗置義莊，以贍宗族；然在蜀以違言論知閬州王惟忠死，士論少之。

弟弟余天任爲兵部尚書。兄弟友愛，在貧窮時，大多换穿衣服外出，終年同蓋一條被子。侄子余晦，歷任官職爲尚書，出任整個四川的安撫使，曾經設立義莊，用來贍養親族；然而在蜀因不聽從命令彈劾閬州知州王惟忠致死，士人對他的評論不是很高。

許應龍

許應龍字恭甫，福州閩縣人。五歲通經旨，坐客曰"小兒氣食牛"，應龍應聲"丈夫才吐鳳"爲對，四坐嘉嘆。入太學，嘉定元年舉進士。調汀州教授，差浙東宣撫司掾，差户部

許應龍字恭甫，福州閩縣人。五歲時通曉經書要義，在座的客人説"小兒氣食牛"，許應龍隨聲回答"丈夫才吐鳳"，所有在座的人都贊賞他。進了太學，嘉定元年考中進士。調任汀州教授，派爲浙東宣撫司掾，派爲户部架閣。升遷

架閣。遷籍田令、太學博士。時李全、時青輩歸附，應龍入對，有“荓蜂是懲，養虎遺患”之說，後皆如所言。遷國子博士、國子丞、宗學博士。

籍田令、太學博士。當時李全、時青等歸附朝廷，許應龍上殿奏對，提出“警戒荓蜂的毒害，豢養猛虎遺留禍患”的說法，後來都像他所說的那樣。升遷國子博士、國子丞、宗學博士。

理宗即位，應龍首陳：“正心爲治國平天下之綱領。”遷秘書郎兼權尚右郎官，遷著作郎。丐外，知潮州。盗陳三槍起贛州，出没江、閩、廣間，勢熾甚。而盗鍾全相挺爲亂，樞密陳韡帥江西任招捕，三路調軍，分道追剿。盗逼境上，應龍亟調水軍、禁卒、土兵、弓級，分扼要害。明間諜，守關隘，斷橋開塹，斬木塞涂。點集民兵，激勸隅總，諭以保鄉井、守室廬、全妻子，蒐補親兵，日加訓閱。既而横岡、桂嶼相繼以捷聞。

理宗即位，許應龍首先陳述：“端正内心是治理國家安定天下的綱領。”升遷秘書郎兼代理尚右郎官，升遷著作郎。請求外任，出朝爲潮州知州。强盗陳三槍在贛州起事，出没在江、閩、廣之間，氣勢凶猛得很。而且强盗鍾全相繼作亂，樞密使陳韡安撫江西任招捕使，三路調兵，分道追剿。强盗逼近州境，許應龍立即調遣水軍、禁兵、土兵、弓手，分别扼守要害之地。修明間諜，把守關口，弄斷橋梁挖掘濠溝，砍樹堵路。招集民兵，激勵地方武裝，指示他們保衛家鄉、守護家園、保全妻兒，檢閲補充親軍，每天加以訓練。不久横岡、桂嶼相繼報告打了勝仗。

招捕司遣統領官齊敏率師由漳趨潮，截贛寇餘黨。應龍諭敏曰：“兵法攻瑕，今鍾寇將窮，陳寇猖獗，若先破鍾，則陳不戰禽矣。”敏惟命，於是諸寇皆平。方未解嚴時，有行旅數人，隅總搜其橐中金銀，指爲賊黨。應龍辨其非盗，釋之，皆羅拜感泣。始，人疑應龍儒者不閑戎事，及見其區畫事宜，分别齊民，静練雍容，莫不嘆服。僚屬請上功，應龍曰：“守職捍城保民，何功之云？”距州六七十里曰山斜，峒獠所聚，丐耕土田不輸賦。禁兵與鬨，應龍平决之，其首感悦，率父老鳴缶擊筩，踊躍詣郡謝。去之日，闔郡遮道攀送。

招捕司派統領官齊敏率軍從漳前往潮，截擊贛盗殘餘力量。許應龍指示齊敏說：“兵法專攻薄弱環節，如今鍾全將要窮途没路，陳三槍正猖獗横行，如果先打敗鍾全，那麽陳三槍用不着打就能活捉了。”齊敏謹遵命令，於是衆盗都被平定。戒嚴還没解除時，有幾個過往旅客，當地武裝搜查到他們行囊裏的金銀，指稱他們是强盗同黨。許應龍辨明他們不是强盗，放了他們，都圍着他下拜哭着感激。起初，人們懷疑許應龍是士人不熟悉軍事，等到看見他安排處置事情，區别治理百姓，嫻静練達儀容温文，没有不贊嘆佩服的。部下請求報功，許應龍說：“知州的職責是捍衛城池保衛百姓，有什麽功勞好說？”距離州城六七十里叫山斜的，是峒僚人所聚居的地方，請求耕種田地不納租賦。禁兵同他們發生争鬥，許應龍公平地裁斷這事，他們的首領心悦誠服，帶領父老鳴缶敲筩，歡跳着到州裏致謝。離任的那天，全州的人攔路挽留相送。

端平初，召爲禮部郎官。入對，帝謂應龍曰：“卿治潮有聲，與李宗勉治台齊名。”應龍頓首曰：“民無不

端平初年，徵召擔任禮部郎官。上殿奏對，皇帝對許應龍說：“你治理潮州有聲譽，同李宗勉治理台州齊名。”許應龍叩頭說：“百姓没有不

可化，顧牧民者如何耳。臣治州幸免曠瘝，皆陛下德化所暨，臣非曰能之。”兼榮文恭王府教授，力辭，遷國子司業。祭酒徐僑議學校差職，欲先譽望。應龍以爲不若差以資格，資格一定，則僥倖之門杜而造請之風息。僑以爲然。時有憑勢干職者，力却之。

能教化的，衹是看治理百姓的人怎麼樣罷了。爲臣治理州郡僥幸避免曠廢現象，都是陛下以德感人所帶來的，爲臣并不能説自己能做到這些。”兼榮文恭王府教授，極力推辭，升遷國子司業。祭酒徐僑建議學校選派教職，要首先照顧聲名。許應龍認爲不如按照資格選派，資格一旦確定，那麼僥幸求利的門路被杜絶而且造訪請托的風氣會止歇。徐僑認爲説得對。當時有人仗勢求職，堅决抵制了他們。

兼權直舍人院，遷國子祭酒。攝侍右侍郎兼學士院權直。是日，罷鄭清之、喬行簡制，應龍所草也。翼日文德殿宣布畢，帝遣中使召應龍諭之曰：“草制甚善。”應龍復謝曰：“臣聞昔人有言，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今二相乞罷機政，與陛下體貌大臣之意，兩盡其美可也。”帝善之，就令草敕書戒諭諸閫。權吏部侍郎兼侍講，兼權直學士院。試吏部侍郎，升侍讀，權兵部尚書。

兼權直舍人院，升遷國子祭酒。代理侍右侍郎兼學士院權直。這天，罷免鄭清之、喬行簡的制書，是許應龍起草的。第二天在文德殿宣布完畢，皇帝派宦官召許應龍告訴他説：“起草的制書很好。”許應龍再次致謝説：“爲臣聽説古人有句話，進用一個人就像將要把他抱到膝蓋之上，貶斥一個人就像將要把他扔到深淵中去。如今兩位丞相請求免除機務，同陛下禮待大臣的意圖，是能够做到兩全其美的。”皇帝認爲他説得好，便命令他起草敕書告誡衆位將帥。代理吏部侍郎兼侍講，兼代理直學士院。試任吏部侍郎，升侍讀，代理兵部尚書。

時楮幣虧甚，行簡主行稱提之説，州縣希旨奉承，貧富猜懼。應龍奏從民便、節用二説，行簡然之。兼吏部尚書，遷兵部兼中書舍人。三上章丐外，不允。兼給事中，兼吏部尚書。請外，詔免兼中書，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累辭，會正言郭磊卿有論疏，以端明殿學士提舉洞霄宫。卒年八十有一。贈資政殿學士、銀青光禄大夫。應龍不躁不競，不激不隨，不妄薦士，而亦無傷人害物之事。潮州之治，最可紀也。

當時紙幣虧空很嚴重，喬行簡主張采用提取儲金的建議，州縣迎合聖旨遵奉執行，窮人富人都猜疑害怕。許應龍稟奏依從百姓便利、節約用度兩項主張，喬行簡認爲很對。兼吏部尚書，遷兵部兼中書舍人。三次上疏乞求外任，不答允。兼給事中，兼吏部尚書。請求外任，詔令免去兼中書舍人，拜任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屢次推辭，剛好正言官郭磊卿提出論列疏章，以端明殿學士提舉洞霄宫。享年八十一歲。追贈爲資政殿學士、銀青光禄大夫。許應龍不急躁不争逐，不偏激不附和，不胡亂推薦士人，而且也没有做過傷害别人的事情。治理潮州，是最值得記載的。

林略

林略字孔英，温州永嘉人。慶元五年，舉進士。歷饒州大寧監教授，辟幹辦四川茶馬司公事。崔與之帥蜀，目之曰“此臺閣之瑞也”，薦

林略字孔英，温州永嘉人。慶元五年考中進士。做過饒州大寧監教授，徵召幹辦四川茶馬司公事。崔與之任四川安撫使，把他視作“這是尚書省的吉兆”，舉薦了他。升遷武學博士、

之。遷武學博士、國子監丞、太常寺丞。奉祠，拜宗正少卿兼崇政殿說書。遷右司諫，尋遷左司諫兼侍講。告于帝曰："虛心以爲從諫之本，從諫以爲求治之本。"拜殿中侍御史，升侍御史，試右諫議大夫。嘉熙三年，以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以言罷，提舉洞霄宮。以資政殿學士致仕。淳祐三年八月卒，特贈宣奉大夫。

國子監丞、太常寺丞。做宮觀官，拜任宗正少卿兼崇政殿說書。升遷右司諫，不久遷左司諫兼侍講。告訴皇帝說："將虛心作爲聽從勸諫的根本，將聽從進諫作爲求得仁政的根本。"拜授殿中侍御史，升侍御史，試任右諫議大夫。嘉熙三年，以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因有人彈劾被免職，提舉洞霄宮。以資政殿學士退休。淳祐三年八月去世，特別追贈宣奉大夫。

徐榮叟

徐榮叟字茂翁，煥章閣學士應龍之子。嘉定七年，舉進士。歷官通判臨安府，遷太學博士兼崇政殿說書，遷秘書郎，升著作佐郎兼侍左郎官。出爲江東提點刑獄，直秘閣、知婺州。遷著作郎兼禮部郎官，以集英殿修撰知靜江府兼廣西經略安撫使。召爲行在司諫，復兼說書兼侍講。

徐榮叟字茂翁，是煥章閣學士徐應龍的兒子。嘉定七年，考中進士。歷任官職爲通判臨安府，升遷太學博士兼崇政殿說書，升遷秘書郎，升任著作佐郎兼侍左郎官。出朝任江東提點刑獄，直秘閣、婺州知州。升遷著作郎兼禮部郎官，以集英殿修撰爲靜江府知府兼廣西經略安撫使。徵召擔任行在司諫，又兼說書兼侍講。

嘉熙四年，拜右諫議大夫。入對，言："自楮幣不通，物價倍長，而民始怨；自米運多阻，粒食孔艱，而民益怨。此見之京師者然也。外而郡邑，苛征橫斂，無所不有，嚴刑峻罰，靡所不施。和糴則科抑以取嬴，軍需則並緣而規利，逃亡强令代納，蠲放忍至重催。犯私販者不問多寡，概遭黥徒；逋官課者不恤有無，動輒監繫。囹圄充斥，率是干連；詞訟追呼，莫非枝蔓。如此則民安得而不怨？甚者富家巨室，武斷鄉閭，貴族豪宗，侵牟民庶。茹冤者不敢告，負抑者不得伸，怨氣薰蒸，天示之應。此亢陽之所以爲沴也。"

嘉熙四年，拜授右諫議大夫。上殿奏對，說："自從紙幣不通行，物價成倍上漲，而百姓就開始怨恨；自從糧食運輸發生許多阻礙，每一粒糧食都來之不易，而百姓更加怨恨。這些在京城出現的情況確實如此。外地的州縣，橫徵暴斂，什麼情況都有，刑罰殘酷，没有不用到的。議價購糧就定額攤派來牟取盈利，軍事所需就乘機連帶着圖謀私利，逃亡之户强迫命令別人代繳，蠲免的甚至忍心重新催逼。犯了私自販賣罪的人不論數量多少，一概遭到刺面强服勞役；拖欠公家租税的不顧念有没有，動不動就監禁起來。牢獄關滿囚犯，大都如此牽連；官司追究到門，没有不是延伸糾纏的。像這樣子那麼百姓怎麼會不怨恨？更嚴重的富家大户，把持鄉里，貴族豪門，掠奪百姓。含冤的人不敢上告，受壓的人不能伸冤，怨氣衝天，上天就用徵兆顯示出來。這就是天旱造成災害的原因。"

遷權禮部尚書兼權吏部尚書，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淳祐二年乞歸田里，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

遷爲代理禮部尚書兼代理吏部尚書，拜授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淳祐二年請求回鄉，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六年，遷轉一級官

胥官。六年，轉一官致仕。卒。

別之傑

別之傑字宋才，郢州人。嘉定二年進士。歷官差充京西安撫司參議官，遷太府寺主簿，又遷將作監丞，差知澧州、知德安府。親喪，起復，知德安府。加直寶謨閣、知江陵府、湖北安撫副使。進直煥章閣，言親年八十，乞祠歸養，庶幾君親之義兩全。從之。以京湖安撫制置使陳晐論罷，以前職主管崇禧觀。進直敷文閣、知江陵府、湖北安撫使。

起復，知真州，改知江寧府、湖北安撫副使，加兵部郎官，差充督視行府參謀官。遷軍器監，加直寶文閣、京西轉運判官兼提點刑獄。加秘閣修撰、知江陵兼京湖制置副使。進寶章閣待制、知太平州。又進寶謨閣學士，依舊沿江制置使兼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加兵部尚書兼淮西制置使，邊事聽便行之。加端明殿學士。

淳祐二年，授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進資政殿學士、湖南安撫使兼知潭州。監察御史蔡次傳論罷。七年，拜參知政事。乞歸田里，依前職知紹興府，復以兩浙轉運判官翁甫論罷。寶祐元年卒，特贈少師。

劉伯正

劉伯正字直卿，饒州餘干人。父簡，爲丞相趙汝愚客，嘗書慶曆四諫奏議授伯正，而伯正以開禧元年舉進士。調太平主簿，通判棗陽軍，辟荆湖制置司機宜、兩浙轉運司主管公事。歷軍器、將作、太府三監主簿，樞密院編修官，兵部郎官，監察御史。有事于明堂，雷電忽至，執事者鮮不離次；伯正立殿下，紳笏儼然，聲色不動。帝遂以大任期之。

遷左司諫，疏言："兵籍浸廣，

階退休。去世。

別之傑字宋才，郢州人。嘉定二年進士。歷任官職爲差遣充任京西安撫司參議官，升遷太府寺主簿，又升遷將作監丞，差遣爲澧州知州、德安府知府。守親喪，喪期未滿即被起用，任德安府知府。加官直寶謨閣、江陵府知府、湖北安撫副使。進升直煥章閣，提出父母親中的另一位年已八十，請求祠祿回家奉養，希望對君主和父母的忠孝能够都保全。聽從了他。因京湖安撫制置使陳晐彈劾罷職，以舊職主管崇禧觀。進升直敷文閣、江陵府知府、湖北安撫使。

起用，任真州知州，改爲江寧府知府、湖北安撫副使，加官兵部郎官，差遣任督視行府參謀官。升遷軍器監，加官直寶文閣、京西轉運判官兼提點刑獄。加官秘閣修撰、江陵知府兼京湖制置副使。進任寶章閣待制、太平州知州。又進任寶謨閣學士，照舊任沿江制置使兼建康府知府、江東安撫使。加官兵部尚書兼淮西制置使，邊疆事務聽憑見機處置。加官端明殿學士。

淳祐二年，授任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進升資政殿學士、湖南安撫使兼潭州知州。因監察御史蔡次傳彈劾罷職。七年，拜授參知政事。請求回鄉，照舊職爲紹興府知府，又因兩浙轉運判官翁甫彈劾免職。寶祐元年去世，特別追贈爲少師。

劉伯正字直卿，饒州餘干人。父親劉簡，是丞相趙汝愚的門客，曾經寫下慶曆四諫的奏議交給劉伯正，於是劉伯正在開禧元年考中了進士。調任太平縣主簿，通判棗陽軍，徵召擔任荆湖制置司機宜、兩浙轉運司主管公事。做過軍器、將作、太府三監主簿，樞密院編修官，兵部郎官，監察御史。將在明堂舉行祭祀，突然打雷閃電，主持祀典的人很少有不離位的；劉伯正站在大殿下，紳帶笏板整齊端正，神態鎮定。皇帝便將重任寄望於他。

升遷左司諫，上疏説："軍籍逐漸擴大，糧

糧餉益艱，請豫備軍食。”又言銓選、財計、刑獄之積敝，“乞以願治之心而急董正治官之圖，以勤政之思而嚴察計吏之法”。又言：“所憂非一，而急務之當慮者有三：曰申飭邊備，區處流民，隄防奸盜。”帝皆善其言。升右正言。以華文閣待制知廣州兼廣東經略安撫使。召見，賜金帶鞍馬。改轉運使，以寶章閣直學士知太平州。召爲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遷吏部侍郎兼侍講、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兼給事中，權刑部尚書兼侍讀。

淳祐四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真拜參知政事。以監察御史孫起予言罷，授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宫。監察御史蔡次傳言之，降一官，尋復舊官致仕。卒，贈正奉大夫，加少保。時論謂伯正立朝，以静重鎮浮，不求名譽，善藏其用云。

餉供應更加艱難，請求預先籌備軍糧。”又說量才授官、財政、刑罰當中的積久的弊端，“請求按照希望實行仁政的心意來加緊督察糾正治理官吏的打算，按照勤勞治政的考慮來加强督察官員的法規”。又說：“所憂慮的不止一條，而當務之急有三條：叫作整頓邊疆防禦，處置安頓流亡百姓，警惕壞人和强盗。”皇帝都認爲他説得好。升右正言。以華文閣待制爲廣州知州兼廣東經略安撫使。召見，賞賜金帶鞍馬。改任轉運使，以寶章閣直學士爲太平州知州。召他擔任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升遷吏部侍郎兼侍講、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兼給事中，代理刑部尚書兼侍讀。

淳祐四年，拜授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代理參知政事。正式擔任參知政事。因監察御史孫起予彈劾罷免，授任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宫。監察御史蔡次傳彈劾他，降一級官階，不久恢復以前的官職退休。去世，贈正奉大夫，加官少保。當時的評論稱劉伯正立身朝廷，靠鎮静穩重克制浮躁，不追求名譽，善於隱藏起他的才能。

金淵

金淵字淵叔，臨安府人。嘉定七年進士。歷官爲太學博士，遷太府寺丞、秘書郎。升著作佐郎兼權司封郎官。遷秘書丞，拜右正言兼工部侍郎。遷將作少監兼侍右郎官，兼國子司業，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兼崇政殿説書。拜監察御史，論曹豳、項寅孫。兼侍講，遷禮部侍郎，尋兼國子祭酒。遷吏部侍郎，拜右諫議大夫，改左諫議大夫。遷禮部尚書兼給事中。

淳祐四年，知貢舉，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侍御史劉漢弼論淵尸位妨賢，罷政予祠。監察御史劉應起言，落職罷祠。十一年，妻盛氏訴于朝，乞曲加貸宥，少叙官職。詔止量移平江府居住。卒。

金淵字淵叔，臨安府人。嘉定七年考中進士。歷任官職爲太學博士，升遷太府寺丞、秘書郎。升任著作佐郎兼權司封郎官。升遷秘書丞，拜爲右正言兼工部侍郎。升遷將作少監兼侍右郎官，兼國子司業，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兼崇政殿説書。拜任監察御史，彈劾曹豳、項寅孫。兼侍講，升遷禮部侍郎，不久兼國子祭酒。升遷吏部侍郎，拜任右諫議大夫，改爲左諫議大夫。升遷禮部尚書兼給事中。

淳祐四年，主持貢舉考試，拜授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侍御史劉漢弼彈劾金淵占着位置妨礙賢才，停職授予祠禄。因監察御史劉應起彈劾，削職免去祠禄。十一年，他的妻子盛氏向朝廷申訴，請求曲加寬恕，稍稍叙復官職。聖旨僅僅酌情遷移到平江府居住。去世。

李性傳

李性傳字成之，宗正寺主簿舜臣之子也。嘉定四年舉進士。歷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進對："有崇尚道學之名，未遇其實。"帝曰："實者何在?"性傳對曰："在陛下格物致知，以爲出治之本。"遷武學博士。尋爲太常博士兼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升太常寺丞兼權工部郎中，兼權都官郎官，遷起居舍人兼侍講。

李性傳字成之，是宗正寺主簿李舜臣的兒子。嘉定四年考中進士。做過幹辦臨安諸軍審計司。上殿奏對："有崇尚道學的名聲，沒有碰見真正那樣做過。"皇帝說："真正的東西在哪裏?"李性傳回答說："在於陛下窮究事物原理從而獲得知識，將它作爲達到治平的根本。"升遷武學博士。不久任太常博士兼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升太常寺丞兼代理工部郎中，兼代理都官郎官，升遷起居舍人兼侍講。

疏言："東周以後，諸侯卿大夫皆以既葬而除服。秦、漢之際，尤爲淺促，孝文定爲三十六日之制，則視孝惠以前已有加矣。東漢以後又損之爲二十七日，謂之以日易月，則薄之至也。千數百年，惟晋武帝、魏孝文爲能復古之制，而群臣沮格，未克盡行。惟孝宗通喪三年，近古所獨。陛下繼之，至性克盡，前烈有光。乞以此疏付之史官，庶幾四海聞風，民德歸厚。"

上疏說："東周以後，諸侯卿大夫都在下葬之後就除去喪服。秦、漢之際，尤其短促，漢孝文帝制定成三十六天的制度，那麽相對漢孝惠帝以前已經有所增加了。東漢以後又減少成二十七天，説這是用天替换月，那麽是菲薄到極點了。成千上百年之間，衹有晋武帝、魏孝文是能够恢復古代的制度的，但是衆位大臣阻撓反對，没能全部實行。衹有孝宗通行服喪三年，是近古所絶無僅有的。陛下繼承他，純厚的孝心能够全部表達，祖先也感到光彩。請求將這道奏疏交給史官，希望天下聞風響應，百姓的道德回歸淳樸。"

遷起居郎，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權刑部侍郎，進禮部侍郎。以臣僚言罷。尋以寶章閣待制知饒州，改知寧國府，再知饒州，復以言罷。召爲兵部侍郎兼侍講，兼同修國史，兼實録院同修撰。升兼侍讀，權兵部尚書。進讀《仁皇訓典》，乞讀《帝學》，從之。權吏部尚書。臣僚論舜臣立廟封爵事，落職，提舉太平興國宫。

升遷起居郎，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代理刑部侍郎，進升禮部侍郎。因群臣彈劾罷免。不久以寶章閣待制爲饒州知州，改爲寧國府知府，第二次爲饒州知州，又因彈劾罷職。召他任兵部侍郎兼侍講，兼同修國史，兼實録院同修撰。升兼侍讀，代理兵部尚書。呈進講讀《仁皇訓典》，請求講讀《帝學》，聽從了他。代理吏部尚書。百官彈劾爲李舜臣建廟封爵之事，削職，提舉太平興國宫。

淳祐四年，權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兼侍讀。五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尋同知樞密院事。未幾，落職與郡。十二年，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宫。寶祐二年，依舊職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以觀文殿學士致仕。卒，特贈少保。

淳祐四年，代理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兼侍讀。五年，拜授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代理參知政事。不久同知樞密院事。没過多久，削職授任州郡。十二年，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宫。寶祐二年，照舊職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以觀文殿學士退休。去世，特别追贈爲少保。

陳韡

陳韡字子華，福州候官人。父孔碩，爲朱熹、吕祖謙門人。韡讓父郊恩與弟韨。登開禧元年進士第，從葉適學。嘉定十四年，賈涉開淮閫，辟京東、河北幹官。韡謂："山東、河北遺民，宜使歸耕其土，給耕牛農具，分配以内郡之貸死者。然後三分齊地，張林、李全各處其一，其一以待有功者。河南首領以三兩州來歸者，與節度使，一州者守其土，忠義人盡還北。然後括淮甸閒田，仿韓琦河北義勇法，募民爲兵，給田而薄征之，擇土豪統率；鹽丁又别廩爲一軍，此第二重藩籬也。"

陳韡字子華，福州候官人。父親陳孔碩，是朱熹、吕祖謙的門生。陳韡將父親的郊祀恩蔭讓給了弟弟陳韨。開禧元年考中進士，跟隨葉適學習。嘉定十四年，賈涉在淮開設帥府，徵召爲京東、河北幹辦官。陳韡說："山東、河北的遺民，應當讓他們回鄉耕種他們的土地，提供耕牛農具，將内地州郡的赦免死罪的人分給他們。這樣之後將齊地分成三部分，張林、李全各居其一，另外一部分用來優待有功的人。河南最先將兩三個州帶着來歸附的人，讓他們做節度使，一個州的守其地盤，忠義百姓全部回北方。這樣之後搜求淮甸的無主荒田，仿照韓琦的河北義勇法，招募百姓當兵，提供田地而向他們收很少的租稅，挑選當地大族統領；青壯年鹽民又另外預備組成一軍，這是第二道屏障。"

十五年，淮西告捷，韡策金人必專向安豐而分兵綴諸郡，使卞整、張惠、李汝舟、范成進各以其兵屯廬州以待之。金將盧鼓搥新勝於潼關，乘鋭急戰，當持久困之，不過十日必遁，設伏邀擊，必可勝。又使時青、夏全候金人深入，以輕兵擣其巢穴，第一策也。其後金人果犯安豐，韡如盱眙犒師。改淮東制置司幹辦公事。再如盱眙見劉琸，調卞整、張惠、范成進、夏全諸軍應援擣虚，皆行韡之策，遂有堂門之捷，俘其四駙馬者。

十五年，淮西傳來勝利的消息，陳韡料到金人必定專門撲向安豐而分兵牽制各郡，派卞整、張惠、李汝舟、范成進各自帶他們的軍隊屯駐在廬州來等着他們。金軍將領盧鼓搥剛剛在潼關打了勝仗，乘着鋭氣急於交戰，應當長時間對峙拖垮他們，不超過十天肯定逃走，設下埋伏阻擊，一定能够取勝。又派時青、夏全等到金人深入，用輕裝的軍隊直搗他們的巢穴，這是第一條計策。這以後金兵果然侵犯安豐，陳韡到盱眙犒勞部隊。改任淮東制置司幹辦公事。第二次到盱眙見劉琸，調遣卞整、張惠、范成進、夏全各部隊聲援襲擊敵人薄弱環節，全都采用陳韡的計策，於是便取得堂門的勝利，活捉了他們的四駙馬。

遷將作監丞，又遷太府寺丞，差知真州、淮東提點刑獄。加直寶章閣，依舊提點刑獄兼知寶應州。遷宗正寺丞、權工部郎中，改倉部員外郎。入對，言："臣所陳夏、周、漢、唐數君之事，如布德兆謀、任賢使能、信賞必罰、區處藩鎮、不事姑息，規摹莫大於此。"又言："人主所以御天下者，賞罰而已。"

升遷將作監丞，又升遷太府寺丞，差遣爲真州知州、淮東提點刑獄。加官直寶章閣，照舊爲提點刑獄兼寶應州知州。升遷宗正寺丞、代理工部郎中，改爲倉部員外郎。上殿奏對，說："爲臣所陳述的夏、周、漢、唐幾位君主的事情，比如施布仁德開始謀劃、任用賢能、賞罰嚴明、處置藩鎮、不姑息縱容，規模没有比這更大的了。"又說："君主所依靠來統治天下的，祇不過是賞罰罷了。"

紹定二年冬，盗起閩中，帥王居

紹定二年冬天，在閩中出現强盗，安撫使王

安屬韡提舉四隅保甲，韡有親喪，辭之。轉運使陳汶、提舉常平史彌忠告急于朝，謂非韡莫可平。明年，以寶章閣直學士起復，知南劍州，提舉汀州、邵武軍兵甲公事，福建路兵馬鈐轄，同共措置招捕盜賊兼福建路招捕使。未幾，加提點刑獄。韡籍土民丁壯爲一軍。沙縣紫雲臺告急。沙縣破，賊由間道趨城，忠勇軍破之於高橋，賊乃趨邵武，勢益熾。時有議當招不當捕者，韡言："始者賊僅百計，招而不捕，養之至千，又養之至萬，今復養之，將至於無算。求淮西兵五千人可圖萬全。"詔韡兼福建路招捕使。

賊急攻汀州，淮西帥曾式中調精兵三千五百人由泉、漳間道入汀，擊賊于順昌勝之。六月，兵大合，加福建提點刑獄。七月，韡親提兵至沙縣、順昌、將樂、清流、寧化督捕，所至克捷。九月，分兵進討。十月，進攻五賊營寨，平之。十一月，破潭瓦礤賊起之地，夷其巢穴。十二月，誅汀州叛卒，諭降連城七十有二寨，汀境皆平。四年正月，遣將破下瞿張原寨。二月，躬往邵武督捕餘寇，賊首晏彪迎降，韡以其力屈乃降，卒誅之。進右文殿修撰，依舊提點刑獄、招捕使兼知建寧府。衢州寇汪徐、來二破常山、開化，勢張甚。韡命淮將李大聲提兵七百，出賊不意，夜薄其寨。賊出迎戰，見算子旗，驚曰："此陳招捕軍也！"皆大哭。急擊之，衢寇悉平。

六年，進寶章閣待制、知隆興府。贛寇陳三槍據松梓山寨，出没江西、廣東，所至屠殘。韡遣官吏諭降，賊輒殺之。乃謂盜賊起於貪吏，

居安囑托陳韡提舉四隅保甲，陳韡家中有親人去世，推辭掉了。轉運使陳汶、提舉常平史彌忠向朝廷告急，認爲除了陳韡没有人能够平定。第二年，以寶章閣直學士起用，任南劍州知州，提舉汀州、邵武軍兵甲公事，福建路兵馬鈐轄，同共措置招捕盜賊兼福建路招捕使。没過多久，加官提點刑獄。陳韡將當地百姓中的青壯年登記組成一軍。沙縣紫雲臺告急。沙縣失陷，强盜從小路接近州城，忠勇軍在高橋打敗了他們，强盜便前往邵武，聲勢更加壯大。當時有人議論説應當招安不應當剿捕，陳韡説："起初强盜僅僅數百人，却招降不剿捕，將他們豢養到上千，又豢養他們到上萬，現在再豢養他們，將會弄到無法計數的地步。求得淮西兵五千名就能够謀求太平無事。"詔令陳韡兼福建路招捕使。

强盜猛攻汀州，淮西安撫使曾式中調遣精鋭士兵三千五百人從泉、漳走小路進入汀州，在順昌襲擊强盜打了勝仗。六月，軍隊大規模會合，加官福建提點刑獄。七月，陳韡親自領兵到沙縣、順昌、將樂、清流、寧化督察剿捕，所到之處克敵制勝。九月，分幾路進軍討伐。十月，進攻五處强盜營寨，削平了它們。十一月，攻破了潭瓦礤這一强盜興起的地方，蕩平他們的老窩。十二月，誅滅汀州反叛的士兵，勸降了連城七十二座寨子，汀州境内全部平定。四年正月，派遣將領攻破下瞿張原寨。二月，親身前往邵武督捕殘餘的强盜，强盜頭子晏彪迎接投降，陳韡認爲他是力量已竭纔投降的，最後還是殺了他。進升右文殿修撰，照舊提點刑獄、招捕使兼建寧府知府。衢州的强盜汪徐、來二攻破常山、開化，聲勢很大。陳韡命令淮將李大聲領兵七百，趁强盜不注意，在夜裏靠近他們的營寨。强盜出寨迎戰，看見算子旗，吃驚地説："這是陳招捕的軍隊！"都大哭起來。迅速攻打他們，衢州的强盜全被平定。

六年，進升寶章閣待制、隆興府知府。贛州强盜陳三槍盤踞在松梓山扎寨，出没江西、廣東，所到之處屠殺殘害百姓。陳韡派官吏勸降，强盜往往把他們殺了。便認爲强盜因貪官污吏而

劾其尤者二人。又謂："寇盗稽誅，以臣下欺誕、事權涣散所致，若决計蕩除，數月可畢。"十一月，詔節制江西、廣東、福建三路捕寇軍馬。韡奏遣將劉師直扼梅州、齊敏扼循州，自提淮西兵及親兵擣賊巢穴。十二月，兼知贛州。

産生，彈劾其中最嚴重的二人。又説："强盗遲遲不消滅，是因爲底下官員的欺騙、管理權分散所導致的，如果决意鏟除，幾個月就能結束。"十一月，詔令他節制江西、廣東、福建三路剿捕强盗的軍馬。陳韡稟奏派遣將領劉師直扼守梅州、齊敏據守循州，自己領淮西兵以及親兵攻打强盗老窩。十二月，兼贛州知州。

端平元年正月，進華文閣待制、江西安撫使。二月至贛，斬將士張皇賊勢及掠子女貨財者。齊敏、李大聲所至克捷。三月，分兵守大石堡，截賊糧道，遂破松梓山。三槍與餘黨縋厓而遁。韡親督諸將，乘春瘴未生，薄松梓山。賊悉精鋭下山迎敵，旗幟服色甚盛。韡軍步騎夾擊，又縱火焚之，士皆攀厓上，賊巢蕩爲烟埃，賊首張魔王自焚。斬千五百級，禽賊將十二，得所掠婦女、牛馬及僭僞服物各數百計。三槍中箭，與敏軍遇，擊敗之，賊遁。翼日，追及下黄，又敗之。餘衆尚千餘，薙獮略盡。三槍僅以數十人遁至興寧就禽，檻車載三槍等六人，斬隆興市。

端平元年正月，進升華文閣待制、江西安撫使。二月到贛州，斬了將士當中被强盗聲勢嚇得驚慌失措以及搶掠百姓財物的人。齊敏、李大聲所到之處都打了勝仗。三月，分兵把守大石堡，阻截强盗的運糧通道，便攻破松梓山。陳三槍同他殘餘的徒衆從懸崖上縋下去跑掉了。陳韡親自督率衆將，乘着春天的瘴霧還没生起，逼近松梓山。强盗派出全部的精鋭力量下山迎戰，旗幟服裝非常齊整。陳韡的軍隊步兵騎兵配合進攻，又放火燒他們，士兵們都從懸崖爬上去，强盗巢穴被蕩平成爲一堆灰燼，强盗頭子張魔王自焚而死。砍了一千五百個首級，活捉了强盗將領十二人，繳獲他們搶去的婦女、牛馬以及冒用的王朝服裝物品各數以百計。陳三槍中箭，跟齊敏軍遭遇，打敗了他們，强盗逃走了。第二天，追到下黄，又打敗了他們。殘餘尚有千餘人，剿滅殆盡。陳三槍僅僅帶着幾十人逃到興寧被抓住，用木籠車運着陳三槍等六人，在隆興市上斬首。

初，賊跨三路數州六十寨，至是悉平。詔曰："韡忠勤體國，計慮精審，身任討捕之責，江、閩、東廣，訖底寧輯。"乃進權工部侍郎，仍知隆興兼江西安撫使。未幾，爲工部侍郎，改江東安撫使、知建康府，兼行宫留守。二年，入奏事，帝稱其平寇功，韡頓首言曰："臣不佞，徒有孤忠，仗陛下威靈，苟逃曠敗耳，何功之有。"遷權工部尚書，又權刑部尚書、沿江制置大使，依舊江東安撫使、知建康府。往來巡視鄂州江面，措置捍禦。三年，加寶謨閣學士。十月，詔選猛將精兵，相視緩急，據地

起初，强盗跨三路幾州六十寨，到這時全部平定。詔書説："陳韡忠誠勤勞體恤國家，考慮謀劃精當周密，身負討捕重任，江、閩、東廣，到最後安定平和。"便進升代理工部侍郎，仍爲隆興知府兼江西安撫使。没多久，擔任工部侍郎，改江東安撫使、建康府知府，兼行宫留守。二年，進京稟奏事情，皇帝稱贊他平定强盗的功勞，陳韡叩頭説道："爲臣無才，衹是僅有一片忠心，仰仗着陛下神威，暫且免於失敗罷了，有什麽功勞。"升遷代理工部尚書，又代理刑部尚書、沿江制置大使，照舊任江東安撫使、建康府知府。往來巡視鄂州江面，安排保衛。三年，加官寶謨閣學士。十月，下詔選拔勇將精兵，互相照顧緊急情况，占據有利地形，攔截要害路口，

利，遏要衝，以伐奸謀。嘉熙元年，進焕章閣學士。四年，拜刑部尚書，辭免。加徽猷閣學士、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

淳祐四年，召爲兵部尚書，遷禮部尚書兼侍讀，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尋拜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七年，知樞密院事、湖南安撫大使兼知潭州。九年，以觀文殿學士、福建安撫大使知福州，五上章辭，以舊職提舉洞霄宫。開慶元年，召赴闕，落致仕，充醴泉觀使兼侍讀。景定元年，授福建安撫大使兼知福州。久之，提舉佑神觀，力請致仕。明年卒，年八十有三。贈少師，謚忠肅。

來討伐謀反。嘉熙元年，進升焕章閣學士。四年，拜授刑部尚書，推辭免去。加官徽猷閣學士、潭州知州、荆湖南路安撫使。

淳祐四年，召爲兵部尚書，升遷禮部尚書兼侍讀，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拜授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不久拜任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七年，知樞密院事、湖南安撫大使兼潭州知州。九年，以觀文殿學士、福建安撫大使爲福州知州，五次上章辭免，以舊職提舉洞霄宫。開慶元年，召他前往京城，免職退休，充任醴泉觀使兼侍讀。景定元年，授任福建安撫大使兼福州知州。很久以後，提舉佑神觀，堅决請求辭官去職。第二年去世，享年八十三歲。追贈少師，謚號忠肅。

崔福

崔福者，故群盜，嘗爲官軍所捕，會夜大雪，方與嬰兒同榻，兒寒啼不止，福不得寐，覺捕者至，因以故衣擁兒口，遂逸去。因隸軍籍。初從趙葵，收李全有功，名重江、淮，又累從韡捕賊，積功至刺史、大將軍。

崔福這個人，原本是强盜，曾經被官軍搜捕，碰到一天夜裏下大雪，正與嬰兒同睡一床，嬰兒因寒冷啼哭不停，崔福不能入睡，發覺抓他的人來了，就用舊衣服堵住嬰兒的嘴，便逃走了。於是就加入軍籍。起初跟隨趙葵，收服李全立了功，在江、淮一帶名氣很大，又屢次跟隨陳韡剿捕强盜，累積功勞升到刺史、大將軍。

後從韡留隆興。既而韡移金陵，而福猶在隆興。屬通判與郡僚燕滕王閣，福恚其不見招，道遇民訴冤者，福携其人直至飲所，責以郡官不理民事，麾諸卒盡碎飲具，官吏皆惴恐竄去，莫敢嬰其鋒。韡知之，遂檄建康，署爲鈐轄。福又奪統制官王明鞍馬，及迫逐總領所監酒官親屬。韡戒諭之，不聽。

後來跟着陳韡留在隆興。這以後陳韡轉到金陵，而崔福還留在隆興。適逢通判同州官們在滕王閣設宴，崔福怨恨他們不邀請自己，路上碰到訴冤的百姓，崔福帶着那個人直接到他們喝酒的地方，用州官不治理百姓事務爲由責備他們，指揮衆兵將飲酒器具全部砸碎，官吏都恐慌地逃走，没有人敢觸犯他的鋭氣。陳韡知道了這事，於是用檄書傳他到建康，暫命爲鈐轄。崔福又搶了統制官王明的坐騎，以及趕走了總領所監酒官的親屬。陳韡警告他，不聽。

會淮兵有警，步帥王鑑出師，鑑請福行，韡因厚遣之。福不樂爲鑑用，遇敵不擊，托以葬女擅歸，亦不聞于制置司。鑑怒，遂白其前後過

適逢淮兵發出警報，步兵統帥王鑑發兵，王鑑請求崔福同行，陳韡便隆重地給他們送行。崔福不樂意被王鑑調用，碰上敵人也不打，藉口要給女兒下葬擅自回來，也不向制置司報告。王鑑

惡，請必正其慢令之罪。會韡亦厭忌之，遂坐以軍法，然後聲其罪于朝，且自劾專殺之罪。下詔奬諭，免其罪。

生氣，便將他前前後後的過失劣迹都彙報了，請求一定要問他一個輕慢軍令的罪。碰上陳韡也厭恨他，於是便按軍法問罪，然後向朝廷聲明他的罪過，并且自己彈劾自己專擅殺戮之罪。降下詔書奬勵，赦免陳韡的罪過。

福勇悍善戰，頗著威聲；其死也，軍中惜之。時論以爲良將難得，而韡以私忿殺之。然福跋扈之迹已不可揜，殺身之禍，亦有以自取之也。

崔福勇猛善戰，威名相當顯赫；他死後，軍中替他惋惜。當時的評論認爲好的將領難得，可是陳韡因爲個人私怨殺了他。不過崔福驕横跋扈的行迹已經掩蓋不住了，殺身之禍，也是有他自己招致的原因的。

論曰：宋自嘉定以來，居相位者賢否不同，故執政者各以其氣類而用之，因其所就而後世得以考其人焉。宣繒、薛極者，史彌遠之腹心也。陳貴誼、曾從龍、鄭性之、李性傳、劉伯正，皆無所附麗。李鳴復、金淵者，史嵩之之羽翼也。鄒應龍無所考見，許應龍治郡見稱循良，林略所謂虚心從諫者，有益於人主矣。徐榮叟父子兄弟皆爲名臣，陳韡將帥才也，優於别之傑多矣。

論曰：宋朝自從嘉定以來，居處相位的人賢良與否各不相同，所以執政官各自憑靠他們的氣質品類而用人，按照他們的成就而後代就能考察其人。宣繒、薛極，是史彌遠的心腹。陳貴誼、曾從龍、鄭性之、李性傳、劉伯正，都没有依附什麽人。李鳴復、金淵，是史嵩之的羽翼。鄒應龍没有什麽可以考見，許應龍治理州郡被稱爲奉公守法，林略是所謂虚心聽從諫諍的人，對君主是有幫助的了。徐榮叟父子兄弟都是名臣，陳韡是將帥之才，比别之傑優秀多了。

宋史卷四百二十

列傳第一百七十九

王伯大　鄭寀　應𢇛　徐清叟　李曾伯　王埜
蔡抗　張磻　馬天驥　朱熠　饒虎臣　戴慶炣　皮龍榮　沈炎

王伯大

王伯大字幼學，福州人。嘉定七年進士。歷官主管户部架閣，遷國子正、知臨江軍，歲饑，振荒有法。遷國子監丞、知信陽軍，改知池州兼權江東提舉常平。久之，依舊直秘閣、江東提舉常平，仍兼知池州。端平三年，召至闕下，遷尚右郎官，尋兼權左司郎官，遷右司郎官、試將作監兼右司郎中，兼提領鎮江、建寧府轉般倉，兼提領平江府百萬倉，兼提領措置官田。進直寶謨閣、樞密副都承旨兼左司郎中。進對，言：

> 今天下大勢如江河之決，日趨日下而不可挽。其始也，搢紳之論，莫不交口誦咏，謂太平之期可蹻足而待也；未幾，則以治亂安危之制爲言矣；又未幾，則置治安不言而直以危亂言矣；又未幾，則置危亂不言而直以亡言矣。嗚呼，以亡爲言，猶知有亡矣，今也置亡而不言矣。人主之患，莫大乎處危亡而不知；人臣之罪，莫大乎知危亡而不言。
>
> 陛下親政，五年于兹，盛德大業未能著見於天下，而招天下

王伯大字幼學，是福州人。嘉定七年進士。歷任官職爲主管户部架閣，升遷國子正、臨江軍知軍，這年鬧饑荒，救濟災荒很有辦法。升遷國子監丞、信陽軍知軍，改爲池州知州兼代理江東提舉常平。很久以後，照舊任直秘閣、江東提舉常平，仍兼池州知州。端平三年，徵召到京城，升遷尚右郎官，不久兼代理左司郎官，升遷右司郎官、試任將作監兼右司郎中，兼提領鎮江、建寧府轉般倉，兼提領平江府百萬倉，兼提領措置官田。進升直寶謨閣、樞密副都承旨兼左司郎中。上殿奏對，説：

> 如今天下大勢就像江河決口，每天每日接近奔潰而無法挽回。開始的時候，士大夫的議論，没有不交口稱贊的，認爲太平的日子能踮脚來等待的；没多久，那麽就拿治亂安危的制度來作説辭了；又過不久，那麽就把治安放在一邊不説而衹拿危亂來説了；又過不久，那麽就把危亂放在一邊不説而衹説亡國了。唉，拿亡國來進諫，那還知道有亡國這回事呢，如今是將亡國放在一邊都不提了。君主的憂患，再没有比身處危亡却未察覺更厲害的；臣子的罪過，再没有比知道危亡却不勸諫更嚴重的了。
>
> 陛下親自執政，到今天五年了，盛美的德業没能在天下顯現，可是招致的天下人的

之謗議者何其籍籍而未已也？議逸欲之害德，則天下將以陛下爲商紂、周幽之人主；議戚宦近習之撓政，則天下將以朝廷爲恭、顯、許、史、武、韋、仇、魚之朝廷；議奸儔佞朋之誤國，則天下又將爲漢黨錮、元祐黨籍之君子。數者皆犯前古危亡之轍迹，忠臣懇惻而言之，志士憤激而和之。陛下雖日御治朝，日親儒者，日修辭飾色，而終莫能弭天下之議。言者執之而不肯置，聽者厭之而不憚煩，於是厭轉而爲疑，疑增而爲忿，忿極而爲愎，則罪言黜諫之意藏伏於陛下之胸中，而凡迕己者皆可逐之人矣。彼中人之性，利害不出於一身，莫不破崖絶角以阿陛下之所好。其稍畏名義者，則包羞閔默而有跋前疐後之憂；若其無所顧戀者，則皆攘袂遠引，不願立于王之朝矣。

陛下試反於身而自省曰：吾之制行，得無有屋漏在上、知之在下者乎？徒見嬖昵之多，選擇未已，排當之聲，時有流聞，則謂精神之内守，血氣之順軌，未可也。陛下又試于宫闈之内而加省曰：凡吾之左右近屬，得無有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者乎？徒見内降干請，數至有司，褒言除臣，每實人口，則謂浸潤之不行，邪徑之已塞，未可也。陛下又試於朝廷政事之間而三省曰：凡吾之諸臣，得無有讒説殄行，震驚朕師，惡直醜正，側言改度者乎？徒見剛方峭直之士，昔者所進，今不知其亡，柔佞闒茸之徒，適從何

毁謗非議爲什麽那樣地紛繁而且没完没了呢？議論縱欲損害仁德，那麽天下就會認爲陛下是商紂、周幽王那樣的君主；議論國戚宦官親近之人干擾政治，那麽天下就會認爲朝廷是恭弘、石顯、許伯、史高、武后、韋后、仇士良、魚朝恩統治的朝廷；議論奸臣朋黨誤國，那麽天下又會出現漢朝黨禁、元祐黨籍那樣的君子了。這幾條都蹈襲古代危亡的覆轍，忠臣懇切痛心地指出它們，有志之士憤慨激昂地響應他們。陛下即使每天親臨聽政，每天親近讀書人，每天修飾言辭，却終究不能消除天下的非議。進諫的人揪住不肯放，聽的人厭倦了不耐煩，在這時厭煩轉變成懷疑，懷疑加深就變成忿恨，忿恨到極點就變成剛愎，於是怪罪排斥諫諍的意念就埋藏在陛下的胸中，那麽凡是冒犯自己的人就都是可以趕走的人了。那些中等人的品性，利害不超出一己之身，没有不磨除棱角來投合陛下的喜好的。那些稍微顧忌名譽的，就忍耻沉默而且有進退兩難的憂慮；至於那些没有什麽眷戀的，就都奮然遠走，不情願在君主的朝廷立足了。

陛下嘗試一下從自己身上來反省道：我的詔命施行，能没有在上面是出於密室、而下面却已經知道的情况嗎？衹看見寵幸的人這麽多，選美没有停過，宴飲的喧囂聲，時常能有耳聞，那麽要説精神的自我把持，血脉的自然暢通，是不能够的。陛下又試着就皇宫内部的情况加以反省道：凡是我那些左右身旁的人們，能没有乘間而進，順勢而出，心裏喜愛信任他們就不再察覺的人嗎？衹看見宫内發出請托，屢次送到官府，内部提出拜官，每每被人們當作話柄，那麽要説讒言已經行不通，歪門邪道已經堵塞，還不能够。陛下再試着就朝廷政務中間的情况來反復自省道：凡是我的大臣們，能没有説壞話做壞事，使我的民衆感到驚懼，厭惡正直醜視公正，邪惡地提出更改常規的人嗎？衹看見剛正耿直的人士，從前進用的，今天却

來，而遽集於斯也，則謂舉國皆忠臣，聖朝無闕事，未可也。

不知他們到哪裏去了，邪佞卑順之流，恰是從什麽地方來，就迅速地集中在這兒，那麽要説全國都是忠臣，聖明的朝代没有遺漏的事，是還不能够的。

夫以陛下之好惡用舍，無非有招致人言之道；及人言之來，又復推而不受。不知平日之際遇信任者，肯爲陛下分此謗乎？無也。陛下誠能布所失於天下，而不必曲爲之回護，凡人言之所不貸者，一朝赫然而盡去之，務使蠹根悉拔，孽種不留，如日月之更，如風雷之迅，則天下之謗，不改而自息矣。陛下何憚何疑而不爲此哉！

按照陛下的好惡來取捨，没有一處不存在招致人們議論的途徑；等到人們的意見來了，又再排斥不接受。不知道平時那些受重用受寵信的人，肯替陛下分擔這些誹謗嗎？不會有的。陛下果真能够將失誤的地方向天下公布，而不必曲意替它們袒護，對那些凡是人們所説的不能寬恕的東西，有朝一日完完全全地去除掉它們，一定要使得敗根全部拔除，壞種一個不留，就像日月那樣變换，像風雷那般迅疾，那麽天下的非議,，不必改變就自動平息了。陛下爲什麽害怕爲什麽懷疑却不去這麽做呢！

又極言邊事，曲盡事情。

又極力論説邊疆之事，情况論述得非常全面詳細。

以直寶謨閣知婺州。遷秘書少監，拜司農卿，復爲秘書少監，進太常少卿兼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遷起居舍人，升起居郎兼權刑部侍郎。臣僚論罷，以集英殿修撰提舉太平興國宫。起，再知婺州，辭免，復舊祠。

以直寶謨閣爲婺州知州。升遷秘書少監，拜授司農卿，再次任秘書少監，進升太常少卿兼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升遷起居舍人，升任起居郎兼權刑部侍郎。大臣彈劾罷免，以集英殿修撰提舉太平興國宫。起用，再次爲婺州知州，推辭免去，恢復以前的祠禄。

淳祐四年，召至闕，授權吏部侍郎兼權中書舍人。尋爲吏部侍郎仍兼權中書舍人、兼侍讀。時暫兼權侍右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權刑部尚書，尋爲真。七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八年，拜參知政事。以監察御史陳垓論罷，以資政殿學士知建寧府。寶祐元年，卒。

淳祐四年，徵召到京城，授任代理吏部侍郎兼代理中書舍人。不久任吏部侍郎仍兼代理中書舍人、兼侍讀。暫時兼任代理侍右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代理刑部尚書，不久正式擔任。七年，拜授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代理參知政事。八年，拜授參知政事。因監察御史陳垓彈劾罷免，以資政殿學士爲建寧府知府。寶祐元年，去世。

鄭寀

鄭寀，不詳何郡人。初歷官爲秘書省校書郎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遷著作佐郎兼權侍右郎官，升著作郎兼侍講。拜右正言，言：“丞相史嵩

鄭寀，不清楚是哪郡人。起初歷任官職爲秘書省校書郎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升遷著作佐郎兼代理侍右郎官，升任著作郎兼侍講。拜爲右正言，説：“丞相史嵩之因遭父喪離職，馬上就

之以父憂去，遽欲起之，意甚厚也。奈何謗議未息，事關名教，有尼其行。”帝答曰：“卿言雖切事理，進退大臣豈易事也！”

想起用他，恩情是非常厚重的。但是無奈非議没有停止，事情有關名聲教化，請求阻止他前來。”皇帝回答説：“你所説的雖然切合道理，但是大臣進退哪裏是容易的事呢！”

擢殿中侍御史。疏言：“臺諫以糾察官邪爲職，國之紀綱係焉。比劉漢弼劾奏司農卿謝逵，陛下已行其言矣，未及兩月，忽復叙用，何其速也！漢弼雖亡，官不可廢。臣非爲漢弼惜，爲朝廷惜也。”又奏劾王瓚、龔基先、胡清獻，鐫秩罷祠，皆從之。三人者，不才臺諫也。

擢升殿中侍御史。上疏説：“諫官將糾察百官過失作爲職責，國家的綱紀就維係在這上面。最近劉漢弼上奏彈劾司農卿謝逵，陛下已經采用他的意見了，没到兩個月，忽然又恢復依序任用，多麽迅速！劉漢弼雖然死去，官職却不能廢棄。爲臣并不是替劉漢弼惋惜，而是替朝廷惋惜。”又上奏彈劾王瓚、龔基先、胡清獻，降級罷免祠禄，都聽從他。這三個人，是無能的諫官。

遷侍御史。疏言：“比年以來，舊章寖廢。外而諸閫，不問勳勞之有無，而爵秩皆得以例遷；内而侍從，不問才業之優劣，而職位皆可以例進。執政之歸休田里者，與之貼職可也，而凡補外者，皆授之矣。故自公侯以至節度，有同序補，自書殿以至秘閣，錯立周行。名器之輕，莫此爲甚。無功者受賞，則何以旌有功之士；有罪者假寵，則何以服無罪之人。矧事變無窮，而名器有限，使名器常重於上，則人心不敢輕視於下，非才而罔功者不得覬幸於其間，則負慷慨之氣、懷功名之願者，陛下始可得而鼓舞之矣。”遷左諫議大夫。

升遷侍御史。上疏道：“近年以來，過去的規章逐漸敗壞。外面是各位統帥，不論有没有功勞，而爵禄都能够按規定提升；内部是侍從官，不論才學優劣，而職位都能够照例晋升。退休回鄉的執政官，給他們貼職是行的，但凡是補官外任的，都授給他們了。所以從公侯直到節度，有同時都叙次補職的，從三館直到秘閣，到處都交錯而立。名號器物如此被輕視，再没有比這更嚴重的了。没有功勞的人接受賞賜，那麽靠什麽來表彰有功的人士；有罪的人蒙受恩寵，那麽靠什麽來收服没有罪的人。如果事情變化没有窮盡，但名號器物有限，在上面經常讓名器受到重視，那麽在下面民心就不敢輕視它們，無才又無功的人不能够在那中間心存僥幸，那麽懷抱慷慨的氣概、心存建立功名願望的人，陛下纔能够得到并且激勵他們了。”升遷左諫議大夫。

淳祐七年，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以監察御史陳求魯論罷。淳祐九年五月，卒。寀之居言路，嘗按工部侍郎曹豳、主管吏部架閣文字洪芹，則大傷公論云。

淳祐七年，拜授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因監察御史陳求魯彈劾罷職。淳祐九年五月，去世。鄭寀身處諫官之位，曾經審察彈劾工部侍郎曹豳、主管吏部架閣文字洪芹，就大大地受到了公衆輿論的抨擊。

應䌽

應䌽字之道，慶元府昌國人。刻志于學。嘉定十六年，試南省第一，遂舉進士，爲臨江軍教授。入爲國子學録兼莊文府教授。遷太學博

應䌽字之道，慶元府昌國人。用心讀書。嘉定十六年，在尚書省考了第一名，於是考中進士，擔任臨江軍教授。入朝任國子學録兼莊文府教授。升遷太學博士，又升遷秘書郎，請求及早

士，又遷秘書郎，請蚤建太子。入對，帝問星變，𨭆請“修實德以答天戒”。帝問州縣貪風，𨭆曰：“貪黷由殉色而起。成湯制官刑，儆有位，首及於巫風淫風者，有以也。”帝問藏書，𨭆請“訪先儒解經注史”，因及程迥、張根所著書皆有益世教。帝善之。遷秘書省著作佐郎兼權尚左郎官、兼翰林權直。又遷著作郎，仍兼職，以言罷。

確立太子。上殿奏對，皇帝詢問星相變異，應𨭆請求“修明實在的仁德來回答上天的懲戒”。皇帝詢問州縣貪污風氣，應𨭆說：“貪污受賄因追求美色而引起。成湯制定懲罰官吏的刑法，警戒做官的人，首先涉及到的就是有巫覡習氣有淫蕩習氣的人，這是有原因的。”皇帝詢問藏書，應𨭆請求“訪求以前的學者所解釋作注的經書史籍”，於是便提到程迥、張根所著的書都對社會教化有補益作用。皇帝覺得他説得好。升遷秘書省著作佐郎兼代理尚左郎官、兼翰林權直。又升遷爲著作郎，仍兼職，因受彈劾罷免。

淳祐二年，叙復奉祠。遷宗正寺丞兼權禮部郎官，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以言罷。差知台州，召兼禮部郎官、崇政殿説書。遷秘書少監，仍兼職，兼權直學士院。又遷起居舍人、權兵部侍郎，時暫兼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帝一夕召𨭆草麻，夜四鼓，五制皆就，帝奇其才。遷吏部侍郎仍兼職。進翰林學士兼中書舍人。

淳祐二年，叙用復官奉祠禄。升遷宗正寺丞兼代理禮部郎官，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因被彈劾罷免。差遣爲台州知州，徵召兼任禮部郎官、崇政殿説書。升遷秘書少監，仍兼職，兼權直學士院。又升遷起居舍人、代理兵部侍郎，暫時兼任代理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皇帝一天夜裏召應𨭆起草詔書，夜裏更鼓敲了四響，五篇制書全部寫畢，皇帝對他的才能很是稱奇。升遷吏部侍郎仍兼職。進升翰林學士兼中書舍人。

八年，授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九年，拜參知政事，封臨海郡侯，乞歸田里。以資政殿學士知平江府，提舉洞霄宫。寶祐三年，殿中侍御史丁大全論罷，尋卒。德祐元年，詔復元職致仕。

八年，授任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九年，拜授參知政事，封臨海郡侯，請求回鄉。以資政殿學士爲平江府知府，提舉洞霄宫。寶祐三年，殿中侍御史丁大全彈劾他罷免，不久去世。德祐元年，下詔書恢復原職退休。

徐清叟

徐清叟字直翁，焕章閣學士應龍之子。嘉定七年進士。歷主管户部架閣，遷籍田令。疏言：“邇者江右、閩嶠，盗賊竊發，監司帥守，未免少立威名，專行誅戮，此特以權濟事而已。而偏州僻壘，習熟見聞，轉相仿效，亦皆不俟論報，輒行專殺。欲望明行禁止，一變臣下嗜殺希進之心，以無墜祖宗立國仁厚之意。”遷軍器監主簿。入對，言：“太后舉哀之日，陛下以后服下同媵妾，令别置大袖一襲。文思院觀望，欲如后飾，再造其

徐清叟字直翁，是焕章閣學士徐應龍的兒子。嘉定七年進士。做過主管户部架閣，升遷籍田令。上疏説：“近來江右、閩嶠，强盗悄悄地興起，監司帥守，免不了稍稍樹立威望，專門實行屠殺，這些衹不過是憑仗權勢辦完事情罷了。可是偏僻的地方，聽得多見得多了，轉而相互模仿，也都不等到上面議决答覆，往往就進行擅自殺戮。希望明確下令禁止，整個改變臣子偏好殺戮希圖進用的想法，來使得祖宗樹立國家仁愛寬厚的本意不致喪失。”升遷軍器監主簿。上殿奏對，説：“太后舉喪那天，陛下因太后的服飾同下面的侍妾一樣，下令另外置辦寬袖服裝一套。

一以進，詔却之。此真知嫡庶之辨者。請宣付史館，以垂法後世。”

遷太常博士。入對，疏言：“陛下親政以來，精神少振而氣脉未復，條目畢舉而綱紀未張，公道若伸而私意之未盡克者，則亦風化之先務，勸戒之大權，與夫選用之要術，猶有闕略而未之講明者爾。何謂風化之先務？曰原人倫以釋群惑者是已。何謂勸戒之大權？曰惜名器以示正義者是已。何謂選用之要術？曰因物望而進人才者是已。”蓋欲請復皇子竑王爵，裁抑史彌遠恤典，召用真德秀、魏了翁也。

兼崇政殿説書。遷秘書郎，升著作佐郎兼權司封郎官，遷軍器少監，皆兼職依舊。遷將作監，拜殿中侍御史兼侍講。遷太常少卿兼權户部侍郎兼侍講。三疏丐外，給事中洪咨夔、起居舍人吴泳皆抗疏留之。尋權工部侍郎。以右文殿修撰知泉州，集英殿修撰知静江府、廣西經略安撫使。遷侍右侍郎、主管雲臺觀。召赴闕，遷户部侍郎，再爲侍右侍郎。以寶章閣直學士知温州，改知福建安撫使，改知婺州。以焕章閣直學士差知泉州，辭免。改知袁州，又改知紹興府、兩浙東路安撫使，辭免。改知潭州，尋知廣州兼廣東經略安撫使。

召赴闕，權兵部尚書兼侍讀。淳祐九年，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權吏部尚書，遷禮部尚書。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同知樞密院事，封晉寧郡公。奏修《四朝國史》志傳，五上章乞改機政，帝不許。十二年，拜參知政事。尋知樞密

文思院猶豫不决，想要照太后的服飾，再製作那麽一套來進獻，下詔拒絶了。這是真正知道嫡庶區别的做法。請求宣布交給史館，來留傳給後世效法。”

升遷太常博士。進殿奏對，上疏説：“陛下親自執政以來，精神風貌稍稍振作可是氣息血脉還没恢復，條令全部建立可是大綱還没明確，公正之道好像伸張可是私心没有完全克服這些情况，那麽也説明教化問題的當務之急，告誡的最關鍵内容，以及選拔任用的重要手段，還有缺漏而且没有申明的地方罷了。什麽叫作教化的當務之急？説的就是推究人類的等級關係來解决各種困惑而已。什麽叫作告誡的最關鍵内容？就是説的珍惜名號器物來表明正義而已。什麽叫作選拔任用的重要手段？説的就是按照衆望所歸來進用人才而已。”大概是想請恢復皇子趙竑的王爵，減損史彌遠的喪葬恩典，召用真德秀、魏了翁。

兼崇政殿説書。升遷秘書郎，升任著作佐郎兼代理司封郎官，升遷軍器少監，都照舊兼職。升遷將作監，拜爲殿中侍御史兼侍講。升遷太常少卿兼代理户部侍郎兼侍講。三次上疏乞求補外，給事中洪咨夔、起居舍人吴泳都上書直言挽留他。不久代理工部侍郎。以右文殿修撰爲泉州知州，集英殿修撰知静江府、廣西經略安撫使。升遷侍右侍郎、主管雲臺觀。徵召進京，升遷户部侍郎，再次擔任侍右侍郎。以寶章閣直學士爲温州知州，改爲知福建安撫使，又改爲婺州知州。以焕章閣直學士差遣爲泉州知州，推辭免去。改爲袁州知州，又改爲紹興府知府、兩浙東路安撫使，推辭免去。改爲潭州知州，不久爲廣州知州兼廣東經略安撫使。

徵召進京，代理兵部尚書兼侍讀。淳祐九年，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代理吏部尚書，升遷禮部尚書。拜授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升同知樞密院事，封晉寧郡公。上奏編修《四朝國史》志傳，五次上章乞求改换職務，皇帝不允許。十二年，拜授參知政事。不久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監察御史朱應元彈劾罷免，

院事兼參知政事，監察御史朱應元論罷，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玉隆萬壽宮，改洞霄宮，復以監察御史朱熠論罷。久之，以舊職提舉洞霄宮。

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玉隆萬壽宮，改爲洞霄宮，又因監察御史朱熠彈劾罷免。很久以後，依照舊職提舉洞霄宮。

開慶元年，召赴闕，以舊職提舉佑神觀兼侍讀。出知泉州，復提舉佑神觀。景定三年，轉兩官致仕，卒，贈少師，謚忠簡。清叟父子兄弟皆以風節相尚，而清叟劾罷袁甫，於公論少貶云。

開慶元年，徵召進京，依照舊職提舉佑神觀兼侍讀。出朝任泉州知州，又提舉佑神觀。景定三年，遷轉兩級官階退休，去世，追贈爲少師，謚號忠簡。徐清叟父子兄弟都用風骨氣節互相推崇，不過徐清叟彈劾罷去袁甫，在公衆輿論上稍微受到貶低。

李曾伯

李曾伯字長孺，覃懷人，後居嘉興。歷官通判濠州，遷軍器監主簿，添差通判鄂州兼沿江制置副使司主管機宜文字。遷度支郎官，授左司郎官、淮西總領。尋遷右司郎官，太府少卿兼左司郎官，兼敕令所刪修官。遷太府卿、淮東制置使兼淮西制置使，詔軍事便宜行之。曾伯疏奏三事：答天心，重地勢，協人謀。又言："邊餉貴於廣積，將材貴於素儲，賞與不可以不精，戰士不可以不恤。"又條上："淮面舟師之所當戒，湖面險阻之所當治。"加華文閣待制，又加寶章閣直學士，進權兵部尚書。

李曾伯字長孺，覃懷人，後來移居嘉興。歷任官職爲通判濠州，調任軍器監主簿，編外差遣爲通判鄂州兼沿江制置副使司主管機宜文字。升遷度支郎官，授任左司郎官、淮西總領。不久升遷右司郎官，太府少卿兼左司郎官，兼敕令所刪修官。升遷太府卿、淮東制置使兼淮西制置使，有詔軍事方面見機處置。李曾伯上疏稟奏三件事情：答覆上天旨意、注意利用地形，協和人爲謀劃。又說："邊疆糧餉重在廣泛積蓄，將領人選重在平時儲備，賞賜不能够不分明，作戰的士兵不能够不慰勞。"又分條上奏："淮河水面駐扎船隊的地方應當警戒，湖面險要的地方應當整治。"加官華文閣待制，又加官寶章閣直學士，進升代理兵部尚書。

淳祐六年正月朔，日食。曾伯應詔，歷陳先朝因天象以謹邊備、圖帥材，乞早易閫寄，放歸田里。又請修浚泗州西城。加煥章閣學士，言者相繼論罷。

淳祐六年正月初一，發生日食。李曾伯應對詔書，一一陳述先朝按照天象變化來加强邊疆防衛、謀求統帥人才，乞求及早交卸統帥職任，放回家鄉。又請求治理疏浚泗州西城。加官煥章閣學士，諫官接連彈劾罷免。

九年，以舊職知靜江府、廣西經略安撫使，兼廣西轉運使。陳守邊之宜五事。進徽猷閣學士、京湖安撫制置使、知江陵府，兼湖廣總領，兼京湖屯田使，進龍圖閣學士。疏言："襄陽新復之地，城池雖修浚，田野未加闢；室廬雖草創，市井未阜通。請蠲租三年。"詔從之。加端明殿學士兼夔路策應大使。進資政殿學士，

九年，依照舊職爲靜江府知府、廣西經略安撫使，兼廣西轉運使。陳述防守邊疆的事宜有五件。進升徽猷閣學士、京湖安撫制置使、江陵府知府，兼湖廣總領，兼京湖屯田使，進升龍圖閣學士。上疏說："襄陽新收復的地方，城池雖然整修疏通了，田地還没加以開墾；房屋雖然剛剛蓋起來了，街道還没有全部修通。請求免除租税三年。"詔令聽從他。加官端明殿學士兼夔路策應大使。進升資政殿學士，制置四川邊面，與執

制置四川邊面，與執政恩例。尋授四川宣撫使，特賜同進士出身。召赴闕，加大學士，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辭免，以大學士提舉洞霄宫。

政官的待遇相同。不久授予四川宣撫使，特别賜予同進士出身。徵召進京，加封大學士，福州知州兼福建安撫使。推辭免去，以大學士提舉洞霄宫。

起爲湖南安撫大使兼知潭州，兼節制廣南，移治静江。開慶元年，進觀文殿學士，以諫議大夫沈炎等論罷。景定五年，起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咸淳元年，殿中侍御史陳宗禮論劾，褫職。德祐元年，追復元官。

起用任湖南安撫大使兼潭州知州，兼節制廣南，將官署移到静江。開慶元年，進升觀文殿學士，因諫議大夫沈炎等人彈劾罷免。景定五年，起用爲慶元府知府兼沿海制置使。咸淳元年，殿中侍御史陳宗禮彈劾，奪職。德祐元年，追認恢復原有官職。

曾伯初與賈似道俱爲閫帥，邊境之事，知無不言。似道卒嫉之，使不竟其用云。

李曾伯起初同賈似道一起擔任統帥，邊疆的事情，知無不言。賈似道終究嫉恨他，使他最終不能够被重用。

王埜

王埜字子文，寶章閣待制介之子也。以父蔭補官，登嘉定十二年進士第。仕潭時，帥真德秀一見異之，延致幕下，遂執弟子禮。德秀欲授以詞學，埜曰："所以求學者，義理之奥也。詞科惟强記者能之。"德秀益器重之。

王埜字子文，是寶章閣待制王介的兒子。因父親的恩蔭補官，嘉定十二年進士及第。在潭州做官時，安撫使真德秀一看見他就覺得他與衆不同，招請到幕府中，於是便拜真德秀爲師做了弟子。真德秀想要教他寫文章，王埜説："之所以要求讀書，是因爲理學非常深奥的緣故。詞科衹有記性好的人纔行。"真德秀越加器重他。

紹定初，汀、邵盗作，辟議幕參贊，攝邵武縣，後復攝軍事。盗起唐石，親勒兵討之。後爲樞密院編修兼檢討。襄、蜀事急，議遣使講和，時相依違不决。史嵩之帥武昌，首進和議。埜言："今日之事宜先定規模，并力攻守。"上疏言八事。繼爲副都承旨，奏請："出師，絶和使，命淮東西夾攻。不然，利害將深。"理宗深然之，令樞密院下三閫諭旨。嘉熙元年，輪對，采事係安危者四端，而專以司馬光仁、明、武推説。復推廣前所言八事，以孝宗講軍實激發帝意。

紹定初年，汀、邵强盗出現，徵召任幕府參贊官，代理邵武縣，後來又代理軍事。强盗在唐石出現，親自帶兵討伐他們。後來任樞密院編修兼檢討。襄、蜀事情緊急，商議派使者講和，當時丞相猶豫不决。史嵩之安撫武昌，首先提出和議。王埜説："今天的事情應該首先制定格局，聯合力量攻戰防守。"上疏提出八件事。接着擔任副都承旨，上奏請求："出軍，斷絶和議使臣，命令淮東西兩面夾擊。不這樣做，問題就嚴重了。"理宗認爲他説得很對，命令樞密院下達諭旨給三位統帥。嘉熙元年，輪流上殿指陳時政得失時，選取了有關國家安危的四方面事例，而且專門用司馬光的仁德、英明、威武來闡發。又推衍以前所説的八件事，用孝宗講習軍事來激勵皇帝下决心。

淳祐初，自江西赴闕，奏祈天永命十事。嵩之起復，傾國爭之，埜上疏乞聽終喪，後又言嵩之當顯絶而終

淳祐初年，從江西進京，上奏求天長命十件事。史嵩之在服喪期間被起用，全國人都反對，王埜上疏乞求聽其守滿喪期，後來又説對史嵩之

斥，益嚴君子小人之限。拜禮部尚書，奏十事，終之曰："陛下一心，十事之綱領也。"前後奏陳，皆明正剴切，鑿鑿可行。其爲兩浙轉運判官，以察訪使出視江防，首嘉興至京口增修官民兵船守險備具。爲江西轉運副使、知隆興府，繼有它命，時以米綱不便，就湖口造轉般倉，請事畢受代。

應當明確拒絶然後最終斥逐，進一步嚴格君子小人的界限。拜授禮部尚書，稟奏十件事，最後説："陛下一心一意，是十件事的根本綱領。"前前後後稟奏陳説的，全都明正切實，確鑿可行。他擔任兩浙轉運判官，以察訪使的身份巡視長江防衛，從嘉興開始到京口增修官府民間的戰船和防守天險的用具。擔任江西轉運副使、隆興府知府，接着有其他的任命，當時因爲糧食運輸不便利，靠近湖口建造轉般倉，請求事情完畢之後離任。

知鎮江府，兼都大提舉浙西兵船。江面幾千里，調兵捍禦，以守江尤重于淮，瓜洲一渡甚狹，請免鎮江水軍調發，專一守江，置游兵如吕蒙所言"蔣欽將萬人巡江上"，增創水艦，就揚子江習水戰，登金山指麾之。是冬，揚子橋有警，急調湯孝信所領游兵救之而退。

任鎮江府知府，兼都大提舉浙西兵船。江面幾千里，調遣軍隊防衛，因爲防守長江比淮河要重要得多，瓜洲這一渡口非常狹窄，請求免去對鎮江水軍的調遣，專門把守長江，安排流動部隊就像吕蒙所説的"蔣欽率領一萬人在江上巡邏"，增加設計修造戰艦，在揚子江附近訓練水中作戰，登上金山指揮他們。這年冬天，揚子橋有警報，立即調遣湯孝信所帶領的流動部隊援救他們并且擊退了敵人。

淳祐末，遷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節制和州無爲軍安慶府兼三郡屯田、行宫留守。巡江，引水軍大閲，舳艫相銜幾三十里。憑高望遠，考求山川險厄，謂要務莫如屯田。講行事宜，修飭行宫諸殿室，推京口法，創游擊軍萬二千，蒙衝萬艘，江上晏然。寶祐二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封吴郡侯。與宰相不合，言者攻之，以前職主管洞霄宫。卒，贈七官，位特進。

淳祐末年，升遷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節制和州無爲軍安慶府兼三郡屯田、行宫留守。巡視長江，引領水軍大規模閲兵，戰船相連幾乎有三十里長。站在高處遠望，考察山川險要地形，認爲任何事情都比不上屯田重要。講明應該做的事，修整行宫的所有房間，推廣京口的方法，設立游擊軍一萬二千人，蒙上牛皮的戰船有一萬艘，江面上很太平。寶祐二年，拜授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封吴郡侯。與宰相意見不合，諫官攻擊他，依照舊職主管洞霄宫。去世，追贈七官，位居特進。

埜因德秀知朱熹之學，凡熹門人高弟，必加敬禮。知建寧府，創建安書院，祠熹，以德秀配。有奏議、文集若干卷。埜工于詩，書法祖唐歐陽詢，署書尤清勁。

王埜通過真德秀瞭解朱熹的學説，凡是朱熹的門生高足，必定加以尊重禮待。任建寧府知府，創立建安書院，祭祀朱熹，將真德秀配祭。著有奏議、文集若干卷。王埜擅長寫詩，書法取法唐代歐陽詢，署書題字尤其清秀有力。

蔡抗

蔡抗字仲節，處士元定之孫。紹定二年進士。其後差主管尚書刑、工部架閣文字。召試館職，遷秘書省正

蔡抗字仲節，是處士蔡元定的孫子。紹定二年進士。他後來被派主管尚書刑、工部架閣文字。召他試任館職，升遷秘書省正字。升任校書

字。升校書郎兼樞密院編修官，遷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疏奏："權奸不可復用，國本不可不早定。"帝善其言。遷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屯田郎官。遷著作佐郎兼侍右郎官，兼樞密院編修官。尋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檢討官。江東提點刑獄，加直秘閣，特授尚書司封員外郎，進直寶章閣，尋加寶謨閣，移浙東。召爲國子司業兼資善堂贊讀，兼玉牒所檢討官，時暫兼侍立修注官。拜宗正少卿兼國子司業。進直龍圖閣、知隆興府。試國子祭酒兼侍立修注官。拜太常少卿，仍兼資善堂翊善。權工部侍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

郎兼樞密院編修官，升遷諸王宮大小學教授。上疏禀奏："大奸臣不能够再重用，太子不能不及早確立。"皇帝認爲他説得好。升遷樞密院編修官兼代理屯田郎官。升遷著作佐郎兼侍右郎官，兼樞密院編修官。不久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檢討官。江東提點刑獄，加官直秘閣，特旨授任尚書司封員外郎，晋爲直寶章閣，不久加官寶謨閣，調任浙東。徵召擔任國子司業兼資善堂贊讀，兼玉牒所檢討官，暫時兼侍立修注官。拜任宗正少卿兼國子司業。進升直龍圖閣、隆興府知府。試任國子祭酒兼侍立修注官。拜授太常少卿，仍兼資善堂翊善。代理工部侍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

遷工部侍郎，時暫兼禮部侍郎，兼權吏部尚書。加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差兼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同知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落職予祠，起居郎林存請加竄削，從之。未逾年，復端明殿學士、提舉洞霄宫。乞致仕。轉一官，守本官職致仕。卒，謚文簡，以犯祖諱，更謚文肅。

升遷工部侍郎，暫時兼任禮部侍郎，兼代理吏部尚書。加官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差遣兼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同知樞密院事，拜授參知政事。削職給予祠禄，起居郎林存請求加以放逐，聽從了他。不到一年，恢復端明殿學士、提舉洞霄宫。請求退休。遷轉一級官階，守任原來的官職退休。去世，謚號文簡，因觸犯祖父名諱，更改謚號文肅。

張磻

張磻字渭老，福州人。嘉定四年進士。歷官辟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所主管文字，差主管尚書吏部架閣。遷太常博士、宗正丞兼權兵部郎官。遷國子祭酒，時暫兼權禮部侍郎，尋爲真，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加集英殿修撰，差知婺州。復爲禮部侍郎、權兵部尚書，時暫兼權吏部尚書。以右補闕程元鳳論罷。寶祐三年，復權刑部尚書兼侍讀，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升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五年，拜參知政事。進封長樂郡公，轉三官，守參知政事致仕。九月，卒。遺表上，贈少師。

張磻字渭老，福州人。嘉定四年進士。歷任官職徵召爲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所主管文字，差遣主管尚書吏部架閣。升遷太常博士、宗正丞兼代理兵部郎官。升遷國子祭酒，暫時兼任代理禮部侍郎，不久正式擔任，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加官集英殿修撰，差遣爲婺州知州。又任禮部侍郎，代理兵部尚書，暫時兼任代理吏部尚書。因右補闕程元鳳彈劾罷免。寶祐三年，再次代理刑部尚書兼侍讀，拜授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升任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五年，拜授參知政事。進封長樂郡公，遷轉三級官階，守參知政事退休。九月，去世。臨終表文奏上，贈官少師。

馬天驥

馬天驥字德夫，衢州人。紹定二年進士，補簽書領南判官廳公事。遷秘書省正字兼沂靖惠王府教授。遷秘書省校書郎，升著作佐郎。輪對，假司馬光五規之名，條上時敝，詞旨切直。遷考功郎官，入對，言："周世宗當天下四分五裂之餘，一念振刷，猶能轉弱爲强。陛下有能致之資，乘可爲之勢，一轉移間耳。"

馬天驥字德夫，衢州人。紹定二年進士，補官簽書領南判官廳公事。升遷秘書省正字兼沂靖惠王府教授。升遷秘書省校書郎，升任著作佐郎。輪值上殿策對時政利弊，藉司馬光五條規諫的名義，分條上奏當時弊端，言辭懇切率直。升遷考功郎官，入宫回答皇帝的問話，説："周世宗在天下四分五裂之後，一心想要奮起更新，還能够把弱轉變成强。陛下有能够做到這些的條件，乘着能够有所作爲的形勢，一下子轉變衹需要片刻功夫罷了。"

遷秘書監、直秘閣、知吉州。遷宗正少卿，以秘閣修撰知紹興府，主管浙東安撫司公事兼提舉常平。權兵部侍郎，授沿海制置使，差知慶元府。改知池州兼江東提舉常平。改知廣州兼廣東經略安撫使。

升遷秘書監、直秘閣、吉州知州。升遷宗正少卿，以秘閣修撰爲紹興府知府，主管浙東安撫司公事兼提舉常平。代理兵部侍郎，授沿海制置使，差遣爲慶元府知府。改爲池州知州兼江東提舉常平。改爲廣州知州兼廣東經略安撫使。

寶祐四年，遷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讀，兼國子祭酒。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封信安郡侯。五年，以殿中侍御史朱熠、右正言戴慶炣、監察御史吴衍翁應弼等論罷，依舊職提舉洞霄宫。

寶祐四年，升遷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讀，兼國子祭酒。拜授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封信安郡侯。五年，因殿中侍御史朱熠、右正言戴慶炣、監察御史吴衍翁應弼等人彈劾罷免，依照舊職提舉洞霄宫。

景定元年，知衢州，以兵部侍郎章鑑論罷。有旨，依舊職予祠。起知福州、福建安撫使，以職事修舉，升大學士。改知平江府。又改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提舉洞霄宫。褫職罷祠。咸淳三年，追奪執政恩數，送信州居住。四年，放令自便。後卒于家。

景定元年，爲衢州知州，因兵部侍郎章鑑彈劾罷免。有聖旨，依照舊職給予祠禄。起用爲福州知州、福建安撫使，因治政有成績，升大學士。改爲平江府知府。又改爲慶元府知府兼沿海制置使，提舉洞霄宫。奪職罷免祠禄。咸淳三年，追削執政官待遇，送往信州居住。四年，下令自己隨便居住。後來在家中去世。

朱熠

朱熠，温州平陽人。端平二年，武舉第一。遷閤門舍人，差知沅州，改横州，復爲閤門舍人、知雷州。入對，爲監察御史陳垓論罷；臣僚復論，降一官。久之，授帶御器械兼幹辦皇城司，差知興國軍。遷度支郎官，拜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説書。擢右

朱熠，温州平陽人。端平二年，武舉第一名。升遷閤門舍人，差遣爲沅州知州，改爲横州，又任閤門舍人、雷州知州。入朝奏對，被監察御史陳垓彈劾罷免；群臣再次彈劾，降一級官階。過了很長時間，授任帶御器械兼幹辦皇城司，差遣爲興國軍知軍。升遷度支郎官，拜授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説書。提升右正言，殿中侍御史

正言，殿中侍御史兼侍講，遷侍御史。寶祐六年，遷左諫議大夫。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同知樞密院事。開慶元年，拜參知政事兼權知樞密院事。

兼侍講，升遷侍御史。寶祐六年，升遷左諫議大夫。拜授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同知樞密院事。開慶元年，拜授參知政事兼代理知樞密院事。

景定元年，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以舊職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奉祠。爲監察御史胡用虎論罷。久之，監察御史張桂、常楙相繼糾劾，送處州居住。咸淳四年，詔令自便。五年，侍御史章鑑復以爲言，驅之還鄉，尋卒。熠居言路彈劾最多，一時名士若徐清叟、吕中、尤焴、馬廷鸞，亦皆不免云。

景定元年，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以舊職爲慶元府知府、沿海制置使。任祠禄官。被監察御史胡用虎彈劾罷免。很久以後，監察御史張桂、常楙接連舉發彈劾，送往處州居住。咸淳四年，詔令隨意居住。五年，侍御史章鑑再次對他進行彈劾，驅趕回家鄉，不久去世。朱熠身處諫官之位彈劾别人最多，當時著名人士如徐清叟、吕中、尤焴、馬廷鸞，也都不能幸免。

饒虎臣

饒虎臣字宗召，寧國人。嘉定七年進士。歷官遷將作監主簿，差知徽州。遷秘書郎，升著作郎兼權右司郎官。遷兵部郎官兼權左司郎官，特授左司郎中。遷司農少卿兼左司，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遷司農卿、直龍圖閣、福建轉運判官，浙東提點刑獄。拜太府卿兼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以秘閣修撰、兩浙轉運使權禮部侍郎，尋爲真。時暫兼權侍右侍郎。寶祐六年，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暫通攝吏部尚書。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開慶元年，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

饒虎臣字宗召，寧國人。嘉定七年進士。歷任官職升遷將作監主簿，差遣爲徽州知州。升遷秘書郎，升任著作郎兼代理右司郎官。升遷兵部郎官兼代理左司郎官，特别授任左司郎中。升遷司農少卿兼左司，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升遷司農卿、直龍圖閣、福建轉運判官，浙東提點刑獄。拜授太府卿兼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以秘閣修撰、兩浙轉運使代理禮部侍郎，不久正式擔任。暫時兼任代理侍右侍郎。寶祐六年，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暫時代理吏部尚書。拜授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開慶元年，同知樞密院事，兼代理參知政事。

景定元年，拜參知政事。殿中侍御史何夢然論罷，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宫。夢然再劾之，褫職罷祠。四年，叙復元官，提舉太平興國宫。卒。德祐元年，禮部侍郎王應麟、右史徐宗仁乞追復元官，守資政殿學士致仕。

景定元年，拜授參知政事。殿中侍御史何夢然彈劾罷免，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宫。何夢然再次彈劾他，奪職罷去祠禄。四年，叙用恢復原來官職，提舉太平興國宫。去世。德祐元年，禮部侍郎王應麟、右史徐宗仁請求追加恢復原來官職，守資政殿學士退休。

戴慶炣

戴慶炣字彦可，温州永嘉人。淳祐十年進士。歷官差主管户部架閣

戴慶炣字彦可，温州永嘉人。淳祐十年進士。歷任官職差遣爲主管户部架閣文字。徵召試

文字。召試館職，遷秘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升校書郎，遷右正言、左司諫、殿中侍御史。升侍御史。開慶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尋加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未幾，守本官致仕。卒，贈特進、資政殿大學士。

任館職，升遷秘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升任校書郎，升遷右正言、左司諫、殿中侍御史。升任侍御史。開慶元年，拜授右諫議大夫。不久加官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沒多久，守任原來官職退休。去世，贈官特進、資政殿大學士。

皮龍榮

皮龍榮字起霖，一字季遠，潭州醴陵人。淳祐四年進士。歷官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遷宗學諭，授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兼資善堂直講。入對，請"以改過之實，易運化之名，一過改而一善著，百過改而百善融。"遷秘書郎，升著作郎。入對，因及真德秀、崔與之廉，龍榮曰："今天下豈無廉者，願陛下崇奬之以風天下，執賞罰之公以示勸懲。"帝以爲然。兼兵部郎官、差知嘉興府。

皮龍榮字起霖，又字季遠，潭州醴陵人。淳祐四年進士。歷任官職爲主管吏部架閣文字，升遷宗學諭，授任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兼資善堂直講。入朝奏對，請求"用改正失誤的實際行動，取代運行教化的虛名，一處失誤改正了那麽一處優點就突出了，一百處失誤改正了那麽一百處好的地方就融合成一片了。"升遷秘書郎，升任著作郎。入朝奏對，順便提到真德秀、崔與之的廉潔，龍榮說："如今天下難道没有廉潔的人，希望陛下給予他們很高的奬勵來教化天下，實行公正的賞罰來表明勸善懲惡。"皇帝認爲說得對。兼兵部郎官，差遣爲嘉興府知府。

召赴闕，遷侍右郎官兼資善堂贊讀。又遷吏部員外郎兼直講。入對，言："忠王之學，願陛下身教之於内。"帝嘉納。遷將作監兼尚右郎官，秘書少監兼吏部郎中，宗正少卿、起居郎兼權侍左侍郎，兼給事中，吏部侍郎兼贊讀，封醴陵縣男。遷集賢殿修撰、提舉太平興國宮。召見，進刑部侍郎，加寶章閣待制、荆湖南路轉運使，權刑部尚書兼翊善。景定元年四月，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進封伯。權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二年，拜參知政事，仍兼太子賓客，封壽沙郡公。三年，罷爲湖南安撫使，判潭州。四年，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以右正言曹孝慶論罷。

徵召進京，升遷侍右郎官兼資善堂贊讀。又升遷吏部員外郎兼直講。入朝奏對，說："忠王的學業，希望陛下在宮中用自己的言行教導他。"皇帝贊賞采納。升遷將作監兼尚右郎官，秘書少監兼吏部郎中，宗正少卿、起居郎兼權侍左侍郎，兼給事中，吏部侍郎兼贊讀，封醴陵縣男。升遷集賢殿修撰、提舉太平興國宮。召見，晋爲刑部侍郎，加官寶章閣待制、荆湖南路轉運使，代理刑部尚書兼翊善。景定元年四月，拜授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進封伯爵。代理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二年，拜授參知政事，仍兼太子賓客，封壽沙郡公。三年，罷免出任湖南安撫使，判潭州。四年，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因右正言曹孝慶彈劾罷免。

咸淳元年，以舊職奉祠。殿中侍御史陳宗禮、監察御史林拾先後論

咸淳元年，以舊職做祠祿官。殿中侍御史陳宗禮、監察御史林拾先後彈劾，削奪一級官階。

劾，削一官。它日，帝偶問龍榮安在，賈似道恐其召用，陰諷湖南提點刑獄李雷應劾之。雷應至官，謁龍榮，龍榮托故不出；既退，又斥罵之。或以語雷應，不能平，遂疏其罪，又謂“每對人言，有‘吾擁至尊于膝上’之語。”詔徙衡州居住。湖南提刑治衡州，龍榮恐不爲雷應所容，未至而歿。

龍榮少有志略，精于《春秋》學，有文集三十卷。性伉直，似道當國，不肯降志。又以度宗舊學，卒爲似道所擯。德祐元年，復其官致仕。二年，太府卿柳岳乞加贈謚，未及行而宋亡。

有一天，皇帝偶然問起皮龍榮在哪裏，賈似道怕他被召用，暗地指使湖南提點刑獄李雷應彈劾他。李雷應到任，拜見皮龍榮，皮龍榮藉口有事不出來；等李雷應走了以後，又斥罵他。有人將此事告訴了李雷應，李雷應很生氣，於是便上疏列舉他的罪狀，又稱“每每對人説起，有‘我擁立皇上時他還被我抱在膝上呢’這樣的話。”詔令移往衡州居住。湖南提點刑獄公署設在衡州，皮龍榮害怕不被李雷應所接納，没到就去世了。

皮龍榮年輕時有抱負和才略，對《春秋》學很精通，著有文集三十卷。性情剛直，賈似道掌權，不肯屈節。又因爲是度宗從前的老師，終於被似道所排擠。德祐元年，恢復他的官職退休。二年，太府卿柳岳請求追贈謚號，没等到實行而宋朝就滅亡了。

沈炎

沈炎字若晦，嘉興人。寶慶二年進士。調嵊縣主簿，廣西經略司準備差遣，湖南安撫司幹辦公事。討郴寇有功，改知金華縣，沿江制置司幹官。通判和州，沿江制置主管機宜文字。監三省、樞密院門，樞密院編修官。爲監察御史、右正言、左司諫、殿中侍御史、侍御史。

景定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加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二年，拜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官。三年，進大學士，致仕。卒，贈少保。炎居言路，嘗按劾福建轉運使高斯得、觀文殿學士李曾伯、沿江制置司參謀官劉子澄、左丞相吴潛。然論罷右丞相丁大全及其黨與，則爲公論也。

沈炎字若晦，嘉興人。寶慶二年進士。調任嵊縣主簿，廣西經略司準備差遣，湖南安撫司幹辦公事。討伐郴州强盗立了功，改爲金華縣知縣，沿江制置司幹官。通判和州，沿江制置主管機宜文字。監三省、樞密院門，樞密院編修官。任監察御史、右正言、左司諫、殿中侍御史、侍御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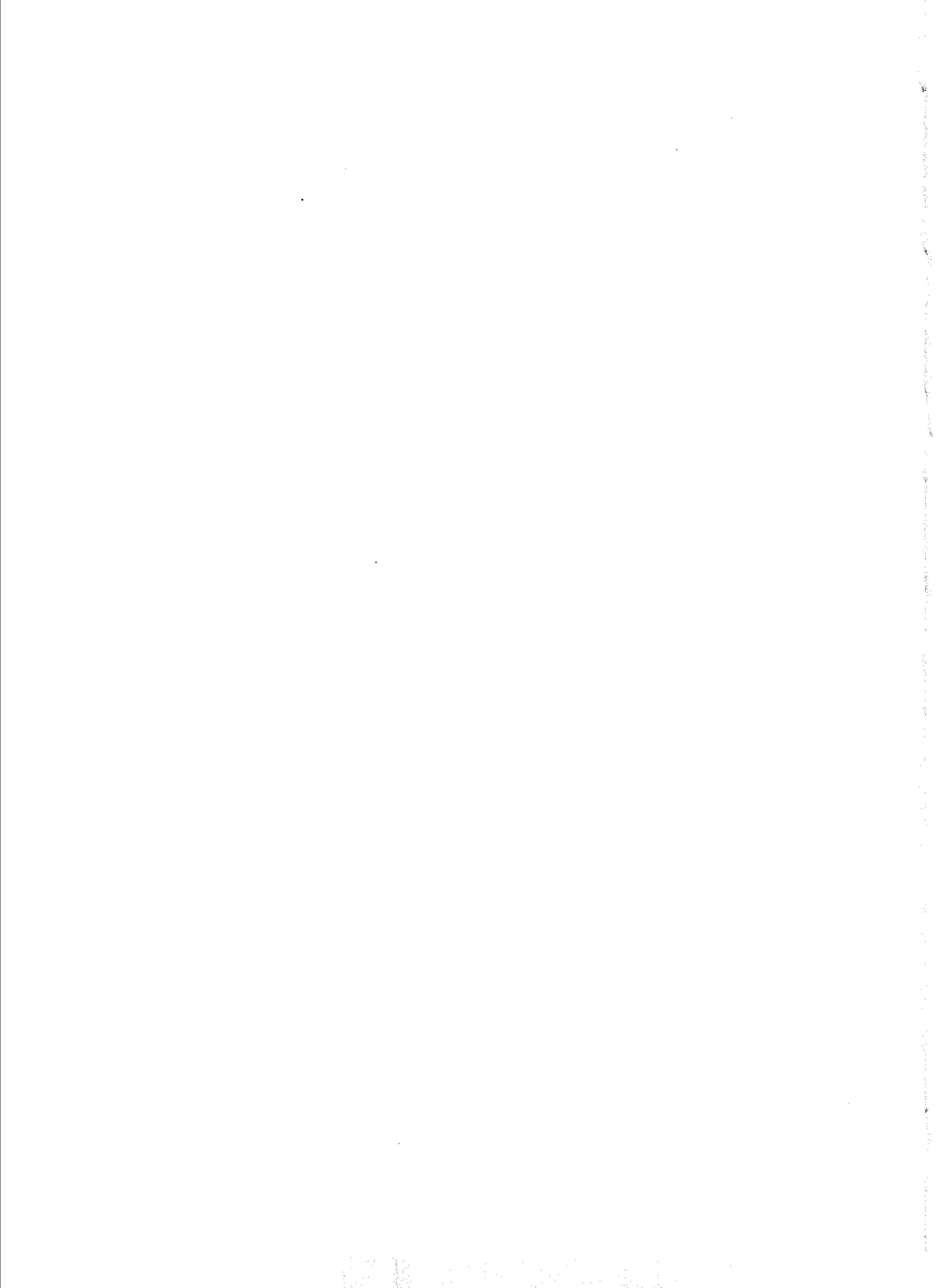
景定元年，拜授右諫議大夫。加官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二年，拜授同知樞密院事，兼代理參知政事，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宫。三年，進升大學士，退休。去世，贈官少保。沈炎身處諫官之位，曾經審察彈劾福建轉運使高斯得、觀文殿學士李曾伯、沿江制置司參謀官劉子澄、左丞相吴潛。然而彈劾罷免右丞相丁大全以及他的黨羽，倒是符合公衆輿論的。

論曰：王伯大立朝直諒。鄭寀、沈炎居言路，不辨君子小人，皆彈拄之，吾不知其何説也。應傜清慎没世。徐清叟風采凜乎班行之間。李曾

論曰：王伯大立身朝廷誠實正直。鄭寀、沈炎任諫職，不分君子小人，全都加以彈劾譏刺，我不知道他們究竟是怎麽措辭的。應傜清廉謹慎了一輩子。徐清叟的風采在朝班之中是很讓人敬

伯之治邊，短于才者也。王埜得名父師，而其學問益光。蔡抗號爲君子，史闕其事。若張皤、馬天驥、饒虎臣未見卓然有可稱道者。戴慶炣、皮龍榮登第皆未久而位至執政，龍榮不附權臣，爲所擯斥而死，猶爲可取，慶炣無所稱述焉。朱熠在臺察如狂猘，遇人輒噬之云。

重的。李曾伯治理邊疆，是缺乏才幹的人。王埜因父親老師而有名，而且他的學問進一步得到發揚光大。蔡抗號稱是君子，史書没有記載他的事迹。像張皤、馬天驥、饒虎臣没有發現他們有出衆的值得稱道的地方。戴慶炣、皮龍榮考中進士都不是很長時間就做官做到執政的地位，皮龍榮不依附有權勢的大臣，遭到排擠斥逐而死去，還是可取的，戴慶炣在這方面没什麽可稱述的。朱熠在諫官的位置上就像瘋狗一樣，碰上人就咬他們。



宋史卷四百二十一

列傳第一百八十

楊棟　姚希得　包恢　常挺　陳宗禮
常楙　家鉉翁　李庭芝

楊棟

楊棟字元極，眉州青城人。紹定二年進士第二。授簽書劍南西川節度判官廳公事。未上，丁母憂。服除，遷荆南制置司，改辟西川，入爲太學正。丁父憂，服除，召試授秘書省正字兼吴益王府教授，遷校書郎、樞密院編修官。入對，言："飛蝗蔽天，願陛下始終一德，庶幾感格天心，消弭災咎。"又言："邇來中外之臣，如主兵理財，聽其言無非可用，迹其實類皆欺誣，上下相蒙，無一可信。陛下先之以至誠，而後天下之事可爲也。"又言："祖宗立國，不恃兵財法，惟恃民心固結而已。願陛下常存忠厚之意，勿用峻急之人。"理宗悦，以臣僚言奉祠。

楊棟字元極，眉州青城人。紹定二年進士第二名。授任簽書劍南西川節度判官廳公事。没上任，遭母喪。服喪期滿，升遷荆南制置司，改辟舉西川，進京任太學正。遭父喪，服喪期滿後，皇帝召來面試後任命爲秘書省正字兼吴益王府教授，升遷校書郎、樞密院編修官。入朝奏對，說："飛舞的蝗蟲遮蔽了天日，希望陛下至始至終堅持仁德，或許可以感通上天心意，消除災難。"又說："近來朝廷内外的大臣，如主持軍事管理財政，聽他們說的話没有什麽能采用的，核查他們的實際做法大體都是欺騙誣罔，上上下下互相蒙蔽，没有一人值得信任。陛下把最大的誠意放在第一位，這樣之後天下的事情纔能够有所作爲。"又說："祖宗建立國家，不靠軍事財政的方法，衹是靠人心團結罷了。希望陛下經常保有忠厚的心意，不要重用嚴刻急躁的人。"理宗很高興，但因群臣彈劾做了宫觀官。

起知興化軍。孔子之裔有居涵頭鎮者，棟爲建廟闢田，訓其子弟。遷福建提點刑獄，尋加直秘閣兼權知福州，兼本路安撫使，遷都官郎官，又遷左司郎官，尋爲右司郎官兼玉牒所檢討官，除宗正少卿。進對，帝曰："止是正心修身之說乎？"棟對曰："臣所學三十年，止此一說。用之事親取友，用之治凋郡、察冤獄，至爲

起用爲興化軍知軍。孔子的後裔有一位居住在涵頭鎮，楊棟替他建廟開地，訓導他的子弟。升遷福建提點刑獄，不久加官直秘閣兼權知福州，兼本路安撫使，升遷都官郎官，又升遷左司郎官，不久任右司郎官兼玉牒所檢討官，授任宗正少卿。進殿應對，皇帝說："衹有這種端正内心修養道德的學說嗎？"楊棟回答說："爲臣讀書三十年衹有這一種學說。用它侍奉父母結交朋友，用它治理凋敝州郡、審察冤案，極其簡單容

簡易。”時有女冠出入宫禁，頗通請謁，外廷多有以爲言者。棟上疏曰：“陛下何惜一女冠，天下所側目而不亟去之乎？”帝不謂然。棟曰：“此人密交小人，甚可慮也。”又言：“京、襄、兩淮、四川殘破郡縣之吏，多是兵將權攝，科取無藝，其民可矜，非陛下哀之，誰實哀之。”帝從之。

遷太常少卿、起居郎，差知滁州，以殿中侍御史周坦論罷。起直龍圖閣、知建寧府，不拜。提舉千秋鴻禧觀，遷起居郎兼權侍左侍郎、崇政殿説書，繼遷吏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兼侍讀，以集英殿修撰兼中書舍人兼侍講，出知太平州，以右補闕蕭泰來論罷，依舊職提舉太平興國宫。起知婺州。召奏事，以舊職奉祠。度宗立爲太子，帝親擢棟太子詹事。遷工部侍郎，仍爲詹事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兼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權刑部尚書兼國子祭酒，遷禮部尚書，加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進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拜參知政事。

台州守王華甫建上蔡書院，言于朝，乞棟爲山主，詔從之。因卜居于台。尋授資政殿學士、知建寧府，不拜。以舊職提舉洞霄宫，復依舊職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以監察御史胡用虎言罷，仍奉祠。加觀文殿學士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又不拜，仍奉祠。乃以資政殿大學士充萬壽觀使。卒，遺表上，帝輟朝，特贈少保。

棟之學本諸周、程氏，負海内重望。方賈似道入相，登用故老，列之從官，棟亦預焉。及彗星見，棟乃言蚩尤旗，非彗也，故爲世所少云。或謂棟姑爲是言，陰告于帝，謀逐似

易。”當時有女道士進出内宫，經常通行請托，朝臣多有議論此事者。楊棟上疏説：“陛下爲什麽要憐惜一個女道士，天下人爲之側目可是却不立即趕走她呢？”皇帝不認爲是這樣。楊棟説：“這個人同小人交往密切，是很值得警惕的。”又説：“京、襄、兩淮、四川遭到破壞的州縣的官吏，大多是武將代理，賦斂徵收没有限度，那些百姓值得同情，要不是陛下憐憫他們，實際又會有誰來憐憫他們。”皇帝聽從了他。

升遷太常少卿、起居郎，差遣爲滁州知州，因殿中侍御史周坦彈劾罷免。起用爲直龍圖閣、建寧府知府，不受命。提舉千秋鴻禧觀，升遷起居郎兼權侍左侍郎、崇政殿説書，接着升遷吏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兼侍讀，以集英殿修撰兼中書舍人兼侍講，出朝爲太平州知州，因右補闕蕭泰來彈劾罷免，依照舊職提舉太平興國宫。起用爲婺州知州。徵召稟奏事情，以舊職做宫觀官。度宗被確定爲太子，皇帝親自提拔楊棟任太子詹事。升遷工部侍郎，仍擔任詹事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兼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代理刑部尚書兼國子祭酒，升遷禮部尚書，加官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進升同知樞密院事兼代理參知政事，拜授參知政事。

台州知州王華甫建上蔡書院，向朝廷報告，請求楊棟做山主，詔令聽從了他。於是便在台州擇地定居。不久授任資政殿學士、建寧府知府，不受命。以舊職提舉洞霄宫，又依照舊職爲慶元府知府、沿海制置使。因監察御史胡用虎彈劾罷免，仍做宫觀官。加官觀文殿學士爲慶元府知府、沿海制置使，又不受命，仍做宫觀官。於是以資政殿大學士充任萬壽觀使。去世，臨終表文奏上，皇帝停止視朝聽政，特别追贈爲少保。

楊棟的學術來源於周氏、程氏，在天下享有很高的名望。正值賈似道入朝爲相，進用元老舊臣，將他們列位侍從，楊棟也在内。等到彗星出現，楊棟就説是蚩尤旗，不是彗星，所以被世人所看不起。有的人認爲楊棟是姑且講這番話，暗

道，似道覺之，遂蒙疑而去。所著有《崇道集》、《平舟文集》。

地告訴了皇帝，策劃趕走賈似道，賈似道發覺，於是便帶着人們對他的這種懷疑離開。所著有《崇道集》、《平舟文集》。

姚希得

姚希得字逢原，一字叔剛，潼川人。嘉定十六年進士。授小溪主簿，待次三年，朝夕討論《六經》、諸子百家之言。調盤石令。會蜀有兵難，軍需調度不擾而集，更調嘉定府司理參軍。改知蒲江縣。巨室挾勢，邑號難治。希得綏强扶弱，聲聞著聞。同知樞密院事游似以希得名聞，召審察，遷行在都進奏院，通判太平州，改福州，徒步至候官，吏不知爲通判也。

姚希得字逢原，又字叔剛，潼川人。嘉定十六年進士。授任小溪縣主簿，待缺三年，從早到晚研究《六經》、諸子百家的學説。調任盤石令。碰上四川發生兵亂，軍用物資的籌措没有攪擾百姓就調集起來了，改任嘉定府司理參軍。改爲蒲江縣知縣。大户人家倚仗勢力，這個縣號稱很難治理。姚希得平服豪强扶助弱小，名聲很大。同知樞密院事游似將姚希得的名字報告上去，徵召審察，升遷臨安都進奏院，通判太平州，改爲福州，步行走到候官，小吏不知道他是通判。

召爲國子監丞，遷太府寺丞，時暫書擬金部文字兼沂靖王府教授。時帝斥逐權奸，收召名德，舉朝相慶。希得以爲外觀形狀，似若清明之朝；内察脉息，有類危亡之證。乃上疏言："堯、舜、三代之時，無危亡之事，而常喜危亡之言；秦、漢以來，多危亡之事，而常諱危亡之言。夫危亡之事不可有，而危亡之言不可亡。後世人主乃履危如履坦，諱言如諱病。"又言："君子非不收召，而意向猶未調一；小人非不斥逐，而根株猶未痛斷。大權若操握，而不能無旁蹊曲徑之疑；大勢若更張，而未見有長治久安之道。廷臣之所諷諫，封囊之所奏陳，非不激切，而陛下固不之罪，亦不之行。自古甘蹈危亡之機，非獨暗主，而明君亦有焉，此臣之所甚懼。朝廷者，萬化之所自出也，實根於人君之一心。夫何大明當天，猶有可議者？内小學之建，人皆知陛下有意建儲也。然歲月逾邁，未睹施行，人心危疑，無所係屬。秦、漢而下，嗣不蚤定，事出倉卒，或宫闈出

徵召擔任國子監丞，升遷太府寺丞，暫時書擬金部文字兼沂靖王府教授。當時皇帝趕走當權的奸臣，召集有道德有名望的人，滿朝互相慶賀。姚希得認爲從外部現象看，好像是政治清明的朝廷；從内部脉搏觀察，出現了接近危亡的徵兆。於是便上疏道："唐堯、虞舜、夏商周的時代，没有危亡的事情，却常常愛説危亡這樣的話；秦、漢以來，有很多危亡的事情，却常常忌諱説危亡的意見。那種危亡的事情不能够發生，可是危亡的意見不能够没有。後代君主却是身處險境就像踩在平地上一樣，忌諱提意見就好像忌諱生病一樣。"又説："君子并不是没有召集他們，不過心意還没有調整一致；小人并不是没有趕走他們，不過根基還没有徹底斬斷。大權好像掌握在自己手中，但是却做不到不讓人産生受旁門斜道干涉的懷疑；國家形勢好像有所改變，但是却没有看到有長久安定的方法。朝廷大臣所勸諫的，密封奏章所陳述稟奏的，并不是不嚴厲耿直，不過陛下固然不怪罪他們，但也不采納他們的意見。自古以來甘願處於危亡形勢的，并不是衹有昏君，而且也有明君，這就是爲臣感到非常害怕的原因。朝廷，是所有變化從這裏産生的地方，實際取决於君主一個人的内心。爲什麽日月當天，仍舊還是有可以議論的地方？内部設立了

令，或宦寺主謀，或奸臣首議，此皆足以危人之國也。陛下何憚而不蚤定大計？邸第之盛，人皆知篤於親愛也。然依馮者衆，輕視王法，請托之行，捷於影響。楊干，晋侯弟也，亂行於曲梁，而魏絳戮其僕，晋侯始怒而終悔，晋卒以霸。平原君，趙王弟也，不出租税，而趙奢刑其用事者，趙王賢而用之，趙卒以强。皆足以興人之國也。陛下何爲而不少伸國法？今女冠者流，衆所指目；近璫小臣，時竊威福。此皆陛下之心乍明乍晦之所致，豈不謂之危乎？國有善類，猶人有元氣，善類一敗一消，元氣一病一衰。善類能幾，豈堪數消，消極則國隨之矣。陛下明於知人，公於用人，固無權奸再用之意。然道路之人往往竊議，此元祐、紹聖將分之機也。禍根猶伏而未去，不幾於安其危乎？"帝改容曰："朕决不用史嵩之。"

小學，人們是都知道陛下有確立太子的意圖的。然而時間過去了很久，没有看見實施，民心憂懼懷疑，没有地方可以寄托。秦、漢以後，太子不及早確定，事情發生突然變故，有時是内宫發布命令，有時是宦官主持策劃，有時是奸臣首先提議，這些都是足够用來危害人主的國家的。陛下忌憚什麽却不及早定下大策？王侯府第那麽氣派，人們都知道陛下是對親骨肉感情深厚的。然而倚仗權勢的人多，不把國家法令放在眼裏，請托的實行，比影子和回聲的速度還要快。楊干，是晋侯的弟弟，在曲梁胡作非爲，而魏絳却殺掉了他的僕人，晋侯開始時生氣可是到最後悔悟了，晋國終於因此稱霸。平原君，是趙王的弟弟，不交納租税，而趙奢却懲罰了他的辦事人員，趙王認爲他賢明而且重用了他，趙國最終因此强大。這些都是足够用來使人主的國家興盛的。陛下爲什麽不稍稍地伸張國法？如今女道士那樣的人，大家都注目指責；身邊的宦官，常常私自作威作福。這都是陛下的内心一會兒明一會兒暗所造成的，難道還稱不上危險嗎？國家有好人，就像人有元氣一樣，好人一陣陣敗落一陣陣消亡，元氣一陣陣害病一陣陣衰弱。好人能有多少，怎麽經得起幾番消損，消損到盡頭那麽國家也就跟着他們滅亡了。陛下對人瞭解得很清楚，使用人也很公正，本來就没有再次重用大奸臣的意思。但是路上的人們往往私下議論，這是元祐、紹聖將要分裂的徵兆。禍根仍舊埋藏着没有除去，這跟安心地處於危險境地不也差不多嗎？"皇帝神情嚴肅地説："我决不任用史嵩之。"

遷知大宗正丞兼權金部郎官。李韶以病告，十上疏欲去。希得言："韶有德望，雖以病告，曷若留奉内祠，侍經幄，亦足爲朝廷重。"又言："財用困竭，民生憔悴，移此不急之費，以實軍儲，以厚民生，敬天莫大於此，豈在崇大宫宇，莊嚴設像哉！"又條救錢楮三策，請置惠民局，帝皆以爲可行。

升遷知大宗正丞兼代理金部郎官。李韶報告説患了病，十次上疏想要離去。姚希得説："李韶德高望重，雖然他説有病，不如挽留他做京城宫觀官，侍奉講席，亦足以成爲朝廷的依靠。"又説："財政匱乏枯竭，百姓困苦，挪移這些并不要緊的開銷，來充實軍需儲備，來放寬百姓負擔，敬畏上天再也没有比這更重要的了，哪裏在於把宫室建得很高大，把佛像塑得很莊嚴呢！"又分條陳述了挽救紙幣的三條計策，請求設置惠民局，皇帝都認爲可以實行。

進秘書丞，尋遷著作郎，授江西提舉常平。役法久壞，臨川富室有賂吏求免者，希得竟罪之。遂提點刑獄，加直秘閣。未幾，加度支員外郎，尋直寶章閣，移治贛州。盜有僞號"崔太尉"者，據石壁，連結數郡；劉老龍等聚衆焚掠，一方繹騷。希得指授方略，不五旬平之。以直寶謨閣、廣西轉運判官兼權静江府。尋授直徽猷閣、知静江府、主管廣西經略安撫司公事兼轉運判官。母喪，免。召爲秘書少監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入對，言君子小人邪正之辯，且曰："君子犯顔敢諫，拂陛下之意，退甘家食，此乃爲國計，非爲身計也。小人自植朋黨，擠排正人，甘言佞語，一切順陛下之意，遂取陛下官爵，此乃爲身計，非爲國計也。"遷宗正少卿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兼權給事中，兼權刑部侍郎、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時西方用兵，有爲嵩之復出計者，謂非此人不能辦。帝有意再用，知希得必執之，出旨諭意，希得毅然具疏密奏，不報。又繳鄧泳予祠之命。右正言邵澤、監察御史吴衍、殿中侍御史朱熠相繼論罷。

久之，以集英殿修撰提點千秋鴻禧觀。未幾，依舊職兩淮宣撫使司判官，俄加寶謨閣待制，移京西、湖南北、四川。詔敘復元官。護江陵有功，召爲户部侍郎。帝曰："姚希得才望可爲閫帥。"乃進焕章閣待制、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繼升敷文閣待制。詔增沿海舟師，希得爲之廣募水軍，造戰艦，蓄糧食，蠲米一萬二千石、舊逋一百萬。去官，庫餘羨悉以代民輸。召爲工部尚書兼侍讀。入侍經筵，帝問慶元之政甚悉。以華文閣直學士、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江

進升秘書丞，不久遷著作郎，授任江西提舉常平。勞役之法敗壞很長時間，臨川的富户有賄賂小吏請求免役的，姚希得終於把他們論罪。於是任提點刑獄，加官直秘閣。没多久，加官度支員外郎，不久直寶章閣，公署移到贛州。强盜有假稱"崔太尉"的，占據石壁，聯合幾州；劉老龍等糾集衆人放火搶劫，在這一地區引起騷動。姚希得指點對策，不到五十天就平定了他們。以直寶謨閣、廣西轉運判官兼代理静江府。不久授任直徽猷閣、静江府知府、主管廣西經略安撫司公事兼轉運判官。母親去世，免去。徵召擔任秘書少監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入朝奏對，指出君子小人正邪的區别，并且説："君子觸怒皇上敢於直諫，違背陛下的心意，免官以後甘願自謀生計，這是替國家考慮，而不是替自身考慮啊。小人自己培植同黨，排擠正直人士，甜言奉承，一切順從陛下的心意，便獲得了陛下的官爵，這是替自身考慮，不是替國家考慮啊。"遷宗正少卿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兼權給事中，兼權刑部侍郎、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當時西邊打仗，有人替史嵩之再次起用想辦法，稱除了這個人就做不到。皇帝有心再次起用，知道姚希得必定會反對的，降下聖旨表明用意，姚希得毅然草寫疏章悄悄上奏，没有答覆。又封還鄧泳授予祠禄的任命。右正言邵澤、監察御史吴衍、殿中侍御史朱熠相繼彈劾罷職。

很久以後，以集英殿修撰提點千秋鴻禧觀。不久，以舊職任兩淮宣撫使司判官，隨即加官寶謨閣待制，改任京西、湖南北、四川。有詔敘用恢復原來的官職。護衛江陵立了功，徵召擔任户部侍郎。皇帝説："姚希得的才能和聲望可以做統帥。"便進升焕章閣待制、慶元府知府、沿海制置使，接着升任敷文閣待制。詔令增加沿海船隊，姚希得因此大規模招募水軍，修造戰艦，儲積糧食，蠲免米租一萬二千石、從前拖欠的賦税一百萬。離任，府庫的贏餘全部用來代百姓納税。徵召擔任工部尚書兼侍讀。進殿侍奉講席，皇帝詢問慶元的政治非常詳細。以華文閣直學士、沿江制置使爲建康府知府、江東安撫使、行

東安撫使、行宫留守。希得按行江上，慰勞士卒，衆皆歡説。溧陽饑，發廪勸分，全活者衆。創寧江軍，自建康、太平至池州列寨置屋二萬餘間，屯戍七千餘人。帝聞之，一再降詔奬諭。加寶章閣學士，尋加刑部尚書，依舊任兼淮西總領。

景定五年，召爲兵部尚書兼侍讀。乃言用人才、修政事、治兵甲、惜財用四事。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會星變，上疏引咎，乞解機務。兼權參知政事。度宗即位，授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尋授參知政事。以言罷，授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宫。起知潭州、湖南安撫使，以疾甚，辭，乃仍舊職奉祠。請致仕，詔不許，力請，以資政殿大學士、金紫光禄大夫、依舊潼川郡公致仕。咸淳五年，卒。遺表聞，帝輟朝，贈少保。

希得忠亮平實，清儉自將，好引善類，不要虚譽，蓋有誦薦于上而其人莫之知者。廣西官署以錦爲帟幕，希得曰："吾起身書生，安用此！"命以繒纈易之。蜀之親族姻舊相依者數十家，希得廪之終身，昏喪悉損己力，晚年計口授田，各有差。所著有《續言行録》、《奏稿》、《橘州文集》。

包恢

包恢字宏父，建昌人。自其父揚、世父約、叔父遜從朱熹、陸九淵學。恢少爲諸父門人講《大學》，其言高明，諸父驚焉。嘉定十三年，舉進士。調金谿主簿。邵武守王遂辟光澤主簿，平寇亂。建寧守袁甫薦爲府學教授，監虎翼軍，募土豪討唐石之寇。授掌故，改沿海制置司幹官。會歲饑，盗起金壇、溧陽之間，恢部諸

宫留守。姚希得巡行江上，慰勞士兵，衆人都很欣喜。溧陽饑荒，開倉鼓勵人們相互救濟，救活的人有很多。創建寧江軍，從建康、太平到池州排列營寨建造房屋二萬多間，屯駐守衛部隊七千多人。皇帝聽説了，一再降詔奬勵曉諭。加官寶章閣學士，不久加官刑部尚書，照舊任職兼淮西總領。

景定五年，徵召擔任兵部尚書兼侍讀。於是便提出任用人才、修明政務、治理軍事、珍惜財用四件事。拜授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適逢星相變異，上疏承認過失，請求解除職務，兼代理參知政事。度宗即位，授任同知樞密院事兼代理參知政事，不久授任參知政事。因彈劾罷免，授任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宫。起用爲潭州知州、湖南安撫使，因病得很厲害，推辭，便依照舊職做宫觀官。請求退休，詔書不准許，堅決請求，以資政殿大學士、金紫光禄大夫、照舊潼川郡公退休。咸淳五年，去世。臨終表文奏上，皇帝停止視朝聽政，追贈少保。

姚希得忠誠公正，清廉儉樸潔身自好，喜歡引進善良之輩，不邀求空名，大概都有對上面稱舉而那個人并不知道是他的這種情況。廣西官署用錦製成帳幕，姚希得説："我從一個書生起家，哪裏用得着這種東西！"命令用繒纈替换掉它們。四川的親屬故舊依附他的有幾十家，姚希得供養了他們一輩子，婚姻喪葬全都破費自家財力，晚年時按照人口分給田地，各有不同。所著述的有《續言行録》、《奏稿》、《橘州文集》。

包恢字宏父，建昌人。從他的父親包揚、伯父包約、叔父包遜都跟隨朱熹、陸九淵讀書。包恢年輕時替各位父輩的弟子講解《大學》，他的言論很有見識，各位父輩對此感到很吃驚。嘉定十三年，考中進士。調任金谿縣主簿。邵武知府王遂辟舉任光澤主簿，平定强盗造反。建寧知府袁甫推薦擔任府學教授，監虎翼軍，招募當地豪强討伐唐石的强盗。授爲掌故，改爲沿海制置司幹官。適逢這年饑荒，在金壇、溧陽之間出現了

將爲十誅夷之。沿江制置使陳韡辟爲機宜，復有平寇功，改知吉州永豐縣，未行，差發運幹官。福建安撫使陳塏檄平寇，遷武學諭、宗正寺主簿，添差通判台州。徐鹿卿討温寇，辟兼提點刑獄司主管文字，議收捕。改通判臨安府，遷宗正寺主簿、知台州。有妖僧居山中，號“活佛”，男女爭事之，因爲奸利，豪貴風靡，恢誅其僧。

强盗，包恢部署各位將領分十路剿滅了他們。沿江制置使陳韡辟舉任機宜，又有平定强盗的功勞，改任吉州永豐縣知縣，没有赴任，差遣爲發運幹官。福建安撫使陳塏傳檄書叫他平定强盗，遷升武學諭、宗正寺主簿，編外差遣爲通判台州。徐鹿卿討伐温州强盗，辟舉兼提點刑獄司主管文字，商議收服剿捕。改通判臨安府，升遷宗正寺主簿、台州知州。有一個邪惡的和尚住在山裏，號稱“活佛”，善男信女争先恐後地供奉他，因而謀取不正當的利益，富貴人家也都隨風而從，包恢殺掉了那個和尚。

進左司郎官，未行，改湖北提點刑獄，未行，移福建兼知建寧。閩俗以九月祠“五王”生日，靡金帛，傾市奉之。恢曰：“彼非犬豕，安得一日而五子同生，非不祥者乎？而尊畏之若是。”衆感悟，爲之衰止。兼轉運判官，以侍御史周坦論罷。光州布衣陳景夏上書云：“包恢剛正不屈之臣，言者污衊之耳。”又四年，起爲廣東轉運判官，權經略使，遷侍右郎官，尋爲大理少卿，即日除直顯文閣、浙西提點刑獄。是時海寇爲亂，恢單車就道，調許、澉浦分屯建寨，一旦集諸軍討平之。嘉興吏因和糴受賕百萬，恢被旨慮囚，曰：“吾用此消沴氣。”乃減死，斷其手。

進升左司郎官，没動身，改任湖北提點刑獄，没上任，改任福建兼建寧知府。福建風俗在九月祭祀“五王”生日，耗費金帛，滿城的人都去進獻。包恢説：“他又不是猪狗，怎麼會一天當中五個兒子一起出生，莫非是不吉利的人吧？可是却像這樣地敬畏他。”衆人醒悟，因此這種風俗衰落停止。兼轉運判官，因侍御史周坦彈劾罷免。光州百姓陳景夏上書説：“包恢是剛正不屈的大臣，諫官污衊他罷了。”又過了四年，起用任廣東轉運判官，代理經略使，升遷侍右郎官，不久任大理少卿，當天拜任直顯文閣、浙西提點刑獄。當時海盗作亂，包恢隻身乘車上路，調遣許、澉浦軍隊各自屯駐建營，一天早晨會合各路軍隊鎮壓了他們。嘉興小吏藉議價購糧收受百萬賄賂，包恢奉旨審訊囚犯，回答説：“我靠這個消除晦氣。”便減免死罪，砍掉了他的手。

進直龍圖閣、權發運，升秘閣修撰，知隆興府兼江西轉運。沈妖妓於水，化爲狐，人皆神之。有母訴子者，年月後狀作“疏”字，恢疑之，呼其子至，泣不言。及得其情，母孀居，與僧通，惡其子諫，以不孝坐之，狀則僧爲之也。因責子侍養跬步不離，僧無由至。母乃托夫諱日，入寺作佛事，以籠盛衣帛，因納僧於内以歸。恢知之，使人要之，置籠公庫，逾旬，吏報籠中臭達于外，恢命沉於江，語其子曰：“爲汝除此害

進升直龍圖閣、代理發運，升秘閣修撰，爲隆興府知府兼江西轉運。將妖妓沉到水裏處死，妖妓變成了狐狸，人們都覺得他很神明。有一個母親告兒子狀的，年月後面狀寫成“疏”字，包恢起了疑心，把那個兒子叫來，哭着不説話。等到弄清實情，原來是母親守寡，跟和尚私通，討厭她兒子規勸，認爲他犯了不孝的罪，狀子就是和尚所寫的。便責令做兒子的侍奉半步也不走開，和尚没有辦法再來。母親就藉口亡夫忌日，進廟作佛事，用竹籠裝上衣物絲織品，便把和尚藏在裏面回來。包恢知道了，派人截住了他們，把竹籠放在公家府庫裏，過了十天，小吏報告説

矣。"又姑死者假子婦棺以斂，家貧不能償，婦訴于恢，恢怒，買一棺，給其婦卧棺中以試，就掩而葬之。改湖南轉運使，罷。

竹籠裏面發臭外面都聞得到，包恢下令沉到江裏去，告訴那兒子説："替你除掉這個禍害了。"又有婆婆死了借兒媳的棺材入葬的，家裏窮還不起，兒媳向包恢告狀，包恢很生氣，買了一具棺材，騙那兒媳躺到棺中試試，便蓋上棺材把她活埋了。改任湖南轉運使，罷免。

景定初，拜大理卿、樞密都承旨兼侍講，權禮部侍郎，尋爲中書舍人。林希逸奏恢守法奉公，其心如水。權刑部侍郎，進華文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兼發運。豪有奪民包舉田寄公租誣上者，恢上疏，指爲以小民祈天永命之一事，帝覽奏惻然，罪任事者，即歸民田。召赴闕，辭，改知紹興，又辭。度宗即位，召爲刑部尚書，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封南城縣侯。郊祀禮成，還，以資政殿學士致仕。

景定初年，拜任大理卿、樞密都承旨兼侍講，代理禮部侍郎，不久任中書舍人。林希逸上奏包恢守法奉公，他的内心像水一樣清明。代理刑部侍郎，進升華文閣直學士、平江府知府兼發運。有一個豪强搶奪了百姓所有的田地挂名公家田租欺騙官府，包恢上疏，指出這是因老百姓祈求上天長命的事情中的一件，皇帝看了奏章很同情，怪罪辦事的人，馬上就歸還給百姓田地。徵召進京，推辭，改任紹興知府，又推辭。度宗即位，徵召擔任刑部尚書，進升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封南城縣侯。郊祀典禮完畢，回來，以資政殿學士退休。

恢歷仕所至，破豪猾，去奸吏，治蠱獄，課盆鹽，理銀欠，政聲赫然。嘗因輪對曰："此臣心惻隱所以深切爲陛下告者，陛下惻隱之心如天地日月，其閉而食之者曰近習、曰外戚耳。"參知政事董槐見而嘆曰："吾等有慚色矣。"他日講官因稱恢疏剴切，願容納。理宗欣然曰："其言甚直，朕何嘗怒直言！"經筵奏對，誠實懇惻，至身心之要，未嘗不從容諄至。度宗至比恢爲程顥、程頤。恢侍其父疾，滌溷拚除之役不命僮僕。年八十有七，臨終，舉盧懷慎卧簀窮約事戒諸子斂以深衣，作書别親戚而後卒，有光隕其地。遺表聞，帝輟朝，贈少保，謚文肅，賻銀絹五百。

包恢歷次任職所到之處，打擊不法豪强，鏟除奸猾小吏，整治邪術惑衆的案件，徵收盆鹽之税，處理拖欠銀款，政績顯赫。曾經藉輪次應對説："這就是爲臣内心隱痛所以要深刻懇切地向陛下報告的原因，陛下的同情心就像天地日月，那些閉塞它蠶食它的人就叫作身邊親信、就叫作外戚罷了。"參知政事董槐看見後感嘆道："我們這些人該羞愧臉紅了。"有一天講官就説包恢的疏章切實，希望加以寬容接納。理宗很高興地説："他的意見很正直，我什麽時候因直言生氣過！"在講席上奏答，誠懇悲痛，至於身心的關鍵，未曾不從容不迫教誨備至的。度宗甚至將包恢比作程顥、程頤。包恢服侍他生病的父親，盥洗掃除的差事不叫僕人幹。年紀八十七歲，臨終時，例舉盧懷慎躺在竹席上一再約定的事情告誡兒子們用家居所穿的衣服殯殮他，寫下書信告别親戚之後去世，有一道光芒在那地方隕落。臨終表文奏上，皇帝停止視朝聽政，追贈少保，謚號文肅，賜給助喪銀絹五百。

常挺

常挺字方叔，福州人。嘉熙二年

常挺字方叔，福州人。嘉熙二年進士。歷任

進士。歷官爲太學録，召試館職，遷秘書省正字兼莊文府教授，升校書郎。輪對，乞以李若水配享高宗。改秘書郎兼考功郎官，出知衢州，拜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説書。疏言邊閫三事：曰辟實才，曰奏實功，曰招實兵。朝廷二事：曰選良吏，曰擢正人。又言："願陛下深思宏遠之規模，奮發清明之志氣，立綱陳紀必爲萬世之法程，昭德塞違以示百官之憲度。"遷太常少卿兼國子司業，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兼直舍人院。遷起居郎，權工部侍郎兼直學士院。遷工部侍郎、給事中。右諫議大夫陳堯道論罷。以寶章閣直學士知漳州，改知泉州，權兵部尚書兼侍讀，權禮部尚書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進《帝學發題》，遷吏部尚書。咸淳三年，授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封合沙郡公，拜參知政事。四年，致仕，尋卒，贈少保。

官職爲太學録，徵召試任館職，升遷秘書省正字兼莊文府教授，升任校書郎。輪值上殿策對時政利弊，請求將李若水陪祭高宗。改任秘書郎兼考功郎官，出朝任衢州知州，拜授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説書。上疏論説邊疆帥府三件事：叫作辟舉有真才的人，叫作稟奏實際的功勞，叫作招募有用的軍隊。朝廷兩件事：叫作選擇好官，叫作提拔正直的人。又説："希望陛下深刻思考宏偉遠大的格局，振奮清明的志氣，樹立綱紀必定成爲萬代的法規，昭明仁德杜絶邪惡來表明百官的法度。"升遷太常少卿兼國子司業，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兼直舍人院。升遷起居郎，代理工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升遷工部侍郎、給事中。右諫議大夫陳堯道彈劾罷免。以寶章閣直學士爲漳州知州，改爲泉州知州，代理兵部尚書兼侍讀，代理禮部尚書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進獻《帝學發題》，升遷吏部尚書。咸淳三年，授任同知樞密院事兼代理參知政事，封合沙郡公，拜授參知政事。四年，退休，不久去世，追贈少保。

陳宗禮

陳宗禮字立之。少貧力學，袁甫爲江東提點刑獄，宗禮往問學焉。淳祐四年，舉進士。調邵武軍判官，入爲國子正，遷太學博士、國子監丞，轉秘書省著作佐郎。入對，言火不循軌。帝以星變爲憂，宗禮曰："上天示戒，在陛下修德布政以回天意。"又曰："天下方事於利欲之中，士大夫奔競趨利，惟至公可以遏之。"兼考功郎官，兼國史實録院校勘，兼景獻府教授，升著作郎，遷尚左郎官兼右司。時丁大全擅國柄，以言爲諱。宗禮嘆曰："此可一日居乎！"陛對，言："願爲宗社大計，毋但爲倉廩府庫之小計；願得天下四海之心，毋但得左右便嬖戚畹之心；願寄腹心於忠良，毋但寄耳目於卑近；願四通八達

陳宗禮字立之。年輕時家貧刻苦讀書，袁甫任江東提點刑獄，陳宗禮前往向他討教學問。淳祐四年，考中進士。調任邵武軍判官，進京擔任國子正，升遷太學博士、國子監丞，升遷秘書省著作佐郎。入朝奏對，説火星不遵循軌道。皇帝因星相變異感到擔心，陳宗禮説："老天顯示警告，全在於陛下修明仁德施行政教來挽回天意。"又説："天下正在利欲之中行動，士大夫奔走逐利，祇有大公無私纔能够阻止這種現象。"兼考功郎官，兼國史實録院校勘，兼景獻府教授，升任著作郎，遷尚左郎官兼右司。當時丁大全把持國家政權，忌諱進諫。陳宗禮嘆道："這還能待得住一天嗎！"入朝奏對，説："希望考慮宗廟社稷這些大的方面，不要光考慮糧倉府庫這些小的方面；希望收服天下四海的民心，不要光收服身邊寵臣外戚的心；希望對忠良寄托重任，不要光讓卑順的近臣充當耳目；希望四面開放來招攬君

以來正人，毋但旁蹊曲徑類引貪濁。”拜太常少卿，以直寶謨閣、廣東提點刑獄進直煥章閣，遷秘書監。以監察御史虞虙言追兩官，送永州居住。

景定四年，拜侍御史，直龍圖閣、淮西轉運判官，遷刑部尚書。以起居舍人曹孝慶言罷。度宗即位，兼侍講，拜殿中侍御史。疏言：“恭儉之德自上躬始，清白之規自宮禁始，左右之言利者必斥，蹊隧之私獻者必誅。”以《詩》進講，因奏：“帝王舉動，無微不顯，古人所以貴於慎獨也。”權禮部侍郎兼給事中。進讀《孝宗聖訓》，因奏：“安危治亂，常起於一念慮之間，念慮少差，禍亂隨見。天下之亂未有不起於微而成於著。”又言：“不以私意害公法，乃國家之福。”帝曰：“孝宗家法，惟賞善罰惡爲尤謹。”宗禮言：“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堯舜不能治天下，信不可不謹也。”

遷禮部侍郎，尋權禮部尚書，乞奉祠，帝曰：“豈朕不足與有爲耶?”以華文閣直學士知隆興府，再辭，依舊職與待次差遣。逾年，依舊職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加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尋兼權參知政事。疏奏：“國所以立，曰天命人心。因其警而加敬畏，天命未有不可回也；因其未墜而加綏定，人心未嘗不可回也。”卒官，遺表上，贈開府儀同三司、盱江郡侯，謚文定。所著有《寄懷斐稿》、《曲轅散木集》、《兩朝奏議》、《經筵講義》、《經史明辨》、《經史管見》、《人物論》。

常楙

常楙字長孺，顯謨閣直學士同之曾孫。入太學。淳祐七年，舉進士。

子，不要衹是歪門邪道地呼引貪污之輩。”拜授太常少卿，以直寶謨閣、廣東提點刑獄進升直煥章閣，升遷秘書監。因監察御史虞虙彈劾追削兩級官階，送往永州居住。

景定四年，拜授侍御史，直龍圖閣、淮西轉運判官，升遷刑部尚書。因起居舍人曹孝慶彈劾罷免。度宗即位，兼侍講，拜殿中侍御史。上疏說：“恭敬勤儉的道德從皇上本身開始，廉潔的規矩從皇宮裏面開始，身邊提到謀利的人一定斥逐，暗地裏私自進獻的人一定殺掉。”用《詩經》進呈侍講，就稟奏：“帝王的一舉一動没有一處細小的地方不被人知道的，這就是古代的人非常重視在獨處的時候小心謹慎的緣故。”代理禮部侍郎兼給事中。進呈侍讀《孝宗聖訓》，便稟奏：“安危治亂，常常在動一動念頭的瞬間發生，念頭稍微有點偏差，禍亂隨即出現。天下的禍亂没有不是從細微的地方引起然後在顯著的時候形成的。”又說：“不因私心妨礙公家法令，這纔是國家的福分。”皇帝說：“孝宗的國法，衹有獎善罰惡是尤其謹慎的。”陳宗禮說：“有了功勞不獎賞，有了罪過不懲罰，即使是唐堯虞舜也不能够治理天下，確實是不能够不加謹慎的。”

升遷禮部侍郎，隨即代理禮部尚書，請求做宫觀官，皇帝說：“難道是我不值得一起有所作爲嗎?”以華文閣直學士爲隆興府知府，再次推辭，依舊職讓他待缺差遣。過了一年，依舊職任廣東經略安撫使兼廣州知州，加官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不久兼代理參知政事。上疏稟奏：“國家所用來樹立的，叫作天命民心。按照它的警告來加以敬畏，天命没有不能够挽回的；趁着它還没有喪敗的時候加以安定，民心是未嘗不能够回轉的。”在任上去世，臨終表文奏上，追贈開府儀同三司、盱江郡侯，謚號文定。所著述的有《寄懷斐稿》、《曲轅散木集》、《兩朝奏議》、《經筵講義》、《經史明辨》、《經史管見》、《人物論》。

常楙字長孺，是顯謨閣直學士常同的曾孫。進太學。淳祐七年，考中進士。調任常熟縣尉。

調常熟尉。公廉自持，不畏强禦，部使者交薦之。調婺州推官。疏决滯訟，以剸繁裁劇稱。臨安府尹馬光祖又薦於朝，辟差平江府百萬倉檢察，不受和糴事例，戢吏卒苛取。發運使趙與簋兼提點刑獄，屬楙檢覆，雪無錫翟氏冤獄。監江淮茶鹽所蕪湖局，不受商税贏，光祖益敬之。改知嘉定縣。歲大水，勸分和糴，按籍均敷。發運使王爚、提點刑獄孫子秀俱特薦于朝，簽書臨安府判官，不爲權勢撓。有爲淮東提舉常平，辟楙提管，楙知其不可與共事，笑而却之。未幾，政府强楙行，遂拂衣去，朝野高之。主管城南厢，聽訟嚴明，豪右益憚之。都城火後，瓦礫充斥，差民船徙運，在籍者百五十家，惟二十有五家應役，餘率爲勢要宦官所庇。楙悉追之，不服者杖其人，械于他所，無不聽命。又力拒户部科買。葉夢鼎、陳昉深期獎焉。添差臨安通判。朝命鞫封樁庫吏范成獄，不肯承廟堂風旨，無辜者悉出之。

公正廉潔自我克制，不畏懼强暴逞勢的人，監司交相薦舉他。調任婺州推官。清理積滯案件，因裁斷極其繁重的事務聞名。臨安府尹馬光祖又向朝廷推薦，辟舉派爲平江府百萬倉檢察，不接受議價購糧的慣例所得，禁止吏卒苛刻索求。發運使趙與簋兼提點刑獄，囑咐常楙檢核，昭雪無錫翟氏的冤案。監江淮茶鹽所蕪湖局，不接受商税盈利，馬光祖越加敬重他。改爲嘉定縣知縣。這年發大水，勸説人們互濟議價購糧，按照户籍平均攤派。發運使王爚、提點刑獄孫子秀全都向朝廷作了特別推薦，簽書臨安府判官，不受權勢的干擾。有人任淮東提舉常平，辟舉常楙提管，常楙知道那人不能够同他共事，笑着拒絕了他。没多久，政事堂强令常楙前往，於是奮然離去，朝廷和民間之人都很推重他。主管城南厢，判案嚴明，豪强大族益發害怕他。京城失火以後，碎瓦到處都是，派民船搬運，登記在籍的有一百五十家，衹有二十五家服役，其餘大多被有權勢的宦官所庇護。常楙對他們全都加以催促，不服從的就杖打那些人，帶上刑具拘禁在其他地方，没有不聽從命令的。又堅決抵制户部的攤派配買。葉夢鼎、陳昉對他極爲期許誇獎。編外差遣爲臨安通判。朝廷命令他審訊封樁庫小吏范成一案，不肯順從朝廷勸示的旨意，把無罪的人全部釋放。

知廣德軍。郡有水災，發社倉粟以活饑民，官吏難之，楙先發而後請專命之罪。置慈幼局，立先賢祠。故事，郡守秋苗例可得米千石，乃以代屬縣償大農綱欠。拜監察御史，知無不言。嘗論天變及賈似道家争田事，論繼皇子竑嗣，觸度宗怒，遷司農卿，尋爲兩浙轉運使。禁戢吏奸，不以急符督常賦。海鹽歲爲鹹潮害稼，楙請于朝，捐金發粟，復輟己帑，大加修築新塘三千六百二十五丈，名曰海晏塘。是秋，風濤大作，塘不浸者尺許，民得奠居，歲復告稔，邑人德之。

任廣德軍知軍。州裏發生水災，拿出社倉糧食來救活飢餓的百姓，官吏感到爲難，常楙先散發然後請求問自己擅自作主的罪。設置慈幼局，建立先賢祠。舊例，知州秋税照例可以得到米一千石，就用它代替所轄縣償付拖欠司農寺的租税。拜授監察御史，知無不言。曾經論説天相變異以及賈似道家争奪田地的事，評論給皇子趙竑立嗣傳宗，觸怒度宗，遷爲司農卿，不久任兩浙轉運使。禁止小吏做壞事，不用緊急命令督收平常的賦税。海鹽縣每年遭受鹹潮危害農作物，常楙向朝廷請求，捐錢放糧，又停領自己俸禄，大規模地修築新塘三千六百二十五丈長，命名作海晏塘。這年秋天，風濤很猛烈，海塘没被淹没的衹有一尺左右，百姓得以安居，年成又告豐收，縣人很感戴他。

遷户部侍郎。受四方民詞，務通下情。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刑部侍郎。極論檢覆之敝。上進故事，首論雷雪非時之變，帝意不悦。丐祠，不許，以集英殿修撰知平江。值旱。故事，郡守合得緡錢十五萬，悉以爲民食、軍餉助。蠲苗九萬、税十三萬、版帳十六萬，又蠲新苗二萬八千，大寬公私之力。飛蝗幾及境，疾風飄入太湖。節浮費，修府庫。既代，有送還事例，自給吏卒外，餘金萬楮，楙悉不受。吏驚曰："人言常侍郎不愛錢，果然。"改浙東安撫使。值水災，捐萬楮以振之，復請糴于朝，得米萬石，蠲新苗三萬八千。又以諸暨被水尤甚，給二萬楮付縣折運，民食不至乏絶。民各祀于家。兩浙及會稽、山陰死者暴露與貧而無以爲殮者，乃以十萬楮置普惠庫，取息造棺以給之。尋以刑部侍郎召。申明期赦叙改法，與廟堂争可否，辨僞關獄，救八倉虧欠免死罪，平反天井巷殺人獄，全活者甚衆。兼給事中，封還隆國夫人從子黄進觀察使録黄。帝怒，似道以御書令委曲書行，楙迄不奉命。以寶章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宫。

升遷户部侍郎。接受四方百姓的投訴，致力於通達民情。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刑部侍郎。極力論説檢查復核的弊端。進呈舊例，首先論説打雷下雪反常的變化，皇帝心裏不高興。請求擔任祠禄官，不准許，以集英殿修撰爲平江知府。適逢天旱。舊例，知府應得緡錢十五萬，全部用來充作百姓糧食、軍隊糧餉的補助。蠲免苗錢九萬、税十三萬、版帳錢十六萬，又蠲免新苗錢二萬八千，大大减輕了公私兩方面的負擔。蝗蟲幾乎要飛到府境，一陣强風把它們吹進了太湖。節省不必要的費用，維修府庫。卸任以後，有送别的慣例，自己發給吏卒以外，其餘紙幣錢一萬，常楙全都不要。小吏驚嘆道："人們説常侍郎不愛錢，確實如此。"改爲浙東安撫使。適逢水災，捐獻一萬紙幣來賑救，又向朝廷請求買米，得到了大米一萬石，蠲免新苗錢三萬八千。又因諸暨遭受水災尤其嚴重，提供二萬紙幣交給縣裏折换運糧，百姓的糧食不至於匱絶。百姓各自在家中祭祀他。兩浙以及會稽、山陰暴露的死尸連同貧窮而没有辦法入殮的，就用十萬紙幣設置普惠庫，收取利息造棺材來提供給他們。不久以刑部侍郎徵召。申述定期大赦叙用改官規定，跟朝廷争執其可行與否，判明僞造紙幣案件，援救虧欠的八倉官員免去死罪，平反天井巷殺人一案，救活的人很多。兼給事中，緘封退回隆國夫人侄子黄進觀察使的任命詔書。皇帝生氣了，賈似道用皇帝親筆批示命令簽發放行，常楙最終不肯接受命令。以寶章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宫。

德祐元年，拜吏部尚書，以老病辭，累詔不許，專官趣行甚峻。楙入見，首言"霅川之變，非其本心，置之死，過矣，不與立後，又過矣。巴陵帝王之胄，生不得正命，死不得血食，沉冤幽憤，鬱結四五十年之久，不爲妖爲札於冥冥中者幾希。願陛下勿摇浮議，特發神斷，宗社幸甚"。於是詔國史院討論典故以聞。明堂禮成，進端明殿學士、提領户部財用，

德祐元年，拜授吏部尚書，因年老有病推辭，屢次詔令不准許，專門派官員催促動身非常嚴刻。常楙進殿覲見，首先説"霅川之變，不是他的本意，把他置於死地，太過分了，爲給他立嗣，又過分了。巴陵是帝王的後裔，生前不能够壽終正寢，死後得不到祭祀，積久的冤屈悲憤，鬱結有四五十年那麽久，不在冥冥之中作怪作祟的情况幾乎很少見。希望陛下不要被没有根據的議論所左右，毅然作出明智的裁决，國家就幸運得很了"。在這時詔令國史院討論典制來報告給

特與執政恩數。楙以國步方艱，非臣子貪榮之時，力辭恩數。與廟堂議事不合，以疾謁告。二年春，拜參知政事，爲夏士林繳駁，拜疏出關，後六年卒。

皇帝知道。明堂祭典完畢，進升端明殿學士、提領户部財用，特别給予執政官的恩典待遇。常楙因國家正舉步艱難，不是臣子貪圖榮禄的時候，堅決推辭恩典。同朝廷商議事情意見不一致，因病請假。二年春天，拜授參知政事，被夏士林駁回，遞上疏章出了京城，六年後去世。

家鉉翁

家鉉翁，眉州人。以蔭補官。累官知常州，政譽翕然。遷浙東提點刑獄，入爲大理少卿，直華文閣，以秘閣修撰充紹興府長史，遷樞密都丞旨，知建寧府兼福建轉運副使，權户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遷户部侍郎，權侍右侍郎，仍兼樞密都丞旨。賜進士出身，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家鉉翁，眉州人。因恩蔭補官。累積任官爲常州知州，政聲很盛。升遷浙東提點刑獄，進京擔任大理少卿，直華文閣，以秘閣修撰充任紹興府長史，升遷樞密都丞旨，任建寧府知府兼福建轉運副使，代理户部侍郎兼臨安府知府、浙西安撫使，升遷户部侍郎，代理侍右侍郎，仍兼樞密都承旨。賜予進士出身，拜授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大元兵次近郊，丞相吴堅、賈餘慶檄告天下守令以城降，鉉翁獨不署。元帥遣使至，欲加縛，鉉翁曰："中書省無縛執政之理。"堅奉表祈請于大元，以鉉翁介之，禮成不得命，留館中。聞宋亡，旦夕哭泣不食飲者數月。大元以其節高欲尊官之，以示南服。鉉翁義不二君，辭無詭對。宋三宫北遷，鉉翁再率故臣迎謁，伏地流涕，頓首謝奉使無狀，不能感動上衷，無以保存其國。見者莫不嘆息。文天祥女弟坐兄故，繫奚官，鉉翁傾橐中裝贖出之，以歸其兄璧。

元朝軍隊進駐近郊，丞相吴堅、賈餘慶傳檄告諭天下知州縣令率城投降，家鉉翁偏偏不肯簽署。元帥派使臣前來，想要捆綁他，家鉉翁説："中書省没有捆綁執政官的道理。"吴堅向大元獻表請求，讓家鉉翁爲他傳話，典禮結束没有完成使命，滯留在客館裏。聽説宋朝滅亡，從早哭到晚不吃不喝這樣過了幾個月。大元因他氣節高尚想讓他做高官，來表示南方人臣服了。家鉉翁守義氣不事奉第二個君主，説話當中没有似是而非的回答。宋朝三宫往北來，家鉉翁兩次帶領舊臣迎接拜見，伏在地上流下眼淚，叩頭謝罪因爲奉命出使没有成績，不能够打動大元皇帝的内心，没有辦法來保存他的國家。看見的人没有不嘆息的。文天祥的妹妹因兄長的緣故被問罪，關在養馬官那兒，家鉉翁將袋子中的衣物全部拿出來贖出了她，把她送還給她的哥哥文璧。

鉉翁狀貌奇偉，身長七尺，被服儼雅。其學邃於《春秋》，自號則堂。改館河間，乃以《春秋》教授弟子，數爲諸生談宋故事及宋興亡之故，或流涕太息。大元成宗皇帝即位，放還，賜號"處士"，錫賚金幣，皆辭不受。又數年以壽終。

家鉉翁樣子生得非常高大，身高七尺，衣服穿得很莊重整齊。他的學問對於《春秋》研究很深，自號則堂。改在河間設學館，就用《春秋》教授門徒，幾次給衆儒生講談宋朝舊事以及宋朝興亡的原因，有時流淚長嘆。大元成宗皇帝即位，放他回家，賜予"處士"稱號，賞賜金幣，全都推辭不接受。又過了幾年因年老去世。

李庭芝

李庭芝字祥甫。其先汴人，十二世同居，號"義門李氏"。後徙隨之應山縣。金亡，襄、漢被兵，又徙隨。然特以武顯。

庭芝生時，有芝產屋棟，鄉人聚觀，以爲生男祥也，遂以名之。少穎異，日能誦數千言，而智識恒出長老之上。王旻守隨，庭芝年十八，告其諸父曰："王公貪而不恤下，下多怨之，隨必亂，請徙家德安以避。"諸父勉强從之，未浹旬，旻果爲部曲挾之以叛，隨民死者甚衆。嘉熙末，江防甚急，庭芝得鄉舉不行，以策干荆帥孟珙請自效。珙善相人，且夜夢車騎稱李尚書謁己，明日庭芝至。珙見其魁偉，顧諸子曰："吾相人多，無如李生者，其名位當過我。"時四川有警，即以庭芝權施之建始縣。庭芝至，訓農治兵，選壯士雜官軍教之。期年，民皆知戰守，善馳逐，無事則植戈而耕，兵至則悉出而戰。夔帥下其法於所部行之。淳祐初始去，舉進士，中第。辟珙幕中，主管機宜文字。珙卒，遺表舉賈似道自代，而薦庭芝於似道。庭芝感珙知己，扶其柩葬之興國，即棄官歸，爲珙行三年喪。

李庭芝字祥甫。他的祖先是汴人，十二代一起居住，號稱"義門李氏"。後來遷到隨州的應山縣。金朝滅亡，襄、漢遭受戰争，又遷移隨州。不過祇是因武藝著稱。

李庭芝出生的時候，有靈芝長在房梁上，鄉人都聚攏觀看，認爲是生男孩兒的吉兆，於是就用來給他起名。年輕時聰明得很，每天能誦讀數千言，而且智慧識見常常高出年紀大的人。王旻爲隨州知州，李庭芝十八歲，告訴他的叔父說："王公貪婪而且不體恤百姓，百姓大多怨恨他，隨州肯定要動亂，請把家遷往德安避難。"叔父勉强聽從了他，没過十天，王旻果然被部下挾制而叛亂，隨州百姓死了很多。嘉熙末年，長江防衛非常緊張，李庭芝獲得鄉里舉薦不去，用策略求見荆安撫使孟珙自動請求效力。孟珙很會看人，并且夜裏夢到車馬前來聲稱李尚書拜見他自己，第二天李庭芝來到。孟珙看到他高大魁梧，回頭看着他各個兒子說："我看人看得多了，没有比得上李生的，他的名譽地位當會超過我。"當時四川有警報，就讓李庭芝代理施州建始縣。李庭芝到任後，訓導農民練兵，挑選勇士夾雜官兵教導他們。滿一年以後，百姓全都懂得打仗和守衛，善於騎馬，没有情況時就把武器放在一邊來種田，敵兵到了就全部出動打仗。夔州安撫使把他的方法下達到他所轄部隊中推行。淳祐初年纔離開，考進士，及第。辟舉到孟珙幕府，主管機宜文字。孟珙去世，臨終表文舉薦賈似道接替自己，又向賈似道推薦李庭芝。李庭芝因孟珙瞭解自己而感動，護送他的棺柩到興國安葬，馬上就放棄官職回家了，替孟珙守了三年喪。

似道鎮京湖，起爲制置司參議，移鎮兩淮，與似道議栅清河五河口，增淮南烽百二十。繼知濠州，復城荆山以備淮南。皆切中機會。開慶元年，似道宣撫京湖，留庭芝權揚州。尋以大兵在蜀，奏知峽州，以防蜀江口。朝廷以趙與𥲅爲淮南制置，李應庚爲參議官。應庚發兩路兵城南

賈似道鎮守京湖，起用李庭芝任制置司參議，改爲鎮守兩淮，同賈似道商議在清河五河口設置栅欄，增添淮南烽火一百二十處。接着任濠州知州，又在荆山築城來防禦淮南。全都切合形勢和時機。開慶元年，賈似道宣撫京湖，留下李庭芝代理揚州。不久因元朝軍隊在四川，奏報爲峽州知州，來防守蜀江口。朝廷派趙與𥲅任淮南制置使，李應庚任參議官。李應庚派出兩路部

城，大暑中暍死者數萬。李璮窺其無謀，奪漣水三城，渡淮奪南城。鄂兵解，庭芝丁母憂去。朝議擇守揚者，帝曰："無如李庭芝。"乃奪情主管兩淮制置司事。庭芝再破璮兵，殺璮將厲元帥，夷南城而歸。明年，復敗璮于蕎村，破東海、石圃等城。又明年，璮降，徙三城民於通、泰之間。又破蘄縣，殺守將。

隊駐守南城，酷暑當中熱死了幾萬人。李璮探知他缺乏謀略，奪取漣水三座城池，渡過淮河來搶南城。鄂州戰爭結束，李庭芝遭母喪離去。朝廷商議挑選揚州知州人選，皇帝說："没人比得上李庭芝。"便奪情起用主管兩淮制置司事務。李庭芝二次打敗李璮的軍隊，殺掉了李璮的將領厲元帥，平定南城以後回來了。第二年，又在蕎村打敗李璮，攻陷東海、石圃等城池。又過一年，李璮投降，將三城百姓遷移到通、泰中間。又攻破蘄縣，殺掉守將。

庭芝初至揚時，揚新遭火，廬舍盡毀。州賴鹽爲利，而亭户多亡去，公私蕭然。庭芝悉貸民負逋，假錢使爲屋，屋成又免其假錢，凡一歲，官民居皆具。鑿河四十里入金沙餘慶場，以省車運。兼浚他運河，放亭户負鹽二百餘萬。亭民無車運之勞，又得免所負，逃者皆來歸，鹽利大興。始，平山堂瞰揚城，大元兵至，則構望樓其上，張車弩以射城中。庭芝乃築大城包之，城中募汴南流民二萬人以實之，有詔命爲武鋭軍。又大修學，爲詩書、俎豆，與士行習射禮。郡中有水旱，即命發廪，不足則以私財振之。揚民德之如父母。劉槃自淮南入朝，帝問淮事，槃對曰："李庭芝老成謹重，軍民安之。今邊塵不驚，百度具舉，皆陛下委任得人之效也。"

李庭芝起初到揚州時，揚州剛剛遭過火災，房屋全都燒毁。州裏靠鹽取利，但是鹽户大多逃亡，公私兩方都很凄慘。庭芝將百姓拖欠的賦税全部寬免，借錢讓他們蓋房子，房子建成又免掉那些貸款，總共一年，官民的房屋全都蓋齊。開鑿河道四十里進入金沙餘慶場，來節省車輛運輸。兼及疏浚其他運河，放免鹽户拖欠鹽税二百多萬。鹽民没有車輛運輸的勞役，又能免除所欠，逃亡的人都返回了，鹽業很興旺。開始，平山堂俯瞰揚城，大元軍隊到了，就在那上面建造瞭望樓，張設車弩來向城中射箭。庭芝就修築大城包圍它，城中招募汴南流亡百姓二萬人來充實它，有詔書命名叫武鋭軍。又大規模地興修學校，誦讀詩書，舉行祭祀，同士人操練射禮。州中發生水災旱災，馬上就下令開倉，不够就用自己家財救濟他們。揚州百姓感戴他就像對父母一樣。劉槃從淮南進京朝見，皇帝詢問淮地情况，劉槃回答説："李庭芝老練謹慎，軍民都安定。現在邊境没有警報，百事振興，這都是陛下任人得當的結果啊。"

咸淳五年，北兵圍襄陽急，夏貴入援，大敗虎尾州；范文虎總諸兵再入，又敗，文虎以輕舠遁，兵亂，士卒溺漢水死者甚衆。冬，命庭芝以京湖制置大使督師援襄陽。文虎聞庭芝至，貽書似道曰："吾將兵數萬入襄陽，一戰可平，但無使聽命於京閫，事成則功歸恩相矣。"似道喜，即除文虎福州觀察使，其兵從中制之。

咸淳五年，北方軍隊圍攻襄陽很猛烈，夏貴進兵援救，在虎尾州打了大敗仗；范文虎統領衆軍再次進發，又失敗，范文虎乘着小船逃走，軍隊混亂，士兵掉在漢水裏淹死的有很多。冬天，命令李庭芝以京湖制置大使統領軍隊援救襄陽。范文虎聽説李庭芝到了，寫信給賈似道説："我領兵幾萬人進襄陽，打一仗就能平定，衹是不要讓我聽京帥的指揮，事情成功那麽功勞就歸恩相您了。"賈似道很高興，馬上就拜授范文虎福州

文虎日携美妾，走馬擊球軍中爲樂。庭芝屢欲進兵，曰："吾取旨未至也。"明年六月，漢水溢，文虎不得已始一出師，未至鹿門，中道遁去。庭芝數自劾請代，不允，竟失襄陽。陳宜中請誅文虎，似道芘之，止降一官知安慶府，而貶庭芝及部將蘇劉義、范友信廣南。庭芝罷居京口。

觀察使，他的軍隊從中節制他們。范文虎每天帶着美貌的侍妾，在軍中馳馬擊球作樂。李庭芝幾次想要進兵，回答說："我求取聖旨還没回來呢。"第二年六月，漢水上漲，范文虎不得已纔開始出一次兵，還没到鹿門，半路逃走。李庭芝幾次彈劾自己請求替换，不准許，最終失陷襄陽。陳宜中請求殺掉范文虎，賈似道庇護他，衹降一級官階爲安慶府知府，却把李庭芝以及部將蘇劉義、范友信貶到廣南。李庭芝罷職住在京口。

未幾，大元兵圍揚州，制置印應雷暴死，即起庭芝制置兩淮。庭芝請分淮西夏貴，而已得專力淮東，從之。十年，築清河口，詔以爲清河軍。十二月，大元兵破鄂，詔天下勤王，庭芝首遣兵爲諸道倡。德祐元年春，似道兵潰蕪湖，沿江諸郡或降或遁，無一人能守者。庭芝率所部郡縣城守。有李虎者持招降榜入揚州，庭芝誅虎，焚其榜。總制張俊出戰，持孟之縉書來招降，庭芝焚書，梟俊五人於市。而日調苗再成戰其南，許文德戰其北，姜才、施忠戰其中。時出金帛牛酒燕犒將士，人人爲之死鬥。朝廷亦以督府金勞之，加庭芝參知政事。七月，以知樞密院事徵入朝，徙夏貴知揚州，貴不至，事遂已。

没多久，大元軍隊包圍揚州，制置使印應雷突然死了，就起用李庭芝制置兩淮。李庭芝請求把淮西分派給夏貴，而自己可以專門守淮東，聽從了他。十年，修築清河口，詔令把他們充作清河軍。十二月，大元軍隊攻陷鄂州，詔令天下出兵救援王朝，李庭芝首先派兵作爲各路的倡導。德祐元年春天，賈似道的軍隊在蕪湖潰敗，沿江各州有的投降有的逃跑，没有一個人能守得住。李庭芝率領所轄州縣據城守衛。有個叫李虎的人拿着招降榜進了揚州，李庭芝殺掉了李虎，燒掉了那張榜。總制官張俊出城作戰，拿着孟之縉的信來招降，李庭芝燒掉了信，在市中砍了張俊等五人的腦袋。并且每天調派苗再成在城南作戰，許文德在北面作戰，姜才、施忠在中間作戰。常常拿出金帛牛酒設宴犒勞官兵，人人都爲他拼死戰鬥。朝廷也用督府的錢犒勞他們，加任李庭芝參知政事。七月，以知樞密院事徵召進京，調夏貴爲揚州知州，夏貴不來，事情便作罷。

十月，大元丞相伯顏入臨安，留元帥阿术軍鎮江以遏淮兵。阿术攻揚久不拔，乃築長圍困之。冬，城中食盡，死者滿道。明年二月，饑益甚，赴濠水死者日數百，道有死者，衆爭割啖之立盡。宋亡，謝太后及瀛國公爲詔諭之降，庭芝登城曰："奉詔守城，未聞有詔諭降也。"已而兩宫入朝，至瓜洲，復詔庭芝曰："比詔卿納款，日久未報，豈未悉吾意，尚欲固圉邪？今吾與嗣君既已臣伏，卿尚

十月，大元丞相伯顏進入臨安，留下元帥阿术駐軍在鎮江來阻絶淮軍。阿术攻打揚州很長時間攻不下，便築起很長的包圍圈困住它。冬天，城中糧食吃光，死的人滿街都是。第二年二月，饑荒更加嚴重，投護城河自殺的人每天有幾百個，半路上有死了的人，大家搶着割他的肉吃，一會兒就吃光了。宋朝滅亡，謝太后以及瀛國公下詔指示他投降，李庭芝登上城墙說："奉詔守城，没有聽説過投降的指令。"不久以後兩宫進京，到了瓜洲，又下詔給李庭芝說："最近詔令你歸順，時間很長了還没有答覆，難道是没有完

爲誰守之？”庭芝不答，命發弩射使者，斃一人，餘皆退去。姜才出兵奪兩官，不克，復閉城守。三月，夏貴以淮西降，阿术驅降兵至城下以示之，旌旗蔽野，幕客有以言覘庭芝者，庭芝曰：“吾惟一死而已。”阿术使者持詔來招降，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詔陴上。已而知淮安州許文德、知盱眙軍張思聰、知泗州劉興祖皆以糧盡降。庭芝猶括民間粟以給兵，粟盡，令官人出粟，粟又盡，令將校出粟，雜牛皮、麴糵以給之。兵有烹子而食者，猶日出苦戰。七月，阿术請赦庭芝焚詔之罪，使之降，有詔從之。庭芝亦不納。是月，益王遣使以少保、左丞相召庭芝，庭芝以朱焕守揚，與姜才將兵七千人東入海，至泰州，阿术將兵追圍之。朱焕既以城降，驅庭芝將士妻子至泰州城下，陴將孫貴、胡惟孝等開門降。庭芝聞變，赴蓮池，水淺不得死。被執至揚州，朱焕請曰：“揚自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爲，不殺之何俟？”於是斬之。死之日，揚之民皆泣下。

全瞭解我的用意，還想要堅守牢獄一樣的城池嗎？現在我同繼位的國君既然都已經稱臣順服，你還替誰守城呢？”李庭芝不回答，下令開弓射使者，射死一人，其餘的都退走。姜才出兵搶奪兩宫，没成功，又關上城門防守。三月，夏貴在淮西投降，阿术驅趕降兵來到城下讓他看，旌旗蔽野，幕客中有用話試探李庭芝的，李庭芝說：“我衹有一死而已。”阿术派人拿着詔書來招降，李庭芝打開營門放進使者，砍了他，在城墻上燒掉詔書。不久淮安州知州許文德、盱眙軍知軍張思聰、泗州知州劉興祖都因爲糧食吃光投降。李庭芝還是在民間搜求糧食來供給軍隊，穀米没了，命令官員拿出糧食，穀米又吃光，命令將官拿出糧食，攙雜牛皮、酒糟來供給他們。士兵當中有把兒子蒸熟了吃的，還是天天出城苦戰。七月，阿术請求赦免李庭芝焚燒詔書的罪過，讓他投降，降詔聽從了他。李庭芝還是不接受。這月，益王派使者以少保、左丞相召李庭芝，李庭芝派朱焕守衛揚州，同姜才領兵七千人往東面下海，到了泰州，阿术帶兵追擊包圍他們。朱焕率城投降以後，驅趕李庭芝將士的妻兒來到泰州城下，偏將孫貴、胡惟孝等人開門投降。李庭芝聽説情況有變，跳進荷花池，水淺没死成。被抓到揚州，朱焕請求説：“揚州自從打仗以來，堆積的尸骸到處都是，都是李庭芝同姜才造成的，不殺掉他們還等什麼？”於是就殺掉了他們。死的那天，揚州的百姓全都落了淚。

有宋應龍者爲泰州諮議官，泰守孫良臣之弟舜臣自軍中來説降，良臣召應龍與計，應龍極陳國家恩澤，君臣大義，請殺舜臣以戒持二心者，良臣不得已殺之。及泰州降，應龍夫婦自經死。提刑司諮議褚一正置司高郵，督戰被創，没水死。知興化縣胡拱辰，城破亦死。

有個叫宋應龍的人做泰州諮議官，泰州知州孫良臣的弟弟孫舜臣從軍中來勸降，孫良臣叫來宋應龍共同商量，宋應龍極力陳述國家恩情，君臣之間的道義，請求殺掉孫舜臣來警告懷有二心的人，孫良臣没辦法殺掉了他。等到泰州投降，宋應龍夫婦自縊身死。提刑司諮議官褚一正設置官署在高郵，督戰時受了傷，沉入水中淹死了。興化縣知縣胡拱辰，城被攻破時也死了。

論曰：楊棟學本伊、洛，而厄於權臣，速謗召尤，誰之過歟？姚希得藹然君子。包恢以嚴爲治，抑以衰世

論曰：楊棟的學問來源於伊、洛，却被權臣阻難，招致指責，是誰的過錯呢？姚希得是謙謙君子。包恢用嚴厲治政，是不是認爲衰落時代的

之民非可以縱弛待之耶？常挺、陳宗禮咸通濟，著聲望。常楙晚訟皇子竑事，光明正大，公義炳然。家鉉翁義不二君，足爲臣軌。李庭芝死於國難，其可憫哉！

百姓是不能够對他們放縱的呢？常挺、陳宗禮都很通達，有很高的聲望。常楙晚年昭雪皇子趙竑事件，光明正大，正義凜然。家鉉翁堅持道義不事奉兩個君主，足以成爲臣子的榜樣。李庭芝爲國家危難而死，那也值得哀憐啊！

宋史卷四百二十二

列傳第一百八十一

林勳　劉才邵　許忻　應孟明　曾三聘
徐僑　度正　程珌　牛大年　陳仲微
梁成大　李知孝

林勳

林勳，賀州人。政和五年進士，爲廣州教授。建炎三年八月，獻《本政書》十三篇，言："國家兵農之政，率因唐末之故。今農貧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是以饑民竄卒，類爲盜賊。宜仿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爲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紐錢穀，以爲十一之税。宋二税之數，視唐增至七倍。今本政之制，每十六夫爲一井，提封百里，爲三千四百井，率税米五萬一千斛、錢萬二千緡；每井賦二兵、馬一匹，率爲兵六千八百人、馬三千四百匹，歲取五之一以爲上番之額，以給征役。無事則又分爲四番，以直官府，以給守衛。是民凡三十五年而役使一遍也。悉上則歲食米萬九千餘斛，錢三千六百餘緡，無事則減四分之三，皆以一同之租税供之。匹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餘匹，綿三千四百斤。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所收視絹綿率倍之。行之十年，則民之口算，官之酒酤，與凡茶、鹽、香、

林勳，賀州人。政和五年進士，任廣州教授。建炎三年八月，進獻《本政書》十三篇，説："國家軍事農業政策，大概沿襲唐末的舊法。如今農人貧困而且大多失去了産業，軍隊驕横不能够使用，因此飢餓的百姓流竄的士兵，大都做了强盜。應該仿效古代的井田制度，讓百姓一個人占有田地五十畝，那些有餘田的人家，不能够買賣田地，那些没有田地和游手好閑從事商業的人，全都驅使他們歸屬農業，將耕地的剩餘收入，攙合上錢糧，用作十分之一的税。宋二税的數額，比唐代增加了七倍。如今農業的制度，每十六人成一井，總共百里，成三千四百井，收税米五萬一千斛、錢一萬二千緡；每井徵二名士兵、馬一匹，有士兵六千八百人、馬三千四百匹，每年取五分之一作爲輪番值勤的數額，用來供給服役。没有情况就分成四批，用他們替官府當值，來供給守衛。這樣百姓大凡三十五年纔服役一遍。如果如上，那麽每年吃米一萬九千多斛，錢三千六百多緡，没有情况時就減去四分之三，都用同樣租税收入供應他們。一名婦女的貢賦，是絹三尺，綿一兩。百里的縣，每年收取絹四千多匹，綿三千四百斤。不是産蠶的鄉就是布六尺、麻二兩，比較絹綿大概是一倍。這樣實行十年，百姓的人頭税，官府的專賣酒利，連同所有的茶、鹽、香、礬的專利，都可以放鬆來給百

攀之權，皆可弛以予民。”其説甚備。書奏，以勳爲桂州節度掌書記。

其後，勳又獻《比校書》二篇，大略謂：“桂州地東西六百里，南北五百里，以古尺計之，爲方百里之國四十，當墾田二百二十五萬二千八百頃，有田夫二百四萬八千，出米二十四萬八千斛，禄卿大夫以下四千人，禄兵三十萬人。今桂州墾田約萬四十二頃，丁二十一萬六千六百一十五，税錢萬五千餘緡，苗米五萬二百斛有奇，州縣官不滿百員，官兵五千一百人。蓋土地荒蕪而游手末作之人衆，是以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本政不修之故。”朱熹甚愛其書。東陽陳亮曰：“勳爲此書，考古驗今，思慮周密，可謂勤矣。世之爲井地之學者，孰有加於勳者乎？要必有英雄特起之君，用於一變之後，成順致利，則民不駭而可以善其後矣。”

姓。”他的說法很齊備。奏上後，任命林勳爲桂州節度掌書記。

以後，林勳又進獻《比校書》二篇，大略是說：“桂州地域東西六百里，南北五百里，用古尺衡量，是四十個面積百里的縣，應當墾田二百二十五萬二千八百頃，有農夫二百零四萬八千，産米二十四萬八千斛，給卿大夫以下四千人提供俸禄，養兵三十萬人。如今桂州墾田大約一萬零四十二頃，成年男子二十一萬六千六百一十五人，税錢一萬五千多緡，漕運米糧五萬二百餘斛，州縣官不足百名，官兵五千一百人。是因爲土地荒蕪而游手好閑從事商業的人多，因此地理資源大多没有利用，財政費用不够，全都是農業没有治理好的緣故。”朱熹非常喜歡他的文章。東陽陳亮説：“林勳寫此書，考證古代驗合現實，思慮周密，可以稱得上是勤奮了。世上研究井田之學的人，有誰能超得過林勳呢？一定要有非凡傑出的君主，在變動之後采用，形成順利局面，那麽百姓不受侵擾而且能够没有後患。”

劉才卲

劉才卲字美中，吉州廬陵人。其上世鶚，太宗召見，未及用而卒。嘗憤五季文辭卑弱，仿楊雄《法言》，著《法語》八十一篇行於世。才卲以大觀二年上舍釋褐，爲贛、汝二州教授，復爲湖北提舉學事管幹文字。宣和二年，中宏詞科，遷司農寺丞。靖康元年，遷校書郎。

劉才卲字美中，吉州廬陵人。祖先劉鶚，太宗召見，未等任用就去世。曾經憤慨五代文辭衰微，仿照楊雄《法言》，撰寫了《法語》八十一篇在世上流傳。劉才卲在大觀二年由上舍生授官，任贛、汝二州教授，又任湖北提舉學事管幹文字。宣和二年，考中宏詞科，升司農寺丞。靖康元年，升校書郎。

高宗即位，以親老歸侍，居閑十年。御史中丞廖剛薦之，召見，遷秘書丞，歷駕部員外郎，遷吏部員外郎，典侍右選事。先是，宗室注宫觀、岳廟，例須赴部，遠者或難於行。才卲言許經所屬以聞于部，依條注擬，行之而便。遷軍器監，既而遷起居舍人，未幾，爲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帝稱其能文，時宰忌之，出知漳州。即城東開渠十有四，爲閘與

高宗即位，因父母年老回家侍奉，閑居在家十年。御史中丞廖剛舉薦他，召見，升秘書丞，歷任駕部員外郎，升吏部員外郎，典侍右選事。此前，皇族登記候選宫觀、山寺，照例必須前往吏部，遠地有的人旅行困難。劉才卲提出允許通過所在地區向吏部報告，按照規定登記候選，推行以後很方便。升軍器監，然後升起居舍人，没多久，任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皇帝稱贊他擅長寫文章，當朝宰相忌恨他，出朝任漳州知州。在城東開鑿水渠十四條，設閘門和斗門來蓄水放

斗門以潴匯决，溉田數千畝，民甚德之。兩奉祠。紹興二十五年，召拜工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尋權吏部尚書。以疾請祠，加顯謨閣直學士。卒，贈通奉大夫。才邵氣和貌恭，方權臣用事之時，雍容遜避，以保名節。所著《檆溪居士集》行世。

水，灌溉田地幾千畝，百姓很感激他。兩次爲宫觀官。紹興二十五年，召入授工部侍郎兼直學士院，隨即權吏部尚書。因病請求爲宫觀官，加官顯謨閣直學士。去世，贈官通奉大夫。劉才邵温和謙恭，正值有權勢大臣當政的時候，温文謙遜退讓，以保持名節。所著述的《檆溪居士集》在世上流傳。

許忻

許忻，拱州人。宣和三年進士，高宗時，爲吏部員外郎，有旨引見。是時，金國使人張通古在館，忻上疏極論和議不便，曰：

臣兩蒙召見，擢寘文館，今兹復降睿旨引對。今見陛下於多故之時，欲采千慮一得之説以廣聰明，是臣圖報萬分之秋也，故敢竭愚而效忠。臣聞金使之來，陛下以祖宗陵寢廢祀，徽宗皇帝、顯肅皇后梓宫在遠，母后春秋已高，久闕晨昏之奉，淵聖皇帝與天族還歸無期，欲屈己以就和，遣使報聘。兹事體大，固已詔侍從、臺諫各具所見聞矣，不知侍從、臺諫皆以爲可乎？抑亦可否雜進，而陛下未有所擇乎？抑亦金已恭順，不復邀我以難行之禮乎？是數者，臣所不得而聞也。請試别白利害，爲陛下詳陳之。

夫金人始入寇也，固嘗云講和矣。靖康之初，約肅王至大河而返，已而挾之北行，訖無音耗。河朔千里，焚掠無遺，老稚係纍而死者億萬計，復破威勝、隆德等州。淵聖皇帝嘗降詔書，謂金人渝盟，必不可守。是歲又復深入，朝廷制置失宜，都城遂陷。敵情狡甚，懼我百萬之衆必以死争也，止我諸道勤王之師，

許忻，拱州人。宣和三年進士。高宗朝，任吏部員外郎，有聖旨引見。這時，金使者張通古正在客館，許忻上疏極力論説和議不合適，説道：

爲臣兩次蒙恩召見，提拔安置在文館，如今又降下聖旨召見問答。現在看見陛下在多事之際，想采納千慮一得之見來擴大視聽，這是臣希求能够報答萬一的時代，所以敢竭盡愚忠。臣聽説金使者前來，陛下因祖宗陵墓廢棄祭祀，徽宗皇帝、顯肅皇后棺柩在遠方，母后年事已高，長期中斷早晚的請安，淵聖皇帝同皇族的歸來没有定期，想要委屈自己來求得和議，派遣使者答報回訪。這件事關係很大，本來已經詔令侍從、臺諫各自將見聞上報，不知道侍從、臺諫認爲行嗎？抑或也是行與不行混雜呈進，而陛下還没有作出選擇呢？抑或也是金已經恭順，不再用難以執行的禮節苛求我們？這幾方面，是臣没能够聽説的。請求讓我試着另外説明利害，給陛下詳細地陳述。

金開始入侵時，原本是曾説過講和。靖康初年，約定肅王到大河就回來，事後却挾持着他往北方去，至今没有音訊。河朔千里，焚燒搶掠一空，老幼被拘囚致死的以億萬計，又攻陷威勝、隆德等州。淵聖皇帝曾經降下詔書，認爲金背棄盟約，必定守不住。當年又再深入，朝廷處置失當，京城於是陷落。敵人狡詐得很，害怕我百萬軍隊一定拼死相争，阻止我各路勤王的軍隊，又説講和。於是邀請淵聖皇帝到郊外，其次邀請

則又曰講和矣。乃邀淵聖出郊，次邀徽宗繼往，追取宗族，殆無虚日，傾竭府庫，靡有孑遺，公卿大臣類皆拘執，然後僞立張邦昌而去。則是金人所謂"講和"者，果可信乎？

徽宗接着前往，追逼帶走皇族，幾乎没有放鬆的時候，搶光府庫，没有一點剩餘，公卿大臣全都像被拘禁一樣，之後僞朝擁立張邦昌而離開。這就是金人所謂的"講和"，果真能相信嗎？

此已然之禍，陛下所親見。今徒以王倫繆悠之説，遂誘致金人責我以必不可行之禮，而陛下遂已屈己從之，臣是以不覺涕泗之横流也。而彼以"詔諭江南"爲名而來，則是飛尺書而下本朝，豈講和之謂哉？我躬受之，真爲臣妾矣。陛下方寢苫枕塊，其忍下穹廬之拜乎？臣竊料陛下必不忍爲也。萬一奉其詔令，則將變置吾之大臣，分部吾之諸將，邀求無厭，靡有窮極。當此之時，陛下欲從之則無以立國，不從之則復責我以違令，其何以自處乎？況犬羊之群，驚動我陵寢，戕毁我宗廟，劫遷我二帝，據守我祖宗之地，塗炭我祖宗之民，而又徽宗皇帝、顯肅皇后鑾輿不返，遂致萬國痛心，是謂不共戴天之仇。彼意我之必復此仇也，未嘗頃刻而忘圖我，豈一王倫能平哉？方王倫之爲此行也，雖閭巷之人，亦知其取笑外夷，爲國生事。今無故誘狂敵悖慢如此，若猶倚信其説而不寤，誠可慟哭。使賈誼復生，謂國有人乎哉，無人乎哉？

這些已經發生的災難，是陛下親眼看見的。如今僅僅因爲王倫謬妄無稽的説法，導致金人用肯定行不得的禮節來苛求我們，可是陛下就已經屈身聽從了他們，臣因此不禁涕淚俱下。但他們用"詔諭江南"的名義前來，這是發一紙書信就征服了我朝，難道説這是講和嗎？我們屈身接受這個，那真成臣妾了。陛下正睡草席枕土塊，難道甘心朝着異族的氈帳下拜嗎？臣推測陛下肯定不情願這樣做。萬一接到他們的詔令，那麽就將撤换我們的大臣，拆散我們的將領，貪求没有滿足，根本没有完了的時候。面對這種情況，陛下想要聽從他們就没有辦法立國，不聽從他們就又會以違背命令來責備我們，那將靠什麽來自處呢？何況犬羊之輩，騷擾祖陵，毁壞宗廟，劫持二帝，占領祖宗的地盤，摧殘祖宗的百姓，而且又加上徽宗皇帝、顯肅皇后鑾駕回不來，於是使得全國痛心，這就叫作不共戴天的仇恨。他們料想我們必定要報仇，未曾有片刻忘記掉對付我們，豈是一個王倫能够説服的？正當王倫這次動身前往，即使是民間百姓，也明白他這是被異族取笑，給國家惹出事端。如今無緣無故使狂妄的敵人這樣地傲慢無禮，如果仍舊信賴他的話而不罷休，那真值得痛哭一場。假使賈誼又活過來，他會説國家有人才呢，還是没有人才呢？

古之外夷，固有不得已而事之以皮幣、事之以珠玉、事之以犬馬者，曷嘗有受其詔，惟外夷之欲是從，如今日事哉！脱或包

古代的異族，原本是在没有辦法時纔拿毛皮繒帛、拿珍珠寶玉、拿名貴犬馬去送給他們的，但何曾有接受他們的詔書，衹要是異族的要求就答應，像今天這種情況的！如

羞忍恥，受其詔諭，而彼所以許我者不復如約，則徒受莫大之辱，貽萬世之譏；縱使如約，則是我今日所有土地，先拱手而奉外夷矣，祖宗在天之靈，以謂如何？徽宗皇帝、顯肅皇后不共戴天之仇，遂不可復也，豈不痛哉！陛下其審思之，斷非聖心所能安也。自金使入境以來，內外惶惑，儻或陛下終以王倫之説爲不妄，金人之詔爲可從，臣恐不惟墮外夷之奸計，而意外之虞，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此衆所共曉，陛下亦嘗慮及於此乎？

國家兩嘗敗外夷於淮甸，雖未能克復中原之地，而大江之南亦足支吾。軍聲粗震，國勢粗定，故金人因王倫之往復，遣使來嘗試朝廷。我若從其所請，正墮計中；不從其欲，且厚攜我之金幣而去，亦何適而非彼之利哉！爲今之計，獨有陛下幡然改慮，布告中外，以收人心，謂祖宗陵寢廢祀，徽宗皇帝、顯肅皇后梓宫在遠，母后、淵聖、宗枝族屬未還，故遣使迎請，冀遂南歸。今敵之來，邀朝廷以必不可從之禮，實王倫賣國之罪，當行誅責，以釋天下之疑。然後激厲諸將，謹捍邊陲，無墮敵計，進用忠正，黜遠奸邪，以振紀綱，以修政事，務爲實效，不事虛名，夕慮朝謀，以圖興復，庶乎可矣。

今金使雖已就館，謂當別議區處之宜。臣聞萬人所聚，必有公言。今在廷百執事之臣，與中外一心，皆以金人之詔爲不可從，公言如此，陛下獨不察乎？

果忍辱含耻，接受他們的詔諭，但他們所許諾的又不再遵守，白白地遭受莫大的侮辱，留下萬代的笑柄；即使守約，也是我們今天所擁有的土地，先拱手奉送給異族了，祖宗在天之靈，會認爲怎樣？徽宗皇帝、顯肅皇后不共戴天的深仇，就不能够報了，難道不讓人痛心嗎！陛下慎重考慮，肯定聖心不安。自從金使者進入國境以來，朝廷内外惶恐疑惑，如果陛下最後認爲王倫的説法不錯，金人的詔書是能答應，臣深怕不衹是中了異族邪惡的圈套，而且意料不到的後患，將會難以説清。這是大家全都明白的，陛下也曾考慮到這些嗎？

國家曾經兩次在淮甸打敗過異族，雖然未能收復中原，可是大江的南面也足够勉强支撑。軍威剛剛振奮，國家局勢大致穩定，所以金人以王倫的一去一回，派遣使者前來試探朝廷。我們如果聽從他們的請求，正好落入圈套；不答應他們的要求，將會帶着我們很多的金幣離開，這豈不是他們得好處！替今天考慮，惟有陛下完全改變想法，向中外宣告，收服民心，聲稱祖宗陵墓廢絶祭祀，徽宗皇帝、顯肅皇后棺柩在遠方，母后、淵聖、宗室皇族没有回來，所以派遣使者迎請，希望能够回到南方。現在敵人前來，以肯定不能接受的禮節來威脅朝廷，實在是王倫出賣國家的罪過，應當問罪處死，以解除天下人的疑慮。然後激勵衆將，謹慎地捍衛邊疆，不要落入敵人圈套，任用忠臣，斥逐邪惡之臣，振興綱紀，修整政務，務必求得實效，不謀取虚名，早晚考慮謀劃，謀求中興恢復，這樣纔行。

現在金使者雖然已經住進客館，我認爲應當另外商議對付的辦法。臣聽説一萬人集合在一起，定會產生公正輿論。如今在朝廷的百官，朝廷内外一心，都認爲金人的詔書是不能够答應的，大家的意見都這樣，陛下

若夫謂粘罕之已死，外夷內亂，契丹林牙復立，故今金主復與我平等語，是皆行詐款我師之計，非臣所敢知也。或者又謂金使在館，今稍恭順。如臣之所聞，又何其悖慢於前，而遽設恭順於後？敵情變詐百出，豈宜惟聽其甘言，遂忘備豫之深計，待其禍亂之已至，又無所及？此誠切於事情。今日之舉，存亡所繫，愚衷感發，不能自已，望鑒其惓惓之忠，特垂采納，更與三二大臣熟議其便，無貽異時之悔，社稷天下幸甚。

偏偏不加考慮嗎？如果認爲粘罕已死，異族內亂，契丹重新設立林牙官，所以現在金主又要同我們平等和談，這些都是欺騙麻痹我軍的詭計，不是爲臣所敢知道的。有的人又認爲金使者住在客館，現在稍加恭敬。如果是爲臣所聽到的那樣，又爲何在先前傲慢無禮，可是到後來又立刻做出恭順的樣子呢？敵人狡詐多端，難道僅僅聽到他們説好話，就忘掉了提防，等到災難降臨，又没有辦法對付？這的確是符合事理的。今天所列舉的，關係到存亡，我内心感慨，不能够控制自己，希望體察耿耿的忠誠，重蒙采納，再同大臣詳細商議可行與否，不要留待將來悔恨，那麼國家百姓都有好運。

疏入，不省。後忻托故乞從外補，乃授荆湖南路轉運判官。謫居撫州，起知邵陽，卒。

疏章呈上，不被重視。後來許忻以有事請求外任補官，任荆湖南路轉運判官。貶居撫州，起用爲邵陽知州，去世。

應孟明

應孟明字仲實，婺州永康人。少入太學，登隆興元年進士第。試中教官，調臨安府教授，繼爲浙東安撫司幹官、樂平縣丞。侍御史葛邲、監察御史王藺薦爲詳定一司敕令所删定官。

應孟明字仲實，婺州永康人。少年時進太學，隆興元年進士及第。考試教官合格，調任臨安府教授，接着任浙東安撫司幹官、樂平縣丞。侍御史葛邲、監察御史王藺舉薦任詳定一司敕令所删定官。

輪對，首論："南北通好，疆埸無虞，當選將練兵，常如大敵之在境，而可以一日忽乎？貪殘苛酷之吏未去，吾民得無不安其生者乎？賢士匿於下僚，忠言壅於上聞，無乃衆正之門未盡開，而兼聽之意未盡孚乎？君臣之間，戒懼而不自持，勤勞而不自寧，進君子，退小人，以民隱爲憂，以邊陲爲警，則政治自修，紀綱自張矣。"孝宗曰："朕早夜戒懼，無頃刻忘，退朝之暇，亦無它好，正恐臨朝或稍晏，則萬幾之曠自此始矣。"次乞申嚴監司庇貪吏之禁，薦舉徇私情之禁，帝嘉獎久之。它日，宰相進擬，帝出片紙於掌中，書二人姓名，

輪流應對，首先説："南北通好，邊疆没有戒備，應當選拔將領訓練士兵，常常如大敵在境，難道能有一日大意的嗎？貪暴殘酷的小吏没有除去，百姓能安於生活嗎？賢良人士隱藏在職位低的屬吏之中，忠直的意見被壓制不能讓皇上聽到，豈不是正直之門没有完全打開，多方聽取的心意未盡嗎？君臣之間，敬畏却不固執己見，勤勞却不心安理得，進用君子，斥退小人，將百姓的痛苦作爲自己的憂愁，將邊疆形勢看成警報，政治自然修明，綱紀自然確立了。"孝宗説："我早晚警戒恐懼，没有片刻忘懷，退朝以後的閑暇時間，也没有别的喜好，正恐怕臨朝聽政有時稍晚，荒廢紛繁的政務就會從此開始。"其次請求申明嚴禁監司包庇貪官污吏，嚴禁薦舉曲從私情，皇帝嘉獎他好久。有一天，宰相呈報進用

曰："卿何故不及此?"其一則孟明也。乃拜大理寺丞。

人選，皇帝拿出一張紙放在手掌上，寫上兩個人的姓名，說："你爲何不提他們?"其中一個就是應孟明。於是任大理寺丞。

故大將李顯忠之子家僮溺死，有司誣以殺人，逮繫幾三百家。孟明察其冤，白於長官，釋之。出爲福建提舉常平，陛辭，帝曰："朕知卿愛百姓，惡贓吏，事有不便于民，宜悉意以聞。"因問當世人才，孟明對曰："有才而不學，則流爲刻薄，惟上之教化明，取舍正，使回心向道，則成就必倍於人。"帝曰："誠爲人上者之責。"孟明至部，具以臨遣之意咨訪之。帝一日御經筵，因論監司按察，顧謂講讀官曰："朕近日得數人，應孟明，其最也。"尋除浙東提點刑獄，以鄉部引嫌，改使江東。

已故大將李顯忠的兒子家中的僮僕淹死，官吏以殺人罪名誣陷他，牽連拘囚差不多有三百家。應孟明察覺他們冤枉，告訴長官，釋放他們。出朝任福建提舉常平，上殿辭行，皇帝說："我知道你愛護百姓，憎恨貪贓小吏，有對百姓不利的事情，理應全部報告上來。"詢問當代人才，應孟明回答說："有才却不讀書，就變成刻薄，惟有皇上的教化昌明，取捨公正，使得大家回轉心意向往正道，成就一定是别人的一倍。"皇帝說："的確是我的責任。"應孟明到任，全部按照臨行時的旨意進行咨詢訪問。皇帝有一天在講席，說起監司巡行察訪，對講讀官說："我最近得到幾位人才，應孟明，是最突出的。"隨即任浙東提點刑獄，因爲是家鄉而避嫌，改派江東。

會廣西謀帥，帝謂輔臣曰："朕熟思之，無易應孟明者。"即以手筆賜孟明曰："朕聞廣西鹽法利害相半，卿到任，自可詳究事實。"進直秘閣、知靜江府兼廣西經略安撫。初，廣西鹽易官般爲客鈔，客户無多，折閲逃避，遂抑配於民。行之六年，公私交病，追逮禁錮，民不聊生。孟明條具驛奏除其弊，詔從之。禁卒朱興結集黨侶，弄兵雷、化間，聲勢漸長，孟明遣將縛致轅門斬之。

適逢廣西商議安撫使人選，皇帝對輔佐大臣說："我仔細考慮過這事，没有人能取代應孟明。"當即以親筆信賞賜應孟明道："我聽說廣西鹽法利害各半，你到任，自能詳細考查事情真相。"進升直秘閣、靜江府知府兼廣西經略安撫使。起初，廣西鹽法將官府專買專賣改成鹽商購買鹽鈔，鹽户没有多少，貶值逃避，於是攤派給百姓。實行了六年，公私兩方都受害，追捕拘囚，百姓没法活下去。應孟明分條陳述通過驛使上奏鏟除這種弊端，詔書聽從了他。禁軍士兵朱興糾集同夥，在雷、化之間起兵，聲勢逐漸擴大，應孟明派遣將領把他綁到營門斬首。

光宗即位，遷浙西提點刑獄，尋召爲吏部員外郎，改左司，遷右司，再遷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寧宗即位，拜太府卿兼吏部侍郎。慶元初，權吏部侍郎，卒。

光宗即位，升浙西提點刑獄，隨即召入爲吏部員外郎，改任左司，升右司，又升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寧宗即位，授太府卿兼吏部侍郎。慶元初年，權吏部侍郎，去世。

孟明以儒學奮身受知人主，官職未嘗倖遷。韓侂胄嘗遣其密客誘以諫官，俾誣趙汝愚，孟明不答，士論以此重之。

應孟明憑靠儒學起家蒙受君主知遇，官職未曾憑僥倖提升。韓侂胄曾派他的親信以諫官的職位引誘他，讓他誣陷趙汝愚，應孟明不答應，士人因此尊重他。

曾三聘

曾三聘字無逸，臨江新淦人。乾道二年進士。調贛州司户參軍，累遷軍器監主簿。有旨造划車弩，三聘謂："划車弩六人挽之，而箭之所及止二百六十步。今所用克敵弓較之，工費不及十之三，一人挽之而射可及三百六十步，利害曉然。"乃不果造。

光宗不朝重華宫，中外疑懼，三聘以書抵丞相留正。正未及言，會以它事不合求去。三聘謂："丞相今泯默而退耶，亦將取今日所難言者別白言之而後退？凡今閫庭之内，闈門衽席之間，父子夫婦之際，群臣莫敢深言者，避嫌遠罪耳。丞相身退計决，言之何嫌乎？"遷秘書郎。帝欲幸玉津園，三聘上疏言："今人心既離，大亂將作，小大之臣震怖請命，而陛下安意肆志而弗聞知，萬一敵人諜知，馳一介之使，問安北宫，不知何以答之？奸宄窺間，傳一紙之檄，指斥乘輿，不知何以禦之？望亟備法駕朝謁，不然，臣實未知死所也。"

孝宗病革，復上疏言："道路流言，洶洶日甚，臣恐不幸而有狂夫奸人，托忠憤以行詐，假曲直以動衆，至此而後悔之，則恐無及矣。"帝意爲動。及孝宗崩，帝疾不能執喪，朝論益震洶。三聘謂今日事勢，莫若建儲。或戒之曰："前日臺諫諸公謂汝奪其職，今復有疏耶？"三聘曰："此何時而可避煩言也。"

寧宗立，兼考功郎，後知郢州。會韓侂胄爲相，指三聘爲故相趙汝愚腹心，坐追兩官。久之，復元官與祠。差知郴州，改提點廣西、湖北刑獄，皆辭不赴。侂胄誅，諸賢遭竄斥者相繼召用，三聘祿不及，終不自

曾三聘字無逸，臨江新淦人。乾道二年進士。調任贛州司户參軍，多次升官至軍器監主簿。有聖旨打造划車弩，曾三聘說："划車弩需六個人來拉，可是箭僅能射二百六十步。以現在使用的克敵弓比較，成本不到十分之三，一個人拉弓射箭能射三百六十步，利弊很清楚。"從此不再打造。

光宗不去重華宫朝拜，朝廷内外猜疑擔心，曾三聘寫信給丞相留正。留正還没來得及上奏，正好碰上因其他事情意見不合請求離任。曾三聘說："丞相現在是一言不發地退位，還是也要將今天難以啓齒的事分辨清楚了之後再退位？如今宫庭之中，内室卧席之間，父子夫婦之際，百官没人敢多説的，不過是要避嫌躲開罪責罷了。丞相已經作出了退位的打算，指出這些又有什麽嫌疑呢？"升秘書郎。皇帝想要到玉津園去，曾三聘上疏說："現在民心已經離散，大亂將要發生，大小臣子恐慌請命，可是陛下安心而不聞不問，萬一敵人細作探知，派遣使者騎馬前來，向北宫問安，不知如何來回答？爲非作歹的壞人乘此機會，發布一紙檄書，指責皇上，不知如何來抵禦？希望立即備好鑾駕前去朝拜，不這樣的話，臣實在不知道會死於何地。"

孝宗病情加劇，又上疏說："民間流言，一天比一天紛擾喧囂，臣恐怕不幸會有狂妄的壞人，以忠憤欺詐，假托是非煽動，到時再後悔，恐怕來不及了。"皇帝被他打動。等到孝宗去世，皇帝因病不能舉行喪禮，朝廷輿論益發震驚。曾三聘認爲目前形勢，應立太子。有人勸誡他說："前些天諫官們説你侵犯他們的職責，今天又要上疏嗎？"曾三聘說："這是何時難道可以迴避閑言碎語嗎。"

寧宗即位，兼考功郎，後來任郢州知州。韓侂胄任宰相，指責曾三聘是前宰相趙汝愚的親信，問罪追削兩級官階。很久以後，恢復原來的官位授宫觀官。差遣爲郴州知州，改提點廣西、湖北刑獄，都推辭不去。韓侂胄被殺，被流放的賢士相繼召用，曾三聘没有得到官職，始終没有

言。嘉熙間，三聘已卒，有旨特贈三官，直龍圖閣，賜謚忠節。

自述。嘉熙年間，曾三聘已經去世，有聖旨特別贈官三級，直龍圖閣，賜謚號忠節。

徐僑

徐僑字崇甫，婺州義烏人。蚤從學於呂祖謙門人葉邽。淳熙十四年，舉進士。調上饒主簿，始登朱熹之門，熹稱其明白剛直，命以"毅"名齋。入爲秘書省正字、校書郎兼吳、益王府教授。直寶謨閣、江東提點刑獄，以迕丞相史彌遠劾罷。寶慶初，葛洪、喬行簡代爲請祠，迄不受祿。紹定中，告老，得請。

徐僑字崇甫，婺州義烏人。早年跟隨呂祖謙的門人葉邽讀書。淳熙十四年，考中進士。調任上饒縣主簿，初次上朱熹家拜訪，朱熹稱贊他明白剛直，叫他用"毅"字給書齋起名。入朝任秘書省正字、校書郎兼吳、益王府教授。直寶謨閣、江東提點刑獄，因觸犯丞相史彌遠被彈劾免職。寶慶初年，葛洪、喬行簡代他請求授宮觀官，最後也没有接受俸禄。紹定年間，告老還鄉，得到批准。

端平初，與諸賢俱被召，遷秘書少監、太常少卿。趣入覲，手疏數千言，皆感憤剴切，上劘主闕，下逮群臣，分別黑白，無所回隱。帝數慰諭之，顧見其衣履垢敝，愀然謂曰："卿可謂清貧。"僑對曰："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帝曰："朕何爲貧？"僑曰："陛下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幸用事，將帥非材；旱蝗相仍，盜賊并起；經用無藝，帑藏空虛；民困於橫斂，軍怨於掊克；群臣養交而天子孤立，國勢阽危而陛下不悟：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又言："今女謁、閹宦相爲囊橐，誕爲二豎，以處國膏肓，而執政大臣又無和、緩之術，陛下此之不慮而耽樂是從，世有扁鵲，將望見而却走矣。"時貴妃閻氏方有寵，而内侍董宋臣表裏用事，故僑論及之。帝爲之感動改容，咨嗟太息。明日，手詔罷邊帥之尤無狀者，申儆群臣以朋黨爲之戒，命有司裁節中外浮費，而賜僑金帛甚厚。僑固辭不受。

端平初年，與衆賢士一起被徵召，升秘書少監、太常少卿。催促進京入見，手寫疏章幾千字，全都感憤切實，上面提到君主闕失，下面涉及百官，區分是非，一點也不回護隱瞞。皇帝多次慰勸他，看見他的衣服鞋子又髒又破，憂傷地對他説："你可稱得上清貧。"徐僑回答道："臣不窮，陛下窮。"皇帝説："我怎麼窮？"徐僑説："陛下不立太子，疆土一天天縮小；權貴寵臣當政，將帥没有才能；旱災蝗災接踵而至，强盜紛紛出現；財用没有限度，府庫空虛；百姓遭横徵暴斂而窮困，軍人因被搜刮而産生怨恨；百官培植朋黨而君主孤立，國家瀕臨危亡而陛下不覺悟：所以説爲臣不窮，陛下窮。"又説："如今女寵、宦官相互收取財物，成爲二害，使得國家處於不可救治的境地，可是執政大臣又没有醫和、醫緩那樣的醫術，陛下不憂慮這些却一味沉溺於享樂，世上即使有扁鵲，也將看見而逃走。"當時貴妃閻氏正得寵，而且宦官董宋臣裏外掌權，所以徐僑説到他們。皇帝因此受到震動神情嚴肅，長聲嘆息。第二天下手詔罷免了邊帥中特别無能者，告誡百官警惕結黨營私，命令官吏裁省内外不必要的費用，而且賞賜給徐僑很豐厚的金帛。徐僑堅决推辭。

侍講，開陳友愛大義，用是復皇子竑爵，請從祀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以趙汝愚侑食寧宗，帝皆如其請。金使至，僑以無國

侍奉講席，解釋陳説兄弟友愛的大義，由此恢復了皇子趙竑的爵位，請求讓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爲陪祭，趙汝愚附祭寧宗，皇帝全都按照他的請求。金朝使者到來，徐僑認爲

書宜館之於外，如叔向辭鄭故事，迕丞相意，力丐休致，帝諭留甚勤。遷工部侍郎，辭益堅，遂命以内祠侍讀，不得已就職。遇事盡言。以疾申前請，乃以寶謨閣待制奉祠。卒，謚文清。

没有國書應當讓他住在宫外的客館裏，比照叔向謝絶鄭國的舊例，違背了丞相的意見，極力請求退休，皇帝多次勸説挽留。升工部侍郎，推辭越發堅决，於是命令他領京城宫觀官侍讀，不得已接受職務。遇上事情暢所欲言。因病重新提出以前的請求，以寶謨閣待制爲宫觀官。去世，謚號文清。

僑嘗言："比年熹之書滿天下，不過割裂掇拾，以爲進取之資，求其專精篤實，能得其所言者蓋鮮。"故其學一以真踐實履爲尚。奏對之言，剖析理欲，因致勸懲，弘益爲多。若其守官居家，清苦刻厲之操，人所難能也。

徐僑曾説："近年朱熹的著作滿天下，但分割拾補，作爲進用的資本，追求其精粹忠誠，能够領會其所説的人很少。"所以他的學問以真正實踐作爲追求目標。奏對的言論，分析天理人欲，勸諫告誡，對皇帝多有裨益。他任職或在家，清貧刻苦的情操，人們難以做到。

度正

度正字周卿，合州人。紹熙元年進士。歷官爲國子監丞。時士大夫無賢愚，皆策李全必反而不敢言，正獨上疏極言之，且獻斃全之策有三，其言鯁亮激切。

度正字周卿，合州人。紹熙元年進士。歷任官職爲國子監丞。當時士大夫無論有才德還是没有才德，全都料到李全定會反叛却不敢説，惟有度正上疏極力論説，并且進獻消滅李全的計策有三條，他的話剛直激烈。

遷軍器少監。輪對，言："陛下推行聖學，當自正家始。"進太常少卿。適太廟災，爲二説以獻，其一則用朱熹之議，其一則因宋朝廟制而參以熹之議："自西徂東爲一列，每室之後爲一室，以藏祧廟之主。如僖祖廟以次祧主則藏之，昭居左，穆居右，後世穆之祧主藏太祖廟，昭之祧主藏太宗廟。仁宗爲百世不遷之宗，後世昭之祧主則藏之。高宗爲百世不遷之宗，後世穆之祧主則藏之。室之前爲兩室，三年祫享，則帷帳幕之通爲一室，盡出諸廟主及祧廟主并爲一列，合食其上。往者此廟爲一室，凡遇祫享合祭於室，名爲合享，而實未嘗合享。合增此三室，後有藏祧主之所，前有祖宗合食之地，於本朝之制初無更革，而頗已得三年大祫之義。"

升軍器少監。輪流應對時，説："陛下推行聖人學説，應當從家庭正常有序起始。"進升太常少卿。適逢祖廟遭災，提出二種説法進呈，其一采用朱熹的評論，另一種按照宋的祖廟制度并且參照朱熹的意見："從西向東成一排，每間房子之後造一間屋子，用來收藏祧廟的神主。比如僖祖廟以下各位遠祖的神像收藏起來，長輩在左，後輩在右，後代的神主藏在太祖廟，長輩神主藏在太宗廟。仁宗是百代不改的宗主，後代的神主藏在那兒。高宗也是百代不改的宗主，後代的神主藏在那兒。房子的前面再造兩間屋子，每三年合祭，用帷帳連成一間屋子，把各位廟主以及遠祖廟神主全部排成一列，接受合祭。從前這個廟是一間屋子，凡是遇上合祭典禮在室内，名義上是共享，實際上未曾共享。應該增加三間屋子，後面有收藏祧廟神主的場所，前面有祖宗共同享食的地方，對我朝的制度來説起先并没有更改，很符合三年合祭大典的規定。"

遷權禮部侍郎兼侍右郎官，兼同

升權禮部侍郎兼侍右郎官，兼同修國史、實

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遷禮部侍郎，轉一官，守禮部侍郎致仕。卒，贈四官，賻銀絹三百。所著有《性善堂文集》。

録院同修撰。升禮部侍郎，升轉一級官階，守禮部侍郎退休。去世，贈予四級官階，賞賜助喪銀絹三百。著述有《性善堂文集》。

程珌

程珌字懷古，徽州休寧人。紹熙四年進士。授昌化主簿，調建康府教授，改知富陽縣，遷主管官告院。歷宗正寺主簿、樞密院編修官，權右司郎官、秘書監丞，江東轉運判官。陛辭，寧宗謂宰臣曰："程珌豈可容其補外?"遂復舊職。

程珌字懷古，徽州休寧人。紹熙四年進士。任昌化主簿，調任建康府教授，改爲富陽縣知縣，升主管官告院。歷任宗正寺主簿、樞密院編修官，權右司郎官、秘書監丞，江東轉運判官。上殿辭行，寧宗對宰相說："程珌怎能外任補官?"於是恢復舊職。

遷浙西提舉常平，又遷秘書丞，升秘書省著作郎，尋爲軍器少監兼權左司郎官。遷國子司業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兼權直舍人院，遷起居舍人，兼職依舊。權吏部侍郎，直學士院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兼權中書舍人。遷禮部侍郎仍兼侍讀，權刑部尚書，封休寧縣男。授禮部尚書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兼權吏部尚書，拜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修玉牒官，進封子。五上疏丐祠，以煥章閣學士、知建寧府，授福建路招捕使。以舊職提舉玉隆萬壽宫，進封伯。進敷文閣學士、知寧國府，改知贛州，皆不赴。進封新安郡侯，加寶文閣學士、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再奉祠，又加龍圖閣學士。以端明殿學士致仕，卒，年七十有九，贈特進、少師。

升浙西提舉常平，又升秘書丞，升任秘書省著作郎，隨即任軍器少監兼權左司郎官。升國子司業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兼權直舍人院，升起居舍人，兼職照舊。權吏部侍郎，直學士院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兼權中書舍人。升禮部侍郎仍兼侍讀，權刑部尚書，封休寧縣男。任禮部尚書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兼權吏部尚書，授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修玉牒官，進封子爵。五次上疏請求爲宫觀官，以煥章閣學士、建寧府知府，任福建路招捕使。按舊職提舉玉隆萬壽宫，進封伯爵。進升敷文閣學士、寧國府知府，改爲贛州知州，都不赴任。進封新安郡侯，加官寶文閣學士、福州知州兼福建安撫使。再次領宫觀官，又加官龍圖閣學士。以端明殿學士退休，去世，享年七十九歲，贈特進、少師。

珌十歲咏冰，語出驚人。直學士院時，寧宗崩，丞相史彌遠夜召珌，舉家大驚。珌妻丞相王淮女也，泣涕，疑有不測，使人瞯之，知彌遠出迎，而後收涕。彌遠與珌同入禁中草矯詔，一夕爲制誥二十有五。初許珌政府，楊皇后緘金一囊賜珌，珌受之不辭，歸視之，其直不貲。彌遠以是

程珌十幾作咏冰詩，語出驚人。直學士院時，寧宗去世，丞相史彌遠連夜召程珌，全家非常驚慌。程珌的妻子是丞相王淮的女兒，哭泣，擔心會有危險，派人窺探，知道史彌遠出門迎接，這纔止住眼淚。史彌遠同程珌一起進入宫中起草假托詔書，一晚上寫了二十五篇制詔。起初許諾程珌任宰相，楊皇后封裝了一口袋金子賞賜給程珌，程珌接受没有推辭，回家一看，價值高

衡之，卒不與共政云。

得無法計算。史彌遠因此怨恨他，最後沒有讓他共同執政。

牛大年

牛大年字隆叟，揚州人。慶元二年進士。歷官將作監主簿。入對，言："人主所當先者，要以天命人心之所繫致念焉。夫以人主居富貴崇高之位，重而承宗社之托，尊而爲臣辟之戴，一指意而衆莫敢違，一動作而人孰敢議？然而天心靡常，則可畏也。"又言："今日士氣亦久靡矣，宜體立國之意以振起之。夫有扶持作興之意，而後搢紳無貪名嗜利之習；無貪名嗜利之習，而後有持正秉義之操。國家之休戚，在士大夫之風俗，而風俗之善惡在朝廷。惟陛下爲之振起，機括一運，天下轉移，而風俗易矣。"

牛大年字隆叟，揚州人。慶元二年進士。歷任官職爲將作監主簿。入朝奏對，說："君主應當放在第一位的，是將關係到天命人心放在心上。讓君主處在富貴崇高的地位，責任重大承擔宗廟社稷的托付，尊貴地受到群臣百官的推戴，發出一道聖旨大家沒有人敢違抗，采取一項行動人們誰敢議論？但是天意不定，值得畏懼。"又說："現在士氣敗壞很久了，應當體念立國的宗旨來振作。如果有幫助振興的念頭，這樣士大夫就會沒有貪求名利的習氣；沒有貪求名利的習氣，就會有堅持正義的操守。國家的安危，在於士大夫的風氣，可是風氣的好壞在於朝廷。希望陛下因此振作，權柄一用，天下隨着轉移，風氣就會改變。"

遷軍器監主簿、大宗正丞、四川提舉茶馬兼權總領、知黎州兼管内安撫司公事、節制黎雅州屯戍軍馬，加直寶章閣，爲工部郎官。入對，請懲貪吏。遷侍左郎中，進直華文閣、浙東提點刑獄，遷守秘書少監、宗正少卿，升秘書監，遷起居舍人，升起居郎兼崇政殿説書。以寶章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宫，卒，特贈四官。大年清操凜然，所至以廉潔自將。

升軍器監主簿、大宗正丞、四川提舉茶馬兼權總領、黎州知州兼管内安撫司公事、節制黎雅州屯戍軍馬，加官直寶章閣，任工部郎官。入朝奏對，請求懲治貪官污吏。升侍左郎中，進升直華文閣、浙東提點刑獄，升守秘書少監、宗正少卿，升任秘書監，升起居舍人，升任起居郎兼崇政殿説書。以寶章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宫，去世，特贈四級官階。牛大年操守高潔令人敬畏，所到之處以廉潔自我約束。

陳仲微

陳仲微字致廣，瑞州高安人。其先居江州，旌表義門。嘉泰二年，舉進士。調莆田尉，會守令闕，通判又罷軟不任，臺閫委以縣事。時歲凶，部卒并饑民作亂，仲微立召首亂者戮之。籍閉糴，抑强糴，一境以肅。囊山浮屠與郡學争水利，久不決，仲微按法曰："曲在浮屠。"它日沿檄過寺，其徒久揭其事鐘上以爲冤，旦暮祝詛，然莫省爲仲微也。仲

陳仲微字致廣，瑞州高安人。祖先住在江州，被官府表彰爲仁義的家族。嘉泰二年，考中進士。調任莆田尉，適逢知州知縣缺員，通判又軟弱不能勝任，制置使就將縣政交付給他。當時年成不好，士兵連同飢民造反，陳仲微立即把帶頭造反的人叫來殺掉。没收囤積不售的糧食，制止强行收購糧食，整個縣境因此整肅。囊山和尚同州立學校争奪水利，長期没有裁斷，陳仲微依法判道："是和尚們理虧。"有一天傳書巡行路過寺院，和尚長期將這件事張貼在鐘上認爲受了冤

微見之曰："吾何心哉？吾何心哉？"質明，首僧無疾而死。寓公有誦仲微於當路而密授以薦牘者，仲微受而藏之。逾年，其家負縣租，竟逮其奴。寓公有怨言，仲微還其牘，緘封如故，其人慚謝，終其任不敢撓以私。

屈，早晚祈禱詛咒，但是没有人察覺到是陳仲微。陳仲微看見了説："我有何用心？我有何用心？"到天亮時，寺裏的大和尚没有害病就死去。有一位寄居在此者在路上攔住陳仲微訴説并且悄悄地將進獻書信給他，陳仲微接受後藏了起來。過了一年，這個人家拖欠縣裏租賦，最終拘囚了他的家奴。這位寓公有怨言，陳仲微將他的書信還了回去，還像從前那樣封着口，那個人羞慚地謝罪，一直到任期結束也不敢求以私事。

遷海鹽丞。鄰邑有疑獄十年，郡命仲微按之，一問立決。改知崇陽縣，寢食公署旁，日與父老樵豎相爾汝，下情畢達，吏無所措手。通判黄州，職兼餉餽，以身律下，隨事檢柅，軍興賴以不乏。制置使上其最，辭曰："職分也，何最之有？"復通判江州，遷幹辦諸司審計事，知贛州、江西提點刑獄，迕丞相賈似道，監察御史舒有開言罷。久之，起知惠州，遷太府寺丞兼權侍右郎官。輪對，言："禄餌可以釣天下之中才，而不可啖嘗天下之豪傑；名航可以載天下之猥士，而不可以陸沉天下之英雄。"似道怒，又諷言者罷奪其官。久之，敘復。

升海鹽縣丞。附近的縣有疑案拖了十年，州裏命令陳仲微審訊，一審問立刻就判決。改任崇陽縣知縣，睡覺吃飯都在公署旁邊，每天同年紀大的人和打柴的小子互相不拘形迹，民情全部掌握，小吏没有地方可以插手。通判黄州，兼管軍糧，帶頭約束屬下，每件事都檢查控制，軍隊財用纔不致匱乏。制置使上報説他政績第一，推辭道："這是我的職責，豈能稱第一？"又通判江州，升幹辦諸司審計事，贛州知州、江西提點刑獄，觸犯了丞相賈似道，被監察御史舒有開彈劾罷免。很久以後，起用爲惠州知州，升太府寺丞權侍右郎官。輪流應對，説："利禄引誘能够釣到天下中等才能的人，却不可能讓天下的英雄豪傑上鈎；名位能够引誘天下卑賤的士人，却不能埋没天下的英雄。"賈似道很生氣，又唆使諫官罷免了他的官職。很久以後，復官叙用。

時國勢危甚，仲微上封事，其略曰："誤襄者，老將也。夫襄之罪不專在於庸閫、疲將、孩兵也，君相當分受其責，以謝先皇帝在天之靈。天子若曰罪在朕躬，大臣宜言咎在臣等，宣布十年養安之往繆，深懲六年玩寇之昨非；救過未形，固已無極，追悔既往，尚愈於迷。或謂覆護之意多，剋責之辭少；或謂陛下乏哭師之誓，師相飾分過之言，甚非所以慰恤死義，祈天悔禍之道也。往往代言乏知體之士，翹館鮮有識之人，吮旨茹柔，積習成痼，君道相業，兩有所虧。方今何時，而在廷無謀國之臣，

當時國家局勢危急，陳仲微進呈密封奏章，大致説："敗壞襄陽的，是老將。襄陽的過失不專門在於昏庸的統帥、疲憊的將領、弱小的士兵，君主丞相應當分别承擔責任，以向先皇的在天之靈謝罪。天子如果説罪過在於我本身，大臣們應當説罪過在於臣等，公開宣布過去十年養成安逸的錯誤，深刻懲戒以前六年輕敵的過失；在還没成形的時候挽救過錯，本來就已無窮無盡，追悔過去，也勝過執迷不悟。有人認爲庇護的意思多，苛責的言語少；有人認爲陛下缺少爲軍隊悲哭的誓言，師相粉飾過錯的言辭，遠遠不足撫恤守義而死的人，祈求上天追悔造成的禍亂。執筆代言缺乏懂體的士人，翹才館很少有見識的人才，庸碌懦弱苟且附和，積久成爲痼疾，君主統

在邊無折衝之帥。監之先朝宣和未亂之前、靖康既敗之後，凡前日之日近冕旒，朱輪華轂，俯首吐心，奴顏婢膝，即今日奉賊稱臣之人也；強力敏事，捷疾快意，即今日畔君賣國之人也。强國者亦何便於若人哉！迷國者進慆憂之欺以逢其君，托國者護耻敗之局而莫敢議，當國者昧安危之機而莫之悔。臣嘗思之，今之所少不止於兵。閫外之事，將軍制之，而一級半階，率從中出，斗粟尺布，退有後憂，平素無權，緩急有責，或請建督，或請行邊，或請京城，創聞駭聽。因諸閫有辭於緩急之時，故廟堂不得不掩恶於敗闕之後，有謀莫展，有敗無誅，上下包羞，噤無敢議。是以下至器仗甲馬，衰颯厖涼，不足以肅軍容；壁壘堡栅，折樊駕漏，不足以當衝突之騎。號爲帥閫，名存實亡也。城而無兵，以城與敵；兵不知戰，以將與敵；將不知兵，以國與敵。光景蹙近目睫矣！惟君相幡然改悟，天下事尚可爲也。轉敗爲成，在君相一念間耳。”乃出仲微江東提點刑獄。

治之道和丞相的功業，兩方面都有所欠缺。當今是什麼時代，可是在朝廷没有爲國家謀劃的大臣，在邊疆没有擊退敵軍的統帥。有鑒於以前宣和未發生戰亂之前、靖康失敗之後，凡是從前天天接近天子，乘坐華貴車輛，低頭聽命，諂媚奉承的，就是今天擁戴賊子稱臣的人；勢力强勁辦事靈敏，快捷利索稱心快意，這類人就是今天背叛君主出賣國家的人。治理國家的人又能在那些人身上得到什麼呢！惑亂國家的人進獻隱瞞憂患的謊言來迎合君主，受國家重托的人回護可耻失敗的局面可是没有人敢議論，執政的人不明白安危之事而且没有人悔悟。爲臣曾經想過，現在所缺少的不僅僅是軍隊。對外之事，將軍統領，可是升一級官階，一概從朝廷發出，一斗米一尺布，反而有後顧之憂，平常没有實權，遇緊急情况負有責任，有的請求建立督府，有的請求巡視邊疆，有的請求留在京城，這些提議聞所未聞令人詫異。因爲各位統帥在情况緊急的時候有推辭的，所以朝廷不得不在失敗之後掩飾醜行，有謀略的人不能施展，打敗仗的人没有殺掉，上下忍受耻辱，閉口没人敢議論。因此下到兵器鎧甲馬匹，破敗凄慘，不够整肅軍容；軍營圍墻城堡栅欄，籬笆折斷戰車破漏，不能充當衝鋒騎兵之用。號稱統帥，名存實亡。城邑没有軍隊，等於將城邑送給敵人；士兵不會打仗，等於把將領送給敵人；將領不懂得打仗，等於將國家送給敵人。這種情况已經迫在眉睫！惟有君主和丞相猛然覺悟，天下事還能够挽回。變失敗爲成功，在於君主和丞相一念之間。”於是讓陳仲微出朝任江東提點刑獄。

德祐元年，遷秘書監，尋拜右正言、左司諫、殿中侍御史。益王即位海上，拜吏部尚書、給事中。厓山兵敗，走安南。越四年卒，年七十有二。

德祐元年，升秘書監，隨即任右正言、左司諫、殿中侍御史。益王在海上即位，授吏部尚書、給事中。厓山軍敗，跑到安南。過了四年去世，享年七十二歲。

其子文孫與安南王族人益稷出降，鄉導我師南征。安南王憤，伐仲微墓，斧其棺。

兒子陳文孫和安南王的族人益稷出城投降，替大元軍隊南下征戰引路。安南王很憤怒，掘開陳仲微的墳墓，用斧子劈了他的棺木。

仲微天稟篤實，雖生長富貴，而

陳仲微天性忠厚老實，雖然生長在富貴人

惡衣菲食，自同寠人。故能涵飫《六經》，精研理致，於諸子百家、天文、地理、醫藥、卜筮、釋老之學，靡不搜獵云。

家，可是穿不好的衣服吃粗糙的食品，弄得自己跟窮人一樣。所以能够飽讀《六經》，深刻探討其思想，對諸子百家、天文、地理、醫藥、卜筮、佛道的學問，無不涉獵。

梁成大

梁成大字謙之，福州人。開禧元年進士。素苟賤亡耻，作縣滿秩，諂事史彌遠家幹萬昕，昕言真德秀當擊，成大曰："某若入臺，必能辨此事。"昕爲達其語。通判揚州，尋遷宗正寺簿。

梁成大字謙之，福州人。開禧元年進士。向來卑鄙無耻，知縣任滿，向史彌遠家的辦事人萬昕獻媚，萬昕説真德秀該受彈劾，梁成大説："我如果能進入御史臺，定能辦理這事。"萬昕替他把話轉告。通判揚州，隨即升遷宗正寺簿。

寶慶元年冬，轉對，首言："大佞似忠，大辨若訥，或好名以自鬻，或立異以自詭，或假高尚之節以要君，或飾矯僞之學以欺世。言若忠鯁，心實回邪，一不察焉，薰蕕同器，涇、渭雜流矣。言不達變，謀不中機，或巧辨以爲能，或詭訐以市直，或設奇險之説以駴衆聽，或肆妄誕之論以惑士心。所行非所言，所守非所學，一不辨焉，枘鑿不侔，矛盾相激矣。"

寶慶元年冬，輪流應對，首先提出："大奸臣好像很忠誠，最明察的人好像很木訥，有的人喜好名譽來自賣自誇，有的人標新立異來故弄玄虛，有的人以高尚的氣節來要挾君主，有的人以虛僞的學説來欺騙世人。言語好像忠正耿直，内心其實奸邪不正，一不注意，就會使香草臭草同藏一處，涇、渭混雜合流。進言不提變通，獻計不切要害，有的巧言善辯認爲是有才能，有的偏激揭發來博取正直，有的奇異險怪的説法讓大家吃驚，有的大發虛妄荒謬的議論來惑亂士人内心。所做的不是所説的，所堅持的不是所學的，一不仔細辨明，就會方榫圓卯不相合，矛盾互相衝突了。"

越六日，拜監察御史。尋奏："魏了翁已從追竄，人猶以爲罪大罰輕。真德秀狂僭悖繆，不減了翁，相羊家食，宜削秩貶竄，一等施行。"章既上，不下者兩月，或傳德秀有衡陽之命，時宰於帝前及之。帝曰："仲尼不爲已甚。"遂止鐫三秩。明年三月，又奏楊長孺寢新命，徐瑄追三秩移象州居住，胡夢昱移欽州編管。是冬，拜右正言。紹定元年，進左司諫。四年正月，遷宗正少卿。五年二月，權刑部侍郎。明年十月，帝夜降旨黜之，提舉千秋鴻禧觀。莫澤時兼給事中，急於別異，上疏駁之，遂寢祠命。端平初，洪咨夔、吴泳交章論

過了六天，任監察御史。隨即上奏："對魏了翁已經同意追貶流放，人們還認爲罪過大懲罰輕。真德秀狂妄無禮荒謬絶倫，不比魏了翁程度輕，徘徊家中不領官俸，應當削官放逐，按照一等罪名施行處罰。"奏章遞上以後，兩個月不下批覆，有人傳言真德秀有衡陽的任命，當時宰相在皇帝面前提到。皇帝説："孔夫子不做太過分的事。"於是僅削去三級官階。明年三月，又彈奏楊長孺使得他的最新任命中止不發，徐瑄追削三級官階移往象州居住，胡夢昱移往欽州編管。這年冬，任右正言。紹定元年，進升左司諫。四年正月，升宗正少卿。五年二月，權刑部侍郎。明年十月，皇帝在夜裹降旨罷免了他，提舉千秋鴻禧觀。莫澤當時兼給事中，急於同他有別，上疏駁斥他，便停發授祠禄官的命令。端平初年，

駁，鐫兩秩。泳復上疏，送泉州居住。會王遂論亦上，再鐫秩，徙潮州。

成大天資暴狠，心術嶮巇，凡可賊忠害良者，率多攘臂爲之。四方賂遺，列寘堂廡，賓至則導之使觀，欲其效尤也。尤嗜豪奪，冒占宇文氏賜第。既擯歸，訟之者不下百數。竄之日，朝命毁其廬，雖小人如李知孝亦曰："所不堪者，他日與成大同傳耳。"

李知孝

李知孝字孝章，參知政事光之孫。嘉定四年進士。嘗爲右丞相府主管文字，不以爲耻。差充幹辦諸司審計司，拜監察御史。

寶慶元年八月，上疏："士大夫汲汲好名，正救之力少而附和沽激之意多，扶持之意微而詆訾扇摇之意勝。既慮君上之或不能用，又恐朝廷之或不能容，姑爲激怒之辭，退俟斥逐之命。始則慷慨而激烈，終則懇切而求去，將以樹奇節而求令名，此臣之所未解。"蓋陰詆真德秀等。又奏洪咨夔鐫三秩、放罷，胡夢昱追毁、除名、勒停，羈管象州。知孝猶語魏了翁曰："此所論咨夔等，乃府第付出全文。"其情狀變詐如此。

越月，復言："近年以來，諸老凋零，後學晚出，不見前輩，不聞義理，不講綱常，識見卑陋，議論偏詖，更唱迭和，蠱惑人心，此風披扇，爲害實深。乞下臣章，風厲内外，各務靖共，以杜亂萌。"拜右正言。又言："德秀節改聖語，繆謄牒示，導信邪説，簧鼓同流，其或再有妄言，當追削流竄，以正典刑。"疏既上，遂鏤榜播告天下。又言："趣召之人，率皆遲回，久而不至，以要

洪咨夔、吴泳交替上章彈劾，降兩級官階。吴泳再次上疏，送往泉州居住。適逢王遂的彈劾也遞上，再次降官，移往潮州。

梁成大天性凶狠殘暴，心術險惡，凡是能够陷害忠良的，大多總是奮身去幹。各地所送的賄賂，放在堂下，客人到了就領着他們參觀，想要讓他們效仿。尤其喜歡强取豪奪，冒名侵占了宇文氏受賜的宅第。被斥逐回家之後，告他狀的人不少於一百人。流放的那天，朝廷有令拆毁他的房屋，即使是小人像李知孝也説："所不能忍受的，是將來同梁成大被合寫在傳記中。"

李知孝字孝章，是參知政事李光的孫子。嘉定四年進士。曾任右丞相府主管文字，不認爲是羞耻的事。差遣爲幹辦諸司審計司，任監察御史。

寶慶元年八月，上疏："士大夫急切地追求名譽，挽救之力少而附和矯情的意思多，扶助的意圖少而詆毁煽動的意圖多。既擔心皇上或許不能够重用自己，又恐怕朝廷或許不能容納，姑且説些激憤的言語，退等貶逐的命令。開始時慷慨激昂，最終却懇切地請求離去，將因此樹立奇偉的品節而且求取好的名聲，這是爲臣所不理解的。"這是暗中詆毁真德秀等人。又上奏洪咨夔降三級官階、放逐罷免，胡夢昱追毁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送往象州拘管。李知孝還對魏了翁説："這些論處洪咨夔等人，全部文字是丞相府第交付的。"他的性情就像這樣狡詐多變。

過了一個月，又説："近年以來，各位前輩逐漸去世，後輩學者出生較晚，看不到前輩，聽不到義理學説，不講論倫理綱常，見識淺陋，議論偏頗，互相唱和，惑亂人心，這種風氣擴散傳播，造成的危害很嚴重。乞求頒發爲臣的奏章，感化激勵内外，各自努力恭敬謹慎，杜絶禍亂的萌芽。"任爲右正言。又説："真德秀篡改皇上的話，公文批示謄寫錯誤，引導人們相信邪惡的學説，巧言鼓動同類，或許他再有胡言亂語，應當追削官職流放驅逐，以肅正法典。"疏文呈上之後，便刻印傳布天下。又説："催促召來的那些

君爲高致，以共命爲常流，可行而固不行，不疾而稱有疾，比比皆是，相扇成風，欲求難進易退之名，殊失尊君親上之義。願將趣召之人計其程途，限以時日，使之造朝；其有衰病者，早與改命。”時召傅伯成、楊簡、劉宰等皆不至，故知孝詆之。又奏張忠恕落職、鐫秩、罷郡。

人，大都遲疑猶豫，很長時間也不來朝，將威脅君主當作高卓的風範，將與國家同命運看成是平庸的人物，可以動身却堅持不出發，没有病却聲稱有病，到處都是這樣，互相鼓動形成風氣，想要博取進用困難退身容易的名譽，完全違背了尊敬君主親近皇上的道義。希望對待那些催促召用的人計算他們的路程，規定期限，讓他們到朝廷來；那些年老有病的，趁早給他們更改任命。”當時召傅伯成、楊簡、劉宰等人都不到，所以李知孝詆毁他們。又彈劾張忠恕削去職名、降級、罷去知州。

知孝拜殿中侍御史，升侍御史。紹定元年，遷右司諫，進右諫議大夫。五年，遷工部尚書兼侍讀。越月，進兵部。明年，理宗親政，以寶謨閣直學士出知寧國，後省駁之，令提舉嵩山崇福宫。端平初，監察御史洪咨夔、權直舍人院吴泳交章論駁，鐫秩罷祠。泳復封駁，繼送婺州居住。殿中侍御史王遂且論之，再鐫秩，徙瑞州。

李知孝爲殿中侍御史，升侍御史。紹定元年，升遷右司諫，進升右諫議大夫。五年，升工部尚書兼侍讀。過了一月，進升兵部。明年，理宗親政，以寶謨閣直學士出朝爲寧國知府，後來中書省駁回任命，讓他提舉嵩山崇福宫。端平初年，監察御史洪咨夔、權直舍人院吴泳交替上章彈劾，降官罷去祠禄官。吴泳再次封還駁正，接着送往婺州居住。殿中侍御史王遂還彈劾他，再次降官，移往瑞州。

知孝起自名家，苟於仕進，領袖庶頑，懷諼迷國，排斥諸賢殆盡。時乘小輿，謁醉從官之家，侵欲斂積，不知紀極。紹定末，猶自乞爲中丞。世指知孝及梁成大、莫澤爲三凶。卒以貶死，天下快之。

李知孝從名門起家，苟且鑽營向上爬，領導衆多的愚頑之人，心懷奸詐惑亂國家，排斥衆多賢良。常常乘坐小轎，去拜見并醉倒在侍從家裏，侵占貪欲搜刮聚斂，無窮無盡。紹定末年，還請求任中丞。世人將李知孝以及梁成大、莫澤指斥爲三大奸臣。最後遭貶而死，天下人爲此稱快。

論曰：讀《本政書》，然後知林勳之於井地，可謂密矣。劉才邵能全名節於權奸之時。許忻之論和議，最爲忠懇，卒以是去國，尤足悲夫。應孟明、曾三聘之不污韓侂胄，孔子所謂“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徐僑之清節，度正之淳敏，牛大年之廉正，陳仲微之忠實，然皆不至於大用，非可惜哉！若乃程珌之竊取富貴，梁成大、李知孝甘爲史彌遠鷹犬，遺臭萬年者也。

論曰：讀過《本政書》，然後可明白林勳對於井田，可稱得上懂得很全。劉才邵能够在奸臣當權的時代保全名節。許忻評論和議，最爲忠直懇切，最終爲此離開朝廷，尤其值得痛心。應孟明、曾三聘不受韓侂胄的腐蝕，就像孔子所説過的“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徐僑品格高潔，度正淳樸勤勉，牛大年廉潔正直，陳仲微忠厚老實，但是全都未能得到重用，不是很可惜嗎！至於像程珌那樣盜取富貴，梁成大、李知孝甘願做史彌遠的爪牙，是遺臭萬年之流。

宋史卷四百二十三

列傳第一百八十二

吴泳　徐範　李韶　王邁　史彌鞏　陳塤(子)蒙
趙與簒　李大同　黄嵤　楊大異

吴泳

吴泳字叔永，潼川人。嘉定二年進士。歷官爲軍器少監，行太府寺丞，行校書郎，升秘書丞兼權司封郎官，兼樞密院編修官，升著作郎，時暫兼權直舍人院。

吴泳字叔永，潼川人。嘉定二年進士。歷任官職爲軍器少監，行太府寺丞，行校書郎，升秘書丞兼權司封郎官，兼樞密院編修官，升任著作郎，暫兼權直舍人院。

輪對，言："願陛下養心，以清明約己，以恭儉進德，以剛毅發强，毋以旨酒違善言，毋以嬖御嫉莊士，毋以靡曼之色伐天性。杜漸防微，澄源正本，使君身之所自立者先有其地。夫然後移所留之聰明以經世務，移所含之精神以强國政，移所用之心力以恤罷民，移所當省之浮費以犒邊上久戍之士，則不惟可以消弭災變，攘除奸凶，殄滅寇賊，雖以是建久安長治之策可也。"

輪流應對，説："希望陛下修養内心，以清明約束自己，以恭敬謙遜使品德高尚，以剛强果敢奮發圖强，不要因爲美酒違背善意諫言，不要因爲寵愛的人嫉恨正直人士，不要因爲華麗的美色敗壞了天性。防微杜漸，正本清源，使得君主自己首先有立足之地。然後調動所留的聰明來經營世事，調動所保存的精神來加强國政，調動所使用的能力來安撫疲憊的百姓，調動所應當節省的冗費來犒勞邊疆長期戍守的士兵，那麽不但能够消除災異，鏟除壞人，消滅盜賊，而且可以建立長治久安的局面。"

他日入對，又言："誦往哲之遺言，進謀國之上策，實不過曰内修政事而已。然所謂内修者，非但車馬器械之謂也。衮職之闕，所當修也；官師之曠，所當修也；出令之所弗清，所當修也；本兵之地弗嚴，所當修也；直言敢諫之未得其職，所當修也；折衝禦侮之弗堪其任，所當修也。陛下退修於其上，百官有司交修於其下，朝廷既正，人心既附，然後

後來有一天入朝奏對，又説："誦讀先賢遺留下來的言論，進獻爲國家謀劃的良策，其實不過是治理好政事而已。然而所説的内政，不是僅指車馬器械。帝王職責的闕失，是應當改正的；百官的曠廢職守，是應當改正的；發布命令的場所不清明，是應當改正的；執掌兵權的地方不嚴肅，是應當改正的；言官諫官不能盡到直言敢諫的責任，是應當改正的；武官不能勝任擊退敵軍的職責，是應當改正的。陛下在上面改正，百官在下面改正，朝廷已經端正，民心已經歸附，這

申警國人，精討軍實，合内修外攘爲一事，神州赤縣，皆在吾指顧中矣。”

樣向國民告誡説明，精心研究軍事實際，將内部改正和外部抵禦作爲一件事情，神州大地，全都在我們掌握中。”

火災，應詔上封曰：“京城之災，京城之所見也。四方有敗，陛下亦得而見之乎？夫慘莫慘於兵也，而連年不戢，則甚於火矣。酷莫酷於吏也，而頻歲横征，則猛於火矣。閩之民困於盗，浙之民困於水，蜀之民困於兵。横斂之原既不澄於上，包苴之根又不絶於下。譬彼壞木，疾用無枝，而内涸之形見矣。”

發生火災，響應詔令上密封奏章説：“京城的災難，是京城所看得見的。天下遭凶年，陛下也能够看得見它們嗎？要説慘烈没有比戰爭更慘烈的了，可是連續幾年不停止，比起火災更要厲害。要説殘酷没有比胥吏更殘酷的了，可是連年横徵暴斂，比起火災還要凶猛。閩地的百姓被强盗困擾，浙地的百姓因水災而窮困，蜀地的百姓因戰爭而困苦。强行搜刮的源頭既然不能在上面得到澄清，收受賄賂的根子又不能在下面杜絶。譬如朽壞的樹木，病患在於没有枝條，可是内部枯竭的形狀已經顯現出來了。”

遷秘書少監，兼權中書舍人，尋遷起居舍人兼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疏言：“世之識治體而憂時幾者，以爲天運將變矣，世道將降矣，國論將更矣，正人將引去而舊人將登用矣。執持初意，封植正論，兹非砥柱傾頽之時乎？若使廉通敏慧者專治財賦，淑慎曉暢者專御軍旅，明清敬謹者專典刑獄，經術通明使道訓典，文雅麗則使作訓辭，秉節堅厲使備風憲，奉法循理使居牧守，剛直有守者不聽其引去，恬退無競者不聽其里居，功名慷慨者不佚之以祠庭，言論闓爽者不寘之於外服，隨才器使，各盡其分，則短長小大，安有不適用者哉！”又言謹政體、正道揆、厲臣節、綜軍務四事。

升遷秘書少監，兼權中書舍人，隨即升遷起居舍人兼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上疏説：“世上明白統治之法而憂慮時機的人，認爲天道將要變，世道將會走下坡路，國家的公論將要更改，正直人士將會引退而從前的官員將要進用。堅持初衷，樹立公正言論，現在不是中流砥柱倒塌的時候嗎？如果讓廉潔通達聰敏智慧的人專門管理財政，善良謹慎明瞭通達的人專門統領軍隊，明白公正恭敬謹慎的人專門掌管刑法案件，經學博通的讓他們教導經典，文辭典雅華美的讓他們撰作訓導之言，保持志節的讓他們備員御史臺，奉公守法的讓他們位居知州，剛直有操守的人不能聽任他們引退，恬淡退讓不爭名利的人不能聽任他們住在鄉里，功績聲名顯赫的人不要讓他們爲宫觀官，言論爽直的人不把他們安置在邊遠地區，量才使用，分别盡他們的職責，則長短大小，豈有不適合使用的人呢！”又論説謹政體、正義理、激臣節、理軍隊四件事。

權刑部尚書兼修玉牒，以寶章閣直學士知寧國府，提舉太平興國宫，進寶章閣學士，差知温州。赴官，道聞闔温州饑，至處州，乞蠲租科降，救餓者四萬八千有奇，放夏税一十二萬有奇，秋苗二萬八千有奇，病者復與之藥。事聞，賜衣帶鞍馬。改知泉

權刑部尚書兼修玉牒，以寶章閣直學士爲寧國府知府，提舉太平興國宫，進升寶章閣學士，差遣爲温州知州。赴任，半路上聽説温州饑荒，到了處州，請求蠲免租税減少攤派，救濟飢餓的人四萬八千多，放免夏税十二萬多，秋苗錢二萬八千多，生病的人又給他們藥品。事情上報，賞賜衣帶鞍馬。改爲泉州知州，因受彈劾罷免。著

州，以言罷。所著有《鶴林集》。

述有《鶴林集》。

徐範

徐範字彝父，福州侯官人。少孤，刻苦授徒以養母。與兄同舉于鄉，入太學，未嘗以疾言遽色先人。

徐範字彝父，福州侯官人。從小失去父親，儉樸自奉教授學生以此贍養母親。和兄長一起被鄉里舉薦，進入太學，未曾以聲色俱厲待人。

丞相趙汝愚去位，祭酒李祥、博士楊簡論救之，俱被斥逐。同舍生議叩閽上書，書已具，有閩士亦署名，忽夜傳韓侂胄將寘言者重辟，閩士怖，請削名，範之友亦勸止之。範慨然曰："業已書名矣，尚何變?"書奏，侂胄果大怒，謂其扇摇國是，各送五百里編管。範謫臨海，與兄歸同往，禁錮十餘年。

丞相趙汝愚離職，祭酒李祥、博士楊簡進行辯解營救，全都被貶斥驅逐。同學們商議向朝廷上書申訴，訴文已經寫好，有一閩地的士人也寫上名字，突然夜裏傳言韓侂胄將要治進言的人重罪，閩地學生害怕，請求除去名字，徐範的朋友也規勸徐範。徐範毅然地說："既然已經寫上名字，决不改變!"書文奏上，韓侂胄果然十分惱怒，説他們攪亂國事，分别送往五百里外編管。徐範貶到臨海，和兄長徐歸一同前往，禁錮十多年。

登嘉定元年進士第。授清江縣尉，辟江、淮制置司準備差遣。屬邊事紛糾，營寨子弟募隸軍籍者未及涅，洶洶相驚。一夕，秉燭招刺千餘人，踴躍争奮。差主管户部架閣，改太學録，遷國子監主簿。入對，言："時平，不急之務、無用之官，猶當痛加裁節，矧多事之秋，所貴全萬民之命，紓一時之急，獨奈何坐視其無救而以虚文自蔽哉！願懲既往之失，廢無用之文，一意養民，以培國本。"

嘉定元年進士及第。任清江縣尉，徵召任江、淮制置司準備差遣。遇上邊疆事務紛亂，營寨人員子弟招募隸屬軍籍的還没來得及刺字塗墨，喧鬧不安互相驚恐。一天夜裏，點燃蠟燭招取一千多人，踴躍争先。差遣爲主管户部架閣，改任太學録，升遷國子監主簿。入朝奏對，説："時代太平，不緊急的事、没有用處的官職，應當儘量地加以裁減，況且在戰亂年代，最重要的是保全百姓的性命，解除暫時的急難，爲何安坐一旁眼看無法挽救却用虚假的言辭蒙蔽自己！希望接受從前的教訓，廢除没有用處的空文，一心一意養育百姓，培植國家根本。"

丐外，添差通判澤州。湖湘大旱，振救多所裨益。知邵武軍，尋召赴行在，言："功利不若道德，刑罰不若恩厚，雜伯不若純王，異端不若儒術，諛佞不若直諫，便嬖不若正人，奢侈不若詩書，盤游不若節儉，玩好不若宵衣旰食，窮黷不若偃兵息民。是非兩立，明白易見。幾微之際，大體所關。積習不移，治道舛矣。"遷國子監丞，徙太常丞，權都官郎官，改秘書丞、著作郎、起居郎、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以朝奉

請求外任，差遣爲通判澤州。湖湘發生嚴重旱災，進行救濟給予百姓很多好處。任邵武軍知軍，隨即召往皇帝所在地，説："功名利禄比不上道德，刑罰比不上恩典，霸道比不上王道，異端邪説比不上儒學經術，阿諛奸邪比不上直言敢諫，受寵小臣比不上正人君子，奢侈浮華比不上詩書，娛樂游逸比不上勤儉節約，玩賞物品比不上勤於政務，窮兵黷武比不上停止戰爭與民休息。是非對立，明白清楚。細微之時，關係到要害。積久的習氣不改變，治理之道錯了。"升遷國子監丞，改爲太常丞，權都官郎官，改爲秘書丞、著作郎、起居郎、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

大夫致仕。卒，贈朝請大夫、集英殿修撰。

以朝奉大夫退休。去世，贈朝請大夫、集英殿修撰。

李韶

李韶字元善，彌遜之曾孫也。父文饒，爲台州司理參軍，每謂人曰："吾司臬多陰德，後有興者。"韶五歲，能賦梅花。嘉定四年，與其兄寧同舉進士。調南雄州教授。校文廣州，時有當國之親故私報所業，韶却之。調慶元。丞相史彌遠薦士充學職，韶不與。袁燮求學官射圃益其居，亦不與，燮以此更敬韶。

李韶字元善，是李彌遜的曾孫。父親李文饒，任台州司理參軍，常常對人說："我執掌刑法積了很多陰德，今後會有興家的。"李韶五歲時，能題咏梅花。嘉定四年，和他的兄長李寧一起考中進士。調任南雄州教授。在廣州校刊文章，當時有掌權大臣的親戚舊友私下送上他的作品，李韶拒絶。調任到慶元。丞相史彌遠薦舉士人擔當學職，李韶不同意。袁燮請用學校練習射箭的園子擴大他的居室，也不同意，袁燮因此更加敬重李韶。

以廉勤薦，遷主管三省架閣文字，遷太學正，改太學博士。上封事諫濟王竑獄，且以書曉彌遠，言甚懇到。又救太學生甯式，迕學官。丐外，添差通判泉州。郡守游九功素清嚴，獨異顧韶。改知道州。葺周敦頤故居，録其子孫於學宫，且周其家。紹定四年，行都災，韶應詔言事。提舉福建市舶。會星變，又應詔言事。入爲國子監丞，改知泉州兼市舶。

因廉正勤勉被舉薦，升遷主管三省架閣文字，升遷太學正，改任太學博士。上密封奏章諫諍濟王趙竑一案，并且寫信告訴史彌遠，言辭相當懇切。又營救太學生甯式，觸犯了學官。請求補外，差遣爲通判泉州。知州游九功一向清正嚴明，惟獨對李韶另眼相看。改爲道州知州。修繕周敦頤故居，將他的子孫録取到學校，并且周濟他們家。紹定四年，都城遭災，李韶響應詔令論説國事。提舉福建市舶。適逢星象變異，又應詔書論説時事。入朝任國子監丞，改爲泉州知州兼市舶。

端平元年，召。明年，轉太府寺丞，遷都官郎官，遷尚左郎官。未幾，拜右正言。奏乞以國事、邊防二事專委丞相鄭清之、喬行簡各任責。論汰兵、節財及襄、蜀邊防。又論史嵩之、王遂和戰異議，迄無成功，請出遂於要藩，易嵩之於邊面，使各盡其才。史宅之將守袁州，韶率同列一再劾之。俱不報。乞解言職，拜殿中侍御史，辭，不允。奏曰："頃同臣居言職者四人，未逾月徐清叟去，未三月杜範、吴昌裔免，獨臣尚就列。清叟昨言'三漸'，臣繼其說，李宗勉又繼之，陛下初不加怒，而清叟竟去，猶曰清叟倡之也。今臣與範、昌

端平元年，召入朝。明年，轉爲太府寺丞，升遷都官郎官，升遷尚左郎官。没多久，爲右正言。上奏請求將國事、邊防二事專門委托丞相鄭清之、喬行簡分别任責。論説裁軍、節用以及襄、蜀邊防。又論説史嵩之、王遂和戰意見不同，最終没有功勞，請求將王遂調出朝到重要地區，將史嵩之調到邊疆，使他們分别發揮才能。史宅之將要任袁州知州，李韶帶領同僚一再彈劾他。全都没有回答。請求解除言官之職，授殿中侍御史，推辭，不允許。上奏説："近來和臣一道任言官之職的有四人，没過一個月徐清叟離去，没過三個月杜範、吴昌裔免職，惟獨臣還在位。徐清叟先前提出'三漸'，臣承繼他的説法，李宗勉又接着提出，陛下起初没有對此生氣，可是徐清叟竟然離去，還説是徐清叟倡導的。現在

裔言，未嘗不相表裏，二臣出臺，臣獨留，豈臣言不加切於二臣邪？抑先去二臣以警臣，使知擇而後言邪？清叟所言'三漸'，臣猶以爲未甚切。今國柄有陵夷之漸，士氣有委靡之漸，主勢有孤立之漸，宗社有阽危之漸，上下偷安，以人言爲諱，此意不改，其禍豈直三漸而已。"

臣和杜範、吳昌裔所說的，是互爲表裏的，二位大臣離開御史臺，臣偏偏留下，難道是臣的言論比不上二位大臣的切直嗎？還是先斥逐二位大臣以警告臣，好讓我懂得選擇之後再來說話呢？徐清叟所說的'三漸'，臣還認爲不是非常切直。如今國家逐漸衰落，士氣委靡不振加劇，君主孤立加劇，宗廟社稷有逐漸瀕臨危亡的迹象，上下苟且偷安，將人們的議論看作是禁忌，這種情況不改變，災難豈止是三種漸變而已。"

時魏了翁罷督予祠，韶訟曰："了翁刻志問學，幾四十年，忠言讜論，載在國史，去就出處，具有本末。端平收召，論事益切。去年督府之遣，體統不一，識者逆知其無功。了翁迫於君命，黽勉驅馳，未有大闕。襄州變出肘腋，未可以爲了翁罪。樞庭之召，未幾改鎮，改鎮未久，有旨予祠。不知國家四十年來收拾人才，燁然有稱如了翁者幾人？願亟召還，處以台輔。"又劾奏陳洵益刑餘腐夫，粗通文墨，掃除賤隸，竊弄威權，乞予洵益外祠。劾女冠吳知古在宮掖招權納賄，宜出之禁庭。帝怒，韶還笏殿陛乞歸。會祀明堂，雷電，免二相，韶權工部侍郎、正言，遷起居舍人。復疏洵益、知古，不報。辭新命，不許。應詔上封事，幾數千言。帝諭左右曰："李韶真有愛朕憂國之心。"凡三辭不獲，以生死祈哀乞去。帝蹙額謂韶曰："曲爲朕留。"退，復累疏乞補外，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號稱廉平。朝廷分遣部使者諸路稱提官楮，韶疏極言其敝。

當時魏了翁罷免督府給予祠祿官，李韶爭辯道："魏了翁刻苦立志研究學問，將近四十年，忠誠直言，記載在國史中，離職任職出仕隱退，全都有原委。端平時徵召，評論國事更加切直。去年派遣去督府，體制不統一，有見識的人預先就明白他不會成功。了翁被君命所迫，勉强奔走，没有大的過失。襄州事變是他身邊的人造成的，不能够定成了翁的罪過。樞密院徵召，没多久改爲鎮守督府，調任没多長時間，有聖旨授宫觀官。不知道國家四十年來收取人才，赫赫有聲譽像魏了翁那樣的人有幾位？希望立即召回來，把他安置在三公宰相之位。"又彈劾奏陳陳洵益是受過宫刑的太監，粗通文字，是管清掃的下賤奴隸，玩弄權勢，請求讓陳洵益出外爲宫觀官。彈劾女道士吳知古在内宫招攬權勢收受賄賂，應當把她趕出宫廷。皇帝生氣，李韶將笏板交還給朝廷請求回鄉。適逢祭祀明堂，雷電交加，罷免二位宰相，李韶權工部侍郎、正言，升遷起居舍人。再次上疏彈劾陳洵益、吳知古，没有回答。辭免新的任命，不准許。應對上密封奏章，將近幾千字。皇帝對左右的人說："李韶真有愛我憂國之心。"總共推辭了三次不准，用生死爲由祈請哀憫乞求離朝。皇帝皺着眉頭對李韶說："勉强爲我留下。"退下，又屢次上疏乞求外任補官，以集英殿修撰爲漳州知州，被稱作廉潔公正。朝廷分別派遣監司到各路提取官府的紙幣，李韶上疏極力論說這種做法的弊端。

嘉熙二年，召。明年，上疏乞寢召命云：

嘉熙二年，召入朝廷。明年，上疏請求中止召入的命令說：

端平以來，天下之患，莫大

端平以來，天下的患害，没有比敵軍每

於敵兵歲至，和不可，戰不能，楮券日輕，民生流離，物價踊貴，遂至事無可爲。臣竊論以爲必自上始，九重菲衣惡食，卧薪嘗膽，使上下改慮易聽，然後可圖。今二患益深，雖欲效忠，他莫有以爲説。此其不敢進者一。

年前來更大的了，議和不行，交戰不行，紙幣一天天貶值，百姓流離失所，物價飛漲，於是落得事情不能够有所作爲。臣認爲一定要從皇上開始，惡衣菲食，卧薪嘗膽，使得上下改换想法和認識，然後能够圖謀。如今兩種患害益加深重，即使想要獻出忠誠，也没有其他可説。這是不敢進京的原因之一。

史宅之，故相子，予郡，外議皆謂扳援之徒將自是復用，故嘗論列至再。今聖斷赫然，用舍由己，人才一變矣。環視前日在廷之臣，流落擯棄，臣雖欲貪進，未知所以處其身。此其不敢進者二。

史宅之，是已故宰相的兒子，任州官，外間的議論都認爲裙帶援引之徒將會又被重用，所以曾經抨擊再三。如今皇上決斷聖明，用與不用由自己決定，人才爲之一變。看看從前在朝廷的臣子，流落在外摒棄不用，臣即使想貪圖進用，也不知道如何是好。這是不敢進京的原因之二。

始臣爲郎，蜀受兵方亟，廟堂已遣小使至，特起嵩之於家，而言者攻擊不已。臣妄論以爲講和固非策，而首兵亦豈能無罪。故居言路，首乞出高論者付以兵事，使稍知敵情者嘗試其説於閫外。不知事勢推移，遂竟罷廢，而款敵無功者，白麻揚廷矣。或者將議臣前日有所附會。此臣重不敢進者三。

起初臣任郎官，蜀地遭受敵軍威脅正很緊急，朝廷已經派遣小使臣到來，特地將史嵩之從家中起用，可是諫官不停地抨擊。臣妄自評論認爲講和固然不是辦法，但是首先提議用兵的也豈能没有罪責。所以身居言職，首先請求將有高明建議的人派出去作戰，讓稍微瞭解敵情的人在帥府抗敵。但不知形勢變化，於是最終作罷，然而和敵而無功勞的人，白麻詔書却在朝廷傳揚。或許有人將會議論爲臣先前有所依附。這是臣不敢進京的原因之三。

又臣昨彈内侍女冠，不行，退惟聖主高明，必不容其干政。然未幾首相去位，臣亦出臺，傳聞其人謂臣受廟堂風旨，故决意丐外。今臣言迄不行，苟貪君命，竊恐或者議臣向何所聞而去，今何所見而來。此臣重不敢進者四。

還有臣先前彈劾宦官女道士，没被采納，退一步希望聖明的君主高明，一定不會容許他們干涉國政。可是没過多久宰相離職，臣也調出御史臺，聽説那些人認爲臣是接受了朝廷發布的旨意，所以决心請求補外的。如今臣的意見終於没被采納，如果貪戀君主的任命，害怕會有人議笑臣從前聽到了就離去，現在看到了又回來。這是臣不敢進京的原因之四。

四年，詔趣赴闕，辭，遷户部侍郎，再辭，不許。五年，改禮部侍郎，辭，詔不允，令所在州軍護遣至闕。嵩之遣人謂韶曰："毋言濟邸、宫媪、國本。"韶不答。上疏曰："臣

四年，詔書催促進京，推辭，升遷户部侍郎，再次推辭，不允許。五年，改任禮部侍郎，推辭，詔書不允許，命令所在州軍護送到京。史嵩之派人對李韶説："不要談論濟王、宫中婦人、太子。"李韶没有答應。上疏説："臣生長在淳熙

生長淳熙初，猶及見度江盛時民生富樂，吏治修舉。事變少異，政歸私門，紹定之末，元氣索矣。端平更化，陛下初意豈不甚美？國事日壞，其人或罷或死，莫有爲陛下任其責者。考論至是，天下事豈非陛下所當自任而力爲乎？《左氏》載史墨言：'魯公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蓋言所由來者漸矣。陛下臨御日久，宜深思熟念，威福自己，誰得而盜之哉？舍此不爲，悠悠玩愒，乃幾於《左氏》所謂'世從其失者'。"蓋以世卿風嵩之也。疏出，嵩之不悦，曰："治《春秋》人下語毒。"當是時，杜範亦在列，二人廉直，中外稱爲"李杜"。

兼侍講，累辭，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辭，遷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三辭，不許。淳祐二年，疏言："道揆之地，愛善類不勝於愛爵禄，畏公議不勝於畏權勢。陛下以腹心寄之大臣，大臣以腹心寄之一二都司，恐不能周天下之慮。故以之用人，則能用其所知，豈能用其所不知；以之守法，則能守其所不與，必不能守於其所欲與。"又及濟王、國本、宫媪。三上疏乞歸，以寶章閣直學士知泉州，辭，乞畀祠，不許。既歸，三辭，仍舊職提舉鴻慶宫。

淳祐五年，韶被召，再辭，詔本州通判勸勉赴闕。遷禮部侍郎，三辭，遷權禮部尚書，復三辭，不許。入見，疏曰："陛下改畀正權，并進時望，天下孰不延頸以覬大治。臣竊窺之，恐猶前日也。君子小人，倫類不同。惟不計近功，不急小利，然後君子有以自見；不惡聞過，不諱盡言，然後小人無以自托。不然，治亂

初年，看了渡江以後昌盛時代百姓的富足安樂，官吏治政清明有建樹。事變以後稍有不同，政出於私門，紹定末年，元氣離散。端平改革，陛下最初的願望難道不是相當美好？國事一天天敗壞，那些人有的罷免有的去世，没有替陛下擔當責任的。論述到此，天下事難道不是陛下所應當承擔并且努力作爲嗎？《左傳》記載史墨的話説：'魯公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這些話由來已久。陛下親政日子也很長了，應該深思熟慮，賞罰聽憑自主，誰能够竊取？捨棄這些不去做，悠閑地貪圖安逸虚度歲月，這就接近《左傳》所説'世從其失'。"是以古代世襲的卿大夫諷勸史嵩之。疏章出來，史嵩之不高興，説："研究《春秋》的人説出話來很毒。"當這時，杜範也在朝班，二人廉潔正直，朝廷内外稱他倆爲"李杜"。

兼侍講，屢次推辭，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辭免，升遷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三次推辭，不准許。淳祐二年，上疏説："制定法規之地，愛護善良之輩不能够勝過愛官爵俸禄，畏懼公衆輿論不能够勝過畏懼權勢。陛下將信任希望寄托給大臣，大臣將信任希望寄托給一二位都司，恐怕不能够考慮周全天下的事情。所以叫他們任用人員，衹能任用他們所瞭解的人，怎能任用他們所不知道的；叫他們遵守法令，衹能遵守他們所無關的，一定不能够遵守他們有關的。"又提到濟王、太子、宫中婦人。三次上疏請求還鄉，以寶章閣直學士爲泉州知州，推辭，請求授宫觀官，不准許。回鄉之後，三次推辭，仍照舊職提舉鴻慶宫。

淳祐五年，李韶受到徵召，一再推辭，詔令本州通判勸説進京。升遷禮部侍郎，三次推辭，升權禮部尚書，又三次推辭，不准許。入朝拜見，上疏説："陛下改而授予正式權力，同時進用有聲望的人，天下誰不期待大治。臣觀察，恐怕還是同先前一樣。君子小人，群類不同。惟有不計較近期的功業，不着急微小的利益，這樣君子纔能够自我顯現；不討厭聽到過錯，不忌諱忠言，小人纔没有辦法寄托自身。不這樣的話，治

安危，反覆手爾。”

又曰：“陛下所謀者嬪妃近習，所信者貴戚近親。按《政和令》：‘諸國戚、命婦若女冠、尼，不因大禮等輒求入内者，許臺諫覺察彈奏。’乞申嚴禁廷之籍，以絶天下之謗。世臣貴戚，牽聯并進，何示人以不廣也。借曰以才選，他時萬一有非才者援是以求進，將何以抑之耶！”

又曰：“今土地日蹙者未反，人民喪敗者未復，兵財止有此數，旦旦而理之，不過椎剥州縣，朘削里閭。就使韓、白復生，桑、孔繼出，能爲陛下强兵理財，何補治亂安危之數，徒使國家負不韙之名。况議論紛然，賢者不過苟容而去，不肖者反因是以媒其身，忠言至計之不行，淺功末利之是計，此君子小人進退機括所係，何不思之甚也！”

又曰：“聞之道路，德音每下，昆蟲草木咸被潤澤，恩獨不及於一枯胔。威斷出，自公卿大夫莫敢後先，令獨不行於一老嫗。小大之臣積勞受爵，皆得以延于世，而國儲君副，社稷所賴以靈長，獨不蚤計而豫定。”又疏乞還，不許。兼侍讀，三辭，不許。又三疏乞歸。

時游似以人望用，然有牽制之者，韶奏云：“人主職論一相而已，非其人不以輕授。始而授之，如不得已，既乃疑之，反使不得有所爲，是豈專任責成之體哉！所言之事不必聽，所用之人不必從，疑畏憂沮，而權去之矣。”擢翰林學士兼知制誥、兼侍讀，不拜，詔不許，又三辭，不許。

嵩之服除，有鄉用之意，殿中侍

亂安危，不過反覆手而已。”

又説：“陛下所商謀的是嬪妃親近之人，所信賴的是皇親國戚。按照《政和令》：‘各位國戚、誥命婦人如女道士、尼姑，不是因爲盛大典禮等而輕易請求進宫的，允許御史諫官糾察彈劾。’乞求申明嚴格宫廷的檢查，杜絶天下的謗議。世家大臣皇家貴戚，連帶進用，表明用人以不廣。假托説是按才選用，將來萬一有無能的人以此例來要求進用，將靠什麽來制止他們！”

又説：“如今土地一天天縮減的狀况没有好轉，人民衰亡的情况没有恢復，軍隊財政衹有這點數目，每天理財，不過是敲榨州縣，剥削鄉里。即使是韓、白死而復生，桑、孔重新出現，能替陛下加强軍事治理財政，又對治亂安危所需數額有什麽補益，白白讓國家背上有過失的惡名。况且議論紛紛，賢良的人不過是苟且容忍而離開，不正派的人反而以此而進升，忠直的意見周到的計策不被采納，却圖謀微薄的功勞細小的利益，這是君子小人進退的區别，爲何不考慮到這些！”

又説：“聽人們説，赦令恩詔每次下達，昆蟲草木全都受到滋潤，可是恩典偏偏不能落到一具枯骨身上。决斷一旦作出，從公卿大夫起没有人敢落後，可是命令偏偏在一個老婦人身上行不通。大小的臣子積累勞績享受爵禄，都能够在這世上維持，可是繼位太子，國家賴以長遠存在，却偏偏不儘早打算并且預先指定。”又上疏請求回鄉，不准許，兼侍讀，三次推辭，不允許。又三次上疏請求還鄉。

當時游似因有聲望被重用，但是却有人牽制他，李韶上奏説：“君主的職責不過是議定一位宰相而已，不合適者不會輕率地授任。一開始授任，好像是不得已，之後就懷疑他，反而使得他不能够有所作爲，這難道是專任職責之體嗎！所論説的事情不一定聽取，所取用的人才不一定聽從，擔心害怕憂愁，暫且讓他離去。”提拔爲翰林學士兼知制誥、兼侍讀，不受命，詔令不准許，又三次推辭，不准許。

史嵩之守喪期滿，有引用他的意思，殿中侍

御史章琰、正言李昂英、監察御史黄師雍論列嵩之甚峻，詔落職予祠。韶同從官抗疏曰："臣等謹按《春秋》桓公五年書：'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春秋之初，無君無親者莫甚於鄭莊。二百四十二年之經，未有云'王伐國'者，而書'王'書'伐'，以見鄭之無王，而天王所當聲罪以致討。未有書諸侯從王以伐者，而書三國從王伐鄭，又見諸侯莫從王以伐罪，而三國之微者獨至，不足伸天王之義，初不聞以其嘗爲王卿士而薄其伐。今陛下不能正奸臣之罪，其過不專在上，蓋大臣百執事不能輔天子以討有罪，皆《春秋》所不赦。乞斷以《春秋》之義，亟賜裁處。"詔嵩之勒令致仕。既而嵩之進觀文殿大學士，韶上疏争之甚力。未幾，琰、昂英他有所論列，并罷言職。韶復上疏留之。

御史章琰、正言李昂英、監察御史黄師雍論次評定史嵩之非常嚴厲，詔令免去職名給予祠禄官。李韶和侍從上書直言説："臣等恭敬地查考《春秋》桓公五年所寫：'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春秋初期，無視君主無視父母的再也没有比鄭莊更過分的了。記載了二百四十二年的經書，没有説'王討伐某國'的，却寫着'王'寫着'伐'，用來表示鄭無視王，因而是天王所應當聲明其罪進行討伐的。没有寫着諸侯跟隨王討伐的字樣，却有三個國家跟隨王討伐鄭，又看出諸侯没有誰跟隨王來討伐罪逆的，可是三個小國偏偏來了，不足以伸張天王的正義，起初并没有聽説曾經是王的卿士而輕視討伐。如今陛下不能够懲治奸臣的罪惡，過失不專門在皇上，是大臣和全體官員不能够輔佐天子來討伐罪人，這都是《春秋》所不能寬恕的。乞求按照《春秋》的大義，立即賜下裁斷。"下詔史嵩之强迫退休。不久史嵩之進升觀文殿大學士，李韶上疏極力反對。没多久，章琰、李昂英因另外有論劾，一并罷免言官之職。李韶又上疏留下他們。

七年，韶十上疏丐去，以端明殿學士提舉玉隆宫。時直學士院應𦸗、中書舍人趙汝騰拜疏留韶内祠，未報。韶陛辭，疏甚剴切，其略曰："彼此相視，莫行其志，而剸裁庶政，品量人物，相與運於冥冥之中者，不得不他有人焉。是中書之手可束，而臺諫之口可鈐，朝廷之事所當力爲，不可枚舉，皆莫有任其責者，甚非所以示四方、一體統。"改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即出國門，力辭，道次三衢，詔趣受命，再辭，仍奉祠玉隆。

七年，李韶十次上疏乞求離去，以端明殿學士提舉玉隆宫。當時直學士院應𦸗、中書舍人趙汝騰進奏章請留李韶任京城宫觀官，没有回答。李韶上殿辭行，疏文非常直切，大致説："彼此互相觀察，没有人能實現他們的志向，可是裁斷各種政務，品評人物，一切都在暗中運行，不讓另外的人參與其中。這樣中書門下長官可以不管，而且御史諫官可以不説，朝廷之事應當辦的，不能够一一舉例，全都是没有擔當責任的人，完全不是向天下明示、統一體制的做法。"改爲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立即出京城，極力推辭，半路停留在三衢，詔書催促他接受任命，再次推辭，提舉玉隆宫。

八年，被召，辭，不許。再辭，仍舊職奉祠萬壽兼侍讀，令守臣以禮趣行。又辭，不許。九年，仍奉祠玉隆。十一年，祠滿再任。卒，年七十五。韶忠厚純實，平粹簡澹，不溺於聲色貨利，默坐一室，門無雜賓云。

八年，受到召命，推辭，不准許。再次推辭，照舊職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命令知州按照禮節催促動身。又推辭，不准許。九年，仍舊提舉玉隆宫。十一年，祠禄官期滿再任。去世，年七十五歲。李韶忠厚淳樸，純和淡泊，不沉湎於音樂女色財貨利禄，静坐在房裏，家中没有客人。

王邁

王邁字貫之，興化軍仙遊人。嘉定十年進士，爲潭州觀察推官。丁内艱，調浙西安撫司幹官。考廷試，詳定官王元春欲私所親寘高第，邁顯擿其繆，元春怒，嗾諫官李知孝誣邁在殿廬語聲高，免官。

調南外睦宗院教授。真德秀方守福州，邁竭忠以裨郡政。赴都堂審察，丞相鄭清之曰："學官掌故，不足浼吾貫之。"俄召試學士院，策以楮幣，邁援據古今，考究本末，謂："國貧楮多，弊始於兵。乾、淳初行楮幣，止二千萬，時南北方休息也。開禧兵興，增至一億四千萬矣。紹定有事山東，增至二億九千萬矣。議者徒患楮窮，而弗懲兵禍，姑以今之尺籍校之，嘉定增至二十八萬八千有奇。用寡謀之人，試直突之説，能發而不能收，能取而不能守。今無他策，核軍實，窒邊釁，救楮幣第一義也。"又言："修内司營繕廣，内帑宣索多，厚施緇黄，濫予嬪御，若此未嘗裁撙，徒聞有括田、榷鹽之議者。向使二事可行，故相行之久矣。更化伊始，奈何取前日所不屑行者而行之乎?"又因楮以及時事，言："君子之類雖進，而其道未行；小人之迹雖屏，而其心未服。"真德秀病危，聞邁所對，善之。

帝再相喬行簡，或傳史嵩之復用，邁上封事曰："天下之相，不與天下共謀之，是必冥冥之中有爲之地者。且舊相奸憸刻薄，天下所知，復用，則君子空於一網矣。"又言吴知古、陳洵益撓政。輪對，言："君不可欺天，臣不可欺君，厚權臣而薄同氣，爲欺天之著。"邁由疏遠見帝，

王邁字貫之，興化軍仙遊人。嘉定十年進士，任潭州觀察推官。遭母喪，調任浙西安撫司幹官。監考殿試，詳定官王元春想要私自將親屬排在優等，王邁公開揭發他的錯誤，王元春惱怒，唆使諫官李知孝誣陷王邁在殿堂説話聲音過高，免去官職。

調任南外睦宗院教授。真德秀正在任福州知州，王邁竭盡忠誠來幫助州政。前往政事堂審察，丞相鄭清之説："學官掌故，不能够玷污貫之。"很快召入學士院考試，制策考試紙幣的問題，王邁援引古今，考究原委，認爲："國家貧窮紙幣過多，弊端是從戰事開始的。乾、淳初年發行紙幣，僅有二千萬，當時南北方停戰。開禧年間戰争爆發，增加到一億四千萬。紹定年間在山東發生戰事，增到二億九千萬了。議論的人擔心紙幣陷入窘境，却没有接受戰禍的教訓，姑且拿現在的軍籍查核，嘉定時增到二十八萬八千多。任用缺少謀略的人，試行輕率唐突的意見，能够開始却不能够收尾，能够收取却不能够保存。如今没有其他辦法，核查軍費，制止邊疆争端，是補救紙幣的第一要義。"又説："修内司修建範圍廣，宫内府庫索取的財物多，豐厚賞賜給僧人道士，過分地給予侍妾宫女，如不裁省，徒有搜田、專賣食鹽的建議。假如這兩件事能够實行，已故丞相就會實行很長時間了。改革剛剛開始，爲什麽要采納從前所不屑於施行的方法去施行呢?"又從紙幣談到時事，説："君子雖然得到進用，但是他們的論説并未能推行；小人的行迹雖然被摒除，但是他們的内心并没有服輸。"真德秀病情嚴重，聽到王邁的策對，認爲説得好。

皇帝再度讓喬行簡任宰相，傳言史嵩之將會重新召用，王邁上密封奏章説："天下的宰相，不跟天下人共同謀劃國事，這肯定是暗中在私自行事。况且從前的宰相奸邪刻薄，天下所共知，再被重用，君子就會網羅一空。"又指出吴知古、陳洵益阻撓國政。輪流應對，説："君主不能够欺騙上天，臣子不能够欺騙君主，厚待當權大臣却輕視同胞兄弟，是欺騙上天最明顯的做法。"

空臆無隱，帝爲改容。言者劾邁論邊事過實，魏了翁侍經筵，爲帝言惜其去，改通判漳州。禋祀雷雨，邁應詔言："天與寧考之怒久矣。麯蘖致疾，妖冶伐性，初秋逾旬，曠不視事，道路憂疑，此天與寧考之所以怒也。隱、剌覆絶，攸、壿尊寵，綱淪法斁，上行下效，京卒外兵，狂悖迭起，此天與寧考之所以怒也。陛下不是之思，方用漢災異免三公故事，環顧在廷，莫知所付。遥相崔與之，臣恐與之不至，政柄他有所屬，此世道否泰，君子小人進退之機也。"於是臺官李大同言邁交結德秀、了翁及洪咨夔以收虚譽，削一秩免。蔣峴劾邁前疏妄論倫紀，請坐以非所宜言之罪，削二秩。久之，復通判贛州，改福州、建康府、信州，皆不行。淳祐改元，通判吉州。右正言江萬里袖疏榻前曰："邁之才可惜，不即召，將有老不及之嘆。"帝以爲然。有尼之者，遂止。

王邁以關係疏遠的臣子覲見皇帝，把心裏話全都傾訴出來不加隱瞞，皇帝因此受到震動。言官彈劾王邁議論邊疆事務誇大事實，魏了翁爲講官，向皇帝説惋惜他離去，改任通判漳州。祭天典禮遭遇雷雨，王邁應對詔書説："上天對於寧考的憤怒已經很長久了。飲酒導致疾病，好色危害身心，初秋超過十天，耽擱不去處理政務，使得人們憂慮猜疑，這是上天對於寧考憤怒的原因。魯隱公、燕剌王滅絶，攸、壿獨占恩寵，綱紀淪喪法度敗壞，上行下效，京城的士兵和外地的軍隊，叛亂交迭發生，這是上天對於寧考憤怒的原因。陛下不想想這些，想援用漢代因災變罷免三公的舊例，看着在朝廷的人，不知道該托付給誰。任命在遠方的崔與之任宰相，爲臣恐怕與之還未到，政權已經另外有所歸屬，這是世道凶險和太平，君子小人進用和黜退的關鍵啊。"這時御史李大同説王邁交結真德秀、魏了翁以及洪咨夔以求取虚名，削減一級罷職。蔣峴彈劾王邁前面的疏章胡亂評説倫理綱紀，請求問他説了不應説的話的罪名，削去二級。很久以後，又通判贛州，改爲福州、建康府、信州，全都没有赴任。淳祐更改年號，通判吉州。右正言江萬里衣袖裏藏着疏章到床榻前説："王邁的才能值得珍惜，不馬上召用，將會有到老來難用之憾。"皇帝認爲很對。有人阻撓，於是停止。

知邵武軍。在郡，詔以亢旱求言，邁驛奏七事，而以徹龍翔宫、立濟王後爲先。時鄭清之再相，以左司郎官召，力辭。以直秘閣提點廣東刑獄，亦辭。改侍右郎官，諫官焦炳炎論罷。予祠，卒，贈司農少卿。

任邵武軍知軍。在州時，詔書因大旱徵求意見，王邁迅速奏陳七件事，而且將廢龍翔宫、立濟王的後裔放在最前面。當時鄭清之重新任宰相，以左司郎官召他，堅決推辭。以直秘閣提點廣東刑獄，也辭免。改任侍右郎官，諫官焦炳炎彈劾而罷免。給予祠禄官，去世，贈司農少卿。

邁以學問詞章發身，尤練世務。易祓戒潭人曰："此君不可犯。"奪勢家冒占田數百畝以還民。李宗勉嘗論邁，然邁評近世宰輔，至宗勉，必曰"賢相"。徐清叟與邁有違言，邁晚應詔，謂清叟有人望可用。世服其公云。

王邁憑學問詞章起家，尤其通曉世務。易祓告誡潭州人説："這位先生不可以冒犯。"以權貴人家侵占的土地幾百畝用來歸還給百姓。李宗勉曾經彈劾過王邁，可是王邁評論近代的宰相輔臣，提到李宗勉，一定説是"賢良宰相"。徐清叟和王邁有過争吵，王邁晚年應對詔書，稱徐清叟有聲望可以重用。世人都佩服他的公正。

史彌鞏

史彌鞏字南叔，彌遠從弟也。好學强記。紹熙四年，入太學，升上舍。時彌遠柄國，寄理不獲試，淹抑十載。嘉定十年，始登進士第。

史彌鞏字南叔，是史彌遠的堂弟。喜歡讀書記憶力强。紹熙四年，進入太學，升爲上舍生。當時史彌遠執掌國政，史彌鞏在外地做事不能參加考試，沉淪十年。嘉定十年，進士及第。

時李𡌴開鄂閫，知彌鞏持論不阿，辟諮幕府事。壽昌戍卒失律，欲盡誅其亂者，乃請誅倡者一人，軍心感服。改知溧水縣，首嚴庠序之教。端平初，入監都進奏院。轉對，有君子小人才不才之奏，護蜀保江之奏。嘉熙元年，都城火，彌鞏應詔上書，謂修省之未至者有五。又曰："天倫之變，世孰無之。陛下友愛之心亦每發見，洪咨夔所以蒙陛下殊知者，謂霅川之變非濟邸之本心，濟邸之死非陛下之本心，其言深有以契聖心耳。矧以先帝之子，陛下之兄，乃使不能安其體魄於地下，豈不干和氣，召災異乎？蒙蔽把握，良有以也。"

當時李𡌴在鄂州開設帥府，知道史彌鞏堅持主張不曲從迎合，召爲諮議幕府軍事。壽昌屯兵違反軍律，要將叛亂的人全都殺掉，便請求僅殺帶頭的一人，士兵感動心服。改爲溧水縣知縣，首先整頓學校教育。端平初年，入朝任監都進奏院。輪流應對，有關於君子小人有才無才的上奏，保護四川保衛長江的上奏。嘉熙元年，京城火災，史彌鞏應詔上書，説修身自省没有做到的有五個方面。又説："兄弟之間的變故，世上誰没有過。陛下友愛之心也常常顯現出來，洪咨夔用來蒙蔽陛下卓異智慧的，不過是説霅川的變故不是濟王的本意，濟王的死不是陛下的本意，他的話深合聖上内心。假如憑着是先帝的兒子，陛下的兄長，竟然不能够在地下安息他的軀體和靈魂，豈不是要干犯和順之氣，招致災難變異嗎？蒙蔽操縱，確實是有原因的。"

出提點江東刑獄。歲大旱，饒、信、南康三郡大侵，謂振荒在得人，俾釐户爲五，甲乙以等第振糶，丙爲自給，丁糴而戊濟，全活爲口一百一十四萬有奇。徽之休寧有淮民三十餘輩，操戈劫人財，逮捕，法曹以不傷人論罪。彌鞏曰："持兵爲盗，貸之，是滋盗也。"推情重者僇數人，一道以寧。饒州兵籍溢數，供億不繼，請汰冗兵。令下，營門大噪。乃呼諸校諭曰："汰不當，許自陳，敢嘩者斬。"咸叩頭請罪，諸營帖然，廩給亦大省。召爲司封郎中，以兄子嵩之入相，引嫌丐祠，遂以直華文閣知婺州。時年已七十，丐祠，提舉崇禧觀。里居絶口不道時事。卒，年八十。真德秀嘗曰：史南叔不登宗袞之門者三十年，未仕則爲其寄理，已仕

出朝任提點江東刑獄。當年大旱，饒、信、南康三州饑荒嚴重，認爲救濟災荒在於找到合適的人選，讓他們將民户編成五等，甲乙按照等級賣糧救災，丙等自給自足，丁等買糧而戊等被救濟，救活的人有一百一十四餘萬。徽州的休寧有淮民三十多人，拿着兵器搶劫别人財物，被抓獲，法曹按照不曾傷人判罪。史彌鞏説："拿着武器做强盗，寬貸他們，這是助長强盗氣焰。"追究情節嚴重的殺了幾人，一路因此安寧。饒州軍籍超過了數額，供應跟不上，請求淘汰多餘的士兵。命令下達，軍營頓時喧鬧。便叫來衆位軍校對他們説："裁減不妥當，允許自己陳説，膽敢喧嘩的人斬首。"全都叩頭認罪，各營安定，糧餉也節省了許多。召入朝任司封郎中，因兄長的兒子史嵩之入朝爲相，避嫌請求祠禄官，於是以直華文閣爲婺州知州。當時年紀已經七十，請求祠禄官，提舉崇禧觀。住在鄉里閉口不提政事。去世，年八十歲。真德秀曾經説：史南叔不

則爲其排擯，皭然不汚有如此。

上宗親權相的家門三十年，還未入仕就在外地做事，入仕以後被他們排斥，高潔不受汚染就像這樣。

五子，長肎之，終刑部郎官，能之、有之、胄之俱進士。肎之子蒙卿，咸淳元年進士，調江陰軍教授，蚤受業色川陽恪，爲學淹博，著書立言，一以朱熹爲法。

有五個兒子，長子史肎之，官至刑部郎官，史能之、史有之、史胄之都是進士。史肎之的兒子史蒙卿，咸淳元年進士，調任江陰軍教授，早年師從色川陽恪，學問淵博，著書立說，效法朱熹。

陳塤　陳蒙

陳塤字和仲，慶元府鄞人。大父叔平與同郡樓鑰友善，死，鑰哭之。塤纔四歲，出揖如成人。鑰指槃中銀杏使屬對，塤應聲曰："金桃。"問何所據？對以杜詩"鸚鵡啄金桃"。鑰竦然曰："亡友不死矣。"長受《周官》於劉著，頃刻數千百言輒就。試江東轉運司第一，試禮部復爲第一。

陳塤字和仲，慶元府鄞人。祖父陳叔平和同鄉樓鑰友善，去世，樓鑰爲他痛哭。陳塤纔四歲，出來拱手行禮好像大人一樣。樓鑰指着盤中銀杏讓他對詞，陳塤隨聲說："金桃。"問依據何在？以杜甫詩句"鸚鵡啄金桃"作答。樓鑰吃驚說："已故老友有傳人了。"長大後跟從劉著學習《周官》，片刻工夫幾百幾千字一揮而就。應試江東轉運司第一名，應試禮部又是第一名。

嘉定十年，登進士第。調黄州教授。喪父毀瘠，考古禮制時祭、儀制、祭器行之。忽嘆曰："俗學不足學。"乃師事楊簡，攻苦食淡，晝夜不怠。免喪，史彌遠當國，謂之曰："省元魁數千人，狀元魁百人，而恩數逾等，盍令省元初授堂除教授，當自君始。"塤謝曰："廟堂之議甚盛，舉自塤始，得無嫌乎？"徑部注處州教授以去，士論高之。

嘉定十年，進士及第。調任黄州教授。父親去世悲傷過度而消瘦，考訂古代禮制的四時祭禮、典章制度、祭祀器物實行。忽然嘆道："世俗的學問不值得學習。"就拜楊簡爲師，刻苦攻讀飲食清淡，日夜不懈怠。服喪期滿，史彌遠掌權，對他說："省試第一名是幾千人中最好的，狀元是一百人中的第一名，可是恩典相差數等，何不叫中書省最初授官就由政事堂授爲教授，應當從你開始。"陳塤謝絶說："朝廷的議論很多，舉薦從陳塤開始，難道會没有不滿嗎？"徑直赴吏部注授處州教授而去，士人評論認爲他很高尚。

理宗即位，詔求言，塤上封事曰："上有憂危之心，下有安泰之象，世道之所由隆。上有安泰之心，下有憂危之象，世道之所由污。故爲天下而憂，則樂隨之。以天下爲樂，則憂隨之。有天下者，在乎善審憂樂之機而已。今日之敝，莫大於人心之不合，紀綱之不振，風俗之不淳，國敝人偷而不可救。願陛下養之以正，勵之以實，莅之以明，斷之以武。"而

理宗即位，下詔徵求直言，陳塤上密封奏章說："上有憂慮安危的用心，下有太平的氣象，世道就昌盛。上有平安無事的想法，下有憂患危難的迹象，世道就敗壞。爲了天下而憂愁，安樂就會跟隨。認爲天下是安樂的，憂愁就會跟隨。占有天下的人，在於善於審察憂患安樂變化的徵兆。今日的弊端，没有比人心不一，綱紀不整，風俗不淳更大的，國家疲敗國人偷安却没有辦法拯救。希望陛下公正，鼓勵功績，統治英明，果敢決斷。"因而陳塤正直的名聲開始稱著天下。

塤直聲始著于天下。與郡守高似孫不合，去，歸奉其母。召爲太學録，逾年始至。轉對，言：“天道無親，民心難保。日月逾邁，事會莫留。始之鋭，久則怠。始之明，久則昏。垂拱仰成，盛心也，不可因以負有爲之志。遵養時晦，至德也，不可因以失乘時之機。”上嘉納之。遷太學博士，主宗正寺簿。都城火，塤步往玉牒所，盡藏玉牒于石室。詔遷官，不受。應詔言應上天非常之怒者，當有非常之舉動，歷陳致災之由。又有吴潛、汪泰亨上彌遠書，乞正馮榯、王虎不盡力救火之罪，及行知臨安府林介、兩浙轉運使趙汝憚之罰。人皆壯之。

同知州高似孫意見不一，離職，回鄉侍奉母親。召入任太學録，過了一年纔到。輪流應對，説：“天道没有親善，民心難以安定。時光流逝，時機不會再留。起初堅决，長久就懈怠。起初明白，長久就糊塗。拱手以待成功，是盛德之心，不能够因此辜負有作爲的人。隱退奉養，是最高的道德，不可以喪失利用形勢的機會。”皇上贊賞采納。升遷太學博士，爲宗正寺主簿。京城火災，陳塤步行前往玉牒所，將玉牒全部藏在石室。詔令升官，不接受。應詔提出應和上天超出尋常的憤怒，應當會有超出尋常的舉動，依次陳述招致災難的緣由。又有吴潛、汪泰亨上書給史彌遠，請求治馮榯、王虎不盡力救火的罪，以及對臨安府知府林介、兩浙轉運使趙汝憚懲罰。人們認爲他很有勇氣。

遷太常博士，獨爲袁燮議謚，餘皆閣筆，因嘆曰：“幽、厲雖百世不改。謚有美惡，豈諛墓比哉？”會朱端常子乞謚，塤曰：“端常居臺諫則逐善類，爲藩牧則務刻剥，宜得惡謚，以戒後來。”乃謚曰榮愿。議出，宰相而下皆肅然改容。考功郎陳耆覆議，合宦者陳洵益欲改，塤終不答。

升遷太常博士，惟獨爲袁燮擬謚號，其他的全都停筆，因而感嘆道：“周幽王、周厲王即使一百代也不會改變。謚號有美好有醜惡，難道是阿諛死者能够相比的嗎？”適逢朱端常的兒子請求爲父賜謚，陳塤説：“朱端常任諫官時逐斥好人，任知州竭力盤剥，理應得到醜惡的謚號，以警戒後人。”便擬謚叫作榮愿。擬議一公布，宰相以下全都受到震動肅然起敬。考功郎陳耆重新擬議，加上宦官陳洵益想要修改，陳塤始終没有答應。

李全在楚州有異志，塤以書告彌遠：“痛加警悔，以回群心。蚤正典刑，以肅權綱。大明黜陟，以飭政體。”不納。未幾，賈貴妃入内，塤又言：“乞去君側之蠱媚，以正主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庶政。”彌遠召塤問之曰：“吾甥殆好名邪？”塤曰：“好名，孟子所不取也。夫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力丐去，添差通判嘉興府。彌遠卒，召爲樞密院編修官。入對，首言：“天下之安危在宰相。南渡以來，屢失機會。秦檜

李全在楚州有反叛的企圖，陳塤寫信告訴史彌遠説：“徹底地覺悟，以此挽回民心。儘早地正刑法，以此整頓綱紀。明確賞罰升降，以此革新政務。”未被采納。不久，賈貴妃入宫，陳塤又奏：“請清君側之媚惑，以正主上之德；聽從天下之公論，以新各種政務。”史彌遠叫陳塤來問他：“我的外甥大概是喜好聲名吧？”陳塤説：“喜好聲名，是孟子所不取的。三代以前求取士人，怕他喜好聲名；三代以後求取士人，怕他不喜好聲名。”極力請求離去，差遣爲通判嘉興府。史彌遠去世，召入任樞密院編修官。入朝奏對，首先説：“天下的安危在於宰相。南渡以來，屢次喪失時機。秦檜死後，所任用的不過是万俟

死，所任不過万俟卨、沈該耳。侂胄死，所任史彌遠耳。此今日所當謹也。”次言：“内廷當嚴宦官之禁，外廷當嚴臺諫之選。”於是洵益陰中之，監察御史王定劾塤，出知常州，改衢州。

寇卜日發潦坑，遵江山縣而東。塤獲諜者，即遣人致牛酒諭之曰：“汝不爲良民而爲劫盗，不事耒耜而弄甲兵，今享汝牛酒，冀汝改業，否則殺無赦。”於是自首者日以百數，獻器械者重酬之，遂以潰散。改提點都大坑冶，徙福建轉運判官。侍御史蔣峴常與論《中庸》，不合，又劾之。主管崇道觀。逾年，遷浙西提點刑獄。歲旱，盗起，捕斬之，盗懼徙去。安吉州俞垓與丞相李宗勉連姻，恃勢黷貨，塤親按臨之。弓手戴福以獲潘丙功爲副尉，宗勉倚之爲腹心，盗横貪害，塤至，福聞風而去。貽書宗勉曰：“塤治福，所以報丞相也。傳聞實走丞相，賢輔弼不宜有此。”宗勉答書曰：“福罪惡貫盈，非君不能治。宗勉雖不才，不敢庇奸凶。惟君留意。”及獲福豫章，衆皆欲殺之，塤曰：“若是則刑濫矣。”乃加墨徇于市，囚之圜土。以吏部侍郎召，及爲國子司業，諸生咸相慶，以爲得師。

未幾，兼玉牒檢討、國史編修、實録修撰，乃辭兼史館。歷陳境土之蹙，民生之艱，國計之匱，“既無經理圖回之素，惟有感動轉移之策，必有爲之本者，本者何？復此心之妙耳”。又言：“履泰安而逸樂者，有習安致危之理。因艱危而兢懼者，有慮危圖安之機。明用舍以振紀綱，躬節儉以汰冗濫，屏奸妄以厲將士，抑貴近以寬糴糶，結鄉社以防竊發，黜增

卨、沈該罷了。韓侂胄死後，所任用的是史彌遠而已。這是今天所應當慎重對待的。”其次説：“内宫應當加强對宦官的限制，外朝應當嚴格對御史諫官的選任。”在這時陳洵益暗地中傷他，監察御史王定彈劾陳塤，出朝爲常州知州，改任衢州。

强盗擇日從潦坑出發，沿江山縣向東行進。陳塤捕獲了奸細，立即派人送去牛肉酒食告訴他説：“你不做好百姓却做强盗，不從事農耕却要弄武器，現在讓你享用牛肉酒食，希望你改行，否則格殺勿論。”主動自首的每天數以百計，繳獻武器的重賞，於是潰散。改提點都大坑冶，調任福建轉運判官。侍御史蔣峴曾經同他討論《中庸》，意見不一，又彈劾他。主管崇道觀。過了一年，升遷浙西提點刑獄。當年乾旱，强盗起事，捕獲斬首，强盗恐懼逃走。安吉州俞垓同丞相李宗勉結成姻親，憑仗權勢貪污納賄，陳塤前往審訊。弓手戴福因抓獲潘丙立功任副尉，李宗勉器重他收作親信，强横貪污，陳塤到任，戴福聽到風聲逃離。寫信給李宗勉説：“陳塤處置戴福，是以此報答丞相。最近傳説實際上是逃到丞相那裏去了，賢良輔臣不應當有這樣的做法。”李宗勉回信説：“戴福惡貫滿盈，除了你没人能懲治。李宗勉即使無能，也不敢包庇壞蛋。希望你留心。”等到在豫章抓獲戴福，衆人都想殺掉他，陳塤説：“如果這樣刑法就濫用了。”便施墨刑在市上示衆，把他拘禁在監獄中。以吏部侍郎召入朝廷，擔任國子司業，儒生全都互相慶幸，認爲得到了好導師。

没多久，兼玉牒檢討、國史編修、實録修撰，便推辭兼史館。依次陳述國土的縮減，百姓生活的艱難，國家財政的匱乏，“已經没有治理謀求挽回的誠心，惟有感動轉移的計策，必定成爲根本，根本是什麽？恢復有用心的神妙罷了。”又説：“身處太平而安樂的人，有習慣安樂導致危難的可能。因爲艱險而警惕的人，有憂慮危險謀求安定的機會。明確取捨以整頓綱紀，自身節儉以減少浪費，摒斥邪惡之人以激勵將士，壓制親貴以放寬糧食買賣，組成鄉社以防止盗賊，裁

創以培根本。今任用混淆，薰蕕同器，遂使賢者耻與同群。”諫議大夫金淵見之，怒。塤乞補外，不許，又辭免和糴轉官賞，亦不許。知温州，未上，以言罷。

塤家居，時自娱於泉石，四方學者踵至。輕財急義，明白洞達，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忽卧疾，戒其子抽架上書占之，得《吕祖謙文集》，其《墓志》曰：“祖謙生於丁巳歲，没於辛丑歲。”塤曰：“異哉！我生於慶元丁巳，今歲在辛丑，於是一甲矣。吾死矣夫！”

子蒙，年十八，上書萬言論國事。吴子良奇之，妻以女。爲太府寺主簿。入對，極言賈似道爲相時國政闕失，文多不録。爲淮東總領，似道誣以貪污，貶建昌軍簿，録其家，惟青氈耳。德祐初，禮部侍郎李珏乞放便，以刑部侍郎召，不赴，卒。

趙與簒

趙與簒字德淵，太祖十世孫。居湖州。嘉定十三年進士。歷官差主管官告院，遷將作監主簿，差知嘉興府，遷知大宗正兼權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尋爲都官郎官，加直寶章閣、兩浙轉運判官。進焕章閣、知慶元府，主管沿海制置司公事，拜司農少卿，仍兼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副使。遷浙西提點刑獄，授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拜司農卿兼知臨安府，主管浙西安撫司公事，權刑部侍郎兼詳定敕令官，權兵部侍郎，遷户部侍郎，權户部尚書，時暫兼吏部尚書，尋爲真，兼户部尚書，時暫兼浙西提舉常平，加端明殿學士、提領户部財用，皆依舊兼知臨安府。與執政恩澤，加資政殿大學士。以觀文殿學士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知平江府兼

損增建以培植根本。如今任用混亂，香草惡草并存，使賢良羞於和他們爲伍。”諫議大夫金淵看到後，惱怒。陳塤請求外出補官，不准許，又辭免和糴轉官的獎賞，也不准許。任温州知州，未上任，因受彈劾罷免。

陳塤住在家裏，常常在山水之間自得其樂，各地學者接踵而至。不重財利以義爲先，明白通達，一句話説出，一輩子都可以作答。突然卧病，命他的兒子抽取架上的書占卜，抽到《吕祖謙文集》，其中《墓志》説：“吕祖謙出生在丁巳年，逝世在辛丑年。”陳塤説：“奇怪啊！我生在慶元丁巳，今年是辛丑，到現在已經六十年了。我要死了！”

兒子陳蒙，十八歲時，上萬言書評論國事。吴子良認爲他很出色，將女兒嫁給他。任太府寺主簿。入朝奏對，極力論説賈似道任宰相時國政的失誤，文字太多不在這裏抄録。任淮東總領，賈似道以貪污誣陷他，貶爲建昌軍主簿，抄没他家，僅有青氈而已。德祐初年，禮部侍郎李珏請求給陳蒙自便，以刑部侍郎召，不赴任，去世。

趙與簒字德淵，是太祖十世孫。居住在湖州。嘉定十三年進士。歷任官職爲差遣主管官告院，升遷將作監主簿，差遣爲嘉興府知府，升遷知大宗正兼權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隨即任都官郎官，加官直寶章閣、兩浙轉運判官。進任焕章閣、慶元府知府，主管沿海制置司公事，授司農少卿，兼慶元府知府兼沿海制置副使。升遷浙西提點刑獄，任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授司農卿兼臨安府知府，主管浙西安撫司公事，權刑部侍郎兼詳定敕令官，權兵部侍郎，升遷户部侍郎，權户部尚書，當時暫兼吏部尚書，不久正式擔任，兼户部尚書，暫時兼浙西提舉常平，加官端明殿學士、提領户部財用，全都照舊兼臨安府知府。給予執政官的恩典待遇，加官資政殿大學士。以觀文殿學士爲紹興府知府、浙東安撫使；平江府知府兼淮、浙發運使，暫時兼權浙西提點刑獄；任沿江制置使，建康府知府、江東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行宫留守，節制和州、無爲

淮、浙發運使，時暫兼權浙西提點刑獄；授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行宫留守，節制和州、無爲軍、安慶府三郡屯田使；時暫兼權揚州、兩淮安撫制置使，改兼知揚州，尋兼知鎮江府，兼淮東總領，提舉洞霄宫；復爲淮、浙發運使，差知平江府，特轉兩官致仕。景定元年八月，卒，特贈少師。與簋所至急於財利，幾於聚斂之臣矣。

軍、安慶府三郡屯田使；暫時兼權揚州、兩淮安撫制置使，改任兼揚州知州，隨即兼鎮江府知府，兼淮東總領，提舉洞霄宫；再次擔任淮、浙發運使，差遣爲平江府知府，特旨遷轉兩級退休。景定元年八月，去世，特旨贈官少師。趙與簋所到之處將財利放在第一位，近乎聚斂搜刮之臣。

李大同

李大同字從仲，婺州東陽人。嘉定十六年進士。歷官爲秘書丞兼崇政殿説書，拜右正言兼侍講。疏言："趙、冀分野，乃有熒惑犯填星之變，則我師之出，豈無當長慮而却顧者。故臣願陛下勿以星文爲小異而或加忽。一話一語，一政一事，必求有以格天心而弭災變。至於進兵攻討，尤切謹重。"遷太常少卿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兼侍講，兼權侍立修注官，遷起居郎，拜殿中侍御史，權刑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遷吏部侍郎，進工部尚書，以寶謨閣直學士知平江府，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乞致仕，不許，後卒于家。

李大同字從仲，婺州東陽人。嘉定十六年進士。歷任官職爲秘書丞兼崇政殿説書，任右正言兼侍講。上疏説："趙、冀的上空，竟然出現火星犯土星的變異，我軍的出動，應當深思而且顧念後果。所以爲臣希望陛下不要認爲星相是微小的變化就加以忽略。一句話，一件事，一定要求得能够感通天意而消除災難。至於發兵攻伐，尤其要慎重。"升遷太常少卿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兼侍講，兼權侍立修注官，升遷起居郎，授殿中侍御史，權刑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選任吏部侍郎，進任工部尚書，以寶謨閣直學士爲平江府知府，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請求退休，不准許，後來在家中去世。

黃㽦

黃㽦字子耕，隆興分寧人。嘗從郭雍、朱熹學，熹深期之，而㽦亦以道自任，反復論辨，必無所疑然後止。舉太學進士，爲瑞昌主簿，監文思院，知廬陽縣。五溪獠獷悍，㽦爲詩諭之，獠感悦，有公事莫敢違。

通判處州，經、總制有額無錢，俗號殿最綱，㽦會十年中成賦酌取之，閣免逋負，錢額鈞等，獨以最聞。主管官告院、大理寺簿、軍器監丞，歲餘三遷，㽦乃不樂。間行西

黃㽦字子耕，隆興分寧人。曾經跟隨郭雍、朱熹讀書，朱熹對他抱很大期望，而黃㽦也將道學作爲自己的目標，反復論辯，定要没有疑問而罷休。在太學舉爲進士，任瑞昌主簿，監文思院，廬陽縣知縣。五溪僚人蠻横，黃㽦寫詩開導他們，僚人感動誠服，差派公事没人敢違抗。

通判處州，經制錢、總制錢有數額而無錢，俗稱最末綱和第一綱，黃㽦聚合十年中定的賦税酌情收取，放免拖欠，錢數和定額均平，惟獨他因政績第一而上報。主管官告院、大理寺簿、軍器監丞，一年多三次升遷，黃㽦竟然不高興。閑

湖，慨然曰："我昔在南、北山，一水一石，無不自題品，今無復情味，何邪?"

丐外，知台州。謝良佐子孫居台者既播越流落，營求之民間，收而教之。勤苦夙夜，先勸後禁，訟牒銷縮，郡稱平治。爲濟糶倉，爲抵當庫，葬民之栖寄暴露者爲棺千五百，置養濟院，又創安濟坊以居病囚，皆自有子本錢，使不廢。故葉適謂營條目建置，憂民如家。遷袁州，哭從弟哀甚，得疾卒。所著有《復齋集》。

時行游西湖，感慨地說："我從前在南、北山，一水一石，没有不自己題咏品評的，如今不再有情趣，是何緣故?"

請求補外，爲台州知州。謝良佐子孫住在台州的已經離散流落，黄營在民間尋訪，收養教育他們。早晚辛勤，先行勸導後下禁令，訴訟減少，州政被譽爲公正清明。建濟糶倉，建抵當庫，安葬寄居或暴尸的百姓造了一千五百副棺材，設養濟院，又創設安濟坊讓生病的囚犯居住，各自有利息和本錢，使其不會停廢。所以葉適説黄營的各項建設，爲百姓操心就像自己家一樣。升遷袁州，爲堂弟哭喪很悲痛，患病去世。著作有《復齋集》。

楊大異

楊大異字同伯，唐天平節度使漢公之後，十世祖祥避地醴陵，因家焉。祥事親孝，親亡哀毁，泣盡繼以血，廬墓終身，有白芝、白烏、白兔之瑞。事聞于朝，褒封至孝公，賜名木植墓道，以旌其孝。

大異從胡宏受《春秋》大義。登嘉定十三年進士第。授衡陽主簿，有惠政。調龍泉尉，攝邑令。適歲饑，提刑司遣吏和糴米二萬石于邑，米價頓增，民乏食，大異即以提刑司所糴者如價發糶，民甚德之。提刑趙與憲大怒，摭其罪弗得，坐以方命，移安遠尉。

邑有峒寇擾民，官兵致討，積年弗獲，檄大異往治之。大異以一僕負告身自隨，肩輿入賊峒，傳呼尉至，賊露刃成列以待，徐諭以禍福，皆伏地叩頭，願改過自新。留告身爲質，偕其渠魁數輩出降。以賞遷吉州户曹，改廣西經幹，復以弭盗賞，除四川制置司參議官。北兵入成都，大異從制置使丁黼巷戰，兵敗，身被數創死，闔門皆遇難。詰旦，其部曲竊往

楊大異字同伯，是唐朝天平節度使楊漢公的後代，十世祖楊祥避禍移居醴陵，就在那兒定居。楊祥侍奉雙親很孝順，雙親去世因悲傷而瘦損，淚水流盡接着泣血，一輩子住在墓旁小屋，出現白芝、白烏、白兔的祥瑞。事情報告到朝廷，褒獎賜封至孝公，賞賜名貴樹木種在墓道旁，以表彰他的孝心。

楊大異跟隨胡宏學習《春秋》要義。嘉定十三年進士及第。任衡陽主簿，有寬厚之政。調任龍泉縣尉，代理縣令。適逢當年饑荒，提刑司派遣官吏在縣中購米二萬石，米價頓時上漲，百姓缺糧，楊大異立即將提刑司所購買的米按原價發售，百姓非常感戴他的恩德。提刑趙與憲十分惱怒，搜集他的罪名未能如願，便按違抗命令治罪，調任安遠縣尉。

縣境有峒人强盗騷擾百姓，官兵討伐，多年没有捕獲，傳檄文給楊大異前去處理此事。楊大異帶了一名僕人背着委任狀跟着自己，乘坐便轎進入强盗地區，傳呼縣尉到，强盗拿着刀排隊等待，慢慢地用禍福的道理開導他們，全都趴在地上叩頭，願意改過自新。留下委任狀作爲抵押，偕同他們大頭目幾個人一起出來歸降。因受賞遷升吉州户曹，改任廣西經幹，再次因爲消滅强盗受賞，任四川制置司參議官。敵軍進入成都，楊大異跟隨制置使丁黼在街巷中作戰，軍隊失敗，

瘞之，大異復蘇，負以逃，獲免。進朝奉郎，宰石門縣，就除通判溧陽，攝州事，皆有惠政。去官之日，老弱攀號留之，大異易服潛去。擢知登聞鼓院，遷大理寺丞，平反冤獄者七。召對，極言時政得失，迕宰相意，出知澧州。理宗曰："是四川死節更生者楊大異耶？論事剴切，有用之材也。何遽出之？"對曰："是人尤長於治民。"命予節兼庾事，進直秘閣、提點廣東刑獄兼庾事。

身上遭受多處創傷而死，全家都遇難。等到天亮，他的部下偷偷地前去掩埋，楊大異又蘇醒過來，背着他逃走，纔得以幸免。進升朝奉郎，石門縣知縣，就地任通判溧陽，代理州政，都有政績。離任那天，老少拉着喊着挽留他，楊大異更換衣裝悄悄離去。提拔爲知登聞鼓院，升遷大理寺丞，平反的冤案有七件。召入奏對，極力論説時政得失，違背宰相之意圖，出朝爲澧州知州。理宗説："這是四川殉節復活的楊大異吧？論事切直，是有用的人才。爲何突然讓他離去？"回答説："此人擅長治理百姓。"下令授符節兼管糧倉事，進升直秘閣、提點廣東刑獄兼糧倉事。

時常平司逋負山積，械繫追索，奸蠹百出。大異與之約，悉縱遣之，負者如期畢輸，吏無所容其奸。訪張九齡曲江故宅，建相江書院，以祀九齡。改提點廣西刑獄兼漕、庾二司，所至奸吏屏息，寇盜絶迹。凡可以爲民興利除害者，必奏行之。復建宣成書院祀張栻、吕祖謙。廣海幅員數千里，道不拾遺，報政爲最。未六十即丐致仕，不允，章四上，除秘閣修撰、太中大夫，提舉崇禧觀、醴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歸里第，與居民無異，學者從之，講肄諄諄，相與發明經旨，條析理學。食祠禄者二十四年，卒，年八十二。子霆、霖。霆在《忠義傳》。

當時常平司拖欠賦税堆積如山，拘禁催逼索要，奸吏百出。楊大異同他們約定，全部放他們回家，拖欠的人按期全部交納，奸吏難以作弊。訪問張九齡曲江舊居，修建相江書院，以祭祀張九齡。改任提點廣西刑獄兼漕、庾二司，所到之處奸吏屏氣銷聲，强盜不見踪迹。凡是可以替百姓興利除害的事，一定上奏實行。又建宣成書院祭祀張栻、吕祖謙。廣海幅員幾千里，路不拾遺，陳報政績爲最優秀。未滿六十就請求退休，不答允，奏章遞上四次，授秘閣修撰、太中大夫，提舉崇禧觀、醴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賞賜紫金魚袋。回歸鄉里宅第，同居民没有兩樣，士人追隨他，講學諄諄教誨，闡發經書要義，分析理學。享受祠禄有二十四年，去世，享年八十二歲。兒子楊霆、楊霖。楊霆在本書《忠義傳》。

論曰：正論之在天下，未嘗亡也。徐範之於韓侂胄，吴泳、李韶、王邁之於史氏，皆能無所回撓，正色直言。至於史彌鞏則彌遠之弟，陳塤其甥也，不以私親而廢天下之公論。抑孟子所謂"寡助之至"者歟？趙與懃揚歷最久，甘爲聚斂之臣。李大同以鄉人喬行簡爲相，薦起之。黄𡸣出仕，以恤民尊賢爲急，可謂知本。大異節義如此，宜其善政之著稱于世也。

論曰：正論在天下，未曾消亡。徐範對於韓侂胄，吴泳、李韶、王邁對於史氏，都能毫不屈服，嚴肅直諫。至於史彌鞏是史彌遠的弟弟，陳塤是他的外甥，不因爲私親而忘記公論。或許是孟子所稱"寡助之至"者？趙與懃做官時間最長，甘願成爲聚斂搜刮之臣。李大同因同鄉喬行簡任宰相，被舉薦起用。黄𡸣外出任官，將安民尊賢作爲急務，可以稱得上知道根本。楊大異有節操義行，而以善政著稱於世。

宋史卷四百二十四

列傳第一百八十三

陸持之　徐鹿卿　趙逢龍　趙汝騰　孫夢觀
洪天錫　黄師雍　徐元杰　孫子秀　李伯玉

陸持之

陸持之字伯微，知荆門軍九淵之子也。七歲能爲文。九淵授徒象山之上，學者數百人，有未達，持之爲敷繹之。荆門郡治火，持之倉卒指授中程，九淵器之。

陸持之字伯微，是荆門軍知軍陸九淵的兒子。七歲能寫文章。陸九淵在象山教授學生，求學的有幾百人，有人没有領會，陸持之替他陳説。荆門郡滅火，陸持之在倉促之間指揮符合規矩，陸九淵器重他。

韓侂胄將用兵，持之憂時不懌，乃歷聘時賢，將有以告。見徐誼於九江，時議防江，持之請擇僚吏察地形，孰險而守，孰易而戰，孰隘而伏，毋專爲江守。具言："自古興事造業，非有學以輔之，往往皆以血氣盛衰爲鋭惰。故三國、兩晋諸賢，多以盛年成功名。公更天下事變多矣，未舉一事，而朝思夕惟，利害先入于中，愚恐其爲之難也。"誼憮然。又之鄂謁薛叔似、項安世，之荆謁吴獵，争欲留之，尋皆謝歸。著書十篇，名《意説》。

韓侂胄將要用兵，陸持之憂慮時勢悶悶不樂，便到處拜訪當時的賢人，將要有所請求。在九江見到徐誼，當時商議防守長江，陸持之請求挑選屬吏察看地形，防守險要，備戰平地，埋伏於險隘，不要專門進行長江的防衛。詳細説："自古創建事業，如果不是有學問的人輔佐，往往把血氣盛衰作爲鋭利懈怠。所以三國、兩晋的賢才，大多是在壯年時成就了功名。大人經歷的天下事變也很多，没有辦成一件事，却朝思暮想，利害首先就放在心上，我認爲這是困難的。"徐誼茫然若失。又到鄂謁見薛叔似、項安世，到荆拜見吴獵，争着想要挽留他，不久辭謝回家。撰寫文章十篇，命名《意説》。

嘉定三年，試江西轉運司預選，常平使袁燮薦于朝，謂持之議論不爲空言，緩急有可倚仗。不報。豫章建東湖書院，連帥以書幣强起持之長之。嘉定十六年，寧宗特詔持之秘書省讀書，固辭，不獲。既至，又詔以迪功郎入省，乞歸，不許。理宗即位，轉修職郎，差幹辦浙西安撫司，

嘉定三年，應試江西轉運司預選，常平使袁燮向朝廷推薦，稱陸持之發表議論不説空話，情况緊急能够依靠。没有回答。豫章建東湖書院，地方長官以信件和禮物强要陸持之出來主持。嘉定十六年，寧宗特别下詔陸持之爲秘書省讀書，堅决推辭，不批准。到任以後，又詔令以迪功郎進殿覲見，請求回鄉，不允許。理宗即位，轉爲修職郎，差遣幹辦浙西安撫司，因病請求退休，

以疾請致仕，特命改通直郎。所著有《易提綱》、《諸經雜説》。

特令改通直郎。著述有《易提綱》、《諸經雜説》。

徐鹿卿

徐鹿卿字德夫，隆興豐城人。博通經史，以文學名於鄉，後進爭師宗之。嘉定十六年，廷試進士，有司第其對居二，詳定官以其直抑之，猶寘第十。

徐鹿卿字德夫，隆興豐城人。博通經史，因文章學問在鄉里聞名，後學之人争先拜他爲師。嘉定十六年，殿試進士，考官將他的對策排列在第二名，詳定官因文章直露而加以貶低，仍放在第十名。

調南安軍學教授。張九成嘗以直道謫居，鹿卿摭其言行，刻諸學以訓。先是周敦頤、程顥與其弟頤皆講學是邦，鹿卿申其教，由是理義之學復明。立養士綱條，學田多在溪峒，異時征之無藝，農病之，鹿卿撫恤，無逋租者。其後盜作，環城屋皆毀，惟學官免，曰："是無擾我者。"

調任南安軍學教授。張九成曾經因爲正直行事而貶官，徐鹿卿收集他的言行，刻在學校作爲訓誡。在此之前周敦頤、程顥和他弟弟程頤都在這裏講學，徐鹿卿闡明他們的教義，從此義理之學重新倡明。制定供養讀書人的條例，學校田産大多在溪峒少數民族地區，從前向他們徵收没有限度，農民因此困苦，徐鹿卿加以撫恤，没有人拖欠租税。到後來强盜出現，遍城的房屋被燒毁，僅學校幸免，説："這是没有騷擾我。"

辟福建安撫司幹辦公事。會汀、邵寇作，鹿卿贊畫備禦，動中機會。避寇者入城，多方振濟，全活甚衆。郡多火災，救護有方。會都城火，鹿卿應詔上封事，言積陰之極，其徵爲火，指言惑嬖寵、溺燕私、用小人三事尤切。真德秀稱其氣平論正，有憂愛之誠心。改知尤溪縣。德秀守泉，辟宰南安，鹿卿以不便養辭。德秀曰："道同志合，可以拯民，何憚不來？"鹿卿入白其母，欣然許之。既至，首罷科斂之無名者，明版籍，革預借，决壅滯，達冤抑，邑以大治。德秀尋帥閩，疏其政以勸列邑。歲饑，處之有法，富者樂分，民無死徙。最聞，令赴都堂審察。以母喪去。

辟舉爲福建安撫司幹辦公事。適逢汀、邵强盜起事，徐鹿卿幫助參謀防禦，往往成功。躲避强盜的人進入城中，想方設法救濟，救活人很多。州裏常常發生火災，救護有辦法。適逢京城起火，鹿卿應對詔書上密封奏章，論説陰氣積累到極點，徵兆是起火，指説被寵愛的人迷惑、沉溺於宴請私親、任用小人三件事尤其切直。真德秀稱他心氣平和評論公正，有憂慮愛護的誠心。改任尤溪縣知縣。真德秀爲泉州知州，辟舉爲南安縣知縣，徐鹿卿因不便於奉養父母推辭。真德秀説："志同道合，可以拯救百姓，何怕不來？"徐鹿卿進去告訴他的母親，很高興地答應了他。到任以後，首先廢除賦税中没有名目的部分，清理户口，革除預借，裁决積壓案件，伸張冤屈，縣裏因此十分太平。真德秀不久任福建安撫使，陳述他的政績以勸勉各縣。當年饑荒，處理有方，富人樂意分糧救濟，百姓没人餓死流亡。因政績優異上報，命令前往政事堂審察。因遭母喪離職。

詔服闋赴樞密稟議，首言邊事、楮幣。主管官告院，幹辦諸司審計司。故相子以集英殿修撰食祠禄，又

詔令服喪期滿前往樞密院稟報議事，首先論説邊防事宜、紙幣。主管官告院，幹辦諸司審計司。已故丞相之子以集英殿修撰享受俸禄，又資

幫司農少卿米麥，鹿卿曰："奈何爲一人壞成法。"持不可。遷國子監主簿。入對，陳六事，曰："洗凡陋以起事功，昭勸懲以收主柄，清班著以儲實才，重藩輔以蔽都邑，用閩、越舟師以防海，合東南全力以守江。"上皆嘉納。改樞密院編修官，權右司，贊畫二府，通而守法。會右史方大琮、編修劉克莊、正字王邁以言事黜，鹿卿贈以詩，言者并劾之，太學諸生作《四賢詩》。知建昌軍，未上，而崇教、龍會兩保與建黎原、鐵城之民修怨交兵，鹿卿馳書諭之，斂手聽命。既至，則寬賦斂，禁掊克，汰贓濫，抑强禦，恤寡弱，黥黠吏，訓戍兵，創百丈寨，擇兵官，城屬縣，治行大孚，田里歌誦。

助他司農少卿的俸糧，徐鹿卿說："爲何要爲了一個人破壞舊規矩。"堅持認爲不行。升遷國子監主簿。入朝奏對，陳述六件事，說："清除一切陋習以興功業，明獎罰以收回君主權力，清理朝班以積聚真才，重視邊防以捍衛城邑，以閩、越水軍防衛海上，集中東南全部力量守衛長江。"皇上全都贊許采納。改任樞密院編修官，權右司，輔助樞密院中書省，通達而守法。適逢右史方大琮、編修劉克莊、正字王邁因論説事情遭貶黜，徐鹿卿寫詩相贈，言官一并彈劾他們，太學學生作《四賢詩》。任建昌軍知軍，未上任，崇教、龍會兩保同建黎原、鐵城的百姓結怨交戰，徐鹿卿趕快寫信告誡他們，百姓停戰聽令。到任以後，放寬賦税，禁止搜刮，汰除貪官冗官，打擊豪强，撫恤弱小百姓，將狡猾的吏人刺字，訓練守衛士兵，建百丈寨，挑選軍官，在屬縣築城，治理政績突出，百姓歌誦。

督府横取秋苗斛面，建昌爲米五千斛。鹿卿争之曰："守可去，米不可得。"民恐失鹿卿，請輸之以共命。鹿卿曰："民爲守計則善矣，守獨不爲民計乎？"卒争以免。召赴行在，將行，盗發南豐，捕斬渠首二十人，餘不問。擢度支郎官兼右司。入對，極陳時敝。改侍右郎官兼敕令删修官，兼右司。鹿卿又言當時并相之敝。宰相以甘言誘鹿卿，退語人曰："是牢籠也，吾不能爲宰相私人。"言者以他事詆鹿卿，主管雲臺觀。越月，起爲江東轉運判官。歲大饑，人相食，留守別之傑諱不詰，鹿卿命掩捕食人者，尸諸市。又奏援真德秀爲漕時撥錢以助振給，不報。遂出本司積米三千餘石减半賈以糶，及减抵當庫息，出緡錢萬有七千以予貧民，勸居民收字遺孩，日給錢米，所活數百人。宴集不用樂。

督府强行徵收秋苗税，建昌是大米五千斛。徐鹿卿反對道："知州可以辭去，糧食不可以得到。"百姓惟恐失去徐鹿卿，請求繳納完成指令。徐鹿卿說："百姓替知州考慮是很好，難道知州就不替百姓着想嗎？"終於争取得以免税。召令趕往皇帝所在地，將要動身，强盗在南豐起事，捕獲殺掉大頭目二十人，其餘不追究。提拔爲度支郎官兼右司。入朝奏對，極力指陳時弊。改任侍右郎官兼敕令删修官，兼右司。徐鹿卿又指出當時多人任宰相的弊害。宰相以好話勸告徐鹿卿，退下後對別人說："這是牢籠，我不能做宰相的家臣。"言官因其他事情詆毁徐鹿卿，主管雲臺觀。過了一月，起用任江東轉運判官。當年饑荒嚴重，人吃人，留守別之傑避而不問，徐鹿卿命令捕殺吃人者，陳尸於市。又稟奏援引真德秀任轉運使時撥錢幫助救濟之事，没有答覆。於是便拿出本司儲存大米三千多石减少一半價錢出售，并减少抵當庫的利息，拿出緡錢一萬七千給貧民，勸説居民收養孤兒，每天提供錢米，救活的有幾百人。宴會不用樂。

會岳珂守當塗，制置茶鹽，自詭興利，横斂百出，商旅不行，國計反

適逢岳珂爲當塗太守，制置茶鹽，私自以欺詐手段謀利，横徵暴斂花樣百出，商人不往來，

屈於初。命鹿卿核之，吏爭竄匿。鹿卿寬其期限，躬自鈎考，盡得其實。珂辟置貪刻吏，開告訐以罔民，没其財，民李士賢有稻二千石，囚之半歲。鹿卿悉縱舍而勸以其餘分，皆感泣奉命。珂罷，以鹿卿兼領太平，仍暫提舉茶鹽事。弛苛征，蠲米石、蕪湖兩務蘆税。江東諸郡飛蝗蔽天，入當塗境，鹿卿露香默禱，忽飄風大起，蝗悉度淮。之傑密請移鹿卿浙東提點刑獄，加直秘閣兼提舉常平。鹿卿言罷浮鹽經界鹼地，先撤相家所築，就捕者自言："我相府人。"鹿卿曰："行法必自貴近始。"卒論如法。丞相史彌遠之弟通判温州，利韓世忠家寶玩，籍之，鹿卿奏削其官。

國家財政反而比當初還窮困。命令徐鹿卿審核，官吏爭相逃避。徐鹿卿放寬他們的期限，親自查考，全部掌握實情。岳珂所用的貪婪刻薄官吏，揭人陰私陷害百姓，没收他們的財産，百姓李士賢有稻米二千石，囚禁他半年。徐鹿卿釋放而且勸説他們將多餘的錢糧拿出來救濟，全都感動哭泣遵從命令。岳珂罷官，任命徐鹿卿兼領太平，并暫提舉茶鹽事。寬緩苛税，蠲免米石、蕪湖兩務蘆税。江東各州蝗蟲遮天蔽日，飛入當塗縣境，徐鹿卿在露天燒香默默禱告，忽然狂風大起，蝗蟲全部飛過淮河。之傑秘密請求移徐鹿卿任浙東提點刑獄，加直秘閣兼提舉常平。徐鹿卿提出廢除浮鹽經界鹼地，首先拆除宰相家所築的地界，被捕的人自己説："我是宰相府的人。"徐鹿卿説："執行法令必須從顯貴親近的人開始。"於是依法論處。丞相史彌遠的弟弟通判温州，貪圖韓世忠家的珍寶玩物，抄家没收，徐鹿卿上奏削去他的官級。

初，鹿卿檄衢州推官馮惟説决婺獄，惟説素廉平，至則辨曲直，出淹禁。大家不快其爲，會鄉人居言路，乃屬劾惟説。州索印紙，惟説笑曰："是猶可以仕乎？"自題詩印紙而去。衢州鄭逢辰以繆舉，鹿卿以委使不當，相繼自劾，且共和其詩。御史兼二人劾罷之。及知泉州，改贛州，皆辭。遷浙西提點刑獄、江淮都大坑冶，皆以病固辭，遂主管玉局觀。及召還，又辭，改直寶章閣知寧國府，提舉江東常平，又辭。

起初，徐鹿卿送文給衢州推官馮惟説裁决婺州案件，馮惟説一向廉正公平，到了之後辨别是非，廢棄積久的禁令。有富豪人家不喜他的做法，適逢同鄉身任諫官，就囑咐彈劾馮惟説。州裏索要印紙，馮惟説笑道："這還能够做官嗎？"自己在印紙上題詩後離去。衢州鄭逢辰因錯誤推薦，徐鹿卿因委派不當，相繼自動彈劾，而且一起和他的詩。御史連帶兩人都彈劾罷免了他們。任泉州知州，改任贛州，全都推辭。升浙西提點刑獄、江淮都大坑冶，全都因病堅决推辭，於是主管玉局觀。召回，又推辭，改任直寶章閣知寧國府，提舉江東常平，又推辭。

淳祐三年，以右司召，猶辭。丞相杜範遺書曰："直道不容，使人擊節。君不出，豈以馮惟説故耶？惟説行將有命矣。"鹿卿乃出。擢太府少卿兼右司。入對，請定國本、正紀綱、立規模，"時事多艱，人心易摇，無獨力任重之臣，無守節伏義之士，願蚤决大計"。上嘉納之。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崇政殿説書。

淳祐三年，以右司召入，還是推辭。丞相杜範寫信給他説："直道不被容納，令人拍手感嘆。你不出任，難道是因爲馮惟説的緣故嗎？馮惟説即將有任命了。"徐鹿卿纔出任。提拔爲太府少卿兼右司。入朝奏對，請求確定太子、端正綱紀、樹立規制，"時事多艱，民心動摇，没有獨力承擔重任的臣子，没有保持志節正義的士人，希望早定大計"。皇上贊許接受。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崇政殿説書，一年後，兼權吏

逾年，兼權吏部侍郎。時議使執政分治兵財，鹿卿執議不可。以疾丐祠，遷右文殿修撰、知平江府兼發運副使。力丐祠，上諭丞相挽留之。召權兵部侍郎，固辭，上令丞相以書招之，鹿卿至，又極言君子小人，切於當世之務。兼國子祭酒，權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實録院同修撰，兼侍講，兼權給事中。鹿卿言“瑣闥之職無所不當問，比年命下而給舍不得知，請復舊制”。從之。

部侍郎。當時議論讓宰相分别治理軍隊和財政，徐鹿卿堅持認爲不行。因病乞求爲宫觀官，升遷右文殿修撰、爲平江府知府兼發運副使。極力請求爲宫觀官，皇上指示丞相挽留他。召入權兵部侍郎，堅決推辭，皇上命令丞相寫信叫他，徐鹿卿到來，又極力論説君子小人，切合當代的事務。兼國子祭酒，權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實録院同修撰，兼侍講，兼權給事中。徐鹿卿説“宫門的職守没有不應當過問的，近年命令下達但是給事中和中書舍人不知道，請求恢復舊的制度”。聽從了他。

上眷遇采篤而忌者寖多，有撰僞疏托鹿卿以傳播，歷詆宰相至百執事，鹿卿初不知也，遂力辨上前，因乞去，上曰：“去，則中奸人之計矣。”令臨安府根捕，事連勢要，獄不及竟。遷禮部侍郎。累疏告老，授寶章閣待制、知寧國府，而引年之疏五上，不允，提舉鴻禧觀，遂致仕，進華文閣待制。卒，遺表聞，贈四官。

皇上垂愛深切可是忌憚他的人逐漸增多，有人撰寫假疏章托名鹿卿來傳播，從宰相到百官一個個地詆毀，徐鹿卿起初不知，便在皇上面前極力辯白，乞求離去，皇上説：“離去，就中了壞人的圈套。”命令臨安府徹底搜捕，事情牽連權貴要人，此案没有追查到底。升遷禮部侍郎。屢次上疏請求退休，授寶章閣待制、寧國府知府，告老退休的疏章遞上去五次，不允許，提舉鴻禧觀，於是退休，進升華文閣待制。去世，遺表奏上，贈四級官。

鹿卿居家孝友，喜怒不形，恩怨俱泯，宗族鄉黨，各得歡心。居官廉約清峻，豪髮不妄取，一廬僅庇風雨。所著有《泉谷文集》、奏議、講義、《鹽楮議政稿》、《歷官對越集》，手編《漢唐文類》、《文苑菁華》，謚清正。

徐鹿卿在家中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喜怒不形於色，恩怨全都消除，同族同鄉，得到他們的歡心。任職廉潔清高，絲毫不取，一間房屋僅能遮擋風雨。著有《泉谷文集》、奏議、講義、《鹽楮議政稿》、《歷官對越集》，親手編纂《漢唐文類》、《文苑菁華》，謚號清正。

趙逢龍

趙逢龍字應甫，慶元之鄞人。刻苦自修，爲學淹博純實。登嘉定十六年進士第。授國子正、太學博士，歷知興國、信、衢、衡、袁五州，提舉廣東、湖南、福建常平。每至官，有司例設供張，悉命撤去，日具蔬飯，坐公署，事至即面問决遣。爲政務寬恕，撫諭惻怛，一以天理民彝爲言，民是以不忍欺。居官自常奉外，一介不取。民賦有逋負，悉爲代輸。尤究

趙逢龍字應甫，慶元府鄞縣人。刻苦自學，學問淵博純厚。嘉定十六年進士及第。授國子正、太學博士，歷任官職爲興國、信、衢、衡、袁五州知州，提舉廣東、湖南、福建常平。每次到任，官吏照例擺設宴會，命令全部撤除，每天準備粗糙的飯食，坐在公堂，有事立即當面審問判決發落。治政務求寬容，安慰規勸懇切，全用天道和百姓倫理作爲道理，百姓因此不忍心欺騙他。除俸禄外，一點都不取於民。百姓租賦有拖欠的，全部替他們代爲繳納。尤其重視謀劃救荒

心荒政，以羨餘爲平糴本。遷將作監，拜宗正少卿兼侍講。凡道德性命之藴，禮樂刑政之事，縷縷爲上開陳。疏奏甚衆，稿悉焚棄。年八十有八終于家。

逢龍家居講道，四方從游者皆爲巨公名士。丞相葉夢鼎出判慶元，修弟子禮，常謂師門庳陋，欲市其鄰居充拓之。逢龍曰："鄰里粗安，一旦驚擾，彼雖勉從，我能無愧於心！"逢龍寡嗜欲，不好名，揚歷日久，泊然不知富貴之味。或問何以裕後，逢龍笑曰："吾憂子孫學行不進，不患其飢寒也。"

趙汝騰

趙汝騰字茂實，宗室子也。居福州。寶慶二年進士。歷官差主管禮、兵部架閣，遷籍田令，召試館職，授秘書省正字，升校書郎，尋升秘書郎兼史館校勘。輪對，言節用先自乘輿宫掖始。兼玉牒所檢討官，以直焕章閣知温州，進直徽猷閣、江東提點刑獄，又進直寶文閣，差知婺州。召赴闕，遷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升起居郎，時暫兼權吏部侍郎，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兼侍講，遷吏部侍郎兼侍講，權工部尚書兼權中書舍人，皆兼同修撰，以左司諫陳垓論罷。召爲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兼修國史、實録院修撰。入奏，言："前後奸諛之臣，傷善害賢，自取穹官要職，何益於陛下，而深損於聖德。興利之臣，移東就西，順適宫禁，自遂谿壑無厭之欲，何益於陛下，而深戕於國脉。則陛下私惠群小之心，可以息矣。"又言："陛下有用君子之名，無用君子之實。"

兼直學士院，拜翰林學士兼知制

政策，以雜税收入作爲平價購糧的本錢。升遷將作監，任宗正少卿兼侍講。凡是道德性命的深刻含義，禮樂刑政的事情，逐條對皇上陳説。疏奏很多，原稿全部燒掉。八十八歲在家中去世。

趙逢龍在家中講學，各地與他交游的人都是名士大家。丞相葉夢鼎出判慶元，遵照弟子的禮節，曾經説老師的門庭低矮簡陋，想要買下它旁邊的房屋擴大。趙逢龍説："鄰里剛安定，一旦驚擾，即使勉强聽從，我怎能問心無愧！"趙逢龍很少嗜好和欲望，不喜好虚名，居官時間很長，淡泊不知富貴的滋味。有人問他如何使得後代富足，趙逢龍笑道："我擔心子孫學問品行不長進，而不害怕他們受凍挨餓。"

趙汝騰字茂實，是皇室子弟。住在福州。寶慶二年進士。歷任官職爲差主管禮部、兵部架閣，升遷籍田令，召入應試館職，授任秘書省正字，升任校書郎，隨即升任秘書郎兼史館校勘。輪流應對，提出節約用度首先從皇帝内宫開始。兼玉牒所檢討官，以直焕章閣爲温州知州，進官直徽猷閣、江東提點刑獄，又進升直寶文閣，差遣爲婺州知州。召赴朝廷，升遷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升任起居郎，暫兼權吏部侍郎，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兼侍講，升遷吏部侍郎兼侍講，權工部尚書兼權中書舍人，都兼同修撰，因左司諫陳垓彈劾罷官。召爲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兼修國史、實録院修撰。入朝上奏，説："前後邪惡諂媚之臣，傷害忠良，謀取高官要職，對陛下有何好處，却對仁德有很大損害。求利之臣，移東就西，應合内宫，滿足没有止境的欲求，對陛下有何好處，却對國家有很深的傷害。陛下暗自施恩給衆位小人，應當停止。"又説："陛下有任用君子的名聲，没有任用君子的實際行動。"

兼直學士院，授翰林學士兼知制誥，兼侍

誥，兼侍讀。辭歸故里，累召，力辭，以龍圖閣學士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召至闕，以端明殿學士提舉佑神觀，兼翰林學士承旨，知泉州、知州南外宗正事，復提舉佑神觀兼侍讀，兼翰林學士承旨。景定二年，卒，遺表上，特贈四官。

讀。辭職回歸家鄉，屢次徵召，堅決推辭，以龍圖閣學士任紹興府知府、浙東安撫使。召赴朝廷，以端明殿學士提舉佑神觀，兼翰林學士承旨，任泉州知州、知州南外宗正事，又提舉佑神觀兼侍讀，兼翰林學士承旨。景定二年，去世，遺表奏上，特贈四級官。

孫夢觀

孫夢觀字守叔，慶元府慈溪人。寶慶二年進士。調桂陽軍教授、浙西提舉司幹辦公事，差主管吏部架閣文字，爲武學諭。輪對，言："人主不容有所憚，尤不容有所玩；憚則有言而不能容，玩則雖容其言而不能用。"力請外，添差通判嚴州，主管崇道觀，召爲武學博士、太常寺丞兼諸王宫大小學教授，大宗正丞兼屯田郎官、將作少監。知嘉興府，仍舊班兼右司郎官、將作監。轉對，極言："風憲之地，未聞有十八疏攻一諫者。封駁之司，未聞有三舍人不肯草制者。道揆不明，法守滋亂，天下之權將有所寄，而倒持之患作。"當路者滋不悦。出知泉州兼提舉市舶，改知寧國府。蠲逋減賦，無算泛入者盡籍于公帑。户部遣官督賦，急若星火，闔郡皇駭，莫知爲計。夢觀曰："吾寧委官以去，毋寧病民以留。"力丐祠，且將以府印牒所遣官，所遣官聞之夜遁。他日夢觀去寧國，人言之爲之流涕。

孫夢觀字守叔，慶元府慈溪人。寶慶二年進士。調任桂陽軍教授、浙西提舉司幹辦公事，差遣主管吏部架閣文字，任武學諭。輪流應對，說："君主不容許有忌憚，尤其不容許有輕慢；忌憚則上奏之言不能容納，輕慢則雖能容納却不能用。"極力請求補外，差遣爲通判嚴州，主管崇道觀，召入任武學博士、太常寺丞兼諸王宫大小學教授，大宗正丞兼屯田郎官、將作少監。任嘉興府知府，照舊班位兼右司郎官、將作監。輪流應對，極力說："御史臺，没有聽説有十八道奏章攻擊一個勸諫。封駁司這個部門，没有聽説有三位舍人不肯起草制書的。道義不明確，法度職守更加混亂，天下的權將有所改，顛倒的災難就發生了。"當權的人越發不高興。出朝任泉州知州兼提舉市舶，改任寧國府知府。蠲免拖欠減少租賦，没有規定以外的收入的全都没收進公庫。户部派遣官員責求賦税，十分緊急，全州惶恐不安，不知如何辦。孫夢觀說："我寧可棄官而去，也不願害苦百姓而留下。"堅決請求祠禄官，而且將要把知府印牒送給所派遣的官員，所派遣的官員聽到後連夜逃走。後來夢觀離開寧國，人們説起他還爲之落淚。

丞相董槐召還，帝問江東廉吏，槐首以夢觀對，帝説，乃遷司農少卿兼資善堂贊讀。輪對，謂："今内外之臣，恃陛下以各遂其私，而陛下獨一無可恃，可爲寒心！"次論："郡國當爲斯民計，朝廷當爲郡國計。乞命大臣應自前主計之臣奪州縣之利而歸版曹者，復歸所屬，庶幾郡國蒙一分

丞相董槐召回，皇帝問起江東的廉潔官吏，董槐首先就拿孫夢觀作答，皇帝高興，便提升孫夢觀司農少卿兼資善堂贊讀。輪流應對，說："如今内外的臣子，倚仗陛下各自滿足他們的私欲，可是陛下没有一人能够依靠，真讓人寒心！"其次論說："州縣應當替百姓考慮，朝廷應當替州縣考慮。請求命令大臣將從前主管財政時剥奪州縣之利收歸户部的，重新歸還給州縣，州縣受

之寬，則斯民亦受一分之賜。"帝善其言。遷太府卿、宗正少卿，兼給事中、起居舍人、起居郎。八上章辭免，以監察御史吳燧論罷，直龍圖閣與祠，授秘閣修撰、江淮等路提點鑄錢司公事。甫至官，即復召爲起居郎兼侍右侍郎、給事中兼贊讀，兼國子祭酒，權吏部侍郎。奏事抗論益切，以寵賂彰、仁賢逝、貨財偏聚爲言，且謂："未易相之前，敝政固不少；既易相之後，敝政亦自若。"在廷之士皆危之。夢觀曰："吾以一布衣蒙上恩至此，雖捐軀無以報，利鈍非所計也。"

力求補外，以集英殿修撰知建寧府。蠲租税，省刑罰，郡人徐清叟、蔡抗以爲有古循吏風。民有夢從者甚都，迎祠山神，出視之則夢觀也。俄而夢觀得疾，口授遺表，不忘規諫，遂卒。帝悼惜久之，賻銀帛三百。夢觀退然若不勝衣，然義所當爲，奮往直前；其居敗屋數間，布衣蔬食，而重名節云。

洪天錫

洪天錫字君疇，泉州晉江人。寶慶二年進士。授廣州司法。長吏盛氣待僚屬，天錫糾正爲多。丁內艱，免喪，調潮州司理。勢家奪民田，天錫言於守，還之。

帥方大琮辟真州判官，留寘幕府。改秩知古田縣。行鄉飲酒禮。邑劇，牒訴猥多，天錫剖决無留難。有倚王邸勢殺人者，誅之不少貸。調通判建寧府。大水，擅發常平倉振之。擢諸司糧料院，拜監察御史兼説書。累疏言："天下之患三：宦官也，外戚也，小人也。"劾董宋臣、謝堂、厲文翁，理宗力護文翁，天錫又言："不斥文翁，必爲王府累。"上令吳燧

一分寬鬆，百姓也能受到一分恩惠。"皇帝認爲他説得好。升遷太府卿、宗正少卿，兼給事中、起居舍人、起居郎。八次上章辭免，因監察御史吳燧彈劾罷職，任直龍圖閣授祠禄官，任秘閣修撰、江淮等路提點鑄錢司公事。剛剛到任，立即召任起居郎兼侍右侍郎、給事中兼贊讀，兼國子祭酒，權吏部侍郎。上奏事情更加直言不阿，論述私寵賄賂明顯、仁人賢士隱退、財貨片面集中，而且説："未换宰相以前，弊政本來不少；换了宰相以後，弊政還是像原先一樣。"在朝廷的人士全都認爲他處境危險。孫夢觀道："我憑着一個普通百姓蒙獲皇上恩典到這個地位，即使獻身也無以報答，凶吉我不考慮。"

極力請求出朝補官，以集英殿修撰爲建寧府知府。蠲免租税，減省刑罰，州人徐清叟、蔡抗認爲有古代良吏的作風。百姓有人夢到隨從的人非常衆多，迎奉祭祀山神，跑出來一看原來是孫夢觀。很快孫夢觀患病，口授遺表，不忘記勸諫，去世。皇帝哀悼惋惜很久，賜助喪銀帛三百。孫夢觀弱不禁風，然而按照道義應當去做的，勇往直前；他的住處幾間破房，穿布衣吃粗食，却看重名譽節操。

洪天錫字君疇，泉州晉江人。寶慶二年進士。授廣州司法官。長官對待下屬傲慢，洪天錫督察多有糾正。遭母喪，喪期滿，調任潮州司理。豪勢之家搶奪百姓田地，洪天錫告訴知州，歸還百姓。

安撫使方大琮辟舉洪天錫任真州判官，留在幕府。改任古田縣知縣。舉行鄉飲酒禮。縣大，訴訟繁多，洪天錫判决没有拖延。有人倚仗王府勢力殺了人，處死不寬容。調通判建寧府。發大水，擅自打開常平倉救濟百姓。提拔爲諸司糧料院，任監察御史兼説書。多次上疏説："天下的患害有三：一是宦官，一是外戚，一是小人。"彈劾董宋臣、謝堂、厲文翁，理宗極力庇護厲文翁，洪天錫又説："不斥逐厲文翁，一定會成爲王府的牽累。"皇上命令吳燧再三傳達聖旨，洪

宣諭再三，天錫力争，謂："貴倖作奸犯科，根柢蟠固，乃遲回護惜，不欲繩以法，勢焰愈張，紀綱愈壞，異時禍成，雖欲治之不可得矣。"上又出御札，俾天錫易疏，欲自戒飭之。天錫又言："自古奸人雖憑怙，其心未嘗不畏人主之知，苟知之而止於戒飭，則憑怙愈張，反不若未知之爲愈也。"章五上，出關待罪。詔二人已改命，宋臣續處之。天錫言："臣留則宋臣去，宋臣留則臣當斥，願早賜裁斷。"越月，天雨土，天錫以其異爲蒙，力言陰陽君子小人之所以辨，又言修内司之爲民害者。

蜀中地震，浙、閩大水，又言："上下窮空，遠近怨疾，獨貴戚巨閹享富貴耳。舉天下窮且怨，陛下能獨與數十人者共天下乎?"會吴民仲大論等列訴宋臣奪其田，天錫下其事有司，而御前提舉所移文謂田屬御莊，不當白臺，儀鸞司亦牒常平。天錫謂："御史所以雪冤，常平所以均役，若中貴人得以控之，則内外臺可廢，猶爲國有紀綱乎?"乃申劾宋臣并盧允升而枚數其惡，上猶力護之。天錫又言："修内司供繕修而已，比年動曰'御前'，奸贓之老吏，迹捕之凶渠，一竄名其間，則有司不得舉手，狡者獻謀，暴者助虐，其展轉受害者皆良民也。願毋使史臣書之曰：'内司之横自今始。'"疏上至六七，最後請還御史印，謂："明君當爲後人除害，不當留患以遺後人。今朝廷輕給舍臺諫，輕百司庶府，而北司獨重，倉卒之際，臣實懼焉。"言雖不果行，然終宋世閹人不能竊弄主威者，皆天錫之力，而天錫亦自是去朝廷矣。改大理少卿，再遷太常，皆不拜。

天錫極力争辯，認爲："貴要親信爲非作歹違法亂紀，根基盤結牢固，却偏愛袒護，不想繩之以法，氣焰更加囂張，綱紀愈發敗壞，將來災禍形成，即使想要懲治他們也不能够做到。"皇上又下詔令，讓洪天錫改易疏文，想要親自告誡。洪天錫又説："自古以來壞人即使有所倚仗，他們内心也害怕君主知道，如果知道他們却衹停留在警告上，所倚仗的更加囂張，反而不如不知道更好。"疏章遞上五次，出京城等待治罪。詔令二人已經更改任命，董宋臣過後再處置。洪天錫説："臣留下董宋臣離開，董宋臣留下臣應當斥逐，希望儘快賜下裁斷。"過了一月，天空降土，洪天錫認爲這種現象在於昏暗，極力論説陰陽君子小人的辨别，又提到修内司禍害百姓。

蜀中地震，浙、閩發大水，又上奏説："上下困乏，遠近怨恨，惟獨貴戚大太監享受富貴。天下又窮又怨，陛下還能獨自同幾十個人共有天下嗎?"適逢吴地百姓仲大論等人紛紛控訴董宋臣搶奪他們的田地，洪天錫將此事下發給有關部門，可是御前提舉所公文説田産屬於皇家田莊，不應當禀告御史臺，儀鸞司也移文給常平司。洪天錫認爲："御史是平反冤屈的，常平司是用來平均勞役的，如果宦官能够控制，御史臺監司都可以取消，治理國家還能有綱紀嗎?"一再彈劾董宋臣連同盧允升而且列舉他們的罪惡，皇上還是極力維護他們。洪天錫又説："修内司供備修繕而已，近年動不動就稱'御前'，邪惡貪污的老吏，追踪搜捕的元凶，一旦逃匿到裏面，官吏不能够動手，狡猾的人獻計獻策，横暴的人幫助作惡，輾轉受害的人都是好百姓。希望不要讓史官記載此事説：'内司的横暴從現在開始。'"疏章奏上了六七次，最後請求歸還御史印，稱："聖明君主應當替後代消滅禍害，不應當遺留禍患給後代。如今朝廷輕視給事舍人御史諫官，輕視各司府，可是偏倚重内侍省，發生突然事變的時候，臣實在害怕這種情况。"意見雖然没被采納，然而直到宋滅亡宦官没能竊取皇權，全在於洪天錫出力，可是洪天錫也從此離開朝廷。改任大理少卿，再升太常，全都不接受。

改廣東提點刑獄，五辭。明年，起知潭州，久之始至官。戢盜賊，尊先賢，逾年大治。直寶謨閣，遷廣東轉運判官，决疑獄，劾貪吏，治財賦，皆有法。召爲秘書監兼侍講，以聵辭，升秘閣修撰、福建轉運副使，又辭。度宗即位，以侍御史兼侍讀召，累辭，不許，在道間，監察御史張桂劾罷之。乃疏所欲對病民五事：曰公田，曰關子，曰銀綱，曰鹽鈔，曰賦役。又言："在廷無嚴憚之士，何以寢奸謀？遇事無敢諍之臣，何以臨大節？人物稀疏，精采銷爽，隱惰惜己者多，忘身徇國者少。"進工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加顯文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改漳州，皆力辭。

又明年，改福建安撫使，力辭，不許。亭户買鹽至破家隕身者，天錫首罷之，民作佛事以報。罷荔枝貢。召爲刑部尚書，詔憲守之臣趣行無虚日，不起。久之，進顯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宫，三降御札趣之，又力辭。逾年，進華文閣直學士，仍舊官觀，尋致仕，加端明殿學士，轉一官。疾革，草遺表以規君相。上震悼，特贈正議大夫，謚文毅。

天錫言動有準繩，居官清介，臨事是非不可回折。所著奏議、《經筵講義》、《進故事》、《通祀輯略》、《味言發墨》、《陽巖文集》。

改任廣東提點刑獄，五次推辭。第二年，起用爲潭州知州，過了很久纔到任。消除强盗，尊敬前賢，過了一年便治理好。任直寶謨閣，升遷廣東轉運判官，裁决疑難案件，彈劾貪污小吏，治理財政税收，全都有法度。召入任秘書監兼侍講，因耳聾辭免，提拔爲秘閣修撰、福建轉運副使，又推辭。度宗即位，以侍御史兼侍讀徵召，屢次推辭，不允許，在半路上，監察御史張桂彈劾罷免了他。便上奏坑害百姓的五件事：叫作公田，叫作關子，叫作銀綱，叫作鹽鈔，叫作賦役。又説："在朝廷没有威嚴之官，怎能止息陰謀？遇到事情没有敢於諫争之臣，怎能面對生死存亡？人物稀少，精英散落，隱匿懈怠顧惜自己的人多，捨身殉國的人少。"進升工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加官顯文閣待制、湖南安撫使、潭州知州，改漳州，全都堅决推辭。

又過一年，改任福建安撫使，極力推辭，不准許。亭户買鹽有破産喪身的，洪天錫首先廢除，百姓作佛事以報答。廢除進貢荔枝。召入任刑部尚書，詔令提點刑獄和知州等催促動身一天也没停，不出任。很久以後，進升顯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宫，三次下詔書催促，又極力推辭。過了一年，進升華文閣直學士，照舊領宫觀，不久退休，加官端明殿學士，遷轉一級。病重，起草遺表規諫君主和宰相。皇上震驚悲痛，特旨贈官正議大夫，謚號文毅。

洪天錫言行有準則，在位清明耿直，遇事是非分明。著有奏議、《經筵講義》、《進故事》、《通祀輯略》、《味言發墨》、《陽巖文集》。

黄師雍

黄師雍字子敬，福州人。少從黄榦學。入太學。寶慶二年，舉進士。詔爲楚州官屬。出盜賊白刃之衝，不畏不懾。李全反狀已露，師雍密結忠義軍别部都統時青圖之，謀泄，全殺青，師雍不爲動，全亦不加害。秩滿，朝議褒異，師雍耻出史彌遠門，

黄師雍字子敬，福州人。年少時跟隨黄榦讀書。進入太學。寶慶二年，考中進士。詔爲楚州屬吏。出入强盗兵刃之間，不害怕不恐懼。李全謀反之狀已經暴露，黄師雍暗中交結忠義軍别部都統時青對付他，計劃泄露，李全殺時青，黄師雍没有被嚇住，李全也没有加害。任滿，朝廷輿論贊揚他，黄師雍認爲出於史彌遠門下羞耻，不

不往見之。調婺州教授，學政一以呂祖謙爲法。李宗勉、趙必願、趙汝談皆薦之。

師雍慕徐僑有清望，欲謁之，會其有召命，師雍曰："今不可往也。"僑聞而賢之，至闕，以其學最聞。宗勉在政府，力言於丞相喬行簡，行簡已許以朝除。師雍以書見行簡，勸其歸老，行簡不悦，宗勉之請遂格。

知遂之龍溪，轉運使王伯大上其邑最。行簡罷，宗勉與史嵩之入相，召師雍審察，將至而宗勉卒。嵩之延師雍，密示相親意，師雍不領；遷糧料院，又曰："料院與相府密邇，所以相處。"師雍亦不領。嵩之獨相，權勢浸盛，上下懼禍，未有發其奸者。博士劉應起首疏論嵩之，帝感悟，思逐嵩之。師雍與應起相善，故嵩之疑師雍左右之，諷御史梅杞擊師雍，差知興化軍，旋奪之，改知邵武軍。及應起爲監察御史，師雍遷宗正寺簿，尋亦拜監察御史。首疏削金淵秩，送外居住。再疏斥趙綸、項容孫、史宥之。嵩之終喪，正言李昴英、殿中侍御史章琰共疏乞竄斥之，師雍亦上疏論列，帝感悟，即其日詔勒令致仕。權直舍人院劉克莊封還詞頭，乞畀嵩之以貼職如宰臣去國故事，遂得守金紫光禄大夫、觀文殿學士致仕。議者曰："大夫，官也。觀文，職也。元降御筆但云'守官'，無'本官職'之辭。觀文之命，自克莊啓之。朋邪顧望，不可赦。"師雍遂劾克莊臨事失身犯義，免所居官，琰亦繼劾克莊，師雍又乞籍嵩之家隸張叔儀，皆從之。

未幾，昴英劾臨安尹趙與憲及執政，琰亦劾執政，帝怒昴英并及琰。

前往拜見。調任婺州教授，教學一概效法呂祖謙。李宗勉、趙必願、趙汝談都舉薦他。

黄師雍仰慕徐僑的清白的名望，想要拜見他，適逢有命徵召他，黄師雍説："如今不能够前往。"徐僑聽説後認爲他很賢良，到了朝廷，因他的學問優異而聞名。李宗勉在政事堂，極力對丞相喬行簡説到他，喬行簡已經答應在朝廷授官。黄師雍寫信去見喬行簡，勸説他告老還鄉，喬行簡不高興，李宗勉的請求便被阻止。

任遂州的龍溪縣知縣，轉運使王伯大上報他的縣政績優異。喬行簡罷職，李宗勉同史嵩之入朝拜相，召黄師雍接受審察，快要到時李宗勉去世。史嵩之請黄師雍，暗示要同他親善，黄師雍不領情；升遷糧料院，又説："料院和丞相府靠近，所以安置你。"黄師雍也不接受。史嵩之一人擔任宰相，權勢逐漸擴大，上下害怕遭禍，没有人敢揭發他的罪惡。博士劉應起第一個上疏彈劾史嵩之，皇帝感動覺悟，想要斥逐史嵩之。黄師雍和劉應起友善，所以史嵩之懷疑是黄師雍操縱，暗中叫御史梅杞攻擊黄師雍，差遣爲興化軍知軍，馬上又撤銷，改爲邵武軍知軍。等到劉應起任監察御史，黄師雍升遷宗正寺簿，隨即也任監察御史。首先上疏削去金淵官階，遣送外地居住。第二次上疏斥責趙綸、項容孫、史宥之。史嵩之服喪期滿，正言李昴英、殿中侍御史章琰共同上疏請求放逐他，黄師雍也上疏論説，皇帝感動覺悟，就在那天下詔强令退休。權直舍人院劉克莊封還諭旨，請求貼職給史嵩之遵照宰相離職舊例，於是得以守金紫光禄大夫、觀文殿學士退休。議論的人説："大夫，是官。觀文，是職。原先皇上親筆衹説'守官'，没有'本官職'的字樣。觀文的任命，是從劉克莊那裏出來的。朋黨照顧觀望，不可以寬恕。"黄師雍便彈劾劉克莊遇事喪失操守觸犯道義，免去所任職，章琰也接着彈劾劉克莊，黄師雍又請求籍没史嵩之家奴張叔儀，全都聽從。

没多久，李昴英彈劾臨安知府趙與憲以及執政官，章琰也彈劾執政，皇帝生李昴英的氣連帶

鄭寀乘間劾琰、昴英，又嗾同列再疏，以昴英屬某人，琰屬師雍。師雍毅然不從，獨擊葉闓乃與簒腹心。琰、昴英去國，寀於是薦周坦、葉大有入臺，首劾程公許、江萬里，善類日危矣。未逾月，坦攻參政吳潛去，陳垓爲監察御史，時寀、與簒、坦、垓、大有合爲一，師雍獨立。寀惡之尤甚，思所以去師雍，未得，招四人共謀之。會大旱求言，應詔者多指寀、坦等爲起災之由，牟子才、李伯玉、盧鉞語尤峻。坦等僞撰匿名書，誣三士，師雍榻前辨，謂："匿名書條令所禁，非公論也，不知何爲至前。"因發其僞撰之迹。適鉞疏譽師雍，寀乃以鉞附師雍，帝不聽，擢師雍左司諫。

到了章琰。鄭寀乘機彈劾章琰、李昴英，又唆使同事再次上疏，説李昴英與某人結黨，章琰與黃師雍結黨。黃師雍毅然不聽從，一個人攻擊葉闓是趙與簒的親信。章琰、李昴英離開朝廷，鄭寀在這時薦舉周坦、葉大有進入御史臺，首先彈劾程公許、江萬里，好人一天天危險。没過一月，周坦攻擊參知政事吳潛離職，陳垓任監察御史，當時鄭寀、趙與簒、周坦、陳垓、葉大有聯成一黨，黃師雍獨立。鄭寀討厭他尤其厲害，想要除掉黃師雍，没得逞，招集四人共同對付他。適逢大旱徵求直言，應對的人大多指責鄭寀、周坦等人是引起災害的根由，牟子才、李伯玉、盧鉞的話尤其嚴厲。周坦等人僞造匿名信，誣陷三位人士，黃師雍在皇上床前争辯，説："匿名信是條令所禁止的，不是公論，不知道爲何到了皇帝面前。"揭穿了他們僞造的劣迹。正好盧鉞上疏稱贊黃師雍，鄭寀就認爲盧鉞依附黃師雍，皇帝不聽，提拔黃師雍任左司諫。

未幾，寀入政府，謝方叔、趙汝騰疏其奸，寀遂罷去。師雍與丞相鄭清之故同舍，然以劾劉用行、魏峴皆清之親故，清之不樂。坦喜曰："吾得所以去之矣。"遣其婦日造清之妻，譖曰："彼去用行、峴，乃去丞相之漸也。"帝將以師雍爲侍御史，清之曰："如此，則臣不可留。"遷起居舍人兼侍講，即力丐去。清之猶冀師雍少貶，師雍曰："吾欲爲全人。"終不屈。數月，坦卒劾師雍及高斯得俱罷。久之，以直寶文閣奉祠，陳垓又嗾同列寢之。清之卒，起師雍爲左史，既而改江西轉運使，遷禮部侍郎，命下而卒于江西官舍。

没多久，鄭寀進入中書省，謝方叔、趙汝騰陳述他的邪惡，鄭寀罷職離去。黃師雍同丞相鄭清之是同學，因爲所彈劾的劉用行、魏峴都是鄭清之親舊，鄭清之不高興。周坦歡喜地説："我找到可以擠走他的辦法了。"派他的女人每天去拜訪鄭清之的妻子，進讒言説："他擠走劉用行、魏峴，是想逐漸擠走丞相。"皇帝將讓黃師雍任侍御史，鄭清之説："要是這樣，臣不能够留下。"升遷起居舍人兼侍講，堅決請求離去。鄭清之仍希望黃師雍稍微抑損自己，黃師雍説："我想要做個道德完美的人。"始終没有屈服。幾個月後，周坦終於彈劾黃師雍以及高斯得全都罷職。很久以後，以直寶文閣領宫觀官，陳垓又唆使同在朝班的官員阻止。鄭清之去世，起用黃師雍任左史，後改任江西轉運使，升遷禮部侍郎，任命下達却在江西官署去世。

師雍簡淡寡欲，靖厚有守，言若不出口，而於邪正之辨甚明，視外物輕甚，故博采公論，當官而行，愛護名節，無愧師友云。

黃師雍淡泊簡約清心寡欲，謙恭敦厚有操守，話語好像不出口，可是對於邪正的辨别非常分明，把外物看得很輕，所以廣納公論，任職期間，愛護名節，不愧是良師益友。

徐元杰

徐元杰字仁伯，信州上饒人。幼穎悟，誦書日數千言，每冥思精索。聞陳文蔚講書鉛山，實朱熹門人，往師之。後師事真德秀。紹定五年，進士及第。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

徐元杰字仁伯，信州上饒人。小時候聰明過人，讀書每天幾千字，常常苦思冥想專心探求。聽説陳文蔚在鉛山講學，是朱熹的門人，前往拜師。後來拜真德秀爲師。紹定五年，進士及第。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

嘉熙二年，召爲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奏否泰、剥復之理，因及右轄久虚，非骨鯁耆艾，身足負荷斯世者，不可輕畀。又言皇子竑當置後及蚤立太子，乞蚤定大計。時諫官蔣峴方力排竑置後之説，遂力請外，不許，即謁告歸，丐祠，章十二上。三年，遷著作佐郎兼兵部郎官，以疾辭。差知安吉州，辭。召赴行在奏事，辭益堅。

嘉熙二年，召入任秘書省正字，升遷校書郎。上奏順與逆、盛與衰的道理，因而提到右丞長期空缺，除了耿直年長，本身足以擔當治世者，不可以輕易任命。又提出皇子趙竑應當立後嗣以及早立太子，請求早定大計。當時諫官蔣峴竭力排斥趙竑立後嗣的説法，於是堅決請求補外，不准許，立即請假回家，請求祠禄官，上奏章十二次。三年，升遷著作佐郎兼兵部郎官，因病推辭。差遣爲安吉州知州，推辭。召赴皇帝所在地奏事，推辭益發堅决。

淳祐元年，差知南劍州。會峽陽寇作，擒渠魁八人斬之，餘釋不問。父老或相語曰："侯不來，我輩魚肉矣。"郡有延平書院，率郡博士會諸生親爲講説。民訟，率呼至以理化誨，多感悦而去。輸苗聽其自概，闔郡德之。丁母憂去官，衆遮道跪留。既免喪，授侍左郎官。言敵國外患，乞以宗社爲心。言錢塘駐蹕，驕奢莫尚，宜抑文尚質。兼崇政殿説書，每入講，必先期齋戒。嘗進仁宗詔内降指揮許執奏及臺諫察舉故事爲戒，語多切宫壼。拜將作監，進楊雄《大匠箴》，陳古節儉。時天久不雨，轉對，極論《洪範》天人感應之理及古今遇災修省之實，辭益忠懇。

淳祐元年，差遣爲南劍州知州。適逢峽陽强盗起事，擒獲首領八人斬首，其餘的放過不追究。父老對他説："你不來的話，我們這些人就成了被宰割的魚肉了。"州裏有延平書院，帶領州博士集合衆儒生親自作講解。百姓争訟，總是以道理教導，大多感動高興地離去。納青苗税聽任他們自報，州人感念他的恩德。遭母喪離職，大家攔在路上跪下挽留。服喪期滿，授侍左郎官。論説敵國外患，請求將宗廟社稷放在心上。提出錢塘爲行宫，驕恣奢侈，應該抑制浮華崇尚實際。兼崇政殿説書，每次進宫講授，必定事先齋戒。曾經進呈仁宗詔内降指揮允許上奏以及御史諫官監察舊例作借鑒，言辭大多責備宫廷。任將作監，進獻楊雄《大匠箴》，陳説古時的節儉。當時天長期不下雨，輪流應對，極力論説《洪範》天人感應的道理以及古今遭遇災害修身反省的情况，言辭越加誠懇。

丞相史嵩之丁父憂，有詔起復，中外莫敢言，惟學校叩閽力争。元杰時適輪對，言："臣前日晋侍經筵，親承聖問以大臣史嵩之起復，臣奏陛下出命太輕，人言不可沮抑。陛下自

丞相史嵩之遭父喪，詔令在喪期任職，朝廷内外没有人敢説話，衹有學校的人到官門極力反對。徐元杰當時正好輪流應對，説："臣前些天進侍講經，承蒙皇上拿大臣史嵩之喪期任職的事來詢問，臣禀奏陛下發布命令太草率，人們的意

盡陛下之禮，大臣自盡大臣之禮，玉音賜俞，臣又何所容喙。今觀學校之書，使人感嘆。且大臣讀聖賢之書，畏天命，畏人言。家庭之變，哀戚終事，禮制有常。臣竊料其何至於忽送死之大事，輕出以犯清議哉！前日昕庭出命之易，士論所以凜凜者，實以陛下爲四海綱常之主，大臣身任道揆，扶翊綱常者也。自聞大臣有起復之命，雖未知其避就若何，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涕零，是果何爲而然？人心天理，誰實無之，興言及此，非可使聞於鄰國也。陛下烏得而不悔悟，大臣烏得而不堅忍？臣懇懇納忠，何敢詆訐，特爲陛下愛惜民彝，爲大臣愛惜名節而已。"疏出，朝野傳誦。帝亦察其忠亮，每從容訪天下事，經筵益申前議。未幾，夜降御筆黜四不才臺諫，起復之命遂寢。

元老舊德次第收召，元杰亦兼右司郎官，拜太常少卿，兼給事中、國子祭酒，權中書舍人。杜範入相，復延議軍國事。爲書無慮數十，所言皆朝廷大政，邊鄙遠慮。每裁書至宗社隱憂處，輒閣筆揮涕，書就隨削稿，雖子弟無有知者。六月朔，輪當侍立，以暴疾謁告。特拜工部侍郎，隨乞納祿，詔轉一官致仕。夜四鼓，遂卒。

先，元杰未死之一日，方謁左丞相范鍾歸，又折簡察院劉應起，將以翼日奏事。是夕，俄熱大作，詰朝不能造朝，夜煩愈甚，指爪忽裂，以死。朝紳及三學諸生往吊，相顧駭泣。訃聞，帝震悼曰："徐元杰前日方侍立，不聞有疾，何死之遽耶？"亟遣中使問狀，賻贈銀絹二百計。已而太學諸生伏闕訴其爲中毒，且曰："昔小人有傾君子者，不過使之自死

見不能壓制。陛下自然盡到陛下之禮，大臣自然盡到大臣之禮，詔旨賜命，臣怎敢插嘴。如今看學校的上書，使人感嘆。而且大臣讀聖賢之書，敬畏天命，敬畏人言。家庭的變故，悲痛服喪，禮制有常規。爲臣猜測他豈能忽視服喪大事，輕率地出任觸犯公論呢！前天明庭發布命令輕易，士人評論之所以嚴厲，實在是因爲陛下是天下綱常之主，大臣擔負制定法規，是護衛綱常者。自從聽到大臣有喪期任職的命令，雖然不知道他是避讓還是接受，凡是心念父母的人没有不失聲痛哭的，這到底爲何會成這樣？人心天理，實際上誰沒有，造成這種輿論，是不可以讓鄰國聽到的。陛下怎能不悔悟，大臣怎能不堅毅？臣誠懇地奉獻忠心，豈敢詆毀揭發，而是替陛下愛惜民衆，替大臣愛惜名節罷了。"疏章一傳出，全國傳誦。皇帝也察覺他忠誠耿直，常從容地詢問天下事，在講席進一步申述先前的評論。没多久，連夜下發詔書罷黜了四個無能的御史諫官，喪期任職的命令於是停止。

元老舊臣陸續收召，徐元杰也兼右司郎官，任太常少卿，兼給事中、國子祭酒，權中書舍人。杜範入朝任相，又請他商議軍事和國政。撰寫書文大概幾十，所論說的都是朝廷大政，邊疆的長遠打算。每作書到國家深可憂慮的地方，往往停筆流淚，寫成隨即毀掉草稿，即使是子弟也没有人知道。六月初一，輪到陪從，因急病請假。特授工部侍郎，隨即請求辭去官職，詔令遷轉一級官階退休。夜裏四鼓時分，去世。

起先，徐元杰未死的那一天，正好拜見左丞相范鍾回家，又寫便信給監察御史劉應起，將要在第二天奏事。這天晚上，很快發燒非常嚴重，到早晨不能够到朝，夜裏煩躁得更加厲害，指甲忽然開裂，因而死亡。朝廷官員以及三學衆儒生前往吊唁，相視驚詫哭泣。聽到訃告，皇帝震驚悲痛道："徐元杰前天還侍立，没聽説有病，爲什麽死得這麽快呢？"立即派遣宦官詢問情況，賞賜助喪銀絹二百。太學學生們拜伏在朝廷下申訴他是中毒，并且説："從前小人有排擠君子的，

於蠻烟瘴雨之鄉，今蠻烟瘴雨不在嶺海，而在陛下之朝廷。望奮發睿斷，大明典刑。”於是三學諸生相繼叩閽訟冤，臺諫交疏論奏，監學官亦合辭聞于朝。二子直諒、直方乞以恤典充賞格。有旨付臨安府逮醫者孫志寧及常所給使鞫治。既又改理寺，詔殿中侍御史鄭寀董之，且募告者賞緡錢十萬、官初品。大理寺正黄濤謂伏暑證，二子乞斬濤謝先臣。然獄迄無成，海内人士傷之，帝悼念不已，賜官田五百畝、緡錢五千給其家。賜謚忠愍。

不過是讓他們死在南方有瘴氣的地方，如今瘴氣不在嶺海，而是在陛下的朝廷。希望奮然作出明智的判斷，以正刑法。”這時三學學生相繼向朝廷申訴冤屈，御史諫官交相上疏論奏，監學官也聯合上書向朝廷報告。兩個兒子徐直諒、徐直方請求將撫恤的恩典充作懸賞。聖旨交付臨安府逮捕醫士孫志寧以及平時所使喚的人審訊懲治。然後又改成大理寺處理，詔令殿中侍御史鄭寀主持，并且招募告發的人賞賜緡錢十萬、授初品官。大理寺正黄濤説是伏天中暑的病症，兩個兒子請求殺掉黄濤向已去世的先人謝罪。然而此案最終没有結果，天下的人士爲他悲痛，皇帝深切悼念，賜給官田五百畝、緡錢五千補助他的家。賜謚號忠愍。

孫子秀

孫子秀字元實，越州餘姚人。紹定五年進士。調吴縣主簿。有妖人稱“水仙太保”，郡守王遂將使治之，莫敢行，子秀奮然請往，焚其廬，碎其像，沈其人於太湖，曰：“實汝水仙之名矣。”妖遂絶。日詣學官與諸生討論義理。辟淮東總領所中酒庫，檄督宜興縣圍田租。既還，白水災，總領恚曰：“軍餉所關，而敢若此，獨不爲身計乎?”子秀曰：“何敢爲身計，寧罪去爾。”力争之，遂免。

調滁州教授，至官，改知金壇縣。嚴保伍，釐經界，結義役，一切與民休息。訟者使齎牒自詣里正，并鄰證來然後行，不實者往往自匿其牒，惟豪黠者有犯，則痛繩不少貸。淮民流入以萬計，振給撫恤，樹廬舍，括田使耕，拔其能者分治之。崇學校，明教化，行鄉飲酒禮。訪國初茅山書院故址，新之，以待遠方游學之士。

通判慶元府，主管浙東鹽事。先是，諸場鹽百袋附五袋，名“五厘鹽”，未幾，提舉官以爲正數，民困

孫子秀字元實，越州餘姚人。紹定五年進士。調任吴縣主簿。有邪術之人自稱“水仙太保”，知州王遂將派人整治他，没人敢前去，孫子秀奮勇請求前往，燒掉他的房子，砸碎他的像，將那個人沉入太湖，説：“讓你水仙的名聲變成事實了。”怪異之迹便斷絶。每天到學校同學生討論義理。辟舉淮東總領所中酒庫，傳文讓他督辦宜興縣圍田租。回來以後，禀報水災，總領發怒道：“關係到軍餉，却膽敢如此，竟然不替自己考慮嗎?”孫子秀説：“怎敢替自己考慮，寧可獲罪離去罷了。”極力反對，於是得以免租。

調任滁州教授，到任，改任金壇縣知縣。嚴明保伍，整治經界法，組織義役，一切讓百姓休養生息。告狀的人帶上狀子找里正，并等旁證之人來了纔辦理，弄虚作假的人往往自動藏起他們的狀子，狡猾的豪强犯了法，就嚴加制裁一點也不寬恕。淮地百姓流亡進境的數以萬計，救濟撫恤，建造房屋，搜求田地讓他們耕種，選拔其中能幹的人分頭管理。尊尚學校，修明教化，舉行鄉飲酒禮。訪求宋初茅山書院舊址，重修，以接待遠方游學的士人。

任通判慶元府，主管浙東鹽務。此前，各場鹽一百袋附加五袋，稱作“五厘鹽”，没多久，提舉官將其作爲規定數額，百姓困苦，孫子秀上

甚，子秀奏蠲之。辟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衢州寇作，水冒城郭，朝廷擇守，屬子秀行。子秀謂捕賊之責，雖在有司，亦必習土俗之人，乃能翦其憑依，截其奔突。乃立保伍，選用土豪，首旌常山縣令陳謙亨、寓士周還淳等捍禦之勞，且表於朝，乞加優賞，人心由是競勸。未幾，盜復起江山、玉山間，甫七日，而衆禽四十八人以來。終子秀之任，賊不復動。水潦所及，則爲治橋梁，修堰閘，補城壁，浚水原，助葺民廬，振以錢米，招通鄰糴。奏蠲秋苗萬五千石有奇，盡代納其夏稅，并除公私一切之負；圳溪沙壅之田，請於朝，永蠲其稅，民用復蘇。

奏蠲免。辟舉幹辦臨安各司糧料院。衢州强盗作亂，水淹城郭，朝廷選派知州，囑咐孫子秀前往。孫子秀認爲捕捉强盗的責任，雖然在於官吏，也一定要有熟悉當地習俗的人，纔能滅除他們的依靠，阻截他們逃跑。便建立保伍，選用當地豪强，首先表彰常山縣令陳謙亨、寄居此地的士人周還淳等保衛的功勞，而且向朝廷表揚他們，請求給厚賞，民心從此争相除盜。没多久，强盗又在江山、玉山之間起事，剛過七天，衆人就捉了四十八人前來。直到孫子秀任滿，强盗不再搶劫。雨水所到的地方，就修造橋梁，修建堰閘，修補城墻，疏浚水源，幫助修繕百姓房屋，用錢米救濟，招鄰縣百姓往來買米。上奏蠲免秋苗税一萬五千餘石，全部代交他們的夏税，并且廢除公私所有的拖欠；被溪水冲壞被泥沙埋没的田地，向朝廷請求，永遠蠲免他們的租税，百姓生活得以恢復。

南渡後，孔子裔孫寓衢州，詔權以衢學奉祀，因循逾年，無專饗之廟。子秀撤廢佛寺，奏立家廟如闕里。既成，行釋菜禮。以政最遷太常丞，以言罷。未幾，遷大宗正丞，遷金部郎官。金部舊責州郡以必不可辨之泛數，吏顛倒爲奸欺。子秀日夜討論，給册轉遞以均其輸，人人如債切身，不遣一字而輸足。遷將作監、淮東總領，辭。改知寧國府，辭。爲左司兼右司，再兼金部。與丞相丁大全議不合，去國。差知吉州，尋鐫罷。

時嬖倖朱熠凡三劾子秀。開慶元年，爲浙西提舉常平。先是，大全以私人爲之，盡奪亭民鹽本錢，充獻羨之數；不足，則估籍虛攤。一路騷動，亭民多流亡。子秀還前政鹽本錢五十餘萬貫，奏省華亭茶鹽分司官，定衡量之非法多取者，於是流徙復業。徙浙西提點刑獄兼知常州。淮兵數百人浮寓貢院，給餉不時，死者相繼，子秀請於朝，創名忠衛軍，置寨

南渡以後，孔子的裔孫寄住在衢州，詔令暫且在衢州州學祭祀，拖了一年多，没有專門祭祀的祠廟。孫子秀拆除佛寺，上奏設立家廟就像闕里一樣。建成以後，舉行釋菜禮。因政績優異升遷太常丞，因受彈劾而罷免。没多久，升遷大宗正丞，升遷金部郎官。金部從前以不能辨清的數額要求州，官吏顛倒來進行欺詐。孫子秀日夜研究，提供簿册用來平均數額，人人如同有債務關係到自身，不用發一個字而繳納充足。升遷將作監、淮東總領，推辭。改任寧國府知府，推辭。擔任左司兼右司，再兼金部。同丞相丁大全意見不一，離開朝廷。差遣爲吉州知州，不久削職。

當時皇上寵信的朱熠共三次彈劾子秀。開慶元年，任浙西提舉常平。在此之前，丁大全以自己的親舊擔任，奪取所有鹽户鹽的本錢，充作進獻剩餘數額；不够，就估量户口虚報攤派。整個路騷動不安，鹽户大多逃亡。孫子秀歸還前任的鹽本錢五十多萬貫，禀奏裁省華亭茶鹽分司官，規定非法多取的部分，在這時流亡遷徙的百姓恢復了舊業。調任浙西提點刑獄兼常州知州。淮兵幾百人寄住在貢院，供應的糧餉不準時，死的人接連不斷，孫子秀向朝廷請求，起名忠衛軍，建

以居，截撥上供贍之。盜劫吴大椿，前使者諱其事，誣大椿與兄子熂爭財，自劫其家，追毁大椿官，編置千里外，徙黥其臧獲。子秀廉得實，乃悉平反之。尋以兼郡則行部非便，得請專臬事。擊貪舉廉，風采凛然，犴獄爲清。

寨讓他們居住，截留調撥地方上交的賦税贍養他們。强盜搶劫吴大椿，前使臣隱瞞這件事，誣陷吴大椿和侄兒吴熂争奪家産，自己打劫自己的家，追降吴大椿官，編管一千里以外，將他的奴婢刺字流放。孫子秀查訪到實情，全部爲他們平反。隨即因兼州政巡視部屬就不方便，請求并獲准專管提點刑獄事務。打擊貪污舉薦廉潔，態度嚴肅令人敬畏，牢獄因此清静。

進大理少卿，直華文閣、浙東提點刑獄兼知婺州。婺多勢家，有田連阡陌而無賦税者，子秀悉核其田，書諸牘，勢家以爲厲己，嗾言者罷之。尋遷湖南轉運副使，以迎養非便辭，移浙西提點刑獄。子秀冒暑周行八郡三十九縣，獄爲之清。安吉州有婦人訴人殺其夫與二僕，郡守捐賞萬緡，逮繫考掠十餘人，終莫得其實。子秀密訪之，乃婦人賂宗室子殺其夫，僕救之，并殺以滅口。一問即伏誅，又釋僞會之連逮者，遠近稱爲神明。

進升大理少卿，直華文閣、浙東提點刑獄兼婺州知州。婺州有很多權勢之家，有的人田地連成一片却不交賦税，孫子秀全部核實其田地，寫在文書上，有權勢的人家認爲危害到自己，唆使言官罷免了他。隨即升遷湖南轉運副使，因奉養父母不方便，調任浙西提點刑獄。孫子秀冒着酷暑遍行八州三十九縣，訟案因此清静。安吉州有婦人狀告有人殺了她的丈夫和兩個僕人，知州懸賞一萬緡，逮捕拷打十多人，始終未能問出結果。孫子秀暗中查訪此事，原來是婦人賄賂宗室子弟殺她的丈夫，僕人去救他，一并殺掉滅口。一審訊馬上受死刑，又釋放了牽連逮捕的人，遠近稱贊他神明。

初，獄訟之滯，皆由期限之不應。使者下車，或親書戒州縣勿違，而違如故，則怒之。怒之，改匣，又違則又重怒之，至再三。而專卒四出，巡尉等司繳限抱匣費不貲，則其勢必違。子秀與州縣約，到限者徑詣庭下，吏不得要索，亦無違者。其後創循環總匣屬各州主管官，凡管内諸司報應皆并入匣，一日一遣，公移則又總實於匣以往。於是事無小大，纖悉畢具，而風聞者反謂專卒淩州縣，劾罷之，子秀笑而已。移江東提點刑獄。度宗即位，進太常少卿兼右司，尋兼知臨安府，以言罷。起知婺州，卒。

起初，訴訟案件拖延積壓，都是因爲不遵守期限。使臣初到任，有的親自寫信告誡州縣不要誤期，却照舊誤期，就生氣。生氣後，改换匣子，又誤期就又惱怒，甚至再三如此。而且特派的士兵到各處去，巡尉等司定期覆命持有匣子的費用數量很大，在這種情勢下一定會誤期。孫子秀同州縣約定，到期限的人徑直到廳堂，官吏不准索求，也就没有誤期的人。後來建立循環總匣囑托給各州主管官，凡是管轄區内各司申報兑現的全部放入匣子，一天發送一次，公文往來又全部裝進匣子前往。在這時事情無論大小，細微詳盡全都完備，可是聽到傳聞的人反而説特派的士兵欺壓州縣，彈劾罷免他，孫子秀不過笑笑而已。調任江東提點刑獄。度宗即位，進升太常少卿兼右司，隨即兼任臨安府知府，因受彈劾罷免。起用爲婺州知州，去世。

子秀少從上虞劉漢弼游，磊落英發，抵掌極談，神采飛動。與人交

孫子秀年輕時跟隨上虞劉漢弼游學，直率開朗才華横溢，握手暢談，神采飛揚。同人交往

久而益親，死生患難，營救不遺力。聞一善則手録之。

時間長就益發親善，死生患難之際，設法援救不遺餘力。聽到一件善事便記録下來。

李伯玉

李伯玉字純甫，饒州餘干人。端平二年，進士第二。初名誠，以犯理宗潛諱更今名。授觀察推官、太學正兼莊文府教授、太學博士。召試館職，歷詆貴戚大臣，直聲暴起。改校書郎，奏言："臺評迎合上意，論罷尤焴、楊棟、盧鉞三人，忠邪不辨，乞同罷。"帝不允。監察御史陳垓連劾罷之。

李伯玉字純甫，饒州餘干人。端平二年，考中進士第二名。起初名誠，因冒犯理宗不爲人知的名諱改成今名。授任觀察推官、太學正兼莊文府教授、太學博士。召入應試館職，歷斥貴戚大臣，博得正直的聲名。改任校書郎，上奏說："御史的評議迎合皇上的旨意，彈劾罷免了尤焴、楊棟、盧鉞三人，忠邪不分，請求一同罷職。"皇帝不答允。監察御史陳垓接連彈劾罷免了他。

奉雲臺祠，差知南康軍，遷著作佐郎兼沂靖惠王府教授，兼考功郎官，兼尚書右司員外郎。引故事彈臺臣蕭泰來，遷著作郎。帝怒，降兩官罷叙。復知邵武軍，改湖北提點刑獄，移福建，遷尚右郎官。侍御史何夢然論伯玉乃吴潛之死黨，奉祀，遷福建提舉常平、淮西轉運判官。召赴經筵，遷考功郎兼太子侍讀，拜太府少卿、秘書少監、起居郎、工部侍郎。

授雲臺祠禄官，差遣爲南康軍知軍，升遷著作佐郎兼沂靖惠王府教授，兼考功郎官，兼尚書右司員外郎。援引舊例彈劾諫官蕭泰來，升遷著作郎。皇帝惱怒，降兩級停止晋級。又任邵武軍知軍，改爲湖北提點刑獄，調任福建，升遷尚右郎官。侍御史何夢然評論伯玉是吴潛的死黨，爲祠禄官，升遷福建提舉常平、淮西轉運判官。召入前往講席，升遷考功郎兼太子侍讀，授太府少卿、秘書少監、起居郎、工部侍郎。

度宗即位，兼侍講，權禮部侍郎，升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賈似道嘗集百官議事，忽厲聲曰："諸君非似道拔擢，安得至此！"衆默然莫敢應者，伯玉答曰："伯玉殿試第二名，平章不拔擢，伯玉地步亦可以至此。"似道雖改容而有怒色。既退，即治歸。以顯文閣待制知隆興府，右正言黄萬石論罷。召入覲，擢權禮部尚書兼侍讀。似道益專國柄，帝以伯玉舊學，進之卧内，相對泣下，欲用以參大政，似道益忌之，而伯玉尋病卒。

度宗即位，兼侍講，權禮部侍郎，升爲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賈似道曾經召集百官議事，忽然語氣嚴厲地説："各位如果不是賈似道提拔，豈能到這地位！"衆人沉默没有誰敢應聲，李伯玉答道："李伯玉殿試第二名，平章大人不提拔，李伯玉地位也能够到此。"賈似道雖然受震動而惱怒。退下以後，馬上就整裝回鄉。以顯文閣待制爲隆興府知府，被右正言黄萬石彈劾罷免。召入朝見，擢升權禮部尚書兼侍讀。賈似道進一步把持政權，皇帝因李伯玉是舊學，把他請進卧室之内，相對落淚，想要任用他參與大政，賈似道益發忌恨他，而伯玉不久就病逝。

伯玉嘗請罷童子科，以爲非所以成人材，厚風俗。趙汝騰嘗薦八士，各有品目，於伯玉曰"銅山鐵壁"。

李伯玉曾經請求廢除童子科，認爲不能成就人才，不能使得風俗淳厚。趙汝騰曾經舉薦八位士人，各有評定名目，對於李伯玉叫作"銅山鐵

立朝風節，大較似之。所著有《斛峰集》。

論曰：陸持之學足以承其家，而不幸蚤喪，徐鹿卿論議明達，克施有政，趙逢龍之清操，汝騰之不撓，孫夢觀之平直，洪天錫、黄師雍、徐元杰、李伯玉皆悉心直言，不避權勢，孫子秀政績著見，皆當時之傑出云。

壁”。在朝廷的風骨氣節，大略就像這樣。著有《斛峰集》。

論曰：陸持之的學問足够用來繼承他的家學，却不幸早死，徐鹿卿議論通達明理，能够治理政事，趙逢龍的高潔操守，趙汝騰的不屈不撓，孫夢觀的公正耿直，洪天錫、黄師雍、徐元杰、李伯玉全都盡心直言，不避權勢，孫子秀政績明顯可見，都是當時的傑出人士。

宋史卷四百二十五

列傳第一百八十四

劉應龍　潘牥　洪芹　趙景緯　馮去非　徐霖
徐宗仁　危昭德　陳塏　楊文仲　謝枋得

劉應龍

劉應龍字漢臣，瑞州高安人。嘉熙二年進士。授零陵主簿，饒州録事參軍。有毛隆者，務剽掠殺人，州民被盜，遥呼盜曰："汝毛隆也?"盜亦曰："我毛隆也。"既，訟于官，捕隆置獄，應龍曰："盜誠毛隆，其肯自謂?"因言于州，州不可，乃委它官，隆誣伏抵死，未幾盜敗，應龍繇是著名。改知崇仁縣。淮西失守，江西諸州有殘破者，縣佐貳聞變先遁，應龍固守不去。

先是，理宗久未有子，以弟福王與芮之子爲皇子，丞相吴潛有異論，帝已不樂。大元兵度江，朝野震動，逐丞相丁大全，復起潛爲相，帝問潛策安出，潛對曰："當遷幸。"又問卿如何，潛曰："臣當死守於此。"帝泣下曰："卿欲爲張邦昌乎?"潛不敢復言。未幾北兵退，帝語群臣曰："吴潛幾誤朕。"遂罷潛相。帝怒潛不已，應龍朝受命，帝夜出象簡書疏稿授應龍，使劾潛，應龍謂："潛本有賢譽，獨論事失當，臨變寡斷。祖宗以來，大臣有罪未嘗輕肆誅戮。欲望姑從寬典，以全體貌。"帝大怒。乃按劾丁大全，請加竄斥，疏言："内莫急於

劉應龍字漢臣，瑞州高安人。嘉熙二年進士。任零陵主簿，饒州録事參軍。有個叫毛隆的人，專事搶劫殺人，州中百姓遭偷盜，遠遠地對盜賊叫道："你是毛隆嗎?"盜賊也説："我是毛隆。"之後，向官府告狀，捉住毛隆關進監獄，劉應龍説："盜賊如果真是毛隆，難道肯自認嗎?"便向州裏提出，州裏不同意，就委派其他官員，毛隆無辜服罪受死刑，没多久盜賊敗露，劉應龍因此名聲稱著。改任崇仁縣知縣。淮西失守，江西各州有遭破壞的，縣尉等聽到有變故先行逃走，劉應龍堅决守衛不離去。

在此之前，理宗長時間没有兒子，將弟弟福王與芮的兒子作爲皇子，丞相吴潛有不同意見，皇帝已經不高興。大元軍隊渡過長江，朝廷内外受到震動，趕走丞相丁大全，又起用吴潛任丞相，皇帝詢問吴潛有何計策，吴潛回答説："皇上應當遷移。"又詢問你怎麽辦，吴潛説："臣理當誓死守衛在這裏。"皇帝落淚道："你想要做張邦昌嗎?"吴潛不敢再説。没多久，大元軍隊撤退，皇帝對衆位大臣説："吴潛幾乎害了我。"於是罷免吴潛的丞相。皇帝常惱怒吴潛，劉應龍早晨接受任命，皇帝夜裏拿出象笏疏稿交給劉應龍，讓他彈劾吴潛，劉應龍認爲："吴潛原本有好的聲譽，僅是論事有失妥當，面對事變缺少裁斷。祖宗以來，大臣有罪未曾輕率地任意殺戮。希望姑且遵照寬大的法典，保全禮儀。"皇帝十

蘇民瘼以固國本，外莫急於討軍實以振國威。"又言時政四事，廣發廩以振民饑，通商販以助民食，勸分富室以助官糴，嚴等第以核民數，稽檢放以蘇民窮，嚴戢盜以除民害。賈似道素忌潛，會京師米貴，應龍爲《勸糶歌》，宦者取以上聞，帝問知應龍所作，問似道米價高，當亟處之，似道訪其由，亦怒應龍。遷司農少卿，尋以右諫議大夫孫附鳳言，遂去國。

分生氣。於是彈劾丁大全，請求加以斥逐流放，上疏説："内部没有比拯救百姓疾苦鞏固國家根本更緊要的，外部没有比搜求軍事物資振奮國家聲威更緊要的。"又論説時政四件事，廣開糧倉救濟百姓饑荒，讓商販往來幫助百姓有飯吃，規勸富户分糧救濟幫助官府購糧，嚴格等級覆核百姓人數，核查放免的賦税解救百姓窮困，嚴行打擊强盜鏟除百姓的禍害。賈似道一向忌憚吴潛，適逢京城米價昂貴，劉應龍作《勸糶歌》，宦官取來報告給皇帝，皇帝問明白是劉應龍所作，詢問賈似道米價高，應當立即處理，賈似道找到原因，也惱恨劉應龍。升遷司農少卿，隨即因右諫議大夫孫附鳳彈劾，離開了京城。

景定三年，湖南饑，起提舉常平。以救荒功，遷直寶章閣、廣南東路轉運判官。遷秘書監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知隆興府兼江西轉運副使，奏免和糴二十萬石。擢權户部侍郎兼侍講。時似道當國，百官奏對稍切直者輒黜，應龍言："臣觀今日之事，可言者多矣。邇日以來，靖恭自守者以論事爲忌，指陳稍切者聯翩引去，豈兩省繳駁過甚，重其疑歟？抑廷臣奏對咈意，速其畏歟？朝廷清明之時，而言者已懷疑畏，臣恐正臣奪氣，鯁臣吃舌，宜非盛世所有。"遂迕當路，自侍從、兩省以下無不切齒。未幾，以集英殿修撰知建寧府，亟辭，中書舍人盧鉞希指封還録黄。久之，起爲江東轉運使，辭。

景定三年，湖南鬧饑荒，起用爲提舉常平。因救濟災荒有功，升遷直寶章閣、廣南東路轉運判官。升遷秘書監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任隆興府知府兼江西轉運副使，上奏免除强迫購糧二十萬石。擢升權户部侍郎兼侍講。當時賈似道當政，百官稟奏應答稍有切直的往往遭貶黜，劉應龍上奏説："臣看今天的事情，值得提出的有很多。近日以來，恭謹自持的人將評論國事作爲禁忌，陳述指明稍微切直者相繼引退離朝，難道是中書省和門下省駁回太過分，加重了他們的疑慮？還是朝廷大臣奏答違背旨意，加速了他們的畏懼？朝廷清明之時，可是言官已經懷有疑懼，臣恐怕正直的大臣喪失膽氣，耿直的大臣閉口不言，也不是昌盛時代所應該有的。"於是便觸犯了當權者，從侍從、兩省以下没有不切齒痛恨的。没多久，以集英殿修撰爲建寧府知府，立即推辭，中書舍人盧鉞迎合旨意封還任命。很久以後，起用任江東轉運使，推辭。

南海寇作，朝廷患之，乃以顯謨閣待制知廣州、廣東經略安撫使。寇聞應龍至，遁去。應龍剿逐之，南海大治。特旨屢召，拜户部侍郎仍兼侍讀，七上奏辭免。德祐元年，遷兵部尚書、寶章閣直學士、知贛州，兼江西兵馬鈐轄、青海軍節度使，力辭，隱九峰。

南海强盜作亂，朝廷認爲是禍害，便以顯謨閣待制爲廣州知州、廣東經略安撫使。强盜聽説劉應龍到來，逃走。劉應龍討伐驅逐他們，南海非常安定。特旨屢次召入，授户部侍郎仍兼侍讀，七次上奏辭免。德祐元年，升遷兵部尚書、寶章閣直學士、贛州知州，兼江西兵馬鈐轄、青海軍節度使，堅決推辭，歸隱九峰。

子元高亦舉進士，知候官縣。没，洪天錫嘆曰："朝廷失一御史矣。"

兒子劉元高也考取進士，任候官縣知縣。去世，洪天錫嘆息道："朝廷失去一位御史了。"

潘牥

潘牥字庭堅，福州閩人。端平二年策進士，牥對曰："陛下承休上帝，皈德匹夫，何異爲人子孫，身荷父母劬勞之賜，乃指豪奴悍婢爲恩私之地。欲父母無怒，不可得也。"又曰："陛下手足之愛，生榮死哀，反不得視士庶人。此如一門之内，骨肉之間未能親睦，是以僮僕疾視，鄰里生侮。宜厚東海之恩，裂淮南之土，以致人和。"時對者數百人，庭堅語最直。

潘牥字庭堅，福州閩縣人。端平二年策試進士，潘牥對策説："陛下承受天帝的安排，祈禱降德給平民百姓，與爲人子孫相同，身受父母辛勞之賜，竟然指使强悍狡黠的奴婢謀取私情恩寵。想要讓父母不要生氣，是不可能的。"又説："陛下兄弟之愛，生榮死哀，反而不如士人平民。這就好像一家之中，骨肉之間没能够和睦，因此奴僕怒目而視，鄉鄰極其輕慢。應該使得東海的恩典優厚，分給淮南的土地，以招致人和。"當時對策的有幾百人，潘庭堅最爲切直。

會殿中侍御史蔣峴劾方大琮、劉克莊、王邁前倡異論，并誣牥姓同逆賊，策語不順，請皆論以漢法。牥調鎮南軍節度推官、衢州推官，歷浙西提舉常平司。遷太學正，旬日，出通判潭州。日食，應詔上封事曰："熙寧初元日食，詔郡縣掩骼，著爲令。故王一抔淺土，其爲暴骸亦大矣。請以王禮改葬。"又移書丞相游侶申言之，侶心善其言，方將收用之，而牥卒。

適逢殿中侍御史蔣峴彈劾方大琮、劉克莊、王邁先前倡導異議，連帶誣衊潘牥的姓與逆賊的姓相同，對策的話不恭順，請求全都按照漢法論處。潘牥調任鎮南軍節度推官、衢州推官，任浙西提舉常平司。升遷太學正，十天後，出朝任通判潭州。發生日食，應詔上密封奏章説："熙寧初年日食，詔令州縣掩埋枯骨，載録作爲法令。過世的王僅一抔淺土，那樣暴露尸骸也就很嚴重了。請求按照王的禮儀改葬。"又寫信給丞相游侶提到，游侶内心認爲他的話説得好，正要收用他，但潘牥已去世。

洪芹

洪芹，尚書右僕射适之曾孫，以大父澤入官，甫更調，登進士第。自南平司法改欽州教授。部使者愛其才，先後并薦之，有旨召審察。丁内外艱。入主省架閣，遷太學博士。輪對，發明絜矩之道。擢國子博士，出通判南劍，入爲太常博士，累遷將作少監。屬詞臣無當上意，慨然思得天下士，丞相程元鳳言當今地望無逾洪芹者，進兼翰林，權直秘書少監。

洪芹，尚書右僕射洪适的曾孫，因祖父恩蔭入仕，剛開始改調，進士及第。從南平司法改爲欽州教授。監司喜愛他的才能，前後都薦舉他，有聖旨徵召審察。遭父母喪。入朝任主管省架閣，升遷太學博士。輪流應對，闡明法度之道。提拔爲國子博士，出朝任通判南劍，入朝任太常博士，多次升官任將作少監。適值文學侍從官没有稱皇上心意的，感慨想要得到天下士人，丞相程元鳳説當今地位名望没有人超過洪芹，進升兼翰林，權直秘書少監。

開慶元年，升直學士院，繼權禮部侍郎、中書舍人。屬兵興，帝悟柄

開慶元年，升任直學士院，繼而權禮部侍郎、中書舍人。適值戰事發生，皇帝感悟到權柄

任非人，自貽國禍，詔書所至，聞者奮激，蓋芹所草也。丁大全罷相，出典鄉郡。芹遷禮部侍郎，繳奏："大全鬼蜮之資，穿窬之行，暴戾淫黷，引用凶惡，陷害忠良，遏塞言路，濁亂朝綱。乞盡從諫臣所請，追官遠竄，以伸國法，以謝天下。"沈炎乘上怒，攻丞相吳潛，芹獨繳奏曰："方國本多虞，潛星馳赴闕，理紛鎮浮，陳力爲多。一旦視爲弁髦，得無如《詩》所謂'將安將樂，女轉棄予'乎?"慷慨敢言，天下義之。

授給不妥當的人，招致國家的災難，詔書所到之處，聽到的人奮發激動，原來是洪芹起草。丁大全罷免丞相，出朝主管家鄉所在州。洪芹升遷禮部侍郎，駁回上奏說："丁大全陰險害人的品性，穿壁翻墻的行爲，凶暴乖張邪惡污濁，援引任用壞人，陷害忠良，阻塞進諫途徑，攪亂朝廷綱紀。請求全部聽從諫官的請求，追削官階流放遠地，伸張國法，向天下人謝罪。"沈炎乘着皇上發怒，攻擊丞相吳潛，洪芹駁回上奏道："國家有許多憂慮的事情，吳潛連夜奔馳前來京城，治理整頓紛繁復雜的事務，出力很多。一旦棄置，不會像《詩經》所説的'將安將樂，女轉棄予'嗎?"慷慨激昂敢於直言，天下人認爲他很講道義。

遷禮部侍郎，帝鋭意鄉用而以論去，退寓永嘉，怡然自適。咸淳初，起知寧國府。卒。有文集。

升遷禮部侍郎，皇帝一心想要重用他却因受彈劾離去，退而寄居永嘉，怡然自得。咸淳初年，起用爲寧國府知府。去世。著有文集。

趙景緯

趙景緯字德父，臨安府於潛人。少勤學，弱冠得周敦頤、程顥兄弟諸書讀之，恨不及登朱熹之門。熹門人葉味道謂之曰："度正，吾黨中第一人。"遂往見，首誨以求放心爲本。由是往來味道、正之間，研索益精。入太學，登淳祐元年進士第。授江陰軍教授，諸生守其矩度。丁母憂，以禄不逮養，服闋不調。作讀易菴懸霤山。江東提點刑獄吳勢卿辟爲幹辦公事，不就。召爲史館檢閲，辭，不許；乞换待次教授，不許；乞岳祠，又不許；乞致仕，不報。有旨特與改合入官，主管崇道觀，三辭，不許。景定元年，特授秘書郎，兩辭，不許。遷著作郎，辭，不許。以疾丐祠，差主管佑神觀兼史館校勘。史成，兩乞外祠，進直秘閣，與在外宫觀，辭職名，不許。差主管崇禧觀。

趙景緯字德父，臨安府於潛人。少年時勤奮好學，二十歲得到周敦頤、程顥兄弟的各種書閲讀，遺憾不能趕上做朱熹的登門弟子。朱熹的門人葉味道對他説："度正，是我們這些人當中的第一人。"便前去拜見，首先教導他以安心爲本。從此在葉味道、度正之間往來，研討探求更加精審。進入太學，淳祐元年進士及第。任江陰軍教授，學生遵守他的規矩。遭母喪，因爲俸禄不及贍養，喪期滿没有任職。在懸霤山建讀易菴。江東提點刑獄吳勢卿辟舉任幹辦公事，不接受。召入任史館檢閲，推辭，不准許；請求改换候缺教授，不准許；請求宫觀官，又不准許；請求退休，没有回答。有聖旨特别改合爲官，主管崇道觀，三次推辭，不准許。景定元年，特旨授秘書郎，兩次推辭，不准許。升遷著作郎，推辭，不准許。因病請求祠禄官，差遣主管佑神觀兼史館校勘。史書修成，兩次請求爲京外宫觀官，進升直秘閣，授外地宫觀官，辭去職名，不准許。授主管崇禧觀。

台州守王華甫建上蔡書院，禮景緯爲堂長，以疾辭。依舊職差知台

台州知州王華甫建上蔡書院，尊禮趙景緯任堂長，因病推辭。照舊職差遣爲台州知州，兩次

州，兩辭，不許，趣命益嚴。至郡，以化民成俗爲先務，首取陳述古《諭俗文》書示諸邑，且自爲之説，使其民更相告諭、諷誦、服行，期無失墜。約束官吏擾民五事。取《孝經·庶人章》爲四言咏贊其義，使朝夕歌之，至有爲之感涕者。舉遺逸車若水、林正心于朝。旌孝行，作《訓孝文》以勵其俗。平重刑，懲嘩訐，治豪横。建黄巖縣社倉六十有六。浚河道九十里，築堤路三十里。節浮費，爲下户代輸秋苗。奏蠲五邑坊河渡錢。

斯年之内，乞歸田里者再。進考功郎官，再辭，不許。兼沂靖惠王府教授，辭，不許。是冬，四辭新命，且乞祠，皆不許。乃乞於赤城、桐柏之間采藥著書，庶幾有補後學，使病廢之身不爲無用於聖世，不許。御筆兼崇政殿説書，三辭，不許。乃造朝，侍緝熙殿，以《易》進講，論“聖人體元之妙在惟幾，人君得此，則天下有治而無亂，人事有吉而無凶矣”。又曰：“惕厲祇懼，乃天心之所存。聖人先處於憂，故能無憂，先處以危，故能無危；若乃先自處於安樂，則憂危乘之矣。”又論監司守令，其説曰：“知人之難，自古已然。人才乏使，莫今爲甚。或觀望而撓於勢，或阿私而徇於情，或是非不公而以枉爲直，或毁譽失實而以污爲廉。遂使舉刺不當，不足以服天下之心。與其糾劾於有罪之後，而未必盡得其情，孰若精擇於未用之先，而使之各稱其職。”

彗出于柳，景緯應詔上封事曰：

今日求所以解天意者，不過

推辭，不准許，催促的命令益加嚴厲。到州，將教化百姓改變習俗作爲首要事務，首先拿來陳述古《諭俗文》抄寫給各縣看，并且親自進行講解，讓百姓互相轉告、誦讀、遵行，希望不要丢棄。限制官吏騷擾百姓五件事。拿《孝經·庶人章》作四言詩題咏頌贊大義，讓人早晚誦唱，甚至有人感動落淚的。向朝廷舉薦隱士車若水、林正心。表彰孝順行爲，作《訓孝文》勸勉風俗。公正判刑，懲辦嘩衆取寵發人陰私的人，整治豪强。建造黄巖縣社倉六十六座。疏浚河道九十里，修築堤路三十里。節省不必要的開支，替下户代納秋苗錢。上奏蠲免五個縣河渡錢。

一年之中，請求還鄉兩次。進升考功郎官，再次推辭，不准許。兼沂靖惠王府教授，推辭，不准許。當年冬，四次推辭新的任命，并且請求爲宫觀官，全都不准許。請求在赤城、桐柏之間采藥著書，希望對後輩學者有所補益，使得害病者對於聖明時代還有用處，不准許。皇帝親筆内批兼崇政殿說書，三次推辭，不准許。便到朝廷，侍奉緝熙殿，以《易經》呈進講解，論説“聖人體現本源的奥妙在於變化，君主獲得，那天下有安定而没有戰亂，人事有吉利而没有凶險。”又説：“戒慎敬懼，是天帝的心意。聖人首先處身在憂慮中，所以能够没有憂愁，首先處身在危險中，所以能够没有危險；如果竟然首先讓自己處在安樂中，那麽憂患危難就趁機出現了。”又論監司知州縣令，他説：“瞭解人很困難，自古已然。人才缺少使用，没有比今天更嚴重。有的人觀望而受權勢的阻撓，有的人偏袒而有私情，有的人是非不分而混淆黑白，有的人毁謗和贊譽不合實際而且將貪污當成廉潔。於是使得舉薦和指責不適當，不足以讓天下人信服。與其在犯了罪以後檢舉彈劾，而且不一定能够完全地掌握他們的實情，還不如在没有任用之前就精加選擇，而讓他們各自勝任。”

彗星在柳宿出現，趙景緯應對詔書上密封奏章説：

今天尋求緩解天意的，不過是取悦民心

悦人心而已。百姓之心即天心也。錮私藏而專天下之同欲，則人不悦。保私人而違天下之公議，則人不悦。閭閻之糟糠不厭，而燕私之供奉自如，則人不悦。百姓之膏血日朘，而符移之星火愈急，則人不悦。不公於己而欲絶天下之私，則人不悦。不澄其源而欲止天下之貪，則人不悦。夫必有是數者，斯足以召怨而致災。

願陛下捐内帑以絶壅利之謗；出嬪嬙以節用度之奢。弄權之貂寺素爲天下之所共惡者，屏之絶之；毒民之恩澤侯嘗爲百姓之所憤者，黜之棄之。擇忠鯁敢言之士置之臺諫，以通關鬲之壅；選慈惠忠信之人使爲守宰，以保元氣之殘。又必稽乾、淳以來，凡利源窠名之在百司庶府者，悉隸其舊，以濟經用之急；公田派買不均之敝，聽民自陳，隨宜通變，以安田里之生。則人心悦、天意解矣。人之常情，懼心每發於災異初見之時，不能不潛移於諂諛交至之後。萬一過聽左右寬譬之言，曲爲它説以自解，毛舉細故以塞責，而恐懼之初心弛，則下拂人心，上違天意，國之安危或未可知。

又曰："損玉食，不若損内帑、却貢奉之爲實。避正朝，不若塞倖門、廣忠諫之爲實。肆大眚固所以廣仁恩，又不若擇循良、黜貪暴之爲實。蓋天意方回而未豫，人心乍悦而旋疑，此正陰陽勝復之會，眷命隆替之機也。"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辭，不許。轉對，言："願明辨義利之限，力破繫吝之私，以天

而已。百姓心意就是天心。禁錮私財而專取天下人共同想得到的，人們就不高興。保私親却違背天下公論，人們就不高興。民間的粗劣食物還不能滿足，可是祭祀宴請還像原來的樣子，人們就不高興。百姓積累的財富一天天減少，可是收税却像流星一樣越來越急，人們就不高興。對於自己不要求公正却想杜絶天下私心，人們就不高興。不清源頭却想制止天下的貪念，人們就不高興。這幾方面，足够招攬怨恨而導致災難。

希望陛下捐出宫内庫藏以杜絶積聚財貨；釋放宫中女官以節約開支。玩弄權柄的宦官一向被天下人所共同憎惡，摒棄杜絶他們；殘害百姓的恩澤之官曾被百姓憤恨者，罷黜拋棄他們。選擇耿直敢言的人士安置在御史諫官的官位，以通言路；選拔仁慈寬厚忠誠信義的人任知州縣令，以保全殘留的元氣。又必須考查乾、淳以來，凡是財貨來源款目在各個部門的，全部從舊，以救用度緊急；公田派買不均的弊端，聽任百姓自己陳述，根據情况變通，以安撫百姓。民心高興、天意就緩解。人之常情，畏懼之心往往在災變最初出現的時候産生，不能潛移默化於諂媚阿諛交迭之後。萬一過分聽信了左右之人安慰的話，片面地提出其他説法來開脱自己，輕描淡寫地列舉瑣碎之事來搪塞責任，而恐懼的初心怠懈，對下違背了民心，對上違背了天意，國家的安危或許難以預料。

又説："裁減珍美的食品，還不如裁減宫中之錢、去掉地方納貢更爲實在。迴避在正殿視朝，還不如杜絶權貴親信之門、擴大忠誠的進諫更爲實際。大赦有罪的人固然是推廣仁德的，還不如選擇奉公守法的官吏、黜退貪婪凶暴的官吏更爲實在。因爲天意正要回轉但還没有完全歡愉，民心剛歡喜但馬上又生疑，這正是陰陽之氣消長反覆的時機，眷顧盛衰的時候。"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推辭，不允許。轉對，

自處而絶内外之分，以道制欲而黜耳目之累。毋以閨闥之賤干公議，毋以戚畹之私紊國常。”乞歸田里，不許。拜太府少卿，兼職仍舊，再辭，不許。復上疏乞歸，不許。

説：“希望明確分辨義和利的界限，堅决破除顧惜私心，以天理對待自己而消除内外的區别，以道德制約欲望而摒棄視聽的牽累。不要因爲内室的賤人干擾公論，不要因爲外戚親貴的私情攪亂國家的典章制度。”請求回歸鄉里，不准許。任太府少卿，兼職照舊，再次推辭，不准許。又上疏請求回家，不准許。

以直敷文閣知嘉興府，辭，仍乞奉祠，皆不許。咸淳元年至郡，首以護根本、正風俗爲先務。三乞辭，不許。拜宗正少卿，御筆兼侍講，辭，不許。乃還家，三乞祠，御筆趣行，猶乞寬告，不許。至國門，御筆兼權工部侍郎，時暫兼權中書舍人，三辭，不許。以《禮記》進講，開陳敬恕之義。封還濫恩詞頭，帝從之。又言：“損德害身之大莫過於嗜欲，而窒嗜欲之要莫切於思。居處則思敬，動作則思禮，祭祀則思誠，事親則思孝。每御一食，則思天下之饑者。每服一衣，則思天下之寒者。嬪嬙在列，必思夏桀以嬖色亡其國。飲燕方歡，必思商紂以沈湎喪其身。念起而思隨之，則念必息。欲萌而思制之，則欲必消。志氣日以剛健，德性日以充實，豈不盛哉。”

以直敷文閣任嘉興府知府，推辭，仍請求領宫觀官，都不准許。咸淳元年到州，將保護根本、端正風俗作爲當務之急。三次乞求辭職，不准許。任宗正少卿，皇帝親筆内批兼侍講，推辭，不准許。便回家，三次請求祠禄官，詔書催促動身，還請求寬延假期，不准許。到達都城之門，皇帝内批兼權工部侍郎，暫兼中書舍人，三次推辭，不准許。以《禮記》進呈侍講，闡明恭敬寬容的要義。駁回過當施恩的詔敕，皇帝聽從了他。又説：“損傷道德危害自身没有比貪求私欲更厲害的，然而杜絶欲望的關鍵没有比思想更迫切的。平常在家想着敬，行動想着禮，祭祀想着誠，侍奉父母想着孝。每次進食，想着天下挨餓的人。每次穿衣，想着天下受凍的人。宫中女官排成行，一定要想到夏桀是因爲寵愛女色而國亡。宴飲正歡，一定要想到商紂是因爲沉溺於酒色而喪命。念頭出現而後思想緊隨，念頭就會打消。欲望萌發後思想就制止，欲望就一定消除。志氣一天天剛健，德性一天天充實，豈不就昌盛。”

又曰：“雷發非時，竊迹今日之事而有疑焉。内批叠降而名器輕，宫闈不嚴而主威褻，横恩之濫已收而復出，戢貪之詔方嚴而隨弛。宫正什伍之令所以防奇邪，而或縱於乞憐之卑詞。緇黄出入之禁所以嚴宸居，而間惑於禬禳之小數。以至彈墨未乾，而拔拭之旨已下；駁奏未幾，而捷出之徑已開。命令不疑，則陽縱而不收。主意不堅，則陰閉而不密。陛下可不思致災之由，而亟求所以正之哉？願清其天君，以端出治之源；謹其號

又説：“打雷不合季節，推究今天的事情而對此産生疑慮。皇帝親筆内批重叠下達而官爵輕，宫廷不整肅而君主威望下降，賞賜泛濫已收却又發布，制止貪污的詔令正嚴却隨即寬。宫正什伍的命令是防止邪道的，而有時却因乞求憐憫而放任。僧道進出的禁令是用來整肅帝王居室的，而偶爾却被祈福除殃的小技能迷惑。以至於彈劾奏章墨迹還未乾，可是開脱的聖旨已經下達；駁回上奏還没多久，可是便捷的小路已經開闢。命令不堅定，陽縱而不收；君主心意不堅决，陰閉而不細。陛下能不思考招致災難的原因，而急切地尋求糾正的辦法嗎？希望清其心，

令，以肅紀綱之本。毋牽於私恩而撓公法，毋遷於邇言而亂舊章，去讒而遠色，賤貨而貴德，則人心悦而天意得，可以開太平而兆中興也。”

以端正治理源頭；嚴明號令，以整肅綱紀根本。不要受私恩的牽絆而阻撓公法，不要被親近之人説的話影響因而擾亂過去的典制，摒棄讒言而遠離美色，輕視財貨而尊重道德，民心就高興而天意能够獲得，可以開創太平局面而顯現中興景象。”

進權禮部侍郎兼修玉牒，再辭，不許。升兼侍讀，辭，不許。進《聖學四箴》：一曰惜日力以致其勤，二曰精體認以充其知，三曰屏嗜好以專其業，四曰謹行事以驗其用。五乞歸田里，帝勉留之，請益力。特授集英殿修撰、知建寧府，辭，不許，乃還家。召爲中書舍人，三辭，不許，請益力。進顯文閣待制，依所乞予祠，辭職名，不許，遂差提舉玉隆萬壽宫。有疾，謝醫却藥，曰：“使我清心以順天命，毋重惱我懷。”拱手三揖乃卒。詔特贈四官至中奉大夫，謚文安。景緯天性孝友，雅志冲澹，親没無意仕進，故其立朝之日不久云。

進升權禮部侍郎兼修玉牒，再次推辭，不准許。升兼侍讀，推辭，不准許。進獻《聖學四箴》：一是説珍惜時日以勤奮，二是説精心體察以充實智慧，三是説摒棄嗜好一心從事其業，四是説謹慎行事以實用。五次請求回歸鄉里，皇帝極力挽留他，請求更加堅决。特旨授任集英殿修撰、爲建寧府知府，推辭，不准許，於是回家。召入擔任中書舍人，三次推辭，不准許，請求更加堅决。進升顯文閣待制，依允所請授祠禄官，辭免職名，不准許，授提舉玉隆萬壽宫。患病，謝絶醫藥，説：“讓我清心以順從天命，不要再煩擾我的心。”抱拳作揖三次去世。詔令特贈四級官到中奉大夫，謚號文安。趙景緯天性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平素的志尚平和淡泊，雙親去世後不想進身做官，所以他在朝廷的時間不長。

馮去非

馮去非字可遷，南康都昌人。父椅字儀之，家居授徒，所注《易》、《書》、《詩》、《語》、《孟》、《太極圖》，《西銘輯説》，《孝經章句》，《喪禮小學》，《孔子弟子傳》，《讀史記》及詩文、志録，合二百餘卷。

馮去非字可遷，南康都昌人。父親馮椅字儀之，住在家中教授學生，注解《易經》、《尚書》、《詩經》、《論語》、《孟子》、《太極圖》，《西銘輯説》，《孝經章句》，《喪禮小學》，《孔子弟子傳》，《讀史記》以及詩文、志録，合計二百多卷。

去非，淳祐元年進士。嘗幹辦淮東轉運司，治儀真，歐陽脩東園在焉，使者黄濤欲以爲佛寺，時已許薦，去非力争不得，寧不受使者薦，謁告而去。寶祐四年，召爲宗學諭。丁大全爲左諫議大夫，三學諸生叩閽言不可，帝爲下詔禁戒，詔立石三學，去非獨不肯書名碑之下方。監察御史吴衍、翁應弼劾諸生下獄，去非復調護宗學生之就逮者。未幾，大全簽書樞密院事、參知政事，蔡抗去

馮去非，淳祐元年進士。曾經幹辦淮東轉運司，治所在儀真，歐陽脩的東園就在那裏，轉運使黄濤想要將其改建爲佛寺，當時已經答允薦舉他，馮去非極力反對没有結果，寧可不接受轉運使的推薦，告假而離去。寶祐四年，召入任宗學諭。丁大全任左諫議大夫，三學學生向朝廷申訴不行，皇帝爲此下詔禁戒，詔令在三學樹碑，惟獨馮去非不肯在石碑的下方寫上名字。監察御史吴衍、翁應弼彈劾衆學生關進牢獄，馮去非又保護宗學生中被逮捕的人。没多久，丁大全簽書樞密院事、參知政事，蔡抗離開京城，馮去非也因

國，去非亦以言罷。歸舟泊金、焦山，有僧上謁，去非不虞其爲大全之人也，周旋甚款。僧乘間致大全意，願毋遽歸，少俟收召，誠得尺書以往，成命即下。去非奮然正色曰："程丞相、蔡參政牽率老夫至此，今歸吾廬山，不復仕矣，斯言何爲至我！"絶之，不復與言。

受彈劾而罷職。坐船回家停留在金山、焦山，有位僧人請求進見，馮去非没有料到他是丁大全的人，和他應酬非常誠懇。僧人乘機轉達丁大全的意思，希望不要馬上還鄉，等候召收，如果真能有一封信帶着前去，既定的任命當即發下。馮去非激憤嚴肅地説："程丞相、蔡參政牽引老夫到這兒，如今回我廬山，不再做官，這些話怎能使我前去！"與他斷交，不再同他説話。

徐霖

徐霖字景説，衢州西安人。年十三，有志聖人之道，取所作文焚之，研精《六經》之奥，探賾先儒心傳之要。淳祐四年，試禮部第一。知貢舉官入見，理宗曰："第一名得人。"嘉奬再三。登第，授沅州教授。

徐霖字景説，衢州西安人。十三歲，有志學習聖人之道，拿自己所作的文章燒掉，精深研究《六經》經義，深入探求前輩學者傳授的精要。淳祐四年，禮部考試第一名。知貢舉官進殿覲見，理宗説："第一名選對了人。"再三嘉奬。進士及第，任沅州教授。

時宰相史嵩之挾邊功要君，植黨顓國。霖上疏歷言其奸深之狀，以爲："其先也奪陛下之心，其次奪士大夫之心，而其甚也奪豪傑之心。今日之士大夫，嵩之皆變化其心而收攝之矣。且其變化之術甚深，非章章然號於人使之爲小人也。常於善類擇其質柔氣弱易以奪之者，親任一二，其或稍有異己，則潜棄而擯遠之，以風其餘。彼以名節之尊不足以易富貴之願，義利之辨亦終暗於妻妾宫室之私，則亦從之而已。"疏奏，見者吐舌，爲霖危之。未幾，嵩之匿父喪求起復，君子并起而攻之，上大感悟。

當時宰相史嵩之倚仗邊防的功勞要脅君主，培植黨羽獨攬政權。徐霖上疏列舉他的罪惡，認爲："最初强行改變陛下的心意，其次强行改變士大夫的心意，最過分的是强行改變了英雄豪傑的心意。今天的士大夫，史嵩之全都改變了他們的心意而且籠絡住他們。況且改變的辦法非常高深，并不是明白地號召他們做小人。常常在君子中選擇那些禀性柔順氣質軟弱容易改變的，親近信任一二位，如果有的稍微不附和自己，就暗地抛棄并且把他們排斥到遠方，以告誡其餘的人。那些因爲名節崇高不能以富貴改變的，義利之辨也最終因爲妻妾家室的私情而變得昏昧，也就跟隨他了。"疏章奏上，看到的人吃驚得直吐舌頭，替徐霖感到擔憂。没多久，史嵩之隱瞞父親死訊請求重新起用，正直人士一并起來攻擊他，皇上大受震動而覺悟。

丞相范鍾進所召試館職二人，上思霖之忠，親去其一，易霖名。及試，則曰："人主無自强之志，大臣有患失之心，故元良未建，凶奸未竄。"是時，丞相杜範已薨，而鍾雖得位，畏奸人覆出爲己禍故也。擢秘書省正字，霖辭不獲命，遂就職。會日食，霖應詔上封事曰："日，陽類

丞相范鍾推舉徵召應試館職二人，皇上想到徐霖的忠心，親自去除其中一人，換上徐霖的名字。等到考試，他説："君主没有自强的志向，大臣却有患得患失的心思，所以太子還没有定，壞人還没有放逐。"這時，丞相杜範已經去世，范鍾雖然得到了相位，却害怕壞人重新出任對自己有害而如此説。提拔爲秘書省正字，徐霖推辭没被獲准，便就職上任。適逢日食，徐霖應對詔

也，天理也，君子也。吾心之天理不能勝乎人欲，朝廷之君子不能勝乎小人。宫闈之私暱未屏，瑣闥之奸邪未辨，臺臣之討賊不决，精祲感浹，日爲之食。”又數言建立太子。遷校書郎。七年夏，大旱，霖應詔言：“諫議大夫不易則不雨，京兆尹不易則不雨。”不報，去國。上遣著作郎姚希得留之，不還。御筆改合入官，乃改宣教郎。霖屢辭，曰：“向爲身死而不敢欺其君父，今以官高而自眩於平生，失其本心，何以暴其忠志?”又曰：“志貴乎潔，忠尚乎精，即有取，則自蹈於垢污矣。”

八年夏，添差通判信州，霖皆力辭，竟未拜，改秩之命故也。尋令守臣勉諭之，特改宣教郎、主管雲臺觀，霖乃拜受。十二年，遷秘書省著作郎，累辭，不許。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上曰：“今日所當言者，當備陳之。”霖復以正太子名爲言，又奏：“萬化之本在心，存心之法在敬。”兼權尚左郎官，兼崇政殿説書。乃上疏言：“葉大有陰柔奸黠，爲群憸冠，不宜久長臺諫，乞斥去。”不報。兼權左司。霖知無不言，於是讒嫉者思以中傷，而上亦不説。乞補外，知撫州。祠先賢，寬租賦，振饑窮，誅悍將，建營寨，幾一月而政舉化行。以言去，士民遮道，不得行，及暝，始由徑以出。

寶祐元年，差知衡州。三年，當之官，遂辭，差知袁州。五年，丁外艱，哀毁號絶，水漿不入口七日。明年開慶元年，差主管崇禧觀。景定二年，知汀州。明年，卒。將終，語其長子心亨曰：“有生必有死，自古聖賢皆然，吾復何憾。”尚書省請加優

書上密封奏章説：“太陽，是屬於陽氣，是天理，是君子。内心的天理不能够戰勝人的欲望，朝廷的君子不能够戰勝小人。内宫的親近愛幸之人没有摒棄，宫庭的邪惡之人没有辨清，御史對賊子的聲討不果斷，陰陽之氣感通，因此出現日食。”又多次提出立太子。升遷校書郎。七年夏，大旱，徐霖應對説：“諫議大夫不撤换就不會下雨，臨安知府不撤换就不會下雨。”没有答覆，離開京城。皇上派著作郎姚希得挽留他，不回來。皇上親筆内批應出來做官，改任宣教郎。徐霖屢次推辭，説：“從前因爲關係到自身生死而不敢欺騙君主，如今因爲官高而對自己産生疑惑，喪失了本心，怎樣顯現忠心?”又説：“志操貴在高潔，忠心重在赤誠，如有所取，就讓自己陷進污濁之中了。”

八年夏，差遣爲通判信州，徐霖全都堅决推辭，始終没有接受，因爲是改官之命的緣故。不久命令知州勸告他，特旨改宣教郎、主管雲臺觀，徐霖纔接受。十二年，升遷秘書省著作郎，多次推辭，不准許。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皇上説：“今天應當提出的，理應詳盡地陳述。”徐霖又提出定太子名分，又上奏：“一切變化的根本在於内心，保全内心之法在於恭敬。”兼權尚左郎官，兼崇政殿説書。上疏説：“葉大有陰險奸詐，是所有邪惡中最壞的，不應該長期位居御史諫官之尊，乞求斥逐。”没有回答。兼權左司。徐霖知無不言，這時説壞話嫉恨他的人要中傷陷害他，而且皇上也不高興。請求外出補官，任撫州知州。祭祀先代賢人，放寬租賦，救濟饑荒窮困，殺掉蠻横的將領，建營寨，將近一個月而政事和教化改善。因受彈劾而罷職，士人和百姓攔於道，不能動身，等到天黑，纔從小路離開。

寶祐元年，差遣爲衡州知州。三年，應當赴任，遂推辭，差遣爲袁州知州。五年，遭父喪，悲哀過度而瘦損痛哭，湯水不進嘴七天。第二年開慶元年，主管崇禧觀。景定二年，任汀州知州。第二年，去世。快要死時，對他的大兒子徐心亨説：“有生必定有死，自古以來聖人賢者都是這樣，我又有何遺憾。”尚書省請求厚賜，詔

異，詔與一子恩澤。度宗賜祭田百畝，以旌直臣。霖閒居衢，守游鈞築精舍，聘霖爲學者講道，是日聽者三千餘人。

令給一個兒子授官。度宗賞賜祭田一百畝，以表彰正直的大臣。徐霖閑居在衢州，知州游鈞修建學舍，聘請徐霖給學生講學布道，當天來聽講的有三千多人。

徐宗仁

徐宗仁字求心，信之永豐人。淳祐十年進士。歷官爲國子監主簿。開慶元年，伏闕上書曰：

> 賞罰者，軍國之綱紀。賞罰不明，則綱紀不立。今天下如器之攲而未墜於地，存亡之機，固不容髮。兵虛將惰，而力匱財殫，環視四境，類不足恃；而所恃以維持人心、奔走豪傑者，惟陛下賞罰之微權在耳。權在陛下，而陛下不知所以用之，則未墜者安保其終不墜乎？臣爲此懼久矣。
>
> 陛下當危急之時，出金幣，賜土田，授節鉞，分爵秩，尺寸之功，在所必賞。故當悉心效力，圖報萬分可也。而自幹腹之兵越江逾廣以來，凡閱數月，尚未聞有死戰陣、死封疆、死城郭者，豈賞罰不足以勸懲之耶？今通國之所謂佚罰者，不過丁大全、袁玠、沈翥、張鎮、吴衍、翁應弼、石正則、王立愛、高鑄之徒，而首惡則董宋臣也。是以廷紳抗疏，學校叩閽，至有欲借尚方劍爲陛下除惡。而陛下乃釋而不問，豈真欲愛護此數人而重咈千萬人之心？天下之事勢急矣，朝廷之紀綱壞矣。若誤國之罪不誅，則用兵之士不勇。今東南一隅天下，已半壞於此數人之手，而罰不損其豪毛。彼方擁厚貲，挾聲色，高卧華屋，而

徐宗仁字求心，信州永豐人。淳祐十年進士。歷任官職爲國子監主簿。開慶元年，拜伏在宫闕之下上書説：

> 賞罰，是軍務和國政的綱紀。賞罰不明，綱紀就樹立不起來。如今天下就像器皿傾斜了但還没落到地上一樣，存亡的機理，本來就不能相差分毫。士兵虚弱將領懈怠，而且民力匱乏財政枯竭，環顧四方邊境，大都不足以堅守；依仗維係民心、驅使英雄豪傑的，僅是因爲陛下賞罰的微弱權柄還在。權力在陛下手中，可是陛下不知道怎樣使用，還没有墜落而怎能保證最後仍不墜落呢？爲臣爲此憂懼了很長時間了。
>
> 陛下處在危急的時候，拿出金幣，賞賜田地，授予符節和斧鉞，分封爵位，一點功勞，有就一定獎賞。所以應當盡心效力，求得報答萬一。可是自從中心骨幹的軍隊過江到廣州以來，經過幾個月，還没聽説有死在戰場、死在邊疆、死在城邑的人，難道是賞罰不足以激勵懲戒他們嗎？如今全國受罰之人，不外是丁大全、袁玠、沈翥、張鎮、吴衍、翁應弼、石正則、王立愛、高鑄這些人，而首惡就是董宋臣。因此朝廷官員上疏直言，學校的人申訴朝廷，甚至有人想要借尚方劍替陛下鏟除壞人。可是陛下竟然放過不追究，難道真是想保護這幾個人而嚴重地違背千萬人的心意？天下的形勢很危急，朝廷的綱紀已敗壞。如果誤國的罪行不懲罰，打仗的士兵不會英勇。如今東南一角的天下，已經半數敗壞在這幾個人的手中，可是懲罰却没有損傷到他們一根毫毛。他們正擁有豐厚的財貨，擁有音樂和女色，在華美的房屋裏高枕而卧，却使得陛下同二三位大臣憂心苦思，行嗎？三軍中外出作戰的人，難

使陛下與二三大臣焦心勞思，可乎？三軍之在行者，豈不憤然不平曰："稔禍者誰歟，而使我捐軀兵革之間？"百姓之罹難者，豈不群然胥怨曰："召亂者誰歟，而使我流血鋒鏑之下？"陛下亦嘗一念及此乎？

道不會憤憤不平地說："釀成災禍的人是誰？卻讓我們在兵器甲冑之中喪身？"百姓中遭受災難的，難道不會都抱怨說："導致禍亂的人是誰呢？而讓我們在刀槍之下流血？"陛下曾想到過這些嗎？

又極論邊事，謂惠褻而威不振。論董宋臣盤固日久，蒙蔽日久。又請"使有言責者皆得以盡其言，則國論伸而國威振，臣雖屏處山林，亦有生氣"。遷國子監丞、秘書省著作佐郎，主管崇禧觀。遷考功郎官兼崇政殿説書，進讀《敬天圖》。遷太府少卿兼侍講、兼侍立修注官，遷太常少卿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知寧國府。監察御史郭閶論罷。

又極力論説邊疆事宜，認爲恩典不鄭重國威就不振奮。論説董宋臣弄權時間長久，蒙蔽時間長久。又請求"讓負有進諫責任的人全都能够説完他們的意見，那麽國家輿論得以伸張國威就振奮，臣即使隱居山林，也有生氣"。升遷國子監丞、秘書省著作佐郎，主管崇禧觀。升遷考功郎官兼崇政殿説書，進呈侍讀《敬天圖》。升遷太府少卿兼侍講、兼侍立修注官，升遷太常少卿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任寧國府知府。因監察御史郭閶彈劾罷免。

德祐元年，起授吏部侍郎兼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兼提領豐儲倉所，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侍左侍郎。乞假督府名稱往本州同守臣防拓，不允。權禮部尚書兼益王府贊讀。衛益王走海上，厓山兵敗，死焉。

德祐元年，起用授任爲吏部侍郎兼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兼提領豐儲倉所，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侍左侍郎。請求以督府名義前往本州同知州防守，不允許。權禮部尚書兼益王府贊讀。護衛益王逃到海上，厓山軍隊失利，死於國難。

危昭德

危昭德，邵武人。寶祐元年進士。歷官爲史館檢閲校勘、武學諭、宗正寺簿兼崇政殿説書，遷秘書郎。疏言："國之命在民，民之命在士大夫。士大夫不廉，朘民膏血，爲己甘腴，民不堪命矣。"又言："願陛下與二三大臣察利害之實，究安危之本，明詔郡國，申嚴號令，俾急其所急，凡荒政之當舉者，不可一日而置念；緩其可緩，凡苛賦之肆擾者，易爲此時之寬征。固結人心，乃所以延天命也。"又言："願陛下舉考課之事，内以責諸彈糾之職，外以責諸監司、郡守之計。貪濁昏庸，固在必懲。廉能

危昭德，邵武人。寶祐元年進士。歷任官職爲史館檢閲校勘、武學諭、宗正寺簿兼崇政殿説書，升遷秘書郎。上疏説："國家的命運在於百姓，百姓的命運在於士大夫。士大夫不廉潔，搜刮百姓積聚財富，滋養自己，百姓不能忍受他們。"又説："希望陛下與二三位大臣考察利與害的實際，尋求安與危的根本，明確詔令各地，嚴明號令，使得急各州之所急，凡是荒廢的政務中有應當興辦的，一天也不能不放在心上；暫緩那些可以放慢的，凡是任意收取的繁重雜賦，改换成放寬徵收。團結民心，就是延續天命的辦法。"又説："希望陛下興立考核官吏成績的事，對内督促言官監官盡職，對外要求各監司、知州考核官吏。貪污昏庸，本來就應當堅決懲處。廉能正

正直，尤當示勸。察之精則黜陟之咸服，行之力則觀聽之具孚，而課吏之實得矣。”

進兼侍講。又言：“民者，邦之命脉，欲壽國脉，必厚民生，欲厚民生，必寬民力。”且條上厲民四敝。又言：“願陛下爲萬世根本之慮，爲一時倉卒之防，必求安節之亨，毋招不節之咎，節之又節，則宫閫之費差省，帑藏之積自充，上用足而下不匱矣。”又乞“察欣瘁休戚之故，酌利害損益之宜，孰爲當因，孰爲當革，孰爲可罷，孰爲可行，則折衷泉貨而遠近便，開通關梁而商賈行。下修身奉法之韶，而吏得自新；出輸倉助貸之令，而民免貴糴；窒墨敕之門，而無官府黜陟之異；止輪臺之議，而無疆界彼此之分，則氣脉蘇醒、意向翕合矣”。

直，尤其應該表示勉勵。考察得深入對他們貶黜或提升就都服氣，執行得堅決百官會全都信實，考核官吏就實際了。”

進升兼侍講。又上奏說：“百姓，是國家的命脉，想要讓國家久長，一定要使百姓生活富裕，想要讓百姓生活富裕，一定要使百姓的人力財力寬裕。”并且分條上奏殘害百姓的四種弊端。又説：“希望陛下從萬代的根本考慮，進行一時倉猝的防備，一定要追求安於節約之亨，不要招致浪費之禍，節省再節省，内宫的費用稍稍减省，府庫的積儲自然充實，上面的開支充足下面就不會匱乏了。”又請求“考察喜悦和憂愁的緣故，斟酌利益和損失的適宜做法，哪些是應當沿襲的，哪些是應當革除的，哪些是能够廢除的，哪些是能够實行的，流通兑换錢貨而遠方近處就便利，開通關口橋梁商人就往來販賣。下達修養自身奉守法令的詔書，官吏得以改過自新；發布開倉幫助借貸的命令，百姓就免得高價買糧；堵塞直接下達皇帝手令的門徑，就不會有官府升和降的差異；阻止漢武帝晚年放棄輪臺那樣的議論，就不會有你我疆界的區分，那麽氣脉就復蘇、意向就聚合了。”

遷起居舍人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尋遷殿中侍御史、侍御史。諫作宗陽宫。權工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録院，乞致仕，特轉一官。昭德在經筵，以《易》、《春秋》、《大學衍義》進講，反覆規正者甚多。所著《春山文集》。

升遷起居舍人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隨即升遷殿中侍御史、侍御史。規諫造宗陽宫。權工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録院，請求退休，特旨遷轉一級。危昭德在講席，以《易經》、《春秋》、《大學衍義》進呈講解，反復糾正的地方有很多。著有《春山文集》。

子徽孫，咸淳元年進士。

兒子危徽孫，是咸淳元年進士。

陳塏

陳塏字子爽，嘉興人。歷京湖制置使司主管機宜文字，差知德安府，加直寶謨閣、江西提點刑獄，改直敷文閣、提舉千秋鴻禧觀，轉司農寺丞、主管崇道觀、知安慶府。召赴闕，加直顯謨閣、湖南提點刑獄。再召爲右司郎官，加直寶文閣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改知江州，主管江

陳塏字子爽，嘉興人。歷任官職爲京湖制置使司主管機宜文字，差遣爲德安府知府，加官直寶謨閣、江西提點刑獄，改任直敷文閣、提舉千秋鴻禧觀，轉爲司農寺丞、主管崇道觀、任安慶府知府。徵召前往京城，加官直顯謨閣、湖南提點刑獄。再次召入任右司郎官，加官直寶文閣爲隆興府知府、江西安撫使，改任江州知州，主管江西安撫司事。召入擔任右司郎官，進升直龍圖

西安撫司事。召爲右司郎官，進直龍圖閣、浙西提點刑獄，遷司農少卿，以秘閣修撰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副使，遷大理卿，進右文殿修撰、知平江府兼淮、浙發運使。

户部侍郎趙必愿舉塏最，詔特轉一官，遷太府卿、司農卿，權工部侍郎兼同詳定敕令官，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入奏，言："願陛下轉移世道之樞機，砥礪士大夫之廉耻，使知名義爲重，利禄爲輕。久去國以恬退聞者召之，久立朝以更迭請者從之，甘言容悦者必斥，真情丐閑者勿留。如此，則君臣上下皆以真實相與，四維既張，士大夫難進易退之風，當見於聖世，人才幸甚！"又言："請以從官仿古昔入從出藩之意，其從臣爲諸路憲漕，則以提點刑獄使、轉運使繫銜，假之'使'名，示與庶官别，仍乞除授自臣始。"自是屢言於帝前，不許。以言罷。

未幾，進集英殿修撰、知婺州，改知太平州兼江東轉運副使。請蠲放諸郡災傷。加户部侍郎、淮東總領，尋提領江、淮茶鹽所兼知太平州。發公帑代三縣輸折絲帛錢五十萬九千三百六十餘貫。又作浮淮書堂以處兩淮之民而教之。進顯謨閣待制、知廣州，權兵部尚書，又進寶章閣直學士、知婺州，遷權户部尚書，尋爲真，時暫兼吏部尚書，以寶文閣學士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召赴闕，以舊職提舉太平興國宫，加龍圖閣學士，依舊宫觀。久之，加端明殿學士。咸淳四年，卒，謚清毅。

塏屢歷麾節，軍民愛戴，幕客盛多，而塏又樂薦士。所著《可齋瓿稿》二十卷。

閣、浙西提點刑獄，升遷司農少卿，以秘閣修撰爲慶元府知府兼沿海制置副使，升遷大理卿，進升右文殿修撰、任平江府知府兼淮、浙發運使。

户部侍郎趙必愿推薦陳塏政績優異，詔令特别升一級官，升遷太府卿、司農卿，權工部侍郎兼同詳定敕令官，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入朝上奏，説："希望陛下改變社會風氣，勸勉士大夫的廉耻之心，使他們知道節義的重要，利禄不重要。召回長期離開朝廷恬淡退讓聞名的人，聽從長期在朝廷反復請退的人，甜言蜜語取悦皇上的人一定要斥逐，真心乞求辭官閑居的人不要强留。這樣，君臣上下全都用真心實意相處，禮義廉耻伸張，士大夫進難退易的風氣，應當出現在現在，人才各得其所！"又説："請求將從官仿效古代入爲侍從出鎮藩國，從臣任各路憲司漕司，以提點刑獄使、轉運使加銜，給他們'使'的名義，表示同衆官有區别，請求授任從我開始。"從此多次在皇帝面前提出，不准許。因受彈劾而罷免。

没多久，進升集英殿修撰、任婺州知州，改爲太平州知州兼江東轉運副使。請求放免各州災害損失。加官户部侍郎、淮東總領，隨即提領江、淮茶鹽所兼太平州知州。打開官庫代替三縣繳折絲帛錢五十萬九千三百六十多貫。又建浮淮書堂安置兩淮的百姓而教育他們。進升顯謨閣待制、廣州知州，權兵部尚書，又進升寶章閣直學士、婺州知州，升遷權户部尚書，隨即正式擔任，暫兼吏部尚書，以寶文閣學士爲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撫使。召赴朝廷，按原官職提舉太平興國宫，加官龍圖閣學士，照舊爲宫觀官。很久以後，加官端明殿學士。咸淳四年，去世，謚號清毅。

陳塏多次擔任統帥，受軍民愛戴，幕府門客非常多，而且他又樂意舉薦士人。撰有《可齋瓿稿》二十卷。

楊文仲

楊文仲字時發，眉州彭山人。七歲而孤。母胡，年二十有八，守節自誓，教養諸子。文仲既冠，以《春秋》貢，其母喜曰："汝家至汝，三世以是經收效矣。"

淳祐七年，文仲以胄試第一入太學。九年，又以公試第一升内舍。時言路頗壅，因季冬雷震，首帥同舍叩閽極言時事，有曰："天本不怒，人激之使怒。人本無言，雷激之使言。"一時争傳誦之。升上舍，爲西廊學録。丞相謝方叔嘗問文仲曰："今日何事最急？"對曰："國本未建，莫大於此。上意未喻，當以死請可也。"寶祐五年，登進士第。丁母憂，釋服，屬從叔父棟守婺州罷歸，寓餘杭，文仲往問伊、洛之學。

調復州學教授。轉運使印應飛辟入幕。明嫠婦冤獄，應飛悉從文仲議，且薦之。荆湖宣撫使趙葵署文仲佐分司幕。姚希得、江萬里合薦文仲學爲有用。辟四川宣撫司準備差遣，添差沿海制置司幹辦公事，召爲户部架閣，遷太學正，升博士。時棟爲祭酒，講學益詣精邃。遷國子博士。丐外，添差通判台州。故事，守貳尚華侈，正月望，取燈民間，吏以白，文仲曰："爲吾然一燈足矣。"劭農東郊，守因欲泛湖，文仲即先馳歸。添差通判揚州。牙契舊額歲爲錢四萬緡，累政增至十六萬，開告訐以求羡。文仲曰："希賞以擾民，吾不爲也。"卒增十八界一而已。制置使李庭芝檄主管機宜文字。時有沙田，使者欲舉行之，文仲力争，以爲："事不可妄興，蓋與民之惠有限，不擾之惠無窮。江北風寒之地，民力竭矣，

楊文仲字時發，眉州彭山人。七歲成爲孤兒。母親胡氏，二十八歲，自己發誓守節，教養衆子。楊文仲年滿二十，因熟知《春秋》受貢舉，他的母親高興地説："你們家到你，三代因爲這本經書取得成效了。"

淳祐七年，楊文仲因太學考試第一名進入太學。九年，又因公試第一名升入内舍。當時進諫途徑相當閉塞，因爲季冬十二月打雷，第一個帶領同舍生向朝廷申訴極力論説時事，有這樣的話："上天原本不生氣，是人刺激使天發怒。人原本没有意見，打雷使得他們發話。"一時争相傳誦。升入上舍，擔任西廊學録。丞相謝方叔曾經詢問楊文仲道："今天何事最緊急？"回答説："太子未立，没有比這個更重要的。皇上的心意還没表明，應當以死相請也是行的。"寶祐五年，進士及第。遭母喪，服喪期滿，正逢從叔父楊棟由婺州知州任上罷職回家，寄居餘杭，楊文仲前去訪求伊、洛之學。

調任復州州學教授。轉運使印應飛辟舉收入幕中。明斷寡婦的冤案，印應飛全部聽從楊文仲的建議，并且推薦他。荆湖宣撫使趙葵讓楊文仲暫任分司幕府僚屬。姚希得、江萬里聯合舉薦楊文仲學問行爲有可用的地方。辟舉四川宣撫司準備差遣，差遣爲沿海制置司幹辦公事，召入擔任户部架閣，升遷太學正，升任爲博士。當時楊棟是祭酒，講學到了更加精深的境地。升遷國子博士。請求補外，差遣爲通判台州。舊例，長佐官崇尚奢華，正月十五，從民間收集燈籠，官吏將此禀告，楊文仲説："替我點一盞燈足够了。"在東郊勸農，知州想要到湖上游玩，楊文仲當即先驅車回來。差遣爲通判揚州。買賣契約過去的定額每年是四萬緡錢，幾任官員增加到十六萬，放開告密揭發來求取結餘。楊文仲説："以騷擾百姓來企求獎賞，我是不會幹的。"終於僅增加十八界抽一而已。制置使李庭芝傳書讓他主管機宜文字。當時有沙田，使臣想要開發，楊文仲堅決反對，認爲："事業不能够胡亂興辦，因爲給予百姓的好處有限，不騷擾百姓的恩惠纔是没有窮

爲利幾何，安忍重擾吾民乎！”事遂不行。

盡的。江北風沙寒冷的地方，民力枯竭，能謀取多少利益，怎能忍心嚴酷地攪擾百姓！”此事於是没有施行。

召爲宗學博士。郊祀，攝圜壇子階監察御史。近輔兵變水患，輪對，言："皇天眷命，垂四百年，天命久熟之餘，國脉癃老之候，此豈非一大喜懼之交乎？願陛下一初清明，自作主宰。”又曰："春多沈陰，豈但麥秋之憂。於時爲《夬》，尤軫莧陸之慮。天目則洪水發焉，蘇、湖則弄兵興焉。峨冠于于，而每見大夫之乏使；佩印纍纍，而常慮貪瀆之無厭。將習黄金横帶之娱，兵疲赤籍挂虚之穴。蚩蚩編氓，得以輕統府；瑣瑣警遽，輒以憂朝廷。設不幸事有大於此者，國何賴焉？”帝竦聽，顧問甚至。遷太常丞，尋兼權倉部郎官，兼崇政殿説書，遷將作少監，又遷將作監。

召入任宗學博士。在京郊祭祀，代理圜壇子階監察御史。京城附近地區軍隊叛亂，發生水災，輪流應對，説："上天眷愛授以重任，將近四百年，上天的旨意時長之後，國家的命脉衰老，這難道不是大喜和大憂的交界嗎？希望陛下像起初那樣清明，自己作主。”又説："春季有很多積雲多雨天氣，豈止是四月麥收時的憂愁。在這時占卜《夬》卦，尤其加深莧陸草柔弱的憂慮。天目有洪水，蘇、湖有戰事。帶着高帽的儒生悠然自得，却常常發現士大夫缺少能用的；佩印成串，却常擔心貪得無厭。將領習慣黄金印亂帶的游戲，士兵疲倦軍籍空挂。芸芸衆生，能够輕視帥府；細小的警報，使得朝廷擔憂。假設不幸之事有比這些還要嚴重的，國家依賴什麽？”皇帝聽了很吃驚，詢問周到。升遷太常丞，隨即兼權倉部郎官，兼崇政殿説書，升遷將作少監，又升遷將作監。

文仲在講筵，每以積誠感動。嘗進讀《春秋》，帝問五霸何以爲三王罪人，文仲奏云："齊桓公當王霸升降之會，而不能爲向上事業，獨能開世變厲階。臣考諸《春秋》，桓公初年多書‘人’，越二十年，伐楚定世子之功既成，然後書‘侯’之辭迭見，此所以爲尊王抑伯之大法。然王豈徒尊哉？蓋欲周王子孫率修文、武、成、康之法度，以扶持文、武、成、康之德澤，則王迹不熄，西周之美可尋，如此方副《春秋》尊王之意。”帝曰："先帝聖訓有曰：‘絲竹之亂耳，紅紫之眩目，良心善性，皆本有之。’又曰：‘得聖賢心學之指要，本領端正，家傳世守，以是而君國子民，以是而祈天永命，以是而貽謀燕翼。’大哉先訓，朕朝夕服膺。”時帝以疾連不視朝，文仲奏："聲色

楊文仲在講席，常用真誠感動皇帝。曾經進讀《春秋》，皇帝詢問五霸爲什麽成了三王的罪人，楊文仲稟奏道："齊桓公處於王道霸道升降的時機，却不能够進行尊王事業，僅僅能開啓世道戰亂的禍端。爲臣從《春秋》中考察這種情况，齊桓公初年大多寫‘人’，過了二十年，討伐楚國定立太子的功勞已經成就，以後‘侯’的字樣交迭出現，這就是尊王抑伯的根本方法。然而王難道是白白尊重的嗎？是想讓周王的子孫遵循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的法制，以維持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的恩德，王道的業迹不會消亡，西周的美好能够追尋，像這樣纔符合《春秋》尊王的本意。”皇帝説："先皇帝聖明的教導中有這樣的話：‘絲竹擾亂聽覺，紅紫色使人眼花繚亂，善良的心性，全都有根源。’又説：‘獲得聖賢心學的要旨，樹立根本純正，家學相傳世代相守，靠了這個而能統治國家領導百姓，靠了這個而能敬告上天延長國家，靠了這個而能替子孫後代謀求安定吉祥。’先帝的

之事，若識得破，元無可好。”帝斂容端拱久之。

訓誡真偉大，我從早到晚牢記胸中。”當時皇帝因病連續没有上朝聽政，楊文仲上奏：“音樂女色這種事情，如果看得透，原本没有什麽值得喜愛的。”皇帝神情嚴肅正身拱手了好長時間。

盛夏，建宗陽宫，壞徙民居，畿甸騷然。文仲疏諫：“移閭閻之聚，爲香火之庭，不得爲善計矣。陛下紹祖宗之位，豈以黄、老之居爲輕重哉。”翼日面奏，益懇至，丞相賈似道怒曰：“楊文仲多言！”詔卿監以上薦人才，文仲薦陳存、吕折、鍾季玉等十有八人，名士二人，金華王柏、天台車若水也。兼國子司業，兼侍立修注官。又以救太學教諭彭成大迕似道，主管崇禧觀，出知衡州。運餉有法而民不擾，以所當得米八千石立思濟倉。召爲秘書少監，尋兼崇政殿説書。以疾乞致仕，不許。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遷太常少卿兼國子司業，遷起居舍人。

盛夏，建造宗陽宫，拆遷百姓房屋，京城地區騷動不安。楊文仲上疏勸諫：“遷移民間的聚居地，作爲焚燒香火的庭院，不能算是好的計劃。陛下承繼祖宗的皇位，難道認爲黄、老的住處很重要嗎。”第二天當面上奏，更加誠懇周到，丞相賈似道發怒道：“楊文仲多嘴！”詔令各寺各監長官副長官以上舉薦人才，楊文仲推薦陳存、吕折、鍾季玉等十八人，有名之士二人，是金華的王柏、天台的車若水。兼國子司業，兼侍立修注官。又因解救太學教諭彭成大觸犯了賈似道，主管崇禧觀，出朝爲衡州知州。運送軍餉有辦法而百姓没受害，以所應當得到的米八千石建思濟倉。徵召任秘書少監，隨即兼崇政殿説書。因病請求退休，不准許。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升遷太常少卿兼國子司業，升遷起居舍人。

瀛國公即位，授權工部侍郎兼權侍右郎官，尋兼給事中。有事明堂，議以上公攝行，文仲議曰：“今袛見天地之始，雖在幼冲，比即喪次，已勝拜跪，執禮無違，所當親饗。”時丞相王爚、陳宜中不協，文仲上疏言：“事危且急矣。祖宗所深賴，億兆所寄命，在乎二相，苟以不協之故，今日不戰，明日不征，時不再來，後悔何及！”尋兼國子祭酒。請謚金華何基及柏。時大元兵度江，畿甸震動，朝士多棄去者，侍從班惟文仲一人，詔旌在列不去者二階。文仲疾益甚，丐祠，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三上章乞致仕，改知泉州。因將家逾嶺南待次，卒，而宋亡矣。有《見山文集》焉。

瀛國公即位，授權工部侍郎兼權侍右郎官，隨即兼給事中。祭祀明堂，商議派上公代替皇上行禮，楊文仲議論説：“如今恰好皇上即位，即使是在幼年，近來又在服喪期間，已經能够拜跪，行禮没有錯，應當親自祭祀。”當時丞相王爚、陳宜中不和，楊文仲上疏説：“事情危險而且緊急了。祖宗所信賴的，萬民所托付性命的，在於二位丞相，如果因爲不和的緣故，今天不作戰，明天不出征，時機不會再來，後悔無及！”不久兼國子祭酒。請求賜謚號給金華何基以及王柏。當時大元軍隊渡過長江，京城地區受到震動，朝廷官員有很多逃走，侍從班衹剩了楊文仲一個人，下詔表彰在朝不離去的人加官二級。楊文仲病得更加厲害，請求祠禄官，以集英殿修撰爲漳州知州，三次上疏請求退休，改爲泉州知州。便帶着家人越過嶺南等候赴任，去世，而宋滅亡。著有《見山文集》。

謝枋得

謝枋得字君直，信州弋陽人也。

謝枋得字君直，信州弋陽人。爲人豪爽。

爲人豪爽。每觀書，五行俱下，一覽終身不忘。性好直言，一與人論古今治亂國家事，必掀髯抵几，跳躍自奮，以忠義自任。徐霖稱其“如驚鶴摩霄，不可籠縶”。

寶祐中，舉進士，對策極攻丞相董槐與宦官董宋臣，意擢高第矣，及奏名，中乙科。除撫州司户參軍，即棄去。明年復出，試教官，中兼經科，除教授建寧府。未上，吴潛宣撫江東西，辟差幹辦公事。團結民兵，以捍饒、信、撫，科降錢米以給之。枋得説鄧、傅二社諸大家，得民兵萬餘人，守信州，暨兵退，朝廷核諸軍費，幾至不免。

五年，彗星出東方，枋得考試建康，擿似道政事爲問目，言：“兵必至，國必亡。”漕使陸景思銜之，上其稿於似道，坐居鄉不法，起兵時冒破科降錢，且訕謗，追兩官，謫居興國軍。咸淳三年，赦，放歸。德祐元年，吕文焕導大元兵東下鄂、黄、蘄、安慶、九江，凡其親友部曲皆誘下之，遂屯建康。枋得與吕師夔善，乃應詔上書，以一族保師夔可信，乞分沿江諸屯兵，以之爲鎮撫使，使之行成，且願身至江州見文焕與議。從之，使以沿江察訪使行，會文焕北歸，不及而反。

以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知信州。明年正月，師夔與武萬户分定江東地，枋得以兵逆之，使前鋒呼曰：“謝提刑來。”吕軍馳至，射之，矢及馬前。枋得走入安仁，調淮士張孝忠逆戰團湖坪，矢盡，孝忠揮雙刀擊殺百餘人。前軍稍却，後軍繞出孝忠後，衆驚潰，孝忠中流矢死。馬奔

看書時，五行字一起讀完，看過一遍一輩子都不會忘記。生性喜好有話直説，一旦同别人談論古今治亂之事，必定鬍鬚怒張手拍几案，跳躍激奮，將忠誠節義作爲自己的責任。徐霖稱他“好像受驚的白鶴直衝雲天，不能够用籠子拘囚住他”。

寶祐年間，考中進士，考對策中極力攻擊丞相董槐和宦官董宋臣，本以爲考中高等，等到進呈名單，僅考中乙科。授任撫州司户參軍，當即捨棄離去。第二年重新出來，應考教官，考中兼經科，任建寧府教授。未上任，吴潛宣撫江東西，辟舉爲幹辦公事。組織民兵，保衛饒、信、撫，撥發錢糧供應。謝枋得勸説鄧、傅二地鄉社大户人家，得到民兵一萬多人，任信州知州，等到軍隊退走，朝廷核查各種軍事費用，幾乎不能豁免罪責。

五年，彗星在東方出現，謝枋得在建康主持考試，選取賈似道施行的政事作爲策問的題目，題目道：“軍隊必定到來，國家必定滅亡。”轉運使陸景思怨恨他，將他的稿子呈給賈似道，因在家鄉不守法度，發兵時冒領了發放的錢款，并且以譏刺誹謗獲罪，追削兩官，貶居興國軍。咸淳三年，大赦，放回。德祐元年，吕文焕引導大元軍隊東下鄂、黄、蘄、安慶、九江，凡是他的親友部下全都被誘降，於是駐在建康。謝枋得同吕師夔友善，應對詔令上書，用全族的人擔保吕師夔能够信賴，請求調撥沿江各屯駐軍隊，讓他擔任鎮撫使，叫他訂立和議，并且願意親身到江州去見吕文焕同他商議。聽從了他，讓他以沿江察訪使的身份前往，適逢吕文焕回北邊去，没能趕上就回來。

以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任信州知州。明年正月，吕師夔同武萬户分别平定江東地區，謝枋得帶兵抵擋他們，帶領先頭部隊的將領叫喊道：“謝提刑前來。”吕軍驅馬來到，射他，箭落到馬前。謝枋得逃進安仁，調派淮人張孝忠在團湖坪迎戰，箭射光，張孝忠揮舞雙刀擊殺一百多人。前面的軍隊稍退，後面的軍隊從張孝忠身後繞出，衆人驚慌潰散，張孝忠中流箭而死。馬飛奔

歸，枋得坐敵樓見之，曰："馬歸，孝忠敗矣。"遂奔信州。師夔下安仁，進攻信州，不守。枋得乃變姓名，入建寧唐石山，轉茶坂，寓逆旅中，日麻衣躡屨，東鄉而哭，人不識之，以爲被病也。已而去，賣卜建陽市中，有來卜者，惟取米屨而已，委以錢，率謝不取。其後人稍稍識之，多延至其家，使爲弟子論學。天下既定，遂居閩中。

至元二十三年，集賢學士程文海薦宋臣二十二人，以枋得爲首，辭不起。又明年，行省丞相忙兀台將旨詔之，執手相勉勞。枋得曰："上有堯、舜，下有巢、由，枋得名姓不祥，不敢赴詔。"丞相義之，不强也。二十五年，福建行省參政管如德將旨如江南求人材，尚書留夢炎以枋得薦，枋得遺書夢炎曰："江南無人材，求一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厮養卒，不可得也。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抗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凜凜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絶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并立。使三監、淮夷不叛，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夫女真之待二帝亦慘矣。而我宋今年遣使祈請，明年遣使問安。王倫一市井無賴、狎邪小人，謂梓宫可還，太后可歸。終則二事皆符其言。今一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材可見也。今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耳，豈復有它志哉！"終不行。郭少師從瀛國公入朝，既而南歸，與枋得道時事，曰："大元本無意江南，屢遣使使頓兵，令毋深入，待還歲幣即議和，無枉害生靈也。張宴然上書乞斂兵從和，上即可之。兵交二年，無一介行李之事，乃挈數百年宗社而降。"因相與痛哭。

回來，謝枋得在城樓上看見，説："馬跑回來，張孝忠戰敗了。"便奔往信州。吕師夔攻下安仁，進攻信州，未能守住。謝枋得改换姓名，進入建寧唐石山，轉到茶坂，寄住在客舍，每天穿着麻衣踩着鞋子，向着東方哭泣，人們都不認識他，以爲他是有病。然後離去，在建陽集市上算卦，有前來問卜的人，僅收取米和鞋而已，給他錢，一概謝絶不要。後來人們漸漸認得他，大多請到他們家中，讓他給子弟講學。天下已定，便居住在閩中。

至元二十三年，集賢學士程文海薦舉宋臣二十二人，將謝枋得放在第一名，推辭不出來。又過了一年，行省丞相忙兀台傳達聖旨召見他，拉着手對他進行撫慰。謝枋得説："上有唐堯、虞舜，下有巢父、許由，謝枋得名姓不吉祥，不敢接受詔書前往。"丞相認爲他有義氣，就不勉强。二十五年，福建行省參政管如德奉領聖旨到江南訪求人才，尚書留夢炎將謝枋得推薦上去，謝枋得寫信給留夢炎説："江南没有人才，求一個瑕吕飴甥、程嬰、杵臼那樣的奴僕走卒，是不可能得到的。商紂滅亡，憑靠八百個國家的精鋭士兵，却不敢對抗二位的正直言論，周武王、姜太公非常威嚴不寬容，却急忙以興滅繼絶向天下謝罪。殷的後代於是和周同時存在。假使三監、淮夷不反叛，武庚肯定不會死，殷肯定不會被廢棄。女真對待二位皇帝太慘毒。然而宋今年派遣使者請求，明年派遣使者問安。王倫一個市井無賴，輕薄邪惡的小人，聲稱皇帝靈柩能够歸還，太后可以回來。最終兩件事就全都符合了他的話。如今一個王倫尚且找不到，江南没有人才是可以看得出來了。現在我六十多歲，所缺就是一死罷了，豈會再有其他的志向！"終於没有動身。郭少師跟隨瀛國公進京朝見，然後回南方，同謝枋得談起時事，説："大元本來没有吞并江南的意圖，多次派遣使者讓他們停止進軍，叫他們不要深入，等到歸還每年的錢幣馬上就講和，不要冤枉地殘害百姓。張宴然上書請求收兵聽任議和，皇上當即許可。軍隊交戰二年，没有派一人出使的事情，就以幾百年的宗廟社稷而投降。"

便一起痛哭。

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見時方以求材爲急，欲薦枋得爲功，使其友趙孟迦來言，枋得駡曰："天祐仕閩，無毫髮推廣德意，反起銀冶病民，顧以我輩飾好邪?"及見天祐，又傲岸不爲禮，與之言，坐而不對。天祐怒，强之而北。枋得即日食菜果。

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見當時正求取人才作爲急務，想要舉薦謝枋得作爲自己的功勞，派他的朋友趙孟迦來勸説，謝枋得駡道："魏天祐在閩做官，没有絲毫推廣恩惠善意，反而辦起銀礦患害百姓，難道想用我們這些人來修飾僞善嗎?"等到看見魏天祐，又高傲地不對他行禮，跟他説話，坐着却不回答。魏天祐生氣，强迫他到北方去。謝枋得從當天起僅吃蔬菜水果。

二十六年四月，至京師，問謝太后欑所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病，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哉!"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曰："吾欲死，汝乃欲生我邪?"棄之於地，終不食而死。伯父徽明以特奏恩爲當陽尉，攝縣事，時天基節上壽，大元兵奄至，徽明出兵戰死，二子趨進抱父尸，亦死。

二十六年四月，到達京城，詢問謝太后的靈柩停放的地方以及瀛國公在哪裏，拜了兩拜悲痛地哭泣。然後生病，移住憫忠寺，看到墻上《曹娥碑》，哭道："小小女子還能如此，我難道不如你嗎!"留夢炎派醫生拿來藥摻上米飯送給他吃，謝枋得生氣道："我想死，你竟然想讓我活嗎?"扔到地上，終於不吃飯而殉國。伯父謝徽明因特奏的恩典任當陽縣尉，代理縣政，當時天基節給皇上祝壽，大元軍隊突然來到，謝徽明派兵出戰犧牲，兩個兒子快跑上前抱住父親尸身，也死去。

論曰：劉應龍不附賈似道，馮去非不附丁大全，潘枋論皇子竑事，坎壈以終。洪芹訟吴潛，偉哉。趙景緯，醇儒也，而無躁競之心。徐霖進則直言于朝，退則講道于里。徐宗仁國亡與亡，異乎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危昭德經筵進對之言，悉載諸故史。陳塏能以意氣感人，楊文仲當搶攘之時，猶能薦士，謝枋得嶔崎以全臣節，皆宋末之卓然者也。

論曰：劉應龍不依附賈似道，馮去非不順從丁大全，潘枋評論皇子趙竑之事，際遇坎坷地去世。洪芹替吴潛雪冤，偉大啊。趙景緯，是學問精純的學者，而没有急切地與人争奪權勢的心思。徐霖升朝官就在朝廷直率而言，引退後就在鄉里講學。徐宗仁國家滅亡時殉國，和懷有二心來侍奉君主的人不一樣。危昭德在講席進呈對策，全部被記載在史書中。陳塏能够以意志和氣概感動人，楊文仲處在紛亂的時候，還能够舉薦士人，謝枋得光明磊落傑出不群以保全臣子氣節，都是宋朝末年優秀出衆的人。

宋史卷四百二十六

列傳第一百八十五

循　吏

陳靖　張綸　邵曄　崔立　魯有開　張逸
吴遵路　趙尚寬　高賦　程師孟　韓晋卿　葉康直

宋法有可以得循吏者三：太祖之世，牧守令録，躬自召見，問以政事，然後遣行，簡擇之道精矣；監司察郡守，郡守察縣令，各以時上其殿最，又命朝臣專督治之，考課之方密矣；吏犯贓遇赦不原，防閑之令嚴矣。

宋朝的制度得以産生守法循理之官的原因有三：太祖時代，對於州縣長官及縣令録事參軍等地方官員的任用，皇帝都要親自召見，以政事策問，然後纔派遣任職，選擇之道可謂精粹；監司監察太守，太守監察縣令，各按時考核政績上報朝廷，又命朝臣專職督察治理，考核的辦法可謂縝密；官吏貪贓枉法即使遇赦也不寬恕，防微杜漸的法令可謂嚴峻。

承平之世，州縣吏謹守法度以修其職業者，實多其人。其間必有絶異之績，然後别於賞令，或自州縣善最，他日遂爲名臣，則撫字之長又不足以盡其平生，故始終三百餘年，循吏載諸簡策者十二人。作《循吏傳》。

太平之世，州縣官吏謹守法度勤於職守者，確實爲數甚多。其中必有政績卓越，受到特别嘉獎，或來自州縣的政績特别突出的，日後成爲名臣，則其對百姓安撫體恤的長處又不足以道盡他們的平生，故縱觀宋朝三百餘年，輯録典籍中記載的守法循理的官吏十二人。著爲《循吏傳》。

陳靖

陳靖字道卿，興化軍莆田人。好學，頗通古今。父仁壁，仕陳洪進爲泉州别駕。洪進稱臣，豪猾有負險爲亂者，靖徒步謁轉運使楊克巽，陳討賊策。召還，授陽翟縣主簿。契丹犯邊，王師數不利，靖遣從子上書，求入奏機略。詔就問之，上五策，曰：明賞罰；撫士衆；持重示弱，待利而舉；帥府許自辟士；而將帥得專制境外。太宗異之，改將作監丞，未

陳靖字道卿，興化軍莆田人。爲人好學，博古通今。其父陳仁壁，出任陳洪進的泉州别駕。陳洪進俯首稱臣後，有不法豪强據險作亂，陳靖徒步謁見轉運使楊克巽，陳述討伐賊寇的計謀。徵召回來後，被任命爲陽翟縣主簿。契丹入侵邊境，官軍屢次作戰不能取勝，陳靖派遣侄子上書，請求入朝上奏用兵的韜略。詔令前往詢問此事，上奏五策，説：明令賞罰；安撫士衆；内緊外鬆，伺機舉兵；允許將帥自主徵召任用士人；而將帥在外可以獨攬大權。太宗認爲此人非

幾，爲御史臺推勘官。

時御試進士，多擢文先就者爲高等，士皆習浮華，尚敏速。靖請以文付考官第甲乙，俟唱名，或果知名士，即置上科。喪父，起復秘書丞，直史館，判三司開拆司。淳化四年，使高麗還，提點在京百司，遷太常博士。

太宗務興農事，詔有司議均田法，靖議曰："法未易遽行也。宜先命大臣或三司使爲租庸使，或兼屯田制置，仍擇三司判官選通知民事者二人爲之貳。兩京東西千里，檢責荒地及逃民産籍之，募耕作，賜耕者室廬、牛犁、種食，不足則給以庫錢。别其課爲十分，責州縣勸課，給印紙書之。分殿最爲三等：凡縣管墾田，一歲得課三分，二歲六分，三歲九分，爲下最；一歲四分，二歲七分，三歲至十分，爲中最；一歲五分，未及三歲盈十分者，爲上最。其最者，令佐免選或超資；殿者，即增選降資。每州通以諸縣田爲十分，視殿最行賞罰。候數歲，盡罷官屯田，悉用賦民，然後量人授田，度地均税，約井田之制，爲定以法，頒行四方，不過如此矣。"太宗謂吕端曰："朕欲復井田，顧未能也，靖此策合朕意。"乃召見，賜食遣之。

他日，帝又語端。曰："靖説雖是，第田未必墾，課未必入，請下三司雜議。"於是詔鹽鐵使陳恕等各選判官二人與靖議，以靖爲京西勸農使，命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禄寺丞何亮副之。選等言其功難成，帝猶謂不然。既而靖欲假緡錢二萬試行之，陳恕等言："錢一出，後不能償，則民

同尋常，改任爲將作監丞，不久，擔任御史臺推勘官。

當時，殿試進士，多提拔早交試卷者爲高等，士大夫都習於浮華，崇尚敏捷。陳靖請求將文章交付考官來評定甲乙等級，等到殿試後，皇帝點名召見登第進士，或果真爲名士，即置爲甲等。遭遇喪父，守孝期未滿，起用爲秘書丞，入直史館，署理三司開拆司。淳化四年，出使高麗返回後，擔任提點在京百司，改任太常博士。

太宗致力於興辦農事，詔令有關部門議定均田法，陳靖議論説："此法不易匆忙推行。應該先命大臣或三司使擔任租庸使，或兼任屯田制置使，并擇定三司判官選通曉民事者二人作爲他的副職。兩京東西相距千里，檢查荒地及逃亡百姓之産予以籍没，招募從事農耕的人，賜給他們房屋、耕牛、耕犁、穀種和糧食，不够的則給以庫錢。將其賦税分爲十分，責成州縣鼓勵督察，并發給簿册用於記録。政績考核分爲三等：凡由縣管轄開墾的田地，一年得賦税三分，二年得六分，三年得九分，爲下等；一年得四分，二年得七分，三年達到十分，爲中等；一年得五分，未及三年已滿十分者，爲上等。政績爲上等者，長官僚屬均不必候選而直接赴吏部注授差遣或予以升級；政績爲下等者，即增加候選予以降級。每州都以各縣田地爲十分，根據政績實行賞罰。等數年以後，全部廢除官府屯田，悉數用於向百姓收取田賦，然後按人口授給土地，丈量土地平均賦税，大致有如井田之制，定爲法令，頒行四方，不過如此罷了。"太宗對吕端説："朕想恢復井田制，又恐不能推行，陳靖之策正合朕意。"於是召見陳靖，賜宴後送他回去。

過了些天，皇帝又與吕端談話。説："陳靖之説雖然對，但是荒地不一定能開墾，賦税不一定能够徵得，請交付三司共同評議。"於是詔令鹽鐵使陳恕等各選判官二人與陳靖議論，任命陳靖爲京西勸農使，任命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禄寺丞何亮爲其副職。皇甫選等人説此事難以成功，皇帝不以爲然。不久陳靖想借緡錢二萬試行這件事，陳恕等人説："錢一旦借出，以後不能償還，

受害矣。"帝以群議終不同，始罷之，出靖知婺州，再遷尚書刑部員外郎。

那麼百姓就會受害了。"皇帝因爲大家的意見始終不能統一，此事纔作罷，令陳靖出任婺州知州，再升爲尚書刑部員外郎。

真宗即位，復列前所論勸農事，又言："國家禦戎西北，而仰食東南，東南食不足，則誤國大計。請自京東西及河北諸州大行勸農之法，以殿最州縣官吏，歲可省江、淮漕百餘萬。"復詔靖條上之，靖請刺史行春，縣令勸耕，孝悌力田者賜爵，置五保以檢察奸盜，籍游惰之民以供役作。又下三司議，皆不果行。

真宗即位以後，陳靖又一一論述以前所論鼓勵農耕之事，又說："國家在西北抵禦戎敵，而依靠從東南調運糧食，東南糧食不足，就會貽誤國家大計。請從京東、京西及河北諸州大力推行勸農之法，以此考核州縣官吏的政績，每年可節省江、淮的漕糧百餘萬。"又詔令陳靖逐條奏上，陳靖請求讓刺史春季視察，縣令勸勉農耕，孝悌力田者賜爵，設置五保爲一大保的保甲制以檢舉稽察奸人盜賊，籍入游手好閑之徒以供工役勞作。又交付三司評議，最後都未能施行。

歷度支判官，爲京畿均田使，出爲淮南轉運副使兼發運司公事，徙江南轉運使。極論前李氏横賦於民凡十七事，詔爲罷其尤甚者。徙知潭州，歷度支、鹽鐵判官。祀汾陰，爲行在三司判官。又歷京西、京東轉運使，知泉、蘇、越三州，累遷太常少卿，進太僕卿、集賢院學士，知建州，徙泉州，拜左諫議大夫。初，靖與丁謂善，謂貶，黨人皆逐去，提點刑獄、侍御史王耿乃言靖老疾，不宜久爲鄉里官，於是以秘書監致仕，卒。

陳靖擔任度支判官，任京畿均田使，又任淮南轉運副使兼發運司公事，調任江南轉運使。詳細論述前李氏對百姓横徵暴斂共十七事，詔令罷去其中最爲甚者。調任潭州知州，歷任度支、鹽鐵判官。在汾陰祭祀時，擔任行在三司判官。又歷任京西、京東轉運使，泉、蘇、越三州知州，屢經升遷爲太常少卿，進太僕卿、集賢院學士，知建州，徙泉州，官拜左諫議大夫。當初，陳靖與丁謂友善，丁謂被貶，同黨皆遭貶逐，提點刑獄、侍御史王耿上奏陳靖年老多病，不宜長期擔任家鄉官，於是以秘書監退休，後去世。

靖平生多建畫，而於農事尤詳，嘗取淳化、咸平以來所陳表章，目曰《勸農奏議》，録上之，然其說泥古，多不可行。

陳靖平生多有建議謀劃，而對於農事尤爲詳悉，曾取淳化、咸平年間以來所陳表章，輯爲《勸農奏議》，奏録上奏，然而他的主張拘泥古法，多不可行。

張綸

張綸字公信，潁州汝陰人。少倜儻任氣。舉進士不中，補三班奉職，遷右班殿直。從雷有終討王均于蜀，有降寇數百據險叛，使綸擊之，綸馳報曰："此窮寇，急之則生患，不如諭以向背。"有終用其說，賊果棄兵來降。以功遷右侍禁、慶州兵馬監押，擢閤門祇候，益、彭、簡等州都巡檢使。所部卒縱酒掠居民，綸斬

張綸字公信，潁州汝陰人。年少時風流倜儻任性使氣。考進士不中，補三班奉職，調任右班殿直。跟隨雷有終在蜀地討伐王均，有降寇數百據險叛亂，派張綸攻打他們，張綸急速上報說："這些賊寇窮途末路，逼迫太急就會發生禍患，不如諭以大義使其歸順。"雷有終采納了他的主張，賊寇果然放下武器前來投降。以功升爲右侍禁、慶州兵馬監押，擢升爲閤門祇候，益、彭、簡等州都巡檢使。屬下部卒酗酒擄掠當地百

首惡數人，衆乃定。徙荆湖提點刑獄，還東頭供奉官、提點開封府界縣鎮公事。

姓，張綸將首惡數人全部斬首，衆人纔安定下來。調任荆湖提點刑獄，任東頭供奉官、提點開封府界縣鎮公事。

奉使靈夏還，會辰州溪峒彭氏蠻内寇，以知辰州。綸至，築蓬山驛路，賊不得通，乃遁去。徙知渭州。改内殿崇班、知鎮戎軍。奉使契丹，安撫使曹瑋表留之，不可。蠻復入寇，爲辰州、澧、鼎等州緣邊五溪十峒巡檢安撫使，諭蠻酋禍福，購還所掠民，遣官與盟，刻石于境上。

奉命出使靈夏返回，恰逢辰州溪峒彭氏蠻内侵，任命他爲辰州知州。張綸到任後，修築蓬山驛道，賊寇無法通行，就逃走了。調任渭州知州。改任内殿崇班、知鎮戎軍。奉命出使契丹，安撫使曹瑋上表挽留他，未獲批准。蠻人又來入侵，任命他爲辰州、澧、鼎等州緣邊五溪十峒巡檢安撫使，對蠻人首領曉以禍福利害，贖回被掠走的百姓，派遣官員與其結盟，并在邊境上刻石爲志。

久之，除江、淮制置發運副使。時鹽課大虧，乃奏除通、泰、楚三州鹽户宿負，官助其器用，鹽入優與之直，由是歲增課數十萬石。復置鹽場于杭、秀、海三州，歲入課又百五十萬。居二歲，增上供米八十萬。疏五渠，導太湖入于海，復租米六十萬。開長蘆西河以避覆舟之患，又築漕河堤二百里于高郵北，旁錮巨石爲十礎，以泄横流。泰州有捍海堰，延袤百五十里，久廢不治，歲患海濤冒民田。綸方議修復，論者難之，以爲濤患息而畜潦之患興矣。綸曰："濤之患十九，而潦之患十一，獲多而亡少，豈不可邪？"表三請，願身自臨役。命兼權知泰州，卒成堰，復逋户二千六百，州民利之，爲立生祠。

過了一段時間，被任命江、淮制置發運副使。當時鹽税大虧，於是奏請免除通、泰、楚三州鹽户拖欠的賦税，由官府幫助提供器皿工具，鹽的收入從優給予其值，從此年增税收數十萬石。又在杭、秀、海三州設置鹽場，每年税收又有一百五十萬石。過了二年，增發上貢米八十萬。疏浚五渠，引太湖水入海，免除田賦六十萬石。打通長蘆西河水路以避免船隻傾覆的災難，又在高郵以北修築漕河堤二百里，旁邊用巨石築成可以蓄水的石礎十座，以泄洪水。泰州有捍海堰，延綿一百五十里，長期廢用不得治理，每年海浪淹没民田爲患。張綸剛提議修復捍海堤，議論的人就加以非難，認爲海浪之患平息而積水之患就會興起。張綸説："海浪之患占十分之九，而積水之患僅爲十分之一，得到的多而失去的少，難道不可以修復嗎?"上表再三奏請，希望能親自負責該項工程。令其兼權知泰州，捍海堤終於修成，免除二千六百户人家拖欠的賦税，州民因此受益，爲他建造了生祠。

居淮南六年，累遷文思使、昭州刺史。契丹隆緒死，爲吊慰副使。歷知秦、瀛二州，兩知滄州，再遷東上閤門使，真拜乾州刺史，徙知潁州，卒。綸有材略，所至興利除害。爲人恕，喜施予，在江、淮，見漕卒凍餒道死者衆，嘆曰："此有司之過，非所以體上仁也。"推奉錢市絮襦千

留任淮南六年，屢經升遷爲文思使、昭州刺史。契丹隆緒死，被任命爲吊慰副使。歷任秦、瀛二州知州，兩次出任滄州知州，再度擔任東上閤門使，實授乾州刺史，改知潁州，後去世。張綸富有才略，所到之處興利除弊。爲人寬厚，樂善好施，在江、淮一帶，看到路上凍餓而死的漕卒很多，感嘆道："這是官吏的過錯，没有體現出聖上的仁慈。"捐出自己的薪俸買得棉衣上千

數，衣其不能自存者。

件，發給那些衣食無着不能謀生的人以抵禦嚴寒。

邵曄

邵曄字日華，其先京兆人。唐末喪亂，曾祖岳挈族之荆南謁高季興，不見禮，遂之湖南。彭玗刺全州，辟爲判官。會賊魯仁恭寇連州，即署岳國子司業、知州事，遂家桂陽。祖崇德，道州録事參軍。父簡，連山令。

邵曄字日華，祖上爲京兆人。唐朝末年天下大亂，其曾祖父邵岳帶領族人去荆南謁見高季興，不被禮遇，就去了湖南。彭玗時任全州刺史，徵召他爲判官。恰逢賊寇魯仁恭入侵連州，即任命邵岳爲國子司業、知州事，於是在桂陽安家。其祖父邵崇德，擔任道州録事參軍。其父邵簡，擔任連山令。

曄幼嗜學，耻從辟署。太平興國八年，擢進士第，解褐，授邵陽主簿，改大理評事、知蓬州録事參軍。時太子中舍楊全知州，性悍率蒙昧，部民張道豐等三人被誣爲劫盜，悉置于死，獄已具，曄察其枉，不署牘，白全當核其實。全不聽，引道豐等抵法，號呼不服，再繫獄按驗。既而捕獲正盜，道豐等遂得釋，全坐削籍爲民。曄代還引對，太宗謂曰："爾能活吾平民，深可嘉也。"賜錢五萬，下詔以全事戒諭天下。授曄光禄寺丞，使廣南采訪刑獄。俄通判荆南，賜緋魚。遷著作佐郎、知忠州。歷太常丞、江南轉運副使，改監察御史。以母老乞就養，得知朗州。入判三司磨勘司，遷工部員外郎、淮南轉運使。

邵曄年幼好學，耻於接受徵聘委任，太平興國八年，考取進士，始入仕途，被任命爲邵陽主簿，改任大理評事、知蓬州録事參軍。當時太子中舍楊全擔任知州，其人性格粗魯愚昧，州民張道豐等三人被誣陷爲强盜，全部爲死罪，已經判罪定案，邵曄發現他們冤枉，於是不簽署文書，禀告楊全應當核查事實。楊全不以爲然，傳訊張道豐等伏法，他們哀號呼喊不服判决，再次將其打入牢獄審查案情。不久捕獲到真正的强盜，張道豐等人於是得以釋放，楊全獲罪削官爲民。邵曄由外任調回朝廷，皇帝召見他問話，太宗對他説："你能救活我的百姓，確實值得嘉獎。"賜錢五萬，下詔書曉諭天下要以楊全之事爲戒。任命邵曄爲光禄寺丞，出使廣南采訪刑獄。不久擔任荆南通判，賞賜緋衣與魚符袋。調任著作佐郎、忠州知州。歷任太常丞、江南轉運副使，改任監察御史。以母親年邁請求回去奉養，得任朗州知州。入朝兼三司磨勘司之職，改任工部員外郎、淮南轉運使。

景德中，假光禄卿，充交阯安撫國信使。會黎桓死，其子龍鉞嗣立，兄龍全率兵劫庫財而去，其弟龍廷殺鉞自立，龍廷兄明護率扶蘭寨兵攻戰。曄駐嶺表，以事上聞，改命爲緣海安撫使，許以便宜設方略。曄貽書安南，諭朝廷威德，俾速定位。明護等即時聽命，奉龍廷主軍事。初，詔曄俟其事定，即以黎桓禮物改賜新帥。曄上言："懷撫外夷，當示誠信，

景德年間，代理光禄卿，擔任交阯安撫國信使。恰逢黎桓死，他的兒子龍鉞繼承父位，其兄龍全率兵搶劫倉庫的財物後離去，其弟龍廷殺死龍鉞後自立，龍廷兄明護率領扶蘭寨兵攻打。邵曄駐扎嶺表，將此事上奏，改任爲緣海安撫使，允准自主行事制定方略。邵曄致信安南，曉以朝廷的聲威盛德，使其迅速確定首領。明護等人立即聽命，奉龍廷主持軍事。當初，皇帝詔令邵曄待事變結束後，就以原打算賜黎桓的禮物改賜新的首領。邵曄上言道："懷柔安撫外夷，應當示

不若俟龍廷貢奉，別加封爵而寵賜之。”真宗甚嘉納。使還，改兵部員外郎，賜金紫。初受使，假官錢八十萬，市私覿物，及爲安撫，已償其半，餘皆詔除之。嘗上《邕州至交州水陸路》及《宜州山川》等四圖，頗詳控制之要。

以誠信，不如等龍廷貢奉之後，另加封爵以示皇帝的恩賜。”真宗對此極爲贊許并采納了他的建議。出使返回後，改任兵部員外郎，賞賜金印紫綬。當初邵曄受命出使時，借得官錢八十萬，用於購買私人拜會所用的物品，等到爲安撫時，已償還了其中的一半，餘下的都詔令加以免除。曾經進獻《邕州至交州水陸路》及《宜州山川》等四圖，頗爲詳細地述說了守備的要領。

俄判三司三勾院，坐所舉季隨犯贓，曄當削一官，上以其遠使之勤，止令停任。大中祥符初，起知兗州，表請東封，優詔答之。及遣王欽若、趙安仁經度封禪，仍判州事，就命曄爲京東轉運使。封禪禮畢，超拜刑部郎中，復判三勾院，出爲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四年，改右諫議大夫、知廣州。州城瀕海，每蕃舶至岸，常苦颶風，曄鑿内濠通舟，颶不能害。俄遘疾卒，年六十三。

不久兼任三司三勾院之職，由於所舉薦的季隨貪贓枉法而獲罪，邵曄被判削去一官，皇帝因其不遠千里出使的功績，衹令予以停任。大中祥符初年，起用爲兗州知州，上表奏請東封泰山，皇帝以褒美嘉獎的詔書予以答覆。等到派王欽若、趙安仁籌劃封禪一事時，仍兼州事，就任命邵曄爲京東轉運使。封禪禮完畢，擢升爲刑部郎中，又兼任三勾院，出任爲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大中祥符四年，改任右諫議大夫、廣州知州。州城臨海，每逢海外的船隻到岸，常苦於颶風的襲擊，邵曄開鑿内濠使船隻通過，颶風再不能損壞船隻。不久因病去世，時年六十三歲。

崔立

崔立字本之，開封鄢陵人。祖周度，仕周爲泰寧軍節度判官。慕容彦超叛，周度以大義責之，遂見殺。

崔立字本之，開封鄢陵人。其祖父周度，在後周爲官任泰寧軍節度判官。慕容彦超反叛，周度義正詞嚴斥責他，於是被殺害。

立中進士第。爲果州團練推官，役兵輦官物，道險，乃率衆錢，傭舟載歸。知州姜從革論如率斂法，當斬三人，立曰：“此非私己，罪杖爾。”從革初不聽，卒論奏，詔如立議。真宗記之，特改大理寺丞，知安豐縣。大水壞期斯塘，立躬督繕治，逾月而成。進殿中丞，歷通判廣州、許州。

崔立考取進士。擔任果州團練推官，服勞役勤務的士兵用車運送官物，因道路艱險，就聚集大家的錢財，雇傭船隻將官物運回。知州姜從革以搜刮聚斂之名定罪，當斬三人，崔立説：“這不是中飽私囊，不過杖刑罷了。”姜從革執意不聽，最後上奏論述自己的觀點，詔令按崔立的意見辦。真宗不忘此事，特改大理寺丞，知安豐縣。大水冲毁了期斯塘，崔立親自督辦修治，一個月後完工。升爲殿中丞，歷任廣州、許州通判。

會滑州塞决河，調民出芻楗，命立提舉受納。立計其用有餘，而下户未輸者尚二百萬，悉奏弛之。知江陰軍，屬縣有利港久廢，立教民浚治，

恰逢黄河在滑州堵塞决口，從百姓那裏徵調草把柱樁，任命崔立掌管接收。崔立計算其用有餘，而貧苦之家尚未交納的還有二百萬，全部奏請暫緩交納。知江陰軍，屬縣有利港長期廢用，

既成，溉田數千頃，及開橫河六十里，通運漕。累遷太常少卿，歷知棣、漢、相、潞、兗、鄆、涇七州。兗州歲大饑，募富人出穀十萬餘石振餓者，所全活者甚衆。

崔立組織百姓加以疏浚，工程結束後，灌溉農田數千頃，及開通交錯的河道六十里，使漕運暢通。屢經升遷爲太常少卿，歷任棣、漢、相、潞、兗、鄆、涇七州知州。兗州其年饑荒嚴重，從富人那裏募集到糧食十餘萬石賑濟飢民，許多飢民因此得以活命。

立性淳謹，尤喜論事。大中祥符間，帝既封禪，士大夫爭奏上符瑞，獻贊頌，立獨言："水發徐州，旱連江、淮，無爲烈風，金陵火，天所以警驕惰、戒淫泆也，區區符瑞，尚何足爲治道言哉?"前後上四十餘事。以右諫議大夫知耀州，改知濠州，還給事中。告老，進尚書工部侍郎致仕，卒。識韓琦於布衣，以女妻之，人嘗服其鑒云。

崔立性格敦厚謹慎，尤其喜歡論事。大中祥符年間，皇帝既已封禪，士大夫爭相上奏符瑞，進獻贊頌，惟獨崔立說："徐州發水，江、淮連旱，無爲暴風，金陵大火，這是上天在警示驕惰、告誡淫泆，區區符瑞，尚何足作爲治國之道談論呢?"前後共上言四十餘事。以右諫議大夫任耀州知州，改任濠州知州，調任給事中。奏請告老還鄉，升爲尚書工部侍郎退休，後去世。結識韓琦於平民之時，將女兒嫁給他爲妻，世人常佩服他明察識人。

魯有開

魯有開字元翰，參知政事宗道從子也。好《禮》學，通《左氏春秋》。用宗道蔭，知韋城縣。曹、濮劇盜橫行旁縣間，聞其名不敢入境。知確山縣，大姓把持官政，有開治其最甚者，遂以無事。興廢陂，溉民田數千頃。富弼守蔡，薦之，以爲有古循吏風。

魯有開字元翰，是參知政事宗道的侄子。愛好《禮》學，通曉《左氏春秋》。由於宗道的蔭庇，任韋城縣知縣。曹、濮一帶强悍的賊寇橫行於鄰縣之中，聞其名而不敢入境。擔任確山縣知縣，大姓把持官政，魯有開懲治了其最甚者，於是當地平安無事。興修廢棄的蓄水池塘，灌溉農田達數千頃。富弼時任蔡的地方官，舉薦他，認爲他有古代循吏的風範。

知金州，有蠱獄，當死者數十人，有開曰："欲殺人，衷謀之足矣，安得若是衆邪?"訊之則誣。天方旱，獄白而雨。知南康軍，代還。熙寧行新法，王安石問江南如何，曰："法新行，未見其患，當在異日也。"以所對乖異，出通判杭州。

擔任金州知州，有用蠱咒邪術害人的案件發生，判死罪的有數十人，魯有開說："如欲殺人，殺主謀足矣，怎能如此大開殺戒呢?"審問之後則爲誣陷。當時大旱，案件大白後天就下雨了。知南康軍，之後重新被調回朝廷任職。熙寧年間推行新法，王安石問江南情况如何，說："新法剛剛推行，還没有見到它的危害，日後應該出現。"因爲回答有所違忤，出任杭州通判。

知衛州，水災，人乏食，擅貸常平錢粟與之，且奏乞蠲其息。徙冀州，增堤，或謂："郡無水患，何以役爲?"有開曰："豫備不虞，古之善計也。"卒成之。明年河决，水果至，不能冒堤而止。朝廷遣使河北，民遮

擔任衛州知州，發生水災，百姓缺糧，擅自將常平錢糧貸給他們，又奏請免去利息。遷任冀州，加强治理河堤，有人說："州無水患，爲何動用勞役?"有開說："防患未然，是古之善計。"終於完工。第二年黄河决口，洪水果然到了，不能越過河堤而停下來。朝廷派使臣到河北，百姓

誦有開功狀，召爲膳部郎中。元祐中，歷知信陽軍、洺滑州，復守冀，官至中大夫，卒。

攔道高聲頌揚有開的功績，徵召爲膳部郎中。元祐年間，歷知信陽軍、洺滑州，又任冀地方官，官至中大夫，後去世。

張逸

張逸字大隱，鄭州滎陽人。進士及第，爲試秘書省校書郎。知襄州鄧城縣，有能名。知州謝泌將薦逸，先設几案，置章其上，望闕再拜曰："老臣爲朝廷得一良吏。"乃奏之。他日引對，真宗問所欲何官，逸對曰："母老在家，願得近鄉一幕職官，歸奉甘旨足矣。"授澶州觀察推官，數日，以母喪去。服除，引對，帝又固問之，對曰："願得京官。"特改大理寺丞。帝雅賢泌，再召問逸者，用泌薦也。

張逸字大隱，鄭州滎陽人。進士及第，試爲秘書省校書郎。知襄州鄧城縣，有能幹的名聲。知州謝泌將要推薦張逸，事先設置几案，置奏章其上，遥望京城再拜說："老臣爲朝廷得到一個良吏。"這纔上奏。他日皇帝召見詢問對答，真宗問他想做什麼官，張逸回答說："母親年邁在家，願爲家鄉一幕僚，回去奉養母親。"任命爲澶州觀察推官，數日之後，因母喪離去。守喪期滿，皇帝召見問話，又問此事，回答說："願爲京官。"特改大理寺丞。皇帝平素認爲謝泌賢良，兩次召見張逸，因爲他是謝泌舉薦的。

知長水縣，時王嗣宗留守西京，厚遇之，及徙青神縣，貧不自給，嗣宗假奉半年使辦裝。既至縣，興學校，教生徒。後邑人陳希亮、楊異相繼登科，逸改其居曰桂枝里。縣東南有松柏灘，夏秋暴漲多覆舟，逸禱江神，不逾月，灘爲徙五里，時人異之。再遷太常博士、知尉氏縣。擢監察御史，提點益州路刑獄，開封府判官。使契丹，爲兩浙轉運使。徙陝西，未赴，又徙河東，居數月，復徙陝西。以龍圖閣待制知梓州。

擔任長水縣知縣，當時王嗣宗留守西京，很厚待他，等他改任青神縣時，一貧如洗不能自給，王嗣宗借俸半年爲其置辦行裝。既已到任，興辦學校，教授生徒。後邑人陳希亮、楊異相繼登科，張逸將其住所改名爲桂枝里。縣東南有松柏灘，夏秋江水暴漲多有船隻傾覆，張逸祈禱江神，不到一個月，灘爲之遷移五里，時人對此大爲詫異。再升任太常博士、知尉氏縣。擢升爲監察御史，提點益州路刑獄，開封府判官。出使契丹，爲兩浙轉運使。改任陝西，尚未赴任，又調任河東，幾個月後，又改任陝西。以龍圖閣待制任梓州知州。

累遷尚書兵部郎中，知開封府。有僧求内降免田税，而逸固執不許。仁宗曰："有司能守法，朕何憂也。"又言："頃禁命婦干禁中恩，比來稍通女謁，願令官司糾劾。"從之。

屢經升遷任尚書兵部郎中，知開封府。有僧人請求宫中降旨免除田租，而張逸堅持不同意。仁宗說："官吏能够守法，朕有什麽可憂慮的。"又說："不久前嚴禁命婦干涉皇恩，近來漸有通過宫中嬖寵請托的，希望令官司予以彈劾。"聽從了他。

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逸凡四至蜀，諳其民風。華陽驛長殺人，誣道旁行者，縣吏受財，獄既具，乃使殺人者守囚。逸曰："囚色冤，守者氣不直，豈守者殺人乎？"囚始敢言，

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張逸共四次到蜀地，諳熟那裏的民風。華陽驛長殺了人，却誣告是路旁行人所爲，縣吏接受賄賂，已經定案，就讓殺人者看守囚犯。張逸說："囚犯的面色含冤，看守的神色不正，難道是看守殺的人嗎？"囚犯這

而守者果服，立誅之，蜀人以爲神。會歲旱，逸使作堰壅江水，溉民田，自出公租減價以振民。初，民饑多殺耕牛食之，犯者皆配關中。逸奏："民殺牛以活將死之命，與盜殺者異，若不禁之，又將廢穡事。今歲少稔，請一切放還，復其業。"報可。未幾，卒于官。

纔敢説話，而看守果然認罪，立刻殺了他，蜀人以爲張逸是神。其年遭旱，張逸令築堰阻塞江水，灌溉民田，自出公租減價以賑濟百姓。當初，飢民多有殺耕牛吃的，犯案的都被發配關中。張逸上奏道："百姓殺牛祇爲活命不被餓死，與私自宰殺耕牛的人有所不同，但若不加禁止，又將荒廢農事。今年歉收，請求將他們全部放回，讓他們恢復生計。"皇帝批覆照辦。不久，張逸死於任上。

吴遵路

吴遵路字安道。父淑，見《文苑傳》。第進士，累官至殿中丞，爲秘閣校理。章獻太后稱制，政事得失，下莫敢言。遵路條奏十餘事，語皆切直，忤太后意，出知常州。嘗預市米吴中，以備歲儉，已而果大乏食，民賴以濟，自他州流至者亦全十八九。累遷尚書司封員外郎，權開封府推官，改三司鹽鐵判官，加直史館，爲淮南轉運副使。會罷江、淮發運使，遂兼發運司事。嘗於真楚泰州、高郵軍置斗門十九，以畜泄水利。又廣屬郡常平倉儲畜至二百萬，以待凶歲。凡所規畫，後皆便之。

吴遵路字安道。父親吴淑，見載本書《文苑傳》。考中進士，屢經升遷至殿中丞，任秘閣校理。章獻太后臨朝聽政，政事的得失，大臣們無人敢言。吴遵路分條上奏十餘事，所言皆切要率直，違背了太后的旨意，出任常州知州。曾經預先在吴中買米，以防備歉收之年，隨即果然出現嚴重糧荒，百姓依靠這些米得到周濟，從其他州流亡至此的百姓亦得以保全了十分之八九。屢經升遷任尚書司封員外郎，權開封府推官，改任三司鹽鐵判官，加直史館，任淮南轉運副使。正逢罷免江、淮發運使，於是兼任發運司事。曾在真楚泰州、高郵軍設置斗門十九座，以蓄泄水利。又擴充屬州常平倉的儲備至二百萬石，以備荒年。他所有的規劃考慮，後來都爲人們帶來便利。

遷工部郎中，坐失按蘄州王蒙正故入部吏死罪，降知洪州。徙廣州，辭不行。是時發運司既復置使，乃以爲發運使，未至，召修起居注。元昊反，建請復民兵。除天章閣待制、河東路計置糧草。受詔料揀河東鄉民可爲兵者，諸路視以爲法。進兵部郎中、權知開封府，馭吏嚴肅，屬縣無追逮。

升任工部郎中，因失察蘄州王蒙正過去的部吏所犯的死罪而獲罪，被降爲洪州知州。改任廣州知州，推辭而没有赴任。當時發運司既已恢復設使，於是任命他爲發運使，尚未到任，徵召他修撰起居注。元昊反叛，奏請恢復民兵制度。被任命爲天章閣待制、河東路計置糧草。受詔挑選河東鄉民中可當兵的人，各路都將這種作法視爲法則效仿。晋升爲兵部郎中、權開封府知府，統御屬官嚴謹而有法度，對屬縣的管轄没有追逼督促之煩。

時宋庠、鄭戩、葉清臣皆宰相吕夷簡所不悦，遵路與三人雅相厚善，夷簡忌之，出知宣州。上《禦戎要略》、《邊防雜事》二十篇。徙陝西都

當時宋庠、鄭戩、葉清臣都是宰相吕夷簡所不喜歡的人，吴遵路與他們三人平素友情深厚，吕夷簡爲此忌恨他，讓他出任宣州知州。上奏《禦戎要略》、《邊防雜事》二十篇。升任陝西都

轉運使，還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被病猶决事不輟，手自作奏。及卒，仁宗聞而悼之，詔遣官護喪還京師。

轉運使，任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帶病仍然處理公事不停，親手寫奏章。等到他去世時，仁宗聽到後爲之哀悼，詔令遣官護喪返回京師。

遵路幼聰敏，既長，博學知大體。母喪，廬墓蔬食終制。性夷雅慎重，寡言笑，善筆札。其爲政簡易不爲聲威，立朝敢言，無所阿倚。平居廉儉無他好，既没，室無長物，其友范仲淹分奉賙其家。

吳遵路年幼時聰明，長大以後學問淵博能識大體。母親去世，在墓旁建草屋素食守孝期滿。性格平和謹慎持重，不苟言笑，善於寫文章。他爲政簡易不立聲威，立朝敢言，無所阿諛。平素居家廉潔簡樸無其他嗜好，死後，家裏没有值錢的物品，朋友范仲淹分出自己的俸禄周濟他的家人。

子瑛，爲尚書比部員外郎，不待老而歸。

其子吳瑛，任尚書比部員外郎，没等到年老就告老還鄉了。

趙尚寬

趙尚寬字濟之，河南人，參知政事安仁子也。知平陽縣。鄰邑有大囚十數，破械夜逸，殺居民，將犯境，尚寬趣尉出捕，曰："盗謂我不能來，方怠惰，易取也。宜亟往，毋使得散漫，且爲害。"尉既出，又遣徼巡兵躡其後，悉獲之。

趙尚寬字濟之，河南人，是參知政事趙安仁之子。任平陽縣知縣。鄰邑有十幾個要犯，夜裏打破枷鎖逃跑了，他們殘殺居民，將要犯境，趙尚寬催促縣尉去逮捕他們，説："盗賊認爲我們不可能來，正當懈怠之時，容易抓住他們。應當立即前往，不要使他們分散開來，成爲禍害。"縣尉出發後，又派遣捕盗的士兵在其後接應，將盗賊全部捕獲。

知忠州，俗畜蠱殺人，尚寬揭方書市中，教人服藥，募索爲蠱者窮治，置于理，大化其俗。轉運使持鹽數十萬斤，課民易白金，期會促，尚寬發官帑所儲副其須，徐與民爲市，不擾而集。

擔任忠州知州，當地有養蠱蟲殺人的風俗，趙尚寬在集市上張貼官府文書，教百姓服藥，索求爲蠱者徹底查辦，繩之以法，當地民風爲之大變。轉運使持鹽數十萬斤，督促百姓以白銀交易，限期完成時間緊迫，趙尚寬調撥國庫所儲錢財以應急，慢慢與百姓交易，并未擾民而事成。

嘉祐中，以考課第一知唐州。唐素沃壤，經五代亂，田不耕，土曠民稀，賦不足以充役，議者欲廢爲邑。尚寬曰："土曠可益墾辟，民稀可益招徠，何廢郡之有？"乃按視圖記，得漢召信臣陂渠故迹，益發卒復疏三陂一渠，溉田萬餘頃。又教民自爲支渠數十，轉相浸灌。而四方之民來者雲布，尚寬復請以荒田計口授之，及貸民官錢買耕牛。比三年，榛莽復爲膏腴，增户積萬餘。尚寬勤於農

嘉祐年間，以考核第一任唐州知州。唐州本來土地肥美，經過五代戰亂，田地荒蕪，土曠民稀，賦税不足以充役，有人建議將其廢爲邑。趙尚寬説："土地寬曠有益於開墾，百姓稀少有益於招徠，有什麽道理要廢除州呢？"於是查閲地方志，找到漢朝召信臣陂渠的遺迹，增派徭役重新疏通三陂一渠，灌溉農田萬餘頃。又教百姓自修支渠數十條，轉注灌溉。而四方百姓來者雲集，趙尚寬又奏請按照人口授給他們荒田，及用官錢借貸給百姓買耕牛。等到三年後，雜草叢生之地又成爲良田沃土，增户累積萬餘。趙尚寬勤

政，治有異等之效，三司使包拯與部使者交上其事，仁宗聞而嘉之，下詔褒焉，仍進秩賜金。留于唐凡五年，民像以祠，而王安石、蘇軾作《新田》、《新渠》詩以美之。

於農政，治理卓有成效，三司使包拯與部使者交相上奏其事，仁宗聽到後很贊賞他，下詔書予以褒獎，并進秩賜金。留任唐州共五年，百姓設他的畫像供奉他，而王安石、蘇軾創作了《新田》、《新渠》詩贊美他。

徙同、宿二州，河中府神勇卒苦大校貪虐，刊匿名書告變，尚寬命焚之，曰："妄言耳。"衆乃安。已而奏黜校，分士卒隸他營。又徙梓州。尚寬去唐數歲，田日加闢，户日益衆，朝廷推功，自少府監以直龍圖閣知梓州。積官至司農卿，卒，詔賜錢五十萬。

改任同、宿二州知州，河中府的神勇卒苦於軍中的大校貪婪暴虐，刊印匿名信報告發生變故，趙尚寬命令將信件燒掉，説："這是妄言罷了。"衆人於是安定。不久他上奏罷黜了該大校，將其士卒分别隸屬於其他軍營。又改任梓州。趙尚寬離開唐州數年，田地一天天開墾，户籍一天天增多，朝廷評定其功，自少府監以直龍圖閣知梓州。多次升官至司農卿，後去世，詔令賜錢五十萬。

高賦

高賦字正臣，中山人。以父任爲右班殿直。復舉進士，改奉禮郎，四遷太常博士。歷知真定縣，通判劍邪石州、成德軍。知衢州，俗尚巫鬼，民毛氏、柴氏二十餘家世蓄蠱毒，值閏歲，害人尤多，與人忿爭輒毒之。賦悉擒治伏辜，蠱患遂絶。

高賦字正臣，中山人。以父親的蔭庇任右班殿直。又考中進士，改任奉禮郎，四次升遷任太常博士。歷知真定縣，通判劍邪石州、成德軍。任衢州知州，當地民俗崇尚巫鬼，百姓毛氏、柴氏二十餘家世代蓄集蠱毒，時值閏年，害人尤多，與人忿怒相争就加以毒害。高賦將其全部捕獲伏罪，蠱害於是絶迹。

徙唐州，州田經百年曠不耕，前守趙尚寬菑墾不遺力，而榛莽者尚多。賦繼其後，益募兩河流民，計口給田使耕，作陂堰四十四。再滿再留，比其去，田增闢三萬一千三百餘頃，户增萬一千三百八十，歲益税二萬二千二百五十七。璽書褒諭，宣布治狀以勸天下，兩州爲生立祠。擢提點河東刑獄，又加直龍圖閣、知滄州。程昉欲於境内開西流河，繞州城而北注三塘泊。賦曰："滄城近河，歲增堤防，猶懼奔溢，矧妄有開鑿乎?"昉執不從，後功竟不成。

改任唐州，州田經百年荒廢不耕，前守趙尚寬開墾荒田不遺餘力，然而雜草叢生之地還有很多。高賦繼承其後，增募兩河流民，按人口授田讓他們耕種，修築陂堰四十四座。兩次任職期滿兩次留任，等到他離任時，農田增墾三萬一千三百餘頃，户籍增加一萬一千三百八十，年增税二萬二千二百五十七。下詔書加以褒諭，宣布政績以勸勉鼓勵天下，兩州的百姓爲其立生祠。擢升提點河東刑獄，又加直龍圖閣、知滄州。程昉打算在境内開通西流河，繞州城向北注入三塘泊。高賦説："滄州臨近黄河，每年增設堤防，猶恐洪水泛濫，何况是妄加開鑿呢?"程昉執意不聽，後來事情最終未成。

歷蔡、潞二州，入同判太常寺，進集賢院學士。在朝多所建明，嘗言："二府大臣或僦舍委巷，散處京城，公私非便。宜仿前代丞相府，於

歷任蔡、潞二州知州，入朝同判太常寺，升爲集賢院學士。在朝期間對國事多有建議陳述，曾經説："二府的大臣有的租房陋巷，散居京城，於公於私都不方便。應該效仿前代丞相府，在端

端門前列置大第，俾居之。”又言：“仁宗朝爲兖國公主治第，用錢數十萬緡。今有五大長公主，若悉如前比，其費無藝。願講求中制，裁爲定式。”請諸道提點刑獄司置檢法官，庶專平讞，使民不冤。乞於禁中建閣，繪功臣像，如漢雲臺、唐凌煙之制。言多施行。以通議大夫致仕，退居襄陽，卒年八十四。

門前列置府第，讓他們居住。”又說：“仁宗朝爲兖國公主修治府第，花錢數十萬緡。今有五大長公主，若全部與從前相當，其費用無限。希望講求合理法規，裁爲定式。”奏請各路提點刑獄司設置檢法官，能主持公平審定罪案，不使百姓蒙冤。又奏請在宮中建閣，畫功臣像，如同漢雲臺、唐凌煙的制度。所言多得以施行。以通議大夫退休，退居襄陽，終年八十四歲。

程師孟

程師孟字公闢，吴人。進士甲科。累知南康軍、楚州，提點夔路刑獄。瀘戎數犯渝州邊，使者治所在萬州，相去遠，有警，率浹日乃至。師孟奏徙於渝。夔部無常平粟，建請置倉，適凶歲，振民不足，即矯發他儲，不俟報。吏懼，白不可，師孟曰：“必俟報，餓者盡死矣。”竟發之。

徙河東路。晉地多土山，旁接川谷，春夏大雨，水濁如黄河，俗謂之“天河”，可溉灌。師孟勸民出錢開渠築堰，淤良田萬八千頃，裒其事爲《水利圖經》，頒之州縣。爲度支判官。知洪州，積石爲江堤，浚章溝，揭北閘，以節水升降，後無水患。

判三司都磨勘司，接伴契丹使，蕭惟輔曰：“白溝之地當兩屬，今南朝植柳數里，而以北人漁界河爲罪，豈理也哉？”師孟曰：“兩朝當守誓約，涿郡有案牘可覆視，君舍文書，騰口説，詎欲生事耶？”惟輔愧謝。

出爲江西轉運使。盗發袁州，州吏爲耳目，久不獲。師孟械吏數輩送獄，盗即成擒。加直昭文館，知福州，築子城，建學舍，治行最東南。徙廣州，州城爲儂寇所毁，他日有警，民駭竄，方伯相踵至，皆言土疏惡不可築。師孟在廣六年，作西城，

程師孟字公闢，吴地人。考中進士甲科。歷任南康軍、楚州，提點夔路刑獄。瀘戎多次進犯渝州邊境，使臣的治所在萬州，相距很遠，遇有警報，大約十天纔能送到。程師孟奏請將治所遷到渝州。夔路没有常平糧，奏請設置常平倉，恰逢凶年，賑濟飢民不足，即下令發放其他儲糧，不等上報。官吏害怕，告訴他這樣做不行，程師孟説：“一定要等待報告，挨餓的人就死光了。”最後還是按他所説發放糧食。

改任河東路。晉地多土山，旁接河谷，春夏大雨滂沱，水流混濁如黄河，俗稱之爲“天河”，可用於灌溉。程師孟勸民出錢開渠築堰，淤良田一萬八千頃，輯録其事寫成《水利圖經》，頒布於州縣。擔任度支判官。知洪州，積石爲江堤，疏章溝，舉北閘，以控制水的升降，後來没有水患。

兼任三司都磨勘司，接待契丹使者，蕭惟輔説：“白溝之地當屬兩國共有，如今南朝植柳數里，而以北人在界河打魚爲罪，難道有這樣的道理嗎？”程師孟説：“兩朝都應當遵守誓約，涿郡有條文可以復查，你捨棄文書，信口而説，難道是要生事嗎？”蕭惟輔慚愧地表示謝罪。

出任江西轉運使。袁州出現盜患，本州的小吏充當他們的耳目，長期不能捕獲他們。程師孟捉住幾個小吏，打入監獄，盜賊隨即被擒。加直昭文館，任福州知州，修築子城，建立學校，治績在東南地區最爲卓越。改任廣州，州城爲儂寇所毁，他日有警，百姓驚慌逃跑，地方長官相繼而至，都説泥土粗疏不可以築城。程師孟在廣州

及交阯陷邕管，聞廣守備固，不敢東。時師孟已召還，朝廷念前功，以爲給事中、集賢殿修撰，判都水監。

六年，修建西城，等到交阯攻陷邕管，聽說廣州守備甚爲堅固，因此不敢東進。當時程師孟已被召回，朝廷念其前功，任命他爲給事中、集賢殿修撰，兼任都水監。

賀契丹主生辰，至涿州，契丹命席，迎者正南向，涿州官西向，宋使价東向。師孟曰："是卑我也。"不就列，自日昃爭至暮，從者失色，師孟辭氣益厲，叱儐者易之，於是更與迎者東西向。明日，涿人餞于郊，疾馳過不顧，涿人移雄州以爲言，坐罷歸班。復起知越州、青州，遂致仕，以光禄大夫卒，年七十八。

爲祝賀契丹主的生辰，到了涿州，契丹下令安排座位，迎接者向正南而坐，涿州的官員向西而坐，宋使向東而坐。程師孟說："這是輕視我。"不肯就座，從太陽偏西一直争論到傍晚，隨行的人都大驚失色，程師孟的辭鋒却更加嚴厲，叱責賓者改變安排，於是改爲迎接的人爲東西向就座。第二天，涿人在郊外爲他餞行，他疾馳而過頭也不回，涿人移書雄州言及此事，程師孟獲罪罷官就閑待選。重新起用爲越州、青州知州，於是辭官退休，以光禄大夫去世，享年七十八歲。

師孟累領劇鎮，爲政簡而嚴，罪非死者不以屬吏。發隱擿伏如神，得豪惡不逞跌宕者必痛懲艾之，至剿絶乃已，所部肅然。洪、福、廣、越爲立生祠。

程師孟多次任職政務繁劇之州，爲政簡約而嚴格，非死罪者都不交付執法官吏處理。揭發奸邪全都料事如神，對待豪强惡霸爲非作歹者必定嚴懲鏟除，直到剿滅杜絶纔作罷。他所轄部下都恭敬嚴整。洪、福、廣、越的百姓爲他立了生祠。

韓晉卿

韓晉卿字伯修，密州安丘人。爲童子時，日誦書數千言。長以《五經》中第，歷肥鄉嘉興主簿、安肅軍司法參軍、平城令、大理詳斷、審刑詳議官，通判應天府，知同州、壽州，奏課第一，擢刑部郎中。

韓晉卿字伯修，密州安丘人。童子時期，每日誦書數千言。以擅長《五經》考中進士，歷任肥鄉嘉興主簿、安肅軍司法參軍、平城令、大理詳斷、審刑詳議官，通判應天府，知同州、壽州，考核政績上報朝廷後爲第一，升任刑部郎中。

元祐初，知明州，兩浙轉運使差役法復行，諸道處畫多倉卒失敘，獨晉卿視民所宜而不戾法指。入爲大理少卿，遷卿。

元祐初年，擔任明州知州，兩浙轉運使差役法重新施行，各路的計劃多倉促而行次序混亂，惟獨韓晉卿能視民所宜而不違法度。入朝爲大理少卿，升爲卿。

晉卿自仁宗朝已典讞臬，時朝廷有疑讞，輒下公卿雜議。開封民爭鶉殺人，王安石以爲盗拒捕鬥而死，殺之無罪，晉卿曰："是鬥殺也。"登州婦人謀殺夫，郡守許遵執爲按問，安石復主之，晉卿曰："當死。"事久不决，爭論盈庭，終持之不肯變，用是

韓晉卿自仁宗朝代已主持司法，當時朝廷如有疑讞，就交付公卿共同評議。開封有百姓爲争鵪鶉而殺人，王安石認爲是强盗拒捕争鬥而死，殺之無罪，韓晉卿說："這是鬥殺。"登州有個婦人謀殺其夫，太守許遵負責審理此案，王安石又主持審理，韓晉卿說："當判死罪。"此事長期不能判决，滿朝大臣爲此争論不休，韓晉卿始終堅

知名。

元豐置大理獄，多內庭所付，晉卿持平考核，無所上下。神宗稱其才，每讞獄雖明，若事連貴要、屢鞫弗成者，必以委之。嘗被詔按治寧州獄，循故事當入對，晉卿曰："奉使有指，三尺法具在，豈應刺候主意，輕重其心乎？"受命即行。

諸州請讞大辟，執政惡其多，將劾不應讞者。晉卿曰："聽斷求所以生之，仁恩之至也。苟讞而獲譴，後不來矣。"議者又欲引唐日覆奏，令天下庶戮悉奏决。晉卿言："可疑可矜者許上請，祖宗之制也。四海萬里，必須繫以聽朝命，恐自今瘐死者多於伏辜者矣。"朝廷皆行其説，故士大夫間推其忠厚，不以法家名之。卒于官。

持自己的意見不肯改變，因此而聞名。

元豐年間設大理獄案，多由內庭交付，韓晉卿主持公正加以審核，不分上下一視同仁。神宗稱贊他的才幹，每當案情雖然明確，若事關權貴顯要、屢審不能定案的，必將其交付韓晉卿審理。曾經受詔命審理寧州獄案，按照慣例應當入宮回答皇帝的提問，韓晉卿説："奉旨行事，法律具在，豈能窺測君主的心意，影響其判斷呢？"接受詔命就立即執行。

諸州將判死刑的案件上報，執政厭惡其數量太多，將要彈劾不應上報者。韓晉卿説："聽訟斷獄以求使人活命，是最大的仁慈恩德。如果將案情上報而獲罪，以後就不來報了。"議論的人又打算援引唐朝當時覆奏的制度，令天下被戮者全部奏决。韓晉卿説："案情可疑令人同情者允許上報請示，是祖宗的制度。但如果天下的犯人，都必須囚禁起來以等候朝廷的命令，恐怕今後死在獄中的人要比伏罪的人多了。"朝廷對其所説的都予以施行，士大夫都推許他的忠厚，不稱其爲法家。死於官任上。

葉康直

葉康直字景温，建州人。擢進士第，知光化縣。縣多竹，民皆編爲屋，康直教用陶瓦，以寧火患。凡政皆務以利民。時豐稷爲穀城令，亦以治績顯，人歌之曰："葉光化，豐穀城，清如水，平如衡。"

曾布行新法，以爲司農屬。歷永興、秦鳳轉運判官，徙陝西，進提點刑獄、轉運副使。五路兵西征，康直領涇原糧道。承受內侍梁同以餉惡妄奏，神宗怒，械康直，將誅之，王安禮力救，得歸故官。

元祐初，加直龍圖閣，知秦州。中書舍人曾肇、蘇轍劾康直諂事李憲，免官，究實無狀，改知河中府，復爲秦州。夏人侵甘谷，康直戒諸將設伏以待，殲其二酋，自是不敢犯

葉康直字景温，建州人。考中進士，任光化縣知縣。縣內多竹，百姓都用竹子編成房屋，葉康直教他們使用陶瓦，以避免火災。爲政都務必要對百姓有利。當時豐稷擔任穀城令，亦以治績名聲顯赫，人們歌頌他們説："葉光化，豐穀城，清明如水，公平如秤。"

曾布推行新法，任用他做爲司農屬官。歷任永興、秦鳳轉運判官，改任陝西，晉升爲提點刑獄、轉運副使。五路兵西征，葉康直兼任涇原糧道之職。承受內侍梁同上奏書誣告葉康直所供軍糧發霉變質，神宗不禁大怒，拘禁了葉康直，將要處死他，王安禮極力營救，得以官復原職。

元祐初年，加直龍圖閣，知秦州。中書舍人曾肇、蘇轍彈劾葉康直巴結李憲，被免官，經查核并無事實根據，改知河中府，又改知秦州。夏人入侵甘谷，葉康直命諸將設下伏兵嚴陣以待，消滅其兩個首領，夏人從此不敢入侵邊境。晉升

境。進寶文閣待制、陝西都運使。以疾請知亳州，通浚積潦，民獲田數十萬畝。召爲兵部侍郎，卒，年六十四。

爲寶文閣待制、陝西都運使。因病奏請知亳州，疏浚積水，百姓獲田數十萬畝。徵召爲兵部侍郎，後去世，時年六十四歲。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二十四史全译　宋史　第十四册
作者＝ＢＥＸＰ
ＳＳ号＝
页数＝９２６９
加密地址＝
下载位置＝ｈｔｔｐ：／／ｈｎ３．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３６／ｄｉｓｋｅｂｐ／ｅｂｐ５７／０４／！０００１．ｐｄｇ
【作　者】许嘉璐主编　倪其心分史主编
【丛书名】
【形态项】　９２６９
【读秀号】０００００５７６５１０８
【出版项】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２００４
【ＩＳＢＮ号】　７－５４３２－０８９１－１　／　Ｋ２０４．１／Ｎ２８５
【原书定价】　２１２２．００（全十六册）
【主题词】中国　古代史　宋人　纪传体　宋史　译文
【参考文献格式】许嘉璐主编　倪其心分史主编．　二十四史全译　宋史　第十四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２００４．